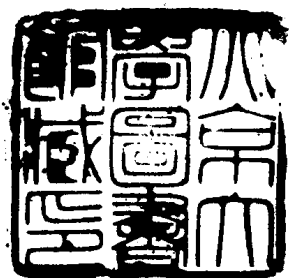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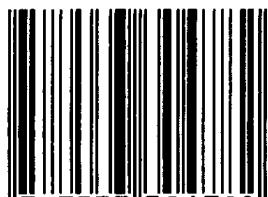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子部

第五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魯新登字07號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五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毫米　16開本　59.125印張
1995年9月第1版　1995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數1—100

ISBN 7—5333—0478—0

Z・27　子部定價：78300圓

子部第五册目次

子部·儒家類

大學衍義通略三十卷

〔明〕王諍輯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明嘉靖四十三年雲南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大學衍義通略三十一卷》提要

重刻大學衍義通略前序

夫剽聖學之緒而謂握奇珍者衆矣然售於用者鮮有宋西山眞氏以忠君愛國為心以興起斯文為任其所稱說著之廊廟其大曰大學衍義且曰君天下者之律令格例在焉嗟夫西山深識治體而志在天下國家哉我邱瓊山以西山之心為心者仰

明主知眷欲效其愚又擴治平之旨為補以獻法以鏡古事則準今庶幾大雅之陳抑亦忠愛之積豈曰虞卿之窮愁乎通

侍御竹巖王公省方之三月出所嘗著衍義通略讀之乃轇轕兩家間附以揚月湖之論參以獨見之精者噫是豈可與拘學曲閒語哉夫

公又以二公之心為心、而雅意古道古文者、故於是書獨加好而樂輯之搜討編摩不遺餘力往之典謨子史異同盈縮之辨、今之制度典則損益因革之中、與夫匡主庇民之範砥心礪性之端靡不仍其條貫而崇其簡要所期帝王清本致治之道焯明於世以孔氏之言為必可

師如火之必熱水之必寒焉、所期二公獻納之義不托空言大道之要皦在心目、如扃之不無鍵網之不無綱焉斯

公輯通略之志也、噫亦約矣國華學寡師承、未聞道未知約也然嘗覩于鑑矣鑑體無厚、而藏不測之形約也欲鑑者握以照之云爾非反而索之云也、請以是質於說約君子、人有食芹美且不自私、況美有鉅於此者乎、二公往矣書在也書所從言、非異路矣道之一也、力而行之以致用合而傳之以廣忠無他食美不敢私也請以是播於好古君子、

嘉靖四十三年春正月望

雲南布政使司右布政使奉新宋國華撰

真德秀大學衍義序

臣始讀大學之書見其自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脩身齊家至於治國平天下其本末有序其先後有倫蓋嘗撫卷三歎曰為人君者不可以不知大學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大學為人君而不知大學無以清出治之源為人臣而不知大學無以盡正君之法既又考觀在昔帝王之治未有不本之身而達之天下者然後知此書所陳實百聖傳心之要典而非孔氏之私言也三代而下此學失傳其書雖存槩以傳記目之而已求治者既莫之或考言治者亦不以望其君獨唐韓愈李翺嘗舉其說見於原道復性之篇而立朝論議曾弗之及蓋自秦漢以後尊信此書者惟愈及翺而亦未知其為聖學之淵源治道之根柢也况其它乎臣嘗妄謂大學一書君天下者之律令格例也本之則必治違之則必亂近世大儒朱熹嘗為章句或問以析其義寧皇之初入侍經帷又嘗以此書進講願治之君儻取其書玩而繹之則凡帝王為治之序為學之本洞然於胷次矣臣不佞竊思所以羽翼是書者故剟取經文二百有五字載于是編而先之以堯典皐謨伊訓與思齊之詩家人之卦者見前聖之規模不異乎此也繼之以子思孟子荀况董仲舒楊雄周敦頤之說者見後賢之議論不能外

乎此也（以上論為治之序）堯舜禹湯文武之學純乎此者也商高宗周成王之學庶幾乎此者也漢唐賢君之所謂學已不能無悖乎此矣而漢孝元以下數君之學或以技藝或以文辭則甚繆乎此者也（以上論帝王為學之本）上下數千載閒治亂存亡皆繇是出臣故斷然以為君天下之律令格例也雖然人君之學必知其要然後有以為用力之地蓋明道術辨人材審治體察民情者人君格物致知之要也崇敬畏戒逸欲者誠意正心之要也謹言行正威儀者脩身之要也重妃匹嚴內治定國本教戚屬者齊家之要也四者之道得則治國平天下在其中矣每條之中首以聖賢之明訓參以前古之事蹟得失之鑑炳焉可觀昔者入侍邇英蓋嘗有志乎是比年以來屏居無事迺得繙閱經傳彙而輯之畎畝微忠朝思暮繹所得惟此祕之巾笥以俟時而獻焉其書之指皆本大學前列二者之綱後分四者之目所以推衍大學之義也故題之曰大學衍義云臣德秀謹序

真德秀進大學衍義表
臣德秀言伏准九月十五日尚書省劄子爲臣具奏乞投進所撰大學衍義奉聖旨令疾速投進者伏以汗竹雖屢何補聖經之奧食芹欲獻誤蒙天語之温以十年纂輯之餘欣一旦遭逢之幸臣德秀惶懼惶懼頓首頓首惟大學設八條之教爲人君立萬世之程首之以格物致知示窮理乃正心之本推之於齊家治國見脩己爲及物之原曾子之傳獨得其宗程氏以來大明厥旨迨師儒之繼出有章句之昭垂臣少所服膺晩而知趣謂淵源逺矣實東魯教人之微言而綱目粲然迺南面臨民之要道曩叨侍從

論思之列適當姦諛蒙蔽之時念將開廣於聰明惟有發揮於經術使吾君之心炳如白日於天下之理洞若秋毫雖共兜雜進於堯朝豈魑魅能逃於禹鼎不量菲薄欲效編摩遽罹三至之讒徒結九重之戀既投閒而置散因極意以研精畎畝不忘君每惓惓於報上藩牆皆置筆幾兀兀以窮年首剟聖賢性命道德之言旁采古今治亂安危之迹必提其要皆聚此書凡諸老先生之講明粗加詮括於君子小人之情狀尤極形容戴瞻海嶽之崇深期效涓埃之裨補茲蓋恭遇皇帝陛下乾旋坤轉日就月將於緝熙殫厥心基命適隆於成后念終始典于學遜志克邁於

商宗方將切磋琢磨而篤於自脩定靜安慮而進於能得事欲明於本末理期貫於精粗摘粹成編冒塵清燕止其所止願益加止善之功新以又新更推作新民之化臣干冒天威無任激切屏營之至臣所撰到大學衍義四十三卷幷目錄共成二十三帙用黃羅夾複封全謹隨表上進以聞臣德秀惶懼惶懼頓首頓首謹言

大學衍義補序

臣惟大學一書儒者全體大用之學也原於一人之心該夫萬事之理而關係乎億兆人民之生其本在乎身也其則在乎家也其功用極於天下之大也聖人立之以爲教人710本之以爲治士子業之以爲學而用以輔君是蓋六經之總要萬世之大典二帝三王以來傳心經世之遺法也孔子承帝王之傳以開百世儒教之宗其所以立教垂世之道爲文二百有五言凡夫上下古今百千萬年所以爲學爲教爲治之道皆不外乎是曾子親受其教既總述其言又分釋其義以爲大學一篇

漢儒雜之禮記中至宋河南程顥兄弟始表章之新安朱熹爲之章句或問建安真德秀又劉取經傳子史之言以𩔗實之各因其言以推廣其義名曰大學衍義獻之時君以端出治之本以立爲治之則將以垂之後世以爲君天下者之律令格式也然其所衍者止於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脩身齊家蓋卽人君所切近者而言欲其舉此而措之於國天下耳臣竊以謂儒者之學有體有用體雖本乎一理用則散於萬事要必析之極其精而不亂然後合之盡其大而無餘是以大學之教既舉其綱領之大復列其條目之詳而其條目之中又各有條理節目者焉其序不可亂其功不可闕闕其一功則少其一事欠其一節則不足以成其用之大而體之爲體亦有所不全矣然用之所以爲大者非合衆小又豈能以成之哉是知大也者小之積也譬則網焉網固不止乎一目然一目或解則網有不張譬則室焉室固不止乎一椽然一椽或虧則室有不具此臣所以不揆愚陋竊倣真氏所衍之義而於齊家之下又補以治國平天下之要也其爲目凡十有二曰正朝廷（其目有六）曰正百官（其目有十一）曰固邦本（其目有十一）曰制國用（其目有十一）曰明禮樂（其目有六）曰秩祭祀（其目有七）曰崇教化（其目有十一）曰備規制（其目有十六）曰慎刑憲（其目有十四）曰嚴武備（其目有十六）曰馭夷狄（其目有九）曰成功化（其目一）先其本而後不由乎內以及外而終歸於聖神功化之極所以兼本末合內外以成夫全體大用之極功也真氏前書本之身家以達之天下臣爲此編則又將以致夫治平之效以收夫格致誠正脩齊之功因其所餘而推廣之補其略以成其全故題其書曰大學衍義補云非敢並駕先賢以犯不韙之罪也臣嘗讀真氏之序有曰爲人君者不可以不知大學爲人臣者不可以不知大學而繼之以爲人君而不知大學無以清出治之源爲人臣而不知大學無以盡正君之

法是蓋就其本體而言爾若即其功用而究竟之君臣
所當知者則固有在也與自古昔聖賢爲學之道帝王
爲治之序皆必先知而後行知之必明其義行之必舉
其要是以欲行其要者必先知其義苟不知其義之所
在安能得其要而行之哉故臣之此編始而學之則爲
格物致知之方終而行之則爲治國平天下之要
宮闕高深不出殿廷而得以知夫邑里邊鄙之情狀草澤
幽遐不履城闉而得以知夫
朝廷官府之政務非獨舉其要資出治者以御世撫民之
具亦所以明其義廣正君者以輔世澤民之術譬之醫

書其前編則黃帝之素問越人之難經後編則張仲景
金匱之論孫思邈千金之方一方可以療一證隨其方
以已其疾惟所用之何如也前書主於理而此則主乎
事眞氏所述者雖皆前言往事而實專主於啓發當代
之君亦猶孔孟告齊梁之君而因以垂後世之訓
臣之此編校之前書文雖不類意則貫通第文兼雅俗
事雜儒吏其意蓋主於衆人易曉而今日可行所引之
事類多重複所脩之辭不能雅馴弗暇計也臣遠方下
士叨官
禁近當

先皇帝在御之日首開
經筵即綴班行之末親覩儒臣以眞氏之書進講
陛下毓德青宮又見宮臣之執經者日以是書進焉臣於
是時蓋已有志於是旣而出教大學暇日因採六經諸
史百氏之言彙輯十年僅成此書用以補眞氏之闕也
繕寫適完而
陛下嗣登大寶蓋若有待焉者臣學不足以適用文不足
以達意偶因所見而妄有所陳區區一得之愚固無足
取而惓惓一念之忠僭爲
聖明所不棄焉未必無少補於

初政之萬一臣濬謹序

南京禮部尚書臣楊廉謹
奏為
進呈書籍事臣自入仕以來輙謂程頤有言君德成就
在經筵當
孝宗皇帝時待罪言官前後肆本皆以
經筵為言於內貳本皆乞講讀真德秀大學衍義蓋帝
王之學不出乎大學而衍義所以塡實乎大學者也
此書諸經子史具在非德秀之書是看聖賢之書講
讀大學衍義即與講讀諸經子史初無以異但取其
為類簡要易見端緒耳當時又謂此書全在提掇卷

中大意其餘祇用念過以德秀所言即是做定講章
昔蘇軾進陸贄奏議謂人臣之納忠如醫者之用藥
藥雖進於醫手方多傳於古人若已經效於世間不
必皆從於己出凡此之類皆冒昧陳之邇來臣又思
得原本篇帙尚多
萬幾之繁恐難周徧於是過不自料減參之貳名曰大
學衍義節略庶幾用功不為甚勞而得效當更甚速
陛下春秋方富有二帝三王之
聖性當傳二帝三王之道統若此書者道統所寓所謂聞
而知之與夫得不傳之學於遺經者正在於此臣老

病侵尋恭遇
陛下龍飛嗣位之初既叨乞骸之
留復濫遷官之
龍顧茲朽腐兩被
殊恩晝夜惟無所報稱敢辭筆墨之勤願効涓埃之補
竊以大學條目有捌而致知誠意者為當務之急朱
熹平生精力盡在大學重此貳者名為兩關臣知
陛下用功有素伏望
聖不自聖
天筵講帷

留神聽覽于焉益致其知
邃殿深宮注意存省于焉益誠其意則心之正者愈正身
之脩者愈脩而帝王之道統於是乎復傳由
是家齊國治天下平而帝王之治化於是乎復覩若
然則書雖輯成於前代而是有徵於
今日臣雖假手於德秀而獲納忠於
聖明固愚臣之幸亦
世道之幸也臣干凟
宸嚴無任戰慄願望之至謹以大學衍義節略并表壹通
隨書投

進爲此具本專差辦事官閔金衡捧謹具奏
聞伏候
勑旨
右謹奏
聞
嘉靖元年伍月　貳拾　日南京禮部尚書臣楊廉

大學衍義通略序

昔者孔子素王締構六籍以宣淑性靈彌綸彝憲垂之
萬世日用而不匱者也其徒涵泳津涯陶鑄爐冶詁言
得諸謦欬記臆原于父師各成篇簡以昭懿範則有大
學論語中庸孟子七篇焉文以載道傳以翼經固非別
爲品題殊其途徑者矣議者以孟子七篇擬春秋中庸
擬易論語擬詩而於大學則擬其爲書夫書也者二帝
三王治天下之大經大法也而以大學擬之豈非以其
根極於典謨軌則乎疇敘虞夏渾噩標其菁華盤
誥捏其樞要檃括於帝堯峻德之一段兼總於四代政
事之全體與宋儒崇經正緯程朱則有章句集註眞西
山則有衍義由是大學一書正言斷斷庶幾無遺矣
昭代右文聿興經術
太祖高皇帝嘗命侍臣揭書於殿廷西廡嘉靖初
經筵以之進講
皇上親灑御翰輔臣迭爲賡和
明良喜起治教雍熙自可想見若夫先朝儒臣丘瓊山之
衍義補楊月湖之衍義節略其於西山之書或益其不
足而循本以沿流或損其有餘而芟繁以舉要夫固各
有當也顧瓊山之補慓帙浩瀚披閱寔艱且與月湖節

略各爲一書學者不無遺憾侍御同年竹巖王公藴藉淵源夙抱經濟家食時訂證月湖瓊山二書合而刻之題曰大學衍義通略於是其書完如合璧精若兼金豈朗則皎日之懸率履則周行之示非獨有裨於月湖瓊山而於孔門授受經世之旨追琢組練其功不在宋儒下也竊謂竹巖公舊爲溧陽節愛有頌去思有碑尸祝有祠其治效足徵少試矣今合刻是書且將大行其所學用贊

聖治於唐虞三代之盛則是書也其殆竹巖公獻言以迪德訏謨以樹業爲生平建白之左契也歟是爲序

嘉靖叁拾玖年庚申烏程石樓宋鑒子明書

大學衍義通略義例

一西山衍義及瓊山衍義補二書意在於啓沃君上引之當道故不厭諄復若韋布之學則主於考求實紬繹理義而已似無俟於竟說也此通略之所以成也

一二書之目仍存其舊而卷數從省西山衍義舊四十卷今爲十卷瓊山衍義補舊一百六十四卷今爲二十卷合而刻之庶幾爲全書

一近特爲衍義補輯略者或止錄瓊山之斷按方略而古今事變一切不載或截取書中粹言而其發言之由及事之顛末忽焉使讀者無所考據而莫覺其味今所略者蕪詞耳其事變之顛末與言詞之有關係者彙錄之不敢避卷帙之煩而漫衍爲太簡也

一詞理隱微者隨字逐句爲之音釋其有疑義則間注數字或引經傳或附臆說以俟正庶後學者易於檢閱而無事旁求也若淹貫該洽之士固將囊括羣籍而奄有之則焉用此

嘉靖十八年仲秋之吉竹巖王諍書于避喧書室下

大學衍義通略總目

真西山衍義之目

帝王爲治之序、

帝王爲學之本 以上第一卷

格物致知之要 第二卷至第五卷

明道術、 辨人材、 審治體、 察民情、

正心誠意之要 第六卷至第七卷

崇敬畏、 戒逸欲、 審幾微、

脩身之要 第八卷

謹言行、 正威儀、

齊家之要 第九卷至第十卷

重妃配、 嚴內治、 定國本、 教戚屬、

丘瓊山衍義補之目

治國平天下之要 第十一卷至三十卷

正朝廷、 正百官、

固邦本、 制國用、

明禮樂、 秩祭祀、

崇教化、 備規制、

愼刑憲、 嚴武備、

馭夷狄、 成功化、

終

大學衍義通略第一帙目錄

第一卷

帝王爲治之序、

帝王爲學之本、

堯舜禹湯文武之學、 商高宗周成王之學、

漢高文武宣帝之學、 漢光武明章唐三宗之學、

漢魏陳隋數君之學、

第二卷 格物致知之要一、

明道術、其目

天性人心之善

天理人倫之正、

兼言五者大倫、 通言人子之孝、

帝王事親之孝、 長幼之序、 夫婦之別、

君臣之道、 君臣交際之禮、 君使臣之禮、

臣事君之忠 朋友之交、

第三卷 格物致知之要二

明道術

吾道源流之正 異端學術之差、 王道霸術之異、

第四卷 格物致知之要三、

辨人材、其目

聖賢觀人之法、 帝王知人之事、 姦雄竊國之術、

憸邪罔上之情 姦臣、 讒臣、

大學衍義通略卷一

帝王爲治之序　　永嘉王詩考註

堯典（虞書篇名）曰若稽古帝堯（曰若發語辭曰字與粵越通稽考也言考古之帝堯也）曰放勳（放大之意勳功也）欽明文思安安（欽敬也思夫慮也）允恭克讓（允信也克能也）光被四表格于上下（被及也四表四外也格至也上天下地也）克明俊德以親九族（明明之也俊大也九族高祖至玄孫之親）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睦和也平均也章明也百姓畿內之民也）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昭亦明也協合也於美也變化也時是也雍和也）

眞德秀曰此章紀堯之功德與其爲治之次序也欽明文思堯之德也欽謂無不敬明謂無不照文謂英華之發見思謂意慮之深遠安安無所勉强之意允恭克讓堯之行也恭非飾貌故曰允恭讓非强爲故曰克讓積諸中者深厚則發乎外者光明故能覆冒四表而昭格兩間此所謂帝者之德也克明俊德言能明其大德也欽明文思者衆德之目大德則其總名也明俊德者脩身之事親九族者齊家之事所謂身脩而家齊也九族既睦平章百姓所謂家齊而國治也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所謂國治而天下平此所謂帝者之治也夫五帝之治莫盛於堯而其本則自克明俊德始故大學以明明德爲新民之端然則堯典者其大學之宗祖歟

皐陶謨（本虞書篇名皐陶所陳之謨也）曰愼厥身脩思永惇敘九族（惇厚也敘次也）庶明勵翼（庶明衆賢也勵勉也翼輔也）邇可遠在茲（謂可推而及遠也）

眞德秀曰人君一身實天下國家之本而謹之一言又脩身之本也思永者欲其悠久而不息也脩身之道備於此矣九族吾之屏翰也必有以篤敘之使均被其恩衆賢吾之羽翼也必有以勸勵之使樂爲吾助身爲之本而親親賢賢又各其道焉

則自家可推之國自國可推之天下其道在此而已中庸九經之序其亦有所祖歟

詩思齊之二章（思齊大雅篇名）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刑者儀刑之刑寡妻嫡妻也御治也）

眞德秀曰文王內有賢妃之助故能成其聖德然后妃之所以賢則又本於文王之躬化故詩人歌之如此孟子舉此詩以告齊王而斷之曰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文王非人人化之也脩吾身於此而其效化之於彼故當是時內而后妃有恭儉節用之德無險詖私謁之心公子皆信厚王姬亦肅雍則化行於家矣中林武夫莫不好德汝墳婦人勉夫以正則化行於國矣視堯典之言若出一揆此帝王所以同道歟

大學（禮記篇名）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親當作新）在止於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治平聲）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脩身脩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爲本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

眞德秀曰堯典諸書皆自身而推之天下至於先之以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而後次之以脩其身則自大學始發前聖所未言之蘊示學者以從入之塗厥功大矣

臣廉竊謂眞德秀此篇採大學聖經全文論帝王爲治之序

考之先儒程顥兄弟於大學謂見古人爲學之次第先儒宋
眞於大學亦謂其有次第節目之詳
本朝侍郎薛瑄於大學亦謂孔門教法只是有序無序便差近
年布衣陳眞晟亦謂初讀中庸做存養省察工夫覺無統緒
繼讀大學始知爲學次第乃以大學爲據蓋存養省察以上
復有格物致知工夫頭一件不可闕者此學者當以大學爲
據也然此書不惟眞德秀之意拳拳於啓主前此眞在講筵
亦惟日講大學而已德秀此書至齊家而止豈非所謂齊家
而下則舉此而措之者乎眞之日講自經文至誠意章而止
豈非致知誠意實爲兩關過此則工夫之寖易者乎或謂德
秀缺治平審如是則眞并缺脩齊非缺也理固足以該之也

中庸(亦禮記篇名)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曰脩身也尊賢也親親也敬

大臣也體羣臣也子庶民也來百工也柔遠人也(柔謂撫之)懷諸侯也
脩身則道立尊賢則不惑親親則諸父昆弟不怨敬大臣則不眩
體羣臣則士之報禮重子庶民則百姓勸來百工則財用足柔遠
人則四方歸之懷諸侯則天下畏之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脩
身也去讒遠色賤貨而貴德所以勸賢也尊其位重其祿同其好
惡所以勸親親也官盛任使所以勸大臣也忠信重祿所以勸士
也時使薄斂所以勸百姓也日省月試旣稟稱事(旣讀曰餼)所以勸百
工也送往迎來嘉善而矜不能所以柔遠人也繼絕世舉廢國治
亂持危朝聘以時厚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也凡爲天下國家有
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

孟子曰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國家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
之本在身

眞德秀曰大學言心而此不言心者蓋誠意正心皆脩身之事
言身則心在其中矣

董仲舒(漢武帝時人建元初以賢良對策)曰爲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
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方正遠近莫敢不
一於正而亡有邪氣奸其間者(亡犯也)是以陰陽和而風雨時群生
和而萬民殖

眞德秀曰仲舒之論自孟子之後未有及之者蓋朝廷者天下
之本人君者朝廷之本而心者又人君之本也嗚呼可不謹
歟

周敦頤(敦頤字茂叔道州營道人宋熙寧元豐間以郎官爲監司著太極圖說通書得孔孟之微指)曰治天下
有本身之謂也治天下有則家之謂也本必端端本誠心而已矣
則必善善則和親而已矣家難而天下易家親而天下踈家人離

必起於婦人故睽次家人(睽家人皆易之卦名也)以二女同居而志不同行也(睽卦兌下離上兌少女也離中女也二女同居而異意故爲睽乖之象)堯所以釐降二女于嬀汭舜
可禪乎吾茲試矣(釐理也降下也嬀水名汭水厓舜所居也)是治天下觀于家治家觀
于身而已矣身端心誠之謂也誠心復其不善之動而已矣(復反也)
不善之動妄也妄復則無妄矣無妄則誠焉故無妄次復而曰先
王以茂對時育萬物深哉(無妄復亦二卦也)

眞德秀曰敦頤之言與前聖實相符契蓋心不誠則私意邪念
紛紜交作欲身之脩得乎親不和則閨門乖戾情意隔絕欲家
之正得乎夫治家之難所以甚於治國者門內尚恩易於揜義
故也世之人固有勉於治外者矣至其處家則或狃於妻妾之
私或牽於骨肉之愛鮮克以正自檢者而人君尤甚焉漢高帝
能誅秦滅項而不能割戚姬如意之寵唐太宗能取孤隋攘羣

溢而閨門斁德、終不免焉、蓋疏則公道易行、親則私情易溺、此其所以難也、不先其難、未有能其易者、漢唐之君、立本作則、既已如此、何怪其治天下不及三代哉、

帝王爲學之本

堯舜禹湯文武之學

大禹謨(虞書篇名、紀大禹所陳之謀也)帝曰、來禹、(此舜命禹之辭)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

眞德秀曰、人心惟危以下十六字、乃堯舜禹傳授心法、萬世聖學之淵源、人主欲學堯舜、亦學此而已矣、然人心之發、如銛鋒、如悍馬、有未易制馭者、故曰危、道心之發、如火始然、如泉始達、有未易充廣者、故曰微、惟平居莊敬自持、察一念之所從起、知其爲聲色臭味而發、則用力克治、不使之滋長、知其爲仁義禮

智而發、則一意持守、不使之變遷、夫如是、則理義常存、而物欲退聽、以之酬酢萬變、無往而非中矣、蓋主於中、則曰道心、形諸用、則曰中道、本非二事也、欲學堯舜者、其惟用力於此乎、

益稷(亦虞書篇名)禹曰、都、(歎美辭)帝慎乃在位、帝曰、俞、(然也)禹曰、安汝止、惟幾惟康、(幾微也、康安也)其弼直、惟動丕應徯志、(丕大也、徯待也)以昭受上帝、天其申命用休、(申重也、休美也)

眞德秀曰、禹既以謹之一言戒帝矣、猶謂未盡其義、又爲三言以敷析之、安汝止者、謂安其心之所止也、然欲其常安、則有道焉、幾者、念慮萌動之初、康者、治安偷佚之際、幾微之不察、則喜怒哀樂、有時而失節、治安之不戒、則盤樂怠傲、有時而或肆、如是而欲安所止、其可得乎、曰安止、曰幾康者、聖人養心之要法也、心得其養、則能謹乃在位矣、又必輔弼之臣、克非正直、則內外交養、無時而不安、非惟人應之、天亦應之矣、舜以精一執中告禹、禹復以安止幾康告舜、用功若異、而歸宿實同、欲知舜禹之學者、合而玩之可也、

仲虺之誥(商書篇名、仲虺湯之左相、作此以告成湯)曰、德日新、萬邦惟懷、(謂心歸之也)志自滿、九族乃離、王懋昭大德、建中于民、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垂裕後昆、予聞曰、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已若者亡、好問則裕、自用則小、

伊尹作咸有一德(亦商書篇名、作此以告太甲)曰、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又曰、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又曰、終始惟一、時乃日新、又曰、德無常師、主善爲師、善無常主、協于克一、(協和也)

眞德秀曰、孟子曰、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又曰、湯武身之也、則成湯之聖、蓋由學入、而其所以有一德者、伊尹輔佐之力也、伊尹至此、又舉以告太甲焉、一者何、純而不雜、常而不息之

謂也、天下之理、凡出於一者、無有不善、如乍見入井之孺子、而惻隱興焉、此時未有他念之雜、一而善也、繼有納交要譽之心、則不一而非善矣、故考德者、以善爲主、而擇善者、又以一爲主、太甲悔過遷善之後、伊尹猶慮其擇善未精、執德不定、而將投於他日、故特作一德之書以告之、而精要莫切於此數語、嗚呼、惟精惟一、舜將遜位而後以告禹、咸有一德、伊尹將告歸而後以告太甲、付授丁寧之意如此、爲人君者、可不味斯言乎、

周公作立政(周書篇名、周公作此以戒成王)文王惟克厥宅心(宅心謂存心安)乃克立茲常事司牧人、以克俊有德、

眞德秀曰、成王即政之始、周公恐其知文王之治法、而未知文王之心法也、故作此書、以立政爲名、所陳皆命官用人之事、而必以宅心爲先、蓋用人乃立政之本、而宅心又用人之本也、文

王惟能安定其心，故能立此常事司牧之人，皆賢而有德者。蓋心猶水然，撓而濁之，不見山嶽，淵澄弗動，毛髮燭焉。惟至公可以見天下之私，惟至正可以見天下之邪，惟至靜可以見天下之動。文王之用人，所以皆適其當者，由其能宅心之故也。文王生知之聖，若無所事乎學，而其所謂克宅云者，是乃文王之學也。

洪範（周書篇名。言治天下之大法也。）惟十有三祀，（武王即位之十三年也。商曰祀，周曰年，箕子義不臣周，故乃稱祀。）王訪于箕子。（箕子，殷父師也。武王勝殷，殺紂，立紂子武庚，以箕子歸而訪問之。箕，國也。子，爵也。）王乃言曰：嗚呼！惟天陰騭下民，（陰，默也。騭，升也。）相協厥居，（相，助也。協，合也。）我不知其彝倫攸敘。（彝，常也。倫，理也。攸，所也。敘，次也。）箕子乃言曰：我聞在昔，鯀陻洪水，汩陳其五行，（鯀，禹之父也。陻，塞也。汩，亂也。陳，列也。）帝乃震怒，（帝，即天也。震，動也。）不畀洪範九疇，彝倫攸斁。（畀，與也。疇，類也。斁，敗也。）鯀則殛死，（鯀治水九載，功用弗成，舜殛之于羽山而死。）禹乃嗣興。（禹，鯀之子，舜舉之以代鯀也。嗣，續。興，起也。）天乃錫禹洪範九疇，（錫，亦與也。）彝倫攸敘。初一曰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以其流行於天地之間，故曰行。）次二曰敬用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次三曰農用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七曰賓，八曰師。師，兵也。農，厚也。）次四曰協用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曆數。）次五曰建用皇極，（建，立也。皇，君也。極，至也。人君立於上，人望而至之也。）次六曰乂用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治人之道用此三者。）次七曰明用稽疑，（稽，考也。卜筮所以決疑也。）次八曰念用庶徵，（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曰時。徵，驗也。念，念在此也。）次九曰嚮用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攸好德者，所好者德也。考終命者，得正而終也。嚮，慕也。）威用六極。（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五曰惡，六曰弱。六極之極，窮極也，與皇極之義不同。威，畏也。）

真德秀曰：武王克商之初，首以彝倫之敘訪于亡國之臣。訪云者，不敢召而就問之也。天之於民，既默騭之於善，又助合其所居，我乃未知常理之次敘焉。此所以問於箕子也。箕子言洪水使鯀治之，鯀乃隄而塞之，以激其勢，水既失性，火木土金亦從而汩亂，故天動威怒，而不與以天法九疇，鯀以殛死，禹繼而興，行所無事，而水患以平，天乃以天法九疇畀之。神龜負文，出於洛水，龜所負者數爾，大禹聖人，心與天通，見其數而知其理，因次之以為九類，即今九疇是也。初一至次九，即所謂彝倫也。五行者，天之所生以養乎人者也。以天道言之，莫大於此，故居九疇之首。五事者，天之所賦而具乎人者也。以人事而言，莫切於此，故居五行之次。身心既治，然後可施之有政。八政者，皆所以厚民生者也，故曰農用八政。民政既舉，則欽天授人，有不可後，於是繼以歲月日時星辰曆數之紀，推步占驗，必求以合乎天，故曰協用五紀。居人君之位者，由一身以至萬事，莫不盡至而後可以為民之極，故曰建用皇極。君當攬權，無使威福之移於下；臣當循法，無使顓恣而僭乎上。為治之道，無越乎正直剛柔，故曰

乂用三德。國有大事，必諏之卜筮，所以保其極而不失也，故曰明用稽疑。五事得失，必驗之於天，人君所當念念而致察也，故曰念用庶徵。皇極建，則舉世之人皆被其澤，而五福應之，故堯舜之民，無不仁且壽者，此人君之所當嚮慕也，故曰嚮用五福。皇極不建，則舉世之人皆蒙其禍，而六極隨之，故桀紂之民，無不鄙且夭者，此人君之所當畏懼也，故曰威用六極。洪範九疇六十有五字，爾而天道人事無不該焉，原其本，皆自人君一身始。此武王之問，箕子之對，所以立萬世著龜也。

商高宗周成王之學

書說命（商書篇名。說，傅說也。築于傅巖之野，高宗夢得之，立以為相，作說命三篇。）王曰：來，汝說！台小子舊學于甘盤，（台，我也。小子，高宗謙稱也。甘盤，商賢臣。）既乃遯于荒野，入宅于河，自河徂亳，暨厥終罔顯。（遯，隱也。徂，往也。[illegible]暨，及也。罔顯，無所顯明也。）爾惟訓于朕志，若作

酒醴爾惟麴蘖若作和羹爾惟鹽梅爾交脩予罔予棄予惟克邁乃訓邁行也說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于古訓乃有獲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惟學遜志務時敏遜謙抑也厥脩乃來允懷于茲道積于厥躬惟斅學半斅敎也念終始典于學典常也厥德脩罔覺監于先王成憲先王謂成湯其永無愆惟說式克欽承式用也欽敬也克能也承奉也旁招俊乂旁廣也俊賢也乂謂有治人之才也列于庶位

眞德秀曰高宗之爲太子也學于甘盤學未大成而甘盤遯歸荒野自河而亳不知所終既得傅說遂命之以續甘盤之業爾惟訓于朕志者望說以格心之事也說言王人所以求多聞者是惟立事而已學必施於事然後爲有用之學不然則所聞雖多果何爲哉學必求之古訓然後有得若讀非聖之書其何益乎人君行事當以古人爲師若自任己意不師古昔而能長治

久安者無是理也於是又言爲學之要惟在遜志時敏遜則不驕敏則不怠所脩之道自將源源而來矣夫人孰不知此然之不誠則雖得易失惟信之深念之篤然後道積于厥躬矣於是又言斅學各居其半我之所敎僅能半之高宗於此亢當自力必也一念終始常在於學然後德之所脩有不知其然而然者說論爲學之方至矣猶慮高宗未知所法則又勉之以成湯爲法成湯既聖矣德猶恐其有愆過必改而不吝儻能視其成法安得有愆君德既脩然後大臣可舉其職招賢能以列庶位說其敢不敬承乎學之一字前此未經見也高宗與說始言之遂開萬古聖學之源其功亦大矣哉

敬之詩周頌篇名羣臣進戒成王之詩維予小子不聰敬止日就月將就成也將大也學有緝熙于光明緝續也熙廣也佛時仔肩佛音弼輔也時是也仔任也肩負也示我顯德行

眞德秀曰成王即政之初羣臣進戒首以敬之敬之爲言成王則謂予小子不聰而未能敬方期日有所就月有所進其道何由惟學而已蓋學則有緝熙光明之功令當從事於學接續而不已以廣吾本性之光明然輔弼吾使能當此負任則羣臣之責也願示我以顯明之德行使曉然知用力之方此成王屬望之難進故望於羣臣者如此

眞德秀曰二君初非聖人之資惟其知學之本故能克己蹈道卒爲商周令王後世未有及之者學之有功於人如此哉

漢高文武宣帝之學

漢高帝初定天下太中大夫陸賈時時前稱說詩書帝曰乃公居馬上得之乃公帝自稱也安事詩書賈曰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之乎文武並用長久之術也鄉使秦已幷天下脩仁義法先聖陛下安

得而有之帝有慙色謂賈曰試爲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及古成敗之國賈乃粗述存亡之徵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帝未嘗不稱善稱其書曰新語

先儒胡宏曰賈之對宜曰陛下之得天下非專馬上之力也蓋陛下本以寬大長者受懷王入關之命爲天下除殘賊所過亡鹵掠赦秦降王子嬰財物無所取婦女無所幸約法三章父老唯恐陛下不爲秦王庶幾三代得天下之仁項王背約王陛下於蜀漢陛下忍而就國用蕭何爲相養其民以致賢人收用巴蜀還定三秦項羽賊殺義帝陛下舉軍縞素告諸侯而伐之庶幾三代取天下之義不齷齪自用多大畧得英雄心師張良任陳平將韓信庶幾堯舜禹湯文武知人之明鎭撫百姓下令軍士不幸死者吏爲衣衾棺歛轉送其家庶幾堯舜禹湯文武哀

鰥寡恤孤獨之政、此數者、陛下所以得天下也、今天下已定、願
陛下退叔孫通、聘魯二生、使與張良四皓、及如臣者、共論所以
承三代之宜、定一代大典、以幸天下、以詔萬世、使陸賈有是對、
而漢祖用其言、則必六宮有制、適庶有辨、教養子弟有法、后夫
人嬪婦、各得其所矣、又安有戚夫人爲人彘、趙王如意、淮陽王
友、梁王恢之、皆不得其死哉、又安有審食其濟亂宮闈之醜、而
呂氏至於族滅、後世有外戚之禍哉、則必制國有法、荊王賈、楚
王交、代王喜、齊王肥、不封數十縣、而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
文武、及皐陶伊傅周呂之裔、得血食矣、則必體貌大臣、蕭相國
不繫獄、黥布陳豨盧綰韓王信不背叛矣、則必不襲秦故、尊君
抑臣、而朝廷之上、制禮以道、讓尊而光、乾剛不亢、臣道上行、致
天地於交泰、而大臣可以托天下、委六尺之孤矣、則必封建諸

侯、藩垣屛翰、根深蒂固、雖於傾摧、可以正中國四夷之分、不至
畏匈奴、與之和親、而手足倒置矣、則必復井田之制、不致後世
三十稅一、近於貊道、富者田連阡陌、僭擬公侯、而貧民無告矣、
職矣、則必侍御僕從、罔匪正人、有疾病、不枕宦者臥、臨棄天下、
公卿大夫受顧命、婦寺不得與、而大正其終矣、
眞德秀曰、胡宏之論、深中當時之失、蓋賈雖有修仁義法先聖
之言、而其所陳、不過秦漢間事、安能舉其君於帝王之隆哉、
此宏之所以深惜也、
文帝時、賈誼爲長沙王傅、歲餘、文帝思誼、徵之、至入見、上方受釐
坐宣室、（釐福也、宣室殿名）上因感鬼神事、而問鬼神之本、誼具道所以然
之故、至夜半、文帝前席、（古者君臣皆席地而坐、故坐久相親則前席）旣罷曰、吾久不見
賈生、自以爲過之、今不及也、

臣廉竊謂文帝鬼神之問、此大學格物致知之事也、唐人李
商隱有詩譏之、正坐不知大學之道耳、當時韓愈號爲知道
者、其援引大學、猶且語焉不詳、而於格物致知、曾未之及、於
商隱又何怪乎、然德秀亦惜誼無造理之學、而意其告文帝
者猶有未盡也、漢之儒者、惟一董仲舒、使其得遇文帝、而當
此問、則其所對、必有非誼所能及者、使文帝得仲舒而居論
道之任、以資啓沃、則周之成康、不足侔矣、此君臣相遇、所以
爲難也、噫、
武帝卽位、擧賢良文學之士、制曰、朕欲聞大道之要、至論之極、董
仲舒對曰、彊勉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彊勉行道、則德日起、而
有大功、
又曰、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高明光大、

不在乎他、在乎加之意而已、願陛下設誠於內、而致行之、則三王
何異哉、
武帝詔求能爲韓嬰詩者、徵蔡義、上召見說詩、甚悅之、擢爲光祿
大夫給事中、進授昭帝、
眞德秀曰、武帝悅蔡義說詩、旣引以自近、又使授其子、意亦美
矣、然不知義之講說、果能有得詩人之指否也、夫詩三百、以關
雎爲首、重風化之源也、而武帝之衞后、以謳者進、李夫人、以倡
進、大本如此、佗可知矣、故窮奢極欲、則非蟋蟀之義、（[illegible]也、思古明王自奉養有節焉、與朱說異）重賦橫斂、則昧碩鼠之戒、以天旱爲乾封、
安有雲漢之恐懼、用讒言殺太子、不監青蠅之罔極、孔子曰、誦
詩三百、不達於政、雖多亦奚以爲、武帝近之矣、
宣帝高材好學、年十八、師受詩論語孝經、

元康(宣帝年號)元年詔曰朕不明六藝(謂詩書禮樂易春秋也)鬱于大道(鬱,不明也)是以陰陽風雨未時其博舉吏民厥身脩正通文學明於先王之術宣究其意者二人(宣,通也。究,窮也)

孝元帝為太子柔仁好儒見上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繩下(刑謂刑法。名謂名家者流考核名實者也。繩,束也)嘗侍燕從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帝作色曰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達時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於名實不知所守何足委任乃歎曰亂我家者太子也

眞德秀曰宣帝之詔以陰陽風雨之未時由其不明六藝闇於大道後世人主鮮或知者而帝獨知之可謂卓然有見矣然其所舉吏民之厥身修正通文學明先王之術者乃寂無聞焉夫正身明道之士誠世之所鮮有使帝果以誠求之豈無一二近

似者出為帝用夷致當時惟一王吉粗欲建萬世之長策而舉明主於三代之隆帝已視為迂闊矣使子思孟子生乎其時皇皇於仁義而不汲汲於功利其與帝枘鑿將有甚焉者然則正身明道之士窺見此指其肯輕為帝出哉夫以德行仁者王以力假仁者霸其為道若白黑之異色清濁之異流不可雜也雜則黑與濁者終勝矣帝乃以霸王道雜為漢家之制度可乎且帝嘗受論語矣語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又曰子為政焉用殺則夫子之意正欲人君純任德教也又嘗立書春秋于學宮矣孔子定書紀文武成康之政為後世法而春秋尊王道黜霸術是夫子之意正欲人君純用周政也帝乃曰德教不可任周政不可用則是論語不必受書春秋不必立也俗儒是古非今固不足用獨不當求眞儒而用之乎以俗儒不達時宜而并儒之通世務者棄之是因噎而廢食也以高材好學之君而擇術如此是以勵精為政雖能致一時之治而刑餘周召法律詩書卒不免其後來之禍惜哉

漢光武明章唐三宗之學

漢光武受尚書通大誼(東觀記云受尚書於廬江許子威大義略擧因學世事)召桓榮入說其善之每朝會輒令榮敷奏經義帝稱善帝每旦視朝日昃乃罷數引公卿郎將講論經理夜分乃寐皇太子見帝勤勞不怠承間諫曰陛下有禹湯之明而失黃老養性之福願頤愛精神優游自寧帝曰我自樂此不為疲也(太子,顯宗也)

眞德秀曰光武早為儒生及即位孜孜經術又如此宜其光復舊物身致升平視少康周宣蓋庶幾焉惜其時儒臣佐輔如伏

湛侯霸輩皆尚書生未明乎古人格心之業故在位三十餘年雖雜有過事而以無罪廢正后(郭后)易太子則有媿刑家之義以直諫殺大臣(韓歆)則有乖從諫如流之美蓋其所與未至於明善誠身之地故於父子夫婦君臣之際不能無可憾者焉聖學弗明雖有不世之資如光武者迄不能追帝王之盛然則人主之於務學其可苟也哉

顯宗孝明帝十歲通春秋光武奇之既為皇太子師事博士桓榮學通尚書及即位尊以師禮乘輿嘗幸太常府令榮坐東面設几杖會百官及榮門生數百人天子親自執業每言輒曰大師在是既罷悉以太官供具賜之後三雍成(三雍謂明堂辟雍靈臺)拜榮為五更(五更,耆老而更事者)每太射養老禮畢帝輒引榮及子弟升堂執經自為下說(謂下語而講說也)詔曰三老李躬年耆學明五更桓榮授朕尚書詩曰無

德不報無言不酬其賜榮爵關內侯

眞德秀曰先儒胡寅以爲顯宗事師之意百千年鮮有其儷可謂人主之高致惜乎桓榮授經專門章句不知仲尼脩身治天下之微指故其君之德業如是而止斯言當矣抑臣竊謂學者所以治性情者也故先漢名儒匡衡有言治性之道必審己之所有餘而强其所不足故聰明疏通者戒於太察寡聞少見者戒於壅蔽勇猛剛彊者戒於太暴仁愛溫良者戒於無斷湛靜安舒者戒於後時廣心浩大者戒於遺忘若顯宗者豈無所當戒者乎傳稱帝性褊好察以耳目隱發爲明公卿大臣數被詆毀近臣尚書以下至見提曳帝嘗受書於師矣書之稱堯曰允恭稱舜曰溫恭稱文王曰徽柔懿恭是皆以恭爲貴也曰御衆以寬又曰寬綽厥心是又以寬爲貴也帝於二者兩皆失之既

無容人之度又失遇下之禮然則又何貴於學乎先儒有言未讀是書猶是人也既讀是書亦猶是人也則爲不善讀矣其殆顯宗之謂邪

臣廉考桓榮爲太子少傅光武賜以車馬印綬榮誇於諸生曰今日所蒙稽古之力也其後顯宗即位親自執業臣賜爵關內侯可謂尊禮之至矣然榮乃章句之儒所謂傳之德義保其身體未之聞焉重恩疊寵顧乃得之偃然而不辭何邪榮之族人謂榮豈意學之爲利乃若是哉然則榮豈非爲利之學乎若程頤乃一代之眞儒其爲說書拳拳乎格心之告既不隨衆以請俸亦不爲妻而求封其視榮爲何如哉此顯之所以爲顯而榮之所以爲榮也歟

唐太宗身屬櫜鞬風櫛露沐然銳情經術即王府開文學館召名儒十八人爲學士與議天下事既即位殿左置洪文館悉引內學士番宿更休聽朝之閒則與討古今道前王所以成敗或日昃夜艾未嘗少怠

眞德秀曰後世人主之好學者莫如唐太宗故陸贄舉之以告德宗謂言及稼穡艱難則務遵節儉言及閭閻疾苦則議息征徭此所以致貞觀之治也

太宗嘗曰人主惟有一心而攻之者甚衆或以勇力或以辯口或以諂諛或以姦詐或以嗜欲輻湊攻之各求自售人主少懈而受其一則危亡隨之此其所以難也

眞德秀曰秦漢以後號爲賢主脩身寡過則或有之其知從事於此心懼姦佞之乘其隙則未有如太宗者惟其中有所主故封德彝宇文士及權萬紀之徒皆不得而惑然數者均爲易入

而嗜欲又其最焉古先聖王惟此之畏故朋淫於家益之所以戒舜也無皇耽樂周公之所以戒成王也太宗能嚴姦佞之防而未能脫嗜欲之穽閨門之內既多慙德而武才人狐媚之惑卒基異時移鼎翦戮宗支之禍焉蓋由天資之高有以知夫衆攻之原而學力之淺卒無以勝其最甚之害故智及之仁不能守之也

玄宗明皇帝開元中謂宰相曰朕欲讀書有所疑滯無從質問可選儒學之士使入内侍讀盧懷慎薦太常卿馬懷素乃以懷素爲左散騎常侍與褚無量更日侍讀每至閤門令乘肩輿以進或在別館道遠聽於宮中乘馬親送迎之待以師傅之禮

開元中置麗正書院聚文學之士或脩書或侍講以張說爲脩書使以總之有司供給優厚中書舍人陸堅以爲無益於國徒爲糜

貴欲奏罷之張說曰自古帝王於國家無事之時莫不崇宮室廣聲色今天子獨延禮文儒發揮典籍所益者大所損者微陛下之言何不違也帝聞之重說而薄堅

眞德秀曰明皇初政好學右文其盛如此可謂美矣使當時得一眞儒在輔導獻諧之地日以堯舜三王之道六經孔孟之言陳之于前必格物以致其知則於是非邪正之辨瞭然不惑而張九齡李林甫之忠邪不至於用舍倒置矣必誠意以正其心則於聲色貨利之誘確乎不移而惠妃太眞之蠱媚王鉷宇文融之聚歛不得進矣必脩身以正其家則於父子夫婦之倫朝廷宮寢之政各盡其道安得有信讒廢殺三子之禍又安得有祿山瀆亂宮闈之醜哉奈何張說之流不過以文墨進無量懷素亦不過章句之儒帝雖有志於學而所以講明啓沃者僅如

此是以文物之盛雖極於開元而帝心已溺於燕安女子小人內外交煽根本日蠹欲其亡禍亂得乎故人君之學苟不知以聖王爲師以身心爲主未見其有益

憲宗留意典墳每覽前代興亡得失之事皆三復其言又讀貞觀開元實錄見太宗撰金鏡書及帝範玄宗撰開元訓誡帝遂採尚書春秋史漢等書君臣行事可爲龜鏡者集成十四篇曰君臣道合曰辨邪正曰戒權倖曰戒微行曰任賢臣曰納忠諫曰謹征伐曰重刑法曰去奢泰曰崇節儉曰獎忠直曰脩德政曰諫畋獵曰錄勳賢分爲上下卷目曰前代君臣事跡以其書寫於屛風列之座右

眞德秀曰憲宗玩意經籍集其事以爲龜鑑用意美矣然平蔡之後驕侈遽形裴度以忠直見疎李逢吉以讒諂用皇甫鎛程异以羡餘進是邪正未嘗辨賢臣未嘗任也忠諫未嘗納勳賢未嘗錄也土木興則反於節儉聚歛行則乖於德政凡所謂十有四條無一不悖戾者其故何哉蓋居中而制萬事者心也古先聖王必於此乎用力故一心正而萬事莫不正憲宗知監前代成敗之迹而不知古人大學之源藩鎭未平猶能勉强策勵一旦奏功侈然自肆昇平雖在志慮已移矣由其心之不治故也當時羣臣獨一裴垍能進正心之說而心之所以正者亦莫之及焉徒舉其綱而不告以用力之地是猶教人以克己復禮而不語以視聽言動之目其能有益乎故爲人臣而不知大學未有能引其君以當道者

臣康嘗考

本朝徵士吳與弼曰昨讀眞西山大學衍義觀其叙堯舜三代之

盛君之所以爲君臣之所以爲臣皆本於大學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脩身之功漢唐之治君之慕學雖或甚篤臣之輔導雖或甚切然於大學不明是以卒于漢唐而已然則人之爲學而不本於大學皆非也臣謂學不本乎大學即宋儒所謂記誦詞章虛無寂滅與夫權謀術數之類豈修己治人之道哉

漢魏陳隋數君之學

漢元帝多材藝善史書鼓琴瑟吹洞簫自度曲被歌聲分刌(音寸以刀切斷也)節度窮極幼眇(音要妙也)少而好儒及即位徵用儒生委之以政貢(名禹)薛(名廣德)韋(名玄成)匡(名衡)迭爲宰相而上牽制文義優游不斷孝宣之業衰焉

眞德秀曰人君之學不過修己治人而已元帝於此二者未嘗

致意而所好者筆札音律之事縱使極其精妙不過胥吏之小能工瞽之末伎是豈人君之大道哉昔顏淵問爲邦夫子以放鄭聲告之今帝之所好者吹洞簫自度曲正所謂鄭聲也先儒謂其音悲哀能令人意思留連怠惰驕淫皆從此出元帝之資本非剛明者又重之以此好則其志氣頹靡日以益甚安有振迅興起之理宜其牽制文義優游不斷卒基漢室之禍也

魏文帝（魏武帝之子）雖在軍旅手不釋卷少誦詩論及長備歷五經史漢諸子百家之言靡不畢覽所著書論詩賦凡六十篇

史臣陳壽曰文帝天資文藻下筆成章博聞彊識才藝兼該若加之以曠大之度勵以公平之誠邁志存道克廣德心則古之賢主何遠之有

眞德秀曰文帝之爲太子也與一時文士若王粲阮瑀諸人游

號建安七子帝及粲等所爲文章至今具在其藻麗華靡則誠有之探諸風雅典誥則罪人也夫曠大之度公平之誠邁志存道克廣德心此皆人君所當勉者而帝也爲嗣則喜見顏色居喪則燕樂不哀薄同氣之恩殺無寵之配以玩好而求遠物以私憾而僇諫官是於所當勉者不知勉矣書論詩賦文士之末技爾非人君所當務也而乃傒然自衒謂莫已若識度如此其爲史氏所譏宜哉

陳後主叔寶以宮人有文學者爲女學士僕射江總雖爲宰輔不親政務日與尚書孔範等十餘人侍上遊宴後庭謂之狎客上每飲酒使諸妃嬪及女學士與狎客共賦詩互相贈荅采其尤豔麗者被以新聲君臣酬歌自夕達旦日以爲常其後隋伐陳俘叔寶以歸從隋文帝（登邙）飲賦詩及出帝目之曰以作詩之功何如思安時事乎（何不以作詩功夫思量治安當時之事歟）

隋煬帝（楊廣）善屬文不欲人出其右薛道衡死帝曰更能作空梁落燕泥否王冑死帝誦其佳句曰庭草無人隨意綠復能作此語邪自負才學每驕天下之士嘗謂侍臣曰天下皆謂朕承藉緒餘而有四海設令朕與士大夫高選亦當爲天子矣

眞德秀曰陳隋二君號爲工於詞藻者一則因是而君臣相狎一則因是而猜忌爭勝卒底亂亡然則帝王之於詞章皆非所當作乎曰虞帝勅天之歌大禹朽索之訓成湯官刑之制雖非有意於爲文而炳炳琅琅垂耀千古此人君所當法也若大風之安不忘危金鏡之任賢去不肖猶皆有爲而作授之帝王抑其次也若夫雕鎪組織與士大夫爭一日之長固可羞已况於淫褻猥陋如陳隋之君乎臣故著此以爲人主溺心詞藝者之戒

臣廉嘗閱大學士楊士奇　聖諭錄曰贊善王汝玉毎於文華後殿道說賦詩之法一日

東宮殿下顧臣曰古人主爲詩者其高下優劣何如對曰詩以言志明良喜起之歌南薰之詩是唐虞之君之志最爲尚矣後來如漢高大風歌唐太宗雪恥酬百王之作則所尚者伯力漢武秋風辭氣志已衰如隋煬帝陳後主所爲則萬世之鑑戒也

殿下於明道玩經之餘如兩漢詔令亦可觀非獨文詞高簡近古其間亦有可裨益治道詩人無益之詞不足爲也

殿下曰

太祖高皇帝有詩集甚多何謂詩不足爲對曰帝王之學所重者不在作詩

太祖高皇帝聖學大抵在尚書註諸書作詩特其餘事今
殿下之學當致力於其大者其餘事姑可緩臣謂古人之言
如此則詩賦信非帝王之所先學矣雖然所謂兩漢絶今亦
何必觀惟留心於玩經則文詞治道皆無之矣臣謂
殿下之學當致力於重且大者而亦未竟其說焉宜曰所當致
力者莫若精一執中之傳戴記格致誠正之學若然則勅天
之歌南風之詩不待摹倣其格調而發乎性情止乎禮義自
無不合矣敢以是足古奇之意

大學衍義通略卷一

大學衍義通略卷二

格物致知之要一

永嘉王諍考註

明道術

天性人心之善

湯誥（商書篇名成湯既克夏歸亳以告萬方）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皇大也衷中也）若有恒性（若順也恒常也）克綏厥猷惟后（克能也綏安也猷道也后君也）

真德秀曰成湯此言可謂知君師之職矣蓋天能與人以至善之性而不能使之全其性能使人全其性者君師之任也漢儒以衷為善臣謂衷即中也天之生民莫不各賦之以仁義禮智之德渾然於中無所偏倚是所謂衷也自天所降而言則謂之衷自人所受而言則謂之性以體而言則曰性以用而言則曰道其實一也順其性使安其道非君不能成湯有天下之初即以此自任可謂知君師之職也厥後聖賢授受一言相繼而發至于孔孟性善之理益明而開萬世性學之源則自成湯始嗚呼聖哉

春秋左傳劉康公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

真德秀曰劉子之所謂中即成湯之所謂衷蓋天地自然之理而人得之以生者是所謂天命之性也

中庸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

真德秀曰人之五常本於天地之五行五行運於天而人得之以為性木仁火禮金義水智土信各有攸本故自昔言性者曰五常而已熹乃益之以健順何邪蓋陽之性健木火屬焉在人則為仁禮陰之性順金水屬焉在人則為義智而土則二氣之冲和信亦兼乎健順故周惇頤曰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不在五

行之外健順亦皆在五常之外乎、

滕文公爲世子(滕國名文公諡也世子也)、將之楚、過宋而見孟子、孟子道性善、(道言也)言必稱堯舜、世子自楚反、(反還也)復見孟子、孟子曰、世子疑吾言乎、夫道一而已矣、成覵謂齊景公曰、(成覵齊人景公齊君)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顏淵孔子弟子名回)公明儀(曾子弟子)曰、文王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今滕絶長補短、將五十里也、猶可以爲善國、書曰、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書說命之辭瞑眩憒亂也以毒藥攻疾使人憒亂而後愈也)

眞德秀曰、性善之說、程朱盡之、其曰性即理也、乃自昔聖賢之所未言、萬世言性之標準也、

臣廉嘗考薛瑄曰、爲學之要、在於知性善、知性善、則知所用力矣、天下之道、皆自此出、不知性而論道者、妄也、學至於知

道乃可以言學、道者何、性是也、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非所以內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非惡其聲而然也、由是觀之、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

臣廉竊謂眞德秀於此引孟子擴充四端之說、要知七篇之中、無非此理、近年胡居仁謂孟子程子不曾枉做了工夫、如孟子擴充四端、程子主一無適、皆在心地上做、雖然曾子之用心於內、子思之戒愼恐懼、皆此學也、以至堯舜禹之精一執中、人心道心之傳授、抑豈有外於心地而爲學哉、

天理人倫之正

兼言五者六倫

大學爲人君止於仁、爲人臣止於敬、爲人子止於孝、爲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

眞德秀曰、大學之道、在止於至善、爲人君爲人臣以至與國人交、各有所當止、止云者、必至於是而不遷之謂也、以君道言之、有一毫未至於仁、不可以言止、知仁之當爲、而或出焉或入焉、

亦不可以言止、自古帝王獨稱堯舜爲至仁者、以其兼體用之全、無纖微之間故也、若宋襄以不禽二毛爲仁、梁惠以移民移粟爲仁、是特區區之小善耳、其可以言至乎、其可遽止於是乎、以此推之、則臣之敬、子之孝、父之慈、與國人交之信、皆以極至爲當止之地、若夫以貌恭爲敬、以從令爲孝、以長惡爲慈、以小諒爲信、而曰止於是焉、則非臣所敢知也、

漢白虎通義、(章帝時諸儒論五經同異於白虎觀作此書)三綱者何謂也、謂君臣父子夫婦也、六紀者何謂也、謂諸父兄弟族人諸舅師長朋友也、故君爲臣綱、父爲子綱、夫爲妻綱、何謂綱紀、綱者張也、紀者理也、大者爲綱、小者爲紀、所以張理上下、整齊人道也、人皆懷五常之性、有親愛之心、是以綱紀爲化、若羅網之有綱紀而萬目張也、

眞德秀曰、三綱之名、始見於此、非漢儒之言、古之遺言也、蓋天

下之事衆矣聖人所以治之者厥有要焉惟先正其本而已本者何人倫是已故三綱正則六紀正六紀正則萬事皆正猶舉綱者提其綱紀而衆目畢張也繇古洎今未有三綱正於上而天下不治者亦未有三綱紊於上而天下不危者善計天下者亦察乎此而已矣

通言人子之孝

孝經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愛敬盡於事親而德教加於百姓此天子之孝

子曰昔者明王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察著也）長幼順故上下治天地明察神明彰矣（彰著也）故雖天子必有尊也言有父也必有先也言有兄也宗廟致敬不忘親也修身慎行恐辱先也宗廟致敬鬼神著矣孝弟之至通於神明光于四海無所不通

真德秀曰父母者子之天地天地者人之父母其實一也故事父孝則事天之理明事母孝則事地之理察夫父兮生我母兮育我此所謂子之天地也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至哉坤元萬物資生此所謂人之父母也事父母之道無他全其所以與我者而已故樂正子春曰天之所生地之所養惟人為大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可謂孝矣不虧其體不辱其親可謂全矣故一舉足而不敢忘父母一出言而不敢忘父母人子之孝未有大於此者然則事天地之道亦豈有異是乎成湯所以顧諟天之明命者正恐瞬息之不存非所以事天也文王所以陟降在帝左右者正恐跬步之或違非所以事天也吾之事天明事地察則天地神明所以監臨在上者昭著而不可揜即下文通乎神明之義也長幼指兄弟而言孔子既言孝又推言弟然自宗廟致敬以下則惟言孝而已未始及於弟也蓋孝弟一心孝既至則弟亦至矣天人一理通乎神明則亦光乎四海矣此蓋推言孝弟之極功為人君者所當深體也

帝王事親之孝

堯典曰有鰥在下曰虞舜（鰥無妻之名在下謂在民間也虞氏舜名）父頑（父瞽瞍心不則德義之經為頑）母嚚（母瞽瞍後妻也口不道忠信之言為嚚）象傲（象舜後母弟名傲慢不友也）克諧以孝（諧和）烝烝乂不格姦（烝烝進也乂治也格至也姦惡也）

真德秀曰舜以一身處頑父嚚母傲弟之間而能諧和以孝俾其善日進惡日泯非至誠之積薰蒸浸灌何以有此先儒嘗譬引詩烝之浮浮為譬其意以謂譬之炊也火然於下其氣相續故能通徹於上舜之積誠感父亦猶是也其說得之矣

中庸子曰舜其大孝也與德為聖人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子孫代為諸侯）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必得其壽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故栽者培之傾者覆之詩曰嘉樂君子憲憲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故大德者必受命

子曰武王纘大王王季文王之緒壹戎衣而有天下身不失天下之顯名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武王末受命（末猶老也武王受命已老矣）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大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先公組紺以上至后稷也）

子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春秋修其祖廟陳其宗器設其裳衣薦其時食踐其位行其禮奏其樂敬其所尊愛其所親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

長幼之序

詩皇矣之三章（大雅篇名）維此王季因心則友則友其兄（兄謂泰伯以國讓王季者）

也。則篤其慶（篤厚也）載錫之光（錫予也）受祿無喪（喪亡也）奄有四方（奄大也）

（太伯見王季之生文王知天命之必在王季故去而適吳太王沒而不返而後國傳於王季周道大興）

眞德秀曰王季之友太伯也蓋因其心之本然非以其遜己而後友之也使太伯未嘗有遜國之事王季之所以友之者亦若是而已閨門之內敬順休洽固產祥隤祉之基也故厚其慶而錫之光受天之祿而有天下天之報施其亦明矣後世如漢顯宗以東海王彊遜己而友之唐明皇以宋王成器遜己而友之其友雖同而所以友之則異蓋王季之心無所爲而然者也顯宗明皇之心有所爲而然者也此天理人欲之分而漢唐之治所以不若周之盛與

唐太宗貞觀十年諸王荆王元景等皆太宗弟也之藩上與之別曰兄弟之情豈不欲常相共處邪但以天下之重不得不爾諸子

尚可復有兄弟不可復得因流涕嗚咽不能止

眞德秀曰太宗此言其殆有感於隱巢之事乎昆弟至情雖不幸迫於利害或有時而忘之然天理之眞終有不可掩者使能因此心之發而知夫天理之不可昧則見之於事必有充其實者矣惜太宗之不能也孟子謂有四端者知皆擴而充之太宗睠睠於諸王之別所謂惻隱之心而不知所以充之斯其可議者與（建成爲隱太子元吉爲巢剌王巢子小名所封邑名）

夫婦之別

昏義（禮記篇名）婦人從夫者也幼從父兄嫁從夫夫死從子夫也者夫也（謂丈夫也）夫也者以知帥人者也（知與智同）

家語（孔氏之書）曰女子者順男子之教而長其理者也是故無專制之義而有三從之道

眞德秀曰婦者坤道也故以柔順爲貴而無專制之義夫者乾道也故以剛健爲貴而有帥人之智爲婦而剛彊則婦不婦矣爲夫而柔弱則夫不夫矣夫也者夫也謂其當盡丈夫之道也孟子謂無違夫子以順爲正者妾婦之道至於居廣居立正位行大道而富貴貧賤威武所不能移奪者然後謂之大丈夫於此可見夫與婦之分矣

君臣之道

大禹謨曰后克艱厥后（后君也艱難也）臣克艱厥臣政乃乂黎民敏德

定公問一言而可以興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爲君難爲臣不易如知爲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曰一言而喪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予無樂乎爲君唯其言而莫予違也（違逆也）如其善而莫之違

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

眞德秀曰大禹言君臣之道斂之以克艱之一言可謂至矣蓋以爲艱則存敬畏之心以爲易則啓驕逸之志此治亂安危之所自分也孔子告定公之言其與大禹若出一揆萬世君臣之藥石也子思之告衛侯曰君之國事將日非矣君出言自以爲是而卿大夫莫敢矯其非卿大夫出言自以爲是而士庶人莫敢矯其非此所謂唯予言而莫予違也苟如是未有不亡者嗚呼可不戒與

益稷帝庸作歌曰勑天之命惟時惟幾（勑戒也）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股肱謂臣元首謂君）百工熙哉（熙廣也）皐陶拜手稽首（拜手首至手稽首首至地）颺言（大言而疾曰颺）曰念哉率作興事（率總也）愼乃憲（憲法也）欽哉（欽敬也）屢省乃成欽哉乃賡載歌（賡續也載成也）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

哉。又歌曰。元首叢脞哉（叢脞，煩碎也）。股肱惰哉。萬事墮哉（墮，壞也）。

眞德秀曰。此承擊於命夔典樂之後。蓋當是時。治定功成。禮樂大備。和氣浹於天壤之間。鳳儀獸舞。有不召自至者。帝舜則曰天命靡常。可戒而不可恃。惟時者。謂無時而不戒也。惟幾者。謂無微而不戒也。帝將作歌。先言所以作歌之意也。帝之意。責成於臣。故謂股肱喜哉。然後元首起哉。而百官之事。熙焉。喜。謂樂於有爲。起。謂有所作興也。皐陶之意。則歸重於君。謂事雖作於百官。然揔率作興者。君也。法度之已定者。不可不謹守之。事功之已成者。不可不數省之。此亦先言欲歌之意也。於是續成其歌曰。元首明則股肱良。而庶事康。又歌曰。元首煩碎。則股肱惰。而萬事隳。范祖禹嘗論之曰。君以知人爲明。臣以任職爲良。君知人則賢者得行其所學。臣任職。則不肖者不得苟容於朝。此庶事

所以康也。若夫君行臣職。則叢脞矣。臣不任君之事。則惰矣。此萬事所以隳也。斯言得之。然帝之歌。本爲勑天命而作。君臣喜和。乃無一語及天者。脩人事。所以勑天命也。後之人主。宜深體焉。

君臣交際之禮

定公問。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

眞德秀曰。君以敬待其臣。是之謂禮。臣以誠事其君。是之謂忠。二者皆職分所當然。非相爲賜也。然君使臣以禮。則臣事君以忠。亦理之必然也。意者。定公之於使臣。容有未能盡禮者。故孔子以是告之。而語意渾然。又若非有爲而發者。此其所以爲聖人之言歟。

孟子告齊宣王曰。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王曰。禮爲舊君有服。何如斯可爲服矣。曰。諫行言聽。膏澤下於民。有故而去。則君使人導之出疆。又先於其所往。去三年不反。然後收其田里。此之謂三有禮焉。如此則爲之服矣。今也爲臣。諫則不行。言則不聽。膏澤不下於民。有故而去。則君搏執之（極窮也）。又極之於其所往（使其窮無所歸也）。去之日。遂收其田里。此之謂寇讎。寇讎何服之有。

眞德秀曰。戰國之君。以爵祿奔走士大夫。無復遇臣之禮。其臣亦懷祿苟從。無復事君之忠。故孟子以此深警齊王也。昔魯穆公問於子思曰。爲舊君反服。古與。子思曰。古之君子。進人以禮。退人以禮。故有舊君反服之禮也。今之君子。進人若將加諸膝。退人若將隊諸淵。毋爲戎首。不亦善乎。又何反服之有。孟子之

告齊王。卽子思之告穆公者也。然其辭益峻切矣。撫諸前章孔子之言。可以見聖賢氣象之分。雖然。孟子爲齊王言。則然也。而所以自處則不然也。千里見王。不遇故去。而三宿出晝。未嘗有悻悻之心。猶幸王之一悟而追已也。曷嘗以寇讎視其君哉。故曰。孟子爲齊王言則然。而所以自處則不然也。（毋爲戎首，謂不爲寇讎之首矣。又何望其反服。）

君使臣之禮

漢文帝時。賈誼上疏曰。人主之尊。譬如堂。羣臣如陛。衆庶如地。故陛九級上。廉遠地。則堂高（陛級，等也。廉，側隅也）。陛亡級。廉近地。則堂卑。高者難攀。卑者易陵。理勢然也。故古者聖王制爲等列。內有公卿大夫士。外有公侯伯子男。然後有官師小吏。延及庶民。等級分明。而天子加焉。故其尊不可及也。里諺曰。欲投鼠而忌器。此善諭也。鼠近

於器尚憚不投恐傷其器況於貴臣之近主乎廉恥節禮以治君子故有賜死而無戮辱是以黥劓之辠不及大夫以其離主上不遠也禮不敢齒君之路馬蹴其芻者有罰見君之几杖則起遭君之乘車則下入正門則趨此所以為主上豫遠不敬也所以體貌大臣而厲其節也今自王侯三公之貴皆天子之所改容而禮之也古天子之所謂伯父伯舅也而令與衆庶同黥劓髡刖笞傌棄市之法然則堂不無陛乎廉恥不行大臣無迺握重權大官而有徒隷無恥之心乎又曰主上遇其大臣如遇犬馬彼將犬馬自為也如遇官徒彼將官徒自為也頑頓鈍貪無恥奊詬無節奊詬無志分也廉恥不立且不自好苟若而可故見利則趨見便則奪主上有敗則因而挺之矣主上有患則吾苟免而已立而觀之耳有便吾身者則欺賣而利之耳人主將何便於此又曰古者大臣有坐不

廉而廢者不謂不廉曰簠簋不飾坐汙穢淫亂男女無別者不曰汙穢曰帷薄不脩坐罷軟不勝任者不謂罷軟曰下官不職故貴大臣定有其辠矣猶未斥然正以謼之也尚遷就而為之諱也遇之有禮故羣臣自憙許記反好為志氣也嬰以廉恥故人矜節行上設廉恥禮義以遇其臣而臣不以節行報其上者則非人類也故化成俗定則為人臣者主耳忘身國耳忘家公耳忘私利不苟就害不苟去唯義所在上之化也故父兄之臣誠死宗廟法度之臣誠死社稷輔翼之臣誠死君上守圄扞敵之臣誠死城郭封疆故曰聖人有金城者此物此志也彼且為我死故吾得與之俱生彼且為我亡故吾得與之俱行夫將為我動故吾得與之皆安顧行而忘利守節而仗義故可以託不御之權可以寄六尺之孤此厲廉恥行禮誼之所致也

眞德秀曰臯陶賡歌而舜拜之益進昌言而禹拜之周公獻卜而成王拜之古者聖帝明王以禮遇其臣者蓋若此自秦而後尊君卑臣之禮日以益甚於是君之於臣直謂名位足以牢籠之祿利足以鼓舞之臣不能無求於我而我可以無藉於臣君亢然自尊於上如天帝神明之不可親臣退焉自卑於下如僕隷趨走之唯恐後上下之情日以乖隔而亂亡之禍至易之所謂上下不交而天下無邦者也故因孔子使臣以禮之言上引周詩下及賈誼之論以見君之待臣不可不以禮云

臣事君之忠

子曰君子之事君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將順其美將猶行也匡救其惡正也故上下能相親

子路問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犯謂犯顏之諫非陵犯之犯也

眞德秀曰僞言不直謂之欺直言無隱謂之犯欺與犯正相反故夫子之告子路使全其事君之直戒其欺君之僞也禮記謂事君有犯而無隱與此略同

子曰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

眞德秀曰或謂不合則去毋乃非愛君之意乎曰此所以愛君也君臣之交蓋以道合非利之也道不合而弗去則有苟焉徇利之志是使君輕視其臣謂可以利寵絡之也君而輕視其臣何所不至惟大臣者能以道為去就則足以起其君敬畏之心敬畏之心存而後能適道臣故謂不合而去是乃所以為愛君也

孟子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吾君不能謂之賊

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適音謫義亦同政不足與間也間猶非也惟大人為能

格君心之非、格至也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矣、

臣廉竊謂程顥為御史嘗言使人道啞御史猶可且只是格君心其意亦皆出此、

漢汲黯為主爵都尉、列於九卿、上方招文學儒者、上漢武帝也曰吾欲云云、言欲施仁義也黯對曰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上怒變色而罷朝、公卿皆為黯懼、上退謂人曰甚矣汲黯之戇也、戇謂愚直也群臣或數黯、謂責其太直黯曰天子置公卿輔弼之臣、寧令從諛承意陷主於不誼乎、且已在其位、縱愛身奈辱朝廷何、黯病、嚴助為請告、嚴助亦時近臣上曰汲黯何如人也、曰使黯任職居官亡以踰人、無以勝於人也然至其輔少主守成、雖自謂賁育、孟賁夏育古勇士也亦不能奪也、上曰然、古有社稷之臣、如汲黯近之、

真德秀曰、人臣之義以忠直為本、故上取孔孟之言、下述汲黯之事、欲人君知盡言極諫者、乃所以為尊君為親上、不惟容之而又當用之也、從諛承意者、乃所以為欺君為媢上、不惟察之而又當遠之也、汲黯之直、武帝以為近於古社稷臣、而卒不能用、公孫弘張湯乃寵任始終焉、蓋帝之心以佞邪為適己、而不知其為己之疾也、以忠直為拂己、而不知其成己之德也、臣故著此為來者之戒、

朋友之交

孟子曰天下有達尊三、爵一、齒一、德一、朝廷莫如爵、鄉黨莫如齒、輔世長民莫如德、惡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故將大有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謀焉則就之、其尊德樂道、不如是不足與有為也、故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王、桓公之於管仲、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霸、今天下地醜德齊、莫能相尚、無他、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湯之於伊尹、桓公之於管仲、則不敢召、管仲且猶不可召、而況不為管仲者乎、

學記、禮記篇名君之所不臣於其臣者二、當其為尸則弗臣也、尸祭主也說見前當其為師則弗臣也、大學之禮、雖詔於天子無北面、所以尊師也、詔告也北面臣禮為師故無北面

真德秀曰、此二條又明王者有師臣之義、不特友之而已、湯之於伊尹、文武之於太公望、成王之於周公、皆師之者也、故仲虺之誥曰、能自得師者王、而傳亦有師臣友臣僕臣之別焉、後世之君、其能友臣者已不多得、惟漢高帝之於子房、光武之於嚴子陵、昭烈之於孔明、庶幾近之、若漢明章雖以師禮待其臣、然所傳者特章句之業、非三王四代之所謂師也、至於僕隸之臣、

諾諾唯唯、則無世不有、君日以驕、臣日以諂、此所以多亂而鮮治也歟、

大學衍義通略卷三

格物致知之要二

明道術

吾道源流之正

永嘉王諍考註

堯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中舜亦以命禹

湯建中于民

孟子曰湯執中

真德秀曰堯舜禹湯數聖相傳惟一中道中者何其命出於天地民受之以生者也其理散於事事物物之間莫不有當然一定之則不可過不可不及是所謂中也聖人迭興以此爲制治之準的曰執者操之以揆事也曰建者立之以範民也其體則極天理之正是名大中其用則酌時措之宜是名時中聖賢傳授道統此其首見於經者然必於危微精一用其功然後有以爲執中之本

洪範五皇極(洪範九疇皇極居五皇君也極至也)皇建其有極斂時五福(五福壽富康寧攸好德考終命也)用敷錫厥庶民(敷布也錫與也庶衆也)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民從化錫汝長爲至極之準)凡厥庶民無有淫朋(淫邪也朋黨也)人無有比德(比私相比附)惟皇作極凡厥庶民有猷(有謀猷者)有爲(有施設者)有守(有操守者)汝則念之不協于極(協合也)不罹于咎(罹遭也)皇則受之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時人斯其惟皇之極無虐煢獨而畏高明(煢獨民之微賤者高明有位之尊顯者)人之有能有爲使羞其行(羞進也)而邦其昌凡厥正人(正人謂在官位者)既富方穀(穀善也)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辜罪)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咎過也)無偏無陂(偏不中也陂不平也)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黨不公也)王道蕩蕩(蕩蕩廣遠也)無黨無偏王道平平(平平易也)無反無側(反常也側不平也)王道正直(正直不偏邪也)會其有極歸其有極(會合而來也歸來而至也)曰皇極之敷言是彝是訓于帝其訓(敷衍也彝常也訓教也帝天也)凡厥庶民極之敷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

朱熹曰洛書九數而五居中洪範九疇而皇極居五自漢孔氏訓皇極爲大中諸儒皆祖其說獨嘗以經之文義語脈求之而知其必不然也蓋皇者君之稱也極者至極之義標準之名常在物之中央而四外望之以取正者也故以極爲在中之準的則可而訓極爲中則不可今以熹說推之則人君以一身履至尊之位四方輻湊面內而環觀之自東而望者不過此而西也自南而望者不過此而北也此天下之至中既居天下之至中則必有天下之絕德而後可以立至極之標準故必順五行敬五事以脩其身厚八政協五紀以齊其政然後至極之標準卓然有以立乎天下之至中使夫面內而環觀者莫不於是而取則焉語其仁則極天下之仁而天下之爲仁者莫能加語其孝則極天下之孝而天下之爲孝者莫能尚是則所謂皇極者也由是而權之以三德審之以卜筮驗其休咎於天考其禍福於人如挈裘領豈有一毛之不順哉此洛書之數所以雖始於一終於九而必以五居其中洪範之疇所以雖本於五行而究於福極而必以皇極爲之主也若箕子之言有曰皇建其有極云者謂人君以其一身而立至極之標準於天下也其曰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者謂人君能建其極則爲五福之所聚而又有以使民觀感而化焉則是又能布此福而與其民也其曰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云者則謂民視君以爲至極之標

準而從其化則是復以此福還錫其君而使之長爲至極之標準也其曰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惟皇作極云者則言民之所以能有是德者皆君之德有以爲至極之標準也其曰凡厥庶民有猷有爲有守汝則念之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云者則言君既立極於上而下之從化或有淺深遲速之不同其有謀者有才者有德者人君固當念之而不忘其或未能盡合而未抵乎大戾者亦當受之而不拒也其曰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時人斯其惟皇之極云者則謂人之有能革面從君而以好德自名則雖未必出於中心之實人君亦當因其自名而與之以善則是人者亦得以君爲極而勉其實也其曰無虐煢獨而畏高明人之有能有爲使羞其行而邦其昌云者則謂君之於民一視同仁凡有才能皆使進善則

人材衆多而國賴以興也其曰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云者則謂凡欲正人者必先有以富之然後可以納之於善若不能有所賴於其家則此人必將陷於不義至其無復更有好德之心而後姑欲教之以脩身勸之以求福則已無及於事而其起以報汝惟有惡而無善矣蓋人之氣禀或清或濁或純或駁有不可以一律齊者是以聖人所以立極于上者至嚴至密而所以接引于下者至寬至廣雖彼之所以化於此者淺深遲速其效或有不同而吾之所以應於彼者長養涵育其心未嘗不一也其曰無偏無陂至于歸其有極云者則謂天下之人皆不敢徇其己私以從乎上之化而會歸乎至極之標準也蓋偏陂好惡者己私之生於心者也偏黨反側者己私之見於事

者也王之義王之道王之路上之化也所謂皇極者也遵義遵道遵路方會其極也蕩蕩平平正直則已歸于極矣其曰皇極之敷言是彝是訓于帝其訓云者則言人君以身立極而布命于下則其所以爲常爲教者皆天之理而不異乎上帝之降衷也其曰凡厥庶民極之敷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云者則謂天下之人於君所命皆能受其教而謹行之則是能不自絶遠而有以被其道德之光華也其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云者則謂人君能立至極之標準所以作億兆之父母而爲天下之王不然則有其位無其德不足以首出庶物而復天下之極矣是書也原於天之錫禹雖其茫昧幽幻有不可得而知者然箕子之所以告武王者則已備矣

中庸 孔子之孫子思作

臣廉嘗考薛瑄謂君子所貴乎知言如中庸大學皆聖賢之微言大訓雜於禮記中經千百年儒者莫能識由不知言故也至程子乃始表章之遂爲萬世道學之正傳非知言者其能然乎臣謂程顥兄弟表章中庸之後其門人往往倍其師說淫於老佛表章大學之後其門人論格物致知多失其眞非朱熹作二書章句及或問以羽翼之其表章之功不幾於泯乎然則二大儒之功大矣哉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眞德秀曰致中和而天地位萬物育此參天地贊化育之事也可謂難矣然求其所以用功者不過曰敬而已蓋不睹不聞之時而戒懼者敬也己所獨知人所未知之時而致謹者亦敬也

靜時無不敬即所以致中動時無不敬即所以致和爲人君者但當恪守一敬靜時以此涵養動時以此省察以此存天理以此遏人欲工夫到極處即所謂致中致和自然天地位萬物育如箕子洪範所謂肅乂哲謀聖而雨暘燠寒風應之董仲舒所謂人君正心以正朝廷正百官正萬民則陰陽和風雨時諸福百物莫不畢至皆是此理

孟子見梁惠王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

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國之所以廢興存亡者亦然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廟士庶人不仁不保四體今惡死亡而樂不仁是猶惡醉而強酒

眞德秀曰孟子此章明白峻厲自天子以至庶人皆當佩服以自警也然所謂不仁者非他縱人欲以滅天理而已人欲縱而天理滅其禍至於如此可不畏哉

孟子曰詩云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祼將于京孔子曰仁不可爲衆也夫國君好仁天下無敵今也欲無敵於天下而不以仁是猶執熱而不以濯也詩云誰能執熱逝不以濯

眞德秀曰此大雅文王之詩也以商之孫子而爲周之諸侯以殷之美士而奔走周廟之祭天命何常之有哉成湯惟其仁也故天命歸于商紂惟其不仁故天命轉而歸周商之孫子其數以十萬計可謂衆矣而不能存商者以周之仁雖衆無所用也孟子舉此以明國君好仁則天下無能敵者歎當時之不然也

前後三章而三取喩曰惡濕而居下也惡醉而強酒也執熱而不以濯也其警世主也深矣

孟子曰桀紂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民之歸仁也猶水之就下獸之走壙也壙廣野也故爲淵敺魚者獺也爲叢敺爵者鸇也爲湯武敺民者桀與紂也今天下之君有好仁者則諸侯皆爲之敺矣雖欲無王不可得也

眞德秀曰此章之要在於所欲與聚所惡勿施之二言大學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當戰國時爲敺其民往往施之以所惡故孟子激切而言之夫仁者豈有心於天下之歸已哉水就下獸走壙理之自然非有爲而爲之也

故張栻有言循天理而無利天下之心而天下歸之者三王之所以王也假是道亦以得天下者漢唐是也故秦爲漢敺者也隋爲唐敺者也爲人上者其可不鑒于茲

異端學術之差

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

眞德秀曰異端之名始見於此謂其非聖人之道而別爲一端也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學君子當盡心焉若舍此而專治乎異端豈不有害邪或疑是時異端未作孔子所指未知爲誰臣謂老聃楊朱墨翟皆與孔子同時特以洙泗之敎方明故其說未得肆耳孔子此言必有爲而發

漢武帝建元元年董仲舒對策曰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春秋公羊傳隱元年春王正月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也仲舒蓋備此而言以明天下道術當統于一也

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爲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絶其道勿使復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

眞德秀曰此武帝即位之初也是年丞相衛綰奏所舉賢良或治申商韓非蘇秦張儀之言亂國政請皆罷奏可而質之本傳則仲舒實發之申商韓非皆爲刑名之學而秦與儀則爲縱横之學者也鞅之相秦廢井田而開阡陌以術欺鄰國而襲破其師刀鋸斧鉞之刑横加無罪臨渭論囚水爲之赤其慘覈少恩可知矣申韓之術大抵類是而儀秦以辯舌捭闔時君而傾亂人國此五人者皆生民之蠹而正道之賊也以其所挾往往徼一時富貴故後來之士企而慕之漢初游說之士若蒯通朱建

輩大抵踵儀秦故轍而儒者如賈誼晁錯亦皆明申韓先王之道闇鬱不明雖通達之士不免汲溺於異學當是時也不有仲舒倡言排之道術何自而一乎故先儒推論其功以爲不在孟子下詎不信然惜武帝雖略行其言終不能實誅丞弼之地使綱紀世教而嚴助朱買臣輩以縱横進張湯杜周之徒以刑名用晩年巫蠱之禍父子不能相保則一江充實爲之其人蓋兼刀筆口舌之能者也吁有天下者可不深監乎此

漢郊祀志自齊威宣（威王宣王）燕昭王使人入海求蓬萊方丈瀛州此三神山者其傳在渤海中諸僊人及不死之藥皆在焉秦始皇至海上方士爭言之始皇如恐不及使人齎童男女入海求之船交海中皆以風爲解曰未能至望見之焉其明年始皇復游海上後三年游碣石考入海方士後五年始皇南至湘山遂登會稽竝海上幾遇海中三神山之奇藥不得還到沙丘崩

武帝即位尤敬鬼神之祀李少君以祠竈卻老方見上上尊之少君常自謂七十能使物卻老善爲巧發奇中言上祠竈皆可致物（致物謂鬼物）而丹沙可化爲黃金成以爲飲食器則益壽而海中蓬萊僊者迺可見之以封禪則不死黃帝是也臣嘗游海上見安期生食巨棗大如瓜安期生僊者通蓬萊中於是天子始親祠竈遣方士入海求蓬萊安期生之屬而事化丹砂諸藥齊爲黃金矣久之少君病死天子以爲化去不死使人受其方而海上燕齊怪迂之方士多言神僊事矣明年齊人少翁以方見上拜爲文成將軍以客禮禮之文成言上即欲與神通宮室被服非象神神不至迺作畫雲氣車又於甘泉宮中爲臺室畫天地泰一諸鬼神而置祭具以致天神居歲餘其方益衰神不至迺爲帛書以飯牛陽不知言此牛

腹中有奇書殺視得書天子識其手書（謂所書事迹）於是誅文成隱之其後又作柏梁銅柱承露僊人掌之屬欒大者故與文成同師求見言方天子既誅文成後悔其方不盡及見欒大大說大爲人多方略敢爲大言言臣之師曰黃金可成河決可塞不死之藥可得僊人可致迺拜爲五利將軍居月餘得四印以衛長公主妻之大見數月貴震天下而海上燕齊之間莫不搤掔（搤與扼同掔與腕同）自言有禁方能神僊矣齊人公孫卿又言黃帝鑄鼎荊山成有龍垂胡顴下迎黃帝後世因名其處曰鼎湖於是天子曰嗟乎吾誠得如黃帝吾視去妻子如脫屣耳五利使不敢入海而之泰山祠上使人隨驗實無所見五利妄言見其師其方盡多不讎（讎無驗也）上迺誅五利其冬公孫卿候神河南言見僊人迹緱氏城上天子親幸緱氏視迹問卿得毋效文成五利乎卿曰僊者非有求人主人主者求

之其道非冥假神不來言神事如迂誕積以歲乃可致於是郡國各除道繕治宮館名山神祠所以望幸矣後上東巡海上行禮祠八神齊人之上疏言神怪奇方者以萬數迺益發船令言海中神仙者數千人求蓬萊神人還至奉高太山邑名封泰山無風雨而方士更言蓬萊諸神若將可得於是上欣然庶幾遇之復東至海上望焉復遣方士求神人采藥以千數公孫卿言仙人可見上往常遽以故不見今陛下可為館如緱氏城表其制度置脯棗神人宜可致且仙人好樓居於是上令長安作飛廉桂館二館名甘泉作益壽延壽館使卿持節設具而候神人迺作通天臺置祠具其下將招來神仙之屬後五年一祠泰山十三歲徧於五嶽四瀆方士之候神入海求蓬萊者終無驗公孫卿猶以大人之迹為解天子羇縻不絕幾遇其真幾與冀同太始四年上耕于鉅定還幸泰山脩封禪祀明堂見羣臣乃曰朕即位以來所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傷害百姓糜費天下者悉罷之田千秋曰方士言神仙者甚衆而無顯功臣請皆罷斥遣之上曰大鴻臚言是也於是悉罷諸方士候神人者是後上每對羣臣自歎嚮時愚惑為方士所欺天下豈得仙人盡妖妄耳節食服藥差可少病而已

眞德秀曰神仙之說自戰國始燕齊之君嘗求之不驗矣而秦皇帝復求之秦皇帝求之不驗矣而漢孝武復求之以孝武之高明英傑而長生不死之欲一動乎中遂為方士所愚惑猶玩嬰兒於股掌之上豈不異哉晚更巫蠱之變壯心摧落悔志始萌乃知平日所為無非狂悖而以方士為妖妄盡斥罷之是時年幾七十矣海內已虛耗矣乃始自咎其非不亦晚乎然迹而能復猶賢於始皇之終不悟云

臣濂嘗考

本朝學士宋濂對

太祖高皇帝大學衍義中所載黃老之問因及漢武皆神仙之學好四夷之功民力既竭重刑罰以震服之人君能以義理養心則邪說不能侵興學校以教民則禍亂無從而作矣刑罰非所先也

高皇帝聞而悅之濂可謂隨事裨補而

高皇帝察納雅言一至此哉

初明帝顯宗也聞西域有神其名曰佛因遣使之天竺求其道得其書及沙門以來其書大抵以虛無為宗貴慈悲不殺以為人死精神不滅隨復受形生時所行善惡皆有報應故所貴脩鍊精神以至為佛善為宏闊勝大之言以勸誘愚俗精於其道者號曰沙門於是中國始傳其術圖其形像而王公貴人獨楚王英最先好之

眞德秀曰此佛法入中國之始也是時所得者佛經四十二章緘之蘭臺石室而已所得之像繪之清涼臺顯節陵而已楚王英雖好之然不過潔齋修祀而已英尋以罪誅不聞福利之報其後靈帝始立祠於宮中魏晉以後其法寖盛而五胡之君若石勒之於佛圖澄苻堅之於沙門道安姚興之於鳩摩羅什往往尊以師禮元魏孝文號為賢主亦幸其寺修齋聽講自是至于蕭梁其盛極矣而其源則自永平始非明帝之責而誰哉

後魏世祖時道士寇謙之自言嘗遇老子授以辟穀輕身之術又遇神人李君授以圖籙真經使之輔佐北方太平眞君出天宮靜輪之法其中數篇李君手筆也謙之獻於魏王朝野多未信崔浩獨師事之崔浩魏大臣也上書贊明其事曰聖主受命必有天應河圖洛

書皆寄言於鳥獸之文，未若今日神人接對，手筆粲然，辭旨深妙，自古無比。魏主遂信之，顯揚新法，宣布天下。寇謙之奏作靜輪宮，必令其高不聞雞犬，以上接天神。崔浩勸魏主從之，功費萬計，經年不成。太子晃諫曰：天人道殊，卑高分定，不可相接，理在必然。今虛耗民力，將安用之？必不得已，可因東山萬仞之高，庶爲功差易。魏主不從。（未幾崔浩以事坐誅，魏主亦爲其臣所弒）

眞德秀曰：魏主夷狄之君，其爲異教所惑，不足責也。崔浩名爲研精經術，不惑於佛，而乃怵於一道士之言，以詭妄爲可信，是又出於老佛之下矣。先儒胡寅嘗論之曰：浩言河圖洛書寄言於鳥獸之文，夫圖書之類，乃天地之理，自然發見，如垂象然，非有寄言者也。又言神人接對，手書粲然，辭旨深妙，此又理之所必無者也。神無聲色貌象，曷爲其能書耶？至於信謙之之說，作

宮以上接天神，尤爲愚誕。夫天非若地之有形也，自地而上，無非天者，日月星辰之繫乎天，非若草木山川之麗乎地也。著明森列，躔度行止，皆氣機自運，莫使之然而然者，無所託也。若其有託，則是以形相屬，一麗乎形，能不壞乎？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謂造化之跡，盈虛消息，而不可測者也。或者惑於荒幻之言，乃謂或聆其音旨，或覩其儀觀，或受其詔告符契，寧有是哉？臣謂胡寅之論善矣。然則人主之事天果何道乎？詩曰：上帝臨女，無貳爾心。又曰：無貳無虞，上帝臨女。夫無貳者，一也；主一者，敬；而能一者，誠也。湯之所以事天曰顧諟明命，爾文王之所以事天曰翼翼小心，爾夫豈求之外哉？人主知此，則土木不必崇，儀物不必侈，凜然自持，常若對越，則不待聆音旨、覩儀觀、受符契，而游衍出王，無非與神明周旋者矣。

梁武帝中大通元年九月，幸同泰寺，設四部無遮大會，釋御服，持法衣，行清淨大捨。羣臣以錢一億萬祈白三寶，奉贖皇帝菩薩，僧衆默許，乃還內。

中大同元年三月庚戌，上幸同泰寺，遂停寺省，講三慧經。夏四月丙戌，解講，是夜同泰寺浮圖災。上曰：此魔也，宜廣爲法事。乃下詔曰：道高魔盛，行善鄣生，當窮茲土木，倍增往日。遂起十二層浮圖。將成，値侯景亂而止。（明年侯景舉河南來降，又明年景反，陷臺城，上以憂餓殂）

眞德秀曰：魏晉以後人主之事佛，未有如梁武之甚者也。夫以萬乘之尊，而自捨其身爲佛之廝役，其可謂卑佞之極矣。殫國府藏，朘民膏血，以營塔廟，又可謂尊奉之極矣。以蔬麪食而易宗廟之牲牢，恐其有累冥道也。織官文錦有爲人類禽獸之形者，亦禁之，恐其裁翦有乖仁恕也。臣下雖謀反逆，赦而不誅，

剽盜肆行，亦弗忍禁，蓋以推廣佛戒也。蓋嘗論之：使仙而可求，則漢武得之矣；佛而可求，則梁武得之矣。以二君而無得焉，則知其不可求而得也明矣。縱求而得之，戎夷荒幻之教，不可以治華夏；山林枯槁之行，不可以治國家，況不可求邪？漢武貪仙而終致虛耗之禍，梁武佞佛而卒召危亡之厄，則貪佞之無補也又明矣。且其舍身事佛，豈非厭塵囂而樂空寂乎？使其能若迦維之嫡嗣，視王位如弊屣，褰裳而去之，庶乎爲眞學佛者。（釋迦者，迦維國王之嫡嗣，舍王位而入山學佛）而帝也，既以篡弑取人之國，又以攻伐侵人之境，及其老也，雖慈孝如太子統，一涉疑似，忌之而至死，貪戀如此，又豈眞能捨者乎？釋服入道，既可徼浮屠之福，奉金贖還，又不失天子之貴，是名雖佞佛，而實以誑佛也。且其織文之非實，猶不忍戕之，彼區區之民性命，豈禽獸比，而連年征伐，所

殺不可勝計浮山築堰浸灌敵境舉數十萬衆而魚鱉之曾不少卹是名雖小仁而實則大不仁也且國所與立惟綱與常帝於諸子皆任以藩維而無禮義之訓故正德以梟獍之資始舍父而奔敵國終引賊以覆宗祊（武帝未生太子統時養臨川王宏子正德為子及統生正德還本封西豐侯怏怏遂奔魏已而逃歸復其封爵後進王臨賀侯景反正德首為內應導之以犯闕又與景約克城之日毋得全兩宮兩宮謂帝及太子綱也）若綸若繹或摠雄帥或鎮上游當君父在難不聞有灑血投袂之意（邵陵王綸督諸軍討侯景不力戰湘東王繹鎮江陵不時進援致景陷郡城）方且弟兄相仇叔姪交兵極人倫之惡（武陵王紀與繹相攻繹殺紀又攻河東王譽於湘州攻岳陽王詧於襄陽詧譽皆湘東之姪也）此無他帝之所學者釋氏也釋氏以天倫為假合故臣不君其君子不父其父三四十年之間風俗淪胥綱常埽地宜其致此極也使其以堯舜三王為師而不雜以方外之教必本仁義必尚禮法必明政刑儻有是哉

臣廉竊謂佛如有靈則同泰寺浮圖必不災既災矣不以為佛之不靈而歸之魔盛魔盛之說荒幻不可曉大抵為佛解嘲耳昔程顥門人守官泗州州城火使人舁僧伽像以避之顥謂何不置之火中若為火所焚即是無靈驗遂可解天下之惑若火即滅使天下人尊敬可也然則同泰浮圖之災正足以解天下之惑顧曰魔盛以惑天下梁武其甘於佞佛而得罪於名教哉

唐憲宗元和十四年迎佛骨至京師先是功德使上言鳳翔寺塔有佛指骨相傳三十年一開開則歲豐人安來年應開請迎之上從其言至是佛骨至京師留禁中三日歷送諸寺王公士民瞻奉捨施如恐弗及刑部侍郎韓愈上表諫曰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黃帝至禹湯文武皆享壽考百姓安樂當是時未有佛也漢明帝時始有佛法其後亂亡相繼運祚不長宋齊梁陳元魏已下事佛漸謹年代尤促唯梁武在位四十八年前後三捨身竟為侯景所逼餓死臺城事佛求福乃更得禍由此觀之佛不足信亦可知矣佛本夷狄之人與中國言語不通衣服殊製不知君臣之義父子之恩假如其身尚在來朝京師陛下容而接之不過宣政一見禮賓一設賜衣一襲衛而出之不令惑衆也況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豈宜以入宮禁乞付有司投諸水火永絕禍本上大怒將加極刑宰相裴度崔羣言愈雖狂發於忠懇宜寬容以開言路乃貶潮陽刺史

真德秀曰後世人主之事佛者大抵徼福田利益之報所謂以利心而為之者也故韓愈之諫歷陳古先帝王之時未有佛而壽考後之人主事佛而夭促可謂深切著明者矣而憲宗弗之悟也方是時既餌金丹又迎佛骨求仙媚佛二者交舉曾未朞年而其效乃爾福報果安在邪臣故併之以為人主溺意仙佛者之戒

愈又嘗著原道篇略曰凡吾所謂道德云者合仁與義言之也天下之公言也老子所謂道德云者去仁與義言之也一人之私言也又曰古之為民者四（士農工賈）今之為民者六（四民之外又有釋老）農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賈之家一而資焉之家六奈之何民不窮且盜也又曰古之所謂正心誠意者將以有為也今也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國家滅其天常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民焉而不事其事又曰孔子之作春秋也諸侯用夷禮則夷之夷而進於中國則中國之今也舉夷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幾何其不胥而為夷也夫所謂先王之教者何也

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己無待於外之謂德其文詩書易春秋其法禮樂刑政其民士農工賈其位君臣父子師友賓主昆弟夫婦其服絲麻其居宮室其食粟米蔬果魚肉其爲道易明而爲教易行也是故以之爲己則順而祥以之爲人則愛而公以之爲心則和而平以之爲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是故生則得其情死則盡其常郊焉而天神假廟焉而人鬼饗曰斯道也何道也曰斯吾所謂道也非向所謂老與佛之道也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荀與揚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

眞德秀曰韓愈之書深排釋老可謂有功於衛道者故剟其略著于篇然愈所謂堯傳之舜舜傳之禹至於孟子沒而不得其

傳者亦言其槩耳而所以相傳者則未之詳也然則所以相傳者果何道邪曰堯舜禹湯之中孔子顏子之仁曾子之忠恕子思之中之誠孟子之仁義此所謂相傳之道也知吾聖賢相傳之正則彼高而溺於空虛卑而陷於功利者焉有所謂中慘覈刻薄者焉有所謂仁欺詐詭誕者焉有所謂誠以此揆彼所謂夷夏之分霄壤之隔也人主於二者之辨其可不明也哉

王道霸術之異

齊宣王問曰齊桓晉文之事可得聞乎孟子對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後世無傳焉無以則王乎（王謂行王者之道也）曰德何如則可以王矣曰保民而王莫之能禦也曰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哉曰可曰何由知吾可也曰臣聞之胡齕曰王坐於堂上有牽牛而過堂下者王見之曰牛何之對曰將以釁鐘王曰舍之吾不忍其觳觫若無罪而就死地曰然則廢釁鐘與曰何可廢也以羊易之不識有諸曰有之曰是心足以王矣百姓皆以王爲愛也臣固知王之不忍也王曰然誠有百姓者齊國雖褊小吾何愛一牛即不忍其觳觫若無罪而就死地故以羊易之也曰王無異於百姓之以王爲愛也以小易大彼惡知之王若隱其無罪而就死地則牛羊何擇焉王笑曰是誠何心哉我非愛其財而易之以羊也宜乎百姓之謂我愛也曰無傷也是乃仁術也見牛未見羊也君子之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遠庖廚也王說曰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夫子之謂也夫我乃行之反而求之不得吾心夫子言之於我心有戚戚焉此心之所以合於王者何也曰有復於王者曰吾力足以舉百鈞而不足以舉一羽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見輿薪則王許之乎曰否今恩

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然則一羽之不舉爲不用力焉輿薪之不見爲不用明焉百姓之不見保爲不用恩焉故王之不王（旺音）不爲也非不能也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無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爲而已矣今王發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於王之朝耕者皆欲耕於王之野商賈皆欲藏於王之市行旅皆欲出於王之塗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愬於王其若是孰能禦之

臣廉嘗考先儒胡宏謂齊王見牛而不忍殺此良心之苗裔一有見焉操而存之養而充之以至於大人而不已與天地同矣此心在人其發見之端不同要識之而已此說與孟軻

告齊王之意不類軻之意只欲因此心之發而推廣之非欲必待此心之發而後操存之也故朱熹謂人於已放之心可操而復存者豈不復問乃俟異時見其發於他處而後從而操之則夫未見之閒此心遂成間斷無復有用功處及其見而操之亦發用之一端耳於其本源全體未嘗有一日涵養之功便欲擴而充之與天地同大竊恐無是理也故當時謂潭學說端倪謂撫學說頓悟潭學指宏其言欲操存此心發見之端而其門人張栻亦謂其驗端倪之不遠造高深之無窮撫學指陸九淵其教人欲言下有省覺皆與朱熹平生所論多不相合然熹又嘗言近看南軒文字大抵都無前面一截工夫要之心體通有無該動靜故工夫亦通有無該動靜方無透漏若必待其發而後察察而後存則工夫之所不至者多矣其所論極其精密蓋如此

董仲舒曰夫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是以仲尼之門五尺童子羞稱五伯（讀為霸）為其先詐力而後仁義也

臣廉竊謂孟子以王道為湯武程顥以王道為堯舜大抵顥之言多弘濶不拘出乎章句之外然帝王初無二道也但論王道須以孟子之說為正蓋孟子論王乃三王論霸乃五霸而董子亦稱五霸至邵雍作經世書配皇帝王霸皆是也

大學衍義通略卷三

大學衍義通略卷四

格物致知之要三

永嘉王諍考註

辨人材

聖賢觀人之法

堯典帝曰疇咨若時登庸（疇誰咨訪問也若順也時是庸用也）放齊曰胤子朱啓明（放齊臣名胤嗣也子朱堯之嗣子丹朱也啓開也明可用也）帝曰吁嚚訟可乎（吁不然之辭口不道忠信之言為嚚爭辯為訟不可用也）帝曰疇咨若予采（采事也）驩兜曰都共工方鳩僝功（驩兜臣名都歎美之辭共工官名方且鳩聚僝見也言共工方且鳩聚而見其功也）帝曰吁靜言庸違象恭滔天（靜言則能言用之則違貌象恭敬而心傲狠若滔天也）帝曰咨四岳（四岳官名一人而總四岳諸侯之事者）蕩蕩懷山襄陵（蕩蕩廣大貌懷包其四面也襄駕出其上也大阜曰陵）浩浩滔天（浩浩大貌若漫天言其大勢若漫天也）下民其咨（咨怨嗟也）有能俾乂（乂治也言有能治此水者使治之）僉曰於鯀哉（僉衆也衆共之辭於歎美辭鯀崇伯名也）帝曰吁咈哉（咈者不然之辭）方命圮族（方命逆命而不行也圮敗也族類也言鯀為人很戾自用不從上之令與人不和傷敗族類也）岳曰异哉試可乃已（异舉也言舉而試之可以治水乃已也）帝曰往欽哉（帝從衆言令往治水敬其事也）九載績用弗成（唐虞之時三載一考九載三考也功用不成也）帝曰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載（堯以十六即天子位時年八十六矣）汝能庸命巽朕位（巽遜同言汝能用命則巽以位也）岳曰否德忝帝位（否不也忝辱也德不足以辱帝位也）曰明明揚側陋（上明謂明顯之下明謂顯揚也側陋謂微賤之人也言在位者既不可舉故推舉之賢德未顯者也）師錫帝曰（師衆錫與也）有鰥在下曰虞舜（鰥無妻之名虞氏舜名也）帝曰俞予聞如何（俞然之也言我亦聞此人何如其德之詳也）岳曰瞽子（言舜乃瞽者之子也）父頑（心不則德義之經為頑）母嚚（母舜後母也口不道忠信之言為嚚）象傲（象舜異母弟傲慢也）克諧以孝（諧和也）烝烝乂不格姦（前說見上）帝曰我其試哉女于時（女以女與人也時是也）觀厥刑于二女（刑法也謂觀其所以治家者何如也）釐降二女于嬀汭（釐理也降下也嬀水名汭水之內也）嬪于虞（嬪婦也于虞氏之家也）帝曰欽哉（此戒二女之辭使敬其為婦道也）

真德秀曰帝堯始問若時登庸之人而放齊以嗣子朱對又問

若采之人而驩兜以共工對又問可以治水之人而四岳以鯀對丹朱之慢遊傲虐與共鯀之凶此不當舉而舉之者也後問可以巽位之人而四岳以舜對此當舉而舉者也堯於其不當舉者則吁而歎之於朱知其嚚訟於共工知其靜言庸違於鯀知其方命圮族而於其當舉者則俞而然之既問其爲人又妻以二女方放齊驩兜之舉何異後世庸闇之朝姦邪小人自相汲引者惟堯之明德如日中天萬象畢照片言之發洞中隱微有不能以遁者此其所以爲聖歟然於朱於共工則不用而於鯀則用之者蓋前二者輔相之任所貴者德此則治水之任所取者材鯀雖狠愎自用而以治水言之則未有過之者故卒從衆言而命之此又可見聖人雖智周萬物而不自用其智也至於舜在側微潛德隱行何由徹於廟堂之上而岳言一發堯卽然之曰吾固聞之矣然必問其德之詳而以二女試之又可見聖人之明雖足以知人然猶考諸衆言之公試以行事之實故無後世徇名之弊而有爲天下得人之功雖然人主欲以堯爲法將何所用力哉曰明其德而已蓋堯之知人不可學而能堯之明德可以學而至格物致知於天下之理無所疑勝私窒欲於天下之物無所蔽此所以明其德也明其德者知人之本也

有天下者可不勉諸

臯陶謨曰都在知人在安民禹曰吁咸若時惟帝其難之（咸皆時是堯帝亦以爲難也）知人則哲能官人（哲智也）安民則惠（惠愛也）黎民懷之能哲而惠何憂乎驩兜（驩兜四凶之一）何遷乎有苗（遷徙也三苗之君昏迷不恭者也）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孔甚也壬者包藏姦惡之意）臯陶曰都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載采采（載行也采事也言人之有德者必觀其行事何如也）禹曰何（問如何謂臯陶之九德也）臯陶曰寬而栗（寬洪而莊栗）柔而立（柔順而有植立）愿而恭（愿愨而能恭）亂而敬（亂治也有治才而能敬）擾而毅（擾順也順而果毅）直而溫（正直而溫和）簡而廉（簡約而有廉隅）剛而塞（剛而塞實）彊而義（彊堅强而能合義）彰厥有常吉哉（彰顯也常吉善也）日宣三德（宣達也）夙夜浚明有家（浚治也家謂大夫也）日嚴祗敬六德亮采有邦（亮明也采事也有邦謂諸侯）翕受敷施（翕合也）九德咸事（咸皆事也）俊乂在官（俊乂賢才之人）百僚師師（僚官也師法也）百工惟時（工官也惟時得其時）撫于五辰（撫順也五辰四時也木火金水旺於四時土寄旺於四季）庶績其凝（庶衆也績功也凝成而堅定之意）

眞德秀曰臯陶陳謨于禹以知人安民爲要然謂二者雖帝堯且猶難之蓋知人者智之事也安民者仁之事也知人則官得其職安民則民懷其惠合智與仁二者兼盡則雖有姦邪小人不足畏矣臯陶則曰知人誠非易事然亦不過以德求之而已有德則爲君子無德則爲小人此知人之要也人之行凡有九德徒曰有德而不見之事則德爲虛言矣自寬而栗而下其目凡九或以剛濟柔或以柔濟剛渾全而無偏弊然後成德觀其德之成與否而人才之優劣判矣先儒謂自寬至强皆所禀之性自栗至義乃學問之力此說得之然有德者又貴乎常而無變若勉於暫不能持之久亦不足以言德矣故孔子曰人而無常不可以作巫醫人君能顯用有常之士則爲國之福故曰彰厥有常吉哉然人之於九德不能皆全或有其三或有其六惟上所用爾有三德者日宣達之無使沉滯則其人朝夕浚治而光明可任大夫之職矣有六德者日尊嚴而祗敬之無或慢忽則其人精明通達可任諸侯之職矣天子者一世人才之宗主也九德之中苟有其一皆當兼收並蓄分布而用之使各隨所長而施於事則百官皆賢而互相觀法百工皆治而不失其時

矣夫五辰在天而此以撫言者天人一本人事順則天道亦順也

子貢問曰鄉人皆好之何如曰未可也鄉人皆惡之何如曰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

眞德秀曰此論觀人於一鄉者當如是也推之於國於天下亦莫不然陳蕃李膺之徒天下稱其賢而中常侍目之曰鉤黨裴度之爲人天下仰其勳德而八關十六子輩（李逢吉黨張又新等八人其傅會者又八人號八關十六子）毀之者百端此所謂善者好之而不善者惡之也然好者雖多言未必上徹惡者雖少其論常譁於人主之前所以誣善之言易行而忠邪每至於易位也爲人君者將奈何曰明四目達四聰使天下公論皆得上聞而姦邪不得以壅蔽則是非好惡之實庶乎其不繆矣

臣廉竊謂眞德秀言此豈無所感而然歟當其時與之齊名者魏了翁也後成大目德秀以眞小人目了翁以僞君子不啻惟是前此蔡京目程頤以奸黨韓侂胄目朱熹以僞學此皆道學之儒三代以上人物而遭其指目如此非其不善者之惡之也哉噫宋之大儒多不容於朝此宋之所以止於宋而不能比隆三代也歟

子曰不知言無以知人也

眞德秀曰易之大傳曰將畔者其辭慙中心疑者其辭枝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誣善之人其辭游失其守者其辭屈此因言觀人之法也雖然緘默不言者有似乎寡敷陳無隱者亦近乎多聽言者苟不察焉則憸姦者得吉士之名盡忠者入躁人之目豈不誤哉惟人君於此知吉人之辭簡而理當非緘默不言之謂躁人之辭繁而悖理非敷陳無隱之謂苟於相近之中察其有甚不同然後爲眞知言者也大傳之言與此章同出於孔子故幷論焉

眞德秀曰朱熹有言知人之難堯舜以爲病孔子亦有聽言觀行之戒然聖賢之此特爲小人設耳若皆君子則何難之有哉蓋天地之間有自然之理凡陽必剛剛必明明則易知凡陰必柔柔必闇闇則難測故聖人作易遂以陽爲君子陰爲小人其所以通幽明之故類萬物之情者雖百世不能易也嘗竊推易說以觀天下之人凡其光明正大疎暢洞達如靑天白日如高山大川如雷霆之爲威而雨露之爲澤如龍虎之爲猛而麟鳳之爲祥磊磊落落無纖芥可疑者必君子也而其依阿淟涊回互隱伏糾結如蛇蚓瑣細如蟣蝨如鬼蜮狐蠱如盜賊詛祝閃

倏狡獪不可方物者必小人也君子小人之極旣定於內則其形於外者雖言談擧止之微無不發見而況於事業文章之際尤所謂粲然者彼小人者雖曰難知而亦豈得而逃哉臣謂熹之言深有得於大易微旨人主以是觀人思過半矣故附著焉

帝王知人之事

漢高帝疾甚呂后問曰陛下百歲後蕭相國旣死誰令代之上曰曹參可問其次曰王陵可然少戇（戇愚也）陳平可以助之陳平知有餘然難獨任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劉氏者必勃也可令爲太尉呂后復問其次上曰此後亦非乃所知也

惠帝二年蕭何薨曹參代何爲相國擧事無所變更一遵何之約束爲相三年百姓歌之曰蕭何爲法較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淸淨民以寧一

眞德秀曰此以參代何之驗、

八年太后崩諸呂欲爲亂當是時趙王呂祿梁王呂產將兵居南北軍太尉勃不得入軍中主兵酈商子寄與呂祿善絳侯乃與丞相平謀使人劫酈商令其子寄紿說呂祿歸將印以兵屬太尉太尉遂將北軍然尚有南軍丞相平乃召朱虛侯章佐太尉遂誅諸呂立文帝（絳侯周勃也）

眞德秀曰此安劉必勃之驗也高帝論蕭曹平勃諸人考其始終無一或差者蓋帝之性既明達而又更事履變之久其於羣臣之材行皆嘗斟酌而劑量之故所以爲後人計者幾無遺策後之論者以知人善任使稱之信矣若繼世之君不若帝之明達又不若帝更嘗之多苟能躬覽萬機以究事情之利害日接羣臣以察人材之長短若漢宣帝聽政之日令丞相以下各奏

職而進明陳其職以考功能是亦知人之方也若夫深居高拱於事未嘗有裁決之勤喘黙寡言於人未嘗有叩擊之素含功能之實信毀譽之偏而欲用舍之間各當其任難矣故人主上必如堯次必如高帝又其次必如孝宣庶幾可語知人之事不然非所聞也、

武帝末以霍光爲大司馬大將軍金日磾爲車騎將軍上官桀爲左將軍受遺詔輔少主是爲昭帝又以桑弘羊爲御史大夫其後桀父子與光爭權燕王旦自以帝兄不得立常懷怨望及弘羊建造酒榷鹽鐵爲國興利伐其功欲爲子弟得官亦怨恨光於是桀等皆與旦通謀旦詐令人爲燕王上書言光出都肄郎羽林（都試肄習也郎郎官也都郎試武備也）道上稱蹕又擅調益幕府校尉（調謂選調增益也）光專權自恣疑有非常臣旦願入宿衛察姦變候司光出沐日奏之（司與伺通沐休沐也）桀欲從中下其事弘羊當與諸大臣共執退光書奏帝不肯下明旦光聞之不入上問大將軍安在桀對曰以燕王告其罪故不敢入有詔召大將軍光入免冠頓首謝上曰將軍冠朕知是書詐也將軍無罪光曰陛下何以知之上曰將軍之廣明都郎近耳（廣明地名都郎即都試郎羽林也）調校尉以來未能十日燕王何以得知且將軍爲非不須校尉（言將軍大權在手若欲爲非不須增置校尉也）時帝年十四尚書左右皆驚而上書者果亡（謂逃亡也）捕之甚急桀等懼白上小事不足遂（謂不窮竟也）上不聽後桀黨有譖光者上輒怒曰大將軍忠臣先帝所屬以輔朕身敢有毀者坐之自是桀等不敢復言、

唐李德裕論曰人君之德莫大於至明明以照姦則百邪不能蔽矣漢昭帝是也周成王有慙德矣成王聞管蔡流言使周公狼跋而東所謂執狐疑之心來讒賊之口使昭帝得伊呂之

佐則成康不足侔矣、

眞德秀曰武帝託孤於霍光善矣而又參之以上官桀桑弘羊是知人之明有愧於高帝也桀等皆姦邪嗜利之徒外交藩王而內結貴主非昭帝天性夙成能知光爲忠臣而保持之其禍可勝言哉是昭帝知人之明反過於孝武也然孝武不立燕廣陵（燕王旦廣陵王胥）而立昭帝是明於知子不屬田千秋輩而屬霍光是明於知臣而乃失之桀等者桀以諂進弘羊以利合故也傳曰播據眛目天地爲之易位故人君必先正其心不爲諂諛不爲利動然後可以辨羣臣之邪正矣、

謹按大將軍忠矣而威福之際亦或久處耶不然何校尉之調得以自專也

唐明皇之在蜀也（天寶十四載安祿山反明皇幸蜀）給事中裴士淹以辨學得幸

時肅宗在鳳翔每命宰相輒啓聞及房琯爲將帝曰非破賊才也若姚崇在賊不足滅至宋璟曰彼賣直以取名爾因歷評十餘人皆當至李林甫曰是子妬賢疾能無與比者士淹曰陛下誠知之何任之久帝默不應

眞德秀曰明皇之爲人也異哉以爲闇邪則其評房琯評姚崇評李林甫何其言之當也以爲明邪則其評宋璟抑何言之戾也璟之忠誠端亮爲開元輔相第一帝乃以賣直取名目之蓋璟以直道事君屢拂上意故一斥不復用至是猶有餘怒焉若林甫之妬賢疾能帝非不知者而乃用之終其身由璟不苟合林甫苟合故也然則人主一有好同惡異之心則私意行而賢否亂雖有英明之資卒蹈闇謬之失如明皇者豈可不戒也哉

臣廉竊謂明皇之於臣下其評論則係乎知見而有當有不

當者格物之功未至也其用舍則係乎好惡而有當有不當者誠意之功未至也大學之教莫急於格物誠意漢唐以來爲君者舉皆不知大學之道其知人用人之謬豈獨一明皇而已哉有不盡然者亦天資之暗合耳

武宗卽位以李德裕爲門下侍郎平章事德裕入謝言於上曰致理之要在於辨羣臣邪正二者勢不相容正人指邪人爲邪邪人亦指正人爲邪人主辨之甚難臣以爲正人一心事君而邪人競爲朋黨先帝深知朋黨之患而所用皆朋黨之人良由執心不定故姦邪得乘間而入也

眞德秀曰德裕在文宗朝與李宗閔迭爲宰相而德裕卒爲宗閔所傾以文宗不能辨其邪正也及相武宗深陳二者之辨而武宗能聽之故德裕得效其忠謀會昌之功幾於元和由武宗能辨其邪正故也德裕松栢藤蘿之辨此善喻也蓋正人以直道自將雖於人主猶無所容悅況肯他有依憑以進乎邪人以枉道求合故權臣用事則附權臣近習得志則附近習妃嬪有寵則附妃嬪卑鄙猥賤無所不至德裕此言足以判正邪之情狀矣近世名臣張浚又推而廣之以爲不私其身慨然以天下百姓爲心此君子也謀身之計甚密而天下百姓之利害我不顧焉此小人也志在於爲道不求名而名自歸之此君子也志在於爲利掠虛美邀浮譽此小人也其言之剛正不撓無所阿徇此君子也辭氣柔佞切切然伺候人主之意於眉目顏色之間此小人也樂道人之善惡稱人之惡此君子也人之有善必攻其所未至而掩之人之有過則欣喜自得如獲至寶旁引曲借必欲開陳於人主之前此小人也難進易退此君子也叨冒

爵祿蔑無廉恥此小人也臣嘗以此而求之君子小人之分庶幾其可以槩見矣臣謂人主欲知羣臣之邪正惟以德裕浚之言參而考之則亦何難辨之有然德裕所謂邪人競爲朋黨爾不思君子其無同類矣乎我以朋黨議小人則小人亦將以朋黨議我矣必如裴度曰君子之徒同德小人之徒同惡則爲得之此德裕之所以不及度也

臣廉竊謂宋歐陽脩作朋黨論言君子以同道爲朋小人以同利爲朋小人見利而爭先利盡而相賊君子脩身則同道而相益仕國則同心而共濟爲君者但當退小人之僞朋用君子之眞朋與裴度同德同惡之說相合

姦雄竊國之術

秦王昭襄王三子安國君名柱爲太子安國君有子二十餘人其愛姬

華陽夫人無子。夏姬之子子楚爲秦質子於趙。趙不甚禮子楚。子楚居處困不得志。陽翟大賈呂不韋賈邯鄲，見之曰：此奇貨可居。乃往見。請以千金西游事安國君及華陽夫人，立子爲適嗣。子楚曰：必如君策，請得分秦國與君共之。不韋乃以五百金與子楚爲進用結賓客，復以五百金買奇物玩好，自奉而西游秦，求見華陽夫人姊，而以其物獻華陽夫人。因言子楚賢智，結賓客徧天下，常曰：楚也以夫人爲天，日夜泣思太子及夫人。夫人大喜。不韋因使其姊說夫人，請立子楚以爲嗣。安國君許之，乃與夫人刻玉符，約以爲適嗣，而請呂不韋傅之。不韋取邯鄲諸姬色好善舞者與居，知有身。子楚從不韋飲，見而說之，因起爲壽，請之。不韋怒，念已破家爲子楚，乃遂獻其姬。姬自匿有身，至大期時（十二月也）生子政。子楚遂立姬爲夫人。昭王薨，安國君立爲王，華陽夫人爲王后，子楚

爲太子。秦王（安國君）立三日薨，謚孝文王。子楚立，是爲莊襄王。以不韋爲丞相，封文信侯。莊襄王立三年薨，太子政（時年十三歲）立爲王，尊不韋爲相國，稱仲父。秦王年少，太后時時私竊通不韋。後始皇帝壯，不韋事發，誅（自殺）。

眞德秀曰：呂不韋非直大賈，蓋大盜也。方其見子楚曰奇貨可居，固料已之能使子楚得國，又能移子楚之國爲已之國矣。其捐千金也非輕利也，謂其利有百乎此也。其獻姬也非能割已之欲也，謂其所欲有萬乎此也。史稱子楚之請姬也，不韋怒，既不獲已，與之。夫不韋不出姬以飲子楚，而以娠者飲子楚，固知其見而悅，悅而請，請而與之，則異特得國者吾之子也。其獻也所欲而非強也，其怒也僞而非情也。包藏深而布置遠，非獨子楚不能察，雖後之作史者猶莫之察也。且孝文之立三日而薨，莊襄之立三年而薨，豈其偶然邪？亦必有其故矣。夫以不韋之智巧，能使子楚外入，紹在內二十餘公子而得國，安知其不能速二君之死，而遽立其子乎？子政立則嬴氏之國轉而爲呂氏有矣。故先儒以謂始皇既立，柏翳之祀已絶。史氏紀錄宜曰後秦可也。秦自孝公以至昭王，國勢日益雄張，實合五國之師，百萬之衆攻之，而不能克，而不韋以一女子從容談笑奪其國於衽席閒。故曰不韋非獨大賈，蓋大盜也。其後楚相黄歇亦先納李園之妹，娠而獻之君，生子爲太子，遂以黄代芈（芈音弭，楚之姓也）。其竊國之術與不韋同，然二人卒以是自族，果何益哉？臣今列此於姦臣之篇者，欲人君知姦臣用智之可畏，謹毋以色而傾其國也。噫。

漢王莽，孝元皇后之弟子也。莽羣兄弟皆乘時侈靡，以輿馬聲色

佚游相高。莽獨折節爲恭儉。成帝封莽爲新都侯，遷騎都尉光祿大夫侍中，宿衛謹敕，爵位益尊，節儉恭謙，散輿馬衣裘振施賓客，收贍名士，交結將相卿大夫甚衆。故在位更推薦之，游者爲之談說，虚譽隆洽，傾其諸父矣。敢爲激發之行，處之不慙恧（恧慚也女六切）。後大司馬曲陽侯根薦莽自代，上遂擢爲大司馬。莽既拔出同列，繼四父而輔政（鳳商音根四人皆爲大司馬，而莽之諸父也），欲令名譽過前人，遂聘諸賢良以爲掾史，賞賜邑錢，盡以享士。哀帝即位，以爭傅太后稱尊號事，遣就國（哀帝崩立平帝，五年而殺帝）。

眞德秀曰：此莽飾僞釣名之始也。然當是時豈必遽有篡志哉？履霜之不戒，則其漸必至於堅冰，是以聖人畏諸。

莽既尊重，欲以女配帝爲皇后，以固其權，奏言長秋宮未建，請考論五經，定娶禮，正十二女之義，以廣繼嗣，博采二王後及周公孔

子世列侯在長安者適子女（蘇林曰適音嫡謂所生也）事下有司上衆女名王氏女多在選中者莽恐其與己女爭卽上言身亡德子材下不宜與衆女並采太后以爲至誠乃下詔王氏女朕之外家其勿采庶民諸生郎吏以上守闕上書及公卿大夫咸言安漢公盛勳堂堂如此今當立后奈何廢公女願得公女爲天下母莽遣長史以下分部曉止而上書者愈甚太后不得已聽采莽女莽復自白宜博選衆女公卿爭不宜采諸女以貳正統莽女遂立爲后後又采伊尹周公稱號加莽爲宰衡（阿衡冢宰）位上公

眞德秀曰莽旣竊國柄又求爲后父則其尊莫與匹矣然委蛇曲折備極姦僞之態若不得已而後受焉自是身爲宰衡女配宸極朝廷宮省之權一出於己於奪國也何有其後曹操將篡漢亦殺伏后而立其女隋楊堅以后父而取後周之天下大抵類此

莽先所白遣風俗使者八人還詐爲郡國造歌謠頌功德凡三萬言泉陵侯劉慶言周成王幼小稱孺子周公居攝今帝富於春秋宜令安漢公行天子事平帝崩（莽弑之）莽選宣帝玄孫中最幼子嬰年二歲託以卜相最吉是月前煇光謝囂奏武功長孟通浚井得白石有丹書文曰告安漢公莽爲皇帝符命之起自此始莽使羣公以白太后曰莽非有他但欲稱攝以重其權鎭服天下耳太后許之乃令居攝踐阼如周公故事明年改元居攝立嬰爲皇太子號曰孺子後又稱符命卽眞天子位定有天下之號曰新云

臣濬竊謂以居攝踐阼爲周公之事乃漢儒釋經之誤先儒蔡沈書傳言武王崩成王立未嘗一日不居君位又言周公以冢宰揔百官而已王莽居攝幾傾漢鼎皆儒者有以啓之嗚呼必此論明而後無王莽之禍（莽分京師置前煇光後丞烈二郡）

儉邪罔上之情

姦臣

秦二世立以趙高爲郎中令（高宦者）常侍中用事二世燕居召高謀曰人之居世間猶騁六驥過缺隙也吾欲悉耳目之所好窮心志之所樂以終吾年壽可乎高曰此賢主之所能行而昏亂主之所禁也夫沙丘之謀諸公子及大臣皆疑焉而諸公子盡帝兄大臣又先帝之所置也今陛下初立此皆怏怏不服恐爲變陛下安得爲此樂乎二世曰爲之奈何高曰嚴法而刻刑令有罪者相坐誅至收族滅大臣而遠骨肉貧者富之賤者貴之盡除去先帝之舊臣更置陛下所親信者如此則害除而姦謀塞陛下安枕肆意寵樂矣二世然之乃更爲法律羣臣諸公子有罪輒下高令鞫治之殺大臣蒙毅等公子十二人僇死咸陽市財物入縣官法令誅罰日益刻深羣臣人人自危欲畔者衆於是楚戍卒陳勝吳廣等作亂起於山東傑俊相立爲侯王叛秦

眞德秀曰兢兢業業無遊無逸者堯舜之行也荒湛于色淫酗于酒者桀紂之行也高言悖道反易昏明本不難照意高之心欲二世盡除先朝舊人而專政於己故因其問而極言勸誘之夫深刑峻法剪滅大臣宗室高之所自便也安枕肆意於淫樂此二世之所喜聞也中其主之所喜以伸己之所便故高言一進如石投水卒之刑戮蕃而怨畔起二世之身且岌岌然猶燕巢幕安枕之樂果何在哉二世旣以此敗亡世之人遂以高言爲鉤吻烏喙必殺人之物然佞邪之臣以此蠱其君昏亂之主以此覆其國者相踵也是明知其爲鉤吻烏喙必殺人之物而

其心皆之不厭也嗚呼悲夫

趙高所殺及報私怨衆多恐大臣奏事毀之乃說二世曰天子所以貴者但以聞聲羣臣莫得見其面故號曰朕且陛下富於春秋未必盡通諸事今坐朝廷譴舉有不當者則見短於大臣非所以示神明於天下也且陛下深拱禁中與臣及侍中習法者待事事來有以揆之如此則大臣不敢奏疑事天下稱聖主矣二世用其計乃不坐朝廷見大臣居禁中事皆決於高

眞德秀曰自昔忠臣欲其君之賢且明者必勸之以躬攬萬機日臨羣臣如太陽之燭萬物輝光所發無所不被然後已得以輸其忠誠而措天下於安自昔姦臣欲其君之愚且闇者必勸之以深居宮省託耳目於左右之便嬖而下情之隱伏政令之得失一無所睹然後己得以肆其姦慝而擠天下於亡忠臣姦

臣之分亦觀於是而已矣

臣廉竊考蔡邕曰朕者我也古者上下共稱之至秦始皇專爲天子自稱漢因之不改然始皇雖稱朕未嘗不與羣臣相見也稱朕則不與羣臣相見其義何居趙高愚弄二世如嬰兒然其取族誅也宜哉

趙高欲爲亂恐羣臣不聽乃先設驗持鹿獻於二世曰馬也二世笑曰丞相誤邪謂鹿爲馬問左右或嘿或言馬以阿順高或言鹿高因陰中諸言鹿者後羣臣皆畏高

眞德秀曰此高將爲篡奪之事故以此嘗試羣臣而卜其從己與否也鹿馬易辨之物而羣下不敢言則其爲亂也孰禦焉事勢至此縱二世覺之亦無能爲矣聖人有言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末如之何也矣故有國者必防其漸

高前數言關東盜無能爲及項羽虜秦將王離等鉅鹿下而章邯等數却（邯亦秦將）燕趙齊楚韓魏皆立爲王自關以東大抵盡畔秦吏應諸侯諸侯咸率其衆西鄉沛公已屠武關（沛公起兵時以[illegible]）高恐二世怒誅及其身乃謝病不朝見使其壻咸陽令閻樂等引兵入望夷宮高入告曰山東羣盜兵大至因劫二世令自殺引璽而佩之左右百官莫從乃召子嬰立之子嬰即位以計殺高夷三族嬰立三月沛公兵從武關入嬰降項羽至殺之秦亡

眞德秀曰趙高之工爲諛說二世必以爲愛己也孰知其睥睨璽綬欲取而代己哉高之事具著遷史臣今刪取其略欲人主知姦邪情狀之若此而二世信之其禍敗若彼庶爲永鑑乎高本閹人臣今不列于內臣之篇而叙於姦臣之首者以其姦凶桀黠不可以閹臣視之故也恭顯之屬放此

漢中書令弘恭僕射石顯二人皆宦者（中書令僕射皆宦官之號）自宣帝時久典樞機（以論政事之機密也）恭明習文法元帝即位多疾以顯久典事中人無外黨精專可信任遂委以政事無小大因顯白決貴幸傾朝百僚皆敬事顯顯爲人巧慧習事能探得人主微指內深賊持詭辯以中傷人忤恨睚眦（忤逆也睚眦[illegible]怒目相視[illegible]音柴去聲）輒被以危法（[illegible]）

眞德秀曰自昔小人將竊權寵必先窺伺主意而迎合之蓋人主好惡不同苟忍難必非潛觀密測得其指意則無以爲容悅取媚之地故薛公事齊王王有愛姬七未知所立薛公獻七珥（珥去聲珠在耳也）美其一明日視美珥所在請立以爲夫人王從之申不害相韓昭侯昭侯謀之以事申子未知侯之所欲也則使同列二人先陳其計微視昭侯所悅而言之昭侯大悅姦臣事君多合少忤者以其能覘上意所在故也石顯之見信於漢元蓋

用此術、望之疾恭顯擅權建白宜罷中書宦官由是大與恭顯忤恭顯奏望之堪更生朋黨相稱舉欲以專擅權勢為臣不忠誣上不道請謁者召致廷尉時上初卽位不省召致廷尉為下獄可其奏後上召堪更生曰繫獄上大驚曰非但廷尉問邪以責恭顯皆叩頭謝上曰令出視事恭顯因使史高言上新卽位未以德化聞於天下而先驗師傅（驗謂考驗其罪也）既下九卿大夫獄宜因決免於是赦望之罪及堪更生皆免為庶人、

眞德秀曰先朝名臣歐陽脩有言自古小人讒害忠良其說不遠欲廣陷良善則不過指為朋黨欲搖動大臣則必須誣以專權其故何也夫去一善人而衆善人尚在則未為小人之利欲盡去之則善人少過難為一一疵瑕惟指以為朋黨則可一時

盡逐至如大臣已被知遇而深信任者則不可以他事動搖惟有專權是人主之所惡故須此說方可傾之臣觀恭顯奏望之等一則曰朋黨二則曰擅權以其實考之望之等同心謀國守誼正君安有朋黨擅權之事而恭顯史高交相朋比專執政務是乃所謂朋黨擅權者恭顯等有其實而誣望之等以此名姦邪小人曾亂黑白大抵如此史稱顯內深賊持詭辯以中傷人謂此類也而元帝憒然曾不之寤其請召致廷尉則許之既知其無罪而出之矣及請免為庶人又許之由君德不明故小人得以售其計吁可嘆哉、

四月詔賜蕭望之爵關內侯給事中朝朔望復徵堪更生欲以為諫大夫恭顯白皆以為中郎上器重望之不已欲倚以為相恭顯及許史子弟皆側目於望之等（許氏史氏皆外戚也）更生乃使其外親上變事言地動殆為恭等宜退恭顯以章蔽善之罰進望之等以通賢者之路書奏恭顯疑更生所為白請考姦詐辭果服遂逮更生繫獄免為庶人會望之子伋亦上書訟望之前事事下有司復奏望之教子上書失大臣體不敬請逮捕恭顯等知望之素高節不詘辱建白望之前幸得不坐復賜爵邑不悔過服罪教子上書歸非於上自以託師傅終必不坐非頗屈望之於牢獄塞其怏怏心則聖朝無以施恩厚上曰蕭太傅素剛安肯就吏顯等曰人命至重望之所坐語言薄罪必無所憂上乃可其奏顯封詔以付謁者令召望之急發執金吾車騎圍其第（執金吾掌兵官也）使者至召望之望之欲飲鴆自殺天子聞之驚拊手曰曩固疑其不就牢獄果然殺吾賢傅太官方上晝食（太官主御膳）上卻食涕泣召顯責問以議不詳皆免冠謝良久然後已、

眞德秀曰姦邪之臣類多權術足智數惟其立心之不正故不以為善而以為惡不以為忠而以為欺以恭顯觀之彼知蕭望之之高節不撓非能忍辱者也故致之於獄是欲激之使自殺也而望之果自殺彼知元帝之易於欺罔也故始以召致廷尉為辭而實則繫獄後以少屈牢獄為辭而實則迫其自殺使顯所事幾中主亦未必敢爾惟其料元帝之闇懦必不能我治也是以為之而帝果不能治揣度之工計慮之巧無一不然者使用此心於為忠為善其益可勝旣耶故曰小人挾材以為惡惡亦無不至司馬光之言信矣夫擅殺師傅罪之大者也免冠懼謝禮之微者也以微禮而塞大罪帝亦不能復有所問徒卻食涕泣而已顯於是時雖外為震懼謝罪之形而中實竊笑且侮也必矣故為人君者無乾健離明之德而區區於婦人之仁其不

為姦臣之所玩者幾希

石顯威權日盛公卿以下畏顯重足一迹顯與中書僕射牢梁少府五鹿充宗結為黨友諸附倚者皆得寵位顯自知擅權事柄在掌握恐天子一旦納用左右以間已乃時歸誠取一信以為驗顯嘗使至諸官有所徵發（言奉使往諸官司徵召而取發也）顯先自白恐後漏盡宮門閉請使詔吏開門上許之顯故投夜還稱詔開門入後果有上書告顯顓命矯詔開宮門天子聞笑以其書示顯顯因泣曰陛下過私小臣屬任以事群下無不嫉妒欲陷害臣者事類如此唯獨明主知之愚臣微賤誠不能以一軀稱快萬衆臣願歸樞機職受後宮掃除之役死無所恨唯陛下哀憐其生以此全活小臣天子以為然而憐之數勞勉顯加厚賞賜賞賜及賂遺貲一萬萬

眞德秀曰顯之姦慝夫人而知之獨元帝未知之爾恐一朝敗

露而無所自容也於是設為此謀以固上意而塞人言其亦巧也已矣昔有仕於州郡而爭直攘者甲有過乙輒白居之一日甲畏其讐若黥文身者乙喜遽以白長吏長吏呼而驗之無有也於是甲訴曰凡乙之見誣類若此自是乙之言不復入而甲被薦矣此閭巷相擠之小數而顯用之以誑其君元帝莫之察也吁可歎哉

臣廉竊謂石顯之巧詐後復有似之者曹操自少無度叔父數言之於其父嵩操患之一日逢叔父於路乃陽敗面喎口叔父以告嵩嵩呼操曰叔父言汝中風差乎操曰初不中風但失愛叔父故見罔耳後叔父有所告嵩不復信操始肆意奸人之伎倆大率如此

評按當顯之泣訴也帝宜謂之曰朕許詔吏開門人初未知其上書是告矯詔固當未可便謂嫉妒陷害也帝能為此言庶不塞言者之路而中姦邪之計也

唐高宗將立武昭儀為后（昭儀婦官名也）大臣切諫禮部尚書許敬宗陰揣帝私即妄言曰田舍子賸穫十斛麥尚欲更故婦天子富有四海立一后謂之不可何哉帝意遂定王后廢（王后高宗先妃）敬宗請削后家官爵廢太子忠而立代王（代王武氏所生敬宗請立為太子）帝得所欲故詔敬宗待詔武德殿西闥俄拜侍中進中書令（侍中中書皆宰相官）敬宗於立后有助力知后鉗戾能固位以久已權乃陰連后謀逐韓瑗來濟褚遂良殺梁王（即太子忠也廢為梁王又殺之）長孫無忌上官儀（瑗濟遂良無忌皆當時賢相諫高宗立武后者也儀亦近臣得罪於武后）朝廷重足事之威寵熾灼當時莫與比

眞德秀曰敬宗陰揣帝私使其君廢正后易太子殺顧命大臣一舉而夫婦父子君臣之綱皆絕高宗悅之命以為相其後武

氏得志改唐為周太宗子孫屠戮幾盡禍亂之酷古所未聞由高宗以色為悅而敬宗逢迎之也田舍之語鄙陋甚矣而高宗乃以是定議者由其合意故也意有所偏則姦邪得乘之而入可不戒哉

唐高宗立李義府遷中書舍人為長孫無忌所惡奏斥壁州司馬詔未下義府問計於舍人王德儉德儉者許敬宗甥多智善揣事因曰武昭儀方有寵上欲立為后畏宰相議未有以發之君能建白是轉禍為福也義府即叩閤上表請廢后立昭儀帝悅召見與語賜珠一斛留復侍武后已立義府與敬宗等相推轂濟其姦詐棄骨肉大臣故后得肆志擅取威柄天子斂衽矣義府貌柔恭與人言嬉怡微笑而陰賊褊忌著于心（著貞略反謂其奸惡根著于心也）凡忤意者皆中傷之時號義府笑中刀又以柔而害物號曰人貓未幾拜中

書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唐宰相名也）後又主選事無品鑒予奪之
欲惟賄是利母妻諸子賣官市獄門如沸湯
眞德秀曰義府以姦言易一身之富貴而覆唐家之社稷吁可畏矣史氏形容其情態至今猶可想見夫柔媚之人天資陰險未有不害物者也故孔子欲見剛者而遠佞人蓋剛則果於爲善而佞則忍於爲惡惟人主以孔門之法爲取人之方庶乎免於佞柔之惑矣
始張九齡由文學進（九齡時當相）守正持重而林甫爲人特以便佞故得大任每妬九齡陰害之帝欲進朔方節度使牛仙客實封九齡謂林甫封賞待名臣大功邊將一上最可遽議（言不可也）要與公固爭林甫然許及進見九齡極論而林甫抑默退又漏其言仙客明日見帝泣且辭帝滋欲賞仙客九齡持不可林甫爲人言天子用人

何不可者帝聞善林甫不專也由是益疏薄九齡俄罷裴耀卿俱罷政事
眞德秀曰汲黯嘗與公孫弘約共爭事至上前而弘背之黯斥其懷詐面諛林甫之背九齡亦猶弘之背黯也故黯九齡坐是廢斥而弘與林甫皆得志而柄任焉其曰天子用人何不可者亦猶前所謂天子家事外人何與凡指導人主以自專而勿恤人言也夫用人得失治亂所關不幸而失大臣所當正救而謂惟其所用卽無不可則前古帝王何不每事自用而乃置諫爭輔弼之臣以自繩約邪自昔小人順承其主則曰天子所爲何所不可激怒其主則曰貴爲天子不得自由凡若是者皆伐國之戈矛而迷主之酖毒也故林甫之言入而九齡罷九齡罷而治亂分其效蓋可覩矣

林甫居相位固寵市權蔽欺天子耳目諫官皆持祿養資無敢正言者補闕杜璡（璡音津）再上書言政事斥爲下邽令因以語動其餘曰明主在上羣臣將順不暇亦何所論君等不見立仗馬乎終日無聲而飫三品芻豆一鳴則黜之矣後雖欲不鳴得乎由是諫爭路絶
眞德秀曰姦臣蔽國必先壅塞言路使人主煢然孤立於上而盲然無覩於外然後得以恣其所欲爲大而篡國小而顓政無不可者故正先死而趙高肆王章僇而王鳳熾杜璡斥而林甫橫爲人主者可不監哉（正先秦博士姓名趙高用事正先就戮則高而死高威自此成諷在京兆）
安祿山專制三道陰蓄異志殆將十年以上待之厚欲待上晏駕然後作亂會楊國忠與祿山不相悅屢言祿山且反上不聽國忠數以事激之欲其速反以取信於上祿山由是決意遂反發所部

兵十五萬衆以討國忠爲名上召宰相謀之國忠揚揚有得色曰今反者獨祿山耳將士皆不欲也不過旬日必傳首詣行在上以爲然大臣相顧失色
眞德秀曰祿山之所以反者由林甫養成之而國忠激發之也國忠身爲大臣而激賊使反者果何爲哉欲人主信其言之驗而自保寵祿故也蓋姦臣之心苟可以爲己之利者雖危國家覆宗社而不顧吁可畏哉方是時祿山長驅向闕聲震河洛而國忠猶進諂言以惑上聽其志亦以取悅爾而馬嵬之變身首殊分家族殄滅寵祿果可保邪秖足爲姦臣之戒而已
元載弄權舞智政以賄成僭侈無度上戒之不悛會有告載圖爲不軌者上命收載賜自盡有司籍其家胡椒八百石他物稱是
眞德秀曰忠臣必廉而廉者必忠姦臣必貪而貪者必姦故諸

葛亮盡忠於蜀而成都止有桑八百株元載爲姦於唐而胡椒
至八百石人主以是觀之可以識忠臣姦臣之分矣
盧杞開元宰相懷慎孫也[illegible]貌醜色如藍有口辯德宗悅
之擢爲御史大夫郭子儀每見賓客姬妾不離側杞嘗往問疾子
儀悉屏侍妾或問其故子儀曰杞貌陋而心險婦人輩見之必笑
他日杞得志吾家無類矣尋擢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杞最陋無文
學楊炎與同在相位輕之多託疾不與會食杞亦恨之杞陰狡欲
起勢立威小不附者必欲寘之死地引太常博士裴延齡爲集賢
殿學士親任之未幾譖炎罷政事
眞德秀曰姦臣將竊有國柄必先引同己者爲之黨而去異己
者使不得沮吾事則威權悉出吾手矣盧杞之引延齡罷楊炎
蓋以此也

德宗初即位崔祐甫爲相務崇寬大故當時政聲藹然以爲有貞
觀之風及杞爲相知上性多忌因以疑似離間羣臣始勸上以嚴
刻御下中外失望
眞德秀曰姦臣欲盜國柄必視人君意嚮而迎合之杞知德宗
性多忌刻故惑之以疑似而導之以嚴刻德宗喜其能合己意
於是信之篤任之專而羣臣莫能閒矣
貞元中帝從容與李泌時爲相論即位以來宰相曰盧杞忠清彊介
人言杞姦邪朕殊不覺其然泌曰人言杞姦邪而陛下獨不覺其
姦邪此杞之所以爲姦邪也儻陛下覺之豈有建中之亂乎朱泚李懷光
反帝又曰盧杞小心朕所言無不從對曰杞言無不從豈忠臣乎
夫言而莫予違此孔子所謂一言喪邦者也
眞德秀曰盧杞之姦邪蘊於心者固未易測而見於事者亦可
知矣忠賢如張鎰顏眞卿而陷之死地凶逆如朱泚而保其不
反有功如李懷光而激之使亂天下之人所以皆知其姦邪也
而德宗獨不知之善乎李泌之對也夫爲姦邪而人主覺之則
其術亦淺矣惟天下之人皆知而人主獨墮其術中而不知則
其蔽蒙蠱惑必有甚工且密者然求其所以然則亦言無不從
而已夫言無不從者姦臣鉤其君之餌也人主樂其餌之甘而
忘其鉤之害則亦必亡而已矣
武宗立仇士良以左衛上將軍內侍監致仕士良內臣自憲宗朝用事至是五朝其
黨送歸私第士良教以固權寵之術曰天子不可令閑常宜以奢
靡娛其耳目使日新月盛無暇更及他事然後可以得志愼勿使
之讀書親近儒臣彼見前代興亡心知憂懼則吾輩疏斥矣其黨
拜謝而去

范祖禹曰小人莫不養君之欲以濟己之欲其使君動而不靜
爲而不止則小人得以行其計矣豈獨奢靡之娛耳目足以蕩
君心哉或殖貨利或治宮室或開邊境隨其君之所好皆所以
竊權寵也
眞德秀曰祖禹之論善矣然士良所謂可以得志者則未然也
夫人主脩德講學則天下安昆蟲草木亦皆得所況左右之臣
其有不得所乎人主德不脩學不講則天下亂昆蟲草木亦皆
失所況左右之臣其有得其所乎故秦室危而斯高僇漢業壞
而張趙誅張讓趙忠士良小人但知以竊權固寵爲榮而不知國敗
家亡則權寵亦無自保之理故士良用事五朝身雖幸免而破
家之禍卒貽於身後曷若馬存亮輩不貪權而濫寵爲能保其
身哉然士良之言自古姦臣之所未道爲人主者宜寫此一通

置之坐側必近儒生必親經史則奢靡不能惑姦佞不能蔽矣否則未有不爲士良輩所愚者

臣廉竊謂仇士良誥其黨以固寵之術可謂吐露肝膽矣然以德秀之言觀之凡蠱惑其君者國亡而身亦不保豈非爲人謀而不忠者乎至於爲國謀而不忠又不足言矣

讒臣

十月之交詩小雅篇名大夫刺幽王也其八章曰黽勉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讒口囂囂(囂囂衆多貌)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孽[illegible]也)噂沓背憎職競由人(噂聚也沓重複也言之[illegible]職主也競[illegible]也)

眞德秀曰是時十月之朔日有食之陰盛陽微譴見于天又有震電之異川沸山頹之變詩人推原其故以讒人之衆多也士大夫竭力以從王事不敢告勞而無罪無辜横遭讒口是非顚倒邪正混淆此天之所以見異也然則災害之降人自爲之豈天也哉讒邪小人面則多言以相悅背則憎疾以相毀職此紛競者豈非人乎其人爲誰曰前章所謂皇父卿士也家伯也仲允也番也棸也蹶也楀也此七子者皆王朝之卿大夫士而競爲讒口而又有豔妻處中以爲之主女子小人表裏交煽此讒口之所以得行君子之所以受屈也噂沓背憎四字耳而於讒人之情態摹寫略盡人主其可以不三復哉

巷伯詩小雅篇名刺幽王也寺人傷於讒故作是詩也(寺人內小臣巷伯寺人之長也)萋兮斐兮成是貝錦(萋斐文章之貌貝錦錦文也)彼譖人者亦已太甚哆兮侈兮成是南箕(哆侈大貌南箕箕宿也)彼譖人者誰適與謀緝緝翩翩謀欲譖人(緝緝口舌聲翩翩往來貌)愼爾言也謂爾不信捷捷幡幡謀欲譖言([illegible])豈不爾受既其女遷驕人好好(好好樂也)勞人草草(草草憂也)

蒼天蒼天視彼驕人矜此勞人彼譖人者誰適與謀取彼譖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北北方也)有北不受投畀有昊(昊昊天也)楊園之道猗于畝丘(楊園園名猗加也畝丘丘名)寺人孟子作爲此詩(孟子寺人字)凡百君子敬而聽之

眞德秀曰幽王之時讒說盛行自太子之親大臣之重下至於閽寺之微無不被讒者故小弁以下諸詩皆爲此作夫爲讒者巷伯也而寺人乃以刺王蓋君德不明而後讒言得售受此責者非王而誰首章以貝錦爲比工之爲錦也錦成而文采可玩猶讒成而文理可聽也彼譖人者無乃太甚乎二章以南箕爲比箕星在南其形如箕踵狹舌廣蓋讒者之張其口如南箕之廣其舌彼誰與謀而爲是乎三章四章則皆形容讒者情態緝緝捷捷者口舌急疾之聲翩翩幡幡者往來經營之狀詩人雖疾之而猶戒之曰汝不謹其言人亦將不汝信矣汝譖人而人受之人亦將譖汝而還自及矣五章則以驕人譖行而自喜勞人遇譖而深憂呼天而愬曰其察彼驕人乎其憫此勞人乎情之哀辭之切至今誦之猶使人涕泗也六章欲取譖人者而棄之豺虎焉豺虎不食則欲置之北方極寒之地焉北方不受則又欲委之於天而制其罪焉蓋讒人爲害至深故詩人疾之亦甚舜之治四凶也必投諸四裔以禦魑魅而大學於不仁之人欲迸諸四夷不與同中國詩人之情亦若是也末章又言楊園下地而其道可至于畝丘以喻寺人卑者而譖言先及焉且將馴至于高位也小弁以下諸詩皆爲讒而作而疾惡之甚莫如此篇故悉載其全以爲來者之警

臣廉竊謂巷伯之詩云成是南箕其箕乃二十八宿之一東方

七宿常見于南故謂之南箕非定位在南也步天歌曰四星
形狀似簸箕詩之取喻如譖人之張口爾韓愈三星行云我
生之辰月宿南斗牛奮其角箕張其口無善名已聞無惡聲
已讙蘇軾謂平生遭口語無數蓋生時與退之相似命在斗
斗間而身宮亦在箕故謗吾者或云死或云僊退之之言良
不虛矣詩人以箕比讒愈軾以祿命在箕而招讒意同而事
異雖然彼讒人者無如之何矣人君聖讒說殄行如大舜則
在位之君子庶未終譽哉

吳王闔閭以伍子胥之謀西破彊楚北威齊晉南伐越人後闔閭
伐越越迎擊敗吳於姑蘇闔閭死子夫差(音扶釵)立習戰射敗越於
夫椒越王勾踐乃以餘兵五千人棲會稽之上使大夫種厚幣遺
吳太宰嚭(丕上)以請和求委國爲臣吳王將許之伍子胥曰越王爲

人能辛苦(能音耐)今王不滅後必悔之吳王不聽用太宰嚭計與越
平其後吳王夫差興師北伐齊子胥諫曰吳之有越腹心之疾也
王不先越而務齊不亦謬乎吳王不聽大敗齊師以歸益疏子胥
之謀其後吳王又將伐齊越王勾踐乃率衆助吳而重寶以獻遺
太宰嚭既數受越賂日夜爲言於吳王信嚭之計伍子胥諫曰釋
齊而先越吳王不聽太宰嚭因讒曰子胥爲人剛暴少恩前日王
欲伐齊子胥以爲不可王卒伐之而有大功子胥恥其計謀不用
常鞅鞅怨望願王早圖之王曰微子之言吾亦疑之乃使使賜子
胥屬鏤之劍曰子以此死子胥仰天歎曰嗟乎讒臣嚭爲亂矣告
其舍人曰而縣吾首於東門以觀越之入吳也乃自剄吳王怒取
子胥尸盛於鴟夷(革囊也)浮之江吳人憐之祠於江上因命曰胥山
眞德秀曰子胥先王之謀臣與國同體故其諫夫差也欲專意
於越而後齊藥石之忠蓍龜之智未有加焉者也宰嚭身爲大
臣受越重賂而反讒之于胥之死曾未十年而越滅吳矣觀嚭
讒胥之辭一曰怨望二曰怨望夫爲人臣而怨其君此必誅之
罪也故嚭以此中之後之讒人欲陷大臣之忠直者率祖此術
然則人臣有怨於其君果可誅乎曰怨若一而情不同夫子之
事親雖勞不怨臣之事君亦然而大舜之有怨慕小雅之有怨
誹何邪蓋勞而不怨其常也至於懷誠抱義而君親不之察則
或號天以自愬曰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曰天之生我我辰
安在至離騷之作亦自怨生而存國安君之義一篇之中三致
意焉斯怨也秖所以爲忠且孝歟若子胥之怨有無固未可知
縱使有之亦必爲憂國愛君而發夫差以嚭之讒而遽誅之宜
其亡國也後之讒臣有以怨望誣君子者其深察之

魯平公將出嬖人臧倉者請曰他日君出則必命有司所之今乘
輿已駕矣有司未知所之敢請公曰將見孟子曰何哉君所爲輕
身以先於匹夫者以爲賢乎禮義由賢者出而孟子之後喪踰前
喪君無見焉公曰諾樂正子入見曰君奚爲不見孟軻也曰或告寡
人曰孟子之後喪踰前喪是以不往見也曰何哉君所謂踰者前
以士後以大夫前以三鼎後以五鼎與曰否謂棺槨衣衾之美也
曰非所謂踰也貧富不同也
眞德秀曰小人之讒毀君子必先探人主之意而爲說以眩惑
之魯平公之欲見孟子以其有禮義也臧倉覘知其意乃以孟
子後喪踰前喪毀之謂其厚母薄父於禮義爲有愆也平公果
惑其言不復往見蓋亦以臧倉之毀爲然也小人之能轉移主
意類如此殊不知孟子之後喪踰前喪者非於父母有所薄厚

由其貧富不同爾夫喪禮稱家之有無孟子前貧後富故治喪之厚薄視其力焉正所謂禮也所謂義也烏得謂之踰哉樂正子之辨甚明而終不能回平公之惑者以臧倉之言先入故也小人誣善之辭豈不可畏也哉

屈平楚之同姓也爲楚懷王左徒博聞彊記明於治亂嫺於辭令嫺音閑習也入則與圖議國事以出號令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王甚任之上官大夫與之同列爭寵而心害其能懷王使屈原造爲憲令屈原屬草藁未定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屈平不與因讒之曰王使屈平爲令衆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曰非我莫能爲也王怒而疏屈平屈平疾王聽之不聰也讒諂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離騷者猶離憂也

眞德秀曰楚懷王之於屈平知其賢而任之矣一聞上官大夫

之讒遽怒而疏之何邪人君之患莫大於與臣下爭能方王之使平草憲令也意必假手於平而嫉其成以爲已出上官大夫窺見此指故讒之於王謂平以此矜衆而伐功是正觸王之所忌也平之見疏也宜哉大抵姦人之欲激怒其君者必覘上意之所忌屈平之見疏由上官大夫以王之所忌而激怒之也夫惟聖明之君德度如天媢之而不喜激之而不怒者其庶幾免於讒賊之害乎

臣廉竊謂屈原所作離騷後人名之爲經以其爲詞賦之祖朱熹亦嘗爲之集註而序之曰使放臣屏子收淚謳吟於下而所天者幸而聽之亦足以交有所發而增夫三綱五典之重熹在當時取忤韓侂胄亦猶原之見忌於上官大夫其所感者深矣

唐太宗卽位以魏徵爲諫議大夫徵自以不世遇展盡底蘊無所隱凡二百餘奏無不剴切當帝心者由是拜尚書右丞兼諫議左右有毁徵阿宗親者帝使溫彥博按訊非是彥博曰徵爲人臣不能著形迹遠嫌疑而被飛謗是宜責也帝謂彥博行讓徵謂令彥博數讓也徵見帝謝曰君臣同心是謂一體豈宜置至公事形迹若上下共由茲路邦之興喪未可知也

眞德秀曰魏徵盡忠無隱非姦邪小人之便也故設爲飛謗以間染之使太宗蓄之胷中不爲辨白則疑情一萌姦言益乘之而入矣然使之按驗者或非其人如權萬紀輩得任其事必將組織以成其罪惟帝之明不以按驗屬之小人而屬之彥博彥博固非王魏之倫然亦當時之良臣也故能直徵之枉使帝不以浮言罪賢者其益大矣然徵之枉雖直而左右之爲讒者不

聞顯正其罪是亦未爲盡善也卽此一事而言太宗之得有二其失有一人主可不鑒之哉

玄宗開元中宰臣宋璟疾負罪而妄訴不已者付御史臺推治之會天旱有魃優人作魃戲於上前問魃何爲出對曰奉相公處分又問何故魃曰負冤者三百餘人相公悉以繫獄故魃不得不出上心以爲然未幾罷璟相

眞德秀曰讒人之害君子亦多端矣璟開元賢相也持紀綱抑僥倖蓋近習小人之所不便故因天旱而使優伶輩作魃戲以傾之詼諧笑謔似出無心而玄宗信之遽罷璟相然則其使之者誰與曰是不可知也以其時考之楊思勖以內侍貴幸而璟不與交言姜皎以待勅寵眤而璟斥其太盛王仁皎后父也築墳踰制而璟爭之王仁琛藩邸故吏也除官踰制而璟又爭之

是數人者皆不便於璟者也優伶之戲必此輩實爲之帝雖始
初清明已溺意教坊之樂（開元二年置教坊以教俗樂）教倡優雜伎得在左右
至是遂能以術傾賢相夫近習小人工於覘上之意其薦人也
未嘗直薦游揚之而已矣其毁人也未嘗直毁陰中之而已矣
魏洪簡將引元禎而誦其詩於宮中（穆宗時洪簡內臣之待宰者禎以此取相皆）是
不薦之薦也開元羣小將傾宋璟而爲優人之態戲是又不毁
之毁也機穽之深計數之巧孰此爲甚
臣㢘嘗讀宋史當寧宗時朱熹在經筵韓侂胄欲傾之使優
人峩冠闊袖象大儒戲於帝前因乘間言熹迂闊不可用寧
宗倚任侂胄乃出手批除熹宮觀熹遂行熹立朝四十六日
自是一斥不復然則旱魃之戲其作俑者乎臣又考之宋之
經筵講官前有程頤後有朱熹皆道學大儒使得久於勸講

則君德之成就有可必者奈何一齊衆楚黨同伐異不以爲
奸則以爲僞不攻之而去決不已焉此雖一時忌刻之私量
不足以容之抑亦後世學術之陋智不足以知之毁程頤者
謂非聖賢之書必禁而不知頤之學聖賢之學也劾朱熹者
謂學者當以孔孟爲師而不知熹之學孔孟之學也臣故曰
雖其忌刻之私量不足以容之寔其學術之陋智不足以知
之世道之寔可勝既哉
德宗使人諭陸贄（贄時爲相）苗粲（晉卿之子）以晉卿往年攝政有不臣之言（晉卿肅代時宰相肅宗末攝冢宰粲其子也）諸子皆與古帝王同名今不欲明行斥逐兄弟
宜各降外官贄奏曰凡是譖愬之輩多非信實之言利於中傷懼
於公辯或云歲月已久不可究尋或云事體有防須爲隱忍或云
惡跡未露宜假他事爲名或云但棄其人何必明言責辭詞皆近
理意實矯誣傷善售姦莫斯爲甚
眞德秀曰贄可謂得讒人之情矣蓋其爲言大抵非實若人主
顯行辨白則是非曲直有不可揜者故但陰肆中傷使人主自
加譴怒則爲讒者無罪而被讒者不得免自古忠良嘗嗚受禍
者此其由也晉卿在肅代朝佗無可紀然亦循謹恭順見稱于
時雖因山陵暫攝冢宰軍國威權初非已出安敢輕出不臣之
言諸子命名與帝王同殆亦偶然非必有意擬堯李舜未聞爲
逆於當時王莽曹操不假襲名於前代而讒者以此誣之可謂
冤矣使無陸贄之辯庸得免乎然粲等雖幸獲全而德宗之疑
終不盡釋此其所以爲闇主也

大學衍義通略第二帙目錄

大學衍義通略卷五

格物致知之要四

永嘉王諍考註

辨人材

憸邪罔上之情

佞幸之臣

趙孝成王時，客有見王曰：世有所謂桑雍者，（雍與癰同，桑中有蠹，則外見瘢如人之生癰）王知之乎？王曰：未之聞也。曰：所謂桑雍者，便辟左右之人，及優愛孺子也。（優謂倡優，愛謂王之所愛孺子寵侍之屬）此皆能乘王之醉昏而求所欲於王者也。是能得之於內，則大臣為枉法於外矣。故日月暉於外，其賊在內。（古謂蟾蜍食月）謹備其所憎，而禍在於所愛。（碨音猥，磈音偎，俱上聲）

真德秀曰：是時建信君以色寵於王，客所謂便辟左右之人與優愛孺子者，蓋指建信而言也。桑中有蠹，則碨磈之形見於外，

猶人受病於中而癰發於外也。便辟佞幸之徒密近左右，營惑君心，君心蠱於內，則言行之疵、政事之失彰灼於外者，而不可掩矣。夫君德清明，則私謁不得入，惟夫沉湎於酒，心志昏荒，則小人乘之以求所欲，既得之於內，則大臣屈法以從之於外矣。蓋大臣之不忠不正者，類與近習相表裏故也。日月之明而蟾蜍食之，喻人君之明而近幸小人能賊之，皆禍伏於中而不知也。常人之情，於所憎惡則謹為之防，於其所愛則忽焉而莫之備，不知禍亂之萌，往往自所忽始。齊王能服勁楚，卒之亂齊者三孺而非楚也；秦皇能陷彊胡，卒之滅秦者中車府令高而非胡也。蟾蜍食月，占有是言，而月之食初不由此，言者特借此以覺悟王心，使知近習託身於王而能禍王，若蟾蜍託身於月而能食月也。其為言也懇至，其引喻也深切，為人君者觀此可以悚然矣。

漢哀帝時，郎董賢為人美麗自喜，帝召與語，拜為黃門郎，由是始幸。出則參乘，入御左右，旬月間賞賜累鉅萬，貴震朝廷。賢性柔和便辟，善為媚以自固，每賜洗沐，不肯出，常留中視醫藥。詔將作為起大第，木土之功窮極技巧，下至董僕亦受上賜。及武庫禁兵、上方珍寶，其選物上第盡在董氏，而乘輿所服迺其副也。又封賢為高安侯，後又以為大司馬衛將軍，時年二十二，雖為三公，常給事中，領尚書，百官因賢奏事。哀帝崩，太后冊免賢，即日自殺，家屬徙合浦，縣官斥賣董氏財凡四十三萬萬。

真德秀曰：漢世佞倖之臣雖衆，然其窮寵極貴，未有如董賢者。其所以得此於帝者，柔和便辟，善為媚以自固而已。是時山崩地動，日食三朝，丞相王嘉以為寵賢之應；白虹奸日，連陰不雨，

司隸鮑宣亦以為寵賢之應。夫人君親一嬖幸之臣，而天為之示戒如此，可不懼哉！嘉之言曰：宜深覽前世，以節賢寵，全安其命。宣亦曰：誠欲哀賢，宜為謝過天地，解讎海內，免遣就國。如此，父子可以終其性命。二臣之言惓惓懇懇，非獨致忠人主，亦欲保全幸臣，而帝溺於寵愛之私，排忠言而不聽，方且擢賢以至三公，棟撓鼎覆，曾莫之卹。原帝之意，豈非謂其柔和巧媚，非能為惡，而不知陰忍之資，操權擅事，未有不為害者。漢業既由此大壞，而賢亦不免於誅，蓋親便嬖而遠仁賢，其禍必至此也。人主其亦懲戒之哉！

聚斂之臣

漢武帝時，雒陽賈人子桑弘羊以心計年十二侍中，後為治粟都尉，領大農，盡筦天下鹽鐵。弘羊以諸官各自市，相與爭，物故騰

踴而天下賦輸或不償其僦費乃請置大農部丞數十人分部主郡國各往往縣置均輸鹽鐵官令遠方以其物貴時商賈所轉販者爲賦而相灌輸置平準于京師都受天下委輸召工官治車諸器皆仰給大農大農諸官盡籠天下之貨物貴即賣之賤即買之如此富商無所牟利則反本而萬物不得騰踊故抑天下物名曰平準天子以爲然許之民不益賦而天下用饒是歲旱上令官求雨卜式言曰縣官當食租衣稅而已今弘羊令吏坐市列肆販物求利亨弘羊天乃雨

眞德秀曰弘羊均輸之法不過陰奪商賈之利以歸公上爲天子斂怨於民而已非能上下兼足也卜式之言可謂當其罪矣而武帝弗之省也本朝熙寧間宰相王安石又祖弘羊故智立市易法亦言善理財者不加賦而上用足而司馬光闢之曰天

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財貨百物止有此數不在民則在官譬如雨澤夏澇則秋旱不加賦而上用足不過設法陰奪民利其害有甚於加賦此乃桑弘羊欺漢武之言太史公書之以見武帝不明耳嗚呼司馬光之言古今之至言也後世之臣有以言利歸人主者其尚以是察之

臣濂竊謂大學論治國平天下不外乎用人理財然所謂理財不過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爲之者疾用之者舒而已使別有巧法聖人豈不言之聖人豈不知之外此而理財不弘羊之平準則安石之市易豈非言利之大戒也哉

唐德宗貞元八年以司農少卿裴延齡判度支明年奏檢責諸州欠負錢八百餘萬緡呈樣物三十餘萬緡請別置庫以掌之欠負皆貧人無可償呈樣染練皆左藏正物延齡徙置別庫虛張名數以惑上上信之以爲能富國而寵之於實無所增虛費吏人簿書而已又明年奏左藏庫物多有失落近因檢閱使召簿書乃於糞土之中得銀十三萬兩其匹段雜貨百萬有餘此皆已棄之物即是羨餘悉應移入雜庫以供別勅支用太府少卿韋少華不伏抗奏稱此皆每月申奏見在之物請加推驗上不許延齡每奏對恣爲詭譎皆衆所不敢言亦未嘗聞者延齡處之不疑上亦頗知其誕妄徒以其好詆毀人冀聞外事故親厚之宰臣陸贄上書極諫其姦詐其略曰延齡以聚斂爲長策以詭妄爲嘉謀以掊克斂怨爲匪躬以盡譖服讒爲靖節迹其姦妬日長月滋陛下姑欲保持曾無詰問延齡謂能蔽惑不復懼思移東就西便爲課績取此適彼遂號羨餘愚弄朝廷有同兒戲又曰昔趙高指鹿爲馬臣謂鹿之與馬物類猶同豈若延齡掩有爲無指無爲有書奏上不悅待

延齡益厚未幾罷陸贄相又貶爲忠州別駕其後延齡卒中外相賀上獨悼惜之

眞德秀曰德宗始用盧杞趙贊之徒創間架陌錢之法以此致亂幾於亡國幸而克復又惑於延齡之姦信而用之迹其欺罔之言初不難察以不可索之錢爲可索以見在之錢爲羨餘使帝命近臣之公清者審而覈之則欺罔立敗矣左藏雖富安得有十三萬兩之銀百萬餘之雜貨委棄于糞土中至是始出乎使帝亦命近臣之公清者審而覈之則欺罔又敗矣況是時以職守相關而證其妄者有人韋少華以宰相而劾其姦者有人陸贄帝皆不知省也蓋姦人之術有以蠱蕩其心而塗其耳目如此亦可哀矣以延齡之姦而帝寵之至其死也猶復悼惜以陸贄之忠而帝斥之至於殁身不復收召范祖禹謂德宗之性與小

人合與君子殊、豈不然哉、

臣廉竊詳程頤言陸贄乃王佐之次、王佐之次則伊呂之亞矣、朱熹亦言贄學純粹、學至於純粹則儒者之學矣、然則贄之在唐豈非第一人乎、德宗信任裴延齡而反疏斥之、昔人有云幹棄周鼎寶康瓠、今其德宗之謂歟、

審治體

德刑先後之分

舜典、象以典刑、（典、常也、刑、即墨劓剕宮大辟五刑也）流宥五刑、（宥、寬也）鞭作官刑、（以鞭為治官事之刑）扑作教刑、（扑、夏楚也、不勤道業、則扑之）金作贖刑、（金、誤而入刑、出金以贖罪）眚災肆赦、（眚、過也、災、害也、肆、縱也、過而有害、當縱赦之）怙終賊刑、（怙、姦自終、當刑殺之）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流共工于幽州、（北裔）放驩兜于崇山、（南裔）竄三苗于三危、（西裔）殛鯀于羽山、（東裔）四罪而天下咸服、

真德秀曰、此帝舜攝位時事也、象以典刑、謂揭常刑之法以示人、如天之垂象、使易避而難犯也、五刑、刑之重者也、罪雖重而情可矜、則宥之以流、（放竄殛皆流也）鞭扑、刑之輕者也、過本輕而情又可原、則許之以贖、過誤致災、凡民之不幸者也、故赦之、此所謂聖人之仁、負怙罔悛、姦民之無良者也、故刑之、此所謂聖人之義、春生秋殺、一出無心、而欽哉欽哉、未嘗不惟刑之恤也、四凶之罪不加以五者之正刑、而止從流宥、既仁之至、迸諸四夷、不與同中國、又義之盡、所罪者四人、而天下無不服者、非舜刑之、天下實刑之也、流放竄殛、舊說以為誅殺、非也、儻果誅之、則於市於朝、而不於四裔矣、大率曰流、曰放、若今之安置居住、曰竄、曰殛、若今之羈管編隸、故我太祖皇帝因讀書至此、有曰、四凶之罪、止從流竄、而歎後世刑網之密、嗚呼、此真所謂異世同心者歟、

帝曰、棄、（后稷名）黎民阻饑、（阻、厄也）汝后稷、（農官名）播時百穀、帝曰、契、（臣名）百姓不親、五品不遜、（五品、五倫也、遜、順也）汝作司徒、（官名、掌教）敬敷五教、在寬、（寬者、謂從容不迫之意也）帝曰、皐陶、蠻夷猾夏、（猾、亂也、夏、華夏也）寇賊姦宄、（劫人曰寇、殺人曰賊、在外曰姦、在內曰宄）汝作士、（士、理官也）五刑有服、（服、謂服其罪）五服三就、（謂大罪於原野、大夫於朝、士於市、此其罪之所就）五流有宅、（宅、居也）五宅三居、（大罪四裔、次九州之外、次千里之外）惟明克允、（其用刑之道、必致其明察、然後能使人信服）

真德秀曰、舜之命官也、先播穀、次敷教、而後及於刑、蓋有以養其民之身、又有以善其民之心、不獲已、乃置刑焉、而刑之所施、又必察其情、當其罪、是亦前章惟刑之恤之意也、欽恤者、聖人用刑之心、明允者、聖人用刑之法、

大禹謨、帝曰、皐陶、惟茲臣庶、罔或干予正、（干、犯也）汝作士、明于五刑、以弼五教、（弼、輔也）期于予治、刑期于無刑、民協于中、時乃功、懋哉、皐陶曰、帝德罔愆、臨下以簡、御衆以寬、罰弗及嗣、賞延于世、宥過無大、刑故無小、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好生之德、洽于民心、茲用不犯于有司、帝曰、俾予從欲以治、四方風動、惟乃之休、

真德秀曰、帝舜以民協于中、為皐陶之功、皐陶以民之不犯、為帝舜之德、君臣之間、豈虛相稱美哉、詳味洽之一辭、則其沉涵漸漬、入人之深、豈一朝一夕之力哉、舜之德雖覆載無以加、而皐陶但以罔愆言之、蓋必如是、僅可謂之無過、稍然則德未至舜者、其可自滿乎、皐陶既誦帝之德、帝復稱皐陶之美、蓋其褒贊之中、未嘗無勉勵之意、此所以為舜之君臣也、

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

且格。

真德秀曰政刑所以禁民之身故雖免於罪而無所愧耻德禮
所以善民之心故有媿耻而且至於善。

漢文帝時賈誼上疏曰凡人之智能見已然不能見將然夫禮者
禁於將然之前而法者禁於已然之後是故法之所用易見而禮
之所爲生難知也若夫慶賞以勸善刑罰以懲惡先王執此之政
堅如金石行此之令信如四時據此之公無私如天地耳豈顧不
用哉然而曰禮云禮云者貴絶惡於未萌而起教於微眇使民日
遷善遠罪而不自知也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爲
人主者莫如先審取舍取舍之極定於内而安危之萌應於外矣
安者非一日而安也危者非一日而危也皆以積漸然不可不察
也人主之所積在其取舍以禮義治之者積禮義以刑罰治之者

積刑罰刑罰積而民怨背禮義積而民和親故世主欲民之善同
而所以使民善者或異或道之以德教或敺之以法令道之以德
教者德教洽而民氣樂敺之以法令者法令極而民風哀哀樂之
感禍福之應也秦王之欲尊宗廟而安子孫與湯武同然而湯武
廣大其德行六七百歲而弗失秦王治天下十餘歲則大敗此亡
他故也湯武之定取舍審而秦王之定取舍不審矣夫天下大器
也今人之置器置諸安處則安置諸危處則危天下之情與器亡
以異在天子之所置之湯武置天下於仁義禮樂而德澤洽禽獸
草木廣裕德被蠻貊四夷累子孫數十世此天下所共聞也秦王
置天下於法令刑罰德澤亡一有而怨毒盈於世下憎惡之如仇
讎禍幾及身子孫誅絶此天下之所共見也是非其明效大驗邪
人之言曰聽言之道必以其事觀之則言者莫敢妄言今或言禮
誼之不如法令教化之不如刑罰人主胡不引殷周秦事以觀之
也

眞德秀曰商之刑制不見於經獨觀伊尹之稱湯曰代虐以寬
民其允懷則漢史所謂用刑罰以督姦慘飢虐以懲惡者必非
商家之政也學者惟當信經而已若周之刑制則具見於周禮
大司徒以八刑糾民在三物教民之後而其所糾者不孝不睦
不婣不弟不任不義造言亂民而已是其刑秪以爲教也大司
寇掌邦之三典曰刑新國用輕典曰刑平國用中典惟亂國乃
用重典焉平者其常而重者其不獲已也小司寇以八辟麗邦
法親有議故有議賢能功勤若貴若賓莫不有議未嘗例施之
法也司刺掌三宥三赦之法不識者宥過失者宥遺忘者亦宥
幼弱者赦老耄者赦惷愚者亦赦未嘗槩加之罪也成康之世

刑措不用幾四十載此所謂置天下於仁義者也秦自孝公用
商鞅行新法步過六尺者有罰棄灰於道者有刑臨渭論囚水
爲之赤始皇既并滅六國又用李斯之言敢偶語詩書棄市以
古非今者族凡誦法孔子者皆重法繩之至二世用趙高而六
公子戮死於社又用李斯謀行督責之術凡殺人多者爲良吏
此所謂置天下於刑法者也而周之享國八百餘年秦之亡也纔
及二世誼之所謂明效大驗者豈虚言哉漢文本寬仁之君而
又施行賈誼之策專務以德化民斷獄四百幾致刑措其後王
氏移國而天下謳吟思漢光武因之克復舊物歷年之久亞
於商周後世未有能及者誼之言又益信矣後世人主可不監
歟

武帝建元初董仲舒對策曰臣謹按春秋之文求王道之端得之

於月次正正次王王次春春者天之所爲也正者王之所爲也其意曰上承天之所謂而下以正其所謂正王道之端云爾然則王者欲有所爲宜求其端於天天道之大者在陰陽陽爲德陰爲刑刑主殺而德主生是故陽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長養爲事陰常居大冬而積於空虛不用之處以此見天之任德不任刑也天使陽出布施於上而主歲功使陰入伏於下而時出佐陽陽不得陰之助亦不能獨成歲終陽以成歲爲名此天意也王者承天意以從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刑者不可任以治世猶陰之不可任以成歲也爲政而任刑不順於天故先王莫之肯爲也今廢先王德教之官而獨任執法之吏治民毋乃任刑之意與孔子曰不教而殺謂之虐虐政用於下而欲德教之被四海故難成也

眞德秀曰仲舒以春秋之學推明王者任德不任刑之意可謂

善矣然陽以生萬物陰以成萬物其功一也陰雖伏於大冬乃所以爲造化之本蓋非貞無以爲元不闔無以爲闢伏藏於冬而後能發育於春然則以陰居冬爲積於空虛不用之地殆未然也然方武帝卽位之初英武明斷仲舒逆慮其有任刑之失故舉天道明王道以啓其好生惡殺之心則仲舒之言眞武帝之藥石也其後張湯趙禹之徒進而見知故縱之法行卒以任刑流毒海內仲舒其知言哉

臣廉竊謂皐陶言罪疑惟輕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賈誼言湯武置天下於仁義禮樂累子孫數十世秦置天下於法令刑罰子孫誅絶董仲舒言王者任德教而不任刑刑者不可任以治世虞廷之論治道出於皐陶漢室之論治道出於董賈合數說而觀之則德教所當先而刑罰不可尚也審矣

隋文帝以盜賊繁多命盜一錢皆棄市或三人共盜一瓜事發卽死於是行旅皆晏起早宿天下懍懍有數人劫執事而謂之曰吾豈求財者邪但爲枉人來耳而爲我奏至尊自古以來體國立法未有盜一錢而死也而不爲我以聞吾再來而屬無類矣帝聞之爲停此法

眞德秀曰隋文制刑以戢盜非不嚴也而盜卒不能戢法終不可行至唐太宗輕徭薄賦開斯民衣食之門數年之間外戶不閉道不拾遺其失其得可以鑑矣

唐太宗嘗覽明堂針灸圖見人之五臟皆近背針灸失所則其害致死歎曰夫箠者五刑之輕死者人之所重安得犯至輕之刑而或至死遂詔罪人無得鞭背

眞德秀曰隋煬之用刑或先截其舌太宗之用刑至不忍箠其

背此煬之惡所以浮於桀紂而太宗除亂之功所以庶幾於湯武與

河內人李好德坐妖言下獄大理丞張蘊古以爲好德病狂瞀法不當坐治書侍御史權萬紀劾蘊古奏不以實太宗怒遽斬蘊古既而大悔因詔死刑雖經卽決皆三覆奏久之謂羣臣曰死者不可復生決囚雖三覆奏而頃刻之間何暇思慮自今宜二日五覆奏決日尚食勿進酒肉教坊太常輟教習諸州死罪三覆奏其日亦䟽食務合禮撤樂減膳之意太宗以英武定天下然其天資仁恕初卽位有勸以威刑肅天下者魏徵以爲不可因爲上言王政本於仁恩所以愛民厚俗之意太宗欣然納之遂以寛仁治天下而於刑法尤愼四年天下斷死罪二十九人六年親錄囚徒閔死罪者三百九十人縱之還家期以明年來即刑及期囚皆詣朝堂

無後者太宗嘉其誠信悉原之

眞德秀曰唐繼隋者也隋文任法之峻矣彼而太宗用刑之寬如此隋甫再傳而失天下唐之享國幾三百年天於仁暴之報亦甚明矣賈誼以周秦並言臣今以隋唐併論庶足爲方來之鑑乎

臣濂等謹考薛瑄有曰立法當審度時宜後世論者多欲復肉刑此不度時宜者也唐虞三代風氣淳教養備犯者至少故肉刑可施後世風氣日漓他事皆與古異獨欲復此法殆有屨賤踊貴之譏矣臣竊謂漢文帝因緹縈之請遂除肉刑唐太宗悔殺張蘊古遂令死刑必覆奏所以自秦以來享國之長莫逾於漢唐我
朝決囚亦令三覆奏

太祖高皇帝爲萬世
聖子
神孫計防臣下奏復肉刑其禁甚嚴則我
大明享國將過於三代而漢唐又不足言矣或謂肉刑所以使民易避而難犯故人人自愛而重罹法殊爲未然大辟尚有犯者而況於其他乎殘人之體絕人之類斯亦慘矣因時制宜除之爲當

義利重輕之別

孟子見梁惠王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萬乘之國弒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國弒其君者必百乘之家萬取千焉千取百焉不爲不多矣苟爲後義而先利不奪不饜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

眞德秀曰孟子初見惠王惠王首以利國爲問蓋自春秋至于戰國先王之道不明人心陷溺惟知有利而已孟子將以攻其邪心故直告之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蓋以仁義爲本是導民於理也以利爲尚是導民於欲也理明則尊卑上下之分定不然則凡有血氣者皆思自足其欲非盡據上之所有不已也於是篡弒之事興其害有不勝計者吁可畏哉大學末章論天下之平曰國以義爲利而不以利爲利推言求利之弊至於菑害並至雖有善者亦末如之何前聖後賢所以回利欲之瀾而杜爭奪之隙者如出一口爲國者其審圖之

漢昭帝始元中詔有司問郡國所舉賢良文學民所疾苦文學對曰竊聞治人之道防淫佚之原廣道德之端抑末利而開仁義毋示以利然後教化可興而風俗可移也今郡國有鹽鐵酒榷均輸與民爭利散敦厚之樸成貪鄙之化是以百姓就本者寡趨末者衆願悉罷之御史大夫桑弘羊難以爲此國家大業所以制四夷安邊足用之本罷之不便文學曰有國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故天子不言多少諸侯不言利害大夫不言得喪畜仁義以風之廣德行以懷之是以近者親附而遠者悅服仁政無敵於天下惡用費哉又曰國有沃野之饒而民不足於食者工商盛而本業荒也有山海之貨而民不足於財者不務民用而淫巧衆也高帝禁商不得仕宦所以遏貪鄙之俗也排困市井防閉利門而民猶爲非況上之得利乎傳曰諸侯好利則大夫鄙大夫

鄙則庶人盜是開利孔爲民罪梯也又曰民人藏於家諸侯藏於國天子藏於海內又曰文帝之時無鹽鐵之利而民富今有之而百姓困且利非從天來不由地出一取之民李梅多實者來年爲之衰新穀熟者舊穀爲之虧自天地不能以兩盈而況於人事乎故利於此必耗於彼商君峭法長利秦人不聊生相與哭孝公棄日以危又曰古者制地足以養民民足以承其上千乘之國百里之地公侯伯子男各充其求贍其欲秦兼萬國之地有四海之富而意不贍非宇小而用菲欲多而下不堪其求也語曰廚有腐肉國有饑民廏有肥馬路有餓人今狗馬之養蟲獸之食無用之官不急之作無功而衣食縣官者衆是以上不足而下困乏也今不減其本而與百姓爭薦草與商賈爭市利非所以明王德而相國家也丞相車千秋曰先王之道軼久而難復賢良文學之言深遠而難行非當世所及遂罷議

眞德秀曰漢武之世內興奢侈外事四夷於是聚斂之臣用鹽鐵均輸酒榷之法行言利者析秋毫而民不堪命矣昭帝初立霍光爲政詔賢良文學之士問民所疾苦而對者首以抑末利興仁義爲言而沮於弘羊挽於千秋正論竟不獲伸僅能罷酒榷一事而已然賢良文學之徒分別義利其言有可爲後世法者故剟其略著于篇云

唐太宗時治書侍御史權萬紀上言宣饒二州銀大發采之歲可得數百萬緡上曰朕貴爲天子所乏者非財也但恨無嘉言可以利民耳與其多得數百萬緡何如得一賢才卿未嘗進一賢退一不肖而專言稅銀之利昔堯舜抵璧於山投珠於谷漢之桓靈乃聚錢爲私藏卿欲以桓靈待我耶是日出萬紀使還家

眞德秀曰太宗可謂賤貨而貴德矣其曰得數百萬緡不如得一賢才此古今之名言也有天下者宜深體之

察民情

生靈嚮背之由

泰誓周書篇名武王伐紂作此以誓衆曰古人有言曰撫我則后虐我則讎獨夫受洪惟作威乃汝世讎

眞德秀曰武王舉古人之言以明民之常情如此也若君民之分豈以虐我而遂讎之哉然君民之分不可恃而民之常情不可不察

康誥周書篇名武王封康叔於衞作此書告戒之曰天畏棐忱棐輔也忱誠也民情大可見小人難保往盡乃心無康好逸豫乃其乂民我聞曰怨不在大亦不在小惠不惠懋不懋懋勉也

眞德秀曰康叔就封有君人之責故武王告之曰天命不常雖甚可畏然誠則輔之民情好惡大略可見而小民至爲難保蓋事之得或以一事之失而召怨萬人之悅或以一夫之怨而生亂此其所以難保也康叔往治其國惟盡汝之心無自安而好逸豫乃其所以乂民也昔之人或以小失而致怨者亦或以大過而致怨者怨之來也非一端其弭怨也無他術惟順所不必順勉所不必勉於人情所忽者一不敢忽焉庶幾其無怨乎

齊宣王問曰人皆謂我毀明堂毀諸已乎孟子對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則勿毀之矣王曰王政可得聞乎對曰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仕者世祿關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罪人不孥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老而無子曰獨幼而無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

者。詩云哿矣富人哀此煢獨。王曰善哉言乎。曰王如善之則何為不行。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貨。對曰昔者公劉好貨。詩云乃積乃倉。乃裹餱糧。于橐于囊。思戢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爰方啓行。故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糧也。然後可以爰方啓行。王如好貨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色。對曰昔者大王好色。愛厥妃。詩云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爰及姜女。大王妃聿來胥宇。胥相也宇居也當是時也。內無怨女。外無曠夫。王如好色。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

真德秀曰。公劉非好貨也。不過居則有積倉。行則有裹糧爾。而當時之民。居者行者。亦皆有以自養。而無饑餓之虞。可見其與民同欲也。大王非好色也。不過同姜女以來胥宇爾。而當時宮中無怨女。民間無曠夫。可見其與民同欲也。公劉大王與民同

欲如此。王業安得而不興。後世人主私四海之富。鉅橋洛口。儲粟山積。而民無儋石之糧。後六宮之奉。燕姬趙女充盈館籞。而民多鰥寡之歎。其專欲病民如此。禍變安得而不作。惟仁聖之君。享玉食而憂民之不飽。於藜藿對嬪御而念民之不足於室家。推此之心。行此之政。其庶矣乎。

漢文帝時鼂錯以賢良對策曰。三王臣主俱賢。故合謀相輔。計安天下。莫不本於人情。人情莫不欲壽。三王生而不傷也。人情莫不欲富。三王厚而不困也。人情莫不欲逸。三王節其力而不盡也。其為法令也。合於人情而後行之。其動衆使民也。本於人事然後為之。取人以己。內恕及人。情之所惡。不以強人。情之所欲。不以禁人。是以天下樂其政。歸其德。望之若父母。從之如流水。

真德秀曰。漢去古未遠。先秦舊聞猶有存者。斯言者非錯之言。先民之遺言也。然總其要歸。不過數端。曰不窮兵不黷武。所以安其生也。不急征不橫斂。所以厚其財也。不為煩擾之政。所以安其居。不興長久之役。所以養其力也。本之以仁。行之以恕。三王之所謂本人情者。如是而已。考觀漢文之治。雖未盡合古。而寬仁安靜。蓋庶幾焉。豈錯之對有以發之邪。武帝一切反之。幾至危亂。臣故於錯有取云。

唐德宗在奉天。朱泚反上幸奉天陸贄上疏。謂當今急務。在於審察羣情。羣情之所甚欲者。陛下先行之。羣情之所深惡者。陛下先去之。欲惡與天下同。而天下不歸者。未之有也。又曰。常違欲以行己所難。布誠以除人所病。竊聞輿議。頗究羣情。四方則患於中外意乖。百辟又患於君臣道隔。郡國之志不達於朝廷。朝廷之誠不升於軒陛。上澤闕於下布。下情壅於上聞。實事不必知。知事不必實。上下

否隔。真偽雜揉。聚怨囂囂。騰謗籍籍。欲無疑阻。其可得乎。臣謂宜因文武羣臣入參之日。陛下特加延接。親與敘言。備論禍亂之由。明示咎悔之意。各使極言得失。仍令一一面陳。軍務之餘。到即引對。匹夫片善。採錄不遺。是乃總天下之智。以助聰明。順天下之心。以施教令。則君臣同志。何有不從。遠邇歸心。孰與為亂。疏奏。上無施行。贄又言曰。立國之要。在乎得衆。得衆之要。在乎見情。故仲尼謂人情聖王之田。言理道所由生也。時之否泰。事之損益。萬化所繫。必因人情。上下交而泰。不交而否。自損者人益。自益者人損。情之得失。豈容易哉。故喻君為舟。喻人為水。水能載舟。亦能覆舟。舟即君道。水即人情。舟順水之道乃浮。違則沒。君得人之情乃固。失則危。是以聖人之居人上也。必以其心從天下之心。而不敢以天下人從其欲。德宗不能從。

眞德秀曰德宗專己欲而咈天下之情是以致建中之亂陸贄懇懇言之猶弗見聽洎治自是日衰不明之君可與言哉

臣廣竊謂大學傳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又曰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菑必逮夫身德宗暴斂拂民之情何以爲民之父母其所以値朱泚李懷光之亂而屢遭播遷之厄非菑必及身之驗乎所謂爲君而不知大學之道以至於此哉

田里戚休之實

七月（詩豳風篇名）豳風陳王業也周公遭變故陳后稷先公風化之所由致王業之艱難也七月流火（流下也火大火心星六月之昏加於地之南方至七月之昏則下而西流）九月授衣（蓋流火之時爲授衣之備也）一之日觱發（十一月風寒）二之日栗烈（十二月氣寒也）無衣無褐（褐毛布也）何以卒歲（卒終也）三之日于耜（正月往修田器）四之日舉趾（二月舉足而耕）同我婦子饁彼南畝（饁餉也）田畯至喜（田畯田大夫）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春日載陽（載始也陽溫也）有鳴倉庚（黃鸝也）女執懿筐（深筐也）遵彼微行（小徑也）爰求柔桑（女桑也）春日遲遲（遲遲日長也）采蘩祁祁（蘩所以生蠶祁祁衆多也）女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女常悲春恐嫁也）七月流火八月萑葦（預蓄萑葦以爲曲薄）蠶月條桑（條桑枝落之以取葉也）取彼斧斨以伐遠揚（遠揚遠枝揚起者）猗彼女桑（小桑長條而）七月鳴鵙（鵙伯勞也）八月載績（績緝麻之名）載玄載黃（以爲祭服也玄衣黃裳）我朱孔陽（朱色陽明也）爲公子裳（以共公服）四月秀葽（草也）五月鳴蜩（蟬也）八月其穫（禾之穫）十月隕蘀（早穫隕落也蘀木葉）一之日于貉（取狐狸皮也）取彼狐狸爲公子裘（大）二之日其同（同竭作以狩也）載纘武功（纘繼也功事也）言私其豵獻豜于公（小獸私之大獸公之）五月斯螽動股（斯螽蝗屬以股鳴）六月莎雞振羽（莎雞羽成而振訊之）七月在野八月在宇（宇屋簷也）九月在戶十月蟋蟀入我牀下（自七月以下皆言蟋蟀自野漸入以避寒）穹窒熏鼠（穹空也窒塞也熏鼠使不得穴於其中也）塞向墐戶（向北出牖也墐塗也以備寒）嗟我婦子曰爲改歲入此室處（改歲大寒入此以處）六月食鬱及薁（鬱棣屬薁蘡薁）七月亨葵及菽（亨煮也葵菜菽豆也）八月剝棗（剝擊也）十月穫稻爲此春酒以介眉壽（自食鬱以下皆言養老也）七月食瓜八月斷壺（壺瓠也）九月叔苴（叔拾也苴麻子也）采荼薪樗（荼苦菜樗惡木）食我農夫（以上皆言農之食也）九月築場圃（築場圃於今猶然）十月納禾稼黍稷重穋（先熟曰穋後熟曰重）禾麻菽麥嗟我農夫我稼既同（同聚也）上入執宮功（宮室之功公役）晝爾于茅宵爾索綯（綯索也）亟其乘屋（亟急也乘升也）其始播百穀（以其將始播穀）二之日鑿冰沖沖（沖沖鑿冰之意）三之日納于凌陰（凌陰冰室也）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仲春獻羔開冰薦之寢廟也）九月肅霜十月滌場（滌埽場也）朋酒斯饗（兩樽曰朋）曰殺羔羊躋彼公堂（公堂人君之堂）稱彼兕觥（兕觥爵也）萬壽無疆（祝其壽也）

眞德秀曰周家以農事開國成王幼沖嗣位周公懼其未知稼穡之艱難也故作此詩使瞽矇歌之宮中（此恭說）庶幾成王知小民之依不敢荒寧蓋與無逸之作同一意也夫農者衣食之本一日無農則大地之所以養人者幾乎熄矣惟其關生人之大命是以服天下之至勞今以此詩考之日月星辰之運行昆蟲草木之變化凡感乎耳目者皆有以觸其興作之思是其心無一念不在乎農也自于耜而舉趾自播穀而滌場所治非一器所業非一端私事方畢而公宮之役毋敢稽歲功方成而嗣歲之圖不敢後是一歲之間無一日不專乎農也惟夫與婦惟婦與子各共乃事各任乃役是一家之內無一人不力乎農也績於秋求桑於春躬蠶績之勞以爲衣服之計者無所不至猶恐其未足也于貉爲裘又有以相之食鬱及薁亨葵及菽備果蔬之美以充老老之養者無所不至猶恐其未足也穫稻爲酒又有以介之當是時農之所耕者自有之田也而上之人又從

而崇奬勸勵之故斯人亦以為生之樂而勤敏和悅之氣浹于上下不見其有勞苦愁嘆之狀朋酒羔羊升堂稱壽君民相與獻酬忘其為尊卑貴賤之殊後世之農則異乎此矣已無田可耕而所耕者他人之田為有司者得無殃害之足矣豈復有崇奬勸勵之意哉數米而炊併日而食者乃其常也田事既起丁夫之糧餉與牛之芻菽無所從給豫指收斂之入以為稱貸之資稱飯藜羹猶不克飽敢望有鹽酪之味乎曉霜未釋忍饑扶犁凍皴（皴音逡細皮起也）不可忍則燎草火以自溫此始耕之苦也燠氣將炎炎興以出傴僂如啄至夕乃休泥塗被體熱爍濕蒸百畝告青而形容變化不可復識矣此立苗之苦也暑日如金田水若沸耘耔是力稂莠是除爬沙而指為之戾傴僂而腰為之折此耘苗之苦也迨垂穎而堅栗懼人畜之傷殘縛草田中以

為守舍數尺容膝僅足蔽雨寒夜無眠風霜砭骨此守禾之苦也刈穫而歸婦子咸喜舂揄（音由）簸蹂競敏其事若可樂矣而一飽之懽曾無旬月穀入主家之廩利歸倍貸之人則室又垂罄矣自此之外惟采薪于茅販鬻易粟以苟活而已若夫桑麻種蓺紡績織紝勞苦稱是而敝衣故絮曾不得以卒歲豈不重可哀憐也哉夫農夫紅女之艱勤富室知之者寡矣況士大夫乎士大夫知之者寡矣況貴戚近習乎貴戚近習知之者寡矣況六宮嬪御乎

謹按西山此篇而極從家勤苦之態所遺者霜蝗水旱意外之變尤有不可勝言者也

漢文帝十二年三月詔曰道民之路在於務本朕親率天下農十年于今而野不加辟（闢同）歲一不登民有饑色是從事焉尚寡而吏不加務也吾詔書數下歲勸民種殖而功未興是吏奉吾詔不勤而勸民不明也且吾農民甚苦而吏莫之省將何以勸焉其賜農民今年租稅之半

真德秀曰三代而後知農民之苦未有漢文若者詔令之下勤勤懇懇欲使無憂患以將之則詔令為空文矣惟其方春而豫賜今年之租寬細民之力此其所以為誠於憫農也

臣廉竊考荀悅謂文帝不正其本而務除租稅其意以井田不行豪強兼并有田之家有租獲免無田之家無租可免耳殊不知後世征歛無藝民鮮所生有田無田彼此俱困能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但不知始自何時凡有赦免止及已往逋負豈知良民依期先輸其逋負者皆頑民耳先輸而獲免則利歸頑民違負而獲免則利及頑民若井田未能猝行

則文帝尚可法也何者以其所赦惟在今年則民溥沾實惠耳

唐德宗貞元二年上畋於新店入民趙光奇家問百姓可樂乎對曰不樂上曰今歲頗稔何為不樂對曰詔令不信前云兩稅之外悉無它徭而誅求者殆過於稅又云和糴而實強取之曾不識一錢始曰新糴粟麥納於道次今則遣致京西行營動數百里車摧牛斃破產不能支愁苦如此何樂之有每有詔令優恤徒空文耳恐聖主深居九重皆未知之也上命復其家

司馬光曰甚矣唐德宗之難寤也自古所患者人君之澤壅而不下達小人之情鬱而不能上通故君勤恤於上而民不懷民愁怨於下而君不知以至於離畔危亡凡以此也德宗幸以游獵得至民家值光奇敢言而知民疾苦固當按有司廢格詔書

横增賦斂盜臣公肆之罪然後洗心易慮一新其政弃浮飾屢
虛文謹號令篤誠信拯困窮伸冤濫則太平之業可致矣釋此
不爲乃復光奇之策欲以四海之廣兆民之衆安得人人自言
於天子而戶戶復其徭賦乎
眞德秀曰趙光奇之言雖唐世之弊政求之今日殆有甚焉常
賦之誅求粟則使輸增入有輸一石而其費至三石者帛則沮
却換易有輸一縑而其費逾三縑者和糴之强取有僅償其半
直者有不給一錢者其他横斂苛征色色如蝟有不與焉是以
民雖遭值豐穰曾無仰負之樂况艱險乎貪官黠胥交爲蒙蔽
監司牧守不獲盡聞况
朝廷乎民日以瘁吏日以肥而國家元氣日以戕剥長此不已
將有瓦解土崩之憂

後唐明宗問宰相馮道今歲雖豐百姓贍足否道曰農家歲凶則
死於流殍歲豐則傷於穀賤豐凶皆病者惟農家爲然臣記進士
聶夷中詩云二月賣新絲五月糶新穀醫得眼前瘡剜却心頭肉
語雖鄙俚曲盡田家之情狀農於四民之中最爲勤苦人主不可
以不知也上說命左右錄其詩常諷誦焉
眞德秀曰聶夷中之詩即臣前所謂豫指收斂之入以爲稱貸
之資是也新絲之出以五月而貸以二月新穀之登以八月而
貸以五月此猶當時之俗也若今則往往貸於半歲之前矣千
錢之物僅得數百或不及其半焉富家鉅室乘時射利田夫蠶
婦低首仰給否則亡以爲耕桑之本也迨繭浴於湯禾登於場
而責逋者押至解絲市穀亟以授之回顧其家索無所有矣償
或未足則又轉息爲本因本生息昔之千錢俄而無倍昔之數

百俄而千錢於是一歲所貸至累載不能償緣訟一投追吏奮
至伐桑撤屋賣妻鬻子有不容惜者矣且人情所望者歲稔而
歲稔則督逋尤峻竭其廩庾之入不容錙銖輸合留故昔人謂豐
年不如凶年其言似於過激然實農家之真利病也嗚呼民生
之艱一至於此上之人柰何眡爲當然而弗之恤哉唐明宗五
季之君而儉約愛民所謂彼善於此者因馮道之對誦夷中之
詩惻然若有所感然未聞當時有所施行則亦徒言而已耳故
孟子曰雖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者不行先王之政也仁
聖之君可不念哉
臣廉嘗考程顥在經筵對哲宗言人君當推己欲惡知小民
稼穡艱難後唐明宗年六十餘即位猶書田家詩于殿壁臣
謂明宗之有味於此詩寔得之馮道道之失節本不足取而

所以爲明宗謀使知稼穡之艱難則可謂善矣固不可因人而廢
言也眞德秀於七月之詩之下言農家始耕以至守禾之苦
則終歲之勞瘁也引聶夷中之詩言豫指收斂之入以爲稱
貸之資則卒歲之窘迫也二者皆田家衷窶爲人君者欲知小
人之依並宜書之殿壁而常諷誦焉可也
周世宗留意農事常刻木爲耕夫蠶婦寘於殿庭
眞德秀曰世宗於五季爲賢君故能念耕蠶之苦刻木爲人朝
夕睹之以毋忘細民之艱其視沉溺於富貴之欲一念未嘗及
田里者相去遠矣臣是以有取云
臣廉竊謂宋文同字與可嘗言織婦之苦尤爲可念其詩云擲梭
兩肘倦踏躡雙足趼三月不住織一疋纔可剪織處畏
風日剪時畜刀尺皆言邊幅好自愛經緯密昨朝持入庫何

事監官怒、大字雕印文、濃和油墨污、父母抱歸舍、抛下中門下、相看各無語、淚迸若傾瀉、質錢解衣服、買絲添上軸、不敢輒下機、連宵停火燭、當須了租賦、豈暇恤襦袴、前知寒切骨、甘心肩（翁疑作肩）骭露、里胥踞門限、叫罵嗔納晚、安得織婦心、變作監官眼、聶夷中田家詩末有我願君王心、化作光明燭、不照綺羅筵、徧照逃亡屋、與此末句語意亦相類、

大學衍義通略卷五

大學衍義通略卷六

永嘉王諍考註

誠意正心之要一

崇畏敬

脩己之敬

堯典曰、欽明文思、（欽敬也）安安、允恭克讓、（允信也、克能也）

舜典曰、溫恭允塞、（溫和粹而恭敬也、塞實也）

禹貢（夏書篇名）曰、祗台德先、（祗敬也、台我也、言以敬德爲天下先也）不距朕行、（距違也）

詩商頌（詩篇名）曰、湯降不遲、（謂應期而生也）聖敬日躋、（躋進也）

大雅（詩篇名）曰、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

眞德秀曰、堯舜禹湯文武、皆天縱之聖、而詩書之叙其德、必以敬爲首稱、盖敬者一心之主宰、萬善之本源、學者之所以學聖人之所以聖、未有外乎此者、聖人之敬、純亦不已、即天也、君子之敬、自彊不息、由人而天也、聖人之敬、安而行之、然成湯之日躋、文王之緝熙、雖非用力、亦若未嘗不用其力者、盖日躋者、進進不已之意、緝熙者、續續無窮之功、此湯文之所以聖益聖也、人主而欲師帝王、其可不用力於此乎、

臣廉嘗考朱熹謂聖人言敬、未嘗闡發、如說出門使民等類、皆敬之目、到程子始關聚說出一箇敬來敎人、又謂自秦漢以來、諸儒皆不識敬字、直至程子方說得親切、臣謂朱熹嘗得程顥兄弟之學、既謂敬可以補小學之缺、又謂敬乃聖學成始成終之要、眞德秀此篇論敬、以虞夏商周之書、雅頌之詩、綴集言之、亦程顥兄弟關聚說出、及朱熹補小學、成聖學之意、大哉敬乎、其聖學相傳之密旨乎、

子路問君子子曰脩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脩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脩己以安百姓脩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

眞德秀曰孔子答子路之問其言雖甚約其理則極至而無餘蓋自堯舜以來世相傳授惟此一敬臣旣列之於前矣至若禹之征苗曰昏迷不恭侮慢自賢湯之伐有扈曰威侮五行怠棄三正武王之數紂曰狎侮五常荒怠弗敬謂己有天命謂敬不足行夫堯舜禹湯文王天下之大聖也苗扈商辛天下之大惡也而其所以爲大聖大惡之分者敬與弗敬而已君子之爲君子其能外是乎

眞德秀曰自漢以來世之諸儒未有深知敬之爲義者惟程頤有曰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又曰整齊嚴肅則心自一而朱熹又爲之箴曰正其衣冠尊其瞻視潛心以居對越上帝足容

必重手容必恭擇地而蹈折旋蟻封出門如賓承事如祭戰戰兢兢罔敢或易守口如瓶防意如城洞洞屬屬罔敢或輕不東以西不南以北當事而存靡他其適（此四言釋無適之義）弗貳以二弗參以三惟心惟一萬變是監（此釋主一之義）從事於斯是曰持敬動靜弗違表裏交正（此二言敬之綱領）須臾有間私欲萬端不火而熱不冰而寒毫釐有差天壤易處三綱旣淪九灋亦斁（九灋九疇斁敗也）嗚呼小子念哉敬哉墨卿司戒敢告靈臺敬之爲義至是無復餘蘊有志於聖學者宜熟復之

臣廉嘗竊誦朱熹感興詩云放勛始欽明南面亦恭己大哉精一傳萬世立人紀猗歟歎日躋穆穆歌敬止戒獒光武烈待旦起周禮恭惟千載心秋月照寒水魯叟何常師刪述存聖軌先儒何基謂此詩明列聖相傳心學之妙惟在一敬仲尼刪述詩書以存聖軌而垂法萬世其要只此一字臣謂[illegible]言主敬之工夫詩言敬學之傳授聖帝明王之所以爲聖帝明王大聖大賢之所以爲大聖大賢端不出乎一敬之外也

事天之敬

太甲（商書篇名）伊尹申誥于王（太甲）曰嗚呼惟天無親克敬惟親民罔常懷懷于有仁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天位艱哉德惟治否則亂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終始愼厥與惟明明后先王（湯也）惟時懋敬厥德克配上帝（配合也）今王嗣有令緒尚監茲哉（監視也）

眞德秀曰此太甲悔過思庸之後也伊尹猶恐其持守之未篤則儆之以三言使知天道之無私親惟敬則親民心之無常懷惟仁則懷鬼神之無常享惟誠則享而終之以敬德之一言蓋敬則仁不敬則私欲賊之而不仁矣敬則誠不敬則私欲雜之

而不誠矣曰誠曰仁何所用力惟敬而已夫有德則必治與治同道則必興成湯之敬德至與天合太甲其可不與之同道邪能與湯合則亦與天合矣斯言也豈獨爲太甲謀萬世人主皆當取法

大明（詩大雅篇名）文王有明德故天復命武王也明明在下赫赫在上天難忱斯（忱信也）不易惟王天位殷適（紂殷之正適）使不挾四方（挾謂有之也）其三章曰維此文王小心翼翼（翼翼恭愼貌）昭事上帝聿懷多福（懷來也）厥德不回（回違也）以受方國其末章曰上帝臨女無貳爾心

眞德秀曰明明在下指君德而言赫赫在上指天命而言君有明明之德則天有赫赫之命矣此天之所以爲難忱而爲君之所以不易也以商紂言之所居之尊則天位所傳之正則殷適一旦失道雖欲挾四方而有之有所不能此與召誥皇天改厥

文王之命同意皆所以深警成王也旣言商紂之失又言文王之得謂其小心恭順以昭事上帝遂能懷來百福由其德不違於天故天使膺受四方之國此其所以深勉成王也上帝臨女無貳爾心此言武王以諸侯伐紂衆寡不侔所恃者上帝之臨而已汝者武王自謂也商紂無道天命討之其可以强弱貳其心乎此二言也雖爲伐商而發然玩其辭則若上帝實臨其上入主而能時時誦味則非心邪念自當潛弭於冥冥之中矣豈小補哉

敬之羣臣進戒嗣王也（嗣王成王）敬之敬之天維顯思（顯明也思語辭）命不易哉無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士事也通）日監在茲

眞德秀曰成王卽政之初羣臣進戒首以敬天爲言蓋帝王所當尊者莫如天所當從事者莫如敬故重言以丕其聽夫天道甚明不可欺也天命惟艱不易保也昧者徒曰高高在上不與人接而不知人君一升一降於事爲之間天之監視未嘗一日不在此也豈可忽哉當時羣臣之學以格心爲主故其言純粹如此人主宜深味之

遇災之敬

大禹謨帝（舜）曰來禹洚水儆予（洚亦作降洪水也）

眞德秀曰孟子曰水逆行謂之洚水其災雖起堯時至舜攝位害猶未息故舜自謂此天之所以儆我也蓋帝明王之畏天省己類如此其後成湯憂旱亦以六事自責曰（說出荀子）政不節與民失職與何以不雨至此極也宮室崇與女謁盛與何以不雨至此極也苞苴行與讒夫昌與何以不雨至此極也夫以成湯之聖安得有此而反躬自責若是其至湯之心卽舜之心也至漢武帝時公孫弘對策乃以堯遭洪水使禹治之未聞禹之有水也若湯之旱則桀之餘烈也夫舜以水自儆而洪歸之於堯湯以旱自責而烈歸之於桀茲諛之情所以惑誤其君使傲忽天戒者凡皆若此不可以不察

書序伊陟相太戊（伊陟伊尹之子太戊商中宗也）亳有祥（亳商都也祥妖異也）桑穀共生于朝（合生也桑穀二木名）伊陟贊于巫咸作咸乂四篇（乂史略音茂恐未然）

眞德秀曰咸乂四篇今亡而史記敍之曰帝太戊立伊陟爲相桑穀生朝一暮大拱太戊懼問伊陟伊陟曰臣聞妖不勝德帝之政其有闕與帝其脩德太戊從之而祥桑枯死夫太戊遇災而聽忠言脩闕政卒以銷復故周公稱之曰昔在殷王中宗嚴恭寅畏天命自度謂其能盡敬畏之誠而以天命律己也可謂知中宗之心矣

書高宗肜日（高宗商書篇名）越有雊雉（雊鳴也）祖己（賢臣）曰惟先格王（高宗）正厥事乃訓于王曰嗚呼王司敬民（司主也）罔非天胤（胤嗣也）典祀無豐于昵（豐厚也昵親也）

先儒蘇軾曰高宗肜祭之日野雉鳴於鼎耳此爲神告以宗廟祭祀之失審矣故祖己謂當先格王心之非蓋武丁不專脩人事數祭以媚神而祭又豐於親廟敬父薄祖此失之大者故祖己先格而正之又言王專主於敬民而已數祭無益也夫先王莫非天嗣者常祀而豐于昵其可乎

眞德秀曰成帝時博士行大射禮有飛雉集于庭登堂而雊又集未央宮承明殿御史大夫王音進言天地之氣以類相應譴告人主甚微而著雉者聽察先聞雷聲故經載高宗雊雉之異以明轉禍爲福之驗今以博士行禮之日大衆聚會飛集於庭

歷階登堂厥後入宮其宿留告曉人具備雉入道相戒何以過是後帝使詔旹曰聞捕得雉毛羽頗摧折類拘執者得無人為之音復對曰陛下安得此亡國之語不知誰主為佞諂之計誣亂聖德如此陛下即位十五年繼嗣不立日日駕車而出失行流聞海內傳之甚於京師皇天數見災異欲人主變更尚不能感動陛下臣子何望宜謀於賢哲克己復禮以求天意則繼嗣尚可立災異尚可銷也漢去三代未遠一雉之異而君臣相儆如此故附著焉

静按尚書大傳謂高宗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雊祖已曰雉野鳥也今升鼎遠方將有來朝者乎然則又以為禎祥矣與今書訓不類至若登柱而王弘卜還雊殺而高駢占敗越裳獻而成王讓美野人獻而莊宗泣下其吉凶原無定說故一木之祥

一禽之異皆適然耳以為祥而君臣相慶者謬也以為異而傳會切責胥遍也若明君儆戒無虞則不問其吉凶而皆脩省焉可也

雲漢(詩大雅)仍叔美宣王也(仍叔周大夫)遇災而懼側身脩行欲銷去之百姓見憂故作是詩也其一章曰倬彼雲漢昭回于天(倬大也雲漢天河也昭明回轉也)王曰於乎何辜今之人天降喪亂饑饉薦臻(薦重也臻至也)靡神不舉靡愛斯牲圭璧既卒寧莫我聽其二章曰旱既太甚蘊隆蟲蟲(蘊積也隆盛也蟲蟲熱氣也)不殄禋祀(殄絕也)自郊徂宮(郊祀天宮祀廟)上下奠瘗(上祭天下祭地奠其禮瘗其物)靡神不宗(宗尊也)后稷不克(克能也)上帝不臨(臨視也)耗斁下土(斁敗也)寧丁我躬三章曰旱既太甚則不可推(推去也)兢兢業業(兢兢恐也業業危也)如霆如雷周餘黎民靡有孑遺(孑然遺失也)四章曰旱既太甚則不可沮赫赫炎炎云我無所大命近止(死將至也)靡瞻靡顧(言無所瞻顧也)羣公先正則不我助(謂百辟卿士)父母先祖胡寧忍予五章曰旱既太甚滌滌山川(滌滌山無木川無水)旱魃為虐(魃旱神)如惔如焚(惔燎之也)我心憚暑(憚畏也)憂心如熏羣公先正則不我聞昊天上帝寧俾我遯

真德秀曰此詩蓋宣王憂旱責躬之詞其首曰雲漢爛然雨未有兆今之民何罪而數罹饑饉之厄乎神之能為雨者無不禱矣牲牷不敢愛圭璧不敢惜而神不我聽何也二章則言旱已太甚暑威熾然自郊至廟所以祭享者無不至矣莫親於后稷而不能救莫尊於上帝而不見臨與其耗敗下土民受其害寧使我躬當之三章又言致旱之由不可推知兢畏危懼殆如雷霆之在上周自厲王板蕩之餘民之僅存者無幾今又重加之以旱將無復有孑遺者矣四章則言旱甚而不可止我將無所

自容民之大命死亡無日莫有顧視之者羣公先正之與祀者曾不我助而父母以及先祖亦何忍使予至此乎五章言旱之已甚雖山川亦為槁竭使我心如焚灼羣公先正不我聽聞天既見譴寧使我遯而去位以謝罪於天不可使民被其毒五章而下大略申復前意詳味其辭敬天愛民之心側身脩行之實至今猶可想見此其所以為中興之治與

宋景公時熒惑守心(熒惑火星也心宋之分野也)景公憂之司星子韋曰可移於相公曰相吾之股肱曰可移於民公曰君者待民曰可移於歲公曰歲饑民困吾誰為君子韋曰天高聽卑君有君人之言三熒惑宜有動於是候之果徙三度([illegible])

真德秀曰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景公三言之善而法星為徙三度天人相應其捷如此可不畏哉

臨民之敬

五子之歌夏書篇名詳見後其一曰皇祖有訓皇祖大禹也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寧予視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予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予臨兆民懍乎若朽索之馭六馬為人上者奈何不敬

真德秀曰君之與民以分言之則若霄壤之不侔以情言之則若心體之相資故可親而近之不可卑而遠之也國之有民猶木之有根根搖則木拔民離則國危匹夫匹婦若無所知然離而聽之則愚合而聽之則聖故大禹自謂天下之愚夫愚婦有能勝我者蓋衆多之智慮雖聖人有不能加焉敢以己之聖為可恃而民之愚為可忽乎三失謂失之衆也一失猶不可況至於三凡民情之怨忿其端甚微其極至於不可禦圖於未形則易救於已著則難六馬者駕車之馬而六轡所以馭之車頼馬馬頼轡猶君之頼民也朽索馭馬必危非道臨民必離故大禹之心常懍乎其不自保也然則為人上者奈何不敬後世之君以一人而肆於民上者視大禹之訓宜知戒矣

召誥周書篇名召公作以告成王嗚呼有王雖小元子哉其丕能諴于小民今休丕大也諴和也休美也王不敢後用顧畏于民碞碞一作嵒五咸切險也

真德秀曰成王幼冲在位召公元老恐其未知民之可畏也則歎息而言王之年雖小而任則重若能大和于小民則善矣蓋小民雖甚微而至為可畏王其毋或敢後用顧畏于民之碞險可也夫民若何其險邪曰朽索馭馬前聖言之水能覆舟後賢喻之天下之險孰逾乎此召公此篇言畏天必及民是畏民當如畏天也

治事之敬

堯典乃命羲和羲氏和氏掌天地四時之官欽若昊天欽敬也若順也元氣昊大謂之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人時謂四時農功之時

真德秀曰奉天時以興農功事之至重故命羲和敬以授民敬之見於經者始此其分命曰寅賓出日曰寅餞納日蓋於日之出入必敬候之也至於咨鯀以治水曰往欽哉釐降二女亦曰欽哉此堯之敬見於事者也其於卹刑於敷教於典禮於咨牧不曰欽則曰寅不曰寅則曰敬此舜之敬見於事者也天下萬事莫不本之一心敬則立慢則廢雖至細微亦不可忽故堯舜之敬不獨脩身為然至於應事亦莫不然後世人主既鮮知以敬治身而臨事尤多輕忽此禍敗所由基也臣故摭二典所記以為後王之法云

臣康嘗考程頤有言事之最大最先在推測天道明曆象欽若時令萬事無不本於此臣謂曆者氣朔之書象者璣衡之類曆法自漢以來失傳言天者鮮驗至元郭守敬造授時曆本朝因之自至元辛巳至今二百餘年交食無差可謂善矣然究其所以亦皆截法此有一定之理而後世不之講焉近年歙人鮑泰著天心復要自謂有得於孟子曆元之說今其書雖存惜無人以傳其學耳若郭守敬所置簡儀用線以測天度此則冠絕古今者也至元六年庚辰至正元年辛巳

操存省察之功

詩思齊之三章詩文王雝雝在宮肅肅在廟不顯亦臨無射亦保射厭也保守也

真德秀曰此詩言文王之在宮中則雝雝然而和在宗廟則肅

肅然而敬從容中道如此然持守之功未嘗斯須廢也故其所
處雖非顯明之地常若天地神明之在上也父母師保之在前
也雖未嘗有厭倦之心而嚴於自保常恐燕安怠惰之私萌於
中邪僻媟易之氣設於體也斯其所以爲純亦不已與

抑之（詩大雅篇名）五章曰視爾友君子輯柔爾顏不遐有愆（遐何也）
相在爾室（相視也）尚不愧于屋漏（屋漏者室之西北隅也）無曰不顯莫予云覯（覯見也云語辭）
神之格思（格至也思語辭）不可度思（度測也）矧可射思（射音亦厭也）

眞德秀曰此衞武公自警之詩也人之常情祇敬於羣居者易
兢畏於獨處者難況人君之尊臨朝廷之上接對士大夫儼如
朋友則和柔顏色防遠過失雖庸君猶或知勉至於宮庭屋漏
之中蜵蜎蠖濩之地無法家拂士之在側有近習褻御之旁環
而能凛然自持不媿屋漏者雖明主猶或難之故武公自謂毋

曰此非顯明之地而莫予見也當知鬼神之妙無物不體其至
於是有不可得而度者況可有厭斁之意乎子思作中庸推明
其說曰微之顯誠之不可揜也嗚呼武公其聖賢之徒與

中庸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
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

眞德秀曰自昔諸儒之釋此章者皆以戒謹恐懼與謹獨云者
通爲一事至朱熹乃析而二之蓋以爲不睹不聞者我之所不
睹不聞也獨者人之所不睹不聞也其義不容不二又以見平
常之時要切之處無所不用其謹則天理存而人欲泯是乃所
謂致中和之功也

孟子曰無或乎王之不智也（或與惑同）雖有天下易生之物也一日暴
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吾見亦罕矣吾退而寒之者至矣吾
如有萌焉何哉今夫弈之爲數小數也不專心致志則不得也弈
秋通國之善弈者也使弈秋誨二人弈其一人專心致志惟弈秋
之爲聽一人雖聽之一心以爲有鴻鵠將至思援弓繳而射之雖
與之俱學弗若之矣爲是其智弗若與曰非然也

眞德秀曰孟子之告齊王也可謂至矣蓋人主之心養之以理
義則明蔽之以物欲則昏猶草木然煖之以陽則生寒之以陰
則悴正人賢士進見之時常少理義灌溉之益其能幾何退而
以邪說進者至矣猶煖之日寡而寒之日多雖有萌芽旋復摧
折其如之何哉又以弈比之弈雖小技非專心致志則不能精
故其一以專壹而得之其一雜以它念而失之非誨者有勤惰
學者有工拙由一與不一而已故程頤爲講官嘗言於上曰人
主一日之間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妾之時少則可以

涵養氣質薰陶德性嗚呼人主欲以理義養其心必如頤之言
而後可

臣崇慶謂人主一日之間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妾
之時少實涵養之要法成化間狀元羅倫
廷對策中亦嘗引此執政欲節其下句倫不從直聲震於時
憲宗皇帝親擢第一劉萇以此下第羅倫以此登科我
朝
君上能納直言而讀卷大臣能將順其美有如此哉（中[illegible]二字句也）

規警箴誡之助

大學曰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國語衞武公年數九十有五矣猶箴儆於國曰自卿以下至于師

長士（卿者執政之官，師長官，師之長士，將上中下士）苟在朝者，無謂我耄而舍我，必恭恪於朝，朝夕以交戒我，聞一二之言，必誦志而納之，以訓道我（謂聞人之言，必誦念記憶而納之也）。在輿有旅賁之規（旅賁，虎賁也），位宁有官師之典（宁者人君之位），倚几有誦訓之諫（誦訓，主誦書之官），居寢有暬御之箴（暬御，近習也），臨事有瞽史之道（瞽史知天道者），宴居有師工之誦（師工，樂官），史不失書（史掌書者），矇不失誦（矇謂瞽矇），以訓御之，於是乎作懿戒以自儆也（懿戒卽今抑詩也）。及其沒也，謂之叡聖武公。

眞德秀曰：衛武公之所以約敕其身者，可謂至矣。自卿以下無一人不使任箴規之職，自在輿以下無一處不欲聞箴規之言，猶且作抑詩，使人誦之，不離其側，如是而意不誠心不正者，未之有也。惟能如此，故生有令名，歿有美謚，後之人主尚其法諸。

唐穆宗問開元治道最盛，何致而然，宰相崔植對曰：玄宗卽位，得姚崇、宋璟，此二人蚤夜孜孜，納君於道，璟嘗手寫尚書無逸爲圖以獻，勸帝出入觀省以自戒。其後汙暗，乃代以山水圖，稍怠于勤，左右不復箴規，姦臣日用事，以至于敗。今願陛下以爲元龜，則天下幸甚。

臣廉竊謂宋璟嘗手寫無逸爲圖以獻，玄宗可謂盡箴規之道者矣。考之玄宗初政，姚崇、宋璟爲相，其後韓休、張九齡爲相，又其後不幸李林甫、楊國忠輩出焉。故唐人（元微之）連昌宮辭云：姚崇宋璟作相公，勸諫上皇言語切（[illegible]），燮理陰陽禾黍登，調和中外無兵戎，長官清貧（貧一作）大守好，揀選皆言由相公。開元欲末姚宋死，朝廷漸漸由妃子，祿山宮裏養作兒，虢國門前鬧如市，弄權宰相不記名，依稀憶得楊（楊國忠）與李（李林甫）。又宋人題玄宗擊毬圖云：九齡已老韓休死，無復明朝

諫疏來。君德之修否，國家之治否，係乎宰相之賢否，蓋如此。

大學衍義通略卷六

大學衍義通略卷七

永嘉王諍者註

誠意正心之要二

戒逸欲

總論逸欲之戒

大禹謨益曰吁(吁嗟)戒哉儆戒無虞(虞度)罔失法度罔遊于逸罔淫于樂任賢勿貳去邪勿疑疑謀勿成百志惟熙(熙明也廣也)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罔咈百姓以從己之欲無怠無荒四夷來王

眞德秀曰此益戒舜之辭也既吁而後戒又申之以儆戒深言治安無怠之世可畏而不可恃也蓋治亂之源在人主之一心能守法度不縱逸樂則其心正矣然後於人之賢否知所用舍謀之是非知所決擇心志洞然無一蔽惑則於違理逞欲之事

自不肯爲又必常憂勤常兢畏而不以怠荒間之然後中國尊而四夷服其效有不可揜者益之進戒始於君心而終於君心此自古聖賢傳授之要法也晉武帝混一天下唐元宗身致太平皆以逸樂怠荒召戎狄之釁其流禍至於數百年然後知聖賢之言爲萬世之蓍龜其可忽諸

益稷禹曰無若丹朱傲(丹朱堯子不肖)惟慢遊是好傲虐是作罔晝夜頟頟(頟頟不休息之貌)罔水行舟朋淫于家用殄厥世(殄絶也)予創若時(創懲也)娶于塗山(塗山國名)辛壬癸甲(辛日娶甲日復出治水)啓呱呱而泣(啓禹之子)予弗子惟荒度土功(荒大也)

眞德秀曰此大禹戒舜之辭丹朱之不肖其惡多端禹獨以傲之一辭斷之傲者驕怠之謂比衆慝之源也夫舜以大聖之姿安有可戒之事而益以怠荒戒皐以逸欲戒禹又以傲虐戒豈

愛其有是而豫防之邪抑知其無是而姑爲是言耶人心惟危自昔所畏雖聖主不敢忘操存之功大臣事聖主不敢廢規儆之益後之君臣宜視以爲法

五子之歌太康失邦(太康夏后氏也)昆弟五人須于洛之汭作五子之歌其二曰訓有之内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雕牆有一于此未或不亡

眞德秀曰大禹之訓凡六言二十有四字爾而古今亂亡之釁靡不由之凛乎其不可犯也古詩之體實原乎此意者大禹爲之使子孫誦而傳之乎爲人主者以此大訓揭之坐隅銘之楹席若古聖人儼臨乎前則保國之金湯全生之藥石也

伊尹作伊訓(伊訓商書篇名訓太甲也)曰嗚呼先王肇修人紀(肇始也)從諫弗咈(咈違也)先民時若(先民猶言古人時是也若順也)居上克明爲下克忠(爲去聲)與人不求備

檢身若不及(檢約飭也)以至于有萬邦茲惟艱哉敷求哲人(敷廣也)俾輔于爾後嗣制官刑儆于有位(儆戒也)曰敢有恒舞于宮酣歌于室時謂巫風敢有殉于貨色恒于遊畋時謂淫風敢有侮聖言逆忠直遠耆德比頑童時謂亂風惟茲三風十愆卿士有一于身家必喪邦君有一于身國必亡臣下不匡其刑墨(匡正也墨者貪以敗官之刑)具訓于蒙士(蒙童蒙也)嗚呼嗣王祗厥身念哉聖謨洋洋嘉言孔彰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爾惟德罔小萬邦惟慶爾惟不德罔大墜厥宗

眞德秀曰伊尹先言成湯所以治己者而後述其所以治人者此身敎之義也蓋自夏桀之亂綱常掃地湯始脩而正之惟忠諫是從惟先民是順居上則能明其德爲民則能盡其心恕以及人故不求其備嚴以律身故如恐弗及積行累善如此以至

于有天下、其惟難哉、成湯念得之之難、懼保之之不易也、於是廣求賢哲、以輔後人、又制官刑、以儆有位、蓋將維持王業於無窮也、巫歌舞以緣神者也、故常舞于宮、酣歌于室、是爲巫覡之風、殉循殉弊之殉、陷身于貨色之中、不知省悟、又常于畋獵、不知止息、是爲淫洪之風、侮嫚聖人之言、逆咈忠直之士、疎遠耆艾之德、親比頑嚚之童、是爲惛亂之風、三風其綱而十愆其目也、卿士有其一、家必喪、諸侯有其一、國必亡、臣下不能諫正者、繩以敗官之罪、其刑墨、童蒙之士、則以此訓之、夫自卿士以至諸侯、或蹈其一、猶必取喪亡之禍、況天子乎、故伊尹以此訓太甲、欲其敬厥身而念之不忘也、愆雖有十、苟能敬則十者俱泯、一不敬則十者俱生、故敬之一辭、乃治三風十愆之藥石也、篇將終、又深歎聖言之彰明、與天命之難保、以警動太甲之心、與其必聽直所謂社稷之臣與、

周公作無逸、(周書篇名、作此以戒成王、)曰、嗚呼、君子所其無逸、(所猶處也、)先知稼穡之艱難、(種曰稼、斂曰穡、)乃逸、則知小人之依、(依謂小人所恃以爲生也、)相小人、厥父母勤勞稼穡、(相視也、)厥子乃不知稼穡之艱難、乃逸乃諺、(諺鄙語也、)既誕、(誕妄言也、)否則侮厥父母曰、昔之人無聞知、(昔之人指父母也、)周公曰、嗚呼、我聞曰、昔在殷王中宗、(即殷太戊也、)嚴恭寅畏、(四者皆敬也、)天命自度、治民祗懼、不敢荒寧、肆中宗之享國七十有五年、其在高宗時、舊勞于外、爰暨小人、(舊久也、高宗爲太子時、父小乙使居民間、習民事、)作其即位、(作起也、)乃或亮陰、三年不言、(亮信也、陰默也、)其惟不言、言乃雍、(雍和也、)不敢荒寧、嘉靖殷邦、至于小大、無時或怨、肆高宗之享國五十九年、其在祖甲、不義惟王、舊爲小人、作其即位、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保安也、惠愛也、)不敢侮鰥寡、肆祖甲之享國三十有三年、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謂商之後王也、)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自時厥後、亦罔或克壽、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三四年、周公曰、嗚呼、厥亦惟我周太王王季、克自抑畏、(抑損也、)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徽柔懿恭、(徽美也、懿亦美也、)懷保小民、惠鮮鰥寡、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文王不敢盤于遊田、(盤樂也、)以庶邦惟正之供、(供貢也、)文王受命惟中身、(中年也、)厥享國五十年、周公曰、嗚呼、繼自今嗣王、則其無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田、(淫過也、)以萬民惟正之供、(仁山謂文王率之以正、使庶邦以正應之、所謂正己而物正也、)無皇曰、今日耽樂、乃非民攸訓、非天攸若、時人丕則有愆、(無自寬曰、今日耽樂而已、明日不復爾也、然即此一說、已非所以訓民而順天、將必大有過愆矣、)無若殷王受之迷亂、酗于酒德哉、

眞德秀曰、無逸一書、前舉三宗、後舉文王、俾成王知所以法、又舉商王受、俾成王知所以戒、受之惡無所不有、而酗于酒其最

也、人無智愚、皆知憂勤者必享國、而逸欲者必戕生、惟其沉湎于酒、心志惛亂、則雖死亡在前、亦不知畏、故欲無逸、則不可酗酒、酗酒則不能無逸、此周公所以專於陳戒與、

臣廉嘗考薛瑄謂無逸書曰、昔在殷王中宗、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祗懼、不敢荒寧、此數者皆主敬而言、治天下之本、不外乎此、臣謂論語脩己以敬、以安百姓、中庸篤恭而天下平、豈非敬爲治天下之本哉、

唐太宗時、張蘊古上大寶箴曰、樂不可極、樂極生哀、欲不可縱、縱欲成災、壯九重於內、所居不過容膝、彼昏不知、瑤其臺而瓊其室、羅八珍於前、所食不過適口、惟狂罔念、丘其糟而池其酒、勿內荒於色、勿外荒於禽、勿貴難得貨、勿聽亡國音、內荒伐人性、外荒蕩人心、難得之貨侈、亡國之音淫、

真德秀曰大寶之箴亦丹扆之良規也故刻取其略以備覽觀焉

沉湎之戒

泰誓（武王伐紂誓師之辭）今商王受弗敬上天降災下民沉湎冒色（冒亂也）敢行暴虐罪人以族官人以世惟宮室臺榭陂池侈服以殘害于爾萬姓又曰淫酗肆虐臣下化之

真德秀曰受之惡衆矣而武王誓衆乃以沉湎爲首者人惟一心明則萬善所從出昏則衆惡所自生未有沉溺于酒而志不昏者志一昏則無所不有矣故曰冒色曰暴虐曰宮室臺榭陂池侈服無不具焉宜武王以爲問罪之首也夫成湯惟其不邇聲色也故德懋懋官功懋懋賞受惟其沉湎冒色也故罪人以族官人以世心有昏明之異故政有得失之殊後之人主豈可不鑑

漢成帝嘗與張放等宴飲禁中皆引滿舉白談笑大噱時乘輿幄坐屛風畫紂醉踞妲己作長夜之樂侍中班伯久疾新起上顧指畫而問曰紂爲無道至於是乎對曰書云乃用婦人之言何有踞肆於朝所謂衆惡歸之不如是之甚者也上曰苟不若此此圖何戒對曰沉湎于酒微子所以告去也（微子以紂沉湎于酒作誥而去）式號式謼大雅所以流連也（詩人嗟嘆紂式號式謼流連也）詩書淫亂之戒其原皆在於酒上乃喟然嘆曰吾久不見班生今日復聞讜言放等不懌稍自引起更衣因罷去

真德秀曰班伯曰詩書淫亂之戒其原皆在於酒旨哉言乎成帝能喟嘆之而不能因其言以自改卒以沉湎妨政權移外家至於覆國其亦可監也夫

晉元帝初頗以酒廢事王導以爲言帝命酌引觴覆之於此遂絕

真德秀曰元帝之爲君非能剛果以有爲者也其覆杯之舉則於聽言改過而略不凝滯此所以粗能自立於江左歟

陳後主君臣酣飲自夕達旦以此爲常其後隋師東下不爲深備奏伎縱酒賦詩不輟陳國遂亡

隋煬帝至江都荒淫益甚宮中爲百餘房各盛供張實以美人日令一房爲主人帝與蕭后及幸姬歷就宴飲酒卮不離口從姬千餘人亦常醉未幾爲宇文化及所弑

真德秀曰以酒喪邦其禍至陳隋而極故以二君終焉

臣廉嘗讀朱熹小學載范質戒從子詩曰戒汝勿嗜酒狂藥非佳味能移謹厚性化爲凶險類古今傾敗者歷歷皆可記其以酒爲狂藥最爲名言至謂謹厚者飲之亦化爲凶險況非謹厚者乎又謂古今傾敗多由於酒亦詩書淫亂之戒其原皆在於酒之意也吁酒禍誠可畏哉

荒淫之戒

牧誓（周書篇名武王誓師牧野之辭）王曰古人有言曰牝雞無晨（牝雞無晨也）牝雞之晨惟家之索（索盡也）今商王受惟婦言是用（婦妲己也）昏棄厥肆祀弗荅（肆陳也荅報也）昏棄厥遺王父母弟不迪（王父母弟祖父母所遺諸弟也不迪不以道遇之也）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是以爲大夫卿士俾暴虐于百姓以姦宄于商邑

真德秀曰列女傳受好酒淫樂不離妲己所舉者貴之所憎者誅之惟其言是用受之心旣昏于色矣於是神祇當祀者不之祀兄弟當恤者不之恤而惟四方罪戾逋亡之人崇長信使俾之肆毒于民受病之本皆由昏之一字故武王兩言之

晉獻公卜伐驪戎史蘇占之曰勝而不吉公不聽遂伐驪戎克之獲驪姬以歸有寵立以爲夫人公飲大夫酒令司正實爵與史蘇曰飲而無肴(肴俎實也)夫驪戎之役汝曰勝而不吉故賞汝以爵罰汝以無肴勝國得妃吉孰大焉史蘇卒爵再拜稽首曰兆有之(兆卦)臣不敢蔽(蔽掩也)蔽兆之紀(紀法也)失臣之官有二辠焉何以事君大罰將及不唯無肴抑君亦樂其吉而備其凶凶之無有備之何害若其有之備之爲瘳(瘳愈也)臣之不信國之福也(不信卜不中也)飲酒出史蘇告大夫曰夫有男戎必有女戎若晉以男戎勝戎戎亦必以女戎勝晉里克曰何如史蘇曰昔夏桀伐有施有施人以妹喜女焉(以女進人曰女)妹喜有寵於是乎與伊尹比而亡夏(比猶合也)殷辛伐有蘇有蘇以妲己女焉妲己有寵於是乎與膠鬲比而亡殷周幽王伐有褒有褒人以褒姒女焉褒姒有寵生伯服於是乎逐太子宜臼而立伯服太子出奔申申人召西戎以伐周周於是乎亡今晉寡德而安俘女又增其寵雖當三季之王不亦可乎公以驪姬爲夫人生奚齊其娣生卓子史蘇曰亂本生矣亂必自女戎三代皆然驪姬果作難殺太子申生而逐二公子(二公子重耳夷吾也)

眞德秀曰史蘇曰有男戎必有女戎斯言也古今之至言也桀謂妹喜與伊尹比妲己與膠鬲比何邪伊尹相湯伐桀者也妹喜敗桀之德速桀之亡是亦伐之也伊尹伐於外妹喜伐於內故以比言之無妹喜之伐則無伊尹之伐矣妲己之比膠鬲亦然嗚呼人知有邊境之寇而不知有宮闈之寇堅甲利兵禦乎冢突者邊境之寇也冶容妖色狐媚蠱惑者宮闈之寇也邊境之寇檯吾於外膚革之疾也宮闈之寇賊吾於內腹心之災也理膚革之疾易而去腹心之災難臣故曰史蘇之言古今之至言也

漢成帝趙皇后既立後寵少衰而弟絶幸爲昭儀居昭陽舍其中庭彤朱而殿上髹漆切皆銅沓冒黃金塗(切門限也沓冒其限也)白玉階(階也)壁帶(壁上橫木)往往爲黃金釭(釭音工)函藍田璧明珠翠羽自後宮未嘗有焉姊弟專寵十餘年卒皆無子掖庭中御幸生子者輒死又飲藥傷墮者無數成帝素彊無疾病暴崩民間歸罪昭儀皇太后詔雜治昭儀昭儀自殺先是有童謠曰燕燕尾涎涎張公子時相見木門倉琅根燕飛來啄皇孫皇孫死燕啄矢成帝每微行出常與張放俱而稱富平侯家人故曰張公子倉琅根宮門銅鍰也(鍰黃銅也一曰錢也)

臣廉稿考漢書五行志成帝微行與富平侯俱過河陽主作樂見飛燕者趙飛燕而幸之故曰燕燕尾涎涎美好貌也張公

謂富平侯也木門倉琅根言將尊貴也後遂立爲皇后弟昭儀賊害後宮皇子卒皆伏辜所謂燕飛來啄皇孫皇孫死燕啄矢者也

眞德秀曰昭儀之始入也姿質醲粹見者嘖嘖獨宮帝時披香博士淖方成(此姓淖字方成博士宮官也)在帝後唾之曰此禍水也滅火必矣(漢以火德也)其事見司馬光通鑑云褒姒之亂史伯謂其生有龍漦之異厭弧箕服之祥(國語)語雖近怪然嬖妻嬖女其非天地正氣所生也必矣禍水之說近是故併附焉(漦音[illegible])

臣廉稿謂漢運火德故宮嬙淖方成有禍水滅火之說歷代德運不徒鄒衍劉向言之而程顥亦嘗謂唐土德少河患宋火德多水災淖方成蓋女博士而知書者也故其言如此然德秀於此旣箋註漢火德矣而又引檿弧箕服爲言何邪要

知方成之意何謂絕色能傾國耳非有他怪異之論也、

盤游之戒

五子之歌太康尸位以逸豫滅厥德黎民咸貳乃盤游無度畋于有洛之表(洛水也表外也)十旬弗反有窮后羿(有窮國名也后君也羿其名)因民弗忍距于河([illegible])

眞德秀曰太康者大禹之孫而禹之功與天地並甫及再世太康以盤游之樂遽失天國天命之靡常而前人之功不可恃蓋如此自是羿專夏政寒浞又殺羿而代之非少康君臣辛苦經營以復有夏之業則禹不祀矣太康逸豫以一朝而失之少康布德兆謀四十餘年而後克復失之之易而復之之難又如此後王可不戒諸、

孟子曰昔者齊景公問於晏子曰吾欲觀於轉附朝儛遵海而南放于琅琊吾何脩而可以比於先王觀也晏子對曰善哉問也天子適諸侯曰巡狩巡狩者巡所守也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述職者述所職也無非事者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夏諺曰吾王不遊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一遊一豫為諸侯度今也不然師行而糧食飢者弗食勞者弗息睊睊胥讒民乃作慝方命虐民飲食若流流連荒亡為諸侯憂從流下而忘反謂之流從流上而忘反謂之連從獸無厭謂之荒樂酒無厭謂之亡先王無流連之樂荒亡之行惟君所行也景公說大戒於國出舍於郊於是始興發補不足召太師曰為我作君臣相說之樂蓋徵招角招是也其詩曰畜君何尤畜君者好君也

眞德秀曰景公之本志不過為游觀計爾而晏子乃迪之以古誼勸之以省民且深陳流連荒亡之戒可謂格其邪心而引之

當道也孟子因宣王好貨好色之問而告以與民同樂亦此意也易之大小畜皆以止為義凡止君之欲者乃所以為愛君也大忠臣之心惟恐其君之有欲晏子之於景公是也姦臣之心惟恐其君之無欲趙高之於二世李林甫之於明皇是也人主其可以不察、

漢武帝時司馬相如從上至長楊獵時天子方自好擊熊豕馳逐野獸相如上書諫曰臣聞物有同類而殊能者故力稱烏獲(古之有力者)捷言慶忌(古之捷者)勇期賁育(古之勇者)臣之愚竊以為人誠有之獸亦宜然今陛下好陵阻險射猛獸卒然遇逸材之獸駭不存之地犯屬車之清塵輿不及還轅人不暇施巧雖有烏獲逢蒙之技不得用(逢蒙古之善射者)枯木朽株盡為難矣是胡越起於轂下而羌夷接軫也豈不殆哉且夫清道而後行中路而馳猶時有銜橛之變(銜謂馬銜橛謂車鉤心也馬銜或斷鉤心或出則致傾敗以傷人也)況乎涉豐草騁丘虛前有利獸之樂而內無存變之意其為害也不難矣夫輕萬乘之重不以為安樂出萬有一危之塗以為娛臣竊為陛下不取鄙諺曰家累千金坐不垂堂(垂堂謂近堂邊也恐墜墮也)此言雖小可以諭大臣願陛下留意幸察

眞德秀曰相如諫獵之辭惓惓忠篤其曰胡越起於轂下而羌夷接軫云者猶足以聳動人主之聽故録之

臣旒竊謂相如之文恐此戒為最說得利害甚明雖然行則鳴珮王在車則聞鸞和之聲之類則未之及焉其於禮義固已疎矣使有手格猛獸如商紂善馭八駿如周穆者聞之未必信其言也要之相如之言固不可忽而禮記之論何可以不知哉、

武帝建元三年、上始爲微行、八九月中、與侍中常侍武騎及待詔隴西北地良家子能騎射者期諸殿門、故有期門之號、常稱平陽侯、馳射鹿豕狐兔、手格熊羆、馳騖禾稼稻秔之地、民皆號呼罵詈、鄠杜令欲執之、迺示以乘輿物、久之乃得、夫時夜出夕還、後齎五日糧、會朔望長信宮、（太后居長信宮）上大驩樂之、

眞德秀曰、自昔人君跡至無道、未有微行數出者、惟趙武靈王僞爲使者、馳入秦觀秦昭王之爲人、雖云跌蕩、猶有英偉之氣、漢武之微行也、特以快從禽之樂爾、當時丞相御史不能諫爭、乃私置更衣、爲投宿之所、可謂逢君之欲矣、自武帝開端、於是成帝效之、常自稱富平侯家人、從近幸小臣、以出谷永諫曰、陛下棄萬乘之至貴、樂家人之賤事、厭高美之尊號、好匹夫之卑字、崇聚僄輕無義小人、以爲私客、數離深宮之固、飲醉吏民之家、典門戶奉宿衛之臣、執干戈而守空宮、公卿百僚不知陛下所在、觀永諫辭、則成帝之微行、其醜有甚於武帝者、淫荒失道、漢日以衰、其作俑則自武帝始、吁可戒哉、

奢侈之戒

書伊尹作太甲曰、愼乃儉德、惟懷永圖、（永長也、圖謀也）

眞德秀曰、此太甲不惠于阿衡之時也、故伊尹訓之者如此、夫儉則心小、而爲慮者遠、侈則心大、而爲謀者疎、方是時、太甲方以欲敗度、縱敗禮、心爲二者所蔽、若浮雲之翳日月、未知斷言之爲忠也、一旦處仁遷義、而本心復明、然後知受病之源、端在於此、克終之美、光昭簡冊、伊尹訓戒之功、夫豈小哉、

子曰、禹吾無間然矣、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禹吾無間然矣、

眞德秀曰、大禹於奉己也薄、而於孝祖宗、敬天地、袪生民、則皆致其厚、此大禹所以稱爲勤邦儉家、而孔子亦謂之無間然也、其後文王亦以卑服、即康功田功、聖人用心、大抵若此、玆非後王所當法與、

春秋左氏傳、昭八年、有石言于晉魏楡、（晉地名）晉侯問於師曠、（晉大夫）曰、石何故言、對曰、石不能言、或馮焉、不然、民聽濫也、抑臣又聞之曰、作事不時、怨讟動于民、則有非言之物而言、今宮室崇侈、民力彫盡、怨讟並作、莫保其性、石言不亦宜乎、於是晉侯方築虒祁之宮、（虒新地名）叔向（晉大夫）曰、子野之言、君子哉、（子野師曠字）君子之言、信而有徵、

十三年、晉成虒祁、諸侯朝而歸者皆有貳心、（虒音斯祁音似）

眞德秀曰、晉平公、伯主也、侈一宮室、而上天爲之示異、諸侯爲之離心、故曰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可不戒夫、

秦始皇以爲咸陽人多、先王之宮庭小、乃營作朝宮渭南上林苑中、先作前殿阿房、東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萬人、下可以建五丈旗、周馳爲閣道、自殿下直抵南山、表南山之顚以爲闕、爲複道、自阿房渡渭、屬之咸陽、以象天極閣道絕漢抵營室也、阿房宮未成、欲更擇令名名之、作宮阿房、故天下謂之阿房宮、

漢文帝時、賈山言治亂之事曰、秦起咸陽而西至雍、離宮三百、鐘鼓帷帳不移而具、又爲阿房之殿、殿高數十仞、東西五里、南北千步、從車羅騎、四馬騖馳、旌旗不橈、爲宮室之麗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聚廬而託處焉、（後世之子孫）爲馳道於天下、東窮燕齊、南極吳楚、江湖之上、瀕海之觀畢至、道廣五十步、三丈而樹、厚築其外、隱以金椎、（隱築也）樹以青松、爲馳道之麗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邪徑而託足焉、秦以熊羆之力、虎狼之心、蠶食諸侯、并吞海內、而不

爲禮義故天殃加焉、

眞德秀曰阿房之後自開闢以來未之有也賈山之言既足爲來世戒而唐人杜牧又爲之賦曰明星熒熒開妝鏡也綠雲擾擾梳曉鬟也渭流漲膩棄脂水也煙斜霧橫焚椒蘭也雷霆乍驚宮車過也轆轆遠聽杳不知其所之也又曰鼎鐺玉石金塊珠礫棄擲邐迤秦人視之亦不甚惜嗟乎一人之心千萬人之心也秦愛紛奢人亦念其家奈何取之盡錙銖用之如泥沙又曰使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獨夫之心日益驕固戍卒叫函谷舉楚人一炬可憐焦土〔謂項羽焚咸陽火三月不滅也〕詞人之賦不無浮誇然其窮奢極侈之狀播諸賦詠深宮開燕使人歌之以代吹竹彈絲之樂亦足以戒故以次于賈山之後、

臣廉竊謂阿房宮賦渭流漲膩煙斜霧橫雖形容或過然亦可謂能言秦人之窮極奢侈者矣賦終滅六國者六國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使六國各愛其人則足以拒秦秦復愛六國之人則遞二世至萬世而爲君誰得而族滅也秦人不暇自哀而後人哀之後人哀之而不鑑之亦使後人而復哀後人也此數言者尤足爲千古覆轍之戒、

漢文帝即位二十三年宮室苑囿車騎服御無所增益有不便輒弛以利民嘗欲作露臺召匠計之直百金上曰百金〔金重一斤百錢爲金百斤也〕中人十家之產吾奉先帝宮室常恐羞之何以臺爲身衣弋綈〔弋羊織反黑色也綈田黎反厚繒也蓋今之絁之粗繹綈不同者也〕所幸愼夫人衣不曳地帷帳無文繡示敦朴爲天下先

眞德秀曰文帝斯言有二善焉曰百金中人十家之產念細民爲生之艱也曰吾奉先帝宮室常恐羞之念祖宗創業之艱也人主常存此心雖勸之奢侈亦不爲矣凡繼世之君多恣耳目之娛者正以不知錙銖寸用莫非生民膏血而已之所處皆先世積累之餘功故也故曰文帝斯言有二善焉可以爲後世法矣、

唐太宗貞觀初謂公卿曰昔禹鑿山治水而民無謗讟者與人同利故也秦始皇營宮室而民怨叛者病人以利己也夫靡麗珍奇固人之所欲若縱之不已則危亡立至朕欲營一殿材用已具鑒秦而止王公已下宜體朕此意也由是二十年間風俗素朴衣無錦繡公私富給、

四年發卒修洛陽宮以備巡幸給事中張玄素上書諫曰陛下初平洛陽凡隋氏宮室之宏侈者皆令毀之曾未十年復加營繕何前日惡之而今日效之也且以今日財力何如隋世陛下役瘡痍之人習亡隋之弊恐又甚於煬帝矣上曰卿謂我不如煬帝何如桀紂對曰若此役不息亦同歸于亂上曰吾思之不熟乃至於是即爲之罷役賜玄素綵二百匹、

眞德秀曰太宗鑒秦之侈故一殿之營爲費無幾而亟已之然未及數年遽有洛宮之役由儉入奢其易若此此張玄素之所以諫也惟其容聞忠言不恡己過雖比之於隋煬斥之以桀紂曾不少忤而亟從之此其所以致貞觀之治也、

玄宗開元二年上以風俗奢靡制乘輿服御金銀器玩令有司銷毀以供軍國之用其珠玉錦繡焚於殿前后妃以下毋得服珠玉錦繡、

眞德秀曰人主以實心爲善則人自孚以實德示民則人自化明皇之焚珠玉錦繡也未必中心之實然而近名之意則有不

可袪者，故曾未三年，已遣御史訪珍異於南方矣。(有胡人上言：海内多珠璣，可往營致。上命御史楊範臣往求之。範臣奏曰：前年焚珠玉錦繡，示不復用，今所求者，何以異於所焚者乎。上遽引咎慰之。)使其真有崇儉去奢之志，而以樸素為天下先，如漢文帝之不言而躬行，何患澆俗之不革。惟其出於矯枉，急於人知，而忠信誠慤有所不足，是以本心之修，旋即發露，不待在位之久而後形也。然則人君之為善，其可不以實心，其示人也，其可不以實德。

誠意正心之要三

審幾微(真西山大學衍義於誠意正心之要，立為二目，曰崇敬畏，曰戒逸欲。丘瓊山取朱子誠意章解審幾之意，補審幾微一節於二目之後。)

謹理欲之初分

大學曰：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

謙。(謙讀為慊)故君子必慎其獨也。○按大學釋誠意，指出慎獨一言，示學者以誠意之方。章句論慎獨，指出審幾一言，示學者以慎獨之要。

中庸曰：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

易曰：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漢書吉之之間有凶字，今從之。)○按大易此言萬世訓幾字之始。

通書曰：幾善惡。又曰：動而未形，有無之間者，幾也。又曰：不思則不能通微，不睿則不能無不通。是則無不通生於通微，通微生於思，故思者聖功之本，而吉凶之機也。○朱子曰：天理人欲之分，只爭這些子，故周子每說幾字，然辨之不可不早，故橫渠每說豫字。

察事幾之萌動

易曰：夫易，聖人之所以極深而研幾也。惟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惟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朱子曰：深就心上說，幾就事上說。)又曰：知幾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其知幾乎。又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易曰：介于石，不終日，貞吉。介如石焉，寧用終日，斷可識矣。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

象曰：天與水違行，訟。君子以作事謀始。○朱子曰：作事謀始，訟端絕矣。項安世曰：乾陽生於坎水，坎水生於天一，乾坎本同氣而生者也。一動之後，相背而行，遂有天淵之隔，禍亂之端，夫豈在大。曹劉共飯，地分七箸之間；蘇史滅宗，忿起笑談之頃。謀始之誨，豈不深切乎。○按或曰：興訟構獄，官府之事也。朝廷之於民，直驅之而已，彼將誰訟乎。吁，上之於下，勢不同而理同。下之於上，不敢言而敢怒。民之訟於心也，甚於口；民之訟於天也，甚於官。仁智之君，果畏天誠畏民怒，作事可不謀始乎。(漢沖帝時皇甫規對策曰：

宜黜常侍尤無狀者，以塞痛怨，以答天譴。)

虞書：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帝舜作歌曰：勑天之命，惟時惟幾。○蔡沈曰：勑，戒勑也。幾，事之微也。言無時無事而不戒勑也。

詩鶴鳴首章曰：鶴鳴于九皐，聲聞于野。○朱子曰：言誠之不可揜也。

禮記經解曰：禮之教化也微，其止邪也於未形，使人日遷善遠罪而不自知也，是以先王隆之也。易曰：君子慎始，差若毫釐，繆以千里，此之謂也。(引易，今經文無之。)○按先王知男女之有欲也，則制昏禮以止其淫辟之行於情竇未開之先；知飲食之易爭也，則制鄉飲以止其爭鬭之獄於朶頤未動之始；制喪祭之禮以止其倍死忘生之念於哭臨奠獻之際；制聘覲之禮以止其倍畔侵陵之患於玉帛俎豆之間。是皆不待欲動情勝之時，而自有潛消遏

化之姣縱有過差不遠而復何有千里之繆哉
宋仁宗時司馬光上五規其四曰重微略曰木飲之言常見棄忽及其已然又無所及夫宴安怠惰肇荒淫之基奇巧珍玩發奢泰之端甘言悲詞啓僥倖之塗附耳屏語開讒賊之門不惜名器導僭逼之源假借威福授陵奪之柄凡此六者其初甚微日滋月益遂至深固比知而革之則用力百倍矣

防姦萌之漸長

坤初六履霜堅氷至象曰履霜堅氷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氷也文言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辨之不早辨也易曰履霜堅氷至蓋言順也（順當作愼）

大畜六四童牛之牿元吉（童者未角之稱牿施橫木于牛角以防其觸也）六五豶豕之牙吉（攻其特而去其勢曰豶去其勢則牙雖有而剛躁自止）○姤初六繫于金柅（柅止車之物以金堅強之柅）貞吉（靜正則吉）有攸往見凶（往則見凶）羸豕孚蹢躅（羸弱之豕中心誠在乎蹢躅跳躑之）也○唐武宗時李德裕爲相君臣契合莫能間之近倖帖息畏伏誠若無能爲者而不知其志在求逞也其后繼嗣重事定於其手而德裕逐矣

通鑑初命晉大夫魏斯趙籍韓虔爲諸侯○按三晉欲剖分宗國非一日矣至是始自列土而南面焉周雖不命豈能禁其自侯哉原其所由先儒謂始自悼公委盟會於大夫平公受貨賂於崔杼荀躒出會三臣內叛陰凝氷堅垂及百年矣是以君子爲大於其細圖難於其易勿謂無害其禍將大勿謂無傷其禍將長

炳治亂之幾先

五子之歌曰怨豈在明不見在圖
周官曰若昔大猷制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
易象曰水在火上既濟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按唐玄宗天寶末安祿山反入關帝獨與貴妃姊妹皇子妃主皇孫及親近宦官宮人出奔至咸陽望賢宮日中猶未食民獻糲飯雜以麥豆皇孫輩以手掬食之須臾而盡夜半至金城縣驛中無燈火人相枕藉而寢貴賤無以復辨○德宗建中四年李希烈寇襄城詔發涇原兵救之兵至京師一無所賜衆怒遂反帝與太子諸王公主出幸奉天經月城中資糧俱盡供御纔有糲米二斛每伺賊間夜縋人於城外采蕪菁根而進之○宋徽宗末年金人分道南侵乃傳位欽宗靖康元年金酋自眞定趨汴屯于城下京師遂陷金人欲邀徽宗出郊欽宗乃代其往遂如青城金人

逼欽宗易服又欲徽宗至青城面議凡法駕鹵簿九鼎等物及官吏內人技藝工匠府庫畜積爲之一空是三君者皆恃其富盛而不能思患豫防遂馴致於禍亂而不可救藥之地謹劉于篇以垂世戒若夫叔季之君未至於既濟而罹禍亂者則不載云

大學衍義通略卷七

大學衍義通略卷八

永嘉王諍考註

修身之要一

謹言行

易大傳孔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乎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邇見乎遠言行君子之樞機樞門樞機弩牙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可不慎乎

臣德秀曰孔子因中孚鳴鶴之爻而發明應感之理謂人君雖處宮庭而其言不可以不謹又推而廣之言行皆不可以不謹猶懼人之易忽也則又曰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蓋天地之大不可測識然一言一行之善感格之效捷於影響其可不謹乎或謂居室出言人誰聞者千里之外何由應之吁驪姬夜半之泣晉之國語飛燕憤恚之辭筆之班書明皇妃子比翼連理之誓見之詩歌此皆深宮無人私語密約無不暴白於天下後世者此所以為微之顯誠之不可揜與為人主者其深戒之

諍按陳士涉嘗疑驪姬夜泣事博士孔叢子對曰古者外朝則有國史內朝則有女史以無諱示後世故床笫之言人無不知焉可不懼哉

玉藻禮記篇名天子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

臣德秀曰古者進言者所以約飭人君之身使之心正意誠而無言動之失也故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事為春秋言為尚書其來尚矣今舍人之設乃其遺制又許直前論奏以正救於未形之先則雖不盡古而意則猶古也必擇其人以

舉厥職使於人主言動無不得書則庶乎其有儆矣

正威儀

顧命周書篇名成王命召公畢公相康王曰思夫人自亂于威儀爾無以釗冒貢于非幾釗康王名冒貢進也非之非幾微也

臣德秀曰呂祖謙云斯言也蓋成王平日至親至切之學至是始發其秘也周公精微之傳成王得之將終乃以示群臣孔子精微之傳曾子得之將終乃以示孟敬子皆近在於威儀容貌顏色辭氣之間然則周孔豈惟同道其用功之次第品目亦莫不同也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是以有動作威儀之則蓋莫非天命也躁輕縱弛自踰其則特人自亂之耳天秩何嘗亂哉翫其語意之深長可見其觀之遠也威儀失則豈惟形於事見於行然後當戒一俯一仰毫釐之間即非天命已有進于非之幾矣味其告語之嚴密可見其精之察也用力於聖學者其可不從事斯語乎臣謂威儀者內心之表也內心正則威儀之形於外者亦正此善之幾也內心不正則威儀之形於外者亦不正此惡之幾也非之幾猶言惡之幾也祖謙以為告語之嚴密豈不然哉

臣廉竊謂朱熹云通書極力說幾字有警發人處近則公私邪正遠則廢興存亡只於此看破便斡轉了此是日用間第一親切工夫精粗隱顯一時穿透堯舜所謂惟精惟一孔子所謂克己復禮便是此事又云周子只管說幾字然辨之又不可不早故橫渠每說豫字然則聖學自敬字之外又有幾字豫字之為緊要也是幾也禹得之舜則曰惟幾惟康成王得之周公則曰無以釗冒貢于非幾自古帝王相傳拳拳於

幾之一字、周悰憫之言、厥有旨哉、

抑之首章曰、抑抑威儀、維德之隅、（抑抑密也、隅廉角也）二章曰、敬慎威儀、維民之則、（則法也）五章曰、敬爾威儀、無不柔嘉、（柔安也、嘉善也）八章曰、淑慎爾止、不愆于儀、不僭不賊、（僭差也、賊害也）鮮不為則、九章曰、溫溫恭人、維德之基、

真德秀曰、此衛武公自儆之詩也、十有二章之中、言及威儀者凡五、六抑抑者、密而又密也、觀威儀之嚴密、則可知其德之嚴密、猶見隅角之方正、可知其宮庭之方正也、有諸中、必形於外、其可揜也哉、民視儀而動、聽倡而應者也、上能敬慎其威儀、則可以為民之法矣、上能淑慎其容止、不愆于儀、形無僭差、無暴亂、則民鮮不以為法矣、溫者和易之意、築室者以基為固、脩身者以敬為先、故此溫溫恭慎之人有立德之基也、首章曰德之隅、此章曰德之基、熟味其辭、武公作聖之功、於是焉在、其可忽哉、

春秋左氏傳、衛侯在楚、北宮文子（衛大夫）見令尹圍之威儀、（圍楚公子）言於衛侯曰、令尹其將不免、詩云、敬慎威儀、維民之則、令尹無威儀、民無則焉、民所不則、以在民上、不可以終、公曰、善哉、何謂威儀、對曰、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儀、君有君之威儀、其臣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有其國家、令聞長世、臣有臣之威儀、其下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守其官職、保族宜家、順是以下皆如是、是以上下能相固也、衛詩曰、威儀棣棣、（富而閑習貌）言君臣上下、父子兄弟、內外大小、皆有威儀也、周詩曰、朋友攸攝、攝以威儀、言朋友之道、必相教訓以威儀也、故君子在位可畏、施舍可愛、進退可度、周旋可則、容止可觀、作事可法、德行可象、聲氣可樂、動作有文、言語有章、以臨其下、謂之有威儀也、

真德秀曰、君有君之威儀、臣有臣之威儀、梁襄王、君也、望之而不似君、非君之威儀也、令尹圍、臣也、見之而似君、非臣之威儀也、當是時、令尹圍專楚國之政、有篡奪之心焉、故形諸威儀、必有僭偪于上者、故北宮文子知其不終也、未幾以篡得國、果不能終、當春秋之世、聖學之傳未泯、名卿大夫率以威儀觀人、晉侯受玉惰、（惠公）內史過曰、不敬則禮不行、不行則上下昏、何以長世、而晉侯果失國、成子受脤于社不敬、（成肅公）劉康公曰、成子惰棄其命矣、而成子果卒于行、蓋威儀者德之表也、德有敬慢、形諸外者亦然、故君子因其外以覘其中、見其容止而知其福禍也、自在位可畏以下凡十言、所謂動容周旋中禮者、非盛德積於中、安能有此、為人君者、其亦勉諸、

諍按、徐幹法象論略曰、夫法象立、所以為君子、法象者、莫先乎正容貌、慎威儀、昔成王將崩、體被冕服、然後發顧命之辭、季路遭亂、正冠結纓而後死白刃之難、夫以彌留之困、白刃之難、猶不忘敬、況於遊宴乎、禍敗之所由也、則有媟嫚以為階、可無慎乎、昔宋閔碎首於棊局、陳靈被矢於戲言、闔閭造逆於相謔、子公生弑於嘗黿、是故君子居身也謙、在敵也讓、臨下也莊、事上也敬、四者備而怨咎不作、福祿從之、觀幹此言、則威儀所係、夫豈小哉、

曾子曰、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籩豆之事、則有司存、

真德秀曰、此曾子垂沒之言也、道無精粗之間、然君子必以躬行為本、故所貴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者、持敬之有素也、正顏

色斯近信者，存誠之有素也。出辭氣斯遠鄙倍者，涵養之有素也。此曾子平生積學之效，故於此以告孟敬子焉。三者脩身之要，為政之本，君子之所當貴。若籩豆禮文之事，則有司存。此教人省躬務本之意也。

玉藻：足容重（舉欲遲），手容恭（高且正），目容端（不睇視），口容止（不妄動），聲容靜（不噦咳），頭容直（不傾顧），氣容肅（似不息），立容德（似有所得）。

朱熹曰：自頭容直以下，皆敬之目也。

大學衍義通略卷八

大學衍義通略卷九

永嘉王諍考註

齊家之要一

重妃匹

謹選立之道

關雎（詩三百篇之首），后妃之德也。關關雎鳩（關關，和聲。雎鳩，摯而有別之鳥），在河之洲（水中可居處曰洲）。窈窕淑女（窈窕，幽閒之意。淑，善也），君子好逑（好，亦善也。逑，匹也）。參差荇菜（參差，長短不齊之貌。荇，接余也），左右流之（左右，言無方也。流，順水之流而取之也）。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服，猶懷也）。悠哉悠哉（悠，長也），輾轉反側（輾，轉半也。反側，臥不安之貌）。參差荇菜，左右采之（采，擇而取之也）。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參差荇菜，左右芼之（芼，熟而薦之也）。窈窕淑女，鐘鼓樂之。

漢匡衡曰：妃匹之際，生民之始，萬福之原。婚姻之禮正，然後品物遂而天命全。孔子論詩以關雎為始，言太上者民之父母（太上，謂人君也），后夫人之行不侔乎天地，則無以奉神靈之統而理萬物之宜。故詩曰：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言能致其貞淑，不貳其操，情欲之感無介於容儀，宴私之意不形於動靜，夫然後可以配至尊而為宗廟主。此綱紀之首，王教之端也。自上世以來，三代興廢未有不由此者也。

大明之二章曰：摯仲氏任（摯，國名。仲，中女。任，摯國姓也），自彼殷商，來嫁于周，曰嬪于京（摯國，殷之諸侯。言自殷來嫁于周之京都也）。乃及王季，維德之行。大任有身（身，孕也），生此文王。四章曰：天監在下，有命既集。文王初載，天作之合。在洽之陽，在渭之涘（洽水之陽，渭水之涘，大任所在國也）。五章曰：大邦有子，俔天之妹（俔，譬也）。文定厥祥（文，禮也。祥，吉也），親迎于渭，造舟為梁，不顯其光（不顯，顯也）。六章曰：有命自天，命此文王，于周于京，纘女維莘（纘，繼也。繼大任之事也）。

長子維行（長子長女也行嫁也）篤生武王保右命爾燮伐大商（燮和也順也）
眞德秀曰此詩言周家世有賢聖之君德合乎天天予以賢聖
之配生聖子而成伐功也始則大任由摯國而來配王季相與
脩德於是乎生文王繼則大姒由莘國而來配文王相與脩德
於是乎生武王其曰天監在下有命既集文王初載天作之合
者天監于下命既集于周矣故於文王之初年而默定其配也
俔天之妹者大姒之德可以儷天也文定厥祥親迎于渭造舟
爲梁不顯其光者卜而得吉則行聘禮以定之而親迎以成之
舟梁之制於是乎始故其光顯也有命自天生此文王于周于
京纘女維莘長子維行者有文王以興周室有莘女以繼大任
天實命之非人能爲也篤生武王保右命爾燮伐大商者厚周
家而生武王順天命而伐大商天實右之亦非人能爲也原周

之成伐功者以其有聖子原周之生聖子者以其有聖后而聖
后之生又以王季文王脩德格天之故則周家之興豈偶然哉
思齊文王所以聖也其一章曰思齊大任（思語辭齊莊敬也）文王之母思
媚周姜（大姜大王之妃媚順也）京室之婦大姒嗣徽音（徽美也）則百斯男
朱熹曰此詩歌文王之德而推本之曰此莊敬之大任乃文王
之母實能媚于周姜而稱其爲周室之婦至于大姒又能繼大
任美德之音而子孫衆多上有聖母所以成之者遠內有賢妃
所以助之者深也
漢顯宗明德馬皇后伏波將軍援之女年十三入太子宮奉承陰
后（陰后光武后也）傍接同列禮則脩備上下安之顯宗即位以爲貴人時
后前母姊女賈氏亦以選入生肅宗帝以后無子令養之謂曰人
未必當自生子但患愛養不至耳后於是盡心撫育勞悴過於所

生肅宗孝性淳篤始終無纖介之間后常以皇嗣未廣每懷憂歎
薦達左右若恐不及永平三年春有司奏立長秋宮（長秋后宮名也）帝未
有所言皇太后曰馬貴人德冠後宮即其人也遂立爲皇后既正
位宮闈愈自謙肅好讀書常衣大練裙不加緣帝嘗幸苑囿離宮
后輒以風邪露霧爲戒時楚獄連年不斷坐繫者甚衆后慮其多
濫乘間言之帝惻然感悟夜起彷徨多所降宥時諸將奏事及公
卿較議難平者帝數以試后后輒分解趣理各得其情然未嘗
以家私干政事寵敬日隆始終無衰及肅宗即位尊后曰皇太后
自撰顯宗起居注削去兄防參醫藥事（馬防后之兄也嘗侍顯宗疾）帝請曰黃
門舅旦夕供養且一年既無褒異又不錄勤勞無乃過乎太后曰
吾不欲令後世聞先帝數親後宮之家故不著也建初元年欲封
爵諸舅太后不聽明年夏大旱言事者以爲不封外戚之故有司

因此上奏宜依舊典太后詔曰凡言事者欲媚朕以要福耳昔王
氏五侯同日俱封其時黃霧四塞不聞澍雨之應又田蚡竇嬰（二人皆武帝時外戚）
寵貴橫恣傾覆之禍爲世所傳故先帝防慎舅氏不令在
樞機之位諸子之封裁令半楚淮陽諸國常謂我子不當與先帝
子等今有司奈何欲以馬氏比陰氏乎吾爲天下母而身服大練
食不求甘左右但著帛布無香薰之飾者欲身率下也前過濯龍
門上見外家問起居者車如流水馬如游龍倉頭衣綠褠（褠音溝襌衣）
領袖正白顧視御者不及遠矣故不加譴怒但絕歲用而已冀以
默愧其心而猶懈怠無憂國忘家之慮知臣莫若君況親屬乎吾
豈可上負先帝之旨下虧先人之德重襲西京敗亡之禍哉固不
許帝省詔悲歎復重請曰漢興舅氏之封侯猶皇子之爲王也太
后誠存謙虛奈何令臣獨不加恩三舅乎太后報曰吾反覆思之

思令兩善告徒欲獲謙讓之名、而使帝受不外施之嫌哉、昔竇太后、（竇后景帝母也、武帝祖母也、）欲封王皇后兄、（武帝之母、）丞相條侯（周亞夫也、）言受高祖約無軍功非劉氏不侯、今馬氏無功於國、豈得與陰郭中興之后等耶、（陰光武后、郭光武后、）常觀富貴之家、祿位重疊、猶再實之木、其根必傷、吾計之熟矣、勿有疑也、乃置織室蠶於濯龍中、（濯龍宮名、）數往觀視、以爲娛樂、常與帝旦夕言道政事、及教授諸小王論語經書、述叙平生雍和終日、

真德秀曰、明德馬后之所以賢於人者有五、肅宗非其所生、而盡心撫育、忘己私也、愛皇嗣未廣、而薦達左右、如恐弗及、不妬忌也、帝每出遊幸、輒以風邪霧露爲戒、楚獄之冤、乘間開陳、以致感悟、多所原省、能輔佐也、躬衣大練、崇節儉也、裁抑馬氏封爵、不私外家也、有此五者、故爲兩都賢后之最、後世未有及焉

者、推本言之、又以知學問有讀書之故、然則后之於學、其可不講哉、

唐太宗文德長孫后、隋右驍衛將軍晟女、喜圖傳、視古今善惡以自鑒、矜尚禮法、晟以女太宗時、隱太子釁鬩已構、后內盡孝事高祖、謹承諸妃、消釋嫌隙、復爲皇后、性約素、服御取給則止、益觀書、雖容櫛不少廢、與帝言或及天下事、辭曰、牝雞司晨、家之窮也、可乎、帝固要之、終不對、後廷有被罪者、帝怒詔繩治、后意解、徐爲開理、終不令有冤、下嫁生豫章公主而死、后視如所生、媵侍疾病、撤所御飲藥資之、下懷其仁、兄無忌於帝本布衣交、以佐命爲元功、出入臥內、帝將引以輔政、后固謂不可、乘間曰、妾託體紫宮、尊貴已極、不願私親更據權于朝、漢之呂霍、（后呂氏、昭帝后霍氏也、兩姓事見後、）可以爲戒、帝不聽、后密諭令牢讓、帝不獲已、乃聽、后喜見顏間、太子承乾、

乳媼請增東宮什器、后曰、太子患無德與名、器何請爲、從幸九成宮、方屬疾、會柴紹等急變聞、帝甲而起、后輿疾以從、宮司諫止、后曰、上震驚、吾何自安、疾稍亟、太子欲請大赦、汎度道人、祓塞災會、后曰、死生有命、非人力所支、若脩福可延、吾不爲惡、使爲善無效、我尚何求、且赦令國大事、佛老異方教耳、皆上所不爲、豈宜以吾亂天下法、時房玄齡小譴就第、后曰、玄齡事陛下、布衣舊、非大故不可棄、妾家以恩澤進、無德而祿、易以取禍、無屬樞柄、以外戚奉朝請足矣、妾生無益於時、死不可以厚葬、又請帝納忠容諫、勿受讒省遊畋作役、死無恨、后嘗采古婦人事、著女則十篇、又爲論斥漢之馬后、不能檢抑外家、使與政事、乃戒其車馬之侈、此謂開本源恤末事、常誡守者、吾以自檢、故書無條理、勿令至尊見之、及崩、宮司以聞、帝爲之慟、示羣臣曰、后此書可用垂後、我豈不通天命、而

割情乎、顧內失吾良佐、哀不可已耳、

評按、明德馬皇后裁抑馬氏封爵、非不能檢抑外家者、文德后之言亦過矣、

初、長樂公主將出降、上以皇后所生、特愛之、敕有司資送倍於永嘉公主、（高祖女也、）魏徵諫曰、昔漢明帝欲封皇子、曰我子豈得與先帝子比、皆令半楚淮陽、今資送公主倍於長主、得無異明帝之意乎、上然其言、入告皇后、后歎息曰、妾亟聞陛下稱重魏徵、不知其故、今觀其引禮義以抑人主之情、乃知真社稷之臣也、妾與陛下結髮爲夫婦、曲承恩禮、每言必先候顏色、不敢輕犯威嚴、況以人臣之疎遠、乃能抗言如是、陛下不可不從也、因請遣中使齎錢絹以賜徵、且曰、聞公正直、乃今見之、故以相賞、公宜常秉此心、勿轉移也、上嘗罷朝、怒曰、會須殺此田舍翁、后問爲誰、上曰、魏徵每廷辱

我后退具朝服立于廷下、驚問其故、后曰、妾聞主明臣直、今魏徵
直由陛下之明故也、妾敢不賀、上乃悅、
眞德秀曰、文德長孫后之賢、其行事皆可爲後世法、方太宗之
怒魏徵也、非后從容開救、則徵不得免矣、其爲君德之累可勝
計耶、一言而全直臣於將死之際、致太宗於無過之地、雖古之
賢后、何以逾此、嗚呼、可仰哉、可仰哉、

賴規儆之益

列女傳、周宣姜后、賢而有德、事非禮不言、行非禮不動、宣王嘗早
臥晏起、后夫人不出於房、姜后既出、乃脫簪珥待罪於永巷、使其
傅母通言於王曰、妾之不才、妾之淫心見矣、至使君王失禮而晏朝、
以見君王之樂色、而忘德也、夫苟樂色、必好奢、好奢必窮樂、窮樂
者亂之所興也、原亂之興、從婢子起、敢請罪、唯君王命、王曰、寡人

不德、寔自生過、過從寡人起、非夫人罪也、遂復姜后、而勤於政事、
早朝晏退、繼文武之迹、興周室之業、卒成中興之名、爲周世宗、
眞德秀曰、宣王所以能復文武之業者、由姜后之賢、姜后蓋庶
幾乎任姒也、古者后夫人入御於君、雞初鳴、太師奏雞鳴于陛
下、（太師樂官）夫人鳴佩玉於房中、告去也、應門擊柝、告辟也、（辟音闢啓也）
然則古之夙興、莫不以雞鳴爲節、宣王當興衰撥亂之際、顧乃
早臥而晏起、此姜后所以規之也、宣王自是勤於政事、周以復
興、內助之益、胡可少哉、
齊雞鳴、（詩齊風篇名）思賢妃也、哀公荒淫怠慢、故陳賢妃貞女夙夜警
戒相成之道焉、雞既鳴矣、朝既盈矣、（言會朝者已滿也）匪雞則鳴、蒼蠅之
聲、東方明矣、朝既昌矣、（昌盛也）匪東方則明、月出之光、蟲飛薨薨、（薨薨衆飛
聲也）甘與子同夢、會且歸矣、無庶予子憎、

眞德秀曰、此詩蓋思古之賢妃正女所以警戒其君如此也、曰、
雞既鳴矣、會朝者盈矣、靜而聽之、蓋蠅聲、而非雞鳴也、東方明
矣、會朝者亦盛矣、審而視之、蓋月出之光、而非東方之明也、賢
妃正女、心存乎敬、其在君所、唯恐夙興之不時、以致其君視朝
之或晚、故因其疑似而作爲此辭、蟲飛薨薨、此將明之時也、豈不欲
與子臥而同夢乎、顧群臣之會于朝者、亦欲歸而治其家事、庶
幾及時而退、無憎予與子也、知人之情、而不徇已之欲、非賢且
正、其能若是乎、
列女傳、楚樊姬者、莊王之夫人、莊王初即位、好狩獵、畢弋、樊姬諫
不止、乃不食禽獸之肉、三年而王改、
齊衛姬者、桓公夫人、公好淫樂、衛姬爲不聽鄭衛之聲、
漢成帝游於後庭、嘗欲與班婕妤同輦載、婕妤辭曰、觀古圖畫、賢

聖之君、皆有名臣在側、三代末主、迺有嬖女、今欲同輦、得無近似
之乎、上善其言而止、太后聞之喜曰、古有樊姬、今有班婕妤、（婕妤接餘音）
唐太宗賢妃徐惠、貞觀末、數調兵、討定四夷、稍稍治宮室、百姓勞
怨、惠上書極諫、且言東戍遼海、西討崐丘、士馬罷耗、漕饟漂沒、捐
有盡之農功、填無窮之巨壑、圖未獲之他衆、喪已成之我軍、故地
廣者非常安之術、人勞者爲易亂之符、又言翠微玉華等宮、雖因
山藉水、無築構之苦、而工力和僦、（僦賃也）不謂無煩、有道之君、以逸逸
人、無道之君、以樂樂身、又言伎巧爲喪國斧斤、珠玉爲蕩心酖毒、
侈麗纖美、不可以不遏、志驕於業泰、體逸於時安、其剴切精詣、大
略如此、帝善其言、優賜之、
眞德秀曰、樊姬而下、或諸侯之配、或嬪御之列、而能知古者賢
妃正女、警戒其君之道、有可尚者、故附著焉、宮掖之中、誠得如

是之人、目陳規箴、其有補乎、不然、鮮不以狡媚蕩其君心者、
[illegible]謂自樊姬而下、皆主於規益其君、楚莊樊姬不食禽獸
之肉、衛姬不聽鄭衛之音、此以身爲諫也、班婕妤之稽古善
諷、徐賢妃之上書諫遊獵、此以言爲諫也、班徐頗工文詞、所作
多流落人間、昔曾刪述其母上谷郡君之言、謂見世之婦女
以文章書翰傳於人者、深以爲非、則文詞固爲婦人末事也、
若敬姜之引古制、孟母之託說喩、此則讀書博學、足爲女範、
彼四人者、固皆賢矣、然於樊衛尤有取焉、

明嫡庶之辨

詩綠衣（衛風篇名）、衛莊姜傷己也、妾上僭、夫人失位、而作是詩、其一章
曰、綠兮衣兮、綠衣黃裏、心之憂矣、曷維其已、二章曰、綠兮衣兮、綠
衣黃裳、心之憂矣、曷維其亡、

眞德秀曰、莊姜者、莊公之正配也、莊公惑於嬖妾、而夫人失位、
故莊姜作此詩、爲不以刺公、而以傷己也、忠厚之意也、綠、間色、黃、
正色、間色不當爲衣、猶妾不宜專寵也、正色乃以爲裏、猶夫人
見疏而微也、至於綠又爲衣、而在上、黃反爲裳、而處下、則其尊
卑失序、又益甚矣、莊姜之憂、爲宗國、而非爲己也、蓋嫡妾之亂、
其弊將有不可勝言者、其後嬖妾之子州吁、果以簒立、而衛爲
之大亂、莊姜之憂、於是乎驗、有國者、其可不鑒于玆、
漢文帝所幸愼夫人、在禁中常與皇后同席坐、及幸上林、布席、袁
盎引郤愼夫人、夫人怒、上亦怒、盎因前說曰、臣聞尊卑有序、則上
下和、今已立后、夫人乃妾也、妾主豈可與同坐哉、且陛下獨不見
人彘乎、（人彘、戚姬[illegible]）上說、語夫人、夫人賜盎金五十斤、
眞德秀曰、漢[illegible]大人猶得出入禁中、故高祖擁戚姬、周昌見

之、因陳桀紂之諫、夫人與后同席、袁盎見之、而引郤其坐、以外
臣而敢郤夫人之席、毋乃非禮乎、然其言曰、尊卑有序、則上下
和、此當禮之言也、故文帝始怒、而適喜、不惟赦之、又有以賞賚
之、盎之直固可尚、文帝亦賢矣哉、

懲廢奪之失

正月（小雅篇名）之章曰、燎之方揚、寧或滅之、赫赫宗周、褒姒威之、（威音血）
歐陽脩曰、幽王雖亡、而太子宜臼立、是爲平王、而詩人乃言滅
之者、以爲文武之業、於是蕩盡、東周雖在、不能復興矣、其曰滅
之者、甚疾之之辭也、
眞德秀曰、國語、方褒姒之有寵於幽王也、大夫史伯曰、虢石父
讒諂巧從之人也、而立以爲卿士、與剸同也、（[illegible]）棄聘后
而立內妾、好窮固也、侏儒戚施、實御在側、近頑童也、周法不服

而婦言是行、用讒慝也、是物也、不可以久、且宣王之時、有童謠
曰、檿弧箕服、實亡周國、宣王聞之、有夫婦鬻是器者、王使執而
戮之、（[illegible]）府之小妾生女、而非王子也、（[illegible]）懼而棄之、此人
也、收以奔褒、褒人有獄、而以爲入、（[illegible]）之、使至於爲后、天之生
此久矣、其爲毒也大矣、將侯淫德而加之焉、毒之酉腊者、（[illegible]）其
殺也滋速、申繒西戎方強、王室方騷、將以縱欲、不亦難乎、
王欲殺太子、以成伯服、必求之申、申人弗畀、必伐之、若伐申、而
繒與西戎會以伐周、周不守矣、考之史記、其後果如史伯言、王
被殺、而褒姒虜、周東遷于洛、不復振、嗚呼悲夫、
漢孝宣許后、父廣漢、以罪輸掖庭、後爲暴室嗇夫、（[illegible]）
宣帝、孝武帝曾孫也、生數月、遭巫蠱事、收繫郡邸獄、後有詔掖
庭、號曾孫、與廣漢同寺居、廣漢以女與曾孫、生元帝、數月、曾孫立、

為帝時霍將軍老有小女與皇太后有親公卿議立后皆心擬霍
霍將軍女也（公卿欲立霍光女許氏既登大寶則天下毋逆理乎）上乃詔求微
時故劍大臣知指（帝欲立許后也）白立許婕妤為皇后霍光夫人顯欲貴
其小女道無從明年許皇后當娠病顯屬女醫淳于衍曰將軍素
愛小女成君欲奇貴之願以累少夫（少夫衍之字）衍曰何謂邪顯曰婦
人免乳大故十死一生今皇后當免身可投毒藥去也成君即得
為皇后矣衍曰藥雜治當先嘗安可顯曰在少夫為之耳將軍領
天下誰敢言者衍良久曰願盡力即擣附子齎入長定宮皇后免
身後衍取附子并合太醫大丸以飲皇后有頃皇后曰我頭岑岑
也藥中得無有毒遂加煩懣崩後人有上書告諸醫侍疾無狀者
皆收繫詔獄顯恐事急即以狀具語光因曰既失計為之無令吏
急衍光驚鄂默然不應及光上署衍勿論顯遂勸光納成君果立為

皇后初許后從微賤登至尊日淺從官車服甚節儉及霍后立亦修恭儉侍
從甚盛賞賜官屬以千萬計與許后時懸絕矣上亦寵之顯房立
三歲光薨後一歲立許后男為太子顯怒恚不食歐血曰此乃民間時
子安得立即后有子反為王邪復教皇后令毒太子皇后召太子
食保阿輒先嘗后挾毒不得行後殺許后事泄顯遂與諸婿謀反
覺伏誅后廢處昭臺宮後徙雲林館乃自殺

　眞德秀曰顯之敢為此者知光之可恃也光不學無術徒以重
厚受知武帝膺末命之託其始猶有敬畏之心及壽寵既立功
益盛權益尊平時志操於是盡變陰妻邪謀害天下之母光知
而不問既匿侍醫之罪又成其納女之謀漢有良史宜書曰霍
光弒皇后許氏立女為皇后則當其罪矣然光之為此本以昌
熾其家而不知赤族之禍乃自是始其亦可戒也夫

臣秉鑰謂眞德秀言漢有良史宜書曰霍光弒皇后許氏立
女為皇后此援春秋書趙盾弒其君夷皐例也夫趙穿弒君
而曰盾顯弒后而曰光從順有云趙穿弒君人誰不知若趙
盾之罪非春秋書之吏無人知臣亦曰顯之弒后人誰不知
若光之罪非援趙盾例以書之亦無人知然書趙盾弒君實
晉董狐之筆孔子作春秋因其法而不之革光雖幸免於漢
代之史官而終莫逃乎春秋之書法

　諍按顯以投毒語光之時光當發陰妻之謀正侍醫之罪面
縛加劒請死闕下幸不即誅則廢處丘園以保首領庶幾得
少逭其責而光不能焉其赤族也宜哉

唐高宗皇后武氏士彠女太宗聞其美召為才人賜號武媚高宗
為太子時入侍悅之及帝晏駕為比丘尼王皇后久無子蕭淑妃

方幸后陰不悅它日帝過佛廬才人見且泣帝感動后引納後宮
以撓妃寵才人有權數詭變不窮始下辭降體事后后喜數譽於
帝故進為昭儀一旦顧幸在蕭右寖與后不協然未有以中也昭
儀生女后就顧弄去昭儀潛斃兒衾下伺帝至陽為歡言發衾視
兒死矣又驚問左右皆曰后適來昭儀即悲涕帝不能察怒曰后
殺吾女往與妃相讒媢今又爾邪后無以自解而帝愈信愛始有
廢后意長孫無忌褚遂良韓瑗及來濟瀕死固爭帝猶豫而中書
舍人李義府衛尉卿許敬宗即表請昭儀為后帝意決下詔廢后
進昭儀為皇后於是逐無忌遂良踵死徙王后并蕭良娣廢囚宮
中帝念后間行至囚所見門禁錮嚴進飲食竇中惻然傷之呼曰
皇后良娣無恙否二人同辭曰妾等以罪棄為婢安得尊稱邪流
涕嗚咽又曰陛下幸念疇昔使妾死更生復見日月乞署此為回

心院帝曰朕有處置武后知之詔杖二人百剔其手足反接投釀
瓮中曰令二人骨醉數日死殊其尸武后頻見二人被髮瀝血爲
厲惡之以巫祝解謝即徙蓬萊宮厲復見故多駐東都云

眞德秀曰武氏之傾王后也可謂極天下之險巧既奪其位置
之死地又極天下之慘虐自有載籍未之聞也始太宗命毋忌
遂良受顧命曰朕佳兒佳婦悉以付卿高宗懦庸惟色是狥方
其見才人於太宗之側已有欲炙之心此念一萌天地鬼神其
知之矣至是縱賊嬪而害嫡后不復以末命爲意由是政移房
闥拱手受制而鼎祚以移原其本皆自疇昔一念始禍淫之監
豈不昭灼也哉

臣濂竊謂武曌弒王母殺良娣自後頻見二人爲厲蓋銜冤
枉死之人其氣未散不與尋常氣散而死者類也程頤嘗言

伯有爲厲別是一理正以伯有爲鄭人所殺非氣散而死者
二人死于賊后之手其氣未能即散其爲厲也固理之所必
有者哉

齊家之要二

嚴內治

宮闈內外之分

昏義禮記篇名古者天子后立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
御妻以聽天下之內治以明章婦順故內和而家理天子立六官
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以聽天下之外治以明章天
下之男教故外和而國治故曰天子聽男教后聽女順此之謂盛
德是故男教不脩陽事不得適見於天適與謫同見音現日爲之食婦順
不脩陰事不得適見於天月爲之食是故日食則天子素服而脩
六官之職月食則后素服而脩六宮之職故天子之與后猶日之
與月陰之與陽相須而后成者也天子脩男教父道也后脩女順
母道也故曰天子之與后猶父之與母也

眞德秀曰家人之卦以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
之大義也易言其理而禮述其法蓋相表裏云

曲禮禮記篇名曰外言不入於梱內言不出於梱

眞德秀曰此嚴中外之限而謹之法也自士大夫之家猶然况帝
室乎

宮闈預政之戒

漢高祖呂皇后爲人剛毅佐高帝定天下惠帝立爲皇太后惠帝
崩立孝惠後宮子爲帝太后臨朝稱制議欲立諸呂爲王問右丞
相陵陵曰高帝刑白馬盟曰非劉氏而王天下共擊之今王呂氏

非約也太后不悅問左丞相平太尉勃對曰高帝定天下王子弟
今太后稱制王諸呂無所不可太后喜罷朝王陵讓陳平絳侯曰
始與高帝唼血盟諸君不在邪今太后女主欲王呂氏諸君縱欲
阿意何面目見高帝地下乎陳平絳侯曰於今面折廷爭臣不如
君全社稷定劉氏之後君亦不如臣太后以王陵爲太傅實奪之
相權陵遂病免歸乃以陳平爲右丞相辟陽侯審食其爲左丞相
不治事令監宮中如郎中令太后又追尊其父臨泗侯呂公爲宣
王兄澤爲悼武王欲以王諸呂爲漸
八年太后病甚乃令趙王祿爲上將軍居北軍梁王產居南軍太
后誡產祿曰呂氏之王大臣弗平我即崩帝年少大臣恐爲變必
據兵衛宮愼毋送喪爲人所制太后崩諸呂欲爲亂畏大臣絳灌
等未敢發朱虛侯以呂祿女爲婦故知其謀乃陰令人告其兄齊

王欲令發兵西已為內應以誅諸呂立齊王為帝呂產等聞之乃遣潁陰侯灌嬰將兵擊之灌嬰至滎陽謀曰諸呂擁兵關中欲危劉氏而自立今我破齊還報此益呂氏之資也乃留屯滎陽使使諭齊王及諸侯與連和以待呂氏變共誅之齊王聞之乃還兵西界待約然太尉絳侯勃不得主兵曲陽侯酈商老病其子寄與呂祿善絳侯乃與丞相陳平謀使人劫酈商令其子寄往紿說呂祿曰高帝與呂后共定天下劉氏所立九王呂氏所立三王皆大臣之議諸侯皆以為宜今太后崩帝少而足下佩趙王印不急之國守藩乃為上將將兵留此為大臣諸侯所疑足下何不歸將印以兵屬太尉請梁王歸相國印與大臣盟而之國齊兵必罷大臣得安足下高枕而王千里此萬世之利也呂祿信然其計解將印而以兵授太尉太尉入軍門令曰為呂氏右袒為劉氏左袒軍中皆

左袒太尉遂將北軍然尚有南軍太尉令朱虛侯監軍門令平陽侯告衛尉毋入相國產殿門呂產不知呂祿已去北軍乃入未央宮欲為亂至殿門弗得入徘徊往來太尉乃謂朱虛侯急入宮衛帝（帝少帝也乃呂后取他人子名為惠帝子者也此時小沈末）予卒千餘人入未央宮門遂擊產殺之遣人分部悉捕諸呂男女無少長皆斬之捕斬呂祿而笞殺呂嬃遣朱虛侯章以誅諸呂事告齊王令罷兵

真德秀曰呂后之初受遺也高帝謂曹參可代蕭相國陳平可助王陵安劉氏者必勃可令為太尉后皆用之如高帝言是時未有邪心也一旦臨朝稱制軍國大權既從己出於是尊諸呂抑劉氏之意生至於垂沒慮禍令祿產分據兵權而私外家擅神器之謀決矣非內有平勃之忠外有齊楚之強則呂氏將不可制非祿產庸懦皆易紿肯去兩軍則雖內外有人亦未易制然則漢祚之不亡者天也使后能以安劉全呂為心當惠帝之沒迎立代邸（帝即文）以嗣高帝之業付託得人坐享天下之養功在宗社慶流外家雖百世可也釋此不為而貪八年稱制之權監三國分王之寵騎虎不下逆志以萌致使宗族殲夷嬰孺莫保昔之自私者乃還以自禍也豈不哀哉

臣廉竊謂呂后殺韓信極其冤殺戚姬極其慘其亦族也宜哉

唐武后城寓深痛柔忍不恥以就大事高宗謂能奉己故排公議立之已得志即盜威福施施無憚避帝亦稍不平后召方士入禁中為蠱祝宦人王伏勝發之帝怒召西臺侍郎上官儀使草詔廢之左右馳告后后遽從帝自訴帝羞縮待之如初然猶意其恚且曰是皆上官儀教我后諷許敬宗構儀殺之政歸房帷天子拱手

矣群臣朝四方奏章皆曰二聖每視朝殿中垂簾偶坐生殺賞罰惟所命當其忍斷雖甚愛不少隱也帝晚益病風不支天下事一付后帝崩中宗即位尊為皇太后稱遺詔軍國大務聽參決未幾廢帝為廬陵王自臨朝立睿宗為帝實囚之而諸武擅命內縱酷吏周興來俊臣等數十人為爪吻有不慊若素疑憚者必危法中之宗姓侯王及它骨鯁臣將相駢頸就鈇血丹狴戶家不能自保太后保益具坐重幃而國命移矣御史傅游藝率關內父老請革命改帝氏為武太后知威柄在己因大赦天下改國號周自號聖神皇帝以皇帝為皇嗣（豫王旦即睿宗）立武氏七廟其後宰相張柬之等建策請中宗以兵入誅二張（易之昌宗后所寵也）請傳位中宗於是復即位徙太后上陽宮

唐史臣曰禮本夫婦詩始后妃治亂因之興亡係焉盛德之君

帷薄嚴奧褻謔不奸于閫外言不納諸梱關雎之化行彤史之化脩故淑範懿行更爲內助若夫豔嬖之興常在中主第裯既接則情與愛遷顏辭媚熟則事爲私奪秉易昏之明牽不斷之柔險言似忠故受而不詰醜行已效反狃而爲妍左右附之檢壬蒸之佞謀釦其悟先哀哲鍵於寵初天下之事已去而恬不自覺此武韋所以遂篡弒而喪王室也（韋氏中宗后繼上聲斯背也）

眞德秀曰昔之論武氏者多矣以臣觀之后之爲人絶類王莽莽初飾僞以釣名既得志而後肆其威虐后亦飾詐以徼寵既得志而後威虐行焉莽之篡也造符命收人情始而攝次而假又之遂爲眞矣后放而依之無一不然至其才術權數則十倍於莽故雖以無道行之而材能爲之用怨叛不敢發此又莽之所不及也吁天生危物以斷喪有唐之家國會高宗懦庸牝晨

之鳴得以潛移神器化唐爲周然考其僭位財二十年而宗族骨剪殆無噍類向之蓄其屋者乃所以爲赤族之地又曷若爲任姒不失聖后之名而本支百世永享無疆之福哉韋氏瑣瑣愚庸妄意踵武曾不旋踵身僇族夷不足錄云

臣濂考之武氏在襁褓袁天綱相而驚焉在宮中李淳風推而知焉豈非盗唐神器殺唐子孫之妖孽乎當太宗時爲才人則禁不得肆當高宗中宗時稱帝后則無所不爲在太宗則妖不勝德在高宗中宗則德不勝妖若武氏者污唐二代之宮掖爲唐萬世之仇讎至今言之尚有遺恨哉宜修唐史者謂其不及於大戮所謂幸而免者焉

內臣忠謹之福

春秋左氏傳僖公二十四年晉文公既入（文公重耳也）呂郤畏偪（呂甥郤芮惠公之臣畏爲文公所偪害）將焚公宮而弒晉侯寺人披請見（寺人內官披其名也）公使讓之且辭焉（辭不見也）曰蒲城之役君命一宿女即至（君謂晉獻公也重耳在蒲城獻公以驪姬之讒使披伐之重耳奔翟）其後余從狄君以田渭濱女爲惠公來求殺余命女三宿女中宿至（中宿次宿也）雖有君命何其速也夫袪猶在（衣袂也披斬重耳之袪）女其行乎對曰臣謂君之入也其知之矣若猶未也又將及難君命無二古之制也除君之惡唯力是視蒲人狄人余何有焉（言文公在蒲則蒲人在狄則狄人於我何有也）今君即位其無蒲狄乎齊桓公置射鉤而使管仲相（射鉤桓公事在乾時之役管仲射桓公中帶鉤）君若易之何辱命焉（言君若反齊桓所爲已將自去不須辱命）行者甚衆豈唯刑臣（刑臣披也披閹人故自謂刑臣言一失人心則去者多）公見之以難告（披告公呂郤欲焚公宮）三月晉侯潛會秦伯于王城（潛出以避呂郤之難）己丑晦公宮火瑕甥（瑕甥即呂甥也）郤芮不獲公乃如河上秦伯誘而殺之

眞德秀曰披可謂知君臣之義矣方獻惠時重耳爲公子在外

公使伐焉若披有二心於重耳豈得爲忠丁公爲項羽將而私漢王終以被戮漢景帝爲太子而召衛綰綰不往以此見褒披惟知此義是以事獻惠時知有獻惠而不知有文公及文公既入則吾君也有難而不以告又豈得爲忠乎文公見之遂免於難觀其言曰君命無二古之制也除君之惡唯力是視非賢而能之乎此不惟內臣所當法凡爲人臣皆所當法也

漢呂强少以宦官爲小黃門再遷中常侍爲人清忠奉公靈帝時例封宦者以强爲都鄉侯强辭讓懇惻固不敢當帝乃聽之因上疏陳事曰宦官祐薄品卑人賤妄授茅土開國承家小人是用陰陽乖剌（剌戾也）闇不由茲又後宮彩女數千衣食之費日數百金填積後庭皆無憂怨又今外戚四姓貴倖之家及中官公族無功德者造起館舍凡有萬數欀閣連接丹青素堊雕刻之飾不可殫言穀

泌傳曰財盡則怨力盡則懟師曠曰梁柱衣繡民無褐衣池有棄酒士有渴死廐馬秣粟民有饑色此之謂也又前召議郎蔡邕對問於金馬門邕不敢怸道迷國切言極對陛下不密其言至令宣露羣邪皆居口舌競欲咀嚼陛下曲受誹謗致邕刑罪豈不負忠臣哉今羣臣以邕爲戒上畏不測之難下懼劒客之害臣知朝廷不復聞忠言矣太尉段熲武勇冠世習於邊事而爲司隸校尉楊球所誣一身既斃妻子遠播天下惆悵功臣失望宜徵邕更授任反熲家屬則忠正路開衆怨以弭矣帝知其忠而不能用時帝多蓄私臧收天下之珍每郡國貢獻先輸中署強上疏諫不省黃巾賊起帝問所宜施行強欲先誅左右貪濁者大赦黨人料簡刺史二千石能否帝納之乃先赦黨人諸常侍人人求退又各自徵還宗親子弟在州郡者中常侍趙忠等遂共搆強云與黨人共議朝

廷數讀霍光傳（廢昌邑王事）帝不悅使中黄門持兵召強強怒曰吾死亂起矣丈夫欲盡忠國家豈能對獄吏乎遂自殺

眞德秀曰呂強雖處内侍之官而有直臣之節使當時處以大長秋之任必能振舉綱維肅清宮省使同類者相觀而化皆爲忠良而所事之主適皆昏庸凡所開陳一不之用乃以讒誣交締陷之刑網觀其慷慨就死略無惴懼之意可謂烈丈夫矣或謂強之所職非諫爭也而乃譊譊不已毋乃侵官乎是不然古者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工猶可諫况内侍乎巷伯刺讒之詩亦寺人所作也特不當招權撓政然後爲侵官爾強雖坐直言以死而千載之下仰其芬烈視彼同時諸貂璫輩貪弄福威取快一時終不免於大僇者鳳凰鴟鴞相去遠矣

臣廉嘗考朱熹學者皆稱其昇有言士大夫以面折廷爭爲職以此待宦人化宦尚之官官以承順爲事犯顏取忤誰復見稱其間何況之誘東漢呂強後世無不賢之又考程顥謂昨春邊事權罷李憲衆之力也今不幸適喪此人程頤門人馬伸亦稱邵成章[illegible]宦官[illegible]奏能深原用兵成章嘗疏黃潛善汪伯彥誤國金人脅之仕不從曰忠臣也吾不忍叛之遺之金帛而去孰謂宦官之賢者而卒無人以稱道之也哉

唐劉貞亮性忠強識義理順宗立滯痼弗能朝惟李忠言牛美人侍美人以帝旨付忠言忠言授之王叔文叔文與柳宗元等裁定然後下中書貞亮惡朋黨熾結因與中人劉光琦薛盈珍等同勸帝立廣陵王爲太子監國（王即憲宗也）帝納其奏貞亮召學士衛次公鄭絪等至金鑾殿草定制詔太子已立盡逐叔文黨委政大臣議

者美其忠憲宗之立貞亮爲有功然終身無所寵假

眞德秀曰劉貞亮之忠不減呂強至其排去姦邪之黨請立英明之嗣有功於唐之社稷又非強所及矣自昔人臣凡與援立者莫不以定策元勳自詭怙權徼寵雖以霍光之賢有不免焉貞亮内臣也既居近密又著勳勞而乃退然自處委政廟堂無秋毫侵紊豈不賢哉帝之立貞亮有功而終身無所寵假憲宗豈少恩者懲霍氏之誅正以寵過而驕之故憲宗於貞亮無所假者乃所以全之歟君臣之道於是乎兩得之矣

嚴遵美歷左軍容使嘗歎曰北司供奉官以胯衫給事今執笏過矣樞密使無廳事唯三楹舍藏書而已今堂狀帖黃決事此楊復恭奪宰相權之過也[illegible]後從昭帝遷鳳翔求致仕從徵爲兩軍中尉遵美曰一軍尚不可爲況兩軍乎固辭不起

隱靑城山中年八十餘卒、
眞德秀曰嚴遵知爲人知分義明去就孟賢者也方其時爲
樞密使爲中尉者鮮不以怙權寵致覆敗獨遵知抗冥鴻之志
投簪紱隱山林以壽考終非賢而能之乎臣是以表而出之

內臣預政之禍

春秋左氏傳僖二年齊寺人貂始漏師于多魚、地名、
杜預曰寺人內奄官豎貂也傳言貂於此始擅貴寵漏泄桓公
軍事爲齊亂張本、
眞德秀曰內臣之預軍政自此始方其時管仲相桓公霸諸侯
功烈赫然而禍亂之本已潛伏於閨闥中曾莫之察故聖人作
易以勿用取女爲戒其有旨哉
秦趙高者生而隱宮始皇聞其強力通於獄法拜中車府令使教

衍義通略卷九　嚴內治　二十

胡亥決獄二世即位趙高諷以嚴法刻刑令有罪者相坐誅滅大
臣及宗室更爲法律務益刻深事見李斯篇戮石略之餘放此、
漢靈帝建寧元年以城門校尉竇武爲大將軍前太尉陳蕃爲太
傅與武及司徒胡廣參錄尚書事初竇太后之立也陳蕃有力焉
及臨朝政無大小皆委於蕃蕃與竇武同心戮力以獎王室徵天
下名賢李膺杜密尹勳劉瑜等皆列於朝廷與共參政事於是天
下之士莫不延頸想望太平嘗共會朝堂蕃私謂武曰曹節王甫
等自先帝時操弄國權濁亂海內今不誅之後必難圖武深然之
蕃大喜會日有食之蕃謂武可因此斥罷宦官以塞天變武乃白
太后宜悉誅廢以清朝廷太后曰漢元以來故事世有宦官但當
誅其有罪者豈可盡廢時中常侍管霸頗有才略專制省內武先
白收霸及中常侍蘇康等皆坐死武復白誅曹節等太后猶豫未
忍宦官反誣蕃武與太后廢帝爲大逆乃夜召所親歃血共盟
謀誅武等蕃武皆死遷太后於南宮於是群小得志士大夫皆喪
氣、
眞德秀曰宦官之惡至是極矣然蕃武欲盡戮之亦已甚乎
太后以爲但當去其有罪者斯言是也使蕃等因管霸既死之
餘亟如太后指擇其罪之尤者戮一二人自餘或逐之外服或
許之自新重整權綱勿使內臣預朝政則宮省穆然無事矣不
此之爲而欲肆其屠翦使逆豎得及其鋒而用之豈天不祚漢
乎何蕃武之賢而爲謀弗臧也嗚呼悲夫、
初李膺等雖廢錮天下士大夫皆高尚其道而穢汙朝廷希之唯
恐不及更相標榜爲之稱號以竇武陳蕃劉淑爲三君君者言一
世之所宗也李膺杜密等爲八俊俊者言人之英也又有八顧八

衍義通略卷九　嚴內治　二十一

及八廚之目及陳竇用事復舉拔膺等陳竇誅膺等復廢宦官疾
惡膺等每下詔書輒出黨人之禁大長秋曹節諷有司奏諸鉤黨
者請下州郡考治是時上年十四問節等曰何以爲鉤黨對曰鉤
黨者即黨人也上曰黨人何用爲惡而欲誅之耶對曰欲爲不軌
上曰不軌欲如何對曰圖危社稷上乃可其奏或謂李膺曰可去
矣對曰事不辭難罪不逃刑臣之節也吾年已六十死生有命去
將安之乃詣詔獄考死門生故吏並被禁錮范滂詣獄其母與之
訣曰汝今得與李杜齊名死亦何恨滂跪受教再拜而辭顧其子
曰吾欲使汝爲惡惡不可爲使汝爲善則我不爲惡行路聞之莫
不流涕凡黨人死者百餘人妻子皆徙邊其死徙廢禁者又六七
百人郭泰聞黨人之死私爲之慟曰詩云人之云亡邦國殄瘁漢
室滅矣但未知瞻烏爰止于誰之屋耳、

真德秀曰易之否小人道長君子道消聖人以為上下不交而天下無邦無邦亡國之謂也今黨人之死者皆忠良志義之士而靈帝所與共為者不過十數𡟰倖之人雖欲不亡不可得已

郭泰之慟亦宜乎

靈帝崩皇子協立何太后臨朝改元光熹大將軍何進秉朝政袁紹勸進悉誅宦官太后不從進用紹計多召四方猛將及諸豪傑使並引兵向京城以脅太后時并州牧董卓亦在召中卓聞召即時就道進謀積日頗泄中官懼而思變張讓率其黨數十人持兵伏省戶下詐以太后詔召進入於是斬進紹引兵屯闕下捕趙忠等斬之遂閉北宮門勒兵捕諸宦者無少長殺之凡二千餘人或有無鬚而誤死者張讓等困迫將帝步出穀門公卿無得從者唯尚書郎盧植河南中部掾閔貢夜至河上貢厲聲質責讓等且曰今不速死吾將殺汝因手劍斬數人讓等惶怖投河死

真德秀曰東漢宦官之禍起於鄭衆等之有功夫人臣而有功夫豈不善而禍之起顧由此何哉蓋婦寺之職均在中閫婉嫕恪謹婦之善者也柔順忠篤寺之善者也婦不貴於有能則寺亦豈貴於有功哉有功則寵寵則驕驕則橫雖欲無禍得乎故安順桓靈之世寺人之寵日盛寵盛則為害愈深為害深則被禍愈酷至於陳蕃竇武圖之而不勝漢益以亂袁紹圖之而勝漢遂以亡曹節王甫趙忠張讓之徒最其魁桀無一能全其首領者然則寵而驕驕而橫是乃殞身喪元之招也曷若史游呂賀之徒儉粹終始無所疵癘之為得邪吁來者其尚鑑諸

唐高力士者玄宗在藩力士傾心附結先天中以誅蕭岑等功為右監門衛將軍知內侍省事於是四方奏請皆先省後進小事即專決帝幸蜀力士從帝進齊國公從上皇徙西內居十日為李輔國所誣除籍長流巫州初太子瑛廢武惠妃方嬖李林甫等皆屬壽王帝以肅宗長意未決居忽忽不食力士曰大家不食亦膳羞不具耶帝曰爾我家老揣我何為而然力士曰嗣君未定耶推長而立孰敢爭帝曰爾言是也儲位遂定天寶中邊將爭立功帝嘗曰朕春秋高朝廷細務付宰相蕃夷不龔（龔與恭同）付諸將寧不暇耶對曰臣間至閤門見奏事者言雲南數喪師又北兵悍且彊陛下何以制之臣恐禍成不可禁其指蓋謂祿山帝曰卿勿言朕將圖之十三年秋大雨帝顧左右無人即曰天方災卿宜言之力士曰自陛下以權假宰相法令不行陰陽失度天下事庸可復安臣之鉗口其時也帝不答明年祿山反力士善揣時事勢候相上下雖親昵至當覆敗不肯為救力故生平無顯顯大過議者頗恨之

范祖禹曰明皇不監石顯之事而寵任力士至使省決章奏以萬機之重委之閹寺失君道矣其後李林甫楊國忠皆因力士以進迹其禍亂所從來者漸矣傳曰存亡在所任人君可不謹其細哉

真德秀曰唐世中人預國政自明皇任高力士始中人預軍政自明皇用楊思勗討安南蠻始遂為後世無窮之患惜哉

評按力士勸立肅宗則曰推長而立孰敢爭諫委李林甫則曰大柄不可假人諫任安祿山則曰禍成不可禁伸張說之冤則言其納忠有功其言昆皆近於理傳謂上不悅力士自是不敢深言天下事然則使力士而遇明君恐不至於僨事也

李輔國以閹奴為閑廐小兒肅宗為太子得侍東宮太子至靈武愈親近勸太子即位係天下心擢家令判元帥府行軍司馬肅宗稍

稍任以肱膂事凡四方章奏宣符禁寶一委之輔國能隨事齪齪謹密取人主親信而內深賊未敢肆不啖葷時時為浮屠詭行人以為柔良不忌也前從京師拜殿中監宰相群臣欲不時見天子皆因輔國以請乃得可常止銀臺門決事置察事廳兒數十人吏雖有秋毫過無不得得輒推訊州縣獄訟三司制劾有所捕逮流降皆私判臆處因稱制敕然未始聞上也詔書下輔國署已乃施行群臣無敢議出則介士三百人為衛貴幸至不敢斥官呼五郎張皇后疾其顓權帝寢疾太子監國后召太子將誅輔國及程元振太子不從后更召越王係王圖之元振告輔國即伏兵捕二王囚之而殺后於他殿代宗立輔國以定策功愈跋扈至謂帝曰大家第坐宮中外事聽奴處決帝矍然欲翦除而憚其握兵因尊為尚父事無大小率關白群臣出入皆先詣輔國輔國頗自安又冊

司空兼中書令又詔進封博陸郡王自輔國徙太上皇天下疾之帝在東宮積不平既嗣位不欲顯戮遣使者夜刺殺之抵其首溷中除右臂告泰陵然猶秘其事刻木代首以葬

范祖禹曰李輔國本飛龍馬家皂隸之流肅宗尊寵而任之委之以政授之以兵明皇以憂崩已以駭沒張后二王以戮死上不保其父中不保其身下不保其妻子此近小人之禍也可不戒哉唐有飛龍廄

眞德秀曰輔國有彌天之罪肅宗不能誅固可恥矣代宗誅之而不顯其僇亦不能無憾焉夫以一閹丑之流而寵之以宰相尊之以尚父自有中人以來未之有也其為可醜不亦甚哉夫明皇始壞太宗之法以重中人而已之幽鬱殂謝乃出於中人之手為明皇者固可戒矣輔國頗恣帝制卒不免於肢體殊分投首廁溷之慘其亦何利邪臣故書之以為人君過寵者之戒又以為小人稔惡者之戒云

程元振與李輔國助討難立太子是為代宗拜右監門衛將軍遷驃騎大將軍不踰歲權震天下在輔國右凶決又過之裴冕與元振忤貶施州來瑱守襄漢有功元振進讒瑱不應誣殺瑱素惡李光弼數媒蝎以疑之瑱等上將光弼元勳既誅斥方帥繇是携解廣德初吐蕃党項內侵詔集天下兵無一士奔命者虜逼便橋帝倉黃出居陝京師陷於是太常博士翰林待詔柳伉上疏曰犬戎犯關度隴不血刃而入京師謀臣不奮一言武士不力一戰提卒叫呼劫宮闈焚陵寢此將帥叛陛下也陛下疏元功委近習日引月長以成大禍群臣在廷無一犯顏回慮者此公卿叛陛下也陛下始出都百姓填然奪府庫相殺戮此三輔叛陛下也自十月

朔召諸道兵盡四十日無隻輪入關者此四方叛陛下也陛下視今日病何繇至此乎天下之心乃恨陛下遠賢良任宦豎離間將相而幾于亡必欲存宗廟社稷獨斬元振首馳告天下悉出內使隸諸州陛下持神策兵付大臣然後削尊號下詔引咎曰天下其許朕自新改過宜即募士西赴朝廷若以朕惡未悛則帝王大器敢妨賢路如此而兵不至人不感請赤臣族以謝疏聞帝顧公議不與乃下詔盡削元振官爵放歸田里帝還元振衣婦衣私入京師復規任用御史劾按長流溱州行至江陵死

眞德秀曰代宗非英主也然能殺李輔國以攄二帝之憤逐程元振以紓四方與諸將之怨其眡肅宗之姑息蓋少瘉焉方二人之怙寵也自謂無能孰何之者及一旦權既奪官職既削孤雛腐鼠坐待誅斥亦何能為以此觀之女奚夫憸人苟非人主借以

聲光未有能自跋扈者也既長其欲然後從而撲滅之所傷多
矣曷若制之於初俾臣主兩全之為得哉
自元和之末宦官益橫建置天子在其掌握威權出人主之右人
莫敢言文宗大和二年上親策制舉人賢良方正劉蕡對策極言
其禍其略曰陛下宜先憂者宮闈將變社稷將危天下將傾海內
將亂又曰陛下將杜篡弒之漸則居正位而近正人遠刀鋸之賤
親骨鯁之直輔相得以專其任庶職得以守其官奈何以褻近五
六人總天下大政禍稔蕭牆姦生帷幄臣恐曹節侯覽復生於今
日又曰忠賢無腹心之寄閹寺持廢立之權陷先君不得正其終（謂弒憲宗）
致陛下不得正其始（王守澄立文宗）又曰陛下何不塞陰邪之路
屏褻狎之臣制侵陵迫脅之心復門戶埽除之役戒其所宜戒憂
其所宜憂既不能治於前當治於後既不能正其始當正其終又

曰陛下誠能揭國權以歸相持兵柄以歸將則心無不達行無不
孚矣又曰法宜畫一官宜正名今分外官中官之員立南司北司
之局或犯禁于南則亡命于北或正刑于外則破律於中瀆出多
門人無所措又曰今夏官不知兵籍止於奉朝請六軍不主兵事
止於養勳階軍容合中官之政戎律附內臣之職首一戴武弁疾
文吏如仇讐足一蹈軍門視農夫如草芥張武夫之威上以制君
父假天子之命下以御英豪有藏姦觀釁之心無伏節死難之義
又曰臣非不知言發而禍應計行而身戮蓋痛社稷之危哀生靈
之困豈忍姑息時忌竊陛下一命之寵哉賢良方正裴休等二十
三人中第皆除官考官左散騎常侍馮宿等見蕡策皆歎服而畏
宦官不敢取詔下物論囂然稱屈諫官御史欲論奏執政抑之
胡寅曰蕡對策時執政大臣裴度韋處厚也二公累朝舊德因
蕡有言詔之高第請開延英乃會公卿給舍諫官御史并責常
侍五六人陳太宗故事及近代之失咨訪厥中公議既合此五
六人者必有自善之謀納兵之請因而處之以禮則不出中昃
大計定矣乃避逐小嫌失於事會其所繫豈小哉蕡所陳但欲
復之于門戶掃除非有草薙禽獮之意此事必可行惜乎裴韋識
之不詳思之不精也
真德秀曰漢唐之宦侍其忠謹自持者未嘗不獲福其驕恣預
政者未嘗不罹禍人主而知此則能全其國國全則家亦全矣
內臣而知此則能全其身身全則國亦全矣故具著之云
謹按我
朝內臣其忠謹不移始終保全者僅一懷恩耳其餘若王振若
汪直若劉瑾錢寧江彬輩把執樞紐竊弄威福甚至京營兵
柄臣工生殺皆在其手一時社稷幾至傾危厥後雖各不
得其死而　國家之所損多矣嘉靖初年我

皇上即位深燭其弊并鎮守於各省歸絲綸於內閣其所以防範
之者不少假借故寺尹保呂徐之烱闇掖絕構預之端自開
國以來未有今日左右之肅者也何其前偽後忠易變若是
天子秉威信正有以服其心而然耳然中外過別則體統不
聯教道不正則忠謹不聞選擇不嚴則戎生以希進者衆勸
威不昭則效忠以從善者沮非所以坊來而弭遠也莫若一
倣成周之制盡裁而統之天官授也考其能否用也覈其殿
最條也均其厚薄奏也考其功罪嚴私淨之禁敦忠謹之教
將必鮮倖進之心無恃恩之過莫不勸於效忠以終其分守
矣　以上嚴內治　　大學衍義補略卷九

大學衍義通略卷十

永嘉王諍考註

齊家之要三

定國本

建立之計宜蚤

春秋莊六年九月丁卯子同生

胡安國曰經書子同生所以正國家之本防後世配嫡奪正之事垂訓之義大矣此世子也其不曰世子何也天下無生而貴者誓於天子然後為世子

眞德秀曰賈誼之書有曰勢明則民定而出於一道故人爭為宰相而不姦為世子非宰相尊而世子卑也不可以智求不可以力爭也臣謂古者之生世子則已表而揚之使國人皆知之所以繫衆望也定則國本之定不在於建儲之日而已定於始生之初此春秋於子同之生必謹而書之也

漢文帝元年正月有司請立太子上曰朕既不德上帝神明未歆享天下人民未有嗛志（嗛音慊）今縱不能博求天下賢聖有德之人而禪天下焉而曰豫建太子是重吾不德也謂天下何其安之（何謂用及也）有司曰豫建太子所以重宗廟社稷不忘天下也上曰楚王季父也春秋高閱天下之義理多矣明於國家之大體吳王於朕兄也惠仁以好德淮南王弟也秉德以陪朕豈為不豫哉今不選舉焉而曰必子人其以朕為忘賢有德者而專於子非所以憂天下也朕甚不取有司皆固請曰古者殷周有國治安皆千餘載用此道也立嗣必子所從來遠矣高帝親率士大夫始平天下建諸侯為太祖子孫繼嗣世世弗絕天下之大義也今釋宜建而更選於諸侯及宗室非宜帝之志也更議不宜子啓最長純厚慈仁請建以為太子上乃許之（太子立是為景帝）

眞德秀曰文帝以謙力辭而有司以誼固請然後文帝屈而從之君臣之間可謂兩得矣

諭教之法宜豫

文王世子（禮記篇名）凡三王教世子必以禮樂樂所以脩內也禮所以脩外也禮樂交錯於中發形於外是故其成也懌（懌悅）恭敬而溫文立太傅少傅以養之欲其知父子君臣之道也太傅審父子君臣之道以示之少傅奉世子以觀太傅之德行而審喻之太傅在前少傅在後（謂其出入）入則有保出則有師（謂燕居出入時）是以教喻而德成也（以有四人維持之）師也者教之以事而喻諸德者也保也者慎其身以輔翼之而歸諸道者也（謂慎其身者謂安護之）記曰虞夏商周有師保有疑丞

設四輔及三公不必備唯其人語使能也君子曰德成而教尊教尊而官正官正而國治君之謂也仲尼曰昔者周公攝政踐阼而治抗世子法於伯禽（伯禽周公之長子所謂魯公者也）所以善成王也是故知為人子然後可以為人父知為人臣然後可以為人君知事人然後能使人成王幼不能涖阼（阼階人君之位涖謂未能蹈君位也）以為世子則無為也（言成王既為王矣不可用世子之禮）是故抗世子法於伯禽使之與成王居（亦學於此成）欲令成王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義也君之於世子也親則父也尊則君也有父之親有君之尊然後兼天下而有之是故養世子不可不慎也行一物而三善皆得者唯世子而已其齒於學之謂也（物猶事也）故世子齒於學國人觀之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父在則禮然然而衆知父子之道矣其二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君在則禮然然而衆著於君臣之義矣其三曰將

若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長者長也然而衆知長幼之節矣故父在斯爲子君在斯謂之臣居子與臣之節所以尊君親親也故學之爲父子焉學之爲君臣焉學之爲長幼焉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得而國治語曰樂正司業父師司成一有元良萬邦以貞世子之謂也一人也元大也良善也貞正也

眞德秀曰三王之教世子必以禮樂故其成也但見其悅懌而已恭敬溫文而已然禮樂者教之之具而師傅者教之之人故立太傅少傅以養之養之者從容啓迪以養其本然之善使之自然開悟也然其道無它不過父子君臣之大倫而已太傅以審示言謂修於身以示之也少傅以審諭言謂開說其義以曉之也以一世子之身而太傅在前少傅在後入有保出有師四人者扶持而左右之教安得不達德安得不成哉周公抗世子法

於伯禽者蓋成王雖幼已爲君矣不可復以教世子者教之惟以教世子者教伯禽使成王觀之是乃所以善成王也傳言成王有過則撻伯禽成王不可撻也撻伯禽則成王知警矣然周公之所以教者亦不過爲人子爲人臣與事人之道而已能此三者則它可類推矣古者天子公侯卿大夫士之子皆入于學而世子與之齒遜焉夫天子之世子將爲君者也而乃與公侯卿大夫士之子以齒爲後先何哉君在故也父在故也長長故也身爲世子而以尊君親親敬長之道爲天下倡人其有不翕然視效者哉秦漢以來禮樂既廢而又無師保之教齒冑之禮世子生而狃於貴驕之習此篇雖存無復有考之者矣此治之所以不古若與

臣康曾閱近年布政周瑛修漳州府志載陳眞晟天順間上書論輔

皇儲曰三代之教必先於天子之元子者實以皇極道統之攸繫而將來繼述之所由命也臣仰惟

皇太子殿下聰明仁孝天下歸心固

宗社億兆之福慶也然亦須准三代學制請日遊太學尊賢堂觀羣英之所習者自然能收其放心養其德性此即補小學之功開發聰明進德修業此即補大學之功必有大成就於聖功異於宋元資善堂端本堂之俗教[illegible]矣周瑛謂書上得

旨看了來說將禮部侍郎學部[illegible]不知其說云何其事竟寢臣竊謂眞晟之言三代教世子之法也我

英宗皇帝蓋有意焉而臣下不能將順其美耳

保傅篇大戴禮篇名漢賈誼作夏爲天子十有餘世而殷受之殷爲天子二十

餘世而周受之周爲天子三十餘世而秦受之秦爲天子二世而亡人性不甚相遠也何三代之君有道之長而秦無道之暴其故可知也古之王者太子廼生固舉以禮使士負之有司齊肅端冕見之南郊見于天也謂三月朝也過闕則下敬君之法過廟則趨孝子之道也故自爲赤子而教固已行矣周成王幼在襁褓之中召公爲太保周公爲太傅太公爲太師保保其身體保謂安守之傅傅之德義傅謂輔也師導之教訓此三公之職也於是爲置三少皆上大夫也卿也曰少保少傅少師謂三孤也是與太子宴者也故廼孩提有識廼猶三公三少固明孝仁禮義以道習之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於是皆選天下之端士孝悌博聞有道術者以衛翼之使與太子居處出入故太子廼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夫習與正人居之不能毋正猶生長於齊不能不齊言也習與

不正人居之不能毋不正猶生長於楚不能不楚言也故擇其所
嗜必先受業廼得嘗之擇其所樂必先有習乃得爲之恐其慣習故以所嗜
好而誘之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貫如自然貫與慣同及太子少長知妃色
妃色妃匹之色則入于學承師問道退習而考於太傅太傅罰其不則而
匡其不及則德智長而理道得矣及太子既冠成人免於保傅之
嚴則有記過之史徹膳之宰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敢諫之鼓瞽史
誦詩瞽無目者工誦箴諫工樂人也瞽官長諫謂進其過誦詩以諷大夫進謀士傳民語習
與智長故切而不媿謂習與智俱長故諫之雖切亦能受之而不愧恨也化與心成故
中道若性言教化與心俱成故所爲皆合於道如性自然也三代之禮天子春朝朝日秋
暮夕月所以明有敬也春秋入學坐國老執醬而親饋之所以明
有孝也行以鸞和鸞和車上鈴步中采齊采齊詩名也字或作茨趣中肆夏肆夏樂亦
詩名趨曰趨所以明有度也其於禽獸見其生不忍其死聞其聲不食

其肉故遠庖廚玉藻曰凡血氣之類弗身踐所以長恩且明有仁也夫三代之
所以長久者以其輔翼太子有此具也及秦而不然其俗固非貴
辭讓也所上者告訐也固非貴禮義也所上者刑罰也使趙高傅
胡亥而教之獄趙高宦者秦中車府令胡亥始皇少子二世也所習者非斬劓人則夷人
之三族也故胡亥今日即位而明日射人忠諫者謂之誹謗深計
者謂之妖言其視殺人若艾草菅艾讀曰刈菅茅也音奸豈惟胡亥之性惡
哉彼其所以道之者非其理故也鄙諺曰不習爲吏視已成事識成
事也又曰前車覆後車誡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其已事可知也
然而不能從者是不法聖知也秦世所以亟絕者其轍迹可見
也轍車迹也迹同轍然而不避是後車又將覆也夫存亡之變治亂之機
其要在是矣天下之命懸於太子太子之善在於早諭教與選左
右諭曉告也與選及也夫心未濫而先諭教則化易成也開於道術知義理

之指則教之力也若其服習積貫則左右而已胡粵之人生而同
聲嗜欲不異及其長而成俗累數譯而不能相通行者有雖死而
不能相爲者則教習然也言習俗之殊終身不變雖至於死而不能相效故曰選左右
早諭教最急矣夫教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矣太子正而天下定矣
眞德秀曰保傅之篇雖漢賈誼所作大抵古之遺言也欲知教
諭之方者文王世子及此篇次之無餘蘊矣
臣廉竊謂文王世子及保傅篇皆三代教諭遺言遺法宋熹
大學章句序謂人生八歲則自王公以下至於庶人之子弟
皆入小學而教之以灑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
文及其十有五年則自天子之元子衆子以至公卿大夫元
士之適子與凡民之俊秀皆入大學而教之以窮理正心修
已治人之道所言尤爲明白臣在弘治間嘗進言輔導

元良乞
孝宗皇帝宣諭儒臣令其條具用功節目以進又乞於翰林宮坊
選其年齒最少性行端潔者二三人與
皇太子遊處如此不惟於講讀之書得以從容叅問而於動靜
食息無不知之所謂傅德義之道保身體之法皆在於此此
臣區區芹曝之
獻而不自知其妄也
漢晁錯學申商刑名考文時詔太常遣錯受尚書伏生所因上書
言人主所以尊顯功名揚於萬世之後者以知術數也人臣之議
或曰皇太子亡以知事爲也臣之愚誠以爲不然竊觀上世之君
不能奉其宗廟而劫殺於其臣者皆不知術數者也皇太子所讀
書多矣而未深知術數者不問書說也夫多誦而不知其說所謂

勞苦而不爲功竊願陛下幸擇聖人之術可用今世者以賜皇太子因時使太子陳明於前唯陛下裁察上善之於是拜錯爲太子家令

眞德秀曰錯與賈誼皆所謂明申韓者也誼之論教太子一出於孝仁禮義而錯則專以術數爲言其醇駁之異如此誼可同日語哉文帝擇東宮之傅卒舍誼而用錯焉豈非帝之學出於黃老故於錯之言有以深契其心歟且是時錯方受書伏生所謂伊傅周召之言固嘗聞之矣而此疏所陳無一語與之合者豈所受者唯訓詁章句而於義理初未嘗玩而繹之故邪其後錯事景帝建爲削地之議遂召七國之變其原蓋兆於此然則世之任輔導之責者不開之以理義而誘之以術數未有不誤事而基禍者也

晉元帝立子紹爲太子帝好刑名家以韓非子賜太子庾亮諫曰申韓刻薄傷化不足留聖心太子納之太子是爲明帝

眞德秀曰申韓之學非惟刻薄而已且導人君以驕淫放恣李斯嘗以誤二世矣豈可以教儲貳者邪庾亮雖清談之徒然斯言則有益於世故取焉

唐憲宗元和初右拾遺元稹以貞元中德宗王伾王叔文以伎術得幸東宮永貞順宗之際幾亂天下上書勸上早擇脩正之士使輔導諸子以爲太宗自爲藩王與文學淸脩之士十八人居後代太子諸王雖有僚屬日益疎賤至於師傅之官非眊聵廢疾不任事者則休戎罷帥不知書者有之就使得僻儒老生越月踰時僅獲一見又何暇傅之德義納之法度哉夫以匹士愛其子猶知求明哲之師而教之況萬乘之嗣繫四海之命乎上頗嘉納其言

眞德秀曰元稹欲爲太子諸王簡僚屬其論當矣憲宗雖頗嘉納然其後立遂王爲儲貳未聞妙選一時之賢俊以充輔導之職也嗣立未幾游畋聲色無所不有卒隳元和之業吁可惜哉

臣廉竊謂元稹亦詩人與白居易齊名當時號爲元白其所謂傅之德義者亦徒能言之而已在唐之世惟陸贄韓愈可以當此至如愈者人猶以文人稱之豈不甚難其人乎要之此等差遣必前之伊傅周召之流後之周程張朱之輩而後可爲人君者所宜廣詢博訪愼擇其人可輕乎哉昔宋黃裳爲嘉王府翊善光宗諭之曰嘉王進學皆卿之功裳對曰若欲進德脩業追踪古先哲王須求天下第一等人帝問爲誰裳以朱熹對正以此耳翊音翼輔也

嫡庶之分宜辨

春秋左氏傳桓十八年周公欲弑莊王而立王子克莊王桓王太子王子克莊王弟子儀辛伯告王遂與王殺周公黑肩王子克奔燕辛伯周大夫初子儀有寵於桓王桓王屬諸周公辛伯諫曰並后妾如后匹嫡庶如嫡兩政臣擅命耦國都如國亂之本也周公弗從故及及於難也

眞德秀曰莊王嫡也子儀庶也桓王屬子儀於周公是有私之之心也周公欲弑莊王而立子儀是成桓王之私也君臣共成其私而不顧天下之正理其得免乎宜周公之及難也

漢元帝時傅昭儀及子定陶王名康愛幸寵於皇后王氏太子名驁成帝也言昭儀之寵過於皇后定陶王之寵過於太子丞相匡衡上疏曰聖王必愼妃后之際別適長之位適讀曰嫡禮之於內也卑不踰尊新不先故所以統人情而理陰氣也位屬陰禮得則陰氣順故曰理陰氣其尊適而卑庶也適子冠乎阼禮之用醴冠謂行冠禮也阼主階醴甘酒貴於衆酒衆子不得與列所以貴正體而明嫌疑

也非虛加其禮文而已乃中心與之殊異故禮掖其情而見之外也如當親者疏當尊者卑則佞巧之姦因時而動以亂國家故聖人謹防其端禁於未然不以私恩害公議

眞德秀曰臣衡援古人之冠禮以明適子之重衆子不得而並焉旨哉斯言人君不可以不知也

廢奪之失宜監

史記周幽王嬖愛褒姒生子伯服欲廢申后幷去太子宜臼以褒姒爲后以伯服爲太子太史伯陽曰禍成矣幽王以虢石父爲卿用事國人皆怨又廢申后去太子也申侯怒與繒西夷犬戎攻幽王幽王舉烽火徵兵兵莫至遂殺幽王驪山下虜褒姒於是諸侯乃即申侯而共立故幽王之子宜臼是爲平王

春秋僖五年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

于首止(會王太子鄭也首止衛地)

傳會于首止謀寧周也杜預曰惠王以惠后故將廢太子鄭而立王子帶故齊桓帥諸侯會王世子以定其位是爲襄王

晉獻公烝於齊姜(齊姜武公妾)生秦穆夫人及太子申生又娶二女於戎大戎狐姬生重耳(大戎唐叔子孫別在戎狄者)小戎子生夷吾(小戎允姓之戎子女也)伐驪戎驪戎男女以驪姬(驪戎其君姬姓其爵男也)歸生奚齊其娣生卓子驪姬嬖欲立其子使言於公曰曲沃君之宗也(曲沃桓叔所封先君宗廟所在)蒲與二屈君之疆也不可以無主若使太子主曲沃而重耳夷吾主蒲與屈則可以威民而懼戎且旌君伐(旌章也伐功也)晉侯說之夏使太子居曲沃重耳居蒲城夷吾居屈群公子皆鄙(鄙邊邑也)唯二姬之子在絳驪姬讒群公子而立奚齊晉姬謂太子曰君夢齊姜必速祭之太子祭于曲沃歸胙于公(胙祭之酒肉)公田姬寘諸宮六日公至毒而獻之(毒酒經宿輒敗而經六日明公之惑)公祭之地地墳與犬犬斃與小臣小臣亦斃姬泣曰賊由太子太子奔新城(曲沃)或謂太子子辭君必辨焉(以六日之狀自理)太子曰君非姬氏居不安食不飽我辭姬必有罪君老矣吾又不樂(言自理則姬死姬死則君必不樂爲由吾也)曰子其行乎(出奔之)太子曰君實不察其罪被此名也以出人誰納我十二月縊于新城

眞德秀曰晉獻公用驪姬之讒殺太子申生蓋將私其子也及公薨奚齊立里克弒之卓子立又弒之姬之子卒不能享有晉國而徒以滋晉之亂蓋易五君二十餘年而後定然則國本豈可輕搖哉

謹按使太子辭而獻公辨焉姬之獲罪固其所也太子之自縊是欲成其父之私而貽以殺子之名矣非孝子之正也

漢高祖立子盈之(即惠帝呂后太子)爲太子後定陶戚姬有寵生趙王如意

上以太子仁弱謂如意類己雖封爲趙王常留之長安上之關東戚姬常從日夜啼泣欲立其子呂后年長常留守益疏上欲廢太子而立趙王大臣爭之皆莫能得上從破黥布歸疾益甚愈欲易太子叔孫通諫曰昔者晉獻公以驪姬之故廢太子立奚齊晉國亂者數十年秦以不蚤定扶蘇令趙高得以詐立胡亥自使滅祀此陛下所親見今太子仁孝天下皆聞之陛下必欲廢適而立少臣願先伏誅以頸血汙地帝曰吾直戲耳叔孫通曰太子天下本本一搖天下振動奈何以天下爲戲乎呂后恐不知所爲或謂呂后曰留侯善畫計上信用之呂后乃使建成侯呂澤劫良曰君常爲上謀臣今上日欲易太子君安得高枕而卧良曰此難以口舌爭也顧上有所不能致者四人(東園公綺里季夏黃公角里先生)今太子爲書卑辭安車因使辯士固請宜來今上見之則一助也於是呂后令呂

澤使人奉太子書卑辭厚禮迎此四人四人至客建成侯所及宴置酒太子侍四人者從太子年皆八十有餘鬚眉皓白衣冠甚偉上怪問曰何爲者四人前對各言其姓名上迺驚曰吾求公避逃我今何自從吾兒游乎四人曰陛下輕士善罵臣等義不辱故恐而亡匿今聞太子仁孝恭敬愛士天下莫不延頸願爲太子死者故臣等來上曰煩公幸卒調護太子四人爲壽已畢趨去上目送之召戚夫人指視曰我欲易之彼四人爲之輔羽翼已成難動矣竟不易太子者良本招此四人之力也

程頤曰坎六四納約自牖言人臣以忠信善道結於君心必自其明處乃能入也漢祖愛戚姬將易太子是其所蔽也四老者高祖素知其賢而重之此其不蔽之明心也故因其所明而及其事則悟之如反手且四老人之力孰與張良群公卿其言之

切孰若周昌叔孫通然而不從彼而從此者由攻其蔽與就其明之異耳

胡寅曰張良招致四皓羽翼儲宮方之齊桓公會八國定王世子事簡而力不勞其績尤偉而世之君子乃致疑焉謂審有此是良爲子結黨以拒父是蓋未知聖人深許首止之盟而稱管仲相齊一正天下之美也

臣廉嘗考朱熹曰予常怪留侯明炳幾先算無遺策而其爲此則不惟不暇爲高祖愛子計亦不復爲漢家社稷計矣高祖之言曰呂氏真迺主矣此又豈專以太子柔弱之故而爲是舉哉一念之差甚怨造禍以至於此固無兩全之禮矣留侯姑亦權其正且重者而存之以爲是甚不得已之計非別有長策而故左之以就此也向使高帝之心本不出於私愛則必能深以天下國家之大計爲已憂而番與張陳陵勃諸公謀之帷幄以定其論可則以恒易盈恒文帝薄后子盈惠帝呂后子固爲兩得不可則姑仍其舊而屬太臣輔之以誼庶幾呂氏悍戾之心亦無所激而將自平則後來之禍猶可以不至於若是其烈今既不然則杜牧所謂四老安劉反爲滅劉者眞可爲寒心也哉薛瑄謂四皓定惠帝之位先儒多稱留侯之謀而朱子綱目不大書其事惟附註於高帝還宮之下必有深意夫程頤之論以張良得悟君之術胡寅之論以張良有翼儲之功朱熹薛瑄之論謂張良於漢高亦未有爲之深謀遠慮者要之所論雖有不同而實各有攸當熟究而精思焉則有以處天下之大事矣

十二年帝崩太子即皇帝位尊皇后曰皇太后太后令永巷囚戚

夫人髡鉗衣赭衣令舂召趙王至長安惠帝元年冬十二月帝晨出射趙王少不能蚤起太后使人持酖飲之黎明帝還趙王已死太后遂斷戚夫人手足去眼煇耳飲瘖藥使居廁中命曰人彘

臣廉竊謂漢呂氏人彘之慘與唐武氏骨醉之慘同一轍也古今謂惡必曰桀紂何嘗有是哉大抵男子陽也剛也女子陰也柔也柔之惡甚於剛之惡何者天地間陽主生陰主殺肆其陰毒何所不至哉

隋文帝受周禪以太子勇爲皇太子勇率意任情無矯飾之行上性節儉勇嘗文飾蜀鎧上見而不悅後遇冬至百官皆詣勇勇張樂受賀上知之因下詔停斷自是恩寵始衰漸生猜阻獨孤后意甚責望勇婠遣人伺察求勇過惡晉王廣知之彌自矯飾因與安州總管宇文述以寶玩結宰相楊素弟約以禍福怵素使圖之後

素侍宴微稱晉王孝悌恭儉有類至尊用此揣后意后泣曰公言
是也素因言太子不才后遂使素賛上廢立晉王廣又令東宮幸
臣姬威上書告之素公言勇怨望恐有他變宜深防察上遂疎忌勇
於是執太子左庶子唐令則等數人付所司訊鞫而廢勇爲庶人
上召東宮官屬切責之皆惶懼無敢對者洗馬李綱獨曰廢立大
事今文武大臣皆知其不可而莫敢發言臣何敢畏死不一爲陛
下別白言之乎太子性本中人可與爲善可與爲惡嚮使陛下擇
正人輔之足以嗣守鴻基今乃以唐令則爲左庶子鄒文騰爲家
令二人唯知以絃歌鷹犬娛悅太子安得不至於是耶此乃陛下
之過非太子之罪也因伏地流涕嗚咽上慘然良久曰李綱責我
非爲無理然徒知其一未知其二擇汝爲宮臣而勇不親任雖更
得正人何益哉對曰臣之所以不被親任者良由姦臣在側故也

陛下但斬令則文騰更選賢才以輔太子安知臣之終見疎棄也
自古國家廢立冢嫡鮮不傾危願陛下深留聖思無貽後悔上不
悅竟立晉王廣爲皇太子錮太子勇於東宮付太子廣掌之勇自
以廢非其罪頻請見上申冤而廣遏之不得聞勇於是升樹大叫
聲聞帝所冀得引見楊素因言勇情志昏亂爲癲鬼所著不可復
收帝以爲然卒不得見廣立是爲煬帝遂以亡隋

眞德秀曰文帝徒知勇之當廢而不知其所謂罪戾者成於諸
人組織之手也徒知廣之可立而不知其所謂善美者出於諸
人闔闥之口也其實安在哉迨其乖發乃知廣之不足付而出
召勇之言則徒以殺其身而已矣吁後之人君其於讒言罔極
之際可不察哉

以上定國本

教戚屬

外家謙謹之福

漢文帝竇后兄長君弟廣國字少君聞后立上書自陳后言帝召
見問之具言其故於是竇后持之而泣厚賜之家於長安絳侯（勃周）
灌將軍（嬰）等曰吾屬不死命乃且縣（懸也其後擅權則將相大臣皆被害）此兩人所
出微不可不爲擇師傅又復放呂氏大事也（放與倣同）於是乃選長者
之有節行者與居長君少君由此爲退讓君子不敢以富貴驕人
後景帝立皇后爲皇太后乃以封廣國爲章武侯長君先死封其子
彭祖爲南皮侯

眞德秀曰竇長君少君故貧賤也一旦以椒房故驟居富貴常
人之情鮮有不驕且侈者而當時大臣如絳灌者乃能爲擇師
傅於是二人卒爲退遜君子豈非教之力哉史稱景帝立乃封
廣國等爲侯則在文帝時蓋未嘗封也文帝之不私后戚如此
豈不足爲後世法哉

樊宏世祖之舅（世祖光武也）世祖即位拜光祿大夫位特進次三公封
壽張侯宏爲人謙柔畏愼不求苟進常戒其子曰富貴盈溢未有
能終者吾非不喜榮勢也天道惡盈而好謙前世貴戚皆明戒也
保身全己豈不樂哉每當朝會輒迎期先到俯伏待事帝聞之常
勑騶騎臨朝乃告宏所上便宜及言得失輒手自書寫毀削草本
公朝訪逮不敢衆對宗族染其化未嘗犯法以病困車駕臨視問
所欲言宏頓首自陳無功享食大國誠恐子孫不能保全厚恩令
臣魂神慙負黃泉願還壽張食小鄉亭帝悲傷其言竟不許二十
七年卒遺令薄葬以爲棺柩一藏不宜復見如有腐敗傷孝子之
心使與夫人同墳異藏帝善其令以示百官因曰今不順壽張侯

意無以彰其德且吾萬歲之後欲以爲式賜錢千萬布萬疋謚爲
恭侯帝悼宏不已復封少子茂爲平望侯、
陰興光武光烈皇后母弟也建武二年守期門僕射典將武騎從
征伐平定郡國興每從出入常操持小蓋障翳風雨躬履塗泥率
先期門光武所幸之處輒先入淸宮甚見親信雖好施接賓然門
無俠客與同郡張宗上谷鮮于裒不相好知其有用猶稱所長而
達之友人張汜杜禽與興厚善以爲華而少實但私之以財終不
爲言是以世稱其忠平第宅苟完裁蔽風雨九年遷侍中賜爵關
內侯帝後召興欲封之置印綬於前興固讓曰臣未有先登陷陣
之功而一家數人並蒙爵土令天下觖望誠爲盈溢帝嘉興之讓
不奪其志貴人問其故（貴人時未爲后）興曰貴人不讀書記邪亢龍有悔
夫外戚家苦不知謙退嫁女欲配侯王取婦眄睨公主愚心

實不安也富貴有極人當知足夸奢益爲觀聽所譏貴人感其言
深自降挹卒不爲宗親求位十九年拜衞尉輔導皇太子明年夏
帝疾甚以興領侍中受顧命於雲臺廣室會疾瘳召見興欲以代
吳漢爲大司馬興叩頭流涕固讓曰臣不敢惜身誠虧損聖德不
可苟冒至誠發中感動左右帝遂聽之二十三年卒興素與從兄
嵩不相能然敬其威重興疾病帝親臨問以政事及群臣能否興
頓首曰臣愚不足以知人然伏見議郎席廣謁者陰嵩並經行明
深踰於公卿後帝思其言遂擢廣爲光祿勳嵩爲中郎將監羽林
十餘年以謹勑見幸顯宗即位詔曰故侍中衞尉關內侯興典領
禁兵從平天下當以軍功顯受封爵又諸舅比例應蒙恩澤興皆
固讓安乎里巷輔導朕躬有周昌之直在家仁孝有曾閔之行不
幸早卒朕甚傷之賢者子孫宜加優異其以汝南之鮦陽封興子

慶爲鮦陽侯慶弟博爲强隱侯博弟員丹並爲郎慶推田宅財物
悉與員丹帝以慶義讓擢爲黃門侍郎、
陰識光烈皇后之前母兄也建武元年封陰鄉侯二年以征伐軍
功增封叩頭讓曰天下初定將帥有功者衆臣托屬掖廷仍加爵
邑不可以示天下帝甚美之及顯宗立爲皇太子以識守執金吾
輔道東宮帝每巡郡國識常留鎭守京師入雖極言正議及與賓
客語未嘗及國事帝敬重之常指識以敕戒貴戚激厲左右焉
眞德秀曰樊陰二氏皆漢中興外戚而能以忠謹自持全其寵
祿宏之言曰富貴盈溢未有能終興之言曰富貴有極人當知
足皆可爲後世戚里之法臣故表而出之、
唐穆宗崩太子監國宦官請郭太后臨朝稱制（后憲宗正妃）太
后曰昔武氏稱制幾危社稷我家世守忠義（太后汾陽王子儀之孫也）非武氏

之比也太子雖少但得賢宰相輔之卿等勿預朝政何患國家不
安自古豈有女子爲天下主而能致唐虞之理乎取制書手裂之
太后兄太常卿釗聞有是議密上牋曰若果徇其請臣請先率諸
子納官爵歸田里太后泣曰祖考之慶終於吾兄、
眞德秀曰以房闈而干大政以戚里而預朝權非國家令典也
故懿安太后不肯徇內臣之欲以臨朝而郭釗亦有納官爵歸
田里之請其賢於人遠矣哉、
外家驕恣之禍
漢成帝永始元年初太后兄八人獨弟曼早死不侯太后憐之曼
寡婦渠供養東宮子莽幼孤不及等比其群兄弟皆將軍五侯子
乘時侈靡以輿馬聲色佚游相高莽因折節爲恭儉勤身博學被
服如儒生事母及寡嫂養孤兄子行甚敕備又外交英俊內事諸

父曲有禮意大將軍鳳病莽侍疾親嘗藥亂首垢面不解衣帶連
月鳳且死以託太后及帝拜爲黃門郎遷射聲校尉父之叔父成
都侯商上書願分戶邑以封莽長樂少府戴崇侍中金涉中郎陳
湯等皆當世名士咸爲莽言上由是賢莽太后又數以爲言五月
封莽爲新都侯遷騎都尉光祿大夫侍中宿衛謹敕爵位益尊節
操愈謙振施賓客家無所餘收贍名士交結將相卿大夫甚衆故
在位更推薦虛譽隆洽傾其諸父矣

眞德秀曰此新莽飾詐盜名之始也

三年十二月故南昌尉九江梅福上書曰方今君命犯而主威奪
外戚之權日以益隆陛下不見其形願察其景建始以來日食地
震以率言之三倍春秋水災亡與比數陰盛陽微金鐵爲飛此何
景也漢興以來社稷三危呂霍上官皆母后之家也親親之道全

之爲右當與之賢師良傅敎以忠孝之道今乃尊寵其位授以魁
柄使之驕逆至於夷滅此失親之大者也自霍光之賢不能爲子
孫慮故權臣易世則危書曰毋若火始庸庸勢陵於君權隆於主
然後防之亦無及已上不納

眞德秀曰王章坐言王氏以死之後前惟劉向以宗室遺老盡
言後惟梅福以一尉盡言而成帝皆不能用豈非所謂樂其所
以亡者邪吁可歎哉

安昌侯張禹雖家居以特進天子師國家每有大政必與定議時
吏民多上書言災異之應譏切王氏專政所致上意頗然之未有
以明見乃車駕至禹第辟左右親問禹以天變因用吏民所言王
氏事示禹禹自見年老子孫弱又與曲陽侯不平恐爲所怨則謂
上曰春秋日食地震或爲諸侯相殺或夷狄侵中國災變之意深遠
難見故聖人罕言利命不語怪神性與天道自子貢之屬不得聞
何況淺見鄙儒之所言陛下宜修政事以善應之與下同其福善
此經義意也新學小生亂道誤人宜無信用以經術斷之上雅信
愛禹由此不疑王氏後曲陽侯根及諸王子弟聞知禹言皆喜說
遂親就禹故槐里令朱雲上書求見公卿在前雲曰今朝廷大臣
上不能匡主下無以益民皆尸位素餐孔子所謂鄙夫不可與事
君苟患失之亡所不至者也臣願賜尚方斬馬劍斷佞臣一人頭
以厲其餘上問誰也對曰安昌侯張禹上大怒曰小臣居下訕上
廷辱師傅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殿攀殿檻折檻雲呼曰臣得下
從龍逢比干遊於地下足矣未知聖朝何如耳御史遂將雲出於
是左將軍辛慶忌免冠解印綬叩頭殿下曰此臣素著狂直於世
使其言是不可誅其言非固當容之臣敢以死爭慶忌叩頭流血

上意解然後得已及後當治檻上曰勿易因輯之以旌直臣

眞德秀曰張禹爲帝師傅而附下罔上如此其可謂不忠也矣
宜朱雲之廷斥也

章帝元和三年二月太尉鄭弘數陳侍中竇憲權勢太盛言甚苦
切因乞骸骨歸未許病篤上書陳謝曰竇憲姦惡貫天達地海內
疑惑賢愚疾惡謂憲何術以迷上近日王氏之禍炳然可見陛下
處天子之尊保萬民之祚而信讒佞之臣不計存亡之機臣雖命
在晷刻死不忘忠願陛下誅四凶之罪以厭人鬼憤結之望帝省
章遣醫視弘病比至已薨

眞德秀曰鄭弘垂歿而陳竇氏之患有昔人尸諫之風矣章帝
乃不之察悲夫

和帝永元三年以耿夔任尚等爲爪牙鄧疊郭璜爲心腹班固傅

毅之徒典文章刺史守令多出其門競賦斂吏民共爲賂遺司徒袁安司空任隗舉奏諸二千石并所連及貶秩免官者四十餘人竇氏大根但安隗素行高亦未有以害之尚書僕射樂恢刺舉無所回避上疏曰陛下富於春秋纂承大業諸舅不宜幹正王室以示天下之私方今之宜上以義自割下以謙自引四舅可長保爵土之榮皇太后永無慙負宗廟之憂誠策之上者也書奏不省恢稱疾乞骸骨歸長陵憲風州郡迫脅恢飲藥死於是朝臣震懾望風承旨無敢違者袁安以天子孫弱外戚擅權每朝會進見及與公卿言國家事未嘗不喑嗚流涕自天子及大臣皆恃賴之

眞德秀曰竇氏之勢至此亦横使無袁安任隗以身爲朝廷重少折其姦萌則憲之包藏未可知也然安隗能折之而不能去之則於三公之權素輕故耳光武貽謀之失可勝歎哉

竇氏父子兄弟並爲卿校充滿朝廷遂共圖爲殺害帝陰知其謀以朝臣上下莫不附憲獨中常侍鈎盾令鄭衆謹敏有心機不事豪黨遂與定議誅憲庚申帝幸北宮詔執金吾五校尉勒兵屯衛南北宮閉城門收捕郭璜郭舉鄧疊鄧磊皆下獄死遣謁者僕射收憲大將軍印綬更封爲冠軍侯與篤景環皆就國選嚴能相督察之憲篤景到國皆迫令自殺河南尹張酺數以正議繩治竇景及竇氏敗酺上疏曰方憲等寵貴群臣阿附唯恐不及皆言憲受顧命之託懷伊呂之忠至乃復比鄧夫人於文母今嚴威既行皆言當死不復顧其前後考折厥衷臣伏見夏陽侯環每存忠善檢敕賓客未嘗犯法臣聞王政骨肉之刑有三宥之義過厚不過薄今議者欲爲環選嚴能相督察恐其迫切必不完免宜裁加貸宥以崇厚德帝感其言由是環獨得全竇氏宗族賓客以憲爲官者皆免歸故郡班固死獄中

眞德秀曰養竇氏之惡不制於其微者章帝也不治其擅殺人之罪而使立功以自贖功成而益驕以横者竇后也及其逆節既萌不獲已而誅之勤兵屯衛如防大敵僅而克之豈不危哉況不謀之公卿近臣而謀之閹寺憲雖就僇而閹寺之權遂由此起(謂鄭衆)其禍有甚於外戚者故臣以爲此章帝與竇后之罪也

順帝建康元年秋八月帝崩太子(炳)即皇帝位年二歲太后臨朝九月京師及太原鴈門地震詔舉賢良方正之士策問之皇甫規對曰伏惟孝順皇帝初勤王政遠近翕然望見太平而災異不息寇賊縱横殆以姦臣權重之所致也其常侍尤無狀者宜亟黜遣以塞痛怨以答天誡大將軍冀河南尹不疑亦宜增脩謙節輔以

儒術省去游娯不急之務割減廬第無益之飾夫君者舟也民者水也羣臣乘舟者也將軍兄弟操檝者也若能平志畢力以度元元所謂福也如其怠弛將淪波濤可不慎乎夫德不稱禄猶鑿墉之趾以益其高豈量力審功安固之道哉梁冀忿之以規爲下第拜郎中託疾免歸州郡承冀旨幾陷死者再三遂沉廢於家積十餘年

眞德秀曰皇甫規舟檝之喻可謂忠矣使冀能以保國全家爲心諮諏善道惟新令圖以濟國家於險則同舟之人其有不安者乎同舟之人安矣操檝之人其有不與者乎顧乃忿其忠言欲寘之死所謂安危利菑而樂其所以亡也不仁之人可與言哉

質帝本初元年帝少而聰慧嘗因朝會目梁冀曰此跋扈將軍也

冀聞深惡之閏六月壬戌使左右置毒於煮餅以進之帝苦煩甚使
促召太尉李固固入前問帝得患所由帝尚能言曰食煮餅今腹
中悶得水尚可活時冀亦在側曰恐吐不可飲水語未絕而崩固
伏尸號哭推舉侍醫冀慮其事泄大惡之將議立嗣固與司徒胡
廣司空趙戒先與冀書曰遠尋先世廢立舊儀近見國家踐祚前
事未嘗不詢訪公卿廣求群議令上應天心下合衆望冀得書乃
召三公中二千石列侯大議所立固廣戒及大鴻臚杜喬皆以為
清河王蒜明德著聞又屬最尊親宜立為嗣朝臣莫不歸心初梁
太后欲以女弟妻蠡吾侯志徵到夏門亭會帝崩梁冀欲立志衆
論既異憤憤不得意而未有以相奪中常侍曹騰等聞之夜往說
冀曰將軍累世有椒房之親秉攝萬機賓客縱橫多有過差清河
王嚴明若果立則將軍受禍不久矣不如立蠡吾侯富貴可長保

也冀然其言明日重會公卿冀意氣凶凶言辭激切自胡廣趙戒
以下莫不懾憚皆曰惟大將軍令獨李固杜喬堅守本議冀厲聲怒
說太后先策免固以司徒胡廣為大尉司空趙戒為司徒與大將
軍冀參錄尚書事迎蠡吾侯志入南宮其日即皇帝位是為桓帝
年十五太后猶臨朝政

眞德秀曰梁冀利質帝之幼弱而立之既又惡其聰慧而弑之
及其立主則舍清河而取蠡吾人君廢置一出其手矣雖有一
李固其如之何哉

冀秉政幾二十年威行內外天子拱手不得有所親與帝既不平
之因如廁獨呼小黃門史唐衡問左右與外舍不相得者誰乎衡
對單超左悺與梁不疑有隙徐璜具瑗常私忿疾外舍放橫口不
敢道於是帝呼超悺入室議誅冀使召璜瑗等五人共定其議帝
齧超臂出血為盟八月丁丑帝御前殿召諸尚書入發其事使具
瑗將左右廐騶虎賁羽林都候劍戟士合千餘人與司隸校尉張
彪共圍冀第收冀印綬冀與妻即日皆自殺悉收梁氏子孫無長少皆
棄市太尉胡廣司徒韓縯司空孫朗皆坐阿附梁冀免為庶人百
姓莫不稱慶收冀財貨縣官斥賣合三十餘萬萬以充王府用減
天下稅租之半散其苑囿以業窮民封單超徐璜具瑗左悺唐衡
皆為列侯世謂之五侯

眞德秀曰桓帝於梁冀之亡也然能不以梁冀之援立為私恩而
勇於除天下之大賊特其不能誅之公卿近臣而誅之閹寺冀雖
誅而五侯復橫卒以趣漢而亡吁可歎哉

臣廉竊謂眞德秀言梁冀雖誅五侯復橫卒以趣漢而亡似
按考之當時士大夫以保身之難故荀彧為唐衡之婿陳寔

送張讓父葬皆欲調停之乎宋儒於寔謂之詭遇於彧謂
之計在免禍不有儒者之論安知不以陳荀之所處為當乎

唐武后既稱帝改唐為周立承嗣為魏王三思為梁王餘為郡王
者數人承嗣三思以親王又為宰相又求為太子賴狄仁傑言而
止諸武各任事恣橫後張柬之等奉太子誅后所幸張易之昌宗
迎太子中宗復位徙太后上陽宮改周為唐改神龍元年洛州長史
薛季昶謂張柬之敬暉曰二凶雖除產祿猶在謂武三思等也去草不去
根終當復生二人曰大事已定彼猶机上肉耳夫何能為季昶歎
曰吾不知死所矣朝邑尉劉幽求亦謂桓彥範敬暉曰武三思尚存公
輩終無葬地若不早圖噬臍無及不從有上官婉兒者在武后時
為婕妤用事於中三思通焉故黨於武氏又薦三思於帝后引入
禁中上遂與三思圖議政事張柬之等皆受制於三思矣上使皇

后與三思雙陸（悖戲）而自居旁為之點籌三思遂與后通由是武
氏之勢復振張柬之等數勸上誅諸武不聽柬之等或撫牀歎憤
或彈指出血曰主上昔為英王時稱勇烈吾所以不誅諸武者欲
使上自誅之以張天子之威耳今反如此事勢已去知復奈何上
數幸三思第監察御史崔皎密疏諫曰國命初復則天在西宮人
心猶有附會周之舊臣列居朝廷陛下奈何輕有外遊不察豫且
之禍上洩之三思之黨切齒以武三思為同中書門下三品
（峙相）是年十一月則天崩安樂公主欲皇后臨朝自為皇太女乃
合謀於餅餤進毒六月壬午中宗崩韋后祕不發喪自總庶政武
延秀等及諸韋共勸韋后遵武后故事南北衛軍臺閣要官皆以
韋氏子弟領之廣聚徒衆中外連結深忌相王（峙睿宗）謀去之相王
子臨淄王隆基（峙玄宗）先罷潞州別駕在京師陰聚才勇之士謀匡

復社稷於是勒兵入斬韋后黨等以徇又斬韋后安樂公主武延秀
上官婕妤等捕索諸韋在宮中及守宮門并諸韋親黨及素為韋
后所親信者皆誅之尸韋后於市武氏宗屬誅死流竄殆盡睿宗
即位以臨淄王隆基為太子追削武三思崇訓爵謚斲棺暴尸平
其墳墓追復故太子重俊位號雪敬暉桓彥範崔玄暐張柬之袁
恕已等罪復其官爵追廢韋后為庶人安樂公主為悖逆庶人
真德秀曰武曌飾反易天常僭擬宸極方其時諸武疏王爵綰
相印布列中外肆驕凶悖而承嗣三思其最焉至求為太子規
取神器賴忠賢反復開陳中宗得復（疑作辟）位未幾五王（謂五
人也）會忠入誅二孽迎帝返正當斯時也則武曌移唐社稷滅宗
枝之罪告于九廟廢處別宮而丹其族宜也諸賢失機顧以中
宗為英主留三思輩弗誅使之藉手未幾因嬪御以進自媚於

戚后因復用事屠揃忠勳濁亂宮掖以成韋庶人弒逆之禍蓋
自武曌革命以來三辰翳掩者凡二十餘年賴明皇奮自諸王
討除內難於是武韋二氏殄僇殆盡人神之憤乃始蘇快此之
千古永為后黨之戒臣是以列著于篇云

以上敘戚畹

大學衍義通略卷十

大學衍義通略第二帙目錄

大學衍義通略卷十一

治國平天下之要一

永嘉王諍輯訂

正朝廷

總論朝廷之政

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

書舜典詢于四岳（四岳官名一人而總四岳諸侯之事）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按唐玄宗用李林甫爲相天下舉人至京小師者林甫恐其攻己短請試之一無所取乃以野無遺賢爲賀楊國忠爲相南詔喪師更以捷聞此後世用非其人不能明目達聰之明效也天寶之亂唐遂不振以至于亡

舜曰咨四岳有能奮（起也）庸（功也）熙（廣也）帝之載（事也）使宅（居也）百揆（揆度也如宰相之職）亮（明也）采（事也）惠（順也）疇（類也）僉曰伯禹作司空（言禹作司空可宅百揆）帝曰俞（然也）咨禹汝平水土惟時懋哉（勉以宅百揆）

帝曰棄黎民阻飢汝后稷播時百穀

帝曰契（子氏）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謂寬以待之）

帝曰臯陶蠻夷猾夏（亂也）寇（劫人）賊（殺人）姦宄（在外在內）汝作士

帝曰疇若予工僉曰垂哉帝曰俞咨垂汝共工

帝曰疇若予上下（山林川澤）草木鳥獸僉曰益哉帝曰俞咨益汝作朕虞

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祀天神祭地祇享人鬼）僉曰伯夷（姜姓）帝曰俞咨伯汝作秩宗（秩序百神之官）

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胄子

帝曰龍命汝作納言夙夜出納朕命惟允

帝曰咨汝二十有二人（四岳九官十二牧共二十二人）欽哉惟時亮天功○按帝舜初咨四岳以求宅百揆也不曰熙舜之載而曰熙堯之載蓋以今日所治之事非我之事堯之事也總咨二十二人以各敬其職也不曰亮舜之功而曰亮天之功蓋以今日所治之功非我之功天之功也爲人君者誠知人臣所熙之事皆祖宗之事所亮之功皆上天之功則決不肯徇私意以用人用匪人以廢事矣

大禹謨嘉言罔攸伏野無遺賢萬邦咸寧（朱子曰[illegible]）

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朱子曰德非徒善當有以善其政政非徒法當有以養其民下文六府三事則養民之政也）

洪範（箕子所以告武王者）次三曰農用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七曰賓八曰師（除殘禁暴）

周禮惟王建國辨方（四方）正位（君臣）體國（社稷）經野設官分職以爲民極乃立天官冢宰使帥其屬而掌邦治以佐王均邦國乃立地官司徒使帥其屬而掌邦教以佐王擾邦國乃立春官宗伯使帥其屬而掌邦禮以佐王和邦國乃立夏官司馬使帥其屬而掌邦政以佐王平邦國乃立秋官司寇使帥其屬而掌邦禁以佐王刑邦國乃立冬官司空使帥其屬而掌邦事以佐王富邦國（冬官亡以考工記補之）○鄭玄曰太宰不言司者以其總御衆官也宗伯不言司者以其祭祀鬼神鬼神非可以言司也○按此卽周官六卿所分之職也唐虞有九官至周始分職爲六卿周公作周禮以此爲太宰建邦之六典（謂治典教典禮典政典刑典事典也）我

太祖高皇帝革前代中書省而設六部罷丞相而設尚書侍郎以分掌朝廷之政蓋得周公之心於千載之下可謂卓冠百王而

垂法萬世矣
禮記禮節民心樂和民聲政以行之刑以防之禮樂刑政四達而不悖則王道備矣
宋朱熹告其君曰四海之利病繫斯民之休戚斯民之休戚係守令之賢否然而監司〈[illegible]〉者守令之綱也朝廷者監司之本也欲斯民之皆得其所本源之地亦在朝廷而已而正朝廷之具豈有大於用賢才也必使內外大小之職進退取舍惟公論之所在是稽則內外遠近莫敢不一於正矣○按朱熹有言天子至尊無上其居處則內有六寢六宮外有三朝五門其嬪御侍衛飲食衣服貨賄之官皆領於冢宰其冕弁車旗宗祝巫史卜筮瞽侑之官皆領於宗伯有師以道之教訓有傅以傳其德義有保以保其身體前有疑後有丞左有輔右有弼其侍御僕從罔非正

人以旦夕承弼厥辟出入起居罔有不欽發號施令罔有不臧在輿有旅賁之規〈旅賁勇士夾車而趨〉位宁有官師之典倚几有訓誦之諫〈書諫詞於几也〉居寢有䙝御之規臨事有瞽史之道安居有工師之誦史為書瞽為詩工誦箴諫大夫規誨士傳言庶人謗商旅〈陳也〉于市百工獻藝〈以喻政事〉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御瞽幾聲之上下不幸而至於有過則又有爭臣七人面折廷爭以救正之是以恭己南面中心無為以守至正而貌之恭足以作肅言之從足以作乂視之明足以作哲聽之聰足以作謀思之睿足以作聖然後能以八柄馭群臣以八統馭萬民而賞無不慶刑無不威傅說所謂奉若天道建邦設都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不惟逸豫惟以亂民武王所謂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箕子所謂皇建其有極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董子所謂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正謂此也熹之此言論人君為治之道盡矣

正綱紀之常

禮記曰聖人作為父子君臣以為紀綱紀綱既正天下大定
白虎通曰三綱君臣父子夫婦也六紀諸父兄弟族人諸舅師長朋友也綱張也紀理也大綱小紀所以張理上下整齊人道也
書五子之歌〈太康逸豫失其國其弟五人述大禹之戒以作歌〉其三曰惟彼陶唐有此冀方今失厥道亂其紀綱乃底滅亡○紀綱二字並言始見於此
詩大雅棫樸之篇曰勉勉我王綱紀四方
唐韓愈曰善醫者不視人之瘠肥察其脉之病否而已矣善計天下者不視天下之安危察紀綱之理亂而已矣天下者人也安危

者肥瘠也紀綱者脉也脉不病雖瘠不害脉病而肥者死矣通於此說者其知所以為天下乎夏殷周之衰也諸侯作而戰伐日行矣傳數十王而天下不傾者紀綱存焉耳秦之王天下也無分勢於諸侯聚兵而焚之傳二世而天下傾者紀綱亡焉耳是故四支雖無故不足恃也脉而已矣四海雖無事不足矜也紀綱而已矣
宋儒朱熹告孝宗　曰四海之廣兆民之眾人各有意欲行其私而善為治者乃能總攝而整齊之使各循其理者則以先有綱紀以持之於上也何謂綱紀辨賢否以定上下之分核功罪以公賞罰之施也然綱紀之所以振則以宰執秉持而不敢失臺諫補察而無所私人主又以其大公至正之心恭己於上而照臨之是以賢者必上不肖者必下有功者必賞有罪者必刑而萬事之統無所缺也○又曰一二近習之臣上則蠱惑陛下之心志下則招集士

大夫之嗜利無恥者文武彙分各入其門交通貨賂所盜者皆陛下之財命卿置將所稱者皆陛下之柄宰相師保賓友諫諍之臣或反出入其門將承望其風旨使陛下之號令動涉不復出於朝廷而出於此二人之手名曰陛下之獨斷而實此二人者陰執其柄蓋其所壞非備壞陛下之綱紀乃並與陛下所以立綱紀者而壞之焉所以立綱紀者蓋上文所謂心志也

定名分之等

易履大象曰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辯上下定民志

禮記大傳曰名著而男女有別又曰名者人治之大者也可無慎乎

論語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爲政子將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

左傳桓公十年虢叔桓王卿士譖其大夫詹父於王詹父有辭有自直之辭以王師伐虢

[illegible]以王師伐虢○呂祖謙曰爲天下之理以信天下之分非善持名分者也虢叔譖其大夫詹父於桓王詹父有辭王爲之伐虢而出虢公數傳而至襄王晉文公以元咺衛大夫之訴執衛侯而歸之襄王曰君臣無獄今元咺雖直不可聽也襄王之意非矯桓王之失乎所謂君臣無獄者固可爲萬世訓至若元咺雖直之一語猶未免世俗之見也苟如襄王之說是元咺之理雖直所以不可聽者恐亂君臣之分也有所謂理有所謂分是理與分判然二物也君子言分必及理言理必及分得則俱得失則俱失臣之訴君先有訴君之曲不必問其所訴之辭也君臣之際本非較曲直之地爲治者非合理與分爲一安能洗犯上之習哉

評按君臣之間固非較曲直之地而是非所在必有一定之歸

是故君父有失諫之可也訟之不可也

莊公十八年虢公晉侯晉獻公朝王惠王新立王饗醴命之宥皆賜玉五瑴雙玉爲瑴馬三匹非禮也王命諸侯名位不同禮亦異數不以禮假人

成公二年衛新築地名人仲叔于奚救孫桓子孫良夫桓子是以免既衛人賞以邑辭請曲縣諸侯之樂繁纓諸侯之馬飾以朝許之仲尼聞之曰惜也不如多與之邑惟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illegible]不可假人若以假人與人政也政亡則國家從之弗可止也已

通鑑初命晉大夫魏斯趙籍韓虔爲諸侯○司馬光曰天子之職莫大於禮禮莫大於分分莫大於名何謂禮紀綱是也何謂分君臣是也何謂名公侯卿大夫是也今晉大夫暴蔑其君天子既不能討又寵秩之使列於諸侯是區區之名分復不能守

唐肅宗時平盧節度使王玄志卒上遣使往撫慰將士就察軍中所欲立者授以旌節李懷玉殺玄志之子推侯希逸爲軍使朝廷

因以希逸爲節度副使節度使由軍士廢立自此始○司馬光曰古者治軍必本於禮今唐養之使士卒得以陵偏裨偏裨得以陵將帥則將帥陵天子自然之勢也

公賞罰之施

皐陶謨天命有德五服五等之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政事懋哉懋哉勉也

詩商頌殷武篇曰天命降監視也下民有嚴可畏也不僭不濫不敢怠遑命于下國封建厥福大也

周禮天官大宰以八柄詔告也王馭群臣一曰爵以馭其貴二曰祿以馭其富三曰予以馭其幸[illegible]四曰置置之於位以馭其行五曰生養也以馭其福福及子孫六曰奪以馭其貧七曰廢以馭其罪八曰誅責也以馭其過

禮記爵人於朝與士共之刑人於市與衆棄之○按後世人主往
往賜人爵位乃自內降而出不欲其公庭顯謝人臣有罪或至
加以鴆毒惟恐外聞豈公理哉
左傳蔡聲子曰善爲國者賞不僭而刑不濫賞僭則懼及淫人刑
濫則懼及善人若不幸而過寧僭無濫與其失善寧其利淫[illegible]
人則國從之
昭公五年周人有言曰爲政者不賞私勞不罰私怨
通鑑齊威王召卽墨大夫語之曰自子之居卽墨也毁言日至吾
使人視卽墨田野闢人民給官無留事東方以寧是子不事吾左
右以求助也封之萬家召阿大夫語之曰自子之守阿譽言日至
吾使人視阿田野不闢人民貧餒是子厚幣事吾左右以求譽也
烹阿大夫及左右嘗譽者於是群臣莫敢飾詐齊國[illegible]强於天下

漢高祖以項籍將季布數窘辱之籍滅購求布急滕公言於上以
爲郎中布母弟丁公亦爲項籍將逐窘帝彭城西短兵接帝急顧
曰兩賢豈相厄哉丁公乃還至來謁帝以徇軍中曰丁公爲臣不
忠使項王失天下遂斬之曰使後人無效丁公也
宣帝厲精爲治信賞必罰○按膠東相王成以僞增戶口賜爵關
內侯與趙廣漢蓋寬饒韓延壽楊惲之不得其死弘恭石顯之委任非
人史之云云亦虛言爾
唐太宗嘗謂房玄齡曰有功則賞有罪則刑誰敢不竭心盡力以
修職業○按太宗斥封德彝以明天下之義用魏徵而忘平日之
讎刑賞當矣然以讒言而殺李君羨以譖言而殺劉洎以外戚
而封長孫無忌以受賂而賜長孫順德又不能盡出於公也
謹號令之頒

易姤卦大象曰天下有風姤遇也后以施命誥四方
巽之彖曰重巽上下皆巽也以申命象曰隨風兩風相隨巽君子以申命行
事
渙九五渙汗其大號○朱子曰當渙之時能散其號令則可以濟
渙而無咎矣
周官王曰嗚呼凡我有官君子欽乃攸司愼乃出令令出惟行弗
惟反
詩大雅抑之篇曰訏大也謨定命遠猶圖也辰時也告
禮記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王言如綸其出如綍
漢賈山言於文帝曰臣聞山東吏布詔令民雖老羸癃疾扶杖而
往聽之願少須臾毋死思見德化之成○按司馬遷作史記於文
帝紀凡詔皆稱上曰而他紀則不然以見文帝之詔出於帝之

實意也後世詔書之下率出於詞臣之視草有司之議擬皆按
故事而行之未必皆出自上心也是以有其言無其事而上之
言不信於民民之心不孚於上此德化之成有歉於文帝歟
光武以手迹賜萬國者一劄十行細書成文勤約之風行於天下
唐陸贄從德宗幸奉天奏曰今乘輿播遷陛下宜痛引過以感人
心德宗從之故行在詔書始下雖驕將悍卒莫不揮涕激發孚以
平賊
宋劉安世言於哲宗曰今朝廷政令變易頻數遠不過一二歲近
或期月而已甚者朝行而夕改亦有前詔未頒後令繼除者吏不
知所守民不知所從方平安無事之時輕慢多變之如此緩急有
事之際何以取信於人必使大臣公心協謀博詢利害庶幾政令
清簡吏民信服事可久行不至反汗

廣陳言之路

書益稷帝曰來禹汝亦昌言又曰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

○呂祖謙曰舜非有歉而畏人之後言非容受不至而致人之後言禹又非欺君而爲面是背非者聖人畏敬無已故其言如此

書胤征曰每歲孟春遒人以木鐸徇于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其或不恭(不能諫)邦有常刑○按三代盛時人君總總焉以求誨於其下不特有職之官有道之師使得以諫凡百工之人亦欲聞其言也(如伶州鳩諫周景王之匱財罷民匠師慶諫魯莊之丹楹刻桷是矣)

說命爰立作相王置諸其左右命之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我也)若金用汝作礪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三日雨爲霖)啓乃心沃朕心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喻臣言不苦口也)若跣弗視地

厥足用傷(喻己之行無所見也)○說復于王曰惟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臣不命其承疇敢不祗若王之休命

大雅板之詩曰先民有言詢于芻蕘

左傳襄公十四年師曠曰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有君而爲之貳使師保之勿使過度是故天子有公諸侯有卿卿置側室(支子之官)大夫有貳宗(宗子之副貳者)士有朋友庶人工商皁隸牧圉皆有親暱以相輔佐也天之愛民甚矣豈其使一人肆於民上以從其淫而棄天地之性必不然矣

國語周厲王虐國人謗王王怒得衛巫(衛之巫)使監謗者以告則殺之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王喜告召公曰吾能弭謗矣乃不敢言召公曰是障之也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川壅而潰傷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爲川者決之使導爲民者宣之使言

漢文帝二年詔曰迺十一月晦日有食之適見于天災孰大焉朕下不能治育群生上以累三光之明其不德大矣令至其悉思朕之過失及知見之所不及匄(與丐同音蓋乞也)以啓告朕及擧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以匡朕之不逮(此後世因災異求言之始)○帝又嘗下詔曰古之治天下朝有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所以通治道而來諫者也今法有誹謗妖言之罪將何以來遠方之賢良其除之(秦人忠諫者謂之誹謗深計者謂之妖言)○十五年詔曰朕既不德又不敏明不能燭而智不能治此大夫之所著聞也故詔有司諸侯王三公九卿及主郡吏各選賢良明於國家之大體通於人事之終始及能直言極諫者各有人數將以匡朕之不逮故登大夫于朝親諭朕志大夫其上三道之要及永惟朕之不德吏之不平政之不宣民之不寧四者之缺著之於篇朕親覽焉○按此后世人主發策策士求言之始後世

臨軒策士蓋本諸此

唐高祖時孫伏伽詣闕以三事上諫帝大悅因謂裴寂曰隋末無道上下相蒙至使社稷傾危身死匹夫之手朕撥亂反正尊聞讜言然惟李綱差盡忠款伏伽可謂誠直餘人猶踵弊風俛首而已豈朕所望哉

太宗問魏徵曰人主何爲而明何爲而暗對曰兼聽則明偏信則暗昔堯清問下民故有苗之惡得以上聞共鯀驩兜不能蔽也秦二世偏信趙高以成望夷之禍梁武帝偏信朱异以取臺城之辱隋煬帝偏信虞世基以致彭城閣之變是故人君兼聽廣納則貴臣不得壅蔽而下情得以上達也帝曰善

陸贄言於德宗曰爲下者莫不願忠爲上者莫不求治然下每苦上之不治上每苦下之不忠若是者何兩情不通故也下之情莫

不願達於上上之情莫不求知於下然下恒苦上之難達上恒苦下之難知若是者何九弊不去故也所謂九弊者上有其六而下有其三好勝人恥聞過騁辨給衒聰明厲威嚴恣强愎此六者君上之弊也諂諛顧望畏愞（以乱切弱也又從兖切與懦同）此三者臣下之弊也上好勝上恥過則下益諂諛矣上騁辨給上衒聰明則下益顧望矣上厲威嚴上恣强愎則下益畏愞矣夫以區域之大生靈之衆宮闕之深高卑之限自黎獻而上獲覩至尊之光景者踰億兆而無一焉就獲覩之中得接言議者又千萬無一幸而得接者又有九弊居其間則上下之情所通鮮矣○按帝王莫如堯以言爲試人之則聖賢莫如孔子以言爲知人之本是以自古帝王或爲之科曰如所謂直言極諫者或爲之設官如所謂拾遺補闕者或因災眚而下詔以求或因患難而責己以訪或爲輪對之制或設登聞之鼓無非求天下之言以成天下之治以通天下之情也

昔晋平公問於叔向曰國家之患孰爲大對曰大臣持祿而不極諫小臣畏罪而不敢言下情不得上通此患之大者噫是豈可以不知哉

大學衍義通畧卷十一

大學衍義通畧卷十二

治國平天下之要二

永嘉王諍輯註

正百官

總論任官之道

虞書皐陶謨曰無曠（空也）庶官天工人其代之（蔡沈曰人君代天理物苟曠一職則天工廢矣可不深戒哉）

商書伊尹曰任官惟賢才左右惟其人臣爲上爲德爲下爲民其難其愼（所以防小人）惟和惟一（所以任君子）

說命惟治亂在庶官（庶官治亂之原）官不及私昵惟其能爵罔及惡德惟其賢

周書武成建官惟賢位事惟能

禮記王制凡官民材（謂凡民之有材加以官也）必先論之論辨然後使之任事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

緇衣子曰大臣不親百姓不寧則忠敬不足而富貴已過也大臣不治而邇臣比矣（大臣不肯治事由邇臣與上相親比也）故大臣不可不敬也是民之表也邇臣不可不愼也是民之道也君毋以小謀大毋以遠言近毋以内圖外則大臣不怨邇臣不疾而遠臣不蔽矣○以上總論任官之道

論任官之道

舜典帝曰咨汝二十有二人欽哉惟時亮天工○按我　朝内設六部即虞廷之九官外設十三布政司即虞世之十有二牧名不同而所理之事則一地雖異而分牧之意則同

商書說命乃進于王曰嗚呼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樹后王（天子也）君公（諸侯）承以大夫師長不惟逸豫惟以亂民

周官唐虞稽古建官惟百云云夏商官倍亦克用乂（治也）明王立政

不惟其官惟其人○以上總論設官
定職官之品
堯典克明俊德以親九族（高祖至玄孫也）
周禮少宗伯掌三族（父子孫也）之別以辨其親疏○按自成周以三族
之別掌於少宗伯之官後世因之列宗正於九寺之中殊非帝
堯睦親之道我
聖祖超然遠見特立宗人府於六部之上其秩一品專以皇親掌
之可謂得其道矣
漢高祖七年初置宗正官以敘九族○按班固漢書表宗正秦官
掌親屬蓋漢因秦制而設之也○以上言宗人
周官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官不必備
惟其人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特也）貳公弘化寅亮天地弼予一人

○陳傅良曰周之三公多是六卿兼之但其人足以兼公則加
之無其人則闕焉而已而六卿自若也蓋成周以公孤爲特非常
之德故曰官不必備惟其人○按我　朝稽古定制革去前代
中書省倣六典立六部而公孤之職間以六卿兼之其亦成周
此意也○以上言公孤
冢宰掌邦治統百官均四海○按冢宰今吏部尚書之職（冢大也宰治也治官之長也）
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擾（擾馴也）兆民○按司徒今戶部尚書之職但周
時所掌者教化後世則專理戶口財賦之事焉夫後世風氣日
漓顧無有大臣以專掌教事所以禁之者僅見於刑官弼教之
設亦可以觀世變矣（周之財賦掌於天官之屬也）
宗伯掌邦禮治神人和上下○按宗伯今禮部尚書之職（治神人治天神地祇人鬼之事春於四時爲長故其官曰宗伯）
司馬掌邦政統六師平邦國（軍政莫急於馬故以馬名官政者征伐所以正人之不正也）○按
司馬今兵部尚書之職宋以樞密院專掌兵政與中書省並謂
之兩府今制設兵部以掌兵政所以統軍專征則歸之五軍都
督府蓋兵部有出兵之令而無征伐之權五軍有統兵之權而
無出兵之令彼此相維內外相制其法制之善前代所未有也
司寇掌邦禁詰姦慝刑暴亂○按司寇今刑部尚書之職
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主國空土以居士農工商順天時以興地利）○按司空今
工部尚書之職但周時所掌者度地居民量地制邑之事後世
則專主營造工作焉
六卿分職各率其屬以倡九牧阜成兆民○按周禮每卿六十屬
六卿三百六十屬今制吏部四司文選驗封稽勳考功戶部十

三司則分隷浙江等十三省乃量其繁簡帶領直隷府州禮部四
司儀制祠祭主客精膳兵部四司武選職方車駕武庫刑部十
三司如戶部之制工部四司營繕虞衡都水屯田也司設郎中
員外郎主事而統於尚書侍郎自有屬以來二千餘年僅見
行於　今日者也伏覩
皇明祖訓有曰自古三公論道六卿分職並不曾設立丞相自秦
始置丞相不旋踵而亡漢唐宋因之雖有賢相然其間所用者
多有小人專權亂政今我朝罷丞相設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
司大理寺等衙門分理天下庶務彼此頡頏不敢相壓事皆朝
廷總之所以穩當以後子孫做皇帝時並不許立丞相臣下敢
有奏請設立者文武群臣劾奏將犯人凌遲全家處死嗚呼此
我

聖祖高見遠慮超出百王之上誠有合於成周設官分職以爲民極之意也說者猶云政權必有所在不有所統必有所歸其中不無旁落下移之處潛持默運之人苟非其人其弊有不可勝言者是以我

太宗皇帝卽位之初卽選文學之臣七人者俾居內閣專掌制誥凡國家大典禮大政令大事機皆與謀謀旣定然後付所司行之不予之以名而予之以實自是以爲故事夫不予以名則下無作威作福之具予之以實則上賴詢謀咨訪之益其處置之善防慮之深漢唐以來所未有也○以上言六部

舜典帝曰龍朕聖疾也讒說殄行傷絶善人之事也震驚朕師衆也命汝作納言夙夜出納朕命惟允○朱子曰周之內史漢之尚書魏晉以來所謂中書門下者皆此職也唐謂之門下省○按納言今通政司之職

我

太祖高皇帝命曾秉正爲通政使諭之曰官以通政爲名欲其能通無壅遏之患其審命令以正百司達幽隱以通庶務當執奏者勿忌避當駁正者勿阿隨當敷陳者勿隱蔽當引見者無留難公清直亮以處厥心庶不負委任之意○以上言通政司

堯典乃命羲和羲氏和氏也欽若敬也順也昊天曆記數之書象觀天之器日月星辰敬授人時

周禮馮相乘也相視也氏登臺以視天文也掌十有二歲歲星所在十有二次十有二月斗柄所建十有二辰日月所會十日甲乙二十有八星之位星卽宿也辨其敘事以會天位

保守也章文也氏掌天星以志星辰日月之變動以觀天下之遷謂災祥之遷動辨其吉凶以星土星所主之土辨九州之地所封封域皆有分星如角亢氐兗州房心豫州之類以觀妖祥○按唐堯之羲和成周之馮相保章卽今欽天監之職近代制曆觀象之官往往以司天爲名噫[illegible]乎惟天爲大而臣下可司之乎我

聖祖改前代司天臺爲欽天監誠得帝堯欽若之心矣然曆數之法久則有差我朝之曆承元之舊今用之二百餘年矣天道參差不齊久則有變所以釐正之者政有在於今日○以上言欽天監

天官膳夫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十有二人掌王之食飯也飲酒漿也膳牲肉羞有滋味者以養王及后世子○按膳夫卽今光祿寺之職膳夫食官之長自膳夫以下庖人等官皆以士爲之而屬於冢宰秦時爲大官令漢始有光祿勳然乃持戟宿衛之官以之司膳蓋始於南北朝唐宋因之今制光祿寺有

四署曰大官珍羞良醞掌醢也是職也又非特供王后世子之膳與其薦羞而已凡祭祀之牲醴薦俎賓客之饔餼饗食皆在所司雖曰口腹之奉而皆大有所係屈到以薦芰致譏言祭祀陳平以惡具反間言賓客專諸以匕首進食生禍亂言供膳皆由於飲食之微也亦不可以不戒○以上言光祿寺

醫師掌醫之政令聚毒藥五毒五藥以共醫事凡邦之有疾病者疕音比頭瘡也瘍音陽身瘡也者則使醫分而治之歲終則稽其醫事以制其食

疾醫掌萬民之疾病四時皆有癘疾以五味酸苦甘辛鹹五穀麻黍稷麥豆五藥草木蟲石穀養其病以五氣心肝脾肺腎之氣五聲五臟所發之聲五色五臟所發之色眡其死生

瘍醫凡療瘍以五毒攻之以五氣養之以五藥療之○按周禮醫

師即今太醫院之職疾醫今所謂內科也瘍醫今所謂外科也

我
祖宗內設太醫院外設府州縣醫學醫以學爲名蓋欲其讀軒岐之書研張孫之技既成功而試之然後授以一方衛生之任由是進之以爲國醫其爲惠天下臣民也至矣○以上言太醫院

以上定職官之品○按

國朝設官不止於此而此不及五軍都督府（見嚴武備本兵柄條）都察院（見重臺諫條）大理寺（見典獄之官條）太常寺（見秩祭祀類）翰林院中書舍人（見簡侍從之臣條）六科（見重臺諫條）國子監（見設學校條）太僕寺（見牧馬之政條）禁衛（見宮衛之禁條）京尹監司府州縣（見固邦本擇民長條）者各從其類也

頒爵祿之制

周書武成曰列爵惟五（公侯伯子男也）分土惟三（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也）

春官內史掌王之八枋（與柄同）之灋以詔王治一曰爵二曰祿

夏官司士以德詔爵（有德告王列而爵之）以能詔事以久奠（定也）食

孟子曰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也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凡六等

○朱子曰此班爵之制也五等通於天下六等施於國中

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凡四等不能五十里不達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天子之卿受地視侯大夫受地視伯元士受地視子男（不言中下士視附庸也）○朱子曰此班祿之制也○按孟子言周室班爵祿之制與周禮王制不同周禮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百里而孟子則通天子而言公侯皆方百里（此與王制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王制王者之制祿爵公侯伯子男凡五等而孟子則通天子而言而以子男同一位爲五等諸侯之上大夫卿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凡五等而孟子則兼君言而通以爲六等與夫王朝卿大夫士分地受祿之制亦有不同者焉孟子固先自言其詳不可得聞矣此蓋其畧爾（以上爵祿之制）

洪範凡厥正人既富（祿之也）方穀（善也）○按漢張敞蕭望之言于其君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今小吏俸率不足常有憂父母妻子之心雖欲安身爲廉其勢不能宋夏竦亦曰爲國者皆患吏之貪而不知去貪之道也皆欲吏之清而不知致清之本也臣以爲去貪致清者在乎厚其祿均其俸而已夫衣食闕於家雖嚴父慈母不能制其子況君長能檢其臣乎凍餒切於身雖巢由夷齊不能固其節況凡人能守清白乎二臣之言其庶幾洪範之意歟

王制曰夫圭田無征孟子曰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畝○按唐宋之職田蓋其遺意也

漢宣帝詔天下曰吏不廉平則治道衰今小吏皆勤事而俸祿薄欲其毋侵漁百姓難矣其益吏百石以下俸十五（若本一石益五斗）

光武詔增百官俸千石以上減於西京舊制六百石以下增於舊秩

宋太祖詔曰吏員冗多難以求其治俸祿鮮薄未可責以廉與其冗員而重費不若省官而益俸州縣宜以口數爲率差減其員舊俸外增給五千

敬大臣之禮

周易晉（坤下離上）康侯（安國之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

虞書帝曰吁臣哉鄰哉鄰哉臣哉（鄰近也君臣道近相須而成）帝（舜也）庸（用也）作歌曰勑（戒也）天之命惟時惟幾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興也）哉百工熙（廣也）哉皋陶拜手稽首颺（大言而疾曰颺）言曰念哉率作興事愼乃憲（法也）欽哉屢省乃成欽哉乃賡（續也）載（成也）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歌曰元首叢脞哉（煩碎也）股肱惰哉萬事墮哉帝拜曰俞往欽哉

詩大雅卷阿其卒章曰君子之車既庶且多君子之馬既閑且馳矢（陳也）詩不多維以遂歌（言車馬之多者謂足以待天下之賢者而不厭其多也）○按此詩先儒謂召公從成王游歌於卷阿之上而作則是自古聖帝明王敬禮其臣相與游歌者有自來矣洪惟我

太祖高皇帝條成大誥三編以示天下臣民其初編之首即以君臣同遊爲第一

聖祖之心所以感發其臣而爲聖子神孫慮者一何深遠哉夫召公作詩以臣而告君也故勸其求賢用善以爲法祖致治之基

聖祖作誥以君而告臣也故教以盡忠福民以爲成全其君之地後之踐

聖祖之位以奉天出治者當以聖祖之心爲心居召公之位以從君遊歌者當以召公之心爲心

周書召誥今冲（幼也）子嗣則無遺壽耇曰其稽我古人之德矧曰其有能稽謀自天○蔡沈曰召公言王以童子嗣位不可遺棄老成言其能考古人之德況又能稽謀自天是誠不可遺也

畢命惟公（畢公）懋德克勤小物弼亮四世（文武成康）正色率下罔不祇（敬也）師（法也）言（訓也）嘉績多于先王予小子垂拱（垂衣拱手）仰成○按史漸曰忠厚近迂闊老成若遲鈍先王終不以此易彼者蓋世臣舊德功業已見於時聞望已孚於人商功利課殿最雖不若新進者至於雍容廊廟而天下想聞其風采足以廉頑立懦敦薄厲偷如太山喬嶽初無運動之勞而功之及人厚矣

蕩之什曰匪上帝不時殷不用舊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曾是莫聽大命以傾○謝枋得曰三代而上國有大政有大議有大疑皆決於老成人之言曰圖任舊人共政殷先王所以立國也曰人惟求舊曰無侮老成人盤庚所以興也曰汝惟商耇成人宅心知訓周公所以訓康叔也黎老播棄格人罔敢知吉紂所以亡也在位罔有耆舊俊在厥服平王所以東遷也

禮記內則凡養老五帝憲（法也）三王有（乂也）乞言

中庸子曰敬大臣則不眩又曰官盛任使所以勸大臣也

漢賈誼上文帝疏曰廉恥禮節以治君子故有賜死而無戮辱是

以黥劓之辠不及大夫禮不敢齒君之路馬蹷其芻者有罰所以爲主上豫遠不敬也所以體貌大臣而厲其節也臣聞履雖鮮不加于枕冠雖敝不以苴履（苴者履中之藉也）夫已嘗在貴寵之位天子改容而禮貌之矣吏民嘗俯伏以敬畏之矣今而有過令廢之可也退之可也賜之死可也若夫束縛之係緤之輸之司寇編之徒官小吏詈罵而榜笞之殆非所以令衆庶見也○按賈生此言蓋爲當時大臣多以罪下獄而發文帝深納其言養臣下有節是後大臣有罪皆自殺不受刑

簡侍從之臣

書冏命王（穆王）若曰昔在文武聰明齊聖小大之臣咸懷忠良其侍御僕從罔匪正人以旦夕承弼厥辟出入起居罔有不欽發號施令罔有不臧下民祗若萬邦咸休惟予一人無良實賴左右前後

有位之士匡其不及繩愆糾繆格其非心俾克紹先烈詞武文○按
穆王命伯冏為大僕正作此誥命之
國語近臣進規
宋司馬光言於英宗曰竊見祖宗時常召侍從近臣與之講論萬
事委曲詳悉無所不至一則欲使下情上通無所壅蔽一則欲知
其人能否才器所任是以黜陟取舍皆得其宜陛下宜詔侍從近
臣每日輪一員直資善堂夜則宿於崇文院以備非時宣召又曰
臣前所言已蒙開納將謂即時施行自後遷延日久竊意內外之
臣必有欺惑天聽而沮難之者其意蓋欲陛下常居禁中不與群
下相接以壅蔽聰明而固其權寵此豈忠臣所為而陛下之福耶
范純仁言於神宗曰本朝設侍從之臣是宜朝夕論思同其休戚
今乃優游緘默養望待遷或有時政得失惟能退有後言未必人

人苟祿蓋因習以成風伏望明降詔旨督責近侍凡是朝廷闕失
並須論列奏陳○以上總言近侍之臣
周禮內史掌王之八枋(與柄同)之灋以詔王治凡命諸侯及孤卿大
夫則策命之○按吳澂謂內史為翰林之職蓋以其策命諸侯孤
卿大夫猶今學士院之草制誥也然謂之史乃掌文書贊治之
名今制併史館於翰林其亦此意歟我
太祖皇帝於吳元年已置翰林院以陶安為翰林學士洪武十八
年三月始定翰林官制而設學士一員秩五品講讀學士各一
員從五品其屬則有侍講侍讀五經博士典籍侍書待詔外此
又設脩撰編脩檢討以為史官皆隸之翰林院焉大學士代言
之官講讀經筵之職五經博士典籍則前代秘書之屬侍書待
詔則前代供奉之名而所謂史官者則前代著作起居之任也

今則併屬於翰林則是今翰林一司實兼前代諸職其職尤非
他司比也永樂初
太宗皇帝又簡七人者入　內閣專知制誥備顧問參預機務然
其秩猶止五品也至
仁宗皇帝又於本官上加以卿佐師保其任用尤為重焉歷任既
久又易本官以文淵閣大學士華蓋殿謹身殿武英殿大學士
云(七人謂解縉胡廣金幼孜胡儼楊士奇楊榮黃淮)
唐制乘輿所在必有文詞經學之士自太宗時名儒學士時時召
以草制然猶未有名號(按是時尚有瀛洲學士之名)乾封以後始有北門學士
之名
玄宗初制翰林待詔既而又設翰林供奉與集賢院學士分掌制
詔書勑後又改供奉為學士別置學士院專掌內命至號為內相

天子私人弘文集賢分隸中書門下省而翰林學士獨無所屬○
按此設立翰林院始三代以前無有也然湯誥微子之命之
類其體制言辭類非人君所自言者安知當時無代言之臣哉
漢制尚書郎主作文書起草五日一美食下天子一等雖無代
言之名其端已見於此矣至唐以後始設官以掌王言居禁林
深嚴之地為天子親信之臣焉
宋太祖謂宰相曰北門深嚴當擇審重之士處之范質曰竇儀清介
謹厚然在前朝已自翰林遷端明今又遷兵部尚書難於復召上
曰禁中非此人不可卿當諭朕意勉再赴職○太宗時張洎欲遷
翰林上曰學士之職清切貴重非他官可比○按宋歐陽脩嘗與
錢惟演言朝廷之官雖宰相亦可雜以他才為之惟翰林學士
非文章之上不可○以上言翰林學士

唐玄宗開元三年始召馬懷素褚無量更日侍讀宋真宗咸平二
年以楊徽之夏侯嶠並爲翰林侍讀學士班次翰林學士○按此
翰林置侍讀及侍讀學士之始
漢明帝時張酺數侍講於御前雖有侍講之號而未以名官唐玄
宗開元十三年始置侍講宋真宗咸平二年以國子祭酒邢昺爲
侍講學士○按此翰林置侍講及侍講學士之始○按官而謂之
讀謂之講必執經以侍左右講道以明義理然後稱其名焉○
以上言講讀學士
唐制史館修撰掌修國史○按修撰之名始見於此然考之史官
又有所謂北門修撰集賢修撰右文殿修撰者皆所謂史官者
也
宋置會要所以修纂國史置修國史同修國史修撰同修撰編修

官檢討官○按編修檢討專以修史始見於此前此固有所謂編
修官者蓋專以修經武要略屬之樞密院名雖同而實則異也
周禮宰夫八職有史以贊治漢有起居注唐宋有起居舍人著
作郎之屬皆所謂史官也我　朝國初循設起居注其後革之
而惟以修撰編修檢討掌國史焉遇有纂修則以大臣爲之監
修學士爲之總裁其法可謂簡要矣然是職也是非之權衡公
議之所繫也禹不能褒鯀管蔡不能貶周公趙盾不能改董狐
之筆崔氏不能奪南史之簡公是公非紀善惡以昭鑒戒自非
得人如劉知幾所謂兼才學識三者之長曾鞏所謂明足以周
萬事之理道足以適天下之用智足以知難知之旨文足以顯
難顯之情不足以稱是任也然此猶非其本也若推其本必得
如元揭傒斯所謂有學問文章知史事而心術正者然後用之
則文質相稱本末兼該而足以爲一代之良史矣○以上言史
官
漢武帝建元五年初置五經博士○按此五經博士之始○以上
言博士
周禮太史掌建邦之六典又有外史掌四方之志及三皇五帝之
書
漢氏圖籍所在有石渠石室延閣廣内貯於外府又有麒麟天祿藏於内禁有
御史居殿中掌蘭臺秘書
後漢圖書在東觀桓帝始置秘書監一人
唐制秘書省掌經籍圖書之事官有秘書郎校書郎
宋有秘書監官有監少監丞屬有著作郎秘書郎校書正字
宋太宗因唐制建昭文史館集賢院於禁中昭文集賢置大學士

直學士史館置監修國史修撰直館名數雖異而職務略同○按
前代藏書之府非止一處掌書之官非獨一職　今代圖籍皆
藏内閣所設之官止一典籍其所儲書非獨以存前代之舊蓋
將以資儒臣之考閱以開發其聰明以爲異時大用之具也伏
惟
太祖開基既設翰林院置學士等官又慮夫人才非儲養不能有
成乃洪武癸丑命編修張唯等十人入禁中文華堂肄業詔宋
濂爲之師永樂甲申
太宗命學士解縉選新進士中材質英敏者得修撰曾棨等二十
八人又增周忱爲二十九人俾就文淵閣進其學命司禮監給
筆劄光祿寺給飲饌分鈔以市膏燭賜第以爲居止
列聖相承按爲故事是宜著爲定制一次開科一次選用每科7必

多選所選不過二十人每選不必多留所留不過三五輩行見
天下彬彬然多文雅之士矣○以上言館閣
唐武德二年改內史舍人爲中書舍人○按此中書舍人設官之
始故隸於中書省故以中書舍人爲名我 朝罷中書省尚仍
其舊名也蓋前代之中書與翰林學士分掌內外制誥以爲兩
制蓋屬文之官也今之中書舍人則專以書寫爲職耳夫書一
藝也設官以司之所以愼重王言也○以上言中書舍人
重臺諫之任
周禮御史掌邦國都鄙及萬民之治令以贊冢宰○按御史之名
始見於此
通典唐杜佑撰御史之名周官有之蓋掌贊書而授法令非今任也在
戰國爲記事之職至秦漢爲糾察之任所居之署漢謂之御史大

夫寺亦謂之憲臺此御史稱臺之始 後漢以來謂之御史臺亦謂之蘭臺
寺門北闢主陰殺也○按御史臺即今都察院品級與六部同其
權視前代尤重
古制御史大夫一人中丞二人其屬有三院一曰臺院侍御史隸
焉二曰殿院殿中侍御史隸焉三曰察院監察御史隸焉凡有彈
劾御史以白大夫○按御史大夫即今左右都御史之職中丞即
今左右副僉都御史之職唐有三院今併其二於察院
祖宗設都御史六員職專糾劾百司辯明冤枉提督各道其屬有
十三道各設監察御史分掌各布政司事其京衛并直隸府衛
則分隸焉御史之職在糾劾百司照刷文卷問擬刑名巡按郡
縣六部之職各有攸司而都察院惟所見聞不繫職司皆得以
糾察焉

御史大夫李承嘉嘗召諸御史責曰近日御史言事不咨大夫禮
乎御史蕭至忠曰御史人君耳目比肩事主得自彈事不相關白
若先白大夫而許彈事如彈大夫不知白誰也○按今六部官屬
皆白其部如曰其部其司是也惟都察院則書其道而不繫於
都察院亦唐人之意也
武后以法制群下許諫官御史得以風聞言事○按後世臺諫聞
風言事始此宋人因設以爲故事而說者遂以此爲委任之專
嗟乎此豈治朝盛德之事哉
祖宗著爲憲綱許御史糾劾百司不公不法事須要明著年月指
陳事迹不許虛文泛言搜求細事蓋恐言事者假此以報復私
讎中傷善類也
睿宗時侍御史楊孚彈糾不避權貴權貴毀之上曰鷹搏狡兎須

急救之不爾必反爲所噬
肅宗在靈武時大將管崇嗣背闕坐笑語諠譁監察御史李勉劾
其不恭帝嘆曰吾有李勉朝廷始尊
穆宗時節度使李佑違詔進馬侍御史溫造劾之佑曰今日膽落
於溫御史矣
宋制御史入臺滿十旬無章疏者有辱臺之罰
石介曰君有佚豫失德悖亂無道荒政咈諫廢忠慢賢御史府得
以諫責之相有依違順旨蔽上罔下貪寵忘諫專福作威御史府
得以糾繩之將有兇悍不順恃武肆害玩兵棄戰暴刑毒民御史
府得以彈劾之君至尊也相與將至貴也御史且得諫責糾劾之
餘可知也
曾鞏曰御史責人者也將相大臣非此人百官有司失其職天下

之有敗法亂紀服讒蒐慝者御史皆得以責之然則御史獨無責乎居其位有所不知知之有所不言言之有所不行行之而君子病焉小人幸焉御史之責也○以上言臺官

周禮保氏掌諫王惡

秦始置諫議大夫漢因之唐置左右補闕左右拾遺宋改左右補闕爲左右司諫左右拾遺爲左右正言

秦始置給事中漢因之唐定爲四員宋制凡制敕有所不便准故事封駁○按我　朝始分爲六科科設給事中凡章奏出入咸必經由有所違失皆得封駁不特此也凡朝政得失百官賢佞皆許聯署以聞蓋兼前代諫議補闕拾遺之職也我祖宗不以諫諍名官欲人人皆得獻言也而又專寓其責於科道求言之意切矣

唐太宗貞觀元年制曰自今中書門下及三品以上入閤議事皆命諫官隨之有失輒諫

宋歐陽脩曰諫官者天下之得失一時之公議繫焉諫官雖卑與宰相等天子曰是諫官曰非天子曰必行諫官曰必不可行立殿陛之間與天子爭是非者諫官也

司馬光曰古者諫無官自公卿大夫至於工商無不得諫者漢興以來始置官以天下之政四海之衆得失利病萃於一官使言之其爲任亦重矣○光嘗謂擇言事官當以三事爲先第一不愛富貴次則重惜名節次則曉知治體○以上言諫官

蔡襄言于仁宗曰任諫非難聽諫爲難聽諫非難用諫爲難陛下增耳目之官以廣言路群邪疾之必有禦之之說不過曰某人也好名也好進也彰君過也或進此說正是邪人欲敝天聽不可不察

蘇軾言於神宗曰宋朝自建隆以來未嘗罪一言者縱有薄責旋即超升許以風聞而無官長言及乘輿則天子改容事關廊廟則宰相待罪蓋其銳氣而借之重權者豈徒然哉將以折姦臣之萌而救內重之弊也今法令嚴密朝廷清明所謂姦臣萬無此理然而養貓以去鼠不以無鼠而養不捕之貓畜狗以防盜不以無盜而畜不吠之狗是以知爲國者平居必有亡軀犯顏之士則臨難庶幾有徇義守死之臣若平居尚不能一言則臨難何以責其死節○以上總言臺諫

清入仕之路

周禮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一曰六德知仁聖義忠和二曰六行孝友睦（親九族）婣（親外親）任（信朋友）恤（振貧之）三曰六藝禮

樂射御書數

鄉大夫三年則大比攷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鄉老及鄉大夫帥其吏（謂州長以下）與其衆寡以禮（謂鄉飲酒禮也）禮（禮之也）賓（敬之也）之厥明鄉老及鄉大夫群吏獻賢能之書于王王拜受之登于天府內史貳之（其副本也）

王制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曰俊士升於司徒者不征於鄉（征徭役）升於學者不征於司徒曰造士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于王而升諸司馬曰進士司馬辨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于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按三代盛時仕進有二道由選士而爲造士是鄉學所進者則掌於鄉大夫而用之在大司徒由俊士而爲造士是國學所進者則掌於大樂正而用之在大司

馬此三代鄉舉里選之法也而所謂進士者蓋將進於朝而用之也後世取士不復此制而亦以進士名其原蓋出於此實則不同

漢高祖詔曰賢士大夫有肯從我游者吾能尊顯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其有意稱明德者必身勸為之駕遣詣相國府署行義年（謂行狀年紀）有而弗言覺免（發覺免官）

文帝十五年詔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者○按賢良極諫科始此

孝武初董仲舒對策曰臣愚以為使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擇吏民之賢者歲貢各二人且以觀大臣之能後遂令州郡舉茂才孝廉皆自仲舒發之○按仲舒所謂歲貢貢其吏民之賢者爾今所貢則學校之士也

元光元年初令郡國舉孝廉各一人○按孝廉科始此

五年徵吏民有明當世之務習先聖之術者縣次續食令與計偕（計謂上計簿也令與上計者偕來也）○按今世科舉初場試五經四書即此習先聖之術終場策以時務即此明當世之務鄉貢舉人赴禮部者給脚力廩給即此續食計偕也

元朔五年詔補博士弟子二千石謹察可者令與計偕詣太常得受業如弟子○按漢制郡國舉士大槩有三曰賢良方正也孝廉也博士弟子也賢良孝廉舉以任用如今之科目博士弟子入補國學似今之歲貢其察舉考試之實不同而取士大略則相類也

孝宣元康四年詔遣大中大夫循行天下舉茂才異倫之士○按此遣使舉士之始

光武始詔三公光祿勳御史司隸州牧歲舉茂才○按前此舉士無常時至此始歲一舉

漢召信臣以明經甲科為郎○按明經之科始見於此

後漢順帝時尚書令左雄改察舉之法限年四十以上儒者試經學文吏試章奏○限年之法始於此

魏陳群立九品官人之法州郡皆置中正以定其選○按劉毅云下品無高門上品無寒士

隋始置進士科○按此後世進士之科之始始專以文辭試士士皆投牒自進州里無復察舉之制矣

唐制取士之科大要有三由學館者曰生徒由州縣者曰鄉貢其天子自詔者曰制舉○按唐科目雖曰多端惟進士明經行之最久然進士以聲韻為學明經以帖誦為能不復問德行矣

武后天授元年策問貢士於洛陽殿○按此後世臨軒策士之始

玄宗開元中令諸州貢舉省試不第願入學者聽○按此下第舉人入學之始

宋之科目有進士明經諸科常選之外又有制科而進士得人為盛神宗始罷諸科而分經義詩賦以取士

太宗太平興國八年進士始分三甲自是錫宴瓊林苑

仁宗時張方平知貢舉言文章之變與政通今設科選材專取辭藝所以叩諸外而占其中之蘊也言而不度則何觀焉邇來文格日失其舊朝廷屢下詔書戒飭學者罕能自還

嘉祐二年歐陽脩知貢舉時進士習為奇僻漸失渾厚脩痛抑之澆薄之士不預選者多毀脩然自是文體亦少變

英宗以間歲貢士法不便詔禮部三歲一貢舉○按此成周三年一大比之制至今行之

王安石言于神宗曰今人才乏少貢舉法不可不變若謂此科常
多得人自緣仕進別無他路其間不容無賢耳今以少壯時自當
講明天下正理乃閉門學作詩賦及其入官世事皆所不習此科
敗壞人才致不如古於是改法罷詩賦帖經墨義士各占易詩書
周禮禮記兼論語孟子中書撰大義式頒行試義者須通經有文
采乃爲中格不但如明經墨義粗解章句而已○按此後世經義
之始前此所謂明經者試其墨書帖義但取其記誦而已不攷
其義理及文采也王安石爲人固無足取及其自作三經專闡
已說欲以一天下士子使之遵己固無是理然其所制經義之
式至今用之以取士有百世不可改者固不可以人廢言也然
今世舉子所習者雖是五經濂洛之言但多不本之義理發以
文采徒綴緝敷演以應主司之試焉耳名雖正理其實與前代

所習詩賦無大相遠也欲革其弊在擇師儒之官必得人如胡
瑗者以教國學慎主司之選必得人如歐陽脩者以主文柄則
士皆務實用以爲學本義理以爲文他日出而爲國家用其爲
補益蓋亦不少
熙寧三年親試進士始專以策定著限以千字○按殿廷試士始
於唐武后宋初沿之然皆試以詩賦至是神宗始試以策至李
用之是時蘇軾爲編排官見一時舉人所試策多阿諛順旨乃
擬一道以進大略謂科場之文風俗所繫所收者天下以爲法
所棄者天下以爲戒今始以策取士而士之在甲科者多以諂
諛得之天下觀望誰敢不然風俗一變不可復返正人衰微則
國隨之願陛下明詔有司試以實學博通經史者雖朴不廢稍
涉浮誕者雖工必黜則風俗稍厚學術近正庶幾得忠實之士
不至蹈衰季之風愚謂今日亦然
理宗御筆付知貢舉杜範曰朕爰簡儒彥俾典文衡凡尒攸司宜
鑒舊弊一取一舍惟公惟明經學欲其深純詞章欲其典則言惟
合理策必濟時務稽工考優劣自分庶使賢俊畢登以副朕新美
治功之意
朱熹作貢舉私議大略曰合學者所當讀之書而分之以年諸史
及時務以次分年如經子之法使治經者必守家法答義者必通
經文條舉衆說而斷以己意有司命題必依章句如是則經史無
不通皆可用於世矣○按朱子之議雖未上聞而後世貢舉之法
未有過焉者也我
太祖皇帝於開國之初即詔天下曰自洪武三年爲始特設科舉
以起懷才抱德之士其中選者朕將親策於廷觀其學識品其

高下而任之以官使內外文臣皆由科舉而選非科舉者毋得
與官是時解額以五百人爲率會試取百人而所試之文尚仍
元制至十七年又命禮部頒行程式凡三年大比子午卯酉年
秋鄉試辰戌丑未年春會試肆我
太宗皇帝脩五經四書大全分三場試士初場及終場未能者許
減其二道自是取人無額宣德改元始鑄定額各隨地產以差
多寡而會試如洪武初取士之數又分南北中三數取人正統
壬戌於各布政司舊額上量增之會試則加以半景泰初詔除
科額以復洪武永樂之舊尋復鑄定比舊額稍增禮部試則臨
期取 旨自是遂爲定制嗚呼 本朝試士之制雖不盡用朱
子分年之議然士各專一經經必兼四書一惟主於濂洛關閩
之說又必使之兼明子史百家之言而以論策試之雖不盡如

朱氏之說質得朱氏之意於數百年之後矣凡前代之科目如
制科秀才之類一切廢絶前代之制度如詩賦墨義之類一切
不用可謂簡而要明而切行之千萬世而無弊矣○以上言科
舉

漢武帝時太常孔臧等議請太常擇士置弟子一歲皆輒試能通
一藝以上補文學掌故缺其高弟可為郎中者太常籍奏即有秀
才異等輒以名聞○此太學生入仕之始自後唐人有學館生徒
之設宋人有三舍之制今世歲貢生員禮部奏於奉天門下試
中選國子監肄業循資授吏部選用　本朝入仕之途科目之
外惟此為重亦多得人○以上言學校歲貢

周禮宰夫掌百官府之徵令五曰府(主藏文書及器物者)六曰史(理文辭述事者)
七曰胥(治文書之次序者才智為什長者)八曰徒(給趨走以應召者)○按此即今之吏員

也是時未有進試之階至秦華儒崇吏漢因之始有試吏入仕
之途若路溫舒為縣獄吏丙吉為魯獄史龔勝為郡吏趙廣漢為
佐史之類　本朝入仕之途科目監生之外有吏員凡在外藩
憲衛府州縣任自辟舉以六年或三年為滿限至部分撥在內
諸司以三年為考依資格敘用○以上言吏員出身○按　本
朝選舉之制比漢唐宋為省科舉之外止有監學歷仕吏員資
次二途以為常選其他如經明行脩賢良方正材識兼茂楷書
秀才童子之類皆興廢不常惟任子
祖宗雖有定數然皆出自　恩典或與或否近年三品以上子孫
入監方有定例故今於入仕之路獨詳進士之科而兼及監生
吏員者以當世之所重者在進士科而二途次之也

公銓選之法

虞書曰敷納以言(觀其言也)明庶以功(考其成也)車服以庸(厚其報也)
周禮天官太宰以八灋治官府二曰官職(謂所治之事)以辨邦治八曰
官計以弊(斷也)邦治以八則治都鄙三曰廢置以馭其吏四曰祿位
以馭其士以八統詔王馭萬民三曰進賢四曰使能七曰達吏
夏官司士掌群臣之版(版名籍書臣名於版)以治其政令歲登下其損益之數
辨其年歲與其貴賤周知邦國都家縣鄙之數卿大夫士庶子之
數以詔王治以德詔爵以功詔祿以能詔事以久奠食
漢制郡縣守相之高第者然後為二千石二千石之有治行者然
後為九卿九卿之稱職者然後為御史大夫然張釋之十年不得
調楊雄三世不徙官蓋未嘗有資格之拘也至成帝建始四年始
置常侍曹尚書一人主公卿之選二千石曹尚書一人掌郡國之
選而選曹之制遂始於此東漢選舉之制郡國屬功曹公府屬東

西曹天臺屬吏曹尚書亦曰選部○按兩漢選法大要如此猶未
有資格也
北朝魏崔亮為吏部侍郎乃奏為格制不問賢愚專以停解日月
為斷薛收上言黎元之命繫於長吏若取年勞不簡賢愚義均行
鴈次若貫魚執簿呼名一吏足矣何謂銓衡書奏不報魏之失人
自亮始
唐文選則吏部主之武選則兵部主之其擇人之法有四一曰身
取其體貌豐偉二曰言取其言辭辯正三曰書取其楷法遒美四
曰判取其文理優長○按四者之中惟判猶為切用若以身言取
人則晏嬰之貌不揚裴度之形短小周昌之期期鄧艾之口吃
皆在所棄矣以孔子之聖猶謂以言取人失之宰予以貌取人
失之子羽況中人乎

玄宗疑吏部銓試不公御史中丞宇文融密請分吏部爲十銓以
禮部尚書崔頲等十人掌之試判將畢召入禁中決定吏部尚書
侍郎皆不得預吴兢表以爲陛下曲受讒言不信有司非居上臨
人推誠感物之道昔陳平丙吉漢之宰相尚不對錢穀之數不問
鬪死之人况大唐萬乘之君豈得下行銓選之事乎
開元十八年裴光庭爲吏部尚書始作循資格限年躡級不得踰
越於是乂淹不收者皆便之謂之聖書
陸贄言於德宗曰陛下宜委任長官謹柬僚屬所柬既少所求亦
精得賢有鑒識之名失實當闇繆之責况今之宰輔則往日臺省
長官也今之臺省長官乃將來之宰臣也豈有爲長官之時則不
能舉一二屬吏居宰臣之位則可擇千百具僚
宋制文臣則中書及審官院主之武臣則樞密院及三班院主之

其後典選之職分爲四文選曰審官東院曰流内銓武選曰審官
西院曰三班院元豐以後銓注之法悉歸選部以審官東院爲尚
書左選流内銓爲侍郎左選審官西院爲尚書右選三班院爲侍
郎右選○按宋銓選之法大略如此然數主不一更革不常惟我
朝文選則主於吏部武選則主於兵部自立　國以來至於今
日無易也
神宗熙寧四年遂定銓試之制凡守選者歲以二月八月試斷案
二或律令大義五或議三道後增試經義法官同銓曹撰式考試
第爲三等○按宋初承唐制銓試亦用身言書判熙寧間守選者
始試斷案即今試行移之比試律義即今試招擬之比試經義
即今試策論之比然歲試止於二八月今制則歲凡六選至臨
選時乃試焉往者專考文移設爲假如以試之以觀其判斷處
置其後或試策或試論又以觀其學問才識之所至也然必兼
夫三者而並試之三者俱通爲上通二爲中通一爲次中俱不
通爲下預爲校量其人品才識必與所缺之員相稱然後銓註
則用人不枉其才矣
蘇軾言於其君曰近歲以來吏多闕少率一官而三人共之居者
一人去者一人而伺之者又一人是一官而有二人者無事而食
也且其涖官之日淺而閑居之日長以其涖官之所得而爲閑居
仰給之資是以貪吏常多而不可禁此用人之大弊也○按　本
朝入仕之途其大者有二曰歲貢曰科舉洪武永樂以來學校
貢舉與吏部選調其人才適足以相當而無有餘不足之數盖
以
祖宗法制一定而有司不敢有所更革也近世言者憫士子在學

校者多衰老乃開四十五歲入監之例其後因國計不足立納
粟上馬入監等名目是於科貢之外別開岐徑選用之調止於
此數而入仕之路比舊加多今有需次十年不得選者員數愈
多殆將及萬夫國家養材而不得用及其用之皆衰老昏耗不
能事事之人事不理民不安亂亡之兆也必豫有以消息調停
之使入仕者有及時效用之實汰退者無後時失所之嘆斯可
矣○以下専言資格○按資格用人幾千年於茲一旦欲革之
誠難矣盖以繼世之君未必皆明任事之臣未必皆稱與其用
能鑒別之明以須吾獨力有餘於一時孰若立可持循之法以
輔吾子孫不足於久遠哉必也立爲一定之法而隨時補弊不
出於法之外斯善矣請即今選法言之兵部之選武臣其始用
功次其後純用任子之法父死子繼無子兄若弟繼之有定格

也若夫都指揮以至都督則以才能擢用又不專於資格也文
臣入仕非一途其大者有三進士也監生也吏員也吏員資格
其崇者不過七品用之為佐貳幕職筦庫之官非有保薦不得
為州郡正員監生吏員雖有資格進士初任亦循甲第及其不
次擢用往往越常調焉是又不專於資格也此我
祖宗立法用人之深意也然用之既久不能無弊武臣之弊則天
下衛所有定數設官有定員世襲之官恒滿其位而新立功次
之人又日增月益無有限極不知後將何以處之也所謂文臣
之弊近年以來吏員需選者人多缺少計其資次有老死不得
一官者而監生尤甚必須有善處之術以復
祖宗之舊可也

嚴考課之法

舜典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庶績咸熙○按此萬世考課之祖
後世多不能用或以一年為一考或以三十月為一考或以六
期為斷或以三年為斷未有若今日本帝世考績之法以為一
代之法而百世相承者也

周官六年五服(侯甸男采衛也)一朝又六年(十二年也)王乃時巡考制度于四
岳諸侯各朝于方岳大明黜陟○今制三年方面及府州縣官一
朝覲即此六年一朝制也來朝之臣各以其所治須知之事造
冊以獻於 朝是考制度之遺意也政績舉者有賞擢否則廢
黜是亦大明黜陟也斯制也一見於虞書後千載餘復見於周
官周至於 今日幾三千年矣僅再見焉漢唐宋皆無之此所
以卓冠百王也

周禮太宰歲終則令百官府各正其治受其會(大計也)聽其政事(所治之功之狀)而詔王廢置(計其當廢當置者未行誅賞也)三歲則大計群吏之治而誅賞
之○按周禮旬終有日成月終有月要歲終有歲會是旬日歲皆
有考也

小司徒歲終則考其屬官之治成而誅賞令群吏正會要而致事(致事於王)
○小司寇歲終乃命其屬入會(會計之狀)乃致事○按先儒謂成
周六卿先考其屬而後倡牧伯從而考諸侯考課既備然
後上之天子西漢刺史得課郡國守相而丞相九卿得雜考郡
國之計書至天子則受丞相之要漢去古未遠猶有此意 今
制內外諸司各自考其屬然後達於吏部吏部定其殿最以聞
於 朝而行黜陟亦此意

漢法以六條察二千石歲終奏事舉殿最○漢郡守辟除令長得
自課第刺史得課郡國守相而丞相御史得雜考郡國之計書天

子則受丞相之要○按漢考課之法史所不載惟歲竟丞相課其
殿最奏行賞罰見於丙吉傳尹翁歸為扶風盜賊課常為三輔
最韓延壽為東郡太守斷獄大減為天下最陳萬年鄭昌皆以
守相高第入為右扶風義縱朱博皆以縣令高第入為長安令
散見於各人之傳由是以觀其一代考課之典必有成法矣

武帝時董仲舒對策曰古所謂功者以任官稱職為差非謂積日
累久也故小材雖累日不離於小官賢才雖未久不害為輔佐今
則不然累日以取貴積久以致官是以廉恥貿亂賢不肖混淆未
得其真

宣帝始親政事考試功能二千石有治理效輒以璽書勉勵公卿
闕則選諸所表以次用之黃龍元年詔曰上計簿具文而已三公
不以為意朕將何任御史察計簿有非實者按之使真偽毋相亂

○按宣帝綜核名實之主也王成猶以僞增戶口受賞況漫不加意者乎　本朝在京官考滿吏部既考之而都察院又覈其實在外則州若府及藩司既考而又考之於憲司是亦漢人命御史察非實之意也

東漢之制太尉掌四方兵事功課司徒掌人民事功課司空掌水土事功課各於歲盡奏其殿最而行賞罰○按此東漢考課之事所謂太尉司徒司空者漢世之三公也歲盡奏殿最而行賞罰失於太驟非復有虞三載一考之制矣

漢制州牧奏二千石長吏不任位者事皆下三公三公遣掾史按驗然後黜退光武時用明察不復委任三府而權歸刺舉之吏朱浮上疏曰陛下以使者爲腹心使者以從事爲耳目是謂尚書平決於百石之吏群下苛刻自以爲能兼以私情容長愛憎故有

罪者心不厭服無罪者坐被空文非所以經盛衰貽後王也○按官員考滿給由到部考得平常及不稱職者亦皆復任必待九年三考然後黜降焉其有緣事降職除名亦許伸理雖當臨刑亦必覆奏其愛惜人材如此近歲爲選調積滯設法以疏通之輒憑巡按御史開具揭帖以進退天下官僚不復稽其實蹟爲老疾罷軟貪暴素行不謹等名目以黜退之殊非祖宗初意其所謂素行不謹者尤爲無謂則是不復容人改過遷善矣

唐考功之法考功郎中員外郎各一人掌文武百官功過善惡之考法凡百司之長歲較其屬功過以四善德二十七最轉差以九等大合衆而讀之凡定考皆集於尚書省唱第然後奏

宋初循舊制文武常參官各以曹務閑劇爲月限考滿即遷太祖謂非循名責實之道乃罷歲月敘遷之制置審官院考課中外職事非有勞績不許進秩其後立法文臣五年武臣七年無贓私罪始得遷秩其後考第之法周一歲爲一考○按唐宋考課之法皆非有虞三載三考之制然宋既有吏部又有審官院考課院則失之重復又非成周六典之制

司馬光曰考績之法唐虞所爲當時世之官居位久而受任專立法寬而責成遠故鯀之治水九載無成然後治其罪禹之治水九州攸同然後賞其功非但校米鹽之課責旦夕之效也○按　本朝考課之法屬之吏部內外官皆以三年爲一考官滿者造爲牌冊備書其在任行事功績屬官則先考於其長書其最目轉送御史考核焉亦書其最目至是考功稽其功狀書其殿最凡有三等一曰稱二曰平常三曰不稱既書之引奏取

旨令復職六年再考亦如之九年通考乃通計其前二考之所書者以定其升降之等其立法之簡要詳盡漢唐以來所未有也

崇推薦之道

易泰初九拔茅茹（茹茅根連也）以其彙（類也）征（進也）吉

周官曰推賢讓能庶官乃和不和政龐（雜亂也）舉能其官惟爾之能稱匪其人惟爾不任

春秋穀梁傳曰學問無方心志不通身之罪也心志既通而名譽不聞友之罪也名譽既聞有司不舉有司之罪也有司舉之王者不用王者之過也

春秋時祁奚爲大夫請老晉君問孰可使嗣對曰解狐可君曰非子之讎乎對曰君問可非問讎也又問孰可以爲國尉對曰午也可君曰非子之子乎對曰君問可非問子也君子謂祁奚於舉

避仇雖內舉不避親戚可謂至公矣（此出劉向新序詳見左傳襄公三年）

荀卿曰下臣事君以貨中臣事君以身上臣事君以人

漢武帝詔曰朕深詔執事興廉舉孝今或至闔郡不薦一人是化不下究而積行之君子壅於上聞也且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古之道也其議不舉者罪

魏明帝時士人多務進趣廉遜道缺劉寔著崇讓論以矯之

唐狄仁傑薦張柬之姚元崇等數十人率爲名臣或謂仁傑曰天下桃李悉在公門仁傑曰薦賢爲國非爲私也

崔祐甫爲相薦舉惟其人不自疑畏德宗嘗謂之曰人言卿所用多涉親故何也對曰臣爲陛下擇百官不敢不詳慎苟平生未之識何以諳其才行而用之○司馬光曰天下之賢非一人之所能盡若必待素識而用之所遺亦多矣

五代周世宗令翰林學士兩省舉人令錄除官之日仍署舉者姓名貪穢敗官並當連坐

宋太宗端拱四年令內外官所保舉人有變節踰濫者舉主自首原其罪○按舉主連坐之法行之久矣而此又立舉主自首原罪之比盖以所舉之人有不如所舉許於事情未發之前具實發覺之則原其繆舉之罰如此則舉人者有所恃而敢於薦撥受舉者有所畏而不敢改節矣

眞宗復舉官自代之制常參官及節度使觀察使防禦使并七品以上清望官授訖三日內上表讓一人以自代其表付中書門下每官缺則以見舉多者量而授之○按此舉官自代之制誠能舉行其於進用人才不爲無益

司馬光言於哲宗曰欲乞以十科取士自尚書以下達官每歲於十科中舉三人歲終不舉及人數不足按劾施行

英宗時詔中外臣僚各舉所知司馬光言臣始聞之不勝慶忭既而議者皆言數年之前亦有此詔所舉甚衆未聞陛擢今玆盖亦修故事飾虛名而已非有求賢之實也若果如此誠有何益乞將今來臣僚所舉隨其資敍各置一簿留之禁中其副本降付所司遇官有闕並乞於所舉簿內親加點定○按親加點定之說似乎未善必須待所司各擬以聞然後據此簿考其當否可也

蘇軾曰天下之吏不可以人人而知也故使長吏舉之又恐其舉之以私也故使長吏任之他日有敗事則以連坐夫人之難知自堯舜病之矣今日爲善而明日爲惡猶不保況於十數年之後其幼者已壯其壯者已老而猶執其一時之言使同被其罪不已過乎○按宜如端拱四年舉主自首原其罪可也

戒濫用之失

易解六三負且乘致寇至貞吝（雖所爲得正亦可鄙吝也）

大傳曰負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思奪之矣上慢下暴盜思伐之矣

子曰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謀大力小而任重鮮不及矣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赧汗也）凶言不勝其任也（本義以爲刑剭謂重刑也）

詩曹風候人篇曰彼候人兮何（揭也）戈與祋（殳也）彼其之子三百赤芾

漢文帝問上林尉諸禽獸簿尉不能對虎圈嗇夫從旁代尉對甚悉詔拜上林令張釋之曰陛下以周勃張相如何如人也上曰長者釋之曰此兩人言事曾不能出口豈效此嗇夫利口捷給哉陛下以嗇夫口辯而超遷之臣恐天下隨風而靡爭爲口辯而無其實舉錯不可不審也帝曰善就車召使參乘徐行問秦之弊拜公

車令

文帝嘗夢欲上天不能有一黃頭郎推上天顧見其衣尻帶刀間穿覺而之漸臺以夢中所見陰求之見鄧通其衣後穿名問其名姓於是賞賜通官至上大夫鄧猶登也

武帝時方士欒大見上言曰臣常往來海上見安期羨門之屬曰黃金可成河決可塞不死之藥可得僊人可致也乃拜大為五利將軍既而入海求其師上使人隨驗無所見而大妄言見其師方又多不售無驗坐誣罔腰斬

順帝初聽中官得以養子襲爵○按古者以閹人給事內庭以其無男女之欲子孫之累也今既官之而又使養子襲爵又何若不絕其世而只用士人戕我

聖祖於內臣別立官稱與外諸司不同其慮一何遠哉

靈帝時市賈小民有相聚為宣陵桓帝之陵孝子者數十人詔皆除太子舍人樂松等多引無行之徒喜陳閭里小事帝甚悅之待以不次之位

靈帝初開邸賣官二千石二千萬四百石四百萬令長隨縣豐約有賈富者先入貧者到官倍輸又私令左右賣公卿公千萬卿五百萬○按秦漢以來有納粟補官之令然多為邊計及荒歲耳識治體者猶非之況因之以為己利耶

唐高祖以舞胡安叱奴為散騎侍郎李綱諫曰古者樂工不與士齒雖賢如子野師曠字師襄皆終身繼世不易其業今天下新定建義功臣行賞未徧高才碩學猶滯草萊而先擢舞胡為五品使鳴玉曳組趨鏘廊廟非所以規模後世也

中宗時始用斜封墨敕除官安樂長寧公主上官婕妤皆依勢用事請謁受財降墨敕除官斜封付中書時人謂之斜封官

中宗神龍元年以方術人葉靜能為國子祭酒

武后時官爵濫授時人語曰補闕連車載拾遺平斗量言其多也欋齊魯謂四齒杷為欋推侍御史碗脫校書郎言官不得人如模脫箇箇相似無能

代宗天曆元年以宦官魚朝恩判國子監

肅宗時府庫無蓄積朝廷專以官爵賞功及是復以官爵收散卒由是官爵輕而貨重大將軍告身一通纔易一醉名器之濫至是極焉

宋太祖時教坊使衛德仁以老求外官且援後唐故事求領郡上曰用伶人為刺史此莊宗失政豈可效之耶宰相擬上州司馬上曰州佐乃士人所處資望豈可輕授此輩但當於樂部遷轉耳

止以太樂令授之

仁宗天聖三年詔王元[illegible]等[illegible]賜緋服佩魚上曰先朝伎術官無得佩魚蓋所以別士類也

高宗時王繼先嘗遷有效欲增創員數以授其黨用酬其勞給事中王居正封還上曰臣庶之家用醫有效亦酬謝之否邪居正對曰臣庶之家待此輩與朝廷異且量功隨力各致陳謝之禮若朝廷則不然繼先之徒以伎術備流享官榮受俸祿果為何事哉一或失職重則有刑輕則斥逐其應用有效僅能塞責而已金帛之賜固自不少至於無故增創員缺誠為未善臣不願輒起此門上悟曰卿言是也

以上正百官

大學衍義通略卷十二

大學衍義通略卷十三

治國平天下之要三

永嘉王諍輯註

固邦本

總論固本之道

易泰之象曰天地交泰后(君也)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

益之象曰益損上益下民說(音悅)無疆

大禹謨曰可愛非君可畏非民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罔與守邦欽哉慎乃有位敬脩其可願四海困窮天祿永終

五子之歌其一曰皇祖(禹也)有訓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寧又曰予(五子自稱)視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予一人三失(言所失衆也)怨豈在明不見是圖予臨兆民凜乎若朽索之馭六馬爲人上者奈

何不敬

左傳哀公元年陳逢滑對懷公曰臣聞國之興也視民如傷是其福也其亡也以民爲土芥是其禍也

鼂錯言於漢文帝曰人情一日不再食則饑終歲不製衣則寒夫腹饑不得食膚寒不得衣雖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明主知其然也故務民於農桑薄賦歛廣儲蓄以實倉廩備水旱故民可得而有也

唐太宗時馬周上疏曰三代及漢歷年多者八百少者不減四百良以恩結人心人不能忘故也自是以降多者六十年少者纔二十餘年皆無恩於人本根不固故也臣觀自古百姓愁怨國未有不亡者人主當脩之於可脩之時不可悔之於既失之後

陳子昂曰天下有危機禍福因之而生百姓是也百姓安則樂其生不安則輕其死輕其死則天下亂矣

養民之生

周禮大司徒之職掌建邦之土地之圖與其人民之數以佐王安擾邦國以天下土地之圖周知九州之地域廣(東西爲廣)輪(南北爲輪)之數辨其山林川澤丘陵墳(水涯)衍(下平)原(高平)隰(下濕)之名物(所生之物)又曰以土宜之法辨十有二土(十二分野之土)之名物以相(視也)民宅而知其利害以阜人民以蕃鳥獸以毓草木以任土事(謂地所生民所能)辨十有二壤之物而知其種以教稼穡樹藝○吳澂謂掌建邦之土地以下乃大司空之職錯互在大司徒耳三禮考注已訂正

大司徒以保息(安民使蕃息)六養萬民一曰慈幼二曰養老三曰振窮四曰恤貧五曰寬疾六曰安富○按所謂安富者蓋以富家巨室小民之所賴國家所以藏富於民也使天下皆貧則爲之君者

利不利乎小人無知或以之爲怨府而偏嗇者往往以抑富爲事豈知周官之深意哉

小司寇及大比(三年比較民之多寡)登民數自生齒以上登於天府內史司會冢宰貳之以制國用○吳澂謂此條非刑官之職登民數當屬司空制國用當屬冢宰○按人生齒而體備男子　月生齒八歲而齔女子七月生齒七歲而齔皆書於版其正本登于天府其內史司會冢宰所掌者乃其副貳耳

司民(主民數者)掌登萬民之數自生齒以上皆書于版辨其國中與其都鄙及其郊野異其男女歲登下其死生及三年大比以萬民之數詔司寇司寇及孟冬祀司民之日(祀司民之星)獻其數于王王拜受之登于天府內史司會冢宰貳之以贊王治○吳澂謂司寇當作司空

漢惠帝六年令民女子年十五以上至三十不嫁五算（漢律人出一算今出五算罰之也）

章帝元和二年春正月詔賜民胎養穀著爲令

三年春正月詔嬰兒無親屬及有子不能養者廩給之

孝景元年詔曰郡國或磽陿無所農桑繫畜或地饒廣薦草莽水泉利而不得徙其議民欲徙寬大地者聽之

北齊天保八年議徙冀定瀛無田之人遷於幽州寬鄉以處之始立九等之法富者稅其錢貧者役其勞○按今日荊湖田多人少江右田少人多江右之人大半僑寓於荊湖既不供江右公家之役而荊湖之官府亦不得以役之焉是併失之也請立通融之法凡江右之民之僑寓荊湖者所在郡邑收爲見戶俾與主戶錯居共役有產者出財無產者出力庶兩得其用

漢自高祖訖於孝平民戶千二百二十三萬三千餘○按此西漢戶口極盛之數

桓帝永壽二年戶千六百七萬九百○按此東漢戶口極盛之數

隋承周得戶三百六十萬平陳又收戶五十萬洎於大業二年干戈不用乃至八百九十萬○杜佑曰高熲覩流冗之病建輸籍之法定其名輕其數使人知爲浮客被彊宗收大半之賦爲編甿奉公上蒙輕減之征先敷其信後行其令烝庶懷惠姦無所容隋民資儲逾於天下熲之力焉

唐天寶十三載戶九百六萬九千憲宗元和時戶二百四十七萬三千○按爲國者莫急於養民養民之政在乎去其害民者爾所以使民受害而戶口不得蕃息者必有其根故胡寅論隋氏之耗而咎獨孤后之廢嫡立少大寶之耗而罪楊太真李林甫之蠱惑元和之耗則又歸其獄於程异皇甫鎛之聚斂焉人君之欲蕃民生者其尚去讒遠色賤貨而一於貴德也哉

制民之産

井田之始

通典曰黃帝時八家爲井井開四道而分八宅鑿井於中○按此

堯遭洪水天下分絶使禹平水土別九州冀州田中中（第五賦上上錯）兗州田中下（第六賦下下錯）青州田上下（第三賦中上）徐州田上中（第三賦禹貢田中中）揚州田下下（第九賦下上上錯）荊州田下中（第六賦上下）豫州田中上（第四賦錯上中）梁州田下上（第七賦下中三錯）雍州田上上（第三賦禹貢田中下）九州之地定墾者九百一十萬八千二十頃○按此九州無上上上中二等

舜典帝曰棄黎民阻饑汝后稷（主穀之官）播時百穀

周禮大宰以九職任萬民一曰三農（山林川澤平地之農）生九穀（黍稷稻粱秫苽麻麥）

二曰園圃（樊圃種菓蓏也）毓草木三曰虞衡（掌山澤之官）作山澤之材（作而用之）四曰藪牧（無水之地有畜之地）養蕃鳥獸五曰百工飭化八材（勤力以化八材珠象玉石木金革羽者）六曰商賈（行曰商坐曰賈）阜通貨賄（金玉布帛也盛）七曰嬪婦（有夫有婦姑）化治絲枲八曰臣妾（男女之賤者）聚斂疏材（百草根實可食者）九曰閒民無常職轉移執事（行事者）

小司徒之職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按可耕之地爲井可畜之地爲牧

遂人辨其野之土上地中地下地以頒田里上地夫一廛（人受一畝爲宅）田百畮（世業）萊五十畮（萊謂休不耕者）餘夫亦如之中地夫一廛田百畮萊百畮餘夫亦如之下地夫一廛田百畮萊二百畮餘夫亦如之

前漢食貨志聖王量能授事四民陳力受職民受田上田夫百畝

中田夫二百畝下田夫三百畝民年二十受田六十歸田七十以上上所養也十歲以下上所長也十一以上上所强也○按此與周禮大司徒遂人所言略同

孟子告梁惠王曰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數口之家可以無饑矣○金履祥曰古者六尺爲步步百爲畝古所謂畝即今田贅其廣六尺其長六百尺是爲一畝若以今尺計之則古之百畝當今四十一畝古者二畝半宅當今一畝十步（古以百步爲畝今以二百四十步爲畝）

滕文公使畢戰問井地孟子曰夫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既正分田制祿可坐而定也

秦用商鞅廢井田開阡陌（朱子曰開者破削之意　阡陌東西爲阡南北爲陌因田之疆畔以通人物之

往來所以正疆界時蓄洩也）○按世之儒者曰仁政必自經界始貧富不均敎養無法雖欲言治皆苟而已世之病難行者未始不以亟奪富人之田爲辭然茲法之行悅之者衆苟處之有術期以數年不刑一人而可復所病者特上之未行耳爲此說者可謂正矣其於古今事宜容有未盡者焉竊考井田之制始於九夫之井而井方一里終於四縣之都而都廣一同其地萬井而方百里百里之間爲澮者一爲洫者百爲溝者萬積而至於萬夫其間又有爲路者一爲道者九爲涂者八爲畛者千爲徑者萬蘇洵謂欲復井田非塞溪壑平澗谷夷丘陵破墳墓壞廬舍徙城郭易疆壟不可爲也縱使盡得平原曠野而遂規畫於其間亦當驅天下之人竭天下之糧窮數十年專力於此不治他事而後可葉適亦謂今天下爲一國雖有郡縣吏皆總於上率數歲一代是將使誰爲之乎就使爲之非少假十數歲不能定也此數十歲之內天下將不暇耕乎是井田決無可復之理荀悅雖謂國初人寡之時可以爲之然承平日久生齒日繁之後亦終歸於驪廢不若隨時制宜使合於人情宜於土俗而不失先王之意如朱熹所云者斯可矣政不必拘拘於古之遺制也然則載之言非歟曰載固言處之有術所謂術者必有一種要妙之法其言隱而未發惜哉茲不敢臆爲之說也

漢武帝時董仲舒說上曰秦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賣買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漢興循而未改宜少近古限民名田（名田占田也各爲立限不使過制）

漢孝哀時師丹請建限田下其議孔光何武請吏民名田無過三十頃

北魏孝文時因李安世言下詔均天下人田男夫十五以上受露田四十畝（不栽樹者謂之露田）婦人二十畝奴婢受田三十畝

唐授田之制成丁者人一頃其八十畝爲口分二十畝爲永業○按井田既廢之後於是有限田之議均田之制口分世業之法然皆議之而不果行行之而不能久何也其爲法雖各有可取然不免拂人情而不宜於土俗可以暫而不可以常也必不得已創爲之制請以一年爲斷如自今年正月以前民間所有之田雖多至百頃官府亦不之問惟自今年正月以後一丁惟許占田一頃丁多田少者許買足其數丁少田多者惟許鬻賣不許增買以田一頃配人一丁當一夫差役（丁田相當者如此）其田多丁少者以田配丁足數之外以田二頃視人一丁當一夫差役量出雇役之錢（富者出財）田少丁多者以丁配田足數之外以人二丁

視田一頃當一夫差役旦應力役之征貧者出力此外又因爲仕宦優免之法因其崇卑以爲多寡惟不配丁納糧如故其人已死優及子孫以寓世祿之意無田者准田免丁立爲一定之限以爲一代之制名曰配丁田法旣不奪民之所有則有田者惟恐子孫不多而無匿丁不報者矣不惟民有常産而官之差役亦有驗丁驗糧之可據

漢孝宣地節三年詔以池籞音語編竹養魚未御幸者假與貧民流民還歸者假公田貸種食孝元初元元年以公田及苑振業貧民勿租賦

宋太宗詔江南諸州長吏勸民益種諸穀民之粟麥黍豆種者於淮北州郡給之江北諸州亦令就水廣種秔稻並免其租

眞宗以江淮兩浙稍旱即水田不登遣使就福建取占城旱稻三萬斛分給三路爲種擇田高仰者蒔之內出種法揭榜示民○按太宗詔江南種諸穀江北種秔稻眞宗取占城稻種散民間是亦財成輔相以左右民之一事今世江南雜蒔諸穀江北兼種秔稻昔之秔稻惟秋一收今又有早禾焉二帝之功利及民遠矣

林勳上政本書曰宜倣古井田之制使民一夫占田五十畝雜紐錢穀以爲十一之稅○按勳此書朱熹呂祖謙皆稱許之今考其書取民過重恐非後世所宜用者○以上言田産

虞書曰予決九川九州之川也距四海濬畎澮距川

周禮遂人掌邦之野凡治野夫間有遂一夫百畝間必有遂十夫有溝百夫有洫千夫有澮萬夫有川川所以受遂溝洫澮之水

稻人掌稼下地以瀦畜水以防止水以溝蕩水以遂均水以列舍水舍止也以澮瀉水

匠人爲溝洫廣尺深尺謂之甽甽古文畎字廣二尺深二尺謂之遂井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尋仞皆八尺專達於川各載其名識其所出也凡天下之地勢兩山之間必有川焉大川之上必有涂焉凡溝必因水勢防必因地勢○按周官所謂溝洫必因水勢防必因地勢古今言水利者此二言盡之矣夫井田之制雖不可行而溝洫之制則不可廢今京畿之地率多平下一有數日之雨即有害稼之苦北方地經霜雪不甚懼旱所懼者水潦耳爲今之計莫若少倣遂人之制每郡以境中河水爲主各隨地勢爲大溝以達於大河又各隨地勢開小溝以達於大溝則旬月以上之雨下流盈溢或未得其消涸若夫旬日之霖亦不能爲害矣

魏史起爲鄴令引漳水溉鄴民歌之曰鄴有賢令兮爲史公決漳水兮灌鄴旁終古舃鹵兮生稻粱

秦鄭國開涇水自中山抵瓠口爲渠於是關中爲沃野名曰鄭國渠

李冰爲蜀守壅河水作堋音朋於是蜀沃野千里號爲陸海

漢召信臣爲南陽太守於穰縣南造鉗廬陂用廣灌溉及後漢杜詩爲守復修其業時歌之曰前有召父後有杜母○以上言水利

重民之事

周公作無逸曰君子所其無逸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

文王卑服即康功安民之功田功養民之功○按文王於衣服之奉所性不存專意於安民養民之功

周頌曰嗟嗟臣工敬爾在公王釐(賜也)爾成(成法)來咨來茹○按此戒
農官之詩周家命他官無詩而命農官獨有詩者重其事也
周禮遂師巡其稼穡而移用其民以救其時事(如水潦至之類)
遂大夫正歲簡稼器脩稼政三歲大比則帥其吏而興甿(舉民之賢能者)
明其有功者屬(聚也)其地治者
縣正趨其稼事而賞罰之鄭長趨其耕耨稽其女功
司稼掌巡邦野之稼而辨穜(先種後熟)稑(後種先熟)之種周知其民與其所
宜地以爲法而縣于邑閭○按周公之輔成王也既作無逸及七
月之詩以獻忠於上而惓惓以稼穡爲言又建遂師及司稼之
屬以分治於下而諄諄以農事爲急其知本乎
祭統天子親耕於南郊以共粢盛王后蠶於北郊以共純(讀作緇)服
天子諸侯非莫耕也王后夫人非莫蠶也

國語周宣王即位不籍千畝虢文公諫之其略曰不可夫民之大
事在農上帝之粢盛於是乎出民之蕃庶於是乎生事之共給于
是乎在和協輯睦於是乎興財用蕃殖於是乎始敦厖純固於是
乎成是故稷爲大官古者大史先時九日告稷曰自今至於初吉
(二月朔日)陽氣俱烝土膏其動弗震弗渝脉其滿眚穀乃不殖稷以告
王王乃使司徒咸戒公卿百吏庶民先時五日王即齊宮百官御
事各三日及期王裸鬯乃行百官庶人畢從及籍大史贊王王敬
從之王耕一墢班三之庶人終于千畝是時也王事惟農是務無
有求利於其官以干農功○按籍田之義漢韋昭曰籍借也借民力
爲之臣瓚謂帝躬耕爲天下先不得以假借爲稱籍爲蹈籍也
顏師古是瓚說以今觀之二說相須其義始備蓋以千畝之田
非一人一日所能盡意其始也蹈籍田畝以躬三推之儀終也
假借民力以終千畝之制爾自周以迄唐宋此禮不廢然耕籍
田者必祀先農我
列聖躬祀先農行籍田禮如古制非徒以供宗廟之粢盛實所以
重農事使興起農功也
漢文帝二年正月詔曰夫農天下之本也其開籍田朕親率耕以
給宗廟粢盛又詔皇后親桑以奉祭服以爲天下先又詔曰其賜
天下民今年田租之半
景帝後二年詔曰雕文刻鏤傷農事者也錦繡纂組害女紅(工也)者
也農事傷則饑之本也女紅害則寒之原也饑寒並至而能亡爲
非者寡矣朕親耕后親桑以奉宗廟粢盛祭服爲天下先不受獻
減太官省繇賦欲天下務農蠶
鼂錯言于文帝曰聖王在上而民不凍餓者非能耕而食之織而

衣之也爲開其資財之道也粟米布帛生於地長於時聚於力非
可一日成也一日弗得則饑寒至是故明君貴五穀而賤金玉又
曰方今之務莫若使民務農欲民務農在於貴粟貴粟者王者大用
政之本務

寛民之力

易兌之彖曰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說之大(說之大道)
民勸矣哉
節之彖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
周禮小司徒之職乃均土地以稽其人民而周知其數上地家七
人(七口以上之農夫授以上地百畝)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
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以
其餘爲羨(正卒之外皆爲羨卒)唯田與追胥竭作(田獵捕盜竭作)

鄉大夫之職以歲時登其夫家之衆寡辨其可任者國中自七尺(七尺年二十)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六尺年十五)皆征之其舍(不征)者國中貴者賢者能者服公事者老者疾者皆舍

旅師凡新甿(新徙來者)之治皆聽之使無征役

均人以歲上下豐年則公旬(旬均也)用三日焉中年則公旬用二日焉無年則公旬用一日焉凶札(札疫也)則無力政

春秋僖公二十年春新作南門○胡安國曰譏用民力於所不當爲也

哀公十一年季孫欲以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仲尼不對而私於冉有曰君子之行(行政事)也度於禮施取其厚事舉其中(即所謂任老之事也)斂從其薄如是則以丘(丘十六井是賦之常法)亦足矣

王制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即周禮均人之制然師旅之事則不拘此制

又曰凡使民任老者之事食壯者之食

八十者一子不從政(謂給公家之力役)九十者其家不從政廢疾非人不養者一人不從政父母之喪三年不從政齊衰大功之喪三月不從政將從(欲去者)於諸侯三月不從政自諸侯來從家朞不從政

魯定公問於顏回曰子亦聞東野畢之善御乎對曰善則善矣然其馬將必佚公曰何以知之對曰以政知之昔者帝舜巧於使民造父巧於使馬舜不窮其民力造父不窮其馬力是以舜無佚民造父無佚馬今東野畢之御也升馬執轡銜體正矣步驟馳騁朝禮畢矣歷險致遠馬力盡矣然而猶乃求馬不已臣以此知之公曰吾子之言其義大矣願少進乎回曰鳥窮則啄獸窮則攫人窮則詐馬窮則佚自古及今未有窮其下而無危者也

漢高祖七年民産子復勿事二歲○宣帝地節四年詔有大父母父母喪者勿繇事使得收斂送終盡其子道

愍民之窮

書大禹謨不虐無告不廢困窮惟帝時克(帝舜不敢自任而歸之於堯也)○此帝堯克艱之道

無逸懷保小民惠鮮鰥寡○此文王無逸之實

禮運大道之行天下爲公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

月令孟春之月掩骼埋胔

漢文帝詔曰方春時和草木群生之物皆有以自樂而吾百姓鰥寡孤獨困窮之人或阽於危亡而莫知省憂爲民父母將何如其議所以振貸之

宣帝詔曰鰥寡孤獨高年貧困之民朕所憐也其加賜鰥寡孤獨

高年帛

章帝詔曰其嬰兒無父母親屬及有子不能養食者廩給如律○

按漢世去古不遠其惠養斯民猶有古意觀文帝宣帝章帝三詔皆無上事而特下之視魏晉以來因他事下詔而附列於條款之中者有間也我

聖祖登極之七年特詔天下其略曰曩因天下大亂死者不可勝數朕日夕慮　上帝有責思之再三民間流離避亂父南子北至今不能會聚或子歿親老而無養或親歿子幼而無依皆朕之過也今詔天下有司具名以言朕當惠恤存養使不失所噫

聖祖特下此詔蓋自漢帝三詔之後所僅有者也

宋徽宗崇寧元年詔諸路置安濟坊　高宗紹興二年詔臨安府置養濟院理宗淳祐七年創慈幼局應道棄小兒民間有願收養

者官為備衣食藥餌為之視○按置為坊院以專惠無告者如見子

此哉

太祖洪武之五年詔天下郡縣立孤老院凡民之孤獨殘疾不能自存者許入院官給養每人月米三斗薪三十斤冬夏布一匹小口給三分之二每歲改為養濟院其初著之於令既又著之於律又申之以憲綱

列聖繼承每當施仁澤先於斯民凡頒詔條必申飭焉可謂仁之至矣

紹興十三年詔下錢塘仁和二縣踏逐近城寺院充安濟坊籍定老幼貧乏不能自存及乞食之人每人日支米一升錢十文小兒半之○宋南渡後建都臨安既於京府立養濟院又於兩赤縣以近城寺院充安濟坊籍定老幼貧乏乞丐之徒日支錢米以收養之哉

朝既立養濟院於京府又於京城中東西就兩僧寺官給薪米賙熟以食貧丐之人每寺日支米二石恩至渥也

紹興二年詔諸州縣擇高曠不毛之地置漏澤園凡寺觀寄留櫬櫬之無主者及貧無葬者遣收葬其中仍置屋以為祭奠之所聽親屬祭享○按先王之於民也既制養生之法而其不得者又施以惠鮮之政既制藏死之具而其不得者又施以掩埋之令

聖祖於洪武三年慮天下貧民多以水火葬有傷風化下禮部議禮部奏民間死葬不許焚化貧窮無地者所在有司擇近城空地設為義塚以為埋藏之所

祖宗良法美意今皆廢弛有以舉之亦仁民之政之大者

卹民之患

書曰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按先儒謂簡稼器修稼政則水旱不能為之害

詩云漢王曰於乎何辜今之人天降喪亂饑饉薦臻（薦重也）○乃叔述王仰訴於天之詞如此

周禮大司徒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一曰散利二曰薄征三曰緩刑（緩也）四曰弛役五曰舍禁（山澤所禁民取之）六曰去幾（關市不幾以通百貨）七曰眚禮（眚減也）八曰殺哀（殺哀禮也）九曰蕃樂（閉藏樂器而不作）十曰多昏（不備禮而娶）十一曰索鬼神（求廢祀而修之）十二曰除盜賊（嚴刑禁之以止亂萌也）○今按吳澂謂周書周官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擾兆民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熟此以考地官之文自大司徒而下多冬官之事冬官之文自大司空而下盡在地官蓋六官之文互相交錯而地官與冬官錯互為甚學者皆謂冬官亡而補之以考工記不知冬官未嘗亡而地官之文實亡也吳氏之說如此讀周禮之文者不可以不知也

遺人掌邦之委積（少曰委多曰積）以待施惠鄉里之委積以恤民之艱阨門關之委積以養老孤郊里之委積以待賓客野鄙之委積以待羈旅（不得去者）縣都之委積以待凶荒

廩人掌九穀之數以待國之匪頒（匪分也頒賜也）賙賜稍食（稍食祿廩）以歲之上下數邦用（上謂豐年下謂歉歲）以知足否以詔國用以治年之凶豐凡萬民之食食者（謂一月之食）人四鬴（六斗四升曰鬴）上也（豐年）人三鬴中也（中年）人二鬴下也（歉年）若食不能人二鬴則令邦移民就穀詔王殺邦用○按遺人所掌是待之於未荒之前廩人所掌是討之於將荒之時十二荒政是救之於既荒之際此三代之民所以遇災而無患也

司救凡歲時有天患民病則以節巡國中及郊野而以王命施惠

春秋襄公二十有四年大饑○胡氏曰是年秋有陰沴之災而冬大饑蓋所以賑業之者有不備矣故書之以爲戒

穀梁亦曰五穀不升爲大饑一穀不升謂之嗛（嗛不足貌）二穀不升謂之饑三穀不升謂之饉四穀不升謂之康（康虛也）五穀不升謂之大侵（侵傷也）大侵之禮君食不兼味臺榭不塗（塗飾也）弛侯（廢侯射也）廷道不除（除廷內之道路也）百官布（布列也）而不制（不更制作）鬼神禱而不祀此大侵之禮也

王制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饑而食菜則色病）然後天子食日舉以樂

荀卿曰田野縣鄙者財之本也垣窌（垣墻也窌窖也）倉廩者財之末也百姓時和事業得叙者貨之原也等賦（以差等制賦）府庫者貨之流也故明王必謹養其和節其流開其源而時斟酌焉潢然使天下必有餘而上不憂不足知本末源流之謂也

魏李悝平糴法小饑則發小熟之所斂中饑則發中熟之所斂大饑則發大熟之所斂而糴之故雖遇饑饉糴不貴而民不散

漢耿壽昌奏邊郡築倉以穀賤時則增價而糴以利農穀貴時則減價而糶以利民名曰常平倉

隋開皇五年度支尚書長孫平奏令民間每秋家出粟麥一石以下輸之當社以備凶年名曰義倉○胡寅曰後世義倉之名固在而置倉於州郡一有凶饑文移反復給散艱阻監臨胥吏相與侵沒其受惠者大抵皆城郭之近力能自達之人耳居之遠者安能扶老携幼數百里以就龠合之廩哉

唐貞觀二年遣使賑卹饑民鬻子者出金帛贖還之○按饑饉之年民多賣子天下皆然而淮以北山之東尤甚唐太宗爲之贖之固仁者之心也然待其賣而後贖之彼不售而死者亦多矣莫若遇饑歉之年民有賣子者官爲買之每一男一女費以五緡以上爲率傳送邊郡編爲隊伍配之軍士給以糧賞如此旣得以全其性命又得以實乎邊城或謂國家府庫有限費無所出惟今江南之人謫戍西北二邊者勾丁補伍有如棄市及至戍所多不得用今後遇有荒歲借官錢買之待後於江南民戶有隸戍伍[illegible]極邊者願出五百緡以上者除其尺籍（姓名文冊籍）也出二百[illegible]以上者改隸近衛如此則除一軍得百軍移一軍得四十軍[illegible]以所得抵數還官數十年之後邊境之軍自增而南方之[illegible]不[illegible]矣或曰因饑募兵古有之歟曰富弼在青州因濟饑民[illegible]史可考也

代宗時劉[illegible]以爲戶口滋多則賦稅自廣故其理財以愛民爲本始見不[illegible]之端即[illegible]勸應民之急未嘗失時不待其

困弊流亡[illegible]然後賑之也由是民得安其居業戶口蕃息其初財賦歲入不過四百萬緡季年乃千餘萬緡

五代周顯德六年淮南饑世宗令以米貸之或曰民貧恐不能償世宗曰民猶子也安有子倒懸而父不爲解者安責其必償也○

按本　朝設立義倉本以備荒使民不至於捐瘠而有司奉行不至方其收也急於取足不復計其美惡及其儲也恐其浥爛不暇待其荒歉所與者不必所食之人所徵者多非所受之輩何足謂之義倉乎

宋仁宗一遇災變則避正殿變服損膳徹樂恐懼修省見於顏色惻怛哀矜形於詔令災所被之處必發倉廩賑貸或平價以糶不足則轉漕他路粟以給又不足則誘富人入粟秩以官爵災甚則出內帑金帛或鬻僧牒或留歲漕或免租稅寬逋負休力役罷科率

海關市之征弛山澤之禁不能自存者官為收養不得其死者官
為瘞埋○按仁宗之恤民所謂以仁心行仁政視彼為虛文應故
事者異矣萬歲之後廟號曰仁不亦宜乎
慶曆八年河朔大水民流京東不可勝數知青州富弼勸所部民
出粟益以官廩擇公私廬舍散處其人官吏自前資待缺寄居者
皆賦以祿使即民所聚選老弱病瘠者三日一廩之明年麥大熟
民各受糧歸凡活五十餘萬人募為兵者萬計○按古人言救荒
無善政非謂蓄積之不具勸借之無方也蓋以地有遠近數有
多寡人有老幼強弱聚為一處則蒸為疫疾散之各所則難為
管理不置簿書則無所稽考置之則動經旬月不依次序則無
以徧及敘序之則緩不及救有會集之擾有辨察之煩措置一
差皆足致斃此所以無善政也富弼以一青州之守而活河朔

五十萬之人又因之以得兵由其立法之簡便周盡也
神宗熙寧二年判汝州富弼言襄鄧汝地曠不耕河北流民至者
日衆臣遣官察其無業可復者盡給以田羸疾老弱不任農事者
始以粟給之
熙寧八年夏吳越大旱趙抃知越州前民之未饑為書問屬縣使
各書以對而謹其備○按曾鞏有言菑沴之行治世不能使之無
而能為之備民病而後圖之與夫先事而為計者則有間矣不
習而有為與夫素得之者則有間矣
曾鞏救菑議其略曰有司建言請發倉廩與之粟壯者人日二升
幼者人日一升是直以餓殍之養養之而已非為百姓長計也以
中戶計之戶為十人壯者六人幼者四人率一月戶當受粟五石
自今至於麥熟凡十月一戶當受粟五十石今被災州郡計十萬
戶何以辦此為今之策一戶貸以粟五石賜以錢五千則農商各
得復其業而不失其常生之計與專意以待升合之廩於上而不
暇他為者豈不遠哉
孝宗時朱熹社倉法於諸路初建之崇安縣開耀鄉有社倉一
所熹請於府得常平米六百石賑貸夏受粟於倉冬則加息計米
以償小歉則蠲其息之半大饑則盡蠲之凡十有四年以元數六
百石還府以見儲米三千一百石以為社倉不復收息每石止收
耗米三升以是一鄉之間雖遇凶年人不缺食○按朱熹社倉之
法固善矣然里社不能皆得人如熹者以主之又不能皆得如
劉如愚父子者以為之助熹固自言其數年之間左提右挈上
說下教為鄉閭立此無窮之計然則亦不易矣
熹又嘗言於其君曰臣曾舉得蘇軾與林希書說熙寧中荒政之

弊費多而無益以救之遲故也其言深切可為後來之鑒
辛棄疾帥湖南賑濟榜文祗用八字曰劫禾者斬閉糴者配○按
朱熹謂棄疾做兩榜便亂道蓋荒歉閉糴固是不仁然當此時
米價翔涌正小人射利之際也而必閉之者蓋亦自量家口之
衆多恐嗣歲之不繼耳彼有何罪而配之耶若夫劫禾之舉此
盜賊之端禍亂之萌也周人荒政除盜賊正以此耳小人乏食
計出無聊謂饑死與殺死等死耳況又未必殺耶聞粟所在群
赴求貸苟有不從即肆劫奪彼知負罪於官因之鳥駭鼠竄竊
弄鋤梃以扞游徼之吏不幸傷人勢不容已遂至變亂故旱災
之歲當嚴禁其劫奪非但救饑荒乃弭禍亂之先務也然則富
民閉糴何以處之曰彼僅僅自足者不可強也其有蓋餘則召
而開諭之使其隨時收直民之無力者官予之券許其取息成

孰之後官爲追償凡有積不肯發者嚴爲之禁非至豐穰不許
出糶彼見得利恐其後時自不能不發矣
呂祖謙曰大抵荒政統而論之先王有預備之政上也脩李悝之
政次也所在蓄積有可均處使之流通移民移粟又次也咸無焉
設糜粥最下也

除民之害

禹貢濟河惟兗州九河既道○呂祖謙曰禹不惜數百里地疏爲
九河以分其勢善治水者不與水爭利也

史記禹抑鴻（與洪同）水十三年過家不入門然河菑（與災同）衍溢害中
國也尤甚唯是爲務故道河自積石（在蘭州地）歷龍門（在蒲州地）南到華陰
東下砥柱（今陝州三門山）及孟津（在孟縣）雒汭（在鞏縣東）至于大伾（在黎陽縣）迺䣊（分也）
二渠以引其河至于大陸（在邢趙深三州）播爲九河九川既疏九澤既陂

諸夏乂安功施於三代

漢哀帝初即位博求能浚川疏河者待詔賈讓奏言治河有上中
下三策今行上策徙冀州之民當水衝者決黎陽遮害亭放河使
北入海河定民安千載無患故謂之上策若乃穿漕渠於冀州地
使民得以溉田分殺水怒此誠富國安民支數百歲故謂中策若
乃繕完故堤增卑倍薄勞費無已數逢其害此最下策○古今言
治河者蓋未有出賈讓此三策者

至正四年夏久雨河溢決堤並河郡邑皆罹水患都漕運使賈魯
議欲疏塞並舉挽河使東行以復故道○歐陽玄曰治河一也有
疏有濬有塞釃河之流謂之疏去河之淤謂之濬抑河之暴謂
之塞又曰賈魯嘗有言水工之功視土工之功爲難中流之功視
河濱之功爲難決河口視中流又難北岸之功視南岸爲難用

物之效草雖至柔而能狎水水漬之生泥泥與草并力重如碇
然維持夾輔纜索之功實多○按天下之爲民害者非一端而
水爲甚水之在天下非一處而河爲大自禹疏九河之後遷史
河渠書述之詳矣蓋嘗探厥本源自張騫使西域說者咸謂河
出崑崙至元世祖始命其臣西窮河源得其源於土蕃朶甘思
之南曰星宿海（胡言火敦腦兒）其地在中國西南東北流分爲九渡行
二十日至大雪山（胡名騰乞里塔）即崑崙也繞崑崙而東北行約二十
餘日始入中國過虎牢而後奔放平壞不遵禹跡故虎牢迤東
距海口二三千里恒被其害方禹之治水自大伾而下釃爲二
渠自大陸而下播爲九河東北流入海周定王五年河徙已非
禹故道漢文帝時河決酸棗武帝元光三年河徙東郡繼決瓠
子又決館陶然其流猶未分也元帝元光中河始分流於博州

然猶未入淮也宋神宗熙寧十年河始分爲二派一合南清河
入淮一合北清河入海然是時淮僅受河之少半耳猶未全入
於淮也金之亡也河決渦河以合於淮

本朝洪武二十四年河決原武之黑陽山始全入于淮而故道遂
淤永樂九年復疏入故道正統十三年又決滎陽自是汴城在
河之北又東北而入於淮焉抑通論之周以前之河勢自西而
東而北漢以後之河勢自西而北而東宋以後迄于金則自西
而東而又之南矣 我朝建都幽燕漕東南之粟以實京師必
由濟博之境則河決不可使之東行一決而東則漕渠乾涸歲
運不繼其害非獨在生民且移之 國計矣故今日河勢與前代
不同前代只是治河今則兼治淮矣前代只是除害今則兼資
其用矣 國家誠能不惜棄地不惜動民舍小以成大棄少以

就多權度其得失之孰急乘除其利害之孰甚毅然必行不惑
浮議擇任心膂之臣委以便宜之權酌貫讓上中下之三策用
賈魯疏濬塞之三法積以歲月因時制宜則害日除而利日興
河南淮右之民其有瘳乎矧今鳳陽　帝鄉園陵所在其所關
係尤大也

擇民之長

周禮大司徒施教灋于邦國外都鄙內使之各以教其所治民令
民五家為比比有長使之相保五比為閭閭有胥使之相受四閭為族族
有師使之相葬五族為黨黨有正使之相救五黨為州州有長使之相
賙五州為鄉鄉有師有老有大夫使之相賓○按此成周六鄉之法也鄭玄
曰百里內為六鄉其外為六遂鄉猶今畿內之地遂猶今外郡
也王畿之內為六鄉而統之大司徒亦猶今畿內郡縣直隸六

部六

遂人掌邦之野以土地之圖經田野造縣鄙形體之法五家為鄰鄰
有長猶鄉之比五鄰為里里有宰猶鄉之閭四里為酇酇有長猶鄉之族五酇為鄙鄙有
師猶鄉之黨五鄙為縣縣有正猶鄉之州五縣為遂遂有大夫猶鄉之鄉皆有地
域溝樹之○按此成周六遂之法也夫鄉之所置有比長閭胥族
師黨正遂之所置有鄰長里宰酇長鄙師是即漢之亭長三老
嗇夫唐之里正坊正宋之保長耆長之任也我　朝稽古定制
於天下州縣每百一十戶為一里十戶為甲每甲有長在城謂
之坊長或謂之廂長在外謂之里長或謂之社長保長十年一
役之役周而更造其籍又於每里推一年老有德者為老人凡
民間有戶婚田土鬭毆爭競一切小事付之聽決又制為木鐸
使貧而老者振之以警衆其在京縣也月朔京尹引赴　御前

聽宣諭其制視古為詳而我
聖祖又製為教民榜文昭示天下一統之中良法美意與周官所
載比長閭胥所治之民我始相符合盡以里胥與民最親者也民
間爭訟無不起於細微於其萌芽而遏絕之於其旁近而禁止
之則易為力而不至於損傷耳目耳聞不若目見之真文移不
如口論之易此古人識治體者所以必重親民之任也○以上
言里胥

秦滅諸侯以其地為郡置守丞尉各一人○按此郡置守之始
漢武帝時董仲舒曰郡守縣令民之師帥所使承流而宣化也
宣帝嘗曰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無歎息愁恨之聲者政平訟理
也與我共此者其惟良二千石乎以為太守者吏民之本也數變
易則下不安民知其將久不可欺罔乃服從其教化故二千石有

治理效輒以璽書勉厲增秩賜金或爵至關內侯公卿缺則選諸
所表以次用之是故漢世良吏於是為盛

北齊制郡自上上至下下凡九等而縣之制亦如之

唐制近畿之州為四輔其餘為六雄十望十緊及上中下之差縣
有赤縣畿縣望縣緊縣上中下縣七等之差

宋朝應天下諸縣除赤縣畿縣外四千戶為望縣三千戶以上為
緊縣二千戶以上為上縣千戶以上為中縣不滿千戶為中下五
百戶以下為下○按北齊制郡為九等唐宋制縣為七等所以別
疆域之廣狹人民之多寡均科差之輕重也我　朝得國之初
郡縣多循勝國之舊一時干戈甫定流離未復人民無定數今
則版籍既定生齒日繁而郡縣猶因其舊固有一府統數十州
縣者其最小者乃至僅有一二縣焉固有一縣隸七八百里者

其最小者乃至不滿一里焉設官雖有全減之殊品級則無大
小之異斟酌唐宋之例以定郡縣之等今日似若可行或謂
祖宗成憲行之幾二百年一旦改之孰任其咎曰浙之嘉興府止
三縣宣德間則析為七矣景泰初元浙寇作而分溫處閩寇作
而分建劍廣寇作而分南海與其析之於殘破之餘孰若置之
於全盛之日哉矧今遠方縣道有方四五百里者人民去縣治
既遠往往負固武斷椎埋邀有公攝公行旅拒官府恐致生變
因循姑息前日之閩浙今日之荊襄可鑒也已
唐太宗曰為朕養民者惟在都督刺史(唐改太守為刺史)朕嘗疏其名於
屏風坐卧觀之得其在官善惡之跡皆注于名下以備黜陟縣令
尤為親民不可不擇
玄宗詔新除縣令試理人策惟韋濟詞理第一擢為醴泉令中有

不第者吏部侍郎坐左遷又自選諸司長官有聲望者十一人為
諸州刺史命宰相百官餞於洛濱供張甚盛自為詩親書賜之〇
按唐之賢君留意於守令如此
又制選京官有才識者除都督刺史都督刺史有政迹者除京官
使出入常均永為定式
宣宗時于延陵為建州刺史入辭宣宗曰卿到彼為政善惡朕皆
知之勿謂其遠此階前則萬里也〇以上言守令
周書王啓監厥亂為民(武王以先王開置監國之意告康叔言其治本為民也)曰(先王之誥)無
胥戕無胥虐(無相戕害百姓也)至于敬寡至于屬婦(鰥寡孤獨婦女也)合(保合其民)由以
容(率由是以容畜之也)王其效邦君越御事厥命曷以引(被)養引恬(安也)自
古王若茲(先王命監之意若此)監罔攸辟(汝為監無用刑以戕害人可也)
漢初遣御史監三輔郡其後復罷置監察御史文帝又遣丞相史出

刺并督察御史武帝始置部刺史以六條察郡國成帝更為州牧
未幾復為刺史
唐分天下為十道置巡察使尋改按察使後又改採訪處置使又
改曰觀察使有戎旅之地即置節度使
宋初置轉運使後置提點刑獄凡四司每司各有長官掾佐〇按
黃帝四監唐虞四岳十二牧三代方伯連帥是皆後世監司之
任國初循勝國之舊設行中書省既而罷之分天下為十三布
政司以總一方承流宣化之任又設都指揮使司以掌軍政按
察司以司憲度恭峙並立謂之三司又於每年遣御史一員以
巡按其地臨邊則專命大臣以鎮壓有事則分遣大臣以巡撫
是以百年以來官無曠職民無伯冤而禍亂不作用此道也〇
以上言監司

分民之牧

舜典肇(始也)十有二州〇按舜以前皆為九州至舜乃肇為十二州
蓋禹治水敷(分也)土在肇十二州之前時猶九州也其後禹復并
為九州商因之〇十二州者分冀州為并州幽州分青州為營
州
咨十有二牧(分天下為十二州每州設一牧以分治之)曰食哉惟時(言足食之道在於不違農時也)柔
遠能邇惇(厚也)德(有德之人)允(信也)元(仁厚之人)而難(拒絕)任人(包藏凶惡之人)蠻夷率
服
周官曰內有百揆(無所不總者)四岳(總其方岳者)外有州牧(各總其州者)侯伯(次州牧而總諸侯者)
王制千里之外設方伯五國以為屬屬有長十國以為連連有帥
三十國以為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以為州州有伯八州八伯八

伯各以其屬屬於天子之老二人分天下以爲左右曰二伯○陳
澔曰左傳曰自陜以東周公主之自陜以西召公主之此即天
子之上公分主天下之侯國者也八伯爲八州之伯二伯則天
下之伯也○按古者言九州者有三禹貢之所言冀兖青徐楊
荆豫梁雍夏制也爾雅之所言冀幽營兖徐楊荆豫雍商制也
職方之所言楊荆豫青兖雍幽冀幷周制也商有幽營而無禹
貢之青梁周有幽幷而無禹貢之徐梁此三代九州之不同也
漢武帝開地斥境分天下爲十三部設部刺史後成帝改爲州
牧唐太宗以民少吏多悉併省之分天下爲十道宋太宗分天
下爲十五路仁宗析爲十八路神宗又析爲二十三路皆因山
川形便設爲藩服以分統天下郡縣吏民 本朝內有兩京畿
外有十三布政司畿內郡縣親領於六部故曰直隸惟應天順

天兩京府在
天子輦轂下與內諸司相頡頏不以直隸稱其十三布政司曰浙
江曰江西曰湖廣曰福建廣東廣西四川雲南河南陝西山東
山西貴州（國初止有十二布政司後革思州宣慰司以其地併貴州陞爲布政司永樂初平安南又立交阯布政司未幾罷之）其因山川分疆域比前代尤爲得中焉

詢民之瘼

詩皇皇者華其首章曰皇皇（猶煌煌也）者華（草木之華）于彼原隰駪駪（衆多疾行之貌）征夫（使臣與其屬也）每懷（思也）靡及（惟慮不能宣上德達下情也）○朱子曰此遣使臣
之詩也○按三代盛時既列爵分土以分牧於天下又特遣使
臣循行四方以求民隱此下所以無隱情而上所以無缺政也
歟

周禮譚（音覃）人（主誦序王意以語天下）掌誦王治道（言也）國之政事以巡天下之
邦國而語之使萬民和悅而正王面（猶向也使民心嚮而正向王）

禮記天子使其大夫爲三監監於諸侯之國國三人○方慤曰方
伯專征於一方其權實重止使大夫爲之監以見天子之尊雖
使其大夫固足以制方伯也

秦以御史監理諸郡謂之監察御史○按御史周官而加以監察
之名則始於秦而漢因之自武帝置郡刺史不復用監直至我
朝乃復遣監察御史巡按云

漢制刺史以六條問事非條所問即不省一條强宗豪右田宅踰
制以强淩弱以衆暴寡二條二千石不奉詔書倍公向私侵漁百
姓三條二千石不卹疑獄風厲殺人山崩石裂妖祥訛言四條二
千石選署不平苟阿所愛蔽賢寵頑五條二千石子弟怙恃榮勢
請託所監六條二千石違公下比阿附豪强通行貨賂割損政令

○按今制御史出巡一方凡事無不在所省察非若漢人非條
所問不省也一歲一易非若漢人居部九歲也盖天下之事幾
無窮固不可限條而問而人之相與久則玩狎故歲一易也

成帝綏和元年何武奏曰春秋之義用貴理賤不以卑臨尊刺史
位下大夫而臨二千石輕重不相準請罷刺史更置州牧奏可乃
更刺史爲州牧秩眞二千石位次九卿

哀帝建平二年朱博又奏曰漢立部刺史督察郡國故事居部九
歲舉爲守相秩卑而賞厚咸勸功樂進今增秩爲牧其中材則苟
自守而已恐功效陵夷姦軌不禁臣請罷州牧置刺史如故乃復
以爲刺史○按漢部刺史十三人秩六百石專以六條察郡國二
千石守相其秩卑故已不敢自恣其權重故人不敢慢忽以此
使人使之激昂而自奮也何武但知以貴理賤不以卑臨尊爲

春秋之義而不知義有常經而權則無常勢也人君操天下之大權以鼓一世之士民而振舉萬事之機要非有微權不可也今制布政司從二品都指揮使正二品按察司正三品知府正四品知州從五品而監察御史之品從與知縣同緇衣一出山岳搖動轄車一行郡縣奔走而藩服大臣亦莫不趨承要命盖得漢人立部刺史之微意也

唐德宗時遣黜陟使庾何等十一人行天下陸贄說使者請以五術省風俗八計聽吏治三科登儁乂四賦經財實六德保罷瘵五要簡官事

宋仁宗慶曆中歐陽脩言天下之事積習已多如治亂絲未知頭緒欲事事更改則力未能周而煩擾難行欲漸漸整緝則因弊已極而未能速效如欲用力少爲利博及民速於事切莫若精選朝

臣强幹者十許人爲諸路按察使分行天下盡籍官吏能否而升黜之朝廷重於特遣使惟詔諸路轉運使兼按察修又言臣之議本欲使者四出使天下悚然知朝廷賞善罰惡之意按文責會以救民病譬農夫治田久荒之地必先芟闢然後以時耘耔特遣之使如久荒而芟闢也轉運兼按察乃以時而耘耔者爾〇按　今制歲遣御史一人巡按三年五年又遣廷臣一員巡撫其清吏治除民害恤民窮是亦固邦本之一助也

以上固邦本

大學衍義通略卷十三

大學衍義通略卷十四

治國平天下之要四　　永嘉王諍輯註

制國用上

總論理財之道

書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暨稷播（布種穀）奏庶艱食（艱難也）鮮食（血食曰鮮）懋遷有無化居（懋勉也遷其民徙有於無交易變化其所居積之貨也）烝民乃粒萬邦作乂（治也）〇按懋遷有無化居六言萬世理財之法皆出於此

禹貢六府孔脩（六府五行與穀也孔大也脩治也）庶土交正（以高下交相正也）底愼財（底致也）賦咸則（品節之也）三壤（上中下三等）成賦中邦（謂土賦或及於四夷田賦則止於中國也）

王制冢宰制國用必於歲之杪（末也）五穀皆入然後制國用用地大小視年之豐耗（地大入小則年耗可知地小入大則年豐可知）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每歲所入析爲四分用度其三而儲其一積三十年則餘九年矣）量入以爲出

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

周禮春官天府祭天之司民司祿而獻民數穀數則受而藏之

按成周盛時每歲必獻民數穀數俾人君知登耗也獻穀數俾其知多寡也爲人君者誠能料其民數計其穀數以此較彼其果相當否耶三年而有一年之積十年而有三年之積三十年而有十年之積否耶彼此通融有無相濟多而有餘也則蠲民之逋負除民之租賦不盡利以遺民少而不足也則省上之常費除人之冗食不侈用以傷財如是則民穀兩足矣

大學生財有大道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爲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恒足矣

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彼爲善之（善字上疑有不字）小人之使

爲國家菑害並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朱子曰陸宣公之言曰民者邦之本財者民之心其心傷則其本傷其本傷則枝幹凋瘁而根柢蹷拔矣吕正獻公之言曰小人聚歛以佐人主之欲人主不悟以爲有利於國而不知其終爲害也賞其納忠而不知其大不忠也嘉其任怨而不知其怨歸於上也若二公之言可謂深得此章之旨矣有國家者可不監哉

蘇軾曰爲國有三計有萬世之計有一時之計有不終月之計古者三年耕必有一年之畜以三十年之通計則可以九年無飢也卒有水旱之變則官可以自辦而民不知如此者天不能使之菑地不能使之貧盜賊不能使之困此萬世之計也而其不能者一歲之入纔足以爲一歲之出天下之產僅足以供天下之用其平

居雖不至於虐取其民而有急則不免於厚賦故其國可靜而不可動可逸而不可勞此亦一時之計也至於最下而無謀者量出以爲入用之不給則取之益多天下晏然無患難而盡用衰世苟且之法不知有急則將何以加之此所謂不終月之計也

蘇轍曰方今之計莫如豐財然所謂豐財者非求財而益之也去事之所以害財者而已事之害財者三一曰冗吏二曰冗兵三曰冗費三冗既去天下之財得以日生而無害百姓充足府庫盈溢人君所爲無不成所欲無不如意矣

曾鞏曰漢唐之始天下之用嘗屈矣文帝太宗能用財有節故公私有餘而致天下之富焉漢唐之盛時天下之用嘗裕矣武帝明皇不能節以制度故公私耗竭而致天下之貧焉且宋景德(真宗)官一萬餘員皇祐(仁宗)官二萬餘員治平(英宗)二萬四千員皇祐官數一倍於景德治平則三倍之矣其餘用財之端皆倍可知也誠詔有司按尋載籍而講求其故使凡入官之多門用財之多端皆可考而知之然後各議其可罷者罷之可損者損之使其所費皆如景德之數則所省者蓋半矣○按此議正今日之要務

貢賦之常

禹貢冀州厥賦惟上上錯(錯雜也謂雜出第二等也)兗州厥賦貞(貞正也賦以最薄者爲正)厥貢漆絲厥篚(竹器盛布帛者)織文(錦綺之屬)青州厥賦中上厥貢鹽絺(細葛)海物惟錯(非一種也)徐州厥賦中中厥貢惟土五色(五方之土以爲社)夏翟(染雉羽爲五色)孤桐(以爲琴瑟材)浮磬(石浮水濱可爲磬者)蠙珠(爲服飾)暨魚(及也)厥篚玄纖縞(皆繒)揚州厥賦下上上錯(雜出第六等)厥貢惟金三品(金銀銅)瑤琨(玉石)篠簜(竹可爲矢及管者)齒革(可以成車甲)羽毛(爲旌旄)惟木(爲棟宇)島夷卉服(今木綿)厥篚織貝(木綿之精好者)厥包(裹也)橘柚錫貢(待錫命而後貢)荊州厥賦上下厥貢羽毛齒

革惟金三品杶(音屯)幹栝(音括)柏(三木名)礪砥(皆磨石)砮(音奴石砮)丹(砂也)惟菌(音囷)簵(音輅竹也)楛(音苦木可爲矢者)包匭(匣也)菁茅(供縮酒者)厥篚玄纁璣(珠不圓者)組(綬類)豫州厥賦錯上中(第二等雜出第一等也)厥貢漆枲絺紵厥篚纖纊(細綿)梁州厥賦下中三錯(雜出第七第九等)厥貢璆(玉磬)鐵銀鏤(剛鐵)砮磬熊羆狐狸織皮(四獸之皮又毳毛可織爲罽者)雍州厥賦中下厥貢球琳(美玉)琅玕(石之似珠者)○蔡沈曰上之所取謂之賦下之所供謂之貢獨以貢名篇者貢其總名也○此兼言貢賦

五百里甸服(畿內之地)百里賦納總(禾本全)二百里納銍(禾半藁)三百里納秸(半藁去皮)服(以上皆有服役之事)四百里粟(穀也)五百里米○蔡沈曰量其遠近而爲輕重精麤也

哀公用不足問於孔子孔子曰薄賦歛則人富公曰若是則寡人貧矣對曰豈弟君子民之父母未見子富而父貧也

魏文侯時租賦增倍於常或有賀者文侯曰今戶口不加而租賦歲倍此由課多也夫貪其賦稅不愛人是虞人反裘而負薪也徒惜其毛而不知皮盡則毛無所傅

秦舍地而稅人收太半之賦二世承之海內潰叛漢興高祖約法省禁什五而稅一

文帝十二年詔賜天下民租之半○按漢文帝在位再賜天下半租其後遂除之而不收者十餘年是盖恭儉節用國有餘蓄之明效也夫文帝承高祖之後事事仰成稍加節約自有贏餘固無甚難者惟我　聖祖革命建極之初正創制立度之始所費比於承平奚翅千萬尚有餘貲以資用度而免租之詔無歲不下其視漢文益數焉豈非難哉今即　御製文集考之洪武二年二月免租之詔凡三下焉三年三月又詔免應天等十六郡

及山東河南二布政司一年至四年五月又有免兩浙江西之詔五年十月有免應天等五府之詔九年二月有免山東陝右之詔十一年八月有免太平等六州宣興等四縣之詔十二年有全免北平之詔至十有三年乃下詔曰荷上天眷佑君主華夷十有三年倉廩實府庫充今民力未甦凡天下今年夏稅秋糧盡蠲免之嗚呼此我
聖祖所以結人心凝天命而培千萬年不拔之基也
列聖仰成百度脩舉略加省節自然有餘伏願法漢文之儉德體
聖祖之仁心慎乃儉德惟懷永圖使國計常足而有餘蓄屢下寬征之詔以甦農民之困所以固結人心培殖國本者端在於是也

唐初始定租庸調之法以人丁爲本一曰租丁男一人授田百畝歲納租粟二石二曰調每丁隨鄉土所出歲輸絹或綾絁共二丈綿三兩輸布者麻三斤三曰庸每丁定役二十日不役則日爲絹三尺

按自古中國所以爲衣者絲麻葛褐四者而已而布縷之征止於絲枲考之禹貢揚州島夷卉服註以爲吉貝則虞時已有之島夷時或以充貢中國未有也漢唐之時遠夷亦以木綿入貢然中國未有其種民未以爲調宋元之間始傳其種入中國元初孟祺作農桑輯要云木綿種於陝右近世陶九成作輟耕錄亦云閩廣多種木綿紡織爲布松江民因謀樹藝覓種於彼闗陝閩廣首得其利是時猶未以爲征賦故宋元史食貨志皆不載至我　朝其種始遍布於天下地無南北皆宜之人無貧富皆賴之始以爲征賦其利視絲枲盖百倍焉

德宗時楊炎爲相遂作兩稅法夏輸無過六月秋輸無過十一月

以大曆中一年科率最多者爲定○陸贄曰兩稅法惟以資產爲宗不以丁身爲本○馬端臨曰唐租庸調之法壞於楊炎而後之爲國者莫不遵之則以古今異宜故也○按馬端臨又言賦稅必視田畝乃古今不易之法三代之貢助徹亦只是視田而賦之未嘗別有戶口之賦盖授人以田而未嘗別有戶賦者三代也不授人以田而輕其戶賦者兩漢也因授田之名而重其戶賦田之授否不常而賦之重者已不復輕遂至重爲民病則自魏至唐之中葉是也自兩稅之法行而此弊革矣豈可以其出於楊炎而少之乎由馬氏斯言觀之則兩稅之法實得古人取民之意後世徒以陸贄之言而非之贄之意盖不欲苟變當時之法故極言其法之弊耳且土地萬世而不變人丁有時而盛衰定稅以丁稽考爲難定稅以畝檢覈爲易我　朝稽古定

制以天下之貇田定天下之賦稅徵之以夏者謂之稅徵之以
秋者謂之糧若夫丁口之稅百無取焉惟逐戶編爲里甲十年
一度輪差耳其法一定而可守其額百世而不虧吏不能以爲
姦民不至於重困
憲宗時李渤上言臣過渭南聞長源鄉舊四百戶今纔百餘戶闅(音文)鄉縣舊三千戶今纔千戶其他州縣大率相似跡其所以然皆
由以逃戶稅攤於比鄰致驅俱逃此皆聚斂之徒剝下媚上惟思
竭澤不慮無魚(呂氏春秋曰竭澤而漁豈不得魚明年無魚)乞降詔書絕攤逃之弊盡
逃戶之產稅不足者免之計不數年人皆復於農矣○以上言賦稅
書明王愼德四夷咸賓無有遠邇畢獻方物惟服食器用(言無異物也西旅獻獒召公以爲非所當受作此書以戒武王)
周禮大宰以九貢致邦國之用一曰祀貢(犧牲包茅)二曰嬪貢(絲枲)三曰

器貢(銀鐵石磬)四曰幣貢(玉馬皮帛)五曰材貢(櫄榦栝柏篠簜)六曰貨貢(金玉龜貝)七曰服
貢(絺紵之屬)八曰斿貢(羽毛之屬)九曰物貢○楊時曰太宰以九賦斂財賄
以九式均節財用以九貢致邦國之用則理財眞宰相之職也
○葉時曰周禮之言致貢亦禹貢之任土作貢也致者聽其自
至而不彊其不來任者任其所有而不彊其所無也
春秋桓公十五年天王使家父來求車○左丘明曰求車非禮也
漢文帝時有獻千里馬者詔却之光武下詔曰郡國獻異味非徒
有豫養導擇之勞至乃煩擾道上疲費過所其令大官勿復受
和帝時南海獻荔枝龍眼奔騰險阻死者繼路臨武長唐羗上書陳
狀詔敕大官勿復受獻
順帝永建四年詔曰桂陽太守文礱不惟竭忠宣暢本朝而遠獻
大珠以求幸媚令封以還之○按順帝此詔與唐太宗罷權萬紀

同一心也文礱見之宜愧死矣
隋煬帝幸江都謁見者專問禮餉豐者則超遷薄則停解由是
郡縣競務刻剝以充貢獻民外爲盜賊所掠內爲郡縣所賦生計
無遺
唐制州府歲市土所出以爲貢其物滋味名馬鷹犬非有詔不獻
有加配則以代租賦太宗謂朝集使曰比聞都督刺史邀射聲名
本土所賦或嫌其薄踰境外求以成俗極爲勞擾宜改此弊不
可更然
憲宗禁無名貢獻而至者不甚却學士錢徽懇諫罷之帝密戒左
右後有獻毋入右銀臺門以避學士
五代周太祖下詔悉罷四方貢獻詔略曰所奉止於朕躬所害被
於町庶又曰積於有司之中甚爲無用之物○按白居易有詩云

割我心頭肉市汝眼前恩進入瓊林庫歲久化爲塵此詩可與
周祖此詔並傳
宋眞宗時內侍裴愈因事至交州俾其進龍花蕋帝怒黜愈
孝宗詔諸路或假貢奉爲名漁奪民利果實則封閉園林海錯則
彊奪商販至於禽獸昆蟲珍味之屬則抑配人戶致使所在居民
以土產之物爲苦仰州軍條具土產合貢之物聞於朝當議參酌
天地宗廟陵寢合用薦獻及德壽宮甘旨之奉止許長吏脩貢其
餘一切並罷州郡因緣多取以違制坐之○按我
太祖於國初即定諸州所貢之額如太常寺之牲幣欽天監之曆
紙太醫院之藥材光祿寺之厨料寶鈔司之桑穰與凡皮角翎
鰾之屬皆有資於國用者也著爲定額俾其歲辦外此珍奇玩
好皆不取焉遇有急闕之用則折租以市凡唐宋以來所謂[illegible]

方之美餘郡國之進獻佞幸之珍異皆無有矣

元世祖至元二十二年遣使往馬八國求奇寶○按三代以來中國之寶珠玉金貝(貝謂海貝)而已漢以後西域通中國始有所謂木難琉璃瑪瑙珊瑚瑟瑟之類雖無益於世用猶可製以爲器至元所謂寶者則異於是皆塊石碎砂之屬圓瑩不如珠溫潤不如玉他無可用但以麗金銀以爲服飾耳乃至費億萬售之元胡人也而惑於賈胡無足恠者而華夏之人亦爲所惑何居○以上言貢獻

經制之義

周禮太宰以九賦斂財賄以九式(用財節度)均節財用○楊時曰先王所謂理財者非盡籠天下之利而有之其取之有道其用之有節而各當於義之謂也故周官以九職任萬民而後以九賦斂之九賦之入各有所待而太宰又以九式節之下至匪頒好用之微咸有節焉雖人主不得而踰也所謂王及后世子不會者特有司之事耳世儒(王安石)以謂至尊不可以法數制之非正論也○按以九式均節財用而掌於太宰者蓋有司職卑不能抗尊而制衆太宰以道佐君爲天子之大臣下得以制有司使不敢逆法而擅供上有以約王后世子使不敢違式而過用非徒以惜民財裕國用正所以養人主恭儉之德而致之於無過之地也

大府(治藏之長)掌九貢九賦九功(即九職)之貳(貢賦皆大宰所掌此其副貳)以受其貨(金玉)賄(布帛)之入頒其貨於受藏之府(內府)頒其賄於受用之府(職內)凡官府都鄙之吏及執事者受財用焉

內府(主藏在內者)受九貢九賦九功之貨賄良兵良器以待邦之大

用外府(主藏在外者)掌邦布(泉也)之入出以共百物而待邦之用凡有法者(無法不可用)共王及后世子之衣服之用○按成周之制內府在內所供者乃邦之用外府在外所供者乃王及后世子衣服之用內外交相稽考此宮中府中共爲一體而內外之情不至於隔絕也或者深宮之中欲有所妄費恐外人知而中止者亦有之此古人之深意也

司會(會大計也)掌邦之六典(即太宰所掌治典以下六者)八灋(即官屬以下八者)八則(即祭祀以下八者)之貳以逆邦國都鄙官府之治○按成周設司會之官而必先之掌六典八法八則者何使之知其本而後可以行其法也太宰總其法於上司會察其法於下則用之各得其宜矣

司書掌邦之六典八灋八則九職九正(即九貢九賦)九事(即九式)邦中之版土地之圖以周知入出百物以叙其財受其幣使入于職幣○

按司會掌鉤考司書掌書紀交相參也

職內掌邦之賦入職歲掌邦之賦出職幣掌式灋以斂官府都鄙與凡用邦財者之幣振掌事者之餘財○按財之出入既各有官以主其數至於既用之餘又有官以振舉之蓋掌事者之餘財既不復用則乾沒矣故振舉之以爲他用也

廩人掌九穀之數以待國之匪(分也)頒賙賜稍食倉人掌粟入之藏辯九穀之物以待邦用○按通考周禮一書誠周公致太平之書也其間理財之法居多而其制用之柄則付之大臣有太宰以制其出有司徒以制其入而太宰之屬有職內以會其入有職歲以會其出有職幣以會其餘而其大要則總之以司會而掌之以司書其所以參校鉤稽之者日有日成月有月要歲有歲會若夫司徒之屬則又有所謂泉府廩人舍人倉人焉豈古聖

君賢輔固昏昏焉爲是不憚煩哉盖財之有無國之貧富民之休戚兵之彊弱世之治亂繫焉是固經國之要務也原其經洛之大要有三焉生財有道取財有義用財有禮而已先儒謂自其繫之九兩以定其業任之九職以厚其生凡以生其財也財足矣然後制九賦以取之及其用之也又制九式以節之夫然後有以服天下而諸侯莫不來享故九貢又次之由是觀之則知周禮經制之法誠周公所以致太平者也若王莽假之以禍天下王安石竊之以促國脉皆周禮之罪人也孔子曰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王通亦曰如有用我執此以往後世有志於爲國爲民者宜究心焉

詩云倬明也彼甫大也田歲取十千萬畝之入我取其陳食我農人自古有年

謝枋得曰民生於三代之前其命制乎君民生於三代之後其

命制乎天從古以來豈無水旱霜蝗而吾民常如有年者上之人斂散得其宜也

孟子曰有布縷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君子用其一緩其二用其二而民有殍用其三而父子離○按唐是有兩稅宋有三限亦此意我朝夏稅以五月望開倉而七月終齊足秋糧以十月朔開倉而十二月終齊足盖得古人期限之意惟所謂户口食鹽鈔盖計日出錢而償之以鹽有司失於奉行近日徵鈔如故而民得鹽食者鮮矣

漢賈山作至言曰昔者周盖千八百國以九州之民養千八百國之君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什一而籍君有餘財民有餘力而頌聲作秦始皇以千八百國之民自養力罷疲不能勝其役財盡不能勝其求一君之身耳所以自養者馳騁弋獵之虞娯天下弗能供也

賈誼言于文帝曰漢之爲漢幾四十年矣公私之積猶可哀痛言無儲積失時不雨民且狼顧歲惡不入請賣爵子賣爵及子即不幸有方二三千里之旱國胡以相恤卒然邊境有急數十百萬之衆國胡以餽之夫積貯者天下之大命也今敺民而歸之農皆著於本使天下各食其力末技遊食之民轉而緣南畝則畜積足而人樂其所矣

漢制大司農卿一人掌諸錢穀金帛諸貨幣少府卿一人掌中服御諸物衣服寶貨珍膳之屬水衡都尉主上林苑○按在大司農者田賦之常國家之公用也在少府水衡者山澤之餘利人主之私蓄也有國家者誠循漢此制以財用之司分爲内外二府外府貯常賦所入以待軍國之用内府貯凡天下坑冶贓罰之

屬以待宮室車服賜予燕好之費庶不至於混用而乏費也

唐制户部掌天下土地人民錢穀之政貢賦之差其屬有四一曰户二曰度支三曰金四曰倉

宋沿五代之制置三司使以總國計號曰計相位亞執政恩數與參樞同

唐憲宗元和二年李吉甫撰元和國計簿上之○按自吉甫爲元和國計錄丁謂因之爲景德眞宗會計錄其後林特作於祥符眞宗田況作於皇祐仁宗蔡襄作於治平英宗韓絳作於熙寧神宗蘇轍作於元祐哲宗所以總括天下財賦出入之數而周知其有無多寡以爲豊殺增減者也使今之知昔而後之知今以歲計定國用實有賴於斯焉爲今之計合收掌財計之臣通將洪武永樂以來至於今日每朝以一年歲計出入最多者爲準要見彼時一

年之內所出之數比所入之數或有餘或不足或適均稱依唐人之國計宋之會計每朝各為一卷累朝通為一書以備參考萬幾餘暇時經
御覽庶有以知其盈縮而不妄費矣

蔡翰曰宗室官吏之衆可以禮法節也誠自今日而議之因其勢循其理微為之節文使見在者無損而將來者有限今雖未見其利要之十年之後事有間矣賈誼言諸侯之變以謂失今不治必為痼疾今臣亦云○按今日為　國家大費者親藩宗室世襲武臣額外文職是也誠用翰之言則失今不治之痼疾可免矣

陳傅良曰唐韓愈有言賦出天下而江南居十九○按自唐宋以來咸仰東南以為國計其在今日尤為切要重地韓愈謂賦出天下而江南居十九以今觀之浙東西又居江南十九而蘇松常嘉湖五郡又居兩浙十九也考諸司職掌洪武中天下夏稅秋糧以石計者總二千九百四十三萬餘而浙江布政司二百七十五萬二千餘蘇州府二百八十萬九千餘松江府一百二十萬九千餘常州府五十五萬二千餘是一藩三府之地其民租比天下為重其糧額比天下為多　國家都燕歲漕江南之粟以實京師而此五郡者幾居江西湖廣南直隸之半自宣德正統以來每擇任有心計重臣巡撫其地以司其歲入蓋以此地國計所資故也其科徵之重民力之竭可知矣諺有之蘇松熟天下足伏惟
明主一視同仁於此五郡凡百科率悉從寬省必使上無虧於國計下不殫於民力一方得安則四方咸賴之矣洪武中天下墾田八百四十九萬六十餘頃蘇州府墾田九萬八千五百六頃

市糴之令

易曰中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蓋取諸噬嗑物有間者齧而合之也取名

周禮司市市官之長掌市之治教政刑量度禁令以次序分地而經市以陳肆陳物於肆辨物而平市大市交易多日昃而市朝市朝時而市夕市夕時而市凡治市之貨賄六畜珍異亡者使有利者使阜害者害財者使亡靡者使微靡者使少

泉府掌以市之征布歛市之不售貨之滯於民用者以其賈買之使不虧本物揭而書之書物揭價以待不時而買者買者各從其抵抵音帝本也凡賒者祭祀無過旬日喪紀無過三月凡民之貸者借用者與其有司辨而授之以國服為之息民貸於泉府取其息俾其出力以服國事以代出息也○馬端臨曰泉府一官最為便民初非專以為謀利取息設也王安石不原其立官之本意而剿鄭註國服為息一語行青苗以誤天下可乎

王制用器不中度不粥於市兵車不中度不粥於市布帛精麤不中數幅廣狹不中量云云姦色亂正色云云五穀不時果實未熟云云木不中伐云云禽獸魚鼈不中殺云云

漢武帝時用桑弘羊言置均輸官於郡國盡籠天下之貨貴則賣之賤則買之使富商大賈亡所牟大利而物價不得騰躍名曰平準○按弘羊作均輸法以為平準且曰欲商賈無所牟利噫商賈且不可牟利乃以萬乘之君而牟商賈之利可乎評按桑弘羊曰郡置輸官以相給運而便遠方之貢故曰均輸蓋并取其產運之也開委府于京師賤買貴賣使物價不騰躍故曰平準觀此以是二事

王莽於長安及五都立五均官○馬端臨曰古人立五均以均市價耳王莽借其說令民各占所為計其息十一分之一以為貢是直攫取之耳周公何嘗有此法

唐德宗以宦者爲宮市使置白望數百人抑買人物以紅紫染故衣敗繒尺寸裂而給之名曰宮市其實奪之○按人主有四海之富乃白奪貧人之物以爲食用方其未知而爲左右所蒙蔽其責猶有可諉者幸而農夫以驢負柴者毆宦者得以上聞諫官御史人數言之而方鎭來朝者張建封又以言是可以罷之矣夫以衆人所言皆不信而區區信一蘇弁之言謂京師游手萬家仰宮市以取給嗟夫人君聽言當揆之於理吾取物於市而游手何預焉乃賴此以給乎

宋初京師有雜買務雜買場以主禁中貿易○按宮中有所用度不能不求於市肆要之不必設場務專官使惟遣廉謹之人齎見錢隨時價兩平交易則官府有實用而小民無怨聲矣

神宗熙寧二年制置三司條例司始制均輸之法以通天下之貨

時議多以爲非後迄不能成○按此桑弘羊之故智大抵官與民爲市私心詭計百出其間而欲其無弊難矣故不若使民自爲市之爲愈也

徽宗建中靖國元年中書省言預買錢多人戶願請○按上之取下有常賦有定制此外凡有所建請必是欲趨時好以希爵祿者耳其始也必曰不益賦而國用饒又曰民所願請又曰行之上下俱便益而永遠無弊人君聽其言非不美及其行之也不徒不能如其言而損國課戕民生促國脉者多矣不可不察

孝宗隆興二年臣僚言熙寧創立市（交易也）舶（海舟）以通貨物舊法抽解有定數而取之不苛納稅寬其期而使之待價懷遠之意實寓焉

按互市之法自漢通南越始歷代皆行之然置司而兼以市舶爲名則始于宋焉元因宋制每歲招集舶商於番邦博易珠翠香貨等物及次年廻帆驗貨抽解然後聽其貨賣仍禁金銀銅錢男女不許溢出　本朝市舶司之名雖沿其舊而無抽分之法惟於浙閩廣三處置司以待海外諸番之進貢者盖以懷柔遠人實無利之也當考　大明律於戶律有舶商匿貨之條則是　本朝固許人泛海爲商不知何時始禁緝以爲當如前代互市之法然置司之名與事相稱而歲計常賦之外未必不得其助其視前代等間架經總制錢之類濫取於民者豈不猶賢乎哉○以上言市

齊管仲相桓公通輕重之權曰民有餘則輕之故人君斂之以輕民不足則重之故人君散之以重又曰守國者守穀而已矣

魏文侯相李悝曰糴甚貴傷人甚賤傷農是故善平糴者必謹觀

歲有上中下三熟大熟則上糴三而舍一中熟則糴二下熟糴一使人適足價平則止○按農無遠慮一有收熟視米穀如糞土曾未幾時隨即罄盡不幸而有荒年則伐桑棗鬻子女草芽木皮無不食者天下皆然而淮北山東爲甚誠於此二處舉李悝平糴之法各立一常平司量地大小借與官錢爲本每歲視收熟之分數隨時與價而收糴在官每歲視荒歉之分數量時取直而分散於民必使人農不傷豊歉俱足固養民足食之一助也

漢宣帝時大司農耿壽昌奏言宜糴三輔弘農等郡穀足供京師可省關中漕卒過半又令邊郡皆築倉以穀賤時增其價而糴貴時減價而糶名曰常平○按耿壽昌常平法今日遼東宣府大同極邊之處可以行之非獨可以爲豊荒斂散之法亦因之以足邊郡之食寬內郡之民焉

唐都關中土地所入不足以供軍國之用歲不登天子常幸東都以就食玄宗時有彭果者獻策請行和糴於關中自是京師糧廩溢美

德宗時宰相陸贄以關中穀賤請和糴可至百餘萬斛

貞元四年詔京兆府於時價外加估和糴差清強官先給價直然後收納先是京畿和糴多被抑配或物估踰於時價或先斂而後給直追集停擁百姓苦之及聞是詔皆忻便樂輸

宋太宗淳化三年京畿大穰物價甚賤分遣使臣於京城四門置場增價而糴俟歲饑即減價糴與貧民眞宗景德元年內出銀三十萬付河北經度貿易軍糧〇按馬端臨謂唐以前所謂糴者聚米以賑民宋以後所謂糴者聚米以養兵爲民者今日宜行之內郡爲兵者今日宜行之外郡

神宗用王安石立制置三司條例司以見錢依陝西青苗錢例取民情願豫給令隨稅納斛斗如以價貴願納錢者聽其青苗法以錢貸民春散秋斂取二分息〇以上言糴〇按昔人謂市者商賈之事古之帝王其貨物取之任土作貢而有餘未有國家而市物者也糴者民庶之事古之帝王其米粟取之十一所賦而有餘未有國家而糴粟者也市之說昉於周官泉府糴之說昉於李悝平糴然其立法之意蓋以便民未嘗有一毫自利之意也

銅楮之幣

管子曰湯七年旱禹五年水人之無饘(音饘糜也)有賣子者湯以莊山之金鑄幣而贖人之無饘賣子者禹以歷山之金鑄幣以救人之困

按此後世鑄金爲幣之始然皆因水旱以救民也

又曰以珠玉爲上幣以黃金爲中幣以刀布爲下幣三幣握之則非有補於煖也食之則非有補於飽也先王以守財物以御人事而平天下也是以命之曰衡衡者一高一下不得有調也

太公立九府(周官有大府王府內府外府泉府天府職內職幣職金)圜法(均而通也)黃金方寸而重一斤錢圜函方(外圜而內孔方也)輕重以銖(金以斤爲名錢以銖爲重也)布帛廣二尺二寸爲幅長四丈爲疋故貨寶於金利於刀流於泉布於布束於帛(束聚也)〇王昭禹曰古者交易惟貝而已自太公立九府圜法始用錢代貝或曰泉或曰布

按后世錢形外圜內方始此但未有文耳

司市以商賈阜貨而行布(泉也)國凶荒札喪則市無征而作布(金銅無凶年因物貴大鑄泉以饒民)外府掌邦布(泉也)之出入以共百物而待邦之用凡邦之小用皆受焉

按天下百貨皆資錢以流通重者不可舉非錢不能以致遠滯者不能通非錢不得以兼濟大者不可分非錢不得以小用

周景王患錢輕更鑄大錢文曰寶貨肉好皆有周郭(內郭爲好外郭爲肉)以勸農贍不足百姓蒙利焉〇按錢有文其制始此

秦兼天下幣爲二等黃金爲上幣銅錢爲下幣而珠玉龜貝銀錫之屬不爲幣錢文曰半兩重如其文

漢文帝除盜鑄錢令使得自鑄是時吳王濞(音滂)即山鑄錢富埒(音劣)天下後卒叛逆〇賈山曰錢者無用器也而可以易富貴富貴者人主之操柄也令民爲之是與人主共操柄不可長也

武帝鑄五銖錢〇按秦氏八銖失之太重漢初榆莢失之太輕武帝罷三銖鑄五銖最得輕重之宜

元帝時貢禹請罷采珠玉金銀鑄錢之官毋復以爲幣租稅祿賜皆以布帛及穀使百姓一意農桑議者以爲交易待錢布帛不可

以尺寸分裂○按貢禹此策決不可用吳孫權始鑄當千錢既太
貴但有空名人皆患之
南齊高帝時奉朝請孔顗上書曰鑄錢之弊在輕重屢更人所以
盜鑄而嚴法不能禁者由上鑄錢惜銅愛工也以爲開置錢府大
興鎔鑄錢重五銖一依漢法則府庫以實國用有儲○按天立君
以子民付之利權使其通融以濟天下非專以爲一家一人用
也金銀之屬細分之則耗布帛之屬片析之則廢惟鑄銅以爲
錢物多則與之以多物少則與之以少旣無毀敗之費又省運
致之勞惟所用而皆得焉自古論錢法者多矣惟南齊孔顗所
謂不惜銅不愛工此二語者萬世鑄錢不易之良法也造一錢
費一錢本多而工費雖驅之使鑄彼亦不爲矣況冒禁犯法而
盜爲之哉然自九府圜法以來以銅爲泉或爲半兩或爲榆莢

或爲八銖或爲四銖不知幾變惟漢之五銖爲得其中五銖之
後或爲赤仄或爲當千或爲鵝眼綖環或爲荇葉又不知其
幾變惟唐之開元爲得其中惜乎世道降而巧僞滋銷古以爲
今廢眞而售贋作之者無忌用之者不疑律非無明禁也卒莫
如之何矣爲今之計莫若拘盜鑄之徒以爲工收新造之錢以
爲銅本孔顗此說別爲一種新錢以新天下之耳目通天下之
物貨革天下之宿弊利天下之人民
唐高祖武德四年廢五銖錢鑄開通元寶錢每十錢重一兩得輕
重大小之中○玄宗開元二十二年欲倣漢文不禁私鑄錄事參
軍劉秩議曰物賤則傷農錢賤則傷賈故善爲國者視物之貴賤
錢之輕重夫物重則錢輕錢輕由乎物多多則作法收之使少少
則重重則作法布之使輕輕重之本必由乎是奈何而假之人○
按利之在天下固不可禁亦不可不禁漢文帝放鑄而海內富
庶唐高祖私鑄者抵死鄰保從坐亦不聞其大治何也爲人爲
己義利之間而已上之人苟以利天下爲心必操切之使不至
於旁落上焉者不至爲劉濞以滅家下焉者不至爲鄧通以亡
身則利權常在上得其贏餘以減田租省力役又由是以賑貧
窮惠鰥寡而上下皆利矣
憲宗元和中敕禁私貯見錢不許過五千貫○按憲宗徒以錢重
物輕之故立蓄錢之限不已甚乎
五代周世宗以久不鑄錢民多銷錢爲器皿及佛像乃立監鑄錢
凡民間銅器佛像皆毀以鑄錢○世宗謂侍臣曰佛以善道化人
苟志於善斯奉佛矣彼銅像者豈所謂佛乎且吾聞佛志在利
人雖頭目猶捨以布施若朕身可以濟民亦非所惜也

宋初錢文曰宋元通寶太平興國後又鑄太平通寶自後改元必
鑄錢以年號爲文○按鑄錢以年號爲文始於劉宋孝建宋自開
寶每更一號必鑄一錢我
聖祖未建極之前即創大中通寶旣建極之後又鑄洪武通寶曁
太宗鑄永樂通寶　宣宗鑄宣德通寶百年之間僅此四種錢嘉
靖間鑄嘉靖通寶然未見民用之乏國用之虧也
宋自王安石爲政始罷銅禁姦民日銷錢爲器邊關海舶不復譏
錢之出國用日耗○以上言錢
周禮以官府之八成經邦治四曰稱（貸之以物）責（責其所償）以傳別（謂券書也）
按此后世契券文約之始特民間私相以爲符驗耳非以交易
也後世交會楮鈔其用雖不同然以空文質實貨其原蓋兆于
是矣

漢武帝元狩四年有司請更錢造幣以贍用乃以白鹿皮方尺緣以藻繢爲皮幣直四十萬王侯宗室朝覲聘享必以皮幣薦璧然後得行○按後世楮幣始於此猶未以爲用也

唐憲宗令商賈至京師委錢以輕裝趨四方合券乃取之號飛錢

宋太宗時許商人入錢左藏庫以諸州錢給之尋置便錢務

按此即唐人飛錢之法

真宗時張詠鎭蜀患蜀人鐵錢重不便貿易設質劑之法一交一緡謂之交子置益州交子務○按用楮爲幣始於此且楮之造始於漢其初用之以代木簡竹冊以書字唐王璵乃用爲假錢焚以事神噫孰知至是真以代銅錢而爲行使之幣哉遂使委倫之智與太公之法並行於天下後世可嘆也已

神宗時改交子務爲錢引務高宗紹興三十年戶部侍郎錢端禮

被旨造會子○按唐之飛錢合券特以通商賈之厚齎貿易者輸執券以取錢而非以券爲錢也宋自真宗以後蜀始有交子高宗以後東南始有會子又謂之錢引謂之關子謂之關會其實一也而始直以紙爲錢矣

高宗論交子之弊曰如沈約稱提之說但官中常有錢百萬緡遇交子減價自買之即無弊矣○按稱提猶所謂平準也平準以幣權貨之低昂稱提以錢權楮之通塞

金循宋四川交子法置交鈔○按楮幣在唐謂之券在宋謂之交會而鈔之名則始於此

元世祖造交鈔以絲爲本其後又造中統元寶鈔行之既久物重鈔輕

至正十年詔曰世祖頒行中統交鈔厥後造至元寶鈔名曰子母相權而錢實未用歷歲滋久民用匱乏其以中統交鈔一貫準至元寶鈔二貫仍鑄至正通寶錢與歷代銅錢並用以實鈔法十一年又鑄至通寶錢印造交鈔令民間通用行之未久物價十倍既而海內大亂京師料鈔十錠易斗粟不可得○按自宋人爲交會而金元承之以爲鈔所謂鈔者所費之直不過三五錢而以售人千錢之物可不可乎民初受其欺繼而畏其威不得已而黽勉從之既而天定人勝終莫之行非徒不得千錢之息併與其所費三五錢之本而失之且因之以失人心虧國用而致亂亡之禍如元人者可鑒也已然則鈔法終不可行哉曰何不可行執其可行不可行之兩端而用其中斯可行矣　本朝制銅錢寶鈔相兼行使然行之既久意外弊生錢之弊在於僞鈔之弊在於多自天順成化以來鈔之用益微矣必欲如寶鈔屬鏹之

形每一貫准錢一千銀一兩以復初制之舊非嚴刑不可也然嚴刑非
聖世所宜有夫以法治民之形可行於一時不若以理服民之心可施於悠久也今日制用之法莫若以銀與錢鈔相權而行每銀一分易錢十文新製之鈔每貫易錢十文四角完全未折中者每貫易錢五文中折者三文昏爛而有一貫字者一文通詔天下以爲定制而嚴立擅自加減之罪雖物價有貴賤而銀與錢鈔交易之數一定而永不易既定此制之後鈔多則出錢以收鈔錢多則出鈔以收錢銀非十兩以上禁不許用寶鈔銅錢通行上下而一權之以銀足國便民之法蓋亦庶幾焉○以上言楮

以上制國用上

大學衍義通略卷十四

大學衍義通略第四帙目錄

第十五卷　治國平天下之要五

制國用下 其目六

山澤之利 鹽茶鐵 坑冶礬

征榷之課 征商 榷酤 麴醋 竹木 魚課

傅算之籍

鬻算之失 鬻官 告緡 借貸 稅間架除陌錢 撲買 承買 經總制月樁錢

漕輓之宜

屯營之田

第十六卷　治國平天下之要六

明禮樂上 其目三

總論禮樂之道

禮儀之節

樂律之制

第十七卷

明禮樂下 其目三

王朝之禮 朝儀 朝賀 諸侯來朝 燕饗 巡狩 大射 田獵 進曆 救護 進書

郡國之禮 讀法 供器 鄉飲 鄉射 出使迎詔 迎春

家鄉之禮 總論人家當行之禮 子事父母 婦事舅姑 人子生事父母 婦事舅姑及娣姒 少事長 男女有別 生子 教童子 冠笄 昏娶 祇敬父母 服制 弔慰 祭祀 宗子及無子立後 接見迎送 鄉人飲酒會列 鄉里相交 累世同居

第十八卷　治國平天下之要七

秩祭祀上 其目四

總論祭祀之禮

郊祀天地之禮 通論郊祀 玉幣 牲 禮齊粢盛 樂章 六天 五帝 明堂 唐宋郊祀之制

宗廟饗祀之禮

國家常祀之禮 社稷 日月星辰 風雲雷雨 山川 城隍 旗纛 九祀 厲祭 蜡

第十九卷

秩祭祀下 其目三

內外群祀之禮 歷代帝王 忠臣烈士

祭告祈禱之禮 告郊廟 封 行 雩 祈禱 疾病 [illegible]

釋奠先師之禮

大學衍義通略卷十五

治國平天下之要五

制國用下

求嘉王諍註考

山澤之利

禹貢海岱惟青州厥貢鹽絺。○按鹽之名著於經始此是時未以爲利也。

洪範初一曰五行。一曰水。水曰潤下。潤下作鹹。○呂祖謙曰此鹽之根原種類頗多世所共知者如出於海出於井出於池三種之外又有出於地者出於山者出於木石者。

周禮鹽人(註鹽人主共鹽者)掌鹽之政令。以共百事之鹽。祭祀共其苦鹽(刮於地而得者其味苦)散鹽。(煮其波而出者其質散)賓客共其形鹽(形如虎者積鹵而結)散鹽王之膳羞共飴鹽。(凝其水而成者其味甘)后及世子亦如之。

齊桓公問管仲何以爲國。管仲曰海王之國謹正(音征)鹽筴。(筴策也)於是說桓公伐菹薪煮海水爲鹽。令北海之衆無得聚庸(功也)而煮鹽。○按此萬世禁鹽利國之始。

董仲舒曰漢承秦法鹽鐵之利二十倍於古。

漢武帝時孔僅東郭咸陽言願募民因官器作煮鹽官予牢盆(牢廩也盆煮鹽之器)敢私鑄鐵器煮鹽者釱(音第足鉗也又音大)左趾。孝昭時令郡國舉賢良文學之士問以民所疾苦。皆對曰願罷鹽鐵官無與天下爭利。桑弘羊難以爲此國家大業所以制四夷安邊足用之本。鹽鐵之利佐百姓之急奉軍旅之費不可廢也。○按鹽筴雖始於齊置鹽官始於此。

北魏時於河東鹽池立官司以收稅利。孝明即位罷其禁與百姓共之。○按甄琛欲盡捐之民元勰(音協)欲盡屬之官。宋儒胡寅折衷之以爲官爲厲禁俾民取之而裁入其稅則政平而害息矣。

唐劉晏爲鹽鐵使晏以爲因民所急而稅之則國用足於是上鹽法輕重之宜天下之賦鹽居其半。

宋雍熙以後以用兵乏饋餉令商人輸芻粟塞下增其直令江淮荊湖給以顆末鹽端拱二年置折中倉聽商人輸粟京師優其直給江淮鹽。○按此後世召商中鹽之始。　我朝於天下產鹽之地設轉運司者六提舉司者七凡遇開中鹽糧定立則例召商中納

祖宗以來鹽司每歲收貯鹽課存積在官客商執引照支各有次第謂之常股鹽近因邊儲急用增直召商中納不依資次人到即與支給謂之存積鹽存積既與常股遂𨒭(思句切)支者日多而積者日少遂使今日之存積亦無以異於前日之常股爲日久而支出難其利微矣幸而邊方無事儲峙有餘萬一有警未必

全得其濟且鹽之利固大而鹽之害亦不小唐之黃巢王仙芝元之張士誠輩皆販鹽之徒也必欲弭異日之害救前日之弊足今日之用莫若行漢人官給牢盆之策任民自煮而官爲厲禁每引量取舉火之錢(一引二百)及商賈赴場買鹽之時任其自賣而官與執照每引量取工墨之費所得鹽錢貯之運司分派各邊收糴粟米如此則不必追徵於竈戶不必中納於商賈不必官自賣也不必官自煮也非惟國家今日得自然之利而亦可以銷他日未然之害矣若夫累年聽支之客商請借運糧回舡轉般滄鹽至揚州償之既足之後然後行此法無不可者。

林駉曰宋初鹽鈔未行置倉建安(州)、眞(州)江浙湖廣以船運米而入眞州眞州因舡回鹽而散江浙湖廣此之發鹽得船爲便彼之回船得鹽爲利。○按今兩京之間運道所經凡三運司淮鹽在南滄

鹽在北山東之[illegible]請行宋人轉般之法遇有糧船南回每
船量給與滄鹽每引量與脚價運至楊州照數收貯積鹽既多
乃令通筭𧗠支鹽商給與見鹽支給完足然後行官給牢盆民
自煎煑之策又於河間沿海出鹽去處許民私煎豫借内帑依
價官買私相貿易者抵以私鹽之罪年年存積歳歳轉輸積之
既多遇有[illegible]州郡出榜召商[illegible]用之地中納銀米付以執照
詣場支給如此比之舊法當得倍利
陝西河東顆鹽(出解州鹽池)舊法官自般運置務拘賣兵部員外郎范祥
始爲鈔法令商人就邊郡入錢售鈔請鹽任其私賣得錢以實塞
下省數郡般運之勞○按此鹽鈔之名之始○以上言鹽
唐德宗時趙贊議稅茶尋罷之貞元九年從張滂請初稅茶穆宗
時王播爲鹽鐵使增天下茶稅及播爲相置榷(音覺)使自領之
按茶之名始見於王褒僮約而盛著於陸羽茶經茶有稅始於
趙贊而增於王播而又置使以榷茶其害長矣
宋太祖乾德二年詔置榷貨務五年始禁私賣
仁宗初建茶務歳造大小龍鳳茶始於丁謂而成於蔡襄
歐陽脩曰君謨士人也何至作此事蘇軾曰武夷溪邊粟粒
芽今年闘品充官茶吾君所乏豈此物致養口體何陋邪讀之
令人深省
神宗熙寧七年幹當公事李杞入蜀經畫買茶於秦鳳熙河博馬
王韶又言西人頗以善馬至邊所嗜惟茶○按後世以茶易虜馬
始見於此蓋自唐世回紇入貢已以馬易茶虜人多嗜乳酪而
茶性通利故也宋人始制茶馬司 本朝捐茶利予民而不利
其入惟於四川置茶馬司一陝西置茶馬司四間於關津要害

置數批驗 蓋欲資外國之馬以爲邊境之備焉耳
侍御史劉摯言蜀地榷茶之害園戶有逃以免者有投死以免者
而其害猶及鄰伍欲伐茶則有禁欲增植則加市故其俗論謂地
非生茶也實生禍也
知彭州呂陶言川陝西路所出茶貨比北方東南諸處十不及一
諸路既許通商兩川却爲禁地○按産茶之地江南最多今日皆
無榷法獨於川陝禁法頗嚴蓋爲市馬故也其地素貧而易變
伏惟司國計者宜有以調停之也○以上言茶
周禮丱(音礦)人掌金玉錫石之地而爲之厲禁以守之若以時取之
則物其地(視其土色別其所産)圖而授之(使知所取礦者得)巡其令(防竊取也)
按丱之言礦也金錫未成器曰礦
管子曰今鐵官之數曰一女必有一鍼一刀若其事立(若猶然也)耕
者必有一耒一耜一銚(大鋤也)若其事立行服連(輦也)軺輂(音局)者必有
一斤一鋸一錐一鑿若其事立不爾而成事者天下無有
漢武帝從鹽鐵丞孔僅東郭咸陽言置鐵官凡四十郡郡不出鐵
者置小鐵官○按我 朝於出鐵之處諭徒冶冶又多捐之於民
不取焉一何仁厚之至哉○以上言鐵
漢武帝鑄黄金爲麟趾褭蹏(音蹄)
元魏宣武帝延昌三年有司奏驪山有銀礦二石得銀七兩又恒
州言白登山有銀礦八石得銀七兩詔並置銀官常令採鑄
按採銀之官始置於此
唐貞觀初侍御史權萬紀言宣饒二州銀大發採之歳得數百萬
太宗帝曰卿未嘗進一賢退一不肖而專言利欲以桓靈待我邪
宋太祖詔曰未能捐金於山豈忍奪人之利自今桂陽監歳輸銀

課宜減三分太宗時有司言虢州山出銅井定州諸山出銀礦請
置官掌其事上曰地不愛寶當與衆庶共之不許
太宗問杜鎬曰西漢賜予悉用黃金而近代爲難得之貨何也鎬
對曰是時佛事未興故金甚賤
宋朝金銀銅鐵鉛錫之冶總二百七十一皆置吏主之大率山澤
之利有限或暴發輒竭或採取歲久所得不償所費歲課不足有
司必責主者取盈○按我　朝裁革者於浙之溫處閩之福建開塲
置官然所得不償所費今則多罷之而并其課於民賦矣然不
逞之徒猶囊橐其間以競利起亂宜有以防之使無貽害可也
○以上言坑冶
唐於晉州置平陽院以收礬利宋太祖命晉州置礬務○按
本朝於凡前代取民之利如礬之類一切革之而併其一二於

歲課仁民也深矣○以上言礬

征榷之課

周禮大府掌九賦之貳以受其貨賄之入關市之賦以待王之膳
服
司關司貨賄之出入凡貨不出於關者舉其貨（没入）罰其人凡所達
貨賄者則以節傳出之國凶札則無關門之征猶幾（譏察也）○按關市
有征稅始此我　朝每府立稅課司州縣各立爲局設官以征
商稅凡爲商於四方者必先赴所司起關務是即周人節傳之
遺制也
王制市廛而不稅關譏而不征
漢高祖時凡市井（[illegible]）自天子至於封君皆各自爲私奉不
領於天下經費又令賈人不得衣絲乘車重租稅以困辱之○
按漢初行抑商之政猶有古意
武帝元光六年初算商賈○按後世稅商賈車船令出算始此
宋太祖詔榜商稅則例于務門毋得增損及創收哲宗元祐八年
商人載米入京糶者有力勝稅○按民種五穀已納租稅無可再
賦之理我　朝制稅課司伺不許稅五穀及書籍紙札其事雖
微其所關繫甚大王者之政仁人之心也○以上言征商
酒誥文王誥教小子有正有事（有職者）無彝酒越庶國飲惟
祀德將無醉○按先儒有言古之爲酒本以供祭祀灌地降神也
後以其能養陽也故用之以奉親養老又以其能合歡也故用
之於冠昏賓客然曰賓客百拜而酒三行又曰終日飲酒而不
得醉焉未嘗過也
剡汝剛制于酒厥或誥曰群飲汝勿佚（佚失也）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

殺（未定之辭）
周禮萍氏掌國之水禁幾酒（察非時飲酒者）謹酒（使民節用酒）
司虣（音暴）掌憲市之禁令禁其以屬遊飲酒于市者不可禁則搏而
戮之
梁惠王觴諸侯於范臺酒酣請魯君舉觴魯君興避席擇言曰昔
者帝女令儀狄作酒而美進之禹禹飲而甘之遂疏儀狄絕旨酒
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其國者
漢興有酒酤（[illegible]賣酒也）禁其律三人以上無故群飲罰金四兩文帝即
位賜民酺（酺音蒲）五日後元年詔戒爲酒醪以靡穀景帝中元三年夏
旱禁酤酒武帝天漢三年初榷酒酤○按縣官既取穀爲租稅及
造爲酒而又稅之是一物而再稅也可乎且古有酒禁恐民況
酗以喪德漢興酒禁恐民靡費以乏之食耳本無所利之也武帝

時桑弘羊始爲榷酤之法禁民醞釀官自開置獨專其利如渡
水之榷也是則古之禁酒恐民之飲後世禁酒惟恐民之不飲
矣武帝其作俑者歟
唐初無酒禁肅宗以歲饑穀貴乃禁京城酤音沽與沽同賣也酒德宗建
中元年罷酒稅三年禁人酤酒官自置店酤收利以助軍費
宋初諸路未嘗禁酒吳越之禁自錢氏始京西禁自太平興國二
年閩廣至今無禁○按酒之爲物前代賴之以資國用不禁尚有
可議者我　朝無所利之何苦而不爲之禁哉乞敕有司申明
古典革去額課官民之家並許私釀然所醞者不許過五斗相
餽者不許過二升宴會不許過三巡飲者不許至甚醉開店以
賣者有重刑哉酒以出者有嚴禁則酒非富家不能造而貧者
無從以得酒不畏法者雖欲縱情以自肆而知禮守法者亦有

所據依以節制之矣○以上言榷酤
唐揚州等八道州府置榷麴務宋承五代之後置諸州麴務諸州
有醋坊元太宗立酒醋務坊場官○按　本朝不立酒醋務而惟
攤其課於稅務之中而醋則自來無禁其取民可謂寬矣惟今
天下造麴之處獨淮安一府麋麥爲多每年以石計者無慮百
萬前代取利爲國計縱之可也今日無所利之不可不嚴爲之
禁也○以上言麴醋
周禮委人掌斂野之賦斂薪以炊者芻草也凡疏材菜木材爲宮室者凡畜
聚之物
唐德宗始用戶部侍郎趙贊稅天下竹木十取其一以爲常平本
按後世竹木之稅始此我　朝於凡天下關津去處設抽分竹
木局抽分客商興販竹木柴炭等物近年於太平之蕪湖荊州
之沙市浙江之杭州從遣工部屬官親臨其地抽分變賣以供
工部繕造之所費也以料徵於民是誠良策然須量爲定額庶商
賈不折閱也○以上言竹木
漢宣帝五鳳中耿壽昌白增海租蕭望之言縣官嘗自漁海魚不
出後復與民漁乃出○按後世魚課始此我　朝凡有河泊之處
皆立官以司魚課河泊之所遍天下惟湖廣最多共百四十餘
處沔陽一州乃至有三十一處歲納課鈔有定數○以上言魚課
傅算之籍
孟子曰有力役之征
周禮載師凡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閭師凡無職者出夫布
張載曰夫家之征疑無過家一人者謂之夫餘夫竭作或三人
二人或二家五人謂之家○馬端臨曰古人於游惰不耕及商

賈末作者皆於常法之外別立法以抑之夫家當如横渠之說
鄭註謂令出一夫百畝之稅則無田而所征與受田者等不幾
於大酷乎
秦用商鞅之法月爲更卒給郡縣一月而更者已復爲正給中都官者一歲屯戍
一歲力役三十倍於古
漢高祖四年初爲算賦賦錢人百二十爲一算○馬端臨曰古之治民者有
田則稅之有身則役之未有稅其身者也漢法民年十五而算
出口賦五十六歲而除二十而傅初制二十三始傅景帝更爲二十給繇役亦
五十六歲而除是稅之且役之也
齊高祖詔朝臣各獻策計以革黃籍之弊○按黃籍之弊古今一
律國初洪武五年戶部發下戶由以定民籍十四年始大造自
是每十年一攢造民年十五爲成丁未及十五爲未成丁官府

按籍以定科差脱漏戶口者有禁變亂版籍者有刑敷役者不得差貧賣富受役者不得避重就輕其制可謂詳盡矣然歲久弊生非止一端宜有以禁革之也

唐令以百戶爲里五里爲鄉每里設正一人在邑居者爲坊置坊正在田野者爲村置村正○按周禮六鄉所置有比長閭胥族師黨正之屬六遂所置有鄰長里宰酇長鄙師之名唐之里正坊正村正蓋本於此

唐租庸調法皆論丁一年之間納租之外一丁出銀十四兩（蠶鄉出絲綾絹麻非蠶鄉出銀）出力二十日○按今制賦稅一出於田役民之力一以黃冊爲定分人戶爲上中下三等各具軍民竈匠等籍排年里甲依次輪當之外其大小雜泛差徭遇事而用事已即休無定制也

宋以衙前主官物以里正戶長耆長督賦稅以耆長弓手壯丁逐捕盜賊以承符人力手力給使令下至虞候揀掐等人各以鄉戶等第定差○按此宋以來差役法也

凡當役人戶以等第出錢名免役錢其坊郭等第戶及未成丁單丁女丁寺觀品官之家舊無色役而出錢者名助役錢又率其數增取二分謂之免役寬剩錢○按此宋熙寧免役法也其議始於韓絳而成於王安石○邵伯溫曰吳蜀之民以雇役爲便秦晉之民以差役爲便○呂中曰司馬光主差役王安石主雇役二役輕重相等利害相半蓋有身則有役皆職分當爲之事差役宜無憾也其可革者衙前之重役耳民出役錢而安坐爲生生之計雇役亦無憾也其可去者寬剩之過數耳因其利而去其害二役皆可行也○按今差役之法有里長甲首老人即宋里正戶長耆長也有弓兵民壯即宋弓手壯丁也有皂隸禁子即宋承符人力手力也有稱子鋪戶即宋揀掐也有庫子斗級納戶解戶即宋衙前也宋之諸役衙前最重今之雜役亦惟納戶解戶斗級爲難必須家富丁衆有行檢者充之然後上不虧官下不破家也若夫皁隸之設除監獄守庫外凡跟隨者皆可行雇役之法而在兩京尤爲切要

鬻算之失

秦始皇四年秋七月蝗疫令百姓納粟一千石拜爵

按此後世納粟拜爵之始

漢孝文時鼂錯說上使天下入粟於邊以受爵免罪不過三歲塞下之粟必多矣

後漢靈帝開西邸賣官○按鼂錯建議之後景武成安雖皆賣爵

然多以歲有荒旱邊有儆急不得已而爲之至靈帝則賣爵以爲私藏書之史冊貽譏千古

唐肅宗至德二年御史鄭叔清奏請勑納錢百千明經出身不識文字者加三十千○按自秦漢以來率賣官至肅宗乃賣科第焉

我
祖宗以來甚重名器內外官年未七十致仕者不與冠帶犯贓私者除名爲民當時民以官爵爲貴冠帶爲榮其所以榮貴之者以有錢不能買故也近世司國計者取具目前而建爲納粟賜冠帶之令後有加以散官又有建請納粟輸馬以補國子生者嗚呼鬻及學校士子作俑者名教罪人也○以上言鬻官

唐玄宗天寶末安祿山反楊國忠遣御史崔衆至太原度僧尼道士旬日得百萬緡○按此後世鬻僧道之始

宋神宗熙寧元年因錢公輔言始賣度牒○按前此鬻僧未有牒
也賣度牒始于此
高宗紹興七年有言欲賣度牒者高宗曰一人爲僧則一夫不耕
所失豈止一度牒之利○以上言鬻僧
漢武帝元狩四年初筭緡錢（隱度其所積之多少使出筭也）○按此漢以來征榷
居貨之始
武帝元光中始筭商車至是又筭民車及船○按緡錢之法初爲
商賈設也至其後乃筭及民之舟車遂使告緡者遍天下（有能告匿緡者以其半與之）民何以爲生哉○以上言告緡
唐肅宗即位兩京陷没民物耗弊乃籍江淮富商右族貲蓄十收
其二謂之率貸德宗時國用不給借富商錢搜督甚峻民有自經
死者○以上言借貸

德宗稅間架（每屋兩架爲間計間稅錢）筭除陌錢（凡公私給與及買賣每緡官除五十錢）○按
房屋有稅及官用省錢始此○以上言稅間架除陌錢
宋太祖開寶三年令撲買坊務者收抵當（撲買者通計坊務該得稅錢總數俾商先出錢與官以聽其坐取稅以償也）○按撲買之名起
宋神宗元豐中王安石行新法既鬻坊場河渡又并祠廟鬻之募
人承買○以上言承買
徽宗宣和末陳亨伯移用諸司財計而以經制爲名紹興初孟庾
又因經制之額增析而爲經總制錢○按當是時也强敵壓境歲
有荐食蠶噬之謀翠華南巡未知稅駕息肩之所其所謂經總
制錢蓋不得已而爲之也所惜者和好之後遂因之而不除以
爲民害耳
光宗時趙汝愚言諸縣措置月椿錢其間名色類多違法最爲細
民之害○按自古取民之多者無如宋朝南渡以後又有經總制
錢月椿之類事以世殊悉皆革罷惟所謂罰訟者之錢（月椿錢內有謂所訟不勝則有罰錢既勝則令納歡喜錢總謂之月椿）今世遵憲郡邑猶藉此以爲攫取
之計朝廷雖有明禁視之以爲虛文○以上言經總制月椿錢
漕輓之宜
程頤曰禹貢所載摠爲帝都東西南三面皆距河他州貢賦皆以
達河爲至○按當時貢賦皆駕舟筏浮水路以達於河蓋亦後世
漕運之法也但未明言其爲漕耳
管子曰粟行五百里則士有飢色○按周之王畿止於千里遠輸
不過五百里
左傳僖公十三年秦輸粟於晉自雍及絳相繼命之曰汎舟之役哀公九
年吳城邗（音寒）溝通江淮○按汎舟以輸粟開渠以通糧已見於春秋之世

孫武曰千里饋糧士有饑色食敵一鍾（六石四斗）當吾二十鍾
秦欲攻匈奴運糧使天下飛芻輓粟起於黃腄（東萊二縣）琅邪負海之
郡轉輸北河（朔方地）率三十鍾而致一石○按前此未有漕運之名
也而飛輓始於秦
漢興高祖時漕運山東之粟以給中都官歲不過數十萬石
孝文時賈誼上疏曰天子都長安而以淮南東道爲奉地鏹道數
千不輕（易也）致古者天子地方千里中之而爲都輸將繇使遠者不
在五百里而至公侯地百里中之而爲都輸將繇使遠者不在五
十里而至故遠方人安及秦不能分人寸地欲自有之輸將起海
上而來一錢之賦數十錢之費不輕而致也上之所得甚少人之
所苦甚多也武帝時通西南夷滅朝鮮擊匈奴轉漕甚遠自山東
咸被其勞○按武帝捐有用之財以爭無用之地是猶以璀璨之

珠而彈啁啾之雀也豈盛德事哉

元光中大司農鄭當時議開漕渠引渭入河以漕運大便利

元封元年桑弘羊請令民入粟補吏贖罪山東漕益歲六百萬石

光武北征命寇恂守河內收四百萬斛以給軍以輦車驪駕轉輸不絕○按自古輸運皆以轉為名是漢唐宋之漕皆是轉相遞送而長運之法始見於本朝

明帝永平十二年汴渠初成河汴分流復其舊跡○按河即黃河汴即汴渠也

諸葛亮在蜀作木牛流馬運米集斜谷口治斜谷邸閣（倉名）息民休士三年而後用之

後魏轉運中州以實邊鎮有司請於水運之次隨便置倉每軍國有須應機漕引

隋文帝開皇三年以京師倉廩尚虛議為水旱之備詔於蒲陝等水次十三州募運米丁又於衛陝（二地名）等州置倉轉相灌注漕關東汾晉之粟以給京師○按募丁置倉亦良便

四年又詔宇文愷鑿廣通渠煬帝大業元年開通濟渠四年開永濟渠○按三渠百世賴之

煬帝又置洛口回洛倉穿三千三百窖窖容八千○隋積粟多至二千六百餘萬石然不得民心反為盜賊資耳

唐都關中歲漕東南之粟高祖太宗之時用物有節而易贍水陸漕運不過二十萬石○按漢唐之初歲漕不過一二十萬繼世之君往往百倍其數何也用物無節故也

玄宗開元十八年裴耀卿請於河口置武牢倉鞏縣置洛口倉使江南之舟不入黃河黃河之舟不入洛口水通則舟行水淺則寓於倉以待不滯遠舡不憂欠耗比之曠年長運利便一倍有餘○按耀卿此奏法亦良便特玄宗不省耳

三十一年裴耀卿請罷陸運而置倉河口凡三歲漕七百萬石○按自漢至今漕運無踰此數者

代宗廣德二載劉晏領漕事晏即鹽利僱傭分吏督之江舡不入汴汴舡不入河河舡不入渭歲轉粟百一十萬石無升斗溺者

德宗貞元初關輔宿兵斗米千錢六軍脫巾於道上憂之會韓滉運米至陝上喜謂太子曰米已至陝吾父子得生矣置酒相慶

周世宗謂侍臣曰轉輸之物向來皆給斗耗自漢（北漢）以來不與支破倉廩所納新物尚破省耗況路所般豈無損失今後每石宜與耗一斗○按立法以防姦不可不嚴而體情以寬下亦不可不盡是以積糧者自唐明宗始給鼠雀耗而運糧者亦有斗耗用是故也既名為耗官又取之甚者計筭俾其償焉是何理也

宋定都於汴漕運之法分為四路江淮之粟自淮入汴陝西之粟自黃河入汴陳蔡之粟自閔河（即惠民河）入汴京東之粟入五丈渠至京師（入汴即至京師）○按漢唐建都關中漢仰漕於山東唐仰漕於江淮其運道止河渭一路宋都汴梁故有四路

宋朝置三轉般倉於真（儀真）楚（淮安）泗（泗州）三州江南之舡輸米至三倉卸納即載官鹽以歸舟還其郡卒還其家汴舡詣轉般倉漕米至京師往來摺運無復留滯○按前代所運之夫皆是民丁且有番休今朝則以兵運而歲歲不易矣唐宋之舡江不入汴汴不入河河不入渭今日江湖之舡遠自嶺北湖南直達於　京師矣宋人都汴其漕運有轉般之倉江舡不入汴汴舡不入江誠為便易而其四舡又有載鹽之利今之漕卒勞苦百倍將何以恤之

其惟行宋人載鹽之法可也

雍熙中轉運使劉璠議開沙河以避淮水之險喬維岳繼之開河自楚州（今淮安府）至淮陰凡六十里舟行便之○按沙河即今淮安府板閘至新莊一帶是也永樂十三年平江伯陳瑄因運舟泝淮險惡乃尋維岳所開故道開清江浦五十餘里至今利之（十三年當作十四年）

徽宗時發運副使柳庭俊言真陽楚泗高郵運河隄岸舊有斗門水閘比多損壞詔檢計脩復○按今日運道自儀真直抵潞河其閒最險者高郵湖隄及徐呂二洪是也然二洪人猶可以用其力惟高郵之湖南起杭家觜北至張家溝共三十餘里唐李吉甫始於湖之東直南北築平津堰以防水患（即今運路）在宋時有斗門水閘我

朝洪武九年知州趙原者始甃以甎永樂十九年加以磚之大者景泰五年又護以木樁實以甎土以備風浪然遇西風驟起波濤洶湧頃刻之閒人物淪亡建計者欲於舊隄之外別爲長隄一帶引湖水於內以行舟楫其爲利益實亦非小（今已[illegible]矣）

元史食貨志元都于燕去江南極遠自伯顏獻海運之言而江南之糧分爲夏秋二運歲多至三百萬餘石民無輓輸之勞國有儲蓄之富豈非一代良法歟○按海運之法自秦已有之唐人亦轉東吳粳稻以給幽燕然以給邊方之用而已用以足國則始于元焉說者謂雖有風濤漂溺之虞然視河漕所費所得蓋多故終元之世海運不廢我　朝洪武三十年海運七十萬石給遼東軍餉永樂初海運七十萬石至北京至十三年會通河通利始罷海運今歲運充積國無資於海運然善謀國者恒於未事之先而爲意外之慮今　國家都燕蓋極北之地而財賦之入皆出東南會通一河譬則人身之咽喉也一日食不下咽立有死亡之禍請於無事之秋尋元人海運之故道別通海運一路與河漕並行使人習知海道一旦漕渠少有塞滯此不來而彼來亦思患預防之先計也且國家亦有水戰之備可以制伏朝鮮安南邊海之夷此誠萬世之利也

至元二十六年以壽張縣尹韓仲暉等言自安民山開河北至臨清凡二百五十里直屬漳御賜名會通河○按會通河之名始見于此然當時岸狹水淺歲運不過數十萬石故終元之世海運不罷　國初會通河故道猶在二十四年河決原武漫過安山湖而會通河遂淤往來者悉由陸至德州下河我

太宗皇帝肇造北京永樂初糧道由江入淮由淮入黃河運至陽

武內陸運至衛輝下御河水運至北京厥後濟寧州同知潘叔正因州夫遞運之難請開會通舊河朝命工部尚書宋禮疏鑿以復故道又命刑部侍郎金純開黃河故道分水以溢漕河十三年始罷海運而專事河運矣明年平江伯陳瑄又浚淮安沙河自是漕法通便將百年於茲矣（今百八十年）夫會通一河元人爲之而未至於大成用之而未得其大利歲運僅數十萬

聖朝拓大之而歲運極盛之數今日踰四百萬焉蓋十倍之矣是

天假元人之力以爲我朝之用也

至元二十八年都水監郭守敬疏鑿通州至大都河道長一百六十四里賜名通惠○按通州陸運至大都僅五十里耳而元人所開之河長一百六十里其間置閘壩凡二十所費蓋亦不貲況今廢墜已久河流淤淺必欲復舊河道但恐勞民動衆不若依

舊陸輓之為便

至正十六年董搏霄建議海寧一境不通舟楫惟可陸運陸運之方每人行十步三千六百人可行百里每人負米四斗日行五百回計路二十八里日可運米二百石人米一升可給二萬人此百里一日運糧之術也○胡粹中曰此法可施之路近而兵少敵小而期促者耳大敵在前擁兵數十萬千里饋糧曠日持久未易行也○按歷代建都於西北者皆仰東南之漕都長安者阻關陝之險所資者江淮河渭而已都洛陽汴梁者兼資汴洛汝蔡而已惟　本朝建都幽燕東至於海西暨於河南盡於江北至大漠水涓滴皆為我國家有其運河由江而入邗溝由邗溝亂淮而渡上清口經徐呂二洪泝沁泗二水至濟寧居運道之中兩京之間自此而南至於河淮順流也亂淮而渡由邗溝渡江

而達於南京自此而北至於漳御順流也泝流而上由白河抵潞而達於北京通論諸牐天井牐在濟寧居其中臨清總其會濟寧居腹裏之地而又多有旁出之途惟臨清乃會通河之極處諸牐於此乎盡衆流於此乎會且居高臨下水勢易泄而密邇邊關疾馳之騎不浹旬可到為國家深長思者寧有而棄毋無而悔請跨河為城兩際各為水門以通舟楫而包圍巨牐於其中設官以司啓閉屯兵以為防守是亦思患豫防之一事也嘉靖二十年間已於臨清跨河為城也兵以守矣

屯營之田

漢文帝從晁錯言募民徙塞下使屯戍之事益省輸將之費益寡甚大惠也○按此后世言屯耕邊塞之始

武帝時自敦煌至鹽澤往往起亭而輸臺渠犂皆有田卒數百人

昭帝時屯田張掖郡　宣帝神爵元年後將軍趙充國將兵擊先零羌充國言擊虜以殄滅為期願罷騎兵屯田益積蓄省大費且條上留田便宜十二事

漢末天下亂離民棄農業諸軍並起率乏糧穀曹操從棗祗言募民屯田許下故操征伐四方無運糧之勞　諸葛亮由斜谷伐魏以前者數出皆以運糧不繼使已志不伸乃分兵屯田為久駐之計耕者雜於渭濱居民之間而百姓按堵軍無私焉○按充國孔明所見略同

魏正始四年司馬懿督軍伐吳欲廣田蓄穀為滅賊資從鄧艾計北臨淮水自鍾離盡沘臨水四百餘里且田且守於潁南北穿渠三百餘里溉田二萬頃每東南有事大軍泛舟而下資食有儲而無水害○按魏人以偏安之國有外敵之患猶能兼淮北淮南潁壽

之間而盡田之後果賴以成功矧今盡天下以為疆而此地介兩京間而又為運道經行之路有魚鹽之利有莞蒲之用誠能推魏人之法以行於今日召江南無田之民就淮南而開其湖蕩為水田就潁壽而墾其荒蕪為陸田盡數以為屯田亦可賴以少寬民力省歲漕其於　國用不為無助

晉羊祜鎮襄陽墾田八百餘頃其年有十年之積杜預修召信臣遺跡激用滍音雉淯音育諸水以浸原田萬餘頃衆庶賴之○按羊杜所墾遺跡在今湖廣之荊襄河南之唐鄧

唐開軍府以扞要衝因隙地置營田天下屯總九百九十二司農寺水陸腴瘠播植地宜與其功庸煩省收率多少皆決於尚書省

按自古屯營之田或用兵或用民是於軍伍之外各分兵置司惟我朝有衛所之處則有屯營之田是於守禦之中而收耕稼

之利非若唐人專設農寺以領之也其牛具農器則總於屯曹細糧子粒則司於戶部每軍受田十二畝納租六石而餘丁所受所納又降殺焉竊以民田則例最輕者頃收三石其田卒多膏腴軍所屯種者多其所棄不耕之田而收租則十倍焉請如唐人較其地之腴瘠功之煩省以爲所收之多少庶公私兩便也

元和中振武軍饑韓重華於代北開營田三千八百餘里歲收粟二十萬石省度支錢二千餘萬緡○按自有屯田以來未有得利如此者也今東起遼東西盡甘肅於凡邊塞無鹻鹵而宜栽種之地皆可以分軍耕種也

宋太宗端拱中以陳恕爲河北東路招置營田使大興河北營田恕密奏戍卒皆惰游仰食縣官一旦使冬被甲兵春執耒耜則恐

變生不測乃止○按有天下者凡有興作不顧事體之可否一惟狥人情之從違何以立國哉古不云乎以逸道使民雖勞不怨

宋淳化中以何承矩爲屯田使於凡河北諸州水所積處大墾田於雄莫覇等州興堰六百里初年種稻值霜早不成次年方熟初承矩建議沮之者衆幾於罷役至是議者乃息莞蒲蜃蛤之饒民賴其利

神宗熙寧元年詔以坊監牧馬餘地立田官令專稼政以資牧養之用○按今京畿之地在國初設行太僕寺轄六監二十四苑以牧馬今其寺雖廢而其監苑之地多爲親倖陳乞以爲私莊伏乞　英斷一切勒歸設官司稼非但可以資牧馬之用而已

孝宗隆興元年張闡言荊襄屯田之害非田之不可耕也無耕田之民也官司慮其功之不就不免課之游民游民不足不免抑勒百姓捨已熟田耕官生田私田既荒賦稅猶在占百姓之田以爲官田奪民種之穀以爲官穀老稚無養一方騷然有司知其不便申於朝罷之臣以爲與其棄之孰若使兩淮歸正之民就耕非惟可免流離異日墾闢既廣田疇既成然後取其餘者而輸之官實爲兩便○按屯營之策非田不可耕實恐耕田無其人專用軍則軍伍有限專用民則民各有田其弊誠有如張闡所云者必抵闢土之功固爲不易而料事之智尤人所難其初量度或未必當其終弊病或不能無自覺其失宜許其陳首歸非邀功者然後加以責罰如是則無失人抑勒百姓捨熟耕生之弊矣

元泰定中虞集爲翰林直學士進言曰京師之東瀕海數千里萑葦之塲也用浙人之法築堤捍水爲田聽富民能以萬夫耕者授以萬夫之田爲萬夫之長千夫百夫亦如之三年視其成以漸征之五年有蓄積命以官十年不廢得以世襲如軍官之法

按虞集此策時不能用及其末世海運不至於是思集之言而有海口萬戶之設每年亦得數十萬石以資國用吁亦已晚矣今日誠能用集之言則集雖死不死矣

至正十二年丞相脫脫言京畿近水地召募江南人耕種歲可收粟麥百萬餘石不煩海運京師足食從之○按京畿之地可爲稻田者甚多官民之家固有耕種之者矣誠能因其所已耕而推及其所未耕其於國計不無少助○按民之租賦有限國之用度無窮苟非於歲計常賦之外別有所經營而欲其優裕難矣是以自古善謀國者恒取足於有餘之地力而不敢傷易失之民心此屯營之田所由起也今天下無田不稅而吾求無稅之田而耕之無農不耕而吾借不耕之人而役之無兵不戰而

吾乘不戰之時而用之內以實京師於常數之外外以實邊儲於常用之餘誠治平之要道也

以上制國用下

大學衍義通略卷十五

大學衍義通略卷十六

治國平天下之要六

明禮樂上

總論禮樂之道

舜典同律度量衡脩五禮。○朱子曰律謂十二律。以之審度而度長短則九十分黃鍾之長一爲一分十分爲寸十寸爲尺十尺爲丈十丈爲引以之審量而量多少則黃鍾之管其容子穀秬黍中者一千二百以爲龠而十（當作合）龠爲合十合爲升十升爲斗十斗爲斛以之平衡而權輕重則黃鍾之龠所容千二百黍其重十二銖兩龠則二十四銖爲兩十六兩爲斤三十斤爲鈞四鈞爲石此以鍾所以爲萬事根本諸侯之國其有不一者則審而同之也脩五禮所以同天下之風俗

周禮大司徒以五禮（吉凶賓軍嘉）防萬民之僞而教之中以六樂（雲門咸池大韶大夏大濩大武）防萬民之情而教之和。

禮記禮器曰禮也者反其所自生（禮主於報本反始）樂也者樂其所自成（功成作樂）是故先王之制禮也以節事脩樂以道志故觀其禮樂而治亂可知也

郊特牲曰樂由陽來者也禮由陰作者也陰陽和而萬物得

樂記曰樂之隆非極音也食饗之禮非致味也清廟之瑟朱絃而疏越一唱而三嘆有遺音者矣大饗尚玄酒而俎腥魚大羹不和有遺味者矣又曰先王之制禮樂也非以極口腹耳目之欲也將以教民平好惡而反人道之正也又曰先王之制禮樂人爲之節衰麻哭泣所以節喪紀也鍾鼓干戚所以和安樂也昏姻冠笄所以別男女也射鄉食饗所以正交接也禮節民心樂和民聲又曰樂由

中出和在中也禮自外作敬在貌也樂由中出故靜禮自外作故文大樂必易大禮必簡樂至則無怨禮至則不爭揖讓而治天下者禮樂之謂也

大樂與天地同和大禮與天地同節和故百物不失節故祀天祭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如此則四海之內合敬同愛矣又曰禮者殊事合敬者也樂者異文合愛者也禮樂之情同故明王以相沿也故事與時並名與功偕又曰故知禮樂之情者能作識禮樂之文者能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明聖者述作之謂也又曰樂者天地之和也禮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群物皆別樂由天作禮以地制過制則亂過作則暴明於天地然後能興禮樂也又曰王者功成作樂治定制禮其功大者其樂備其治辯者其禮具與偏同又曰五帝殊時不相沿樂三王異世不相襲禮三王言禮五帝言樂互文以見也言其聲容制度不相沿襲

又曰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按朱子嘆樂記此數句意思極好可見聖人之制作禮樂皆是自然合當如此眞德秀亦云知乎此然後識禮樂之原

又曰樂也者情之不可變者也禮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樂統同禮辯異禮樂之說管乎人情矣又曰大人擧禮樂則天地將爲昭焉又曰故樂也者動於內者也禮也者動於外者也樂極和禮極順內和而外順則民瞻其顔色而弗與爭也望其容貌而民不生易慢焉故德輝動於內而民莫不承聽理發諸外而民莫不承順故曰致禮樂之道擧而錯之天下無難矣故禮主其減樂主其盈禮減而進以進爲文樂盈而反以反爲文

仲尼燕居子曰禮也者理也樂也者節也君子無理不動無節不作又曰達於樂而不達於禮謂之素達於禮而不達於樂謂之偏

子張問政子曰君子明於禮樂擧而錯之而已子張復問子曰師爾以爲必鋪几筵升降酌獻酬酢然後謂之禮乎爾以爲必行綴舞之行位相連兆位外營兆興羽籥作鍾鼓然後謂之樂乎言而履之禮也行而樂之樂也君子力此二者以南面而立夫是以天下太平也

孝經子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禮者敬而已矣故敬其父則子悅敬其兄則弟悅敬其君則臣悅敬一人則千萬人悅所敬者寡而悅者衆此之謂要道也○按敬者禮也悅者樂也

論語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

漢書禮樂志曰六經之道同歸而禮樂之用爲急

歐陽修曰三代而上治出於一而禮樂達於天下三代而下治出

於二而禮樂徒爲虛文

周敦頤曰禮理也樂和也陰陽理而後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萬物各得其理然後和故禮先而樂後

朱子曰程子論敬則自然和樂亦此理也

胡寅曰仁者所行皆理故可以爲禮所安皆樂故可以爲樂此禮樂之本也○按朱熹上疏於其君謂遭秦滅學禮樂先壞漢晉以來諸儒補緝竟無全書其頗存者三禮而已前此猶有三禮等科自王安石棄罷儀禮獨存禮記之科棄經任傳不過習爲虛文以供應擧若乃樂之爲教則又絶無師授欲以儀禮爲經而取禮記及諸書爲傳迄不能就而鍾律之制士友間亦有得其遺意者欲更加參考別爲一書以補六藝之闕而亦未能具也觀朱子此疏所謂以儀禮爲經而以禮記及諸書爲傳者雖不

見用於時而其徒黃幹楊復蓋已私輯之為儀禮經傳通解令
南雍有刻本已行於世所謂諸士友間有得鍾律遺意者則指蔡
元定律呂新書也永樂中已載之性理大全書中則朱氏之言
雖不見用於當時而實得表章於聖世竊聞　太祖皇帝開國
之初首開禮樂二局徵天下耆儒宿學分局以講究禮典樂律
將以成一代之制然當時諸儒或有未足以當　上意者雖輯成
大明集禮一書亦無所折衷樂則未見有全書焉

禮儀之節

易象曰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辯上下定民志○按此經言禮之始
雷在天上大壯君子以非禮弗履○程子曰雷震於天大而壯也
君子觀大壯之象以行其壯
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祭天神享人鬼祭地祇之禮也僉曰伯夷臣名帝曰俞

咨伯汝作秩序也宗祖廟也夙夜惟寅直哉惟清心無私曲則潔清也○按秩宗
乃後世禮部尚書太常寺卿之職也
皐陶曰天叙有典勑正也我五典五惇厚也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
庸哉同寅協恭和衷哉○按天之倫序有不易之典五典謂五倫而正
之在我者必使其惇厚而不薄焉天之品秩有自然之理而出
之自我者必使其有常而不變焉而又君臣同寅協恭則典禮
無過不及而罔有乖戾是則所謂和衷也五禮謂吉凶軍賓嘉
周官宗尊也伯長也掌邦禮治神人和上下
周禮　大宰之職掌建邦之六典三曰禮典以和邦國以統百官
以諧萬民大宗伯之職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示之禮以佐王建
保邦國以吉禮事邦國之鬼神示以凶禮哀邦國之憂以賓禮親
邦國以軍禮同邦國以嘉禮親萬民

小宗伯掌五禮之禁令與其用等辯廟祧之昭穆吉凶之五服吉服九凶服五車旗宮室之禁掌三族父子孫之別以別親踈其正室皆謂之
門子掌其政令門子適子也
禮記曲禮曰毋不敬○范祖禹曰經禮三百曲禮三千可一言以
蔽之曰毋不敬
夫禮所以定親踈決嫌疑別同異明是非也又曰道德仁義非禮
不成教訓正俗非禮不備分爭辯訟非禮不決君臣上下父子兄
弟非禮不定宦學事師非禮不親班朝治軍涖官行法非禮威嚴
不行禱祠祭祀供給鬼神非禮不誠不莊是以君子恭敬撙節退
讓以明禮聖人作為禮以教人使人以有禮知自別於禽獸
太上貴德其次務施報禮尚往來往而不來非禮也來而不往亦
非禮也又曰人有禮則安無禮則危故曰禮者不可不學也又曰

富貴而知好禮則不驕不淫貧賤而知好禮則志不懾○戴溪曰
有禮之人其氣粹然以和其容肅然以正望其顏色而知其人
之可親也其容很其氣暴望其顏色而生其易慢之心者必其
無禮之人也
貧者不以貨財為禮老者不以筋力為禮
檀弓子思曰先王之制禮也過之者俯而就之不至焉者跂而及
之○子路曰吾聞諸夫子喪禮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
不足而哀有餘也祭禮與其敬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
敬有餘也○禮運夫禮之初始於飲食其燔黍以黍加燒石之上捭音擘豚擘豚肉燒之汙尊掘地盛水而抔音裒飲以手掬水而飲蕢桴摶土為桴而土鼓築土為鼓猶
若可以致其敬於鬼神○鄭玄曰鬼神饗德不饗味也
又曰故禮義也者人之大端也所以講信脩睦而固人肌膚之會

筋骸之束也所以養生送死事鬼神之大端也所以達天道順人情之大竇也故唯聖人爲知禮之不可以已也故壞國喪家亡人必先去其禮又曰故禮者義之實也協諸義而協則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也又曰先王能脩禮以達義體信以達順故此順之實也

禮器曰先王之立禮也有本有文忠信禮之本也義（合宜）理（有條理）禮之文也無本不立無文不行

是故先王之制禮也不可多也不可寡也唯其稱也是故天子大牢而祭謂之禮匹夫大牢而祭謂之攘管仲鏤簋朱紘山節藻梲君子以爲濫矣晏平仲祀其先人豚肩不揜豆澣衣濯冠以朝君子以爲隘矣○君子曰甘受和白受采忠信之人可以學禮苟無忠信之人則禮不虛道（行也）是以得其人之爲貴也

郊特牲曰禮之所尊尊其義也失其義陳其數祝史之事也故其數可陳也其義難知也知其義而敬守之天子之所以治天下也

按自秦廢禮以來凡三代之儀文器數一切掃地所幸者經典尚存而先王制作之義猶見於簡冊中耳是以秦以前數易陳而義則難知漢以後義猶可以討論而數則有不能以盡考者矣

經解曰禮之於正國也猶衡之於輕重也繩墨之於曲直也規矩之於方圜也故衡誠縣不可欺以輕重繩墨誠陳不可欺以曲直規矩誠設不可欺以方圜君子審禮不可誣以姦詐

故朝覲之禮所以明君臣之義也聘問之禮所以使諸侯相尊敬也喪祭之禮所以明臣子之恩也鄉飲酒之禮所以明長幼之序也昏姻之禮所以明男女之別也

夫禮禁亂之所由生猶坊（與防同）止水之所自來也故以舊坊爲無所用而壞之者必有水敗以舊禮爲無所用而去之者必有亂患故昏姻之禮廢則夫婦之道苦而淫辟之罪多矣鄉飲酒之禮廢則長幼之序失而爭鬭之獄繁矣喪祭之禮廢則臣子之恩薄而倍死忘生者衆矣聘覲之禮廢則君臣之位失諸侯之行惡而倍畔侵陵之敗起矣故禮之教化也微其止邪也於未形

仲尼燕居子曰治國而無禮譬猶瞽之無相與倀倀乎其何之（倀[illegible]）終夜有求於幽室之中非燭何見若無禮則手足無所措耳目無所加進退揖讓無所制凡衆之動失其宜如此則無以祖（始也）洽（合也）於衆也○春秋傳周內史過曰禮國之幹也敬禮之輿也不敬則禮不行禮不行則上下昏何以長世（僖十一年）

君子曰世之治也君子尚能而讓其下小人農力以事其上是以上下有禮而讒慝黜遠由不爭也謂之懿德（襄十三年）

子貢曰夫禮死生存亡之體也將左右周旋俯仰於是乎取之朝祀喪戎於是乎觀之（定十五年）

魯昭公如晉自郊勞至於贈賄無失禮晉侯謂女叔齊曰魯侯不亦善於禮乎女叔齊對曰禮所以守其國行其政令無失其民者也魯侯焉知禮且曰是儀也不可謂禮（昭公五年）

魯昭公至自楚孟僖子（魯大夫）病不能相禮乃講學之及其將死召其大夫曰孔丘聖人之後也我若獲沒必屬二子於夫子使之事之而學禮焉夫禮人之幹也無禮無以立（昭公七年）○子太叔（鄭大夫游吉）引子產之言以答趙簡子曰夫禮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經而民實則之則天之明（日月星辰天之明也民實法之）因地之性（高下剛柔地之性也民實因之）生其六氣（陰陽風雨晦明）用其五行（金木水火土天用以養人）氣爲五味（五行之氣入人）

口爲五味(酸鹹辛苦甘是也)發爲五色(發見於目爲五色)章爲五聲(章徹於耳爲五聲宮商角徵羽是也)淫則昏亂(滋味聲色縱以養人過度則昏亂)民失其性是故爲禮以奉之簡子曰甚哉禮之大也(昭二十五年)晏子曰禮之可以爲國也久矣與天地並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婦聽禮也君令而不違臣共而不貳父慈而教子孝而箴(諫也)兄愛而友弟敬而順夫和而義妻柔而正姑慈而從婦聽而婉禮之善物也(猶事也)(昭二十六年)

論語子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不能以禮讓爲國如禮何

荀子曰人生有欲欲而不得則不能無求求而無度量分界則不能不爭爭則亂亂則窮先王惡其亂也故制禮義以分之以養人之欲給人之求使欲必不窮於物物必不屈於欲兩者相待而長也

真德秀曰荀子書有禮論其論禮之本末甚備至論性則以禮爲聖人之僞豈不繆哉

程頤曰學禮者考文必求先王之意得意乃可以沿革又曰禮之本出於民之情聖人因而道之耳禮之器出於民之俗聖人因而節文之耳聖人復出必因今之衣服器用而爲之節文

張載曰禮者理也知理則能制禮○朱熹曰禮時爲大古禮如此零碎繁冗今豈可行亦且得隨時裁損耳孔子從先進恐亦有此意或以禮之所以亡正以其太繁而難行耳曰然古禮許多瑣細制度皆若具文且是要理會大本大原又曰只就今人所行禮中刪脩令有節文制數等威足矣○按聖人緣人情而制爲禮其同而不易者程子所謂意張子所謂理朱子所謂大本大原也若夫衣服器用之類則有不能以盡同而不得以不異焉者

按三代以前以禮爲治天下之大綱三代以後以禮爲治天下之一事古今治効有隆汙者以此

太祖皇帝於洪武元年即命中書暨翰林院太常寺定擬三禮明年再命集議又明年編徵草澤道德文章之士相與考訂之以爲一代之制今書之存者有 大明集禮洪武定制禮儀定式稽古定制及諸司職掌所載者乙命掌禮大臣著爲一書以頒賜中外使天下後世咸知我朝一代之制永永遵守亦俾後世作史者有所據云

樂律之制

易象曰雷出地奮豫(悅也)先王以作樂崇德殷(盛也)薦之上帝以配祖考○按此六經言樂之始

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胄子(胄長也自天子至卿大夫之適子也)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

禹曰九功(合六府三事也)惟叙(各順其理)九叙惟歌(九者各由其理民皆歌詠以樂其生也)戒

之用休(其勤者戒諭以休美之)董之用威(其怠者督責懲戒之)勸之以九歌俾勿壞(恐其勉強而不能久故復以九歌之使其成功得以久而不壞)

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察也)治忽以出納五言(言之成詩者有五或協於宮或協於商或協於角徵羽也在外者納之於上在內者出之於下)汝聽(言汝當審樂而察政治之得失也)○蔡沈曰聲音之道與政通故審音以知樂審樂以知政而治之得失可知也

夔曰戛擊鳴球(玉磬)搏拊琴瑟以詠(以鳴球琴瑟合歌詠之聲也)祖考來格虞賓在位(丹朱)群后德讓下(堂下之樂)管鼗鼓合止柷敔(柷以合樂敔以止樂)笙鏞以間(上言以詠下言以間蓋與詠歌迭奏也)鳥獸蹌蹌簫(古文作箾舞者所執)韶(簫韶者舜樂之總名也)九成鳳凰來儀○蔡氏曰以詠以上堂上之樂也以間以上堂下之樂也

周禮大司樂(樂官之長)掌成均之灋(成均五帝學名)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

子弟焉(公卿大夫之子弟)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祗庸孝友(中猶忠也庸常也)以樂語教國子興(托物)道(直言其事)諷(微言動之)誦(以聲節之)言語(發端曰言答述曰語)以樂舞教國子舞雲門大卷(黃帝樂)大咸(堯樂)大磬(舜樂與韶同)大夏(禹樂)大濩(湯樂)大武(武王樂)以六律六同(六呂)五聲(宮商角徵羽)八音(金石等)六舞(六代樂)大合樂以致鬼神示以和邦國以諧萬民以安賓客以說遠人以作動物(萬物索而享之)

太師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六律陽聲六呂陰聲)

典同掌六律六同之和以辯天地四方陰陽之聲以為樂器

按太師主於和聲典同(即大同)主於制器蓋樂非聲不成而所以寓其聲者器也

禮運曰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為宮也○陳澔曰五聲宮商角徵羽也六律陽聲黃鍾子大簇寅姑洗辰蕤賓午夷則申無射戌

也陰聲謂之六呂大呂丑夾鍾卯仲呂巳林鍾未南呂酉應鍾亥也六律六呂皆是候氣管名還相為宮者宮有君主之義十二管更迭為主自黃鍾始當其為宮五聲皆備黃鍾第一宮下生林鍾為徵上生大簇為商下生南呂為羽上生姑洗為角餘倣此林鍾第二宮大簇三南呂四姑洗五應鍾六蕤賓七大呂八夷則九夾鍾十無射十一仲呂十二也○按一律之中各具五聲五聲之外又有二變黃鍾為宮則林鍾徵大簇商南呂羽姑洗角而應鍾為變宮蕤賓為變徵其十一律為宮皆然旋之為十二宮折之為八十四聲類皆五位為五音第之至六為變宮又第之至七為變徵然後旋相為宮次第無窮矣

樂記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感於物而動故形於聲聲相應故生變變成方謂之音比音而樂之(播之樂器)及干戚羽旄謂之樂又曰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動於中故形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是故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聲音之道與政通矣

宮為君商為臣角為民徵為事羽為物五者不亂則無怗懘之音矣(怗懘敗也)

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比於慢矣桑間濮上(衛地)之音亡國之音也其政散其民流誣上行私而不可止也○司馬遷曰衛靈公適晉舍濮上夜聞琴聲召師涓聽而寫之至晉命涓為平公奏之師曠曰此師延靡靡之聲武王伐紂師延投濮水死故聞此聲必於濮水之上也

凡音者生於人心者也樂者通倫者也是故知聲而不知音者禽獸是也(如瓠巴鼓瑟游魚出聽伯牙鼓琴六馬仰秣是也)知音而不知樂者衆庶是也(如魏文侯

好鄭衛之音齊宣王好世俗之樂是矣)唯君子為能知樂是故審聲以知音審音以知樂審樂以知政而治道備矣(君子知樂如孔子在齊之所聞季札聘魯之所觀是矣)

然後發以聲音而文以琴瑟動以干戚飾以羽旄從以簫管奮至德之光(奮發也)動四氣(四時之氣)之和以著萬物之理(萬物得其所也)是故清明象天(樂聲)廣大象地(樂體)終始象四時(樂序)周旋象風雨(樂節)五色(五聲比五行之色)成文而不亂八風(八音比八卦之風)從律而不姦百度得數而有常小大相成終始相生倡和清濁迭相為經故樂行而倫清耳目聰明血氣和平移風易俗天下皆寧○鄭玄曰八風八方之風也律十二月之律也距冬至四十五日條風至其明庶清明景涼閶闔不周廣莫各四十五日而至○按自古聖人以樂為內外交脩之要始也由脩身而後作樂以致夫交感天人之效終也因樂行而養德以致夫風俗移易之美樂之功效大哉

故曰樂者樂也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以道制欲則樂而不亂以欲忘道則惑而不樂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志廣樂以成其教樂行而民鄉方可以觀德矣

詩言其志也歌咏其聲也舞動其容也三者本於心然後樂器從之是故情深而文明氣盛而化神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惟樂不可以為偽

是故情見而義立樂終而德尊君子以好善小人以聽過故曰生民之道樂為大焉

魏文侯問於子夏曰吾端冕而聽古樂則唯恐臥聽鄭衛之音則不知倦敢問古樂之如彼何也新樂之如此何也子夏對曰云云

為人君者謹其所好惡而已（謂好古樂惡新樂也）

夫樂者象成者也總干而山立武王之事也（舞人持干如山之立象武王持盾以待諸侯之至）發揚蹈厲太公之志也（發揚蹈地而猛厲象太公鷹揚之志也）武亂皆坐周召之治也（武亂樂之卒章也）○按此孔子因賓牟賈問武樂而答之也輔氏謂此三言蓋說武樂之事

且夫武始而北出（舞自南第一位而北至第二位一成）再成而滅商（再成則舞者從第二位至第三位象滅商也）三成而南（三成則從第三位而至第四位而反乎南象克殷而南還也）四成而南國是疆（四成則從北頭第一位卻至第二位象代商之後疆理南國也）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五成則從第二位至第三位分為左右象周公居左召公居右也）六成復綴以崇天子（綴南頭之初位也六成則從第二位而復于南之初位象武王功成而後四海皆尊崇為天子矣）○按帝王之樂莫盛於韶武韶樂之制備於虞書武舞之義詳於樂記有志者尚有考於斯二者

春秋傳隱公五年公問羽數於衆仲對曰天子用八諸侯用六大夫四士二夫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故自八以下

昭公二十年晏子曰先王之濟五味和五聲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聲亦如味一氣（樂以氣動故居第一）二體（舞有文武）三類（風雅頌）四物（用方之物以成器）五聲（宮商角徵羽）六律（黃鍾等）七音（宮商等及變宮變徵）八風（八方之風）九歌（九功之歌）以相成也清濁小大短長疾徐哀樂剛柔遲速高下出入周流（周密疏稱）以相濟也君子聽之以平其心心平德和

國語周景王將鑄無射問律於伶（司樂官）州鳩（人名）對曰律所以立均出度也平之以六（律也）為之六間（即六呂在陽律之間）律呂不易無姦物也

家語孔子曰夫先王之制音也奏中聲以為節流入於南不歸於北昔者舜彈五弦之琴造南風之詩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慍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唯脩此化故其興也勃然德如流泉至於今王公大人述而弗忘殷紂好為北鄙之聲其廢也忽然至於今王公大人舉以為誡○按家語此章孔子聞仲由鼓瑟而發也然則聲之有南北其來遠矣今世樂部亦分為南北北音自金元入中國始有之世因謂宋世以來所遺之音為南音南音流於哀怨北音極其暴厲其後遂有華夷混淆之效我朝復帝王之正統革去夷習而世俗所尚之音猶未盡去者宜有以正其習也

漢書志曰黃帝使伶倫取竹之嶰谷斷而吹之以為黃鍾之宮制十二筩（音同筒）以聽鳳之鳴其雄鳴為六（為六律）雌鳴亦六（為六呂）比黃鍾之宮而皆可以生之（黃鍾生十二律）是謂律本至治之世天地之氣合以生風天地之風氣正十二律定

後漢書志曰宓羲作易紀陽氣之初以為律法建日冬至之聲以黃鍾為宮大簇為商姑洗為角林鍾為徵南呂為羽應鍾為變宮蕤賓為變徵此聲氣之元五音之正也又曰截竹為管吹以攷聲

列以候氣道之本也○按聲氣之元一語萬世作樂之大根大本也朱子曰律歷家最重元聲元聲一差向下都差

漢斛銘文曰律嘉量方尺深尺積一千六百二十寸容十斗

蔡元定曰嘉量方尺所以起數也○按朱子律呂新書序所謂黃鍾圍徑之數則漢斛積分可考者此也新書之首章律呂本原論黃鍾曰天地之數始於一終於十其一三五七九爲陽九者陽之成也其二四六八十爲陰十者陰之成也黃鍾者陽聲之始陽氣之動也故其數九分寸之數具于聲氣之元不可得而見及斷竹爲管吹之而聲和候之而氣應而後數始形焉均其長得九寸審其圍得九分積其實得八百一十分是爲律本度量權衡於是而受法十一律由是而損益焉蔡氏茲書一出而千古之論定矣

淮南子曰黃鍾之九寸而宮音調因而九之九九八十一故黃鍾之數立太史公曰置一而九三之以爲法實如法得長一寸凡得九寸命曰黃鍾之律○司馬貞史記索隱註曰黃鍾八寸十分一云律九九八十一故云八寸十分一○按此即朱子所謂寸以九分爲法則淮南太史小司馬之法可推者此也

杜佑通典曰鬼氏爲鍾以律計自倍半以子聲比正聲則正聲爲倍以正聲比子聲則子聲爲半但先儒釋用倍或作子聲有二義一義云半十二律正律爲十二子聲之鍾此釋一義二義云從於仲呂之管寸數以三分益一上生黃鍾以所得管之寸數然後半之以爲子聲之鍾此釋二義其爲變正變一作半聲之法者以黃鍾之管正聲九寸子聲則四寸半此釋一義又上下相生之法者以仲呂之管長六寸三分益一以爲黃鍾上下相生以至仲呂皆以相生所得之律寸數半之以爲子聲之律此釋二義○蔡元定曰此說黃鍾九寸生十一律有十二子聲所謂正律正半律也此釋一義又自仲呂上生黃鍾黃鍾又生十一律亦有十二子聲所謂變律變半律也○按朱熹所謂變律半聲之例杜氏通典具焉者此也元定之言曰律呂之數往而不返故黃鍾不復爲他律役所用七聲皆正律無空積忽微自林鍾而下則有半聲自蕤賓而下則有變律皆有空積忽微不得其正故黃鍾獨爲聲氣之元所謂黃鍾不復與他律爲役者蓋以其至尊無與爲並惟於本宮用正律若他律爲宮則黃鍾之律爲商角徵羽二變者皆但用其變律而正律不復爲之役也

通典註曰按應鍾爲變宮蕤賓爲變徵自殷以前但有五音自周以來加文武二聲謂之七聲五聲爲正二聲爲變變者和也

按此亦朱熹所謂五聲二變之數杜氏通典具焉者也元定之言曰五聲宮與商商與角徵與羽相去各一律則音節和至角與徵羽與宮相去乃二律則音節遠故角徵之間近徵收一聲比徵少下故謂之變徵羽宮之間近宮收一聲少高於宮故謂之變宮變宮變徵宮不成宮徵不成徵古人謂之和繆又曰所以濟五聲之不及也變聲非正故不爲調也○姑洗生應鍾比於正音故爲和應鍾生蕤賓不比於正音故爲繆淮南子云

孔穎達禮疏曰黃鍾爲第一宮下生林鍾爲徵云云此見前禮運註南呂爲第四宮上生姑洗爲徵下生應鍾爲商上生蕤賓爲羽下生太呂爲角自黃鍾之管陽皆下生陰皆上生自蕤賓之管陰反下生陽反上生此呂氏淮南之說司馬氏律書漢前志及蔡元定只主陽下生陰上生云云是十二宮各有五聲凡六十聲○按朱子所謂變宮變徵之不得爲調則孔氏之禮疏因亦可見者此也蓋孔

聲十二律旋相爲宮正於六十而後世乃叅之以變宮變徵爲八十四調非古矣

周敦頤曰古者聖王制禮法脩教化三綱正九疇叙百姓大和萬物咸若乃作樂以宣八風之氣以平天下之情故樂聲淡而不傷和而不淫入其耳感其心莫不淡且和焉淡則欲心平和則躁心釋優柔平中德之盛也天下化中治之至也是謂道配天地古之極也後世禮法不脩政刑苛紊縱欲敗度下民困苦謂古樂不足聽也代變新聲妖淫愁怨導欲增悲不能自止故有賊君棄父輕生敗倫不可禁者矣嗚呼樂者古以平心今以助欲古以宣化今以長怨不復古禮不變今樂而欲至治者遠矣

程頤曰律取黃鍾黃鍾之聲亦不難定知音者參上下聲考之自得其正胡先生定樂取羊頭山黍用三等篩子篩之取中等者特未定也

張載曰律呂有可求之理惟德性淳厚者能知之○按宋三儒周氏以復古禮爲先陳氏以考聲音爲正張氏則以人之德性爲本三人者可謂窮本知變達樂之要者矣

朱子曰五聲之序宮最大而沈濁羽最細而輕清商之大次宮徵之細次羽而角居四者之中焉然世之論中聲者不以角而以宮何也蓋宮之一聲在五行爲土在五常爲信在五事爲思正當衆聲和與未和用與未用陰陽際會之中所以爲盛若角則雖當五聲之中而非衆聲之會

又曰建陽蔡元定著爲律呂新書明白而淵深縝密而通暢不爲牽合傅會之談而橫斜曲直如珠之不出於盤其言雖多出於近世之所未講而實無一字不本於古人已試之成法蓋若黃鍾圍徑之數則漢斛之積分可考寸以九分爲法則淮南太史小司馬之說可推五聲二變之數變律半聲之例則杜氏之通典具焉變宮變徵之不得爲調則孔氏之禮疏因亦可見至於先求聲氣之元而因律以生尺則尤所謂卓然者

蔡元定曰今欲求聲氣之中而莫適爲準則莫若多截竹爲黃鍾之管或極其短或極其長即以其長權爲九寸如是而更迭以吹則中聲可得淺深以列則中氣可驗苟聲和氣應則黃鍾之爲黃鍾者信矣後世不知出此而惟尺之求晉氏而下則求之金石梁隋以來又叅之秬黍夫金石固難盡信而秬黍尤不可恃況古人謂子穀秬黍中者實其龠則是先得黃鍾而後度之以黍以生度量權衡而已非律生於黍也百世之下欲求百世之前之律其亦求之聲氣之元而毋必之於秬黍則得之矣○按蔡元定作律呂

新書既簡約而周盡其後朱子又與其門人攷定禮書又定鍾律詩樂樂制樂舞等編皆聚古樂之根原簡約可觀後有作者合二書而考之思過半矣○按禮樂之亡久矣而樂爲甚非其情義之難明也制度失傳焉耳在漢之世樂家有制氏世在樂官但能記其鏗鏘鼓舞而不能言其義論者惜之然唐宋以後其情義之存於典者猶因文考見而所謂鏗鏘鼓舞者則知者鮮矣後有作者其何所持循而復古制也哉漢初古樂猶有存者文帝資雜近道而謙讓未遑武帝慨然有志於樂然所好者世俗之所樂非先王之所制也魏用杜夔隋用鄭譯何妥宋用和峴胡瑗阮逸范鎮輩非不留心於鍾律而卒無所得焉蓋用其心於渺茫而無所從入之端故耳昔房庶言古樂今樂本末不遠其大略以爲上古世質器與聲樸後世稍變焉金石鍾

磬也後世易之以方響絲竹琴簫也後世易之以箏笛笙匏也攢之以斗埧土也變而爲缻柷敔木也貫之以板凡若此者八音之變也亦猶大輅起於椎輪龍艘生於落葉其變則然耳古者食以俎豆後世易以杯盤簟席以爲安後世更以榻案使聖人復生不能舍杯盤榻案而復俎豆簟席也八音之器豈異此哉誠使知樂者由今之器寄古之音去其怙懘靡曼歸之中和雅正則感人心導和氣不曰治世之音乎蔗之此言雖非窮本之論而不謂之知變不可也樂記曰窮本知變樂之情也伏請

明 詔天下求知音律者聚於一處俾其按元定之律呂新書考文公之通解鍾律用今世所奏之樂尋古人所調之聲必使八音之作不徒協之奏者之心而且諧之聽者之耳如此則雖不能盡美盡善如古人之純全然通變以窮其本亦可以得古

人之彷彿矣

以上明禮樂上

大學衍義通略卷十六

大學衍義通略卷十七

明禮樂下

王朝之禮

通典周制天子有四朝一曰外朝二曰中門(卽中朝)三曰內朝亦謂路寢之朝四曰詢事之朝○按不曰朝而曰門意者堂宇深邃難於聽對故每日常朝則御其門敷令制

天子大朝賀朔望行禮御正殿常朝御奉天門與此合

諍按周禮小司寇掌外朝之政以致萬民之詢朝士掌建邦外朝之法疑外朝與詢事之朝一也但或朝會或詢事而異其職掌之人耳故此下止言周有三朝中門卽中朝亦曰治朝

周禮天官宰夫之職掌治朝(路門外)之法以正王及三公六卿大夫群吏之位掌其禁令(察其不如儀卽今御史糾儀)敘群吏之治(卽今百司各奏所治之事)

以待賓客之令(卽今鴻臚所遣使及外夷也)引見(藩府)諸侯之復(已行者報之於上也)萬民之逆(自下而上曰逆未行者言之於上也復逆卽今通政司所奏事也)

夏官司士(吳澂以屬天官)掌朝儀之位辯其貴賤之等(司士略似今鴻臚寺官)王南鄉三公北面東上(答王者也)孤東面北上(孤佐王者也)卿大夫西面北上(佐王者也)王族故士(王之同族故爲士而留宿衛者)虎士(虎賁之士)在路門之右南面東上大僕(侍御之長)大右(右卽司右)大僕從者(小臣祭僕之類)在路門之左南面西上(以上從王者也故順上所向)司士擯(掌擯相之禮)孤卿特揖(逆人揖)大夫以其等旅(衆也)揖士旁三揖(立孤卿大夫之上旁卽其處而揖之)王還揖門左揖門右(王將還內左右侍衛者始行拜禮王隨其所在而揖之)大僕前(前奏復逆)王入內朝皆退○按此卽治朝通典所謂中門者也若今 奉天門日朝是也於此可見隆古以禮爲治位有尊卑禮無不答泰始尊君卑臣而此禮廢矣

大僕掌正王之服位出入王之大命掌諸侯之復逆建路鼓于大

寢之門外而掌其政以待達者困窮不能自達者與遽令不可稽之事王不眡
朝則辭於三公及孤卿○按大僕之官在周掌眡朝之事後世則
專以典牧馬之政失古意矣然眡朝之事若後世付之鴻臚而
屬之禮部可也今乃以屬於司馬何耶昔秦苻堅使長史欣請
事咸陽留司馬門三日不得見邯遂降楚趙充國戊申上奏甲
寅璽書報下往還纔七日果以成功兵事貴速而忌壅蔽司馬
掌邦政而以其衛司僕奏則無壅遏故也周人之意或出此歟
小司寇之職掌外朝在雉門之外之政以致致萬民萬民之詢焉一曰詢國
危有兵寇之難二曰詢國遷徙都改邑三曰詢立君君無適嗣以衆輔志而
弊斷也謀以衆謀輔王志而斷之於王○按王朝有三有治朝其常治事之位也
有內朝其退聽政之處也有外朝國家有非常之事則御之以
詢民不常御也

朝士掌建邦外朝之法外朝不常御國家有大典禮則於此朝會而朝士掌其法有大疑難則於此詢事而小司寇掌其政左九棘朝下方樹棘取其赤心外刺孤卿大夫位焉群士在其後右九
棘公侯伯子男位焉群吏在其後面三槐朝之前樹槐取其黄中三公位焉
州長衆庶在其後左嘉石平罷疲民焉右肺石達窮民焉帥其屬
而以鞭呼趨且辟用鞭呼朝者趨位且知所避也後世人君出入鳴鞭驚衆始此禁慢朝錯立
族談者
禮記玉藻曰朝辨色始入所以防微君日出而視之所以殷勤退適路寢此內朝亦謂之燕朝
聽政使人視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朝所以明臣分先於君退而君後於臣所以防荒怠○按視朝之時機務雖沓未易詳悉故退朝再御燕
寢以重聽之此太平之根本也漢唐以來或五日一視朝或三
日或旬日始朝我
祖宗以勤爲治每日有早午晚三朝或再朝是時幾務叢委事事
取自上裁今則治定功成百事具有成憲每日早朝百司奏對
只是按行故事午晚二朝似若可省第須參酌古制每日早朝
之後遇有急切重務成憲所不載或行之久而弊者再御便殿
會集講究或決之然後上下之情通而爲泰矣
漢有天子大會殿爲周之外朝宮中有後殿爲治朝
唐制在京文武官各准職事朝參朔望朝參若有雨霑失容及泥潦並
停周喪未練大功未葬非供奉及宿衛官皆聽不趨○按 今日
亦宜準此制雨潦之免照時取 旨若常朝之官有期功以下
喪許其告假庶使群臣註門籍者不致虛飾本遭喪者不託以
疾上足以見人君體臣之仁下足以見臣下事君之誠
唐宰常參官每日朝退賜食謂之廊餐自乾符亂離之後祇遇月
旦入閤日賜食○按唐人廊餐之類其爲國費亦夥我 朝廢之

良是其三大朝會禮宴必須舉行
唐以宣政殿爲前殿即古之治朝也日見群臣百官皆在謂之常
參以紫宸殿爲便殿即古之燕朝也朔望薦食諸陵寢有思慕之
心不能臨前殿則御便殿自前殿喚仗由閤門而入謂之入閤別
有含元殿非正至大朝會不御○按一月之間朔望爲重唐制朔
望不御前殿失輕重矣我
祖宗以來每日於 奉先殿行禮 東朝問安然後御 朝其於
父子之親君臣之義兩盡
宋初因唐與五代之制至神宗元豐中官制始行詔侍從官而上
日朝垂拱謂之常參官百司朝官以上每五日一朝紫宸爲六參
官在京朝官以上朔望一朝紫宸爲朔望參官遂爲定制
按前代朝儀無一定之制時有更改惟我 朝自

宗以來至於今日率循舊章一日三朝自古帝王所無也每日晨興 上御奉天門文東武西侍鳴鞭畢鴻臚卿唱入班百官行叩頭禮分班侍立百官各奏所司合行事畢鴻臚卿唱奏事畢群臣依班向上立鳴鞭畢上乘輦往御武英殿或文華殿閱章疏日晡又出午朝晚亦如之此每日常朝之制也每月朔望 上具皮弁服御正殿百官公服叩頭畢分班侍鴻臚卿宣奏謝恩見辭各數畢 上出奉天門視朝如常儀竊考前代之制有所謂捲班放仗入閤等名目或失於粗略或失於煩瑣惟 今日朝儀酌古準今實爲得中洪武二十年冬十月

太祖皇帝諭大臣曰近者百僚尊卑體統多未得宜爾等宜著禮儀以爲定式禮部尚書李原名等會官著爲禮儀定式一書凡三十七條所謂朝參之禮有八焉竊觀前代朝會班次儀注皆

著成圖式載在文獻通考諸書者可考也乞勅大臣及翰林院鴻臚寺官將累朝實錄及禮儀定式等書并稽洪武永樂以來事例詳加講究畫爲圖式懸於兩長安門用以表正百官俾人知所趨避世世得以遵守永爲定制云 以上言朝儀

漢書高祖七年冬十月長樂宮成諸侯群臣朝(漢承秦制以十月爲歲首武帝始行夏正而以正月爲歲首)平明謁者治禮引諸侯王以下至吏六百石以次奉賀○按此後世歲首行朝賀禮之始禮雖三代未之有然歲序更端之始爲臣子者畢來朝會以致履端之慶(左傳履端於始)亦義之當然也

禮書志云魏晉冬至日受方國及百僚稱賀(冬至陽氣起君道長故賀)

按此後世冬至行朝賀禮之始

唐書玄宗以帝生日爲千秋節○按此後世人君以始生日爲節而表賀之始爲惟今日承前代故事爲三大節元旦冬至

聖誕是也前代未有此期習儀者有之始自我朝 以上朝賀禮

虞書群后四朝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按有虞之制巡狩之年四方諸侯隨地各朝於方岳巡狩之後四方諸侯分年各朝于京師蓋是時封建之制行諸侯世守其國恐上下易隔故爲制如此若大能侯置守之後惟可行三年朝覲三考黜陟之法焉

周禮大行人([illegible])掌大賓之禮及大客之儀以親諸侯

禮記天子當依而立([illegible])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覲天子當宁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北面臣禮義也東西面賓禮恩也)○按我 朝分封親藩制爲禮儀([illegible])來朝在外廷則行君臣禮於便殿則行家人禮既有以尚親親之恩看以存君臣之義蓋得三代所以待

諸侯之禮 以上言諸侯來朝之禮

周禮太宗伯以飲食之禮親宗族兄弟以饗燕之禮親四方之賓客(飲食致其愛也饗燕致其敬也)

詩序鹿鳴燕群臣嘉賓也四牡勞使臣之來也皇皇者華君遣使臣也棠棣燕兄弟也伐木燕朋友故舊也天保下報上也

按古者人君以所禮賓之者有四焉宗族兄弟也朋友故舊也孤卿大夫士也公侯伯子男也其禮之行有三焉饗也食也燕也所謂饗者享太牢以飲賓几設而不倚爵盈而不飲(左傳[illegible])([illegible])以訓恭儉也食者是於饗禮之中舉樂以薦牲體也燕則異於食饗之禮以示慈惠其樂無算也取其驩而已其爵無算也取其醉而已噫三代盛時上下之情相親相愛如此後世人主於臣下以勢臨之而已其歲時燕饗

之者亦惟按行故事耳無復三代和合親比氣象
蓼蕭詩之首章曰既見君子我心寫兮燕笑語兮是以有譽處[illegible]也兮○朱子曰諸侯朝于天子天子與之燕以示慈惠故歌此詩
漢高祖長樂宮成諸侯群臣皆朝賀禮畢置法酒諸侍坐殿上皆伏抑首以尊卑次起上壽觴九行謁者言罷酒御史執法舉不如儀者○按此後世大朝賀宴會之禮所由起自漢行歲首慶賀禮魏晉以後又有賀冬至禮唐室中葉又有賀生日禮皆於是日行禮畢設大宴以享百官我　朝每歲三大朝賀及　郊祀禮成行慶成禮凡四舉焉遇有故則賜鈔以代宴惟　慶成則否
宋制常以春秋之季仲月及誕聖節郊祀藉田禮畢巡幸還京凡國有大慶皆大宴群臣於集英殿次宴紫宸殿小宴垂拱殿上元觀燈及觀稼較獵賞花釣魚或兩府使相赴鎮還朝咸賜宴

按宋朝賜宴之制如此聞之　國朝洪武永樂宣德中時有賜宴近年以來雖三大朝賀蓋久不舉而所謂曲宴者蓋稀濶矣
眞宗咸平三年學士梁顥請以春秋大宴小宴賞花行幸爲四圖頒下閤門遵守從之○以上燕饗
虞書五載一巡守○按先儒謂巡守所以維持封建後世罷封建以爲郡縣故不必屈九重之尊以勞民而傷財也苟慮事久而弊生遣一介之臣付方尺之詔以考察而振作之孰敢懈怠哉
大行人十有二歲王巡守殷國○呂祖謙曰舜五載巡守周十二年巡守此是成王知時變識會通處
秦始皇二十七年巡隴西北地出雞頭山過回中○按虞周巡守所以省方觀民非爲遊樂也然亦必有期行必有方未有頻年出行遊蕩如始皇直至沙丘崩而後已者也其後漢武隋煬亦效之焉漢武幸而不敗然海內虛耗所損亦多煬帝南遊竟死於江都雖秦隋所以召亡者固非一端然非遊蕩無度則河決魚爛之勢亦未應如是其促也
文中子叔恬曰舜一歲而巡五嶽國不廢而民不勞何也曰兵衛少而徵求寡也　以上巡守
儀禮傳大射義曰古者天子之制諸侯歲獻貢士於天子天子試之於射宮其容體比于禮其節比于樂而中多者得與於祭其容體不比于禮其節不比于樂而中少者不得與於祭故古者以射選諸侯卿大夫士射者男子之事也因而飾之以禮（如燕禮及鄉射之禮是）樂（如以騶虞爲節）也故事之盡禮樂而可數爲以立德行者莫若射故聖王務焉○方慤曰天子大射則共虎侯熊侯豹侯虎侯則

天子所自射也熊侯則助祭諸侯所射也豹侯則卿大夫士所射也
天子將祭必先習射於澤澤者所以擇士也已射於澤而後射於射宮其節天子以騶虞爲節諸侯以貍首（逸詩）爲節卿大夫以采蘋爲節士以采蘩爲節○按先儒有言射者男子之所有事者也
天子無事則用之於禮儀有大射賓射之禮所以習容習藝觀德而選士天子有事則用之於戰勝故主皮主力所以禦侮克敵也又曰鄉射以習禮樂燕射以致安樂賓射以通好大射以選士　以上言大射
周禮甸祝掌四時之田表貉（立表而貉祭也）之祝號○迹人（知禽獸處之迹）掌邦田之地政禁麛卵者與毒矢射者○田僕掌馭田路（木路）掌佐車（田車副式）之政設驅逆之車（驅[illegible]）凡田王提馬而走（使人步[illegible]）諸侯晉之

大夫馳之亟進○按王馬提之防傾跌也昔漢武帝好田獵嘗自擊
能豕司馬相如上疏諫有曰卒然遇逸材之獸犯屬車之塵輿
不及還轅人不暇施巧雖有烏獲逢蒙之技不得用枯木朽枝
盡爲難矣言實切直

詩序車攻宣王復古也其第七章詩曰蕭蕭馬鳴悠悠旆旌徒
御不驚大庖不盈○朱子曰古者田獵獲禽面傷不獻踐毛不
獻不成禽不獻嫌其小擇取三等自左膘而射之達于右腢爲上
殺以爲乾豆奉宗廟達右耳本者次之爲中殺以爲賓客射左
髀達右䯚䯚音爲下殺以充君庖每禽取三十焉每等得十其餘
以與士大夫習射於澤宮中者取之膘音縹脅後也腢音愚肩前也髀步米反股外也䯚右脅也

春秋魯桓公四年春正月公狩於郎○胡安國曰戎祀國之大事
狩所以講大事也用民以訓軍旅所以示之武而威天下取物

以祭宗廟所以示之孝而順天下故中春教振旅遂以蒐中夏
教茇舍遂以苗中秋教治兵遂以獮中冬教以大閱遂以狩然不
時則傷農不地則害物可不謹乎

王制無事不田曰不敬田不以禮曰暴天物天子不合圍四面圍之也
諸侯不掩群掩襲取之
獺祭魚孟春然後虞人入澤梁豺祭獸季秋然後田獵鳩化爲鷹仲秋然
後設罻羅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昆蟲未蟄不以火田不麛不卵
不殺胎不殀夭殀殺夭禽獸之稚者不覆巢

漢賈誼新書曰當暑已取之蒐者搜索之狩者守留之夏不田何也
天地陰陽盛長之時猛獸不攫鷙鳥不搏蝮蠆不螫鳥獸蟲蛇
且知應天而況人乎哉其謂之田何去禽獸害稼穡者故以田言
之聖人作名號而事義可知也○按王制謂天子諸侯無事則歲
三田一爲乾豆二爲賓客三爲充君之庖所謂三田指乾豆以
下三事也公羊氏以爲夏不田非是

孟子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芻蕘者往焉雉兎者往焉與民同之
民以爲小不亦宜乎　以上言田獵

周禮太史正歲年以序事頒之于官府及都鄙頒告朔于邦國閏
月詔王居門終月十二月各有居室閏月無之故詔王居門終月○鄭玄曰中數曰歲朔
數曰年中朔不齊正之以閏月序事者次序授民時之事

左傳文公六年閏月不告朔非禮也閏以正時時以作事事以厚
生生民之道於是乎在矣不告閏朔棄時正也何以爲民○按朞
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閏非四時之正也而
四時不得則不正蓋以一年之內有二十四氣一月二氣皆朔
氣在前中氣在後若朔氣在晦則後月當置閏中氣在朔則前

月當置閏朔氣則有入前月法中氣則無入前月法朔氣而則
爲年所謂朔數曰年是也中氣而則爲歲所謂中數曰歲是也
蓋四時漸差則置閏以正之作曆頒布天下使順時以作事也

玉藻天子玄端聽朔於南門之外示受之於天諸侯皮弁聽朔於太廟
示受之於祖○按曆象日月星辰以授人時自堯以來未之有改也虞書
齊七政洪範陳五紀周以馮相氏會天位保章氏辨地域又以大
史正歲年以序事每歲以季冬頒來歲十二月之朔於諸侯
每月各爲一書使其至期按月而聽治也春秋以來告朔之禮
雖不復行而先期頒曆之令則未嘗廢也本　朝每年春二月
欽天監官先進來歲曆樣預頒天下藩服俾其依式印造至十
一月朔欽天監官行進曆禮然後頒布民間　以上進曆
舊例九月朔進曆頒曆洪武十三年用十月朔三十五年改用

十一月朔著爲令今十月朔頒曆

夏書惟仲康肇位四海羲和廢厥職胤侯承王命徂征告于衆曰惟時羲和顛覆厥德沈亂于酒畔官離次俶擾天紀遐棄厥司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羲和尸厥官罔聞知昏迷于天象以干先王之誅政典曰先時者殺無赦不及時者殺無赦○孔穎達曰雖治其官苟有先後之差則無赦況廢官乎○按救日之禮夏以前無明文然觀胤征所以責羲和者則其禮之行其來遠矣且日月之盈虧有常度精曆筭者皆能前知也何關於人事而先王必爲之恐懼脩省而至日又爲之救護乎謹天戒而已蓋日者衆陽之宗人君之象也

周禮鼓人救日月則詔王鼓○春秋莊公二十五年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胡安國曰日食之禮諸侯用幣于社伐鼓于朝今不鼓于朝而鼓于社又用牲則非禮矣○按我朝凡遇日月有食之先期欽天監推筭其時刻秒忽奏聞行下禮部通行天下至期日食文武官具朝服於禮部行禮月食則行於中軍都督府在外日食行於有司月食行於軍衛遇有陰雲則免　以上言救護

禮記月令孟春之月立春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以迎春於東郊○季冬之月命有司出土牛以送寒氣○按後世有進春之禮考於經無所見惟月令有迎氣之說後世又有土牛之說而以年月支干爲之色復以草爲句芒神　國朝禮制每遇立春節京尹帥其屬行進春禮是日賜百官春宴　以上言進春

郡國之禮

周禮州長各掌其州之教治政令之法正月之吉各屬其州之民而讀法以攷其德行道藝而勸之以糾其過惡而戒之正歲則讀教法如初　黨正各掌其黨之政令教治及四時之孟月吉日則屬民而讀邦法以糾戒之　族師各掌其族之戒令政事月吉則屬民而讀邦法　閭胥各掌其閭之徵令聚衆庶既比則讀法

按成周盛時制爲教治政令之法既已行之朝廷國都而州長黨正族師閭胥又以歲時屬其民而讀邦法州長則以正月建子之月及正歲建寅之月是一歲而再讀也黨正則以四時之孟月是一歲而四讀也族師則以每月之吉是一歲而十二讀也而閭胥聚衆庶既比則讀法其不時而舉行之者又不止一矣是以當時之民耳聞目見莫非禮法懲惡勸善莫非美俗也我聖祖作爲教民榜文頒布天下閭里

御製大誥三編頒布天下學校蓋即周官所謂教治政令之法也

鄉師之職正歲稽其鄉器比共吉凶二服閭共祭器族共喪器黨共射器州共賓器鄉共吉凶禮樂之器○按成周盛時以禮樂爲治而行禮樂者必有器且非特朝廷之上爲然而比閭族黨之間莫不有器以爲行禮之具此所以比屋可封也

以上言讀法供器

禮記曰鄉飲酒之義主人拜迎賓於庠門之外入三揖而后至階三讓而後升所以致尊讓也盥洗揚觶所以致絜也拜至拜洗拜受拜送拜既所以致敬也尊讓絜敬也者君子之所以相接也君子尊讓則不爭絜敬則不慢不慢不爭則遠於鬪辯矣不鬪辯則無暴亂之禍矣○按鄉飲有四一則鄉大夫三年賓興賢能二則鄉大夫飲國中賢者三則州長習射四則黨正蜡祭今世所行

惟存一鄉大夫飲國中賢者爾他如州長習射黨正蜡祭皆不復講而三年賓興賢能其宴謂爲鹿鳴而亦不以鄉飲爲名焉夫鄉飲之名始於成周漢唐以來亦間有之然無定制我

太祖皇帝得國之初即詔天下府州縣每歲正月望日十月朔旦兩次舉行永爲定制

孔子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 以上言鄉飲酒禮

周禮鄉大夫退而以鄉射之禮五物（猶事也）詢衆庶（求人也）其一曰和（發而中節）二曰容（動皆合禮）三曰主皮（不失正鵠）四曰和容（容比於和）五曰興舞（節比於樂）

按此鄉大夫賓興賢能既退而行鄉射之禮也我

聖祖於洪武三年初詔天下開科第三場面試四事其一曰射以觀其中數多寡即此制也

州長春秋以禮會民而射于州序○按三代之後射禮不行也久矣惟晉庾亮曾依周制以行我 聖祖初得天下即令天下府州縣學後設一射圃每日生員講讀經書罷於射圃教射朔望要試過有司官閑暇時與學官一體習射命禮部頒圖式儀注於天下朔望有司躬詣先師及聽諸生講讀後詣圃行射禮是即州長會民射于州序之意也

射義曰故射者進退周旋必中禮內志正外體直然後持弓矢審固持弓矢審固然後可以言中此可以觀德行矣○按儀禮射有三大射賓射燕射天子諸侯卿大夫皆有之士無大射而有賓射燕射 以上言鄉射禮

周禮大行人王之所以撫邦國諸侯者歲徧存（問安否）三歲徧覜（覜治效）五歲徧省（察風俗）

國語曰周之秩官有之曰敵國賓至關尹以告行理以節逆之百官各以物至賓 如歸是故小大莫不懷愛其貴國之賓至則以班加一等益虔至于王使則皆官正（長也）涖事上卿監之○按此定王使單襄公聘楚宋而道陳道殣而不可行歸告於王而引秩官之語如此周禮一書具於朝覲聘問之禮雖詳而於王朝遣使之禮節送供奉之制獨闕焉歷代禮制亦未之聞本朝開國之初創爲之制定爲出使禮儀總二十條頒諸遣使一奉使王國二奉使諸司十四蕃國三頒降行人司永爲定制又 詔頒迎詔儀注於天下所以嚴 九重之威命重皇華之使節以聳動乎奉承之人而使之知所重也 以上出使及迎詔禮

月令季冬之月命有司大儺（與難同）旁磔（磔攘陰氣）出土牛以送寒氣

後漢祭祀志立春之日迎春於東郊車旗服飾皆青歌青陽舞雲翹之舞

宋志前五日並造土牛耕夫犁具於大門之外是日黎明有司爲壇以祭先農官吏各具綵杖環擊牛者三所以示勸農之意

按今制每歲立春日先期造土牛芒人前一日出東郊具鼓樂迎入所司至日行鞭春禮衆官各執綵鞭環牛者三衆共碎之

以上迎春

家鄉之禮

禮記王制六禮冠昏喪祭鄉（鄉飲）相見也○吳澂曰冠昏喪祭家之禮也鄉相見鄉之禮也

文中子曰冠禮廢天下無成人矣昏禮廢天下無家道矣喪禮廢天下遺其親矣祭禮廢天下忘其祖矣

朱熹曰禮有本有文自其施於家者言之則名分之守愛敬之實其本也冠昏喪祭儀章度數其文也其本者有家日用之常體

不可以一日而不脩其文又皆所以紀綱人道之始終雖其行之有時施之有所然非講之素明習之素熟則其臨事之際亦無以合宜而應節是亦不可一日而不講且習焉者也又曰嘗獨究觀古今之籍因其大體之不可變者而少加損益於其間以爲一家之書大抵謹名分崇愛敬以爲之本至其施行之際則又略浮文趨本實以竊自附於孔子從先進之遺意庶幾古人所以脩身齊家之道愼終追遠之心猶可以復見而於國家所以崇化道民之意亦或有小補云○按朱子家禮一書 太宗皇帝命儒臣脩性理大全已備載其書臣嘗檃括以爲儀節頗簡易可行

以上總論人家當行之禮

內則曰子事父母雞初鳴咸盥(洗)漱(漱口)櫛(梳也)縰(音洒結髮)笄(簪也)總(以繒束髮)婦事舅姑如事父母以適父母舅姑之所及所下氣怡聲問衣

燠寒疾痛苛癢而敬抑搔之出入則或先或後而敬扶持之進盥少者奉槃長者奉水請沃盥盥卒授巾問所欲而敬進之柔色以溫之饘(厚粥也)酏(薄粥)酒醴芼羹(以菜雜肉)菽麥蕡(大麻)稻黍粱秫唯所欲棗栗飴蜜以甘之堇(音謹)荁(音桓)枌榆免(音問新者)薧(音考)滫(音朽)瀡(音髓)以滑之脂膏以膏之父母舅姑必嘗之而後退

在父母舅姑之所有命之應唯敬對進退周旋愼齊升降出入揖遊不敢噦(逆氣之聲)噫(氣塞出聲)嚏(噴)咳(嗽聲)欠(氣乏則欠)伸(體疲則伸)跛(偏任爲跛)倚睇視(傾視)不敢唾(口津也)洟(鼻液也)寒不敢襲(重衣)癢不敢搔不有敬事不敢袒裼不涉不撅(揭衣)褻衣衾不見裏

子婦孝者敬者父母舅姑之命勿逆勿怠○子婦無私貨無私畜無私器不敢私假不敢私與(音謂畜牲)○以上專言子婦事父母舅姑之禮

曲禮曰凡爲人子之禮冬溫而夏凊昏定而晨省○夫爲人子者出必告反必面所遊必有常所習必有業恆言不稱老○食饗不爲槩(順親之心不爲限量也)○聽於無聲視於無形○爲人子者父母存冠衣不純素(純緣也上聲爲有喪也)○父子不同席○父母有疾冠者不櫛行不翔言不惰琴瑟不御食肉不至變味飲酒不至變貌笑不至矧(齒本也)怒不至詈疾止復故(詩意不翔不惰不矧不詈雖平居亦當如此○司馬光曰凡父母舅姑有疾子婦無故不離側捨置餘事專以迎醫檢方求藥爲務)藥子先嘗之○子之事親也諫而不聽則號泣而隨之○內則曰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凡父母存子雖老不坐○王藻曰親在行禮於人稱父人或賜之則稱父拜之○父命呼唯而不諾手執業則投之食在口則吐之走而不趨○親老出不易方復不過時親癠(病也)色容不盛此孝子之疏節也(謂常行非大節也禮疏略之)○以上子事父母○內則曰凡婦不命適私室不敢退○婦將有事

大小必請於舅姑○婦或賜之飲食衣服布帛則受而獻諸舅姑舅姑受之則喜若反賜之則辭不得命藏以待之○舅姑使冢婦毋怠不友(當作敢)無禮於介婦(介婦不敢矜己)舅姑若使介婦毋敢敵耦於冢婦不敢並行不敢並命不敢並坐○冢婦所祭祀賓客每事必請於姑介婦請於冢婦(禮之大者亦必請於姑)○以上婦事舅姑及處娣姒

曲禮曰見父之執不謂之進不敢進不謂之退不敢退不問不敢對此孝子之行也○年長以倍則父事之十年以長則兄事之五年以長則肩隨之群居五人則長者必異席(古者坐一席四人)○長者賜少者賤者不敢辭○少儀曰尊長於己踰等(祖父行)不敢問其年燕見不將命遇於道見則面不請所之不盡地手無容不翣(扇也)寢則坐而將命(坐跪也不敢直立臨之)○王制曰父之齒隨行兄之齒鴈行朋友不相踰輕任并重任分班白者不提挈君子耆老不徒行庶人

者老不徒食　以上少事長之禮

易家人初九閑有家悔亡象曰閑有家志未變也（閑之於志未變動之時則無傷思敗倫之事也）

禮記曰男女不雜坐不同椸枷（椸音移枷音加置衣之具）不同巾櫛（巾潔者櫛理髮者）不親受○外言不入於梱內言不出於梱（梱門限也）○女子許嫁纓（許嫁繫纓示有所屬也）非有大故不入其門姑姊妹女子子已嫁而反兄弟弗與同席而坐弗與同器而食○男女異長（各為稱號）○內則曰男不言內女不言外非祭非喪不相授器其相授則女受以篚其無篚則皆坐（坐奠之也）奠之而后取之外內不共井不共湢（湢音逼浴室）浴不通寢席不通乞假男女不通衣裳內言不出外言不入男子入內不嘯不指夜行以燭無燭則止女子出門必擁蔽其面夜行以燭無燭則止道路男子由右女子由左○禮始於謹夫婦為宮室辨外內男子居外女子居內深宮固門男不入女不出

左傳君子曰婦人迎送不出門見兄弟不踰閾○按禮始於謹夫婦夫婦之謹在於正男女之位而分別之三代之盛率循是道漢唐以來治雜夷伯宋世雖稱尚文然藩服郡邑皆置營妓而名為士大夫者亦畜歌姬時或出以娛賓人家所謂養娘者又皆立契典雇至於胡元入中國五者之倫斁盡而男女一倫尤甚我　朝痛加禁革立為官吏宿娼之律士夫一有犯焉終身不齒宋朝視我有媿多矣然今燕趙齊晉之域古所謂中州也自古聖帝明王大賢君子過化存神之地理義廉恥所自出也而今閭閻貧下之家乃至男女同炕而寢夫婦以名相呼翁婦叔嫂之不相迴避繼父繼母之子女相為婚配諸如此類者尚或有之是宜痛加禁約一洗戎夷之餘穢以昭盛代之文明

以上人家男女有別之禮

內則子生男子設弧於門左（弧弓也）女子設帨於門右（帨佩巾也）○異為孺子室於宮中擇於諸母與可者（諸母衆妾也）必求其寬裕慈惠溫良恭敬慎而寡言者使為子師其次為慈母其次為保母皆居子室他人無事不往○大夫之子有食母（食母乳母也）士之妻自養其子○三月之末擇日剪髮為鬌（鬌音朵）男角（夾囟曰角兩髻）女羈（頂上曰羈三髻）否則男左女右（凡為別也）是日也妻以子見於父父執子之右手咳而名之（咳作声）○凡名子不以日月不以國不以隱疾（為難諱也）大夫士之子不敢與世子同名

左傳桓公六年申繻曰名有五有信有義有象有假有類不以國不以官不以山川不以隱疾不以畜牲不以器幣○家禮曰主人生嫡長子則滿月而見（見祖考也）　以上人家生子之禮

內則曰子能食食（飯也）教以右手能言男唯女俞（然也）六年教之數（十百千萬）與方名（四方）七年男女不同席不共食八年出入門戶及即席飲食必後長者始教之讓九年教之數日（朔望干支）十年出就外傅居宿於外學書計（六書九數）禮帥初（凡禮皆循其初）朝夕學幼儀請肄簡諒（肄習也簡書篇數也諒言語信實）○女子十年不出（十歲也）姆教（姆音茂女師也）婉娩聽從（婉言語柔順娩容貌柔順）執麻枲治絲繭織紝組紃學女事以共衣服觀於祭祀納酒漿籩豆菹醢禮相助奠

曲禮曰幼子常視毋誑（視與示同無誑欺也）童子不衣裘裳立必正方不傾聽長者與之提攜則兩手奉長者之手負劍辟咡詔之（負劍若負劍然辟偏也咡口旁也傾頭與語）則掩口而對○王藻曰童子不裘不帛（恐傷壯氣也）不屨絇（絇音劬屨頭飾也）　穀梁傳曰子既生不免乎水火母之罪也羈貫成童（羈貫謂交午剪髮八歲以上）不就師傅父之罪也

張載曰教小兒先要安詳恭敬今世學不講男女從幼便驕惰壞了到長益凶很只爲未嘗爲子弟之事則於其親已有物我不肯屈下病根常在又隨所居而長至死只依舊爲人子則不能安洒掃應對接朋友則不能下朋友有官長則不能下官長爲宰相則不能下天下之賢甚則至於徇私意義理都喪也只爲病根不去隨所接而長 以上人家教童子之禮

曲禮曰男子二十冠而字內則曰男子二十冠始學禮

評按冠禮詳見儀禮士冠禮朱子嘗即之以爲家禮文莊又櫽括以爲儀節玆不載

郊特牲曰適子冠於阼以著代也醮於客位加有成也(庶子冠皆於房外醮)三加彌尊喻其志也(始加緇布再加皮弁三加爵弁)冠而字之敬其名也○冠義曰古者冠禮筮日筮賓所以敬冠事敬冠事所以重[illegible]重禮所以

爲國本也○見於母母拜之(司馬氏謂此禮今難行母起立可也)見於兄弟兄弟拜之成人而與爲禮也成人之者將責成人禮焉也責成人禮焉者將責爲人子爲人弟爲人臣爲人少者之禮行焉將責四者之行於人其禮可不重與○冠者禮之始也嘉事之重者也是故古者重冠重冠故行之於廟(司馬氏謂今人少家廟但冠於外廳弁於中堂可也)家語孟懿子曰始冠必加緇布之冠何也孔子曰示不忘古也○按程氏言今行冠禮若制古服而冠冠了又不常服却是僞也必須用今時之服夫古禮始加緇布冠冠畢而敝之亦是常時不用之服豈是僞哉今家禮始加深衣幅巾亦是不忘古之意

司馬光曰古者二十而冠所以責成人之禮近世人情輕薄過七歲而總角者少矣彼責以四者之行豈能知哉今自十五以上俟其能通孝經論語粗知禮義然後冠之其亦可也

曲禮曰女子許嫁笄而字○內則曰十有五年而笄雜記曰女雖未許嫁年二十而笄禮之婦人執其禮燕則鬈首(既笄之後尋常燕居則復去笄而分髮爲鬌紒盖未許嫁猶爲少者處之)以上人家冠笄之禮

詩序曰摽有梅男女及時也○陳傅良曰男女及時之說聖人之慮天下也血氣既壯難盡自檢情竇既開奚顧禮義故昏欲及時者所以全節行於未破之日學欲及時者所以全智慮於未分之時

曲禮曰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非受幣不交不親故日月以告君齊戒以告鬼神爲酒食以召鄉黨僚友以厚其別也取妻不取同姓故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內則曰男子三十而有室女子二十而嫁聘則爲妻奔則爲妾○昏義曰昏禮者將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廟而下以繼後世也是以昏禮納采(女家許乃納鴈以聽採擇)問名

(問女名將歸以卜吉否)納吉(卜得吉乃報女家)納徵(納幣以爲徵驗)請期(請期而成昏也)親迎皆主人筵几於廟而拜迎於門外入揖讓而升聽命於廟所以敬慎重正昏禮也○按古語云六禮不備貞女不行

周禮媒氏掌萬民之判(因其判而合之)凡嫁子娶妻入幣純帛(純緇)無過五兩(五兩十端也)○穀梁傳曰禮送女父不下堂母不出祭門(廟門)兄弟不出闕門(觀)父戒之曰謹慎從爾舅之言母戒之曰謹慎從爾姑之言諸母般(般囊也盛物以備舅姑之用)申之曰謹慎從爾父母之言

漢王吉上疏曰夫婦人道大綱夭壽之萌也世俗昏娶太蚤未知爲人父母之道而有子是以教化不明而民多夭○按醫經女子二七而天癸至任脉通男子二八而天癸至精氣溢宋朝令文男女十三以上幷聽昏嫁此亦太早宜定制男女須十歲以上方許聘定男必十六女必十四方許嫁娶而又爲之聘帛之限過

則有刑可也自昔浙東有溺女之風男子有終身不識女色者川蜀民風男僅數齡即娶倍長之女此皆風俗之不雅者宜痛禁革　以上婚娶之禮

喪大記曰疾病外内皆埽廢牀徹褻衣加新衣男女改服屬纊(纊新綿)以俟絶氣男子不死於婦人之手婦人不死於男子之手(終有始也)〇小斂於戸内大斂於阼〇上大夫棺八寸屬(在大棺之内)六寸下大夫棺六寸屬四寸士棺四寸〇按死者人所不免故王制六十歲制謂制棺也

檀弓子游問喪具夫子曰稱家之有亡子游曰有無惡乎齊夫子曰有毋過禮苟亡矣斂手足形還(與旋同)葬縣棺而封(當作窆俘驗切)人豈有非之哉〇喪大記曰喪有無後無無主〇按家禮立喪主凡主人長子無則長孫承重主饋奠賓客則同居之親且尊者主之

周禮肆師凡卿大夫之喪相其禮(周設官以相卿大夫之喪禮)〇檀弓曰杜橋之母之喪宮中無相以爲沽也(粗略也)〇家語孔子在衛司徒敬子之卒蘧伯玉曰衛鄙俗不習喪禮煩吾子相焉孔子許之〇王制曰大夫士庶人三日而殯三月而葬〇春秋傳曰大夫三月同位至士踰月外姻至〇陳澔曰天子七月而葬諸侯五月大夫三月士庶人踰月今王制總言大夫士庶人三日而殯此固所同然皆三月而葬則非也當從左氏說爲正

司馬光曰世俗信浮屠誑誘於始死及七七百日朞年再期除喪飯僧設道場或作水陸大會寫經造像脩建塔廟云爲死者滅彌天罪惡必生天堂受種種快樂不爲者必入地獄剉燒舂磨受無邊波吒(陟嫁切)之苦〇按追薦之說惟浮屠氏有之而近世黄冠師亦有所謂煉度者彼市井小人爲其誑惑無足言矣士大夫家亦有心知其非而不欲爲者然中無定見既不欲違衆而行駭俗之事又恐人之議其吝財以薄親也中有特見之士毅然欲爲然當親死之時五内分裂其禮既未講究於平時則亦無以措手於臨事苟徑情而直行反不如二教之有依據是以不得已而用之也然行古禮比用浮屠省費數倍　今日誠復古禮非獨可以正民俗亦可以省民財也

又曰世俗信葬師之說既擇年月日時又擇山水形勢以爲子孫貧富貴賤賢愚壽夭盡係於此而其爲說又多不同爭論紛紜無時可決至有累世不葬棄捐不葬者政使殯葬實能致禍福爲子孫者亦豈忍使其親臭腐暴露而自求其利耶悖禮傷義莫甚於此然恐淺則爲人所掘深則濕潤速朽故必求土厚水深之地而葬之所以不可不擇也〇按古人舉事必決之卜筮其法不傳其

於時月塋兆趨吉避凶幸世有選擇之法存焉不能不用之代卜筮也宜爲之禁非有故不許踰三月之限及爲利病之説以惑衆者不許行術　以上死葬父母之禮

檀弓曰衰與其不當物也寧無衰〇吴澂曰喪禮制爲斬衰功緦之服者其文也不飲酒食肉御内者其實也有文無實則與不服等耳〇按周禮肆師禁外内命男女之衰不中灋者我太祖皇帝以服制圖載於　大明律之首盖以違於禮則入於律也

喪服小記曰親親尊尊長長男女之有別人道之大者也〇鄭玄曰此論服之降殺〇按人道之大者在彝倫是以方其生也既親之長之別之及其不幸死亡聖人又制爲服制以寓其親親長長別別之義於冠絰衰裳之間盖人道當如是也彼昧於

禮者或加隆於私親或借吉於凶喪知有母而不知有父以自
同於禽獸知有慾而不知有理以自同於夷狄者何哉
檀弓曰事師無犯無隱左右就養無方服勤至死心喪三年○孔
子之喪門人疑所服子貢曰昔者夫子之喪顏淵若喪子而無服
喪子路亦然請喪夫子若喪父而無服○按弟子於師之喪固
服心喪矣若夫弔奠之時從葬之際服何服歟儀禮曰朋友
麻註云弔服加麻其師與朋友同既葬除之禮記曰孔子之喪
二三子皆經而出群居則經出則否張載解云群居則經出則否
喪常師之禮也經而出特厚於孔子也五服之制載於禮圖於
律茲不載而特舉師友之服者補所略也　以上服制之儀
詩谷風曰凡民有喪匍匐救之○呂大鈞曰不謂死者可救而復
生謂生者或不救而死也

曲禮曰知生者弔知死者傷又曰助葬必執紼○公羊傳曰車馬
曰賵貨財曰賻衣被曰襚○穀梁傳曰貝玉曰含○曲禮曰鄰有
喪舂不相里有殯不巷歌　以上弔慰之禮
曲禮曰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爲先○凡家造始造家事祭器爲先○無
田祿者不設祭器有田祿者先爲祭服君子雖貧不粥祭器雖寒
不衣祭服爲宮室不斬於丘木○支子不祭祭必告于宗子○王
制曰庶人祭於寢○大夫士宗廟之祭有田則祭無田則薦○祭
儀曰忌日必哀稱諱如見親○程頤曰家必有廟廟必有主月朔
必薦新時祭用仲月王制註陳澔曰祭以首時薦以仲月與此不同首時孟月也
冬至祭始祖立春祭先祖季秋祭禰忌日遷主祭於正寢凡事死
之禮當厚於奉生者○按程子謂冬至祭始祖立春祭先祖朱子
門人楊復謂朱子初年亦嘗行之後覺其僭不敢祭然冬至

之祭不祭可也而立春之祭似亦可行
朱熹曰祭儀以墓祭節祀爲不可然先正皆言墓祭不害義理又
節物所尚古人未有故止於時祭今人將節隨俗燕飲各以其物
祖先生存之日蓋嘗用之今子孫不廢此而能恕然於祖宗乎又
籩豆簠簋之器乃古人所用故當時祭享皆用之今以燕器代
祭器以常饌代俎肉楮錢代幣帛者亦以平生所用是謂從宜
也○按禮經無墓祭之文自漢明帝時有上陵禮自是遂從俗
儀禮曰士病禱五祀王制曰大夫祭五祀月令春月其祀戶夏月
其祀竈秋月其祀門冬月其祀行道路季夏之月其祀中霤室中土神也
以上人家祭祀之禮
喪服小記曰別子爲祖諸侯適子之弟別與後世爲始祖也繼別爲宗別子之適長子爲百世不遷之宗也
繼禰者爲小宗別子之支子以其長子繼己爲小宗而其同父兄弟宗之也有百世不遷

之宗有五世則遷之宗○程頤曰如別子五人五人各爲大宗
按大宗則一大宗宗其繼別子者是也百世不遷是爲大宗小
宗則四有繼禰之小宗則同父兄弟宗之有繼祖之小宗則同
堂兄弟宗之有繼曾祖之小宗則再從兄弟宗之有繼高祖之
小宗則三從兄弟宗之至於四從則親屬盡絕所謂五世則遷
者也是謂小宗禮經別子法是乃三代封建諸侯之制而爲諸
侯庶子設也與今人家不相合今人家亦宜準之以正宗法
程頤曰若立宗子法則人知尊祖重本人既重本則朝廷之勢自
尊張載曰宗子無法則朝廷無世臣宗法若立人人各知來處朝
廷大有所益陳埴曰源頭處有大宗以統之則人同知尊祖分派
處有小宗以統之則人各知敬禰
陳淳曰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古人繼嗣大宗無子則以族人

之子續之此亦至正大公之道而聖人所不諱也春秋鄫子娶莒
公子爲後聖人書曰莒人滅鄫以異姓主祭祀滅亡之道也
黃潤玉曰今制大宗絶立後小宗絶不立後庶人不知 朝廷
之制凡庶子絶皆令爲繼只是爭取財產耳○按潤玉之說及
宋陳淳古人繼嗣之說止及太宗而不及小宗則是我 朝親
藩初封未有繼別之子而國絶則不爲立後蓋古禮也 親藩
且然況庶人乎然則今庶人無子者往往援律令以爭承繼非
歟謹按 聖祖得國之初著大明令其後天下旣定又定律有
立嫡子違法條皆謂其人生前立嗣也無死後追立之文若夫
其人旣死之後告爭承繼者非是欲繼其宗利其財產耳 以
上宗法及無子立後
劉敞曰儀禮士相見之禮必依於介紹以言其不苟合也必依於

贄以言其道可親也賓至門主人三辭見賓稱贄主人三辭贄所
以致尊嚴也大夫以禮相接士以禮相諭庶人以禮相同然而爭
奪興於末者未之有也
禮記曰凡與客入者每門讓於客客至於寢門則主人請入爲席
然後出迎客客固辭主人肅客而入主人入門而右客入門而左
主人就東階客就西階客若降等則就主人之階主人固辭然後
客復就西階主人與客讓登主人先登客從之拾（涉）級聚足連步
以上上於東階則先右足上於西階則先左足
王藻曰士於大夫不敢拜迎（大夫詣士不敢迎恐其答拜也）而拜送（禮賓出則主人拜送）
侯（賓不答拜禮止敬也）士於尊者先拜進面（士見大夫先拜於門外然後進而見面）答之拜
則走（若大夫出迎而答其拜則走避之） 以上接見送迎之禮
曲禮曰凡進食之禮客若降等執食興辭主人興辭於客然後客
坐侍食於長者主人親饋（饋進饌也）則拜而食主人不親饋則不拜而
食共食不飽共飯不澤手（不摩手出汗） 侍飲於長者酒盡則起拜受於
尊所（置酒之所） 長者辭少者反席而飲長者舉未釂（飲盡也） 少者不敢
飲
祭儀曰壹命（如今九品官）齒於鄉里（非鄉里以爵）再命（如今七品官）齒於族三命（如今六品以上京官）不齒（不與鄉里族人序齒之也）族有七十者弗敢先（不齒者所貴尚於先者）以
老者○李覯曰不齒者亦與席而已非敢居其上也 以上鄉人
飲酒會列之禮
呂氏鄉約曰凡同約者德業相勸過失相規禮俗相交患難相恤
有善則書于籍有過若違約者亦書之三犯而行罰不悛者絶之
以上鄉里相交之禮
周禮大司徒以本俗六安萬民一曰媺（音美）宮室二曰族墳墓三曰

聯兄弟四曰聯師儒五曰聯朋友六曰同衣服○張紘曰周禮本
俗之道族墳墓聯兄弟無所不用其極然經言百世而沒其
共爨之文聖人非不欲之蓋亦難爲之制耳 以上累世同居
之禮
以上明禮樂下

大學衍義通略卷十七

治國平天下之要七　永嘉王諍輯註

秩祭祀上

總論祭祀之道

易萃王假有廟○渙之象曰風行水上渙先王以享于帝立廟

胡炳文曰享帝而與天神接立廟而與祖禰交皆聚己之精神以合其渙者也

虞書肆類于上帝禋(精意以享)于六宗(時也寒暑也日也月也星也水旱也)望于山川徧(周徧也)于群神○按舜帝攝位之初既已受終於文祖而又類于上帝以及上下神祇獨于后土之祭闕焉意者類之爲言方以類聚之類也竊恐天地常祀或分祭而於非常之禮則類合天地而祭之以上帝爲主而類聚群祀以爲一禮也

商書伊尹申告于王曰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按自古言誠始此

傅說進于王曰黷于祭祀時謂弗欽禮煩則亂祀神則難○祖己曰嗚呼王司敬民(王主敬民而已徼福非王事也)罔非天胤(胤嗣也)典祀無豐於昵(近廟)

按蔡氏謂商俗尚鬼高宗或未脫於流俗故傅說祖己以此戒之

周書周公曰王肇稱殷禮祀于新邑咸秩無文(秩序也祀典不載)○蔡氏曰雖祀典不載而義當祭者亦序而祭之也○按非義則非惟吾不可祭而神亦不吾享矣

呂刑上曰乃命重(即羲也)黎(即和也)絕地天通罔有降格(絕在地之民使人不得以妖術以格在天之神絕在天之神使人不得假其名字以降在地之民)群后之逮在下(群后及群臣)明明棐常(精白一心輔助常道)鰥寡無蓋(無有蓋蔽不得自伸者)○按國將興聽於人國將亡聽於神是以神怪之興皆於衰亂之世如漢末之五斗米賊宋之喫菜事魔元之彌勒佛出世皆是假神以作亂也請凡天下神祇非祀典所載者一切革去與凡世之所謂扶鸞降聖追虛攝魄等術不許士民習學崇奉是亦息邪術弭禍亂之一端也

周禮太宗伯之職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示(祇同)之禮以佐王建保邦國以吉禮事邦國之鬼神

小宗伯之職掌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右陰也地道所尊)左宗廟(左陽也人道所尚)兆五帝於四郊(爲壇以祭五方帝於四郊)四望(嶽瀆)四類亦如之(兆日於東郊兆月與風師於西郊兆司中司命於南郊兆雨師於北郊蓋以氣類爲之位也)兆山川丘陵墳衍各因其方

按國之大事在禮禮官之大者大小宗伯大宗伯掌祀神之禮小宗伯掌禮神之位

肆師(陳列祭祀之官)之職掌立國祀之禮以佐大宗伯立大祀用玉帛牲

牷立次祀用牲幣立小祀用牲以歲時序其祭祀

太祝(之秀反)掌六祝之辭以事鬼神示祈福祥求永(長也)貞(正也)一曰順祝(天地和同順于大順也)二曰年祝(大有年也)三曰吉祝(吉無不利也)四曰化祝(化被六極)五曰瑞祝(天不愛寶形爲上瑞也)六曰筴(初革反)祝(龜筴不違於人)○掌六祈以同鬼神示一曰類(合類而祭)二曰造(造其所而祭)三曰禬(禱以除其變)四曰禜(音詠所以禱水旱)五曰攻(治去其害)六曰說(以辭責之)○按太祝所掌之祝辭六皆所以祈福祥也而所祈之事又有六焉祝者其辭祈者其事也

辯六號一曰神號二曰鬼號三曰示號四曰牲號五曰齍號(音咨黍稷在器也)六曰幣號

禮記曲禮曰踐阼(阼主階也)臨祭祀內事曰孝王某外事曰嗣王某

天子祭天地祭四方祭山川祭五祀歲徧諸侯方祀祭山川祭五祀歲徧大夫祭五祀歲徧士祭其先○凡祭有其廢之莫敢舉也

有其舉之莫敢廢也非其所祭而祭之名曰淫祀淫祀無福

按魯立武宮立煬宮舉其廢也躋僖公廢其舉也魯之郊禘與祀文王祀爰居祭所不當祭也若楚昭王之不祀河甯武子之不祀相皆繼嗣舊俗而趨之正於禮得矣

王制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視其牲器之數)諸侯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天子諸侯祭因國之在其地而無主後者(因國所建國之地因先代所都之故墟也)○喪三年不祭唯天地社稷爲越紼而行事(越猶躐也紼輴車索也)

鄭玄曰不以卑廢尊也孔穎達曰未葬屬紼于輴(備火災也)祭天地社稷須越躐此紼而往祭所故云越紼陸佃曰不祭謂宗廟爾即天地社稷雖未葬猶祭之○按宋英宗初即位有人以此問程頤頤謂古人居喪百事皆如禮雖廢祭祀可也今人百事皆

如常獨於祭祀廢之則不若無廢爲愈也張載正之曰父在子爲母喪則不敢見其父不敢以非禮見也今天子爲父之喪以此見上帝是以非禮見也故不如無祭竊謂後世人君往往于柩前即位而喪服用以日易月之制事事皆從吉矣獨於祭祀之禮必拘古制可乎若果能終三年之制則郊廟之禮遣官攝行如周禮大宗伯所謂有故則攝行祭事之文不然則用程頤之說可也

禮運故先王患禮之不達於下也故祭帝於郊所以定天位也(天知尊君之禮故君位定) 祀社於國所以列地利也(表列地利) 祖廟所以本仁也山川所以儐鬼神也五祀所以本事也

禮器君子曰祭祀不祈(不祈私福)不麾蚤(麾快也不以先時爲快)不樂葆大(不以褒大爲可美)不善嘉事牲不及肥大薦不美多品○君子曰禮之近人情者

非其至者也○郊特牲曰祭有祈焉有報焉有由辟(讀爲弭)焉(用以弭此)(弭災兵也)○禮器既言祭祀不祈而此又云有祈焉而周禮六祈又有祈福祥何也蓋祭祀之不祈謂孝子行歲事也若夫爲民而有所禱祠爲事而有所祈禳是亦人情之所不能免也

祭法燔柴於泰壇(即圜丘)祭天也瘞埋於泰折(即方丘)祭地也用騂犢埋少牢於泰昭祭時也相近於坎(坎埳)壇(壇坦)祭寒暑也王宮祭日也夜明祭月也幽宗祭星也雩宗祭水旱也四坎壇祭四方也山林川谷丘陵能出雲爲風雨見怪物皆曰神有天下者祭百神諸侯在其地則祭之亡其地則不祭○及夫日月星辰民所瞻仰也山林川谷丘陵民所取材用也非此族也不在祀典

祭義惟聖人爲能饗帝孝子爲能饗親饗者鄉也鄉之然後能饗焉

祭統凡治人之道莫急於禮禮有五經莫重於祭夫祭者非物自外至者也自中出生於心者也心怵而奉之以禮是故唯賢者能盡祭之義○賢者之祭也必受其福

故記曰齊者不樂言不敢散其志也心不苟慮必依於道手足不苟動必依於禮

春秋左傳季梁對隨侯曰夫民神之主也是以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今民各有心而鬼神乏主君雖獨豐其何福之有

衞遷于帝丘衞成公夢康叔曰相奪予享公命祀相甯武子不可曰鬼神非其族類不歆其祀杞鄫何事(杞鄫夏後自當祀相)相之不享於此久矣非衞之罪也不可以間成王周公之命祀

初楚昭王有疾卜曰河爲祟(音歲)王弗祭大夫請祭諸郊王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江淮睢漳楚之望也禍福之至不是過也不穀雖

不德河非所獲罪也遂弗祭孔子曰楚昭王知大道矣其不失國也宜哉史趙曰盛德必百世祀○史嚚曰神聰明正直而壹者也依人而行(惟德是與)孔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按使人攝祭非其不得已決不可也然所攝之人必須氣類相通職掌所係然後有感格之理故內祭當用親屬外祭當用禮官竊考洪武禮制開國以來各處社稷山川等壇原定以守禦武臣爲初獻文臣爲亞獻終獻洪武十四年　聖祖命今後祭祀以文職長官通行三獻禮武臣不與祭禮部臣言古之刑官尚不與祭況兵又爲刑之大者乎不令武臣與祭所以嚴事神之道而達幽明之交也者在禮制須行天下今百餘年矣(今百七年)請後遇有攝祭以禮官行事庶合大宗伯王不與則攝位之文

朱熹曰先王之政執左道以亂政假鬼神以疑衆者皆必誅而不

以聽其慮深矣然傳(谷永之言)有之明於天地之性者不可惑以神怪明於萬物之理者不可罔以非類則其爲妄蓋亦不甚難察

郊祀天地之禮

虞書肆類于上帝(胡宏曰祀上帝而謂之類者本乎天者皆在其中也)○按祀典之載於禮者莫先於舜典也竊意其所謂類者蓋類合于上帝不言后土者言天則地在其中而經省文耳分祭天地之說始見於周禮大司樂然天與地共祭猶父與母同牢也豈得爲瀆乎況一年之間夏在冬前並祭天地則以爲瀆亂龐雜地先天祭豈非僭次先食乎虞夏祀帝之禮俱不經見惟周禮祭天則用冬之日至蓋成周以建子之月爲正歲也歲正舉上天之祭至建午之月始祀地耳是蓋一代之制後世因之可也別以義起可也夫類于上帝經有明言在周前千餘年舍周而從虞又何不可哉烏可以合祭之禮出於王莽而遂以爲不經也哉　聖祖得天下即築壇於南北郊以分祭天地一如周禮之制行之數年天多變異乃斷自宸衷復爲合祭之禮每正歲之吉　天子躬祀天地而以　祖宗配享分命群臣各獻二十四壇蓋復有虞之典於四千餘載之後百年以來神祇響答休徵屢應其克享天地之心而徧致明靈之格者非一日矣萬世所當遵守○嘉靖間復分祀

詩序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按自古論合祭天地者率以是序爲據朱熹深辯其非然在漢以前已有此說非但始於元始亦可見也

周禮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按大宗伯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祇三禮(吉禮)之別十有二所謂禋祀實柴槱燎三者祭天

神也血祭貍沈疈(音逼 裂牲)辜三者祭地祇也肆獻祼饋食祠禴嘗烝六者祭人鬼也然天神有昊天上帝而地祇無后土亦猶虞書之類上帝而無后土也歟

大司樂凡樂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矣凡樂夏日至於澤中之方丘奏之若樂八變則地示皆出可得而禮矣○胡宏曰此豈君子知禮之言類如巫祝造怪之辭也○按分祭天地之說始見於此他經典所不載也惟大宗伯以玉作六器以蒼璧禮天黃琮禮地及典瑞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兩圭有邸以祀地旅四望兩處分言天地然不言其地與時言地與時始於大司樂也然大宗伯所掌之三大禮吉禮十有二之中止言昊天上帝而不及后土地祇乃至於作器之時始言之可見其所行之禮則一而所用以禮神者其器

則有兩也況於司服掌王之吉服止有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
而冕之文無有所謂后土地祇之服是則合祭天地其神有兩而
王祭惟以一人惟其神之兩故兩其器惟其祭之一故王祭之
人所服之服則一而已
禮記郊特牲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陳澔曰冬至日漸舒故云）大報天而主
日也○按祭義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蓋天至廣大不可得見所
可見者日與月耳故主日而配以月
卜郊○按商禮云大饗不問卜周人郊用冬至有定日矣而此云
卜郊何歟考古註疏引易說三王之郊一用夏正夏正建寅之
月也鄭氏又謂迎長日之至爲迎春分之日漢人去古未遠其
言亦或有所據不然則此所謂卜郊果何卜歟
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此所以配上帝也郊之祭也大報本反

始也
月令孟春之月天子乃以元日祈穀于上帝○按古者郊祀凡再
行正月之郊爲祈穀月令所言是也十一月之郊爲報本郊特
牲所言是也本朝合爲一祀而併於歳首行之　以上通論郊
祀之禮
王制祭天地之牛角繭栗（如繭如栗）○郊特牲帝牛不吉以爲（猶用也）
稷牛帝牛必在滌三月稷牛惟具○陳澔曰郊祀后稷以配天帝
牛稷牛皆在滌中（滌牢中清除之所也）若至期帝牛不吉即用稷牛爲帝
牛而別選稷牛也稷牛但得具用足矣　以上祀天之牲
周禮酒人掌共祀酒而飾之（飾謂設巾）○酒正凡祭祀以灋共五齊（泛醴盎緹沈）
三酒（事昔清）以實八尊（共八尊）大祭三貳（用酒一尊又副以兩尊）○禮器大
羹不和犧尊疏布鼏（以粗布爲鼏）樿（白木之有文理者）杓（以沃盥之具也）

表記天子親耕粢盛秬鬯以事上帝　以上祀天醴齊粢盛
詩序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按周頌此章序云郊祀天地蘇
軾北郊之議援此序以爲證朱熹以國語證之謂其爲康王以
後祀成王之詩無疑竊謂周人之頌於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
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皆有詩顧於正祭之天帝獨無美盛德
之形容可乎昊天有成命之詩序以爲郊祀天地未必無所據
也
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莫匪爾極○按此郊祀以后稷配
天而所奏之樂歌也配祭者既有詩而正祭者獨無哉輒取昊
天有成命及此詩爲成周祀天之樂　以上祀天樂章
周禮司服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楊復
曰天帝一也其隨時隨方而立名有青帝赤帝黃帝白帝黑帝

之類其實則一天也○馬端臨曰自古無祀五帝之文其說始
見於周禮先儒各以其意爲之訓詁以爲五天帝者鄭玄曰靈
威仰赤熛怒白招拒叶光紀含樞紐也以爲五人帝者王肅曰
太皥炎帝黃帝少皥顓頊也○按先儒謂以形體言謂之天以
主宰言謂之帝其實一也所謂昊天上帝者兼天與帝言之蓋
以主宰乎天者神之大者也所謂五帝者言帝而不言天蓋隨
時隨方而立名其神各主乎一方之氣也漢儒不明此義（鄭玄謂）
附會而爲六天之說（合上帝及五天爲六天）既有昊天上帝又有天皇大
帝又有太一感生帝之類皆非正禮也　本朝惟於大祀殿祀
昊天上帝凡所謂大皇太一五天帝之類一切革去三代以下
祀典之正所未有也　以上論六天五帝
孝經子曰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昔者周公

郊祀后稷以配天歳首一陽之月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季秋萬物成實之歳象之後之〇按朱熹謂郊也古禮明堂者周制也周公以義起之也我
聖祖合祭天地共為壇於南郊其上則屋之焉蓋合泰壇明堂
為一也列聖相承皆以　太祖太宗並配其於孝經之義並用
以同行蓋以義起者歟　以上言明堂
漢武帝元光元年行幸雍祠五時後常三歳一郊〇程頤曰
古者一年之間祭天者[illegible]祈穀夏則大雩秋則明堂冬則
圜丘皆人君為民之[illegible]三年一親郊之理〇按三代郊
天配祖[illegible]秦襄公始作西畤祠白帝其子
孫遂[illegible]高帝又立黑帝祠然未嘗親享也
文帝[illegible]新垣平言立渭陽五帝廟而親祠
之然未有定制武帝始定三歳一郊郊之名雖始於周而其

所行之禮所祀之神則皆方士之說無復郊天配祖之制也成
帝雖定南北郊然[illegible]不能盡復三代以來之禮而哀平之間怵
於禍福之說南北郊[illegible]五時互為罷復卒無定制
光武建武二年初制郊兆於雒陽〇按西漢所謂郊祀天地者乃
是祀雍五時及甘泉太一[illegible]皆出於方士祈福之說而
非古人報本反始之[illegible]親祠文帝一再行武宣以求仙
成帝以祈嗣古人祀天之[illegible]也光武置郊丘於雒
陽以高帝配祀始稍復古人祀天之制[illegible]元始故事合祭
天地與周禮六樂不同然[illegible]六宗山川羣神徧在
焉蓋亦有取於虞書之[illegible]也歟　以上漢朝郊祀
之制
唐玄宗天寶元年二月[illegible]其皇地祇宜就南

郊合祭是月十八日親享玄元皇帝于太清宮十九日親享太廟
二十日合祭天地于南郊謂之三大禮〇按郊祀之禮必先詣祖
廟告以配享之意至期然後行事故禮曰人將有事於上帝必
先有事於頖宮告后稷也蓋行祭告之禮非大享也其與道家者流
本無干涉唐宋之世乃用其制設素饌親享太清宮玉清昭應
宮然後詣郊壇行禮此何謂哉
宋祖宗皆合祭天地其不合祭者惟元豐六年一郊元祐詔議北
郊蘇軾主合祭從之者五人劉安世主分祭從之者四十人
宋承五代之舊屢因郊而肆赦優賞諸軍自后妃以下至文武
官皆得蔭補親屬而又賚賜故人主常以為難行而止於三
歳一郊或過期不行〇按有國者郊祀天地所以脩歳事也至
於宋人乃因大祀之行以為惠下之利每以費用不敷而作輟

焉祀天之誠安在哉
聖祖斷自宸衷郊祀無歳不行凡宋人肆赦蔭補賜賚一切革去
顒顒焉惟用心於牲幣之潔虔齋戒之嚴肅行之餘百年如一
日也　以上唐宋郊祀之制
宗廟饗祀之禮
易王假有廟致孝享也〇按先儒謂人之精神萃於己祖考之
精神萃於廟
虞書正月上日上日朔日也受終於文祖文祖者堯始祖之廟受終者堯於是終帝位之事而受之也
按此萬世人君祭廟之始
商書七世之廟可以觀德七世之廟親盡則遷必有德之主則不祧毀〇案伊尹此言可見
七廟之制不獨周始有之商以來固有之矣
周書王在新邑烝祭歳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

詩序清廟祀文王也周公旣成洛邑而朝諸侯因率之以祀文王焉○朱熹曰王在新邑烝祭歲實周公攝政之七年而此其升歌之辭也

詩頌有來雝雝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朱子曰此武王祭文王之詩○按周頌祭先王之詩多言諸侯之助祭孔子謂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楊雄謂寧親莫大於得四海之歡心者此也今天下藩憲都邑卽古五等諸侯也請凡遇朝覲歲歲暮孟春之享使與助祭之列是亦古者以職助祭之遺意

周禮大宗伯以肆獻祼（肆解牲體以進所祼與灌同）享先王以饋食享先王以祠春享先王以禴夏享先王以嘗秋享先王以烝冬享先王○吳澂曰肆獻祼五年之禘也（凡祭皆灌而重於禘）饋食三年之祫也（凡祭皆然而饋食重於祫）祠禴烝嘗四時祭名也又曰禘者禘其所自出之帝爲東向之尊其餘皆合食於前（詩問以所出之帝爲主而以始祖配之不及群廟）祫者於太祖之廟合群廟之主以食

小宗伯辯廟祧（遠廟爲祧）之昭穆○按昭穆之名始見於此

司勳凡有功者銘書於王之太常祭于大烝（生則書於王旌死則於烝先王祭之）司勳詔之（告神也）○按觀此及商書盤庚所謂玆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皆是祀先王而以功臣配享也歷代率循是典

本朝廟祀以中山武寧王徐達及永義侯桑世傑十二人者配享太祖以河間忠武王張玉及榮國恭靖公姚廣孝四人者配享太宗自中山王以下皆武臣也其一人姚廣孝文臣也前代功臣配享文武並用請於今開國元勳中擇一文臣以配享太祖又於　仁宗　宣宗　英宗三廟皆如二廟故事推擇文武大臣配享以成一代崇德報功之典

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七○朱熹曰劉歆之說謂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七文武宗不在數中蓋自武王克殷卽增二廟於二昭二穆之上以祀高圉亞圉遞遷至懿王時則文王親盡而以有功當宗故別立一廟於三穆之上謂之文世室至孝王時則武王親盡亦以有功當宗故別立一廟於三昭之上謂之武世室又曰以諸侯之廟明之太祖在北二昭二穆以次而南廟皆南向太祖之廟百世不遷自餘四廟六世之後每一易世而一遷新主祔于其班之南廟南廟之主遷於北廟北廟之主遷於太廟之西夾室而謂之祧凡主在本廟之中皆東向及其祫於太廟則惟太祖東向自如而爲最尊之位群昭之入於此者皆列於北牖下而南向取其向明故謂之

昭群穆之入於此者皆列於南牖下而北向取其深遠故謂之穆又曰宗廟之制但以左右爲昭穆而不以昭穆爲尊卑五廟同在都宮則昭常在左穆常在右而外有以不失其序一世自爲一廟則昭不見穆穆不見昭而內有以各全其尊○按漢儒七廟之制有兩說所謂周之所以七廟者以后稷始封文王武王受命三廟不毁與四親廟而七者玄成等之說也七者其正數可常數者宗不在此數中有功德則宗之不可預爲設數劉歆之說也朱熹以歆之說爲然若從諸儒之說則天子不過立四親廟與太祖爲五其與諸侯五廟又何別乎

天子諸侯宗廟之祭春曰礿（吳澂曰當作祠）夏曰禘（當作禴）秋曰嘗冬曰烝

天子犆（與特同）礿祫禘祫嘗祫烝○吳澂曰特謂各祭於其廟祫謂合祀於祖廟○陳澔曰祫禮有二時祭之祫止及群廟之主而

毁廟不與三年大祫則毁廟之主亦與焉○按古者天子七廟天子以燕安之體而於一日之間徧行七廟之禮廟爲九獻非獨心力有所不逮亦恐日力有所不給矣 本朝歲五祀皆合享於太廟雖不拘拘於古而自與古意合云

月令仲春之月天子乃鮮獻當作羔開冰先薦寢廟季春之月薦鮪于寢廟孟夏之月農乃登麥乃以彘嘗麥先薦寢廟仲夏之月農乃登黍乃以雛嘗黍羞以含桃先薦寢廟孟秋之月農乃登穀嘗新先薦寢廟季冬之月命漁師始漁乃嘗魚先薦寢廟○陳祥道曰廟藏神主而祭以四時以神道事之也寢藏衣冠而薦以新物以人道事之也○月令寢廟偕言鮮者分爲二○按自古帝王於時祭之外又有薦新之禮

本朝於太廟之外設奉先殿於大內每月太常寺進薦新之品物送光祿寺供薦即此制也

禮器廟堂之上罍尊夏后氏之尊也在阼犧尊周尊在西廟堂之下縣鼓在西應鼓在東君在阼夫人在房君西酌犧象夫人東酌罍尊禮交動乎上樂交應乎下和之至也又曰太廟之內敬矣卿大夫從君命婦從夫人洞洞乎其敬也屬屬乎其忠也勿勿乎其欲其饗之也納牲詔告神於庭血毛詔於室羹定詔於堂三詔皆不同位蓋道言也求而未之得也○按此諸侯禮也

祭義祭不欲數數則煩煩則不敬祭不欲疏疏則怠怠則忘故君子合諸天道春禘當作禴秋嘗舉春秋以見冬夏○霜露既降君子履之必有悽愴之心非其寒之謂也春雨露既濡君子履之必有怵惕之心如將見之樂以迎來哀以送往○君子有終身之喪忌日之謂也忌日不用非不祥也言夫日是日也志有所至而不敢盡其私也○文王之祭也事死者如事生思死者如不欲生忌日必哀稱諱如見親祀之忠也如見親之所愛如欲色然○按或有問於宋儒張載曰忌日有薦可乎載曰古則無之今有於人情自亦不害

本朝每遇 列聖忌日先期太常寺官奏知遣官於各陵行禮至日 上服淺淡服御朝蓋得古意

祭統夫祭有餕餕者祭之末也不可不知也是故古之人有言曰善終者如始餕其是已○按儀禮無天子宗廟之禮雖諸侯之禮亦亡所存然儀禮雖無其禮而散見於戴記之禮運禮器祭義祭統諸篇其儀文名物之義猶有存者昔朱熹嘗欲酌取周禮及儀禮所載大夫士之禮與夫諸儒註疏有及於禮者折衷以爲天子祭禮而其書未成以屬其門人黃榦楊復自致齋獻祼以至餕繹祭之儀次序分類今其成書具在可考也雖時異勢殊事難卒復然能參考編類別爲一書以補六藝之闕遺

國家有稽古禮文之事庶得有所考據而三代儀文度數之詳猶可不至於墜地也

大傳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

按禘者王者五年之大祭也

春秋文公二年八月丁卯大事于太廟公羊傳曰大事者何大祫也大祫者何合祭也其合祭奈何毁廟之主陳于太祖未毁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按三年一祫五年一禘之說出於禮䟽經無明文先儒所不取然此宗廟大禮經傳既不著其行禮時月姑從之以爲準可也

陳祥道曰君子以義處禮則祭不至於數煩以仁處禮則祭不至於疏怠悽愴發於霜露之既降怵惕生於雨露之既濡此所以有四時之享也然四時之享皆前期十日而齋戒前祭一日而省視

祭之日禮交動乎上樂交應乎下自再祼以至九獻其禮非一舉自致神以至送尸其樂非一次以一日而歷七廟則日固不足而強有力者亦莫善其事矣若日享一廟前祭視牲後祭又繹則彌月之間亦莫既其事矣考之經傳蓋天子之祭春則犆祭夏秋冬則合享犆祭各祭於其廟合享同祭於太廟

朱熹曰漢承秦弊不能深考古制諸帝之廟各在一處不容合爲都宮以序昭穆後漢明帝又欲遵儉自抑遺詔無起寢廟但藏其主於光武廟中更衣別室章帝復如之後世遂不敢加而公私廟皆爲同堂異室之制至使太祖之位下同子孫而更僻處於一隅既無以見其爲七廟之尊群廟之神則又上厭祖考而不得自爲一廟之主其或無地以容鼎俎而陰損其數孝子順孫之心宜亦有所不安矣○謹按本朝嘉靖十五年創　昭穆群廟復作太

宗廟於群廟之外如劉歆之說遂定五歲大舉禘祭之禮于太廟以祀　皇初祖而奉　太祖配焉如大傳及禮緯之說每歲春特享祖宗於本廟夏秋冬皆合享於　太廟循時祫之禮如王制之說季冬仍脩大祫禮于　太廟視三年一祫之禮有加焉別立獻皇帝廟止脩四時之祀以避豊昵之嫌是禮也誠有以適今之宜而不失古人之意矣

漢明帝永平元年正月帝率公卿以下朝于原陵如朝會儀

按此後世帝王上陵之始明帝此舉亦不爲過但感時追慕率臣下以行禮可也乃如元會儀奏樂郡國奏計言民疾苦何居居猶與也夫禮經雖無墓祭之文詳按周禮宗伯冢人有凡墓祭爲尸之說疑古有之然自漢以後歷代相承率不敢廢非不敢也蓋不忍也本朝上陵之禮歲凡三舉清明中元冬至每遇行禮文武諸司各遣官一員而以親王或附馬都尉主祀事　天子於清明日時或一行其忌日則惟遣駙馬而百官不與孝陵在南京內外臣僚有事經過者必先拜謁否則有罪矣人子於其親之生也既事之以禮矣迨其死也其體魄之歸於地者爲宅兆以藏之其魂氣之在乎天者爲廟祏祏音石宗廟主也以棲之其洋洋在廟祏者固事之以生矣其纍纍在丘壠者安忍以死視之哉但爲之制視歲享而殺兼用吉凶之禮庶得古人起禮之義云

國家常祀之禮

周書召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馬融曰言社則稷在其中○按六經言社始此

詩曰乃立冢土戎醜攸行○詩序載芟春籍田而祈社稷也良耜秋報社稷也○按社稷並言始此

周禮地官大司徒設其社稷之壝壝謂壇與埒也而樹之田主田主田神后土田正之

所依后土配社田正配稷各以其野之所宜木遂以名其社與其野○或問朱熹以木造主還是以樹爲主熹曰以木爲社主使神依焉○賈公彥曰天子有大社大稷王社王稷勝國之社稷諸侯亦有三社三稷謂國社侯社勝國之社皆有稷配

州長若以歲時祭祀州社○黃幹曰方丘與社皆祭地也而宗伯序祭有社無示舉社則其禮達乎上下舉示則天子獨用之非天子不祭天而天子與庶人皆得祭地尊父親母之義也○按此一州之祭也後世命郡縣祭社始此

禮記王制天子社稷皆大牢牛羊豕諸侯社稷皆少牢○月令仲春之月擇元日命民社○陳澔曰郊特牲言祭社用甲日此言擇元日是又擇甲日之善者歟○按此一里之祭也後世命民立里社始此然郊特牲祭社用甲日召誥用戊日戊者土之氣也用

戊日爲是○謹按正統時詔釋奠用上丁社稷用上戊至今遵之

郊特牲天子大社必受霜露風雨以達天地之氣也是故喪國之社卽勝國之社謂亡國之社又屋之不受天陽也天陽卽霜露風雨薄亳當作社於周爲古國之社北牖使陰明也陰明則物死也

祭法王爲羣姓立社曰大社在庫門內之右祭天下地祇王自爲立社曰王社在籍田祭地祇諸侯爲百姓立社曰國社在公宮之右諸侯自爲立社曰侯社在籍田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陳祥道曰有天下之社謂大社有一國之社謂國社有衆人之社卽置社或指大社有一人之社謂王社侯社有失國之社謂亳社三社之制大社爲大喪國之社天子所以爲戒也○按聖人言郊必以社對謂郊以明天之道社以神地之道周禮大宗伯以禋祀祀上帝以血祭祭社稷禋天則

以氣以天陽也祭地則以血以地陰也禋祀祀天則兼地血祭祭社則兼稷胡宏謂社卽北郊朱熹有取焉

厲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農能殖百穀夏之衰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爲稷祀以配稷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后土掌水土之官能平九州故祀以爲社祀以配社○按社是上公故春秋傳又謂句龍爲后土一以官名一以人名也以祀土神而配以句龍以其有平水土之功也稷以祀穀神而配以稷棄名以其有播種之功也本朝內設大社列於大祀天子親祭而以　太祖太宗並配

白虎通人非土不立非穀不食土地廣博不可以徧敬也五穀衆多不可一一而祭也故封土立社示有土尊稷五穀之長故封稷而祭之也○按社所以祭五土之祇天子大社則土五色禹貢徐州貢五色土王社抱土爲社而冒以黃諸侯國社則受其方之土於天子而苴以茅取其潔也其位則中門之右其壝則北面其飾則不屋其表則樹其土之所宜木遂以名其社其壇方五丈諸侯半之其主古用木唐以來用石其祭天子用大牢諸侯用少牢其日古用甲今用上戊　以上社稷之祭

周禮大宗伯以實柴實牛柴上也祀日月星辰五緯十二次日月所會○典瑞圭璧以祀日月星辰

禮記月令孟冬天子乃祈來年於天宗日月星辰也

春秋昭公元年左氏傳曰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禜之○按前代於春分朝日秋分夕月爲大祀天子躬行焉

本朝郊祀天地設爲四壇遣官分獻於大祀殿之前　以上言日月星辰之祭

太宗伯以槱燎積柴實牲體祀司中司命文昌第五第四星飌古風字師箕星雨

師畢星也

天府若祭天之司民軒轅角也司祿文昌第六星而獻民數穀數則受而藏之○按　本朝郊祀既已設星辰二壇於上又有雲風雷雨之壇

祭法埋少牢於泰昭祭時也相近於坎壇祭寒暑也○按　本朝於春秋二時祭太歲之神及四時月將之神其亦祭時與寒暑之遺意歟

唐天寶五載詔已後每祀雨師宜與雷師同壇○按此後世祀雷之始周禮有風師雨師漢因之唐人加以雷本朝又加以雲合爲一壇以從獻於郊天大祀又爲壇於郊壇之西每歲仲秋天子又躬祀焉　以上祭風雲雷雨之神

舜典望於山川山川五嶽四瀆之類望而祭之○周禮大宗伯以血祭祭五嶽以貍沈祭山林川澤○司服王祀四望山川則毳冕○大司樂乃奏

姑洗歌南呂舞大磬以祀四望乃奏蕤賓歌函鍾舞大夏以
祭山川（四望五嶽四鎮四瀆山川之大者）○按　本朝郊壇之外既各為壇以
分祭五嶽四鎮四瀆四海又於郊壇之右為壇以專祀之初春
大祀則從享於天地仲秋報祀天子乃躬詣於其壇焉是所謂四
望之祭也又列　南京鍾山之神　北京天壽山之神與之同
壇而祭所謂山川之祭也又於天下藩府郡縣既立山川壇總
祭一方之山川又表其山林川澤之有名者以專祀之使有司
躬詣其所在祀焉
禮器晉人將有事於河必先有事於惡池（川之大者之從祀也）齊人將有
事於泰山必先有事於配林（林名泰山之從祀）
學記三王之祭川也皆先河而後海○按觀此則祭海之禮三代
已有之三代時四海惟東北濱中國南海西海越在荒服之外

自漢以後南越始入中國而有南海然西海竟不知所在故望
祀東海於登州祀南海於廣州二祀皆臨海而祭西海則望祀
於蒲州北海則望祀於懷慶夫宋都汴梁而懷慶在其北出國
門而北望以祭之可也今　國家都燕往南而祭北海豈天子
宅中以臨四海之義哉　京師東北乃古碣石淪海之處於此
就海而祭於勢為順若夫中國之正西在於秦隴稍南則滇也
滇之極西聞有大海通西南島夷宜於雲南望祀之如此則四
海之祀皆在吾域中矣
公羊傳曰三望者何祭泰山河海曷為祭泰山河海山川有能潤
于百里者天子秩而祭之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　朝而徧雨乎
天下者惟泰山耳河海潤于千里
左傳昭公元年鄭子產曰山川之神凡水旱癘疫之災於是乎禜
之劉向曰五嶽者何東泰南霍西華北常中嵩高也四瀆者何江
河淮濟也○按自古所以祀嶽瀆山川者皆以其能大布雲雨焉
大歛雲雨焉使不至於旱潦而生五穀也
漢宣帝神爵元年詔太常以四時祠江海雒水祈為天下豐年焉
按後世祀海始於此
隋制祀四鎮東鎮沂山西吳山南會稽山北醫無閭山冀州鎮霍
山○按鄭玄註周禮四望有五嶽四瀆四鎮後世止祀嶽瀆而無
四鎮至是始祀之又以冀州霍山為中鎮凡五鎮
唐封五嶽為王四瀆為公四海為王五鎮為公（則天封華嶽為金天王其餘皆玄宗事）
○宋真宗加五嶽以帝號○張栻曰古者祭山川為之壇壝立
之史祝設之牲幣所以致禱祠之實也後世人其形宇其地則
其失也久矣陳淳曰帝一而已安有山而謂之帝又立后殿

於其後不知又是何山可以當其配而為夫婦耶泰山惟魯公
可祀今在在州縣皆立東嶽行祠亦失於講明之故
國朝洪武三年　太祖詔略曰朕惟為治之道必本於禮嶽鎮四
瀆皆高山廣水英靈之會皆受命　上帝幽微莫測豈國家
封號之所可加瀆禮不經莫此為甚今命依古定制並去其前
代所封之號止以山水本名稱其神○按聖祖此詔一滌千古
之謬　以上山川之祀
太祖皇帝敕封鑒察司民城隍制詞略曰神司淑慝為天降祥
玆於臨御之初與天下更始凡城隍之神皆新其命○按城隍之
名不經見惟唐李陽冰有當塗縣城隍廟記則在唐已有矣
按周禮有司民之祭今國初封其神為鑒察司民意或有取
於此洪武元年承前代之舊加以封爵府曰公州曰侯縣曰伯

三年革去封號止稱其處府州城隍之神既又命各府州縣城隍廟宇俱如其公廨設公座筆硯如其守令造爲木主毀其塑像舁置水中取其泥塗壁繪以雲山其在兩廡亦如之新官到任則俾其與神誓蓋又付以監察之任使有民社者不敢以非理虐吾民也　以上城隍

詩大雅皇矣篇曰是類（[illegible]祭）是禡（[illegible]所征之地而祭始造軍法者[illegible]黃帝及蚩尤也）　按我朝[illegible]山川[illegible]以爲旗纛[illegible]神[illegible]春秋遣旗手衛官致祭又命天下衛所皆立[illegible]廟[illegible]歲祭　以上旗纛

周禮大宗伯以血祭祭五祀　[illegible]服[illegible]五祀則希冕　按周禮儀禮雖有五祀之名而無其目月令所謂門（秋）戶（春）行（冬）竈（夏）中霤（中央）[illegible]白虎通則無行而有井漢以來皆祭井不祭行隋唐以來皆以時享祖宗時並祭之　本朝於四孟月享太廟各祭其一有井無行季夏土旺日祭中霤又於歲暮享廟命官兼祭五祀則本月令臘享五祀也　以上五祀之祭

祭法王爲群姓立七祀五曰泰厲（古帝王無後者）諸侯爲國立五祀五曰公厲（古諸侯無後者）大夫立三祀一曰族厲（古大夫無後者）○左傳曰鬼有所歸乃不爲厲　按厲祭自三代以來有之洪武三年命天下京都王國府州縣於城北郊各立厲壇祭厲及告城隍文與壇式頒天下每歲三祭祭於清明秋七月望冬十月朔也其祭文略曰無祀鬼神昔爲生民未知何故而歿故敕天下有司依時祭之在京都有泰厲之祭在王國有國厲之祭在府州有郡厲之祭在各縣有邑厲之祭在一里又各有鄉厲之祭[illegible]於神依人而血食人[illegible]神而知禮仍令本處城隍以主此祭欽哉欽哉

[illegible]　以上厲祭

禮記郊特牲天子大蜡八伊耆氏（古天子號或曰帝堯）始爲蜡蜡也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也蜡之祭也主先嗇（神農）而祭司嗇（后稷）也祭百種以報嗇也饗農（古之田畯有功於民者）及郵表畷（田畯居以督耕者）禽獸（猫虎之屬）仁之至義之盡也古之君子使之必報之迎猫爲其食田鼠也迎虎爲其食田豕也迎而祭之也（迎其神而祭之所以饗禽獸之故）祭坊與水庸事也（溝也爲農事之備）曰（祝辭）土反其宅水歸其壑昆蟲毋作草木歸其澤○張載曰八蜡先嗇一司嗇二農三郵表畷四猫虎五坊六水庸七百種八鄭玄以昆蟲爲八昆蟲最是爲害者不當祭

八蜡以記四方（四方之蜡以記其功）四方年不順成八蜡不通（不得與祭也）以謹民財也順成之方其蜡乃通以移民也（移寬縱之意財可寬用）既蜡而收（收斂）民息已故既蜡君子不興功

雜記子貢觀於蜡孔子曰賜也樂乎對曰一國之人皆若狂賜未知其樂也子曰百日之勞一日之澤非爾所知也○按大蜡之祭三代已有之夏曰嘉平殷曰清祀周曰大蜡秦始謂之臘尋更曰嘉平漢復曰臘魏晉以來皆有其禮蓋此祭與籍田相爲始終當大東作方興既舉籍田之禮以祀先農而以帥先農民及夫百穀告成又舉大蜡之禮以報先嗇而以勞來農民是固先王莫大之禮以廣莫大之恩者也今日誠舉行之則幽明人鬼皆蒙其休　以上蜡祭

以上秩祭祀上

大學衍義通略卷十八

大學衍義通略卷十九

秩祭祀下

內外群祀之禮

舜典徧於群神（群神謂丘陵墳衍古之聖賢皆祭之）○詩周頌曰懷柔百神及河喬嶽允王維后

祭法夫聖王之制祭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若神農后土之屬）以死勤事則祀之（若舜鯀冥）以勞定國則祀之（若禹是也）能禦大菑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若湯文武）○按後世廟祀前代帝王而以其功臣從享者其原蓋出于此　本朝洪武初建帝王廟於南京雞鳴山之陽以祀三皇五帝三王漢高祖光武唐太宗宋太祖元世祖所祀者止及一統之世創業之君又詔以歷代名臣從祀帝王廟乃以風后力牧皐陶及木華黎博爾忽赤老溫伯顏凡三十有七人皆前代之名臣同德始終一心者也（或謂元世祖無功於中國而其臣木華黎輩皆爲中國害者不可配祀）

漢高祖二年詔天下立靈星祠常以歲時祀以牛○按后稷祠而謂之靈星者以稷配靈星也

隋制祀先代王公堯舜禹湯文武漢高各祭於所都之地

唐天寶六載勅三皇（伏羲神農皇帝）五帝（少昊顓頊高辛堯舜）創物垂範宜有欽崇其擇日置廟以春秋致享○按此祀三皇之始前此堯舜各祭于所都今乃併三皇立廟焉

代宗永泰二年詔道州舜廟宜蠲近廟佃戶充掃除從道州刺史元結請也

宋太祖乾德四年詔太昊及商太宗十有六帝各給守陵五戶長吏春秋奉祀商太戊武丁及隋高祖十帝各給三戶歲一享秦始皇漢景及晉高祖十六帝各給二戶三年一祭周桓王梁少帝後唐末帝三十八帝止禁樵採○按宋太祖次序歷代帝王給守陵戶命有司致享可謂忠厚之至矣但其所品第者亦有未盡善者焉第一等皆創業之君無可議者其第二等魏太祖曹操以篡得國未嘗即帝位也而亦列於成康漢文之間第三等朱溫（梁太祖）篡弒其君無復人理而亦與於景武玄憲之列則似無別矣我　朝於帝王陵廟既命有司歲時脩葺又於三年一次出祝文香帛遣太常寺樂舞生齎往所在命有司致祭其所祀者伏羲至元世祖凡三十六帝皆盛德之主有功於生民者也是我　聖祖之所選定可謂公且嚴矣　以上歷代帝王之祀

唐玄宗天寶七載詔歷代忠臣義士孝婦烈女史籍所載德行彌高者所在宜置祠宇以時致祭○按後世祭忠臣義士孝婦烈

女始于此所謂忠臣者十有六人商傅說至諸葛亮是也義士八人殷伯夷叔齊至漢紀信是也孝婦七人周太姜至曹世叔妻大家是也烈女十有四人周宣王齊姜至淳于緹縈是也

真宗大中祥符元年詔封周公旦文憲王於曲阜縣建廟春秋委本州長吏致祭○按自唐以前並祀周公而以孔子配自後專祀孔子而周公無廟誠闕典也後世宜爲建廟於魯地歲祀一視孔子而不通祀於天下庶於報祀之典爲稱

神宗元豐六年太常寺言請自今諸祠加封無爵號者賜廟額已賜額者加封爵從之○按　本朝始詔革天下神封其詔略曰凡歷代忠臣烈士亦皆當時初封以爲實號後世溢美之稱皆與革去庶幾神人之際名正言順用稱朕以禮事神之意　以上忠臣烈士之祭

徽宗政和元年詔開封府一應神祠不在祀典者毀之乃毀一千三十八區○按徽宗毀壞神祠其時雖非而所行則是也朱熹謂後世有箇生的神道人心邪向他他便盛如狄仁傑只留泰伯伍子胥廟壞了許多廟其鬼亦不能爲害這是他見得無這物事了上蔡云可者欲人致生之故其鬼神不可者欲人致死之故其鬼不神可見鬼神不能自神由人心之向背也○按有天下者祭百神我國家初都金陵其山川社稷之外前代之忠臣烈士有所謂蔣忠烈(漢將子文廟在雞鳴山之陽)卞忠貞(晉人卞壼)曹武惠(宋曹彬)劉忠肅(唐劉仁贍)衛國忠肅(諱福壽元人)諸廟敕命有司建置歲時致祭者也又有所謂功臣廟以祀中山王徐達開平王常遇春岐陽王李文忠寧河王鄧愈東甌王湯和黔寧王沐英與夫馮國用耿再成丁德興張德勝吳禎康茂才茅成胡大海趙德勝華高俞通海吳良曹良臣吳復孫興祖二十一人者皆開國元勳有功於國者也此外所謂眞武廟壽亭侯(漢關羽)廟五顯天妃之類(以上廟俱在雞鳴山之陽)皆前代所有者亦不廢焉

祭告祈禱之禮

舜典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孔安國曰六宗謂四時也寒暑也日也月也星也水旱也胡宏曰晉張髦以六宗爲三昭三穆學者多從其說蓋祀上帝而謂之類者本乎上者咸在其中也況四時寒暑日月星辰之運即天神之奧豈可分裂各爲神乎○按古者雩祭禜爲水旱踐位之初未水旱也而預祭之何居蓋受終之後既類於上帝其勢必及於昭穆群廟然後可以望山川而徧群神也)望于山川徧于群神○按王者中天地立爲神人主是以初即位也明則詔告于遐邇之臣庶幽則祭告于上下之神祇若舜受堯禪既受終文祖又類上帝以及群神是也我　列聖登基之初首祭告于郊廟社稷繼遣臣僚分祭天下山川等神蓋與有虞之制越千載而符合也

月正(正月也)元日(朔日也)舜格(至也)于文祖(舜服堯三年喪畢將即位復至文祖廟告焉)

按國家之事孰有大於受終繼體者哉自堯舜禹湯周武皆行祭告之禮自秦漢以來禮文苟簡乃有行不行者創業之君比於草創繼體之君拘於諒闇遂無一定之制宜以唐虞之世爲則方其攝位之初既以告于文祖而偏祀群神矣及夫堯喪既畢之後復至于文祖廟而告之焉竊意宜於嗣統之初遣禮官告于郊廟群神迨夫喪畢之後擇日躬詣郊廟行禮可也　以上告即位儀

洛誥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騂牛一(赤色)武王騂牛一王命作冊逸(史佚也)祝冊(告神也)惟告周公其後(周公立其後爲魯公)王入太室(清廟中室)祼(灌地降神)王命周公後作冊逸誥(使史佚誥伯禽)○按蔡傳以爲命周公治洛留守其後考之經文無留守意而禮有賜爵祿於太廟史由君右執策之文意者成王以周公有大功遂因時祭而作冊告神以封其後歟(孔疏亦此意)

詩大雅江漢篇曰釐爾(王指召虎)圭瓚秬鬯一卣告于文人(先祖之有文德者謂文王也以寵異之)錫山土田于周(岐周)受命自召祖命(使受命於岐周從其祖康公受命于文王之所)虎拜稽首天子萬年○按先儒有言錫山川土田必使于周受命用文武封康公之禮以待之此時此意嘗非宣王之賞若稟命於乃祖文武也功非召虎之功如受教於乃祖康公也三代令王不責臣子以事功惟勉臣子以忠孝如此

祭統古者明君爵有德而祿有功必賜爵祿於太廟示不敢專也故祭之日一獻君降立於阼階之南南鄉所命北面史由君右執策命之再拜稽首受書以歸而舍(釋也)奠於其廟

漢武帝元狩六年使御史大夫湯廟立子閎爲齊王旦爲燕王胥爲廣陵王閎之策曰嗚呼小子閎受茲青社燕王曰玄社廣陵王曰赤社朕承天序惟稽古建爾國家封于東土燕曰北土廣陵曰南土世世爲漢藩輔 以上廟封之儀

王制天子將出征類于上帝宜乎社軍將出宜祭于社即以社主行不用命戮於社也造于祖造七廟但於遷廟主行用命賞于祖也禡於所征之地受命于祖廟卜於廟也受成於學謀決其謀也

曾子問曰古者師行必以遷廟主昭穆最上之廟一主祔禰時所遷者也行乎孔子曰天子巡守以遷廟主行載于齊車言必有尊也○曾子問曰古者師行無遷主未有毀廟可遷之主也則何主孔子曰主命問曰何謂也孔子曰天子諸侯將出必以幣帛皮圭告于祖禰遂奉以出載于齊車以行每舍奠焉而後就舍反必告設奠卒斂幣玉藏諸兩階之間乃出蓋貴命也 以上師行之儀

周禮司巫若國大旱則帥巫而舞雩○按魯僖公亦以巫尪舞雩則祈雨以巫其來久矣

春秋桓公五年大雩胡安國曰大雩者雩於上帝用盛樂也諸侯雩境內之山川爾侯而大雩非禮也

左傳曰龍見而雩建巳之月過則書

禮記月令仲夏之月命有司爲民祈祀山川百源大雩帝用盛樂乃命百縣雩祀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以祈穀實百縣者畿內之邑也

祭法雩宗祭水旱也○按雩之爲祭蓋天子于郊天之外別爲壇以祈雨者也明用孟夏後世此禮不傳往往用方士符咒指斥怒罵以貪天功嗚呼上帝之靈不以誠感而以法術劫制之可乎請於郊兆之旁擇地以爲雩壇每歲孟夏以後遇有水旱舉行其禮可也

謹按嘉靖十一年六月爲崇雩壇 以上大雩之禮

禮記月令仲春之月玄鳥燕也至至之日以大牢祠于高禖天子親往后妃帥九嬪御乃禮天子所御帶以弓韣弓衣也授以弓矢于高禖之前○按自古聖王制爲郊禖之祀以爲祈嗣之禮然郊者祀天之常所而使后妃嬪御涉於其間不無褻瀆請擇宮中潔靜之地立爲禖壇中設帝位而以高禖配焉於行禮爲宜 以上高禖之祀

周書金縢曰王有疾弗豫不悅也公爲三壇同墠除地也爲壇於南方北面周公立焉植璧秉珪以璧禮神乃告太王王季文王史乃冊祝曰惟爾元孫某武王也遘厲虐疾遘遇也厲惡也虐暴也若爾三王是有丕子之責于天三王當任保護之責以旦周公名代某之身○按或問程頤周公欲代武王死其知命乎頤曰只是要代兄豈更問命或又問朱熹亦有此理否熹曰聖人爲之亦須有此理楊時謂聖人固知天理然只爲情切猶於此僥倖萬一也故至誠爲之呼誠之一言其感格上天之本乎不然則流於王莽之僞矣

儀禮疾病乃行禱五祀

周禮男巫春招招吉祥弭弭去禍祟以除疾病○按商書有巫風之說則巫在商已有之周禮以之設官司巫掌群巫之政令有男巫有女巫天有旱暵漢音則舞雩國有大烖則待命人有疾病則招弭其大要在通鬼神而已後世巫不設官而禬禜禱祠之事則未嘗廢佛老之徒遂陰竊巫覡之柄以爲禳星告斗之法世之儒者遂謂巫不誅醫不行殊不知三代之世醫巫並行也苟知周人設官而禁其淫誣妖誕之事亦絕地天通之一事也 以上疾病行禱

方相氏掌蒙熊皮黃金四目玄衣朱裳執戈揚盾帥百隸而時難(儺也)以索室敺疫○按儺者索室以去其不祥其法始於周禮方相氏而其事見於月令之三時季春行於國中仲秋行於宮禁惟冬謂之大儺則通上下行之也漢唐以來其法猶存漢以中黃門為之盖以其出入禁掖為便元人至遣西番僧入宮持呪每歲元正命所謂佛子者張白傘蓋偏遊都城此何理也今世此法不傳然宮中深密陰氣偏盛不能無影響之疑假外道以驅除之亦古禮也請依古制行之　以上大儺

文中子曰封禪非古禮也其秦漢之侈心乎○馬端臨曰太史公作封禪書以為古受命帝王未嘗不封禪盖出於齊魯陋儒之說詩書所不載非事實也當以文中子之言為正

梁天監中有請封禪者許懋建議曰舜柴岱宗是為巡狩而鄭玄

引孝經鈎命決云封于泰山考績燔燎禪於梁父刻石紀號此緯書之曲說七十二君(管仲答齊桓公以為古封禪七十二家自無懷至三代皆有之)燧人之前世質民淳安得泥金檢玉結繩而治安得鐫文告成妄亦甚矣秦始皇嘗封泰山孫皓(三國)嘗封國山皆主好名於上而臣阿旨於下非盛德之事不可為法也○按封禪之說詩書典禮略不經見所謂七十二君者果何代何人哉先儒有言養生至於長生不死為國至於祈天永命皆有是理然自秦漢以來千餘年矣有國家者未見一人過百年而不死者亦未有一國踰千年而不亡者則是有此說而無此事明矣是故明君欲求壽年之永莫若寡欲欲得國祚之延莫若愛民寡欲而至於全其天愛民而至於過其曆真誠有此理亦真誠有此事嗚呼世主所以甘心於不貲之費而行封禪之禮者以有秘祝之求也誠知此理反之於

心知其必無驗之於古知其無效則自不為矣　以上言封禪

釋奠先師之禮

周禮大司樂掌成均(五學)之法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之子弟焉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為樂祖祭於瞽宗○大胥春入學(春始以學士入學宮而教之)舍菜(舍即釋菜蘋藻之屬)合舞(釋菜先師也)○文王世子凡學春官(禮樂之官)釋奠于其先師秋冬亦如之○凡始立學者必釋奠于先聖先師及行事(釋奠)必以幣○始立學者既興(興當作釁)器用幣(始立學未有禮樂之器及制器釁用幣于先聖先師以告此器之成)然後釋菜(告將用器也)○學記大學始教皮弁(服)祭菜示敬道也○熊禾曰釋奠有六始立學釋奠一也四時釋奠及師還釋奠通前六也釋菜有三春入學釋菜合舞一也釁器釋菜二也皮弁祭菜三也釋幣惟一

釁器用幣是也

漢高祖過魯以太牢祀孔子○按此漢以來祀孔子之始

平帝元年初追謚孔子曰褒成宣尼公○按此後世尊崇孔子之始夫平帝之世政出王莽假崇儒之名以收譽望文姦謀聖人在天之靈其不之受也必矣況夫子之聖豈一言一行之善而可以節惠立謚也哉然則何以稱惟曰先師孔子以見聖人之所以為萬世尊崇者在道不在爵位名稱也(嘉靖十年定制稱孔子曰至聖先師孔子四配曰復聖顏子云云群儒曰先儒某氏云云)

漢平帝謚曰宣尼公唐高宗贈為太師玄宗謚為文宣王至聖二字始於宋真宗大成二字始於元武宗也○漢高祖過魯以太牢祀孔子後安帝亦祀於闕里魏正始令太常釋奠於辟雍至是始行於大學四時特祀及太子釋奠之禮始於晉之武帝宣尼立廟

後有司薦享之禮始于元魏之文成國子學四時釋奠州縣學春秋釋奠始于隋之定制國學則遣官主祭州縣則守令主祭始于唐之貞觀月朔行禮始於北齊朔望行香肇于宋代(朱熹有謂宜黃香不是朔謁之說故謂宋代有行香之禮然朔望行香實始於本朝洪武十七年)南宋用六佾軒懸之樂北齊設六佾軒架之樂唐開元樂用宮架而施于堂下宋景祐樂用登歌而施于堂上本朝用登歌堂上堂下之樂用八佾六十四人之舞○服着九章冕十二旒王者鎮圭之執二十四戟之制又非宋徽宗之始制乎

魏正始以顏子配享唐貞觀以左丘明二十二人從祀○按此後世以先儒配享孔子之始馬端臨曰以二十二子言之獨子夏無以議為左丘明公羊高穀梁赤猶曰受經於聖人而得其大義至於高堂生以下謂之經師可矣非人師也至王輔嗣之宗

旨老莊(弼)賈景伯(逵)之附會讖緯戴聖馬融之貪鄙固當見擯於洙泗今乃俱在侑食之列而高弟弟子除顏淵之外反不得與焉抑於康成之注而以專門訓詁為盡得聖人之傳也

玄宗始以曾參從祀坐于十哲之次(玄宗以李元瓘言詔顏子等十哲宜為坐像悉令從祀曾參為坐像坐十哲之大然七十二賢俱不當享祀)○按塑像之設中國無之至佛教入中國始有也不知祀吾聖人者何時而始為像云觀李元瓘言顏子以下則像在唐前已有矣甚非神而明之無聲無臭之道也國初洪武十四年首建大學(洪武初建于今應天府學十四年始作今地)聖祖毅然的見千古之非自天子以下像不土繪祀以神主數百年夷教乃革獨今京師國學乃因元人之舊正統中重脩廟學惜無以此上聞者(嘉靖十年始改像立主不得而然矣行天下悉為然也)

宋神宗既以孟子配食又以荀楊韓愈從祀○理宗以周程張朱及張栻呂祖謙從祀○度宗定制以顏曾思孟並配益以邵雍司馬光實從祀○元仁宗以許衡從祀元文宗以董仲舒從祀(又加孔子封號)○洪邁曰自唐以來相傳以孔門高弟顏淵至子夏為十哲坐祀於廟堂上其後升顏子配享則進曾子於堂以補其闕然顏子之父路曾子之父點乃在廡下從祀之列子處父上神靈有知何以自安所謂子雖齊聖不先父食正謂此也姚燧曰江之左進曾子子思並顏孟由孟子而視子思師也由子思而視曾子又師也而並南面燧知四子已避讓於其真之中不能一日安其身於一堂之上況又祀無繇點鯉於庭其失在於崇子而抑父矣為是學官所以明人倫於天下而倒置於數筵之間如此矣以為訓○按熊禾謂宜別設一室以齊國公叔梁紇居中南面顏路曾皙孔鯉孟孫氏侑食西嚮如此則可示有尊而

教民孝矣(嘉靖十年改啟聖祠如禾議)

本朝正統中以宋胡安國(春秋傳)蔡沈(書註)真德秀(作大學衍義)元吳澂(作諸經纂註)從祀○按有國家者以先儒從祀孔子廟庭非但以崇德蓋以報功也是以在宋言者屢屢以歐陽脩蘇軾孫復胡瑗為請而近日亦有以楊時羅從彥李侗為言事下議臣皆不之從以其無功於經也若荀況戴聖馬融王弼杜預之輩屢有建請革去其祀者至今猶列在祀典豈不以弼等雖於德行有虧然皆有功於經也夫從祀之說始於唐太宗以左丘明等二十二人配食先師也自後(宋神宗)益以荀況楊雄韓愈宋南渡後始加以周程張朱邵馬及張栻呂祖謙元人又加以董仲舒許衡皇朝又加以胡安國蔡沈真德秀吳澂四人者是皆有功於聖門者也已祀而黜者惟楊雄一人若孔孟以後之儒有功於聖經

者無不祀矣惟楊時者從學二程載道而南使無時焉則無朱
熹矣乃不得如言性惡之荀況宗旨莊老之王弼附會讖緯之
賈逵並祀於孔子廟庭以從於二程之後朱邑之前其乖闕與
歟　愚意必經明行脩者方可從祀
唐高宗時顏子贈太子少師曾參贈太子少保○玄宗時顏子贈
兗國公閔損等九人爲侯曾參等爲伯○宋眞宗封閔損以下爲
公曾參以下爲侯左丘明以下爲伯○元文宗加封顏回爲兗國
復聖公曾參爲郕國宗聖公孔伋沂國述聖公孟軻鄒國亞聖公
本朝舊制主祭選國子祭酒其後乃遣翰林院官然讀　聖祖御
製文集其國子祭酒誥略曰仲尼歷代崇其德王者親祭登彝
故設官以代祭之名曰祭酒或云爲飮之長而先奠之曰祭酒
斯誠未然今特授爲國子祭酒爾尚竭乃精而臨祭静乃神以

對神庶不負委令之意請如舊制以國子祭酒主祭庶合
聖祖誥詞之盛意
初孔子之祀像設高座而器物陳於座下弗稱其儀其來已久洪
武三年定擬各爲高案其豆籩簠簋悉代以甆器○按蘇軾謂古
者坐於席故籩豆之長短適與人均今土木之像既已巍然於
上而列器皿於地使鬼神不享則不可知若其饗之則是俯伏
匍匐而就食也觀此則孔廟自唐設像以來已如此至是
聖祖始正之云○按古者几筵在西神皆東向而配位者南向自
尊孔子爲王之後始改從南面而配位則西向宋人以王安石
配享乃以坐對顏子西坐東而今則四子配享皆左右列蓋始
於宋也
歐陽脩曰釋奠釋菜禮之略者也後之人徒見官爲立祠而州縣
莫不祭之則以天子之尊由此爲盛甚者乃謂生雖不位而沒有
所享以爲夫子榮謂有德之報雖堯舜莫若何其謬論者歟
按今制國子監每月朔先期太常寺送兔蔬等物至日行禮其
春秋二祭
皇帝御制遣官行禮文武官朝服侍班牲用太牢禮行三獻樂備
登歌舞用八佾
熊禾曰禮有祀先賢於東序及祭鄉先生於社之文若孔明之在
南陽管幼安之在東海張九齡之在曲江陽城之在晉鄙三代而
下論天下人物亦當首稱又如蜀之文翁閩之常袞首開一方文
治去之千載猶思慕之凡若此類宜列群祀咸秩無文○按今郡
縣學往往有鄉賢祠然多出私祭非朝廷祀典所秩者乞如
禾議行之

唐玄宗置太公廟以張良配享選古名將以備十哲以二月八月
上戊致祭如孔子禮○司馬光曰自生民以來未有如孔子者豈
太公得與抗衡哉自孫吳以下皆以勇力相勝狙詐相高使太
公有神必羞與之同食矣○按觀光之言則武成不當有廟明
矣太公之神則當祀於歷代帝王廟以配文武其餘名將有功
於一時者各祀於所生之地及立功之處可也
以上秋祭祀下

大學衍義通略卷十九

大學衍義通略第五帙目錄

第二十卷　治國平天下之要八

崇教化上 其目四

總論教化之道　設學校以立教

明道學以成教

本經術以為教 易書詩春秋儀禮周禮禮記六經 論語大學中庸孟子四書

第二十一卷

崇教化下 其目七

一道德以同俗　躬孝弟以敦化

崇師儒以重道 [illegible] 尊崇先聖 崇祀先儒

謹好尚以率民　廣教化以變俗

嚴旌別以示勸　舉贈謚以勸忠

第二十二卷　治國平天下之要九

備規制上 其目八

都邑之建　城池之守

宮闕之居　囿游之設

冕服之章　璽印之制 寶璽 印章 符節 鈔券

輿衛之儀　曆象之法

第二十三卷

備規制下 其目八

圖籍之儲　權量之謹

寶玉之器　工作之用

章服之辨　胥隸之役 [illegible]

郵傳之置　道塗之[illegible]

第二十四卷　治國平天下之要十

慎刑憲上 其目七

總論制刑之義　定律令之制

制刑獄之具　明流贖之意 徒流贖

詳聽斷之法 聽訟 斷獄　議當原之辟

順天時之令

第二十五卷

慎刑憲下 其目七

謹詳讞之議　伸冤抑之情

慎告災之赦　明復讎之義

簡典獄之官　存欽恤之心

戒濫縱之失

大學衍義通畧卷二十

治國平天下之要八　　永嘉王諍輯註

崇教化上

總論教化之道

易臨之大象曰澤上有地臨君子以教思無窮容保民無疆○觀之彖曰觀盥音管而不薦有孚顒音濃若下觀而化也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

象曰風行地上觀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按劉彝謂觀民設教如齊之末業而教以農桑衛之淫風而教以禮別奢如曹則示之以儉儉如魏而示之以禮之類是也

賁之彖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書周官曰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擾兆民○君牙曰弘敷五典式和民則爾身克正罔敢弗正民心罔中惟爾之中

周禮乃立地官司徒使率其屬而掌邦教以佐王安擾邦國○正月之吉朔日始和始調和民之事布教于邦國都鄙布文書乃縣教象之法于象魏雉門兩觀使萬民觀教象挾日為一匝而斂之乃施教法于邦國都鄙使之各以教其所治民歲終則令教官正治而致事正治文書致事上計簿

禮記王制曰司徒脩六禮冠昏喪祭鄉相見以節民性明七教五倫及兄弟賓客以興民德齊八政飲食衣服事為異別度量數制以防淫一道德以同俗養耆老以致孝恤孤獨以逮不及上賢以崇德簡不肖以絀惡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者異俗剛柔輕重遲速異齊五味異和器械異制衣服異宜脩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

漢書食貨志曰里有序鄉有庠春令民畢出在野冬則畢入於邑所以順陰陽備寇賊習禮文也春將出民里胥平旦坐於右塾鄰長坐於左塾畢出然後歸夕亦如之入者必持薪樵冬民既入婦人同巷相從夜績女工必相從者所以省燎火同巧拙而合習俗也

漢賈誼言于文帝曰凡人之智能見已然不能見將然夫禮者禁於將然之前而法者禁於已然之後是則法之所為用易見而禮之所為生難知也禮云禮云者貴絕惡於未萌而起教於微眇使民日遷善遠辠而不自知也

設學校以立教

易頤之彖曰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按頤之道養正則吉如戰國之田文養士至三千餘人東都之延禧大學諸生至三萬餘人適足以起亂果何益哉

詩大雅棫樸篇曰倬大也彼雲漢天河為章于天周王壽考遐與何同不作人○思齊詩曰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古之人無斁厭也譽髦俊也斯士

靈臺詩曰於論倫也鼓鍾於樂辟廱○文王有聲詩曰鎬京辟廱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皇王武王烝君也哉○張載曰靈臺辟廱文王之學也鎬京辟廱武王之學也

詩序子衿刺學校廢也菁菁者莪樂育材也○按此二詩朱子集傳皆以序說為非及觀所作白鹿洞賦有曰廣青衿之疑問又曰樂菁莪之長育則又用序說

魯頌泮水頌僖公能修泮宮也朱子曰諸侯之學鄉射之宮謂之泮宮東西南有水形如半璧以其半於辟廱故曰泮水而宮亦以名也○按泮宮之作不見於春秋說者多以為疑而朱熹以為飲泮宮而頌禱之詞也蓋春秋常事不書且故耳

周禮大宰以九兩繫邦國之民三曰師以賢得民四曰儒以道得民八曰友以任(相任以事)得民○大司徒以本俗六安萬民四曰聯師儒五曰聯朋友○師氏以三德教國子一曰至德以為道本二曰敏德以為行本三曰孝德以知逆惡教三行一曰孝行以親父母二曰友行以尊賢良三曰順行以事師長居虎門之左以教子弟凡國之貴(有職守在學者)遊(無職守在學者)子弟學焉○保氏養國子以道乃教之六藝(云云)乃教之六儀○吳澂曰祭祀之容穆穆皇皇賓客之容嚴恪矜莊朝廷之容濟濟蹌蹌喪紀之容纍纍顛顛軍旅之容暨暨詻詻車馬之容匪匪翼翼

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之子弟焉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祗庸孝友以樂語教國子興道諷誦言語以樂舞教國子舞雲門大卷(黃帝樂)大咸(堯樂)大磬(舜樂)大夏(禹樂)大濩(湯樂)大武(武王樂)

禮記王制曰天子命之教然後為學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

天子曰辟雍諸侯曰頖宮○按大學之名始見於大司樂之成均(五帝學)諸侯之學始見於魯頌之泮宮

樂正(樂官之長)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

王大子王子群后(謂諸侯)之大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國之俊選皆造焉凡入學以齒○將出學(九年大成)小胥大胥(皆樂官)小樂正簡不帥教者以告于大樂正大樂正以告于王王命三公九卿大夫元士皆入學不變王親視學不變王三日不舉(去食樂)屏之遠方西方曰棘(急也使之悔過)東方曰寄(寓也)終身不齒

明堂位曰米廩有虞氏之庠也(魯之米廩卽虞氏之庠也下倣此)序夏后氏之序也瞽宗殷學也頖宮周學也(此言魯立四代學)學記曰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學乎又曰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術當為遂)國有學○按三代以後之君以武功定天下者往往緩於文事漢歷高惠文景至武帝五世始立大學宋歷太祖太宗真宗至仁宗四世州郡始有學我

聖祖立國子學於未登極之前五年立郡縣學於登極之後二年至於八年卽立社學其與古人家塾黨庠之名雖不同其以士著教人則一也士生斯時不待舍去桑梓而有學有師矣

比年入學(每歲皆有入學之人)中年考校(間一年也)一年視離經(離經謂斷句絕也)辨志(謂別其趨向正邪)三年視敬業(所習無怠)樂群(於友無睽)五年視博習(習不限經)親師七年視論學(講求學之)取友(擇取益者)謂之小成九年知類(知其類也)通達強立而不反謂之大成夫然後足以化民易俗近者說服而遠者懷之此大學之

道也○按此古者學校逐年比校之法

大學始教(始入學)皮弁祭菜(皮弁有司服祭菜)示敬道也(尊敬道藝)宵雅肄三(肄習也宵雅小雅鹿鳴四牡皇皇者華)官其始也(三詩取其居官受任之美誘其初志)入學鼓篋(鼓篋擊鼓出書)孫其業也(以遜順之心進其德業)夏楚二物收其威也(收斂威儀)未卜禘(五年大祭曰禘)不視學(五年不視學吳澂曰謂考試學之禮也)游其志也(不欲急迫)時觀而不語(春秋試有說無)存其心也幼者聽而弗問學不躐等也此七者教之大倫也○按此古者學校示教之法

大學之教也時教(四時之教)必有正業退息必有居學不學操縵(弄琴瑟)不能安弦(熟成也)不學博依(廣求依附)不能安詩不學雜服(冕弁)不能安禮不興其藝(三者之學)不能樂學故君子之學也藏焉(於其所教之官)脩焉息焉游焉夫然故安其學而親其師樂其友而信其道是以雖離師傅而不反也○按喜悅生於時習自得由於深造

今之教者呻(吟也)其佔(視也)畢(簡也)多其訊(問也)言及于數進(所言務躐)而不
顧其安使人不由其誠教人不盡其材其施之也悖其求之也拂
夫然故隱其學而疾其師苦其難而不知其益也雖終其業其去
之必速教之不刑(成也)其此之由乎○按此章論教之不成切中後
世教人之弊
祖宗以來設立學校惟立師儒以教導之命有司以提調之至正
統中始於每道添設風憲官一員以專督學政設官之意止欲
振作其頹墮者耳非使其人各自爲一法以涌教一方之學者
至使凡所爲所行盡墮在學記此章中也
大學之法禁於未發之謂豫當其可之謂時不陵節而施之謂孫
相觀而善之謂摩此四者教之所由興也發然後禁則扞格而不
勝(不能承當其教)時過然後學則勤苦而難成雜施而不孫(順也)則壞亂而
不脩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燕朋(燕私之朋)逆其師燕辟(燕私邪僻)廢
其學此六者教之所由廢也
學者有四失教者必知之人之學也或失則多(有餘者)或失則寡(材不足者)或失則易(俊快者)或失則止(鈍滯者)此四者心之不同也知其心然
後能救其失也教也者長善而救其失者也
尚書大傳曰公卿之大子大夫元士之適子十有三年始入小學
見小節焉踐小義焉二十入大學見大節焉踐大義焉故入小學
知父子之道長幼之節入大學知君臣之義上下之位故爲君則
君爲臣則臣爲父則父爲子則子○按白虎通曰八歲入小學十
五入大學此云十有三年始入小學二十入大學或謂八歲十
五歲天子世子之禮十三二十乃公卿大夫元士適子入學之
期竊意八歲至十三皆可入小學十五至二十皆可入大學大

約言之耳
漢武帝初董仲舒對策曰王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爲先
務立大學以教於國設庠序以化於邑又養士莫大虖太學太學
者賢士之所關也教化之本原也臣願陛下興太學置明師以養
天下之士○按漢興至武帝始立學校之官皆自仲舒發之
元朔元年武帝因公孫弘請爲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按史言
武帝興太學者此也漢以後有太學始此
班固曰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其有秀異者移鄉學於庠序庠
序之異者移國學于少學諸侯歲貢少學之異者于天子學於大
學命曰造士行同能偶則別之以射然後爵命焉○按今世由郡
縣學生歲貢而進學于大學三代以前已有此制也
唐太宗增創學舍一千二百間國學大學四門學亦增生員其書
算各置博士其屯營飛騎亦給博士授以經業高麗諸國酋長亦
遣子弟請入國學國學之盛近古未有
唐制天下京都都督府州縣學校有生徒各因其州縣之等第而
定其數每歲舉其成者送之尚書省○按我　朝於府州縣各立
學府學廩膳生四十人州三十人縣二十人其增廣生則不拘
額數然今承平日久人才日多人才所當養者又不可拘拘於
故常也且如今松江之華亭江右之臨川人民里數多至七百
而漢中之平利廣右之恭城止於一二里其生徒之數乃無異
焉請如唐制因其郡邑人民之多寡而定爲養士之額
陽城爲國子司業引諸生告之曰凡學者所以學爲忠與孝也諸
生有久不省親者乎明日謁城還養者二十輩有三年不歸侍者
斥之○按陽城爲此言以告諸生則是唐無歸省之令我　朝學

規每三年一次歸省者在令甲一日不容過以孝爲訓前代所
不及也
宋仁宗慶曆中范仲淹等建議請興學校本行實乃詔州縣皆立
學建大學於京師時胡瑗教授蘇湖有經義齋故天下謂湖學多
秀彥其出而筮仕往往取高第及爲政多適於世用由講習有素
也至是有司請下湖州取瑗法以爲大學法著爲令○按宋至是
始有學我　朝國初立國子學擢許存仁爲祭酒一宗朱氏之
學學者非六經四書不讀非濂洛關閩之學不講所謂治事者
固已在經義之中宋人乃分之爲二則是以體用爲二事而非
聖賢之學矣
元豐元年詔諸路州學官共五十三員○馬端臨曰元豐中大興
學校而天下之有教授者只五十三員蓋重師儒之官不肯輕

授濫設故也○按祖宗以來最重教官之選往往取之耆儒宿
學其後科目興乃取之乙榜舉人其有優異者不次擢居顯要
近世師儒之職日輕公卿藩臬略不加禮而乙科舉人多不肯
就乃取歲貢之士爲之所謂教法者蕩然矣宜如宋人愼重其
選優足其祿仍勅有司申明憲綱以禮待之生以聽講不行跪
禮違者坐以風憲失職之罪如此則教官得人而教法行矣
元豐二年頒學令外舍生月一私試歲一公試補內舍生間歲一
舍試補上舍生上舍分三等上等命以官中等免禮部試下等免
解○按本朝洪武十六年定生員三等高下凡通四書未通經者
居正義崇志廣業堂一年半之上文理條暢者升脩道誠心堂
年半之上經史兼通文理俱優者升率性堂升率性堂者方許
積分歲內積至八分者爲及格與出身不及者仍坐堂肄業其
後此制不行監生惟計年月先後撥出諸司歷事三閱月所司
考其勤謹奏送吏部附選挨次取用晝則趣事於各司夕則歸
宿於齋舍遇大比科許其就試其爲教法可謂本末兼舉矣近
年以來爲邊事起建議者欲存省京儲以備急用始爲依親之
例稍變祖宗之舊
高宗紹興八年葉林上言若起太學計官吏生徒之費不過一觀
察使之月俸○按我　朝養賢之制視前代爲盛各門設官課司
以收商稅盡以爲供給士子之費設典簿以掌錢糧設學饌以
司飲食其所以優養多士者甚周密也
程顥言于朝曰治天下以正風俗得賢才爲本又曰凡選士之法
皆以性行端潔居家孝弟有廉恥禮讓通明學業曉達治道者
程頤有詳學制大槩以爲學校禮義相先之地而月使之爭殊非

教養之道請改試爲課有所未至則學官召而教之更不考定高
下鐫解額以去利誘省繁文以專委任勵行檢以厚風教○按試
課兩不相妨逐日作課以爲常程逐月合試以爲激勸恐不爲
過
朱熹曰小學教之以事大學教之以理
呂祖謙曰學校之設非爲士之貧而養之也又非欲群其類而習
爲文辭也不農不商若何而可以爲士非老非釋若何而可以爲
儒事親從兄當以何者爲法希聖慕賢當自何門而入道德性命
之理當何如而明治亂興衰之故當何由而達考之古以爲得失
之鑑驗之今以爲因革之宜此士之所當用心也
明道學以成教
周易乾九二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辯之進德也寬以居之仁以行之

脩業也蒙之彖曰蒙以養正聖功也乃作聖之功○按商之三風十愆先具訓于蒙士周之正事彝酒豫誥教于小子穆王以聽言格命告于幼子童孫蓋與此養蒙同一意也

商書說命曰學于古訓乃有獲又曰惟學遜志務時敏厥脩乃來又曰惟斆斆教也學半教人居學之半念終始典于學典常也厥德脩罔覺蔡曰始之自學學也終之教人亦學也如是而後聖學可全也一念終始常在於學則德脩而罔覺矣○惟斆學半之說金仁山言王子謂此方論學未[illegible]教人真西山謂斆之與學各居其半其之所[illegible][illegible]能半之高宗於此尤當自力也

詩敬之曰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按高宗之學曰遜志曰時敏成王之學曰就將曰緝熙彼萬乘之君且務學如此學者可不知所勉乎

論語子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朱子曰以學者而視天下之事以爲己事之所當然而爲之則雖甲兵錢穀籩豆有

司之事皆爲己也以其可以求知於世而爲之則雖割股廬墓弊車羸馬亦爲人耳○學古箴曰相古先民學以爲己今也不然爲人而已爲己之學先成其身君臣之義父子之仁聚辯居行無怠無忽至足之餘澤及萬物爲人之學燁然春華誦數是力纂組是誇結駟懷金煌煌煒煒世俗之榮君子之鄙惟是二者其端則微眇綿弗察胡越其歸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當作新民在止於至善

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按蔡淵曰或者但見孟子有無他而已矣之語便立爲不必讀書窮理只要存本心之說所以卒流於異學蓋指當時陸九淵也

荀子曰學惡乎始惡乎終曰其數則始乎誦經終乎讀禮其義則始乎爲士終乎爲聖人眞積力久則入學至乎沒而後止也君子之學也入乎耳著乎心布乎四體形乎動靜小人之學也入乎耳出乎口口耳之間財四寸耳○按程頤謂學未至而其言至者循其言亦可以入道荀子曰眞積力久乃入荀卿元不知此

揚子曰務學不如務求師師者人之模範模不模範不範爲不少矣一閧之市不勝異意焉一卷之書不勝異說焉一閧之市必立之平一卷之書必立之師習乎習以習非之勝是也況習是之勝非乎於戲學者審其是而已矣或曰焉知是而習之曰視日月而知衆星之蔑也仰聖人而知衆說之小也○司馬光曰南方交趾之俗以雕題爲美羌戎之俗以焚尸爲榮安於所習不知其非習小道者亦類於此人苟盡心於聖人之道則衆說不足學矣

周惇頤曰或問曰曷爲天下善曰師曰何謂也曰性者剛柔善惡

中而已矣中也者何也中節也天下之達道也聖人之事也故聖人立教俾人自易其惡自至其中而止矣故先覺覺後覺闇者求於明而師道立矣師道立則善人多善人多則朝廷正而天下治矣又曰聖希天賢希聖士希賢伊尹顏淵大賢也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過則聖及則賢不及則亦不失令名又曰聖人之道入乎耳存乎心蘊之爲德行行之爲事業彼以文辭而已者陋矣

程頤曰古之學者一今之學者三異端不與焉一曰詞章之學二曰訓詁之學三曰儒者之學欲趨道舍儒者之學不可言學便以道爲志言人便以聖爲志○按詞章以達意訓詁以解經固儒學之事也但肆意於枝葉言語之末而不根乎義理則不可耳

朱熹白鹿洞學規有五教之目父子有親云云是也有爲學之序博

學之云云行之是也有修身之要言忠信行篤敬懲忿窒慾遷善
改過是也有處事之要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是也
有接物之要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行有不得反求諸己是也
張栻曰大人者統役萬物者也而顧乃爲物役其可乎哉是以貴
於講學也講學而明理則執天下之物不囿而應天下之變不膠
吾於天下之物無所惡而物無以累我皆爲吾役者也吾於天下
之事無所厭而事無以汩我皆吾心之妙用也豈不有餘裕乎
黃幹曰有太極而陰陽分有陰陽而五行具太極二五妙合而人
物生賦於人秀而靈精氣凝而爲形魂魄交而爲神五常具而爲
性感於物而爲情措之用而爲事莫非太極二五之所爲此道原
之出於天者然也聖人者又得其秀之秀而最靈者焉繼天立極
而得道統之傳其所以發明道統以示天下後世者皆可考也堯

之命舜曰允執厥中此堯之得統於天者舜之得統於堯也舜之
命禹則曰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此又禹之得統於舜也其在成湯
則曰以義制事以禮制心此又湯之得統於禹者也其在文王則
曰不顯亦臨無射亦保不聞亦式不諫亦入此文王之得統於湯
者也其在武王受丹書之戒則曰敬勝怠者吉義勝欲者從周公
繫易爻之辭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此武周之得統於文王者也
至於夫子則博文約禮克己復禮與格致誠正脩齊治平之旨亦
無非數聖人制心制事之意焉此又孔子得統於周公者也顏子
得於博約克復之言曾子得之大學之義故其親受道統之傳者
如此至於子思則先之以戒懼謹獨次之以智仁勇而終之以誠
至於孟子則先之以求放心次之以集義終之以擴充此又孟子
得統於子思者然也及至周子則以誠爲本以欲爲戒此又周子

繼孔孟不傳之緒者也至程子則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
又曰非明則動無所之非動則明無所用而爲四箴以著克己之
義焉此二程得統於周子者也先師文公之學見之四書而其要
尤以大學爲入道之序此又先師之得其統於二程者也聖賢相
傳垂世立教粲然明白學者所當遵承而固守也故嘗撮其要指
而明之居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克己以滅其私存誠以致
其實以是四者而存諸心則千聖萬賢所以傳道而教人者不越
乎此矣○按朱子高弟弟子親得其真傳者勉齋黃氏一人故其
總叙聖賢道統所以傳授者詳明如此篇末所謂居敬窮理克
己存誠者指示學者入道之方無餘蘊矣

本經術以爲教

周易易有太極（理也）是生兩儀（始爲一畫以分陰陽）兩儀生四象（次爲二畫以分老少）四

象生八卦（次爲三畫而三才之象始備）○按先儒謂易者生生之妙而太極者
所以生生者也一生二二生四四生八八生十六十六生三十
二三十二生六十四程顥所謂加一倍法者一言以蔽之矣此
易學綱領開卷第一義

是故天生神物（蓍龜）聖人則之天地變化聖人效之天垂象見吉凶
聖人象之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按朱子謂此四者聖人作
易之由神物一也天地變化二也天垂象三也河圖洛書四也
說者乃纇纇謂聖人則河圖以作易非矣蓋聖人畢具衆理於
一心偶因一物以起義

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
之文與地之宜（地上皆有人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
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按神物變化天象圖書聖人由之以

作易天文地理人身物則聖人取之以作卦易言其綱卦言其目

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錯○朱子曰邵子謂此伏羲八卦之位乾南坤北離東坎西兌居東南震居東北巽居西南艮居西北於是八卦相交而成六十四卦所謂先天之學也後天離南坎北震東兌西巽居東南艮居東北坤居西南乾居西北

帝（大之主宰）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言乎兌戰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朱子曰邵子謂此卦位乃文王所定所謂後天之學也○按先天後天之言始見於乾之文言至宋邵雍始以天地定位以下為伏羲先天易帝出乎震以下為文王後天易

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按史謂夫子晩而

好易讀之韋編三絶盡尤加精審爾非謂至此始學易也朱子謂此章大指在無大過不在五十上

周惇頤曰大哉易也性命之源乎又曰聖人之精畫卦以示聖人之蘊因卦以發又曰易何止五經之源其天地鬼神之奥乎

程頤曰易變易也隨時變易以從道也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體用一原顯微無間觀會通以行其典禮則辭無所不備故善學者求言必自近易於近者非知言者也予所傳者辭也由辭以得其意則在乎人焉○按易之為易有理有數言理者宗程頤言數者宗邵雍至朱子作本義啓蒙始兼二家說然明理者雖不知數自能避凶而從吉學數者倘不明理必至舍人而言天今邵學不傳不若以理言易也

張載曰易為君子謀不為小人謀○邵雍曰君子於易玩象玩數玩辭玩意○朱熹曰易之為書文字之祖義理之宗又曰伏羲畫八卦只此數畫該盡天下萬物之理學者於言上會得者淺於象上會得者深又曰看易者須識理象數辭四者○按程子論易曰辭曰變曰象曰占（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邵子之論則有數意而無變占朱子之論則有理數而無變占說雖不同然所謂辭象者未有遺者也程子之說即孔子所謂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者也邵朱二說教人讀易之法也學易者必兼三說以求之思過半矣○以上論易

朱子曰欽之一字書中開卷第一義也○高宗舊學于甘盤六經至此方言學字○書有古文今文古文乃壁中之書今文乃伏生口傳○蔡沈曰二帝三王之治本於道二帝三王之道本於心得其心則道與治固可得而言矣二帝三王存此心者也夏桀商受

亡此心者也太甲成王困而存此心者也存則治亡則亂

董鼎曰帝王之書歷代所寶孔子斷自唐虞訖于周者蓋以前乎五帝為三皇世尚洪荒後乎三王為五覇習尚權譎故自唐訖周以定百篇之書又曰六經莫備於書五經各主一事而作耳易主卜筮洪範之稽疑也禮主節文虞書之五禮也詩主詠歌后夔之樂教也周禮設官周官六卿率屬之事也春秋褒貶皐陶命德討罪之權也五經各主帝王政事之一端書則備紀帝王政事之全體脩齊治平之規模事業盡在此書○以上論書

書曰詩言志○按此萬世言詩之始○詩大序曰詩者心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故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

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至於王道衰
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故變風發乎情
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是以一國之
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
也政有大小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
功告于神明者也是謂四始詩之至也

王制曰天子五年一巡守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

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按詩有三經此言雅
頌而不及風者先儒謂列國各有不正之聲廟朝所不奏二南
亦用之房中耳故正樂止言雅頌

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
爲○按觀此則詩之爲用可以達政事備顧問資言談可見也今

觀三百五篇而律以諸儒之章旨訓解其間言及於政事言談
者政不多有間有一二剟取而用之亦自有限不知聖人何故
云云也蓋孔門讀詩之法與後世拘於義例而局以訓詁者異
必也章句以綱之訓詁以紀之風誦以昌之涵濡以體之察之
性情隱微之間審之言行樞機之始本朱子此說以爲讀詩之
常法詩因於事不遷事以就詩事寓於詩不遷詩以就事不銖
銖而析之不寸寸而較之取呂氏此言以爲用詩之活法夫然
於孔門學詩之法其庶矣乎

史記曰古詩本三千餘篇孔子去其重取其可施於禮義者三百
五篇○孔穎達曰按書傳所引之詩見在者多亡逸者少孔子所
録不容十分去九馬遷之言未可信也

游酢曰學詩者可以感發人之善心如觀天保之詩則君臣之義
脩矣觀棠棣之詩則兄弟之愛篤矣觀伐木之詩則朋友之交親
矣觀關雎鵲巢之風則夫婦之經正矣○以上言詩

孔子曰吾志在春秋○按此言見於唐玄宗所製孝經序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按先王盛時諸
侯歲朝于天子考禮正刑以一其德天子於是考之正之而加
賞罰焉天子五年一巡守又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天子因之
而施黜陟焉至於周衰諸侯不復朝覲天子不復巡守太師不
復采詩所謂迹熄而詩亡也則天子之賞罰不復施於列國矣
孔子乃假魯史以作春秋而寓天子刑賞之意焉

左氏傳君子曰春秋之稱微而顯志而晦婉而成章盡而不汙懲
惡而勸善非聖人誰能脩之○穀梁傳曰成天下之事業定天下
之邪正莫善於春秋

司馬遷曰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
知爲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
知其權爲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爲人臣
子而不通于春秋之義者必陷篡逆誅死之罪

周惇頤曰春秋正王道明大法也孔子爲後世王者而脩也亂臣
賊子誅死者於前所以懼生者於後也宜乎萬世無窮王祀夫子
報德報功之無盡焉

程頤曰五經載道之文春秋聖人之用五經之有春秋猶法律之
有斷例也又曰五經如藥方春秋如用藥治病又曰春秋傳爲案
經爲斷○邵雍曰春秋皆因事而褒貶非有意於其間故曰春秋
盡性之書也

胡安國曰春秋之文有事同則詞同者後人因謂之例然有事同

而諸異則其例變矣是故正例非聖人不能立變例非聖人不能
裁又曰春秋將史耳仲尼就加筆削乃史外傳心之要典也又曰
亂臣賊子接迹當世人欲肆而天理滅矣仲尼天理之所在不以
爲己任而誰可故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未喪斯文也匡
人其如予何聖人以天自處斯文之興喪任己而由人乎哉故曰
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是故假魯史以寓
王法撥亂世反之正又曰春秋見諸行事非空言比也公好惡則
發乎詩之情酌古今則貫乎書之事興常典則體乎禮之經本忠
恕則導乎樂之和著權制則盡乎易之變百王之法度萬世之準
繩皆在此書○朱熹曰聖人作春秋不過直書其事善惡自見
吳澂曰子朱子云析之有以極其精而不亂然後合之有以盡其
大而無餘讀春秋者其以是求之○以上言春秋

禮記曰經禮三百曲禮三千其致一也○漢志曰周有經禮三百
威儀三千周衰諸侯惡其害己皆去其籍至秦大壞漢興高堂生
傳士禮十七篇○韓愈曰嘗苦儀禮難讀又其行之於今者蓋寡
然文王周公之法制粗在於是○朱子曰儀禮經也禮記傳也且
如儀禮有冠禮禮記便有冠義儀禮有昏禮禮記便有昏義以至
燕射之禮莫不皆然○按古禮之傳於世者有三儀禮禮記周禮
也後世欲復古禮者必自儀禮始朱子自輯家鄉邦國王朝禮
以喪祭二禮屬其門人黃幹續復因以成書名曰經傳通解後
世有欲復古禮者尚有攷於斯書○以上言儀禮
文中子曰周禮一書經制大備後之爲政有所持循又曰如有用
我則執此以往○按自有此書以來未有能用之者假而用之者
王莽也輕而用之者蘇綽也誤而用之者王安石也至於善用
之者則未見其人焉
唐太宗曰不井田不封建不肉刑而欲行周公之道不可得也
程顥曰必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朱熹曰
須自閨門衽席之微積累到薰蒸洋溢天下無一民一物不被
其化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不然則王莽矣○按若程朱一
言則周官極天地混沌終無可行之期也
張栻曰周禮是的當之書然其間必有末世增入者如盟詛之類
必非周公之意○按朱子言周公立下此法却不曾行得盡方是
箇草本而孫處亦言周公之爲周禮未嘗經行僅述大略俟其
臨事而損益之
朱子曰周禮一書皆是從廣大心中流出又曰周公運用天理爛
熟之書又言于其君曰切見周禮天官冢宰一篇乃周公輔導成

王用意最深切處○按朱子又謂五峯胡氏以周禮爲非周公致
太平之書謂如天官冢宰却管甚宮闈之事殊不智宮府中宜
爲一體凡夫人君之供奉用度一一關白於外朝之大臣則人
君固有所憚而不肯爲非禮左右嬖倖之臣亦有所畏忌而不
敢以非禮道其上也正心誠意之學莫切於此
呂祖謙曰嘗讀晉國國語每嘆絳之富商韋藩木楗過朝之事以
爲富商之饒於財使之得其車而華其服非不足也而必易車服
於過朝之際不敢與士大夫混然無別焉民志之定而中道之存
成王周公之遺化固隱然在此也○按周禮一書或以爲周公作
或以爲非或謂文王治岐之制或謂成周理財之書或爲戰國
陰謀之書或謂漢儒傅會之說或謂末世瀆亂不經之書或作
七論七難以排之朱子曰[illegible]後之[illegible]以周禮非聖人書其間碎細

處雖可疑其大體首是非聖人做不得又曰謂是周公親筆做
成固不可然大綱却是周公意思由是觀之其是與非昭然矣
古人有言周禮一書有闕文有省文有互見有兼官有豫設有
不常置有舉其大綱者有副相副貳者有常行者有不常行者
今觀諸經其措置規模不徒於弼亮天地和洽神人而盟詛讎
伐凡所以待衰世者無不備也不徒以檢柅君身防絶禍患而
米鹽絲枲凡所以任賤役者無不及也是書之作於周公與他
經不類禮記就於漢儒曲臺制所說朝聘爲文襄時事月令所
說官名爲戰國時事皆未若周禮之純乎周典也誠有以維持
千萬世者矣若後世用之而往往取敗者豈是書之過哉不善
用者之過也觀夫成周享國八百年其末也地不大於邾莒一
介弁髦莫敢攙虛器而立於強諸侯之上環而顧之皆莫敢萌

非分之心獨何所恃哉周公之制有以維持之也彼新莽荆舒
假此以濟其私烏可因饐而廢食（卓藩章蔽前後也木犍木櫃也）
吳澂曰按周公相成王建六官分六職即其設位言之則曰周官
即其制作言之則曰周禮周衰諸侯惡其害已滅去其籍始皇又
惡而焚之漢河間獻王好古學購得周官五篇哀帝時劉歆校理
秘書以考工記補冬官之闕然五官亦復錯雜今本尚書周官一
篇以考周禮之六官則不合者可坐而判也○按自周禮出於漢
六官而亡其一世儒以考工記補冬官亡未始有異議者宋俞
庭椿始著復古編謂司空之篇實雜出於五官之屬且因司空
之復而六官之譌誤亦遂可以類考王次點復作周官補遺元
丘葵又參二家之說以經成書吳澂作三禮考註首以是言且
謂冬官未嘗亡地官之分實亡也然則冬官實未嘗亡所亡者

冬官首章所謂惟王建國至以爲民極二十字及乃立冬官司
空至邦國二十字及大司空之職小司空之職二條耳然自
隋唐以來立爲六部卒以學校屬禮部財賦屬戶部行之實亦
良便後世有志復古者師周公之意而不泥其故迹可也○以
上言周禮

程頤曰禮記雜出於漢儒然其間傳聖門緒餘及格言甚多
朱熹曰或謂禮記乃漢儒說恐不然漢儒最純者莫如董仲舒仲
舒之文最純者莫如三策何曾有禮記中說話來如樂記所謂天
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仲
舒安能到此必是古來流傳得此文字如此○按禮記一書雜出
於漢儒然非漢儒所能作乃其所傳記者也大學曾子作中庸
子思作緇衣公孫尼子作月令呂不韋作王制文帝時博士刺

經作
朱熹曰若欲觀禮須將禮記節出切於日用常行者看○按禮記
一書讀者當以禮爲主分四科以類考之先儒謂四科禮也儀
也樂也制度也以吉凶軍賓嘉節目之大者歸之禮以應對進
退坐立趨行節目之大者歸之儀聲律歌舞音容節奏歸之樂
封井宗學宮室器服歸之制度以此四科讀此四十七篇思過
半矣
吳澂曰漢興得先儒所記禮書二百餘篇大戴氏刪爲八十五小
戴氏又損益爲四十三曲禮檀弓雜記分爲上下馬氏增以月令
明堂位樂記總四十九篇所謂存十一於千百雖不能以皆醇然
先王之遺制聖賢之格言往往賴之而存○按禮記四十九篇宋
儒表章大學中庸與論語孟子爲四書今所存者四十七篇○

以上言禮記

經解孔子曰入其國其教可知也其爲人也温柔敦厚詩教也疏通知遠書教也廣博易良樂教也絜靜精微易教也恭儉莊敬禮教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故詩之失愚書之失誣樂之失奢易之失賊禮之失煩春秋之失亂其爲人也温柔敦厚而不愚則深於詩矣云云

荀子曰禮樂法而不說禮則其法使人自悟無待於論說詩書故而不切但述其已然之得失使人視以爲鑒不待迫切春秋約而不速

莊子曰詩以道志書以道事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朱子曰莊子此語後來人如何可及○按荀之言則重乎禮莊之言則遺乎禮可見儒學所以異於老莊者禮而已矣

揚子曰說天者莫辯乎易說事者莫辯乎書說體者莫辯乎禮說

志者莫辯乎詩說理者莫辯乎春秋○朱熹曰上古之書莫尊乎易中古後書莫大於春秋然此兩書皆未易看○以上言六經

何晏曰魯論語二十篇齊論語別有問王知道凡二十二篇古論出孔氏壁中分堯曰下章子張問以爲一篇有兩子張凡二十一篇篇次不與齊魯論同○朱子曰以何晏所叙篇數考之則今之論語信爲魯論矣

程頤曰論語之書成於有子曾子之門人故其書獨二子以子稱朱子曰程子因柳氏之說而裁之以爲此說

朱熹曰孔子答問曾子聞的話顏子未必與聞顏子聞的話子貢未必與聞今却合在論語一書后世學者豈不是幸事但患自家不去用心○以上言論語

朱熹曰今且熟讀大學作間架却以他書填補去○按真德秀作大學衍義本諸此○按朱子謂某一生看得文字透見得前賢所不到處温公作通鑑言平生精力盡在此書某於大學亦然先須通此方可讀他書又謂不用某許多功夫亦做某底不出不用聖賢許多功夫亦看聖賢的不出此朱子有功於聖門最大者也○以上言大學

朱熹曰中庸一篇某以己意分其章句是書豈可以章句求哉然學者之於經未有不得於辭而能通其意者○以上言中庸中之爲言始於虞書所謂允執厥中是也庸之爲言昉於周易所謂庸言之信庸行之謹是也

司馬遷曰孟軻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韓愈曰孔子之道大而能博門弟子不能徧觀而盡識也故學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其後離散分處諸侯之國又各以其能授弟子源遠而末益分惟孟

軻師子思而子思之學出於曾子自孔子沒獨孟軻氏之傳得其宗故求觀聖人之道者必自孟子始又曰楊子雲曰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其大經大法皆亡滅而不救壞爛而不收所謂存十一於千百安在其能廓如也然向無孟氏則皆服左衽而言侏離矣故愈嘗推尊孟氏以爲功不在禹下者爲此也

程頤曰孟子有大功於世以其言性善也○以上言孟子

程頤曰學者當以論語孟子爲本論語孟子既治則六經可不治而明矣讀書明理也又曰若能於論孟中深求玩味將來涵養成甚生氣質又曰凡看語孟且須熟讀玩味須將聖人言語切己不可只作一場話說○又曰孔子言語句句是自然孟子言語句句是事實

按程頤又言學者先讀論語孟子如尺度權衡相似以此去量度事物自然見得長短輕重

朱子曰論語之言無所不包而其所以示人者莫非操存涵養之要七篇之旨無所不該而其所以示人者類多體驗擴充之端

或問於朱熹曰學者之於論孟其用功也奈何曰循序而漸進熟讀而精思可也○按朱熹又言大抵觀書先須熟讀使其言皆若出於吾之口繼以精思使其意若出於吾之心然後可以有得耳徐行却立處靜觀動如攻堅木先其易者然後及其節目如解亂繩有所不通姑置而徐理之此朱子讀書法也程子亦曰讀書者當觀聖人所以作經之意與聖人所以用心聖人所以至於聖人而吾之所以未至者所以未得者句句而求之晝誦而味之中夜而思之平其心易其氣闕其疑則聖人之意可見矣此程子讀書法也學者讀書可不法此二大儒乎

又曰不先之大學則無以提挈綱領而盡論孟之精微不參之論

孟則無以融貫會通而極中庸之歸趣然不會其極於中庸則又何以建立大本經綸大經而讀天下之書論天下之事哉○按孔孟之時已有六經之說而四書之名則始於宋焉學者必先讀四書而後及於六經而讀四書者又必自大學始易也書也詩也春秋與禮也論孟之與中庸也皆所以塡實乎大學一書今日在學校則讀之以爲格物致知之資他日有官守則用之以爲齊治均平之具此我
祖宗以學校育材以經術造士之意也今日所以施教而承學者可不加之意乎○以上言四書

以上崇教化上

大學衍義通略卷二十

大學衍義通略卷二十一

崇教化下

永嘉王諍輯註

一道德以同俗

易象曰天與火同人（天在上而火炎上其性一也）君子以類族辨物（所以審異而致同也）

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按風俗之所不同者以道德之不一也道德之所不一者以異端道其所道德其所德故也戰國之時異端之大者在楊墨秦漢以來異端之大者在佛老必欲天下之風俗同而道德一非絕異端之說不可也然在孟子則闢楊墨在韓歐程朱則闢佛老然而終莫如之何也昔晏子於權臣僭竊曰惟禮可以已之愚於異端亦云夫禮之在天下不可一日無者吾有學校以教士非學校不得以聚徒吾有經術以教人非經術不得以駕說有禮以祭神非其鬼則不許祭有具

以逞終非得爲則不許用如是則彼之教吾之人非獨不敢爲且不暇爲而亦不屑爲矣道德其有不一風俗其有不同哉

漢董仲舒言于武帝曰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大誼也臣愚以爲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天子善其對以爲江都相丞相衛綰因奏所舉賢良或治申韓蘇張之言亂國政者請皆罷奏可

宣帝詔諸儒論五經同異於石渠閣然惟講議之而已未有成書也至唐太宗始命國子祭酒孔穎達會諸儒臣譔五經正義○按此亦一道德之一端也蓋欲一道德而不質正於聖賢之言則何以考其是非之實哉我　太祖開國之先首建學校未幾詔行科舉一以五經四書教人取士　太宗又命諸儒輯五經四

書性理大全書使斯世斯民得以見天地之純全識聖賢之至
理享帝王之盛治一何幸歟

東晉范甯好儒學性質直嘗謂王弼何晏之罪深於桀紂或以爲貶之大過甯曰王何滅棄典文幽沉仁義游辭浮說波蕩後生使縉紳之徒翻然改轍以至禮壞樂崩中原傾覆遺風餘俗至今爲患桀紂縱暴一時適足以喪身覆國爲後世戒豈能回百姓之視聽哉故吾以爲一世之禍輕歷代之患重自喪之罪小迷衆之罪大也

韓愈曰老子之小仁義非毀之也其見者小也坐井而觀天曰天小者非天小也彼以煦煦爲仁孑孑爲義其小之也則宜又曰古之爲民者四今之爲民者六古之教者處其一今之教者處其三

歐陽脩曰佛爲夷狄去中國最遠所以爲吾患者乘吾闕廢之時

而來此其受患之本也補其闕脩其廢使王政明而禮義充雖有佛無所施於吾民矣此亦自然之勢也○按此推本之論

程顥言于神宗曰治天下以正風俗得賢才爲本宜先禮命近侍賢儒及百執事悉心推訪其有德業充備足爲師表者其次有篤志好學材良行脩者皆以名聞延聘敦遣萃於京師朝夕相與講明正學擇其學業大明德義可尊者爲太學之師次以分教天下之學如是則得上浸廣天下風俗將日入醇正王化之本也○虞集曰明道欲聚賢能於太學而教之以分教天下此誠一道德以同風俗之成法也

朱熹曰異端害正固君子所當闢然須是吾學既明然後據天理以開有我之私因彼非以察吾道之正如孟子論養氣而及告子義外之非因夷子而發天理一本之大豈徒攻彼之失而已哉所以推明吾道之極致本原亦可謂無餘蘊矣○按此反本之論

躬孝弟以敦化

商書伊訓曰立愛惟親立敬惟長(謂之立者盡其道於此使天下視以為法也)始于家邦終于四海

孝經子曰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民用和睦上下無怨○教民親愛莫善於孝教民禮順莫善於弟○禮者敬而已矣故敬其父則子悅敬其兄則弟悅敬一人而千萬人悅所敬者寡所悅者衆此之謂要道○君子之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事兄弟故順可移於長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故雖天子必有尊也言有父也必有先也言有兄也孝弟之至通于神明光于四海無所不通○
按孝經者孔曾問答之言而曾氏門人所記者也

王制凡養老有虞氏以燕禮夏后氏以饗禮殷人以食禮周人脩

而兼用之○孔頴達曰人君養老有四一是養三老五更(知三德五事者)二是子孫爲國難而死養其父祖三是養致仕之老四是引戶校年養庶人之老

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庠夏后氏養國老於東序養庶老於西序殷人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學周人養國老於東郊養庶老於虞庠

月令仲秋之月養衰老授几杖行(賜也)糜粥飲食○祭義虞夏殷周天下之盛王也未有遺年者年之貴於天下久矣次乎事親也祀乎明堂(祀帝以父配)所以教諸侯之孝也食三老五更於太學所以教諸侯之弟也

周禮地官大司徒以保息六養萬民一曰養老(此庶人之老)○夏官羅氏中春羅春鳥獻鳩以養國老○按天子養老有二有國老(有爵有德)

六礼貴胄謂之國子則貴而老者謂之國老有庶老庶人及死事者之父祖也

漢初每鄉及縣皆有三老歲首則使人存問賜以束帛酒肉或賜以爵乃古人養於鄉之意至東漢明帝始帥羣臣養三老李躬五更桓榮于辟雍三公設几九卿正履天子袒而割牲執醬而饋進食也執爵而酳飲畢以潔口○以上三句出祭義祝鯁在前祝饐在後明日皆詣闕謝恩○按養老之禮有虞氏以來有之至周而禮始備天子視學合樂行之春秋戰國此禮不行至漢明帝始行之歷魏晉至北朝往往舉行唐開元禮雖有其儀考之史未見其行也

崇師儒以重道

周禮大宰以九兩繫邦國之民三曰師以賢得民○大司徒以本俗六安萬民四曰聯師儒

學記曰凡學之道嚴師為難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

是故君之所不臣於臣者二當其為尸則弗臣也當其為師則弗臣也大學之禮雖詔於天子無北面所以尊師也

朱熹曰周武王踐祚之初受師尚父丹書之戒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退而於几席觴豆刀劍戶牖莫不銘焉詳見大戴禮銘凡十有四○以上尊敬師儒

檀弓魯哀公誄孔丘曰天不遺耆老莫相予位焉嗚呼哀哉尼父

此后世追謚孔子之始

漢元帝時孔霸以帝師賜爵號褒成君奉孔子後○按後世封孔子子孫俾奉其後始此

章帝元和二年東巡守過魯幸闕里以大牢祀孔子及七十二人作六代之樂大會孔氏男子二十以上者六十三人命儒者講論語帝謂孔僖曰今日之會於卿宗有光榮乎對曰臣聞明王聖主莫不尊師貴道今陛下親屈萬乘辱臨敝里此乃崇禮先師增輝聖德至於光榮非所敢承帝笑曰非聖者子孫焉有斯言乎遂拜僖郎中賜褒成侯損及孔氏男女錢帛

五代周太祖幸曲阜謁孔子祠既奠將致敬左右曰仲尼人臣也無致敬之禮上曰文宣百代帝王師得無拜之即拜奠於祠前

元武宗大德十一年制曰先孔子而聖者非孔子無以明後孔子而聖者非孔子無以法朕纂承丕緒敬仰休風循治古之良規舉追封之盛典可加大成至聖文宣王於戲父子之親君臣之義永惟聖教之尊天地之大日月之明奚罄名言之妙○按孔子為儒道之宗萬代綱常之主帝王有志於盛德大業者固皆崇重其道雖幼冲之君如漢平帝不學之主如周太祖夷狄之酋如元武宗皆知所以崇重焉可見天理之在人心其所以秉彝好德

者初不間於賢不肖與華夷也然與其崇聖人以虛名孰若遵聖人以實理唐玄宗謚聖人以文宣似矣然而麀聚瀆倫聖道安在宋真宗加聖謚以至聖似矣然偽作天書聖道何如故曰與其崇聖人以虛名孰若尊聖人以實理○以上褒崇先聖

文王世子天子視學大昕明日初鼓徵以鼓徵召學士所以警衆也衆至然後天子至乃命有司行事興秩節常禮也祭先聖先師焉

漢明帝初建三雍親行其禮○唐高祖幸國子學親臨釋奠太宗數臨幸觀釋菜命祭酒博士講論經義賜以帛○宋太祖建隆中三幸國子監○太宗端拱元年幸國子監詔博士李覺講易卦淳化五年又幸國子監召孫奭講堯典說命○哲宗元祐中幸國子監行釋奠禮命祭酒豐稷講尚書無逸○按哲宗視學或謂呂大防曰 祖宗視學非有爵命之賞則有金帛之賜今皆無

之何也大防曰古者天子視學蓋常事也德意在焉小患何足道哉吾欲天子時一幸金帛之賜後日何可繼也政恐憎費而止耳大防此言可謂至論我　聖祖初得天下首建大學　車駕屢臨幸焉列聖相承率循是道命坐賜茶兼賜衣幣　錫以璽書以勉勵我師生者諄切詳至用鋟于梓士子入學之初俾之莊誦佩服士習丕變人才彙興有由然哉○以上視學

謹好尚以率民

周書君陳篇王若曰爾惟風下民惟草○按此成王命君陳代周公尹東郊策命之辭

惟民生厚（民生本厚）因物有遷違上所命從厥攸好（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爾克敬典在德時乃罔不變允升于大猷（允信也）

君牙篇王若曰爾身克正罔敢弗正民心罔中惟爾之中○此穆

王命君牙爲大司徒之誥命

詩序曰羔羊鵲巢之功致也召南之國化文王之政在位皆節儉正直德如羔羊焉又曰騶虞鵲巢之應也○朱子曰文王之化始於關雎而至於麟趾則其化之入人者深矣形於鵲巢而及於騶虞則其澤之及物者廣矣

禮記坊記子云善則稱親過則稱已則民作孝○緇衣子言之曰爲上易事也爲下易知也則刑不煩矣（上易事則下易知）○子曰好賢如緇衣（鄭國風美武公）惡惡如巷伯（詩人刺幽王）則爵不瀆而民作愿刑不試而民咸服○子曰下之事上也不從其所令從其所行上好是物下必有甚者矣故上之所好惡不可不慎也是民之表也○子曰民以君爲心君以民爲體心莊則體舒心肅則容敬心好之身必安之君好之民必欲之心以體全亦以體傷君以民存亦以民亡

春秋左傳臧武仲曰夫上之所爲民之歸也上所不爲而民或爲之是以加刑罰焉而莫敢不懲若上之所爲而民亦爲之乃其所也又何禁乎

漢章帝時馬廖上疏曰昔元帝罷服官成帝御浣衣哀帝去樂府然而侈費不息至於衰亂者百姓從行不從言也夫改政移風必有其本傳曰吳王好劍客百姓多創瘢（瘢音般）楚王好細腰宮中多餓死長安語曰城中好高結（與髻同）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廣眉四方且半額城中好大袖四方全匹帛斯言如戲有切事實前下制度未幾後稍不行雖或吏不奉法良由慢起京師今陛下素簡所安發自聖性誠令斯事一竟則四海頌德聲薰天地神明可通況行令乎

厲教化以變俗

周書君陳篇王若曰君陳爾惟弘周公丕訓無依勢作威無倚法

以削（刻削之政）寬而有制從容以和○呂祖謙曰周公之訓大矣循欲弘之者繼前人之業苟止以持循因襲爲心其所成必降前人數等惟奮然期以光大前業然後僅能不替蓋造始與繼成力量不同也○按周公遷殷頑民於下都親自監之周公沒成王命君陳代之此其策命之辭也

又曰爾無忿疾於頑無求備于一人必有忍其乃有濟有容德乃大簡厥脩亦簡其或不脩進厥良以率其或不良

鄭子產爲政於鄭輿人誦之曰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子產而死誰其嗣之

漢文帝時賈誼上疏曰夫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鄉（與嚮同）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爲也若夫經制不定是猶渡江河亡（與無同）維楫中流而遇風波船必覆矣

文翁興學于成都文翁為蜀郡守仁愛好教化修起學官於成都都中繇是大化韓延壽教禮于潁川延壽為潁川太守定嫁娶喪祭儀品百姓遵用其教黃霸力行教化霸為潁川太守力行教化而後誅罰務在成就安令之凡治道去其太甚者爾以外寬內明得吏民心治為天下第一天子下詔稱揚賜爵關內侯卓茂舉善而教茂為密令舉善而教口無惡言人有言亭長受其米肉遺者茂曰亭長素善吏歲時遺之禮也人曰苟如此律何故禁之茂曰律設大法禮順人情今我以禮教汝汝必無怨惡以律治汝汝何所措其手足乎亟歸念之人納其訓魯恭為中牟令專以德化不任刑秦彭為山陽守以禮訓人不任刑罰許荊桂陽太守也而化蔣均之讓蔣均兄弟爭財荊曰咎在太守使吏上書陳狀乞詣廷尉兄弟感悟各求受罪仇覽遂亭長也而化陳元之孝元母詣覽告元不孝覽驚曰元母守寡養孤苦身投老奈何肆忿於一朝欲致子於不義乎母聞感泣而去覽到元家為陳人倫孝行譬以禍福之言元卒成孝行吳祐膠東相也政惟仁簡民有相爭訟者輒閉閤自責然後科行所訟吏民不欺任延九真守也禮教嫁娶駱越之民無嫁娶禮蘇瓊守清河善化普明百姓乙普明兄弟爭田積仍而諭之曰天下難得者兄弟易求者田地假令得田地失兄弟心如何因而下淚普明兄弟遂同住後魏封回刺安州遂革鄙

俗安州俗父子賓族同寢一室回為刺史勸令別處其俗遂改王勵為楚州刺史革尚鬼牛酒之奢楚州城北有伍子胥廟祈禱者必以牛酒至破產業勵曰子胥賢者豈宜損百姓告諭所部自此遂止梁彥光隋人為相州刺史革險詖妄起之謡高士廉唐人化益州翕然孝弟蜀土畏父母病危不躬扶持杖頭掛食遙以哺之兄弟異財罕通假借及士廉為上吏教化復興韓退之化潮州日趣文學常衮興學校於閩福衮為福建觀察使韓琦宋人革火葬於并州陳襄為仙居令作文宣諭程顥為晉城令教以孝弟忠信朱仲晦知漳州以禮教化俗而喪葬嫁娶者有定儀余仲寬宰順昌作戒殺子文而減月得活者以千數○按治道有二曰政曰教政以法令行之也易教以道義行之也難教之本雖在於人君正身齊家以為感化之機然地非一方而遐外者未易以徧達人非一類而疎遠者未易以遍及是以明君既立學校明禮義以化道之而又擇守令以大布吾之政教使民風士習翕然不變則太平之基自此而積累矣

嚴旌別以示勸

周書畢命曰康王命畢公保釐東郊而告之以此旌別淑慝表厥宅里彰善癉丁佐切病也惡樹之風聲以上三句旌淑也弗率訓典殊厥井疆俾克畏慕以上三句別慝也

禮記王制曰上尚也賢以崇德簡不肖以絀惡絀退也命鄉簡不帥教者以告耆老皆朝于庠元日習射上功習鄉上齒大司徒帥國之俊士與執事焉不變命國之右鄉簡不帥教者移之左命國之左鄉簡不帥教者移之右如初禮不變移之郊如初禮不變移之遂如初禮不變屏之遠方終身不齒○緇衣子曰故君民者章好以示民俗使民知吾所好在善而遷善以成俗慎惡以御民之淫使人知吾所惡在惡而不敢為淫僻也則民不惑矣

漢荊州刺史郭賀有殊政明帝賜以三公之服黼黻冕旒勅行部

去幨帷以章有德

沛劉長卿妻桓氏夫卒防遠嫌疑子又夭沒桓氏慮不免乃豫劓其耳以自誓沛相王吉上奏高行顯其門閭號曰行義桓嫠○按前代旌表節婦不止一桓嫠見於史傳者此其始也蓋婦人之德雖主於柔順然立節行義必存於貞烈也

隋文帝以田德懋有孝行降璽書褒之曰皇帝謝田德懋知在窮疾哀毀過禮倚廬墓所負土成墳朕以孝治天下思弘名教復與汝通家情義素重有聞孝感嘉歎無深春日暄和氣力何似宜自抑割以禮自存也并賜縑二百匹米百石詔表其門閭○按前代表孝子門閭非一而特紀田德懋者以隋文帝有璽書褒之也

唐張公藝九世同居北齊隋唐皆旌表其門高宗封泰山幸其家

宋江州民陳競其先世仕唐有為江州長史者益置田園為家法戒子孫擇羣從掌其事建書堂教誨之僖宗嘗詔旌其門南唐為立義門宋初免其徭役太宗時以其家食不足每歲貸與之粟眞宗時官其主家者為州助教○按我　聖祖承元人禮廢法弛之餘尤疾熟弁之俗豪家鉅族往往以失道獲戾獨於浦江鄭氏家加以　恩數或有誣譏之者輒赦不問既旌其門又屢擢其子弟為顯官每指以風切當世　登極之初即制令云凡孝子順孫義夫節婦志行卓異者有司正官舉明監察御史按察司體覆轉達上司旌表門閭　列聖相承率循是道凡下　詔天下輒載其事以申飭有司又於律文凡盜賊刺字者收充警迹是亦先王旌淑別慝之良法深意也

舉贈謚以勸忠

禮記表記子曰先王謚以尊名[生有名死有謚謚則諱其名故曰謚以尊名]節以壹[讀為一]惠[善也善行雖多但節取其大善以為謚]恥名之浮於行也[行雖多而節之以惠則名不浮於行]矣○按周人卒哭而諱將葬而謚是謚三代以來已有之

郊特牲死而謚今也古者生無爵死無謚[古者生有爵死乃請謚於天子後世但死則自謚不請於天子也]

曲禮己孤暴貴不為父作謚[父爵不當謚以己爵當謚而作之是以己爵加其父也非敬其父也]

檀弓公叔文子卒其子戍請謚於君曰日月有時[大夫三月而葬有時猶言有數]也將葬矣請所以易其名者君曰昔者衛國凶饑夫子為粥與國之餓者是不亦惠乎昔者衛國有難夫子以其死衛寡人不亦貞乎夫子聽衛國之政脩其班制以與四隣交衛國之社稷不辱不亦文乎故謂貞惠文子[此以三字為謚推稱文子者文足以兼之]○按自古謚皆請於君後世始以屬有司我　朝始復古制

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僎與文子同升諸公子聞之曰可以為文矣

按文子得謚為文以能脩其班制以與四鄰交衛國之社稷不辱也初不以薦臣同升而得此謚也夫子因其有知人忘己事君之美而稱之謂其得謚為文不但如其君之所稱而已而此一事亦合謚法所謂錫民爵位者無愧於文之謚矣○按謚法所謂文者非一有所謂經天緯地者道德博聞者勤學好問者[孔文子是也]慈惠愛民者愍民惠禮者錫民爵位者[公叔文子是也]

孟子曰暴其民甚則身弑國亡不甚則身危國削名之曰幽厲[擁位亂常曰幽殺戮無辜曰厲]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胡宏曰昔周公作謚法豈使子議父臣議君哉合天下之公奉君父以天道耳孝慈不亦深乎所以訓後世為君父者以立身之本也○按一君者周之天子繼其世者其臣子也乃敢以惡謚加之豈春秋為尊

者親者諱之謂哉蓋君之謚則稱天以誄之臣之謚則請君以賜之臣子雖欲私其君父如天理何如君法何秦人以為臣議君子議父而除去之鄭樵謂以謚易名名尚不敢稱況可加以惡乎失古意矣

程頤曰刑罰雖嚴可警於一時爵賞雖重不及於後世惟美惡之謚一定則榮辱之名不朽矣故歷代聖君賢相莫不持此以勵世風也

史記謚法解惟周公旦太公望制謚法謚者行之迹號者功之表車服者位之章也是以大行受大名細行受細名行出於己名生於人○按謚法不見於五經其書見於世者有周公謚法有春秋謚法有廣謚有令文尚書有大戴記有世本有獨斷有劉熙之書有來奥之書若沈約之書有賀琛之書有王彥威之書有蘇

晁之書看扈蒙之書看蘇洵之書皆漢魏以來儒者取古諡法釋以己說而各為一法也

晉賈充老病自憂諡傳從子謨曰是非久自見不可掩也卒以外孫為嗣博士秦秀請諡荒公帝不從更諡曰武○按充姦回弑逆諡以荒固幸矣武帝出加以美諡然後世不因武帝之諡遂以充為善人賈謨謂是非久自見不可掩也信哉斯言

北魏鄭羲為西兗州刺史貪鄙納女為嬪及卒尚書諡曰宣詔加諡文靈（不博聞多見曰文不勤成名曰靈）○唐許敬宗卒袁思古議敬宗棄長子於荒徼嫁少女於夷貊請諡為繆（名與實爽曰繆）敬宗孫彥伯訟思古與許氏有怨請改諡王福畤（音止）議以為諡者得失一朝榮辱千載若嫌隙有實當據法推繩如其不然義不可奪（愚意第當問諡文當否不當問嫌隙有無敬宗賛高宗立武后殺害忠良諡之曰繆固為幸矣）○按當咸亨中昏主臨朝而臣下猶斤斤

執法持論如此後世則惟顧死者之情故何如生者之顯晦有無而已雖有贈諡不足以為勸沮

唐楊綰卒太常諡文貞或謂其與元載交游嘗為載薦太常議不當梁肅議曰議名之道取其所長則捨其所短志其大行則遺其小節使善惡決於一字襃貶垂於將來蓋先王制諡之方也且人無全才能不必備故春秋為賢者諱過傳稱不以一眚掩大德也請如前議

故相呂諲卒獨孤及議諡曰肅嚴郢駁益加以忠肅（古以一字為諡周衰以二字始有二字）

故將郭知運卒已五十年其子英乂請諡太常諡曰威（不以戮叛而以威名不以蓋乂而瀆大典）

宋仁宗朝夏竦卒特賜諡文正司馬光曰天下之人皆知竦為大邪雖諡之以正此不足以掩竦之惡而適足以傷國家之至公耳

按宋以前人臣無諡文正者文正卽唐之文貞（宋人避諱易貞為正）蓋諡之至美者也仁宗以竦東宮舊臣特賜此諡光以為言改諡文莊（丘公亦諡文莊）其後光薨卒得斯諡其真無忝矣乎

仁宗朝陳執中卒知太常禮院韓維上議曰謹按諡法寵祿光大曰榮不勤成名曰靈執中出入將相以一品就第可謂寵祿光大矣得位行政不為不逢死之日賢士大夫無述焉可謂不勤成名矣請合二法諡曰榮靈

神宗時太子太師致仕歐陽脩卒尚書省移文太常李清臣爲諡議曰公惟聖宋賢臣一世學者所師法太師之功於教化治道爲最多真可謂文矣公嘗參天下政事進言仁宗詔立皇子及兩預定策謀有安社稷功諡法道德博聞曰文廉方公正曰忠不改於

文而傳之以忠議者之盡也請諡文忠○按唐宋議諡掌於太常博士我

朝雖設太常博士而不掌諡議洪武初惟武臣有諡至永樂中文臣始得諡蓋自姚廣孝胡廣始也自後文臣亦多有之

國家激勸臣子之大端也日在於是其為世教之助夫豈細哉

以上崇教化下

大學衍義通略卷二十一

治國平天下之要九

備規制上

都邑之建

書禹貢冀州（冀州帝都之地）○按朱熹語錄冀都正是天地中間好風水大風水之說起於郭璞前無風以散之有水以界之也冀州之中三面距河處是爲平陽蒲坂乃堯舜建都之地大行自西來演迤而北東而極於醫無閭蠻鳳峙而蛟龍走所以擁護而周繞之者不知其幾千萬重也堪輿家所謂藏風聚氣者此地實有之其東一帶則汪洋大海浴日月而浸乾坤所以界之者又如此其直截而廣大也況居直北之地上應天垣之紫微其對面之案則泰岱萬山之宗正當其前也乃蘇秦所謂天府百二之國杜牧所謂王不得不可爲王之地是蓋天造地設藏之以待我

太宗文皇帝始而建藩既而建都者也前乎元而爲宋宋都于汴前乎宋而爲唐唐都于秦在唐之前則兩漢也前都秦而後都洛皆非其州境也雖然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自昔都燕者始于召公而極于金元然召公諸侯也金元乃夷狄上不足以當天心下不足以乘地氣無足道者其人雖不足道而其事勢則有可爲鑒戒者金人之禍在夷狄所謂土崩之勢者也元人之禍在中國所謂瓦解之勢者也鑒金人之失則必固邊圉選將帥强兵馬豐貨食使國勢壯而外虜不敢興窺伺之心鑒元人之失則必謹法度用賢才省刑罰薄稅歛使朝綱正而生靈不敢萌背畔之念如此則　國家如太山之安與天地相爲悠久

矣

洛誥惟三月哉生魄（始生魄十六日也）周公初基作新大邑於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陳大猷曰洛邑天下之至中豐鎬天下之至險成王於洛邑定鼎以朝諸侯宅土中以涖四海其示天下也公於鎬京定都以壯基本處上游以制六合其慮天下也遠○按此古人都洛之始而並建兩京者亦始於此漢唐以長安爲西京洛陽爲東京宋以汴爲東京洛爲西京其地皆接壤相去不甚遠也我　朝跨江南北各爲一大都會蓋　高皇帝定鼎金陵天下萬世之大利也　文皇帝遷都金臺天下萬世之大勢也天下財賦出於東南而金陵爲其會戎馬盛於西北而金臺爲其樞用東南之財賦統西北之戎馬無敵於天下矣

詩文王有聲其二章曰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徙都也）于豐（即崇地）文王烝（君也）哉其七章曰考（稽也）卜維王宅是鎬京（在豐水東）維龜正（決也）之武王成（作邑居也）之武王烝哉○按周家自后稷居邰公劉居豳太王邑岐而文王始營豐邑至于武王又制爲鎬京成王又宅洛皆於方盛之時爲之至平王而東遷則淪于衰微矣蓋衰微不可以遷都也（東遷遷雒邑也）

殷武之五章曰商邑翼翼四方之極赫赫（顯盛）厥聲濯濯（光明）厥靈○按京都爲四方之極猶紫宮爲周天之極也

周禮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爲民極○鄭玄曰周公相成王營邑於土中是爲雒邑

大司徒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鄭玄曰夏至景尺有五寸冬至景丈三尺）天地之所合也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所和也然則百物阜安乃建王國焉制其

畿方千里而封樹之○凡建邦國以土圭土其地（上地猶度地）而制其域○按三代以前則洛爲中國之中今日天下南北袤廣而東西蹙所謂中者蓋在荊襄之間也朱子曰豈非天旋地轉閩浙反爲天地之中閩浙在東南海盡處難以爲中朱子蓋以聲明文物通論天下非論地勢也

匠人建國水地以縣（音玄）置槷（音臬）以縣眡以景爲規識日出之景與日入之景夜攷之極星以正朝夕

匠人營國方九里旁三門國中九經（直道爲經）九緯（橫道爲緯）經涂九軌（經緯之涂皆容九軌軌八尺）左祖右社前朝後市市朝一夫○按所謂置槷者以水平地於四角立四柱柱畔懸繩以正柱以水望其高下卽知地之高下然後平高就下殆今世所謂水平也歟

秦始皇二十六年徙天下豪傑十二萬戶於咸陽○按此後世起

天下富民塡實京師之始

漢初齊人婁敬過洛陽見漢高祖曰陛下都洛陽豈欲與周室比隆哉周公相成王營洛邑以爲此天下之中也有德則易以王無德則易以亡故周之盛時諸侯四夷莫不賓服及其衰也天下莫朝周不能制非惟德薄形勢弱也秦地被山帶河四塞以爲固卒然有急百萬之衆可立具也夫與人鬪不搤其吭拊其背未能制其勝也今陛下案秦之故地此亦搤天下之吭而拊其背也張良曰關中左殽函右隴蜀沃野千里阻三面而守獨以一面東制諸侯此誠所謂金城千里天府之國敬說是也上卽日西都關中（呂祖謙曰豐鎬本文武成康之所都平王東遷始以封秦爾敬所謂秦之形勢乃周之形勢也）○按此秦以後都長安之始夫漢之邊在北咸陽去朔方餘千里唐邊在西長安去吐蕃亦幾千里 今京師北抵居庸東北抵古北口西南抵紫荊關近者百里遠者不過三百里所謂居庸則吾之背也紫荊則吾之吭也據關中者將以搤中國之吭而拊其背都幽燕者切近於北狄則又恐其反搤我之吭而拊我之背焉所以防備之者尤當深加之意

光武元年十月車駕入洛陽幸南宮遂定都焉○按後世建都洛陽始此周人營洛邑以爲朝會之所非建都也至平王避犬戎始遷焉

諸葛亮至京口因覩秣陵山阜歎曰鍾山龍盤石城虎踞此帝王之宅○按自古帝王之都多在江以北江南形勝之地莫若金陵自孫吳都此繼以東晉宋齊梁陳終於南唐凡七代皆偏安一隅惟我 聖祖始混一天下建都於此蓋自開闢以來未有也

宋仁宗慶曆二年陝西安撫使范仲淹上言請修東京或曰京師

王者之居高城深池恐失其體臣聞後唐末契丹以四十萬衆送石高祖入朝而京城無備閔宗遂亡石晉時叛臣張彥澤引契丹犯闕而京城無備少主乃陷此皆無備而亡何言其失體哉○按宋與契丹以白溝爲界相去二千里仲淹猶請速修京城以伐外寇之謀矧今京師與北虜爲隣疾馳之騎不數日可抵其境當國者可不懷仲淹之憂哉○按秦漢以來混一天下者建都之地有四一曰長安漢唐盛時所都也曰洛陽漢中興以後所都也曰汴梁宋盛時所都也曰幽燕 皇朝所都也隋唐非不都長安晉非不都洛陽後唐晉周非不都汴梁金元非不都幽燕然皆偏安不久也固無足論與夫鄴亳金陵錢塘諸處古亦有都之者然皆非此四都比也今 神京在虞世則幽州域在禹貢則冀州域黃帝都幽州之涿鹿去此僅餘百里堯舜都冀

州之平陽蒲坂去此僅千里是我朝之建都卒復堯舜之故都於七八千年之後矣

城池之守

易坎之彖曰天險不可升也本天之理立綱陳紀使人不敢犯陵犯踰越所謂天險也地險山川丘陵也因地之勢增高濬深所謂地險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則於平地設爲城池以人險險之時用大矣哉用險之時其用甚大

詩烝民之六章曰王命仲山甫城彼東方築城于齊○韓奕之卒章曰溥彼韓城燕師所完以公國之

周禮掌固掌修城郭溝池樹渠之固○司險掌九州之圖以周知山林川澤之阻○按掌固所掌盡人力以固王畿於內者也易所謂王公設險者此也司險所掌因地勢以爲險阻於外者也易所謂地險者此也雖然古人所以守國者又不專在是也遠有

關塞則守在四夷近有甸服則守在九畿有六官爲守國之人有六典爲守國之法而其險之所以不可升固之所以不可攻者又在乎德禮仁義焉否則雖有高城深池委而去之矣

禮運曰今大道既隱天下爲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貨力爲己大人世及父傳子爲世兄傳弟爲及以爲禮城郭溝池以爲固

春秋隱公七年夏城中丘○胡氏曰春秋凡用民必書其所興作不時害義固爲罪矣雖時且義亦書見勞民爲重事也凡書城者完舊也書築者創始也

九年夏城郎○胡安國曰城有制役有時大都不過三國之一邑無百雉之城制也凡土功龍見而戒事火見而致用水昏正而栽音再日至而畢時也隱公城中丘城郎皆以夏則非時矣城不踰制役不違時又當分財用分財用之具平板在兩旁障土者榦兩頭立木稱量輕重畚盛土器築實土器程土物取土用物爲作程限議遠邇均其勞也略基址略行也基址城趾也具餱糧度有司量功命日不愆于素可也○按分財用以下宣公十一年楚令尹蔿音委艾獵孫叔敖也城沂之事也

成公九年城中城○按人君設險以爲國家之屏翰城于外所以禦乎寇敵城于中所以禦乎盜賊皆不可無者也胡氏謂不恃城郭溝池以爲固蓋譏列國諸侯不務德政而徒恃城築以勞民者爾非通論天下之勢也蓋觀人家之備盜乎藩籬垣墻所以防外盜之攘奪者固在所急而緘縢扃書掌切戶耳也鐍音決環有舌也四字出莊子所以防家人之竊剽者亦不可少也

漢高祖六年冬十月令天下縣邑城○呂祖謙曰始皇并諸侯而隳壞城郭高祖定天下而令縣邑城心量之廣狹世祚之長短於是可卜矣

孝惠元年始作長安城西北方前此未城至是始作之始於西北方先所急也三年而闕歲作發諸侯王列侯徒隸二萬人城長安五年復發里中民城長安三十日而罷近則資送弗勞人衆則大事易集罷遠則廢事不違

宋仁宗慶曆二年契丹渝盟范仲淹上言城洛陽既弗及前此仲淹請城洛陽以備急難以請速修京城呂夷簡曰此囊瓦城郢計也使虜得渡河而固守京師天下殆矣故設備宜在河北卒建北京在大名府○按仲淹欲修京城恐虜之長驅也夷簡之欲城大名爲虜之鎮遏也二議皆是也當時獨用夷簡之策而仲淹言不見用其後靖康之禍金虜長驅越過河北鎮城而不之顧直抵京師宋遂不支

宮闕之居

易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屋脊檁也下宇椽檐直也棟承而上宇兩垂而下以待風雨蓋取諸大壯

禮記昔者先王未有宮室冬則居營窟夏則居橧巢後聖人有作然後修火之利范金合土以爲臺榭宮室戸牖

春秋定公二年新作雉門及兩觀（言新者有故也言作者始創也）○胡安國曰書新作者譏僭王制而不能革也雉門象魏之門其外爲庫門而皐門在庫門之外其內爲應門而路門在應門之內是天子之五門（皐應二門非天子不得立雉庫路諸侯亦得立之）○劉敞曰魯用王禮是以其雉門大子皐門雉門天子應門而設兩觀僭君甚矣○按天子外闕兩觀諸侯外闕一觀魯諸侯立雉門兩觀僭天子也既爲天火所焚復因其舊而新之不畏天也

史記堯之有天下也堂高三尺采椽不斲茅茨不剪○按堯時去古未遠故其居室簡樸如此然其德則蕩蕩乎不可得而名也商紂爲傾宮世目爲獨夫秦皇爲阿房宮世稱爲亡道主宜哉

秦始皇以咸陽人多先王宮廷小乃營朝宮渭南上林苑中先作前殿阿房○杜牧曰嗟乎一人之心千萬人之心也秦愛紛奢人亦念其家奈何取之盡錙銖用之如泥沙使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獨夫之心日益驕固戍卒叫函谷舉楚人一炬可憐焦土秦人不暇自哀而後人哀之後人哀之而不鑑之亦使後人而復哀後人也

漢高祖治長樂宮于長安（長安即咸陽）○按漢建長樂宮始此七年帝至長安蕭何治未央宮帝見其壯麗甚怒曰天下匈匈數歲成敗未可知是何治宮室過度也何曰天下方未定故可因以就宮室且天子以四海爲家非壯麗無以重威且無令後世有以加也○司馬光曰王者以仁義爲麗道德爲威未聞其以宮室填（與鎮同）服天下也○按蕭何此對所謂御人以口給也說者乃謂何欲以此服帝都長安未必然也當以司馬氏之言爲正

文帝嘗欲作露臺召匠計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人十家之產也吾奉先帝宮室常恐羞之何以臺爲

武帝元鼎二年起柏梁臺作承露盤後柏梁臺災復作建章宮

明帝永平三年起北宮鍾離意免冠諫後德陽殿成帝謂公卿曰鍾離尚書若在此殿不立

靈帝中平二年宦者張讓趙忠說帝斂天下田畝錢以修宮室鑄銅人樂安太守陸康上疏諫檻車徵詣廷尉免歸田里又令牧守茂材孝廉遷除皆責修宮錢鉅鹿太守司馬直悵然曰爲民父母而反割剝百姓以稱時求吾不忍也上書極言吞藥自殺

魏明帝好土功既作許昌宮又治洛陽宮起昭陽太極殿築總章觀陳羣高堂隆楊阜皆上疏諫明帝爲之少有減省手筆詔答

晉孝武太元二年謝安欲增修宮室曰宮室弊陋後世謂人無能王彪之曰凡任天下之重者當保國寧家緝熙政事乃以修宮室爲能耶○太元十年作清暑殿

劉宋孝武大修宮室土木被錦繡壞高祖（劉裕）所居陰室於其處起玉燭殿與羣臣觀之牀頭有土障壁上掛葛燈籠麻繩拂侍中袁顗盛稱高祖儉素之德帝不答獨曰田舍翁得此已爲過矣

北朝魏太武性儉率羣臣請增峻京城世祖曰屈丐（彌外切）蒸土築城而朕滅之豈在城也

文成帝還平城起太華殿中書侍郎高允諫曰永安前殿足以朝會西堂溫室足以安息紫樓足以臨望縱有修廣亦宜馴致不可倉猝文成納之

隋文帝開皇十五年仁壽宮成文帝幸之時天暑役夫死者相次

於道及至見制度壯麗大怒曰楊玄素殫民力為離宮為吾結怨天下素惶恐封德彝曰公勿憂俟皇后至必有恩詔明日果召素入對獨孤后勞之賜錢百萬緡絹三千段

唐太宗貞觀四年發卒修洛陽宮以備巡幸張玄素上書諫以為洛陽未有巡幸之期而預修宮室非今日之急務陛下初平洛陽凡隋氏宮室之宏侈者皆令毀之曾未十年復加營繕何前日惡之今日效之也且以今日財力何如隋世陛下役瘡痍之民襲亡隋之弊恐又甚於煬帝矣太宗謂玄素曰卿謂我不如煬帝何如桀紂對曰若此役不息亦同歸於亂耳太宗曰吾思之不熟乃至於是即為罷役仍賜玄素綵二百匹

貞觀十一年太宗作飛仙宮魏徵上疏諫

穆宗長慶四年波斯獻沈香亭子材左拾遺李漢上言此何異瑤

臺瓊室敬宗雖怒亦優容之

囿游之設

詩大雅靈臺篇曰經始靈臺經之營之經度也營表也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按人主欲為臺囿以為游觀之所者必先有文王之憂而又得周人之樂然後可

周禮囿人以胥為之掌囿游之獸禁牧百獸言衆也祭祀喪紀賓客共其生獸死獸之物○按周官囿游即今之海子也蓋設官以牧百獸以為祭祀喪紀賓客之用因從獸之游而寓省牲之禮先王因人情而制禮既不拂乎人情又不廢乎禮節此類是也

春秋莊公三十有一年春築臺于郎夏築臺于薛秋築臺于秦

胡安國曰何以書厲民也天子有靈臺以候天地諸侯有時臺以候四時去國築臺于遠而不緣占候是厲民以自樂也○按莊公一歲三築臺所以[illegible]年饑死而有崩墻之禍也

左傳宋皇國父為平公築臺妨於農功子罕請俟農功之畢公弗許築者謳曰澤門之皙皙白也皇國父實興我役邑中之黔子罕黑色實慰我心子罕聞之親執扑以行築者而抶其不勉者曰吾儕小人皆有闔廬以辟燥濕寒暑今君為一臺而不速成何以為役謳者乃止或問其故子罕曰宋國區區而有詛有祝禍之本也○昭公九年冬築郎囿書時也季平子欲其速成也孫昭子曰詩云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焉用速成其以勦民也勦勞也無囿猶可無民其可乎

國語楚靈王為章華之臺與伍舉升焉曰臺美夫對曰臣聞先君莊王為匏居臺名之臺高不過望國氛大不過容宴豆木不妨守備不妨城郭守備之材用不煩官府財用不出府藏民不廢時務官不易朝常先君是以除亂克敵而無惡於諸侯今君為此臺也國民罷焉財用盡焉

年穀敗焉百官煩焉舉國留治也之數年乃成臣不知其美也

漢武帝使吾丘壽王闢地為上林苑東方朔諫曰不可殷作九市之宮而諸侯畔靈王起章華之臺而楚民散秦興阿房之殿而天下亂糞土愚臣逆盛意罪當萬死武帝拜朔為給事中賜黃金百斤然遂起上林苑如壽王所奏○按武帝聽其言而方朔受其金爵可也不用其言而甘受其金爵遂不復言譬則猶馬嘿於主人之側投以一芻俯首帖耳逝矣

靈帝光和三年作畢通鑑作華書誤圭靈昆苑司徒楊賜諫之侍中任芝樂松曰昔文王之囿百里人以為小齊宣王四十里人以為大今與百姓共之無害於政也帝說遂為之○胡寅曰天下之理至五經語孟亦可謂正矣邪說之害至五經語孟亦可以息矣然而道大如天見在乎人小智姦識謂聖人之心與我何異哉則五

經語孟雖存乎世而殺（玉篇無之殺字之誤）其言橫議亦傍緣而作遂使詆毀儒術者舉是以爲笑曰五經語孟殆亦無用之饗器耳彼樂於從之所以援飾帝者特於皇王之揆未足多論也然則何以正之人君誠能格物致知使疑邪不能亂正心誠意使利欲不能惑問之辯之以明所未明精之一之以守所難守則表白中天爲象豈與辯口利口安得亂吾政而覆吾邦此二帝三王中心無爲以宅至正之要道也

隋煬帝大業元年築西苑周二百里堂殿樓觀窮極華麗宮樹秋冬凋落則剪綵爲花葉綴於枝條沼內以綵爲荷芰菱芡煬帝好以月夜從宮女數千騎遊西苑作清夜遊曲於馬上奏之○按煬帝始即位創爲西苑七年天下兵起十四年被弑於江都一時恣情游樂之地今則蕩爲荒烟野草莫知所在矣而書之史冊

者穢污遺臭恒如在然嗚呼名教中自有樂地何苦爲此不道之事以貽後世之笑哉

冕服之章

易黃帝堯舜垂衣（垂綃爲衣其色玄）裳（纁幅爲裳其色纁）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

書帝（舜也）曰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取其照臨也）山（取其鎮也）龍（取其變化也）華蟲（雉也取其文也）作會（繪也六者繪於衣）宗彝（虎蜼音壘取其孝也）藻（水草取其潔也）火（取其明也）粉米（取其養也）黼（若斧形取其斷也）黻（兩己相背取其辨也）絺繡（紩而繡之也六者繡於裳所謂十二章也）以五采（青黃赤白黑）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當明其等差也）○今按朱□解袞衣裳九章龍山華蟲火宗彝繪於衣藻粉米黼黻皆繡於裳書天子十二章則繪於衣者加日月星辰而宗彝火皆降而繡於裳矣疑天子諸公不同制也○按古者自天子至於士皆有章服多少以次而降上得兼下下不得僭上今世冕服惟天子及親王有之自公侯以下皆無也

周禮弁師掌王之五冕（袞鷩毳絺玄）○司服掌王之吉凶衣服（吉服祭服凶服喪服）辨其名物（名以命之物以色之）與其用事王之吉服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享先王則袞冕享先公饗射則（饗射饗賓射與諸侯射）鷩冕祀四望山川則毳冕祭社稷五祀則絺冕祭羣小祀則玄冕凡兵事韋弁服（韋熟皮也）眡朝則皮弁服凡甸冠弁服（冠弁委貌）凡凶事服弁服（喪服）凡弔事弁経服大札大荒大烖素服○吳澂曰用著謂祭祀視朝甸凶弔之事

司裘掌爲大裘以共王祀天之服（大裘黑羊裘也）中秋獻良裘（王所服也）王乃行羽物季秋獻功裘（人功治之者）以待頒賜○按用裘以爲祭天之服蓋反古始也上古未有織紝惟衣鳥獸之皮而已

屨人掌王之服屨（單底曰屨）爲赤舄（複底曰舄）黑舄（王吉服之舄）赤繶（縫中紃也）黃繶

青句（當作絇音劬屨頭飾以爲行戒也）素屨葛屨凡四時之祭祀以宜服之

禮記天子玉藻（玉冕前後垂也藻雜采絲繩之貫玉者也以藻穿玉以玉飾藻故曰玉藻）十有二旒前後邃（深也）延（冕上覆也）龍卷（與袞同畫龍於衣）以祭

漢官儀曰天子冠通天冠乘輿所常服○隋志平冕即倖所謂平天冠也○唐志太宗採古制爲翼善冠自服之○宋志通天冠二十四梁加金博山附蟬十二○隋文帝聽朝之服以赭黃文綾袍（天子服黃始於隋後因爲常）○南齊輿服志袞衣上畫爲之加飾金銀薄時號爲天衣（此後世袞衣之制）○宋服絳紗袍○英宗時李育上言冕以周官爲本凡十二旒袞以虞書爲始凡十二章東漢至唐史官記述皆無珠翠犀寶之飾蓋明水大羹不可以衆味和雲門咸池不可以新聲間袞冕之服不宜以珍怪累也○按冕服之制雖曰華而不爲靡貴而不及奢然必有中制若飆朗之用珊瑚六朝之用翡

畫宋人之緇龍鶴七星紫雲白鶴皆非禮之禮也非禮之禮且不可以見師長況用以祀天地祖宗哉

璽節之制

周禮地官司市凡通貨賄以璽節出入之○按璽之名始見於此然專以出入貨賄蓋上下通用也

左傳襄公二十九年公自楚還及方城季武子取卞使公冶問(季氏屬)璽書追而與之(用璽於書謂之璽書蓋告襄公以取卞之事不使公冶知之故追貴之也)○按璽書二字始見於此是時上下印章皆名璽自秦以來惟天子印得稱璽臣下不得用也

漢高祖元年高祖至霸上秦王子嬰封皇帝璽符(謂諸甲令符以爲契者也)節(以毛爲之上下相重取象竹節因以爲名將命者持以爲信)降○按秦始皇以藍田玉製璽命李斯篆其文曰受命于天旣壽永昌孫壽刻之子嬰以降漢漢以傳魏魏以禪晉晉亂爲劉石二虜所得以璽不在其國皆目晉爲白板天子後復歸東晉是後宋齊梁陳以至于隋隋亡歸唐唐傳朱梁(朱溫)梁亡歸後唐歷帝與璽俱焚自是璽不知所在自秦以後相傳以爲受命璽得是璽也遂以爲眞有受命之符無是璽也乃至目爲白板天子一何愚且惑哉三代有道之長未聞有此璽也秦自作璽之後僅七八年遺臭閒于沙丘肉袒負子軹道烏在其爲壽且昌哉是一亡國不祥之物耳何足爲國輕重哉[illegible]

漢舊儀曰璽皆白玉螭(如龍無角黃色)虎紐文曰皇帝行璽(封賜諸侯王書)皇帝之璽皇帝信璽(發兵徵大臣)天子行璽(策拜外國事天地鬼神)天子之璽天子信璽○按此漢六璽之制後世率遵而用之

唐制天子有傳國璽及八璽皆玉爲之神璽(以鎭中國藏而不用)受命璽(以封禪禮神)皇帝行璽(以報王公書)皇帝之璽(以勞王公)皇帝信璽(以召王公)天子行璽(以報四夷書)天子之璽(以勞四夷)天子信璽(以召兵四夷)○此唐璽之制

宋高宗中興御府藏玉寶十有一一曰鎭國神寶二曰受命寶三曰天子之寶四曰天子信寶五曰天子行寶六曰皇帝之寶七曰皇帝信寶八曰皇帝行寶所謂八寶也九曰大宋受命之寶(太祖作)十曰定命寶(徽宗作)十一曰大宋受命中興之寶(高宗作)○此宋朝寶璽之制○按秦璽者始皇之所作也北魏時得之鄴城哲宗時得之咸陽其文雖與秦同其實非秦璽也當時皆誤以爲秦璽而不知秦璽之亡久矣元人復得於拾得妻楊桓以爲秦璽考璽在漢爲太后所擲螭角微玷魏文帝刻其旁曰魏受漢傳國之璽今此印其螭角無玷其旁無魏所刻字非秦所製明甚○

以上寶璽

說文曰印執政所持信也○按秦以前民皆以金石爲印自秦以來獨天子用玉羣臣莫敢用也

印制兩漢以後人臣有金印銀印銅印唐制諸司皆用銅印宋因之○按此漢唐宋羣臣印章之制今制惟親王用金二品以上用銀三品以下皆銅惟京尹以三品獨得用銀○以上印章

周禮掌節掌守邦節而辨其用以輔王命凡通達於天下者必有節以傳輔之(節爲信傳謂所賚操及所適)無節者有幾(察)則不達○司關凡四方之賓客敂(音扣扣也)關則爲之告有外內之送令敂則以節傳出內之○按后世設人以傳送公文始此

小行人達天下之六節山國用虎節土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皆以金爲之道路用旌節門關用符節都鄙用管節皆以竹爲之

按小行人之所達者即掌節之所掌也

禮記玉藻凡君召以三節二節以走一節以趨在官不俟屨在外不俟車(節以玉為之)

漢文帝二年初與郡守為銅虎符(即虎節之屬)竹使符(即旌節之屬)○張晏曰符以代古之圭璋從簡易也

武帝征和二年更節加黃旄○按節以竹為之柄長八尺以旄牛尾為其眊三重人臣出使必杖節自守

唐初高祖起軍旅易守長為銅魚符宮殿門給交魚符城門給巡魚符○以上符節

周禮司約小約劑書於丹圖(謂彝器有圖象者今俗語鐵券丹書)

漢高祖六年始剖符封功臣又剖符作誓丹書鐵券金匱石室藏之宗廟

唐代宗給功臣鐵券藏名于太廟○按自古封功臣必有鐵券以紀其功我 聖祖欲依前代作券而不得其制有言錢鏐精之後居浙者家傳 唐昭宗賜鏐之券猶有存者乃遣使求之按制造之用金填其字功臣初封者錫之○以上鐵券

輿衛之儀

書顧命大輅(玉輅)在賓階面(西階南向也)綴輅(金輅也)在阼階面(東階面也)先輅(木輅也)在左塾之前(門側堂也)次輅(象輅革輅也)在右塾之前○按此五輅也其行之序貴者近賤者遠也

周禮巾車(巾車之官長)掌公車之政令辨其用與其旗物而等敘之治其出入王之五路玉路(以玉飾其末)以祀(祭天地用之)金路以賓同姓以封象路以朝(視朝)以朝異姓以封革路以即戎以封四衛木路以田以封蕃國○按周人尚輿既設輿人之官而又設巾車之官焉

考工記曰軫之方也以象地也蓋之圜也以象天也輪輻三十以象日月也蓋弓二十有八以象星也○王昭禹曰蓋象天而覆于上軫象地而載于下聖人位乎其中則三才之道備矣○按車之為制不止於輪與輈也而必以此三物名官者蓋察車自輪始作車自輿始而造車以輈為難也

司常掌九旗之物名日月為常交龍為旂通帛為旜雜帛為物熊虎為旗鳥隼為旟龜蛇為旐全羽為旞析羽為旌○鄭玄曰凡九旗之帛皆用絳○陳祥道曰旗期也與眾期於下

明堂位曰鸞車有虞氏之路也鉤車夏后氏之路也大路殷路也乘路周路也○此明四代之車之制

左傳臧哀伯曰君人者將昭德塞違以照臨百官猶懼或失之故昭令德以示子孫大路昭其儉也斿(旌旗之旒有九七六四之別)纓(在馬膺前如索繫之纓有一就三就五就七就九就十有二就之別)昭其數也錫(音楊在馬額)鸞(在鑣)和(在衡)鈴(在旂)昭其聲也三辰(日月星)旂旗昭其明也

秦金根車(用金為飾)又以輦為人君之乘○按後世謂人君所乘為輦始於此蓋古以人牽為輦秦始皇去其輪而舁之漢代遂為人君之乘

三輔黃圖天子出車駕次第謂之鹵簿(鹵楯也甲楯之別凡兵衛以甲楯為前導皆著之簿籍故曰鹵簿)有大駕有法駕有小駕○按鹵簿之名始見于此

漢制乘輿金根車安車立車耕根車○按此漢一代車輅之制

唐制天子居曰衙行曰駕天子之車有五路又有屬車十二乘曰指南車記里鼓車白鷺車鸞旗車辟惡車皮軒車羊車耕根車四望車安車黃鉞車豹尾車○此唐一代車輅之制

宋志鹵簿之等有四大駕法駕小駕黃麾仗○按此宋朝儀仗之制皆人謂恭天下之貴一人而已是故環拱而尊物而動文

謂之儀武謂之衛一以明制度示等威一以慎出入遠危疑也旹載𠦪戈晃劉虎賁車輅周官旅賁王出入執盾以夾王車朝儀之制固已粲然降及秦漢始有周廬陛戟鹵簿金根大駕千乘萬騎之盛歷代雖有損益然不過為尊大而已雖然豈特為尊大而已哉亦所以為慎重矣

曆象之法

易革之象曰澤中有火革（澤能滅火火能涸澤有變革之義）君子以治曆明時

書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曆象（曆所以紀數之書象所以觀天之器）日月星辰敬授人時

帝曰咨汝羲暨和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

朱子曰歲有十二月月有三十日三百六十者一歲之常數也故日與天會而多五日有奇為氣盈月與日會而少五日為朔虛合氣盈朔虛而閏生焉故三歲一閏五歲再閏十九歲七閏則氣朔分齊是為一章也

在璿（音旋美珠）璣（機也）玉衡以齊七政（日月五星）○按以璿飾璣而用以轉運以玉為管而橫置之所以測度天文則齊不齊可知矣是故日月皆循其軌五星不失其次則吾德政之脩於此可見矣日月之或有薄蝕五星之或有變動則吾德政之闕於此可見矣因在器之天而察在天之天因在天之天而循在人之天則天人合一七政不在天而在人矣

洪範四曰協用五紀（歲月日星辰曆數為五紀）○吳仲友曰協用五紀所以欽天道而治人事者也歲月日星辰天之所為而人所不能違也曆數人之所推而天所不能違也天與人合而五紀可得而用矣蓋聖人之協用五紀有三義焉步其數以授時觀其文以察變法其序以分職（[illegible]）協用五紀之道盡矣堯典之曆象授時之事也周官之馮相實掌之舜典之璣衡察變之事也周官之保章實掌之洪範之庶徵分職之事也周官之司會實掌之故曰聖人作則以天地為本以陰陽為端以四時為柄以日星為紀五紀之謂也

詩小雅十月之交其首章曰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朱熹曰十月以夏正言之建亥之月也交日月交會謂晦朔之間也曆法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左旋於地一晝一夜則其行一周而又過一度日月皆右行於天一晝一夜則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故日一歲而一周天月二十九日有奇而一周天又逐及於日而與之會一歲凡十二會方會則月光都盡而為晦已會則月光復蘇而為朔朔後晦前各十五日日月相對則月光正滿而為望晦朔而日月之

合東西同度南北同道則月掩日而日為之食望而日月之對同度同道則月亢日而月為之食是皆有常度矣然王者脩德行政用賢去姦能使陽盛足以勝陰陰衰不能侵陽則日月之行雖或當食而月常避日故其遲速高下必有參差而不正相合不正相對者所以當食而不食也若國無政不用善使臣子背君父妾婦乘其夫小人陵君子夷狄侵中國則陰盛陽微當食必食雖曰行有常度而實為非常之變矣○按曆數之作所以紀日月星辰之行也然行有常度其間差忒無由知之惟於日月之食驗焉星官紀日月之食分秒不差時刻不忒則知其曆數之紀無不當矣苟書於曆者如此又驗象於天乃不如此則可以知其失職矣

周禮大司徒以土圭（尺有五寸）之法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南

則景短多暑日北則景長多寒日東則景夕多風日西則景朝多陰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夏至日表北得尺五寸景正與土圭等即地中)○賈公彥曰昔者周公將營王城度日景之時置五表於潁川陽城置一表四方各千里置四表○按自周立表於陽城漢人造曆必先定東西以晷儀唐昭太史測晷凡十三處宋測景則於浚儀之岳臺元人測景之所二十有七舊說表八尺長夏至之景尺有五寸千里而差一寸表痺景促元郭守敬所為表五倍其舊又隨所在之處而立表測景考北極出地高下夏至晷景長短晝夜刻數然後用之以推驗其法可謂精密矣

馮相氏掌十有二歲(歲謂太歲星所在寅曰攝提格卯曰單閼辰曰執徐巳曰大荒落午曰敦牂未曰協洽申曰涒灘酉曰作噩戌曰閹茂亥曰大淵獻子曰困敦丑曰赤奮若為十二歲之位)十有二月(自正月建寅[illegible]凡為十二月之位)十有二辰(謂日月所會子曰玄枵亥曰娵訾戌曰降婁酉曰大梁申曰實沈未曰鶉首午曰鶉火巳曰鶉尾辰曰壽星卯曰大火寅曰析木丑曰星紀為十二辰之位)十日(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之位)二十有八星之位(東方角亢氐房心尾箕南方井鬼柳星張翼軫西方奎婁胃昴畢觜參北方斗牛女虛危室壁之位)辯其敘事以會天位(天位謂天象之定序[illegible]辯其敘事則知人事之有會於天)冬夏致日(冬至日在牽牛景丈三尺夏至日在東井景尺五寸)春秋致月(春分日在婁月上弦于東井秋分日在角月上弦于牽牛)以辯四時之序([illegible])

保章氏掌天星(以星占之法)以志日月星辰(謂五星十二辰二十八宿)之變動以觀天下之遷(謂變動也)辯其吉凶以星土辯九州之地所封封域皆有分星(如玄枵為齊之分星而青州之星土也)以觀妖祥以十有二歲之相(歲星在木則水為用之類)觀天下之妖祥以五雲之物(色也)辯吉凶水旱降豐荒之祲象以十有二風(八風從十二律故曰十有二風)察天地之和命

乖別(天地不和之物也)之妖祥(命之使知趨避)凡此五物者(日月星辰之變動也星土辯九州也十有二歲也五雲之物也十有二風也)以詔救政訪敘事(詔救政於上訪敘事於下)○按凡星官所推步占驗者皆具于是焉○吳澂曰日月五星緯天右轉日有薄蝕([illegible])珥(日旁氣黑也)之變月有虧盈朓(晦而月見西方音佻)朒(朔而月見東方音忸)之變五星有贏(早出為贏)縮(晚出為縮)圜(有圓者)角(之角芒)變故總言日月星辰之變動

春秋隱公三年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經書日食三十六)○胡氏曰十月之交詩人以刺日有食之春秋必書戒人君不可忽天象也

左傳文公元年曰於是閏三月非禮也(曆法閏當在僖公末年誤於今年一月置閏故曰非禮)先王之正時也履端於始(步曆之始以為術之端首)舉正於中歸餘於終(積而為閏)○按古今置閏之法不出於此三言也

昭公七年晉平公曰何謂六物伯瑕曰歲(四時終曰歲)時(四時)日(十日從甲至癸)月(十二月也)星(二十八宿也)辰(日月所會歲十二會從子至亥也)是謂也公曰多語寡人辰而莫同何謂辰對曰日月之會是謂辰故以配日(辰無常所分在十二以十幹之配)

揚子或問渾天曰洛下閎營之鮮于妄人度之耿中丞(壽昌)象之(為象)幾幾乎(言近理也)莫之能違也請問蓋天曰蓋哉蓋哉應難未幾也

○按自堯曆象之後而有舜之璣衡自舜璣衡之後而有漢之渾天儀象其後六合儀三辰儀四游儀並列為三重者唐李淳風所作而黃道儀者一行所增也歷代相因以至于宋熙寧沈括之儀宣和璣衡之制有出於淳風令瓚之表者靖康之亂儀象之器盡歸於金元人襲用金舊而規環不協於是郭守敬乃創為簡儀仰儀及諸儀表至今遵用之夫郭守敬者雖生胡元之世而實吾華夏之人也天欲啓中國文明之治必豫生智巧之

人於數十載之前而創為一代[illegible]之器以待　聖人之生承
天而膺曆變夷以為華夫豈偶然之故哉
太史公曰神農以前尚矣黃帝考定星曆於是有天地神祇物類
之官是謂五官各司其事不相亂也民是以能有信神是以能有
明德故神降之嘉生民以物享災禍不生所求不匱少皞氏之
衰也九黎亂德民神雜擾不可放物禍災荐至莫盡其氣
按觀太史公之言蓋黃帝時始作曆也
漢志云漢興張蒼首律曆事孝武時樂官考正至元始中徵天下
通知鍾律者百餘人使羲和劉歆典領條奏之○按律者作樂之
法曆者測候之書其事若無關涉者而漢晉隋書志皆兼律曆
何也蓋古人作樂必推曆以生律而其測候也亦必協律以定
曆二者相資以為用可相有而不可相無者也

又云漢以張蒼言用顓頊曆然正朔服色未覩其真至武帝元封
七年公孫卿壺遂司馬遷等言歷紀壞廢宜改正朔是時御史大
夫兒寬明經術上迺詔寬與博士共議造漢歷射姓名人世等奏不
能為算願募治歷者更造密度各自增減以造漢太初歷迺選治
歷鄧平等凡二十餘人落下閎與焉詔用鄧平所造八十一分律
歷復使淳于陵渠復覆太初歷晦朔弦望皆最密日月如合璧五
星如連珠遂用鄧平歷○按司馬氏世為太史故其於曆法也蓋
有所授受也自漢以下一人而已說者謂司馬氏律曆書即太
初曆法也司馬氏嘗言六律為萬事根本故太初曆法皆本於
律司馬氏分律歷為二書劉歆合而為一而班固因之以為志
豈無意哉
後漢志曰日行北陸謂之冬西陸謂之春南陸謂之夏東陸謂之
秋日道發南去極彌遠其景彌長遠長乃極冬乃至焉日道斂北
去極彌近其景彌短近短乃極夏乃至焉二至之間道齊景正春
秋分焉日以實之月以閏之時以分之歲以周之章以明之部以
部之紀以記之元以原之雖有變化萬殊贏朒無方莫不結系於
此而禀正焉○按自古造歷者必先立元自黃帝調曆起辛卯顓
頊用乙卯殷用戊午夏用丙寅殷用甲寅周用丁巳魯用甲子
秦用乙卯漢太初用丁丑三統用庚戌四分歷用庚辰立元雖
不同而皆推度於甲子也
蔡邕天文志曰言天體者有三家一曰周髀二曰宣夜三曰渾天
宣夜絕無師說周髀數術具在而多違失惟渾天近得其精○王
蕃曰渾天之術以為天半覆地上半在地下其居地上見者一
百八十二度半強地下亦然共三百六十五度北極出地上三十六度
南極入地下亦三十六度而嵩高正當天之中極南五十五度
當嵩高之上又其南十二度為夏至之日道又其南二十四度
為春秋分之日道又其南二十四度為冬至之日道南下去地
三十一度而已其南北極持其兩端其天與日月星宿斜而回
轉

唐志曰曆法尚矣自堯舜三代以來未嘗同也唐自太初至麟德
曆二十三家與天雖近而未密也至唐一行始專用太衍之策作
大衍曆其倚數立法雖密矣而一二年後便差
宋志宋興百餘年司天數改曆其說曰天體之運星辰之動未始
有窮而度以一法是以久則差差則敝而不可用曆之所以數改
造也○按程子有言曆象之法大抵主於日日一事正則其他皆
可推洛下閎之作曆言數百年後當差一日何承天立歲差法

其差後亦不定獨邵𡈼元夫立差法冠絶古今却於日月交感之際以陰陽朓朒求之遂不差(邵康節云)朱子亦曰曆不能無差今之學曆者但知曆法不知曆理能布筭者洛下閎也能推步者甘公石公也洛下閎但知曆法揚雄知曆法又知曆理　國家承用勝國之曆乃許衡郭守敬等所訂定者也今歷年踰二百矣不能以不差請於曆官疇人(世業相傳爲疇)之外別加訪求必有能明曆理之楊子雲善立差法之邵堯夫者出焉以了此一大事

元志曰明時治曆自黃帝以來莫不重之漢劉歆作三統曆始立積年日法以為推步之準後世因之歷唐而宋皆更元改法元至元十三年平宋詔許衡王恂郭守敬改治新曆十七年曆成賜名授時曆自古及今其推驗之精蓋未有出於此者也○按古今曆法至於元郭守敬可謂度越千古矣雖漢太初唐大衍皆莫有

過焉者也自春秋獻公以來以太衍宣明紀元統天大明授時六曆較之推筭冬至授時為密然天有不齊之運而曆為一定之法久則不能無差而不可不更元立法以合於天也洪武中刻漏博士元統言我　朝承運以來曆雖以大統為名而積分猶授時之數授時曆法以元至元辛巳為曆元(至元六年庚辰至正元年辛巳)至今洪武甲子積一百四年經云大約七十年而差一度今年遠數盈漸差天度擬合隨時脩改以合天道當元統上言時歲在甲子也已云年遠數盈漸差天度矧今又歷一甲子而過其半(盻攷)三其年愈遠其數愈多其所差者當益甚也請詔求天下通星曆之學如郭守敬者以任考驗之責明天人之理如許衡者以任講究之方以敬天道以授人時端在於是失今不為後愈差舛伏惟

聖明留神聽察若夫推

以上備規制上

大學衍義通略卷二十二

備規制下

圖籍之備

易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蓋取諸夬（書契文字也合約也）○按此字書之始萬世書契之所自出文學之所由宗也

周禮大司徒之職掌建邦之土地之圖與其人民之數以佐王安擾邦國○按此後世地志圖經之所始也　國朝洪武三年命儒士魏俊民等六人編大明志永樂十六年遣官分行天下採摭事實然未成書　英宗皇帝命儒臣修成一書命曰大明一統志（天順五年李賢等奉勅修）凡若干事跡形勝風俗山川物產人物里數皆具其中視大司徒所掌則倍之矣○以上地志

小史掌邦國之志奠繫世辯昭穆○按古者封建之制行各有其國之私書而掌於王官魏晉以來官有簿狀選舉由之家有譜系婚姻由之五代以來散佚不傳　今制惟勳臣武冑襲替之際具其宗圖藏於所司而文臣初應舉入官者亦一具家狀既仕之後不復究矣此亦一缺典也○以上譜系

外史掌書外令（王令下畿外也）掌四方之志掌三皇（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五帝（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之書掌達書名於四方（使人知有此書也）

職方氏掌天下之圖以掌天下之地（大司徒特掌其圖職方氏并掌其地）辯其邦國都鄙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與其財用九穀六畜之數要以周知其利害○按先儒謂職方掌地圖而隷於司馬詳之也自漢掌之司空寖以泯墜當時如淮南王皆按輿地圖謀變以此知古人之慮遠矣唐人設兵部屬有四一曰職方郎

我　朝因之（今為職方司）職方所掌者止我邊方之政而合邊圖本實在焉但不若周人悉掌天下之地云爾

左傳昭公十二年楚子狩于州來左史倚相趨過王曰是良史也是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八索八卦之說索求其義也　九丘九州之志丘聚也）○按三墳五典之說始見于此今三皇五帝之書見存於世者惟堯舜二典其他如九頭萬龍攝提等十紀其說荒誕不經其後宋毛漸所得之三墳則又僞妄顯然斷非古聖人之舊典也

孔安國曰孔子生於周末覩史籍之煩文懼覽者之不一遂乃定禮樂明舊章刪詩為三百五篇約史記而脩春秋贊易道以黜八索述職方以除九丘討論墳典斷自唐虞以下訖于周

秦始皇三十四年燒詩書百家語○按秦罪十數獨此為千萬世無窮之恨

自唐虞三代之書至於孔子而備歷春秋戰國之世至於秦而盡漢高祖時戰爭未息文景時謙讓未遑武帝者出始開獻書之路建藏書之策置寫書之官至於成帝又遣求書之使命校書之官哀帝又命官以輯其略焉○按此前漢藏書之始末

漢志哀帝時劉歆總群書著七略古書漸出不幸遭王莽之亂焚燒無遺迨夫光武中興篤好文雅明章繼軌尤重經術古書復出藏之辟雍東觀蘭臺石室宣明鴻都非一所也不幸又有董卓之亂焚蕩殆盡○按此後漢書籍之始末

魏代漢采掇遺亡分為甲乙丙丁四部晉惠之世靡有孑遺東晉鳩聚見存無幾宋之書目凡萬五千七百四卷歷齊而梁以至於隋纔至三萬七千餘卷

隋文帝開皇三年秘書監牛弘上表請開獻書之路謂經籍自孔

子刪述之後凡有五厄秦吞六國墳籍掃地一厄也王莽之末並從焚燼二厄也獻帝移都西京燔蕩之亂三厄也晉世劉石憑陵從而失墜四厄也〔晉惠之世〕侯景破梁悉送荊州周師入郢焚之外城五厄也自仲尼至今數遭五厄興集之期屬唐隋代文帝從之使人搜討於民間異書往往間出○按自隋之後唐有祿山黃巢之亂極而至於五代之季宋有女真蒙古之禍極而至於至正之末其為厄也又不止五矣

唐分書為四類曰經史子集而藏書之盛莫盛於開元兩都各聚書四部以甲乙丙丁為次列經史子集四庫其本有正有副安祿山之亂尺簡不藏元載為相奏以千錢購書一卷又命使江淮括訪至文宗時詔秘閣搜採於是四庫之書復完分藏於十二庫黃巢之亂存者蓋尠○歐陽脩曰六經之道簡嚴易直而天人備故

愈久而愈明其餘作者衆矣質之聖人或離或合然其精深宏博各盡其術而怪奇偉麗往往震發於其間此所以使好奇博愛者不能忘也然凋零磨滅亦不可勝數豈其文華少實不足以行遠歟而俚言俗說猥有存者亦其有幸不幸歟○按此有唐一代藏書之本末嘗謂天下之物雖空青木碧物外奇寶失之皆可復得惟經籍在天地間為生人之元氣紀往古而示來今不可一日無焉者前代藏書之多有至三十七萬卷者〔隋初有之〕今內閣所藏不能什一多歷年所在內者旣未聞有所稽考在外者未聞有所購求恐其久而益損耗矣伏望宏此遠圖毋使後世志藝文者以書籍散失之咎歸焉可也

五代後唐莊宗同光中募民獻書及三百卷授以職銜其選調之官每百卷減一選

明宗長興三年初令國子監校定九經雕印賣之○胡寅曰頒之可也鬻之非也○葉夢得曰唐以前書籍皆寫本人以藏書為貴精於讎對故往往皆有善本學者以傳錄之難故其讀誦亦精詳五代時馮道始奏請官鏤板印行宋淳化中復以史記前後漢付有司摹印自是書籍益多士大夫不復以藏書為意學者易於得書其誦讀因亦滅裂然板本多不是正不無訛誤○按後世雕印書籍始于此夫自有板本以來學者易於得書誠莫大之利然書肆刻本訛舛相承今十三經註疏板本〔周以前之說〕存於福州府學儀禮通傳經解等書刻板在南監者皆宜時為葺補

周世宗以史館書籍尚少銳意求訪凡獻書者悉加優賜以誘致之

宋初有書萬餘卷其後削平諸國收其圖籍及下詔遣使購求遺亡三館之書稍復增益太宗始建崇文院而徙三館之書以實之別為書庫名曰秘閣眞宗為置龍圖閣及太清樓已而王宮火延及崇文秘閣書多煨燼其僅存者遷于右掖門外謂之崇文外院仁宗新作崇文院倣開元四部錄為崇文總目神宗改崇文院為秘書省徽宗改崇文總目詔購求士民藏書足備觀采者仍命以官自熙寧〔神宗〕以來搜訪補葺至是為盛矣為卷七萬三千八百七十有七焉迨夫靖康〔欽宗〕之亂而宣和館閣之儲蕩然靡遺高宗移蹕臨安乃建秘書省於國史院之右四方之藏稍稍復出而館閣編集日益富矣至寧宗時書目得五萬九千四百二十九卷視崇文總目又有加焉〔崇文總目三萬六百六十九卷〕○按此宋一代藏書之始末

夫宋朝以文為治而於書籍一事尤切用心慮其有非常之變

每卷皆有副本分貯各所是以自真宗之時崇文秘閣之災而猶存太清樓之儲徽宗設官提舉募工繕寫一置宣和殿一置太清樓一置秘閣其寓意深矣我　朝不專設館閣官凡前代所謂省監皆歸於翰林院翰林專設官以司經籍圖書名曰典籍文淵閣秘藏皆在所掌又於國子監設典籍一員司凡太學所有經籍板本職掌之官惟此二者請　勅內閣儒臣將兩京文淵所藏書籍凡有副本分貯兩京內閣及兩監各一本其無副本者命人抄錄如此則一書而有數本藏貯又有異所永無踈失之虞矣○我　太祖高皇肇造之初首求遺書於至正丙午之秋是時猶未登　寶位也　大聖人所見所為自與他帝王不同其貽謀也至矣

權量之謹

舜典同律度量衡○五子之歌曰明明我祖禹也萬邦之君有典章有則法也貽厥子孫關通也石百二十斤為石和平也鈞三十斤為鈞王府則有○按萬物之輕重取信於權衡五權之輕重歸極於鈞石

周禮內宰凡建國佐后立市陳其貨賄出其度量○合方氏掌達天下之道路同其數器壹其度量○大行人王之所以撫邦國諸侯者十有一歲同度量同數器○按三代盛時制為度量天子時巡則自用以一侯國之制非時巡之歲則又設官以一市井道路之制焉此天下所以一統也

典瑞璧羨以起度○王昭禹曰夫度在禮則起於璧羨在樂則起於黃鍾之長

㮚氏為量改煎煉也金錫則不耗減也不耗然後權之權之然後準平也之準之然後量鬴以量之○鄭　仲曰量之為物民所取中而甚者也出之以內宰掌之以司市一之以合方氏同之以大行人凡以觀四國也舜之巡狩所以同度量而孔子亦曰謹權量四方之政行焉○按先儒謂量之為義有堅栗難渝之義故三代之量以金錫為之所以觀四國而法萬世使無敢瀆也外圜而內方以象天地也後世改用木而內外皆方失古意矣夫先王以此為防末代乃有以公量收私量貸以暗收人心潛移國祚如齊陳氏者夫然後知古先哲王於巡守之時必同度量衡於行政之初必謹權量武王事其為慮一何遠哉

王制古者以周尺八尺為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為步古者百畝當今東田詩言南東其畝百四十六畝三十步古者百里當今百二十一里六十步四尺二寸二分○陳澔曰古者八寸為尺以周尺八尺為步則一步有六尺四寸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為步則一步

有五尺一寸二分是今步比古步每步剩出一尺二寸八分以此計之則古者百畝當今東田百五十六畝二十五步一寸六分十分寸之四與此百四十六畝三十步不相應里亦做此推之○按古人丈量之法書史不載惟王制止有古今尺步畝里之數而不具其丈量之法今世量田用步弓不知果古法否然亦無所自也

月令仲春之月日夜分晝夜各五十刻則同度量鈞平也衡石角校也斗甬斛也正權錘稱概量者執以平○仲秋之月日夜分則同度量平權衡正鈞石角斗甬○鄭玄曰因晝夜等而平當平也同角正所以平之也

前漢律曆志度者分寸尺丈引也所以度長短也本起於黃鍾之長而五度審矣○量者龠合升斗斛也所以量多少也本起於黃鍾之龠而五量嘉善也矣○權者銖兩斤鈞石也所以稱物平施知輕

重也本起於黃鍾之重而五權謹矣○凡律度量衡用銅者名
自名也所以同天下齊風俗也銅爲物之至精不爲燥濕字所濕寒
暑變其節不爲風雨暴露改其形有似於士君子之行是以用銅
也用竹爲引者事之宜也
秦始皇二十六年一衡石丈尺○按呂祖謙解題云自商君爲政
平斗甬權衡丈尺意所謂石非鈞石之石也後世以斛爲石其
始此歟夫秦至無道而猶知一之況其不爲秦者乎
宋太祖詔有司精考古式作爲嘉量又詔作新權衡以頒天下禁
私造者○太宗淳化三年詔定稱法著爲通規○按宋太祖太宗
皆起自民間熟知官府出納之弊故以謹權量爲首務
寶玉之器
書輯五瑞輯斂也旣月乃日覲四岳群牧班瑞于群后○朱熹曰公執

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穀璧男執蒲璧五等諸侯執之
以合符於天子而驗其信否也
春官太宗伯以玉作六瑞王執鎮圭餘見上
禹貢楊州厥貢瑤琨瑤琨石梁州厥貢璆璆玉雍州厥貢惟球琳球琳美玉琅
玕琳石都○按玉之爲物自古中國所在有之觀諸山海經可見矣
在堯舜已用爲圭璧禹貢已定以爲貢戰國卞和得之荊州漢
關中之藍田幽州之玉田皆有玉焉是時西域未通於中國也
今中國未聞有出玉之處而所用之玉皆自于闐國來其玉有
白玄綠三種皆出於河亦與古人所謂玉蘊石而山輝者異豈
古今土地生物有不同歟抑玉乃土石之精粹其生也有限而
取之也有盡耶
周禮天官玉府掌王之金玉玩好共王之服玉大圭之類佩玉珩璜之類珠
玉琢玉爲珠以冠冕王齊則共食玉以養至陽之氣大喪共含玉口實死者若合諸侯
必割牛耳取血以歃之則共珠槃所以盛耳玉敦所以盛血凡王之獻金玉受而藏之
按先王必用玉爲服佩者以其色有黃白黑蒼之辯其聲有角
徵宮羽之應其象有仁義禮樂道德忠信之備
春官大宗伯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
地以青圭禮東方以赤璋禮南方以白琥禮西方以玄璜禮北方
皆有牲幣各放其器之色
天府掌祖廟之守藏與其禁令凡國之玉鎮大寶器藏焉○按天
府之所藏即顧命之所陳在五鎮即中庸所謂宗器大寶器即
書所謂越玉五重也五重者先世所藏之重寶曰弘璧曰琬琰
曰大玉曰夷玉曰天球是謂五玉子孫所當世守不可失墜者
也

典瑞掌玉瑞[illegible]玉器用以禮神之藏辯其名物與其用事設其服飾
王執鎮圭尺有二寸鎮四鎮之山繅組爲藻飾藉以玉藉五采五色一就一帀爲就以
朝日春分朝日公執桓圭九寸侯執信圭七寸伯執躬圭五寸繅皆三采三就
子執穀璧男執蒲璧繅皆二采再就以朝覲宗遇會同于王諸侯
相見亦如之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兩圭有邸以祀地旅四望
祼圭有瓚以祀先王以祼賓客圭璧以祀日月星辰璋邸射以祀
山川以造贈賓客土圭以致四時日月封國則以土地測地也珍圭當爲
鎮圭以徵守以恤凶荒牙璋以起軍旅以治兵守璧羨以起度璧之
員凡九寸以其旁之一寸而羨其上下則十寸以十寸之尺而起度則十尺爲丈十丈爲引橫徑八寸而袤十寸以八寸之尺而起度則八尺爲尋倍尋爲常使度或不存後世因璧羨而可考則王者之五度信矣
禮記玉藻天子搢音插也珽珽挺也挺然無詘之義方正於天下也以方正之道示天下也
諸侯荼舒遲之義前有所畏則其進舒遲前詘後直其首員殺下角正方也讓於天子也大

夫前訕後訕（上有天子下有臣侯上下皆役肙）無所不讓也

笏天子以球玉（美玉也）諸侯以象大夫以魚須文竹（以鮫魚須文飾其竹也）士竹本象（飾以象）可也○按以上言笏之制惟天子得用玉諸侯以象大夫士以竹今制五品以上用象六品以下皆用槐木簡

古之君子必珮玉（右徵角左宮羽）○按雜佩之制有琚瑀珩璜衝牙五者古今製作必有其度所以聲之所中協於徵角宮羽也今制朝祭服三品以上用玉四品以下藥玉近乃有鑄銅為之者夫玉之中商聲者以其有肅殺之聲尚不可用況用金聲乎切宜禁革

聘義夫昔者君子比德於玉焉溫潤而澤仁也縝密以栗知也廉而不劌（傷也）義也垂之如隊禮也叩之其聲清越以長其終詘（止也）然樂也瑕（玉病也）不揜瑜（玉中美也）瑜不揜瑕忠也孚尹（大也）旁達信也氣如白虹天也精神見於山川地也珪璋特達德也天下莫不貴者道也

春秋定公八年盜竊寶玉大弓（武王之戎弓周公受賜藏之魯）九年得寶玉大弓○按人君於先世所藏之重器手澤之所存心神之所寓有事於宗廟則陳之以示其能守臨終而顧命則列之以見其全歸此孝道也魯失其政雖先公分器猶不能守而盜得竊諸宮中其能國乎

元世祖至元二十二年遣使往馬八國求奇寶

工作之用

易曰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為天下利莫大乎聖人○作結繩而為網罟以佃以漁蓋取諸離斲木為耜揉木為耒耒耜之利以教天下蓋取諸益斷木為杵掘地為臼臼杵之利萬民以濟蓋取諸小過○朱子曰此聖人制器尚象之事

書帝曰疇若予工僉曰垂哉帝曰俞咨垂汝共工（若順其理而治之也）

周禮太宰以九職任萬民五曰百工飭化八材（珠象玉石木金革羽）

考工記國有六職百工與居一焉坐而論道謂之王公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審曲面埶（審察五材曲直方面形勢之宜）以飭五材（金木皮玉土）以辨民器謂之百工通四方之珍異以資之謂之商旅飭力以長地材謂之農夫治絲麻以成之謂之婦功○智者創物巧者述之守之世謂之工百工之事鑠金以為刃凝土以為器作車以行陸作舟以行水此皆聖人之所作也天有時地有氣材有美工有巧合此四者然後可以為良材美工巧然而不良則不時不得地氣也

王昭禹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道本於性命而器之理藏乎其中器成於度數而道之迹顯於其外百工之於官府也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故攻木之工不使之攻金攻皮之工不使之攻玉輿氏之子常為量鳧氏之子常為鐘桃氏之子常為劍函人之子常為甲而各使之精其事焉故曰守之世謂之工然此特循法度之迹而守之也若夫得之於手應之於心則輪扁之斲輪也不能授之子況可得而世耶

凡攻木之工七輪（為輪為蓋）輿（為車輿）弓（為弓）廬（為廬器戈秘之類）匠（為營宮室溝洫）車（為車為耒）梓（為筍虡飲器）攻金之工六築（為削）冶（為戈戟）鳧（為鐘）㮚（為量）段（為鎛器）桃（為劍）攻皮之工五函（為甲）鮑（治韋）韗（為鼓）韋（熟皮）裘（為裘）設色之工五畫繢（五色）鍾（染羽）筐㡛（湅絲帛）刮摩之工五玉（治玉）楖（為梳）雕（雕刻）矢（為矢）磬（為磬）搏埴之工二陶（為瓦器）旊（為簋）○按先儒謂天生五材水火金木土也加之以皮玉設色為八材水火之材則運用此六者而已

有虞氏上陶夏后氏上匠殷人上梓周人上輿故一器而工聚焉車為多○此言三代所尚不同

禮記天子之六工曰土工（則考工記摶埴之工）金工（攻金之工）石工（刮摩之工）木工（攻木之工）獸工（攻皮之工）草工（之工蓋設色之工）典制六材

月令孟冬之月命工師效功陳祭器按度程毋或作為淫巧以蕩上心必功致為上（功力密緻為上）物勒工名以考其成功有不當必行其罪以窮其情○按此古人防未然之欲而謹之於微也

漢表少府有考工室令丞○續志少府有尚方令掌作御刀劍諸好器物○此漢典工作之官

唐置少府監掌百工技巧之政中尚署令掌供郊祀圭璧天子器翫后妃服飾○此唐掌工作之官

宋太祖收偽蜀圖書法物皆不中度悉命焚毀盂袍溺器裝以七寶遂命碎之

太宗命毀左藏庫金銀器皿之屬有司言中有制作精巧者欲留以備進御上曰將焉用此汝以奇巧為貴我以慈儉為寶卒皆毀之○有司言油衣帟幕損壞萬段欲毀棄之上命煮浣染以雜色制旗幟數千以示宰相李昉等奏曰非臣等管窺所及○按太宗愛惜微物如此其視裂帛以為樂剪綵以為花而鋪於水者其國祚久近分於此

章服之辯

書舜典曰明試以功車服以庸○皐陶謨曰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賈公彦曰士以上衣服皆有采章庶人皆同深衣而已

周禮司服公之服（公九命服九章）自袞冕而下如王之服侯伯之服（侯伯七命服七章）自鷩冕而下（鷩雉即華蟲也謂自華蟲以下）如公之服子男之服（子男五命服五章）自毳冕而下（宗彝是虎蜼毛淺毳故以為名謂自宗彝以下）如侯伯之服孤之服（公之孤四命其服三章）自希冕而下如子男之服卿大夫之服（公侯之卿皆三命其大夫皆再命子男之卿再命則其服一章而已其大夫一命則其服無章）自玄冕而下如孤之服士之服（公侯伯之士一命子男之士不命則首服以皮弁）皮弁而下如大夫之服（玄冕無章裳刺黻而已）

後漢志詳光武建武元年復設諸侯王金璽綟綬（綟音戾）公侯金印紫綬九卿以下二千石以上皆銀印青綬四百石以上皆銅印黑綬二百石以上皆銅印黃綬○此漢朝印綬之制

北朝周武帝初服常冠以皁紗全幅向後幞髮（謂之幞頭）仍裁為四角此後世幞頭之始

隋文帝始服黃百官常服同於庶人皆着黃袍○胡寅曰上下無辯儉不中禮也

唐高宗勑文武三品以上服紫金玉帶（太宗時定以服色高宗因別其帶）四品五品服緋（淺緋色音非）金帶六品七品綠銀帶八品九品青鍮（音偷石似金者）石帶庶人黃銅鐵帶永徽二年五品以上隨身魚銀袋以防召命之詐出內必合之三品以上金飾袋咸亨三年五品以上改賜新魚袋並飾以銀三品以上各賜金裝刀子礪石一具○此唐一代章服之制○金紫○漢金印紫綬唐金飾魚袋紫服色也（名同實異）

宋志朝服一曰進賢冠二曰貂蟬冠三曰獬豸冠皆朱衣朱裳進賢五梁冠一品二品侍祠朝會則服之中書門下則冠加籠巾貂蟬三品四品五品服之御史大夫中丞則冠有獬豸角四品五品六品以下服之○按此宋初朝服之制唐宋侍祠之祭服皆略準周禮服冕有旒 今制皆與朝服同惟易以青衣而加以方心曲領耳（嘉靖中革之）若宋朝服之冠雖曰有三然皆進賢冠也加以貂蟬豸角因異其名耳其制作始於漢公侯三梁中二千石博

士至小史皆一梁晉亦為五梁唐因漢制宋初有五梁三梁二梁而無一梁其後又加以六梁七梁凡七等我　朝則加至八焉公八梁侯伯駙馬及一品皆七梁二品六三品五四品四五品三六品七品二八品九品一也夫冠有梁所以別貴賤之等級也上而天子之通天冠前後二十四梁以應前後冕旒之數人臣之數則自八而下以至於一而不及于九者陽數之極也

宋因唐制為公服用紫朱綠青○按自隋以來以綠紫為大臣之服後世遂以為朝服我朝始復古制朝服一以赤而所謂公服者始去紫不用一洗唐宋以來之夷習

太宗雍熙元年出魚袋以賜近臣由是內外升朝文武官佩魚服紫者飾以金服緋者飾以銀後俱以入銜○黃履翁曰明無以功車服以庸古人所以重報功之典彼其之子不稱其服詩人所

以譏其無德焉常觀唐初之所辭受宋朝之所予奪其意猶昔也溫璋為大理丞賜以緋衣以審獄得情也牛叢為睦州刺史力辭金紫以越等不宜也陽城以處士而賜緋衣所以徵逸德也李泌以山人而賜金紫所以表異能也夫受之者不以為褻辭之者不以為矯正唐人別功過之美意也以三品服賜楊安國以五品服賜趙師民重儒臣也以三品服賜王素以五品服賜余靖歐陽脩蔡襄寵諫臣也曾致堯之浮躁不可賜以章綬則奪之王文度之伎術不可賜以佩魚則抑之夫予之者不以為徇情奪之者不以為少恩此宋人勸懲之微權也○按魚袋之制始制於唐蓋用以為符契也其始曰魚符左一以進內右一以隨身刻官銜姓名出入合之因盛以袋故以魚袋名焉宋因之其制以金銀飾為魚形以明貴賤無復如唐之符契矣我

朝革去魚袋凡常朝叅官制牙為牌上刻官銜凡勳親文武四字號俾帶以出入禁門無者不得闌入焉雖與唐之魚符不同其所以為出入之防則一也

太祖建隆三年給中書門下及諸軍將校錦袍凡七等○按宋朝給賜錦袍之制錦凡數樣皆為鳥獸之形我　朝定制品官皆有花樣公侯駙馬伯繡麒麟白澤（神獸能言萬物之情）不在文武之數文官用飛鳥象其文彩也武官用走獸象其猛鷙也定為常制俾其隨品從以自造非若宋朝出自上賜也百年以來率循舊制非特賜不敢僭差惟武臣往往服公侯及一品之服而熊羆以下至海馬服之者鮮矣伏請申明舊制以嚴章服之辯

元志仁宗延祐元年定服色等第惟蒙古不在禁限○按元朝雖禁服龍鳳文然所謂龍者五爪一角者耳其四爪者上下通用

不禁此夷俗無足怪也　聖朝定制凡品官常服用雜色紵絲綾羅綵繡庶民止用紬絹紗布又凡官民僧道人等衣服帳幔並不許用玄黃紫三色幷織繡龍鳳文違者罪及染造之人此辯上下定民志之禮也

胥隸之役

周禮宰夫掌百官之徵（上所召）令（下所稟）辯其八職五曰府掌官契以治藏六曰史掌官書以贊治七曰胥掌官敘以治敘八曰徒掌官令以徵令○按宰夫八職其前四者皆王臣此四者乃庶人在官者耳府如今庫吏史若今吏典胥若今都吏徒若今隸卒○以上言吏胥

周禮司隸掌五隸之法（一罪隸有罪而役之也若今犯徒者給役於諸司也二蠻隸三閩隸四夷隸五貉隸）辯其物而掌其政令帥其民而搏盜賊役國中之辱事（則使役而用之者也）

按先王之世百官煩辱之事既節常民而役之而罪隸及四夷之隸皆用之焉今制凡大小衙門各設自應皂隸及供使令者此役常民而用之者也若夫民有犯該徒者法司又計其歲月俾給役於諸司即周人罪隸之餘意

條(條除也)狼(狼扈道上也)氏掌執鞭以趨辟王出入則八人夾道公則六人侯伯則四人子男則二人○按條狼氏所掌即今制職官出而隸人引路以傳呼者也　以上言徒隸

郵傳之置

周禮鄉大夫之職國有大故則令民各守其閭以待政令以旌節輔令則達之○後世給符驗以傳文書昉此

遺人掌郊里之委積以待賓客野鄙之委積以待羈旅○委積待賓客即後世驛傳廩給之意

委人掌斂野之賦以稍聚(稍三百里地之聚)待賓客以甸聚(甸二百里之聚)待羈旅○按遺人所掌者廩之資而委人所斂者凡薪芻果菜之屬

野廬氏掌達道路至於四畿比(比校也)國郊及野之道路宿(宿寓客所宿之廬)息(息所之舍)井(井以供飲食)樹(樹以為藩蔽)

行夫掌邦國傳遽之小事媺(媺福慶)惡(惡殃亂)而無禮者凡其使也必以旌節○後世乘傳騎驛始此

環人(環謂圍之義)掌送逆邦國之通賓客以路節達諸四方舍則授館令聚欜(欜與柝同)有任器(任用之器)則令環之凡門關無幾送逆及疆○按先王之於賓客非徒有餼廩以給之而又有兵仗以衛之如此

左傳襄公三十一年子產曰僑聞文公(晉文)之為盟主也宮室卑庳無觀臺榭([illegible])以崇大諸侯之館館如公寢庫廄繕修司空以時平易道路圬人以時塓(塓塗也)館宮室諸侯賓至甸設庭燎僕人巡宮車馬有所賓從有代(代役)巾車(巾車主車之官)脂轄隸人牧圉各瞻(瞻視也)其事百官之屬各展(展陳也)其物公不留賓而亦無廢事憂樂同之事則巡之教其不知而恤其不足賓至如歸無寧菑患不畏寇盜而亦不患燥濕

孔子曰德之流行速於置(置驛也馬遞曰置)郵(郵驛也步遞曰郵)而傳命○按置即漢時之驛傳也郵即漢時之郵亭今之鋪舍也騎置以飛報機務郵亭以遞送文書

漢高祖五年田橫乘傳詣雒陽○如淳曰律四馬高足為置傳四馬中足為馳傳四馬下足為乘傳一馬二馬為軺傳急者乘一乘○按即今制驛設三等馬匹有上中下之別

唐有銀牌發驛遣使面隸五字曰敕走馬銀牌宋初令樞密院給

券謂之頭子仁宗嘉祐中張方平編驛券則例凡七十四條賜名嘉祐驛令○按今制凡天下水馬驛遞運所遞送使客飛報軍情轉送軍需之類沿途設馬驢船車人夫必因地里要衝偏僻量宜設置其馬多至八十匹少至五匹其人夫亦量費僉點然承平日久事務日多民力或困之以能弊乞如宋張方平編驛券則例以頒天下非此例也上不許擅起下不許應付可也

道涂之備

易刳木為舟剡木為楫舟楫之利以濟不通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渙

周禮司險掌九州之圖以周知其山林川澤之阻而達其道路

野廬氏凡道路之舟車轚(轚謂)互者(互謂迫隘)叙而行之

匠人營國經涂(國中)九軌(軌八尺)環涂七軌(環涂繞城)野涂(野涂[illegible])五軌○各因

所由之衆寡而爲蕃狹也

史記禹開九州通九道（通九州之道路）陂九澤度九山○春秋昭公九年秦公子鍼奔晉造舟于河（浮橋今蒲津）

禮記季春之月命司空曰時雨將降下水上騰循行國邑周邑原野脩利隄防道達溝瀆開通道路無有障塞

爾雅一達謂之道路二達謂之歧旁三達謂之劇旁四達謂之衢五達謂之康六達謂之莊七達謂之劇驂八達謂之崇期九達謂之逵

天子造舟（比船爲橋）諸侯維舟（維連四船）大夫方舟（併兩船）士特舟（單船）庶人乘泭（併木以渡）○按造維方即今浮橋特即今渡船泭即今簰筏

國語周定王使單襄公聘于宋遂假道于陳以聘于楚火朝覿矣（火心星見）道茀不可行也候不在疆司空不視塗澤不陂川不梁單子

曰夫辰角（大辰蒼龍角星名也）見而雨畢天根（亢氐之間）見而水涸故先王之教曰雨畢而除道水涸而成梁故夏令曰九月除道十月成梁

孟子曰歲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民未病涉也（周十一月夏九月也）（周十二月夏十月也）

漢薛宣子惠爲彭城令宣至其縣橋梁郵亭不修宣心知其無能

陳國之道茀不可行單子知其必亡薛宣之子橋梁不修宣心知其無能是橋梁固所當盡心者也

晉杜預以孟津渡險有覆沒之患請建河橋於富平津橋成武帝從百官臨會舉觴屬預曰非君此橋不立也對曰非陛下之明臣亦不得施其微巧（先是議者言自古無河橋必不可立）

唐開元九年新作蒲津橋鎔鐵爲牛○按鎔鐵爲伏牛立於兩岸必用鐵者非徒以其堅亦以其能厭水物也

以上備規制下

大學衍義通略卷二十三

大學衍義通略卷二十四

治國平天下之要十

慎刑憲上

總論制刑之義

易象曰雷電噬嗑(噬齧也嗑合也)先王以明罰勑法(先王法其明與威以明其刑罰飭其法令)

噬嗑一卦六爻俱以刑獄言

子曰小人不恥不仁不畏不義不見利不勸不威不懲小懲而大誡此小人之福也易曰屨(加於足)校(木械)滅趾(傷滅其趾)無咎此之謂也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小人以小善為無益而弗為也以小惡為無傷而弗去也故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易曰何校滅耳凶

賁之象曰山下有火賁君子以明庶政(事之小者)無敢折獄○朱子曰

山下有火明不及遠也

旅之象曰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獄未具而決之是謂敢折獄已具而留之不決是謂留獄)

豐之象曰雷電皆至豐君子以折獄致刑○程頤曰折獄者必照其情實惟明克允致刑者必威於姦惡惟斷乃成故君子觀雷電明動之象以折獄致刑也

中孚之象曰澤上有風中孚君子以議獄緩死○楊萬里曰好生洽民舜之中孚也不犯有司天下之中孚也天下中孚則萬心一心矣鳥巢可窺況豚魚乎亦他不殺之心孚於鳥耳使無誠慤好生之心巢中之鳥不為海上之鷗乎議獄者求其入中之出緩死者求其死中之生若元惡大姦不在是典故四凶無議法少正卯無緩理

書舜典象以典刑(象示人以墨劓剕宮大辟之常刑所以待元惡大憝不可宥者)流宥五刑(流放宥寬也雖入於五刑而情可矜法可疑者則以流放而寬之也)鞭作官刑(木末垂革官刑也)扑作教刑(夏楚也)金作贖刑(金黃金也誤而入刑者則以金贖之也)眚災肆赦(眚過誤也災不幸也肆縱赦放也)怙終賊刑(怙恃終再犯也賊殺也怙恃有恃再犯雖當宥當贖亦不許而必殺之也)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朱子曰象以典刑五句法之正也眚災肆赦二句法外意也聖人立法制刑之本末此七言者大略盡之矣雖其輕重取舍陽舒陰慘之不同然欽恤之意未始不行其間也

帝曰皋陶蠻夷猾夏(猾亂也)寇賊姦宄(劫人曰寇殺人曰賊在外曰姦在內曰宄)汝作士五刑有服(服其罪)五服三就(大罪於原野大夫於朝士於市)五流有宅(五刑之當宥者)五宅三居(宅亦居也大罪四裔次則九州之外次則千里之外)惟明克允(明則刑當罪而信服之也)

大禹謨帝曰皋陶惟茲臣庶罔或干予正(干犯也正政也)汝作士明于五刑

以弼五教期于予治刑期于無刑民協于中時乃功懋哉

皋陶曰宥過無大(誤犯雖大必宥)刑故無小(故犯雖小必刑)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好生之德洽于民心茲用不犯于有司帝曰俾予從欲以治四方風動惟乃之休

康誥王曰嗚呼封敬明乃罰人有小罪非眚乃惟終自作不典式爾(用意如此)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殺乃有大罪非終乃惟眚災適爾(偶爾如此)既道極厥辜(既自稱道盡輸其情不敢隱匿)時乃不可殺○按康誥所謂既道極厥辜時乃不可殺一言此後世律文自首免罪之條所自出也

非汝封(叔)刑人殺人(天討非人所得專)無或刑人殺人非汝封劓(割鼻也)刵(割耳也)人無或劓刵人

呂刑伯夷降典(禮也)折(絕也)民惟刑○失禮則入刑伯夷教民以禮折

絶其入刑之路也

士制百姓于刑之中以教祇德○按呂刑雖周穆王所作然必有所傳授非虛言也夫伯夷禮官也所降者典而折民惟刑皐陶刑官也所制者刑而以教祇德可見有虞為治專以禮教為主(舜命伯夷為秩宗命皐陶為士)而刑辟特以輔其所不及耳

王曰吁來有邦有土告爾祥刑在今爾安百姓何擇非人(何者當擇非人)何敬非刑何度非及(度猶揆也及謂獄)○按參錯訊鞫極天下之至勞者莫若獄覆斷筈殺極天下之至慘者莫若刑是乃不祥之器也而古人謂之祥刑者蓋除去不善以安夫善使天下之不善者有所畏而全其命天下之善者有所恃而安其身其為器也固若不祥而其意則至善大祥之所在也

周禮乃立秋官司寇使帥其屬而掌邦禁以佐王刑邦國(禁之不得然後刑之故不曰掌邦刑而曰掌邦禁)大司寇之職掌建邦之三典以佐王刑邦國詰四方一曰刑新國用輕典(宜以柔克之義)二曰刑平國用中典(宜以正直之義也)三曰刑亂國用重典(宜以剛克之義)○此即呂刑所謂刑罰世輕世重及惟敬五刑以成三德之謂也○按　聖祖承元人斁敗彝倫之後所謂大亂之世也雖以新國待之苟不加之重典何以洗滌其腥膻而復還我中國之綱常倫理哉雖然隆冬之後必有陽春是以我

聖祖作為條訓以示子孫有曰朕自起兵至今四十餘年人情善惡真偽無不涉歷其中姦頑刁詐之徒情犯深重特令法外加刑此特權時處置頓挫姦頑非守成之君所當用以後子孫做皇帝時止守律與大誥並不許用黥刺剕劓閹割之刑敢有請用此刑者將犯人凌遲全家處死是　聖祖以亂國待前元而

用重刑非得已也

以五刑糾(察也)萬民一曰野刑上功(貴功也)糾力(勤力)二曰軍刑上命(將命)糾守(不失部伍)三曰鄉刑上德(德謂六德)糾孝四曰官刑上能(能謂其事)糾職(謂其職)五曰國刑上愿(愿愨慎也)糾暴(暴作亂也)○按先儒謂以五刑(野軍官國)糾萬民者建六典(治教政刑事)以為民極也野刑冬官所資軍刑夏官所資鄉刑糾孝地官教典所資也官刑糾職天官治典所資也國刑糾暴春官禮典所資也是刑雖秋官之事五官不得則不治也

禮記凡聽五刑之訟必原父子之親立君臣之義以權之意論輕重之序慎測淺深之量以別之悉其聰明致其忠愛以盡之(盡謂得其情也)凡作刑罰輕無赦(罪雖輕無赦所以使人難犯也)刑者侀也侀者成也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

子曰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要君者無上非聖人者無法非孝者無親此大亂之道也

荀子曰世俗之為說以為治古者無肉刑有象刑墨黥之屬菲屨(草屨也)赭衣而不純(衣不加緣以恥之也)是不然矣以為治古則人莫觸罪耶豈獨無肉刑哉亦不待象刑矣為人或觸罪矣而直輕其刑是殺人者不死而傷人者不刑也罪至重而刑至輕民無所畏亂莫大焉故象刑非生於治古並起於亂今也○洪邁曰虞書象刑惟明象者法也漢文帝詔始云虞之時畫衣冠異章服以為戮而民弗犯武帝詔云唐虞畫象而民不犯白虎通云畫象者其衣服象五刑也○按畫衣冠之說疑好事者見後世之刑慘刻矯其枉而為此言也

漢刑法志曰古人有言曰滿堂而飲酒有一人鄉隅而悲泣則一

堂皆為之不樂王者之於天下譬猶一堂之上也故一人不得其
平為之悽愴於心孔子曰古之知法者能省刑本也今之知法者
不失有罪末矣又曰今之聽獄者求所以殺之古之聽獄者求所
以生之今之獄吏上下相驅以刻為明深者獲公名平者多患害
諺曰鬻棺者欲歲之疫非憎人欲殺之利在於人死也今治獄吏
欲陷害人亦猶此矣
光武建武四年羣臣上言宜增科禁杜林奏曰古之明王動居其
厚周之五刑不過三千大漢初興更立疏網及至其後漸以滋章
果桃菜茹之饋集以成贓小事無妨於義以為大戮故國無廉士
家無全行至於法不能禁令不能止上下相遁為敵彌深宜如舊
制從之

定律令之制

舜典曰象以典刑○夏作禹刑○湯制官刑儆于有位○周禮正
月之吉始和布刑于邦國都鄙乃縣刑象之法于象魏使萬民觀
刑象浹日凡十日而斂之○王昭禹曰先王之法若江河貴乎易避
而難犯若深藏於理官法家及民不知而誤犯之從而刑之不
幾於罔民乎
士師之職掌國之五禁之法以左右助也刑罰一曰宮禁王宮之禁二曰
官官府禁三曰國城中禁四曰野禁五曰軍禁皆以木鐸徇之于朝書
而縣于門閭○三代未有律之名而所謂禁者即律之意也
以五戒先後刑罰毋使罪麗于民一曰誓用之于軍旅二曰誥用之
於會同三曰禁用諸田役四曰糾用諸國中五曰憲用諸都鄙八
掌士之八成一曰邦汋汋讀如酌斟酌之機密而泄於外者二曰邦賊為逆亂者三曰
邦諜為國行間諜伺虛實者四曰犯邦令五曰撟讀為矯詐也邦令詐為行號令者以

六曰為邦盜竊取國之寶藏者七曰為邦朋私黨相阿八曰為邦誣誣言以惑衆○按
先儒謂官府之八成則其經治之成法也士師之八成則其正
亂之成法也
禁殺戮掌司斬殺戮者凡傷人見血見血乃為傷人而不以告者不告謂隱不能告也
攘獄者攘猶卻也卻之者遏訟者遏止也訟將興而遏之者以告告司寇而誅之
禁暴氏掌禁庶民之亂暴力正者以力強得正撟誣撟詐為直犯禁者作言
語而不信者以告而誅之
呂刑曰五刑之屬三千周禮司刑所掌五刑之屬二千五百上下比罪三千定法也罪無正律則以上下刑比附其罪如上刑太重下刑太輕酌中以定罪也無僭亂辭亂辭辭之不可聽者戒無差誤也勿用
不行舊有是法而今不行戒勿用也惟察察其情惟法求之法其審克之在審克之而已
左傳昭公六年鄭人鑄刑書鑄刑書於鼎叔向使詒子產書曰昔先王
議事以制不為刑辟懼民之有爭心也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

亂政而作湯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三辟之興皆叔世也今吾子
相鄭國鑄刑書將以靖民不亦難乎民知爭端矣將棄禮而徵於
書錐刀之末將盡爭之肸聞之國將亡必多制其此之謂乎
昭公二十九年晉鑄刑鼎仲尼曰晉其亡乎失其度矣夫晉國將
守唐叔之所受法度以經緯其民今棄是度而為刑鼎民在鼎矣
孔穎達曰子產鑄刑書而叔向責之趙鞅鑄刑鼎而仲尼譏之
如此則刑之輕重不可使人知也而李悝作法蕭何造律頒行
天下懸示兆民秦漢以來莫之能革蓋古者分地建國作邑命
家諸侯大夫奕世相承皆知國為我土衆實我民自有愛吝之
心不生殘賊之意故得臨事議罪不須預以告民秦漢以來天
下為一長吏以時遷代其民非復己有酷吏專任刑誅或乃肆
情好殺不得不作法以齊之所犯皆條則斷之以律疑不能決

則獄之上府故得萬民以察天下以治聖人制法非不善也古
不可施於今今人所作莫能聖也足以周於用所謂遭時制宜
也丘按或曰鄭晉二國刑書皆先世所有臨時處置者固已載
于方策至是子產范鞅始鑄于器則為一定之制無復古人酌
量之制故仲尼叔向譏之非謂刑書不可有特謂不可鑄耳考
周官司寇患三典正月之吉縣于象魏使萬民觀之挾旬而斂
所以使民知所畏避而不敢犯也豈聖王制法不可使人知哉
魏文侯時李悝著法經六篇一盜法二賊法三囚法四捕法五雜
法六具法○按刑法之著為書始此
漢高祖初入咸陽與民約法三章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餘悉
除去秦苛法後以三章之法不足以禦姦遂令蕭何攈（軍去招同）摭（音隻）
秦法定律令於李悝所造六篇益事律擅興廐戶三篇合為九篇

叔孫通益律所不及傍章十八篇○按春秋之時子產所鑄者謂
之刑書戰國之世李悝所著者謂之法經未以律為名也而律
之名始見於此
文帝元年詔議除收帑諸相坐律令○十三年下令除肉刑○按
後世以笞箠為刑始此夫三代以前所謂肉刑者墨劓剕宮大
辟也至漢初僅有三焉黥劓斬趾而已文帝感緹縈之言始下
詔除之遂以髡鉗代黥笞三百代劓笞五百代斬趾由是人得
以全其身不絕其類矣
景帝中六年詔定箠令（箠音垂上聲）○孝武用張湯趙禹作見知故縱監
臨部主之法緩深故之罪急縱出之誅律令凡三百五十九章大
辟四百九條千八百八十二事決事比（以例相比況也）萬三千四百七十
二事○按自漢祖入關約法三章至武帝時僅五六十年爾其法
網之密一至於此觀呂步舒治一淮南獄死者數萬人則當時
之民舉手動足即蹈刑辟其不聊生也甚矣我朝自
聖祖定律之後百有餘年律條之中存而不用者亦或有之未嘗
敢有擅增一條者民生斯世何幸哉
宣帝時涿郡太守鄭昌上疏言今明王躬垂明聽雖不置廷平獄
將自正若開後嗣不若刪定律令律令一定愚民知所避姦吏無
所弄矣○按有虞之刑必得皐陶以為士有周之刑必得蘇公以
敬獄蓋為政在人人必與法而兼用也鄭昌謂不必置廷平而
惟欲定律令一偏之見也
元帝初下詔曰今律煩多而不約自典文者不能分明而欲羅元
元之不逮（意謂所不及）斯豈刑中之意哉其議律令可蠲除輕減者條
奏○按今之律文蒙唐之舊讀者容或有所不達必有以解釋之

使人人易曉則愚民知所守而汚吏不得以容情賣法矣
成帝河平中詔曰甫刑（甫呂同）云五刑之屬三千大辟之罰其屬二百
今大辟之刑千有餘條律令煩多百餘萬言奇請它比日以益滋
其議減死刑及可蠲除省約者令較然易知條奏
按成帝此詔可謂知先務矣我　朝律文比前代為省約其條
止四百六十其死罪止二百二十百餘年于玆未有增也特所
謂例者出於一時之建請權救時弊者也歲月既久積累日多
刑官猶得以意為去取　朝廷必公有折衷庶乎民知所守吏
不能為姦矣
晉武帝時有郤廣者坐盜官物當棄市其二幼子宗雲撾登聞鼓
乞恩求自沒為奚官奴（奚亦奴也）以贖父罪議者欲特聽之而不為永
制尚書右丞范堅駁之曰既許宗等宥廣罪若復有宗比而不求

贖父者豈不擯絶人倫同之禽獸耶今聽宗等爲不衞人之愛父誰不如宗今既許之將来訴者何獨匪人此爲施一恩於今而開萬怨於後也從之

惠帝元康中裴頠表言晃因風落廟闕屋瓦數枚免太常荀寓同宇事輕責重有違常典夫刑書之文有限而舛違之故無方故有臨時議處之制至於此等皆爲過當劉頌上疏言君臣之分各有所司法欲必奉故令主者守文理有窮塞故使大臣釋滯事有時宜故請人主權斷主者守文若釋之執犯蹕之平也大臣釋滯若公孫弘斷郭觧之獄也人主權斷若漢祖戮丁公之爲也天下萬事非此類不得出意妄議皆以律令從事○二臣之言可爲議獄之法

隋定律令置十惡之條一曰謀反二謀大逆三謀叛四惡逆五不

道六大不敬七不孝八不睦九不義十内亂十惡及故殺人獄成者雖會赦猶除名

自隋以前死刑有五曰罄絞斬梟裂而流徒之刑鞭笞兼用數皆踰百至隋始定爲笞杖徒流死五刑除鞭刑及梟首轘音患裂之酷

按此後世五刑之始至今不可易也

唐之刑書有四曰律令格式律之爲書有十二篇其用刑有五曰笞杖徒流死也○按自魏李悝作法經六篇蕭何加三篇爲九章後世作律者本以爲宗劉邵衍漢律爲魏賈充參魏律爲晋唐長孫無忌等聚漢魏晋三家擇可行者定爲十二篇自名例至斷獄是也本朝洪武六年命刑部尚書劉惟謙等重定諸律以協厥中每一篇成輒繕書上奏揭於西廡之壁　聖祖親爲裁定明年書成篇目一準於唐其後以比類成篇分合無統復爲釐正定爲吏戸禮兵刑工六類析爲十三卷約爲四百六十條名雖沿於唐而實皆因時以定制緣情以制刑自有法律以来所未有也然事久則弊生世變則俗改是以周人象魏之法毎歳改懸三典之建隨世輕重蓋前日之要策乃今日之芻狗此必然之勢亦自然之理也罪無定科民心疑惑乞勑内外法司自時厥後斷獄一遵成憲若事有窒礙明白具　奏集議不許有所規避輒爲比附違者治以專擅之罪如此則法令畫一而民志不惑矣

高宗時趙冬曦言立法貴乎下人盡知則天下不敢犯其何必飾其文義簡其科條哉科條省則下人難知而暗陷機穽文義深則法吏得便而比附以用之矣請律令格式直書其事無假文飾其以準加減比附量情之類皆勿用之使愚夫愚婦聞之必悟則相

率而遠之矣○按冬曦之言切中後世律文之弊今之律文盤紆隋唐其失猶是也

宋法制因唐律令格式神宗以律不足以周事情凡律所不載一斷以勑乃更其目曰勑令格式曰禁於未然之謂勑禁於已然之謂令設於此以待彼之謂格使彼效之之謂式○按我

聖祖洪武元年即爲大明令一百四十五條頒行天下　制曰惟律令者治天下之法也令以教之於先律以齊之於後天下果能遵令而不蹈於律刑措之效亦不難致惟爾臣庶體予至意斯令也蓋與漢高祖入關約法三章唐高祖入京師約法十二條同一意也至六年始命刑部尚書劉惟謙等造律文又有洪武禮制諸司職掌之作與大誥三編及大誥武臣等書凡唐宋所謂律令格式與其編勑皆在是也

徽宗時臣僚言三省六曹所守者法法所不載然後用例今類引
例而破法此何理哉請取前後所用例以類編修與法妨者去之
按法者祖宗所制百世之典例者臣僚所建一時之宜宋之臣
僚所請在今日亦宜然

制刑獄之具

易蒙初六發蒙發民之蒙利用刑人所以使知畏用說吐活反桎梏以往吝○按
六經言刑具始此
坎上六繫用徽纆三股曰徽兩股曰纆寘于叢棘如棘寺三歲不得凶不得出凶○噬
嗑初九屨校滅趾無咎○上九何校滅耳凶○按易之於刑屨
言之非徒言其理而且言其具蒙之初六以桎梏言械其手足
者也坎之上六以徽纆言縛其身者也噬嗑以校言械其頸與
足者也

舜典鞭作官刑扑作教刑○益稷曰撻以記之○學記曰夏楚二
物收其威也
周禮大司寇以圜土圜土獄城聚教罷民罷民不遜作勞凡害人者寘之圜土而施
職事焉以職事勞之以明刑恥之書其罪惡於大方板著於背其能改者反于中國不
齒三年其不能改而出圜土者殺○按牢獄之見於經典者始此
夫古之置獄所以聚教之使悔過而生善念也後世之獄恐其
逸而禁錮之而已
掌囚掌守盜賊凡囚者非盜賊而以他罪拘者上罪梏拲而桎拲音拱兩手共一木桎在
足中罪桎梏手足各一木而不拲下罪梏王之同族拲有爵者桎以待弊弊斷也
罪○拲桎梏所謂三木也
漢高四年絳侯周勃有罪逮詣廷尉詔獄○按詔獄之名始于此
夫人君奉天討以誅有罪與衆棄之也後世往往於法獄之外
別為詔獄加罪人以非法之刑非天討之公矣
漢景帝中六年定箠令笞者箠長五尺其本大一寸竹也末薄半
寸皆平其節當笞者笞臀先時笞背毋得更人行杖者不得易人畢一罪乃更
人自是笞者得全○後世用竹為刑具始此
章帝詔曰自往者大獄以來掠考掠拷也多酷鉆鉆音鉗鑽鑽之屬慘苦
無極書云鞭作官刑豈云若此宜及秋冬理獄明為其禁○按章
帝居安富之地而念及狴音陛犴音岸之苦仁人之心也
獻帝建安中議者欲復肉刑孔融議曰古者吏端刑清政無過失
百姓有罪皆其自取末世陵遲風俗壞亂上失其道民散久矣而
欲繩之以古刑非所謂與時消息者也且被刑之人慮不念生夙
沙亂齊伊戾禍宋趙高英布為世大患不能止人遂為非也適足
絕人還為善耳雖忠如鬻拳信如卞和智如孫臏冤如巷伯才如

史遷達如子政一離刀鋸沒世不齒是太甲之思庸穆公之霸秦
南睢之骨立衛武之初筵魏尚之守邊無所復施也朝廷善其言
按肉刑有五宮為尤慘四刑止毒其身宮刑乃絕其世此聖王
所當痛革者也
唐制凡杖皆長三尺五寸削去節目訊杖大頭徑三分二釐常行
杖大頭二分七釐小頭一分七釐笞杖大頭二分小頭一分有半
輕罪及十歲以下八十以上者廢疾侏儒皆頌繫頌音容以待斷
宋太祖定折杖之制常行官杖長三尺五寸大頭濶不過二寸厚
大頭厚及小頭頸徑不得過九分○按唐虞三代以來俱用肉刑漢
文帝始廢肉刑用笞箠齊始定箠令隋文帝始定為今之五刑
唐宋因之制為刑具各有等第 本朝於
大明律卷首作為橫圖以紀獄具凡笞杖枷杻鐵索鐐皆有定制

其笞杖視唐略等比宋爲輕近年以來乃有酷虐之吏恣爲刑
具如夾棍腦箍烙鐵之類非獨有以違
祖宗之法實有以傷天地之和宜悉禁革焚毀
宋之詔獄本以糾大姦慝獄已乃罷南渡後秦檜屢興大獄以中
異己者名曰詔獄實非詔旨也
元制五刑一曰笞杖徒流死死刑則有斬而無絞惡逆之極者又
有凌遲處死之法焉所謂乃也○按凌遲處死之法前代雖於法外有
用之者然不著于刑書著于刑書始于元焉
明流贖之意
周禮大司寇以嘉石文石也平罷民凡萬民之有罪過而未麗附也於
法罪輕未入於法而害於州里者桎梏而坐諸嘉石役諸司空坐石畢乃役之重
罪旬有三日坐期役其次九日坐九月役其次七日坐七月役其

次五日坐五月役其下罪三日坐三月役使州里任之保也則宥而
舍之○此後世役罪人及里正保任之始
司圜掌收教罷民凡害人者弗使冠飾而加明刑焉任之以事而
收教之能改者上罪三年而舍中罪二年而舍下罪一年而舍其
不能改而出圜土者殺雖出三年不齒凡圜土之刑人也不虧體
加以明刑而已其罰人也不虧財役之以職事而已○按後世犯罪者去冠衣及
徒罪有限始此
掌戮墨者使守門劓者使守關宮者使守內刖者使守囿髡者使
守積於刑人而有以使之則得以全其生此仁義之道也
漢文帝除肉刑定律諸當髡者完為城旦旦起行治城四歲刑也舂婦人舂米當
黥者髡鉗為城旦舂滿三歲為鬼薪取薪以給宗廟白粲擇米使正白三歲刑也滿
一歲為隸臣妾滿一歲免為庶人○按虞五刑之下有流而無徒
漢除肉刑完為城旦舂之類皆徒刑也而無流所謂隸臣妾後
世罰囚徒為皁隸蓋亦此意
明帝永平八年詔死罪繫囚減罪一等勿笞詣朔方五原之邊縣
後世謫囚徒戍邊始此
隋定新律曰流刑三自一千里至二千里居作有差徒刑五自一年
至三年○唐高祖更撰律令流罪三皆加千里居作三歲至二歲
半者悉為一歲○按舜典有流無徒隋唐流刑有居作則兼徒矣
宋流刑四加役流脊杖二十配役三年流自三千里至二千里脊
杖有差並配役一年凡徒刑五自三年至一年脊杖有差○按宋
因唐制每流各加以杖而又配役本朝流罪惟有杖而不配役
比宋為輕矣
流配舊制止於遠徙晉天福中始創刺面之法遂為戢姦重典宋

因其法○按自漢除肉刑將數百年而黥刑復用於五代之晉彼
庸君無足責宋太祖以仁厚立國迺因之而不革其後迺至以
刺無罪之卒其為仁政之累大矣
太宗太平興國四年詔配役者分隸鹽亭役使○按後世發囚徒
煎鹽本此
孝宗淳熙中臣僚言刺配刺面配役之法犯者日衆黥刺之人所至充
斥面目一壞雖復顧藉適長威力有過無由自新○洪邁曰秦之
末造赭衣半道而姦不息宋制減死一等及胥吏兵卒配徒者
涅其面而刺之本以示辱且使人望而識之耳久而益多處之
恬然蓋習熟而無所耻也羅隱讒書云九人冠而一人髽則髽
者慕而冠者勝九人髽而一人冠則冠者慕而髽者勝正謂是
歟老子曰民常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可謂至言○按宋人於

今五刑之外又為刺配之法是六刑也聚罪廢無聊之人於牢城之中使之合群以構怨心中之意雖欲自新而面上之文巳不可去其亡去為盜挺起為亂又何怪哉宋江以三十六人橫行河朔迄不能制之是皆刺配之徒在在而有以為之耳目也

以上徒流

舜典曰金作贖刑○呂刑曰墨辟疑赦其罰百鍰(鍰音還六兩也)閱實其罪劓辟疑赦其罰惟倍(二百鍰也)閱實其罪剕辟疑赦其罰倍差(倍而又差五百鍰)閱實其罪宮辟疑赦其罰六百鍰閱實其罪大辟疑赦其罰千鍰閱實其罪(鍰一作鋝六兩日鋝)○按舜典五刑之寬惟處以流鞭朴之寬方許其贖今穆王雖大辟亦許其贖舜豈有是制哉然則罪之有疑者如之何則可書所謂上下比罪上刑適輕下服是即虞書罪疑惟輕也奚用贖為哉

周禮職金掌受士之金罰貨罰入于司兵○(民犯於士師者罪疑罰金入于司兵以給治兵及工直也)

漢惠帝元年令民有罪得買爵三十級以免死罪○(是富者有罪非徒得免死又且得爵矣)

孝文時納鼂錯之說募民納粟塞下得以除罪○按錯之說欲以此使人重穀也穀則重矣刑無迺輕乎

武帝天漢四年令死罪人人贖錢五十萬減死罪一等○按雜犯贖之可也若夫殺人者而亦得贖焉則死者何辜而其寡妻孤子何以洩其憤哉以此致災異召禍亂者亦或有之不可不戒

宣帝時蕭望之等言今民量粟以贖罪則富者得生貧者獨死是貧富異刑而刑不一也恐開利路以傷既成之化

宋朝贖法惟以待輕刑非獨以優見任之官凡其親屬亦家其澤非獨以待當世之臣雖前代之臣其子孫亦霑其惠○以上贖罪

按虞書五刑之下有流所以宥乎疑獄及不可加刑之人鞭朴之下有贖所以宥夫輕罪及以養士大夫廉恥之節然未有徒刑也而徒之意始見於周官　本朝因隋唐舊制以笞杖徒流死為五刑所謂流者多從減以為徒至於贖刑　國初雖因唐制而贖以錢五刑一十九等自六百文以至四十二貫第五制以為備而不盡用也其後又有罰米贖罪之比然皆以待輕刑爾而真犯死罪者則否富者不以財而幸免貧者不以匱而獨死也民心之悅戴國祚之綿長豈無所自哉

詳聽斷之法

易訟之彖曰訟上剛下險險而健訟(險而又健是以訟也)訟有孚窒惕中吉剛來而得中也終凶(訟非善事終極其事則凶)訟不可成也(成謂窮極其事)利見

大人尚中正也(以大人所尚者中正也)○楊萬里曰虞芮爭田之訟必欲見文王故其訟之理決鼠牙雀角之訟必欲見召伯故其訟之理明為聽訟之大人不尚中正可乎

噬嗑九四噬乾胏(肉之帶骨者)得金(取其執意之堅)矢(取其辭理之直)利艱貞吉(言治者必堅必直然後聽之而聽訟者必艱難貞固則吉)

周禮小司徒凡民訟以地比正之(比鄰比)地訟以圖正之(圖本圖)

大司寇以兩造(至也)禁民訟(使訟者兩至而不偏受則直者自反而民訟自禁矣)入束矢(百矢)於朝(取其直也)然後聽之以兩劑(券書)禁民獄(使彼此各具券書而不信則不直者自反而民獄自止矣)入鈞金(三十斤)三日乃致于朝然後聽之(入金取其堅也且所以必以三日與其因情物而自省也)○按方言於公者訟也因而守之者獄也爭而不已必至於訟訟而不已必至於獄

小司寇以五聲聽獄訟求民情一曰辭聽(不直則煩)二曰色聽(不直則赧然)

三曰氣聽(不直則喘)四曰耳聽(不直則惑)五曰目聽(不直則眊)○王安石曰凡聽
訟以訊鞫作其言因察其視聽氣色以知情偽故皆謂之聲焉
士師之職凡以財獄訟者正之以傅別與約劑○朱申曰聽稱責
以傅別聽買賣以約劑二者皆券書也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
志○以上聽獄訟
康誥曰要囚(獄辭之要者)服念(服膺而念之)五六日至于旬(十日)時(三月)丕蔽(斷也)
要囚(為求生道而不得乃可殺)
呂刑王曰兩造具備師(衆也)聽五辭(五刑之辭也)五辭簡孚(簡核其實也孚無可疑也)正
(竹也)于五刑五刑不簡(辭與刑不應)正于五罰(贖也)五罰不服(辭與罰又不應也)正
于五過(說也)五過之疵(病也)惟官(威勢也)惟反(報德怨也)惟內(女謁也)惟貨(賄也)惟
來(干請也)其罪惟均(惟此五者之病以出入人罪則以人之所犯坐之也)其審克之(察之詳而盡其能也)

五刑之疑有赦(正于五罰也)五罰之疑有赦(正于五過也)其審克之○非佞
折獄惟良折獄罔非在中○哀敬折獄
大司寇凡諸侯之獄訟以邦典(治邦國以六典)定之(定其罪也)凡卿大夫之獄
訟以邦法(治官府以八法)斷之凡庶民之獄訟以邦成(治邦以八成)弊之○按
六典八法八成皆太宰所掌而定之斷之弊之則在司寇焉
小司寇以五刑聽萬民之獄訟附于刑用情訊之至于旬乃弊之
讀書(讀刑書于四)則用法
朝士凡士(鄉士遂士縣士方士)之治有期日國中一旬(鄉士)郊二旬(遂士)野三旬
都三月(縣士方士)邦國期(諸侯之國)期內之治聽期外不聽○吳澂曰此亦
息訟之道也○按世有不逞之徒往往擿拾人家數十年前之
事以興詞訟而典獄者不以為非反因之以入人罪昧於周官
期外不聽之旨也

王制司寇正刑明辟以聽獄訟必三刺(訊也一刺曰訊群臣再刺曰訊群吏三刺曰訊萬民)
有旨(有發露之旨意)無簡(無簡覈之實迹)不聽成獄辭(治獄者責取犯者之言辭已成定也)史(掌文書者)
以獄成告於正(士師之屬)正聽之正以獄成告于大司寇大司寇聽之
棘木(外朝之位)之下大司寇以獄之成告于王王命三公參聽之三
公以獄之成告于王王三又(當作宥一宥曰不識再宥曰過失三宥曰遺忘)然後制刑○按
本朝之制凡有刑獄皆掌於法司而平允于理寺理寺具成獄
上諸朝又秋後將處決乃集文武大臣會審於外廷即此制也
唐德宗時李巽以私怨奏竇參交結藩鎮上大怒欲殺參陸贄上
言昔劉晏之死罪不明白至使眾議為之憤惋叛臣得以為辭參
朝廷大臣罪不至死遽加重辟駭動不細
陸贄言于德宗曰大聽訟辨讒貴於明恕明者在辯之以跡恕者
在求之以情情見跡具詞服理窮者然後加刑罰焉是以下無怨
人上無謬聽苛慝不作教化以興

宋孝宗時臣僚上言在律鞫獄者皆須依所告狀鞫若於本狀
之外別求他罪者以故入人罪論乞申明法令自今獄事毋得於
狀外求罪如有違戾重寘于法○以上言斷獄
議當原之辟
周禮小司寇以五刑聽萬民之獄訟凡命夫命婦不躬坐獄訟(使其屬若子弟代之)凡王之同族有罪不即市(即市以刑也)以八辟(法也)麗(附也)邦法附刑罰一
曰議親之辟二曰議故之辟三曰議賢之辟四曰議能之辟五曰
議功之辟六曰議貴之辟七曰議勤之辟八曰議賓之辟
司厲凡有爵者與七十者與未齔者(齔毀齒也男八歲女七歲而毀齒)皆不為奴(今之奴婢古之罪人也)
掌戮凡殺人者踣諸市肆之三日刑盜于市凡罪麗于法者亦如

之唯王同族與有爵者殺之于甸師氏○按刑人必於市惟同族
與有爵者惡不可揚故就隱處以施刑焉
禮記曲禮曰刑不上大夫（不制大夫之刑猶不制庶人之禮也）○陳澔曰大夫有罪
以八議定之議所不赦則受刑
文王世子公族其有死罪則磬（懸縊殺之也）于甸人其刑罪則纖（音殲刺也）
剸（音團割也）亦告（讀為鞠）于甸人（不於市朝隱之也）公族無宮刑獄成有司讞（議獄
也）于公其死罪則曰某之罪在大辟其刑罪則曰某之罪在小辟
公曰宥之有司又曰在辟公又曰宥之有司又曰在辟及三宥不
對走出致刑于甸人公又使人追之曰雖然必赦之有司對曰無
及也反命于公公素服不舉（殺牲盛饌曰舉）為之變（變常禮示憫惻也）如其倫之
喪無服（如其親疏之倫而不為弔服以不親往故也）親哭之（為位於異姓之廟素服以哭之也）
大戴禮曰刑不上大夫者古之大夫有坐不廉汙穢者則曰簠簋
不飾婬亂男女無別者則曰帷薄不修罔上不忠者則曰臣節未
著罷軟不勝任者則曰下官不職干國之紀者則曰行事不請此
五者大夫定罪名矣不忍斥然以正呼是故大夫之罪其在五刑
之域者聞有譴發則白冠氂纓盤水加劍造乎闕而自請罪君不
使有司執縛牽而加之也其有罪者聞命則北面跪而自裁君不
使人捽引而刑殺之也曰子大夫自取之耳吾遇子有禮矣是曰
刑不上大夫
左傳曰夫謀而鮮過惠訓不倦叔向有焉猶將十世宥之以勸能
者今一不免其身以棄社稷不亦惑歟○按此即周禮八辟之議
能也
漢孝惠即位制爵五大夫吏六百石以上及宦皇帝而知名者（皇帝）
（御知共）有罪當盜械者皆頌繫（音容寬容也）民年七十以上若不滿十歲

有罪當刑者皆免之
文帝時賈誼上疏曰廉恥節禮以治君子故有賜死而無戮辱是
以黥劓之罪不及大夫以其離主上不遠也○按是時丞相勃下
獄故誼以此譏上文帝納其言養臣下有節是後大臣有罪皆
自殺不受刑至武帝時稍復入獄自甯成始
宣帝詔曰父子之親夫婦之道天性也雖有禍亂蒙死而存之自
今子首匿父母妻匿夫孫匿大父母皆勿坐○按律文親屬得相
為容隱始此深得先王以刑弼教之意
又詔自今諸年八十非誣告殺傷人他皆勿坐○按周禮八議獨
無議老此詔可以補周官之缺
武帝時二千石有罪先請又詔六百石位大夫有罪先請○按後
世人臣有罪先請然後逮治始此
成帝時梁王立相禹奏立怨望有司案驗因發其與姑姦事谷永
上書曰臣聞禮天子外屏不欲見外也今梁王年少病狂始以惡
言案驗既無實事而發閨門之私非本章所指王辭又不服宜及
王不服詔亡德通理之吏更審考清問著不然之效甚得治親之
誼天子由是寢不治
哀帝時丞相王嘉下獄少府猛等十人以為聖王之於大臣在輿
為下御坐為起疾病視之無數死則吊臨之廢宗廟之祭進之以
禮退之以義誅之以刑按嘉等罪惡雖著大臣括髮關械裸躬
皆非所以重國褒宗廟也○按王嘉本無罪猛等所謂罪惡者欲
救之而姑為是遁辭耳
唐制五品以上罪論死乘車就刑或賜死於家疾病三品以上婦
女子孫入侍○唐此制猶有古意

唐太宗引囚至岐州刺史鄭善果上曰善果雖有罪官品不卑豈可與諸囚為伍乃詔自今三品以上犯罪不須引過聽於朝堂俟進止○胡寅曰太宗不使三品以上與諸囚同引得待臣以耻之道矣設有冤抑欲面訴於君而止於朝堂無由自進其失又多矣隋史萬歲嘗侍朝堂而楊素以往謁東宮譖之朝堂雖近天子之居至是遂於萬里三品以上既不可與諸囚同引別引可也

玄宗開元中廣州都督裴伷（音宙）先下獄或請決杖張說進言曰刑不上大夫以其近於君也故曰士可殺不可辱伷先亦不可輕不宜決杖上然其言○洪邁曰唐太宗命大將軍張士貴杖中郎將等怒其杖輕下士貴吏魏徵諫上亟釋之明皇時御史大夫宋璟坐監朝堂杖人輕貶睦州刺史盧懷慎表言之上深納之

按武臣至大將軍文臣至御史大夫皆大臣也而使之任胥隸之役蓋虧國體輕名爵也

順天時之令

周禮大司寇於正月（周正建子之月）既縣法於象魏以宗其民小司寇於正歲（夏正建寅之月）復申令以木鐸以警其屬○此古之刑所以難犯也

布憲（官名表也）掌憲邦之刑禁正月之吉執旌節以宣布於四方

禮記月令仲春之月命有司省囹（音靈）圄（音語）（牢也止也）去桎（在足）梏（在手）毋肆掠（陳尸也掠搒治也）止獄訟（陳澔曰夏曰鈞臺殷曰羑里周曰圜土秦獄曰囹圄）○孟夏之月斷薄刑決小罪出輕繫（輕罪）○仲夏之月挺重囚益其食（挺拔出之義寬假之也）○孟秋之月命有司修法制繕囹圄具桎梏禁止姦（繕治也禁止乎姦人）慎罪邪務搏執（慎罪邪人自命有司至此）命理（理治獄之官虞曰士夏曰大理周曰司寇）瞻傷（...）

察創（同瘡）視折（損筋骨）審斷（骨肉皆絕）決獄訟必端平（自命理至此愛人之仁也）戮有罪嚴斷刑（上文總結）天地始肅不可以贏（寬縱之意）○仲秋之月乃命有司申嚴百刑斬殺必當毋或枉撓枉撓不當反受其殃○季秋之月乃趣（促）獄刑毋留有罪○孟冬之月是察（正也）阿黨（阿私黨）則罪無有掩蔽○按月令雖作於呂不韋然皆實先王之舊典也後世人主誠能按時而布之以為常憲是亦施仁政之一助其毋以人而廢其書

漢章帝時旱賈宗上疏以為斷獄不盡三冬故陰氣微弱陽氣發泄招致旱災陳寵奏冬至之節陽氣始萌故冬十一月有蘭射干芸荔之應天以為正周以為春十二月陽氣上通雉雊雞乳地以為正殷以為春十三月陽氣已至天地以交萬物皆出蟄蟲始振人以為正夏以為春若以此時行刑則刑周歲首皆當流血不合

人心不稽天意故大刑畢在立冬也○按斷決死囚必以十月以其純陰之月也後世因寵此言遂以為定制

隋文帝乘怒欲六月殺人大理少卿趙綽固爭之帝曰六月豈無雷霆我則天而行何不可之有○胡寅曰六月生成萬物之時雖有雷霆而未嘗殺物隋文取則雷霆而乘怒殺人違天多矣

按隋文帝以陰謀得天下而性忌猜忌往往殺人以立威卒之不得其死而其子若孫自相魚肉至於殞宗絕祀孰謂天道無知耶

唐制諸獄之長官五日一慮囚夏置漿飲月一沐之疾病給醫藥重者釋械其家一人入侍刑部歲以正月遣使閱獄囚杻校糧餉治不如法者○按此唐人恤獄之仁

宋太祖開寶二年五月上以暑氣方盛詔西京諸州令長吏督

室獄掾五日一檢視洒掃獄戶洗滌杻械貧者給飲食病者給醫
藥輕繫小罪即時決遣自是每歲仲夏必申明是詔以為常
按宋朝以仁厚立國此其仁政之一端
太宗令諸州十日一具囚帳及所犯罪名禁繫日數以聞刑部
專意糾察○按太宗申嚴淹獄之戒如此當時之民豈有無罪
而就死地者哉
以上愼刑憲上

大學衍義通略卷二十四

大學衍義通略卷二十五

愼刑憲下

謹詳讞之議

書刑上刑適輕下服事在上刑罪適於下服之刑下刑適重上服
周禮司刺掌三刺三宥三赦之法以贊司寇聽獄訟一刺曰訊附也
羣臣再刺曰訊羣吏三刺曰訊萬民一宥曰不識如欲報甲見乙誠以為甲而殺之
再宥曰過失如舉刃欲斫伐而軼中人之類三宥曰遺忘忘其有人在焉之類一
赦曰幼弱再赦曰老旄三赦曰惷愚以此三法者求民情斷民
中而施上服下服之罪然後刑殺○按三刺皆曰可殺而猶原之
以三宥三宥皆無之然猶審之以三赦
殺人有取後妻後妻殺夫其子又殺之梁相曰此子當以大逆論
禮繼母如母是殺母也孔季彥過梁曰昔文姜殺魯桓春秋去其
姜氏傳曰絕不為親禮也絕不為親即凡人爾且夫手殺重於知
情知情猶不為親則此下手之時母名絕矣方之古義是子宜以
非司寇而擅殺當之不得以殺母而論為逆也梁相從其言○按
此事與漢武帝為太子時所論防年殺繼母之獄同武帝謂繼
母無狀手殺其父下手之時母名絕矣後世宜以為準
武帝時兒寬為廷尉史以古法義決疑獄張湯甚重之時上方向
文學湯決大獄欲傅古義乃請博士弟子治尚書春秋補廷尉史
雖文深意忌然依於文學之士
宣帝置廷平季秋後請讞常幸宣室齋居而決事
成帝時淳于長坐大逆誅小妻乃始等六人皆以事未發覺時棄
去或更嫁及長事發丞相翟方進等議欲坐之廷尉孔光駁議以
為長自未知當坐大逆而乃始等棄去或更嫁義已絕而欲以為

是妻論殺之名不正不當坐有詔光議是

哀帝時丞相薛宣不持後母服中咸毀之不得封侯宣子況令楊明斫傷咸御史中丞等議奏曰況首為惡明手傷功意俱惡皆棄市廷尉直駁議曰春秋之義原心定罪原況以父見謗發忿怒無他大惡明當以賊傷人不直況與謀者皆爵減以爵減罪完為城旦帝以問公卿丞相孔光大司空師丹以中丞議是

章帝時有兄弟共殺人者帝報也論兄重而減弟死中常侍孫章宣詔言兩報重尚書奏章矯制罪當腰斬帝問郭躬對曰法令有故誤章傳令之謬於是為誤當罰金帝曰章與囚同縣疑其故也躬曰君子不逆詐且王法天刑不可以委曲生意帝善之

魏毋丘儉族儉孫女適劉氏當死以孕係廷尉司隸主簿程咸議曰男不遇罪於他族而女獨嬰戮於二門非所以哀矜女弱均法制之大分也臣以為在室之女可從父母之刑既醮之婦則從夫家之戮朝廷從之著於律令

唐制天下疑獄讞大理寺不能決尚書省衆議之錄可為法者送秘書奏報

太宗嘗錄囚見同州人房強以弟謀反當從坐謂侍臣曰反逆有二興師動衆一也惡言犯法二也輕重固異而謂之反連坐皆死豈定法耶○按後世斷反逆獄者宜以此言為準

太宗欲止姦遣人以財物試賂之有司門令史受饋絹一疋上怒將殺之裴矩諫之上納其言

玄宗時武強令裴景僊犯乞取贓積五千匹上怒令集衆殺之大理卿李朝隱奏曰景僊乞贓罪不至死願寬暴市之刑俾就投荒之役詔不許又奏曰生殺之柄人主合專輕重有條臣下當守若令乞取得罪便處斬刑後有枉法當科欲加何辟○按今律有枉法贓求索贓亦此意

柳宗元為柳州刺史州民吳誠救兄以竹刺其人右臂經十二日身死斟律以他物毆傷在辜內死者依死杖人論宗元上狀桂管觀察使曰吳誠赴急而動出於一時雖難為心豈思他物救兄有急難之義非必死之意不幸致死抑非本意按文固當恭守無罪伏[illegible]哀矜律宜無赦使司明至當之心情或未安守吏切惟[illegible]之願

穆宗長慶中羽林官騎康憲男買得年十四以其父被力人能角觝有力之人張汶所拉氣將絕持木鍤擊其首見血死有司當以死刑勑旨買得尚在童年能知子道雖殺人當死而為父可哀若從沈命之科恐失原情之義宜付法司減死罪一等處分

敬宗時京兆府有姑鞭婦至死者奏請斷以償死刑部尚書柳公綽議曰尊毆卑非鬪也且其子在以妻而戮其母非教也遂減死論

按刑以弼教論罪者必當以教為主

五代晉天福中刑部員外郎李象奏據刑法盜賊未見本贓推勘因而致死者故者以故殺論無故者減一等又據斷獄律云若依法使杖依數拷決而邂逅致死者勿論請今後推勘致死者若實無故請依邂逅勿論之義

宋太宗時廣安軍民安崇緒告其繼母馮為父知逸所離今馮奪父貲產欲與已子判大理寺張佖定崇緒訟母罪死太宗疑之下臺省雜議徐鉉謂當定其母馮曾離與不曾離右僕射李昉等議曰若從法寺斷死則知逸無辜而絕嗣觀此則所謂已子當非知逸所生阿蒲[illegible]無地以托身臣等參詳田業合歸安緒馮亦合與蒲同居終身

供養不得有闕焉亦不得擅自貨易莊田詔從昉議從等各罰一
月俸○按徐鉉謂但當定其母曾與不曾離斷此獄者當以此
言為主若焉已離異則與安氏義絕不當得其田業況其所生
之子乎崇緒訟之宜也若本不曾離異則是崇緒以庶子而訟
嫡母當以死罪又何可疑乎若茲則從與昉所議皆未必為得
也

神宗熙寧初登州有婦阿云母服中嫁韋氏惡其夫陋謀殺不死
按問欲舉自首審刑院大理寺論死用違律為婚奏裁勅貸其死（阿云之獄謀殺死是矣今阿云謀殺而以違律為婚乃今乎宜神宗勅貸其死也）知登州許遵奏引律因犯
殺傷而自首得免所因按問欲舉條減二等○按宋朝制刑有律
有勅阿云之獄當時名臣如司馬光呂公弼文彥博唐介法官
如劉述呂誨議如審刑大理王安石呂公著陳升之韓絳等議

是遵迄無定說皆是爭律勅之文謀與殺為一事為二事有所
因無所因而已司馬氏固云分爭辯訟非禮不決今請決之以
禮阿云徒以其夫貌之陋而欲謀殺之其得罪於天而悖於禮
也甚矣且妻之於夫存其將之之心固不可況又有傷之之迹
乎諸人之論未有及此者

元豐中宣州民葉元以同居兄亂其妻而殺之又殺兄子而强其
父與嫂約契不訟於官鄰里發其事州以情理可憫為上請審刑
院奏欲貸其事上曰罪人已前死姦亂之事特出葉元之口不足
以定罪且以妻子之愛既殺其兄仍戕其姪又罔其父背逆天理
傷害人倫宜以毆兄至死律論

莆田民楊訟其子婦不孝官為逮問則婦翁之父為人毆死楊亦與
焉坐獄未竟遇赦免婦仍往其家判官姚珏欲併科罪樞下陳

振孫謂初問楊罪時令勸其婦休離當離不離則是違法且律文
違律為婚既不成婚即有相犯並同凡人今此婦合附此條不合
收坐○按父子夫婦皆人倫之大綱然生身之恩終重於伉儷之
義蓋父子受命於父而後有夫也

伸冤抑之情

朝士掌外朝之法左嘉石（文石）平罷民焉（罷急之民之日强於善）使右肺石（赤）
達窮民焉（達窮困之民使之申其情）
大僕建路皷于大寢之門外而掌其政以待達窮者○按成周
盛時民之窮困者俾之立肺石則無窮而不達民之冤抑者俾
之擊路皷則無冤而不伸此治道所以泰也

漢明帝時窮治楚王英謀逆獄其人多引列侯皆所未嘗相見者
侍御史寒朗上書言其誣帝曰即如是何故引之對曰其人自知

所犯不道故多有虛引冀以自明帝曰何不早奏恐捶之左右方
引去朗曰願一言而死臣考囚在事者咸言妖惡大故臣子所同
疾今出之不如入之可無後責是以考一連十考十連百又公卿
相會陛下問以得失皆長跪言舊制大罪禍及九族陛下大恩裁
止於身天下幸甚及其歸舍口雖不言而仰屋竊嘆莫不知其
冤無敢為陛下言者臣今所言誠死無悔帝意解後二日車駕
自幸洛陽獄錄囚徒理出千餘人

唐高宗時唐臨為大理卿帝常錄繫囚前卿所處者多號呼稱冤
臨所處者獨無言高宗怪問之囚曰唐卿所處本自無冤高宗嘆
息良久曰治獄者不當如是耶

武后時竇德妃父孝諶妻龐有奴妄為妖異恐之請夜祠禱解奴
因發其事（奴告其求功賞）監察御史薛季昶（上昌）誣奏以為德妃同祝詛龐

氏當斷侍御史徐有功上奏論之以為無罪季昶奏有功阿黨惡逆法司處有功當絞有功嘆曰豈我獨死諸人皆不死耶既食熟寢太后召有功迎謂曰卿比按獄失出何多對曰失出人臣之小過好生聖人之大德自是龐氏得減死

慎眚災之赦

易解大象曰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

春秋莊公二十二年春王正月肆（放也）大眚（過也）○胡安國曰大眚皆肆則廢天討虧國典縱有罪虐無辜惡人幸以免矣諸葛孔明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其為政於蜀軍旅數興而赦不妄下斯得春秋之旨矣肆眚而曰大眚譏失刑也○按後世大赦天下始此

管仲曰文有三情武無一赦赦者先易而後難久而不勝其禍法

者先難而後易久而不勝其福故惠者人之仇讎也法者人之父母也凡赦者小利而大害也奔馬之委轡也

秦二世初即位大赦天下○按赦之為言始見於虞書然所赦者眚災而已未嘗泛及有罪也大赦天下始見於史後世遇有變革喜慶輒舉行之不復問情之故誤罪之當否矣

漢元帝在位十五年凡十赦匡衡上疏諫之○按西漢赦令最煩高帝九赦蓋承暴秦之後與民更始也文帝四赦蓋承呂后之後有不得已也若夫景帝五赦武帝十八赦昭帝七赦宣帝十赦成帝九赦哀帝四赦大約未有過三年不赦者何其為良民地也恒不足為姦民地也恒有餘哉

吳漢病篤光武親臨問所欲言對曰臣愚無所知識惟願陛下慎無赦而已

章帝元和二年以祀明堂大赦天下而文不及亡命未發覺者郭躬奏之即下詔赦焉○按自古起禍亂者多死罪亡命之徒朝廷一持以法而無所貸彼固無聊而甘心焉苟施曠蕩之恩死罪並赦而亡命獨不與焉能無觖望乎郭躬之慮遠矣

王符述赦論曰賊良民之甚者莫大於數赦贖令惡人高會而詫老盜服贓而過門孝子見讎而不得討遭盜者覩物而不可取痛莫甚焉荀悅曰赦者權時之宜非常典也○按承平之世赦不可有危疑之時赦不可無

漢帝禪延熙六年立后大赦孟光責費禕曰夫赦者偏枯之物非明世所宜有也

唐太宗嘗謂侍臣曰古言赦者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一歲再赦善人喑啞昔文王作罰刑茲無赦故我有天下以來不甚放赦

宣宗以旱故命盧商等疏理京城係囚凡抵極法者一切免死大理卿馬植奏曰昔周饑克殷而年豐衛旱討邢而雨降是則誅罪録姦或合天意雪冤決滯乃副聖心也

五代時溫韜發唐諸陵唐莊宗時入朝賜名李紹沖旬日遣還郭崇韜曰溫韜發唐山陵殆徧其罪與朱溫相埒耳何得復居方鎮天下義士謂我何莊宗因入汴之初已赦其罪竟遣之

宋自祖宗以來三歲遇郊則赦此常制也世謂三歲一赦於古無有且有罪者宥之未必自新被害者抑之未必無怨不能自新將復為惡不能無怨將悔為善一赦而使民悔善長惡政教之大患也○按赦固非國家之美事然或權時為之須如雨露之施不時而作使人莫可測知可也求入為之常例而有定時則人可揣摩以需其期而不足以啟人悔心矣

仁宗時學士張方平言中外官多發人積年罪狀數按人赦前事快一時之小忿失天下之大信乃下詔曰赦令者所以與天下更始而有司多按赦前事殆非慎命令重刑罰使人洒然自新之意也自今有上章告人罪及言赦前事者訊之

元西僧咸作佛事或恣慾縱囚以售其姦宄俾善良者喑啞而飲恨

明復讎之義

周禮調人掌司萬民之難(相與仇讎)而諧和之凡過(無本意)而殺傷人者以民成(平也)之凡和難父之讎辟諸海外兄弟之讎辟諸千里之外從父兄弟之讎不同國君之讎眡父師長之讎眡兄弟主友之讎眡從父兄弟凡殺人有反殺者使邦國交讎之凡殺人而義者不同國令勿讎讎之則死○吳澂曰果如是將使天下以力相陵交

相尋殺往來報復無有已時非聖王之令典○按調人之和難盖謂過而殺傷人者也如律文所謂誤殺戲殺過失殺之類原其所犯罪不至死故先王立調人之官以和其難姑避之於他少舒報者之情也哉

聖祖作為教民榜文有曰民間除犯十惡及强盜殺人外其犯姦盜詐偽人命本鄉本里內自能含忍省事不願告官止於老人處決斷者聽亦周禮調人和難之意也

朝士凡報仇讎者書於士(書言於士)殺之無罪

曲禮曰父之讎弗與共戴天兄弟之讎不反兵交遊之讎不同國

呂大鈞曰殺人者死古今之達刑也殺之而義故令勿讎調人之職是也殺而不義則宜告于有司殺之士師之職是也二者皆無事乎復讎也然復讎之文雜見於經傳考其所以必其人勢盛緩則不能執故遇則殺之不暇告于有司也○馬晞孟曰聖人不能使世之無讎亦不能使之釋讎而不報惟稱其情義而已矣若夫公羊論九世之讎則失於太過而所報非所敵矣漢之時孝子見讎而不敢報則失於太嚴而孝弟之情無所伸矣

春秋公羊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父受誅子復讎推刃(一往一來)之道也

唐武后時下邽人徐元慶父爽為縣尉趙師韞所殺元慶卒殺之自囚詣官武后欲赦之右拾遺陳子昂謂宜正國之典寘之以刑然後旌閭墓可也○柳宗元曰旌與誅莫得而並若爽不受誅則元慶之復讎禮也又何誅焉若爽受誅而元慶復讎是讎法也誅之以正國典而又何旌焉

憲宗時富平人梁悅父為秦果所殺悅殺讎詣縣請罪詔曰在禮父讎不同天而法殺人必死二說異焉下尚書省議○韓愈曰子復父讎見於春秋禮記周官及諸子史最宜詳於律而律無其條非闕文也盖以為不許復讎則傷孝子之心而乖先王之訓許復讎人將倚法專殺無以禁止其端丁寧其義於經而深沒其文於律者其意將使法吏一斷以法而經術之士得引經而議也周官曰凡殺人而義者令勿讎讎之則死明殺人不得其宜者子得復讎也此百姓之相讎者也公羊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誅者上施於下之辭非百姓之相殺也又周官曰凡報仇讎者書於士殺之無罪然孤稚羸弱抱微志而伺敵人之便恐不能自言於官則殺之與赦不可一例宜定其制凡有復父讎者事發具申尚書省尚書省集議奏聞酌其宜而處之則

紹律無人其情也

玄宗開元二十九年嶲州都督張審素人有告其贓者詔監察御史楊汪按之汪至審素黨斬之汲其家時審素子瑝琇俱幼坐流嶺表尋逃歸手殺汪於都城係表於斧言父冤狀為有司所得張九齡等請宥死裴耀卿李林甫陳不可帝謂九齡曰孝子之情義不顧死然殺人而赦此塗不可啓也乃下勅曰國家設法期於止殺展轉相讎何有限極咎繇作士法在必行曾參殺人亦不可恕宜付河南府杖殺士民憐之○胡寅曰楊汪非理殺張審素而瑝琇殺汪事適均等但以非司寇而擅殺當之仍矜其志免死而流放之可耳若直殺之是楊氏以一人而當張氏三人之命不亦頗乎○按復讎之義本於五刑如金生水金為火所克水必報之水生木水為土所克木必報之木火土三行皆

然人稟五行以有生有以生之必有以報之天下自然之理也故先王既本天地相生之理制刑罰之常以弼教又因五行相克之理明報復之義以垂訓然無罪者固不許人之枉殺而有罪者亦不許人之擅殺使人知讎之必報則不敢相殺害以全其生知法之有禁則不敢輒專殺以犯於法矣

宋仁宗時盜發王公袞母冢公袞獲而歸之官有司釋之公袞手殺盜事聞兄佐為吏部員外郎乞納官以贖公袞之罪楊椿等謂公袞殺發冢應死之人為無罪納官贖罪之請當不許故縱失刑有司之罪宜如律上從之詔公袞降一官照舊供職紹興府當職官皆抵罪○按朝廷坐有司之罪是也而降公袞一官豈所以為訓乎

詰獄之官

[illegible]曰皐陶蠻夷猾夏寇賊姦宄汝作士○周官司寇掌邦禁詰姦慝刑暴亂

立政周公若曰太史司寇蘇公（蘇國名）式敬爾由獄（用能敬其所由之獄）以長我王國茲式有慎（[illegible]）以列（列例）用中罰○蔡沈曰此周以蘇公敬獄之事告太史使書以為後世司獄之法也

君陳王曰殷民在辟予曰辟爾惟勿辟予曰宥爾惟勿宥惟厥中

呂刑王曰典獄非訖于威（訖盡也）惟訖于富（[illegible]非惟得盡法於權勢之家亦惟得盡法於賄賂之人[illegible]）非佞折獄惟良折獄○林之奇曰如周亞夫詣廷尉責問曰君侯欲反何也答曰臣所買器乃葬器也何謂反乎吏曰君縱不反地上即反地下矣所謂佞折獄也

漢文帝時張釋之為廷尉上行出中渭橋有一人從橋下走乘輿馬驚捕屬廷尉釋之奏犯蹕當罰金上怒釋之曰法者天子所與

天下公共之也今法如是重之是不信於民也且方其時上使使誅之則已今已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一傾民安所措其手足惟陛下察之上曰廷尉當是也其後人有盜高廟坐前玉環得下廷尉治釋之奏當棄市上大怒曰吾欲致之族而君以法奏之非吾所以共承宗廟意也釋之曰法如是足也今盜宗廟器而族之有如萬分一假令愚民取長陵一抔土陛下且何以加其罪乎帝乃白太后許之

宣帝選于定國為廷尉求明察寬恕黃霸等以為廷平刑獄號為平矣○按漢既有廷尉而又立廷平後世以大理寺平允法司刑獄其原蓋出于此

魏明帝時衛覬請置律博士轉相教授事遂施行○胡寅曰律令者聊以記刑名之數耳豈所恃以為治也惟明於經訓者乃能

用法徒習法之類而無保國化民之本是李斯所以亡秦者也
大槩偏而俾經者常多有之況習法而不知仁義之道其俾法
將十人而二五
唐太宗初即位以僞開選擧或有詐爲資蔭者上令自首不首者死
俄有詐僞事洩大理少卿戴胄斷流上曰卿自守法而令我失信
耶胄曰法者國之所以布大信於天下言者當時喜怒之所發耳
陛下欲殺之而置之於流此乃忍小忿而存大信也上曰法有所
失公能正之朕何憂也
貞觀初詔殿中侍御史崔仁師覆按青州謀反獄仁師止坐其魁
首十餘人餘皆釋之大理少卿孫伏伽以爲言仁師曰凡治獄當
以仁恕爲本豈可自規免罪而不爲伸邪萬一闇短誤有所中以
一身易十囚之死亦所願也

武后時萬歲年主簿徐堅上疏以爲比有敕推按反者得實即行斬
決人命至重死不再生萬一懷枉吞聲赤族豈不痛哉臣望絕此
處分依法覆奏
武后時起徐有功爲侍御史有功伏地流涕固辭曰臣聞鹿走山
林而命懸庖廚勢使之然也陛下以臣爲法官臣不敢枉陛下法
必死是官矣太后固授之遠近聞者相賀是時法官競爲深酷惟
徐有功杜景儉獨存平恕被告者皆曰遇來俊臣侯思止必死遇徐杜
必生
宋太宗始用儒士爲司理判官○按州郡設官理刑亦猶周官鄉
士縣士之比然謂之士者以其知義理能於法外推情而不忍
致人無罪而就死地非若吏胥深於法比而已也
淳化元年令刑部定置詳覆官六員專閱天下所上案牘若諸州
有大獄則乘傳出視鞫獄辭日上必臨遣諭旨曰無滋蔓無留滯或
賜以裝錢還必召見問所推事狀著爲定令
二年置諸州提點刑獄司○按後世於藩方設官司刑本此在宋
爲提點刑獄司在元爲肅政廉訪司　本朝於藩方各置提刑
按察司凡有十二
是年始制審刑院於禁中無置詳議官六員○宋制既有刑部大
理寺又立審刑院不無重復
神宗置律學設教授先是置刑法科其考試關防如諸科法○司
馬光曰律令格式皆當官者所須何必置明法一科使爲士者
習之爲身已成刻薄從政豈有循良
存欽恤之心
舜典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恤憂念也

漢文帝禁網疏闊選張釋之爲廷尉罪疑者予民是以刑罰大省
有刑錯措同之風焉
唐制凡囚已刑無親屬者將作給棺瘞于京城七里外家人得取
以葬○此唐人仁恕之政
唐太宗覽明堂圖而除杖背之刑宋太祖讀虞書而知近代憲
網之密○按此二君可爲帝王讀書之法然宋以仁厚立國唐既
去鞭背刑矣而宋人猶有杖脊之法何也我朝定令凡笞杖人
於臀腿受刑之處非此則爲酷刑仁恩之及於人也博矣
太宗問大理卿劉德威曰近日刑網稍密何也對曰此在主上不
在羣臣人主好寬則寬好急則急律文失入減三等失出減五等
今失入無辜失出更獲大罪是以吏各自免競就深文畏罪故耳
儻一斷以律則此風立止矣太宗悅從之

玄宗開元二十五年大理少卿徐嶠奏今歲天下斷死刑五十八人大理獄院由來相傳殺氣太盛鳥雀不棲今有鵲巢其樹百官以爲幾致刑措上表稱賀○馬端臨曰是時李林甫方用事御史周子諒以彈牛仙客杖死太子瑛鄂王瑤光王琚以失寵被譖無罪同日賜死皆是年事也其爲濫刑也大矣而方以理院鵲巢爲刑措之祥何耶

憲宗時李吉甫李絳爲相吉甫言典刑未舉中外有懈心絳曰自古欲治之君必先德化至暴亂之世乃專任刑法吉甫之言過矣司空于頔（音迪）亦諷帝用刑嘗謂宰相曰頔懷姦謀欲朕失人心也宋太祖嘗讀虞書歎云堯舜之時四凶之罪止從投竄何近代憲網之密耶

高宗紹興四年詔特旨處死情法不當者許大理寺奏審

戒濫縱之失

左傳晉懷公執狐突曰子來則免（突子毛及偃從重耳在秦）對曰父教子貳何以事君刑之不濫君之明也臣之願也淫刑以逞誰則無罪

二十年

秦始皇專任刑罰躬操文墨晝斷獄夜理書自程決事日縣石之一而姦邪並生赭衣塞路囹圄成市天下愁怨潰而叛之

漢高祖除秦苛法高后除三族（父族母族妻族）罪妖言令（人之忠諫者謂之誹謗深訐者謂之妖言）訖孝文盡除收帑相坐律令

武帝時張湯奏顏異九卿見令不便不入言而腹誹論死是後有腹誹之法比公卿大夫多諂諛取容矣○按張湯今年殺顏異明年即自殺天道好還彰彰如此

武帝作沈命法曰盜起不發覺發覺而捕不滿品者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死其後小吏畏誅雖有盜不敢發府亦使其不言故盜賊寖多上下相爲匿以文辭避法焉

孝武之後徵發煩數百姓貧耗窮民犯法姦軌不勝於是使張湯趙禹作見知故縱監臨部主之法緩深故之罪急縱出之誅其後禁網寖密律令煩苛文書盈於几閣典者不能偏覩或罪同而論異姦吏因緣爲市所欲活則出（傅一作）生議所欲陷則予死比議者咸冤傷之

宣帝時廷尉史路溫舒上言秦人用刑之失其終有曰惟陛下除誹謗以詔切言開天下之口廣箴諫之路掃亡秦之失尊文武之德省法制寬刑法以廢治獄則太平之風可興於世天下幸甚

桓帝時中常侍侯覽等令牢脩上書告李膺等養太學游士交結諸郡生徒更相驅馳共爲部黨誹訕朝廷疑亂風俗帝怒下郡國捕黨人案經三府太尉陳蕃卻之曰今所按者皆海內人譽憂國忠公之臣此等猶將十世宥之豈有罪不彰而致收掠乎不肯平署上愈怒遂下膺等於黃門北寺獄竇武霍諝以爲言帝意稍解乃詔黨人二百餘人皆歸田里書名三府禁錮終身及靈帝即位陳竇用事復舉拔膺等陳竇誅膺等復廢侯覽怨張儉尤甚乃命朱並告儉等共爲部黨圖危社稷上可其奏凡黨人死者百餘人妻子皆徙邊逮引收考布徧天下宗戚並皆殄滅郡縣爲之殘破

魏孝文制有罪徙邊者一人逋亡闔門充役光州刺史博陵崔挺諫曰天下善人少惡人多若一人有罪延及闔門則司馬牛受桓魋之罰柳下惠嬰盜跖之誅不亦哀哉孝文善之遂除其制

初魏元丕與陸叡李冲于烈俱受不死之詔叡既誅賜冲烈詔曰

毆反逆違悖在彼不關朕也

梁武帝踈簡刑法專精佛戒每斷重罪則終日不懌或謀反逆事覺亦泣而宥之由是王侯益横或白晝殺人於都街或暮夜公行摽掠有罪亡命者匿於主家有司不敢搜捕

隋文帝尚慘急而姦回不止定盜一錢棄市法有數人刼執事而謂之曰吾豈求財者耶但爲枉人來耳而爲我奏至尊自古以來未有盜一錢而死也而不爲我以聞吾更來而屬無類矣帝聞之停其法

唐武后自以女主專國事且內行不謹欲大誅殺以威之乃盛開告密之門擢胡人索元禮爲游擊將軍令按制獄周興來俊臣之徒效之與萬國俊共撰羅織經數千言教其徒網羅無辜織成反狀競爲訊囚酷法作大枷有定百脉突地吼死豬愁求破家反是

實及鳳凰晒翅驢駒拔橛仙人獻果等名或倒懸石縋其首或以醋灌鼻毋得囚皆戰慄流汗望風自誣

武后時來俊臣羅告狄仁傑等謀反一問即承反仁傑令其子上冤狀大后使通事舍人周綝往視之俊臣詐爲仁傑等謝死表使綝奏之樂思晦男數歲沒入司農上變得召見武后問狀對曰臣父已死臣家已破但惜陛下法爲俊臣等所弄陛下不信臣言可擇朝臣之忠清陛下素所信任者爲反狀以付俊臣無不承反矣武后意稍悟召見仁傑曰卿承反何也對曰不承則已死拷掠矣武后曰何爲作謝死表對曰無之出表示之乃知其詐

武后謂侍臣曰頃者周興來俊臣按獄多連引朝臣云其謀反自興俊臣死不復聞有反者然則前死不有冤耶姚崇對曰自垂拱以來坐謀反死者率皆興等羅織自以爲功陛下使近臣問之近臣亦不自保何敢搖動賴天啓聖心興等伏誅臣以百口爲陛下保自今內外之臣無復反者若微有實狀臣請受知而不告之罪武后悅賜崇錢千緡

御史周矩上疏曰推劾之吏以深刻爲功泥耳籠頭揩脅籤爪有獄持宿囚之號此等既非木石且救目前苟求賒死議者皆稱天下太平何苦須反但不勝楚毒自誣耳願陛下察之

玄宗時李林甫爲相起大獄以誣陷異己者寵任吉溫羅希奭爲御史時人謂之羅鉗吉網

肅宗時將軍王去榮以私怨殺本縣令上以其善用礮免死以白衣於陝郡効力賈至等議謂去榮末技陝郡不以之存亡王法有無家國乃爲之輕重此臣等所以區區願陛下守貞觀之法上竟捨之（礮俗作砲軍戰石也）

懿宗同昌公主薨悼痛不已殺醫官韓宗劭等二十餘人收捕親族三百餘人劉瞻諫之上不悅

宋至和中太常博士吳及言古人除肉刑重絕人之世也今則宦官之家競求他子剸絕人理希求爵命童幼何罪陷於刀鋸因而夭死者多矣伏望迅發德音詳爲條禁進獻宦官一切權罷擅宮童幼寘以重法○按今世無宮刑亦無宋人宦官之家取他人子宮以爲嗣之例 祖宗以來凡入侍掖庭者多取軍旅中繫累之幼穉免其死而生之至仁之恩也近年乃有軍民之家自宮其子以求進者而在近甸尤多伏願嚴爲禁制莫大之仁政也

理宗朝天下之獄不勝其酷有棹柴（掔手足）夾幇（夾兩股）腦箍（加於首）超棍（交辮兩股令獄卒跳躍其上）之具痛深骨髓幾於殞命甚至戶婚詞訟亦皆收禁往往致死懼其發覺先以病申名曰監醫實則已死名曰病

死贖則彼之宅理宗時雖累詔禁止終莫能勝而國亡矣

以上慎刑憲下

大學衍義通略卷二十五

大學衍義通略第六帙目錄

大學衍義通略卷二十六

治國平天下之要十一

嚴武備上

總論威武之道

易師之象曰地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衆○按先儒謂古者兵農合一居則爲比閭族黨之民役則爲卒伍軍旅之衆容之畜之於無事之時而用之於有事之日此衆卽此民也

萃之象曰澤上於地萃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丘富國曰天生五材誰能去兵用兵亂也去兵亦亂也君子除戎器戒不虞而已如秦人之銷鋒鏑唐末之議銷兵則非謂之除戎器漢武席文景富庶之極至窮兵黷武以事四夷又豈戒不虞之意乎

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吉凶與民同患神以知來知以藏往其

孰能與於此哉古之聰明睿知神武而不殺者夫

虞書益曰帝（堯）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

商書伊尹曰惟我商王（湯）布昭聖武代虐以寬兆民允懷

曲禮曰班朝治軍涖官行法非禮威嚴不行

春秋隱公二年十有二月鄭人伐衞

胡安國曰鄭人伐衞討滑之亂也凡兵聲罪致討曰伐潛師掠境曰侵兩兵相接曰戰環其城邑曰圍造其國都曰入徙其朝市曰遷毀其宗廟社稷曰滅詭道而勝之曰敗悉虜而俘之曰取輕行而掩之曰襲已去而躡之曰追聚兵而守之曰戍以弱假强而能左右之曰以凡此名皆誌其事實以明輕重征伐天子大權今鄭無王命雖有言可執亦王法所禁况於修怨乎

襄公十有一年春王正月作三軍○胡安國曰三軍魯之舊也三

家各有其一而舊法亡矣故謂之作

穀梁傳曰善爲國者不師（道德齊禮何用師之爲）善師者不陳（[illegible]）善陳者不戰（敵望而畏之何敢戰）善戰者不死（投兵勝地故無死者）善死者不亡（義存君親雖沒猶存也）

左傳隱公十一年鄭伯伐許君子謂鄭莊公於是乎有禮許無刑而伐之服而舍之度德而處之量力而行之相時而動無累後人可謂知禮矣○桓公十一年鬬廉曰師克在和（和人）不在衆○莊公十年齊師伐我公將戰曹劌（音[illegible]）請見其鄉人曰肉食者謀之又何間焉劌曰肉食者鄙未能遠謀乃入見問何以戰公曰衣食所安弗敢專也必以分人對曰小惠未徧民弗從也公曰犧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對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公曰大小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對曰忠之屬也可以一戰戰則請從公與之乘戰于長勺公將鼓之劌曰未可齊師三鼓劌曰可矣齊師敗績公將馳

孰能與於此哉古之聰明睿知神武而不殺者夫

虞書益曰帝（堯）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

商書伊尹曰惟我商王（湯）布昭聖武代虐以寬兆民允懷

曲禮曰班朝治軍涖官行法非禮威嚴不行

春秋隱公二年十有二月鄭人伐衞

胡安國曰鄭人伐衞討滑之亂也凡兵聲罪致討曰伐潛師掠境曰侵兩兵相接曰戰環其城邑曰圍造其國都曰入徙其朝市曰遷毀其宗廟社稷曰滅詭道而勝之曰敗悉虜而俘之曰取輕行而掩之曰襲已去而躡之曰追聚兵而守之曰戍以弱假强而能左右之曰以凡此名皆誌其事實以明輕重征伐天子大權今鄭無王命雖有言可執亦王法所禁况於修怨乎

襄公十有一年春王正月作三軍○胡安國曰三軍魯之舊也三

武軍（築軍營以章武功）而收晉尸以爲京觀（積尸封土其上）臣聞克敵必示子孫
以無忘武功楚子曰非爾所知也夫文止戈爲武夫武禁暴戢
兵二保大三定功四安民五和衆六豐財者也武有七德我無一
焉何以示子孫（十二年）
成公十三年劉子曰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執膰戎有受脤
范文子曰唯聖人能內外無患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盍釋楚
以爲外懼乎（十六年）
昭公十一年楚子城陳蔡不羮（地名）使棄疾爲蔡公王問於申無宇
對曰臣聞五大不在邊五細不在庭親不在外羇不在內今棄疾
在外鄭丹在內君其少戒末大必折尾大不掉君所知也
哀公元年吳師在陳楚大夫皆懼曰闔廬惟能用其民以敗我於
柏舉今聞其嗣又甚焉將若之何子西曰二三子恤不相睦無患

吳矣昔闔廬勤恤其民而與之勞逸是以民不罷勞死知不曠（棄也）
吾先大夫子常易之所以敗我也今聞夫差次有臺榭陂池焉宿
有妃嬙嬪御焉一日之行所欲必成視民如讎而用之日新夫先
自敗也已安能敗我
國語穆王將征犬戎祭公謀父諫曰不可先王耀（明也）德不觀（示也）兵
先王之訓也有不祭則修意（修志自責）有不祀則修言（號令）有不享則修
文（典法）有不貢則修名（尊卑名號）有不王則修德（文德）序成（謂上五者次序也）而有
不至則修刑於是乎有刑罰之辟有攻伐之兵有征討之備有威
讓之令有文告之辭布令陳辭而又不至則又增修於德無勤民
於遠是以近無不聽遠無不服犬戎氏以其職來王天子曰予必
以不享征之且觀之兵其無乃廢先王之訓乎
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
未之學也○黃幹曰夫子對靈公以軍旅之事未之學答孔文子
以甲兵之事未之聞及觀夾谷之會則以兵加萊人而齊侯懼
費人之亂則命將士以伐之而費人北又嘗曰我戰則克夫子
豈有未學未聞者哉特以軍旅之事非所以爲訓耳
老子曰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其事好還師之所處荊棘
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又曰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
已而用之又曰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又曰善爲士
者不武善戰者不怒善勝敵者不與（不與敵也）善用人者爲之下是謂
不爭之德是謂用人之力
陳囂問孫卿子曰先生議兵常以仁義爲本仁者愛人義者循理
然則又何以兵爲凡所爲有兵者爲爭奪也孫卿曰仁者愛人愛
人故惡人之害之也義者循理循理故惡人之亂之也彼兵者所

以禁暴除害也非爭奪也○按荀卿此言可以見帝王仁義之師
三略曰務廣地者荒務廣德者强能有其有者安貪人之有者殘
又曰以義誅不義若決江河而溉爝火臨不測而擠欲墜其克必
矣所以優游恬淡而不進者重傷人物也
按三略或謂爲太公之書然其中所引軍讖及英雄俊益縣官
等語皆非三代以前之言
司馬法曰殺人安人殺之可也攻其國愛其民攻之可也以戰止
戰雖戰可也又曰冬夏不興師所以兼愛民也故國雖大好戰必
亡天下雖安忘戰必危○陳師道曰齊威王使其大夫追論古者
司馬兵法附以先齊大司馬田穰苴之說號曰司馬穰苴兵法
○按宋人輯兵法擇其切要者爲七書而司馬法比諸家爲優
史記昔皇帝有涿鹿之戰以定火災顓項有共工之陳以平水害

成湯有南巢之伐以殄夏亂

漢高祖時陸賈時時前說詩書曰文武並用長久之道也

陸賈為陳平畫計以謀諸呂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將相和調則士豫附天下雖有變權不分

漢宣帝時魏相上書曰臣聞之救亂誅暴謂之義兵兵義者王敵加於己不得已而起者謂之應兵兵應者勝爭恨小故不忍憤怒者謂之忿兵兵忿者敗利人土地貨寶者謂之貪兵兵貪者破恃國家之大矜人民之衆欲見威於敵者謂之驕兵兵驕者滅此五者非但人事乃天道也

宋歐陽修言於仁宗曰朝廷有三大弊一曰不謹號令二曰不明賞罰三曰不責功實三弊因循於上則萬事廢壞於下○韓琦又言曰四夷內寇中國必觀釁而後動故外憂之起必始內患臣今為陛下計莫若先治內患以去外憂內患既平外憂自息

軍伍之制

周禮小司徒乃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五人為伍五伍為兩四兩為卒五卒為旅五旅為師五師為軍以起軍旅以作田役(功之)勤以比追胥(逐寇伺捕)以令貢賦(無事則使納貢賦)

大司馬凡制軍萬有二千五百人為軍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軍將皆命卿二千有五百人為師師帥皆中大夫五百人為旅旅帥皆下大夫百人為卒卒長皆上士二十五人為兩兩司馬皆中士五人為伍伍皆有長一軍則二府六史胥十人徒百人○按成周之制兵籍掌於大司徒征行則屬之大司馬士不待遷皆吾民將不改置即吾吏居則聯其什伍而為比閭族黨州鄉出則聯其人以為伍兩卒旅師軍有事則驅之以行陳事已

則歸之於田里父死而子繼無招收之繁自耕而自食無廩給之費兵無出戍之勞將無握兵之患先王之時所以守固戰克內足衛中國外足威四夷者非制軍之得其道歟

春秋成公元年作丘甲

按先儒謂兵制之變始壞於齊之內政而家一人焉繼壞於晉之州兵而家五人焉長勺之戰桓公自謂帶甲十萬車五千乘則兵制之增益於古可知矣循襲效尤魯遂作丘甲厥後楚為乘廣魏為武士秦為戍卒古制亡矣兵農遂分更歷千載永不可復

班固漢志曰殷周立司馬之官設六軍之衆因井田而制軍賦地方一里為井井十為通通十為成(成方十里)成十為終終十為同(同方百里)同十為封封十為畿(畿方千里)有稅(田稅)以足食有賦(兵賦)以足兵故四井為邑四邑為丘(丘十六井)有戎馬一匹牛三頭四丘為甸(甸六十四井)有戎馬四匹兵車一乘牛十二頭甲士三人卒七十二人干戈備具是謂乘馬之法○按先王立武足兵之法凡七家而給一兵七征而役一次更勞均逸不欲窮兵之力也有如此夫

國語齊桓公任管仲作內政以寓軍令制國五家為軌軌為之長十軌為里里有司四里為連連為之長十連為鄉鄉有良人焉內教既成勿使遷徙人與人相疇(疇匹也)家與家相疇世同居少同游故夜戰聲相聞足以不乖晝戰目相視足以相識其歡欣足以相死居有此士也三萬人以方(方橫也)行於天下莫之能禦也

漢志天下既定踵秦而制材官於郡國京師有南北軍之屯

漢調兵之制民年二十三為正作六十五乃得免為庶人就田里○更有三品有卒更(正身供正役也)有踐更(以錢雇直行者也)有過更(以錢輸官以給代者也)古者正卒無常人皆迭為之一月一更為更卒也○此漢軍制大

略

唐志云唐有天下二百餘年而兵之大勢三變其始盛時有府兵後廢而爲彍騎（彍郭郭切一音郭騎張說爲之）又廢爲方鎭之兵及其末也强臣悍將兵布天下而天子亦自置兵於京師曰禁軍○此唐軍制大略

武德初始置軍府太宗貞觀十年總制折衝府凡天下十道置府六百三十四而關內二百六十有一皆以隸諸衛

按府兵之置無事則力耕以積穀有事則命將以出征事解輒罷兵散於府將歸於朝故士不失業而將帥無握兵之重所以防微杜漸絶禍亂之源也

凡民年二十爲兵六十而免其能騎而射者爲越騎其餘爲步兵武騎排䂍手步射

按歐陽脩謂夫置兵所以止亂及其弊也適足以爲亂及其甚

也至困天下以養亂而遂至於亡焉蓋以唐之子孫驕弱不能謹守其高祖太宗之法屢變其制馴致於方鎭强而唐遂以亡以爲措置之勢使然嗚呼茲豈獨勢之使哉蓋亦人謀之不臧也

宋之兵制大槩有三天子之衛兵曰禁軍諸州之鎭兵曰廂軍選於戶籍以爲所在防守曰鄉兵又有蕃兵○此宋軍制大略○按漢之材官踵秦而置唐之府兵沿隋而立宋人鑒五代之失而萃兵京師然亦多因其舊　本朝兵制獨無所因

聖祖得國之初在內設錦衣等上十二衛以衛宮禁（爲親軍指揮使司專上宿衛無所隸衛所）設留守等四十八衛以衛京城（分隸五軍都督府）天下都指揮使司凡十六處而爲行都司者五內外衛凡若干處大率每衛五所每所千軍此　本朝但伍之制也我　聖祖又歷戎征洞燭利病制爲畫一之法以爲經久之規開國至今百有餘年其間因有軍伍空缺之處將領積多之患惟在設法塡補調停之可矣

蘇軾應詔作策別其一曰定軍制漢之踐更雖不知農而天下不至於弊者未嘗聚也唐之府兵雖聚於京師而天下亦不至於弊者未嘗無事而食也今天下之兵不耕而聚於畿輔者以數十萬計皆仰給於縣官有漢唐之患而無其利是以兼受其弊而莫之分也○按宋之禁軍不如漢之踐更漢之踐更不如唐之府兵三代之制不可遽復必欲復古之漸莫若唐府兵之盡善焉惟今

聖朝建國幽燕承平日久武備不無少弛請於　國家常制之外於京畿之中別爲偶兵之法用唐人之意而不泥其故迹因今日之役而不變其常制不識可乎請試言之今京畿八府其順

天眞定保定河間永平五府寔居　輦轂之下若見丁盡以爲兵可得四五十萬則國勢自負國威自壯矣

宮禁之衛

周禮天官宮正掌王宮之戒令糾禁○宮伯掌王宮之士庶子之（國子）倅凡在版（名籍）者○按觀此則是王朝宿衛之人皆公卿大夫士之子弟也　祖宗以來用功臣子弟以爲勳衛蓋亦此意竊謂今日宜廣此意

閽人（掌晨昏啓閉者）掌王宮之中門（雉門也）之禁喪服凶器不入宮潛服（衷甲之類）賊器（人可以賊人者）不入奇（奇衺）怪民不入宮○按我　朝禁僧道非朝見由前門不許入皇城門及無牌面并凶服異服有持寸鐵者皆不許入禁門亦周人意也

夏官虎賁氏掌先後王而趨以卒伍○旅賁氏掌執戈盾夾王車

而趨
漢京師有南北軍南軍衛尉主之○按古者環衛有二等漢有衛
郎衛兵即周官宮正宮伯之職
武帝時置期門羽林○按武帝微行與待中等期諸殿門故有期
門之號亦周人虎賁之遺意
後漢光祿勳掌宿衛宮殿門戶○按漢初宿直皆以士人爲之其
後用宦官遂至內外大權悉歸之以爲一代之禍說者歸咎於
光武之不任三公誠是也
唐有南北衙兵南衙諸衛兵是也北衙禁軍是也又有十六衛自
左右衛至左右千牛是也○按本　朝十二衛即唐人十二衛之
遺制諸衛正倅一惟其世獨錦衣之任不以世而以能蓋天子
御座則夾陛而立　天子御輦則扶轅以行出警入蹕承　旨

而傳宣皆在所司也矧又　詔獄所寄人之死生所係是尤不
可不慎擇其人也
太宗時右衛大將軍李大亮每番直常假寐帝勞曰公直宿我得
酣卧
德宗時段秀實見禁兵寡弱不足以備非常上疏曰天子萬乘諸
侯千大夫百蓋以大制小尊君卑臣强幹弱枝之道今外有不庭
之虜內有梗命之臣而禁兵不精何以待之猛虎所以百獸畏之
者以其有爪牙也爪牙廢則孤豚特犬悉能爲敵願少留意
宋志禁兵者天子之衛兵也有皇城司殿前司總之皆以守京師
備征伐其在外者非屯駐屯泊則就糧也○按宋人禁軍而使之
屯泊於外失其所以命名之義矣
仁宗嘉祐五年公主以夜入宮左正言王陶言周禮閽人掌宮門
之禁時其啓閉寺人掌女宮之令糾其出入以謹嚴周衛杜絕非
常故拒關不納光武以賞其臣上東門侯郅惲開門司馬門出魏武以怒
其子臨淄侯植然則公主夜歸未辨眞僞輒便通奏直徹禁中其所歷
皇城宮殿內外臨門使臣請並遂勘劾○按我　朝每夜將軍上
宿遇有一星石之墜一蟲鳥之落詰旦早朝即令給事中引赴
御前奏知矧可夜開門以出入哉
至和元年有僕隸被入直內藏劍者御史馬遵言律於御用舟船
飲食之類有不如法皆不稱誤所以許世子止躬不嘗藥春秋加
以大惡之名唐長孫無忌入朝不解刀校尉被誅死之議今麥昭
吉僕被入直中有劍器歷諸門抵便殿曾無檢察若姦盜包藏而
爲之何由而露哉今昭吉雖已具獄而諸門監官守卒乞於常法
之外重行用謹大防庶弭來患

徽宗時左正言任伯雨言風聞內死作工匠盜所結珎珠事敗有
旨更不得治監官醫官恍人力懷刃爲盜捕獲有旨不復推經由
門戶中外聞之惴足寒心皆謂陛下誤以此爲小事一切赦之積
日累月馴體陵遲忽有不測之虞誰復知所職守○按　祖宗於
門禁出入其法最嚴每四孟享　太廟夜間出鑰於門隙早朝
亦於御前奏知各門監守門官及各衛官軍遇有出入者必須
有牌面方許其入迨其出也必搜檢之其入也不許携寸鐵其
出也不許帶一物況敢有僕被藏劍盜出珎珠之事哉　祖宗
所以防微杜漸者其嚴如此繼體守成者所當遵而勿失也
京輔之屯
禹貢五百里甸服○蔡沈曰甸服畿內之地也王城之外四面皆
五百里蓋方千里也

漢志周因井田而制軍賦天子之畿方千里提封百萬井定出賦六十四萬井戎馬四萬匹兵車萬乘○按古者兵出於農天子之兵出於六軍六軍之兵止於六鄉（比閭族黨州鄉）

漢百官表中尉秦官掌徼巡京師武帝更名執金吾○易祓曰南軍以衛宮城而乃調之於郡國北軍以護京城而乃調之於三輔蓋郡國去京師爲甚遠民情無所適莫而緩急爲可恃三輔距京師爲甚邇民情有閭里墳墓族屬之愛而利害必不相乘故也○按衛京取之近輔最是若夫衛宮而取郡國之兵恐未爲得我　朝宿衛用世將其慮深矣

唐置府軍凡天下六百三十四而關中二百六十有一上府千二百人中府千人下府八百人○林駉曰漢之畿兵始爲番上至其後也變爲長屯又變而爲遠征而畿兵之制壞矣唐之畿兵始爲府衛至其後也變爲長從又變爲禁軍而畿兵之制壞矣此漢唐內兵三變之由也

宋徽宗於京畿四面置輔郡以潁昌爲南輔以襄邑縣建名輔州爲東輔鄭州爲西輔澶州爲北輔詔四輔屏翰京師各以二萬人爲額○按自古建都者皆於四近之地立爲輔郡漢以京兆左馮翊右扶風爲三輔唐以華州鳳翔同州爲輔宋至徽宗亦立四輔焉我　朝都燕則自以都城爲北邊捍蔽請以宣府爲北輔俾守國之北門以永平爲東輔俾守松亭一帶關隘西以易州爲輔以守紫荊一帶關隘南以臨清爲輔以坐鎮牌河而總鎮河南山東之衝又屯兵於徐州以通兩京之咽喉罷兩直隸河南山東上京操備班軍因近屯守如此則軍士遂室家之願國家省轉輸之煩邊方足備禦之具而　宗社奠安矣

郡國之守

周制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一同百里提封萬井除山川沈斥（水田淤鹵也）城池邑居園囿街路三千六百井定出賦六千四百井戎馬四百匹兵車百乘此卿大夫采地之大者也是謂百乘之家一封三百一十六里提封十萬井定出賦六萬四千井戎馬四千匹兵車千乘此諸侯之大者也○五國爲屬屬有長十國爲連連有帥三十國爲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爲州州有伯○按本朝府州縣之衛所皆統於都指揮使司蓋有得於周人連帥州牧之遺意

漢興踵秦置材官於郡國○易祓曰平地用車騎山阻用材官水泉用樓船不特材官也

唐制府兵凡天下十道關中道置府一百七十三而河南等九道凡置府三百有二（數與前軍伍條又京輔條不同）

高宗永徽以後都督帶使持節者始謂之節度使而謂其兵爲方鎮○按方鎮之兵始重於外也土地民賦非天子有既其盛也號令征伐非其有又其甚也至無尺地以至亡滅

宋制軍有禁軍有廂軍有鄉軍○按歷代之制皆是草創之初軍伍數少而宋世乃有冗濫之失惟我　朝則先多而後少何也

前代之制率因一時而隨事制置惟我

聖祖則斟酌今古立爲定制使百世遵守者也方其初制爲軍伍也內地多是抽丁垛集邊方多是有罪謫戍歲月既久姦弊日滋或改換姓名或變亂版籍遂至簿卷難清挨究無迹乞勑兵部通行清理設法塡補庶不至於噬臍無及也

仁宗慶曆二年籍河北強壯揀爲義勇○按此前代點集民兵之

明效

皇祐中京東安撫使富弼言臣頃因河北水災農民流入京東者三十餘萬臣既憫其瀕死又防其爲盜遂募其伉健者以爲廂兵

按此前代因饑荒募民爲兵之明效

哲宗元祐八年知定州蘇軾言河朔無事軍政少弛事不素講難以應變輒復用麗籍團結弓箭社法約束稍加增損別立條約

按麗籍所奏條約之法無可攷前此知定州滕甫言河北近山谷處民間各有弓箭社及射獵人蓋因其俗而加以束約以爲之法也

本兵之柄

帝典曰皐陶蠻夷猾夏寇賊姦宄汝作士〇董琮曰或言帝者之世詳於化而略於政故虞時兵刑之官合爲一而禮樂分爲二

王者之世詳於政而略於化故成周禮樂之官合爲一而兵刑分爲二〇按兵乃刑之大者班固作漢書志刑罰而不志兵乃雜兵於刑罰之中言之所謂聖人因天秩而制五禮因天討而作五刑大刑用甲兵中刑用刀鋸其次用鑽鑿輕刑用鞭朴大者陳諸原野小者致之市朝觀此則有虞九官之命雖不言兵而兵在刑之中矣

胤征曰惟仲康之大康肇位四海胤侯命掌六師〇按此命官專司兵政之始

周官司馬掌邦政統六師平邦國

周禮惟王建國乃立夏官司馬使率其屬而掌邦政以佐王平邦國

大司馬以九伐之灋正邦國馮弱犯寡則眚之四削其[illegible]賊賢害民則伐之[illegible]暴内陵外則壇之置之空地野荒民散則削之負固不服則侵之賊殺其親則正之放弑其君則殘之犯令陵政則杜之外内亂鳥獸行則滅之

小司馬之職掌　軍司馬　輿司馬　行司馬〇按先儒謂周禮六官之中惟小司馬一官職掌不悉備而軍輿行三司馬又徒有其官名而闕其職掌其令貢賦則爲之丘甸縣鄙之名而以四起其數其卒伍則爲之伍兩軍師之名而以五起其數其調車徒則立通成終同之名而以十起其數同此民而易其名異其數何其不憚煩也夫軍旅一事也設其財於九式離其書於儀禮變化出入使民不知蓋恐成其爭爭之習也我

祖宗不使天下知兵馬之數亦此意也近世乃有團營之設何居

詩六月之五章曰文武吉甫萬邦爲憲〇謝枋得曰漢唐而下縉

紳介胄分爲兩途愚儒武夫各持一說不知三代將帥必文武全才可以爲萬邦法則者也

春秋昭公五年春王正月舍中軍舍毀也〇胡安國曰三軍作舍皆自三家公不與焉公室益卑矣

魏置五兵尚書〇按後世設尚書掌兵政始此

唐志兵部尚書一人侍郎二人其屬有四一曰兵部二曰職方三曰駕部四曰庫部〇按唐人始分六部宋因之然皆爲宰相之屬至我　朝罷中書省及樞密院而六部始得專達于上

宋志樞密院佐天子執兵政〇按程頤言樞密乃虛設一大事既三省同議其他乃有司之事兵部尚書之職我　朝革去樞府專以兵政歸兵部官簡而職專矣

仁宗至和二年知諫院范鎮言中書主民樞密主兵三司主財各

不相知故財已匱而樞密益兵不已民已困而三司取財不已中書視民之困而不知使樞密減兵三司寬財以救民困欲乞使中書樞密通知兵民財利與三司量其出入制為國用

范祖禹言於哲宗曰祖宗制兵之法天下之兵本於樞密有發兵之權而無握兵之重京師之兵總於將帥有握兵之重而無發兵之權上下相維不可專制此所以無兵變也○按我

朝革去樞密院設五軍都督府分掌軍旅而凡宋元以來樞密之政一歸于兵部焉文武相制上下相維行之萬世而無弊者也

器械之利

易繫辭弦木為弧剡木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蓋取諸睽○說卦離為火為甲冑為戈兵

書費誓曰善敹（縫完也）乃甲冑敿（音喬繫之也）乃干（盾也）無敢不弔（音的精至也）備乃弓矢鍛（卒也）乃戈矛礪（磨也）乃鋒刃無敢不善○蔡沈曰甲冑所以衛身弓矢干矛所以克敵先自衛而後攻人亦其序也

周禮天官王府掌王之兵器凡王之獻兵器受而藏之○內府掌受良兵良器以待邦之大用○夏官司甲下大夫二人中士八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司兵掌五兵（戈殳戟酋矛夷矛也）五盾（干櫓之屬）各辨其物與其等以待軍事及授兵○按先言司甲而後言司兵亦先自保而後討敵之意

司戈盾（缺）掌戈盾之物而頒之○按古者甸出革車一乘凡甲戈盾弓矢與夫旗物鼓鐸之屬悉備焉官府不與知也司兵司戈盾司弓矢所掌授兵器非授之民也授之卿大夫從軍旅會同者也若民兵則自藏之民間耳秦人銷鋒鏑元人禁漢人持弓矢失周人藏兵於農之意矣

司弓矢掌六弓（王弓弧弓夾弓庾弓唐弓大弓也）四弩（夾庾唐大也）八矢（枉矢絜矢殺矢鍭矢矰矢茀矢恒矢庳矢也）之灋辨其名物而掌其守藏與其出入中春獻弓弩中秋獻矢箙（箙盛矢器也）

稾人（箭幹謂之稾）掌受財於職金以齎其工為弓弩矢箙乃入功於司弓矢及繕人

秋官職金入其金錫于為兵器之府（即稾人）掌受士之金罰貨罰入于司兵（給治兵及工直也）

考工記曰函人為甲犀甲七屬（謂上旅下旅相屬之數）兕甲六屬合甲（削革裹肉取其表合之）五屬

弓人為弓取六材（幹也冬析之角也春液之筋也夏治之膠也絲也漆也秋合之）必以其時六材既聚巧者和之

矢人為矢參分其長而殺其一五分其長而羽其一以其笴（讀為稾矢）厚為之羽深水之以辨其陰陽（浮沉之於水以辨之也）以夾其陰陽以設其比（箭括抵弦處）夾其比（使輕重均）以設其羽參分其羽以設其刃（刃居羽二分之一）則雖有疾風亦弗之能憚矣○桃氏為劍

廬人為廬器戈（二刃柲柄也）六尺有六寸殳（如杖無刃）長尋有四尺車戟（三刃）常（倍尋曰常）酋（讀酋為遒也）矛（句兵）常有四尺夷（讀夷為傷也）矛三尋凡兵無過三其身過三其身弗能用也故攻國之兵欲短守國之兵欲長○按古之兵器見於周禮者司兵掌五兵謂戈殳戟酋矛夷矛也說者謂此車之五兵而卒之五兵則無夷矛而有弓矢焉五兵之外有劍刃盾弩戈戟主於刺而殳用以擊矛用以句方車戰之時敵遠則用弓矢稍近則以矛句之句之至則殳擊與刺焉短兵相接始用刀劍此三代以前之兵用也後世無車戰惟用騎

與步兵宜以步爲主今制五十軍爲一隊有鎗有刀有弓矢有
盾而無古之所謂戈戟戈矛與弩者弩僅見用於廣右之猺獞
湖南苗人所用之勾刀即古人之矛遺制也宜於
今制兵器之外加用弩與矛二器以爲兵用若夫殳之爲用以
擊虜馬之足宜備此一器蓋亦不減宋人用麻札刀也
司馬法曰兵不雜則不利長兵以衛短兵以守又曰弓矢禦殳矛
守戈戟助凡五兵五當長以衛短短以救長迭戰則久皆戰則強
按古今制隊伍用兵器其法不出此數言
六韜曰陷堅陣敗強敵以大黃三連弩一弩三矢射而迭飛鳧電景矢自
副
漢高祖四年初爲筭賦民出賦錢人百二十爲一筭爲治庫兵車
馬○此漢以後賦民治兵之始

高祖時蕭何治未央宮立武庫以藏兵器
百官表中尉屬官有武庫令少府屬官有若盧主藏兵器考工室主作器械
令丞○按漢自郡國至京師皆有武備在郡國則有庫兵以筭賦
爲之在京師則有武庫令以大司農錢爲之而天子又有若盧
考工室○林駉曰周之兵器在民乃兵農爲一之時漢之兵器
在官乃兵農已分之後
晁錯言於文帝曰勁弩長戟射疏及遠匈奴之弓弗能華也堅甲
利刃長短相雜游弩往來什伍俱前匈奴之兵弗能當也材官騶
發矢道同的匈奴之革笥木薦弗能支也下馬地鬭劍戟相接去
就相薄匈奴之足弗能給也此中國之長技也○按自昔談兵者
皆以弩爲中國之長技今世隊伍之間不復用之意者有神機
火鎗以代之故不復置歟然二者皆不可廢也虜惟用弓矢今

我兼用弓矢火鎗而又用弩以三制一必勝之技也
武帝時李廣發大黃以射匈奴李陵發連弩以射單于○虞翊守
武都羌弁兵急攻使二十強弩共射一人發無不勝○陳球守零
陵弦大木爲弓羽矛爲矢引機發之遠射千步○明帝永平中北
匈奴攻金蒲城耿恭爲戊己校尉以毒藥傅矢語匈奴曰漢家神
箭其中創者必有異虜中矢者視創皆沸大驚遂解去○按今唐
鄧山居者以毒藥漬矢以射獸應弦而倒謂之毛胡盧又聞廣
右猺獞所用弩矢皆傅以藥以中血濡縷即死比唐鄧者尤毒
今之邊城宜用之是亦禦虜之一技也
唐初置軍器監後并入少府監○此唐人造軍器之所
府兵之法人具弓一矢三十刀一其介冑戎具皆藏于庫有所征
行則給之○按此府兵所執之器械也今制每一百戶轄百軍分

爲二隊每隊銃手五名牌手十名弓箭手十五名鎗手二十
名短兵太多長兵太少宜如唐府兵之法每人皆具弓刀則長
短兼用也
宋太祖開寶二年馮義昇岳義方上火箭法○真宗咸平元年石歸
宋進木羽弩箭五年石普言能發火毬火箭○按古所謂火攻者
因風縱火也而無今世所謂火藥者宋太祖始有火箭之法真
宗時始有火毬之名然或假木箭以發未知是今之火藥否也
自古中國所謂礮拋者機石也用機運石而飛之致遠爾非若
今世以火藥爲之者也近又有神機火鎗者技妙如神聲聞而
矢即至矣第不知火藥始於何時意者在隋唐以後始自西域
與俗所謂煙火者同至中國歟今日用之可以代矢石之施可
以作鼓角之號可以通斥候之信一物而三用具焉嗚呼神矣

哉中國所以得志於四夷者往往以此

歐陽修言於神宗曰諸路州軍分造器械但務充數而速了不計所用之不堪此有器械之虚名而無器械之實用也以草草之法教乜怯之兵執鈍折不堪之器百戰百敗理在不疑臨事而悔何可及乎○按修此言切中後世官府造作之弊

熙寧中張若水進神臂弓（即弩也）大觀中徽宗謂射遠攻堅所向無前可謂利器使敵人習而能之非中國利令民間不得習製○按弓弩之頴其最善者漢稱大黃唐稱伏遠宋之神臂克敵其最也　克敵弓乃韓世忠所獻即弩也

神宗熙寧六年置軍器監凡産材州置都作院○按設官以造軍器誠嚴武備之要務我　朝以其事屬之工部有軍器局針工局鞍轡局如法造完進納　內帑遇有闕文奏聞支給若各處

有司歲造者起解到部辨驗堪中送庫交收

元西域人亦思馬因善造礮從世祖攻襄陽置礮於城東南隅重一百五十斤機發声震天地所擊無不摧陷入地七尺宋呂文煥遂以城降元人渡江宋兵陳於南岸擁舟師逆戰元人於北岸陳礮以擊之舟悉沉沒後每戰用之皆有功○按元人始造此礮以攻破襄陽世因目曰襄陽礮自有此礮用以攻城城無不破用以擊舟舟無不沉今民間多有知其制者宜行天下俾令投獻給賞

牧馬之政

周書司馬掌邦政○蔡沈曰軍政莫急於馬故以馬名官

周人因井田而制軍賦四邑為丘有戎馬一匹四丘為甸有戎馬四匹一同百里戎馬四百匹一封三百一十六里戎馬四千匹天子畿方千里戎馬四萬匹○林駉曰馬政之説古今凡幾變以官民通牧者周也成周以民牧者如丘甸歲取馬四匹之類然而天子之都諸侯之國士大夫之家未嘗不自畜馬此蓋在官養之耳如周禮天子十有二閑是養於官者衛之騋牝三千舉官民通數而言之也

詩鄘風定之方中曰騋牝三千（美衛文公也）○按有文公誠實淵深之心乃能致牝馬三千之盛王安石創為保馬之法國家未必得馬之用而斯民先受養馬之害以無塞淵之心也

魯頌駉頌僖公也其詩曰駉駉（腹幹肥張貌）牡馬在坰之野○按先儒謂詩人美文公之馬則言其騋而牝者有三千匹之衆多美僖公之馬則言其駉而牡者有十六種之毛色蓋各極其盛而言以見國之殷富也

周禮馬質（平也主買馬平其賈直）掌質馬馬量三物（量其材質之高下而平其價）一曰戎馬（供武事）二曰田馬（供田獵）三曰駑馬（下材而供凡事者）皆有物價綱惡馬（以紲之）若有馬訟則聽之禁原蚕者（原再也一年不許兩次養蚕）○鄭玄曰天文辰為馬蚕是蚕與馬同氣物莫能兩大禁再蚕者為傷馬歟

校人（馬官之長）掌王馬之政辨六馬之屬種馬（至良可為種者駕王王路）一物（擇駿馬）戎馬一物（駕戎路）齊馬（毛足齊一）一物（駕王齊車王自齊之車也）道馬一物（馬之範驅馳者）（駕王道車王行道德之車也）田馬一物（駕田路）駑馬一物（給宮中之役）駑馬三良馬之數（六馬其下皆良惟駑物三倍良馬之數）○按六馬之用以種馬為先蓋牡馬性多不馴故用牝以駕天子之輅後世乘輿惟牡是用漢人乘牝者為世所擯況以駕天子之輅乎夫用以乘惟取其質之良色之純而力足以任者耳又何牝牡之拘哉

天子十有二閑馬六種邦國六閑馬四種（齊道田駑）家四閑馬二種（田駑）

凡馬特（牡馬）居四之一（三牝一牡其生之衆也）○按成周馬之牧於官者牝牡皆具而牡居四之一後世在官之馬惟有牡而無牝而牡者又往往去其勢而絕其生道馬之不蕃碩者坐此故也

春祭馬祖（天駟也房為龍馬）執駒（駒馬二歲血氣未定拘之恐傷之也）夏祭先牧（始養馬者）頒馬攻特（牡也恐其蹄齧不可乘故騬之俗謂之騸）秋祭馬社（始乘馬者）臧（善也）僕（簡其善者）（僕飼馬者）冬祭馬步（神為害馬者）獻馬（見成於王）講馭夫（簡習馭車者）○按周人於馬不惟養於人而又禱於神不專恃乎神而又任乎人蓋以戎之大政在馬也今國家每歲春秋太僕寺有馬神之祭而各州縣皆立馬神廟亦周人意也

巫馬下士二人醫四人掌養馬疾而乘治之（馬疾難知乘之然後知其疾之所在而可治）相（助也）醫（巫禱之神醫以助醫者）而藥攻馬疾○賈公彥曰巫知馬祟醫知馬疾故連類在此○按 本朝設馬神廟及獸醫蓋得周人意也

近世有安驥集等書專主馬病講而用之則馬無不得其死者矣

牧師掌牧地皆有厲禁而頒之○按古人養馬有牧田即今之草場也可耕則授之於農不可耕則留以養馬昔人謂農事弗擾則馬政自修我 祖宗於畿甸之間舊有草場近日盡為權貴所有民間之馬無地可牧請一切復之以行周人牧師之政

庾人掌十有二閑之政教○圉師掌教圉人養馬○圉人掌養馬芻牧之事以役圉師○愚按周官設官以掌王馬之政若馬質之質其價校人之辨其物巫馬之治其疾趣馬之簡其節牧師之掌其地庾人之掌其閑以至圉師之所教圉人之所養馬政略備矣

月令季春之月乃合累牛（累繫也）騰馬（騰騰驤之馬）遊牝于牧（使牝者就牡者於牧之地欲之孳生蕃也）犧牲（中犧牲之用也）駒（小馬）犢（小牛）舉書其數○仲夏之月遊牝別群（季春既游牝於牧至此不使同群也）則縶騰駒班馬政○季秋之月班馬政命僕（戎僕）及七騶（主為諸官駕說者也）咸駕載旌旐授車以級整設於屏外（屏門外）司徒搢扑（即夏楚也）北面誓之○按此蓋肄習天子之六種馬也

魏武侯問吳起曰凡畜卒騎豈有方乎起對曰夫馬必安其處所適其水草節其饑飽冬則溫廐夏則涼廡刻剔毛鬣謹落四下戢其耳目無令驚駭習其馳逐閑其進止人馬相親然後可使月暮道遠必數上下常令有餘備敵覆我能明此者橫行天下○按古人調養戰馬之法無出此矣畜戰馬者所宜知也

秦之先有非子善養馬為周孝王主馬於汧渭之間馬大蕃息孝王邑之秦使續嬴祀

漢制太僕掌輿馬屬官有太廐未央家馬三令○按太僕周官掌

正服位出入大命而專命以司馬政則始於漢焉 本朝於山西陝西遼東各設行太僕寺以司一方之馬政京畿設太僕寺以總司天下之馬政○林駉曰漢初稍復古制勸民養馬有一匹者復卒三人此內郡之制也（漢文帝事）至於邊塞則縱民畜牧而官不禁（武帝時事）烏氏居塞馬數千群橋桃居塞致馬千匹於是內郡之盛則阡陌成群（武帝時）邊郡之盛有三十六苑（景帝時）武帝征伐四夷馬大耗之乃行一切之令自封君以下至三百石吏以次出馬則內郡庶民之有馬者欲望復卒難矣又令民得畜邊者從官假馬母而歸其息什一則邊郡之欲畜牧者難矣又匿馬者有罪有以列侯匿馬而腰斬者有以民或匿馬馬不具而長安令幾坐死者故內郡不足則藉民馬以補車騎邊郡不足則發酒泉驢駝負出玉門關輪臺之悔始脩馬令此漢牧於邊

而用於官之制也
唐之初起得突厥馬二千匹又得隋馬三千於赤岸澤徙之隴右其馬領以太僕其屬有牧監等官○按牧監之制始於此
尚乘掌天下之御左右六閑其後閑禁中又增置飛龍廐○按飛龍廐即今御馬監初用太僕少卿張萬歲領群牧自貞觀至麟德四十年間馬七十萬六千置八坊岐幽涇寧間八坊之田千二百三十頃募民耕之以給芻秣八坊之馬爲四十八監方其時天下以一縑易一馬萬歲掌馬久恩信行於隴右○按唐人牧馬之地即今陝西鳳翔府及邠州涇州寧州也 本朝於此地立行太僕寺一及苑馬寺一所轄者凡三十監監皆有馬百年餘矣馬之蕃盛不及唐人之一二豈無其故歟乞勑有司循唐人之故迹以求牧放之地必不奪之民必不虧於官然後行

唐人監牧之政其於馬政不爲無助○林駉曰唐府兵之制當給馬者官與其直市之此給錢以市也至府兵漸壞兵貧難致乃給以監牧之馬此給馬以用也大抵唐之馬政資給於官民無與焉初命張萬歲葺其政有馬七十萬餘匹焉洪以後馬耗大半開元始命王毛仲爲內外閑廐使牧養有法雲錦成群此唐牧於官而給於民之制也
宋之馬政太祖初置左右飛龍二院以二使領之後改爲天廐坊又改爲騏驥院以天駟監隸焉○林駉曰宋朝馬政畜於監牧者曰官馬散於編戶者曰戶馬市於邊郡者曰戎馬國子博士李覺言於 太宗曰議者以爲欲國之多馬在乎啗戎以利而市其馬然市馬之費歲益而廐牧之數不加者失其生息之理也貴市於外夷而賤棄於中國非理之得也今宜減市馬之半市賜畜駒之將卒是則貨不出國門而馬有滋也十數年間馬必倍矣
仁宗慶曆中知諫院余靖言今之同州及太原以東相衛邢洺皆有馬監其餘州軍牧地七百餘所乞度水草豐茂去處牧放數年之後馬必蕃盛○按我 朝奄有四海之大凡宜馬之地皆在焉然馬不蕃盛者不行先王之政而襲用王安石保馬之弊政故也
宋祁言于仁宗曰天下久平馬益少臣請多用步兵夫鬭然聚忽然散雲奔飈逝馳鈔後掠前此馬之良也強弩巨梃長鎗利刀什什相聯伍伍相維人呼讙戰此步之良也臣料朝廷與虜相攻必不深入窮追驅而去之及境而止然則不待馬而步可用矣臣請損馬而益步故馬少則騎精步多則鬭健我惟用步所長契丹

馬多無所用之○英宗治平中歐陽修言河東嵐石之間山荒甚多汾河之側草地亦廣水甘草軟最宜牧養地勢高寒必宜馬性請遣官審度興置監牧○按今日馬政兩京及山東河南牧之於民山西陝西遼東牧之於官在官者有名而無實在民者有損而無益乞於兩京畿及山東河南於民養之外擇地以立監牧山西陝西遼東於官養之外設法以爲俵散必循名責實必有益無損可也
神宗熙寧中王安石議令民戶以物力養馬備非時官買○戶馬法始此
文彥博言漢唐之盛苑監實繁祖宗以來循舉甚至近時議者乃欲賦牧地與農民斂其租課散國馬於編戶責其孳息即不知所賦之地肥瘠皆可耕乎所斂租賦豈皆可得乎復不知戶配一

馬繁之維之皆可蕃息乎○按彥愽所言當時戶馬之弊殆有若
爲今日設也但宋時戶馬是散官馬於民並賦以牧地今日令
民自買馬而自養之也其害乃有甚於宋者
保甲養馬自熙寧伍年始帝詔開封府界保甲願養馬者聽於是
保甲養馬行于諸路矣○馬端臨曰熙寧五年所行者戶馬也元
豐七年所行者保馬也皆是以官馬責之於民令其字養戶馬
則是蠲其科賦保馬則是蠲其征役○按此宋人保馬之法大
類今日兩京畿河南山東編戶養馬之法但宋人保甲養馬自
願者聽以官馬給之而免其體糧草束及折變緣納錢今日論
丁養馬不問願否而戶役征輸如故且養馬之令生必報數死
必責償生者日增而供給愈難死者日繼而陪償無已民何以
爲生乎伏惟聖明見千里之外仁同一視之中究此數郡民

力不勝大幸況此數郡根本重地當無事之時首先困之而不
爲之拯恤可乎
哲宗嗣位議者爭言保馬之不便乃下詔罷保馬復牧監○按昔
王安石爲戶馬之制文彥愽言於神宗不見用至元豐時其弊
一如彥愽所言神宗乃嘆曰朕於是有愧於文彥愽矣然不能
改至哲宗乃罷之百姓如釋重負
神宗時郭茂恂承詔議專以茶易馬詔以雅州名山茶爲易馬用
至是蕃馬至者愈衆○林駉曰以摘山之利而易充廐之良戎人
得茶不能爲我害中國得馬足以爲我利亦濟用之良策也
按唐宋以茶易馬多市於外夷　本朝於四川置茶馬司一陝
西置茶馬司四以茶易馬蓋取諸我羈縻之土民非與蕃戎交
易也○按古今馬政以官民通牧者周也漢人牧於民而用於
官唐人牧於官而給於民至於　本朝始則牧之在官後則畜之
於民又其後則市之於戎狄惟我　朝兼用前代之制在內地
則散之於民即宋人戶馬之令也在邊地則牧之於官即唐人
監牧之制也而於川陝又有茶馬司之設豈非宋人之市於夷
者乎今日國馬之政在內有　御馬監掌　天子十二閑之政
以供乘輿之用其放牧之地則有鄭村等草場其飼秣之卒則
有騰驤等四衛　國初都金陵設太僕寺於滁州其後都金臺
設太僕寺於　京師南北馬政分掌焉在外設行太僕寺于山
西陝西遼東凡三處苑馬寺亦三處內地民牧以給　京師之
用外地官牧以給邊方之用而茶馬司之所易亦用以爲邊也
本朝國馬之制大略如此承平百年無大征伐雖不至於大乏
絕然求其如前代雲錦成群則未也乞命本兵柄大臣講求

本朝故事及唐宋之典以濟今日之所不及則馬政舉矣雖然
昔人有言帝王之師以萬全爲勝中國之所以取勝於夷狄者
以人不以馬以智不以力以守不以戰請自今制兵以步爲正
以騎爲奇大率步十而騎二馬非壯健不以給軍軍非驍勇不
以爲騎拒之使不得入而已而不遮其出拒之使不敢來而已
而不追其往如此則騎無非良而馬亦易於辦矣蓋騎戰虜人
之所長而中國之所短步戰中國之所長而虜人之所短今捨
我之短而用我之長以制之馬則彼進不得戰而退可以回自
然屈服於我矣

簡閱之教

周禮太宗伯以軍禮同邦國大田之禮簡衆也○大司馬中春教
振旅（其振猶整）遂以蒐田○中夏教茇舍（草止之也）遂以苗田○中秋教

治兵遂以獮田○中冬教大閱遂以狩田

詩序車攻宣王復古也○吉日美宣王田也

春秋桓公四年春王正月狩于郎○按先王之田因獮以講武事所謂安不忘危也我　朝都城西南有海子即古原圃鄭具圃秦之類每歲仲冬以後車駕親臨校獵即古人遺制也

桓公六年秋八月大閱○按大閱天子之禮也魯以諸侯行之故書之以見其僭

穀梁傳曰因蒐狩以習用武事禮之大者也御車不失其馳然後射者能中過防弗逐不從奔之道也面傷不獻（則獻之殺迎降也）不成禽不獻（禦獸之不幼稚也）禽雖多天子取三十焉其餘與士衆以習射于射宮射而中田不得禽則得禽田得禽而射不中則不得禽是以知古之貴仁義而賤勇力也

左傳隱公五年臧僖伯曰春蒐（索也擇取不孕者）夏苗（為苗除害也）秋獮（殺也順秋氣也）冬狩（圍守也冬物無所擇也）皆於農隙以講事也三年而治兵（四時講武三年大習）入而振旅歸而飲至以數軍實（歸飲于廟以數車徒及所獲也）昭文章（上下車旗各有文章）明貴賤（田獵之制貴者先殺）辨等列（辨上下之等列）順少長（出則少者在前趨敵還則少者在後趨殿之義）習威儀也（總結上文）

僖公二十七年晉侯始入而教其民二年欲用之子犯曰民未知義未安其居於是乎出定襄王入務利民民懷生矣將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信未宣（明也）其用（未明見其之信）於是乎伐原以示之信民易資（以物易資財者）不求豐焉明徵其辭（明定其辭不貳價也）公曰可以乎子犯曰民未知禮未生其共（恭敬之心）於是乎大蒐以示之禮作執秩（主爵秩之官）以正其官民聽不惑而後用之出穀戍（明年楚子使申叔去穀）釋宋圍（明年楚子使子玉去宋）一戰而霸（敗楚于城濮）文之教也（由晉侯以文德教民）

王制有發則命大司徒教以車甲○按先儒謂司徒教士則使司馬論其材故出任之為比長卿大夫伍長軍將其材無不宜司馬治軍則使司徒教其事故入以之為比閭族黨州鄉伍兩卒旅軍師其事無不治

月令季秋之月天子乃教于田獵以習五戎（五戎五兵也兵法以五人為伍故戎兵必以五）

漢制常以九月都試課殿最○東漢制立秋之日自郊禮畢始揚威武斬牲于郊東門以薦陵廟斬牲之禮名曰貙劉（貙劉俱切劉殺也）兵官皆肄孫吳兵法六十四陣（八陣演之為八八六十四陣也）名曰乘之

諍按漢講武於秋郊之畢其地則東郊也唐講武於仲冬之月其地則都外也宋講武于仲冬之時其地則近郊也夫教閱之法備於周禮中春振旅王執路鼓中秋治兵王載太常蓋一歲

四時之教天子再臨焉比今日缺典也

宋太宗選軍中勇士教以劍舞皆能擲劍凌空繞身承接妙捷如神每契丹使至賜宴乃出以示之凡數百輩袒裼鼓譟挺刃而入霜鋒雪鍔飛躍滿空及親征太原巡城耀武必令劍舞前導觀者神聳○按秦人以講武為角觝之戲則太宗此舉不為無所本也後世角觝之戲止以資人笑樂顧於訓練軍伍之法有同兒戲何也今誠使軍士能如優人之角觝每遇外夷朝貢燕享之際出以示之亦不戰而屈人之志之一計

仁宗御便殿閱諸軍陣法言者謂諸軍止教坐作進退雖整肅可觀然臨敵難用詔教士不衽金甲緩急不足以應敵自今諸軍各予鎧甲十馬甲五令迭披帶○按今之操兵者往往不擐甲而輕衣而所執之兵又用輕物代之一旦遇敵驟加以厚甲重兵必

至顛躋矣

种世衡知環州課吏民射有過失射中則釋其罪有辭其事請其事輒因中否而予奪之人人自厲皆精于射自是敵不敢近環境

仁宗時賦近畿戶出馬備邊之民以爲病沈括言北地多馬而人習騎戰猶中國之工彊弩也今舍我之長技强所不能何以取勝

吳玠論所以制勝金人之策謂金人弓矢不若中國之勁利中國士卒不及金人之堅耐吾以長技洞重甲於數百步外則其衝突固不能相及

張方平言于仁宗曰臣聞太祖訓齊諸軍法制甚嚴軍人不得衣皁豈有紅紫之服葱韮不入營門豈知魚肉之味每請月糧時營在城西者卽於城東支營在城東者卽於城西給之須令自負以勞役之今則異矣軍帥從卒鮮華爛然計其所受廩給不足一身

之費若有妻子爭得不饑寒此軍情所以易動也〇按宋太祖起自戎行熟知軍情故所以訓齊之者其嚴如此然不得衣紅紫及無故群飮可也禁及衣皁及葱韮則甚矣

歐陽修言于仁宗曰數年以來點兵不絕然主敎者非將領之才所敎者無旗鼓之節旣多多病小怯之人又無訓齊精練之法此有敎兵之虛名而無訓兵之實藝也

蘇軾進策於哲宗其敎戰守之策曰生民之患在乎知安而不知危能逸而不能勞此其患不見於今而將見於他日昔者先王於秋冬之際致民田獵以講武使其耳目習於鐘鼓旌旗之間而不亂使其心志安於斬刈殺伐之際而不懾是以雖有盜賊之變而不至於驚潰開元天寶之際天下豈不大治惟其民安於太平之樂豢於游戲酒食之間其剛心勇氣消耗不振是以區區之祿山一出而乘之四方之民獸奔鳥竄乞爲囚虜之不暇天下分裂而唐室因以危矣且夫天下固有意外之患也臣欲使士大夫尊尚武勇講習兵法庶人之在官者敎以行陣之節役民之司盜者授以擊刺之術議者或以爲無故而動民民將不安而臣以爲此所以安民也

又倡敢勇之策曰戰以勇爲主以氣爲決天子無皆勇之將而將軍無皆勇之士是故致勇有術致勇莫先乎倡倡莫善乎私均是人也皆食其食皆任其事天下有急而有一人焉奮而爭先而致其死則翻然者衆矣諺曰一人善射百夫決拾是之謂倡倡莫善乎私天下之人怯者居其百勇者居其一是勇者難得也視其勇者而陰厚之則凡有緩急而肯爲倡〇按蘇軾此策眞得激勸用人之道但所謂陰厚者非王道光明正大者也

胡寅言於高宗曰簡汰其疲老病弱升擢其壯健驍勇令在必行分毫不貸者乃治軍之寳也無所別擇一切姑息敎習擊刺有如聚戲者爲治軍者之虛文也

孝宗謂樞密同知趙雄曰前此虞允文行揀汰之法其初謗議紛然今諸軍皆無老弱乃見成效雄奏凡造事之初衆口難一惟聖明不惑乃能集事

以上嚴武備上

大學衍義通畧卷二十六

嚴武備下

將師之任

易師之辭曰師貞丈人吉無咎（師以出以正而又得丈人之師則吉而無咎矣）○程頤曰
如穰苴既誅莊賈則衆心畏服淮陰登壇拜將則一軍皆驚蓋
所謂丈人不必素居崇貴但其才謀有以使人尊畏則是也
六三象曰師或輿尸（朱子本義以爲師徒撓敗輿尸而歸程子傳以爲衆主之）大無功也
揚萬里曰河曲之師趙盾爲將而令出趙穿邲之師荀林父爲
將而令出先縠後世復有中人監軍者師焉往而不敗
六五象曰長子帥師以中行也弟子輿尸（衆尸其事其凶宜矣）使不當也
詩大明之八章曰維師尚父時維鷹揚涼（涼作亮佐也）彼武王肆伐大
商○按六經言將師之勇始此

江漢之二章曰江漢湯湯武夫洸洸（武貌）經營四方告成于王○此
宣王命召穆公平淮南之夷
常武之詩曰赫赫明明王命卿士南仲太祖太師皇父（王命卿士謂南仲爲太祖太師而字皇父者）整我六師以修我戎既敬既戒惠此南國其二章
曰王謂尹士（尹吉甫）命程伯休父（周大夫）左右陳行戒我師旅率彼淮浦
省此徐土不留不處三事就緒○此宣王自將以伐淮北之夷而
命太師及司馬之詩也○按古者六軍之制軍將皆命卿無事
則將歸卿列有事則諸卿皆將宣王命召虎以平淮夷命皇父
及程伯休父以省徐土三臣者皆世臣也世臣之於國詩書禮
樂夙講於家庭功勳閥閱之子於內外見聞有素技藝習傳一
旦用之必閑雅持重不至倉皇失律輕易誤國矣
春秋閔公二年鄭棄其師○胡安國曰按鄭詩清人刺文公也文
公惡高克使將兵禦狄于河上久而不召衆散而歸故曰鄭棄
其師
左傳僖公二十有七年楚子（成公）將圍宋使子文治兵於睽終朝而
畢不戮一人子玉復治兵於蒍終日而畢鞭七人貫三人耳國老
（卿大夫致仕者）皆賀子文（子玉也）子文飲之酒蒍賈尚幼後至不賀子
文問之對曰不知所賀子之傳政於子玉曰以靖國也靖諸內而
敗諸外所獲幾何子玉之敗子之舉也舉以敗國將何賀焉子玉
剛而無禮不可以治民過三百乘其不能以入矣苟入而賀何後
之有
楚子及諸侯圍宋宋公孫固如晉告急狐偃曰楚始得曹而新婚
于衛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齊宋免矣於是乎謀元帥趙衰曰郤
縠可臣亟聞其言矣說禮樂而敦詩書詩書義之府也禮樂德之

則也德義利之本也君其試之乃使郤縠將中軍
月令季秋之月天子乃命將帥選士（言其人）厲兵（言其器）簡練桀俊專
任有功以征不義
荀子孝成王（趙君）臨武君（楚將）請問爲將孫卿（卿荀）曰知莫大乎棄疑
（不期疑謂）行莫大乎無過事莫大乎無悔至無悔而止矣不可必也故
制號政令欲嚴以威慶賞刑罰欲必以信處舍（營壘）收藏（財）欲周以
固徙舉進退欲安以重欲疾以速窺敵觀變欲潛以深欲伍以參
遇敵決戰必道（行斷）吾所明無道吾所疑夫是之謂六術無欲將而
惡廢無怠勝而忘敗無威內而輕外無見其利而不顧其害凡慮
事欲熟而用財欲泰夫是之謂五權所以不受命於主有三可殺
而不可使處不完可殺而不可使擊不勝可殺而不可使欺百姓
夫是之謂三至凡百事之成也必在敬之其敗也必在慢之故敬

勝怠則吉怠勝敬則滅計勝欲則從欲勝計則凶戰如守行如戰有功如幸敬謀無壙壙曠同敬事無壙敬吏無壙敬眾無壙敬敵無壙夫是之謂五無壙慎行此六術五權三至而處之以恭敬無壙夫是之謂天下之將則通於神明矣○按荀卿論爲將之道至矣盡矣

莊子曰君子遠使之而觀其忠近使之而觀其敬煩使之而觀其能卒然問焉而觀其知急與之期而觀其信委之以財而觀其仁告之以危而觀其節醉之以酒而觀其則雜之以處而觀其色九徵至不肖人得矣○按此九徵者莊周以爲孔子之言引之以爲從觀人之法而六韜之論選將亦以八徵爲太公之言其言與周蓋相出入雖非孔子太公之言亦選將者之法也

尉繚子曰夫將提鼓揮枹臨難決戰接兵角刃鼓之而當則賞

功立名鼓之而不當則身死國亡是存亡安危在於枹端柰何無重將也又曰夫將者上不制於天下不制於地中不制於人故兵者凶器也爭者逆德也將者死官也故不得已而用之無天於上無地於下無主於後無敵於前又曰將受命之日忘其家張軍宿野忘其親援枹而鼓忘其身吳起臨戰左右進劒起曰將專主旗鼓耳臨難決疑揮兵指刃此將事也一劒之任非將事也

三略曰出軍行師將在自專進退內御則功難成

漢高祖初得韓信欲以爲大將呼信拜之蕭何曰王素嫚無禮今拜大將如呼小兒此乃信所以去也王必欲拜之擇日齋戒設壇場具禮乃可耳王許之諸將皆喜人人各自以爲得大將至拜乃韓信也一軍皆驚

文帝鼂錯上言兵事曰兵法曰有必勝之將無必勝之民由此觀之安邊境立功名在於良將不可不擇也○按求將之道不以遠而遺不以賤而棄不以讎而疎不以罪而廢故管仲射鉤齊桓任之以伯孟明三敗秦穆赦之以勝穰苴拔於寒微吳起用於羇旅樂毅之踈賤孫武之瓦合陶者爲瓦必員而分割之合不失其爲員古云毀方而瓦合之韜去其大圭角而與衆人爲小合也韓信之怯懦黥布之徒隷衛青人奴去病假子孔明不親戎服杜預不便鞍馬李靖用於罪累李勣收於降附夫何計哉

錯又言曰器械不利以其卒予敵也卒不可用以其將予敵也將不知兵以其主予敵也君不擇將以其國予敵也四者兵之至要也光武勑馮異曰今之征伐非必略地屠城要在平定安集之耳念自脩勑無爲郡縣所苦

獻帝時夏侯淵戰雖數勝魏王操常戒之曰爲將當有怯弱時不

可但恃勇也

諸葛武侯曰有制之兵無能之將不可敗也無制之兵有能之將不可勝也○按兵貴有制將貴有能兵之制否在乎將之能否武侯之言甚言兵之不可無制耳非謂將之可以無能也

宋文帝與徐湛之等議伐魏沈慶之曰治國譬如治家耕當問奴織當問婢陛下今欲伐國而與白面書生輩謀之事何由濟○藏溪曰兵家之用情狀萬變自非素所更嘗古語云智如禹湯不如更事雖使良平處之亦未能灼見其利害而逆斷其成敗也

元魏明帝時路思令上疏以爲比年將帥多貴寵子孫銜杯躍馬志逸氣浮軒眉攘腕以攻戰自許及臨大敵憂怖交懷雄圖銳氣一朝頓盡欲其不敗豈可得哉夫德可以感義夫恩可以勸死士今若黜陟幽明賞罰善惡先遣辯士曉以禍福如其不悛以順討

逆如此則何異屬蕭斧以伐朝菌鼓洪爐而燎毛髮哉
唐太宗曰隋煬帝築長城以備突厥卒無所益朕惟置李世勣於晉陽而邊塵不驚其爲長城豈不壯哉○唐太宗謂李靖曰當今將帥惟李勣道宗薛萬徹孰堪大用靖對曰陛下嘗言勣道宗用兵不大勝亦不大敗萬徹若不大勝即須大敗臣思聖言不求大勝亦不大敗者節制之兵也或大勝或大敗者幸而成功者也故孫武曰善戰者立於不敗之地而不失敵之敗也
陸贄言於德宗曰將貴專謀兵以奇勝是以古之賢君選將而任分之以閫誓莫干也授之以鉞俾專斷也其或疑於委任以斷制由己爲大權昧於責成以指麾順旨爲良將鋒鏑交于原野而決策於九重之中機會變於斯須而定計於千里之外違令則失順從令則失宜上有掣肘之譏下無死綏之志自昔帝王所以長亂

繁刑喪師蹙國者由此道也陛下宜敦以付授之義固以親信之恩假以便宜之權待以殊常之賞將自效忠兵自樂戰與夫迫於驅制不得已而從之者志氣何啻百倍哉又曰自昔能建奇功或拯危厄未必皆是絜矩之士温良之徒驅駕馭擾惟在所馭知陳平無行而不棄忿韓信自王而遂封蒯通以析理獲全雍齒以積恨先賞此漢祖之所以恢帝業也置射鉤之賊而任其才(管仲)釋斬祛之怨以免於難(寺人披)此桓文(桓用管仲文用寺人披)所以弘伯功也陛下必欲精求素行追抉宿疵則是改過不足以補愆自新不足以贖罪
宋蘇軾曰今之論者以爲武舉方略之類適足以開僥倖之門而天下之實才然不可以求得此二者皆過也夫既以用天下之虛名而不較之以實至其弊也又舉而并廢其名使天下之士不復以兵術進亦已過矣天下之實才不可求之以言語又不可以較之於武力獨見之於戰耳戰不可得而試也是故見之於治兵子玉治兵於蔿鞭七人貫三人耳蔿賈以爲剛而無禮知其必敗孫武始見試以婦人而猶足以取信於闔閭使知其可用故凡欲觀將帥之才否莫如治兵之不可欺也故曰先之以無益之虛名而較之以可見之實庶乎可得而用也
蘇軾曰太祖用李漢超等五人使備契丹用郭進等四人使備河東用趙贊等五人使備西羌皆厚之以關市之征饒之以金帛之賜其家屬之在京師者仰給於縣官貿易之在道路者不問其商稅故此十四人者皆富厚有餘其視棄財如棄糞土是以死力之士貪其金錢深入敵國刺其陰計而效之每有入寇輒先知之故其所備者寡而兵力不分今則不然一錢以上皆藉於三司有敢

擅用謂之自盜至於用間則曰官給茶綵夫百餅之茶數束之綵其不足以易人之死也明矣是以今之爲間者皆不足恃其行不過於出境而所問不過於熟戶苟有藉口以欺其將帥則止矣非有能知敵之至情者也敵之至情既不可得而知故常多屯兵以備不意之患以百萬之衆而常患於不足由此故也(以上論將帥)
左傳襄公三年晉侯(悼公也)之弟揚干亂行(亂行陳也)於曲梁(晉地)魏絳戮其僕公必殺魏絳魏絳至授僕人書公讀其書跣而出曰寡人之言親愛也吾子之討軍禮也寡人有弟弗能教訓使干大命寡人之過也
漢高祖嘗從容與韓信言諸將能將兵多少上問曰如我能將幾何信曰陛下不過能將十萬上曰於君何如曰臣多多而益善耳上笑曰多多益善何爲爲我禽信曰陛下不善將兵而善將將此

乃信之所以爲陛下禽也
光武征河北祭遵爲軍市令舍中兒犯法遵格殺之光武謂諸將曰當備祭遵吾舍中兒犯法尚殺之必不私諸卿也○賈復與五校戰于真定大破之復創甚光武大驚曰吾所以不令賈復別將者爲其輕敵也果然失吾名將聞其婦有孕生女邪吾子娶之生男邪我女嫁之不令其憂妻子也復病尋愈相見甚懽○按昔人謂光武善將將關輔之役不取諸將之徤鬬而獨遣馮異荆州之事以吳漢之不習舟師而獨任岑彭皆素知其才略而明於授任也以至容祭遵之守法恤賈復之妻子解賈復寇恂之忿怒其御將亦多術矣
光武時馮異專制關中或上章言其威權至重帝以章示異異惶懼上書謝罪詔報曰將軍之於國家義爲君臣恩猶父子何嫌何疑而有懼意

唐陸贄言於德宗曰克敵之要在乎將得其人馭將之方在乎操得其柄將不能使兵國不能馭將非止費財翫寇之弊亦有不戢自焚之災自昔禍亂之興何嘗不由於此
宋太祖嘗命有司爲洺州防禦使郭進治第凡廳堂悉用甋瓦有司言惟親王公主始得用此上曰我視進豈減兒女邪上寵異將帥多類此故能得其死力云
太祖時內臣有逮事後唐者上問曰莊宗以英武定天下享國不久何也對曰威令不行賞賚無節也上撫髀嘆曰二十年夾河戰爭取得天下不能用軍法約束此輩誠爲兒戲朕今撫養士卒固不吝爵賞苟犯吾法惟有劍耳
嘗有軍校詣闕訴郭進不法事太祖知其誣命執以與進令自誅之會北漢入寇進謂其人曰汝敢論我信有膽氣今捨汝罪汝能掩殺此寇則薦汝於朝廷軍校果立功而還
乾德二年王師征蜀十二月京師大雪帝設氈帷於講武殿衣紫貂裘帽以視事忽謂左右曰我被服如此體尚覺寒念征西將帥衝犯霜露何以堪處即解裘帽遣中使馳賜王全斌且諭旨諸將曰不能徧及也全斌拜賜感泣
太祖命曹彬伐江南始行許彬以爲使相及還語彬曰且徐徐更爲我取太原因賜錢五十萬彬乃嘆曰好官亦不過多得錢耳何必使相也上愛惜爵位不妄與人類如此
乾德五年王全斌等平蜀還有罪責降爲崇義留後開寶末召全斌爲武寧軍節度謂之曰朕以江左未平慮征南諸將不遵紀律故抑卿數年爲朕立法今已克金陵還卿節鉞仍賜銀器錢帛

富弼曰太祖之於全斌真得駕馭英雄之術
蘇洵作衡論其御將篇有曰將有二有賢將有才將御賢將之術以信御才將之術以智賢將既不多有得才者而任之可也苟又曰是難御則是不肖者而後可也結以重恩示以赤心極其口腹耳目之欲而折之以威此先王之所以御才將也○按御將固有當然之理也術云乎哉
洵又曰御將者天子之事也御兵者將之職也或者以爲兵久驕不治一旦繩以法恐因以生亂昔者郭子儀去河南李光弼實代之將至之日張用濟斬于軍門三軍股慄夫以臨淮之悍而代汾陽之長者三軍之士竦然如赤子之脫慈母之懷而立乎嚴師之側何亂之敢生且夫天子者天下之父母也將帥者天下之師也師雖嚴赤子不敢以怨其父母將帥雖嚴天下不敢以咎其君其

勢然也天子推深仁以結其心將帥厲威武以振其惰彼其思天
子之深仁則畏而不至於怨思將帥之威武則愛而不至於驕以上言駕馭

漢興六郡良家子選給羽林期門以材力為官名將多出焉

唐武舉起於武后之世亦以鄉飲酒禮送兵部○馬端臨曰唐選
舉志言武舉選用法不足道故不復書然郭子儀大勳盛德自
武舉異等中出豈可槩言其不足道耶

唐武選兵部主之課試之法如舉人之制

宋有武舉武選仁宗慶曆六年策武舉以策為去留弓馬為高下

歐陽修言於仁宗曰古語云將相無種有賢勞之士不須限以下
位有智略之人不須試以弓馬有山林之傑不可薄其貧賤惟陛
下以非常之禮待人人臣亦將以非常之效報國

富弼言於仁宗曰宜於太公廟建置武學許文武官與白身歲得
入補聚自古兵書置於學中縱其討習亦令雜讀史傳以輔佐兵
術然後三年大比才者出試之

蘇洵言於仁宗曰今之將帥卒有急難而可使者誰也臣愚以為
可復武舉而為之新制以革其舊弊且昔之所謂武舉者蓋疎矣
其以弓馬得者不過挽強引重市井之粗才而以策試中者亦皆
記錄章句區區無用之學宜因貢士之歲使兩制各舉其所聞有
司試其可者而陛下親策之不過取其一二人待以不次之位試
以守邊之任斯亦足以濟矣

神宗時始建武學於武成王廟生員以百人為額在學三年具藝
業考試等第推恩○按富弼於仁宗時已請立武學至是神宗始
立之後世於儒學之外別立武學始此

張舜民言於哲宗曰自古守邊選將未必專以攻戰為事要在精
神折衝而已如必欲戰而取勝則兵家之下策故有中朝而興嘆
側席而為憂在趙則强秦不敢加兵在漢則鮮卑不敢南牧者此
豈皆戰之功其間望其精神有以服人者也

朱熹言於孝宗曰諸將之求進也必先掊克士卒以殖私財然後
以此自結於陛下之私人而祈以姓名達於陛下之貴將貴將得
其姓名即以付之軍中使自什伍以上節次保明稱其材武堪任
將帥然後具奏牒而言之陛下之前陛下但見其等級推先案
牘具備則誠以為公薦而可以得人矣而豈知其諧價輸錢已若
晚唐之債帥哉夫將者三軍之司命而其選置之方乖剌如此則
彼智勇材略之人孰肯抑心下氣於宦官宮妾之門而陛下所得
以為將帥者皆庸夫走卒而猶望其修明軍政激勸士卒以強國

勢豈不誤哉○按債帥之說起於晚唐至宋南渡後亦有之以上言選用

六韜曰凡國有難君避正殿召將而詔之卜吉日以授斧鉞君入
廟門西面而立君親操鉞持首授將其柄曰從此上至天者將軍
制之將已受命拜而報君曰臣聞國不可從外治軍不可從內御
二心不可以事君疑志不可以應敵臣既受命專斧鉞之威臣不
敢生還願君亦垂一言之命於臣君不許臣臣不敢將君許之乃
辭而行○按六韜之書所謂避正殿乃秦漢以後事決非武王太
公問答之言但其中所引遣將之儀又非後人杜撰得出者蓋
古有此禮也後世此禮不行久矣夫遣將大事也略無禮儀可
乎

漢文帝謂馮唐曰吾居代時聞趙將李齊之賢戰於鉅鹿下今吾
每飯意未嘗不在鉅鹿也對曰尚不如廉頗李牧之為將也上拊

髀曰嗟乎吾獨不得頗牧爲將吾豈憂匈奴哉唐曰陛下雖得之不能用也上曰公何以知之對曰上古王者之遣將也跪而推轂曰閫以内者寡人制之閫以外者將軍制之軍功爵賞皆決於外李牧爲趙將居邊軍市之租皆自用饗士賞賜決於外不從中覆也故得盡其智能竊聞魏尚爲雲中守其軍市租盡以饗士卒出私養錢三日一椎牛自饗賓客軍吏舍人是以匈奴遠避不近雲中之塞虜曾一入尚擊之所殺甚衆上功幕府一言不相應文吏以法繩之其賞不行而法必用由此言之陛下雖有頗牧不能用也上說是日赦魏尚復以爲雲中守而拜唐爲車騎都尉

唐陸贄言于德宗曰凡欲選任將帥必先考察行能然後指以所授之方語以所委之事令其自揣可否自陳規模始終要領悉俾經綸於是觀其計謀校其聲實而去取之則疑者不使使者不疑

勞神於選材端拱於委任付受之柄既專苟且之心自息

贄又曰兩強相接兩軍相持事機之來間不容息蓄謀而俟猶恐失之臨時始謀固已疎矣況乎千里之遠九重之深陳述之難明聽覽之不一欲其事無遺策雖聖者亦有所不能焉戎虜馳突迅如風飈驛書上聞旬月方報守土者以兵寡不敢抗敵分鎮者以無詔不肯出師互相瞻顧莫敢遮邀賊既縱掠退歸此乃陳功告捷其喪敗則減百而爲一其捃獲則張百而成千將帥既幸於總制在朝不憂其罪累陛下又以爲大權由已不究其事情用師若斯可謂機失於遙制矣

憲宗元和四年以左神策中尉吐突承璀爲招討處置等使翰林學士白居易上奏以爲國家征伐當責成將帥近歲始以中使爲監軍臣恐四方聞之必輕朝廷四夷聞之必笑中國陛下忍令後代相傳云以中官爲制將都統自陛下始乎○按晉文公欲得入守原而謀於寺人勃鞮以畀趙衰說者謂失政之端由是滋矣齊桓任管仲以與豎貂以敗其後景監得以相衛鞅弘石得以殺望之誤之者晉文公也夫謀及近嬖且不可況親用爲制將乎

唐宋諸節度既有監軍其領偏師者亦置中使監陣主將不得專號令戰小勝則飛驛奏捷自以爲功不勝則迫脅諸將以罪歸之悉擇軍中驍勇以自衛遣羸弱者就戰故每戰多敗

宋太祖欲伐江南曹彬與諸將入辭上謂彬曰南方之事一以委卿切勿暴掠生民務廣威信使自歸順不須急擊也且以匣劍授彬曰副將而下不用命者斬之

太宗以楊業爲雲州觀察使知代州事或潛上謗書斥言其短上

皆不問封其書付業○按魏君之於樂羊雖謗書三篋而不疑宋太祖之於郭進雖軍校讒愬而不聽 太祖之於楊業雖謗書言短而不問誠得用將之道矣然或任非其人豈不益長其惡哉不可不知

太宗與寇準言及將帥上曰微勞盡甄下情必達○按此二言者用將之要道也

向孫言于眞宗曰謹按史記漢高拜將擇日築壇北齊命將告廟授鉞今遣將赴鎭但授尺一之詔築壇告廟之禮皆闕而未建良可惜也○按後世命將之禮久廢我
文皇帝遣成國公朱能征安南黎季犛 聖駕幸龍江禡祭而親諭能等其儀註之詳具載於有司可考也可爲 聖子神孫萬世之法

張方平言於仁宗曰將帥之任仍宜久於其職祖宗任李漢超等
歲或二十年近猶八九年
田況言於仁宗曰古之良將以宴犒士卒爲先所以然者鋒刃之
下死生俄頃固宜推盡恩義○按古之人固有以一炙啖之而致
其報而亦有以一燔不及而致其怨者飲食之物雖微而人之
感激甚速非徒區區哺啜之故也將帥於士卒出戰之時徒以
法令驅之可乎
神宗時執政王珪謂內臣李舜舉曰朝廷以邊事任押班及李留
後(舜舉)無西顧之憂矣舜舉曰西郊多壘此卿大夫之辱也相公
當國而以邊事屬二內臣可乎內臣止宜供禁庭灑掃之職耳豈
可當將帥之任耶○按舜舉之言蓋有所激非其本心然其言則
名言也

王君貺言於哲宗曰朝廷進大帥固當重謹不可輕用一人之言
而行之夫有顯效則不錄而隙言則亟行四方聞之又誰爲陛下
盡心者既以人之一言易元帥元帥將入人畏憚此曹有不自保
之憂此曹將入人侵侮其帥有驕橫之勢此風浸長非朝廷美事
(以上言委任)

出師之律

易師之彖曰師衆也貞正也能以衆正可以王矣剛中而應行險
而順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吉又何咎矣
六四師出以律否臧凶象曰師出以律失律凶也
虞書帝(舜)曰咨禹惟時有苗弗率汝徂(往也)征禹乃會群后誓(戒也)于
師曰濟濟有衆咸聽朕命蠢(動也)茲有苗昏迷不恭侮慢自賢反道敗
德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民棄不保(民怨)天降之咎(天怨)肆予以爾衆士
奉辭伐罪爾尚一乃心力其克有勳○按此人君征夷誓衆之始
甘誓(啓誓師于甘故以甘誓名 啓立有扈不服故滅之)大戰于甘乃召六卿(六卿六軍之將)王曰嗟六
事之人予誓告汝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子丑寅)天用勦絕其命
今予惟恭行天之罰左(車左)不攻(治也)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汝
不恭命御非其馬之正汝不恭命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予
則孥戮汝(孥子也及妻)
胤征惟仲康肇位四海胤侯命掌六師羲和廢厥職酒荒于厥邑
胤侯承王命徂征告于衆曰嗟予有衆惟時羲和顛覆厥德沈亂
于酒畔官離次俶(始也)擾天紀遐棄厥司今予以爾有衆奉將(行也)天
罰爾衆士同力王室尚弼予欽承天子威命火炎崐岡(崐山之岡)玉石
俱焚天吏逸(過也)德烈于猛火殲厥渠(大也)魁脅從罔治舊染汙俗咸
與維新嗚呼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其爾衆士懋戒哉

湯誓(湯誓)曰格(至也)爾衆庶悉聽朕言又曰爾尚輔予一人致天之罰
予其大賚汝爾無不信朕不食言(言已出而反吞之)爾不從誓言予則孥
戮汝罔有攸赦○按先儒謂禹之征苗也誓曰爾尚一乃心力其
克有勳至啓則曰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予則孥戮汝至
湯又益以朕不食言罔有攸赦可以觀世變
牧誓(牧誓)今予發惟恭行天之罰今日之事不愆(過也)于六步七步乃止
齊焉(止戒其輕進也)夫子勗哉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戒)
勗哉夫子○按後世戰法之見於經者始此
武成底(至也)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曰惟有道曾孫
周王發將有大正于商惟爾有神尚克相予以濟兆民無作神羞
漢武帝時李廣與程不識俱以將兵有名當時廣無部伍行陳就
善水草舍止人人自便不擊刁斗自衛然亦遠斥堠未嘗遇害不

識正部伍行陳擊刁斗寧不得休息然亦未嘗遇害不識曰李廣
雖簡易然虜卒犯之無以禁也我軍雖煩擾然虜亦不得犯我
司馬光曰效程不識雖無功猶不敗效李廣不得鮮不覆亡哉
宋歐陽修言于仁宗曰攻人以謀不以力用兵鬬智不鬬多前代
用兵之人多者常敗少者常勝王尋以百萬之兵遇光武九千人
而敗苻堅以百萬之衆遇東晉二三萬人而敗是多者敗而少者
勝也曹操以三十萬青州兵大敗呂布退而歸許復以二萬人破
袁紹十二萬人是用兵多則敗少則勝之明驗也況於夷狄猶難
以力爭只可以計取李靖破突厥於定襄用三千人其後破頡利
于陰山亦不過一萬蓋兵不在多能以計取爾

戰陳之法

呂刑王曰若古有訓蚩尤惟始作亂延及于平民罔不寇賊○按

此後世戰爭之始
書序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三百人與受戰于牧野作牧誓
詩序六月宣王伐北也元戎十乘以先啓行○泰風小戎曰小戎
俴收[俴淺也收軫也]五楘[五五束也楘歷錄文]梁輈[梁輈上曲衡者]○按六月之元戎天子之
車泰風之小戎諸侯之車二車皆兵車也
周禮巾車[車官之長]革路[兵車也以革輓之]以龍勒[以龍文飾馬勒]條纓五就[以條絲飾纓飾之而為五匝]建太白[殷之旗名]以即戎○車僕掌戎路之萃[猶副也]廣車之萃
闕車之萃苹車之萃輕車之萃[此五者皆兵車所謂五戎也]○按巾車所掌者
五戎之正車僕所掌者五戎之副也古者車戰之法每車甲士
三人[左持弓右持矛中人御]步卒七十二人二十四人居前左右各二十
四人[共七十二人]居前者戰左右者挾轅常相更番後又二十五人
為一隊[通前共百人]所謂炊家子守衣裝厮養樵汲者也行則以車
為衛居則以車為營有卒車以備不測焉
左傳隱公九年北戎侵鄭鄭伯禦之患戎師曰彼徒我車懼其侵
軼[軼突也]我也公子突曰使勇而無剛者嘗寇[嘗試也]而速去之君為三覆[伏兵也]
以待之乃可以逞從之戎師大奔
宣公十二年邲之戰欒武子[晉大夫]曰楚子為乘廣三十乘分為左
右右廣雞鳴而駕日中而說[舍也]左則受之日入而說內官序當其
夜以待不虞不可謂無備○[杜預曰十五乘為廣司馬法百人為卒二十五人為兩車十五乘為大偏又九乘為小偏又有二十五乘之偏]
成公七年楚巫臣使于吳以兩之一卒適吳舍偏兩之一焉教吳
乘車教之戰陳教之叛楚
昭公九年晉中行穆子[即荀吳]敗無終及群狄于太原崇卒也
將戰魏舒曰彼徒我車所遇又阨以什[更增十人]共車必克困諸阨又

克請皆卒自我始乃毀車以為行[以陳步也]荀吳之嬖人不肯即卒斬以
徇為五陳[即兩伍專參偏也]以相離兩于前伍于后專為右角參為左角
偏為前拒以誘之翟人笑之未陳而薄之大敗之○馬端臨曰古
之車戰整暇有法未嘗嬙人之不備而以奇取勝也故韓厥遇
齊侯則奉觴加璧郤至遇楚子則免胄趨風可以死則為子犨
之請矢可以無死則為庚公之叩輪所謂殺人之中又有禮焉
至戎狄之侵中國則雲合鳥散輕進易退於是乎車之雍容不
足以當其徒之慓疾遂至捨車而用徒然彼長於徒我長於車
捨我之長技而與之搏是以兵與敵也故必設覆以誘之未陳
而薄之然後可以取勝秦漢以後戰勝攻取者皆如鄭之御戎
晉之敗狄耳何有堂堂正正之舉乎
漢衛青擊匈奴以武剛車為營李陵擊匈奴以大車為營然未嘗

用以戰也晉馬隆擊鮮卑作偏箱車唐馬燧節度河東造戰車因
其地之險阨也宋吳淑請復古戰之法但可用之於平原李綱上
車制之圖未必可施于險阻趙勝創爲如意戰車行載輜重止則
爲營又有勢車當陳門砲車在陳中進退俱利伺便出擊今日退
城之利也（以上車法）
通典黃帝制陳法○獨孤及曰黃帝受命之始順殺氣以作兵法
文昌以命將握機制勝作爲陳圖八其陳所以定位也衡抗於
外軸布於內風雲附其四維所以備物也虎張翼而進蛇向敵
而蟠飛龍翔鳥上下其勢所以致用也○按八陣雖未必黃帝
所作然後世之善用兵者如諸葛亮李靖之徒皆本之以立戰
陳朱熹曰八陳圖中有奇正前面雖未整齊然遇敵次列便已
成正軍矣蔡元定曰譬如一四五分力人識相打法對副雖壯

之人更不費力只指點將去可見八陳之法有以寡敵衆之理
觀朱蔡二子之言則陳法於爭戰不爲無益矣故載之
曲禮前有水則載青旌（畫青鳥于旌上舉以警衆）前有塵埃則載鳴鳶（畫鳶于旌首）前有車騎則載飛鴻前有士師則載虎皮前有摯獸則載貔貅
左傳曰前茅慮無是也
行前朱雀而後玄武左青龍而右白虎（四者四方宿名也）招搖在上（畫招搖於旌上）急繕（急堅也繕讀爲勁）其怒（畫招搖以堅勁軍中之怒氣）○孔穎達曰此明軍行象
天而作陳法也
進退有度左右有局各司其局
左傳桓公五年王（周桓王）以諸侯伐鄭鄭伯禦之爲魚麗之陳先偏（二十五乘爲偏）後伍（五人爲伍）伍承彌縫（承偏之隙而彌縫闕漏也）○桓公八年楚子伐
隨隨侯禦之季梁曰楚人上左君必左無與王遇且攻其右右無

良焉必敗偏敗衆乃攜矣少師曰不當王非敵也弗從戰于速杞（隨地）
隨師敗績○蘇洵曰管仲謂攻堅則瑕者堅攻瑕則堅者瑕[illegible]
曰凡陳之道益左以爲壯設右以爲牝要當以吾強攻其弱耳
唐太宗曰吾自興兵每戰視敵強其左吾亦強吾左弱其右吾
亦弱吾右使弱常遇強強常遇弱敵犯吾弱追奔不過數十百
步吾擊敵弱常突自背反攻之以是必勝後之庸將既不能處
其強弱以敗而又曰吾兵有老弱雜其間以故不能勝不知老
弱之兵兵家固亦不可無故智者輕弃吾弱而使敵輕用其強
忘其小喪而志於大得夫固要其終而已
宣公十有二年蔿敖爲宰擇楚國之令典軍行右轅（在軍之右挾轅爲戰備）左追蓐（在左者追求草蓐爲宿備）前茅慮無（茅明也在前者明爲思慮所無之事）中權（中軍制權）後勁（后軍爲殿）百官象物而動（象其物類無妄動也）軍政不戒而備

昭公二十一年公子城以晉師至救宋與華氏戰于赭丘（宋地）鄭翩
願爲鸛其御願爲鵝○按楚之陳名魚麗鄭之陳名鸛鵝即物以
爲名殆戒類之歟
通典司馬穰苴曰五人爲伍十伍爲隊一軍凡二百五十隊餘奇
爲握奇○蘇軾曰司馬法曰五人爲伍五伍爲兩萬二千五百人
爲軍二百五十取三焉而爲奇其餘七以爲正四正四奇而八
陳生焉○按凡兵者有四正四奇皆合而爲一或離而爲八是
曰八陳故以正合以奇勝也大抵穰苴之法即古司馬之法其
隊伍營壘坐作進退之度皆有所本
孫子曰善戰者其勢險其節短勢如彉弩節如發機紛紛紜紜鬭
亂而不亂也渾渾沌沌形圓而不可散也
吳起教戰之令短者持矛戟長者持弓弩強者持旌旗勇者持金

皮弱皆給賜養智者爲謀士一鼓整兵二鼓習陳三鼓趨食四鼓
嚴辦五鼓就行聞鼓聲合然後舉旗
蜀諸葛亮推演八陣圖咸得其要○杜牧曰數起於五而終於八
今夔州諸葛武侯以石縱橫八行爲方陳奇正之出皆生於此
奇亦爲正之正正亦爲奇之奇彼此相用循環無窮也○按亮
在南中生致孟獲使觀於營陳之間縱使更戰七縱七擒獲曰
公天威也司馬懿按行營壘歎曰天下奇才也今魚復平沙上
壘石爲八行相去二丈凡六十四蕝晉桓玄見之謂爲常山蛇
勢說者謂玄妄言耳嗚呼神兵非學到自古不留訣至人心已
悟後世徒妄說蘇氏之言有自哉蕝子悅切
太宗曰天地風雲龍虎鳥蛇斯八陣何義也靖曰古人秘藏此法
故詭設八名焉八陣本一也分爲八焉若天地者本乎旗號風雲

者本乎旛名龍虎鳥蛇者本乎隊伍之別後世誤傳詭設物象何
止八而已乎○太宗曰五行陳如何靖曰本因五方色立此名方
圓曲直銳實因地形使然凡軍不素習此五者安可臨敵乎
朱子曰古來許多陳法遇征戰未必用得所以張巡用兵未嘗
倣古兵法不過使兵識將意將識士情蓋未論臨機應變方略
不同只如地圓則須布圓陳地方則須布方陳亦豈容槩論也
按說者謂靖與太宗問對之書乃宋阮逸假托而作考宋神宗
命王震校正武經已有其書豈其然哉
宋神宗曰黃帝始制八陣法諸葛亮進八陳圖即九軍陣法也後
至韓擒虎深明其法以授其甥李靖靖造六花陳以變九軍之法
使人不能曉之大抵八陳即九軍九軍者方陳也六花陳即七軍
七軍者圓陳也上曰營行曰陳營爲正陳爲奇也○按此戰陳之法

用之雖在乎應機背之則在乎有素然非熟之於目得之於手
則亦豈能應之以心哉
宋吳璘立疊陳法○朱子曰大要臨陳在番休迭上則士常飽健
而不至於困乏張柔直鼎守南劍退范汝爲於來寇之時劉信
叔錡守順昌勝虜騎於甲熱之日皆是用吳璘更代之法也
按吳璘謂其疊陳法乃古束伍令束伍令今見兵法尉繚子考
之不合不知何據云然以上陳法
史記武王東伐師尚父左杖黃鉞右把白旄以誓曰蒼兕蒼
兕總爾衆庶與爾舟楫後至者斬遂至盟津○按此古人用舟師
之始然太公會舟楫于盟津蓋以濟河也非若吳楚之人用之
則專以戰也又以歷代史考之舟師可以進戰之處東南之師
趨三齊者自淮入泗而止劉裕伐南燕舟至下邳是也趨河北

者自汴入河而止桓溫伐燕舟至枋頭是也捨舟登陸尚得半
利趨關中者自河而入徑至長安王鎭惡以蒙衝小艦至渭橋
是也水陸並進可得全利此皆以舟師進者也若夫舟師可以
守之處塞平津之口使自三峽者不得下此王濬晉伐吳楊素
伐陳之路也據武昌之要使自漢水者不得進此何尚之所謂
津要根本之地也守采石之險使自合肥者不得渡蓋韓擒虎
隋嘗因以滅陳也防瓜步之津使自盱眙者不得至蓋魏太武
欲道此以寇宋也扼其要害使不得進此皆以舟師守者也
左傳哀公十年吳徐承吳大夫帥舟師將自海入齊○按此戰用海
舟之始
漢武帝時朱買臣言東越王居保泉山今閩地今發兵浮海直指泉
山可破滅也乃拜買臣爲會稽太守與韓說俱擊破東越○按秦

運負海粟以給北邊及吳徐承帥舟師自海入齊漢武伐東越亦自會稽以舟師入閩則燕可至齊齊可至吳吳可至閩蓋自秦以前則已通行矣若閩之至廣尤易易然

武帝時有樓船有戈舡有下瀨有横海以擊南粤滅朝鮮又開昆明池以習水戰○按今沿海衛所造爲備倭海船號東莞中國舡隻歲歲督造而無一日之用勞費無已凡軍非素練者皆巧避賊船多而我船少其不能敵之決矣請罷此船備倭官軍惟拒之使不登岸不必追之可也請凡爲運船者必備戰具無事則用以漕有事則用以戰兩得之矣

劉備擊魏艚則與周瑜取鬬艦因風發火大敗於赤壁○晉武伐吳則命王濬作大舡順風鼓棹逕造乎三山○晉有指南舟

宋太祖用樊若水量江爲梁之策而采石磯之江面遂不可守金兀朮用或人以火箭破海舟之策而韓世忠之餘軍棄舟奔還鎮江紹興五年岳飛破楊太公一名于洞庭則雖其以輪激水其行如飛亦無所施也以上舟師

察軍之情

詩邶風擊鼓之首章曰土國城漕衛役土功于國築城于漕我獨南行○王風君子于役不知其期曷至哉○按謝枋得曰雨雪霏霏遣戍役而預言歸期也卉木萋萋勞還率而詳言歸期也四牡之使臣幾何時勞之曰我心傷悲吉甫在鎬不過千里勞之曰我行永久何也不知是非所以體群臣也今君子於役至於不知其期仁恕之意泯然矣由是推之暫時之役近地之行猶不可以無期矧以中亡之人而爲遠城之戍者哉唐末之禍起於龐勛桂林之戍不更後世尚監之哉

小雅采薇遣戍役之詩卒章曰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行道遲遲載渴載飢我心傷悲莫知我哀○朱子曰卒章又設爲役人預自道其歸期之事以見其勤勞之甚也

漢高祖下令軍士不幸死者吏爲衣衾棺斂轉送其家○光武從薊還過范陽命收葬吏士○按高光皆起自丘間故於死者眷眷如此古人於人馬之死猶必葬之以帷蓋況兵士有功於我乎

唐陸贄言於德宗曰興師四方無遠不暨居者有餽送之苦行者有鋒刃之憂

宋太祖建隆元年給攻城役夫死者人絹三匹復三年○三年又詔療征蜀戰死士卒被傷者給縉帛

張方平言于仁宗曰戰勝之後陛下可得而知者凱旋捷奏拜表稱賀赫然耳目之觀至於遠方之民肝腦塗于白刃筋骨絕於餽餉流離破産鬻賣男女薰眼折臂自經之狀陛下必不得而見也慈父孝子孤臣寡婦之哭聲陛下必不得而聞也譬猶屠殺牛羊刲剔魚鱉以爲膳羞食者甚美死者甚苦使陛下見其號呼於挺刃之下死轉於刃几之間雖八珍之美必將投箸而不忍食而況用人之命以爲耳目之觀乎○此蘇軾代方平所草之奏也

或言古人之兵當如子弟之衛父兄而孫吳之徒必曰與士卒同甘苦　而後可是子弟必待父兄施恩而後報也朱熹曰巡三軍附而勉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此語出左傳以言撫慰之意此意也少不得

遏盜之機

周禮野廬氏掌達國道路至于四畿比猶校國郊及野之道路宿息宿謂廬舍之屬賓客所止者也井共飲食者也樹樹為蕃蔽若有賓客則令守涂地之人聚欜析擊之有相翔者相翔猶觀伺誅之不令寇盜賓客

司寤氏掌夜時以星分夜以詔夜士（夜士主行夜徼候者）夜禁禦晨行者禁宵行者夜遊者

脩閭氏掌比國中宿（謂宿衛）互（以斷行者）𣝗（夜以擊者）者與其國粥（謂養也蓋卒）而比其追胥（追謂逐寇胥謂伺盜賊）者而賞罰之禁徑踰者與以兵革趨行者與馳騁於國中者邦有故則令守其閭互唯執節者不幾

按成周之世所以防姦盜者幾內則有野廬氏城內則有脩閭氏是以都城內外姦無所容雖有不逞之徒無由以起猝遇非常之變有以制服之矣

論語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

按宋范祖禹上疏於其君曰臣始讀康子患盜之章蓋嘗疑之以爲聖人之言主於教化而已行之未必有近效也及觀唐太宗初即位與群臣論止盜或請重法以禁之太宗哂之曰民所

以爲盜者由賦役繁去奢省費輕徭薄賦選用廉吏使民衣食有餘則自不爲盜安用重法耶自是數年之後海內昇平路不拾遺外戶不閉商旅野宿焉觀太宗之政如此乃知聖人之言不欺後世行之必有效也伏見熙寧臣寮有請別立盜賊重法者自行法以來二十餘年不聞盜賊衰止但聞其愈多耳古者開衣食之原立教化之官先之以節儉示之以純朴有邪僻之民然後齊之以刑豈有不治其本專禁其末哉

秦二世時發閭左戍漁陽者九百人屯大澤鄉陳勝吳廣爲屯長會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法皆斬乃令徒屬曰公等皆失期當斬假令毋斬而戍死者固什六七且壯士不死則已死則舉大名耳王侯將相寧有種乎衆皆從之稱大楚攻大澤鄉拔之北至陳卒數萬人入據之遂自立爲王郡縣苦秦法爭殺長吏以應之使從東方來以反者聞二世怒下之吏

漢武帝天漢中東方盜賊滋起阻山群居無可奈何於是作沈命法曰盜起不發覺發覺而捕弗滿品者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死其後小吏畏誅雖有盜不敢發府亦使不言故盜賊寖多

宣帝時渤海歲饑盜賊並起上拜龔遂渤海太守召見問何以治盜賊對曰今欲使臣勝之邪將安之也上曰選用賢良固欲安之也遂曰臣聞治亂民猶治亂繩不可急也臣願丞相御史且無拘臣以文法得一切便宜從事上許焉乘傳至渤海界移書敕屬縣罷逐捕吏諸持田器者皆爲良民吏無得問持兵者乃爲賊遂單車至府盜聞遂教令即時解散遂乃開倉廩假貧民民有帶持刀劍者使賣劍買牛賣刀買犢曰何爲帶牛佩犢

甘露元年免京兆尹張敞官數月京師解弛枹鼓數起而冀州部

中有大賊天子使使者即家召敞拜冀州刺史到部盜賊屏息

靈帝時鉅鹿張角事黃老以妖術教授號太平道咒符水以療病遣弟子遊四方轉相誑誘十餘年間徒衆數十萬揚州劉陶以爲言帝殊不爲意訛言歲在甲子天下大吉以白土書京城寺署門及州郡官府皆作甲子字約以三月五日內外俱起角弟子唐周告之角等知事已露馳敕四方一時俱起皆著黃巾爲識旬月之間天下響應帝召群臣會議北地太守皇甫嵩以爲宜解黨禁中常侍呂彊曰若不赦有與角合謀爲變滋大（難以[illegible]悔）帝懼而從之先是中常侍封諝徐奉等謀爲黃巾內應及事發上詰責諸常侍曰汝曹常言黨人欲爲不軌皆令禁錮今黨人更爲國用汝曹反與角通

朱儁（同與俊）攻黃巾賊帥韓忠忠乞降諸將欲聽之儁曰兵固有形

間而執其者若秦項之際民無定主故當附以勸來耳今海內一
統惟黃巾逆逆納降無以勸善而更開逆意使賊利則進戰鈍則
乞降縱敵長寇非良計也
交阯多珍貨前後刺史多無淸行賦斂過重百姓空單京師遙遠
告寃無所故吏民怨叛執刺史選賈琮爲交阯刺史百姓以安巷
路爲之歌曰賈父來晚使我先反今見淸平吏不敢飯
蘇洵曰天下之勢遠近之可憂未若遠之可憂之深也今廣南川
峽例以爲遠而朝廷稍有所優異者不復官之於此淳化中李
順發於蜀邵近者儂智高亂於廣南一起若涉無人之境
者吏　不肖也
元魏孝文時以李崇爲兖州刺史崇命村置一樓樓皆懸鼓盜發
之處亂擊之旁村始聞者以一擊爲節次二次三俄頃之間声布

百里皆發人守險要由是盜發無不擒獲
隋煬帝謀討高麗百姓窮困於是相聚爲群盜鄒平民王薄擁衆
據長白山自稱知世郎言事可知矣又作無向遼東浪死歌以相
感勸避征役者多往歸之攻陷城邑
唐懿宗咸通九年初南詔陷安南敕徐泗募兵二千赴援分八百
人別戍桂州初約三年一代至是戍桂者已六年屢求代還徐泗
觀察使崔彥曾性嚴刻押牙尹戡等用事以軍帑空虛不能發兵
令更戍一年戍卒聞之怒都虞候許佶等作亂推糧料判官龐勛
爲之劫掠北還州縣莫能禦招集亡命賊衆日滋殺崔彥曾自稱
天冊將軍明年始爲官軍所平○按唐末之亂始此宋祁曰易云
　夾午千易唐亡於黃巢而禍基于桂林易之意深矣
唐僖宗時初黃巢與王仙芝俱以販私鹽爲事巢善騎射粗涉書傳
屢舉進士不第遂爲盜與仙芝攻剽州縣橫行山東民之困於重
斂者爭歸之數月之間衆至數萬○按當唐之世使巢一舉而第
進士則必不販私鹽矣使鹽而無禁則必終身業之不爲盜矣
使當時民有恒產官無厚斂則巢雖爲盜不過爲推埋劫掠耳
豈能旬月之間衆至數萬逐天子而犯宮闕乎是故明聖之主
必多方以取士不盡利以遺民
廣明元年黃巢陷東都張承範徐克讓軍皆絕糧莫有鬭志巢至
遂燒營而潰賊自潼關入長安稱齊帝改元金統○按黃巢入潼
關時唐之兵糧皆無有也嗚呼尚何以爲國哉
周世宗時竇儼上疏請令盜賊自相糾告以其所告資產之半賞
之則盜不能聚矣又新鄭村鄉團爲義營各立將佐每有盜發則
鳴鼓舉火丁壯雲集盜少民多無能脫者○按昔崔安潛出庫錢

千五百緡分置三市榜其上曰有能告捕一盜賞錢五百緡盜
不能獨爲必有侶同侶者告捕釋其罪賞同平人未幾有捕盜
而至者盜不服曰汝與我同爲盜贓皆平分汝安能捕我我與
汝同死耳安潛曰汝既知我有榜何不捕彼以來則彼應死汝
受賞矣今既爲所先復何所辭立命給捕者錢而盜于市并滅
其家於是賊黨互相疑貳無地容足散逃外境然用官錢不可
以久不若儼就以所告資產之半給之也
宋太宗時青城民王小波作亂且曰吾疾貧富不均今爲汝均之
貧者爭附之至小波死其黨推李順爲帥僭稱大蜀王詔以張詠
知益州得便宜從事時宦官王繼恩及上官正等總兵討賊漸有
成功頓師不進詠至以言激正等勉其親行舉爵屬軍校曰爾曹
蒙國厚恩無以塞責此行當直抵寇壘平蕩醜類若老師曠日即

地還爲尉死所矣由是決行深入大致克捷○呂中曰李順之
黨方息而劉旴與劉旴之徒方平而王均起何蜀人之好亂耶
蓋蜀民男悍又狃于僭僞之久故易誘以亂耳然安李順之黨
者張詠也平劉旴之亂者亦張詠也代以牛冕則王均又熾宗
牧守其可非其人乎○按蘇洵嘗擬爲張方平之言謂民無常
性惟上所待人皆曰蜀人多變於是待之以待盜賊之意而繩
之以繩盜賊之法重足屏息之民而以砧斧令於是民始忍以
其父母所仰賴之身而棄於盜賊故每每大亂夫約之以禮驅
之以法惟蜀人爲易至於急之而生變雖齊魯亦然吾以齊魯
待蜀人而蜀人亦自以齊魯之人待其身洵之言雖若假設然
亦實有此理也

仁宗慶曆中貝州宣毅卒王則據城及貝與俗尚妖幻相與習五

龍滴淚等經及諸圖讖書言釋迦佛衰謝彌勒佛當出世妖人爭
信事之謀作亂事聞以文彥博爲河北宣慰使平之
按盜賊之竊發往往以妖幻惑衆伏讀　律文有曰凡師巫假
降邪神書符咒水扶鸞禱聖一應左道亂正之術佯修善事扇
惑民人爲首者絞爲從者流其法可謂嚴矣

歐陽脩言近日盜賊縱横若不早圖恐貽後悔臣計方今御盜者
不過四事一曰州郡置兵爲備二曰選捕盜之官三曰明賞罰之
法四曰去冗官用良吏以撫疲民使不起爲盜

蘇軾言於神宗曰大惟忠孝禮義之士雖不得志不失爲君子若
德不足而才有餘者困於無門則無所不至矣軾願特爲京東西
河北河東陝西五路別開仕進之門

軾又代李琮言于神宗曰楊雄有言御失其道則天下狙詐咸作
敵而班固亦論劇孟郭解之流皆有絶異之姿而惜其不入於道
德苟放縱於末流使韓彭不遇漢高則爲盜賊何異臣切嘗爲朝廷
計以謂窮其黨而去之不如因其材而用之何者其黨不可勝去
而其材自有可用

秦觀曰愚民爲盜弄兵於山海險阻之間以爲假息之計所可深
慮者其間有豪傑而已臣以爲銷亡大盜之術莫大乎籠取天下
之豪傑天下豪傑爲我籠取則彼卒材鼠輩雖有千百爲群不足
以置齒牙之間矣○按祖宗用人於科目歲貢之外別有賢良方
正才識兼茂明經行脩諸科下至富民老人亦在所用　今日
誠復舊制諸科則天下之有材者皆有用而無出位之思　國
家之所用者無遺才而無意外之慮黃巢必不販私鹽樊若水
必不量江面張元吳昊必不爲夏人之用徐佁祥必不引交人

以入寇也

富弼言于仁宗曰賊徒大劫財物散施無濟則貧民樂從矣恣行
劫殺使人震恐則小大協從矣若諸處觀望姦雄相應而起賊滿
天下則大事去矣臣夙夜思慮實爲寒心

趙瞻言于英宗曰伏見群盜殺害輔郡之官吏繫囚叛起京畿之
獄此皆前古禍亂之萌朝廷腹心之慮爲最急務而政府惟不過
發關移爲督責之狀州郡亦不過備遊徼爲期會之迹而已未有
爲國家窮淵藪積奸之原塞萬一不測之計也○按大盜之起必
劫刑獄必掠公庫必殺官吏自古禍亂之起皆始於此昔群盜
將過高郵知軍晁仲約度不能禦使人邪勞且厚遺之盜悅徑
去不爲盜害聞富弼欲誅仲約范仲淹欲宥之夫欲誅者法也
欲宥者情也請約以情法之中使高郵有城池士卒而仲約不

禦之使得越過其境固有罪矣若無城郭士卒與其徒手以受害不若以計而緩之也

蘇軾言于神宗曰臣移守徐州覽山川之形勢察風俗之所尚然後知徐州爲南北之襟要而京東諸郡安危之所係也其民皆長大膽力絶人喜爲剽掠小不適意則有飛揚跋扈之心非止爲盜而已漢高祖沛人也項羽宿遷人也劉裕彭城人也朱全忠碭山人也皆在今徐州百里間魏太武以三十萬人攻彭城不能下而王智興以卒伍庸才恣睢於徐朝廷亦不能討豈非以其地形便利人卒勇悍故耶

按今彭城在南北兩京之間運道所必經之地天下九藩皆由茲以北上南出數百里則爲　帝鄉興王之地祖宗陵寢所在關係非但漢唐宋比也

元順帝至正六年兩淮鹽運使宋文瓚言賊艦往來集慶花山賊凡三十六人官軍萬數不能進討後竟假手鹽徒雖能成功豈不貽笑遠近宜選智勇以圖後功○按自古盜賊爲民害者莫如鹽徒故遠而有唐一代之禍莫大於黃巢近而胡元一代之禍莫大於張士誠彼皆鹽徒也國家之於鹽課尚慎之哉

八年台州民方國珍爲亂聚衆海上寇溫州十六年招降之以爲江浙行省參政○按先正有言元之失天下招安之說誤之也國珍首亂爲天下先宜痛誅勦以懲不逞乃聽人言行招安之策不徒不罪且授以官由是不逞之徒以爲事幸成可得侯王不成亦不失州縣之官用是盜賊蜂起而元因是亡矣雖然豈但元哉宋人有詩云仕途捷徑無過賊將相奇謀只是招

元末盜賊蜂起欒城人韓山童倡言彌勒佛下生其黨劉福通等同起兵以紅巾爲號衆至十萬○按承平之時國家有所征行戍守恒患士卒消耗猶欲編民爲兵恐其嗟怨或生他變不敢建議夫何盜賊一起俄成千萬是何公爲之甚難而私爲乃易易如此哉必有其故矣明明在上穆穆布列者請試思之○按宋秦觀曰盜賊者平之非難絶之爲難平而不絶其弊有二招降與窮治是矣夫患莫大於招降禍莫深於窮治招降是誘民以爲亂也窮治是驅民以爲亂也夏書曰殲厥渠魁脅從罔治舊染汙俗咸與維新蓋渠魁因赦則足以奪姦雄之氣脅從不治則足以安反側之心矣如是天下之人孰肯舍可生之途而投必死之地哉自古建平盜之策莫有過於秦觀此論者國家爲治誠能輕徭薄賦省刑戢吏遇有水旱即與賑濟自無盜賊之生發矣不幸而有焉即速與剪除緩之則孰縱矣

賞功之格

易師上六大君有命（大君以爵命賞有功）開國（封爲諸侯）承家（以爲卿大夫）小人勿用象曰大君有命以正功也小人勿用必亂邦也

離上九王用出征有嘉折首（人臣奉君命以出征有嘉美之功則有以殲厥渠魁）獲匪其醜（非但取其首從之醜類）無咎

詩序彤弓天子錫有功諸侯也彤弓弨兮受言藏之我有嘉賓中心貺之鐘鼓既設一朝饗之

司勳掌六鄉賞地之法以等其功王功曰勳國功曰功民功曰庸事功曰勞治功曰力戰功曰多（多戰）凡有功者銘書于王之太常（日月爲常）祭于大烝（冬祭）司勳詔之○按司勳所掌之六功不止於戰也乃以屬之司馬何也蓋軍賞不踰時屬之他官則有壅蔽之害也

春秋左傳桓公二年凡公行告于宗廟反行飲至舍爵（置爵也）策勳（書勳）

旣飲置爵則書勲勞於策馬禮也

僖公二十三年楚成得臣帥師伐陳遂取焦夷城頓而還子文以爲之功使爲令尹叔伯曰子若國何對曰吾以靖國也夫有大功而無貴仕其人能靖者與有幾

晋文公與荆人戰于城濮公問于咎犯咎犯對曰服義之君不足於信服戰之君不足於詐詐之而已矣又問雍季雍季對曰焚林而田得獸雖多而明年無復也乾澤而漁得魚雖多而明年無復也詐猶可以偷利而後無報遂與荆軍戰大敗之及賞先雍季而後咎犯侍者曰城濮之戰咎犯之謀也君曰雍季之言百世之謀也咎犯之言百世之權也寡人既行之矣

戰國韓昭侯有敝袴命藏之曰吾聞明主愛一嚬一笑今袴豈特嚬笑哉

司馬法曰賞不踰時欲民速得爲善之利也○按賞有兩端功之大者賞以官功之小者賞以財

三略曰軍無財士不來軍無賞士不往又曰香餌之下必有死魚重賞之下必有勇夫

秦衛鞅說孝公變法斬一首賜爵一級○按後世計首級以定軍功始此

漢高帝六年剖符封功臣爲徹避通侯蕭何食邑獨多功臣皆曰臣等被堅執鋭多者百餘戰少者數十合今蕭何未嘗有汗馬之勞徒持文墨議論顧反居臣等上何也高祖曰諸君知獵乎夫獵追殺獸兔者狗也而發縱指示獸處者人也今諸君徒能得走獸耳功狗也至如蕭何發縱指示功人也群臣皆莫敢言○列侯畢已受封詔定元功十八人位次皆曰平陽侯曹參身被七十創攻城略地功最多宜第一鄂千秋進曰群臣議皆誤夫曹參雖有野戰略地之功此特一時之事耳上與楚相距五歲失軍亡衆蕭何嘗從關中遣軍補其處轉漕關中給食不乏陛下數亡山東蕭何常全關中以待陛下此萬世之功也奈何欲以一旦之功而加萬世之功哉蕭何第一曹參次之上曰善於是賜蕭何帶劍履上殿入朝不趨已曰吾聞進賢受上賞蕭何功雖多得鄂君乃益明於是封千秋爲安平侯

元帝時西域副校尉陳湯矯制發兵與都護甘延壽襲擊匈奴郅支單于於康居傳首至京縣于稾街既至論功石顯匡衡以爲不可封帝内嘉延壽湯功而重違衡顯之議久之不決劉向上疏辯其功於是封延壽爲義成侯賜湯爵關内侯於是杜欽上疏追頌焉奉世前破莎車功帝以先帝時事不復錄○胡寅曰甘延壽陳

湯奉世矯制以成功一也蕭望之匡衡以爲不可封者春秋譏遂事之法也劉向以爲可封是未免以功利言耳如荀悅之論功則有六小矣矯有大小乎荀悅曰矯大而功小者罪之可也矯小而功大者賞之可也如其陳之材氣別加任使而厚報之未晚也○按春秋書遂事公羊以爲生事之辭胡氏以爲專事之辭蓋人臣行事無不稟命於君出境而遇事之係國家安危者專之可也

光武建武十二年吳漢平蜀還於是大饗將士功臣定封鄧禹爲密侯李通爲固始侯賈復爲膠東侯餘各有差鄧禹賈復知帝偃干戈脩文德不欲功臣擁衆京師乃去甲兵敦儒學耿弇等亦上大將軍印綬皆以列侯就第故皆保其福祿無誅譴者○李靖對太宗曰光武雖藉前構易於成功然莽勢不下於項羽寇鄧未越於蕭張獨能推赤心用柔道保功臣賢於高祖遠矣以此論

將將之道謂光武得之
曹操之西征也匝淵以實上首級黃家悅晉武之擊吳也石鑒以虛
張首級遣歸

晉武帝平吳王濬入建業受吳主降明日王渾乃濟江以濬不待己將攻濬濬送吳主與渾渾是事得解渾表濬違詔不受節度濬上書曰臣前被詔書直造秣陵以十五日至三山日中至秣陵暮乃被渾所下當受節度之符欲明日還圍石頭又索諸軍人名定見臣以爲皓已來降無緣空圍石頭又兵人定見亦非當今之急不可承用非敢忽棄明制也事君之道苟利社稷死生以之若顧嫌避咎此人臣不忠之利非明主社稷之福也渾濬争功不已乃詔渾進爵爲公濬爲輔國大將軍封縣侯時人咸以濬功重報輕爲之憤悒帝乃遷鎮國大將軍○按渾濬争功朝廷當下廷尉一

以詔書日月爲斷

北魏孝文時定州刺史陸叡等謀反有司奏新興公丕應從坐孝文以丕嘗受詔許以不死聽免死爲民初丕及叡與李冲于烈俱受不死之詔叡既誅賜冲烈詔曰朕本期始終而彼自棄絶故此別示想無致怪謀反之外皎如白日○司馬光曰夫爵祿廢置生殺予奪人君所以馭臣之大柄也魏於勳貴之臣往往豫許之以不死使彼驕而觸罪又從而殺之是以不信之令誘之使陷於死地刑政之失無此爲大焉

孝明帝時征西將軍張彝之子仲瑀上封事求銓削選格排抑武人不使豫清品於是羽林虎賁作亂殺張彝父子胡太后收掩凶强者八人斬之其餘不復窮治高歡至洛陽嘆曰宿衛相帥焚大臣之第朝廷懼其亂而不問爲政如此事可知矣

唐太宗面定勲臣長孫無忌等爵邑淮安王神通曰臣擧兵關西首應義旗今房玄齡杜如晦等專弄刀筆功居臣上臣竊不服上曰義旗初起叔父雖首唱擧兵蓋亦自營脫禍及竇建德吞噬山東叔父全軍覆沒劉黒闥再合餘燼叔父望風奔北玄齡等運籌帷幄坐安社稷論功行賞固宜在叔父之先諸將乃相謂曰陛下至公雖淮安王尚無所私吾儕何敢不安其分○按太宗之論房杜亦如漢高之論蕭何然漢之功臣以何爲首是矣無忌之功不見於史而爲唐功臣之首豈非以除建成爲大功歟非太公之道矣李神通惟論房杜而不較無忌意者有所回護而不敢言歟

房玄齡嘗言秦府舊人未遷官者皆嗟怨太宗曰王者至公無私故能服天下之心朕與卿輩日夜衣食皆取諸民者故設官分職

以爲民也當擇賢才而用之豈以新舊爲先後哉

肅宗謂李泌曰今郭子儀李光弼已爲宰相若克兩京平四海則無官以賞之奈何對曰以官賞功有二害非才則廢事權重則難制爲今之計莫若疏爵土以賞功臣上曰善

玄宗時突厥默啜世爲中國患郝靈荃得其首自謂不世之功宋璟以天子好武功恐好事者競生心徼倖痛抑其賞逾年始受郎將

德宗幸梁州有百姓進瓜果者上欲與散試官（無職掌無俸祿）陸贄上言曰爵位者天下之公器而國之大柄也惟功勳才德所宜處之恒宜謹惜理不可輕起端雖微流弊必大

唐自天寶末安祿山反是時府庫無積蓄朝廷專以官爵賞功諸將出身但給空名告身臨時注名復以官爵收散卒由是官輕而

貨重大將軍告身一通僅易一醉

五代時唐莊宗許伶人欲以爲刺史郭崇韜諫之莊宗曰吾已許之矣使吾慚見之公言雖正然當爲我屈意行之遂以爲刺史時親軍有從百戰未得刺史者莫不憤嘆

宋廟神宗於眞宗曰愛惜爵祿無令僥倖以待立功之臣申嚴憲法無使縱弛以威不恪之臣此最切務也

高宗論諸軍使臣猥多減增俸廩因曰大將奏功率以所愛偏裨多轉官資而出戰士卒往往不及不惟無以勸有功其亦蠹國朕嘗謂行賞當先自下行罰當先自上趙鼎曰聖慮高遠宜諭諸將所及○按高宗所謂大將奏功之弊豈但宋人有之唐詩亦云死是軍人死功是將軍功弊亦久矣居人上者而能思慮及此遇有紀錄功次者必加詳審毋俾將領專有其功而致士卒之嗟怨可矣○按

祖宗之爲武職專以賞有功之臣十軍立一小旗五十軍一總旗兩總旗一百戶十百戶一千戶有正副千戶以上有指揮有使有同知僉事此皆世襲之官也至於都指揮都督各三等亦如指揮之制此則擢其有才能者爲之而不世其官者也其制可謂盡善矣奈何積日久而人日多前之積者未銷後之來者日至遂至軍少而官多欲國計不屈難矣伏惟我

太祖高皇帝於洪武二十九年大賚天下致仕武臣諭之曰同歷艱難致有今日願朕子孫保無窮之天下則爾之子孫亦享無窮之爵祿一何仁之至也

太宗文皇帝於永樂二年因法司言征討官有繫獄者請論功定罪諭曰朝廷大公至正之道有功則賞有過則刑刑賞者治天下之大法不以功掩過不以私廢公一何義之盡也仁之至所以報其功義之盡所以勵其節且又著之於律有軍官犯罪降等敘用降充總旗及發各衛充軍之文嗚呼 太祖定律之意即 太宗兼戒之言也誠能本

太祖立律之文用太宗兼戒之意因其人之所犯而用 國法以適隨之消之以漸去者去而來者來合之來者即所以補乎昔之去者則人與官互相稱矣尚何軍少官多之患哉其於此又有見焉孟子曰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小人之澤五世而斬夫以大賢君子功業見乎一世德澤被乎天下四世之後子孫尚廢其祀況彼一介武夫乘時崛起因人而成事者錫以官爵俸祿終其身已爲多矣況及其子若孫乎況無子若孫而又及其旁支別派乎請將前項軍官分爲三等一曰奉天啓運二曰奉天征討其他立功邊庭及隨大將平寇者居其次啓運征討之功已經五世之後其各處立功者三世之後若不係從軍人的派者革去職任而世世優免其雜差其係的派者五世三世之後犯罪依律遞降無犯者照舊其例該革任而其間有以王事死及有加功者又從此人起計其世數如此則禮與律皆協人知所勸勉而官不至於冗濫矣愚見如此非敢犯衆怒而輒興異議以取張仲瑀之禍念此乃 國家大事矣今不爲之調停必將馴致於不救伏望 明主閔其忠而察其心毋使若高歡者與長嘆也

經武之要

仲虺之誥曰佑賢輔德（諸侯之賢德者佑輔之）顯忠遂良兼弱攻昧取亂侮亡推亡固存邦其乃昌○按所謂弱者亡者意必爲不善所致

而非爲善而不幸也故必識之備之

秦誓曰同力度德同德度義○林之奇曰凡勝負之理力同則有德者勝德同則有義者勝

牧誓古人有言曰撫我則后虐我則讎又曰樹德務滋除惡務本

禮記軍旅思險隱情以虞又曰武車不式不以容下人介者不拜軍中肅拜

春秋公羊傳出竟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專之可也莊公十九年○

此言雖屯於聘亦可推於用師

穀梁傳倍則攻敵則戰少則守僖二十二年古者雖有文事必有武備昭四年君不爲匹夫興師定四年

左傳夫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也隱四年輔車輔頰牙車相依唇亡齒寒僖五年國無小不可易也無備雖衆不可恃也○無謂邾小蜂蠆有毒僖二十二年師直爲壯曲爲老僖二十八年敵不可縱縱敵患生又曰一

日縱敵數世之患也僖三十三年先人有奪人之志軍之善謀也○兵作於內爲亂於外爲寇寇猶及人亂自及也文七年牽牛以蹊人之田而奪之牛牽牛以蹊者信有罪矣而奪之牛罰已重矣宣十一年寧我薄人無人薄我軍志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薄之也宣十二年雖鞭之長不及馬腹宣十五年史佚之志有之曰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成四年譬如捕鹿晉人角之諸戎掎之掎其足也與晉踣之踣僵也角之之言出此襄十四年按掎天生五材金木水火土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襄二十七年或多難以固其國啓其疆土或無難以喪其國失其守宇昭四年彼出則歸彼歸則出亟肆以罷肆猶暴也與疲同之多方以誤之昭三十年唐太宗曰朕觀千章萬句不出多方以誤之一句而已一畜不謀夏夷不亂華俘不干盟兵不偪好定十年背大國不信伐小國不仁民保於城城保於德哀七年○按左傳中論戰伐之語頗多往往切於用兵之實前代名將若關羽岳飛輩皆甚觀左傳有由然也

國語伐木不自其本必復生塞水不自其原必復流滅禍不自其基必復亂○爲人臣者君憂臣勞君辱臣死○莊子曰聖人以必不必故多功衆以不必必故無功○揚子曰御得其道則天下狙詐咸作使御失其道則天下狙詐咸作敵○淮南子曰良將之用卒也同其心一其力勇者不得獨進怯者不得獨退止如丘山動如一體五指之更彈不若卷手之一挃萬人之更進不如一人之俱至○按經傳諸子言及武事者止此以後採兵書

司馬法曰古者逐奔不過百步縱綏不過三舍此以明其禮不窮不能而哀憐傷病此以明其仁成列而鼓此以明其信爭義不爭利此以明其義又能舍服此以明其勇知終知始此以明其智○按五常而加以勇故曰六德自古之政也

古者國容不入軍軍容不入國○賞不踰時欲民速得爲善之利

也罰不遷列欲民速覩爲不善之害也○凡陳行惟疏戰惟密兵惟雜○凡戰之道位欲嚴政欲栗力欲窕氣欲閑心欲一○舍謹甲兵行謹行列○按宋人集兵書爲七以教習武者司馬法其一也七書之中惟此得古盛時之遺意以其不專尚權謀也此書乃齊威王使其大夫追論古者司馬兵法而附穰苴之說於其中然今世所傳上中下三卷仁本天子之義定爵嚴位用衆五篇者乃穰苴所說而所謂古者司馬之法則亡焉矣今其存者特其附說耳

三略曰柔能制強強上脫能制剛弱四字○能柔能剛其國彌光能弱能強其國彌彰純柔純弱純剛純強其國必亡○夫將帥者必與士卒同滋味而共安危○軍井未達將不言渴軍幕未辦將不言倦軍灶未炊將不言饑冬不服裘夏不操扇雨不張蓋是謂將禮○將

之所以爲威者號令也將之所以全勝者軍政也士之所以輕戰者用命也○將拒諫則英雄散策不從則謀士叛善惡同則功臣倦專已則下歸咎自伐則下少功信讒則衆離心貪財則姦不禁內顧則士卒淫○興師之國務先隆恩攻取之國務先養民(以上略)使智使勇使貪使愚智者樂立其功勇者好行其志貪者邀趨其利愚者不顧其死○無使士談說敵美爲其惑衆無使仁者主財爲其多施而附于下(以上中略)

夫能扶天下之危者則據天下之安能除天下之憂者則享天下之樂能救天下之禍者則獲天下之福○有德之君以樂樂人無德之君以樂樂身釋近謀遠者勞而無功釋遠謀近者佚而有終務廣地者荒務廣德者强能有其有者安貪人之有者殘○按此

等言語皆非戰國以後人所能道漢光武嘗引此語爲詔以報

臧宮止其北伐可謂善讀書矣

聖人之用兵非樂之也將以誅暴討亂也○優游恬淡而不進者重傷人物也○夫兵者不祥之器天道惡之不得已而用之是天道也(以上略)○按三略後漢書註謂即張良於下邳地所見老人出

一編書者也今雖不知其然否然光武時已引其言以爲詔即以黃石公記爲言其非魏晉以後人假託可知也其言皆本道義而不用陰謀秘計且其言曰三略爲衰世作夫時勢衰而戰爭起誠能擇其言之粹美者而用之非獨可以用之於兵推而廣之則兵亦可以由是而不用而歸於德化之世矣

六韜曰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也同天下之利者則得天下擅天下之利者則失天下○日中必彗(亦作熭曝乾也)操刀必割執斧必伐○鷙鳥將擊卑飛斂翼猛獸將搏弭耳俯伏用兵之害猶豫最大三軍之災莫過狐疑○疾雷不及掩耳迅電不及瞚目將不宿飛則三軍失其備○按六韜書設爲武王與太公問答其

辭多鄙俚中引避正殿乃戰國後事決非太公語也

孫子曰兵者國之大事不可不察也故經之以五事校之以計而索其情(揆也)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將五曰法道者令民與上同意可與之死可與之生而不畏危也天者陰陽寒暑時制也(順天時而制征討也)地者遠近險易廣狹死生也將者知信仁勇嚴也(岳飛曰用兵之術知信仁勇嚴缺一不可)法者曲(部曲隊伍曲折)制(金鼓旗節度)官(偏裨校列官司)道(經由道路)主(主管之人)用(合用之事)也凡此五者將莫不聞知之者勝不知者不勝○戴溪曰

孫子之書十三篇其說備矣其操術有餘於權謀而不足於仁義能克敵制勝爲進取之圖而不能利國安民爲長久之計可以爲春秋諸侯之將而不可以爲三代王者之佐然後世之人

苟達孫子權謀之用而以仁義存心庶其賢乎○按後世尊以

權謀用兵始於孫子

夫未戰而廟算勝者得算多也未戰而廟算不勝者得算少也多算勝少算不勝而況無算乎○百戰百勝非善之善者也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故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攻城之法爲不得已○善戰者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不可勝在己可勝在敵○善戰者之勝也無智名無勇功○凡戰者以正合以奇勝故善出奇者無窮如天地不竭如江海○凡先處戰地而待敵者佚後處戰地而趨戰者勞○故善戰者致人而不致於人○善攻者敵不知其所守善戰者敵不知其所攻○夫兵形象水水之形避高而趨下兵之形避實而擊虛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敵而制勝故兵無常勢水無常形○言不相聞故爲之金

鼓視不相見故爲之旌旗夫金鼓旌旗者所以一人之耳目也
故夜戰多火鼓晝戰多旌旗所以變人之耳目也○無邀正正之
旗勿擊堂堂之陳○用兵之法高陵勿向背丘勿逆佯北勿從銳
卒勿攻餌兵勿食歸師勿遏圍師必缺窮寇勿迫○故用兵之法
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無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
故善用兵者譬如率然率然者常山之蛇也擊其首則尾至擊其
尾則首至擊其中則首尾俱至○投之亡地然後存陷之死地然
後生○按武經以孫子爲首蓋以行兵之法惟孫子爲最精故也
然武書十三篇一切以變詐奇詭爲說雖非湯武之仁義桓文
之節制而其中可爲師律之助者固本兵柄者所當知也
吳子曰不和於國不可以出軍不和於軍不可以出陳不和於陳
不可以進戰不和於戰不可以決勝○行軍之道無犯進止之節

無失飲食之適無絕人馬之力○善將者如坐漏船之中伏燒屋
之下使智者不及謀勇者不及怒○將之所愼者五一曰理二曰
備三曰果四曰戒五曰約理者治衆如治寡備者出門如見敵果
者臨敵不懷生戒者雖克如始戰約者法令省而不煩○一人投
命足懼千夫○按世之論兵法者曰孫吳高氏謂二子其說蓋截
然不相侔也起之書幾於正武之書一於奇然考其行事則皆
猜忌暴刻之人耳譬則二妓然辭有雅鄭其爲妓則一也
尉繚子曰兵勝於朝廷不暴甲而勝者主勝也陳而勝者將勝也
凡將能其道者吏畏其將也吏畏其將者民畏其吏也民畏其吏
者敵畏其民也是故知勝敗之道者必先知畏侮之權
按尉繚子蓋戰國時魏人其書卒章曰善用兵者能殺賊之半
則威加四海其言如此其術可知

李衛公問對李靖曰謝玄之破苻堅非謝玄之善也蓋苻堅之不
善也○凡將正而無奇則守將也奇而無正則鬬將也奇正皆得
則國之輔也○按唐太宗李衛公問對說者多謂其爲宋人阮逸
假托馬氏通考以爲非逸之作皆未可知也嘗考宋元豐中以
孫子吳子司馬法李衛公問對尉繚子三略六韜頒之武學令
習之號七書至今襲而用焉古兵法之存僅有此耳說者謂其
類多假托眞僞相半以今觀之得失亦相半也去其非而存其
是有之終勝於無也
孫臏曰解雜亂紛糾者不控拳（音眷今之揎袖手鬬言當解之不可拳引胃鬬也）救鬬者不搏撠批亢（音剛喉嚨也）擣虛形格勢禁則自爲解耳○善戰者
因其勢而利導之○李左車曰善用兵者不以短擊長而以長擊
短○晁錯曰有必勝之將無必勝之民○帝王之道出於萬全

田祿伯曰步兵利險車騎利平地○王朔曰禍莫大於殺已降
趙充國曰窮寇不可迫緩之則走不顧急之則還致死○戰不必
勝不苟接刃攻不必取不苟勞衆○光武曰常勝之家難以慮敵
班超曰不入虎穴安得虎子○馬謖曰用兵之道攻心爲上攻
城爲下心戰爲上兵戰爲下○陸抗曰德均則衆者勝寡力侔則
安者制危○裴詵曰蝮蛇螫手壯士斷腕蛇已螫頭頭可斷乎
張巡曰使兵識將意將識士情兵將相識人自爲戰不亦可乎陳
而後戰兵法之常運用之妙在乎一心○按自古名將不用古兵
法者三人漢霍去病唐張巡宋岳飛而已
杜甫出塞詩有曰射人先射馬擒賊先擒王○陸贄曰兵貴拙速
不尚巧遲速則乘機遲則生變○力大而敵脆則先其所難力寡
而敵堅則先其所易○將欲安邊先宜積穀○宋祁曰馬少則騎

精兵多則鬪健○鄒浩曰兵家之事未戰則以決勝爲難既勝則以持勝爲難○岳飛曰勇不足恃用兵在先定謀欒枝曳柴以敗荆莫敖採樵以致絞皆謀定也○胡寅曰善覆者靡不勝遇覆者靡不敗○程頤曰兵法遠交近攻須是審行此道○兵陳須先立定家計然後以游騎旋旋量力分外面與敵人合此便是合內外之道○朱熹曰斷殺則無法只是使人舍死向前而已○用兵之道敵勢急則自家當委曲以纏繞之敵勢緩則自家當勁直以衝突之

以上嚴武備下

大學衍義通畧卷二十七

大學衍義通畧卷二十八

治國平天下之要十二　永嘉王諍輯註

馭夷狄上

內安外夷之限

禹貢五百里綏服（綏服者侯服外四面又各五百里綏者撫安之義）三百里揆文教（揆度也）二百里奮武衛（綏服分爲二等以內三百里揆文教外二百里奮武衛）○按禹貢五服之制曰甸服曰侯服曰綏服曰要服曰荒服內而甸侯二服爲華夏之地外而要荒二服爲夷狄之區而綏服居其中則介乎華夷之間也內三百里以揆文教外二百里以奮武衛先儒謂文以治內武以治外聖人所以嚴華夏之辨者如此

五百里要服（要服者綏服外四面又各五百里爲要服要者要約之義要服去王畿已遠特覊縻之而已）三百里夷（昔夷地）二百里蔡（蔡放也流放罪人於此）

五百里荒服（荒服者要服外四面又各五百里爲荒服去王畿益遠以其荒野故謂之荒服）三百里蠻二百里流（蠻近流遠）○按先儒謂禹貢五服甸侯綏爲中國要荒已爲夷狄聖人之治詳內畧外觀五服名義可見治中國則法度宜詳治以必治也治夷狄則法度宜畧治以不治也聖人不務廣地而勤遠畧也如此

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暨及也自北而南聲教所及不可限）聲教訖于四海

上言五服之制此言聲教所及

周禮職方氏乃辨九服之邦國方千里曰王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服（云云）曰采服（云云）曰衛服（云云）曰蠻服曰夷服曰鎮服曰藩服（後六曰字上皆有又其外方五百里字）○鄒褀曰禹貢有五服職方有九服詳考制度無不相合禹之五服各五百里自其一面而數之職方九服各五百里

自其兩面而數之也
春秋隱公二年公會戎于潛○胡安國曰無不覆載者王德之體
內中國而外四夷者王道之用是故以諸夏而親戎狄致金繒
之奉首顧居下其策不可施也賈誼疏以戎狄而朝諸夏位侯王
之上亂常失序其禮不可行也荀悅論以羌胡而居塞內無出入
之防非我族類其心必異萌猾夏之階其禍不可長也江統論爲
此說者其知內外之旨而明於馭戎之道正朔所不加也奚會
之有○按胡氏所引賈誼荀悅江統三論最爲切要而其禍尤
大者在以羌胡而處塞內也漢以南單于款五原塞賜姓爲藩
臣其後劉淵劉聰大爲中國患魏晉之世處鮮卑羯氏於內地
遂迭起亂華晉遂不支唐至中葉以安祿山守范陽其後盡以
蕃將易漢將夷狄之禍直至唐亡夫于潛一會春秋猶譏之況
延之入吾疆域之中甚或付以戈兵之柄使之列宿衛而專邊
閫哉何不思之甚也蓋方其內附也未必真有慕華之心雖有
盟誓也未必真有可信之實候隙乘便輒爲橫逆此必然之勢
也然則夷狄之內附不可受歟曰彼以困窮而歸我我不受之
仁者不爲也彼以慕義而歸我我不受之義者不爲也然則何
以處之曰彼之來也爲仇讎也在東者則處之於西陲使其勢
不相及可也彼之來也爲慕華也在左者則處之於右地使其
衛吾邊境可也賜之以金帛而不徇其所求任之以偏裨而不
付以獨柄如此則彼得以自安而吾無後患矣然此所以處新
附者耳若夫久附易世者何以處之曰晉之劉石符姚其先世
入內地皆在漢魏之世遠者數百年矣荷國厚恩非不知感染
華雅俗既已久變及其一旦紛起猶藉上世以號召其徒此前

代明鑑也今自諸夷生長中華世有爵祿婚姻聯比皆爲華夏
一旦無故分辨之彼誠不自安也必欲安其心而無後患必須
以漸而爲之不使之群而居也不使之專其位也不使之聯其
職也不使之統其類也不使之臨乎邊也不使之使其國也使
彼不知不覺則久久自然潛消而日化矣
襄公及戎盟于唐○胡安國曰此蓋徐州之戎久居中國者也
後世乃有結戎狄以許婚而配偶非其類如西漢之於匈奴約
戎狄以來援而華夏被其毒如肅宗之於回紇信戎狄以與盟
而臣主蒙其恥如德宗之於尚結贊雖悔於終亦將奚及春秋
謹唐之盟垂戒遠矣
莊公三十年齊人伐山戎○胡安國曰貶而稱人以爲好武
功而不脩文德者之戒

九年秦人白狄伐晉○胡安國曰晉常與白狄伐秦秦亦與白狄
伐晉族類不復分矣○按夷狄不可與共事後世若唐人之於
突厥回紇宋人之於女直韃靼可鑒也然則武王伐商庸蜀羌
髳微盧彭濮皆與焉非歟曰所謂庸蜀之類皆吾近地之人習
俗少異者耳非化外之不布帛不五穀喜人怒獸者也
於越入吳○胡安國曰吳常破越遂有輕楚之心及其破楚又有
驕齊之志既勝齊師復與晉人爭長自謂莫之敵也而越已入
其國都矣吳侵中國而越滅之越又不監而楚滅之楚又不監
而秦滅之秦又不監而漢滅之老氏曰佳兵不祥之器其事好還
豈欺予哉
禮記其在東夷北狄西戎南蠻雖大曰子○如楚在春秋雖大國
而其爵則稱子也

春秋左氏傳管敬仲言于齊侯曰戎狄豺狼不可厭也諸夏親暱
不可棄也
僖公二十二年初平王之東遷也辛有適伊川見被髮而祭於野
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禮先亡矣秋秦晉遷陸渾之戎于伊
川○呂祖謙曰物之相召者捷於風雨地夷而人華者公劉之治
豳也以華召華不旋踵而有文武之興王地華而人夷者晉帝
之納款也以夷召夷不旋踵而有耶律之俘虜物物相召未嘗
不以其類也辛有一見伊川被髮之祭預期爲戎於百年之前
而秦晉之遷陸渾果不出其所料辛有可謂知幾矣
昭公二十二年沈尹戌曰古者天子守在四夷
論語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
吾其被髮左衽矣○按孔子於他章嘗小管仲之器而於此則大

其功蓋以事功言也朱子謂漢高祖唐太宗未可謂之仁人然
其除秦隋之亂豈非仁者之功邪管仲之功亦猶是也嘗因孔
子及朱氏之言而推之有以見我　聖祖有功於天地爲甚大
管仲之功遏楚而已楚中國之諸侯也漢祖唐宗之功除秦隋
而已秦隋中國之君也我中國自五代之世石晉以幽燕十六
州之地賂契丹宋靖康之變女眞奄有中國之地而韃靼又混
華夏天地開闢以來夷狄亂華之禍莫甚於胡元蓋中國全爲
胡有者幾百年我　聖祖除去胡元恢復帝王之境土重開中
國之彝倫其功較之二君一臣大小輕重何如哉
漢高祖四年北貉燕人來致驍騎助漢○按此中國借兵夷狄之
始
班固曰春秋內諸夏而外夷狄是故聖王禽獸畜之不與約誓不

就攻伐其地不可耕而食也其民不可畜而臣也故政教不及其
人正朔不加其國來則懲而禦之去則備而守之其慕義而貢獻
則接之以禮讓羈縻不絶使曲在彼蓋聖王制御蠻夷之常
道也
固又曰西域諸國與漢隔絶得之不爲益失之不爲損盛德在我
無取於彼故自建武以來西域思漢威德咸樂內屬聖人遠覽古
今辭而未許雖大禹之敍西戎周公之讓白雉太宗之却走馬
抑何以尚茲
范曄曰先零侵境趙充國遷之內地當煎作寇馬文淵徙之三輔
貪其暫安之勢信其馴服之情計日用之權宜忘經世之遠略夫
豈識微者之爲乎○按漢自宣帝徙羌於三輔其後光武又居匈
奴于雲中西河卒貽五胡亂華之禍

晉武帝時郭欽上疏曰戎狄彊獷歷古爲患魏初人寡西北諸郡
皆爲戎居宜及平吳之威謀臣猛將之略漸徙平陽弘農上黨諸
胡峻四夷出入之防明先王荒服之制萬世之長策也上不納
惠帝元康九年太子洗馬江統以爲夷狄亂華宜早絶其源乃作
徙戎論以警朝廷畧曰四夷之中戎狄爲大弱則畏服強則侵叛
是以有道之君待之有備禦之有常雖稽顙執贄而邊城不弛固
守寇賊强暴而兵甲不加遠征期令境內獲安疆埸不侵而已馬
援徙諸羌於關中魏武徙諸氐於秦川其初蓋權宜之計今已受
其敝矣夫關中帝王所居未聞夷狄宜在此土也非我族類其心
必異候隙乘便輒爲橫逆此必然之勢也今宜及兵威方盛此等
皆可申諭遣還其故慰彼土思惠此中國於計爲長也朝廷不能
用○按郭欽之疏江統之論晉人心腹之疾也而不能用之其後

五胡亂華率如所料大抵中原之地自魏以來遂爲夷居劉淵匈奴也而居晉陽石勒羯也而居上黨姚氏羌也而居扶風符氏氐也而居臨渭慕容鮮卑也而居昌黎種類日繁貪悍不攻是以劉淵一倡而并雍之胡乘時四起自長淮之北無復晉土而爲戰爭之場者幾二百年嗚呼爲國家遠慮者尚鑒之哉

惠帝時匈奴右賢王劉宣謂其族人曰自漢亡以來我單于徒有位號自餘王侯降同編戶今吾衆雖衰猶不減二萬奈何斂手受役奄過百年左賢王劉淵英武邁世天苟不欲生匈奴必不虛生此人也今司馬氏骨肉相殘四海鼎沸復呼韓邪之業此其時矣乃相與推淵爲大單于二旬之間有衆五萬尋稱漢王又四年稱皇帝○按五胡亂華劉淵其始也濫觴于元魏洋溢於遼金滔天於蒙古極矣不有　聖明者出安知全天所覆者不至於盡爲夷

哉

唐太宗時突厥既亡其降唐者尚十萬口詔群臣議區處之宜朝士顏師古温彥博李百藥竇靜議各不同魏徵以爲突厥世爲寇盜百姓之讐也今幸而破亡陛下以其降附不忍盡殺宜縱之使還故土不可留之中國數年之後蕃息倍多必爲腹心之疾不可悔也晉初諸胡雜居中國郭欽江統皆勸武帝徙出塞外以絕亂階武帝不從後二十餘年伊洛之間遂爲氈裘之域此前事之明鑑也彥博曰王者之於萬物天覆地載靡有所遺今突厥窮來歸我奈何棄之而不受乎孔子曰有敎無類若授以生業敎之禮義數年之後悉爲吾民選其酋長使入宿衛畏威懷德何後患之有太宗卒用彥博策○按群臣之議惟魏徵之策得帝王內夏外夷之道思患預防之心　太宗從彥博議數年果有結社率之叛

乃詔突厥及胡在諸州者並令渡河返其舊部太宗有朕不用魏徵言幾致狼狽之嘆　國初平定凡蒙古色目人散處諸州惟永樂以來往往以降夷寘之畿甸之間時有征討起以從行固亦賴其用矣然而己巳之變虜犯近郊其中亦有乘機劫掠甚至有爲虜向道者此其可爲明鑑者也當是時議者咸謂事平之後即與處置迄今不聞何也

武后時四夷質子多在京師見中國法度廢弛及還並爲邊害薛登諫曰戎夏不雜古所戒也竊計劉項用兵人士凋散以冒頓之盛乘中國之虛而高祖困阨平城匈奴卒不入中國者以其生長磧國謂穹廬賢於城郭氈罽美於章紱既安所習是以無窺中國心也劉淵五部散亡而能自振者少居內地明習漢法鄙單于之陋竊帝王之稱使其未嘗內徙不過劫掠邊人繒綵麴蘖歸陰山而已臣謂願充侍子可一切禁絕則夷人保疆邊邑無事矣

唐自貞觀以來任蕃將者如阿史那社尒契苾何力皆以忠力奮然猶不爲上將皆大臣總制之故上有餘權以制於下○按玄宗不守太宗之法專用蕃將遂成變亂可不戒乎

天寶六載李林甫爲相欲杜邊帥入相之路以胡人不知書乃奏用寒族胡人上悅始用安祿山至是諸道節度使盡用胡人卒使祿山傾覆天下皆出於林甫專權固位之謀也

天寶十四載安祿山奏請以蕃將二十二人代漢將韋見素謂楊國忠曰祿山久有異志今又有此請其反明矣明日入見上迎謂曰卿等疑祿山邪朕推赤心待之必無異志朕自保之卿等勿憂也○按自昔帝王用人不繫世類蕃將之中如漢之金日磾唐之阿史那忠等不可謂無人然而爲治之道當循其常不可以

其偶然而遂不信其常然耳漢之中行說宋之郭藥師豈非後
世之永鑑哉仰惟我　祖宗朝凡諸歸正而建功者往往錫以
封爵曆以顯任惟於五府諸衛之長諸邊總兵之任則有所限
制而不得以專蓋有合於唐人不以蕃將爲上將之意

愼德懷遠之道

大禹謨益曰無怠無荒四夷來王○帝乃誕敷文德舞干羽于兩
階七旬有苗格
旅獒惟克商遂通道于九夷八蠻蠻夷之西旅西方夷國名底貢厥獒大犬
四尺大保召公乃作旅獒用訓于王武王曰嗚呼明王愼德四夷咸賓
無有遠邇畢獻方物
交阯之南有越裳國以三象重譯而獻白雉成
王以歸周公公曰德不加焉則君子不饗其贄政不施焉則君子
不臣其人吾何以獲此賜也其使請曰吾受命吾國之黃耇曰久
矣天之無烈風雷雨意者中國有聖人乎有則盍往朝之周公乃
歸之王
國語穆王將征犬戎祭公謀父諫王不聽遂征之得四白狼四白
鹿以歸自是荒服者不至
漢光武建武中北匈奴求和親不許臧宮馬武上疏請北伐詔報
曰黃石公記曰柔能制剛弱能制强舍近謀遠者勞而無功舍遠
謀近者逸而有終誠能舉天下之半以滅大寇豈非至願苟非其
時不如息人自是諸將莫敢復言兵事者

譯言賓待之禮

周禮懷方氏掌來遠方之民致方貢致遠物而送逆之達之以節
治其委積館舍飲食

象胥通夷狄之言者掌蠻夷閩貉戎狄之國使掌傳王之言而諭說焉以
和親之若以時入賓則協其禮與其辭言傳之凡其出入送逆之
禮節幣帛辭令而賓相之○按今制鴻臚寺設通事即周象胥也
禮記中國夷狄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五方之民言語不
通嗜欲不同達其志通其欲東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
方曰譯○方愨曰周官通謂之象胥而世俗通謂之譯也○按譯
言之官自古有之然未有字書之譯也自佛教入中國始有天
竺字其後回回女直蒙古緬甸各因其國俗而自爲一種字書
其來朝貢及有陳說各用其國書必加翻譯然後可曉唐宋雖
有潤文譯經使之銜然惟以譯佛書而已非以通華夷之情也
我　文皇帝始設爲八館曰西天韃靼回回女直高昌西番緬
甸百夷初以擧人爲之其就禮部試則以番書譯其所作經義
稍通者得聯名于進士榜授以文學之職而譯書如故其後又
擇俊民俾專其業藝成而授以官蓋重其選也
漢志典客秦官掌歸義蠻夷景帝更名大行令武帝更名大鴻臚
屬官有行人譯官○按此秦漢以來設官主掌蠻夷之始
宣帝時匈奴呼韓邪單于款五原塞願朝詔有司議其儀蕭望之
以爲單于非正朔所加宜待以不臣之禮位在諸侯王上天子采
之○荀悅曰望之之議僭度失序以亂天常非禮也
唐志主客郎中掌諸蕃朝見之事視品給以衣冠袴褶初至及辭
設會參日設食○鴻臚寺領典客司儀二署其屬有典客署令掌
四夷歸化朝貢
宋設鴻臚寺掌四夷朝貢宴勞給賜送迎之事○凡蕃使見辭同
日者先夏國大高麗次交阯次海外蕃客次諸蠻○按朝廷之待

外夷不無厚薄使彼此不相知則無怨忿不平之心矣

漢武帝元狩二年匈奴渾邪休屠王帥衆來降漢發車二萬乘迎之縣官無錢從民貰馬民或匿馬馬不具欲斬長安令汲黯曰長安令無罪獨斬臣黯民乃肯出馬上默然及渾邪王至賈人與市者坐當死五百餘人黯請間曰陛下縱不得匈奴之資以謝天下又以微文殺無知者五百餘人是所謂庇其葉而傷其枝者臣竊為陛下不取也

唐太宗貞觀四年高昌王麴文泰入朝西域諸國皆因文泰請朝上令文泰使人迎之魏徵諫曰昔光武不聽西域送侍子置都護以為不以蠻夷勞中國文泰之來緣道供億甚苦若諸國皆來將不勝其弊姑聽其商賈往來與邊民交市則可矣儻以賓客遇之非中國之利也時所使人已行上遽止之○按蠻夷慕義而朝固是美事然其中亦有貪中國貨物而假以朝貢為名者不可不知也所以待之者要得輕重之宜既不為所欺紿而又不失其禮可也

宋哲宗元祐中蘇軾言高麗人入貢乞牒國子監收買諸般文字內有策府元龜歷代史及敕式 謹按漢書東平王來朝上疏求諸子及太史公書當時大臣以謂諸子書或反經術非聖人或明鬼神信物怪太史公書有戰國縱橫權譎之謀漢興之初謀臣奇策天官災異地形阨塞皆不宜在諸侯王不可與詔從之臣切以謂東平王骨肉至親特以備位藩臣猶不得賜而況海外之裔夷乎

按今四夷之好書籍者惟安南與朝鮮請自今外夷有來朝貢者非有旨不得與交易而於書籍一事尤宜嚴禁彼欲得之許具數以聞下翰林看詳可否然後與之

征討綏和之義

周易既濟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

虞書帝曰咨禹惟時有苗弗率汝徂征○按此萬世中國帝王征討蠻夷之始

詩序六月宣王北伐也（宣王命尹吉甫北伐有功而歸詩人作詩以敘其事如此）其詩曰玁狁孔熾我是用急薄伐玁狁至于大原

采芑宣王南征也（蠻荊背叛王命方叔南征）其詩曰蠢爾蠻荊大邦為讎方叔元老克壯其猷

江漢尹吉甫美宣王也能興衰撥亂命召公平淮夷（宣王命召穆公平淮南之夷詩人美其功）詩曰經營四方告成于王

漢宣帝時先零（音憐）羌楊玉叛時趙充國年七十餘上老之使丙吉問誰可將者對曰亡踰於老臣者上問將軍度羌虜何如充國曰百聞不如一見兵難隃（音俞與逾同遙也）度臣願馳至金城圖上方略充國至金城夜渡河渡輒營陳會明畢虜數十百騎來出入軍傍充國曰吾士馬新倦不可馳逐此皆驍騎又恐其為誘兵也擊虜以殄滅為期小利不足貪令軍勿擊充國常以遠斥堠為務行必為戰備止必堅營壁尤能持重愛士卒先計而後戰○酒泉太守辛武賢奏言擊罕（口旱反）开（音堅）嘉納其策以書敕讓充國曰將軍不早及秋共水草之利爭其畜食至冬虜藏匿山中將軍士寒手足皸（音軍折裂）瘃（音竹寒創）寧有利哉今詔武賢等擊罕开將軍其引兵並進充國上書曰先零為寇罕羌未有所犯乃釋有罪誅無辜誠非陛下之計也臣聞兵法攻不足者守有餘又曰善戰者致人而不致於人今恐二郡兵少不足以守而發之行攻釋致虜之術而從為虜所致之道臣愚以為不便○宣帝詔武賢等與充國合擊先零

將羌降者萬餘人矣充國度其必壞欲罷騎兵屯田以待其敝遂上屯田奏報上曰即如將軍計虜當何時伏誅兵當何時得決充國上狀曰臣聞帝王之兵以全取勝是以貴謀而賤戰百戰而百勝非善之善也故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今虜亡其美地薦草人有畔志而明主罷兵屯田以待可勝之虜雖未即伏辜兵決可期月而望此坐支解羌虜之計也臣謹條不出兵留屯田便宜十二事惟明詔采擇○魏相曰臣愚不習兵事利害後將軍數畫軍策其言常是臣任其計可必用也上於是報充國嘉納之

張栻曰漢將誠當以趙充國爲最殆三代之將非戰國以來摧鋒折敵者所可班也且不獨爲賢將殆可相也使其爲相如魏相輩當在其下風矣○戴溪曰世有所謂智將有所謂勇將有所謂常勝之兵有所謂幸勝之兵四者不可同日而語也充國

以智將而用常勝之兵故先計而後戰凡上書論列再四其言深切可爲萬世法與夫殘兵以逞僥倖功名者豈不相萬萬耶

按自古論兵者多矣惟趙充國最得帝王全勝之要道焉萬世守成之君所當師法者也蓋創業與守成用兵有二道創業之君尺地一民皆非已有驅烏合之衆齎旬日之糧故利於急戰以求決勝若夫守成之君則上承祖宗之基內撫人民之衆其於夷狄寇賊除去其害耳無所利之也百勝未必得福一敗或以致禍蓋在我者所繫既重故發之也不可以輕非萬全決勝不可爲也自世尚孫吳之法謂兵貴神速往往以逗遛爲將之罪殊不知帝王之師與敵國戰爭不同彼言名有當耳

班固曰久矣夷狄之爲患也故自漢興忠言嘉謨之臣曷常不運籌策相與爭於廟堂之上乎然總其要歸兩科而已縉紳之儒則守和親介冑之士則言征伐皆偏見一時之利害而未究匈奴之終始也○按和親征伐兩科皆視匈奴強弱以爲屈伸非帝王愼德懷遠之道也必也內無虞廷怠荒之失外有周官九伐之師合內外而一之斯爲帝王馭遠之術歟（以上言征討）

左傳襄公四年魏絳對晉悼公曰和戎有五利焉戎狄荐居（荐聚也狄人逐水草而居）貴貨易土（易輕也）土可賈焉一也邊鄙不聳民狎（狎習也）其野穡人成功二也戎狄事晉四鄰振動諸侯威懷三也以德綏戎師徒不勤甲兵不頓（頓壞也）四也鑒于后羿而用德度遠至邇安五也君其圖之公說使魏絳盟諸戎○按此後世和戎之始然魏絳所和之戎戎而入居中國者也後世則和及化外之戎矣

漢高祖八年匈奴數苦邊帝患之劉敬曰天下初定士卒罷（與疲同）於兵未可以武服也冒頓殺父代立妻羣母未可以仁義說也陛

下誠以適長公主妻之彼必慕以爲閼氏生子必爲太子冒頓在固爲子婿死則外孫爲單于可無戰以漸臣也帝曰善乃取家人子名爲長公主以妻單于○司馬光曰劉敬謂冒頓不可以仁義說而欲與爲婚姻何前後之相違也帝王之御夷狄服則懷之以德叛則震之以威未聞與爲婚姻也

文帝遣陸賈使南越賜其王佗書曰王之號爲帝兩帝並立亡一乘之使以通其道是爭也爭而不讓仁者不爲也願與王分棄前惡終今以來通使如故賈至南越佗恐頓首謝罪願奉明詔長爲藩臣奉貢職○按天下道理最大且真者誠而已觀漢文帝賜尉佗書自言其爲側室子又言高后自臨事諸呂爲變亂無虛僞

我

聖祖開國之初所降詔書一則曰朕本淮右小民二則曰朕本淮

右布衣其言不一而足與文帝不約而同寧不感動人心乎
文帝時賈誼上疏曰欲試屬國施五餌三表以係單于○顏師古
曰愛人之狀好人之技仁道也信爲大操常義也愛好有實已
諾可期十死一生彼將必至此三表也賜之盛服車乘以壞其
目賜之盛食珍味以壞其口賜之音樂婦人以壞其耳賜之高
堂邃宇倉庫奴婢以壞其腹於是來降者上召幸 酌
手食之以壞其心此五餌也○按或問朱子曰五餌之說如何
曰伊川云本朝正用此術契丹分明是被金帛買住了虜人分
明是遭餌但恐金帛盡則復來
武帝建元六年匈奴來請和親王恢燕人習胡事曰匈奴和親不
過數歲即復倍約不如勿許興兵擊之韓安國以爲不如和親於
是許之○按夷狄非我族類與之和親固不可然無故而興兵擊

之亦不可方彼之有求也宜正辭以拒之曰中國女子不習外
國水土而又多病況人生脩短不常而女子性質不定或反因
之以成釁隙不若各守疆界敦禮義之爲久長也如此復之非
獨善爲之辭理亦當如是也
成帝河平元年匈奴遣使奉獻自言欲降即不受我我自殺終不
敢還使者以聞下公卿議谷永杜欽以爲單于稱臣朝賀無有二
心今既享其聘貢之質更受其逋逃之官是貪一夫之得而失一
國之心擁有罪之臣而絕慕義之君也假令單于使之詐降以卜
吉凶避吏或者設爲反間欲因而生隙受之適合其策使得歸曲
而責直不可不詳也不如不受使
班固曰和親之論發於劉敬孝惠高后時遵而不違匈奴寇盜不爲
衰止逮至孝文與通關市妻以漢女歲賂千金匈奴數背約束邊

境屢被其害此則和親無益已然之明效也仲舒親見四世之事
猶欲復守舊文頗增其約以爲義動君子利動貪夫如匈奴者未
可以仁義說也獨可以厚利結之於天耳察仲舒之論考諸行事
廼知其不合於當時而有闕於後世也當孝武時雖征伐克獲而
士馬物故亦略相當匈奴人民每來降漢單于亦輒拘留漢使以
相報復其桀驁尚如斯安肯以愛子而爲質哉此不合當時之言
也夫邊境不選守境武略之臣脩障隧備塞之具厲長戟勁弩之
械恃吾所以待邊寇而務賦斂於民遠行貨賂信其言守空約而
幾胡馬之不窺不已過乎夫規事建議不圖萬世之利而媮巧音偷
一時之安未可以經遠也○按唐人之遣公主宋人之納歲幣
徒費民財損國威其後效果何如也後世尚鑒之哉
魏毋丘儉爲安定太守將之官魏公操戒之曰羌胡欲與中國通

自當遣人來慎勿遣人往善人難得必將教羌胡妄有所請求因
欲以自利不從則失異俗意從之則無益事興至遣校尉范陵至
羌中果教羌使自請爲屬國都尉公曰吾預知當爾蓋經事多耳
唐文宗太和五年吐蕃維州副使悉怛謀請降盡帥其衆奔成都
李德裕遣兵據其城具奏其狀牛僧孺曰吐蕃脩好約罷戍兵中
國禦戎守信爲上上以爲然詔德裕以其城及悉怛謀等悉歸之
吐蕃吐蕃誅之於境上極其慘酷至武宗朝德裕爲相言之於上
乞追獎忠魂各加褒贈詔贈悉怛謀右衛將軍○司馬光曰德裕
所言者利也僧孺所言者義也匹夫徇利而忘義人猶恥之況
天子乎○胡寅曰司馬公之言過矣維州本唐地取我故地乃
義所當爲司馬公斥德裕爲利僧孺爲義是皆無所據矣故以
維州歸吐蕃棄祖宗土宇縛送悉怛謀沮歸附之心僧孺以小

信妨大計也下維州遣兵據之洗數百年之恥追獎悉怛謀贈
以官秩德裕以大義謀國事也此二人是非之辨也○按德裕
初得悉怛謀之通款即宜密聞之朝廷且致書吐蕃執俟報下而
行焉報可則行不可則姑已之以待機會之來如此則不失歸
附之心而貽之禍患且亦不叔遜歷於矢
范仲淹議和守攻備四策其和策曰陰禮講信以盟好爲權宜選
將厲兵以攻守爲實事彼不背盟我則撫納無倦彼將負德我則
以守皆宜如此結好之策未有失也以上言綏和
按昔人謂戰守和皆應敵之具而非制敵之本制敵之本乃在
夫可以戰可以守可以和何者此實其腹心而運夫四肢之道
也蓋盡吾所以治中國者則戰之中有守有和守之中有和有
戰和之中亦有戰有守如環無端迭相爲用要令制敵在我而
其力常有餘欲戰則爲唐太宗欲守則爲漢光武欲和則爲漢
文帝苟惟先外而後內執一而廢二以鏖兵爲戰以畫地爲守
以解弛爲和則以戰乃秦氏隋氏之戰守乃朱梁之守而和乃
石晉之和矣然就三者而言之上策莫如守守而彼侵軼要求
不已然後量彼己審時勢或與之戰或與之和所以戰者以固
吾守非利其有也所以和者以安吾守非畏其彊也要其歸止
於守吾之封疆而已

脩攘制御之策

詩序曰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始於憂勤終於逸
樂
漢文帝時太子家令鼂錯言臣聞用兵臨戰合刃之急者三一曰
得地形二曰卒服習三曰器用利錯又言曰匈奴地形技藝與中

國異險道傾仄字詁側且馳且射此匈奴之長技也平原易地輕車
突騎此中國之長技也帝王之道出於萬全今降胡義渠來歸者長
技與匈奴同即有險阻以此當之平地通道則以輕車材官制之
兩軍漢鼂錯用相爲表裏而各用其長技此萬全之術也
哀帝建平中匈奴單于上書願朝公卿以爲虛費府帑可且勿許
楊雄上書諫曰六經之治貴於未亂兵家之勝貴於未戰匈奴本
五帝所不能臣三王所不能制今單于歸義陳見於前此迺上世
之遺策神靈之所想望國家雖費不得已者也惟陛下少留意於
未亂未戰以遏邊萌之禍○按內夏外夷天地之常經而楊雄以
單于歸義爲上世之遺策遺策之幾神靈之所想望過也
王莽時匈奴入雲中塞諸將在邊未敢出擊嚴尤諫曰匈奴爲害
所從來久矣未聞上世有必征之者也後世周秦漢征之然皆未
有得上策者也周得中策漢得下策秦無策焉當周宣王時獫狁
內侵至于涇陽命將征之盡境而還故天下稱明是爲中策漢武
選將練兵深入遠戍中國罷耗匈奴亦創艾而天下稱武是爲下
策秦始皇築長城之固起負海之粟中國內竭以喪社稷是爲無
策○劉熙曰推其至當周人惠此中國以綏四方得上策秦人築
長城設險守國得中策漢以宗室女嫁匈奴紓歲月之禍爲無
策○按嚴尤謂後世征伐未有得上策者昔者必如虞之無怠
無荒而四夷來王周之明王慎德而四夷咸賓然後爲上策乎
夫虞周之事化之也非征之也若夫命將征之之策周實上矣
秦之長城足以禦戎馬之衝突劉熙謂之得中策非非也漢武
窮兵黷武兵連禍結嚴尤謂之下策宜也雖然漢人出塞之兵
猶因其犯邊而征之也後世乃有虜本不犯邊而搆釁之者豈

非無策之甚哉又出漢人下矣
唐太宗貞觀二年鄭元璹使北頡利還言於上曰戎狄興衰專以羊馬為候今突厥民饑畜瘦將亡之兆也群臣多勸上乘間擊之上曰背盟不信利災不仁乘危不武縱其種落盡叛六畜無餘朕終不擊必待有罪然後討之○按太宗此言得帝王馭夷狄之道
貞觀二十五年回紇諸部皆來朝請吏詔以為六府七州以其酋長為都督刺史諸酋長請以回紇以南突厥以北開一道謂之參天可汗道置六十八驛上許之於是北荒悉平○范祖禹曰太宗好大無窮兼畜夷夏非所以遺後嗣安中國之道
德宗時陸贄曰措置乖方課責虧度財匱於兵衆力分於將多怨生於不均機失於遙制
宋太宗時張齊賢奏曰聖人舉事動在萬全百戰百勝不若不戰

而勝若重之慎之戎虜不足吞矣又曰家六合者以天下為心豈止爭尺寸之事角戎狄之勢而已是故聖人先本而後末安內以養外人民本也戎狄末也中夏內也夷狄外也是知二帝三王未有不先根本者也
田錫言于太宗曰今北鄙繹騷蓋亦以居邊任者規羊馬細利為捷捕斬小勝為功召戎起釁職此之由伏願申飭將帥謹固封守索獲番口撫而還之
錫又言曰禦戎在乎辯邊上奏報之虛實察左右蒙蔽之有無
王禹偁言于太宗曰漢之十三帝言乎聖明者文景也言乎衰亂者哀平也然而文景之時單于大有侵掠哀平之時單于委職稱臣此豈繫乎曆數而不由於道德耶臣以為不然矣且漢文當單于疆盛之時而外能任人內能脩德使不為深患者由乎德也哀平當單于衰弱之際外無良將內無賢臣而使之來朝者繫乎時也
仁宗時范仲淹上和守攻備四策其備策曰請朝廷力行七策以防大患一密為經畧（請遣有材識近臣視邊量權究利害而置之）二再議兵屯三專於選將四急於教戰五訓練義勇六脩京師外城畧曰後唐無備契丹一舉直陷洛陽石晉無備契丹再舉直陷京師故契丹至今驕慢必謂邊城堅而難攻京師坦而無備一朝稱兵必謀深入若京城堅固則有以伐其深入之謀○按宋都汴梁去幽燕千餘里而仲淹猶以脩京城為言當時不用其言卒有靖康之禍今國家都燕去邊地尤近己巳之變虜騎直犯京師雖我金城湯池如天難升然重城之外百萬人家亦嘗為之驚疑請及無事之時築為外城庶不至於過儆而驚潰也謹按嘉靖二十九年秋虜犯近郊居民被殺者甚衆至三十一二年於南方築為外

城如文莊之議今謂為新城云
已定討伐之謀仲淹又言曰元昊作偽詔誘邊人定關中其謀不細非獨元昊志在侵漢實漢之叛人日夜為賊之謀也（外夷至今多擄中國）獻為○按戎夷不用中國人其為害不深而其所以深為中國害者用中國之人也請立為條格凡近邊有才藝者皆許自陳試之而授以官則此輩心有所繫跡有所拘而不為彼用矣
吳育言于仁宗曰大凡兵家之勢征討者貴在神速守禦者利在持重況夷狄之性惟事剽急因而偽遁多誤王師武夫氣銳輕進貪功或陷詐誘之機今但明烽燧堅壁清野以挫剽急之鋒而徐觀其勢乃廟堂之遠筭也○田況言于仁宗曰古之名將以恩撫士卒為先所以然者鋒刃之下死生俄頃固宜推盡恩義以慰其心李牧備匈奴市租皆入幕府為士卒費趙充國禦先戎亦日饗

軍七太祖用姚全斌等抗西戎何繼筠等當北虜人各得環慶齊棣一州征租農賦市牛酒犒軍故得戎冠屏息不敢窺邊○蘇軾代滕甫論奏上神宗曰近者因病求醫偶悟一事推之有政似可施行惟陛下裁幸臣近患積聚醫言據病當下一日而愈若不下半月而愈然中年以後一下一衰積衰之患終身之憂也臣私計之終不以一日之快而易終身之憂遂用其言以善藥磨治半月而愈初不傷氣體力益全因悟近日臣僚獻言欲用兵西方皆是醫人欲下一日而愈者也其勢亦未必不成然終非臣子深憂君父欲出萬全之道也以陛下聖明將賢士勇何往不克而臣尚以爲非萬全者俗言彭祖觀井自係大木之上以車輪覆井而後敢觀陛下愛民憂國非特如彭祖之愛身而兵者凶器動有危亡其陷人可畏有甚於井故臣願陛下用兵如彭祖之觀井然後爲得

也又曰滅國大事也不可以速譬如小兒之毀齒以漸搖撼之則齒脫而兒不知若不以漸一拔而得齒則毀齒可以殺兒

靖康元年金人犯京師屯牟駝岡天駟監即孳生馬監之所芻豆山積畢時郭藥師來朝得旨打毬於其間金人兵至徑趣其所蓋藥師導之也○按自古國都於其近郊必有牧馬之所其間必有芻豆以爲飼秣之具固爲近便然宋人牟駝岡之變不可不慮也矧今　國都去邊伊邇已已之變倉卒用言者計焚棄芻豆何啻千萬當時見者莫不悔惜然事已即休無復有以爲言者竊惟今都城北鄭村壩二十四馬房倉場所儲積如坻如京請於無事之時而早爲之備也

以上馭夷狄上

大學衍義補畧卷二十八

大學衍義補畧卷二十九

馭夷狄下

守邊固圉之畧

詩小雅出車之三章曰王命南仲往城于方（朔方）出車彭彭旂旐央央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赫赫南仲玁狁于襄○按朔方自三代爲邊地漢人城之以遏虜宋始廢其城而棄其地

禮記月令孟冬之月命有司坏（補其闕）城郭戒門閭修鍵閉（鍵牡閉牝）慎管籥（管籥搏鍵器也以上四句言內也）固封疆備邊竟完要塞謹關梁塞徯徑（以上五句言邊也）○按古人於邊防之備其嚴且密如此後世爲政苟具目前而於邊塞之地無事則置之不問有事則倉皇無措甚或以樵薪之故而剪其蒙翳以營造之故而伐其障蔽以游畋之故而廢其險隘殊不思王公守國必設之險況自去其險以爲虜除道邪　今京師切近邊塞所恃以爲險固者內而太行西來外而渾蔚諸州高山峻嶺林木茂密以限虜騎衝突不知何人始於何時乃以薪炭之故營繕之用伐木取材折枝爲薪燒柴爲炭致使木植日稀蹊徑日廣設有風塵之警將何以扼其來而拒其入乎失今不爲之限制竊恐日甚一日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

左傳昭公二十三年楚囊瓦城郢沈尹戌曰古者天子守在四夷天子卑守在諸侯諸侯守在四鄰諸侯卑守在四竟慎其四境結其四援民狎其野三務（春夏秋之時）成功民無內憂而又無外懼國焉用城　夫正其疆場脩其土田險其走集（走集邊境之壘壁）親其民人明其伍候信其鄰國慎其官守守其交禮不僭不貪不懦不耆（耆強也）完其守備以待不虞○按楚畏吳之逼而城郢郢者楚之國都也不能

遠撫邊境惟欲近守城郭莊宗沈尹戍告之以此宋范仲淹欲脩
京城執政引囊瓦城郢之事以沮之殊不知近者未備何以服
遠況古人之陳言而不知當世之事宜者也
秦始皇三十三年蒙恬築長城起臨洮至遼東萬餘里○按長城
之築豈獨秦哉始也秦之前若燕趙趙武靈王始皇之前若昭王固
嘗築之矣亦不獨至秦止也秦之後若魏若北齊若隋亦皆築
之焉盖天以山川險隘限夷狄有所不足增而補之亦不爲過
但不可速成而虐役爾後之人懲秦人起閭左之失慮蒙恬絕
地脉之禍遂棄其已成之勢不加脩葺之功豈不可惜哉
秦皇又使蒙恬渡河取高闕陶山北假中築亭障以逐戎人恬
築上郡十餘年威振匈奴○按今日邊關其不取大而要者若庸紫
荊松亭鴈門是也盖天造地設此連亘之山以爲華夷之限而

又遣巨靈擘開兩山以通出入之道於此設爲重城守以士卒
所以絕華夷之通使外之寇賊不得入而內之姦細不得出也
雖然前事不可不監也嘗觀元人進金史之表曰勁卒擣居庸
關北拊其背大軍出紫荊口南搤其吭此古今都燕者防患之
明鑑也
漢書賈誼傳曰斥堠望烽燧不得臥將吏被甲胄而睡○按烽燧
之制自漢已有之
鼂錯言于文帝曰遠方之卒守塞一歲而更不如選常居者家室
田作且以備之以便爲之高城深塹具藺石藺石城上雷石也布渠荅渠荅鐵蒺藜也
復爲一城爲中周虎落虎落作藩落於塞下以沙布其表旦視其跡以知匈奴來入
文帝十四年匈奴十四萬騎入朝那蕭關遂至彭陽燒回中宮候
騎至雍甘泉上勒兵自欲征匈奴皇太后固要上乃止以張相如
欒布爲將軍擊逐出塞而還○按文帝一聞邊報即欲勒兵自征
奮然發則有之矣非帝王禦邊之常道也盖備邊有要在於平日
而不在於臨時禦邊有道在於用人而不在於自用使以帝王
之尊爲犬戎之敵勝之不武不勝爲咲也然則寇準勸眞宗幸
澶淵非歟曰聖人處事于其常不于其幸夫以漢高之英雄一
時良將多在尚且幾危于平城眞宗視高祖如何寇準視陳平
如何高瓊視樊噲如何必有能辨之者
文帝後六年匈奴入上郡雲中烽火通於甘泉遣將軍令免屯飛
狐蘇意屯句注以備雲中張武屯北地周亞夫次細柳劉禮次霸上
徐厲次棘門以備胡上自勞軍至霸上以備上郡○按古人守邊既
於臨塞之地命將以守之遇有寇虜又於要害之處遣將以備
之所以爲邊將之聲援也

武帝太初四年遣光祿勳徐自爲築五原塞外列城數百里築城
障列亭至盧朐
元帝時單于上書願保塞上谷以西至敦煌請罷邊備塞吏卒以
休天子人民議者皆以爲便郎中侯應習邊事以爲不可許曰開
夷狄之隙虧中國之固非所以永持至安威制百蠻之長策也
按斥堠以遠爲宜以高爲貴以簡爲便今日如宣府一處腹裏
墩口二百七十二所即此一處以例其餘墩臺之數失之太多
夫以方丈之土堆十數之孤卒其危甚矣幾何不爲虜持首去
如伏山也哉夫設墩臺以候望也其相去當以火光可見礮聲
可聞爲限故舊日墩臺省而併之可也若夫烽燧之制古人晝
則燔燧夜則舉烽偶遇風勁則煙斜而不能示遠值霧霖雨則火
鬱而不能大明宜於墩臺之上立爲長竿遇夜則懸紅燈以示

遠可也
武帝元朔二年衛青出雲中西至高闕遂至隴西取河南地爲朔方郡主父偃言河南地肥饒外阻河蒙恬城之以逐匈奴省轉戍漕廣中國滅胡之本也上用其計立朔方郡募民徙者十萬口築城繕塞因河爲固轉漕甚遠自山東咸被其害○按漢上朔方郡即赫連勃勃命叱干阿利蒸土築城之處所謂夏州是也即今寧夏或河套中也洪武之初西北邊防重鎭曰宣府曰大同曰甘肅曰遼東寧夏守鎭肇於永樂之初榆林控制始於正統之世其餘花馬池等堡皆是邊境多事之秋創置者也其於西北二邊處置固已嚴密但所謂黄河套者尚若闕焉何也前代之所以發棄之者以其邊防在內而其地在外故也今日守鎭固有在河套之外者秋高馬肥風寒河凍彼或長驅而入屯結其

中何以處之往者固嘗深入矣百計驅除未得其便幸其自去矣遂無一人慮其再來而預爲之區畫者思患須防茲其時乎
北魏中書監高閭表以爲北狄同於禽獸所長者野戰所短者攻城若以其所短奪其所長則雖衆不能成患雖來不能深入請依秦漢故事於六鎭之北築長城計六鎭東西不過千里一夫一月之功可成三步之地用十萬人一月可就雖有暫勞可以永逸凡長城有五利罷遊防之苦一也北部放牧無鈔掠之患二也登城觀敵以逸待勞三也息無時之備四也歲常遊運永得不匱五也
按我　朝建都於燕切臨邊境雲代一帶設爲墩臺有大邊有小邊今誠於大邊墩臺之間空缺之處因其崖險隨其地勢築爲邊墻以相連綴實守邊長久之計
唐高祖時突厥歲盜邊于鈞請于五原靈武置舟師於河扼其入

溫彥博曰魏爲長塹遏匈奴今可用帝使桑顯和塹邊大道召江南舡工大發卒治戰艦
始朔方軍與突厥以河爲境張仁愿請取漠南地於河北築三受降城絶虜南寇路中宗從之六旬而三城就自是突厥不敢寇朔方歲省費億萬減鎭兵數萬○按朔方軍即今河套地也唐初與突厥以河爲界則是固嘗守河矣而張仁愿所築三受降城皆在黄河之北大漠之南蓋古人之守險也不守其險而守於險之外若即險而守則敵與我共其險矣是以古人之守江也必守淮而河亦然今日邊城營堡措置已定固無可更革之理然事有暫勞而久安費少而効大者古人亦不憚改作也
五代晉高祖割幽薊等十六州與契丹○按石晉所賂契丹十六州地幽薊等七州在山前新嬀等九州在山後合前此契丹所

自取營幷二州蓋十有八州也自是中國非但失其土地人民乃併其關隘而失之我　太祖始逐出元人而復爲中國有蓋援之於泥塗之中也　太宗又於此建都則隮之天日之上矣山前七州（今爲畿甸之地）連岡疊嶂以爲內之藩籬山後諸州重關列戍以爲外之藩籬苟委任得人守禦有法可保其永無外患也
宋仁宗時范仲淹上攻守二議終之曰國家用攻則宜取其近而兵勢不危用守則必圖其久而民力不匱○按仲淹二言可謂得攻守之宜矣
張亢言于仁宗曰邊機軍政有五弊兵無節制一也無奇正二也無應援三也主將不一四也兵分勢弱五也有此五弊如驅市人而戰雖有百萬亦無益於事
歐陽脩上英宗曰禦邊之備東起麟府西盡秦隴地長二千餘里

分爲州州爲軍者二十有四而軍州分爲寨爲堡爲城者又幾二百皆須列兵以守之而賊之出也常舉國衆合聚爲一而來是吾兵雖多分之而寡彼衆雖寡聚之爲多以彼之多擊吾之寡不得不敗也○按今日備邊之地東起遼東西極隴蜀非若宋人之邊地起麟府盡秦隴而已洪武永樂之盛所守不過數處人聚而力全有以待虜而制勝正統以後分爲堡寨日多而軍卒之數日寡其弊誠有如歐陽脩所言者誠能革其寨堡之稍㨗者而併歸於要害之地則城堡不虛設而將卒皆有用矣

列屯遣戍之制

詩序采薇遣戍役也宣王之時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玁狁之難以天子之命命將帥遣戍役以守衛中國故歌采薇以遣之出車以勞還杕杜以勤歸也○程頤曰毒民而不由其上則人懷敵愾之

心矣

秦始皇既幷天下北築長城南戍五嶺又有驪山阿房之役兵不足用而後謫發矣其後里門之左一切發之○鼂錯曰秦時北攻胡貉築塞河上南攻楊粵置戍卒焉夫胡貉之地其人能耐寒楊粵之地其人能暑秦之戍卒不能其水土戍者死於邊輸者僨於道秦民見行如往棄市因以謫發之名曰謫戍先發吏有謫及贅婿賈人後以嘗有市籍者又後以大父母父母嘗有市籍者後又閭取其左發之不順行者深怨有背畔之心陳勝行戍至於大澤爲天下先倡天下從之如流水者秦以威劫而行之之敝也

秦用商鞅之法月爲更卒已復爲正(正卒)一歲屯戍一歲力役三十倍於古

漢更有三品有卒更(乃正身供正役一月一更爲更卒也)有踐更(以錢雇直所直者內地其役一月不行者以錢二千代行者)有過更(亦以錢雇直所直者邊戍其役三日不行者以錢三百入官以給戍者)○按漢時戍邊有過更之法凡民當戍者不過三日若不願行則聽其出錢縣官以給戍者此法今亦可行

高祖發巴蜀材官　軍霸上○景帝發車騎材官屯鴈門

宣帝發三河潁川等材官詣金陵

鼂錯言于文帝曰胡人往來轉徙時至時去此胡人之生業而中國之所以離南畝也如此數年則中國貧苦而民不安矣陛下幸憂邊境遣將吏發卒以治塞甚大惠也又曰陛下幸募民相徙以實塞下使屯戍之事益省輸將之費益寡甚大惠也陛下絕匈奴不與和親臣竊意冬來南也壹大治之則終身創(懲艾也)矣欲立威者始於折膠來而不能困使得氣後未易服也

武帝發天下七科謫出朔方○按武帝發天下七科謫一曰吏有罪([illegible]其故謫)二曰亡命(亡其鄉土)三曰贅婿(托於婦家)四曰賈人五曰故有市籍與夫父母有市籍大父母有市籍(四者皆身不在農畝)先儒謂其因秦人之舊蓋兵出於農固有定籍故於定籍之外立此七科以謫之也

明帝永平八年詔郡國中都官死罪繫囚減罪一等勿笞屯朔方五原之邊縣○按此秦漢以來謫有罪戍邊之始蓋置惡人於荒裔之地以禦魑魅古典也秦始皇謫治獄吏不直者築長城漢武帝謫吏有罪者出朔方其來遠矣然名爲士流繫官籍者率多選軟脆弱之人一旦使之被堅執銳以禦强虜其如誤國事何且歲費糧餉以養一無用之人無乃非計歟必欲重困罪人使彼知警豈無他策而必用此乎

以自北武罷都試而外兵不練國有征伐終籍京師之兵以出而果於無復鎮衛一賊矣○按內地有寇可用京師兵以平之若夫邊圉之寇非邊兵之慣於戰鬭不可用也況京畿之兵受命而總兵者皆天子勳戚貴報效而從征者皆權貴之子弟非實有材以敵愾惟欲冒功以得官遇敵則役邊兵之善鬭者以自衛虜退則奪邊兵之虜獲者爲己功是以邊城一聞京軍之來無不解體者爲今之計緣邊帶專責邊將守禦不得已而出京軍止用以爲邊將之聲援若其勢果不能支而京軍不得貪功冒進如此則邊兵畏京軍之擾害且奪其功無不奮志效死矣

唐初兵之戍邊者大曰軍小曰守捉曰城曰鎮而總之曰道其軍城鎮守捉皆有使而道有大將一人曰大總管已而更曰大都督永徽後都督帶使持節者始謂之節度使

陸贄言于德宗曰今者窮邊之地長順之兵角其所能則練習度其所處則孤危考其服役則勞察其臨敵則勇然衣糧所給惟止當身例爲妻子所分常有凍餒之色而關東戍卒歲月踐更不安危城不習戎備怯於應敵懈於服勞然衣糧所頒厚踰數等繼以茶藥之饋益以蔬醬之資豐約相形隔絕斯甚苟未忘懷孰能不慍不爲戎首則已可嘉而欲其協力同心以攘寇難雖有韓白孫吳之術臣知其必不能焉養之若斯可謂怨生於不均矣

宋制凡上軍遣戍皆本司整比畢頭司引對便殿給以裝錢代還亦入見犒以飲食凡大祀有賞給每歲寒食端午冬至各有特支戍邊每季又加給銀鞋又有薪水錢凡出入率有口糧○按宋太祖太宗起自兵間深知邊兵之勞苦故所以賞給之者比諸內地之軍爲加優也

四方夷落之情

王制曰中國戎狄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東方曰夷被髮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蠻雕題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髮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雕文謂刻其肌以丹青涅之不火食地煖不爲病也不粒食地寒少五穀也此亦畧言其俗之大畧耳）○以上總論四夷

舜典竄三苗于三危（三苗國名在江南荊揚之間）○分北三苗（北猶背也其善者留其不善者竄而徙之使分背而去也）

禹貢三危既宅三苗丕敘○呂祖謙曰三苗有罪自當竄逐發政施仁自當及之故治水至三危亦既使安居大得其敘○按夷狄之見於經者始於三苗帝舜授禪之初既即其極惡者而竄徙之又於所留者而分背之使知所勸懲此聖人馭夷狄之微

權也今自巴蜀以東歷湖南北桂嶺垂亘數千里溪洞山箐之中有曰犵曰狑曰獠曰猺曰獞凡十數種皆所謂蠻也其間最輕捷者曰猫說者謂此即三苗之後也國初於湖北川東立宣慰司者五曰永順曰保靖曰貴州曰思州曰播州又有宣撫司安撫司及招討司長官司之設外此所謂軍民府及軍民指揮使司者又兼設土官以轄其夷人善者授以職惡者分其勢是蓋得有虞分背之義禹貢丕敘之意也

秦昭王使白起伐楚畧取蠻夷置黔中郡漢改爲武陵郡（今[illegible]等地）歲令輸布是謂賨（錯）布始皇三十三年擊南越取其地置桂林（今廣西地）南海（今安南地）○按自秦漢以來所以爲中國害者北曰胡南曰越東曰甌越閩越之類皆已久入中國與齊魯宋衛無異惟所謂南越者其地西連湖湘直抵滇貴牂牁之境山深地險錯居

郡邑時或竊發難於備禦

漢武帝時欲伐閩越淮南王安上書言越方外之地剪髮文身之民不可以冠帶之國法度理也自三代之盛胡越不與受正朔非彊弗能服威弗能制以爲不居之地不牧之民不足以煩中國也南方暑濕近夏癉熱暴露水居蝮蛇蠹生疾厲多作兵未血刃而病死者什二三雖舉越國而虜之不足以償所亡今巳兵入其地必雉兇逃入山林險阻背而去之則復相群聚留而守之則士卒罷倦民苦兵事盜賊必起一方有急四面皆聳臣聞天子之兵有征無戰言莫敢校也如使越人蒙徼倖以逆執事之顏行猶言鴈行在前廝輿之卒有一不備而歸者雖得越王之首臣猶竊爲大漢羞之○按閩越今福建地其入職方已久非復漢時舊矣然劉安所言南方暑毒與夫兵至則潛藏兵退則復聚今日湖南廣右雲貴其山箐之瘴癘猶獠之情狀實與漢時無異也今日遏有遠夷梗化宜如安言以方寸之印丈二之組鎮撫方外不勞一卒不頓一戟而威德並行矣非獨遠夷之幸實中國之幸也

元帝初元三年珠崖儋耳郡又連年不定上欲大發軍待詔賈捐之曰臣聞堯舜聖之盛禹入聖域而不優以三聖之德地方不過數千里今關東民困流離道路此社稷之憂也駱越棄之不足惜不擊不損威臣愚以爲非冠帶之國禹貢所及春秋所治皆可且無以爲願遂棄珠崖專用恤關東爲憂丞相于定國以捐之議是詔珠崖民有慕義欲內屬者便處之不欲勿彊○蘇軾曰楊雄有言珠崖之棄捐之力也否則鱗介易我冠裳此言施於當時可也自漢末至五代中國避亂之人多家於此今衣冠禮樂盖

班既老其可復言棄乎

永和中侍御史賈昌與州郡討區憐等歲餘不克百官皆議遣大將發荊楊兗豫四萬人赴之李固駁曰九眞日南去洛南千里發其吏卒猶尚不堪況乃苦四州之卒以赴萬里之艱哉前中郎將尹就討益州叛羌益州諺曰虜來猶可尹來殺我後就徵還以兵付刺史張喬旬月之間殄滅寇虜此發將無益之效州郡可任之驗也上從固議拜祝良爲九眞太守張喬爲交趾刺史招誘降散嶺外復平○按李固謂發將無益州郡可任者此皆已然之明效然後世濟服郡守任用不久夷獠知其去任之速不可倚仗故雖暫服而復叛也今廣西左右兩江方二三千里所轄狼兵無慮十數萬設爲府州正官以土人爲之佐貳幕職參用流官故今百餘年間未聞有叱聚侵掠者而其爲州縣害者皆不屬

土官管束之人耳今日制馭馴服之策莫急於立土官請用左右兩江之例而微寓夫設立軍衛之意蓋兩江府州之設專以其地僞之一姓誠能衆建官而分其權則勢分力敵不能爲亂所謂微寓設立軍衛之意者此也

唐貞元中廣西黃洞首領黃少卿者侵服畢叛[illegible]公素復請討之兵部侍郎韓愈言近者征討本起於裴行立楊旻自用兵以來巳經二年前後所奏殺獲計不下一二萬人儻皆非虛賊巳盡至今賊猶依舊足明欺罔請選有材用威信諳嶺南事者爲經略使處理得宜自然永無侵叛之事○按南蠻與北狄不同蠻性陰柔倚山爲勢軍來則入山遠避軍去則外出虜掠其地多瘴癘華人從既不可速戰又不可持久此自古未有大得志於南蠻者也

交南古交趾也秦并天下於此置象郡秦亡南海尉趙佗擊并之漢置九郡九眞日南（象郡）是爲交趾地後女子徵側反遣馬援平之立銅柱爲漢界唐始立五管安南隸馬五代劉隱併其地其後管內大亂有丁部領者定之宋封其子璉爲交阯郡王（交人封自此始）傳子璿爲黎桓所奪淳化四年封桓爲王傳至龍延爲其下李公蘊所奪即封公蘊爲王李氏凡八世至昊旵（丑減）閩人陳日煚（音炯）遂有其國○按交阯本秦漢以來中國郡縣之地五代時始爲劉隱所併宋初始封爲王未嘗以國稱也孝宗時始稱國而天下因以高麗直臘視之矣陳氏傳至日煃當 太祖開國之初首先納款 太祖著之祖訓不許後人伐其國傳至日焜爲黎季犛所篡盡殺陳氏幷及 朝使 太宗遣征夷將軍朱能等征之能道卒命副將張輔總其兵生禽季犛獻俘京師詔求陳氏

遺裔立之國人咸稱季犛殺之盡無可繼請復古郡縣遂立交阯都布按三司府縣衛所一如內地其後有黎利者以求得陳氏後爲辭表請立之 宣宗皇帝聽之即棄其地俾復爲國而不逆其詐也群臣屢請討之 宣宗皇帝念聖祖之垂訓因置不問（祖訓所不伐者陳氏耳群臣所請者黎氏也故得以祖訓爲辭所爲黎氏所殲戮）遂使九眞日南之域秦漢以來之遺民既得見天日而又淪於幽谷之中何其重不幸哉（在唐中葉交州人姜公輔已仕中朝學士宰相與中州之士相頡頏矣世歷五代爲土豪所據求得與桂林南海等六郡之列而不可得然衣冠禮樂文物之邦）○以上言南夷

匈奴其先夏后氏之苗裔曰淳維唐虞以上有山戎獫狁葷粥居于北邊自淳維以至頭曼千有餘歲然至冒頓而匈奴最强大與諸夏爲敵國其姓世官號可得而記曰單于姓攣鞮氏其國稱之曰撐犁孤塗單于（匈奴謂天爲撐犁謂子爲孤塗單于者廣大之貌言其象天單于然也）

漢高祖聞冒頓居代谷欲擊之使人覘匈奴使者十輩來皆言匈奴可擊復使劉敬往敬還報曰兩國相擊此宜矜夸見所長今臣往徒見羸瘠老弱此必欲見短伏奇兵以爭勝愚以爲匈奴不可擊也是時漢兵已業行帝怒械繫敬廣武帝至平城兵未盡到冒頓縱精騎四十萬圍高帝於白登七日用陳平秘計使使厚遺閼氏乃解圍之一角陳平請令彊弩傅兩矢外鄉從解角直出至廣武赦劉敬封二千戶爲關內侯○按自高祖解圍至我 朝一千四百餘年北狄興亡分合不知凡幾變而至于胡元極矣說者謂北狄之盛也固莫盛於胡元而其衰也亦莫衰於今日何也自古北狄之爲中國害者徒以其生長沙漠耐飢寒習勞苦而不畏死是以往往取勝中國至于胡元空其部落入居內地棄

彼夷習効我華風凡其自昔猛鷙之態皆變而爲柔耐苦之性皆變而爲驕元其百年以來內外官司皆用其國人以爲之長其肢體筋骨無復如昔日之耐飢寒耳勞苦矣一旦天兵南來其主開建德門夜遁倉卒隨行者惟宮禁宿衛者耳若夫遠宦之臣外戍之卒固不能盡從也敗亡遁歸者蓋亦無幾而其信猜然見胥必爭者犬戎之性故在也方且自相魚肉自相攘奪救死扶生之不暇以故不能爲我邊防之害我

太宗皇帝親統六師凡六出塞彼皆雉竄鼠伏無有一虜敢張螳臂以當雷霆之威者僅受一也先土千降附而還百年之間夷狄懾伏自秦以來所未有者已也先之變非彼之能也乃吾謀臣之誤也雖然蠭蠆有毒古人善喻昔者阿骨打之起於遼末鐵木真之起於金季皆以其微弱而蔑視之也爲國者尚鑒

之誡

突厥阿史那氏盖古匈奴北部也臣一于蠕蠕至吐門遂强大更號可汗猶單于也○按漢之冒頓控弦三十萬唐之頡利控弦且百萬宋之契丹拓拔未必如漢唐之盛然漢唐雖受其害而終不若宋朝之甚者契丹得燕十八州地拓拔盡有夏之境據中國地用中國人而爲中國害此宋之邊患所以比漢唐爲甚也

回紇其先匈奴也姓藥羅葛氏突厥既亡惟回紇與薛延陀爲最彊其後攻薛延陀殘之并有其地其後易回紇曰回鶻言捷鷙猶鶻然○按有唐一代北狄最强者前曰突厥後曰回鶻然皆居其境内故其爲害止於邊地非若宋人失其險阻而以内地爲邊也

大明一統志曰北胡種落不一歷代名稱各異夏曰獯鬻周曰獫

狁秦漢皆曰匈奴自漢以來匈奴頗盛後稍弱而烏桓興歷鮮卑蠕蠕以至突厥唐滅之五代及宋契丹復盛既而蒙古并有之遂入中國傳十四世遁于沙漠洪武中遣將討之自是不敢近邊永樂中東駕屢親征之諸胡始平○按自周以來北狄之寇止及邊境而已至五代石敬塘以山前後十六州賂契丹始據中國地與宋爲敵國女直又奄中州而有之蒙古遂混一南北基其禍者石敬塘也自秦漢以來邊圉皆付之將臣我 朝都于幽燕盖天子自爲守也我之所以控而制之者固重而要彼之所以來而侵者亦速而近所以思患預防者比漢唐宜加意百倍也萬一公卿將相及左右之臣有假鎮靜之術以掩其無能之迹爲必無事之言以寬 主上之憂此皆姦邪小人李斯趙高之流也惟聖明省察

兀良哈本春秋特山戎地 本朝洪武中征敗北胡來降者衆詔以兀良哈之地置泰寧朶顔福餘三衛以處之爲東北外藩命其長爲指揮各領其部○按今三衛在古東胡地竊聞景泰初三衛爲虜所驅竄古虜中隨之入貢我待之者比其常例加優數倍彼乃憤然謂我畏强而慢弱遂堅從彼之心噫此乃陳平用草具間楚使之計我乃襲而用之不自覺也請自今以後三衛所來朝比諸夷優加禮待則彼感恩慕義永爲扞蔽矣○以上北狄

漢武帝元朔三年張騫自月氏還具爲天子言西域諸國風俗天子既聞諸國多奇物發使四出求身毒國殺畧漢使終莫能通騫又言于武帝曰臣居匈奴中聞烏孫王號昆莫誠以此時厚賂烏孫遣公主爲夫人結昆弟則是斷匈奴右臂也既連烏孫自其西大夏之屬皆可招來而爲外臣自是西域始通於漢凡三十六國

按此秦漢以來西域通中國之始

光武建武二十九年西域十八國俱遣子入侍久留敦煌皆愁思亡歸鄯善王安上書願復遣子入侍請都護帝報曰今使者大兵未能得出如諸國力不從心東西南北自在也○按自漢遣張騫通西域後中國帝王當全盛時往往遣使遠通西域漢唐宋皆然在 本朝則爲哈密火州亦力把力撒馬兒罕哈烈于闐諸處夫古今所謂西域者其土壤山川不改其舊但其名稱隨世改易不可一一別識也然聖人詳於治内畧於治外隨其俗而處之斯爲得矣政不必如漢人之遣使臣設都護置質子通昏姻求珍貨也惟今所謂哈密赤斤蒙古罕東安定阿端曲先其地處吾近邊薄於北虜不可棄以外虜視之使爲虜用洪武永樂中因其土酋内附立以爲衛亦漢人斷匈奴臂使不通羌之

一策也
唐書吐蕃本西羌屬蓋百有五十種散處河湟（陝西西寧河州等處）江岷（陝西岷洮州山及四川松茂等處）間姓勃窣野
大明一統志西蕃即吐蕃也唐貞觀中始通中國至唐末衰弱入
內屬者謂之熟戶餘謂之生戶宋時朝貢不絕神宗以來皆授以
官元憲宗始於河州置吐蕃宣慰司都元帥府又於四川徼外置
宣慰司世祖時復郡縣其地設官分職以吐蕃僧八思巴為大
寶法王帝師領之嗣者數世弟子號司徒司空國公佩金玉印章
者前後相望　本朝洪武六年建官賜印俾因俗為治有都指揮
宣慰使元帥招討等官自是番僧有封頂灌國師及法王者比歲
或間歲赴京朝貢○按土蕃之地北起陝西之河湟迤南歷四川
抵雲南西北之境洪武六年建官賜印歲通朝貢而已然自有西

僧以來此屬不為邊患遇有寇盜　朝遣僧諭之尋即解散若
夫邊徼之內如陝西之岷州四川之龍州諸處吐蕃種落久已
內屬悉隸束約不復生梗惟所謂生番者地險人獷屢為邊患
區處過絕未得其宜然俗頗尚僧請依岷州例建一大刹擇番
僧之有道行者俾守其地退前時將卒於威茂等州守禦如此
則可少紓蜀人輸運之苦而息邊境劫掠之患矣（以上西番）
漢武帝元狩元年始通滇國尋置益州郡明帝置哀牢博南二縣唐
玄宗冊南詔為王蠻語謂王曰詔宋政和元年封其酋為大理國王
元憲宗平大理立為三十七郡世祖自西番入大理平雲南遣將
招降其酋長遂分為三十六路四十八甸皆設土官管轄本朝洪
武中立為麓川車里（里或作理）二宣慰司此外又有孟養木邦緬甸老
撾八百大甸宣慰司

洪武伍年我
太祖以天下一統惟雲南為故元遺孽梁王把匝剌瓦爾密所據
遣翰林待制王禕行參政吳雲持詔往諭之禕見梁王君臣諭以
禍福使亟奉版圖歸職方時梁王君臣相顧駭服欲降會故元太
子自立於沙漠遣使脫脫徵糧雲南因以危言迫梁王禕知不免
謂梁王曰汝朝殺我大兵夕至矣遂與副使吳雲俱被害
評按王子充文名才器獨冠當時未及大行而齎志以沒君子
惜之然忠魂正氣千載不磨余按滇中嘗展拜於二忠祠云
洪武十四年九月朔　上命潁川侯傅友德永昌侯藍玉西平侯
沐英率師三十萬往討梁王　上授以方略出師龍江十二月傅
友德等進取曲靖俘其衆二萬悉縱使歸蠻而軍聲益震沐英等
率師趨雲南梁王棄城走滇池島中投水死英入城收其金印幷

官府符信圖籍撫安其民雲南悉平友德等兵亦敗諸蠻城烏撒
十五年正月英等率兵略徽江臨安沅江尋甸楚雄洱海次第皆
下二月攻大理克之十七年友德等凱還至京論功封爵二十二
年冬英入朝　上宴之奉天殿賜賚甚厚　上諭之曰朕聞雲南
諸夷心服於爾宜亟回以安之英遂回雲南英之鎮雲南也簡官
僚修惠政剔姦蠹興學校治水利通鹽井來商旅墾田至一百一
萬三千畝而軍食充足恩威並施教化大行雲南遂為樂土卒封
黔寧王諡昭靖配享　太廟
評按雲南本蠻夷異域至我　朝始克底定彬彬然與中土相
頡頏此固我　太祖神謀所致而傅穎公沐黔寧二臣之勳勞
亦不可誣若黔寧之簡官剔蠹治水墾田與斯人同其樂利使
諸夷心服而無貳則又世守南土者所當取法也以上西南夷

大明一統志女直古肅愼之地在混同江之東初號女眞後避遼
興宗諱改曰女直臣屬於遼至阿骨打始大建國曰金滅遼金亡
歸元迨入　本朝悉境歸附自開元迤北因其部族所居建置都
司一衛一百八十四所二十官其酋長各統其屬以時朝貢
按古人謂女直不滿萬滿萬則不可當以今觀之都司衛所及
其所謂地面者五十有八其人豈止萬哉我　文皇帝銷患於
未萌悉分而散之使之力足以自立勢足以相抗不相統屬不
相糾合是以百年以來無東北之患
大明一統志朝鮮國周爲箕子所封之國漢初燕人衛滿據其地
武帝定朝鮮爲眞番臨屯樂浪玄菟四郡漢末爲公孫度所據魏
滅之晉永嘉末始爲高麗高麗本扶餘別種其王高璉居平壤城
即樂浪郡也五代唐時王建代高氏闢地益廣其後子孫遣使朝

貢於宋及遼金歷四百餘年未始易姓元至元中西京內屬畫以慈
悲嶺爲界洪武二年王顓表賀　太祖即位賜以金印誥命封高
麗國王二十五年其門下侍郎李成桂主國事更名旦徙居漢城
遣使請改國號詔更國號曰朝鮮其國分八道分統府州郡縣
按朝鮮自入　國朝以來恭順朝廷四時朝貢不廢禮節盖得
小國事大之禮
日本在東海之中古稱倭奴國或云惡其舊名故改曰日本以其
近日所出也○按　皇明祖訓所列諸夷國名凡十有五而日本
與焉於其下註曰日本國雖朝貢暗通奸臣謀爲不軌故絶之
盖以此國其人雖粗知禮義而心實狡詐往往爲海邊州郡害
故痛絶之且於山東淮浙閩廣緣海去處設爲衛所居多近年
又設爲備倭官軍操習戰舡以爲防備是以數十年來彼知吾

有備不敢犯邊時或朝貢　朝廷以其恭順之故而禮遇之寔
前日之絶而今日之容非自相戾也前日之詐今日之誠也
聖人何容心哉○嘉靖三十一年倭奴入寇閩浙蘇松沿海州
郡備嘗慘毒今且十年矣未息也○以上東夷○按皇明祖訓
有曰四方諸夷皆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給得
其人不足以使令吾恐後世子孫倚中國富强貪一時戰功無
故興兵致傷人命切記不可但胡戎與西北邊境互相密邇累
世戰爭必選將練兵時謹備之大哉
聖祖之言萬世　聖子神孫所當佩服以爲家訓者也

劾誘窮黷之失

易師六五田有禽利執言（奉辭也）无咎○程頤曰禽入于田侵害稼
穡於義宜獵取如此而動乃得無咎若秦皇漢武皆窮山林以

索禽獸者也非田有禽也
復上六迷復（迷而不復）凶有災眚（天災之眚）用行師終有大敗（用以行師終有大敗）以其
國君凶（以之爲國則君之凶也）至于十年不克征（終不能行也國勢不能振）象曰迷復之凶
反君道也○按迷復之凶凡事皆然而於行師尤甚智伯好戰而
家以之亡隋煬伐遼而國以之覆其源之起盖智瑶好勝而務
廣貪功故也使其一敗之後迷而能復如武帝末年有輪臺之
悔其終亦不至於亡矣
魏武侯問李克曰吳之所以亡者何也李克曰數戰數勝文侯曰
數戰數勝國之福也其所以亡何也李克曰數戰則民疲數勝則
主驕以驕主御疲民此其所以亡也
漢文帝時將軍陳武等議伐南越朝鮮孝文曰朕能任衣冠念不
到此且兵凶器雖克所願動亦耗病謂百姓遠方何今未能銷距

願且堅邊設候結和通使休寧北陲爲功多矣且無議軍○按司
馬氏載文帝此言於律書之首以見帝天性粹美有制禮作樂
之具也
武帝元朔二年以後屢遣衛青或霍去病或李廣利擊匈奴○胡
寅曰武帝以一馬之故戰師萬里富庶之俗至於蕭然還募自[illegible]
人禍延孫子接刃闕下流血盈溝甚僭慘矣（如太子據）
元光二年鴈門馬邑豪聶壹因大行王恢言匈奴初和親可誘以
利伏兵襲擊必破之道也王恢以爲擊之便韓安國曰臣聞高皇
帝嘗圍於平城七日不食及解圍反位而無忿怒之心夫聖人以
天下爲度者也不以己私怒傷天下之公故結和親至今爲五世
利臣切以爲勿擊便上終從恢議以韓安國王恢爲將軍將車騎
材官三十餘萬匿馬邑旁谷中陰使聶壹亡入匈奴謂單于曰吾

能斬馬邑令丞以城降財物可盡得於是單于將十萬騎入武州
塞未至百餘里見畜布野而無人牧者怪之乃攻亭得鴈門尉史
知漢兵所居大驚乃引兵還漢兵追至塞弗及乃皆罷兵上怒下
恢廷尉當恢逗撓當斬曰不誅無以謝天下恢聞自殺自是匈奴
絕和親攻當路塞○按中國之所以取勝於夷狄者不獨以威也
蓋亦有道焉耳今乃設法以誘之誘之以義固非待人之誠況
誘之以利又從而害之市井有知識者尚不爲也況帝王乎
宣帝時欲因匈奴衰弱出兵擊之使不得復擾西域魏相上書諫
曰軍旅之後必有凶年言民以其愁苦之氣傷陰陽之和也出兵
雖勝猶有後憂按今年子弟殺父兄妻殺夫者凡二百二十二人
此非小變也今左右不憂此乃欲發兵報纖介之忿於遠夷殆孔
子所謂吾恐季氏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墻之內也○胡寅曰魏
相之疏止無名之兵弭連兵之禍恐傷陰陽之和以生蕭墻之
憂眞經國之遠猷宰相之能事也其尤可服者風俗澆瀉直以
告君此則賢者或以爲難也
靈帝建寧六年護烏桓校尉夏育上言鮮卑寇邊請發兵出塞擊
之乃拜田晏爲破鮮卑中郎將蔡邕議曰育晏虛計二載自許有
成若禍結兵連豈得中休夫邊陲之患手足之疥搔中國之困胷
背之瘭疽方今郡縣盜賊尚不能禁況此醜虜而可伏乎天設山
河以別內外今乃欲以齊民易醜虜皇威辱外夷就如其言猶已
危矣況得失不可量耶帝不從遂育出高柳晏出雲中大敗奔還
死者什七八（瘭音標）
隋煬帝幸突厥啓民可汗帳高麗使者在啓民所啓民不敢隱與
之見帝裴矩說帝令使者還語高麗王入朝至是不至乃謀討之

課天下買馬造船造車發河南北民夫以供軍需天下騷動盜賊
蜂起攻陷城邑楊玄感等乘之而起隋遂以亡○胡寅曰煬帝前
此下林邑克契丹等無不如意所謂天助不善非祐之也厚其
毒而將降之罰耳綱恢恢而不失可不畏哉
唐太宗欲自征高麗褚遂良諫曰高麗罪大誠當致討但命一二
猛將將四五萬衆取之如反掌耳以天下之君輕行遠舉皆臣之
所甚憂也不聽○范祖禹曰使太宗從遂良之言雖伐而不克未
大失也
房玄齡上表曰陛下每決一重囚必令三覆五奏嘉膳止樂者重
人命也今驅無罪之士卒委之鋒刃之下使之肝腦塗地獨不閔
乎願陛下許高麗自新焚淩波之船罷應募之衆自然華夷慶賴
遠肅邇安

玄宗天寶六載帝欲使王忠嗣攻吐蕃石堡城忠嗣上言石堡險固非殺數萬人不能克臣恐所得不如所亡不如厲兵秣馬俟其有釁然後取之帝意不決將軍董延光請行帝命忠嗣分兵助之忠嗣不得已奉詔而不盡如所欲李光弼曰大夫以多殺士卒之故不欲成延光之功今以數萬衆授之而不立重賞士卒安肯爲之盡力乎然此天子之意也彼無功必歸罪於大夫大夫何愛數萬段帛不以杜其讒口乎忠嗣曰忠嗣今受責天子不過以一將軍歸宿衛其次不過黔中上佐忠嗣豈以數萬人之命易一官乎

天寶十三載劍南李宓擊南詔全軍皆沒楊國忠隱其敗更以捷聞益發兵討之前後死者幾二十萬人無敢言者

胡寅曰楊國忠討南詔喪師幾二十萬高仙芝擊大食喪師三萬安祿山討奚契丹喪師六萬前此楊思勗討反蠻所殺又十萬爲人父食民者天子也將帥殺之如此而明皇不知失職又奚其能免乎

德宗時吐蕃尚結贊卑辭厚禮因馬燧以求和李晟曰戎狄無信不如擊之張延賞與晟有隙數言和親便上從之尚結贊請必渾瑊主盟瑊發長安晟戒以盟所爲備不可不嚴延賞曰我有疑彼之形則彼亦疑我矣盟何由成上詔瑊推誠待虜勿爲猜疑瑊奏吐蕃決以辛未盟延賞集百官稱詔示之曰李太尉謂和好必不成今日盟定矣晟聞之泣曰吾生長西陲備諳虜情所以論奏但恥朝廷爲犬戎所侮耳上始命駱元光韓遊瓌屯兵爲瑊援距盟所三十餘里將盟瑊入幕易禮服虜大譟而至瑊自幕後出偶得他馬乘之虜追擊之瑊至營元光發伏成陳以待之虜騎乃還是日上視朝謂諸相曰今日和戎息兵社稷之福柳渾曰戎狄豺狼也非盟誓可結今日之事臣竊憂之李晟曰誠如渾言上變色曰柳渾書生不知邊計大臣亦爲此言耶是夕韓遊瓌表言虜劫盟已大驚謂柳渾曰卿書生乃能料敵如此其審耶初尚結贊惡李晟馬燧渾瑊曰去三人則唐可圖也於是離間李晟因馬燧以求和欲執渾以賣燧因縱兵直犯長安會失渾瑊而止

陸贄言於德宗曰懷生畏死蠢動之大情處危求安品物之恒性好生以及物者乃自生之方施安以及物者乃自安之術擠彼於死地而求此之久生也從古及今未之有焉措彼於危地而求此之久安也從古及今亦未之有焉是以昔之聖王與人同其生且安而上下兩全矣

宋司馬光上英宗曰切見國家所以禦戎狄之道似未盡其宜當其安靖附順之時則好與之計較末節爭競細故及其桀傲暴橫之後則又從而姑息不能深討是使戎夷厭於柔服而樂爲背叛其致寇之人既不追究而守邊之臣亦無譴責如此而望戎狄賓服疆埸無虞是猶添薪扇火而求湯之不沸也

司馬光言于神宗曰羽翼未成不可以高飛近者未悅不可以來遠今朝廷之政未盡修封域之中未盡治內郡無一年之蓄左帑無累月之財民間貧困十室九空承平日久將驕士惰教閱稍頻則愠懟怨咨賜予不時則揚言不遜被甲行數十里則喘汗不進遇鄉邑小盜則望塵奔潰陛下視天下如此而欲謀境外之事起兵革之端挑陸梁之虜冀難立之功此臣所爲寒心者也爲今之計莫如舉百職修庶政安百姓實倉庫選將帥立軍法練士卒精器械八者皆備然後惟陛下之所欲爲無不可也彼進謀者皆非實爲國家斬將搴旗拓土開境建衞霍甘陳之功也但以利己

臣誑惑聖聽欲盜陛下　之官職耳他日國家有患不預其憂危邊境有事則將帥邀賞士卒受禍無事則上下寂寂無因徼倖此乃人臣之利非國之利不可不察也

蘇轍言于哲宗曰善為國者貴義而不尚功貴信而不求利非不欲功利也以為棄義與信雖一快於目前而歲月之後其害有不可勝言者昔晉文公圍原不肯失信以待降晉荀吳圍鼓必待力盡而後取以世俗言之此二人者可謂疎於事情而怠於功利矣然要其終文公以霸天下荀吳以强晉國知信義之效見於久遠如此○昔人有言有邊事邊臣之福無邊事朝廷之福

徽宗時蔡京開邊知桂州王祖道欲乘時徼富貴誘王江酋楊晟免等使納土詔以為懷遠軍厚以官爵金帛挑誘諸夷實無尺地一民益於縣官蔡京既自以為功鋪張賀表至謂混中原風氣之

殊當天下輿圖之半祖道用是超取顯美

宣和二年欲復燕雲蔡京童貫主之朝散郎宋昭上書極言遼不可攻金不可鄰金必敗盟為中國患乞誅王黼童貫趙良嗣等且曰兩國之誓言敗盟者禍及九族陛下以孝理天下其忍忘列聖之誓乎陛下以仁覆天下其忍置河朔之民於塗炭之中而使其肝腦塗地乎除昭名編管海州先是草澤安堯臣上書曰天生北狄謂之犬戎投骨於地狺然而爭者犬之常也今乃搖尾乞憐非畏吾也蓋邊境之上未有可乘之隙陛下將起燕雲之役異日脣亡齒寒邊境有可乘之隙狼子野心安得不畜其銳而伺吾隙以逞其所大欲耶臣又觀自古國家之敗未嘗不因宦者專政此曹手執帝爵口銜天憲則臣下之死生禍福在焉劉蕡謂自古宦者預軍政未有不敗國喪師者自兵權歸貫紛更殆盡賞罰不明兵氣豪靡經營之久國乃困之苟能速去其弊則赤子膏血不為此曹涸也奏入不省其後轉糧以給燕山民力疲困加之連年凶荒饑民並起為盜女真乘之遂至失國

元世祖至元十八年擊日本兵十餘萬死於海島還者僅三十人

按秦皇長城之築漢武出塞之師蓋以驅除北狄使異日不為吾子孫生靈害耳若元世祖之擊緬甸爪哇占城日本殆無虛歲則徒以諸國有珠貝寶石之類故窮兵於炎天漲海之外也嗚呼求無用之物害有用之人至再至三豈復有君人之道哉彼夷狄之主無足怪耳後世履帝王之位為華夏之主者慎勿效尤

以上馭夷狄下

大學衍義通略卷之二十九

大學衍義通畧卷三十

治國平天下之要十三

成功化

聖神功化之極

易乾元亨利貞○按乾之三畫萬世文字之祖元亨利貞四字萬世義理之宗在天則爲春夏秋冬在人則爲仁義禮智流行于天地間則爲元會運世

彖曰卦辭謂之彖爲彖夫子從而什之通謂之彖彖者言一卦之義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言元也乾元統言天之首也雲行雨施品物流形言亨也大明終始六位時成天道之終始則見六卦之位各以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乘此六爻之時以當天道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利貞保合大和是以利且貞也首出庶物萬國咸寧乾道首出庶物而萬彙亨君道尊臨天位而四海從

文言曰它卦彖象而已獨乾坤更設文言元者善之長也元者生物之始於時爲春於人爲仁而衆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亨者生物之通於時爲夏於人爲禮而衆美之會也利者義之和也利者生物之遂於時爲秋於人爲義而得其分之和貞者事之幹也貞者生物之成於時爲冬於人爲智而爲衆事之幹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按朱子謂元者善之長四句說天德之自然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四句說人事之當然乾之文言雖通上下而言然其於人君之身尤切

九五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則各從其類也

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程頤曰大人與天地日月四時鬼神合者合乎道也合乎道則人與鬼神豈能違也

恒之彖曰恒亨無咎利貞久於其道也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利有攸往終則有始也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時變化而能久成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觀其所恒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大傳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

顯諸仁藏諸用運行之迹生育之功顯諸仁也神妙無方變化無迹藏諸用也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天地不宰聖人有心也盛德大業至矣哉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

堯典曰若發語辭稽考也古帝堯曰放至也勳功也欽敬也明通明也文文章也思意思也安安無所勉強也允信也恭敬也克能也讓光被四表外也格于至也上下上天下地克明俊大也德以親九族高祖至玄孫九族既睦和也平均也章明也百姓畿內民庶百

姓昭明百姓能明其明德協和萬邦天下諸侯黎黑也民於嘆美辭變變惡爲善時是也雍和也

金履祥曰上文紀聖德之盛此章紀治化之序聖人治天下其機有二一則盛德發越自然成化一則布德施化推而廣之也

大禹謨益曰都帝美堯也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皇天眷命奄有四海爲天下君

伊訓曰嗚呼古有夏先后方懋厥德罔有天災山川鬼神亦莫不寧暨鳥獸魚鼈咸若

洪範初一曰五行水火木金土次二曰敬用五事貌言視聽思次三曰農用八政食貨祀司空司徒司寇賓師次四曰協用五紀歲月日星辰曆數次五曰建用皇極次六曰乂用三德正直剛克柔克次七曰明用稽疑雨霽蒙驛克貞悔次八曰念用庶徵雨暘燠寒風時次九曰嚮用五福壽富康寧攸好德考終命威用六極凶短折疾憂貧惡弱○蔡沈曰此九疇之綱也在天惟五行在人惟五事以五事

參五行天人合矣八政者人之所以因乎天五紀者天之所以示乎人皇極者君之所以建極也三德者治之所以應變也稽疑者以人而聽于天也庶徵者推天而微之人也福極者人感而天應也本之以五行敬之以五事厚之以八政協之以五紀皇極之所以建也乂之以三德明之以稽疑驗之以庶徵勸懲之以福極皇極之所以行也人君治天下之法孰有加于此哉

五皇極皇建其有極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

無偏[不中]無陂[不平]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不公]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

禮運大道之行也天下爲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與鰥同]寡孤獨

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爲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

四體[四肢也]既正膚[膚內薄皮]革[革外厚皮]充盈人之肥也父子篤兄弟睦夫婦和家之肥也大臣法小臣廉官職相序君臣相正國之肥也天子以德爲車以樂爲御諸侯以禮相與大夫以法相序士以信相考百姓以睦相守天下之肥也是謂大順

故天不愛其道地不愛其寶人不愛其情故天降膏露[露之澤如膏]地出醴泉[泉之味如醴]山出器車[山木自成車材]河出馬圖鳳凰麒麟皆在郊棷[棷當作藪]龜龍在宮沼其餘鳥獸之卵胎皆可俯而窺也則是無故先王能脩禮以達義體信以達順故此順之實也

中庸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周惇頤曰天以陽生萬物以陰成萬物生仁也成義也故聖人在上以仁育萬民以義正萬民天道行而萬物順聖德脩而萬民化大順大化不見其迹莫知其然之謂神故天下之衆本在一人道豈遠乎哉術豈多乎哉

張載曰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往聖繼絶學爲萬世開太平

按大學之道其綱領有三其條目有八無一理不該無一事不備我

太祖既以之建學立師設科取士　太宗又命儒臣表章之以爲大全書頒布天下學校古先聖王所以開太平者今則眞用之以成太平之治矣大哉書乎學校施之以爲教則足以成天下之人材　經筵用之以進講則足以輔

一人之成治　國家本之以持世則足以延萬年之　國祚所謂

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往聖繼絶學爲萬世開太平者誠有在乎大學之一書也噫百聖千賢皆莫能外乎孔子之教千經萬典皆不能出乎大學之書好治之

明君輔治之良佐政不必盡讀天下之書泛舉古人之事即此一書推而行之堯舜禹湯文武之王道不假外求皋夔伊傅周召之相業即此而在唐虞夏商有周之盛治居然可致矣

以上成功化

大學衍義通略卷三十終

刻大學衍義通畧後序

華嘗以謂道術之裂也則豈獨末世功能之臣以法儺經支離之學以辨破義已哉蓋自夫子斷斷於二水之上身通六藝之士其博古穎慧悄辨環瑰之才皆佚乎曾子者也然顧有用志於外離逖本眞者矣故或以辭令或以文學或以政事各以其資之所近學聖人而聖人麗全純粹寛通無際之道或局於一而不該不偏然則其

所以該而偏之者非有以約而一之未能也曾子能約而一之故其為書意若謂聖人之求於天下者非求之天下也其責之家國者非獨責之家國爾也著大學之理發心法之極或不傳以隱約其意或為傳以互呈其義詞旨犂然若此其懿也其後三子之徒各以所近之學轉相師受源遠而末益分遂使微言湮於意見大義殺於習聞混一析於雜紛洙泗之業所繇以墜

眞儒之化鬱滯莫施者矣有宋晦庵西山二公迭為章句衍義以紬繹之

明興丘瓊山以治平之旨未備楊月湖以當今之跡未載又作二補節要以為獻焉蓋比詛曾意采經摭傳馳騖今古上下數千載間斯以勤矣然離龔龍鱗訓註說難轉相陵高莫能原察斯又其所蔽也噫斯

侍御竹巖公衍義通略所為緝也夫聖人大學之道其軌轍雖殊而義域則一華嘗

潛心六傳大較不越乎研純粹之幾公好惡之極而止爾記曰物至知知然後好惡形焉是物也意也知也一也故一格物而吾之良知致矣本之乎好色惡臭之眞而推之乎上下左右前後之極故聖人之學以知信其意以意信其心以心信其身以身信其家國天下曾子之不傳格致非遺始也西山之不衍治平非缺終也夫是之謂其軌轍殊而義域一也

竹巖公自為諸生時即據情洙泗之業尋
登進士令溧陽
天子察其賢召為侍御史巡按河東及今雲南
大較一以此學試之所好惡皎然明白而
其究一歸於誠厚至為通略則芟夷繁亂
翦截浮詞舉宏綱闡機要視三公全書已
約其十之六七矣夫公所緝豈與夫雕經
破義與夫轉相陵高者云哉華適視學于
滇公謬以見示華請出梓之公力謂不可

而藩臬諸大夫咸以是書令大學之旨有
所隳括海內之士不病於離而不合斯其
為賜甚大也或曰聖人之旨既甚約而一
矣即通略無緝可也華曰夫學太博則業
厭經約則智薄聖人非不欲獨示天下以
意顧天下未能盡以意為學則業厭非也
智薄亦非也如是則通略誠不可毋緝哉
謹序
嘉靖四十二年仲冬之吉

賜進士第奉
勑提督學校雲南按察司副使晉江薛天華謹撰

歷事監生陳可則 嚴文學
書吏陳 珍 對讀
通吏李安然
典吏李堯相 董希賢 謄錄
雲南布政使司經歷司經歷張 允
原任富民縣知縣陳 環
雲南府學教授余 學
昆明縣學教諭楊 珍 校正

衍義通略後序終

大學衍義通略跋

嘗觀眞西山先生作大學衍義瓊山丘公作衍義補暨月湖楊公輯西山衍義爲節略迺衍義補則詳說矣而未及約也且各爲一書艱於披閲字無音釋隱莫考究我

竹巖王公櫛思鉤摭合而輯之凡深詞則隨字句以釋之於疑義則引經傳以質之事之顚末言之原委殆無所於遺矣題其名曰通略舉讀而思曰大學者百聖相傳之要典也今公所輯通略愽而有要約而意盡學大學者果能由詳以歸略因略以會詳則凡致君之道出治之原一展卷而自得譬之珠玉媚于川輝于山取而萃諸一櫝有志採掇者啓視的皪不假之山海而具見矣若通略者得非後學珠玉之櫝乎舉敢請而梓之

公曰此爲家塾間指掌計耳愽雅君子將病其略又奚足梓也且如勞費何舉曰

公按河東節愛眞切諸凡常費痛革已盡是以所司憚于會斂斯民賴以振業咸宓惠流三省百僚所共知見者也若通略有傳則嘉惠後學之意更無窮矣顧可以靳費已耶舉得請遂梓之以傳更不揣而爲之跋

嘉靖壬戌春河東陝西都轉運鹽使司同知劉時舉頓首拜書

大學衍義通畧三十一卷內府藏本

明王諍編諍號竹巖永嘉人嘉靖庚戌進士官至右僉都御史巡撫貴州其書取楊廉大學衍義節畧邱濬大學衍義補合爲一編凡節畧十卷補畧二十一卷間亦釋字訓音義取便檢閱無所闡明

大學衍義輯要六卷

〔清〕陳宏謀輯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清乾隆元年桂林陳氏刻本

大學衍義補輯要十二卷

〔清〕陳宏謀輯

私藏清道光二十二年寶恕堂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大學衍義輯要六卷大學衍義補輯要十二卷》提要

序

[illegible]來學問之道不有以極[illegible]模之大盡節目之詳則[illegible]卑隘淺陋而不可為功非所以紹往聖而開來學也我

國家立教明倫同文極盛而著書行世啟迪尤宏固臻理道之美備矣今

皇上以開天明道之才盡覺世

總序

牖民之實明新至善純粹以精所謂格致誠正脩齊治平數大端已一一身體而力行之誠於合聖功王道爲一原也乃猶

憲人或未明其義於是又

廣諭四方務崇聖學豈非欲天下士子共入於高明正大之域哉夫大學一書統天人性命之全爲學術事功之本至理微妙未易探求得紫陽朱子傳註始燦然昭著其後又有眞邱兩先生衍義衍義補二書以史證經廣引曲暢更爲詳明

其有益於帝王建極綏猷之略學士明體達用之詣有良非淺鮮顧余思大學之義知與行並重心与力無深不可偏廢也如但取

三綱領八條目合以真邱
两先生所述二帝三王及
漢唐宋明古人之嘉言懿
行觀之即所知愈廣心思
日充而力行未逮踐履弗

真其何以有裨於人倫日
用而可造聖賢之堂奥乎
必也體之於身驗之於事
以子臣弟友之人為孝悌
忠信之道本末先後循序

漸進凡窮理盡性之功內
聖外王之學舉而措之四
達不悖夫而後乃為有得
於經傳所遺之精意而無
負此書之垂訓耳然非行

固無以驗其知而不知亦
何以進於行欲入大學者
當不能舍此書而別求貫
通也獨是二書称引既多
援据務博學者每苦于卷

帙之繁未遑誦習桂林陳
公榕門屏藩滇服因於公
務暇時重取而加刪輯爲
名曰輯要授梓公世亦可
謂留心聖道而育功于後

學者矣書成商敘於余余
雖不敏敢弗仰軆
聖朝崇尚大學之意勉贅数言
以為士林勸乎是為序
乾隆丁巳季秋撫滇使者
襄平張允隨時齋題

大方伯榕門先生合纂大學衍義及衍義補二書定為輯要付梓行世而屬序於余余考宋自標僞學以錮善類而大儒遺書禁絶殆盡自真文忠公西山先生講習服行獨毅然以斯文為己任而正學復明立朝後奏疏數十萬言皆切當世要務直聲震於廷四方士大夫誦其文想見風采及官游所至惠政深洽不愧其言端平元年理宗採諸

物望召為翰林學士公入對時進大學衍義殊荷嘉納奉詔進講明成化朝邱文莊公瓊山先生以其書深資治道第未詳及於治平爰採拾經傳子史有關治國平天下者分類彚集附以己意達孝宗初卽位書成進之優詔荅曰覽所纂考據精詳〻論述該博克補政治乃賜金幣進尚書仍命禮部須行頒余獨慨夫西山當南渡偏安之

日輒見忌於權臣雖聲聞彌隆而十年去國迨歸朝將大用則年亦已衰矣瓊山於弘治時甫典機務即上書言時政凡萬餘言但先是每隐畏宦官之禍故所著衍義補中曾無一言敢及奄寺迄今談孝皇十八年之政績不獲醞釀至治比古昔盛時君子讀其書論其世未嘗不念夫君與師既難合為一人主與臣未易稱為同德斯學與

治卽不能不為殊途雖兩先生寔欲得君行道化民成俗而時與願違卒不獲大伸其志於當世今

君明臣良遭逢極盛　方伯公宣

上德而達下情莫不本諸理學〻發為經濟酌古斟今盡善無弊更復究心於二書之旨趣公餘展閱手自纂定且廣行散布俾遐邇學者口誦心維咸知大學之

義必體之於身行之於家用之於國達之於天下是此編之表章先儒嘉惠來學即先生修己治人之一大端而所為稽古入官以仰酬
恩遇者抑何其盛也人龍故詞館後進同官萬里奉教周旋裨益不少竊願朝夕服習此編以知所效法而尤願兩公所有志未逮者 先生皆於吾身親見之此余所

重為天下慶幸者也若夫擇厥精要積久成編 先生自序暨凡例詳言之世之讀是編者尚其身體力行勿負 先生垂世行遠之深心也

乾隆丁巳中秋茗上孫人龍書於雲南使院

士人自束髮受書即讀大學其於三綱領八條目亦句解而字釋之以講求其意而坐言者未必起而行或者以為此理學之書而非經濟之要也夫理學虛而無用則經濟亦襍而無本不幾幾乎視大學一書僅供口耳佔嗶之資而無裨於經世服物之大

也哉宋儒真西山著大學衍義明儒邱瓊山著衍義補皆因其言而以其事實之遍考經史百家參以近代時事凡心術之邪正人材之盛衰政事之得失始於甚微終於甚鉅差之毫釐謬以千里者悉舉而納之於八條目中誠所謂析之極其精而不亂合

之盡其大而無餘者然後知上自后
王君公下及士庶推而極於前古後
今之際無一人一時不在八條目中
載籍所傳無一非八條目中事也朱
子不云乎大學是為學綱領他書皆
雜說在裏許通得大學去看他經方
見得此是格物致知事此是誠意正

心事此是脩身事此是齊家治國平
天下事又云大學之書譬如人起屋
先畫一個大地盤在這裏會得這個
了他日若有材料却依此起將去嗚
呼此真邱兩先生衍義之所由作而
所以羽翼經傳津梁後學者厥功鉅
矣真氏之書四十三卷邱氏百六十
卷卷帙浩繁學者未免有望洋之嘆
而遠方學者不但難讀且亦難購余
自爲諸生時手摘一卷今者忝任藩
宣自惟才識弇淺凡所措施時懼其
不合於古有悖於今無以仰答
恩命益復究心此書考鏡得失以裨萬一
公餘展閱手自抄錄擇其精要積久

成編以是呈之
兩臺得所誨定並全刊發以惠此邦
也因顏之曰輯要以付梓人俾先儒
有用之書廣行散布於遐邇之間讀
大學者可因是而切己體察援古證
今以求所謂真理學真經濟不僅以
誦讀畢乃事也抑余尤有說焉真氏

之書止及齊家以上而不及治平世儒遂謂真氏專主言體邱氏專主言用故自宋於邱本有英華畧要之刻真氏之書則無及焉明儒陳明卿亦云數年以來誦衍義補者有之未有誦衍義而好之者夫聖人之學體用本屬同原道法不可偏舉真氏之書

雖未及治平而所載帝王為治之序及辨人材審治體察民情何一非治平之要邱氏採古今大經大法以實治平之道而未嘗不根極於審幾推本於君德補之云者所以推而廣之而非兩書之各有所缺也觀曾子釋治平之義不外於公好惡別賢奸明

義利豈於格致誠正之外別有所謂治平之要哉余故取兩書而合畧之而著其論如此

乾隆元年丙辰歲孟冬既望桂林陳弘謀謹序

凡例

一大學衍義原書四十三卷今纂成六卷大學衍義補原書一百六十卷今纂成十二卷以原書之大綱領分卷其條件悉如原目所引經史子傳疏議則于各門類中分次前後

一眞邱兩先生原書所載經傳子史皆有注釋六經古奥其注尤詳茲編所纂俱仍其舊注多者雙行另錄注少者卽注于本文本句之下惟字句稍從節省其易解者則全省之有爲兩先生所解釋者亦併注于本文之下

一先儒成書非末學所敢輕于去取而意在輯要不得不爲割愛茲編所採六經詔誥俱照原本全錄其史傳之言以限于卷帙故一篇一段之中間或刪繁就簡兩先生之論斷亦稍節之文理務取明順血脉必期貫通未嘗裂割混淆以失廬山面目

一歷代先賢原不敢稱名因兩番原刻以避御稱名仍其舊也兩先生論斷仍用臣按二字經傳之總注子史之論斷俱低一字用雙行寫所以別于正文也兩先生之按亦低一字仍用单行以別之

一衍義一書義取塡實大學眞氏論史上下古今與聖經相爲表裏邱氏又詳引典故事實以明之使學者考驗源流參稽得失無非聖人吃緊爲人之意茲編所纂凡與聖經相印證及有益身心經濟者卽爲採入不能拘于條件多寡各條件中所列繁簡亦有不

一

一是編經始于雍正乙卯之春卒業于乾隆丙辰之冬公餘挑燈手自採錄凡三脫稿而成所共相參訂者有崑山葛君正笏丹陽姜君奎斗元和馮君元惇崑山徐君德豐馮徐二君不吝手書壽之梨棗僭識之不敢忘良友之相助云

大學衍義原序

臣始讀大學一書見其自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脩身齊家至於治國平天下其本末有序其先後有倫葢嘗撫卷三歎曰爲人君者不可以不知大學爲人臣者不可以不知大學爲人君而不知大學無以淸出治之源爲人臣而不知大學無以盡正君之法旣又攷觀帝王之治未有不本諸身而達之天下者然後知此書所陳實百聖傳心之要典而非孔氏之私言也三代而下此學失傳其書雖存槪以傳記目之而已求治者旣莫之或考言治者亦不以望其君獨唐韓愈李翺嘗舉其說見於原道復性之篇而立

朝論議曾弗之及葢自秦漢以後尊信此書者惟愈及翺而亦不知爲聖學之淵源治道之根柢也況其他乎臣嘗妄謂大學一書君天下者之律令格例也本之則必治違之則必亂近世大儒朱熹嘗爲章句或問以析其義寧皇之初入侍經帷又嘗以此書進講願治之君儻取其書玩而繹之則凡帝王爲治之序爲學之本洞然於胸次矣臣不佞竊思所以羽翼是書者故剟取經文二百有五字載於是編而先之以堯典臯謨伊訓與思齊之詩家人之卦者見前聖之規模不異乎此也繼之以子思孟子荀況董仲舒揚雄周敦頤之說者見後賢之議論不能外乎此也堯舜禹湯文武之學純乎此者也商高宗周成王之學庶幾乎此者也漢唐賢君之所謂學已不能無悖乎此矣而漢孝元以下數君之學或以技藝或以文辭則甚謬乎此者也上下數千載間治亂存亡皆由是出臣故斷然以爲君天下之律令格例也雖然人君之學必知其要然後有以爲用力之地葢明道術辨人材審治體察民情者人君格物致知之要也崇敬畏戒逸欲者誠意正心之要也謹言行正威儀者脩身之要也重妃匹嚴內治定國本教戚屬者齊家之要也四者之道得則治國平天下在其中矣每條之中首以聖賢之明訓參以前古之事蹟得失之鑑

炳然可觀昔者入侍邇英葢嘗有志乎是比年以來屏居無事迺得繙閱經傳彙而緝之畎畝微忠朝思暮繹所得惟此秘於巾笥以俟時而獻焉其書之指皆本大學前列二者之綱後分四者之目所以推衍大學之義也故題之曰大學衍義云臣德秀謹序

進大學衍義表

臣德秀言伏准九月十五日尚書省劄子爲臣具奏乞投進所撰大學衍義奉聖旨令疾速投進者伏以汗竹雖壓何補聖經之奧食芹欲獻誤承天語之温以十年纂輯之餘欣一旦遭逢之幸臣德秀惶懼惶懼頓首頓首惟大學設八條之教爲人君立萬世之程首之以格物致知示窮理乃正心之本推之以齊家治國見脩己爲及物之原曾子之傳獨得其宗程氏以來大明厥旨逮師儒之繼出有章句之昭垂臣少所服膺晚而知趣謂淵源遠矣寔東魯教人之微言而綱目粲然乃南面臨民之要道曩叨侍從

論思之列適當姦諛蒙蔽之時念將開廣于聰明惟有發揮于經術使吾君之心炳如白日於天下之理洞若秋毫雖共兜雜進於堯朝豈魑魅能逃於禹鼎不量菲薄欲効編摩遽罹三至之讒徒結九重之戀旣投閒而置散因極意以研精畎畝不忘君每惓惓於報上藩墻皆置筆幾矻矻以窮年首列聖賢性命道德之言旁采古今治亂安危之迹必提其要旨聚此書凡諸老先生之講明粗加該括於君子小人之情狀尤極形容載瞻海岳之崇深期効涓埃之裨補茲盖恭遇皇帝陛下乾旋坤轉日就月將於緝熙單厥心基命適隆於成后念終始典於學遜志克邁於

商宗方將切磋琢磨而篤於自脩定靜安慮而進於能得事欲明於本末理期貫於精粗適萃成編冒塵淸燕止其所止願益加止善之功新以又新更推作新民之化臣干瀆天威無任激切屛營之至臣所撰到大學衍義四十三卷并目錄共成二十二帙用黃羅夾複封全謹隨表上進以聞

大學衍義輯要目錄

內臣忠謹之福　內臣預政之禍
齊家之要　定國本
建立之計宜蚤　諭教之法宜豫
嫡庶之分宜辨　廢奪之失宜監
齊家之要　教戚屬
外家謙謹之福　外家驕恣之禍

大學衍義輯要卷一

宋西山眞德秀原本　桂林陳宏謀

帝王爲治之序

書堯典曰若稽古帝堯曰放勳欽敬也明文英華之發思意慮深遠安安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於上下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

臣按此紀堯之功德與其爲治之次序也洪荒以來羲農黃帝皆有功生民而堯之功爲尤大故曰放勳欽明文思衆德之目俊德其總名也明俊德修身之事親九族齊家之事所謂身修而家齊也九族既睦平章百姓所謂家齊而國治也百姓昭明協和萬邦於變時雍所謂國治而天下平也然則堯典其大學之宗祖歟

皐陶謨皐陶所陳之謨曰愼厥身修思永常思致慎悠久而不息也惇敘九族庶明衆賢勵翼輔也邇可遠可推及遠在茲

臣按皐陶陳謨首重修身蓋君身爲天下國家之本而愼又修身之本也九族身之屏翰衆賢身之羽翼篤敘勸勵則國與天下由此可推中庸九經之序其祖此歟

伊尹作伊訓曰今王嗣厥德罔不在初欲繼成湯之德當在嗣位之初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於家邦終於四海

臣按此卽齊家治國平天下之序成湯躬行之故伊尹

舉以訓太甲。親長者愛敬之本。家國天下由此而推耳。
詩。思齊之二章。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
臣按當時后妃有節儉之德。而公子皆信厚。王姬亦肅雍。則化行於家矣。中林武夫。莫不好德。汝墳婦人。勉夫以正。則化行於國矣。與堯典若出一揆。帝王無異道也。
易家人。彖曰。家人。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象曰。風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恆。上九。威如吉。威嚴則吉象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言反身者。欲人君嚴于自治。言動不苟。非以猛暴爲威也。

大學大學之道　全章
臣按堯典諸書。皆自身而推之天下。至於先之以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而後次之以修其身。則自大學始。
中庸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曰修身也。　三節
或問親親而不言任之以事。何也。朱熹曰。此親親尊賢並行不悖之道也。苟以親親之故。不問賢否而輕任之。或不勝焉。治之則傷恩。不治則廢法。是以富之貴之親之厚之。而不任以事。是乃所以親愛保全之也。若親而賢。自當置之大臣之位。豈但富貴之而已哉。觀於管蔡監商。周公不免於有過。及其致辟之後。則惟康叔聃季爲夾輔。而五叔有土無官。聖人之意亦可見矣。曰信任大臣而無以間之。設有趙高朱异虞世基李林甫之徒。則鄒陽所謂偏聽生奸。獨任成亂。范睢所謂妒賢嫉能。御下蔽上。以成其私。而主不覺悟者。安得不慮耶。曰不然。彼其所以至此。正坐不知九經之義耳。使知以修身爲本。則固視明聽聰。而賢否不亂矣。能以尊賢爲重。則大臣中必不雜以如是之人矣。不幸而誤用。則亦亟求其人以易之。豈有知其奸惡。姑使奉行職業。而又待小臣以防之哉。夫勞於進賢。而逸於得人。任則不疑。疑則不任。此古之聖君賢相。所以誠意交孚。兩盡其道。以成共正大光明之業也。如其不然。將上之猜防愈密。下之求同愈巧。不幸而臣之姦遂。其禍固不可勝言。幸而主之威勝。則所謂偏聽獨任。御下蔽上之姦。不在於大臣。而在於左右。其爲國家之禍。尤有不可勝言者矣。
荀子。名況請問爲國。曰。聞修身矣。而未聞修國也。君者槃也。槃圓而水圓。君者盂也。盂方而水方。君者源也。源清則流清。源濁則流濁。
漢董仲舒對武帝曰。爲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方正。遠近莫敢不一於正。而罔有邪氣奸其間者。是以陰陽和而風雨時。群生和而萬民殖。

揚子。名雄。字子雲。所著法言或問大。曰小。問遠。曰邇。未達。曰天下雖大。治之在道。不亦小乎。四海雖遠。治之在心。不亦邇乎。
臣按一理可以貫萬事。故治大在小。一心可以宰萬物。故治遠在近。
宋周惇頤曰。治天下有本。身之謂也。治天下有則。家之謂也。本必端。端本誠心而已矣。則必善。善則和親而已矣。家難而天下易。家親而天下疎。家人離必起於婦人。故睽次家人。以二女同居而志不同行也。堯所以釐降二女于嬀汭。舜可禪乎。吾茲試矣。是治天下觀於家。治家觀於身而

已矣身端心誠之謂也誠心復反也其不善之動而已矣不善之動妄也妄復則无妄矣无妄則誠焉故无妄次復而曰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深哉

臣按惇頤之言與前聖相符契蓋心不誠則私意邪念紛紜交作欲身之修得乎親不和則閨門乖戾情意隔絕欲家之正得乎世固有勉於治外而其處家則狃於妻妾之私或牽於骨月之愛鮮克以正自檢者而人君尤甚漢高帝能誅秦滅項而不能割戚姬如意之寵唐太宗能取孤隋攘群盜而閨門慙德頋不免焉蓋疎則公道易行親則私情易溺此其所以難也漢唐之君立本作則既已如此何怪其治天下不及三代哉

帝王爲學之本

堯舜禹湯文武之學

書大禹謨大禹所陳之謨帝曰來禹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

臣按人心惟危以下十六字乃堯舜禹傳授心法萬世聖學之淵源人主欲學堯舜學此而已矣

益稷禹曰都美也帝慎乃在位帝曰俞然也禹曰安汝止惟幾惟康其弼直惟動丕應徯志以昭受上帝天其申命用休

臣按舜以精一執中告禹禹復以安止幾康告舜用功

若異歸宿實同欲知舜禹之學者合而玩之可也

仲虺之誥以告成湯曰德日新萬邦惟懷志自滿九族乃離王懋昭大德建中于民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垂裕後昆予聞曰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已若者亡好問則裕自用則小

臣按仲虺勉湯欲其于身心用其功也德修于身萬邦惟懷所謂多助之至天下順之也心存驕盈九族乃離所謂寡助之至親戚畔之也懋者欲其常勉昭者欲其常明大學所引湯之盤銘即其事也懋昭大德者修身之事大學所謂明明德也建中于民者以身率人之事大學所謂新民也

伊尹作咸有一德作此以告太甲曰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又曰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又曰終始惟一時乃日新又曰德無常師主善爲師善無常主協于克一

臣按太甲悔過遷善伊尹慮其擇善不精執德不定故作一德之善以告之而精要莫切於此數語

周公作立政作此以戒成王以文王惟克厥宅心安宅其心乃克立茲常事司牧人以克俊有德

臣按文王之宅厥心即大禹所謂安汝止也成王即政之始周公恐其知文王之治法而未知文王之心法故作此書所陳皆命官用人之事而必以宅心爲先蓋用

人乃立政之本而宅心又用人之本也

洪範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武王勝殷殺紂以箕子歸而訪問之王乃言曰嗚呼箕子惟天陰騭下民相協厥居我不知其彝倫攸敘箕子乃言曰我聞在昔鯀陻塞也洪水汨亂也陳列也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與也洪大也範法也九疇類也彝倫攸斁敗也鯀則殛死禹乃嗣興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敘初一曰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曰貌曰言曰視曰聽曰思次三曰農厚也用八政曰食曰貨曰祀曰司空曰司徒曰司寇曰賓曰師次四曰協用五紀曰歲曰月曰日曰星辰曰歷數次五曰建用皇君也極至也次六曰乂治也用三德曰正直曰剛克曰柔克治人之道用此三者次七曰明用稽疑卜筮所以稽決疑惑故曰明用次八曰念用庶徵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曰時次九曰嚮慕也用五福曰壽曰富曰康寧曰攸好德曰考終命威畏也用六極曰凶短折曰疾曰憂曰貧曰惡曰弱俱窮極也

臣按武王克商未遑他事首以彝倫之敘訪於亾國之臣蓋以彝倫者天之所設治天下之常理也天默陟斯民於善而合居之我爲君師未知常理之次敘故訪問焉箕子言水者五行之首鯀治水不能因性順導而隄塞之一行失性則五行皆亂亂則逆天故上天震怒而不與以大法九疇也禹纘鯀業水安其性天使神龜負文出於洛水禹因數通理次爲九疇此彝倫所以敘也運於天則爲五行賦於人則爲五常此天道之大故首

重之人身五事皆性之本然也敬用之則能保其性而不喪此人事之要故即次之身心既治政事宜施八政之用皆以厚民生也民政既舉則必敬天授人推驗五紀所以求合乎天也皇成位乎中當以極至之義立之標準使人法則焉至於正直剛柔因時順俗君不可威福下移臣不可顓恣僭上此爲治之要事有不能決者則又卜筮以決於天然後天人相參事無過舉矣極之建否驗於五事徵爲休咎其應如響尤當念念毋忽也皇極建則五福應之堯舜之民所以仁壽人君所當嚮慕也不建則六極隨之桀紂之民所以苦夭人君所當畏懼也凡此洪範九疇纔六十五字而天道人事無所不該要皆以君身爲本此萬世之蓍龜也

禮踐阼篇武王踐阼三日召師尚父而問曰黃帝顓帝之道存乎曰在丹書王欲聞之則齋矣齋三日王端冕師尚父亦端冕奉書而入王東面而立師尚父西面道書之言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凡事不強則枉弗敬則不正枉者滅廢敬者萬世王聞之惕若恐懼爲戒書於席之四端爲銘焉於几於鑑於盥槃於楹於杖於帶於履屨於觴豆於戶牖於劍弓矛爲銘焉

臣按武王始克商訪洪範於箕子其始踐阼又訪丹書

於太公可謂急於聞道矣。太公所告不出敬義二者。蓋敬則萬善俱立，怠則萬善俱廢。義則理爲之主，欲則物爲之主。吉凶存亡所由分也。武王聞之，銘器物以自警。誠恐斯須不存而怠與欲得乘其隙也。其後孔子贊易。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蓋敬則此心無私邪之累，內之所以直也。義則事物各當其分，外之所以方也。自黃帝而武王而孔子，其皆一道歟。或謂堯舜而下皆生知之聖，今以學言，何哉。蓋生而可知者義理之源，若夫治己治人之法，不能無待於學也。傳稱堯舜禹湯莫不有師，攷之論語，則信而好古，孔子所自許，學之不講，孔子所嘗憂。又曰好古敏以求之。又曰不如丘之好學。自古生知之聖，未有不學者。雖商以前未有學之名，然觀書所載，數聖心傳，君臣訓告，無非學也。願治之主，即其全書而熟復之，將聖學源流瞭然胸中，强勉力行，二帝三王之盛可以企及也。今撮其大要，以見學者有本云。

商高宗周成王之學

書說命。（傳說所作）王曰：來汝說。台（予也）小子舊學於甘盤。（商之賢臣）既乃遯于荒野，入宅于河，自河徂亳，暨厥終罔顯。（不知所終）爾惟訓于朕志，若作酒醴，爾惟麴糵；若作和羹，爾惟鹽梅。爾交修予，罔予棄，予惟克邁（行也）乃（汝也）訓。說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於古訓，乃有獲。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允懷于茲，道積于厥躬。惟斆學半，念終始典于學，厥德修罔覺。監（視也）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惟說式克欽承，旁招俊乂，列于庶位。（學字始見於此）

臣按：高宗爲太子，學于甘盤，學未大成，甘盤遯歸荒野。高宗茫然無所於學，既得傅說，遂命之以續甘盤。

敬之（羣臣進戒成王之詩）維予小子，不聰敬止。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佛（同弼）時仔肩，（輔弼之始當此負任）示我顯德行。（廟示我以顯明之德行也）

臣按：成王之學，惟欲充其性之光明，進其身之德行，非後世務外者比。

漢高文武宣帝之學

漢高帝初定天下，太中大夫陸賈時時稱說詩書。帝曰：乃公（自稱）居馬上得之，安事詩書。賈曰：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之乎。文武並用，長久之術也。鄉使秦已并天下，修仁義，法先聖，陛下安得而有之。帝慙，謂賈曰：試爲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及古成敗之國。賈乃粗述存亡之徵，凡著十一篇。每奏一篇，帝未嘗不稱善，稱其書曰新語。（胡宏曰：賈之對宜曰：陛下得天下，非專馬上之力，蓋陛下以寛大長者受懷王入關之命，爲天下除殘賊，所過亡所掠，赦秦降王子嬰，財物無所取，婦女無所幸，約法三章，父老唯恐陛下不爲秦王，庶幾三代得天下之仁。項王負約，王陛下於蜀漢，陛下忍而就國，用蕭何爲相，養民以致賢，收用巴蜀，還定三秦。項羽弒殺義帝，陛下）

舉軍縞素告諸侯而伐之庶幾三代取天下之義不齷
齪自用多大略得英雄心師張良任陳平將韓信庶幾
堯舜禹湯文武知人之明愼撫百姓下令軍士不幸死
者更爲衣衾棺斂轉送其家庶幾堯舜禹湯文武哀鰥
寡恤孤獨之政此數者陛下所以得天下也今天下已
定願陛下退叔孫通聘魯二生使與張良四皓及如臣
者共論所以承三代之宜定一代之典以幸天下詔萬
世使陸賈有是對而漢祖則其言則必六宮有制嫡庶
有辨教養子弟有法后夫人嬪妃各得其所矣又安有
戚夫人爲人彘趙王如意淮陽王友梁王恢皆不得其
死哉又安有審食其瀆亂宮闈之醜而呂氏至于族滅
世世有外戚之禍哉則必制國有法荆王賈楚王交代
王喜齊王肥不封數十縣而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
文武及皐陶伊傅周呂之裔得血食矣則必禮貌大臣
蕭相國不繫獄黥布陳豨盧綰韓信不皆叛矣則必不
襄泰制尊君抑臣朝廷之上制禮以道謙尊而光乾剛
不亢臣道上行致天地於交泰大臣可以討天下委六
尺之孤矣則必封建諸侯藩垣屛翰根深茀固雖于傾
拔可以正中國四夷之分不至畏匈奴與之和親而手
足倒置矣則必復井田之制不至後世三十稅一近于
貊道富者田連阡陌僭擬公侯而貧民窮若失職矣則
必侍御僕從罔匪正人有疾病不枕宦者卧臨天下
公卿大夫受顧命婦寺
不得與而大正其終矣

臣按賈雖云修仁義法先聖而其所陳不過秦漢間事
安能舉其君於帝王之隆哉此宏所以惜也
文帝時賈誼爲長沙王傅帝徵之至入見上方受釐（福也）坐
宣室（殿名）上因問鬼神之本誼具道所以然之故至夜半帝
前席既罷曰吾久不見賈生自以爲過之今不及也
臣按鬼神者陰陽造化之謂帝問及此其有意窮理之
學乎誼道其故帝爲前席必深有感於心者惜史氏不
載也然鬼神之事難言孔門惟季路嘗我問之其他問
仁問孝問政而已蓋幽明一致理本一原知仁義則知
陰陽能盡性則能至命誼之對亦嘗及此否邪厥後新
垣平以詭詐進帝爲之惑是未嘗知鬼神之情狀也帝
有窮理之心而誼無造理之學故君德終媿於古惜哉
武帝即位舉賢良文學之士制曰朕欲聞大道之要至論
之極董仲舒對曰强勉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强勉行
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
又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高明光大不
在乎加之意而已陛下設誠於內而致行之三王何異哉
臣按武帝徒聞而不尊徒知而不行此其受病之本故

仲舒箴之使能用其言而有履道之實所至詎可涯哉
又曰積善在身猶日長加益而人不知也積惡在身猶火
銷膏而人不見也
臣按西漢儒者惟仲舒之學純乎孔孟其告君必以堯
舜使帝置仲舒於左右承弼之地必能日陳二帝三王
之道繩愆糾繆格其非心安得有極意奢淫之失窮兵
夷狄之禍惑邪臣之譖興巫蠱之獄而致父子隔絕闕
庭流血哉武帝志學而不知所以學爲可惜也
倪寬見武帝語經學上曰吾始以尚書爲樸學弗好及聞
寬語可觀乃從寬問一篇

臣按典謨訓誥誓命凡百篇皆人主軌範帝既知可觀又止從問一篇猶弗好也然聖經之蘊無窮隨其所入皆必有獲果能服膺此篇則修己治人亦有餘用考帝行事未與書合則亦徒問而已果何益哉

武帝詔求能爲韓嬰詩者徵蔡義士召見說詩甚悅之擢爲光祿大夫給事中進授昭帝

臣按詩首關雎重風化之原也而武帝之衛后以謳者進李夫人以倡進大本如此他可知矣故窮奢極欲則非鴛鴦之義重賦橫斂則昧碩鼠之戒以天旱爲乾封安有雲漢之恐懼用讒言殺太子不監青蠅之罔極孔

子曰誦詩三百不達於政雖多亦奚以爲武帝近之矣

宣帝高才好學年十八師受詩論語孝經又詔曰朕不明六藝（六經）鬱（不明）於大道是以陰陽風雨未時其博舉吏民厥身修正通文學明於先王之術宣（通也）究（窮也）其意者二人

元帝爲太子柔仁好儒見上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繩下嘗侍燕從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帝作色曰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達時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於名實不知所守何足委任乃歎曰亂我家者太子也

臣按宣帝以陰陽風雨未時由其不明六藝闇於大道可謂卓然有見然欲舉正身明道者乃寂無聞焉夷攷當時惟一王吉粗欲建萬世長策舉明主於三代之隆帝已視爲迂濶矣使子思孟子生乎其時皇皇於仁義不汲汲於功利其與帝枘鑿將有甚焉雖有正身明道之士其肯輕爲帝出哉夫以德行仁者王以力假仁者霸若白黑異色清濁異流不可雜也帝乃以霸王雜用爲漢家制度可乎且帝嘗受論語矣語曰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又曰子爲政焉用殺正欲純任德教也又嘗立書春秋於學宮矣書紀文武成康之政春秋尊王道黜霸術正欲純用周政也帝乃曰德教不可任

周政不可用則是論語不必受書春秋不必立也俗儒不達時宜固不可用獨不當求眞儒而用之乎以高才好學之君而擇術如此是以雖能致一時之治而刑餘周召法律詩書卒基後來之禍也

漢光武明帝唐三宗之學

漢光武受尚書通大義（帝受尚書於廬江許子威）召桓榮入說甚善之每朝會輒令榮敷奏經義帝稱善帝每視朝日仄乃罷數引公卿郎將講論經理夜分乃寐皇太子（即明帝）見帝勤勞不怠諫曰陛下有禹湯之明而失黃老養性之福願頤愛精神優游自寧帝曰我自樂此不爲疲也

臣按光武早爲儒生。及即位。孜孜經術。宜其光復舊物。身致昇平。視少康周宣。蓋庶幾焉。惜其時儒臣如伏湛侯霸輩。皆章句書生。未明古人格心之業。故在位三十餘年。雖鮮過事。而以無罪廢正后。易太子。則有媿刑家之義。以直諫殺大臣。則有乖從諫如流之美。蓋所學未至於明善誠身。故於父子夫婦君臣之際。不能無憾焉。

明帝。十歲通春秋。既爲皇太子。師事博士桓榮。學通尚書。及即位。尊以師禮。乘輿常幸太常府。令榮坐東面。設几杖。會百官及榮門生數百人。天子親自執業。每言輒曰。太師在是。既罷。悉以太官供具賜之。後三雍（謂明堂靈臺辟雍）成。拜榮爲五更。（者老而更事者）每大射養老禮畢。帝輒引榮及弟子升堂。執經自爲下說。（下語講說）詔曰。三老李躬。年耆學明。五更桓榮。授朕尚書。詩曰。無德不報。無言不酬。其賜榮爵關內侯。

臣按先儒胡寅謂顯宗事師之意。百千年鮮有其儷。可謂人主高致。惜桓榮授經。專門章句。不知仲尼修身治天下之微旨。故其君德業如是而止。斯言當矣。

章帝少寬容。好儒術。爲太子。受學於張酺。及東巡。酺爲東郡太守。帝幸東郡。引酺及門生掾吏會庭中。先備弟子之儀。使酺講尚書一篇。然後修君臣之禮。

臣按章帝尊經事師。不媿前人。又能戒顯宗之苛切。事從寬厚。奉母后以孝。遇同姓以恩。惠養元元。除去苛法。後人稱爲長者。雖由天資之美。亦其學之力也。師臣如張酺。雖質直守義。數有諫正。然所學不過章句。又以嚴見憚。不得久在左右。故所以輔成德美者。如是而止。

唐太宗。身屬櫜鞬。風纚露沐。然銳情經術。即王府開文學館。召名儒十八人爲學士。與議天下事。既即位。殿左置宏文館。悉引內學士番宿更休。聽朝之間。則與討古今。道前王所以成敗。或日昃夜艾。未嘗少怠。

臣按太宗留情經術。置館議事。此三代以下所無。故陸贄舉以告德宗。謂言及稼穡艱難。則務遵節儉。言及閭閻疾苦。則議息征徭。所以致貞觀之治也。我朝列聖。妙選名儒。環侍經幄。邇英崇政。延訪從容。夜直禁中。不時召對。所以緝熙聖學者。無異貞觀。夫晝訪足矣。又必夜對何也。人主一心。攻者甚衆。晝坐朝堂。薦紳儼列。昌言正論。輻輳於前。其保守也易。深宮暮夜。所接者。非貂璫之輩。即嬪御之徒。紛華眩目。淫巧蕩心。其持養也難。此夜對之益。尤深於晝訪與。

太宗嘗謂侍臣曰。梁武帝惟談苦空。元帝爲周師所圍。猶講老子。此深足爲戒。朕所好者。惟堯舜周公之道。如鳥之有翼。魚之有水。不可暫無耳。

臣按太宗嗜學雖篤所講者不過前代得失於三聖傳授之微旨六經致治之成法未之有聞所親者雖或一時名儒而姦諛小人亦厠其列安得有佛時仔肩之益

太宗嘗曰人主惟有一心而攻之者甚衆或以勇力或以辯口或以諂諛或以姦詐或以嗜欲輻輳攻之各求自售人主少懈而受其一則危亡隨之此其所以難也

臣按後世賢主修身寡過則有之其知從事於心懼姦佞之乘則未有如太宗者惟其中有所主故封德彝宇文士及權萬紀之徒皆不得而惑然數者均爲易入而嗜欲又其最焉故朋淫於家益之所以戒舜也無皇耽

樂周公之所以戒成王也太宗能嚴姦佞之防未能屏嗜欲之染閨門之內[illegible]多慙德武才人狐媚之惑卒基異時移鼎祚翦宗支之禍焉蓋天姿雖高學力尚淺[illegible]無以勝最甚之害所謂智及之仁不能守之也

元宗謂宰相曰朕每讀書有所疑滯無從質問可選儒學之士入內侍讀以馬懷素褚無量更日侍讀待以師傅之禮又置麗正書院聚文學之士或修書或侍講以張說爲修書史總之有司供給優厚中書舍人陸堅以爲無益於國徒爲糜費欲奏罷之張說曰自古帝王於國家無事時莫不崇宮室廣聲色今天子獨延禮文儒發揮典籍所益者大所損者微陸子之言何不達也帝聞之重說而薄堅

臣按明皇初政好學右文使得眞儒輔導日陳堯舜三王之道六經孔孟之言必格物以致知而張九齡李林甫之忠邪不至用舍倒置矣必誠意以正心而惠妃太眞之蠱媚王鉷宇文融之聚斂不得進矣必修身以正家安得有信讒廢殺三子之禍祿山瀆亂宮闈之醜哉惜張說僅以文墨進無量懷素亦不過章句儒所講明啟沃者僅如此是以文物雖盛於開元帝心已溺於燕安女子小人內外交煽根本日蠹尋致禍亂然則人君之學苟不知以聖人爲師以身心爲主未見其有益也

憲宗每覽前代興亡得失之事皆三復其言又讀貞觀開元實錄見太宗撰金鏡書及帝範元宗撰開元訓誡帝嘗採尚書春秋史漢等書君臣行事可爲龜鏡者集成十四篇目曰前代君臣事迹以其書寫於屏風列之座右

曰君臣道合曰辨邪正曰戒權倖曰戒微行曰任賢臣曰納忠諫曰慎征伐曰重刑法曰去奢泰曰崇節儉曰獎忠直曰修德政曰諫畋獵曰錄勳賢

臣按憲宗玩意經籍集其事以爲龜鑑用意美矣然平蔡之後驕侈遝形裴度以忠直見疎李逢吉以讒[illegible]皇甫鎛程异以羨餘進是邪正未嘗辨賢臣未嘗任也忠諫未嘗納勳賢未嘗錄也土木興則反於節儉聚斂

行則乖於德政所謂十有四條無一不悖戾者憲宗知
監前代成敗之迹而不知古人大學之源藩鎮未平猶
能勉強策勵一旦奏功侈然自肆屛幃雖在志慮已移
視之爲虛器矣由其心之不治故也當時群臣獨一裴
垍能進正心之說而心之所以正者亦莫之及焉故爲
人臣而不知大學未有能引其君以當道者

漢魏陳隋唐數君之學

漢元帝多材藝善史書吹簫度曲被歌聲分刌(音忖)節度窮
極幼眇少而好儒及即位徵用儒生委之以政蕭韋康迭
爲宰相而上牽制文義優游不斷孝宣之業衰焉

魏文帝雖在軍旅手不釋卷少誦詩論及長備歷五經史
漢諸子百家之言靡不畢覽所著書論詩賦凡六十篇

陳壽曰文帝天姿文藻下筆成章博聞強識才藝兼該若加之曠大之度勵以公平之誠邁志存道克廣德心則古之賢主何遠之有

臣按帝爲太子與文士王粲阮瑀輩游號建安七子其
藻麗則誠有之然爲嗣則喜見顏色居喪則燕樂不衰
薄同氣之恩殺無罪之配以玩好而求遠物以私憾而
殺諫官是於人君所當勉者不知勉書論詩賦特末技
爾乃侈然自衒謂莫己若識度如此宜爲史氏所譏也

後魏王珪問博士李先曰天下何物可以益人神智對曰
莫若書籍珪曰書籍有幾如何可集對曰自書契以來世
有滋益至今不可勝計苟人主所好何憂不集珪遂命郡
縣大索書籍悉送平城

臣按書籍雖多其切於君德治道者六經論孟而已人
君一日萬幾無暇徧讀博通苟耑精其一二兼致力於
論孟大學中庸之書命儒臣敷陳歷代得失則其開聰
明而發智識者豈少哉惜乎李先凡陋智不及此徒使
魏王以聚書爲美而無得於書求神仙濫刑戮溺聲色
卒以無道殞其身雖圖書山積果何益哉

唐文宗性儉素聽朝之暇惟以書史自娛聲樂遊畋未嘗

留意

臣按易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使文宗知此
義則玩乾健以養其剛體離麗以養其明威柄必正賢
奸必別何至習成柔懦聽用匪人權歸閹寺至以赧獻
自比哉其於書史無毫分之得正坐以之自娛故耳

後漢靈帝好文學自造皇羲篇五十章引諸生能文賦者
待制鴻都門下諸爲尺牘及工書鳥篆者皆引召至數十
人樂松等引無行趨勢之徒置其間陳閭里小事帝悅之

臣按此賦小技壯夫且恥爲之況人主乎人主所好必
有伺其意指者雖文賦書篆亦爲小人媒利之階況其

佚乎惟游心經術恬淡寡營則奸邪無得而窺矣

陳後主叔寶以宮人有文學者爲女學士僕射江總雖爲宰輔不親政務日與尚書孔範等十餘人侍上遊宴後庭謂之狎客其後隋伐陳獲叔寶以歸從文帝飲酒賦詩及出帝目之曰以作詩之功何如思安時事乎隋煬帝善屬文不欲人出其右薛道衡死帝曰能更作空梁落燕泥否王胄死帝誦其佳句曰庭草無人隨意綠復能作此語耶嘗謂侍臣曰天下皆謂朕承藉緒餘而有四海設令朕與士大夫高選亦當爲天子矣

臣按陳隋二君工於詞藝一則君臣相狎一則君臣爭

勝卒底亂亡然則詞章非所當作乎曰虞帝救天之謨大禹朽索之訓成湯宮刑之制炳炳琅琅垂耀千古人君所當法也大風之歌不忘危猶見英主遠慮金鏡之任賢去不肖亦足昭示子孫揆之帝王抑其次也[illegible]雕鏤組織與文士爭一日之長固可羞已況淫[illegible]如陳隋之君乎臣故著此以爲人主溺心詞藝者之[illegible]

大學衍義輯要卷一終

大學衍義輯要卷二

宋西山眞德秀原本　　桂林陳宏謀汝咨纂

格物致知之要　明道術

天理人心之善

書湯誥作告萬方以曰惟皇上帝降衷於下民若順也有恒性克綏安也厥猷惟后

臣按漢儒以衷爲善臣謂衷卽中也自天所降而言則謂之衷自人所受而言則謂之性人受於天淸濁不同必賴君師之作順其有常之性而開迪之舜之敍五典周之教六德六行皆其事也因其性而教焉是之謂順

觀若之一言則人性本善可知矣猷者道也道卽性也以體而言則曰性以用而言則曰道其實一也順其性使安其道非君不能凡父慈子孝皆自然而不可易當然而不容已是之謂安蓋成湯有天下之初卽以此自任厥後秉彝受中之言相繼而發至於孔孟性善之理益明而開萬世性學之源則自成湯始

詩烝民尹吉甫作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

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

臣按程頤曰陰陽氣也所以陰陽者道也朱熹亦曰陰陽迭運者氣也而其理則所謂道理與氣未嘗相離繼

之而出莫非至善成之在人則曰性焉理無不善性豈有不善哉性善之理至孟子而益明然其源實出乎此

乾文言（孔子所作）曰元（大也始也）者善之長也亨（通也嘉美也）者嘉之會也利（宜也）者義之和也貞（正而固也）者事之幹也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

臣按四德之說朱熹盡之以此觀之天人未嘗不一第天無心而人有欲天無心故元而亨亨而利利而貞貞而又元通復循環未嘗間斷（元亨是發出故曰通利貞是收斂故曰復）人有欲故惻隱發而殘忍奪之辭讓發而貪冒雜之羞惡發

而苟且間之是非發而昏妄賊之遂與天不相似矣學者當知天有此德吾亦有此德屏私欲養正性則吾身之仁義禮智即天地之春夏秋冬況人君以天德居天位則善端萌動者元也善端發達者亨也推而澤物俾各獲所者利也心既溥物還復寂然者貞也無物不有無時不然然非剛健則不能行惟自強不息人欲不得以間之然後終始萬物與天同功義理之源莫大於此

中庸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

臣按子思言天命之性即湯所謂降衷言率性之道修道之教即湯所謂克綏厥猷惟后前後更相發明而朱熹之論性道與教皆曰仁義禮智其視佛老以空寂為性以虛無為道管商以刑名功利為教者眞妄是非不辨而明矣○以上論天理人心之善或謂以此為人君致知之首何也曰人君所當知者非一而性善為宗知性善則知人皆可為堯舜孟子以此告滕世子曹交庶幾其道得行使君為堯舜之君民為堯舜之民也不幸邪說放紛正理衰熄當時之君無能尊信其言未幾荀卿為性惡之說李斯（荀卿弟子）本之以相秦劃滅先王禮教一以嚴法峻刑毒天下由其以人性為惡故也由治已而言則有學由治人而言則有教閑邪存誠克已復禮

治已之學也學之功至則已之善可復道德齊禮明倫正俗治人之教也教之功至則人之善亦復若夫以已性為不善而不以聖人之道治其身是自暴者也以人性為不善而不以聖人之道治其民是暴天下者也

天理人倫之正（兼言五倫）

晏子曰君令臣恭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婦聽禮也君令而不違臣恭而不貳父慈而教子孝而箴兄愛而友弟敬而順夫和而義妻柔而正姑慈而從婦聽而婉禮之善物（事也）也（君臣而下皆二德相濟惟姑一于慈而從婦一于聽而和均無取于剛勁）

漢白虎通義（章帝時論五經同異于白虎殿作此書）三綱者何謂也謂君臣

父子夫婦也。六紀者何謂也。謂諸父兄弟族人諸舅師長朋友也。故君爲臣綱。父爲子綱。夫爲妻綱。何謂綱紀。綱者張也。紀者理也。大者爲綱。小者爲紀。所以張理上下。整齊人道也。人皆懷五常之性。有親愛之心。是以綱紀萬化。若羅綱之有紀綱而萬目張也。

臣按三綱之名。始見於此。非漢儒之言。古之遺言也。蓋天下之事本於人倫。故三綱正則六紀正。六紀正而萬事無不正。猶舉綱者提其綱紀而衆目畢張也。若綱紀不正。欲事事而理之。猶整亂絲。其能治乎。

天理人倫之正（通言人子之孝）

孝經。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愛敬盡于事親。而德教加于百姓。此天子之孝。

子曰。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不敢遺小國之臣。而況於公侯伯子男乎。故得萬國之懽心。以事其先王。（天子之孝）治國者不敢侮于鰥寡。而況於士民乎。故得百姓之懽心。以事其先君。（諸侯之孝）治家者不敢失於臣妾。而況於妻子乎。故得人之懽心。以事其親。（大夫之孝）夫然。故生則親安之。祭則鬼享之。是以天下和平。災害（水旱饑饉之屬）不生。禍亂（甲兵寇戎之屬）不作。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如此。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

子曰。昔者明王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音也）長幼順。故上下治。天地明察。神明彰矣。故雖天子必有尊也。言有父也。必有先也。言有兄也。宗廟致敬。不忘親也。修身慎行。恐辱先也。宗廟致敬。鬼神著矣。孝弟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無所不通。

易。蠱初六。幹父之蠱。（蠱字從蟲。從皿。蟲食器皿。敗壞之象。故以治事爲治蠱。）有子考无咎。厲終吉。象曰。幹父之蠱。意承考也。

臣按易雖通言人子之道。而王者承祖考之業。則幹蠱尤大。若唐之元宗憲宗。始初清明。中興帝業。祖考有光。其後志驕以怠。浸弗克終。則反吉爲凶矣。其可忽哉。

論語孟懿子問孝。　全章。

臣按孝經曰。君子之事親也。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病則致其憂。喪則致其哀。祭則致其嚴。五者備矣。然後能事親。論語孝經。皆聖人親筆。凡爲人子者。少違斯言。其可以立于地之間乎。故合而著之。

孟武伯問孝。子曰。父母惟其疾之憂。

臣按自士庶以上。皆所當知。而人主之身。宗廟社稷之所託。其責尤重。故漢文帝嘗騎馳下峻坂。袁盎諫曰。陛下縱自輕。柰高廟太后何。此言足深儆矣。

禮記曰。霜露既降。君子履之。必有悽愴之心。非其寒之謂也。春雨露既濡。君子履之。必有怵惕之心。如將見之。

致齊於內。散齊於外。齊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齊三日。乃見其所爲齊者。祭之日。入室。僾然（微見貌）必有見乎其位。周還出戶。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戶而聽。愾然必有聞乎其嘆息之聲。是故先王之孝也。色不忘乎目。聲不絕乎耳。心志嗜欲不忘乎心。致愛則存。致慤則著。著存不忘乎心。夫安得不敬乎。君子生則敬養。死則敬享。思終身弗辱也

文王之祭也。事死者如事生。思死者如不欲生。忌日必哀。稱諱如見親。祀之忠也。

君子有終身之喪。忌日之謂也。故忌日不樂。（忌日之名。始見于此）

父母之所愛亦愛之。父母之所敬亦敬之。犬馬盡然。而況於人乎

臣按父母所愛而薄之。是薄吾父母也。父母所敬而慢之。是嫚吾父母也。若晉武惑馮紞之譏。不思太后丁寧之語。而疎齊王攸。唐高宗溺武氏之寵。不念太宗顧託之命。而殺長孫無忌。二君者。皆禮經之罪人也。

曾子曰。樹木以時伐焉。禽獸以時殺焉。夫子曰。斷一樹。殺一獸。不以其時。非孝也。

臣按仁孝同源。故孝者必仁。而仁者必孝。伐木殺獸不以其時。是無仁心也。安有不仁而能孝者耶。物猶如此。況於骨肉之親。民生之類。其親之仁之。又當何若耶。秦二世疎忌同姓。七公子死於杜。漢武以一馬興師。暴骨萬里之外。其爲一木一獸。不既多乎。此又不孝之尤者也。臣故推衍其說。以廣曾子言外之意。

天理人倫之正（帝王事親之孝）

書堯典曰。有鰥在下。曰虞舜。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諧和也）烝（進也）烝乂。不格（至也）姦。（言感其孝德。故進而又進。以善自治。不至於姦也。）

臣按舜處頑父嚚母傲弟之間。而能諧和感化。非至誠之積。何以有此。先儒曾鞏引詩烝之浮浮爲譬。其意謂饙之炊也。火然於下。其氣相續。故能通徹於上。舜之積誠感乂。亦猶是也。其說得之矣。

孟子曰。天下大悅而將歸己。二節

臣按昔羅從彥論此曰。只爲天下無不是底父母。陳瓘聞而善之曰。惟如此而後天下之爲父子者定。彼弒君弒父。常始于見其有不是處爾。嗚呼。罪已而不非親者。仁人孝子之心也。怨親而不反己者。亂臣賊子之志也

禮記文王之爲世子。朝於王季日三。雞初鳴而衣服。至於寢門外。問內豎之御者。（內豎。掌內外通命者）曰。今日安否何如。內豎曰。安。文王乃喜。及日中又至。亦如之。又暮又至。亦如之。其有不安節。則內豎以告文王。文王色憂。行不能正履。王季復

膳然後亦復初食上必在（察也）視寒煖之中食下問所膳（問所膳者）命膳宰曰末（勿也）有原（再也勿有所再進已進者）應曰諾然後退武王帥而行之不敢有加文王有疾武王不說（脫同）冠帶而養文王一飯亦一飯文王再飯亦再飯旬有二日乃間（瘳也）

臣按文武事親萬世帝王之法也後世惟漢文帝爲代王時太后病不解衣交睫藥非口嘗不進庶幾於此

漢高帝詔曰人之至親莫親於父子故父有天下傳歸于子子有天下尊歸于父此人道之極也前日天下大亂兵革並起萬民苦殃朕親披堅執銳平暴亂立諸侯偃兵息民天下大安此皆太公（高帝父）之教訓王侯卿大夫已尊朕

爲皇帝而太公未有號今上尊太公爲太上皇

唐太宗嘗謂近臣曰吾今日生日世俗皆爲樂在朕翻成傷感今君臨天下富有四海而欲承顏膝下永不可得此子路有負米之恨也詩云哀哀父母生我劬勞奈何以劬勞之日更爲宴樂乎因泣數行下左右皆悲

明皇開元中以生日宴百官于花萼樓每歲八月五日爲千秋節布令于天下咸令宴樂尋又移社就千秋節

臣按范祖禹曰節者陰陽氣至之候不可爲也社者國之大祀不可移也明皇享國既久驕心寖生乾曜等以人主生日爲節非能以義正君也臣謂太宗思親發于眞誠至今讀者爲之感愴明皇君臣上驕下諂犬陳燕享創立節名致後世沿爲故典臣子以此爲尊其君固已末矣人主亦從而忘其親可乎哉近代以來并士大夫生日餽遺歌頌擬于人君又何義也

肅宗平兩京迎上皇自蜀歸京師居興慶宮上時自夾城往起居上皇亦間至大明宮內侍李輔國欲立功固寵乃與張后共謀遷上皇於西內山人李唐見上上方抱幼女謂唐曰朕念之卿勿怪也對曰太上皇思見陛下亦如陛下之念公主也上泣下然畏張后尚不敢詣西內

臣按肅宗平長安上皇自蜀還謂曰朕爲五十年太平

天子未爲貴今爲天子父乃貴耳此元結之頌所謂宗廟再安二聖重歡也豈不盛哉徒以內侍握兵妄爲譏間而迫遷之謀出焉所以然者肅宗柔懦無斷張后輔國得以劫之以天子之貴不能庇其父使抑鬱成疾肅宗之罪上通於天矣方其少在東宮本以孝名倘能勵乾純之德絕柔道之牽當輔國進言時奮發威斷斥其離間之罪執而戮之命駕西宮俯伏謝過二帝懽然和氣充塞彼爪牙之士誰無父子之情告戒明切必將幡然悔悟孰肯舍仁孝之天子而從悖逆之內侍哉帝乃一無所違俯首番溺將士疑其心許不復有言此輔國

之計。所以得行也。大抵奸臣離間骨肉。率以利害使之疑懼。保身之念勝。則哀親之志衰。肅宗之罪。正坐於此。

天理人倫之正（長幼之序）

詩皇矣之三章。（大雅）維此王季。因心則友。則友其兄。（泰伯）則篤（厚也）其慶。載錫（予也）之光。受祿無喪。（亡也）奄有四方。（大也）（泰伯見王季生文王。有聖德。知天命必在王季。故適吳不返。而國傳于王季。周道大興。）

臣按王季友泰伯。蓋因心之本然。非以其讓己而後友之也。後世如漢顯宗以東海王彊遜己而友之。唐明皇以宋王成器遜己而友之。其友雖同。而所以友之之心則異。此天理人欲之分。漢唐之治所以不若周之盛也。

棠棣。（小雅）燕兄弟也。閔管蔡之失道。故作此詩。

臣按周公使二叔監殷。二叔以殷畔。公奉行天討。使他人處此。必且疾視同姓。惟恐疏棄之不亟。而公作此詩。以燕兄弟。綢繆反復。比諸棠棣華鄂之相依。脊令首尾之相應。雖鬩於門牆。仍禦其外侮。惻然閔惻之情。溢于言外。故有周世賴宗强。安于磐石。歷遭變故。根本不搖。至襄王以狄師伐鄭。富辰諫曰。兄弟雖有小忿。不廢懿親。今天子不忍小忿。以棄鄭親。其若之何。襄王不從。果召狄難。嗚呼。欲知兄弟相須之切。其深味此詩也。

行葦。（大雅）言兄弟具邇。忠厚之意也。

臣按人主深體此旨。雖一草一木。不敢輕於摧折。況骨肉之戚。而縱尋斧乎。

角弓。（小雅）父兄刺幽王也。不親九族。而好讒佞。骨肉相怨。故作是詩。

臣按弓之為物。張則內嚮。弛則反背。骨肉之親。親之則附。疏之則離。亦如此。懲角弓之刺。可不加恩兄弟乎。

葛藟。（王風）王族刺平王也。周室道衰。棄其九族。而作此詩。

杕杜。（晉風）刺時也。（刺晉昭公）君不能親其宗族。骨肉離散。獨居而無兄弟。將為沃所并爾。

臣按角弓葛藟杕杜三詩。正棠棣行葦之反也。幽王不親九族。民皆效之。所謂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也。故詩人刺之曰。爾若是。則民將爭奪而致亂亡矣。平王疏遠兄弟。而以他人為兄弟。所謂不愛其親而愛他人也。故詩人曉之曰。爾疏其所親。親其所疏。人亦將莫我顧。晉昭公獨居而無兄弟。所謂寡助之至。親戚畔之也。故詩人諷之曰。人無兄弟。何不與行道之人相親附而佽助乎。以此三詩。與棠棣行葦參玩。則成周所以興。幽平所以壞。晉昭所以滅亡。皆灼然可見矣。

春秋傳。隱元年。鄭伯克段于鄢。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稱鄭伯。譏失教也。穀梁傳曰。段弟也。而弗謂弟。公

子也而弗謂公子貶之曰段失子弟之道矣賤段而甚鄭伯也何甚乎鄭伯甚鄭伯之處心積慮成于殺也

胡安國曰君親無將段將以弟篡兄以臣代君必誅之罪也而莊公特不勝其母焉爾得稱叔段移于莊公舉法若是失輕重哉曰姜氏當武公之時常欲立段矣及公旣沒姜以國君嫡母主乎內段以寵弟多才居乎外國人又悅而歸之恐其終將軋己爲後患也故授之大邑而不爲之所縱使失道以致于亂然後以叛逆討之則國人不敢從姜氏不敢主而大叔屬籍當絕不可復居父母之邦此鄭伯之志也王政以善養人推其所爲使百姓興于仁而不偸況以惡養天倫使陷于罪乎春秋推見至隱首誅其意以正人心其後公沒未幾而嫡奪庶立公子互爭兵革不息亂之初生起于一念之不善有國者所以必循天理不可縱以私欲也

漢文帝卽位淮南王長高帝少子孝文之弟名長自以爲最親驕蹇數不奉法上寬赦之及入朝甚橫從上入苑獵與同輦常謂

上大兄歸國益恣不用漢法後謀反事覺不食而死上悲哭葬以列侯民作歌曰一尺布尚可縫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上憐其失國早夭立王三子王淮南故地

臣按淮南王長之死非文帝意也不從丞相御史列侯所議之罪而但廢王遷蜀欲其思過自改豈有意于殺之哉及其旣死哀矜愍悼旣誅不發封之吏又以禮葬之侯其諸子賜謚置園可謂得親親之誼矣雖然帝之待淮南不得爲無過易曰童牛之牿元吉言牛之童者角未能觸而制之則爲力也易方長之擅殺列侯入朝殺辟陽侯審食其固已桀驁難制矣帝于此時當以吏治其國留之長安選名儒通經術行誼者朝夕陪輔道以先王之訓典示以漢家之明刑幸而悛則復使之國否則或徙之小邦或降之通侯長必悔艾思以自復帝旣弗誅又不訓勑使之歸國于是益驕且橫是陷長于惡也其後不從賈生之諫王其諸子則又失之蓋長非無罪而死者帝憐之而侯其子亦足以奉祀漢之列侯但食租稅不能爲亂乃瓜分淮南之壤悉王其三子王國地大民衆建可爲亂此賈誼所謂擅仇人以危漢之資卒啟後來淮南衡山之禍是于失之中又重失焉其視舜之于象仁義兩至者爲何如耶臣謂後世不幸有處親戚之變者當以大舜爲法

唐太宗貞觀中諸王元景等皆太宗弟之藩上與之別曰兄弟之情豈不欲常相共處耶但以天下之衆不得不爾諸子尚可復有兄弟不可復得因流涕嗚咽不能已

臣按太宗此言殆有感於隱巢之事乎孟子謂四端在我擴而充之太宗惓惓于諸王之別是有惻隱之心而不知所以充之亦可憾也

明皇素友愛初卽位爲長枕大被與兄弟同寢在禁中拜跪如家人禮飲食起居相與同之於殿中設五幄與諸王更處其中謂之五王帳宋王成器尤恭謹未嘗議及時政與人交結帝愈信重之故讒間之言無自而入宋王成器本明皇之

見先已立爲太子。明皇爲臨淄王。定內難成器遂力辭儲位。睿宗許之。立臨淄爲太子。

范祖禹曰。文王孝于王季。故友于兄弟。睦于太姒。故慈于子孫。以及其家邦。至于鳥獸草木。無不被澤。推此心而已矣。先王未有孝而不友。友而不慈者也。至于後世帝王。或能于此而不能于彼。非才不足爲聖賢。不能舉斯心加諸彼而已。明皇以藩王有功。成器居嫡長。而能辭位以授之。故明皇之心。篤于兄弟。蓋成器之行有以養其友愛之心。是以能全其天性。而讒間無自入焉。苟能充是心。則仁不可勝用也。至于爲人父。則以讒殺其子。而以武惠妃之讒。廢太子瑛。鄂王瑤。光王琚。皆爲庶人。尋賜死。爲人夫。則以嬖黜其妻。而嬖武惠妃。廢王皇后。爲人君。則以非罪殄戮其臣下。而殺御史周子諒。是則不能充其類也。

天理人倫之正 夫婦之別

禮記。孔子侍坐于哀公。哀公曰。敢問人道孰爲大。對曰。古之爲政愛人爲大。所以治愛人。禮爲大。所以治禮。敬爲大。

敬之至矣。大昏爲大。國君昏禮大昏既至。冕而親迎。親之也。親之也者。親之也。是故君子興敬爲親。舍敬是遺親也。弗愛不親。弗敬不正。公曰。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愀然作色而對曰。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爲天地宗廟社稷之主。君何謂已重乎。天地不合。萬物不生。大昏。萬世之嗣也。君何謂已重乎。天地合而後萬物興焉。夫昏禮。萬世之始也。取于異姓。所以附遠厚別也。

易曰。正其本。萬物理。失之毫釐。繆以千里。故君子慎始也。春秋之元。書元年。詩之關雎。禮之冠昏。易之乾坤。皆慎始敬終云爾。

易坤文言曰。陰雖有美含之。以從王事。弗敢成也。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地道無成而代有終也。

臣按陽者。天道也。夫道也。君道也。陰者。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在天道則乾始之。坤生之。陽主歲功。而陰佐陽以成歲。在人道則夫主之。妻佐之。君臣亦然。妻與臣雖有善美。含而晦之。從其事而不敢尸其功。猶地道代天終物。而成功則歸之天也。則爲妻。其可擅家之柄。爲臣其可擅國之柄乎。書稱牝雞之晨。惟家之索。又稱臣而作福作威玉食。則害于家。凶于國。其指一也。可不戒哉。

天理人倫之正 君臣之道

書大禹謨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乃乂。黎民敏德。益稷虞書帝庸作歌曰。敕戒也天之命。惟時惟幾微也。乃歌曰。股肱謂臣喜哉。元首謂君起哉。百工熙廣也哉。皐陶拜手稽首颺言大言而疾曰颺曰。念哉。率作興事。慎乃憲法度。欽哉。屢省乃成。欽哉。乃賡載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歌曰。元首叢脞哉煩碎。股肱惰哉。萬事墮哉。

臣按范祖禹曰。君以知人爲明。臣以任職爲良。君知人則賢者得行其所學。臣任職則不肖者不得苟容。此庶事所以康也。若君行臣職。則叢脞矣。臣不任君事。則惰矣。此萬事所以墮也。斯言得之。然帝此歌。本爲勑天命

而君臣倡和無一語及天者修人事所以勑天命也

洪範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於而家凶于而國人有位之人用側頗辟不平不正之意民用僭忒

臣按此箕子為武王陳萬事君臣之大法也或謂吳楚僭天子魯之三家僭諸侯不聞其害與凶何邪曰惠迪吉從逆凶順乎道則吉逆乎道則凶也臣而僭上即所謂害即所謂凶矣況吳楚之篡殺相尋季孟之家臣繼叛非凶害而何吁洪範九疇箕子受之大禹大禹受之于天片言隻辭莫非天理而可違乎以此坊民猶有竊

弄威福如齊田氏遷物上第盡歸私室如漢董賢者

詩蘀兮鄭國風刺忽也昭公名君弱臣强指祭仲不倡而和也

狡童刺忽也不能與賢人圖事權臣擅命也

臣按蘀兮之刺言臣强而已至此則一國之權盡歸祭仲夫天下未嘗無賢雖權臣用事時亦必有不肯阿附者若齊之權在田氏而有晏嬰魯之權在季氏而有子家羈使景公能與晏嬰圖之田氏未必能篡國魯昭公能與羈圖之季氏未必能逐君也此詩蓋當時賢者所作不遇于君而不忍自絕故雖不與言不與食而幽憂憤切至于不能餐不能息焉其心之忠厚何如哉使昭公能用斯人必將有以處此而竟不用也故祭仲得以竊廢立之權逐忽如棄梗置突厲公如易棋矣先儒以目君狡童爲非禮臣以爲此發憤之辭辭雖不遜心則惓惓讀者毋以辭害意可也

論語定公問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子曰君使　全章

孟子告齊宣王曰君之視臣如手足　全章

臣按戰國之君以爵祿奔走士大夫無復遇臣之禮其臣亦懷利苟從無復忠君之意故孟子以此警之昔魯穆公問子思曰爲舊君反服古與子思曰古之君進人以禮退人以禮故有舊君反服之禮今之君進人若將

加諸膝退人若將墜諸淵毋爲戎首不亦善乎又何反服之有孟子告齊王即子思之告穆公也然其詞益[illegible]切矣揆諸孔子告定公言可以見聖賢氣象之分雖然孟子謂齊王言則然而所以自處則否不遇于齊三宿出晝猶幸王之一寤而追己曷嘗以寇讎視其君哉

詩鹿鳴小雅燕羣臣嘉賓指與宴之臣也既飲食之又實幣帛筐篚以將其厚意然後忠臣各盡其心也

臣按朝則曰君臣燕則曰賓主先王以禮待臣如此

禮記曰君子人君式憑式黃髮下卿位卿之朝位君出過之而上車入未至而下車

臣按式黃髮所以敬老下卿位所以尊賢漢世待宰相

御坐爲起。在輿爲下。或其遺意歟。
春秋傳。晉荀盈卒。未葬。晉侯飲酒樂。膳宰屠蒯趨入。曰。君
之卿佐。是謂股肱。股肱或虧。何痛如之。
臣按。衛有太史柳莊。社稷臣也。獻公聞其死。釋祭而弔
之。荀盈未葬而晉侯飲樂。則屠蒯以爲譏。春秋時。愛敬
猶若此。三代之盛可知矣。古道既淪。斯禮掃地。惟唐太
宗於房杜魏三臣。其疾也憂惻之。其亡也悲悼之。杜如晦疾。上自臨視。既薨。上每得佳物。輒思如晦。遣賜其家。語及必流涕。後夢如晦若平生。勑所司往祭。房玄齡疾。上令有輿上殿。因留宮中。小愈則喜形于色。加劇則憂悴。病篤。上自臨視。握手與訣。悲不自勝。魏徵寢疾。上與太子同至其第。撫之流涕。問所欲言。後數日。上夢徵若平生。及旦。奏徵薨。而於張公謹之歿。

雖辰日不爲輟哭。視古甚庶幾焉。太宗亦賢矣哉。
漢文帝時。賈誼上疏曰。人主之尊。譬如堂。羣臣如陛。衆庶
如地。故陛九級上。廉隅也遠地則堂高。陛亡級。廉近地。則堂
卑。高者難攀。卑者易陵。理勢然也。廉恥禮節以治君子。故
有賜死而無戮辱。是以黥劓之辠不及大夫。以其離主上
不遠也。禮不敢齒君之路馬。蹴其芻者有罰。見君之几杖
則起。遭君之乘車則下。入門則趨。君之寵臣雖有過。刑戮
之辠不加其身者。尊君之故也。此所以爲主上豫遠不敬
也。所以禮貌大臣而厲其節也。自王侯三公之貴。皆天子
所改容而禮之也。古天子之所謂伯父伯舅也。而令與衆

庶同黥劓髡刖笞傌音罵棄市之法。然則堂不無陛乎。廉恥
不行。大臣無乃握重權大官。而有徒隸無恥之心乎。又曰。
廉恥不立。且不自好。苟若而可。故見利則逝。見便則奪。主
上有敗。則因而梃取也之矣。主上有患。則吾苟免而已。立而
觀之耳。有便吾身者。則欺賣而利之耳。人主將何便于此。
又曰。遇之有禮。故羣臣自憙。嬰以廉恥。故人矜節行。上設
廉恥禮義以遇其臣。而臣不以節行報其上者。則非人類
也。故化成俗定。則爲人臣者主而忘身。國而忘家。公而忘
私。利不苟就。害不苟去。惟義所在。上之化也。故父兄之臣
誠死宗廟。法度之臣誠死社稷。輔翼之臣誠死君上。守圄

扞敵之臣誠死城郭。故曰。聖人有金城者。此物此志也。
臣按。皐陶賡歌。而舜拜之。益進昌言。而禹拜之。周公獻
卜。而成王拜之。帝王以禮遇其臣若此。自秦以後。尊君
抑臣。君之於臣。恃名位足以牢籠之。祿利足以鼓舞之。
君亢然自尊。如天地神明之不可親。臣退焉自卑。如僕
隸趨走之唯恐後。上下之情隔。亂亡之禍生。易所謂上
下不交而天下無邦者也。

天理人倫之正事君之忠

子曰。君子之事君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將順其美。匡救
其惡。故上下能相親。

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間也。一章。

臣按程頤曰。天下治亂繫乎君心。心之非。即害於政。故孟子見齊王而不言事。曰我先攻其邪心。心正而天下之事。可得而理也。張栻亦曰。格之爲言感通至到也。君心之非。不可以氣力勝。必感通之。使自消靡。所謂格也。頤栻之言。深得孟子本指。

漢武帝方招文學儒者。謂汲黯曰。吾欲云云。（言欲施仁義也。）黯對曰。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上怒變色。罷朝。公卿皆爲黯懼。上退謂人曰。甚矣汲黯之戇（愚而直也。）也。群臣或數責黯。黯曰。天子置公卿輔弼之臣。寧令從

諛承意。陷主於不義乎。且已在其位。縱愛身。奈辱朝廷何。黯病。嚴助（亦時近官。）爲請告。上曰。汲黯何如人也。助曰。使黯任職居官。亡以踰人。然至其輔少主。守成深堅。雖自謂賁育弗能奪也。上曰。然。古有社稷之臣。如汲黯近之矣。

臣按人臣之義。以忠直爲本。故上取孔孟之言。下迄汲黯之事。欲人君知盡言極論者。乃所以尊君親上。不惟容之而又當用之也。從諛承意者。乃所以欺君嫚上。不惟察之而又當遠之也。汲黯之直。武帝以爲社稷臣。卒不能用。公孫引輩。乃寵任始終。蓋以佞邪爲適己。不知其益己之疾也。以忠直爲拂己。不知其成己之德也

天理人倫之正（朋友之交）

詩伐木。（小雅）燕朋友故舊也。自天子至于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親親以睦。友賢不棄。不遺故舊。則民德歸厚矣。

臣按鹿鳴之詩。曰燕嘉賓。以臣爲賓也。伐木之詩。曰求友生。以臣爲友也。爲賓爲友。敬之至矣。蓋先王樂道忘勢。但知有朋友相須之義。而不見君臣相陵之分也。

禮學記。君之所不臣於其臣者二。當其爲尸。（祭主）則弗臣也。當其爲師。則弗臣也。大學之禮。雖詔于天子。無北面。所以尊師也。

臣按湯于伊尹。文武于太公望。成王于周公。皆師之也。

故仲虺之誥曰。能自得師者王。而傳亦有師臣友臣僕臣之別。後世惟漢高帝之于子房。光武之于嚴子陵。昭烈之于孔明。庶幾能友其臣。若漢明帝。雖以師禮待其臣。然所傳者特章句之業。非三王四代之所謂師也。

吾道源流之正

堯曰。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允執其中。舜亦以命禹。

湯建中於民

孟子曰湯執中

臣按中者。天之所命。民受之以生者也。其理散於事物之間。聖人迭興。以此爲制治準的。曰執者。操之以揆事

也。曰建者，立之以範民也。其體極天理之正，則名大中。
其用酌時措之宜，則名時中。聖賢傳授道統，此其首見
於經者。然必審于危微，致其精一，然後有以爲執中之
本。（以上言中。）
洪範五皇極。皇建其有極。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惟時
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
德，惟皇作極。凡厥庶民有猷有爲有守，汝則念之。不協於
極，不罹於咎，皇則受之。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
福。時人斯其惟皇之極。無虐煢獨（民之微賤者），而畏高明（位之尊顯
者）。人之有能有爲，使羞其行，而邦其昌。凡厥正人，既富方

穀。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于其無好德，汝雖
錫之福，其作汝用咎。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
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
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曰皇
極之敷言，是彝是訓，於帝（天也。）其訓。凡厥庶民，極之敷言，是
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
朱熹曰：洛書九數而五居中，洪範九疇而皇極居五。自漢孔氏訓皇極爲大中，諸儒皆祖其說。獨嘗以經之文義語脈求之，而知其必不然也。蓋皇者，君之稱也；極者，至極之義、標準之名，常在物之中央，而四外望之以取正者也。故以極爲在中之準的則可，而訓極爲中則不可。若北辰之爲天極，脊棟之爲屋極，其義皆然。而禮所謂民極，詩所謂四方之極者，于皇極之義爲尤近。先儒不察乎人君所以修身立道之本，是以誤訓皇極作大中。又見其詞多爲含容寬大之言，因復認中爲含糊苟且不分善惡之意。殊不知極雖居中，而非有取乎中之義。且中之爲義，又以其無過不及，至精至當，而無有毫釐之差，亦非如其所指之云也。乃以誤認之中爲誤訓之極，不謹乎至嚴至密之體，而務爲至寬至廣之量，其弊將使人君不知修身以立政，而墮于漢元帝之優游，唐代宗之姑息，卒至于是非顛倒，賢否貿亂，而禍敗隨之，尚何斂福錫民之可望哉。
臣按洪範之書，自漢儒以皇極爲大中，後人因之，而箕
子之本指，湮晦者數千載矣。朱熹始以人君立至極之
標準爲言，乃知人主凡修身立政，必極其至，然後有以
稱其至尊至極之位。箕子復生，不易斯言矣。（以上言皇極。）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爲仁。　全章。
臣按克者，戰勝攻取之謂。私欲害人，甚于寇賊，故必勇

而克之也。原憲問克伐怨欲不行焉，是但欲抑遏不行。
夫子所以不許其仁。若克己者，奮然決去，如去惡木，不
但剪其枝條，而必掘其根本，非顏子大勇，聖人肯輕許
之哉。仁之一字，見于經者，自仲虺之誥始，曰克寬克仁，
彰信兆民。伊尹繼之，曰民罔常懷，懷於有仁。前乎此者，
如虞書所謂好生之德，安民則惠，雖有仁之實，而未有
仁之名。至商書而名始著，然所言皆仁之用，惟此章乃
仁之體也。二帝三王雖無己可克，然舜之人心惟危，道
心惟微，惟精惟一；湯之不邇聲色，不殖貨利，以禮制心，
其用功無異於顏子也。有顏子爲仁之體，乃有帝王行

仁之用。成己成物。相爲終始也。有天下者曷嘗無好仁之心。而爲仁之難。反甚于學者。以物欲之害者衆耳。詞人作賦。乃許漢光武曰。克己復禮。允恭乎孝文。夫光武雖賢。然廢正后。易太子。皆私欲也。其得以是稱乎。若唐太宗之濟世安民。不可謂無仁之用者。要亦以其從諫改過。粗知自克而自克之功少。自縱之失多。故僅能爲太宗之仁。而不能爲二帝三王之仁。明君立志務學。以帝王爲的。而不以漢唐自安。當于孔門克復實用其力。必至天理全而人欲泯。則天下歸仁有日矣。以上言仁

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 二節

程頤曰。欲知中庸。無如權。權之爲言。秤錘之義也。何物爲權。義也。又曰。中字最難識。須是默識心通。且試言一廳。則廳之中爲中。一家則廳非中。而堂爲中。一國則堂非中。而國之中爲中。推此類可見矣。且時初寒時則薄裘爲中。如盛寒而用初寒之裘。則非中也。三過其門不入。在禹稷之世爲中。若居陋巷。則不中。居陋巷。在顏子之時爲中。若三過其門不入。則非中也。楊時曰。知中則知權。不知權則是不知中也。知一尺之物。約五寸之中而執之。中也。一尺而厚薄大小之體殊。則所執者輕重不等矣。猶執五寸以爲中。是無權也。蓋五寸之執。長短多寡之中。而非厚薄大小之中也。則釋五寸之約。而唯輕重之知。而其中得矣。故權以中行。中因權立。中庸不言權。其曰君子時中。蓋所以爲權也。

臣按時中之義。以乾卦六爻言之。飛躍見潛。各當其可。中也。當潛而見。當飛而潛。則非中矣。以洪範三德言之。剛柔正直。各適其宜。中也。宜剛而柔。宜柔而剛。宜正直而或剛或柔。則非中矣。人君撫世應物。必以致知爲本

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 一節

臣按三德雖人所同得。然或勉強矯飾。則知出于數術。仁流于姑息。勇過于彊暴。而德非其德矣。漢高帝溺嬖寵而兆人彘之禍。以私欲蔽其知也。晉武帝[illegible]命而虧介弟之恩。以讒賊害其仁也。唐太宗于廢承乾立子治之際。幾不能決。以愛牽其勇也。然則人君于三德。其可使有一之闕哉。其可有一之不出于誠哉。以上言誠

王子墊問曰。士何事。孟子曰。尚志。 全章

臣按墊本國君之子。觀其所問。必不[illegible]之士也。是時戰

爭好殺。盈野盈城。所戮皆無罪。此不仁之甚也。侵人土疆。奪人寶貨。非其有而取。此不義之甚也。當時之君習而不覺。故孟子斥言之。使所居常在乎仁。所由常在乎義。所以救橫流之禍。全生民之命。其功豈少哉。以上言仁義

孟子曰。不仁者可與言哉。 一節

臣按自昔亂世。非無忠言。祖伊嘗諫紂矣。召穆公嘗諫厲王矣。李斯嘗諫二世矣。而三君不聽者。蓋其心既不仁。故顛倒迷繆。以危亡之道爲可樂也。武帝垂老。而能聽田千秋。故漢不至于亂。德宗播遷。而能聽陸贄。故唐不至于亡。此不仁而可與言。猶以存其國也。然亦僅免

於亡耳。若仁人在上。雖居治安之世。而樂聞危亂之言。是以長治久安。而無後患。此豈武帝德宗所及哉。

孟子曰。不仁哉梁惠王也。一節

臣按朱熹謂仁人之恩。自內及外。不仁之禍。自疎及親。斯言盡之矣。梁惠王貪於土地。以子弟殉之。故孟子譏其不仁。後世有以信讒殺其子。如漢武帝唐明皇者。其事雖異。皆由私欲之横。而喪其本心也。以上言仁

異端學術之差

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

臣按異端之名。始見于此。或疑是時異端未作。孔子所

指。未知爲誰。臣謂老聃楊朱墨翟。皆孔子同時。特以洙泗之教方明。故其說未得肆耳。孔子之言。必有爲而發。

公都子曰。外人皆稱夫子好辯。敢問何也。全章

臣按孔子没而異端作。戰國時。鄒衍淳于髡田駢之徒。各挾術著書。以干世主。至申不害商鞅張儀蘇秦尤甚焉。而孟子所距。惟楊墨二氏。何哉。程頤嘗曰。楊墨之害甚于申韓。楊氏爲我。疑于義。墨氏兼愛。疑于仁。申韓則陋而易見。故孟子止闢楊墨也。禹抑洪水。周公兼夷狄驅猛獸。孔子作春秋。事雖不同。而救天下之患。立生民之極則一。言孟子正人心以承三聖。所以功不在禹下也。

漢武帝時董仲舒對策曰。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爲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絶其道。勿使復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

臣按武帝即位。丞相衛綰奏。所舉賢良。或治申韓蘇張之言。以亂國政。請皆罷。奏可。而質之本傳。則仲舒實發之。申商韓非。皆刑名之學。秦與儀則縱横之學。鞅之相秦。廢井田。開阡陌。以術欺鄰國。襲破其師。刀鋸斧鉞。刑加無罪。臨渭論囚。水爲之赤。其慘礉少恩可知矣。申

韓之術。大抵類是。儀秦以辯舌縱横。傾亂人國。此皆生民之蠹。正道之賊也。漢初。若蒯通朱建輩。皆踵儀秦故轍。儒者如賈誼鼂錯。亦皆明申韓而溺于異學。不有仲舒昌言排斥。道術何自而一乎。故先儒推論其功。以爲不在孟子下。惜武帝不能寘諸丞弼之地。使綱紀世教。而嚴助朱買臣輩。以縱横進。張湯杜周之徒。以刑名用。晚年巫蠱之禍。父子不能相保。則一江充實爲之。其人蓋兼刀筆口舌之能者也。

司馬遷武帝時人作史記曰。世之學老子者則絀儒學。儒學亦絀老子。道不同。不相爲謀。

臣按百家之學。惟老氏所該者衆。今摭其易知者言之。曰慈。曰儉。曰不敢爲天下先。曰無爲民自化。好靜民自正。無事民自富。無欲民自樸。無情民自清。此近理之言也。曹參以之相漢。收寧一之效。文帝以之治漢。成富庶之功。雖君子有取焉。曰元牝之門。爲天地根。綿綿若存。用之不勤。此養生之言。而爲方士者祖焉。曰將欲翕之。必固張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此陰謀之言也。范蠡用之以取吳。張良本之以滅項。而言兵者尚焉。曰大道廢有仁義。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此矯弊之言。而放蕩者宗之。至其以事物爲粗迹。以空虛爲妙用。蒙莊莊周氏因之。以荒唐繆悠之辭譁于世。而清談者效之。自其近理者言之。固在所可取。然皆吾聖人所有也。下乎此則一偏一曲之學。其弊有不勝言者。養生之說。則神仙方藥之所自出也。陰謀之術。則申商韓非之所本也。放蕩之害。至劉伶阮籍皆晉人而甚。清談之禍。至王弼魏人何晏晉人而極。皆以惑亂世主。斲喪生民。雖老莊之學。初未至此。然本源一差。其流必甚。以是言之。曷若由堯舜周孔之道。爲無弊哉。或謂自漢以來。有黃老之稱。黃帝亦聖人也。其道與老子均乎。曰此猶醫師之宗神農。巫步之

祖大禹。非其傳之正也。或又謂文帝用黃老而天下安。武帝用儒術而海內耗。則儒術不逮黃老矣。曰非也。清靜慈儉。老氏之所長。文帝用之。故其效如此。然亦富之而未及教也。使其用孔子之道。其成功當不止是。若武帝於儒術。特崇其名。其所以斁耗生民。則神仙刑名兵家之罪。儒術何與焉。臣不得以不辯。

武帝即位。敬鬼神之祀。親祠竈。遣方士入海。求蓬萊。作通天臺。置祠具。以下將招來神僊之屬。大始中。幸泰山。修封禪。乃曰。朕即位以來。所爲狂悖。使天下勞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害百姓。糜費天下者。悉罷之。田千秋曰。方士言神僊者甚衆。而無顯功。請皆罷遣。上曰。大鴻臚言是也。於是悉罷諸方士候神人者。是後上每自歎。嚮時爲方士所欺。天下豈有僊人。盡妖妄耳。節食服藥。差可少病而已。

臣按神僊之說。自戰國始。燕齊之君。皆求之不驗矣。秦皇帝復求之。漢武帝又復求之。以孝武之高明英傑。而長生不死之欲。一動乎中。遂爲方士愚惑。豈不異哉。暨更巫蠱之變。壯心摧落。悔志始萌。乃以方士爲妖妄。盡斥罷之。而年幾七十。海內虛耗。不亦晚乎。然迷而能復。猶賢于始皇之終不悟云。

成帝末年。上書言方術者。皆得待詔。谷永疏曰。臣聞明于

天地之性。不可惑以神怪。知萬物之情。不可罔以非類。諸背仁義之正道。不遵五經之法言。而盛稱奇怪鬼神。廣祭祀之方。求報無福之祠。及言世有僊人服食不終之藥者。皆姦人惑衆。挾左道。懷詐僞。聽其言。洋洋滿耳。若將可遇。求之盪盪。如係風捕景。終不可得。是以聖人絕而不語。惟陛下距絕此類。毋令姦人有以窺朝廷。上善其言。

光武信讖。議郎桓譚疏曰。凡人情忽于見事。而貴于異聞。觀先王之所記述。咸以仁義正道爲本。非有奇怪虛誕之事。今諸巧慧伎數之人。增益圖書（讖緯符命之類）。矯稱讖記。以欺惑人主。焉可不抑遠之哉。帝不悅。

臣按。新莽居攝。假稱符命以惑衆聽。行篡竊之謀。光武誅新復漢。宜削滅其書。以絕禍本。乃以赤符之驗。崇信而表章之。劉歆見之而改名。公孫述因之而僭畔。徒起亂賊之心。果何益于世教哉。自光武好之。而東都儒者鮮不傳習。至引之以釋經。後之爲正義者復祖焉。先朝歐陽修乞取九經之疏。刪讖緯之文。以其害道故也。

明帝（顯宗）聞西域有神。其名曰佛。因遣使之天竺求其道。得其書。精於其道者。號曰沙門。於是中國始傳其術。圖其象。獨楚王英最先好之。（此佛法入中國之始）

臣按是時。所得佛經。緘之蘭臺石室。所得佛像。則繪之清涼臺顯節陵而已。楚王雖好。不過潔齋修祀而已。及英以罪誅。不聞禍利之報。其後靈帝始立祠宮中。魏晉以後。其法寖盛。五胡之君。若石勒之於佛圖澄。符堅之於沙門道安。姚興之於鳩摩羅什。往往尊以師禮。元魏孝文號爲賢主。亦幸其寺。修齋聽講。至于蕭梁。其盛極矣。而其源則自明帝始。

魏正始（魏主曹芳年號）中。尚書何晏好老莊書。與夏侯元荀粲王弼之徒。競爲清談。祖尚虛無。謂六經爲聖人之糟粕。由是天下士大夫慕效成風。不可復制。（是時司馬懿專國晏黨曹爽之黨）

景元（常道鄉公年號）中。散大夫嵇康與阮籍阮咸山濤向秀王

戎劉伶相友善。號竹林七賢。皆尚虛無。蔑禮法。縱酒昏酣。遺落世事。謂之放達。祖老莊也。（以上魏）（以下晉）

晉武帝時。王戎爲司徒。王衍爲尚書令。樂廣爲河南尹。皆善清談。宅心事外。朝野爭慕效之。衍弟澄及阮咸謝鯤畢卓等。悉以任放爲達。醉狂裸體。不以爲非。自何晏等祖述老莊。謂天地萬物皆以無爲本。衍等愛重之。而尚浮誕。廢職業。裴頠著崇有論以釋其蔽。然習俗已成。亦不能救。元帝渡江。初王導爲政。陳頵遺導書曰。中華所以傾覆者。正以莊老之俗傾惑朝廷。養望者爲弘雅。政事者爲俗人。今宜改張。然後中興可冀。導不能從。

庾亮鎭武昌辟殷浩爲記室浩與褚裒杜乂皆以識度清遠善談老易擅名江東而浩尤爲風流所宗。武帝時豫章太守范甯嘗謂王弼何晏之罪深于桀紂或以爲太過甯曰王何蔑棄典文幽淪仁義游辭浮說波蕩後生以至禮壞樂崩中原傾覆遺風餘俗至今爲患桀紂縱暴一時適足敗亡豈能回百姓之視聽哉故一世之禍輕歷代之患重自喪之惡小迷衆之罪大也。

梁簡文帝爲太子時講老子於華林園詹事何敬容嘆曰西晉尚清虛使中原淪于胡羯今東宮復爾江南其爲戎乎。未幾侯景作亂武帝餓死簡文被弑

臣按清談起于曹魏終于蕭梁其始蓋宗老莊其末則欲爲老莊氏役而不可得老氏蓋謂物生于有有生於無非始無而今有也何晏王弼設爲元虛之論視事物之有形者皆爲芻狗是非成壞毫不介意於是臣不必忠子不必孝禮法不必事威儀不必修惟空曠無心乃爲知道不但背於先王并老氏本旨亦莫之究焉自吾儒言之形而上者理也形而下者物也有是理故有是物有是物則具是理當其未有物也若可謂無而理則已具其得謂之無邪老氏之論既失之而爲清談者又失之尤者也吾儒之道無一非實故立心必以實意修身必以實踐講學必以實見行事必以實用此堯舜周孔相傳之正法也何晏戎衍殷浩謝雖高談空妙而於名寵權利未嘗忘情晏圖台鼎戎執牙籌衍營三窟浩達空函卑猥貪汚更甚庸俗何不并此而無之邪豈一切皆無而此獨眞有邪其視老氏之無爲無欲超然萬物之表莊生于千金之聘三公之位若浼焉者果何如邪此所謂欲爲老莊之役而不可得也其始以之自利其身其終以之貽害于國故桓溫以爲神州陸沉百年邱墟王夷甫衍字諸人不得不任其責陶弘景之詩有曰平叔晏字任散誕夷甫坐談空不悟昭陽殿化作單于宮何敬容亦有江南爲戎之歎蓋自晉及梁亂亡相繼

學老莊而失之罪推原其本亦老莊之罪也有天下懲魏晉蕭梁之禍其可不以堯舜周孔之道爲師哉

後魏世祖時道士寇謙之奏作靜輪宮必極高不聞雞犬上接天神崔浩勸魏主從之功費萬計未幾浩以事坐誅魏主尋爲所弑

臣按魏燾夷狄之君其爲異教所惑不足責崔浩名爲研精經術不喜老佛乃怵于道士之言以詭妄爲可信是又出老佛下矣然則人主事天果何道乎詩曰上帝臨女無貳爾心又曰無貳無虞上帝臨女夫無貳者一也主一者敬而能一者誠也湯之事天曰顧諟明命文

王之事天曰翼翼小心夫豈求之外哉人主知此則上天不必崇儀物不必侈懍然自持常若對越不待覩儀觀受符契而游衍出王無非與神明周旋矣

梁武帝大通中幸同泰寺設四部無遮大會釋御服持法衣行清淨大捨羣臣以錢一億萬祈白三寶奉贖皇帝菩薩僧衆默許乃還內天監中用釋氏法長齋斷肉日止一食惟菜羹糲飯而已由是王侯益橫或白晝殺人于都街或暮夜公行剽掠有罪亡命匿于王家有司不敢搜捕上知其弊而溺于慈愛不能禁也上幸同泰寺遂停寺省講三慧經是夜浮圖災上曰此魔也宜廣爲法事乃下詔曰

道高魔盛行善障生當窮土木倍增往日遂起十二層浮圖將成值侯景亂而止明年侯景舉河南來歸又明年景反陷臺城上以餓死

臣按武帝以萬乘之尊自捨其身爲佛厮役卑佞極矣殫府藏朘民膏以資塔廟尊奉極矣以蔬麪易宗廟之犧牲于文綉戒人禽之形象反逆不誅剽盜弗禁凡以推廣佛戒也蓋嘗論之漢武貪仙終致虛耗梁武佞佛卒召亂亡其舍身事佛豈非厭塵囂而樂空寂乎[illegible]維以嫡嗣而敝屣王位褰裳去之釋迦首迦維衛王之嫡嗣舍王位而入山修學帝以纂弒取人之國又以攻伐侵人之疆及其老也雖慈孝如太子統一涉疑似忌之至死貪戀如此豈眞能捨者乎釋服入道既可徼浮圖之福奉金贖還又不失天子之貴是名雖佞佛實以誑佛也且織文形似猶不忍戕民之性命豈鳥獸比而連年征伐所殺不可勝計浮山築堰浸灌敵境舉數十萬衆而魚鼈之曾不少卹是名雖小仁實則大不仁也且國所與立惟綱與常帝于諸子皆任以藩維而無禮義之訓故正德以梟獍之資始舍父而奔敵國終引賊以覆宗祊武帝未生太子時養臨川王宏子正德爲子及統生正德還本封西豐侯意怏怏遂奔魏已而逃歸復其封爵後進王臨賀侯景反正德以內應導之以犯闕又與景約克城之日毋得全兩宮兩宮謂帝及太子綱也若綸若繹或總雄師或鎭上游當君父在難不聞有灑血投袂之意

邵陵王綸督諸軍討侯景不力戰湘東王繹鎭江陵不時遣援致景陷都城方其弟兄相仇叔姪交兵極人倫之惡武陵王紀與繹相攻繹殺紀又攻河東王譽于湘州攻岳陽王詧于襄陽詧與昔湘東好也其後詧引魏兵殺繹于江陵此無他帝所學者釋氏也釋氏以天倫爲假合故臣不君其君子不父其父三四十年間風俗淪胥綱常掃地宜其致此極也

唐代宗始未重佛嘗問佛言報應果有之邪宰相元載王縉對曰國家運祚靈長非宿植福業何以致之福業已定雖有小災終不爲害故安史皆有子禍懷恩出門病死二虜不戰而退此皆非人力所及豈得言無報應上信之常于禁中飯僧百餘人有寇至則令僧講仁王經以禳之寇

去則厚加賞賜。良田美利多歸僧寺。日談佛事。政刑紊矣。

臣按代宗問報應。使其時有儒者在相位。必告以福善禍淫。虧盈益謙之理。使知天道不可誣。而惟自強修德。載等無一語及此。而以宿植福業為言。毋乃厚誣天道乎。夫唐之所以歷年者。以太宗濟世安民之功。而所以多難者。以不純乎仁義綱常。而有慚德繼世之君。又多恣情悖理也。天有顯道。厥類惟彰。此之謂矣。載等舍天道而談佛果。是謂災祥之降。不在天而在佛也。為政之道。不在修德而在奉佛也。代宗惟其不學。故載等得以惑之。且夫安史之禍。由太宗蠱于內。楊李賊于外。所以

平之者。由子儀光弼諸人盡忠帝室。驅而攘之。其皆有子禍者。祿山思明以臣叛君。故慶緒朝義以子弒父。天道所以類應也。回紇吐蕃不戰自退。則又子儀挺身見虜。設謀反間之功。載等皆曰。非人力所及。其欺且誣顧不甚哉。方是時。子儀以屢立大功。為大閹魚朝恩所忌。載等以卻敵歸之佛力。既足以排子儀。又足以媚朝恩。姦邪情狀。豈不灼然。而代宗弗察。寇至則飯僧講經以禳之。寇退則厚加賞賚。移爪牙之功。歸髡耏之輩。其不激將士之怒而速危亡之厄。亦幸耳。其後我朝聚兵南伐。孱生李昱亦祖是轍。梵唄未終。城堞不守。可不戒與。

憲宗與宰相語及神僊。李藩曰。秦皇漢武學僊之效。具載前史。太宗服天竺僧長年藥致疾。此古今明戒也。陛下春秋鼎盛。勵志太平。苟道盛德充。人安國理。何憂無堯舜之壽乎。上又詔求方士。合長生藥。裴潾上言。藥以愈疾。非朝夕常餌之物。況金石酷烈有毒。又益以火氣。非五臟所能勝。古者君飲藥。臣先嘗之。乞令餌藥者先餌一年。則真偽可辨矣。上怒。貶潾為江陵令。上服金丹多躁怒。左右宦官獲罪有死者。人人自危。未幾暴崩。人謂內侍陳弘志弒逆

臣按李藩之對裴潾之諫。皆忠言至論。憲宗不察。卒服金丹以殞其身。自古人主為藥所誤者多矣。臣獨舉憲

宗者。敬宗昏童無足譏者。武宣皆英主而亦為之惑。[illegible]相尋全不知鑒。毋乃惑甚

元和中。迎佛骨至京師。刑部侍郎韓愈上表諫。上大怒。將加極刑。宰相裴度崔羣言。愈雖狂。發于忠懇。宜寬容以開言路。乃貶潮陽刺史

臣按人主事佛。大抵求福田利益耳。韓愈歷陳自古帝王無佛而壽。事佛而夭。可謂深切著明矣。憲宗弗悟。既餌金丹。又迎佛骨。曾未期年而暴崩。福報安在。臣故著之以為溺意仙佛者之戒。

王道霸術之異

孟子公孫丑問曰夫子當路于齊。 全章

臣按宣王既慕桓文公孫丑復慕管晏蓋霸者功利之說深入人心故也先儒楊時曰子路之治賦非勝于九合一匡也曾西必尊子路而羞管仲者譬之射御子路則範我馳驅而不獲管仲則詭遇而獲禽爾斯言盡之或謂晏子固無功烈若管仲則孔子稱其仁矣曰孔子之稱稱其攘夷狄而尊中夏也孟子所譏譏其舍王道而用霸術也且孔子雖稱其功而器小不知禮之譏固未嘗略況世變日下非孟子明王道而絀霸功則人爭趨于霸滔滔不返矣以此防民商鞅申不害之流猶有

以詐力强國而甘處于霸之下者

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國。 全章

臣按自古論王霸者衆矣獨此章深切著明此天理人欲之分而王霸所以異也以春秋攷之齊桓之伐衛若尊王也而心則在于取賂莊二十七年王使召伯廖賜齊侯命且請伐衛以其立子頹也。二十八年齊侯伐衛戰敗衛師取賂而還其省難于魯若卹鄭也而心則在于覘國閔元年齊仲孫湫來省難仲孫歸公曰魯可取乎仲孫曰不可先儒譏其使計謀之士窺覘虛實有乘亂取國之心就其名義之最正者如救邢封衛之舉閔元年齊人救邢。僖二年城楚丘。首止葵丘之盟僖五年會王世子于首止以定世子之位九年諸侯盟于葵丘然其心則欲仗義以服諸侯而成己之霸若此之類皆所謂假仁者也其于小國則滅譚莊十年滅遂十三年降鄣三十年鄣紀附庸也遷陽閔二年齊人偪而遷陽是皆以力服之也然遂既滅矣而亡國遺民猶能殲其師齊人滅遂而戍之。十七年齊師殲于遂。傳言遂因氏頜氏工婁氏須遂氏饗齊戍醉而殺之。則人不心服可知矣至于大國則于楚也雖仗諸侯之衆執王祭之名能使其受盟于召陵僖四年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侵蔡蔡潰遂伐楚次于陘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其責楚之詞曰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對曰貢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共給曾未數年伐吾與國之黃又從而滅之齊卒不能救也既又伐吾與國之徐齊雖救之終莫止其敗也十一年楚人伐黃。十二年楚滅黃。十五年楚人伐徐諸侯救徐楚人敗徐于婁林。其於晉也未嘗能

使一與會盟葢嘗取虢與虞矣不聞其以滅同姓問之也又嘗殺太子申生矣不聞其以易嫡子正之也僖五年葵丘之盟將來會而還亦不聞其致詰之也九年葢力之所至則以服之力所不及則無以服之矣迨其末年城緣陵而散十三年諸侯城緣陵。傳曰散亂也桓德衰矣。城鄫而不果十六年城鄫役人病有夜登邱而呼曰齊有亂不果城而還。狄侵衛又侵鄭十三年侵衛十四年侵鄭而不能遏魯滅項雖討其罪而不能終是雖易服者亦無以服之矣十七年魯滅項齊人以爲討而止公聲姜以公故會齊侯于卞公至自會又其甚也身沒未幾而曹衛邾之師已見伐矣十七年齊侯小白卒十八年正月宋公曹伯衛人邾人伐齊五月宋師及齊師戰于甗齊師敗績。若晉文之譎其覦齊

桓之正。又不逮焉。本無義也。而假一事示之義。本無信也。而假一事示之信。本無禮也。而假一事示之禮。晉侯始入而教其民。二年欲用之。子犯曰。民不知義。未安其居。于是乎出定襄王。入務利民。民懷生矣。將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信。未宣其用。于是乎伐原以示之信。民易資者。不求豐焉。明徵其辭。公曰。可矣乎。子犯曰。民未知禮。未生其共。于是大蒐以示之禮。曰示者表而揚之以夸衆也。故一朝王之頃。而遽請隧焉。僖十四年。王子帶作難。天王蒙塵于外。二十五年。狐偃言于晉侯曰。求諸侯莫如勤王。遂殺大叔。定襄王。請隧弗許。名爲勤王。實竊大物也。陽樊不服則圍之。王與之陽樊溫原攢茅之田。陽樊不服。圍之。蒼葛呼曰。此誰非王之姻親。其俘之也。原不服又圍之。名雖受地于王。實則以力取也。五覇莫盛于桓文。然皆以力假仁。不本於德。故能屈人之力。而無以服

其心。視昔成湯之東征西怨。文王之大畏小懷。爲何如哉。臣故畧叙其事以信孟子之說。

荀子曰。粹純乎仁義而王。駁雜也而覇。仁而雜以不仁。義而雜以不義。故曰覇。

臣按荀卿論王覇。此爲當理。他如隆禮尊賢。重法愛民之別。敬口故時之分。皆非是。故弗取焉。

漢董仲舒曰。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是以仲尼之門。五尺童子。羞稱五覇。爲其先詐力而後仁義也。

臣按程頤謂王道如砥。本乎人情。出于禮義。若履大路而行。無復回曲。覇者崎嶇反側於曲逕之中。而卒不可入堯舜之道。斯言與孟子仲舒相表裏。故錄之。

大學衍義輯要卷二終

大學衍義輯要卷三

宋西山眞德秀原本　　桂林陳弘謀汝咨輯

格物致知之要　辨人材

聖賢觀人之法

書堯典帝曰疇咨若時登庸（庸用也）放齊（臣名）曰胤子朱啟明帝曰吁（吁歎其不然之詞）嚚（口不道忠信之言）訟（爭辯）可乎帝曰疇咨若予采（采事也）帝曰吁驩兜曰都共工（共工官名）方鳩（聚也）僝（見也）功（言共工方鳩聚而見其功）帝曰吁靜言庸違（靜言則能言用則違）象恭滔天（貌恭而心惡）帝曰咨四岳（四岳四方諸侯）湯湯洪水（水盛貌）方割（割害也）蕩蕩懷（包也）山襄（駕也）陵浩浩滔天下民其咨（咨嗟怨）有能俾乂僉曰於鯀哉帝曰吁咈（咈不然）哉方（方逆也）命圮（圮敗也）族岳曰异（异舉也）哉試可乃已帝曰往欽哉九載績用弗成帝曰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載汝能庸命巽（巽遜也）朕位岳曰否德忝帝位曰明明（上明謂明顯之下明謂已在顯位者）揚側陋師（師衆也）錫（錫與也）帝曰俞予聞如何岳曰瞽子父頑母嚚象傲克諧（和也）以孝烝烝（烝進也）乂（乂治也）不格（格至也）姦（言進而又進以善自治不至于姦惡）帝曰我其試哉女（女嫁女）于時觀厥刑（刑法也）于二女釐降二女于嬀汭（二水名舜所居）嬪（嬪婦也）于虞帝曰欽哉

臣按放齊舉丹朱驩兜舉共工四岳舉鯀此不當舉而舉者也問巽位之人而以舜對此當舉而舉者也堯於其不當舉者則吁而歎之而知其所以不可用於其當舉者則俞而然之而問其爲人試以二女蓋堯之明德如日中天萬象畢照片言之發洞中隱微此其所以爲聖也然朱與共工則不用而鯀則姑用之者蓋輔相之任所貴者德治水之任所取者材鯀雖狠愎自用治水或優故卒從衆言而命之此又見聖人智周萬物而不自用其智也至于舜在側微潛德何由上達而岳言一發堯已先聞之必問其詳試其實又可見聖人雖足以知之猶考之衆言之公故無後世徇名之弊而有爲天下得人之功然則人主欲以堯爲法亦曰明其德而已格物致知於天下之理無所疑勝私窒欲於天下之物無所蔽所以明其德也明其德者知人之本也

皐陶曰都在知人在安民禹曰吁咸若時（是也）惟帝其難之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能哲而惠何憂乎驩兜何遷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甚也）壬（包藏姦惡）皐陶曰都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載（行也）采采（事也）禹曰何皐陶曰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治理之才）而敬擾（馴也）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廉隅也）剛而塞（塞篤實）彊而義彰（彰顯也）厥有常（[illegible]）吉（善也）哉日宣（宣達也）三德夙夜浚（浚治也）明有家日嚴祇敬六德亮（明也）采（事也）有邦翕受敷施九德咸事俊乂（有治才[illegible]）在官百僚師師（更相師法）百工惟時撫（撫順也）于五辰（五行）庶績其凝（[illegible]）

臣按九德之名自臯陶始其後周公告成王亦欲其迪知忱恂於九德之行蓋古之論人必貴於有德後世以才能取人而不能稽諸德行故有才無德之小人皆得自售以致敗事臯陶此言眞萬世知人之法

論語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

臣按人君於臣下之過必察其心如愛君而極諫不無狂訐之過愛民而違命不無矯拂之過要其用心皆出於仁則取其仁而畧其過可也若奸邪之臣巧於掩覆未必有過可指然其心何如哉

子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　全節

臣按家語亦曰以言取人失之宰予夫孔子于門人朝夕與處其邪正賢否難逃聖鑒猶必觀其行而後得其眞況君尊臣卑接見之時甚少而欲於應對之頃察其心術不亦難哉故敷奏雖以言而明試必以功堯舜以來不易之法也夫巧言如簧詩人刺之利口覆邦聖人所惡有言者不必有德而佞者不知其仁故漢文悅嗇夫之對拜爲上林令而張釋之爭之曰絳侯周勃東陽侯張相如素稱長者兩人言事曾不能出口豈效此嗇夫喋喋利口哉今以口辯而超遷臣恐天下隨風而靡文帝乃止是時將相大臣皆少文多質議論務存忠厚故風俗以醇其後武帝之於江充唐文宗之于鄭注皆以應對敏捷悅而信之巫蠱甘露之禍幾至亡國臣故因宰予之事而及之以見聽言觀行之訓爲不可易也

子游爲武城宰子曰女得人焉爾乎　全章

臣按子游以一邑宰其取人猶若是等而上之宰相爲天子擇百僚人主爲天下擇宰相亦作是觀可也故王素論命相欲求宦官宮妾不知名之人司馬光用諫官亦取不通書問者爲之必如是然後剛方正大之士進而奔競諂諛之風息矣

子貢問曰鄉人皆好之何如曰未可也　全章

臣按陳蕃李膺之徒天下稱其賢而中常侍目之曰鈎黨裴度之爲人天下仰其勳德而二三小人輩毀之者百端此所謂善者好之不善者惡之也然好者雖多其言未必上徹惡者雖少其讒譖易入人主之前所以誣善之言易行而忠[illegible]於易位也

子曰衆惡之必察焉衆好之必察焉

臣按匡章之不孝人所共稱而孟子原之仲子之廉人所共稱而孟子責之蓋似是而非似非而是常人所易惑也自人君言之必如齊威王之烹阿封卽墨然後爲能察是非之實不然未有不以毀譽亂眞者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又曰剛毅木訥近仁

臣按由後世觀之安劉氏者惟木訥之周勃令色諛言如董賢卒以禍漢勃不得為仁人而惟一無二近乎仁矣惜其不學故止於是若賢則不仁之尤者吁樸忠難合巧佞易親故不仁者往往得志人主其亦謹所擇哉

子曰不知言無以知人也

臣按易傳曰將叛者其辭慙中心疑者其辭枝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誣善之人其辭游失其守者其辭詘此因言觀人之法也雖然緘默不言有似乎寡數陳無隱亦近乎多苟不察焉則懷姦者得吉士之名盡忠者

入躁人之目豈不誤哉人君於此知吉人之辭簡而當理非緘默不言之謂躁人之辭繁而悖理非敷陳無隱之謂於近似之中察其不同之實斯真知言矣

魏文侯問置相於李克克曰居視其所親富視其所與達視其所舉窮視其所不為貧視其所不取

臣按是時有魏成者食祿千鍾什九在外什一在內是以得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而進之文侯皆以為師李克之言雖非專為成發然非成莫能當者故文侯卒相之後之論相者其尚有考焉朱熹有言知人雖難亦有自然之理凡陽必剛剛必明明則易知凡陰必柔柔必闇闇則難測聖人作易以陽為君子陰為小人推此以為觀人之法凡其正大光明疏暢洞達如青天白日高山大川磊磊落落無纖芥可疑者必君子也其依阿淟涊回互隱伏如鬼蜮狐蠱如盜賊詛祝閃倐狡獪不可方物者必小人也君子小人之極既定於內則言談舉止亦時露之而況事業文章尤粲然可見小人雖難知亦豈得而逃哉人主以是觀人思過半矣

帝王知人之事

漢高帝疾呂后問曰陛下百歲後蕭相國死誰令代之上曰曹參可問其次曰王陵可然少同愚稍戇直陳平可以助之

陳平知有餘然難獨任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劉氏者必勃也可令為太尉呂后復問其次上曰此後非乃所知也

惠帝時蕭何薨曹參代何為相國舉事無所變更一遵何之約束為相三年百姓歌之曰蕭何為法較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淨民以寧壹

諸呂擅權用事陳平患諸呂力不能制嘗燕居深念陸賈見平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將相和調則士豫附士豫附則天下雖有變權不分君何不交驩太尉平用其計兩人深相結呂氏謀益衰平非勃不能濟大事此難獨任之驗

太后崩諸呂欲為亂當是時趙王呂祿梁王呂產將兵居

南北軍。太尉勃不得入中軍主兵。酈商子寄與呂祿善。絳侯乃與丞相平謀。使人刼酈商。令其子寄。紿說呂祿歸將印。以兵屬太尉。太尉遂將北軍。然尚有南軍。丞相平乃召朱虛侯章佐太尉。遂誅諸呂。立文帝。此安劉必勃之驗

臣按高帝論蕭曹平勃諸人。無一或差。蓋帝性明達。又更事久。於羣臣材行。皆常斟酌而劑量之。故爲後人計者。幾無遺策。繼世之君。不若帝之明達。更歷未多。苟能躬覽萬幾。以究事情之利害。日接臣下。以察人材之長短。若漢宣帝令丞相以下。各奉職而進。明陳其職以考功能。是亦知人之方也。若深居高拱。於事未嘗有裁決

之勤。淵默寡言。於人未嘗有叩擊之素。舍功能之實。信毀譽之偏。而欲用舍各當其任。難矣。故人主上必如堯。次必如高帝。又其次必如孝宣。庶幾可語知人之事。

漢武末。霍光金日磾上官桀等。俱受遺詔輔少主。昭帝初。桀妬光權。與燕王旦通謀。且詐令人爲燕王上書。言光出都肄大閱也郎羽林宿衛之士道上稱趕天子出稱警入稱趕又擅調益增置幕府校尉。專權自恣。疑有非常。臣旦願入宿衛。察姦變。候光出沐日奏之。桀欲從中下其事。弘羊當與諸大臣共執退光。書奏帝不肯下。明旦光聞之。不入。上問大將軍安在。桀曰。以燕王告其罪。故不敢入。有詔召大將軍。光入。免冠謝。上曰。將軍冠。朕知是書詐也。將軍無罪。光曰。陛下何以知之。上曰。將軍之廣明地名都郎即前都試郎羽林也近耳。調校尉以來。未能十日。燕王何以得知。燕去京遠十日內事何由便知且將軍爲非。不須校尉。將軍大權在手若欲爲非不須增置校尉時帝年十四。尚書左右皆驚。上書者果亡。逃也捕之甚急。桀等懼。白上小事不足遂。不須窮竟。上不聽。後桀黨有譖光者。上輒怒曰。大將軍忠臣。先帝所屬以輔朕身。敢有毀者坐之。自是桀等不敢復言。

臣按武帝托孤於霍光。而參以上官桀桑弘羊。是知人有愧於高帝也。桀等姦邪嗜利。外交藩王。內結貴主。非昭帝知光爲忠。而倚持之。使桀等得志。其禍可勝言哉

是昭帝知人。反過於孝武也。然孝武不立燕王旦廣陵王胥而立昭帝。是明於知子。不屬田千秋而屬霍光。是明於知臣。獨失之桀等者。桀以詔進。弘羊以利合故也。

唐明皇幸蜀。給事中裴士淹以辯學得幸。時肅宗在鳳翔。每命宰相。輒啓聞。及房琯爲將。帝曰。非破賊才也。若姚崇在。賊不足滅。至宋璟曰。彼賣直以取名爾。因歷評十餘人皆當。至李林甫曰。是子妬賢嫉能。無與比者。士淹曰。陛下誠知之。何任之久。帝默不應。

臣按璟之忠誠端亮。爲開元輔相第一。帝乃以賣直取名目之。蓋璟以直道事君。屢拂上意。故一斥不復用。至

昇猶有餘怒。若林甫之妬賢嫉能，帝非不知者，而乃用之終其身。由璟不苟合，林甫苟合故也。

德宗時，濠泗觀察使杜兼惡幕僚李藩，誣奏藩摇動軍情，上大怒，召詣長安，望見藩儀度安雅，乃曰：此豈爲惡者耶？擢秘書郎。藩後事憲宗，爲元和賢相。

臣按：德宗知人之明最短，故於盧杞則不覺其姦邪，於姜公輔則疑其賣直，李晟之勳，陸贄之忠，則疎之廢之，裴延齡之欺罔，韋渠牟之躁妄，則信之任之，獨能于舉目之頃而識李藩，蓋當是時，亦有私見之汩故也。若盧杞、姜公輔諸人，則有愛惡之私焉。

憲宗元和中，裴度平蔡還，知政事程异、皇甫鎛以言財利幸，嘗論臣事君當勵善底公，朕惡夫植黨者。度曰：君子、小人以類而聚，未有無徒者。君子之徒同德，小人之徒同惡，相似實遠，在陛下觀所行則辨。帝曰：言者大抵若是，朕豈易辨之。度退，喜曰：上以爲難辨則易，上以爲易辨則難，君子小人行判矣。已而卒爲异、鎛所搆，出爲河中節度使。

臣按：憲宗剛明果斷，能用忠謀，不惑群議，以建中興之烈，是豈不知人者？蔡功既成，侈心遂熾，正邪易位，由异、鎛輩善於治財，有以供其侈用故也。傳曰：利令智昏，信哉！夫裴度之忠節，异、鎛輩之姦諛，誰不能辨？天資如憲宗，猶以利欲掩其明，是故人君不可無正心之學。

李德裕言於武宗曰：致理之要，在於辨群臣邪正。二者勢不相容，正人指邪人爲邪，邪人亦指正人爲邪，辨之甚難。臣以爲正人如松柏，特立不倚；邪人如藤蘿，非附他物不能自起。故正人一心事君，邪人競爲朋黨。先帝知朋黨之患，而所用皆朋黨之人，良由執心不定，故姦邪乘間而入。

臣按：德裕在文宗朝，與李宗閔迭爲宰相，卒爲宗閔所傾，以文宗不能辨邪正也。及相武宗，深陳二者之辨，武宗能聽之，故德裕得效其忠謀，會昌之功，幾于元和。由武宗能辨其邪正也。德裕可謂善喻，近世張浚亦云：不

私其身，慨然以天下百姓爲心，此君子也。謀求甚密，而百姓之利害，絕不顧焉，此小人也。志在爲道，不求名而名自歸之，此君子也。志在爲利，掠虛美，邀浮譽，此小人也。其言之剛正不撓，無所阿狥，此君子也。辭氣柔佞切侯人主之意於眉目顏色之間，此小人也。樂道人之善，惡稱人之惡，此君子也。人有善，必攻其所未至；人有過，則欣喜而開陳之，此小人也。吁，人主惟以德裕、張浚之言參考，邪正自無難辨。然德裕所謂邪人競爲朋黨，獨不思君子亦有同類乎？必如裴度曰：君子之徒同德，小人之徒同惡，斯爲得之。此德裕所以不及度也。

姦雄竊國之術

春秋傳晉魏絳曰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遷于窮石因夏民以代夏政羿篡夏位號曰有窮恃其射也不修民事而淫于原獸棄武羅伯因熊髡尨圉四子皆羿賢臣而用寒浞寒浞伯明氏之讒子弟也伯明后寒棄之夷羿收之夷氏信而使之以為己相浞行媚于內而施賂于外愚弄其民而虞羿于田樂以遊田樹之詐慝以取其國家外內咸服信浞之詐羿猶不悛將歸自田家衆殺而亨之浞因羿室就其妃妾

臣按自古姦臣竊國非扶宮闈之助合左右之交則不能成寒浞相羿行媚施賂內外盤結乃得愚弄上下恣

所欲為然使羿無從禽之荒則茲心未惛猶有覺也故又虞羿於田使之馳騁弋獵以汩亂其精神顛倒其志慮于是乎詐慝之謀遂而取羿之國戕羿之身若反手矣是以虞周君臣更相勅戒曰無逸游無耽樂以此為防後世猶有湛音耽于酒色舉國授人如漢成帝者

史記田乞事齊景公為大夫以小斗收稅以大斗貸民陰行德于民由此田氏得衆心宗族益強遂專齊政乞卒諡釐子子常立復修釐子之政以大斗出貸以小斗收誅其君簡公而弒之後田和遷其君康公于海上和立為齊侯

臣按左傳晏子對景公畧曰陳氏田由于陳故曰陳氏雖無大德而有施于民豆區金鍾之數其取之公也薄其施之民也厚民心歸之陳氏不亡則國非其國也公曰善哉可若何對曰惟禮可以已之在禮家施不及國大夫不收公利公曰善哉我不能矣史記所謂晏子諫而公不聽者此也方田氏之初不過以小惠市於國人而已使景公用晏子之言修明君臣上下之禮使恩施出于上而下不得私利權歸于上而下不得擅則大分明而人心一雖百田氏其能竊國乎景公乃善之而不能用在公則厚歛焉田氏則厚施焉是驅其人而歸之也景公既沒主少國疑田乞擅廢立之權及田乞死田常代立于

是作福作威弒君而人莫敢討易曰臣弒其君子弒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辨之不早辨也漢人有言權臣易世則危蓋言顓國久則其權不可收其勢不可制必至於危也故田乞之後有田常遂以代齊季宿之後有意如亦以擅魯季武子名宿其孫季平子名意如逐昭公至於鳳莽操丕之於漢王鳳專政歷五侯至莽篡位曹操專政至子丕篡位是為魏文帝懿師昭炎之於魏司馬懿專政其子師昭相繼之昭遂封晉王昭子炎篡位是為晉武帝皆以其漸取之然則人主豈可一日失其操柄哉

秦安國君之子子楚夏姬所出質於趙困不得志大賈呂不韋見請以千金西遊事安國君及華陽夫人立子楚為

適嗣夫人有寵而無子。許之不韋取邯鄲諸姬善舞者與居。知有身子楚從不韋飲。見而悅之。乃遂獻其姬。姬自匿有身。至期生子政始皇名爲王。尊不韋爲相國。稱仲父。秦王年少。太后時時私通不韋。後始皇帝壯。不韋事發誅。

臣按呂不韋非直大賈。蓋大盜也。方其見子楚。曰奇貨可居。固料已之能使子楚得國。又能移子楚之國爲已之國矣。其捐千金也。非輕利也。謂其利有百乎此也。其獻姬也。非能割已之欲也。謂所欲有萬乎此也。史稱子楚請姬。不韋怒。不獲已而與之。夫不韋不出他姬飲子楚。而以娠者飲子楚。固知其見而悅。悅而請。請而與之

則異時得國者吾之子也。包藏深而布置遠。非獨子楚不能察。後之作史者。猶莫之察也。且孝文之立三日而薨。莊襄王之立三年而薨。必有其故矣。以不韋之智。能使子楚入內。篤公子二十餘人之上而得國。安知其不能速二君之死。而立其子乎。子政立則嬴氏之國轉而爲呂氏有矣。故先儒謂始皇既立。伯翳之祀已絕也。秦自孝公至昭王。國勢益強。嘗合五國之師百萬之衆攻之而不能克。而不韋以一女子。從容談笑。奪其國於衽席間。故曰。不韋非獨大賈。蓋大盜也。至楚相黃歇亦先納李園之妹娠而獻之君。生子爲太子。遂以黃代芈其竊國之術。與不韋同。然二人卒以是自族。果何益哉。

王莽。孝元皇后之弟子也。折節爲恭儉。成帝封爲新都侯。節操益謙。振施賓客。收贍名士。交結將相卿大夫。聘諸賢良爲椽史。擢大司馬。繼四父而輔政。哀帝崩。平帝年纔九歲。太后臨朝稱制。委政於莽。莽尊事大司徒孔光。漸立威勢。色厲而言方。以惑太后。令蠻夷獻白雉。群臣奏莽功德致瑞。封安漢公。假爲惶恐辭讓。再三。公卿以下。各上書請選莽女爲后。莽固辭不允。加號宰衡。位諸侯王上。受九錫平帝崩。莽立子嬰。年二歲。群公白太后。令莽居攝踐阼。如周公。後乃稱符命。卽眞天子位。國號新漢。

班固曰。王莽始起外戚。折節力行。以要名譽。及其居位輔政。成哀之間。勤勞國家。動見稱述。豈所謂色取仁而行違者耶。莽既不仁。而有佞邪之材。乘四父歷世之權。遭漢中微。國統三絕。太后壽考。爲之宗主。故得肆其姦慝。以成篡竊之禍。及其竊位南面。處非所據。顚覆之勢險于桀紂。而莽晏然自以爲黃虞復出也。乃始恣睢。奮其威詐。滔天虐民。窮凶極惡。毒流諸夏。亂延蠻貊。書傳所載亂臣賊子無道之人。考其禍敗。未有如莽之甚者。

臣按班固所評。可謂盡莽之情狀。蓋嘗論之。莽之奸僞固足以欺天罔人。然使成帝不任外戚以政。元后不私外家以權。莽方陳力奔走之不暇。何惡之能爲。故莽之至此者。成帝元后之罪也。○古今篡臣多矣。獨載寒浞田常呂不韋王莽四人者。以其奸謀詭計最巧且密也若曹操篡漢。則因討賊而顓兵柄。司馬懿篡魏。則因受

遺而盜國柄。其後劉裕之簒晉也。似操揚堅之簒周也。似懿皆以虎豹之暴。刼取神器。其情狀易知。彼四人者其狡如兎。其媚如狐。其陰中人如鬼蜮。其居膏肓之間如二豎子。能使人主陰授以國。其情狀難察。今著其難察者。欲人君開卷瞭然如見九鼎而識魑魅罔兩之形圖之於未然。杜之於未兆。庶竊國之奸不得而逞矣。

憸邪罔上之情 臣姦

秦二世立。以趙高宦者爲郎中令。常侍中。用事。二世謂高曰人居世間。猶騁六驥過决隙也。吾欲悉耳目所好。心志所樂。以終吾年壽可乎。高曰。此賢主之所能行。而昏亂主之

所禁也。夫沙邱之謀。諸公子及大臣皆疑焉。諸公子盡帝兄。大臣又先帝所置也。陛下初立。此皆怏怏不服。恐爲變陛下安得爲此樂乎。二世曰。奈何。高曰。嚴法而刻刑。令有罪者相坐誅。至收族。滅大臣而遠骨肉。盡除先帝舊臣。更置陛下所親信者。如此則害除而姦謀塞。陛下安枕肆意寵樂矣。二世然之。乃更爲法律。群臣諸公子有罪。輒下高令鞫治之。殺大臣蒙毅等。公子十二人。僇死咸陽市。財物入縣官。法令誅罰日益刻深。群臣人人自危。欲畔者衆。于是陳勝吳廣等起山東作亂。李斯數諫。二世屢誚讓斯。斯恐懼。乃阿二世意。以書對曰。夫賢主必能行督責之術者也。督責之則臣不敢不竭能以徇其主矣。申子曰。有天下而不恣縱也睢仰目貌。是以天下爲桎梏也。不能督責。顧以其身勞于天下之民。若堯禹然。故謂之桎梏也。是黔首之役非畜天下者也。商君之法。刑棄灰于道者。夫棄灰薄罪也而加重罰。况重罪乎。故民不敢犯也。二世悅。於是督責益嚴。稅民深者爲良吏。殺人衆者爲忠臣。且曰。若此可謂能督責矣。

臣按二世問李斯。即前所以問趙高也。斯所進說更甚於高。排堯禹而進申商。督責之法行。人無容足之地矣

趙高殘殺私怨衆多。恐大臣奏事毀之。乃說二世曰。天子

所以貴者。但以聞聲。群臣莫得見面。故號曰朕。且陛下富於春秋。未必盡通諸事。今坐朝廷。譴舉有不當。見短于大臣。非所以示神明於天下也。陛下深拱禁中。與臣及侍中習法者待事。事來有以揆之。則大臣不敢奏疑事。天下稱聖主矣。二世用其計。不見大臣。居禁中。事皆决于高。李斯不得見。乃上書言高有危反之行。不圖將有變。二世以語高。高奏斯父子謀反。二世屬高按治。搒掠千餘。不勝痛。竟誣服。腰斬咸陽市。拜高爲中丞相。高欲爲亂。先試群臣。以鹿獻二世。曰。馬也。二世笑。其誣。以問左右。左右皆言馬。以阿趙高。有言鹿者。陰中之。故群臣皆畏高。及項羽勝鉅鹿

沛公屠武關高使其壻閻樂引兵入望夷宮高入告曰山東群盜兵大至趙二世自殺引璽佩之左右百官莫從乃立子嬰嬰卽位以計殺高夷三族秦亦亡。

臣按斯之姦詐不下于高且墮高術中況二世庸闇何怪其玩弄於股掌閒如嬰兒乎今劉取其畧欲人主知奸邪情狀若此二世信之其禍敗若彼庶爲永鑑。

漢中書令弘恭僕射石顯（宦者）二人皆宣帝時久典樞機元帝卽位多疾以石顯中人無外黨可信任事無大小因顯白决貴幸傾朝百僚皆敬事顯顯爲人巧慧習事能探人主微指內深賊持詭辯以中傷人忤恨睚眦輙被以危法。

臣按自昔小人竊權必先窺伺主意而迎合之薛公事齊王王有愛姬七未知所立薛公獻七珥美其一明日視美珥所在請立爲夫人王從之申不害相韓昭侯昭侯謀之以事申子未知侯之所欲使同列二人先陳其計微視昭侯所悅而言之侯大悅姦臣事君多合少忤者以其能覘上意也石顯見信於漢元蓋用此術。

太傅蕭望之少傅周堪皆受先帝遺詔輔政望之奏選宗室明經有行劉更生爲給事中同心翼贊導上以古誼多所匡正顯奏三人朋黨專權請召至廷尉上不省至廷尉爲下獄可其奏後聞之大驚以責恭顯乃謝罪上曰令出視事詔賜望之爵關內侯蓋器重更生外親上變言地動殆爲恭顯乞退二人恭顯疑更生所爲遂逮繫獄會望之子伋亦上書訟望之前事恭顯言望之不悔過服罪教子上書歸非於上宜暫屈牢獄以塞其怏怏上曰蕭太傅素剛焉肯就吏顯等曰薄罪耳必無此憂乃可其奏顯怠發執金吾車騎圍其第封詔召望之望之飲鴆自殺上驚曰曩固疑之果然殺吾賢傅爲卻食涕泣召顯等責問以議不詳皆免冠謝良久然後已。

臣按歐陽修有言小人欲害良善則指朋黨欲動搖大臣則誣以專權蓋朋黨則可一時盡逐專權又人主所

惡故恭顯以此中傷望之等而元帝曾不之察由君德不明故小人得以售其計也夫擅殺師傅不過免冠卽謝以塞之而帝亦不復有所問徒卻食涕泣而已顯是時雖外爲震懼謝罪之形而中實笑且侮也必矣。

東都京房上疏屢言災異有驗天子說之時石顯專權（弘恭死顯爲中書令）房宴見問上曰幽厲之君何以危所任者何人也上曰君不明而所任者巧佞房曰知其巧佞而用之邪將以爲賢也上曰賢之房曰然則今何以知其不賢也上曰以其時亂而君危知之房曰若是任賢必治任不肖必亂必然之道也幽厲何不覺悟而更求賢曷爲卒任不肖以

至於是。上曰。臨亂之君。各賢其臣。令皆覺悟。天下安得危
亡之君。房曰。齊桓公。秦二世。亦嘗聞此而非笑之。然任豎
刁趙高。政日益亂。盜賊滿山。何不以幽厲卜之而覺悟乎。
上曰。唯有道者能以往知來耳。房免冠頓首曰。春秋紀二
百四十二年災異。以示萬世之君。陛下即位以來。日月失
明。星辰逆行。山崩泉涌。地震石隕。夏霜冬雷。春凋秋榮。隕
霜不殺。水旱螟蟲。民人飢疫。盜賊不禁。刑人滿市。春秋所
紀災異盡備。陛下視今爲治耶。亂耶。上曰。亦極亂耳。房曰。今所
任用者誰歟。上曰。然幸其愈於彼。房曰。前世之君。亦皆然
矣。臣恐後人視今。猶今之視前也。上良久曰。今爲亂者誰

哉。房曰。明主宜自知之。上曰。不知也。如知何故用之。房曰。
上最所信任。與圖事帷幄之中。進退天下之士者是矣。房
指謂石顯。上亦知之。曰已喻。房罷出。後上亦不能退顯也。
顯及五鹿充宗。五鹿姓名充宗顯之黨也皆疾房。欲遠之。建言宜以房
爲郡守。帝於是以房爲魏郡。去月餘。坐事徵下獄棄市。

臣按元帝知顯之姦。而卒不之去。非不欲去。不能去也。
蓋顯能發車騎以圍大臣之第。則其權可以擅興矣。殺
蕭望之。殺張猛。殺賈捐之。則其權可以擅戮矣。以外屬
則史高爲之黨。以中謁者則牢梁爲之黨。以外廷小人
則五鹿充宗等爲之黨。權勢隆而黨援衆。所以不能去
也。故聖人贊易。於姤之初六曰。勿用娶女。蓋于陰之方
萌。則抑之制之。不使至於不能去也。嗚呼微哉。

初顯聞衆人匈匈。言已殺前將軍蕭望之。恐天下學士訕
已。以諫大夫貢禹明經著節。乃使人致意深自結納。因薦
禹歷位九卿。禮事之甚備。議者于是或稱顯以爲不妬譖
望之矣。顯之設變詐以自解免。取信人主。皆此類也。

臣按顯之此舉。文已過而擠衆言。後王鳳既殺王章。杜
欽亦教之以舉直言極諫。姦邪巧於緣飾。大抵如此。

晉侍中尚書令車騎將軍賈充。自文帝時寵任用事。武帝
爲太子。充頗有力。故益有寵于帝。充爲人巧諂。與太尉荀

顗。侍中荀勗。中書監馮紞。相爲黨友。朝野惡之。帝問侍中
裴楷以方今得失。對曰。陛下受命四海承風。所以未比德
於堯舜者。但以賈充之徒。尚在朝爾。宜引天下賢人。其與
正道。不宜示人以私。侍中任愷庾純。皆與充不協。充欲[illegible]
其近職。乃薦愷忠貞。宜在東宮。帝以愷爲太子少傅。而侍
中如故。會樹機能亂秦雍。帝以爲憂。愷曰。宜得威望重臣
有智畧者。以鎭撫。帝曰。誰可者。愷因薦充。純亦稱之。遂以
充都督秦涼二州軍事。充將之任。公卿餞於夕陽亭。充私
問計於荀勗。勗曰。是行辭之實難。獨有結婚太子。可不辭
而留。勗因謂馮紞曰。賈公遠去。吾輩失勢矣。太子婚尚未

定。何不勸帝納賈公女乎。統然之。初帝將納衛瓘女爲太子妃。充妻郭槐賂楊后左右。使后說帝。求納其女。荀顗等皆稱充女絕美。且有才德。帝遂從之。留充復居舊任。

臣按賈充自司馬昭相魏時。輔成篡弒之事。在晉雖爲元功。其實天下之大賊也。用事日久。姦邪小人。如荀勗輩。朋而翼之。惟恐充一出外。失其所恃。故秦凉之行。且赴鎭矣。荀勗畫結婚之謀。而充遂留。充女之婚。帝嘗謂其五不可矣。楊后受賂於中。勗等更相慫恿於外。帝至此亦眩惑不能自决。先儒邵雍以爲禍在夕陽亭之一語。而不在石勒長嘯上東門之時。豈不然哉。

賈充與任愷。皆爲帝所寵任。充欲專名勢。而忌愷。乃薦愷爲吏部尚書。愷侍覲轉希。充因與荀勗等承間共譖之。愷因是得罪。廢於家。

臣按小人害君子。其情狀非一。當庸闇之主。則顯擠之。恭顯之於蕭望之是也。當材明之主。則陰排之。賈充之於任愷是也。晉武雖非賢君。然非庸闇者比。愷又爲帝寵任。傾之則難。故前稱其忠正。宜在東宮。欲奪其侍中之職。使不得在左右也。此計不行。又薦爲吏部尚書。天官之任重矣。然職任銓衡。非若侍中之近密也。遂以事擠之而斥廢焉。昔趙堯欲奪周昌御史大夫之位。則勸高帝爲趙王如意擇貴彊相。而薦昌。公孫弘嫉董仲舒。欲黜之於外。則言於武帝。使爲膠西相。蓋高帝孝武皆明君也。周昌仲舒之賢。亦見知于二帝。使誣之以罪而顯擠之。未必見從。惟陽借薦譽之名。而陰施排擯之術。故二帝有弗察焉。此賈充之計。所以得行於晉武也

梁武帝時。中領軍朱异。文華敏給。曲營世譽。善伺候人主意。爲阿諛用事。廣納貨賂。欺罔視聽。東魏侯景。與高澄（高歡之子。世事魏政）有隙。內不自安。據河南叛。請舉十三州內附。上召群臣廷議。皆謂非宜。朱异揣知上意。對曰。聖明御極。南北歸仰。正以事無機會。難達其心。今侯景分魏土之半以來。

自非天誘其衷。人贊其謀。何以至此。上乃定議納景。高澄數遣書求復通好。許還正陽侯淵明（宗室子。以戰敗陷魏）。朱异又言靜寇息民。和實爲便。司農卿傅岐曰。高澄何事須和。必是設間。故命正陽遣使。欲令侯景自疑。景意不安。必圖禍亂。若許通好。正墮計中。异固執宜和。上亦厭用兵。乃從异言。景以金三百兩餉异。异受金。不爲通啓。景於是反於壽陽。以誅异等爲名。及景濟江。圍臺城。朝野共尤朱异。异慚憤發疾卒。上惜之。贈尚書右僕射。（未幾城陷。武帝死。簡文立。爲景所篡。）

臣按景之叛魏。由其與高澄有隙也。既納景之降。則不當通澄之使。雖三尺童子。猶能知之。而异揣帝意。在於

得正陽之還故又勸而成之通遼之利是趣景之反也昇用事三十年廣納貨賂田園第館姬妾玩好甲於一時惴惴焉惟恐其失故一切惟主意是奉不暇爲國忠謀侯景之禍朝野皆歸罪昇而帝猶不知之方且憐於旣死之餘贈以非常之典亂君各賢其臣者謂此耶

隋御史大夫裴蘊與裴矩虞世基參掌樞密善候伺上旨所欲罪者則曲法㠯成所欲宥者則附從輕典蘊甚機辯言若懸河或重或輕皆由其口時人不能致詰

內史侍郎薛道衡以才學有盛名久當樞要煬帝卽位道衡上高祖文皇帝頌上覽之不悅曰道衡致美先朝此魚

藻之義也魚藻大雅篇名刺幽王思武王將置之罪會議新令不決道衡曰向使高熲文帝賢相煬帝殺之不死令決當久行有人奏之帝怒付執法者推之裴蘊奏道衡負材恃舊有無君之心論其罪名似如隱昧原其情意深爲悖逆帝曰公論其逆妙體本心遂令自盡天下冤之

光祿大夫郭衍以諂諛有寵嘗勸帝五日一視朝曰無效高祖空自勞苦帝益以爲忠曰唯郭衍心與朕同

帝問侍臣盜賊宇文述曰漸少納言蘇威曰臣非所司不知多少但患漸近帝曰何謂也威曰他日賊據長白山今在汜水且往日租賦丁役今皆何在豈非其人皆化爲盜乎比見奏賊多不以實使失於支計不時剪除又昔在鴈門許能征遼今復徵發賊何由息帝聞伐高麗事威欲帝知天下多盜對曰今茲之役願不發兵但赦群盜可得數十萬遣之東征彼喜免罪立功高麗可滅帝不懌裴蘊曰此大不遜天下何處有多許賊帝曰老革猶言老兵多姦以賊脅我欲批其口且復隱忍蘊遣人誣奏威罪除名爲民虞世基以帝惡聞賊盜諸告敗求救者皆抑不以聞但云鼠竊狗偷陛下勿以介意帝或杖使者以爲妄言由是盜賊陷州縣而帝莫知楊義臣破降河北賊數十萬世基惡之奏義臣擁兵日久非宜帝遽追還義臣賊復熾帝幸江都

以其子越王侗爲東都洛陽留守李密叛臣帥衆逼東都附兵拒之敗走密移檄數帝十罪越王侗遣太常丞元善達間行賊中詣江都奏稱李密有衆百萬圍逼東都若陛下速還烏合必散不然東都決沒因歔欷嗚咽帝爲之改容虞世基進曰越王年少此輩誑之若如所言善達何緣來至帝怒曰善達小人敢廷辱我因使善達經賊中向東陽催運爲群盜所殺自後人莫敢以賊聞世基旣迎合帝意而內史舍人封德彝又託附世基峻文苛法抑削功勳隋政日壞後宇文化及等反弑煬帝虞世基裴蘊亦被殺

臣按煬帝無道罪浮於紂蘊矩世基諸臣乃飛廉惡來

也觀蘊等眩惑其君初無他技唯逢迎上意而已知帝耽嗜音樂則括天下散樂百戲于京師知帝好大喜功則謂西域諸國富于珍寶使入朝覲知帝怒薛道衡進頌有諷刺之意則組織其罪知帝惡于政事則勸五日一視朝其後盜賊四起知帝尤所惡聞則抑而不達予是發怒于蘇威致疑于楊義臣切齒于元善達不一二年隋遂以亡即數人而論之虞世基又姦之首佞之魁也故魏徵嘗曰梁武偏聽朱异以致臺城之辱隋煬偏信虞世基以致江都之禍

唐高宗立武昭儀爲后（昭儀妃嬪官名也）大臣切諫許敬宗揣帝私

妄言曰田舍子賸穫十斛麥尚欲更故婦天子富有四海立一后謂之不可何哉帝意遂定王后（高宗元妃）廢敬宗請削后家官爵廢太子忠而立代王（武氏所生）帝得所欲詔敬宗待詔武德殿西閤俄拜侍中進中書令（皆宰相官）敬宗知后鉗戾能固位以久亡權乃陰連后謀遂斥瑗來濟褚遂良殺梁王（即太子忠也廢爲梁王又殺之）長孫無忌上官儀（瑗濟遂良無忌皆當時賢相諫高宗立武后者也儀亦迕旨得罪于武后）朝廷重足事之威寵熾灼當時莫與比

臣按敬宗陰揣帝私使其君廢正后易太子殺碩命大臣一舉而夫婦父子君臣之綱皆絕高帝悅之命以爲相其後武氏得志改唐爲周太宗子孫屠剪幾盡禍亂之酷古所未聞由高宗以色爲悅而敬宗逢迎之也

高宗爲太子李義府爲太子舍人高宗立義府遷中書舍人爲長孫無忌所惡奏斥壁州司馬詔未下義府問計於舍人王德儉德儉者許敬宗甥多智善揣事因曰武昭儀方有寵上欲立爲后畏宰相議未有以發之君能建白是轉禍爲福也義府奏請廢后立昭儀帝悅召見賜珠一斛復留侍武后立義府與敬宗等相推轂濟其姦詐棄骨肉大臣故后得肆意攘取威柄天子歛衽矣義府貌柔恭與人言嬉怡微笑而陰賊褊忌著於心（姦惡根著於心）凡忤意者皆中傷之時號義府笑中刀又號曰人貓尋拜中書侍郎

同中書門下三品（唐宰相名）後又主選事無品鑒才谿壑之欲惟賄是利母妻諸子賣官市獄門如沸湯

臣按孔子欲見剛者而難佞人蓋剛則果於爲善佞則忍於爲惡也人君能以孔門之法爲取人之方庶不爲義府輩所惑矣

元宗時武惠妃寵傾後宮吏部侍郎李林甫因中人白妃願護壽王（惠妃子）爲萬歲計妃德之陰助林甫拜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

皇太子瑛鄂王瑤光王琚（皆元宗子）被譖帝欲廢之張九齡切諫帝不悅林甫惘然私語中人曰天子家事外人何與焉

臣按天子以四海爲家。大臣天子之家老。中外事無不當與者。自李勣以此言贊高宗廢王后。以自結於武氏。林甫効之。又以此言贊明皇廢二子而自結於惠妃。自是人臣有議宮掖事者。人主皆咈然曰。此吾家事。外臣何與焉。佞臣宮妾得以擅權。而外廷無敢爭執。其端自勣與林甫始。萬世之罪人歟。

張九齡由文學進。守正持重。林甫以便佞得大任。每嫉九齡。帝欲進朔方節度使牛仙客實封。九齡謂林甫。封賞待名臣大功。邊將一上最。豈可遽議。要與固爭。林甫許之。及進見。九齡極論不可。而林甫黙然。退又漏其言於仙客。且

言天子用人。何不可者。帝由是疏九齡。罷政事。

臣按汲黯嘗與公孫弘約共爭事。至上前而弘背之。林甫之背九齡。亦猶是也。故黯九齡坐是廢斥。而弘與林甫皆得志重任。其曰天子用人。何不可者。猶前所謂天子家事。外人何與。凡皆導人主以自專。而勿䘏人言也。

九齡罷相。林甫兼中書令。帝用其言殺三子。帝將立太子。林甫數稱道壽王。帝不聽。令忠王(即肅宗)爲太子。林甫恨計不行。且畏禍。數危太子。太子自以謹孝聞。故飛語不得入。

臣按林甫之所以相者。惠妃之助也。故前殺三子。後傾忠王。凡皆爲壽王地。幸明皇之意堅定不移。然猶三興大獄。必欲動搖而後已。又幸肅宗無過可指。而東宮之位不搖。異時中興帝室。卒有賴焉。殆天意相唐。使林甫之計。獨弗售於此也。

林甫善刺(探也)上意。養君欲。時帝春秋高。厭繩檢。深居燕適。沈蠱衽席間。主德衰矣。林甫每奏請。必先餉遺左右。審伺微旨。至饔夫御婢。皆所款厚。故天子動靜。必具得之。

臣按石顯能探主微指。趙高勸肆淫樂。寒浞行媚施賂。王莽事旁側長御。自古姦臣。各工其一。而林甫兼之。是合石顯趙高寒浞王莽爲一人也。唐室由是幾瀕於亡。

時詔天下士有一藝者。得詣闕就選。林甫恐對詔斥己。

奏云。草茅狂言。徒亂聖聽。請悉委尚書省長官試問。御史中丞監總。云無一中程者。林甫因賀上以爲野無遺才。

咸寧太守趙奉璋。得林甫二十餘條。將言之。林甫諷御史捕繫奉璋。劾妖言。抵死。

貞觀以來。任蕃將者。如阿史那社尒契苾何力。皆以忠力奮然。猶不得爲上將。皆以大臣總制之。故先天開元中。薛訥郭元振張說等。自節度使入相。林甫疾儒臣積有邊勞。且大任。恐撓其權。說帝曰。以陛下雄才。而夷狄未滅者。由文吏爲將。憚矢石。不身先。不如用蕃將。彼生而雄。養馬上。長行陳。陛下用之。必感激效死。夷狄不足圖也。帝然之。因

以安思順代林甫領節度而擢安祿山高仙芝哥舒翰等專爲大將林甫利其虜也無入相之資故祿山得專三道勁兵處十四年不徙卒稱兵蕩覆天下王室遂微

臣按一言而遺禍數百載者如林甫之請任蕃將是也自祿山反唐室幾亡肅宗雖崎嶇中興而兩河之地半爲降虜所有更相傳襲終唐之世不能取蕃鎮跋扈動輒舉兵內嚮卒以是失天下五代之亂生人肝腦盡矣至於本朝然後收方鎮之權天下合一推原禍本由林甫以蕃將代儒將故也彼其用心不過欲杜節度使入相以久已權而中國板蕩生民塗炭遂自茲始

楊國忠爲相其妹虢國夫人居中用事能探帝所好惡知帝雅意事邊故身調兵食取習文簿惡吏任之帝欲討南詔國忠薦鮮于仲通將兵六萬戰瀘川全軍俱沒仲通僅以身免又李宓將兵七萬往擊必被擒全軍亦沒前後死者幾二十萬國忠隱其敗更以捷聞人無敢言

臣按明皇前任林甫後任國忠二人操術大抵皆狗帝之欲而已

上憂雨傷禾國忠取禾之善者獻之曰雨雖多不傷稼也上以爲然扶風太守房琯言所部水災國忠使御史推之是歲天下無敢言災者

臣按忠臣之心惟恐人君不畏災異魏相之以逆賊風雨告宣帝是也姦臣之心惟恐人主知畏災異國忠謂霖雨不害稼以欺明皇是也近世王安石遂有天災不足畏之語吁莫大於天莫神於天而猶不足畏何所不可嫚天欺君罪不在國忠下矣

肅宗朝元載專權恐奏事者攻訐乃請百官凡論事先白長官宰相仍以旨諭百官曰比來諸司奏事言多讒毀故委長官宰相先定可否刑部尚書顏眞卿上疏曰郎官御史陛下之耳目今使先白宰相是自掩其耳目也陛下患群臣之讒何不察其言之虛者誅之實者賞之而使臣下

專權以塞諫諍之路竊爲陛下惜之太宗著司門式曰其無門籍人有急奏者皆令門司與仗家引奏無得關礙所以防壅蔽也自李林甫爲相深疾言者上下不通卒成幸蜀之禍陵夷至今夫人主大開不諱之路群臣猶莫盡言況令宰相大臣裁而抑之則陛下所聞見者不過三數人耳天下士從此鉗口結舌陛下見無言者以爲天下無事可論是林甫復起於今日也昔林甫擅權奏事不諮宰相者託以它事陰中傷之猶不敢明令有司奏事皆先白宰相也陛下倘不早悟漸成孤立載奏眞卿誹謗貶峽州司馬

臣按元載之杜塞人言亦林甫故智眞卿之論可謂盡

其情狀矣。後之專政諱言者，習為蒙蔽，言官論事，必先
令呈稿，候去取焉。是又祖元載之故智也
元載弄權舞智，僭侈無度，上戒之不悛，乃收載使自盡，籍
其家，胡椒至八百石，他物稱是
盧杞，開元宰相懷慎孫也。懷慎清儉，稱賢相。貌醜，色如藍，有口辯。
德宗悅之，擢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杞蕞陋無文學，楊炎與
同相，輕之，多託疾不與會食，杞亦恨之。杞陰狡，欲起勢立
威，小不附者，必寘之死地。引太常博士裴延齡為集賢殿
學士，親任之。未幾，譖炎罷政事。炎建家廟，杞言廟基有王
氣，誣炎蓄異志，貶崖州司馬，遣中使護送，未至，縊殺之

上即位，崔祐甫為相，務崇寬大，政聲藹然，有貞觀風。及杞
相，揣上性多忌，以嚴刻御下，中外失望。杞忌張鎰忠直，
欲出之於外，奏曰：朱泚在幽州，名位崇重，必得宰相信臣
以鎮撫之，臣請自行。上未應，杞曰：陛下以臣貌寢，不為三
軍所伏，固惟陛下神算。上乃命鎰出鎮，未幾為泚將所殺
臣按：隴右用兵，杞欲遣張鎰，而先自請行，蓋自知貌陋
不足威服諸將，帝必不使行，惟鎰並相，非杞即鎰矣。德
宗蓋墮其術中而不知也
盧杞知上必更立相，恐分己權，因薦吏部侍郎關播，儒厚
可鎮風俗，使為中書侍郎、平章事，皆決于杞，播但斂衽，無

所可否。上嘗與宰相論事，播起立欲言，杞目之而止。還謂
播曰：以足下端慤少言，故相引至此。播自是不敢復言。
臣按：姦臣專國，必薦柔懦易制者為貳，然後權出於己，
莫敢與爭。霍光之用楊敞，李林甫之用陳希烈是也。彼
其人品素下，一旦為權臣引拔，方銜恩思報之不暇，安
敢有所同異。杞之用播，意蓋如此。近世蔡京、秦檜、韓侂
胄之徒亦倣此術，故能久專國政，人主不可不察
李希烈反，杞曰：顏真卿三朝舊臣，名重海內，若令奉宣聖
澤，為陳逆順禍福，不勞軍旅，寇必革心。上命真卿至許州
宣慰，真卿至，忠義不撓，竟為希烈所殺。李揆有才略，杞忌

之，薦為入蕃會盟使，揆卒於路。
臣按：杞陷顏、李二人於死，皆用陽譽陰擠之謀，而德宗
不察，由其無愛惜忠賢之心，故杞得售其術耳
涇師亂，擁朱泚為帝，李懷光數破賊有功。杞忌之，且懼懷
光斥己，譖帝曰：懷光勳多，賊憚之，若許來朝，賊復[illegible]
之實難。帝詔懷光無朝，懷光以平亂大功，為奸臣沮閼，內
怏怏無所發，遂謀反，以誅杞為名，帝始悟，貶新州司馬。帝
與李泌論即位以來宰相，曰：盧杞忠清彊介，人言杞姦邪，
朕殊不覺。泌曰：人言姦邪，而陛下獨不覺其姦邪，此杞之
所以為姦邪也。倘陛下覺之，豈有建中之亂乎。帝又曰：盧

杞小心。朕所言無不從。對曰杞言無不從。豈忠臣乎。夫言而莫予違。此孔子所謂一言而喪邦者也

臣按盧杞姦邪。蘊於心者固未易測。而見於事者亦可知矣。忠賢如張鎰顏眞卿。而陷之死地。凶逆如朱泚。而保其不反。有功如李懷光。而激之使亂。天下之人。所以皆知其姦邪也。善乎李泌之對也

穆宗時。李逢吉爲相。內結樞密王守澄。宦官之用事者。勢傾朝野。惟翰林學士李紳。每承顧問。嘗排抑之。逢吉患之。乘御史中丞缺。逢吉薦紳宜在風憲之地。上以中丞亦次對官。不疑而可之。會紳與京兆尹韓愈爭臺參。逢吉奏二人不協。

以愈爲兵部侍郎。紳爲江西觀察使。愈紳入謝。上各令自敘其事。乃深悟。復以愈爲吏部侍郎。紳爲兵部侍郎。敬宗立。逢吉又誣紳將不利於上。貶端州司馬。

臣按逢吉薦李紳。猶賈充之薦任愷也。蓋學士在唐最爲親近。有內相之名。中丞雖風憲之長。非密近之地。去內廷而任外司。則逐之也易矣。又紳與韓愈皆有剛直名。以一事中二人。術甚巧也。穆宗延問本末。而二人復留。問之爲益如此。近世言官忤宰相者。多以美職遷之。位則遷而權則貶。一去言職。或黜或逐。無不可者。故爲言職者。往往自結於宰相。以取要官。人主不可不察

李訓敏於辯論。多大言。自標置。鄭注佐昭義府。訓往見。相得甚歡。注介之謁王守澄。守澄善遇之。并薦訓注于帝。叔訓持詭辯。激昂可聽。善鉤揣人主意。進翰林學士。宮中倚重。實行宰相事。天下險怪士。徼富貴者。皆憑以爲資。訓時時進賢才偉望。以悅士心。人皆感之

鄭注以方技游江湖間。多藝詭譎。善探人隱私。以守澄薦遷太僕卿。兼御史大夫。天資貪吝。既藉權寵。鬻官射利。貲積鉅萬。險人躁夫。皆望門干請。于是訓注兩人。權重天下。謀翦中宮。撓亂朝法。未幾訓等僞稱甘露降金吾左仗樹。命中尉仇士良往視。因欲誅之。事敗。皆族誅。史臣贊曰。李

訓浮躁寡謀。鄭注斬斬小人。邀幸天功。寧不殆哉。文宗與宰相鄭覃稱訓稟五常性。服人倫之教。不如公等。然天下奇才。公等弗及也。李德裕曰。訓曾不得齒徒隸。尚才之云。世以德裕言爲然。

臣按漢高帝稱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劉氏必勃也。訓注以險狡之資。濟以瀾翻之辯。文宗目爲奇才。倚以大事。其與高帝之任周勃異矣。宜其敗也。是以沾沾自喜之徒。喋喋多言之輩。明主遠諸。

武宗立。仇士良以上將軍內侍監致仕。其黨送歸私第。士良教以固權寵之術。曰。天子不可令閑。宜以奢靡娛其耳

目使曰新月盛無暇更及它事然後可以得志慎勿使之
讀書親近儒臣彼見前代興亡心知憂懼則吾輩疎斥矣
范祖禹曰小人養君之欲以濟已私豈獨奄寺之嬖或殖貨利或治宮室或開邊境隨君所好皆以竊權寵也
臣按祖禹之論善矣然士良所謂可以得志則未盡然
人主德不修學不講則天下亂雖昆蟲草木無以自完
何況左右故秦室危而斯高僇漢業壞而張張讓趙趙忠誅
士良但知以竊國罔寵爲榮而不知國敗家亡權寵何
由自保故士良用事五朝身雖幸免而破家之禍卒貽
於身後也然士良之言自古姦臣所未道人主宜寫一
通置之坐側必近儒臣必親經史則不爲姦佞所蔽矣

崔亂喜陰計附權強外若簡重中實險譎昭宗用爲平章
事素厚朱全忠卽朱溫本黃巢之將後降爲節度使陰爲全忠畫覘計俾擅
兵四討先是全忠雖據河南顧強諸侯相持未敢移國及
亂與相結得竊朝權終亡天下亂亦身屠家滅焉時有崔
昭緯者寄結中人外連強諸侯制天子以固其權後誅死
又有柳璨者爲相挾全忠爲重會彗星出太微文昌間古
者曰君臣皆不利宜多殺以塞天變璨乃疏仇者三十餘
人皆誅死天下冤之後全忠急於九錫疑璨沮已殺之史
臣贊曰木將壞蟲實生之國將亡妖實產之故三宰謂李勣許敬宗李義府皆勸高宗立武后嘯凶牝奪晨林甫將蕃黃屋奔鬼質敗謀
興元蹙謂盧杞也崔柳倒持李宗覆謂崔亂柳璨也可不戒哉
臣按姦賊之臣皆有所挾以肆其惡若許敬宗李義府
則挾賊后以制其君而武氏因之以移國崔亂柳璨則
挾賊臣以脅其君而朱溫因之以篡位可畏也

憸邪罔上之情讒臣

詩小弁音盤大夫刺幽王也太子宜臼之傅作焉
臣按父子天性之親太子天下之本幽王聽褒姒之譖
如受獻酬之爵曾不少拒遽加放逐卒使申侯卽忿以
召戎幽王死褒姒虜宜臼雖立而周東遷矣可不監乎
巧言刺幽王也大夫傷於讒故作是詩也

臣按小人之讒以漸而入初進而容之則亂生再進而
信之則亂成必也聞讒而怒聞善而喜好惡明白則亂
止矣故杜絕讒邪之道一曰辨二曰斷
巷伯寺人之長刺幽王也寺人內臣傷於讒故作是詩也
臣按幽王時讒說盛行自天子大臣以及閽寺無不受
讒者小弁以下諸詩皆爲此作夫爲讒者巷伯也而寺
人乃以刺王蓋君德不明則讒者獲售其責在王也
青蠅大夫刺幽王也
臣按青蠅之爲物出於汚穢之中而貪嗜飲食常譁然
杯案間以敗人之酒醪羹截世之小人行汙而逐利以

傷人害物實似之營營者旣佯其狀又象其聲也巷伯青蠅二詩摹寫讒人情狀無餘蘊矣

晉獻公生太子申生又娶二女于戎生重耳夷吾晉伐驪戎以驪姬歸生奚齊驪姬嬖賂外嬖梁五與東關嬖五譖羣公子而立奚齊優施通於驪姬驪姬問曰吾欲爲難何始而可優施曰必于申生太子祭於曲沃歸胙于公公田置諸宮六日公至毒而獻之(毒經宿輒敗經六日明公之惑)公祭之地地墳(墳起也)與犬犬斃與小臣小臣亦斃姬泣曰賊由太子太子縊于新城姬遂譖二公子曰皆知之重耳奔蒲夷吾奔屈

臣按歸胙之詐最爲易解而公不辨則驪姬之讒而二

姦(梁五嬖五優施三人)助之也

宋寺人惠牆(姓也)伊戾(名也)爲太子(宋平公子)內師而無寵楚客聘於晉過宋太子請野享之(享楚客也)公使往(使太子往)伊戾請從之公曰夫子(謂太子)不惡女(音汝)乎對曰小人之事君也惡之不敢遠好之不敢近敬以待命敢有二心臣請往也至則欿用牲加書徵(詐作盟處爲太子反證驗)而騁告公曰太子將爲亂旣與楚客盟矣公曰爲我子又何求對曰欲速(言欲速得公位)公使視之則信有焉問諸夫人(平公夫人)與左師(左師向戌皆惡太子)則皆曰固聞之公囚太子乃縊而死公徐聞其無罪也乃烹伊戾

臣按伊戾請從公固知太子之惡之矣及設詐以昭太子乃信之不疑夫欿牲加書誰不能爲折其姦而戮之上也究其妄而罪之次也何遽用其言以囚太子使不得自直而死乎後雖烹之亦無益矣甚矣平公之闇也

楚平王生太子建使伍奢(伍員之父)爲之師費無極爲少師無寵譖諸王曰建可室(室妻也)矣爲之聘於秦勸王取之(勸王自娶秦女)又勸王大城城父(城父邑名)置太子以通北方明年無極謂王曰建與奢將以方城之外叛王執伍奢建奔宋

臣按無極勸王爲建納室又勸王自納之父子之疑隙旣開又勸王城城父置太子以通北方父子之情勢又隔且居北方則近齊魯於是以叛譖之其搖之有漸其

發之有機卒至奢死建奔伍員亡吳時吳師入郢昭王出走楚國幾亡又無極實基之讒人之害如此

楚郤宛直而和國人說之鄢將師爲右領與費無極比而惡之令尹子常賄而信讒無極譖郤宛焉謂子常曰子惡(郤宛字)欲飲子酒又謂子惡令尹欲飲酒于子氏子惡曰我賤人也不足以辱令尹令尹將必來辱爲惠已甚吾無以酬之若何無極曰令尹好甲兵子出之吾擇焉(取)五甲五兵曰寘諸門令尹至必觀之而從以酬之及饗日帷諸門左無極謂令尹曰吾幾禍子子惡將爲子不利甲在門矣子必無往令尹使視郤氏則有甲焉不往召鄢將師而告

之遂攻郤氏且爇之子惡自殺盡滅郤氏之族黨殺陽令終與其弟完及佗與晉陳及其子弟楚郤宛之難國言未已進胙者莫不謗令尹沈尹戌言于子常曰夫左尹（郤宛）與中廄尹（陽令終）莫知其罪而子殺之以興謗讟至于今未止夫無極楚之讒人也人莫不知喪太子建殺連尹（官名）奢屛王之耳目使不聰明不然平王之溫惠共儉有過成莊無不及者所以不獲諸侯邇無極也今又殺三不辜以興大謗幾及子矣子而不圖將焉用之夫新有君疆埸日駭楚國若有大事子其危哉知者除讒以自安也今子愛讒以自危也甚矣其惑也子常曰是瓦（子常名）之罪敢不良圖九月

子常殺費無極與鄢將師盡滅其族以說于國謗言乃止

臣按無極鑿空造端致三族無罪而誅冤哉善乎沈尹戌之言也人君耳目本自聰明讒人翳之使不聞不覩塊然孤立豈獨無極哉古今讒人之害此言足以蔽之

衛侯占夢嬖人（以能占夢見愛）求酒于太叔僖子（太叔遺）不得與卜人比而告公曰君有大臣在西南隅弗去懼害（託占夢而言）乃逐太叔遺遺奔晉

臣按衛侯以大臣重任而傾于卜夢賤工不明甚矣其後漢武時卯子明之屬以卜筮射蠱因公行誅破滅者不可勝數近世有郭天信之流受賂薦人至于卿相蓋其託卜筮也若出無心而不知其實有心也嗚呼戒哉

鄒忌爲齊相田忌爲將不相悅公孫閈（齊人）謂鄒忌曰公何不爲王謀伐魏勝則君之功也戰不勝田忌不進（無功不進用也）戰而不死曲橈（師不直前）而誅（漢法逗橈有誅）鄒忌乃說王使田忌伐魏三戰三勝鄒忌以告公孫閈閈乃使人操十金卜于市曰我田忌之人也吾三戰三勝聲威天下欲爲大事（謂叛反）吉否卜者出因令人捕卜者驗其辭於王前田忌遂走

臣按公孫閈此謀可謂淺矣豈有謀畔其君而卜于市者哉威王明主也倘田忌出而與辨鄒忌必屈何走之遽邪夫讒巧多端惟以理察之則其誣可立見矣

屈平楚之同姓也爲楚懷王左徒博聞彊記明於治亂嫺於辭令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號令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王甚任之上官大夫與之同列爭寵而心害其能懷王使屈原造爲憲令屈原屬草藁未定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屈平不與因讒之曰王使屈平爲令衆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曰非我莫能爲也王怒而疏屈平屈平疾王聽之不聰也讒諂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離騷者猶離憂也

臣按懷王知屈平之賢而任之一聞讒訴又遽疏之何邪人君之患莫大於與臣下爭能王使平草憲令意必

假手於平而俟其成以爲己出上官大夫窺見此指故讒之於王是正觸王之所忌也平之見疏也宜哉

漢武帝時顏異以廉直至九卿上與張湯造白鹿皮幣以問異異曰今王侯朝賀以蒼璧直數千而其皮薦反四十萬本末不相稱上不悅湯又與有隙及人有告異以它議事下湯治異與客語客言令下有不便者異不應微反脣湯奏異爲九卿見令不便不入言而腹非(非毀時政)論死自是有腹非之法此而公卿大夫多諂諛取容矣

臣按堯舜大聖猶以知人爲難知人之道必自聽言始敷奏以言明試以功庶幾乎盡之而大姦似忠大佞似

信者尚不得知今乃探其心腹之隱而罪之指孝子曰爾欲悖父指忠臣曰爾欲悖君指廉士曰爾欲穿窬指義士曰爾欲爲盜賊然則凡所惡者孰不可殺耶夫管蔡將叛周公不知張湯乃能掃皮肉骨血見人順逆之情亦異矣孔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其于宰予曰聽其言而觀其行雖心如明鏡物無遁情終不立逆探臆度之法後之人臣有遭腹誹之讒者明王其尚歹之

武帝時趙人江充爲趙敬肅王客得罪于太子丹亡逃詣闕告趙太子陰事太子坐廢上召充入見奇之與語政事大悅由是有寵拜爲直指繡衣使者使督察貴戚近臣踰侈者充舉劾無所避上以爲忠直所言皆中意嘗從上甘泉逢太子家使乘車馬行馳道中充以屬吏太子使人謝充充不聽遂白奏上曰人臣當如是矣大見信用威振京師初上生戾太子甚愛之及長仁恕溫謹上嫌其才能少不類已而所幸王夫人等皆生子皇后太子寵寖衰邪臣多毀太子太子嘗謁皇后移日乃出黃門蘇文告上曰太子與宮人戲上益太子宮人太子知之心銜文文與小黃門常融益譖太子上察其實乃誅融時方士神巫左道惑衆女巫往來宮中教美人度厄多埋木人祭祀之因妒忌相告訐上怒所殺官人及大臣死者數百上嘗夢木人數

千持杖欲擊上驚寤後上體不平江充與太子有隙言上疾由巫蠱作祟上命充治巫蠱獄使人入宮掘地求蠱充言太子宮所得尤多又有帛書不道當奏聞太子懼計無所出遂從少傅石德諫斬充使舍人白皇后出武庫兵以衛蘇文告太子反上曰太子心懼耳使使召太子使者不敢進歸報云太子反已成上怒賜璽書捕反者太子亡匿泉鳩里主人家吏圍之太子距戶自經皇孫二人并遇害後吏民以巫蠱相告言者案驗多不實上頗知太子無它意會高寢郎田千秋上急變訟太子冤上感悟召見千秋謂曰父子之間人所難言也公獨明其不然此高廟神靈

以教我立拜千秋爲大鴻臚而族滅江充家上憐太子無辜乃作思子宮爲歸來望思之臺于湖天下聞而寃之

臣按戾園之禍由江充之讒是矣而所以致江充之讒者其失有四方太子之生也武帝愛之迨其後嬖幸多皆生子皇后太子寵寖衰于是用法大臣毀之黃門小臣又毀之其卒也江充與巫蠱事陷之以死夫抵讒人必伺上意爲嚮背惟帝於太子眷意先有所移然後臣下從風而靡其失一也當蘓文之譖也帝嘗考覈其實有則太子譴無則蘓文誅二者必居一於此顧乃泯焉不問遽增宮人以媿之則譖愬行而小人無復忌憚其

失二也太子無宅職問安視膳而已父子之親不容一日不相接方常融之譖猶能察而誅之者父子之情未隔塞也其後帝幸甘泉太子不從家吏請問帝不之報欲無讒間之入得乎其失三也江充以告趙太子陰事而得幸是其傾險有素又以太子家使車馬屬吏而白奏是其仇憾有素巫蠱之獄不屬之他人而屬之充其致螫於太子必矣而帝曾不之察是假以斧斤使戕伐國本其失四也雖然四者其事爾而本原實出于一心帝惟其多欲也故寵嬖盛而庶孽蕃愛憎旣形儲副不定惟其多惑也故溺于方士巫覡之說精神昏亂年老氣衰百邪乘之妖言痾于外妖夢感于內巫蠱之事由此而起使其以董仲舒正心之言朝夕是戒安有是哉江充讒賊小人無足論獨推原武帝之失以儆來者云

哀帝時中山王箕子（王名）有眚病祖母馮太后（中山王母漢制侯王母祖母亦稱太后）數爲禱祠解（猶言賽謝）上遣謁者張由將醫治之由素有狂易病（病風喪心）病發怒去西歸長安尚書簿責由擅去狀由恐因誣中山太后祝詛上及傅太后傅太后與馮太后並事元帝追怨之遣御史案驗數十日無所得更使中謁者治之受傅太后指誣奏云祝詛謀殺上立中山王王飲藥自殺宜鄉侯參（馮太后弟）等死者十七人張由以先告封侯

臣按張由之譖特以自解其擅去之罪耳使帝遣外朝知大體者訊之其誣立見乃傅太后以宿怨諭意成獄使馮氏之門無罪而死者十七人而誣告者乃有封侯之賞是時漢祚垂亡君德不競故母后以私意殺人未幾傅氏一門還自及焉天有顯道厥類惟彰斯之謂矣

安帝時楊震爲太尉時乳母王聖緣恩放恣聖女伯榮出入宮掖傳通姦賂中常侍樊豐等分威共權屬託州郡傾動大臣又詐作詔書調發司農錢穀各起園宅役費無數震數切諫帝不平豐等皆側目尋有河間男子趙騰詣闕上書指陳得失帝怒收考詔獄震復上書救之帝不省竟

[illegible]豐等遂共譖震云自趙騰死後深用怨懟帝遣使者收震印綬豐等復請遣還本郡震行至城西乃慷慨謂諸子門人曰吾蒙恩居上司疾姦臣狡猾而不能誅惡嬖女傾亂而不能禁何面目復見日月因飲酖卒

臣按樊豐之讒楊震曰怨懟亦猶石顯之譖蕭望之曰怨望張湯之讒顏異曰腹誹也腹心之隱何由而知遽加以罪倘詰之曰怨有何迹覩者何人則虛實坐判矣猶聽訟焉曲直有憑是非所以不亂也雖然聽訟不若無訟辨讒不若無讒使爲人上者正心誠意公聽並觀雖有善讒不敢爲矣此人主守約之方也

質帝即位梁太后臨朝委政宰輔李固所言太后多從之黃門宦官爲惡者一皆斥遣天下咸望治平梁冀忌之初順帝時所除官多不以次及固在事免百餘人此等[illegible]又希望冀旨共飛章奏曰太尉李固因公假私依正行邪山陵未成違矯舊政子罪莫大於累父臣惡莫深於毀君固之罪釁事合誅辟書奏冀以白太后使下其書太后不聽冀等置毒以進帝崩固請立長君冀不從策免固殺之

臣按李固輔政斥惡黨清濫官而讒者乃以爲矯舊政夫父之道有不待三年而改者臣嘗論之於前矣必以此爲違矯舊政則四凶在朝堯未及去而舜去之毋亦違堯之政耶自梁冀之黨以是譖固至我朝司馬光輔宣仁更王安石所掇新法而熙豐小人亦以是譖光其後紹述之論興卒爲宗社之禍可不戒哉

晉武帝時尚書張華以文學才識名重一時中書監荀勗侍中馮紞以伐吳之謀深疾之會帝問華誰可託後事者華對以明德至親莫如齊王由是忤旨勗因而譖之以華都督幽州諸軍事華至鎮撫循夷夏譽望益振帝復欲徵之馮紞侍帝語及鍾會紞曰會之反頗由太祖帝變色曰是何言邪紞免冠謝曰鍾會才智有限而太祖誇獎無極居以重勢委以大兵使會自謂算無遺策功在不賞遂構

凶逆向令太祖錄其小能節以大禮抑之以威權納之以軌則則亂心無由生矣帝曰然紞曰陛下既然臣之言宜思堅冰之漸帝曰當今豈復有如會者邪紞屏左右而言曰陛下謀畫之臣著大功於天下據方鎮總戎馬者皆在陛下聖慮矣帝默然由是止不徵華

臣按伐吳之役華實主之而馮紞荀勗則附賈充以沮其議者也平吳之後紞等不知自愧乃反加忌疾焉觀其言於武帝者援據古今從容追理其實則誣善之巧辭蔽賢之邪說也詩人所謂貝錦者殆此類耶

晉惠帝愍懷（諡也）太子遹非賈后所生（母曰謝妃）后與賈午等謀

譖之又侍中賈謐驕貴（午謐皆后戚也）太子性剛不能假借謐謐譖於后曰太子多蓄私財以結小人者爲后也不如早圖之更立慈順者可以自安后納其言乃宣揚太子之短又詐稱帝不豫召太子入宮既至后不使見置於別室遣婢陳舞以帝命賜太子酒三升逼之强飲至盡遂大醉后使黃門侍郎潘岳作書草令小婢陳福以紙筆及草稱詔使書之（詞者內遂）太子醉迷不覺遂依而寫之其字半不成后補成之以呈帝帝幸式乾殿召公卿入以太子書示之曰遹書如此今賜死諸王公莫有言者張華曰此國之大禍自古以來常因廢黜正嫡以致喪亂願陛下詳之裴頠以爲宜先簡較傳書者又請比較太子手書不然恐有詐妄賈后乃出太子啓事十餘紙衆人無敢言非者議至日西不決后見華等意堅懼事變乃表免太子爲庶人尋殺之

臣按賈謐與后欲害太子而無其罪故爲不臣之語强醉而書之然其迹甚明其情易察孰有臣子將逆君親而敢露其手書者藉使誠有亦當問所從來因何起見使太子得以自陳而惠帝昏庸曾莫之辯大臣惟裴頠粗得其要而亦未能深辨其妄也遂使儲君被誣以死豈不哀哉本朝慶曆中石介作聖德詩譽富弼而譏夏竦竦怨之使婢習爲介書僞作介與富弼書勸其廢立誣之朝野二臣者非遇仁祖之聖其得免乎英宗踐阼有惡三司使蔡襄而譖之者曰仁宗選上爲皇嗣襄嘗沮之也上頗怒襄歐陽修言陛下嘗見襄書邪抑傳聞之也臣在先朝有僞爲臣疏請沙汰宦官者欲以激怒左右陛下果嘗見書猶當辨其真僞況傳聞乎英宗釋然其後元符小人亦僞爲謗書以陷鄒浩世降俗末情僞日滋公私貿易所患者奸宄而巧詐者能爲之況工於讒者乎故因愍懷之事併著之以見僞手迹雖有可驗如手書者猶難遽信要必審而覈之不然將有不冀自明如愍懷者

北齊尚書右僕射祖珽勢傾朝野咸陽王斛律光惡之見必遙罵女侍中陸令萱子穆提婆嘗求牧田於帝光又爭之不與由是祖穆皆怨之光性節儉不好聲色罕接賓客杜絶餽餉每朝廷會議獨後言言輙合理行兵營舍不定終不入幕身不脫介胄常爲士卒先結髮從軍未嘗敗北深爲鄰敵所憚周勳州刺史韋孝寬密爲謠言曰百升飛上天明月照長安（光字明月）又曰高山不推自崩（高齊也）槲木不扶自舉令諜人傳之於鄴鄴中小兒歌之于路珽因續之曰盲老公背受大斧饒舌老母不得語使其妻兄鄭道蓋奏之帝以問珽珽與陸令萱皆曰實聞有之珽因解之曰

百升者斛也。盲老公謂臣也。與國同憂。饒舌老母。似謂女侍中陸氏也。且斛律累世大將。明月聲震關西。威行突厥。謠言甚可畏也。遂召光入殺之。血流於地。剗之跡終不滅。周主聞光死。為之大赦。後六年。周滅齊。

臣按周與齊為敵國。周有韋孝寬。齊有斛律光。皆名將也。是時周主(武帝)方明賢能效職。齊君(高緯)昏荒。政出多門。陸令萱以保母用事於內。祖珽以憸邪弄權於外。而穆提婆者。令萱之子也。表裏交煽。肆為姦利。斛律光獨以忠勞自奮。故深嫉之。孝寬之謠。値光以傾齊也。珽等傾之。直自傾其國也。光死而周為之大赦。蓋曰莫予毒也。

臣前嘗論讒臣之譖敵國之間。用智畧同。不可不察。此一事而二者俱。故錄之以為千載之戒。

唐太宗時。魏徵為諫議大夫。前後二百餘奏。無不剴切。拜尚書右丞。左右有毀徵阿黨親戚者。帝使溫彥博按訊非是。彥博曰。徵為人臣。不能著形迹。遠嫌疑。而被飛謗。是宜責也。帝令彥博讓徵。徵見帝謝曰。君臣同心。是謂一體。豈宜置至公。事形迹。若上下共由茲路。邦之興喪。未可知也。

臣按魏徵盡忠無隱。非姦邪所便。故有此飛謗。使太宗蓄之胸中。不為辨白。則猜疑一萌。讒言入矣。然使按驗者或非其人。如權萬紀輩。必將組織以成其罪。惟帝之明。不屬之小人。而屬之彥博。彥博亦當時良臣。故能直徵之枉。不以浮言罪賢臣。其益大矣。然徵之枉雖直。而左右之為讒者。不聞顯正其罪。是亦未為盡善也。

魏徵疾。王與太子同至其第。指衡山公主欲以妻其子叔玉。徵薨。上自製碑文。并為書石。徵嘗薦杜正倫及侯君集有宰相材。及正倫以罪黜。君集謀反誅。上始疑徵阿黨。又有言徵自錄前後諫辭以示起居郎褚遂良者。上愈不悅。乃罷叔玉尚主。而踣所撰碑。

臣按太宗於魏徵。可謂極君臣之契矣。及其薨也。疑情一生。讒者乘之而入。使無他日征遼之悔。其得為明主乎。帝末年征遼無功。甚悔之。嘆曰。魏徵若在。不使我有此行也。命馳驛祀徵以少牢。復立所製碑。勞賜其妻子。

元宗時。宰臣宋璟疾負罪而妄訴不已者。付御史臺推治之。會天旱有魃。優人作魃戲於上前。問魃何為出。對曰。奉相公處分。又問何故。魃曰。負冤者二百餘人。相公悉以繫獄。故魃不得不出。上心以為然。未幾罷璟相。

臣按宋璟開元賢相也。持綱紀。抑僥倖。不便于近習小人。故因天旱。使優伶輩作魃戲以傾之。其必有使之者。以其時考之。楊思勗以內侍貴倖。而璟不與交言。姜皎以舊勳寵昵。而璟斥其太盛。王仁皎。后父也。築墳過制

而璟爭之。王仁琛，藩邸故吏也，除官過制，而璟又爭之。是數人者，皆不便於璟者也。優伶之戲，必此輩實爲之。帝雖始初清明，自溺意教坊之樂，（開元二年置教坊以教俗樂）倡優雜進於前，至是遂傾賢相。夫近習小人，工於覘上之意。其薦人也，未嘗直薦，游揚之而已矣。其毀人也，未嘗直毀，陰中之而已矣。魏宏簡（內臣之得幸者）將引元稹，而誦其詩於宮中，是不薦之薦也。若優人之戲，是又不毀之毀也。然此不獨近倖爲然，我朝宣和中，王黼、蔡攸以大臣入侍禁中，每因謔浪中人，無不售者。姦讒之技，千古一律，人主其可以無心聽之哉。

德宗使人諭陸贄，（贄時爲相）苗粲父晉卿，（肅宗時宰相）往年攝政，有不臣之言，諸子皆與古帝王同名，今不欲明行斥逐，兄弟宜各降外官。贄曰：凡是譖愬之輩，多非信實之言，利與中傷，懼於公辯，或云歲月已久，不可究尋，或云事體有妨，須爲隱忍，或云惡跡未露，宜假他事爲名，或云但棄其人，何必明言責辱。詞爲近理，意實矯誣，傷善售姦，莫斯爲甚。

臣按：贄可謂得讒人之情矣。晉卿雖無可紀，然循謹恭順，暫攝冢宰，軍國威權，初非己出，安敢輒萌不臣之謀。諸子命名，非必有意，趙堯、李舜，未聞爲逆，於當時王莽、曹操，不假冀名于前代，讒者以此誣之，可謂冤矣。使無

陸贄之辯，庸無免乎。我朝仁皇時，宋郊以名儒進用，有讒之者曰：姓符國號，名應郊天。郊不自安，易名曰庠。然仁皇未嘗疑之而不命之相也，此其所以爲聖君與。

敬宗時，裴度自興元入朝，李逢吉之黨百計毀之。先是民間謠云：緋衣（裴字）小兒坦其腹，（俗以腹爲肚）天上有口被驅逐。（俗以天口爲吳字）又長安城中有橫亙六岡，如乾象，度宅偶居第五岡，諫官張權輿上言：度名應圖讖，宅占岡原，不召而來，其旨可見。上雖年少，悉察其誣，未幾以度爲司空平章事。

臣按：緋衣之謠，必時人美其平吳元濟之功，以俚語歌之，猶薛仁貴定天山而有三箭之謠也。逢吉等乃用以

爲謗，蓋度與逢吉，相爲水火，憲宗始初清明，銳意討叛，則相度而黜逢吉，及蔡功既成，志漸驕怠，則相逢吉而黜度，正邪之不並立也久矣。度歷三朝，勳德愈茂，羣邪娼嫉，甚於仇讎，故因其入朝，中以飛謠，張權輿又從而詆之，奸險相濟，所謂八關十六子也，其間讒言以傾大臣，即祖珽之中斛律光者也。高緯不察，殺光而齊以亡。敬宗察之，相度而唐以未亂，求者其尚鑒茲。

儉邪罔上之情（佞幸之臣）

趙孝成王時，客見王曰：世有所謂桑雍者，（桑中之蠹，如人之生癰）王知之乎。王曰：未之聞也。曰：所謂桑雍者，便辟左右之人，及

優倡愛（愛倡之屬）孺子（優倡之屬）也。此皆能乘王之蔽昏而求所欲於王者也。是能得之于內。則大臣爲枉法於外矣。故日月蝕於外。其賊在于內。（蟾蜍食月）謹備其所憎。而禍在于所愛。

臣按是時建信君以色寵于王。客所謂便辟左右與優愛孺子。蓋指建信也。秦中有嫪毐則覬魄外形。君心蠱于內。則國事之失彰著于外矣。齊威能服勁楚。卒之亂齊者一孺而非楚也。秦皇能陷胡。卒之滅秦者中車府令高而非胡也。蟾蜍食月。古有是言。而月食初不由此。言者特以此覺悟王心。使知近習託身於王。而能禍王。若蟾蜍託身於月。而能食月。其引喻也深而切矣。

漢靈帝將作畢圭靈昆苑。司徒楊賜諫宜思夏禹卑宮之意。乃尉下民之勞。帝欲止。以問侍中任芝樂松。對曰。昔文王之囿百里。人以爲小。齊宣五十里。人以爲大。今與百姓共之。無害於政也。帝悅。遂爲之。

臣按楊賜直臣。引夏禹以諍君。靈帝未信。任芝樂松佞臣也。引文王以決君則信之。蓋苦言難入。甘言易售也。

北齊侍中和士開有寵於齊主湛。嘗諂諫帝曰。自古帝王盡爲灰土。堯舜桀紂竟復何異。陛下宜及少壯。極意爲樂。一日取快。可敵千年。國事盡付大臣。何慮不辦。無爲自勤約也。帝大悅。以官爵財用等分委大臣。三四日一視朝。須臾復入。唯玩聲色。朝政日紊。

臣按士開之佞。齊主即趙高李斯蠱二世之術也。

唐太宗玩禁中樹曰。此嘉木也。宇文士及從旁美嘆不已。帝正色曰。魏徵嘗勸我遠佞人。不識佞人爲誰。今信然。士及謝曰。南衙羣臣。面折廷爭。陛下不得一舉手。臣幸在左右。不少有將順。雖貴爲天子。亦何聊。帝意解。史臣曰。太宗知士及之佞而不能斥。彼中材之主。求不惑於佞難哉。

檢邪罔上之情（聚斂之臣）

漢武帝時。雒陽賈人子桑宏羊以心計。爲治粟都尉。領大農。盡籠天下貨物。貴即賣之。賤即買之。使富商無所牟

利。萬物不得騰踊。名曰平準。民不益賦。而天下用饒。是歲旱。上令官求雨。卜式言曰。縣官當食租衣稅而已。今宏羊令吏坐市列肆。販物求利。烹宏羊。乃大雨。

臣按均輸之法。不過陰奪商賈之利。以歸公上。爲天子歛怨於民。非能上下兼足也。卜式之言。可謂當其罪矣。本朝熙寧間。王安石祖宏羊故智。立市易法。亦言善理財者。不加賦而上用足。司馬光曰。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財貨百物。止有此數。不在民則在官。不加賦而上用足。不過陰奪民利。其害有甚于加賦。嗚呼。司馬光直古今至言也。後世有以言利媒人主者。其尚以是察之

唐元宗開元中戶部侍郎宇文融性精敏應對辯給以治財賦得幸於上始廣置諸使競爲聚歛百官寖失其職而上心益侈百姓苦之及融既敗楊愼矜得幸於是韋堅王鉷之徒競以利進百司有事權者稍稍置使以領之

天寶初韋堅以幹斂稱上使督江淮租運堅引滻水抵苑東望春樓下爲潭以聚江淮運船二年而成百姓愁苦上幸望春樓堅以新船數百艘遍榜郡名陳郡中珍貨於船背使前船唱得寶歌美婦盛飾和之堅跪進諸郡輕貨仍上百牙盤食上歡宴竟日觀者山積名其潭曰廣運

王鉷爲戶口色役使時後宮賞賜無節不欲數取於藏中

鉷迎上意歲貢額外錢帛百億萬以供宴賜曰此皆不出於租庸調無預經費上以鉷能富國益厚遇之

度支郎中楊釗（後更名國忠）逢迎上意以聚歛驟遷御史中丞專判度支時州縣殷富倉庫積粟帛動以千計楊釗奏請所在出滯積變輕貨及徵丁租地稅皆變布帛輸京師屢奏帑藏充牣古今罕儔上率羣臣觀之賜釗金紫上以國用豐衍故視金帛如糞土賞賜貴寵之家無有限極

臣按開元聚歛之臣始之以宇文融繼之以韋堅王鉷楊釗皆以掊尅取媚於上結怨於下明皇悅而寵之不知其失民心而蠹國脈也異時邊將驕兵府庫悉爲賊有王鉷楊釗之徒亦皆身被極刑家無噍類然後知貨悖而入者必悖而出聚歛之臣其罪甚於盜臣也

德宗時裴延齡判度支奏檢責諸州欠負錢八百餘萬緡呈樣物三十餘萬緡請置別庫以掌之欠負皆貧人無可償呈樣染練皆左藏正物延齡徙至別庫虛張名數以惑上實無所增虛費吏人簿書而已又奏左藏庫物多有失落近因簡閱使置簿書乃於糞土中得銀十三萬兩段疋雜貨百萬有餘此皆已棄之物即是羨餘應移入雜庫以供別敕支用太府少卿韋少華奏稱此皆每月申奏見在之物請加推驗上不許陸贄上書陳其姦詐畧曰延齡以

聚歛爲長策以詭妄爲嘉謀以掊克歛怨爲匪躬以靖譖服讒爲盡節迹其姦蠹日長月滋陛下姑欲保持曾無詰問延齡謂能蔽惑不復懼思移東就西便爲課績取此適彼遂號羨餘愚弄朝廷有同兒戲上不悅待延齡益厚未幾罷贄相又貶忠州別駕延齡卒中外相賀上獨悼惜之

臣按德宗始用盧杞趙贊之徒創間架除陌錢之法幾至亡國幸而克復又惑於延齡之姦迹其欺罔初不難察以不可索之錢爲可索以見在之錢爲羨餘左藏數當安得有十三萬兩之銀百萬餘雜貨委棄於糞土中至是始出乎使帝命近臣之公淸者審而覈之則欺罔立

敗況是時以職守而證其妄者有人以宰相而劾其姦者有人帝皆不之省也以延齡之姦而帝寵之至其死也猶復悼惜以陸贄之忠而帝斥之至於歿身不復收登范祖禹謂德宗之性與小人合與君子殊豈不然哉

格物致知之要　審治體

德刑先後之分

書舜典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

臣按流放竄殛舊說以爲誅殺非也倘果誅之則于市于朝而不于四裔矣大率曰流曰放若今之安置居住

曰竄曰殛若今之羈管編隸故我太祖讀書至此有曰四凶之罪從流竄而嘆後世刑網之密也

帝曰棄黎民阻饑汝后稷[農官]播時百穀帝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五倫]不遜汝作司徒[掌教之官]敬敷五教在寬帝曰皋陶蠻夷猾夏寇賊姦宄汝作士五刑有服[服其罪]五服三就[如野朝市之別]五流有宅[居也]五宅三居[大罪四裔次九州之外次千里之外]惟明克允

臣按舜之命官先播穀次敷教而後及于刑若有以養其身善其心不得已而乃置刑也前章言欽恤者聖人用刑之心此言明允者聖人用刑之法

帝曰皋陶惟茲臣庶罔或干[犯也]予正汝作士明于五刑以弼五教期于予治刑期于無刑民協于中時乃功懋哉皋陶曰帝德罔愆臨下以簡御衆以寬罰弗及嗣賞延於世宥過無大刑故無小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好生之德洽于民心茲用不犯于有司帝曰俾予從欲以治四方風動惟乃之休

漢文帝時賈誼上疏曰禮者禁於將然之前法者禁於已然之後是故法之所用易見而禮之所爲用難知也若夫慶賞以勸善刑罰以懲惡先王執此之政堅如金石行此之令信如四時據此之公無私如天地豈顧不用哉然而禮云禮云者貴絕惡於未萌而起教於微渺使民日遷善

遠罪而不自知也又曰人主之所積在其取舍以禮義治之者積禮義以刑罰治之者積刑罰刑罰積而民怨背禮義積而民和親故世主欲民之善同而所以使民者或異或道之以德教或毆之以法令道之以德教者德教洽而民氣樂毆之以法令者法令極而民風哀哀樂之感禍福之應也又曰天下大器也置諸安處則安置諸危處則危湯武置天下於仁義禮樂而德澤洽禽獸草木廣裕德被蠻貊四夷累子孫數十世秦王置天下于法令刑罰德澤亡一有怨毒盈于世禍幾及身子孫誅絕人之言曰聽言之道必以其身觀之則言者莫敢妄言今或言禮義之不如

法令教化之不如刑罰人主胡不引殷周秦事以觀之也

臣按商之刑制不見於經觀伊尹之稱湯曰代虐以寬民其允懷則漢史所謂用刑罰以督姦傷肌膚以懲惡者必非商家之政也學者惟當信經而已周之刑制見於周官大司徒以八刑糾民在三物教民之後而其所糾者不孝不睦不婣不弟不任不恤造言亂民而已是其刑祇以爲教也大司寇掌邦之三典曰刑新國用輕典刑平國用中典惟亂國乃用重典平者其常而重者其不獲已也小司寇以八辟麗邦法親有議故有議賢能功勤若貴若賓莫不有議未嘗例施之法也司刺掌

三宥三赦之法不識者宥過失者宥遺忘者宥幼弱者赦老耄者赦惷愚者赦未嘗概加之罪也其仁愛忠厚上配有虞故成康刑措不用幾四十載此所謂置天下于仁義也秦自孝公用商鞅行新法步過六尺者有罰棄灰於道者有刑臨渭論囚水爲之赤始皇旣并六國自以水德之治剛毅戾深事皆決于法又用李斯言偶語詩書者棄市以古非今者族凡誦法孔子者重法繩之至二世用趙高謀誅大臣宗室以罪過連逮近官宿衛無得免者六公子戮死于杜又用李斯議行督責之術凡殺人多者爲忠吏此所謂置天下于刑罰也周享八百餘年秦之亡也纔及二世誼所謂明效大驗者也漢文本寬仁之君又行賈誼之策專務以德化民斷獄四百幾致刑措其後王氏移國而天下謳吟思漢光武因之克復舊物歷年之久亞于商周後世未有能及者誼之言又益信矣

宣帝時路溫舒上書曰夫獄者天下之大命也死者不可復生斷者不可復屬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今治獄吏則不然上下相敺以刻爲名深者獲公名平者多後患故治獄之吏皆欲人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大辟之計歲以萬數太平之未洽凡以此也乃下詔曰間者

吏用法巧文寖深是朕之不德也夫決獄不當使有罪興邪不辜蒙戮父子悲恨朕甚傷之今遣廷史與郡鞫獄任輕祿薄其爲置廷平秩六百石員四人其務平之以稱朕意于是選于定國爲廷尉求明察寬恕黃霸等爲廷平季秋後請讞時上常幸宣室殿名齋居決事獄刑號爲平矣

隋文帝嘗乘怒以六月杖殺人大理少卿趙綽固爭曰季夏之月天地成長庶類不可以此時誅殺帝曰六月雖云生長此時必有雷霆我則天而行有何不可遂殺之

唐太宗嘗覽明堂針灸圖見人之五藏皆近背針灸失所則其害致死歎曰夫箠者五刑之輕死者人之所重安得

犯至輕之形而或致死遂詔罪人毋得鞭背

臣按隋煬用刑或先截舌太宗至不忍笞其背此煬惡所以浮于桀紂而太宗除亂之功所以庶幾於湯武與

河內人李好德坐妖言下獄大理丞張蘊古以好德病狂瞀法不當坐權萬紀劾蘊古奏不以實太宗怒遽斬蘊古旣而大悔因詔死刑雖令卽決皆三覆奏而頃刻之間何暇思慮自今宜二日五覆奏決日尙食勿進酒肉教坊太常輟教習諸州死罪三覆奏其日亦蔬食務合禮撤樂減膳之意太宗以英武定天下而天姿仁厚初卽位魏徵上言王道本乎仁恩太宗納之遂以寬仁治天下而于刑罰

尤愼

臣按唐繼隋者也隋法之峻如彼唐法之寬如此隋再傳而失天下唐享國幾三百年天于仁暴之施亦甚明矣賈誼以周秦並言臣亦以隋唐倂論均爲方來之鑑

憲宗英明果斷自卽位數誅方鎭欲治僭叛一法度然于用刑喜寬仁是時李吉甫李絳爲相吉甫言陛下頻須赦令蠲逋負賑饑民恩德至矣然典刑未舉中外有懈怠心絳曰今天下雖未大治亦未甚亂乃古平國用輕典之時自古欲治之君必先德化暴亂之世專任刑罰吉甫之言過矣憲宗以爲然司空于頔亦諷帝用刑以收[illegible][illegible]帝謂宰相曰頔懷姦謀欲朕失人心也

義利重輕之別

荀子曰義利者人之所兩有也雖堯舜不能去民之欲利然而能使其欲利不克（勝也）其好義也雖桀紂不能去民之好義然而能使其好義不勝其欲利也故義勝利者爲治世利克義者爲亂世上重義則義克利上重利則利克義

臣按荀卿之論美矣然謂義之與利人所兩有則是未知人之本性也性之所有惟義而已自其物我角立然後利心生焉又謂堯舜不能去民之欲利桀紂不能去民之欲義夫桀紂不能去民之義心者以其秉彝之善

雖暴君不能奪也若曰堯舜不能去民之利心則所謂黎民於變者果何事耶聖人之化所以與天地同流者正以使民遷善遠罪而不知也若民有利心而不能去則非所爲遷善而不知矣夫利者人心之蟊賊不可有也聖賢之教學者必使盡去此心而後可與爲善其化民必使盡革此心而後可與爲治曾謂堯舜之民而猶有利心邪卿以人性爲惡故其論若此不得以不辯

漢昭帝詔問郡國所舉賢良文學民所疾苦文學對曰竊聞治人之道防淫佚之原廣道德之端抑末利而開仁義然後教化可興風俗可移今郡國有鹽鐵酒榷均輸與民

爭利。散敦厚之樸。成貪鄙之化。是以百姓就本者寡。趨末者衆。願悉罷之。御史大夫桑宏羊難以爲此國家大業。所以制四夷。安邊足用之本。罷之不便。文學曰。有國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故天子不言多少。諸侯不言利害。大夫不言得喪。蓄仁義以豐之。廣德行以懷之。近者親服。遠者悅服。惡用利爲。又曰高帝禁商不得仕宦。所以遏貪鄙之俗也。排困市井。防閉利門。而民猶爲非。況上之得利乎。傳曰。諸侯好利則大夫鄙。大夫鄙則庶人盜。是開利孔。爲民罪梯也。又曰文帝之時。無鹽鐵之利而民富。今有之而百姓困。且利非從天來。不由地出。一一取之民

李務多實者。來年爲之衰。新穀熟者。舊穀爲之虧。自天地不能以兩盈。而況於人事乎。故利于此必耗于彼。商君峭法長利。人不聊生。秦日以危。又曰秦兼萬國之地。有四海之富。而意不贍者。欲多而下不堪其求也。語曰。厨有腐肉。國有饑民。廐有肥馬。路有餒人。今狗馬之養。蟲獸之食。無用之官。不急之作。無功而衣食縣官者衆。是以上不足而下困之也。今不減其本。而與百姓爭薦草。與商賈爭市利。非所以明主德而相國家也。承相車千秋曰。先王之道。軼久難復。賢良文學之言。深遠難行。非當世所及。遂罷議。

臣按漢武內興奢侈。外事四夷。於是聚斂之臣用。鹽鐵均輸酒榷之法行。言利者析秋毫。而民不堪命矣。昭帝初立。霍光爲政。賢良文學之士。首以抑末利興仁義爲言。而沮於宏羊。扼於千秋。正論未伸。僅罷酒榷一事而已。然分別義利。其言可爲後世法。故掇其畧以著于篇。

唐太宗時。治書侍御史權萬紀上書。宣饒二州銀大發。采之歲可得數百萬緡。上曰。朕貴爲天子。所乏者非財也。但恨無嘉言可以利民耳。與其所得數百萬緡。何如得一賢才。卿未嘗進一賢。退一不肖。而專言稅銀之利。昔堯舜抵璧於山。投珠於谷。漢之桓靈。乃聚錢爲私藏。卿欲以桓靈待我耶。是日黜萬紀使還家。

德宗在奉天。於行宮廡下。貯諸道貢獻之物。榜曰瓊林大盈庫。陸贄諫曰。作法於涼。其弊猶貪。作法於貪。弊將安救。故聖人之立教也。賤貨而尊讓。遠利而尚廉。天子不問有無。諸侯不言多少。懼賄之中於人心。傷風教而亂邦家也。是以務鳩斂而厚畜積者。匹夫之富也。務散悲而收兆庶之心者。天子之富也。何必降至尊而代有司之守。辱萬乘以效匹夫之藏。瓊林大盈。古無其制。傳諸耆舊。創自開元。貴臣貪權。飾巧求媚。乃言郡邑貢賦。盡各區分賦稅委之有司。以給經用。貢獻歸之天子。以奉私求。元宗悅之。新是二庫。蕩心侈欲。萌柢於茲。迨乎失邦。終以餌寇。記曰。

貨悖而入者必悖而出其明效與陛下誠能想重圖之殷憂戒平居之專**徵器用取給不在過豐**衣食所安必以分下凡在二庫貨賂盡令出賜有功坦然布懷與衆同欲足後納貢必歸有司如此則亂必靖賊必平是乃散小儲而成大儲損小寶而固大寶也

格物致知之要　察民情

生靈嚮背之由

泰誓武王伐紂作此以誓衆士古人有言曰撫我則后君也虐我則讎獨夫受洪惟作威乃汝世讎言民分定豈可言讎然常情如此不可不察

春秋傳穀梁氏曰財盡則怨力盡則懟此亦古民之常情

漢文帝時鼂錯以賢良對策曰三王臣主俱賢計安天下莫不本於人情人情莫不欲壽三王生而不傷也人情莫不欲富三王厚而不困也人情莫不欲安三王扶而不危也人情莫不欲逸三王節其力而不盡也其為法令也合於人情而後行之其動衆使民也本於人事然後為之取人以己內恕及人情之所惡不以強人情之所欲不以禁人是以天下樂其政歸其德望之若父母從之若流水

臣按斯亦先民遺言而錯陳之更為詳盡總其大要不過數端曰不窮兵不黷武所以全其生也不急征不橫歛所以厚其財也不為苛擾之政所以安其居也不興長久之役所以養其力也本之以仁行之以恕三王所謂本人情者如是而已考漢文之治未盡合古而寬仁安靜蓋庶幾焉豈錯之對有以發之耶

唐德宗在奉天陸贄疏曰當今急務在于審察群情群情之所甚欲者陛下先行之群情之所深惡者陛下先去之又曰當遂欲以行己所難布誠以除人所病竊聞輿議頗究群情四方則患於中外意乖百辟又患於君臣道隔實事不必知知事不必實宜因文武群臣入參之日特加延接親與敘言備論禍亂之由明示咎悔之意軍務之餘到郎引對匹夫片言採錄不遺總天下之智以助聰明順天

下之心以施教令則君臣同志何有不從遠邇歸心孰與為亂疏奏上無施行贄又曰立國之要在乎得衆得衆之要在乎見情故仲尼謂人情聖王之田言理道所由生也故喻君為舟喻人為水水能載舟亦能覆舟舟順水之道乃浮違則沒君得人之情乃固失則危是以聖人必以其心從天下之心而不敢以天下從其欲德宗不能從

臣按德宗專己欲而咈天下之情以致建中之亂陸贄懇懇言之猶弗見聽唐治自是益衰

田里戚休之實

詩采薇遣戍役也文王之時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玁狁之

難。天子命將帥遣戍役以守衛中國故歌采薇以遣之。

臣按戍者之情鬱結於中不能自愬文王乃先其未發歌詠以勞苦之故范祖禹謂於采薇見先王以人道使人也出車勞還杕杜勤歸大抵放此不悉錄云。

東山周公東征也〈征三監也〉周公東征三年而歸勞歸士大夫美之故作是詩也一章言其完也二章言其思也三章言其室家之望女〈音汝〉也四章樂男女之得及時也君子之於人序其情而閔其勞所以說也說以使民民忘其死其唯東山乎。

七月陳王業也周公遭變故陳后稷先公風化之所由致王業之艱難也。

臣按周家以農事開國成王幼冲嗣位周公懼其未知稼穡艱難故作此詩使瞽矇歌之宮中〈此朱熹說〉庶幾知小民之依不敢荒寧蓋與無逸之作同一意也今以此詩考之日月星辰之運行昆蟲草木之變化凡感乎耳目者皆有以觸其興作之思是其心無一念不在乎農也維夫與婦維婦與子各共乃事各任乃役是一家之內無一人不力乎農也織薄於秋求桑於春躬蠶績之勞以爲衣食計者無所不至猶恐其未足也于貉爲裘又有以相之食鬱及薁烹葵及菽備果蔬之美以充耆老

之養者無所不至猶恐其未足也穫稻爲酒又有以介之當是時農所耕者自有之田上之人又從而崇獎勸勵之故斯人以爲生養之樂而勸敏和悅無勞苦愁嘆之狀朋酒羔羊升堂稱壽君民相與獻酬而忘其尊卑貴賤之迹後世之農則異此矣無田可耕而所耕者他人之田有司無殃害之足矣豈復有崇獎勸勵之意故數米而炊併日而食者乃其常也田事既起丁夫之糧餉與午之餱橐無所從給豫指收斂之入以爲稱貸之資糲飯藜羹猶不克飽敢望有鹽酪之味乎曉霜未釋忍飢扶犁凍皴不可忍則燎草火自溫此始耕之苦也燠氣將炎晨興以出傴僂如啄至夕乃休泥塗被體熱爍濕蒸百畝告青而形容變化不可復識此立苗之苦也暑日流金田水若沸耘耔是力稂莠是除爬沙而指爲之戾傴僂而腰爲之折此耘苗之苦也迨垂頴而堅粟懼人畜之傷殘縛草田中以爲守舍數尺容膝僅足蔽雨寒夜無眠風霜砭骨此守禾之苦也刈穫而歸婦子咸喜舂揄鏃蹂競斂其事若可樂矣而一飽之歡曾無旬月穀入主家之廩利歸質貸之人則室又垂磬矣自此之外惟采薪于茅販鬻易粟以苟活而已若夫桑麻種藝蠶績織紝勞苦稱是而敝衣故絮曾不得以卒

歲豈不重可哀憐哉夫農夫紅女之艱勤富室知之者寡矣況士大夫乎況貴戚近屬乎況六宮嬪御乎臣請詔儒臣以今農夫紅女耕耨勤勤之狀作為歌詩退朝之暇使人日誦於前且繪畫成圖揭之宮掖布之戚里庶幾聖心惕然不忘小民之依而六宮嬪御外家近屬亦知衣食所自來勉為勤儉戒諭守宰勸行勸相毋妄興徭役以奪其時毋橫加賦歛以用其力老農之不能自養者有司大夏隆冬發常平義倉之粟稍振贍之農內賑卹先其民而後游手以示聖朝重本之意則民將爭趨南畝衣食足而孝悌興矣。

書君牙周穆王命君牙為大司徒作此以告夏暑雨小民惟曰怨咨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咨厥惟艱哉思其艱以圖其易民乃寧

臣按暑雨冬寒時令之常而小民惟曰怨咨非怨天之由日寒以小民生生之計無時弗艱而于斯時為尤艱有司當思其艱為圖其易民乃安矣穆王為周六葉天子生深宮之中而恫念細民疾苦孔子所以取于書也

漢文帝詔曰道民之路在於務本朕親率天下農十年于今而野不加辟歲一不登民有飢色是從事焉尚寡而吏不加務也吾詔書數下歲勸民種殖而功未興是吏奉吾詔不勤而勸民不明也且吾農民甚苦而吏莫之省將何

以勸焉其賜農民今年租稅之半。

臣按三代後知農民之苦無如漢文詔令之下勤勤懇懇然使無實惠以將之則詔令為空文矣方春而豫賜今年之租寬細民之力此其所以為誠于憫農也

唐德宗畋於新店入民趙光奇家問百姓樂乎對曰不樂上曰今歲頗稔何為不樂對曰詔令不信前云兩稅之外悉無他徭而誅求者殆過於稅又云和糴而實強取之始曰所糴粟麥納於道次今則遣致京西行營動數百里車摧牛斃破產不能支愁苦如此何樂之有每有詔令優恤徒空文耳恐聖主深宮九重皆未知之也上命復其家。

司馬光曰甚矣唐德宗之難寤也幸以游獵得至民家値光奇敢言而知民疾苦固當按有司廢格詔書橫增賦歛盜匿公財之罪然後洗心易慮一新其政屏浮飾廢虛文謹號令敦誠信擇用寬仁伸冤滯則太平之業可致矣釋此不為乃復光奇之家夫以四海之廣兆民之衆安得人人自言于天子而戸戸復其徭賦乎

後唐明宗問宰相馮道今歲雖豐百姓贍足否道曰歲凶則死於流殍歲豐則傷於穀賤豐凶皆病惟農家為然臣記進士聶夷中詩云二月賣新絲五月糶新穀醫得眼下瘡剜却心頭肉語雖鄙俚曲盡田家情狀農於四民之中最為勤苦人主不可不知上悅命左右錄其詩常諷誦焉

臣按此猶當時之俗也若今則往往貸於半歲之前千錢之物僅得數百富家鉅室乘時射利田夫蠶婦低首

你給否則無以爲耕桑之本迨繭浴於湯禾登於場而責逋者狎至解絲量穀敢以授之回顧其家索無所有矣償或未足則又轉息爲本因本生息一歲所貸至累載不能償己之所貸子孫不能償牒訟一投追吏奄至伐桑撤屋賣妻鬻子有不容惜者矣且人情所望者一稔而歲稔則督捕尤峻竭其廬之入不容錙銖龠合留昔人謂豐年不如凶年言似過激實農家之眞利病也唐明宗五季之君儉約愛民所謂彼善於此者因馮道之對誦夷中之詩惻然若有所感然未聞當時有所施行則亦徒言而已孟子曰雖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者不行先王之政也仁聖之君可不念哉

周世宗留意農事常刻木爲農夫蠶婦寘於殿庭

臣按世宗於五季爲賢君故能念耕蠶之苦刻木爲人朝夕睹之以毋忘細民之艱其視沉溺於富貴一念未嘗及田里者相去遠矣臣是以有取焉

大學衍義輯要卷三　終

大學衍義輯要卷四

宋西山眞德秀原本　　桂林陳宏謀輯

誠意正心之要　崇敬畏

修己之敬

書堯典曰欽明文思又曰允恭克讓

舜典曰溫恭（和粹而恭敬）允塞（實也）

禹貢曰祗（敬也）台（我也）德先（言敬德爲天下先）不距（違也）朕行

詩商頌曰湯降不遲（應期而生不後也）聖敬日躋（升進也）

大雅曰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

臣按堯舜禹湯文武皆聖人而詩書敘其德必以敬爲首稱學者之所以學人之所以聖未有外此者聖人之敬安而行之成湯之日躋文王之緝熙雖非用力亦未嘗不用其力蓋日躋者進進不已之意緝熙者續續無窮之功此湯文之所以聖而益聖也

曲禮毋不敬（正其心）儼若思（正其貌）安定辭（正其言）安民哉（可以安民）

臣按曲禮爲禮記之首而毋不敬一言又爲曲禮之首蓋敬者禮之綱領也

表記君子莊敬日彊安肆日偷

臣按彊與偷主心志言莊敬則志立而日彊安肆則志惰而日偷彊則毅然以進德修業自任視天下之善無

不可爲一或偷焉則視陰苟安惟知燕嬉娛樂而已趙武晉卿耶一有偷心事功遂以不競況人君乎

子路問君子子曰修己以敬　全章

臣按自漢以來諸儒未有深知敬之義者惟程頤有曰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朱熹爲之箴曰正其衣冠尊其瞻視潛心以居對越上帝足容必重手容必恭擇地而蹈折旋蟻封出門如賓承事如祭戰戰兢兢罔敢或易守口如瓶防意如城洞洞屬屬罔敢或輕不東以西不南以北當事而存靡它其適（此四言釋無適之意）不貳以二不參以三惟心惟一萬變是監

（此釋主一之意）從事於斯是曰持敬動靜弗違表裏交正（此二言一心之綱領）須臾有間私欲萬端不火而熱不冰而寒毫釐有差天壤易處三綱既淪九法亦斁（九疇也斁敗也）於乎小子念哉敬哉墨卿司戒敢告靈臺（心也）敬之爲義至是無復餘蘊矣

事天之敬

書皋陶謨天敘有典勅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同寅協恭和衷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政事懋哉懋哉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達於上下（上謂天下謂民）敬哉有土（有民社者不可不敬）

伊尹作太甲曰先王顧諟天之明命以承上下神祇社稷宗廟罔不祇肅天監厥德用集大命撫綏萬方

臣按此太甲不惠於阿衡時而尹以湯之敬天者告之湯惟敬天天亦眷湯因顧曰監見天人之交近而非遠

伊尹申告於王曰惟天無親克敬惟親民罔常懷懷於有仁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天位艱哉德惟治否德亂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終始愼厥與惟明明后先王惟時懋敬厥德克配上帝今王嗣有令緒尚監茲哉

臣按此太甲悔過思庸之後也曰誠曰仁何所用力惟敬而已斯言也豈獨爲太甲諫後世人主皆當取法

伊尹作咸有一德曰嗚呼天難諶（信也）命靡常常厥德保厥

位厥德靡常九有以亡又曰惟吉凶不僭（差也）在人惟天降災祥在德（天雖難信然常厥德者必保厥位命雖靡常然有吉德者必降祥）

詩大明文王有明德故天復命武王也其二章曰維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聿來也）厥德不回（邪也）以受方國其末章曰上帝臨女無貳爾心

敬之（周頌篇名）羣臣進戒嗣王也敬之敬之天惟顯（明也）思命不易哉無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事也）日監在茲

臣按成王即位羣臣進戒首以敬天爲言蓋以天道甚明不可欺也天命惟艱不易保也昧者徒曰蒼蒼在上不與人接不知人君升降事爲之間天無日不臨視也

豈可忽哉。當時羣臣之學主於格心。故其言純粹如此。

我將祀文王於明堂也。伊嘏福也文王。旣右享之。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時保之。

臣按此卽孝經所謂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也。後世一行郊祀明堂之禮。頗侈。然有矜大之心。如漢武諸詔是也。其視我將之頌。可愧多矣。

板。變大雅篇名凡伯厲王之臣刺厲王也。其卒章曰。敬天之怒。迅雷烈風之類無敢戲豫。敬天之渝。日食星變之類無敢馳驅。昊天曰明。及爾出王。出入往來昊天曰旦。亦明也及爾游衍。逸也

臣按古之人主。遇有天變。必減膳徹樂。責己求言。以示敬也。然天道昭明。凡人君出入往來。優游暇逸。天之監臨。無乎不在。又不待變異。然後當知警也。此文王在帝左右之事。而凡伯以刺厲王。惜厲王不悟也。

遇災之敬

書帝曰。來禹。洚水洪水儆予。

臣按洚水起于堯時。至舜攝位。害猶未息。故舜以爲天戒而畏天省己也。其後成湯憂旱。亦以六事自責。曰政不節與。使人疾與。宮室崇與。女謁盛與。苞苴行與。讒夫昌與。何以不雨至此極也。成湯安得有此。而以此自責。湯之心。卽舜之心也。至漢武帝時。公孫宏對策乃曰。堯遭洪水。使禹治之。未聞禹有水也。若湯之旱。則桀之餘烈也。夫舜以水自儆。而宏歸于堯。湯以旱自責。而宏歸于桀。姦諛之惑娛君心。使忽天戒者。皆若此。不可不察。

伊陟伊尹子相太戊。商中宗也亳有祥。異也桑穀共生於朝。伊陟贊于巫咸。作咸乂四篇。

臣按咸乂四篇今亡。而史記言太戊立。伊陟爲相。桑穀生于朝。一暮大拱。太戊懼。問伊陟。陟曰。臣聞妖不勝德。帝之政。其有闕與。帝其修德。太戊從之。而祥桑枯死。夫太戊遇災而聽忠言。修闕政。亟以銷復。故周公稱之曰。昔在殷王中宗。嚴恭寅畏。天命自度。謂其能盡敬畏之誠。而以天命律己也。可謂知中宗之心矣。

高宗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雊。鳴也祖己賢臣曰。惟先格王正厥事。乃曰。惟天降下民。典厥義。降年有永有不永。非天夭民。民中絕命。民有不若德。不聽罪。天旣孚命正厥德。乃曰。其如台。我也。謂如我何其罔非天胤。典祀無豐於昵。豐厚也。昵親也

蘇軾曰。高宗彤祭之日。雉鳴鼎耳。此爲神告以宗廟祭祀之失。審矣。蓋武丁不專修人事。數祭以媚神。而祭又豐於親廟。敬父薄祖。此失之大者。故祖己謂當先格王心之非。

臣按成帝時。博士行大射禮。飛雉集庭。登堂而雊。又集太常宗正丞相御史車騎府。又集未央宮承明殿。御史大夫王音言。天地之氣。以類相應。譴告人主。甚微而著。

雉者聽察先聞雷聲故經載高宗雊雉之異以明轉禍爲福之驗今博士行禮之日大衆聚會飛集于庭歷三公之府然後入宮告曉具備雖人道相戒何以過是後帝詔吉曰聞捕得雉毛羽頗摧折類拘執者得無人爲之音曰陛下安得此亡國之語不知誰爲佞諂誣亂聖聽陛下即位十五年繼嗣不立失行流聞皇天數見災異不能感動陛下臣子何望宜謀於賢哲克己復禮以求天意則繼嗣尚可立災異尚可銷也漢去三代未遠一雉之異而君臣相儆如此故附著焉

雲漢仍叔（周大夫）美宣王也遇烖而懼側身修行欲銷去之

百姓見憂故作是詩也（此宣王憂旱責躬之詞）

齊有彗星齊侯使禳之晏子曰無益也祇取誣焉天道不諂不貳其命若之何禳之且天之有彗也以除穢也（彗狀如帚故曰除穢）君無穢德又何禳焉若德之穢禳之何損公說乃止

臣按人君應天惟有敬德而已後世神怪之說興禳災異可禳而去於是人主不復有畏天之心爲害大矣

宋景公時熒惑（火星）守心（東方心宿也）心宋之分野也憂之司星子韋曰可移於相公曰相吾之股肱曰可移於民公曰君者待民曰可移於歲公曰歲飢民困吾誰爲君子韋曰天高聽卑君有君人之言三熒惑宜有動於是候之果徙三度

漢董仲舒告武帝曰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國家將有失道之敗天乃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乃至以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自非大無道之世天盡欲扶持而全安之事在強勉而已

元帝時日食地震匡衡疏曰天人之際精祲有以相盪善惡有以相推事作於下者象動於上陰陽之理各應其感陰變則靜者動（地震）陽蔽則明者晻（日食）水旱之災隨類而至

哀帝時日蝕孔光曰天降災異譴告人君若不畏懼有罰加焉承順天道在于崇德博施祈禱小數終無益也

是年息夫躬言災異數見恐有非常之變可遣大將軍行邊敕武備斬一郡守以立威應變上以問丞相王嘉嘉曰動民以行不以言應天以實不以文民猶不可欺況於天哉天之見異所以敕戒人君欲令覺悟反正推誠行善民心悅而天意解矣謀動干戈設爲權變是欺天非應天也

臨民之敬

書五子之歌其一曰皇祖（大禹）有訓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寧予視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予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予臨兆民懍乎若朽索之馭六馬爲人上者奈何不敬

治事之敬

書堯典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

臣按奉天時以興農功事之至重故命羲和敬以授民敬之見於經者始此其分命曰寅賓出日曰寅餞納日葢於日之出入敬以俟之也至於咨鯀以治水釐降二女皆曰欽哉堯之敬於事也其卹刑敷教典禮咨牧不曰欽則曰寅不曰寅則曰敬舜之敬於事也萬事本於一心敬則立嫚則隳後世人主鮮知敬以治身而臨事尤多輕忽此禍敗所由基也

操存省察之功

詩思齊三章雝雝在宮肅肅在廟不顯亦臨無射亦保

抑之五章曰視爾友君子輯柔爾顏不遐有愆(輯和也遐遠也)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無曰不顯莫予云覯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

臣按此衛武公自警之詩也人君處朝廷之上接對士大夫和柔顏色防遠過失庸君猶或知勉若宮庭屋漏之中既無法家拂士又有近習逢迎能凜然自持不愧屋漏雖明主猶難之武公以此自警其聖賢之徒歟

樂記君子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致樂以治心則易直子諒之心油然生矣易直子諒之心生則樂樂則安安則久久則天(天渾然天成)天則神天則不言而信神則不怒而威致禮以治躬則莊敬莊敬則嚴威中心斯須不和不樂而鄙詐之心入之矣外貌斯須不莊不敬而易嫚之心入之矣

君子姦聲亂色不留聰明(以養其外)淫樂慝禮不接心術(以養其內)惰嫚(自內出者)邪僻(自外入者)之氣不設於身體使耳目鼻口心知百體皆由順正以行其義(此即顏子四勿之功)

孟子曰牛山之木嘗美矣 全章

臣按孟子之言以旦晝爲主朱熹推衍其義謂當無時不用力則旦晝夜皆兢業自持之時其功益精密矣臣又推衍朱熹之說爲夜氣之箴有曰盍觀夫冬之爲氣

乎木歸其根蟄坯其封凝然寂然不見兆朕而造化發育之妙實胚胎於其中葢闔者闢之基(冬至以後爲闢夏至以後爲闔)貞者元之本而艮所以爲物之始終夫一晝一夜者三百六旬之積故冬爲四時之夜而夜乃一日之冬天壤之間群物俱閴窈乎如未判之鴻濛雖人之身嚮晦宴息亦當以造物而爲宗必齋其心必肅其躬不敢弛然自放於牀笫之上使慢易非僻得以賊吾之衷雖終日乾乾靡容一息間斷而昏冥易忽之際尤當致戒謹之功葢安其身所以爲朝聽晝訪之地而夜氣深厚則仁義之心亦浩乎其不窮本既立矣而又致察於事物周

旋之頃敬義夾持動靜交養則人欲無隙之可入天理皦乎其昭融臣謂物欲之害夜爲掖甚故其說以夜爲本若異於孟子朱熹者然未嘗不互相發也

孟子曰無惑乎王之不智也一節

臣按人主之心養之以義理則明蔽之以物欲則昏猶草木然煖之以陽則生寒之以陰則悴也程頤爲講官嘗言於上曰人主一日之間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妾之時少則可以涵養氣質薰陶德性嗚呼人主欲以理義養其心必如頤之言而後可

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全章

臣按多欲則戕伐其心烏乎養以欲戕伐則喪失其心烏乎存昔漢武帝謂群臣曰吾欲云云汲黯曰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夫堯舜無欲者也武帝好聲色好征伐好刑名好財利好神仙多欲者也多欲則邪念紛紜本心流蕩而欲效堯舜而施仁義得乎周敦頤曰聖可學乎曰可有要乎曰一爲要一者無欲也無欲則靜虛動直靜虛則明明則通動直則公公則溥明通公溥庶矣乎有志於學聖人者必由寡欲充之以至于無欲而後可

規警箴誡之助

大學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踐阼篇武王受丹書於太公惕若戒懼書于席之四端銘曰安樂必戒無行可悔一反一側亦不可不志殷監不遠視爾（武王自謂）所代（謂周代商）

鑑銘曰見爾前慮爾後（鑑雖甚明見面而不見背猶吾一心有所明亦有所蔽也）

盤銘曰與其溺於人也寧溺於淵溺於淵猶可游溺於人不可救也

楹銘曰毋曰胡殘（害也）其禍將然毋曰胡害其禍將大毋曰胡傷其禍將長

杖銘曰於乎危於忿疐（怒也）於乎失道於嗜欲於乎相忘於富貴

臣按易言懲忿窒欲忿者有危身之憂縱欲者有失道之辱杖之爲物予以自扶操之則安舍之則頓躓可虞富貴奢淫易忘競畏於杖爲銘是或此義

牖銘曰隨天之時以地之財敬祀皇天敬以先時

臣按天寶生時地實生財而君用之敢昧自來祀以報本亦必先時匪物是貴敬以將之齋明盛服對越上帝於牖爲銘朝夕是戒

劍銘曰帶人以爲服動必行德行德則興倍（同背）德則崩

臣按劍之爲服以示威武然德實威本威乃德輔惟德

是行無思不服一於用威祇取顛覆頌頌獨夫所寶者
劍終以自燔千古之鑑
矛銘曰造矛造矛少間（須臾也）弗忍終身之羞余一人所聞
以戒後世子孫
臣按兵者凶器聖人所重苟非拯民其忍輕用一矛之
造謹之戒之況於兵端一啟伏尸百萬流血千里戕生
靈之命奸天地之和者皆斯須不忍實爲之寧王以此
戒其子孫萬世人主可違斯言（銘凡有十四今摘其詞義易知者如右）
國語衛武公年數九十有五矣猶箴儆於國曰自卿（執政之官）以下
至於師長（官師之長）士（上中下士）苟在朝者無謂我老而舍我必恭

恪於朝朝夕以交戒我聞一二之言必誦志而納之以訓
道我在輿有旅賁之規位宁有官師之典倚几（閒居）有誦訓
（主誦書之官）之諫居寢有暬御之箴臨事有瞽史（知天道者）之道宴
居有師工（樂官）之誦史（掌書史者）不失書矇（瞽矇）不失誦以訓御之
於是乎作懿戒（即今抑詩）以自儆已及其沒也謂之叡聖武公
臣按武公約敕其身自卿以下無一人不使任箴規之
職自在輿以下無一處不欲聞箴規之言猶作抑詩使
人不時誦之如是而意不誠心不正者未之有也
孔子觀於魯廟有欹器焉曰吾聞欹器者虛則欹中則正
滿則覆顧謂弟子挹水注之中而正滿而覆虛而欹孔子

喟然嘆曰吁惡有滿而不覆者哉子路曰敢問持滿有道
乎曰聰明聖智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讓勇力撫世
守之以怯富有四海守之以謙此所謂挹而損之之道也
臣按欹器古之遺法自三皇五帝有之所謂宥坐之器
也虛而欹不及也滿而覆過也過與不及均爲非中惟
中則正矣斯器曰陳於前是亦几杖有銘之意孔子因
之以陳持滿之戒使人知挹損之道富哉言乎
孔子觀周入后稷之廟右階之前有金人焉三緘其口而
銘其背曰古之慎言人也戒之哉無多言無多事多言多
敗多事多害安樂必誠無所行悔勿謂何傷其禍將長勿

謂何害其禍將大勿謂不聞神將伺人焰焰弗滅炎炎若
何涓涓不壅終爲江河綿綿不絕或成網羅毫末不折將
尋斧柯誠能慎之福之根也曰是何傷禍之門也強梁者
不得其死好勝者必遇其敵盜憎主人民怨其上君子知
天下之不可上也故下之知衆人之不可先也故後之江
海雖左長於百川以其卑也天道無親常與善人戒之哉
戒之哉孔子既讀斯文也顧謂弟子曰小子志之此言實
而中情而信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行身如
此豈口過患（無口過之可憂）哉（斯文與武王諸銘相出入必古之遺言也）
唐穆宗問開元治道最盛何致而然宰相崔植對曰元宗

卽位。得姚崇宋璟。此二人。夙夜孜孜。納君爲道。璟嘗手寫尚書無逸爲圖以獻。勸帝出入觀省以自戒。其後朽暗。乃代以山水圖。稍怠於勤。左右不復箴規。姦臣日用事。以至于敗。今願陛下以爲元龜。則天下幸甚。

臣按無逸一書。萬世之蓍龜。宋璟寫圖以獻。可謂有志正君矣。今經筵所在。每設此圖。庶幾開元故事。然必玩而繹之。如姬公在前。宋璟在後。惕然自省。不敢暇逸。然後此圖爲進德之助。不然則視山水之繪。其與幾何。臣聞程頤有言。古之人耳有樂。目有禮。盤盂几杖。有銘有戒。動息皆有所養。今皆廢此。獨有理義之養心耳。但存此涵養意。久將自熟。敬以直內。是涵養意。頤之意蓋欲學者敬以自持。而內自直。雖無禮樂銘誡之助可也。然學者固未易言。若人君則何所不可哉。誠能內主乎敬。凡古人自警之具。如湯武之銘。筆之翰墨。設之屛幃。可也。使人諷誦。入耳著心可也。燕閒永日。毋深居中禁。而時御便朝。使儒臣環侍。迭陳規益。如衛武公之自警可也。魯廟之器。倣而爲之。設於宥坐。以致滿盈之誡可也。不寧惟是。宮庭宴樂。以古者獻酬之禮。而易今之舉觴命爵。以古者房中之樂(如周南召南是也)。而代今之樂府歌辭。內外交養。動靜弗違。而意不誠。心不正者。未之聞也。

誠意正心之要　戒逸欲

逸欲之戒

書益曰。吁。戒哉儆戒無虞(度也)。罔失法度。罔遊於逸。罔淫於樂。任賢勿二。去邪勿疑。疑謀勿成。百志惟熙。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罔咈百姓以從己之欲。無怠無荒。四夷來王。

臣按益之戒舜。始於君心。終於君心。此聖賢傳授之要法也。漢武帝混一天下。唐元宗身致太平。皆以逸樂怠荒。召戎狄之釁。其流禍至數百年。聖賢之言。其可忽諸。

皐陶曰。無教逸欲有邦。(此皐陶戒舜之辭。)

臣按所謂教者。非必昭然示人以意嚮也。逸欲之念少萌於中。則天下從風而靡矣。此皐陶所以惓惓也。

五子之歌。其二曰。訓有之。內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雕牆。有一於此。未或不亡。(太康失邦。兄弟五人須于洛之汭。作此歌也。)

臣按大禹之訓。凡六言。二十有四字。而古今亂亡之釁。靡不由之。凜乎其不可犯也。古詩之體。實原乎此。

旅獒(西旅獻獒。王未受。召公因作此以戒。)曰。嗚呼。明王愼德。四夷來賓。無有遠邇。畢獻方物。惟服食器用。王乃昭德之致于異姓之邦。無替厥服。分寶玉於伯叔之國。時庸(用也)展(布也)親。人不易(輕易也)物。惟德其物。德盛不狎侮。狎侮君子。罔以盡人心。狎侮小人。罔以盡其力。不役耳目。百度惟貞。玩人(戲狎)喪德。玩物

喪志志以道寧人以道接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貴異物賤用物民乃足犬馬非其土性不畜珍禽奇獸不育于國不寶遠物則遠人格所寶惟賢則邇人安

臣按人主于有益之事多不肯爲而惟無益者是爲故心志分而功不成于有用之物多不知貴而惟無用者是貴故征求多而民不足惟知本務實者不然工商之巧不如農桑之樸錦繡之奢不如布帛之溫推類而言莫不然也小駟乘而晉師以敗非土性也晉惠公與秦人戰乘小駟鄭出也故敗見獲於秦白狼入而荒服不至好珍奇也周穆王伐犬戎得白狼白鹿以歸荒服遂不至千里馬之却漢文所以有道鬬鴨之求魏

氏所以不長魏文帝喪服未除遣使於孫權求鬬鴨齊不寶徑寸珠而寶檀子敵以畏楚不寶白珩而寶觀射父國以强凡此皆後世事而召公之言無一不驗此其所以爲聖賢與

周公作無逸曰嗚呼君子所居也其無逸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小人所恃以爲生也相視也小人厥父母勤勞稼穡厥子乃不知稼穡之艱難乃逸乃諺鄙語既誕妄言否則侮厥父母曰昔之人指父母無聞知周公曰嗚呼我聞曰昔在殷王中宗商太戊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祗懼不敢荒寧肆中宗之享國七十有五年其在高宗時舊勞于外爰曁小人高宗爲太子時父命之居民間習民事作其卽位乃或亮陰三年不言其惟不言言乃雍和也不敢荒寧嘉靖殷邦至于小大無時或怨肆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其在祖甲不義惟王舊爲小人作其卽位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於庶民不敢侮鰥寡肆祖甲之享國三十有三年自時厥後立王商之後王生則逸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自時厥後亦罔或克壽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周公曰嗚呼厥亦惟我周太王王季克自抑畏文王卑服卽康功田功徽柔懿恭懷保小民惠鮮鰥寡自朝至於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文王不敢盤樂也於遊田以庶邦惟正之供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周

公曰嗚呼繼自今嗣王則其無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田以萬民惟正之供無皇曰今日耽樂乃非民攸訓非天攸若時人丕則有愆無若殷王受之迷亂酗於酒德哉

呂祖謙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無逸者天德也亦君德也君子所其無逸者凡人亦有無逸之時然特暫而不能居非所其無逸者也惟君子以無逸爲所如魚之於水獸之於林有不可得離者焉若慕而爲之勉而行之其視乾健不息之體猶二物也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此非始於憂勤終於逸樂之謂蓋言備嘗稼穡之艱難乃於安逸時深知小人所依也民依之以爲生而不知其艱難明苟圖安逸而力役之與民有不得其死者成王生於深宮邃處人上周公深爲之懼致以此警之若云始勤終逸是乾健之體有時而息矣後世漸不克終之患未必非此論啟之也相厥小人以下蓋引閭里近事以明之乃逸者縱逸自恣也乃諺者縱逸則所習者下委巷諺語常誦於口也既誕者長惡不悛而誕妄也若非誕妄則必訕侮其父母曰昔

之人無聞知而反以老成爲愚劉裕奮農畝而取江左
一再傳之後子孫見其服用反笑曰田舍翁得此亦過
矣此所謂昔之人無聞知者也以成王之中材向使管
蔡得志日夜媍惑而戕賊忘安知其不以后稷公劉爲
田舍翁乎此所以樂無逸之君歎
息而告成王欲成王敬聽之也
祖謙又曰商周猶異世也文王成王之祖甲復舉文王
之無逸以告之厥亦云云者言文王無逸之淵源也學
問之道在于損抑祇畏而已太王王季克自抑畏故用
力於無逸者深文王蓋涓源于此以作聖者也文王自
奉之薄專意于安養斯民耳卑服者樂其一端而宮室
飲食之薄皆可推也唯其自奉之屬所姓不任故力有
專用卽於康功以安民卽於田功以養民也徽柔柔之
徽美者也懿恭恭之淵懿者也徽柔懿恭則匹夫匹婦
皆破其澤而懷保必周凡鰥寡窮民垂首喪氣者惠綏
之而鮮鮮然有生意矣當是時紂方毒痡四海文王以
方伯咸和其民憂乎有杯水勝火之難故望道未見勤
而且勞然豈若後世量書傳餐代有司之任者哉立政
言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愼則不遑暇食者其勤勞必
有在矣讀無逸則見文王之勞讀立政則見文王之逸

非矛盾也至勞之中有至逸至逸之中有至勞耳遊田
有常制至盤于遊田以爲耽樂則文王不敢焉翼翼之
小心也觀遊畋之簡可知費用之約無橫費自無過取
所以庶邦之貢無加于正數之外也此論文王無逸之
家法其條目如崇儉素重農畝恤窮困勤政事戒佚遊
損橫斂大畧皆備故享國以長以此坊民後世猶有爲
爲文王憂勤損壽之說
以啓人主之好逸者
祖謙又曰無逸難戒成王實欲後世子孫共守此訓故
以繼自今嗣王言之觀覽以舒日安逸以休身遊豫以
省風俗田獵以習武備人君所不能無者特不可過而
已過則人欲肆而侵入于亂亡故不使之無觀逸遊田
而日無淫使不過也先簡遊田之樂而繼以惟正之供
蓋欲禁橫斂必絕其源淫則傷費不得不橫斂于民四
者既省用有常經而什一之供自名正義順不害于理
財正辭之義矣耽樂之主每自恕曰一日放逸所害幾
何不知是心一流則自一日二日以至終身流而不反
故周公先塞其源戒之以無敢皇暇曰今日耽樂下無
以示民上無以順天有莫大之從而非小失也崇人王
不可使知耽樂之味苟開于一日以爲無傷遂其既嘗

此味則寢深寢溺矣蘇軾曰人莫不好逸欲而所甚好者生也以其所甚好而禁其所好庶幾必信此無逸所爲作也漢武帝唐明皇雖有欲而壽如彼者特千一而已飲酖食野葛者必死而曹操獨不死亦可效乎

臣按無逸一書前舉三宗後舉文王俾成王知所法又
舉商王受俾成王知所戒受惡無所不有酗酒其最也
梁王觴諸侯於范臺臺名酒酣請魯君舉觴魯君興避席擇
言曰昔者帝女令儀狄作酒而美進之禹禹飲而甘之遂
疏儀狄絕旨酒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其國者齊桓公夜半
不嗛音銜飽也易牙乃煎熬燔炙和調五味而進之桓公食之
而飽至旦不覺曰後世必有以味亡其國者晉文公得南

之威美婦三日不聽朝遂推南之威而遠之曰後世必有以
色亡其國者楚王莊王登強臺臺名左江而右湖其樂忘死遂
盟強臺而弗登曰後世必有以高臺陂池亡其國者今主
君之尊儀狄之酒也主君之味易牙之調也左白台音怡而
右閭須皆美婦人南威之美也前夾林而後蘭臺皆臺榭名強臺之
樂也兼此四者可無戒與梁王稱善相屬

臣按四者人所同欲惟聖賢能以道勝欲故晉楚之君
雖未可方大禹其勇於自克亦可尚也齊桓知厚味亡
國而寵任易牙卒以召亂是自言之而自蹈之也

唐張蘊古上大寶箴曰樂不可極樂極生哀欲不可縱縱

欲成災。壯九重於內所居不過容膝。彼昏不知。瑶其臺而瓊其室。羅八珍於前所食不過適口。惟狂罔念。邱其槽而池其酒。勿內荒於色。勿外荒於禽。勿貴難得貨。勿聽亡國音。內荒伐人性。外荒蕩人心。難得之貨侈。亡國之音淫。

沉湎之戒

書微子。篇名父師子箕若曰。天毒降災荒殷邦。方興沉酗于酒。

臣按酗酒者受也。而箕子歸之于天。蓋忠臣不忍斥其君。故爲無所歸咎之辭也。

酒誥。衞爲商受故都。受之酗酒。臣民化之。今成王封康叔于衞。恐遺風漸染。故作酒誥以訓勅之。

詩賓之初筵。衞武公刺時也。幽王荒廢。媟狎也近小人。飲酒無度。天下化之。君臣上下。沉湎淫液。武公旣入而作是詩。

漢成帝嘗與張放等宴飲禁中。皆引滿舉白。談笑大噱。時乘輿幄坐屏風畫紂醉踞妲己。作長夜之樂。侍中班伯久疾新起。上顧指畫而問曰。紂爲無道至于是乎。對曰。書云乃用婦人之言。何有踞肆於朝。所謂衆惡歸之不如是之甚者也。上曰。苟不若此。此圖何戒。對曰。沉湎于酒。微子所以告去也。式號式謼。大雅所以流連也。詩書淫亂之戒。其原皆在於酒。上乃喟然歎曰。吾久不見班生。今日復聞讜言。放等不懌。稍自引起更衣。因罷去。

臣按。直哉言乎。成帝能嗟嘆之而不能因其言以自改。卒以沉湎妨政。權移外家。至於覆國。其亦可監也夫。

晉元帝初頗以酒廢事。王導以爲言。帝命酌。引觴覆之。于此遂罷。

臣按。元帝非能剛果必爲者也。然其覆杯之樂。則于聽言改過。略不凝滯。此所以粗能自立于江左歟。

陳後主君臣酣飲。自夕達旦。率以爲常。其後隋師東下。不爲深備。奏技縱酒。賦詩不輟。陳國遂亡。

隋煬帝至江都。荒淫益甚。宮中爲百餘房。各盛供帳。實以美人。帝與蕭后及幸姬歷就宴飲。未幾爲宇文化及所弒。

臣按。以酒喪邦。其禍至陳隋而極。故以二君終焉。

荒淫之戒

書牧誓。王曰。古人有言曰。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窮也今商王受惟婦妲己言是用。昏棄厥肆祀弗答。昏棄厥遺王父母弟不迪。道也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是以爲大夫卿士。俾暴虐于百姓。以姦宄于商邑。

詩谷風。邶風刺夫婦失道也。衞人化其上。淫于新昏而棄其舊室。夫婦離絕。國俗傷敗焉。宣姜有寵。而夷姜縊。是以其民化之。而谷風之詩作。

靜女。同上刺時也。衞君無道。夫人無德。

新臺。同上刺衞宣也。納伋之妻。作新臺于河上而要之。國人惡之而作是詩。

二子乘舟。思伋壽也。宣公二子。爭相爲死。國人傷而思之。

臣按毛氏曰。宣公爲伋取齊女而美。公奪之。生壽與朔。朔與其母愬伋於公。公令伋之齊。使賊先待於隘而殺之。壽以告伋。使去之。伋曰。君命也。不可以逃。壽竊其節而先往。賊殺之。伋至。曰。君命殺我。壽有何罪。賊又殺之。

牆有茨（鄘風）衛人刺其上也。公子頑通乎君母。國人疾之而不可道也。（宣公卒。惠公幼。其庶子頑通於惠公之母。即宣姜也。）

君子偕老（同上）刺衛夫人也（宣姜）。夫人淫亂。失事君子之道。

桑中（同上）刺奔也。衛之公室淫亂。男女相奔。至於世族在位。相竊妻妾。期於幽遠。政散民流而不可止。

鶉之奔奔（同上）刺衛宣姜也。衛人以爲宣姜鶉鵲之不若也。

定之方中（同上）美衛文公也。衛爲狄所滅。東徙渡河。野處漕邑。齊桓公攘戎狄而封之。

蝃蝀（同上）止奔也。衛文公能以道化其民。淫奔之恥。國人不齒也。

氓（衛風）刺時也。宣公之時。禮義消亡。淫風大行。男女無別。遂相奔誘。華落色衰。復相棄背。

臣按邶鄘衛詩分爲三國。其實皆衛也。衛宣公奪其子伋妻爲夫人。於是新臺之刺。靜女之刺。相繼而作。因讒殺子。而二子乘舟之詩作。夫婦失道。國人化之。而谷風桑中氓之詩作。宣公卒。公子頑烝于宣姜。而牆茨偕老鶉奔之詩作。再世而至懿公。卒爲狄人所滅。而文公立焉。定之方中與蝃蝀之詩所由作也。始末凡十餘詩。而事之次第蓋如此。新臺之一章曰。燕婉之求。籧篨不鮮。二章曰。燕婉之求。得此戚施。籧篨仰而不俯。戚施俯而不仰。皆惡疾之不能爲人者也。燕婉指伋而言。言其爲人安且順也。齊女之來。本惟燕婉是求。而乃得此惡疾之宣公。宣公本無疾也。以其行之惡。故目之以是。伋壽死而國俗敗。子頑象之。上烝君母。衛[illegible]行同夷狄。衛國之俗。亦淪於夷狄。故夷狄之[illegible]以[illegible]。原宣

公之初。亦溺於情欲而不能制爾。安知其禍若是之烈哉。然文公一興。以道化民。而淫奔之俗頓變。信乎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也。牆茨三章。淫荒穢褻。汙人牙頰。夫言猶不可。而聖人著之于經。何也。善乎先儒楊時曰。自古淫亂之君。自謂閨門之中。世無由知。故自肆而不反。聖人所以著之于經。使後世知閨中之言。無隱不彰。其訓戒深矣。故事國風之詩。經筵不講。先儒胡安國[illegible]。臣今列此。欲明人君一以淫泆導其民。則變華而夷。一以道化迪其民。則變狄而華。其機猶反掌耳。

晉獻公卜伐驪戎。史蘇占之曰。勝而不吉。公不聽。遂伐[illegible]

戎克之獲驪姬以歸有寵立以爲夫人公飲大夫酒令司正實爵與史蘇曰飲而無肴(俎實)夫驪戎之役汝曰勝而不吉故賞汝以爵罰汝以無肴勝而得妃吉孰大焉史蘇卒爵再拜稽首曰兆有之(兆卦)臣不敢蔽蔽兆之紀(法也)失臣之官有二辠焉何以事君大罰將及不惟無肴抑君亦樂其吉而備其凶凶之無有備之何害若其有之備之爲瘳(愈也)臣之不信(卜不中也)國之福也飲酒出史蘇告大夫曰夫有男戎必有女戎若晉以男戎勝戎戎亦必以女戎勝晉驪姬爲夫人生奚齊其娣生卓子史蘇曰亂本生矣亂必自女戎三代皆然驪姬果作難

臣按人知有邊境之寇而不知有宮闈之寇堅甲利兵獸奔豕突者邊境之寇也冶容妖色狐媚蠱惑者宮闈之寇也邊境之寇擾吾於外膚革之疾也宮闈之寇賊吾於內腹心之災也埋膚革之疾易去腹心之災難史蘇曰有男戎必有女戎至言哉

晉侯疾求醫於秦秦伯使醫和視之曰疾不可爲也是謂近女室疾如蠱(惑也)非鬼非食惑以喪志良臣將死天命不佑出告趙孟趙孟曰誰當良臣對曰主是謂矣主相晉國無亂諸侯無闕可謂良矣和聞之國之大臣榮其寵祿有菑禍興而無改焉必受其咎今君至于淫以生疾將不能

國恤社稷禍孰大焉主不能禦(止也)吾是以云

鄭子產如晉問疾叔向問之子產曰僑聞之君子有四時朝以聽政晝以訪問夕以修令夜以安身於是節宣其氣勿使有所壅閉湫底以露(猶羸也)其體茲心不爽(明也)而昏亂百度今無乃一之則生疾矣僑又聞之內官(謂嬪御)不及同姓男女辨姓禮之大司也今君內室有四姬(晉姓)焉其無乃是也乎若由是二者弗可爲也四姬有省(減也)猶可無則必生疾也叔向曰善哉(肸叔向名)未之聞也

臣按醫和之責大臣以大臣于君所以傅之德義保其身體也古惟周公以此自任無逸之作告戒丁寧使成

王永其天命後世知恤者鮮故以管仲而不能規六嬖之寵以趙武而不能救四姬之惑二人者非姦非慝徒以失大臣之職不能止君心之淫猶不免責況以姦慝之心導君于淫者哉子產所謂四時者朝與晝所以勞之也夕與夜所以逸之也動靜有時勞逸有節疾焉從生觀安身之云則夜氣澄寂尤當自養爲朝聽晝訪之地其可惑溺無節而一之乎一者自晝至夜惟欲是從也內官不及同姓則異姓固無損與曰此特因晉所有以規之爾妲己褒姒豈同姓邪昔人論色禍者多矣子產醫和所論尤人主所當戒大臣所當任故併著之

唐元宗貴妃楊氏，始爲壽王妃。元宗子。武惠妃薨，召納禁中。此卽新臺之比也，元宗無復人理矣。號太眞，更爲壽王聘韋昭訓女，太眞得幸。善歌舞，曉音律，智算警穎，迎意輒悟，帝大悅，遂專房，其儀體與皇后等，進册貴妃。三姊皆美劭，帝呼爲姨，封韓、虢、秦三國爲夫人，出入宮掖，恩寵聲焰震天下。及祿山反，以誅國忠爲名，且指言妃及諸姨罪。帝西幸至馬嵬，陳元禮等以天下計誅國忠。已死，軍不解。帝遣力士問故，曰：禍本尚在。帝不得已，與妃訣，縊路祠下，裹尸以紫茵，瘞道側。

歐陽修曰：女子之禍於人也甚矣。自高祖至于中宗，數十年間，再罹女禍，唐祚既絕而復續，中宗不免其身，韋氏遂以滅族。元宗親平其亂，可以鑒矣，而又敗以女子。方其勵精政事，開元之際，幾致太平，何其盛也。及侈心一動，窮天下之欲，不足爲其樂，而溺其所甚愛，忘其所可戒，至于竄身失國而不悔。考其始終之異，其性習之相遠也，可不慎哉。胡寅曰：[illegible] 五楊 [illegible] 於祿山，以致反叛，則毒又及于兩河矣。[illegible] 非陳元禮等勸以速殺，則禍必及身矣。[illegible] 貴妃也。

莊宗好俳優，知音，能度曲，又自爲優名曰李天下，常與俳優雜戲于庭。伶人由此用事，出入宮掖，侮弄縉紳，羣臣憤嫉，莫敢出氣，或反相附託以希恩倖。四方藩鎭，貨賂公行。而景進最居中用事，嘗遣出訪民間事，軍機國政，皆與參決。郭從謙，優名門高，雖以優進，嘗有軍功，故以爲從馬直指揮使。莊宗戲之，謂其教王溫反。從謙不自安，謀亂。莊宗以射踣，左右奔走，五坊人善友聚樂器焚之。傳曰：君以此始，必以此終。莊宗好伶而弑於門高，焚以樂器，可不戒哉。

臣按：歐陽修言莊宗百戰滅梁，方其盛也，天下豪傑莫能與之爭；及其衰也，數十伶人困之，身死國亡，爲天下笑。臣謂倡優、子女，皆同類也，因附女寵之後，爲世戒焉。

盤游之戒

書：太康尸位，以逸豫滅厥德，黎民咸貳，乃盤游無度，畋于有洛之表，洛，水名。表，外也。十旬弗反。有窮后羿窮，國名。羿，后名。因民弗忍，距于河。

臣按：太康者，大禹之孫。禹功與天地並，南面再世，而太康以盤游失國，天命靡常，前功難恃如此。及羿專夏政，寒浞又殺羿而代之，非少康君臣辛苦經營，以復夏業，則禹不祀矣。太康逸豫，一朝而失之；少康布德兆謀，四十餘年而後復。失之易而復之難，可不戒諸。

左傳：周辛甲之爲太史也，周武王時。命百官，官箴王闕。闕，過也。於虞人之箴曰：芒芒禹迹，芒芒，廣大。畫爲九州，經啓九道。九州道路。民有寢廟，獸有茂草，各有攸處，德用不擾。在帝夷羿，羿篡夏位，故曰帝。冒于原獸，貪也。忘其國恤，恤，憂也。而思其麀牡。武不可重，重，數也。用不恢于夏家。恢，大也。獸臣司原，敢告僕夫。言魏絳因悼公好田，述此以諷。

臣按：太康逸豫而羿篡之，羿又以逸豫爲浞所篡，所謂

與亂同事。罔不亡也。辛甲承命。與百官各因其職箴王之闕。故虞人之箴如此。以羿戒王。亦猶禹以丹朱戒舜也。靈臺之詩曰。王在靈囿。麀鹿攸伏。王在靈沼。於牣魚躍。文王德及飛潛。各安所處。所謂不擾也。漢儒作賦。鋪陳弋獵之盛。至曰風毛雨血。灑野蔽天。吁。物生是時。與靈臺之世爲何如耶。觀所著之以爲暴殄不仁者之戒。

公（隱公）將如棠（魯地）觀魚者。臧僖伯諫曰。凡物不足以講大事。其材不足以備器用。則君不舉焉。君將納民於軌物者也。鳥獸之肉。不登于俎。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不登于器。則公不射。古之制也。若夫山林川澤之實。器用之資。皁隸之事。官司之守。非君所及也。

孟子曰。昔者齊景公問於晏子曰。吾欲觀于　全章。

臣按景公本爲游觀計。而晏子迪之以古道勸之以省民。且陳流連荒亡之戒。可謂格君心而引之當道矣。孟子因宣王好貨好色。而告以與民同樂。亦此意也。易之大小畜。皆以止爲義。凡止君之欲者。所以愛君也。大忠臣之心。惟恐君之有欲。晏子之於景公是也。奸臣之心。惟恐君之無欲。趙高之於二世。李林甫之於明皇是也。

漢文帝時。有獻千里馬者。詔曰。鸞旗在前。屬車在後。吉行五十里。師行三十里。朕乘千里馬。獨先安之。朕不受獻也。

其令四方毋來獻。

臣按穆王荒于八駿。幾至失國。惟文帝之心。湛然淵靜。雖千里馬。不足以動之。故至于興師動衆。疲弊中國。蓋文帝幾于無欲。而武帝則多欲矣。

武帝至長楊獵時。好擊熊豕。馳逐埜獸。司馬相如諫曰。臣聞物有同類而殊能者。故力稱烏獲。捷言慶忌。勇期賁育。臣之愚竊以爲人誠有之。獸亦宜然。今陛下好陵險阻。射猛獸。卒然遇逸材之獸。犯屬車之清塵。輿不及還轅。人不暇施巧。雖有烏獲逢蒙之技。不得用。枯木朽株。盡爲難矣。是胡越起於轂下。而羌夷接軫也。豈不殆哉。諺曰家累千金。坐不垂堂。（謂近堂邊。恐墜墮也。）此言雖小。可以諭大。

建元中。帝出微行。常與侍中常侍武騎及待詔隴西北地良家子能騎射者。期諸殿門。故有期門之號。每以夜漏十刻迺出。常稱平陽侯。旦明入山下。馳射鹿豕狐兔。手格熊羆。馳騖禾稼稻秔之地。民皆號呼罵詈。相聚會。自言鄠杜令。令往欲謁平陽侯。諸騎欲擊鞭之。令大怒。使吏呵止。獵者數騎見留。迺示以乘輿物。久之迺得去。時夜出夕還。後齎五日糧。會朝長信宮。（太后宮也。）上大驩樂之。

臣按自昔人君雖無道。未有微行數出者。惟漢武[illegible]
僞爲使者馳入秦。觀秦昭王之爲人。雖亡[illegible]

偉之氣。漢武微行。將以快從禽之樂。當時丞相御史不能諫諍。乃私置更衣。爲投宿之所。可謂逢君之惡矣。其後成帝效之。常稱富平侯家人。從近幸小臣以出。谷永諫曰。陛下棄尊貴而樂卑賤。崇聚僄輕無義小人。以爲私客。數離深宮之固。與羣小相隨。烏集雜會。飲醉吏民之家。亂服共坐。媟嫚溷殽。公卿百僚不知陛下所在。觀永諫辭。則成帝之微行。其醜有甚於武帝者。荒淫失道。漢日以衰。其作俑則自武帝始。

王吉爲昌邑中尉。而王（名賀）好田獵。動作亡節。吉疏諫曰。古者師行三十里。吉行五十里。詩云。匪風發兮。匪車揭兮。顧瞻周道。中心怛兮。（古怛字）說曰。發發者。非古之風也。揭揭者。非古之車也。蓋傷之也。今大王幸方與。（縣名）不半日而馳二百里。百姓頗廢耕桑。治道牽馬。臣愚以爲民不可數勞也。夫王不好書術而樂逸游。馮式撙（挫也）銜。馳騁不止。口倦乎叱咤。手苦于箠轡。身勞乎車輿。朝則冒霧露。晝被塵埃。夏則爲大暑之所暴炙。冬則爲風寒之所匽薄。數以耎脆之玉體。犯勤勞之煩毒。非所以全壽命之宗也。又非所以進仁義之隆也。夫廣廈之下。細旃之上。明師居前。勸誦在後。上論唐虞之際。下及殷周之盛。考仁聖之風。習治國之道。訢訢焉發憤忘食。日新厥德。其樂豈直銜橛之間哉。

臣按。王吉論田獵驅馳之害。學問優游之適。言言切至。王賀雖加賞賚。旋復放縱。入繼大統。尋不克終。惜哉。

奢侈之戒

書伊尹作太甲曰。慎乃儉德。惟懷永圖。（此太甲不惠於阿衡時伊尹訓之也）

春秋昭八年。有石言于晉魏榆。（地名）晉侯問于師曠。對曰。石不能言。或馮焉。不然。民聽濫也。抑臣又聞之。作事不時。怨讟動乎民。則有非言之物而言。今宮室崇侈。民力凋盡。怨讟並作。莫保其性。石言不亦宜乎。於是晉侯方築虒祁（地名）之宮。叔向曰。子野（師曠字）之言。君子哉。君子之言。信而有徵。十三年。晉成虒祁。諸侯朝而歸者皆有貳心。

臣按。平公。伯主也。侈一公室而上下亦異。諸侯離心。故曰。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可不戒哉。

漢文帝時。賈山言治亂之事曰。秦起阿房之宮。窮極壯麗。其後世曾不得聚廬而託處焉。爲馳道于天下。窮極廣遠。其後世曾不得邪徑而託足焉。秦以熊羆之力。虎狼之心。蠶食諸侯。并吞海內。而不篤禮義。故天殃加焉。

文帝在位。宮室苑囿車騎服御。無所增益。有不便。輒弛以利民。嘗欲作露臺。召匠計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人十家之產。吾奉先帝宮室。常恐羞之。何以臺爲。身衣弋綈。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帷帳無文繡。示敦樸。爲天下先。

臣按文帝斯言有二善焉既念細民謀生之艱又念祖
宗創業之難人主常存此心雖勸之奢侈亦不為矣

武帝時天下侈靡趨末上問吾欲化民豈有道哉東方朔
對曰上古之事經歷數千載臣不敢陳願近述孝文皇帝
事爲耆老所聞見者貴爲天子富有四海身衣弋綈足履
草屨以爲帶劍莞蒲爲席兵木無刃衣縕無文集上書囊以
爲殿帷以道德爲麗以仁義爲準天下望風成俗昭然化
之今陛下以城中爲小圖起建章左鳳闕右神明號稱千
門萬戶土木衣綺繡狗馬被繢罽宮人簪玳瑁垂珠璣設
戲車教馳逐飾文采叢珍怪撞萬石之鍾擊雷霆之鼓作

俳優舞鄭女上爲淫侈如此而欲使民不奢侈失農事之
難者也陛下誠能用臣朔之計推甲乙之帳燔之於四通
之衢卻走馬示不復用則堯舜之隆可與比治矣

臣按朔雖平時詼笑不根若其近述孝文時事則愛君
之至情言治之確論惜武帝不聽卒以奢靡敝其國也

唐太宗貞觀初謂公卿曰昔禹鑿山治水而民無謗讟者
與人同利故也秦始皇營宮室而民怨叛者病人以利己
也朕欲營一殿材用已具鑒秦而止王公以下宜體朕此
意也用是二十年間風俗素朴衣無錦繡公私富洽

太宗發卒修洛陽宮以備巡幸張元素諫曰臣見隋初營
宮室近山無大木皆致之遠方一柱之費數十萬工餘可
知矣陛下初平洛陽凡宮室宏侈者皆令毀之曾未十年
復加營繕何前日惡之今日效之也且今日財力何如隋
世役瘡痍之人襲亡隋之弊恐又甚於煬帝矣上曰卿謂
我不如煬帝何如桀紂對曰若此役不息亦同歸于亂上
曰吾思之不熟乃至於此即爲之罷役賜元素綵二百匹

臣按太宗鑒隋之侈一殿之材營費無幾而敢已之然
未數年遂有治宮之役由儉入奢甚易如此此元素所
以諫也惟其言閒忠言雖比之隋煬桀紂曾不少怍而
敢從之所以致貞觀之治也

元宗以風俗奢靡乘輿服御金銀器玩令有司銷毀供軍
國之用珠玉錦繡焚于殿前后妃以下毋得服珠玉錦繡司馬光曰明皇之始欲爲治能自刻厲節儉如此晚節猶以奢敗甚哉奢靡之溺人也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可不慎哉

臣按明皇焚珠玉錦繡本非實意故曾未二年已遣御
史訪珍異於南方矣有胡人上言海南多珠翠奇寶可往營致上命御史楊範臣往求之範臣奏曰前年焚珠玉錦繡示不復用今所求者何以異于所焚者乎上遽引咎罷之使其眞有
崇儉去奢之志而以朴素爲天下先如漢文帝之不言
躬行何患敝俗之不革也

大學衍義輯要卷四終

大學衍義輯要卷五

宋西山眞德秀原本　　桂林陳宏謀汝咨纂

修身之要

謹言行

易大傳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乎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邇見乎遠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可不慎乎

臣按孔子因中孚鳴鶴之爻而發明感應之理謂人君雖處宮庭言行不可不謹也或謂居室出言千里之外何由應之吁驪姬夜半之泣書之國語飛燕憤恚之辭筆之班書明皇妃子比翼連理之誓見之詩歌皆深宮私語密約無不暴白于天下後世可不戒歟

詩抑（衛武公作）之五章曰慎爾出話敬爾威儀無不柔嘉白圭之玷（缺也）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六章曰無易（輕也）由言無曰苟矣莫捫（持也）朕舌言不可逝（往也）矣

子曰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

臣按此雖戒學者之辭然自人君言之則漢之文帝退然淵默而寬仁恭儉之德爲三代以後賢主行勝其言也武帝雄辯駿發見於制詔燁然可觀然以多欲之故卒不能施仁義是言浮于行也

禮記玉藻天子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

臣按古者建官皆所以約飭人君使無言動之失也故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事爲春秋言爲尚書其來尚矣今郎舍人之設乃其遺制又許直前論奏救于未形制雖不盡古意則猶古也

表記子曰君子道人以言而禁（謹也）人以行故言必慮其所終而行必稽其所敝則民慎於言而慎於行

臣按老莊非善言乎其終爲浮虛之害夷惠非善行乎其弊有隘不恭之失況尊居人上言行所關安危自出慮終稽敝之言尤人主所宜知故錄焉

漢董仲舒告武帝曰言出於已不可塞也行發於身不可掩也言行治之大者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故盡小者大慎微者著

正威儀

書成王命召公畢公相康王曰思夫人自亂於威儀爾無以釗（康王名）冒（妄也）貢（進也）于非幾（微也）

臣按呂祖謙曰斯言也蓋成王平日至親至切之學至是始發其秘也周公精微之傳成王得之將終乃以示

蘖臣孔子精微之傳曾子得之將終乃以示孟敬子皆近在於威儀容貌顏色辭氣之間然則周孔豈惟同道其用功之次第品目亦莫不同也

詩抑之首章曰抑抑威儀惟德之隅二章曰敬慎威儀維民之則五章曰敬爾威儀無不柔嘉八章曰淑慎爾止不愆于儀不僭不賊鮮不爲則九章曰溫溫恭人維德之基

臣按此衛武公自警之詩也熟味其辭武公作聖之功於是焉在其可忽哉

衛侯在楚北宮文子（衛大夫）見令尹圍（楚公子）之威儀言於衛侯曰令尹其將不免詩云敬慎威儀維民之則令尹無威

儀民無則焉民所不則以在民上不可以終公曰善哉何謂威儀對曰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儀君有君之威儀其臣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有其國家令聞長世臣有臣之威儀其下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守其官職保族宜家順是以下皆如是是以上下能相固也衛詩曰威儀棣棣（富而閑習貌）言君臣上下父子兄弟內外大小皆有威儀也周詩曰朋友攸攝攝以威儀言朋友之道必相教訓以威儀也故君子在位可畏施舍可愛進退可度周旋可則容止可觀作事可法德行可象聲氣可樂動作有文言語有章以臨其下謂之有威儀也

臣按自古論威儀未有若北宮文子之備者威非徒事嚴猛而已正衣冠尊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是之謂威儀非徒事容飾而已動容周旋莫不中禮是之謂儀然君有君之威儀臣有臣之威儀梁襄王君也望之而不似君非君之威儀也令尹圍臣也見之而似君非臣之威儀也當是時令尹圍專楚國之政有篡奪之心故形諸威儀而文子知其不終也未幾以篡得國果不能終當春秋之世聖學之傳未泯名卿大夫率以威儀觀人晉侯受玉惰內史過決其不敬無以長世而晉侯果失國成子受脤（祭肉）於社不敬劉康公以爲惰棄其命

而成子果卒于行蓋威儀者德之表也故君子見其容止而知其福禍也自在位有威以下凡十言所謂動容周旋中禮者非盛德積于中安能有此

劉康公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

玉藻足容重（舉欲遲）手容恭（高且正）目容端（不睇視）口容止（不妄動）聲容靜（不噦咳）頭容直（不傾顧）氣容肅（似不息）立容德（似有所得八者皆敬之目也）

漢成帝卽位丞相匡衡上書曰聖主之自謂動容周旋奉天承親臨朝享臣物有節文以章人倫蓋欽翼祗栗事天

之容也。溫恭敬遜承親之禮也。正躬嚴恪臨衆之儀也。嘉惠和說饗下之顏也。舉錯動作物遵其儀。故形爲仁義動爲法則。諸侯正月朝覲天子。天子惟道德昭。明穆穆天子之容也以示之。又觀以禮樂饗醴酒歸。故萬國莫不獲賜祉福蒙化而成俗。今正月初幸路寢臨朝賀置酒以饗萬方。傳曰君子謹始。願陛下留意動靜之節。使羣下得望盛德休光以立基楨。天下幸甚。上敬納其言。

臣按匡衡以此告成帝。帝亦臨朝淵默尊嚴若神。史氏稱其有穆穆天子之容。然湛于酒色不知主敬以立其本。則所謂威儀者亦徒矯飾於外而已。非所謂動容周旋中禮。盛德之至也。

大學衍義輯要卷六

宋西山眞德秀原本　桂林陳宏謀輯

齊家之要　重妃匹

謹選立之道

詩關雎。三百篇之首。后妃之德也。

匡衡曰。妃匹之際。生民之始。萬福之原。婚姻之禮正。然後品物遂而天命全。孔子論詩以關雎爲始。言太上者民之父母。后夫人之行不侔乎天地。則無以奉神靈之統而理萬物之宜。故詩曰。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言能致其貞淑不貳其操。情欲之感無介於容儀。宴私之意不形於動靜。夫然後可以配至尊而爲宗廟主。此綱紀之首。王教之端也。自上世以來。三代興廢。未必不由此者也。

大明之二章曰。摯仲氏任摯國名仲中女任姓自彼殷商來嫁于周

曰嬪于京。任由摯國而來配王季乃生文王乃及王季。維德之行。太任有身。孕也生此文王。四章曰。天監在下。有命既集。文王初載。天作之合。在洽之陽。在渭之涘。莘國所在太姒莘女也五章曰。大邦有子。俔天之妹。譬也文定厥祥。禮也親迎于渭。造舟爲梁。不顯其光。六章曰。有命自天。命此文王。太姒由莘國而來配文王生武王于周于京。纘女維莘。長子維行。有文王以典周室有莘女以繼太任篤生武王。保佑命爾。燮伐大商。和也順也厚周家而生武王順天命而伐商天實佑之非人能爲也

漢顯宗明德馬皇后。伏波將軍援之女。年十三。入太子宮。顯宗卽位。以爲貴人。前后賈氏亦以選入。生肅宗。后盡心撫育。勞瘁過於所生。母子慈愛。始終無纖芥之間。后常以

皇嗣未廣薦達左右若恐不及立爲皇后愈自謙肅能誦易好讀春秋楚辭尤善周官董仲舒書常衣大練裙不加緣帝幸苑囿離宮后輒以風邪霧露爲戒時楚獄連年不斷坐繫者衆后乘間言及惻然帝感悟夜起彷徨爲思所納卒多降宥肅宗即位尊曰皇太后自撰顯宗起居注削去兄防（防嘗侍顯宗疾）參醫藥事帝曰黃門舅旦夕供養且一年既無褒異又不錄勤勞無乃過乎太后曰吾不欲後世聞先帝數親後宮之家故不著也建初中欲封爵諸舅太后不聽明年夏大旱言事者以爲不封外戚之故太后詔曰凡言事者皆欲媚朕以要福耳昔王氏五侯同日俱封其時

黃霧四塞不聞澍雨之應又田蚡竇嬰（二人皆武帝時外戚）寵貴橫恣傾覆之禍爲世所傳故先帝防愼舅氏不令在樞機之位諸子之封裁令半楚淮陽諸國常謂我子不當與先帝子等今有司奈何欲以馬氏比陰氏乎吾爲天下母而身服大練食不求甘左右但著布帛無香薰之飾者欲身率下也以爲外親見之當傷心自敕但笑言太后素好儉前過濯龍門上見外家問起居者車如流水馬如游龍倉頭衣綠褠領袖正白顧視御者不及遠矣故不加譴怒但絕歲用而已冀以默愧其心而猶懈怠無憂國忘家之慮知臣莫若君況親屬乎吾豈可上負先帝之旨下虧先人之

德重襲西京敗亡之禍哉固不許帝復重請太后報曰吾反覆思之思令兩善豈徒欲獲謙讓之名而使帝受不外施之嫌哉昔竇太后（武帝母也）欲封王皇后（武帝后）之兄丞相條侯（周亞夫也）言受高祖約無軍功非劉氏不侯今馬氏無功于國豈得與陰郭中興之后等耶（陰郭二氏皆光武后）常觀富貴之家祿位重疊猶再實之木其根必傷吾計之孰矣勿有疑也初太夫人葬起墳微高太后以爲言兄廖等即時減削其外親有謙素義行者輒假借溫言賞位如有纖介則先見嚴恪之色然後加譴其美車服不軌法度者便絕屬籍遣歸田里於是內外從化被服如一諸家惶恐倍於永平（顯宗）

時乃置織室蠶於濯龍（宮名）中數往觀視以爲娛樂常與帝旦夕言道政事及教授諸小王論語經書述敘平生雍和終日

臣按明德馬氏之賢於人者有五肅宗非其所生而盡心撫育忘己私也憂皇嗣未廣而薦達左右如恐弗及不妬忌也帝每出遊幸輒以風邪霧露爲戒楚獄之冤乘間開陳以致感悟多所原宥能輔佐也躬衣大練崇節儉也裁抑馬氏封爵不私外家也有此五者故爲兩都賢后之最推本言之又以知問學喜讀書之故

唐太宗文德長孫后性約素喜觀書雖容櫛不少廢帝與

言天下事辭曰牝鷄司晨家之窮也帝固要之訖不對兄無忌於帝本布衣交以佐命爲元功出入卧內帝將引以輔政后不可曰妾託體紫宮尊貴已極不願私親更據權于朝漢之官上官氏霍可以爲戒太子承乾乳媪請增東宮什器后曰太子患無德與名器何請爲后疾亟太子欲請大赦汎度道人祓塞災會后曰死生有命非人力所支若修福可延吾不爲惡使爲善無效我尚何求且赦令國大事佛老異方教耳皆上所不爲豈宜以吾亂天下法時房元齡小譴就第后曰元齡陛下布衣舊非大故不可棄妾家以恩澤進無德而祿易以取禍無爲樞柄以外戚奉朝

請足矣妾生無益於時死不可以厚葬又請帝納忠容諫勿受讒省遊畋作役死無恨后嘗采古婦人事著女則十篇又論漢之馬后不能檢抑外家使與政事乃戒其車馬之侈此謂開本源恤末事常誡守者吾以自檢勿令至尊見及崩帝以示近臣曰后此書可用垂後我豈不通天命而割情乎顧內失吾良佐哀不可已耳

初長樂公主將出降上以皇后所生特愛之勅有司資送倍於永嘉公主高祖女也魏徵諫曰昔漢明帝欲封皇子曰我子豈得與先帝子比皆令半楚淮陽今資送公主倍於長主得無異明帝之意乎上然其言入告皇后后曰妾亟聞陛下稱重魏徵不知其故今觀其引禮義以抑人主之情乃知眞社稷之臣也妾與陛下結髮爲夫婦曲承恩禮每言必先候顏色不敢輕犯威嚴況以人臣之疎遠乃抗言如是陛下不可不從也因請遣中使齎錢絹以賜徵且曰聞公正直乃今見之故以相賞公且常秉此心勿轉移也上嘗罷朝怒曰會須殺此田舍翁后問爲誰上曰魏徵每庭辱我后朝服立于庭上問其故后曰妾聞主明臣直今魏徵直由陛下之明故也妾敢不賀上乃悅以上皆德選者

漢武帝衛后字子夫生微也爲平陽主謳者平陽公主武帝之姊也帝過平陽主起更衣子夫侍尚衣得幸主因送入宮後有

身尊寵召兄衛長君弟青侍中元朔元年生男據遂立爲皇后後色衰遭巫蠱事自殺

成帝趙后本長安宮人壯屬陽阿主家學歌舞號曰飛燕帝過陽河主作樂見飛燕悅之召入宮大幸有女弟復召入俱爲倢伃貴傾後宮上封倢伃父爲成陽侯諫大夫劉輔諫以爲武王周公承順天地以饗魚烏之瑞然猶君臣祗懼動色相戒況於季世不蒙繼嗣之福屢受威怒之異雖夙夜自責改過易行畏天命念祖業妙選有德之世考卜窈窕之女以承宗廟順神祇心塞天下望子孫之祥猶恐晚暮今乃觸情縱欲傾於卑賤之女欲以母天下不畏

于天不愧于人惑莫大焉里語曰腐木不可以為柱卑人不可以為主書奏縛輔繫掖庭秘獄立倢伃為皇后寵少衰而弟昭儀絶幸後以殘滅繼嗣危宗廟廢為庶人自殺

臣按二后一以謳者進一以歌者進始進不正其能終乎古今以色選者非一姑錄二事為方來之鑑他不悉紀云又按漢之選后色進之外有以親進者孝惠張后宣平侯敖女敖尚帝姊魯元公主呂太后欲為重親以公主女配帝為后欲使生子萬方終無子遂使陽為有身取後宮美人子名之殺其母立為太子後呂氏滅后廢處北宮武帝陳后長公主嫖女初武帝為太子長主有力取長主女為妃及帝即位擅寵驕貴十餘年無子後以媚道覺廢處長門宮成帝許后平恩侯嘉女元帝悼傷母恭哀后居位日淺而遭霍氏之辜故選嘉女以配太子帝即位立為后嘗寵於上後宮希得進見久之寵益衰後以媚道祝詛（詛音）廢處昭臺宮三后憑舊姻以進本欲隆戚里之恩而驕恣怙寵祇速禍敗由其以親而不以德故也後漢則桓帝梁后亦然梁氏自順烈后（順帝后）至此凡二后矣后順烈女弟也時太后秉政梁冀顓朝后獨得寵幸藉姊兄勢恣極奢靡及太后崩恩愛稍衰后既無子潛懷怨忌每宮人孕育鮮得全者冀誅

追廢為貴人及晉之楊氏兩為帝后其禍尤烈見後外屬事中親進之外又有以妃嬪進者文帝元年有司請立皇后薄太后曰諸侯皆同姓立太子母為皇后即竇氏也竇生景帝古者天子諸侯皆娶大國其國以娣姪從正妃死次妃攝行內事而無有嗣升后夫人之位者故齊桓公葵邱之盟毋以妾為妻魯公子荆之母嬖哀公將以為夫人使宗人釁夏獻其禮對曰無之公怒曰女為司宗立夫人國之大禮也何故無之對曰周公及武王娶於薛孝惠娶於商（商宋）自桓以下娶於齊此禮也則有若以妾為夫人則固無其禮也春秋之世犯葵邱之盟者多矣獨宗人釁夏能守其禮自漢文以後人主惟意所向不復議矣若魏文帝將立郭貴嬪為后而中郎棧潛爭之唐明皇將立武惠妃為后而御史潘好禮爭之千百年之間能守此禮者又獨二臣為然餘則惟主意所欲且習以為常無復議之者嗚呼禮之失久矣誠欲重帝王之匹正風化之本其可苟乎

賴規警之益

周宣姜后賢而有德事非禮不言行非禮不動宣王嘗早臥晏起后夫人不出於房姜后既出乃脫簪珥待罪於永巷使其傅母通言於王曰妾不才妾之淫心見矣至使君

王失禮而晏朝，以見君王之樂色而忘德也。夫苟樂色必好奢，好奢必窮樂，窮樂者亂之所興也。原亂之興，從婢子起，敢請罪。唯君王命。王曰：寡人不德，實自過，過從寡人起，非夫人罪也。遂復姜后而勤於政事，早朝晏退，繼文武之迹，興周室之業，卒成中興之名，爲周世宗。

臣按：古者后夫人入御於君，雞初鳴，大師奏雞鳴於陛下，夫人鳴佩玉於房中，告去也。應門擊柝，告辟闢同也。宣王當興衰撥亂之際，早卧晏起，姜后所以規之，曰是勤於政事，周以復興，內助之益，胡可少哉。

詩齊雞鳴，思賢妃也。哀公荒淫怠慢，故陳賢妃貞女夙夜

警戒相成之道焉。

楚樊姬者，莊王之夫人。莊王初即位，好狩獵畢弋，樊姬諫不止，乃不食禽獸之肉。三年而王改。

漢成帝遊於後庭，嘗欲與班婕妤同輦載。婕妤辭曰：觀古圖畫，賢聖之君皆有名臣在側，三代末主乃有女嬖。今欲同輦，得無近似之乎？上善其言而止。太后聞之，喜曰：古有樊姬，今有班婕妤。

太宗賢妃徐惠，貞觀末，數調兵討定四夷，稍稍治宮室，百姓勞怨。惠上疏極諫，且言東戍遼海，西討昆邱，士馬罷耗，漕饟漂沒，捐有盡之農，趍無窮之欲，圖未獲之衆，喪已成之軍。故地廣者非常安之術，人勞者爲易亂之符。又言：有道之君以逸逸人，無道之君以樂樂身。又言：伎巧爲喪國斧斤，珠玉爲蕩心酖毒，侈麗纖美不可以不遏。志驕於業泰，體逸於時安。其剴切精詣，大略如此。帝善其言，優賜之。

明嫡媵之辨

春秋傳：辛伯周大夫諫周公黑肩名曰：並后妾如后，匹嫡庶如嫡，兩政臣擅命，耦國都如國，亂之本也。

詩綠衣，衛莊姜傷己也。妾上僭，夫人失位而作是詩。

漢文帝所幸愼夫人，在禁中常與皇后同席坐。及幸上林，布席，袁盎引卻愼夫人。夫人怒，上亦怒。盎因前說曰：臣聞

尊卑有序，則上下和。今已立后，夫人乃妾也，妾主豈可同坐？且陛下獨不見人彘戚姬事乎？上說，語夫人，賜盎金。

懲廢奪之失

詩白華，周人刺幽后也。幽王取申姜姓之國女以爲后，又得褒姒，褒人所入之女，姒其字也。故下國化之，以妾爲妻，以孽代宗，孽支庶也，宗嫡子也。而王不能治，周人爲之作是詩也。

瞻卬，凡伯刺幽王大壞也。

正月之章曰：燎之方揚，寧或滅之，赫赫宗周，褒姒滅之。歐陽修曰：幽王亡，太子宜臼立，是爲平王，而詩乃言滅之者，以文武之業於是蕩盡，東周雖在，不能復興矣。

臣按：國語方褒姒之有寵於王也，太史伯曰：彘石父

讒諂巧從之人也而立以爲卿士與剸同也棄聘后而
立內妾好窮固也侏儒戚施實御在側近頑童也周法
不昭而婦言是行用讒慝也是物也不可以久且宣王
之時有童謠曰檿弧箕服實亡周國宣王聞之有夫婦
鬻是器者王使執而戮之府之小妾生女而非王子也謂無夫自孕
懼而棄之此人也收以奔褒褒人有獄而以爲
入王嬖之使至於爲后天之生此久矣其爲毒也大矣
將俟淫德而加之焉毒之酋利也腊疾也其殺也滋速申繒
西戎方彊王室方騷將以縱欲不亦難乎王欲殺太子
以成伯服必求之申申人弗畀必伐之若伐申而繒與
西戎會以伐周周不守矣考之史記其後果如史伯言
王被殺而褒姒虜周東遷于洛不復振

漢宣帝養掖庭號曾孫與許廣漢同寺居廣漢以女與曾
孫生元帝曾孫立爲帝時霍將軍光有小女與皇太后有
親公卿議立后皆心儀霍將軍女上乃詔求微時故劍大
臣知指白立許婕妤爲皇后霍光夫人顯欲貴其小女成
君值許皇后當娠病顯屬女醫淳于衍酖之皇后既免身
衍取附子并合大丸以飲后后崩顯恐事急卽語光曰既
失計爲之無令吏急衍光驚愕奏上署衍勿論顯遂勸光
納成君果立爲皇后上亦寵之顓房立三歲光薨後一歲

立許后男爲太子顯怒恚不食曰此乃民間時子安得立
卽后有子反爲王邪復教皇后令毒太子皇后召太子食
保阿輒先嘗后挾毒不得行後殺許后事泄顯遂與諸婿
謀反覺后廢處昭臺宮後徙雲林館乃自殺
臣按顯之敢爲此者知光之可恃也光不學無術徒以
重厚受知武帝其始猶有敬忌之心及孝宣既立功益
盛權益尊志操蠱變妻行逆謀知而不問隱侍醫之罪
聽納女之謀漢有良史宜書曰霍光弒皇后許氏立女
爲皇后則當其罪矣然光之爲此本以昌熾其家而不
知赤族之禍乃自是始

唐高宗皇后武氏太宗時爲才人帝晏駕爲比丘尼高宗
爲太子時入侍悅之他日帝過佛廬才人見且涕帝感動
引納後宮才人有權數降體事后后喜數譽於帝進爲昭
儀寵幸既隆乃與后不協昭儀生女后就顧弄去昭儀潛
斃兒衾下伺帝至陽爲歡言發衾視兒死矣驚問左右皆
曰后適來昭儀卽悲泣帝不能察怒曰后殺吾女于是有
廢后意久之欲進號宸妃侍中韓瑗中書令來濟言不可
昭儀乃誣后與母厭勝帝挾前憾實其言遂廢之進昭儀
爲皇后王后并蕭良娣廢囚宮中帝間行至囚所見門禁
錮嚴進飲食竇中惻然傷之二人曰陛下幸念疇昔使妾

死更生復見日月乞署此爲回心院帝曰朕有處置武后知之詔杖二人百剔其手足投釀甕中曰令二人骨醉數日死殊其尸武后頻見二人被髮瀝血爲厲以巫祝解謝飾徙蓬萊宮萬復見故多駐東都云

臣按武氏之傾王后可謂極天下之險毒自有載籍未之聞也始太宗命無忌遂良受顧命曰朕佳兒佳婦悉以付卿高宗懦庸惟色是殉方其見才人於太宗之側已有慾心此念一萌天地鬼神其知之矣至是縱賊殯害嫡后政移房闥鼎祚以移禍淫之監豈不昭灼哉

齊家之要　嚴內治

宮闈內外之分

禮記古者天子后立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以聽天下之內治以明章婦順故內和而家理天子立六官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以聽天下之外治以明章天下之男教故外和而國治故曰天子聽男教后聽女順此之謂盛德是故男教不修陽事不得適（同謫）見於天日爲之食婦順不修陰事不得適見於天月爲之食是故日食則天子素服而修六官之職月食則后素服而修六宮之職故天子之與后猶日之與月陰之與陽相須而后成者也天子修男教父道也后修女順母道也故曰天子之與后猶父之與母也

臣按家人之卦曰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易言其理而禮述其法蓋相表裏云

曲禮曰外言不入於梱內言不出於梱

臣按此嚴中外杜請謁也士大夫家猶然況帝室乎

宮闈預政之戒

春秋傳齊桓公葵邱之盟曰毋使婦人預國事

漢高祖呂皇后爲人剛毅佐高帝定天下惠帝立爲皇太后惠帝崩立孝惠後宮子爲帝太后臨朝稱制欲立諸呂爲王右丞相陵曰高帝刑白馬盟曰非劉氏而王天下共

擊之今王呂氏非約也太后不悅問左丞相平太尉勃對曰高帝定天下王子弟今太后稱制王諸呂無所不可太后喜罷朝王陵讓陳平絳侯曰始與高帝啑血盟諸君不在邪今太后女主欲王呂氏諸君阿意背約何面目見高帝地下乎陳平絳侯曰於今面折廷爭臣不如君全社稷定劉氏之後君亦不如臣太后以王陵爲帝太傅實奪之相權陵遂病免歸乃以陳平爲右丞相封諸呂爲王

少帝寖長自知非皇后子出言曰后安能殺吾母而名我我壯即爲變太后聞之幽永巷中廢殺之立恆山王爲帝更名宏不稱元年以太后制天下事故也

是時諸呂擅權用事朱虛侯章年二十有氣力忿劉氏不得職常入侍太后燕飲太后令章爲酒吏章自請曰臣將種也請得以軍法行酒太后曰可酒酣章爲耕田歌曰深耕穊種立苗欲疏非其種者鉏而去之太后默然頃之諸呂有一人醉亡酒章追拔劍斬之而還太后左右皆大驚業已許其軍法無以罪也因罷自是之後諸呂憚朱虛侯雖大臣皆依朱虛侯劉氏爲益彊陳平患諸呂陸賈說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將相和調則士豫附天下雖有變權不分陳平從其計交權太尉兩人深相結呂氏謀益衰

八年立呂肅王子東平侯通爲燕王太后病令趙王祿爲上將軍居北軍梁王產居南軍太后誡產祿曰呂氏之王大臣弗平我即崩帝年少大臣恐爲變必據兵衛宮愼毋送喪爲人所制太后崩遺詔大赦天下以梁王產爲相國以呂祿女爲帝后諸呂欲爲亂畏大臣絳灌等未敢發朱虛侯以呂祿女爲婦故知其謀乃陰令人告其兄齊王欲令發兵西朱虛侯東牟侯爲內應以誅諸呂立齊王爲帝相國呂產聞之遣灌嬰將兵擊齊嬰留屯滎陽使使諭齊王與連和共誅諸呂是時趙王祿梁王產各將兵居南北軍曲周侯酈商子寄素與祿善絳侯勃與丞相平謀劫酈商令其子寄紿呂祿勸歸將印就藩封呂祿信之遂解印屬典客而以兵授太尉太尉入北軍令曰爲呂氏右袒爲劉氏左袒軍中皆左袒太尉遂將北軍呂產不知欲入宮爲亂至殿門勃已令衛尉守之弗得入矣又令朱虛侯以千餘卒入宮衛帝遇產於宮門擊殺之分捕諸呂男女無長幼皆斬呂氏滅乃使告齊王罷兵

臣按呂后之初受遺也高帝謂曹參可代蕭相國陳平可助王陵安劉氏者必勃可令爲太尉后皆用之如高帝言是時未有邪心也一旦臨朝稱制軍國大權既從已出於是尊諸呂抑劉氏令祿產分據兵權陰圖神器

非內有平勃之忠外有齊楚之彊呂氏將不可制非祿產庸駑易紿肯去兩軍雖內外有人亦未易制然則漢祚之不亡者天也使后以安劉全呂爲心當惠帝之沒迎立代邸（文帝也）以嗣高帝之業付託得人坐享天下之養功在宗祏慶流外家雖百世可也釋此不爲而貪八年稱制之權豔三國分王之寵騎虎不下逆意已萌致宗族殲夷嬰孺莫保昔之自私者還以自禍豈不哀哉

孝元王皇后成帝立尊爲皇太后哀帝立尊爲太皇太后哀帝崩無子太皇太后以新都侯莽（太后之姪）爲大司馬與共徵中山王奉哀帝後是爲平帝帝年九歲被疾太后臨朝

委政於莽莽顓威福平帝崩無子莽徵宣帝元孫選取少者廣戚侯子嬰年二歲立爲孺子令莽踐祚居攝如周公故事太后不以爲可力不能禁於是莽遂爲攝皇帝改元稱制焉

（班彪曰三代以來春秋所記王公國君與其失世稀不以女寵漢興后妃之家呂霍上官幾危國者數矣及王莽之興由孝元后歷漢四世爲天下母享國六十餘載羣弟世權更持國柄五將十侯卒成新都位號已移於天下而元后卷卷猶握一璽不欲以授莽婦人之仁悲夫）

後漢皇后紀曰自古雖主幼時艱必委成冢宰簡求忠賢未有專任婦人斷割重器唯秦芊太后始攝政事故穰侯（太后帝魏冉也）權重於昭王家富於秦國漢仍其謬知患莫改權

歸女主外立者四帝（安質桓靈）臨朝者六后（竇鄧閻梁竇何是也）莫不定策帷帟委事父兄貪孩童以久其政抑明賢以專其威

魏文帝詔曰婦人與政亂之本也自今以來羣臣無得奏事太后后族之家不得輔政

臣按曹魏行事鮮可法者獨此詔足以矯漢世之失

唐武后盜威福施施無忌憚羣臣朝四方奏章皆曰二聖每視朝殿中垂簾偶坐生殺賞罰惟所命當其忍斷雖甚愛不少隱也帝晚益病風不支天下事一付后帝將下詔遜位于后宰相郝處俊固諫乃止帝崩中宗即位尊爲皇太后稱遺詔軍國大務聽參決未幾廢帝爲廬陵王自臨朝立睿宗爲帝實囚之而諸武擅命武承嗣僞設洛水石號爲寶圖太后乃郊上帝謝況自號聖母神皇宗室韓王元嘉等謀舉兵迎還中宗不克元嘉等自殺餘悉坐誅諸王牽連死滅殆盡雖嬰褓亦投嶺南太后知威柄在己因大赦天下改國號周自號聖神皇帝以皇帝爲皇嗣立武氏七廟其後宰相張柬之等建策請中宗以兵入誅二張（易之昌宗后所寵也）請傳位中宗於是復即位徙太后上陽宮

臣按昔之論武氏者多矣以臣觀之后之爲人絕類王莽莽初飾僞以釣名后亦飾詐以徼寵既得志而後威虐行焉莽之篡也造符命收人情始而攝次而假久之

遂爲眞矣后做而依之無一不然至其才術權數則十倍於莽故雖以無道行之而材能爲之用怨叛不敢發此又莽所不及也吁天生尤物以斲喪有唐之家國會高宗懦庸牝晨之鳴得以潛移神器化唐爲周然考其僭位財二十年而宗族屠翦殆無噍類又曷若爲任爲姒不失聖后之名而本支百世永享無疆之福哉

內臣忠謹之福

漢元帝時史游爲黃門令勤心納忠有所補益

臣按漢藝文志游有所著急就篇行於世方是時石顯以中人筦執樞機肆爲姦慝而游納忠裨益可謂賢矣

顯雖叨權竊寵卒不免竄流以死千載之下讀其傳者猶唾詈之而游於侍從之暇優游翰墨著爲小學之書有補世用身保寵祿名垂方來豈不美哉

順帝時中常侍良賀清儉退厚位至大長秋陽嘉中詔九卿舉武猛賀獨無所薦帝問其故對曰臣生自草茅長於宮掖旣無知人之明又未嘗交接士類昔衞鞅因景監以見有識知其不終今得臣舉者匪榮伊辱固辭之

臣按中臣之職承侍左右從容納忠可也薦引人才則非其職矣良賀之對賢矣哉

呂強少以宦官爲小黃門再遷中常侍爲人清忠奉公靈

帝時例封宦者以強爲都鄉侯強辭讓懇惻固不敢當帝乃聽之因上疏陳事帝知其忠而不能用中常侍趙忠等遂共搆強云與黨人共議朝廷數讀霍光傳帝不悅使中黃門持兵召強強怒曰吾死亂起矣丈夫欲盡忠國家豈能對獄吏遂自殺

臣按呂強雖內侍之官而有直臣之節使處以大長秋之任必能振起綱維肅清宮省而所事之主實皆昏庸凡所開陳一不之用乃以讒誣交締陷之刑網觀其慷慨就死畧無惴懼可謂烈丈夫矣

唐劉貞亮性忠強識義理順宗立淹痼弗能朝王叔文等朋黨熾結貞亮與中人劉琦薛文珍等同勸帝立廣陵王（即憲宗）爲太子監國帝納其奏貞亮召學士衞次公鄭絪等至金鑾殿草定制詔太子已立盡逐王叔文黨委政大臣議者美其忠憲宗之立貞亮爲有功然終身無所寵假

臣按貞亮之忠不減呂強至其排姦邪之黨立英明之嗣有功社稷又非強所及矣自昔人臣凡與援立者莫不以定策元勳怙權徼寵雖霍光之賢有不免焉貞亮職居近密又著勳勞乃退然自處委政廟堂豈不賢哉憲宗亦非少恩也霍氏之誅正由寵過而驕之憲宗於貞亮無所假者乃所以全之君臣之道兩得之矣

馬存亮元和時知內侍省事進左神策中尉軍所籍凡十餘萬存亮料柬尤精伍無罷（疲同）士都無冗員敬宗初染署工張韶與卜者蘇元明入宮昏夜爲變時帝擊毬清思殿驚幸左軍存亮出迎捧帝足泣負而入以五百騎往迎二太后比至而賊已斬關入清思殿伏士拒之不勝存亮遣將率騎兵討賊射韶及元明皆死存亮於一時功最高乃推委權勢求淮南監軍

中尉王守澄誣宰相宋申錫謀立漳王湊上甚怒守澄欲遣二百騎屠申錫家存亮固爭曰如此則京城自亂矣宜召他相議其事存亮更事六朝資端畏善訓士唐世中人

以忠謹稱者唯存亮西門季元嚴遵美三人而已。

嚴遵美歷左軍容使嘗歎曰北司供奉官以胯衫給事今執笏過矣樞密使無聽事唯三楹舍藏書而已今堂狀帖黃決事此楊復恭奪宰相權之過也蓋疾時中官肆橫云後從昭帝遷鳳翔求致仕後徵爲兩軍中尉遵美曰一軍尚不可爲況兩軍乎固辭不起隱青城山年八十餘卒

臣按凡爲樞密使爲中尉者鮮不以枯權寵致覆敗獨遵美抗冥鴻之志投簪紱隱山林以壽考終非賢而能之乎臣是以表而出之

內臣預政之禍

左傳僖二年齊寺人貂始漏師于多魚（地名○貂漏泄軍事爲齊亂張本）

臣按內臣預軍政自此始其時管仲相桓公霸諸侯功烈赫然而禍亂已伏故聖人作易以勿用取女爲戒

秦趙高者生而隱宮始皇聞其強力通於獄法拜中車府令使教胡亥決獄胡亥幸之高有罪始皇使蒙毅治之毅論高法當死始皇以高敏於事赦之復其官二世即位趙高說以嚴法刻刑令有罪者相坐誅滅大臣及宗室更爲法律務益刻深

漢宦官傳序（范曄撰）曰易曰天垂象聖人則之宦者四星在皇位之側故周禮置官亦備其數閽者守中門之禁寺人掌王宮之戒其來尚矣漢襲秦制置中常侍官然亦用士人以參其選皆銀璫左貂給事殿省及高后稱制乃以張卿爲大謁者出入臥內受宣詔命文帝時有趙談北宮伯子頗見親倖至武帝數宴後庭或潛遊離館故請奏機事多以宦人主之中興之初宦官悉用閹人不復雜調他士永平中始置員中常侍四人小黃門十人和帝即阼幼弱而竇憲兄弟專總權威內外臣僚莫由親接所與居者惟閹宦而已故鄭衆得專謀禁中終除大憝遂亨分土之封超登宮卿之位於是中官始盛焉委用漸大而其員稍增中常侍至有十人小黃門二十人改以金璫右貂兼領卿

署之職不得不委用刑人寄之國命手握王爵口含天憲非復掖庭永巷之職閨牖房闥之任也其後孫程定立順之功曹騰參建桓之策續以五侯合謀梁冀受鉞迹其公正恩固主心故中外服從上下屏氣舉動回山海呼吸變霜露阿旨曲求則光寵三族直情忤旨則參夷五宗漢之綱紀大亂矣若夫高冠長劍紆朱懷金者布滿宮闈苴茅分虎南面臣人者蓋以十數皆剝割萌黎競恣奢欲同敝相濟故其徒有繁敗國蠹政不可殫書所以海內嗟毒志士窮棲寇劇緣間搖亂區夏因復大考鈎黨轉相誣染凡稱善士莫不離披災毒竇武何進位崇戚近乘九服之囂

怨協羣英之勢力，而以猶豫不斷，至於殄敗，斯亦運之極乎。雖袁紹龔行芟夷無餘，然以暴易亂，亦何云及？自曹騰說梁冀，竟立昏弱。魏武因之，遂遷龜鼎。魏武曹操，曹嵩之養子。嵩又騰之養子也。所謂君以此始，必以此終，信乎其然矣。

和帝永元中，竇憲兄弟專權，帝以中常侍鄭衆不事豪黨，遂與定議誅憲。鄭衆遷大長秋，帝策勳班賞，每辭多受少。帝由是賢之，嘗與議論政事。宦官用權，自此始矣。

臣按此東漢內臣預政之始也。鄭衆爲人雖賢，於其徒然闢端作俑，終爲漢世大患，豈非孝和之罪哉。

安帝崩，閻太后久專朝政，迎北鄉侯懿爲嗣。濟陰王安帝子。已立爲嗣，後爲閻顯等譖廢。以廢黜悲號。未幾北鄉侯薨，中常侍孫程等聚謀迎濟陰王即位，收閻顯等誅之。封程等爲列侯，程食邑萬戶。是爲十九侯。濟陰王立，是爲順帝。

順帝時，宣德亭地折八十五丈，帝引所舉樸敦之士使對策。李固對曰：中常侍聲勢振天下，子弟祿任，曾無限極。雖外託謙默，不干州郡，而諂偽之徒，望風進舉。宜罷退宦官，去其權重，則論事厭塞，升平可致。上以李固對第一，諸常侍謝罪，朝廷肅然。宦官疾之，作爲飛章，以陷其罪，事從中下。久乃得釋，出爲洛令。固棄官歸漢中。四年春，聽中官得以養子襲爵。初帝之復位，宦官之力也。由是有寵，參與政事。御史張綱上書曰：文明二帝，德化尤盛，中官常侍不過兩人，近倖賞賜，裁滿數金，惜費重民，故家給人足。頃者無功小人，皆有官爵，非愛民重器，承天順道者也。帝不省。

桓帝時，宦官定議誅梁冀事見外戚傳。詔賞誅冀之功，封單超、徐璜、具瑗、左悺、唐衡皆爲侯，謂之五侯，傾動內外。時災異數見，白馬令李雲露布上言，移副三府曰：梁冀持權專擅，虐流天下，今以罪行誅，猶召家臣搤殺之耳，而猥封謀臣萬戶以上，高祖聞之，得無見非？西北列將，得無解體？官位錯亂，小人諂進，財貨公行，政化日損。帝震怒，逮雲下獄。宏農五官掾杜衆傷雲以忠諫獲罪，上書願與雲同日死。帝愈怒，遂并下廷尉，皆死獄中。

有富賈張汎賂遺中官，得顯位，用勢恣橫。南陽太守成瑨收捕，遇赦殺之。小黃門趙津貪橫放恣，太原太守劉瓆亦于赦後殺之。中常侍侯覽譖于帝，下瑨瓆獄，論棄市。陳蕃疏曰：雖言赦後不當誅殺，原其誠心，在乎去惡。昔丞相申屠嘉召責鄧通，雒陽令董宣折辱公主，文帝從而請之，武帝加以重賞，未聞二臣有專命之誅。陛下宜割塞近習與政之源，引納尚書朝省之士，簡練清高，斥黜佞邪。帝不納。宦官由此疾蕃彌甚，瑨瓆竟死獄中。

河內張成善風角，推古當赦，教子殺人。司隸李膺收捕，既

而逢宥獲免膺愈懷忿疾竟案殺之成素以方伎交通宦官帝亦信其占宦官教成子弟牢修上書告膺等養太學遊士交結郡黨誹訕朝廷疑亂風俗帝怒下郡國逮捕黨人案經三府太尉陳蕃卻之曰今所案者皆海內人譽憂國忠公之臣此等猶將十世宥也豈有罪名不章而致收掠者乎不肯平署帝愈怒下膺等於黃門北寺獄辭連杜密陳寔范滂等竇武疏救霍諝亦爲表請帝意稍解使中常侍王甫就獄訊黨人范滂等皆三木囊頭暴於階下甫詰曰卿等更相拔舉迭爲脣齒其意如何滂曰仲尼之言見善如不及見惡如探湯滂欲使善善同其淸惡惡同其

汙謂王政之所願聞不悟更以爲黨古之修善自求多福今之修善身陷大戮身死之日願埋滂於首陽山側上不負皇天下不愧夷齊甫愍然爲之改容乃得並解桎梏李膺等又多引宦官子弟宦官懼請帝以天時宜赦天下改元黨人二百餘人皆歸田里書名三府禁錮終身

臣按桓帝以嬖近之譖暴興大獄舉天下善士一網而空之使非宦官自爲身謀力請宜赦則二百餘人者皆爲東市之鬼矣然則是非有黨人乃有宦官也然猶書名三府禁錮終身自古大無道之世所未有也

靈帝時以竇武爲大將軍陳蕃爲太傅與武及司徒胡廣參錄尚書事己亥解瀆亭侯宏至卽皇帝位初竇太后之立也陳蕃有力焉及臨朝政無大小皆委於蕃蕃與竇武同心戮力以獎王室徵天下名賢李膺杜密尹勳劉瑜等皆列于朝廷共參政事天下之士莫不延頸想望太平而帝乳母趙嬈及諸女尚書旦夕在太后側中常侍曹節王甫等共相朋結諂事太后太后信之蕃私謂武曰曹節王甫等自先帝時操弄國權濁亂海內今不誅之後必難圖武深然之引同志尚書令尹勳等共定計策會日食武白太后曰故事黃門常侍但當給事省內門戶近署財物耳今乃使與政事任重權子弟布列專爲貪暴天下匈匈正

以此故宜悉誅廢以淸朝廷太后曰漢元以來故事世有宦官但當誅其有罪者豈可盡廢時中常侍管霸頗有才略專制省內武先白收霸及中常侍蘇康等皆坐死武復白誅曹節等太后猶豫未忍宦官反誣蕃武奏白太后廢帝爲大逆乃夜召所親歃血共盟謀誅武等蕃武皆死遷太后於南宮

臣按宦官之惡至是極矣然蕃武欲盡戮之毋乃已甚太后以爲但當去其有罪者斯言是也使蕃等因管霸既死之餘亟如太后指擇其罪之尤者戮一二人其餘或逐之外服或許之自新重整權綱勿使預政則宮省

亦無事矣不此之爲而欲肆其屠翦使逆孺得反其鋒而用之豈天不祚漢乎何蕃武之賢而爲謀弗臧也

初李膺等雖廢錮天下士大夫皆高尚其道更相標榜爲之稱號以竇武陳蕃劉淑爲三君君者言一世所宗也李膺杜密等爲八俊俊者言人之英也又有八顧八及八廚之目及陳竇用事復舉拔膺等宦官疾惡之每下詔書輒申黨人之禁侯覽怨張儉尤甚覽鄉人朱並素佞爲儉所棄承覽意指上書告儉與同鄉二十四人共爲部黨圖危社稷而儉爲之魁詔刊章捕儉等大長秋曹節因此諷有司奏諸鉤黨者是時上年十四問節等曰何以爲鉤黨對

曰鉤黨者卽黨人也上曰黨人何以爲惡而欲誅之耶對曰欲爲不軌上曰不軌欲如何對曰圖危社稷上乃可其奏或謂李膺曰可去矣對曰事不辭難罪不逃刑臣之節也吾年已六十死生有命去將安之乃詣詔獄考死門生故吏並被禁錮范滂詣獄其母與之訣曰汝今得與李杜齊名死亦何恨滂跪受教再拜而辭顧其子曰吾欲使汝爲惡惡不可爲使汝爲善則我不爲惡行路聞之莫不流涕凡黨人死者百餘人妻子皆徙邊天下豪傑行義者悉指爲黨人轉相陷害其死徙廢禁者六七百人

鉅鹿張角反以中常侍封諝徐奉等爲內應皇甫嵩以爲宜解黨禁上問計於呂強對曰黨錮久積人情怨憤若不赦宥輕與張角合謀爲變滋大帝懼而從之遂赦天下黨人還諸徙者是時中常侍趙忠張讓等皆列侯貴寵帝言張常侍是我公趙常侍是我母由是宦官無所憚畏及封諝徐奉事發上詰責諸常侍曰汝曹常言黨人欲爲不軌皆令禁錮有伏誅者今黨人更爲國用汝曹反與張角通爲可斬未皆叩頭曰此王甫侯覽所爲也於是諸常侍人人求退各自徵還宗親子弟在州郡者趙忠夏惲等遂共譖呂強自殺郎中張鈞上書曰張角所以能興兵作亂萬民樂附之者其源皆由十常侍多放父兄子弟婚親賓客

典據州郡辜榷財利侵掠百姓百姓之冤無所告訴故聚爲盜賊宜斬十常侍懸頭南郊以謝百姓遣使者布告天下可不須師旅大寇自消帝以鈞章示諸常侍皆免冠徒跣頓首乞自致雒陽詔獄並出家財以助軍費有詔皆冠履視事如故帝怒鈞曰此眞狂子也十常侍中固當有一人善者不御史承旨遂誣奏鈞學黃巾道收掠死獄中

靈帝崩皇子協立何太后臨朝大將軍何進秉朝政袁紹勸進悉誅宦官太后未從進用紹計多召四方猛將及諸豪傑使並引兵向京城以脅太后時并州牧董卓亦在召中侍御史鄭泰諫曰董卓强忍志欲無厭若借之朝命授

以大事將恣凶欲必危朝廷進不從進謀績曰頗泄中官懼而思變張讓率其黨數十人持兵伏省戶下詐以太后詔召進入於是斬進紹引兵捕趙忠等斬之遂閉北宮門勒兵捕諸宦者無少長殺之凡二千餘人張讓等困迫將帝步出穀門夜至小平津從者唯尚書郎盧植河南中部掾閔貢夜至河上貢厲聲質責讓等且曰今不速死吾將殺汝因手劍斬數人讓等惶怖投河死

臣按東漢宦官之禍起於鄭衆等之有功有功則寵寵則驕驕則橫故安順桓靈之世寺人之寵日甚則爲害愈深被禍愈酷至於陳蕃竇武圖之不勝漢以益亂袁

紹圖之而勝漢遂以亡曹節王甫趙忠張讓之徒最其魁桀無一能全其首領者易若史游艮賀之徒優游終始無所疵吝之爲得耶

唐宦者傳序太宗詔內侍省不立三品官以內侍爲之長階第四不任以事惟門閤守禦廷內掃除稟食而已武后時稍增其人至中宗黃衣乃二千員七品以上員外置千員然衣朱紫者尚少元宗承平財用富足志大事奢不愛惜賞賜爵位開元天寶中宮嬪大率至四萬宦官黃衣以上三千員衣朱紫千餘人其稱旨者輒拜三品將軍列戟于門其在殿頭供奉委任華重持節傳命光焰殷殷動四方所至郡縣奔走獻遺至萬計監軍持權節度反出其下於是甲舍名園上腴之田爲中人所占者半京畿矣肅代庸弱倚爲扞衛故輔國以尚父顯元振以援立奮朝恩以軍容重然猶未得常主兵也德宗懲艾泚賊故以左右神策天威等軍委宦者主之置護軍中尉中護軍分提禁兵是以威柄下遷政在宦人舉手伸縮便有輕重至慓士奇材則養以爲子巨鎮彊藩則爭出我門小人之情猥險無顧藉又日夕侍天子狎則無威習則不疑故昏君蔽於所昵英主禍生所忽元宗以遷崩憲敬以弑殞文以憂憤至昭而天下亡矣禍始開元極於天祐凶愎參會黨類殲滅

王室從而潰喪譬猶灼火攻蠹蠹盡木焚詎不哀哉跡其殘氣不剛柔情易遷蔽則無上怖則生怨借之權則專爲禍則迫而近緩相攻急相一此小人常勢也

范祖禹曰中人之不可假以威權蓋近而易以爲姦也明皇不戒履霜之漸輕變大宗之制崇寵宦者增多其員自後侵干國政其源一啓末流不可復塞唐室之禍基於開元書曰監於先王成憲其永無愆可不念哉

高力士以誅蕭岑等功爲右監門衛將軍知內侍省事四方奏請皆先省後進小事即專決雖洗沐未嘗出眠息殿帷中徼倖者願一見如天人然帝曰力士當上我寢乃安當是時宇文融李林甫蓋嘉運韋堅楊愼矜王鉷楊國忠安祿山安思順高仙芝等雖以才寵進皆厚結力士故能

璡至將相初太子瑛廢武惠妃方嬖李林甫等皆屬壽王帝以肅宗長意未決居忽忽不樂帝曰爾我家老揣我何爲而然力士曰嗣君未定耶推長而立孰敢爭帝曰爾言是也儲位遂定天寶中邊將爭立功帝嘗曰朕春秋高朝廷細務付宰相蕃夷不龔付諸將寧不暇耶對曰臣間至閤門見奏事者言雲南數喪師又北兵悍且彊陛下何以制之臣恐禍成不可禁其指蓋謂祿山帝曰卿勿言朕將圖之會秋大雨帝顧左右無人即曰天方災卿宜言之力士曰自陛下以權假宰相法令不行陰陽失度天下事庸可復安臣之鉗口其時也帝不答明年祿山反力士善揣

時勢雖親昵至當覆敗不肯爲救故生平無顯顯大過

臣按唐世中人預國政自明皇任高力士始中人預軍政自明皇用楊思勖討安南蠻始遂爲後世無窮之患

李輔國以閹奴爲閑廐小兒肅宗爲太子得侍東宮陳元禮等誅楊國忠輔國豫謀又勸太子分中軍趨朔方收河隴兵圖興復太子至靈武愈親近勸遂即位係天下心擢家令判元帥府行軍司馬肅宗稍稍任以股肱事輔國能隨事齪齪謹密取人主親信而內深賊未敢肆不啖葷時爲浮屠詭行人以爲柔良不忌也常止銀臺門決事置察事聽兒數十人吏雖有秋毫過無不得得輒推訊州縣獄訟三司制劾有所捕逮流降皆私判臆處因稱制敕詔書下輔國署已乃施行出則介士三百人爲衛貴幸至不敢斥官呼五郎李揆當國以子姓事之號五父時太上皇居興慶宮妄言於帝因劫遷上皇於西內張皇后疾其顓權帝寢疾太子監國后召太子將誅輔國及程元振太子不從后更召越王係王圖之元振告輔國即伏兵捕二王因之弒后於他殿代宗立輔國以定策功愈跋扈至謂帝曰大家第坐宮中外事聽奴處決帝欲翦除而憚其握兵因尊爲尚父事無大小率關白羣臣出入皆先詣輔國又詔進封博陸郡王自輔國徙太上皇天下疾之帝在東宮積

不平既嗣位不欲顯戮遣使者夜刺殺之抵其首溷中殊右臂告泰陵然猶秘其事刻木代首以葬

臣按輔國有彌天之罪肅宗不能誅代宗誅之而不顯其僇亦不能無憾夫以一閹尹之流而寵之以宰相尊之以尚父不亦醜哉明皇壞太宗之法以重中人而已之幽鬱殂謝乃出中人之手爲明皇者可戒矣

程元振以宦人直內侍省與李輔國助討難立太子是爲代宗拜右監門衛將軍權震天下在輔國右凶決又過之廣德初吐蕃黨項內侵詔集天下兵無一士奔命者虜寇便橋帝倉皇出居陝京師陷翰林待詔柳伉疏曰犬戎以

數萬衆犯闕度隴歷秦渭掠邠涇不血刃而入京師謀臣不奮一言武士不力一戰提卒叫呼刼宮闈焚陵寢此將帥叛陛下也自朝義之滅陛下以爲智力所能故疏元功委近習日引月長以成大禍羣臣在廷無一犯顏回慮者此公卿叛陛下也陛下始出都百姓塡然奪府庫相殺戮此三輔叛陛下也自十月朔召諸道兵盡四十日無隻輪入關者此四方叛陛下也陛下視今日病何繇至此乎天下之心乃恨陛下遠賢良任宦竪離間將相而幾於亡必欲存宗廟社稷獨斬元振首馳告天下悉出內使隷諸州陛下持神策兵付大臣然後削尊號下詔引咎率德勵行

屏嬪妃任將相如此而兵不至人不感請赤臣族以謝帝乃下詔盡削元振官爵放歸田里帝還元振衣婦衣私入京師圖不軌御史劾按長流溱州行至江陵死

臣按代宗非英主也然能殺輔國以攄二帝之憤逐元振以紓四方與諸將之怨暱肅宗之姑息蓋少瘉焉

魚朝恩者給事黃門知內侍省事肅宗命郭子儀李光弼等九節度討安慶緒以朝恩爲觀軍容宣慰處置使觀軍容之名自此始明年九節度之師六十萬潰於相州

范祖禹曰鳳沙衛殿齊師殖綽郭最曰子殿齊師齊之辱也夫諸侯之師使閹人殿之猶以爲辱況天子之師而使宦者爲之主帥乎是辱天下之衆也且慶緒窮蹙郭李不世出之將使朝恩節制之猶不免於敗則閹人可知矣肅宗初復兩京舉六十萬之衆棄之其不亡亦幸哉

是時郭子儀有定天下功居人臣第一朝恩心媢之乘相州敗醜爲詆譖肅宗不納其語然猶罷子儀兵留京師代宗立與程元振一口加毀帝未及寤子儀憂甚俄而吐蕃陷京師卒用其力王室再安朝恩內慚乃勸帝徙洛陽欲遠戎狄爲近臣所折乃止神策都虞侯劉希暹魁健能騎射爲朝恩昵信諷朝恩置獄北軍陰縱惡少年橫捕富人付吏考訊因中以法錄貲産入之軍皆誣服冤死故市人號入地牢朝廷裁決朝恩或不預輒怒曰天下有不由我乎帝聞不喜養息令徽尚幼爲內給使服綠與同列爭

忿鬬白朝恩明日見帝曰臣之子位下願得金紫在班列上帝未答有司已奉紫服於前令徽稱謝帝笑曰小兒章服大稱滋不悅元載乃用散騎常侍崔昭判京兆以財結其黨皇甫溫周皓自是朝恩隱謀輿語悉爲帝知朝恩稍懼然見帝接遇未衰故自安而潛計不軌帝遂倚載決除之後因寒食宴禁中縊殺之還尸其家

臣按朝恩之跋扈亦代宗奬成之也既而圖之布置張設如待敵國僅能勝之此可以爲戒不可以爲法也

憲宗時吐突承璀爲神策左軍中尉王承宗反以承璀爲行營招討處置等使以討之翰林學士白居易上奏以爲

國家征伐當責成將帥近歲始以中使爲監軍自古及今未有徵天下之兵專令中使統領者也今神策軍旣不置行營節度使卽承璀乃制將也又充諸軍招討處置使卽承璀乃都統也臣恐四方聞之必輕朝廷四夷聞之必笑中國陛下忍令後代相傳云以中官爲制將都統自陛下始乎上不聽後果無功還給事中段平仲等乞斬之上罷承璀中尉降爲軍器使中外相賀

憲宗末年吐突承璀謀立澧王惲爲太子上不許及上寢疾承璀謀尚未息上服金丹多躁怒左右宦官往往獲罪有死者人人自危正月暴崩於中和殿時人皆言內常侍

陳宏志弒逆其黨類諱之不敢討賊但云藥發外人莫能明也中尉梁守謙與諸宦官共立太子是爲穆宗殺承璀

臣按唐世宦官弒君立君自此始憲宗英主也不知春秋書閽殺吳子餘祭之義而昵近刑人以殞其身其失一又不知顧命呂伋等逆子釗之事而使嗣子之立出宦者之手其失二以是觀之人主其可以不學哉

敬宗卽位遊戲無度喜擊毬性復褊急宦官小過動遭捶撻皆怨且懼夜獵還宮與宦官劉克明及擊毬軍將蘇佐明等飲酒上酒酣入室更衣殿上燭忽滅蘇佐明等弑上於室內劉克明矯稱上旨以絳王悟權勾當軍國事克明等欲易置內侍之執權者於是樞密使王守澄中尉魏從簡定議以衛兵迎江王涵入宮發左右神策飛龍兵追討賊黨盡斬之江王立是爲文宗

臣按唐世宦官弒君立君於是再見矣

自元和之末宦官益橫建置天子在其掌握威權出人主之右人莫敢言文宗太和中上親策制舉人賢良方正劉蕡對策極言其禍其畧曰陛下將杜篡弑之漸則居正位而近正人遠刀鋸之賤親骨鯁之直輔相得以專其任庶職得以守其官奈何以褻近五六人總天下大政禍稔蕭牆姦生帷幄臣恐曹節侯覽復生於今日又曰忠賢無腹

心之寄閽寺持廢立之權陷先君不得正其終致陛下不得正其始又曰陛下何不塞陰邪之路屏褻狎之臣制侵陵迫脅之心復門戶掃除之役戒其所宜戒憂其所宜憂旣不能治於前當治於後旣不能正其始當正其終又曰陛下誠能揭國權以歸相持兵柄以歸將則心無不達行無不孚矣又曰法宜畫一官宜正名今分外官中官之員立南司北司之局或犯禁於南則亡命於北或正刑於外則破律於中法出多門人無所措又曰今夏官不知兵籍止於奉朝請六軍不主兵事止於養勳階軍容合中官之政戎律附內臣之職首一戴武弁疾文吏如仇讐足一蹈

軍門。視農夫如草芥。張武夫之威。上以制君父。假天子之命。下以御英豪。有藏姦覬覦之心。無伏節死難之義。又曰。臣非不知言發而禍應。計行而身戮。蓋痛社稷之危。哀生人之困。豈忍姑息時忌。竊陛下一命之寵哉。裴休等二十二人中第。皆除官。考官左散騎常侍馮宿等。見蕡策皆歎服。而畏宦官不敢取。諫官御史欲論奏。執政抑之。

胡寅曰。蕡對策時。執政大臣裴度韋處厚也。二公累朝舊德。因蕡有言。置之高第。請開延英。召會公卿給舍諫官御史。并責常侍五六人。陳太宗故事。及近代之失。咨訪厥中。公議既合。此五六人者。必有自善之謀。締兵之請。因而處之以禮。則不出中興。大計定矣。乃避遠小嫌。失於事會。其所繫豈小哉。蕡所陳。但欲復之於門戶掃除。非有草薙禽獮之意。事必可行。惜乎裴韋諸公之不詳。思之不精也。

上患宦官彊盛。憲宗敬宗弒逆之黨猶在左右。嘗密與翰林學士宋申錫言之。申錫請漸除其偪。上以申錫沈厚忠謹。可以倚事。謀誅宦官。鄭注王守澄知之。陰為之備。上弟漳王湊賢有人望。注令神策都虞侯豆盧著誣告申錫謀立漳王。守澄奏之。上大怒。遣中使召宰相至延英。示以守澄所奏。相顧愕眙。上命守澄於禁中鞫之。京兆尹崔琯。大理卿王正雅。連上疏請出付外廷覈實。由是獄稍緩。上悉召師保以下。及臺省府寺大臣面詢之。左常侍崔元亮等。請對於延英。乞以獄事付外覆按。牛僧孺亦言申錫殆不至此。鄭注恐覆按詐覺。乃請貶宋申錫開州司馬。

上疾少間。坐思政殿。召當直學士周墀。問曰。朕可方前代何主。對曰。陛下堯舜之主也。上曰。朕豈敢比堯舜。所以問卿者。何如周赧漢獻耳。墀驚曰。彼亡國之主。豈可比聖德。上曰。赧獻受制於彊諸侯。今朕受制於家奴。以此言之。朕殆不如。因泣下。墀伏地流涕。自是不復視朝。

僖宗為晉王。小馬坊使田令孜有寵。及即位。擢為中尉。上時年十四。專事遊戲。政事一委令孜。呼為阿父。令孜頗讀書。多巧數。招權納賄。除官及賜緋紫。皆不白上。上與內園小兒狎昵。賞賜樂工伎兒。動以萬計。府藏空竭。令孜說上籍兩市商旅寶貨。悉輸內庫。有陳訴者。付京兆杖殺之。

中和中。車駕至成都。專與宦官同處議事。待外臣殊疏薄。左拾遺孟昭圖上疏曰。北司未必盡可信。南司未必盡無用。豈天子與宰相了無關涉。朝臣皆若路人。如此恐收復之期。尚勞宸慮。尸祿之士。得以宴安。令孜屏不奏。矯詔貶昭圖嘉州司戶。遣人沉於蟇頤津。聞者氣塞不敢言。

昭宗在藩邸。素疾宦官。及即位。楊復恭恃援立功。所為多不法。上意不平。政事多謀於宰相。孔緯等勸上舉大中故事。抑宦者權。復恭養子李順節既寵貴。與復恭爭權。盡以復恭陰事告上。或告復恭與假子守信謀反。上命李順節等將兵攻其第。不能克。復恭挈其族走興元。與楊守亮等

同華兵拒朝廷。後爲華州韓建兵所獲。獻闕下。斬於獨柳。李茂貞獻復恭遺守亮書云。吾於荊榛中立壽王。即昭宗也。纔得尊位。廢定策國老。有如此負心門生天子。

昭宗素疾宦官。宋道弼景務修專橫。日與同平章事崔允謀去宦官。平章事王摶曰。宦官之弊。未可猝除。願勿輕泄致速奸變。允譖摶爲道弼輩外應。上疑之。賜道弼務修死。允欲盡誅宦官。宦官懼。中尉劉季述王仲先等帥禁軍千人扶上與后同輦。適少陽院。鎖其門。鎔鐵錮之。穴墻以通飲食。季述矯詔令太子嗣位。允致書朱全忠。說神策指揮使孫德昭統兵誅季述等。迎上復位。允以宦官典兵。終爲

肘腋之患。必盡除之。韓全誨等大懼。乃與李繼誨等相結。勒兵劫上幸鳳翔。允泣訴於全忠。全忠舉兵至鳳翔擊之。李茂貞與全忠連和。迎駕還宮。收全誨等二十餘人斬之。鳳翔所誅宦官七十二人。全忠又密令收捕致仕者誅九十人。及還長安。全忠與允同對。允奏國初宦官不典兵預政。不翦其根。禍終不已。請悉罷內諸司使。歸省寺。上從之。全忠以兵驅宦官數百人於內侍省。盡殺之。止留黃衣幼弱者三十人。以備灑掃。自是宣傳詔命。皆令宮人出入。

司馬光曰。宦者用權。爲國家患。其來久矣。蓋以出入宮禁。人主自幼及長。與之親狎。非如三公六卿進見有時可嚴憚也。其間復有性識儇利。語言辯給。善伺候顏色。承迎志趣。受命則無違迕之患。使令則有稱愜之效。自非上智之主。燭知物情。慮患深遠。則近者日親。遠者日疎。甘言悲辭之請。有時而從。浸潤膚受之愬。有時而聽。於是黜陟刑賞。潛移於近習而不自知。如飲醇酒。嗜其味而忘其醉也。黜陟刑賞之柄移。而國家不危亂者。未之有也。東漢之衰。宦官最名驕橫。皆假人主之權。依憑城社。濁亂天下。未有能劫脅天子如制嬰兒。廢置在手。使天子畏之若乘虎狼而挾蛇虺。如唐世者也。所以然者。漢不握兵。唐握兵故也。夫寺人之官。自三王之世具於詩禮。所以謹閨闥之禁。通內外之言。安可無也。顧人主不當與之謀議政事。進退士大夫。使有威福足以動人耳。果或有罪。小則刑之。大則誅之。無所寬赦。雖使之尊權。孰敢哉。豈可不察臧否。不擇是非。欲草薙而禽獮之。能無亂乎。是以袁紹行之于前。而董卓弱漢。崔昌遐襲之於後。而朱氏篡唐。雖快一時之忿。而國隨以亡。是猶惡衣之垢而焚之。惡木之蠹而伐之。其害豈不益多哉。孔子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斯之謂矣。

歐陽修曰。自古宦者亂人之國。其源深於女禍。女色而已。宦者之害。非一端也。蓋其用事也近而習。其爲心也專以忍。能以小善中人之意。小信固人之心。使人主必信而親之。待其已信。然後懼以禍福而把持之。雖忠臣碩士列於朝廷。人主以爲去己疏遠。不若起居飲食前後左右之親爲可恃也。故前後左右日益親。則忠臣碩士日益疏。人主之勢日益孤。勢孤則懼禍之心日益切。而把持者日益牢。安危出其喜怒。禍患伏於帷闥。嚮之所謂可恃者。乃所以爲患也。患已深而覺之。欲與疏遠之臣圖左右之親近。緩之則養禍益深。急之則挾人主以爲質。雖有聖智。不能與謀。謀之而不可爲。爲之而不可成。至其甚則俱傷而兩敗。故其大者亡國。其次亡身。使姦豪得借以爲資而起。至抉其種類。盡殺以快天下之心而後已。此前史所載宦者之禍常如此者。夫爲人主者。非欲養禍於內而疏忠臣碩士於外。蓋其漸積勢使然也。夫女色之惑。不幸而不悟。則禍斯及矣。使其一悟。猝而去之可也。宦者之禍。雖欲悔悟。而勢有不得去也。唐昭宗之事是矣。故曰深於女禍者。此也。可不戒哉。

齊家之要　定國本

建立之計宜蚤

春秋莊六年九月丁卯。子同生。

胡安國曰。經書子同生。所以正國家之本。防後世配嫡奪正之事。垂訓之義大矣。此世子也。其不曰世子何也。天下無生而貴者。誓於天子。然後爲世子。臣按賈誼之書。有曰。誓明則民定而出於一道。故人爭爲宰相而不姦爲世子。非宰相尊而世子卑也。不可以智求。不可以力爭也。臣謂古者之生世子。則已表而揚之。使國人皆知之。所以繫衆之望也。是則國本之定。不在於建儲之日。而已定於始生之初。此春秋於子同之生。必謹而書之也。

僖十七年。齊侯之夫人三。王姬。徐嬴。蔡姬。皆無子。齊侯好內。多內寵。內嬖如夫人者六人。長衛姬生武孟。武孟公子無虧少衛姬生惠公。公子元鄭姬生孝公。公子昭葛嬴生昭公。公子潘密姬生懿公。公子商人宋華子生公子雍。華氏之女子姓公與管仲屬孝公於宋襄公以爲太子。雍巫有寵於衛共姬。因寺人貂以薦羞於公。雍巫雍人名巫即易牙。亦有寵。公許之立武孟。易牙既有寵於公爲長衛姬請立武孟。管仲卒。五公子皆求立。冬十月乙亥。齊桓公卒。易牙入。與寺人貂因內寵以殺羣吏。內寵內官之有權寵者。而立公子無虧。孝公奔宋。十八年春。宋襄公以諸侯伐齊。三月。齊人殺無虧。以說宋齊人將立孝公。不勝四公子之徒。遂與宋人戰。無虧已死故曰四公子。夏五月。宋敗齊師於甗。立孝公而還。

臣按管仲相桓公霸諸侯。正天下。而身歿未幾。五公子爭國。內大亂。垂二十年。殆不蚤定之故也。其所以不蚤定者。溺愛於少子故也。蓋桓公君臣。知以富國彊兵爲急。而不知修身齊家之本。故其禍卒兆於此。可不戒諸。

魏武侯卒。子罃與公中緩爭爲太子。韓懿侯與趙成侯幷兵以伐魏。乘其國之內爭而伐之戰於濁澤。魏氏大敗。趙謂韓曰。除

魏君。立公中緩。割地而退。我且利。韓曰。不可。殺魏君。人必曰暴。割地而退。人必曰貪。不如兩分之。魏分爲兩。不強於宋衛。則我終無魏之患矣。趙不聽。韓不悅。以其步卒夜去。惠王之所以身不死。國不分者。二家謀不和也。若從一家之謀。則魏必分矣。故曰。君終無適子。其國可破也。

臣按適嗣不蚤立。敵國之資也。故書之以爲戒云。

漢文帝時。有司請立太子。上曰。朕既不德。上帝神明未歆享。天下人民未有嗛音慊志。今縱不能博求天下賢聖有德之人而禪天下焉。而曰豫建太子。是重吾不德也。謂天下何。其安之。有司曰。豫建太子。所以重宗廟社稷。不忘天下也。上曰。楚王季父也。春秋高。閱天下之義理多矣。明於國家之大體。吳王於朕兄也。惠仁以好德。淮南王弟也。秉德以陪朕。豈爲不豫哉。諸侯王宗室昆弟。有功臣多賢及有德義者。若舉有德以陪朕之不能終。是社稷之靈。天下之福也。今不選舉焉。而曰必子。其以朕爲忘賢有德者而專於子。非所以憂天下也。朕甚不取。有司皆固請曰。古者殷周有國。治安皆千餘載。用此道也。立嗣必子。所從來遠矣。高帝親率士大夫。始平天下。建諸侯。爲帝者太祖。諸侯王及列侯始受國者。皆亦爲其國祖。子孫繼嗣。世世弗絕。天下之大義也。故高帝設之以撫海內。今釋宜建而更選於

諸侯及宗室非高帝之志也更議不宜子啟最長純厚慈仁請建以爲太子上乃許之（太子立是爲景帝）

臣按文帝以謙力辭有司以誼固請然後屈而從之君臣之間可謂兩得矣或曰國本之宜蚤建固也然在位久而繼嗣未生如之何曰本朝則有故事矣仁宗皇帝春秋四十有四聖嗣未立張述以太常博士請遴擇宗親才而賢者異其禮秩試以職務俾內外知聖心有所屬其后范鎮以諫官言之趙抃以御史言之司馬光以并州通判亦言之自是文彥博歐陽修王堯臣吳奎諸臣莫不言者乞賴韓琦而後定太山磐石之基於是乎

壯此我祖宗公天下之心三代以來所未有也臣伏見高宗皇帝建炎三年元懿太子薨布衣李時雨乞於皇族中擇宗室之賢者一人使視皇子以係四海之望是時高宗年甫二十有三不以太蚤爲忤也逮紹興元年張浚言之婁寅亮又言之上讀寅亮之章於是大悟越五年孝宗皇帝有建國之封是高宗以二十五而定議二十九而錫命其爲宗社計尤蚤於仁祖也

諭教之法宜豫

文王世子（禮記篇名）凡三王教世子必以禮樂樂所以修內也禮所以修外也禮樂交錯於中發形於外是故其成也懌（懌悅）恭敬而温文立太傅少傅以養之欲其知父子君臣之道也太傅審父子君臣之道以示之少傅奉世子以觀太傅之德行而審喻之太傅在前少傅在後入則有保出則有師是以教喻而德成也師也者教之以事而喻諸德者也保也者慎其身以輔翼之而歸諸道者也記曰虞夏商周有師保有疑丞設四輔及三公不必備謹唯其人語使能也君子曰德成而教尊教尊而官正官正而國治君之謂也仲尼曰昔者周公攝政踐阼而治抗世子法於伯禽（周公長子魯公也）所以善成王也是故知爲人子然後可以爲人父知爲人臣然後可以爲人君知事人然後能使人成王

幼不能涖阼（阼階人君之位）以爲世子則無爲也（言既爲王又不可用世子之禮）是故抗世子法於伯禽使之與成王居（亦學此學於成王側）欲令成王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義也君之於世子也親則父也尊則君也有父之親有君之尊然後兼天下而有之是故養世子不可不愼也行一物而三善皆得者唯世子而已其齒於學之謂也故世子齒於學國人觀之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父在則禮然然而衆知父子之道矣其二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君在則禮然然而衆著於君臣之義也其三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長長也然而衆知長幼之節矣故父在斯爲子君在斯謂

之臣居子與臣之節所以尊君親親也故學之爲父子焉學之爲君臣焉學之爲長幼焉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得而國治語曰樂正司業父師司成一有元良萬國以貞世子之謂也

臣按天子之世子將爲君者也而乃與公侯卿大夫士之子以齒爲後先何哉君在故也父在故也長長故也身爲世子而以尊君親親敬長之道爲天下倡人其有不翕然觀效者哉秦漢以來禮樂既廢而又無師保之教齒胄之禮世子生而狃於貴驕之習此篇雖存無復有考者此治之所以不古若與

保傅篇（漢賈誼作）夏爲天子十有餘世而殷受之殷爲天子二十餘世而周受之周爲天子三十餘世而秦受之秦爲天子二世而亡人性不甚相遠也何三代之君有道之長而秦無道之暴其故可知也古之王者太子迺生固舉以禮使士負之有司齊肅端冕見之南郊見于天也過闕則下過廟則趨孝子之道也故自爲赤子而教固已行矣周成王幼在襁褓之中召公爲太保周公爲太傅太公爲太師保保其身體傅傅之德義師導之教訓此三公之職也於是置三少（三公）皆上大夫也曰少保少傅少師是與太子宴者也故迺孩提有識三公三少固明孝仁禮義以導習之

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於是皆選天下之端士孝悌博聞有道術者以衛翼之使與太子居處出入故太子迺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夫習與正人居之不能毋正猶生長於齊不能不齊言也習與不正人居之不能毋不正猶生長於楚不能不楚言也故擇其所耆必先受業迺得嘗之擇其所樂必先有習迺得爲之（恐其僻僞故以所好而誘之）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及太子少長知妃色則入于學學承師問道退習而考於太傅太傅罰其不則而匡其不及則德智長而理道得矣及太子既冠成人免於保傅之嚴則有記過之史徹膳之宰進善之旌

誹謗之木敢諫之鼓瞽史誦詩工誦箴諫（樂工）大夫進謀士傳民語習與智長故切而不愧（習聞規誨與智俱長諫之雖切亦能受之而不愧恨）化與心成故中道若性（教化與心俱成所爲皆合于道如性自然）三代之禮天子春朝朝日秋暮夕月所以明有敬也春秋入學坐國老執醬而親饋之所以明有孝也行以鸞和（車上鈴）步中采齊趨中肆夏所以明有度也其於禽獸見其生不忍其死聞其聲不食其肉故遠庖廚（王樂曰血氣之類弗身踐）所以長恩且明有仁也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以其輔翼太子有此具也及秦而不然其俗固非貴辭讓也所上者告訐也固非貴禮義也所上者刑罰也使趙高（宦者）傅胡亥（始皇少子）而教之獄所

習者非斬劓人則夷人之三族也故胡亥今日卽位而明日射人忠諫者謂之誹謗深計者謂之妖言其視殺人若艾草菅豈惟胡亥之性惡哉彼其所以道之者非其理故也鄙諺曰不習為吏視已成事（觀前成事）又曰前車覆後車誡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其已事可知也然而不能從者是不法聖知也秦世所以亟絕者其轍跡可見也然而不避是後車又將覆也夫存亡之變治亂之機其要在是矣天下之命縣於太子太子之善在於早諭教與選左右夫心未濫而先諭教則化易成也開於道術知義理之指則教之力也若其服習積貫則左右而已胡粤之人生而同聲

嗜欲不異及其長而成俗累數譯而不能相通者有雖死而不能相為者則教習然也故曰選左右教最急夫教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矣太子正而天下定矣

周文王使太公望傅太子及嗜鮑魚而太公弗與曰禮鮑魚不登于俎豈有非禮而可以養太子哉

臣按古人之教太子其嚴如此可以為萬世法

武帝為太子據立博望苑使通賓客從其所好故賓客多以異端進者

司馬光曰古之明王教養太子為之擇方正端良之士以為保傅師友使朝夕與之遊處左右前後無非正人猶有淫放邪僻而陷於禍敗者焉今乃使太子自通賓客從其所好夫正直難親諂諛易合此固中人之情太子之不終也

晉元帝立子紹為太子（是為明帝）好刑名家以韓非子賜太子庾亮諫曰申韓刻薄傷化不足留聖心太子納之

臣按申韓之學非惟刻薄而已且導人君以驕淫放恣李斯嘗以誤二世豈可以教儲貳者耶庾亮雖清談之徒然斯言則有益於世故取焉

陳宣帝太子叔寶欲以左戶部尚書江總為詹事令管記陸瑜言於吏部尚書孔奐奐謂瑜曰江有潘陸之華（潘岳陸機皆前世文士）而無園綺之實（謂四皓中園公綺里季也）輔弼儲宮竊有所難太子自言於帝帝將許之奐奏曰江總文章之士今皇太

子文華不少豈藉於總如臣愚見願選敦重之才以居輔導之職帝卒以總為詹事頃之總與太子為長夜之飲太子亟微行遊總家上怒免總官

臣按孔奐之言可謂忠矣叔寶資雖闇劣使得端良忠信之士輔而翼之未必無補乃如叔寶之請竟用江總其後卽位以總等為狎客酣嚐（音咏）流連竟以亡國蓋文士多浮華少實以之居輔導之職其有損無益也宜哉

憲宗時右拾遺元稹勸上擇修正之士使輔導諸子以為太宗自藩王與文學清修之士十八人居後代太子諸王雖有僚屬日益疏賤至於師傅之官非眊聵廢疾不任事

者則休戎能帥不知書者其友諭贊議之從尤爲冗散之甚搢紳皆恥由之就使得腐儒老生越月踰時僅獲一見何暇傳之德義納之法度哉夫匹士愛子猶知求明哲之師而教之況萬乘之嗣繫四海之命乎上嘉納其言

臣按元稹請爲太子諸王簡僚屬憲宗雖頗嘉納然其後立遂王爲儲貳未聞妙選賢俊以充輔導之職也嗣立未幾游畋聲色卒隳元和已成之業惜哉

嫡庶之分宜辨

左傳桓十八年周公欲弒莊王（桓王太子）而立王子克（莊王弟子儀）辛伯（周大夫）告王遂與王殺周公黑肩王子克奔燕初子儀有

寵於桓王桓王屬諸周公辛伯諫曰並后（妾如后）匹嫡（庶如嫡）兩政（臣擅命）耦國（都如國）亂之本也周公弗從故及（及於難也）

臣按莊王嫡也子儀庶也桓王屬子儀於周公是有私之之心也周公欲弒莊王而立子儀是成桓王之私也君臣共成其私而不顧天下之正理宜周公之及難也

漢成帝時傅昭儀及子定陶王愛幸寵於皇后太子（言昭儀之寵過於皇后定陶王之寵過於太子）丞相匡衡上疏曰聖王必愼妃后之際別適長之位禮之於內也卑不踰尊新不先故所以統情而理陰氣也（禮屬陰禮得則陰氣順故曰理陰氣）其尊嫡而卑庶[illegible]子不得與列所以貴正禮而明嫌疑也非虛加其禮文而已乃中心與之殊異故禮探其情而見之外也如當親者疏當尊者卑則佞巧之姦因時而動以亂國家故聖人謹防其端禁於未然不以私恩害公議

三國吳大帝立子和爲太子魯王霸和母弟也吳主權愛之與和無異太子魯王同宮禮秩如一陸遜諫不聽顧譚上疏曰國家明嫡庶之端異尊卑之禮使高下有差等級踰邈則骨肉之恩全覬覦之望絕臣非有所偏誠欲以安太子而便魯王也由是霸惡譚譖之吳王徙交州初潘夫人有寵於吳主權生少子亮權愛之全公主既與太子和有隙欲豫自結數稱亮美權見魯王霸結朋黨以害其兄

心亦惡之謂侍中孫峻曰子弟不睦將有袁氏之敗爲天下笑若使一人立者安得不亂乎遂有廢和立亮之意至是乃幽天子和將軍朱據諫曰太子國之本根加以雅性仁孝天下歸心昔晉獻用驪姬而申生不存漢武信江充而戾太子冤死臣竊懼太子不堪其憂雖立思子之宮無及矣不聽卒廢和爲庶人徙故鄣賜霸死立子亮爲太子

臣按吳主不監匹嫡之戒既立太子又寵魯王禮秩如一陸遜顧譚力諫不聽卒以基禍至于兩廢可不戒與

唐太宗立皇子中山王承乾爲太子太子好嬉戲頗虧禮法久不出見官屬右庶子張元素諫曰朝廷選俊賢以輔

至德。今動經時月。不見宮臣。將何以裨益萬一。不聽。

魏王泰上括地志。大開館舍。廣延時俊。人物輻輳。門庭如市。泰月給踰於太子。諫議大夫褚遂良上疏。以爲聖人制禮。尊嫡卑庶。庶子雖愛。不得踰嫡。所以塞嫌疑之漸。除禍亂之源也。昔漢竇太后寵梁孝王。卒以憂死。宣帝寵淮陽王。亦幾於敗。今魏王新出閤。宜示以禮則。訓以謙儉。乃爲良器。此所謂聖人之教不肅而成者也。上又令泰徙居武德殿。魏徵上疏。以爲陛下愛魏王。常欲使之全安。宜每抑其驕奢。不處嫌疑之地。上遽遣泰歸第。

太宗曰。當今國家何事最急。褚遂良曰。唯太子諸王宜有

定分最急。上曰。此言是也。時太子承乾失德。魏王泰有寵。羣臣日有疑議。上聞而惡之。謂侍臣曰。今羣臣忠直。無踰魏徵。我遣傅太子。庶絕天下之疑。以徵爲太子太師。徵表辭。上手詔諭以周幽晉獻廢嫡立庶。危亡國家。漢高祖幾廢太子。賴四皓然後定。我今賴公。即其義也。徵乃受詔。

初太子承乾喜聲色畋獵。所爲奢靡。魏王泰多藝能。有寵於上。見太子足疾。有奪嫡之志。折節下士。求聲譽。潛爲朋黨。太子畏其逼。陰養刺客。謀殺魏王泰。漢王元昌亦勸太子反。太子聞齊王祐反于齊州。謂紇干承基曰。我西宮牆去大內正可二十步耳。與卿行大事。豈比齊王乎。承基上變告太子謀反。詔廢承乾爲庶人。幽於右領軍府。魏王泰自入侍奉。上面許立爲皇太子。長孫無忌力諫。泰恐上立晉王治。謂之曰。汝與元昌善。元昌今敗。得毋憂乎。治憂形于色。上怪問之。治以狀告。上憮然悔立泰之言。上御兩儀殿。羣臣俱出。獨留長孫無忌。房玄齡。李世勣。褚遂良。謂曰。我三子一弟所爲如是。我心誠無聊賴。因自投於牀。無忌等爭前扶抱。上又抽佩刀欲自刺。遂良奪刀授晉王治。無忌請上所欲。上曰。我欲立晉王。無忌曰。謹奉詔。有異議者。臣請斬之。上乃御太極殿。召文武六品以上。謂曰。承乾悖

逆。泰凶險。皆不可立。朕欲選諸子爲嗣。誰可立者。卿輩明言之。衆皆讙呼曰。晉王仁孝。當爲嗣。上悅。遂立晉王治爲太子。上謂侍臣曰。我若立泰。則是太子之位可經營而得。自今太子失道。藩王窺伺者。皆兩棄之。永爲後法。

臣按太宗不世出之主也。方褚遂良進太子諸王宜有定分之說。帝固是之矣。使因此正嫡庶。立等差。約敕魏王。峻其交通賓客之禁。則太子之志安。而不軌之謀塞矣。不是之思。而使承乾日以疑忌。泰日以窺覦。原其本。皆由溺于私愛。不能自克故也。然承乾雖廢。泰亦不立。著爲定法。而兩棄之。於失之中。猶有得焉。雖然。與其有得於終。孰若無失於初。故人君正家之道。不可不謹也。

廢奪之失宜監

史記。幽王嬖愛褒姒。生子伯服。幽王欲廢太子。廢申后。以褒姒爲后。以伯服爲太子。太史伯陽曰。禍成矣。申侯怒。與繒西夷犬戎攻幽王。幽王舉烽火徵兵。兵莫至。遂殺幽王驪山下。虜褒姒。於是諸侯卽申侯而共立宜臼。幽王子。是爲平王。

臣按幽王廢正后。易太子。其禍至於如此。故錄以爲本篇之首云。

春秋僖五年。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衞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于首止。首止。地名。○會于首止。謀寧周也。

杜預曰。惠王以惠后故。將廢太子鄭。而立王子帶。故齊桓帥諸侯會王世子以定其位。胡安國曰。王將以愛易世子。桓公有憂。控大國。扶小國。會于首止。以定其位。太子踐阼。是爲襄王。一舉而父子君臣之道皆得焉。

晉侯殺其世子申生。

臣按晉獻公用驪姬之讒。殺太子申生。蓋將私其子也。及公薨。奚齊立。里克弒之。卓子立。又弒之。姬之子卒不能享有晉國。徒以滋晉之亂。蓋易五君。二十餘年而後定。然則國本其可輕搖哉。

漢高祖戚姬有寵。生趙王如意。上以如意類己。雖封爲趙王。常留之長安。上欲廢太子。立趙王。御史大夫周昌爭之。上問其說。昌爲人吃。又盛怒。曰。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知其不可。陛下欲廢太子。臣期期不奉詔。上欣然而笑。呂后於東廂聽。旣罷。見昌謝曰。微君。太子幾廢。上從破黥布歸。疾益甚。愈欲易太子。張良諫不聽。因疾不視事。叔孫通諫曰。昔者晉獻公以驪姬之故廢太子。立奚齊。晉國亂者數十年。秦以不蚤定扶蘇。令趙高得以詐立胡亥。自使滅祀。此陛下所親見。今太子仁孝。天下皆聞之。呂后與陛下攻苦食淡。其可背哉。陛下必欲廢適而立少。臣願先伏誅。以頸血汙地。帝曰。公罷矣。吾直戲耳。通曰。太子天下本。本一搖。天下振動。柰何以天下爲戲乎。

呂后使建成侯呂澤劫良曰。君常爲上謀臣。今上欲易太子。君安得高枕而卧。良曰。此難以口舌爭也。顧上有所不能致者四人。四人年老矣。皆以上嫚侮士。故逃匿山中。義不爲漢臣。然上高此四人。誠令太子爲書。卑辭安車。使辯士固請。宜來。以爲客。時從入朝。令上見之。則一助也。於是使人奉太子書。迎此四人。四人至。客建成侯所。及宴置酒。太子侍。四人從太子。年皆八十有餘。鬚眉皓白。衣冠甚偉。上怪問曰。何爲者。四人各言姓名。上驚曰。吾求公。避逃我。今何自從吾兒游乎。四人曰。陛下輕士善罵。臣等義不辱。故亡匿。今聞太子仁孝。恭敬愛士。天下莫不延頸。願爲太

子死者故臣等來上曰煩公幸卒調護太子四人爲壽已畢趨去上目送之召戚夫人指曰彼四人爲之輔羽翼已成難動矣竟不易太子者良本招此四人之力也

程頤曰坎六四納約自牖自牖言自通明之處人臣以忠信善道結於君心必自其明處乃能入也漢祖愛戚姬將易太子是其蔽也四老者高祖素知其賢而重之此其不蔽之明心也因其所明而及其事則悟之如反手且四老之力孰與張良羣公卿其言之切孰若周昌叔孫通然不從彼而從此者攻其蔽與就其明之異耳胡寅曰張良招致四皓羽翼儲宮方之齊桓公會合八國定王世子事簡而力不勞其績尤偉而世之君子乃致疑焉謂審有此是良爲子結黨以拒父是盍未知聖人深許首止之盟而稱管仲相齊一匡天下之美也

隋文帝太子勇性寬厚率意任情無矯飾之行上性節儉勇嘗文飾蜀鎧上不悅戒之曰自古帝王未有好奢侈而

能久長者汝當以儉約爲先乃能奉承宗廟吾昔日衣服各留一物時復觀之以自警戒後遇冬至百官皆詣勇勇張樂受賀自是恩寵始衰晉王廣知之彌自矯飾大臣用事者廣傾心與交無不稱其仁孝廣爲揚州總管入朝將還鎮入宮辭后伏地流涕曰臣性識愚下常守平生昆弟之意不知何罪失愛東宮欲加屠陷每恐讒譖生於投杼鴆毒遇於杯勺后忿然自是決欲廢勇立廣矣廣問計于安州總管宇文述述曰皇太子失愛已久四海之望實歸大王然廢立國家大事處人父子骨肉間誠未易謀能移主上意者唯楊素耳素所與謀者唯其弟約乃多貫金寶資述入關與約通好喻以廣意約因以白素素入侍宴微稱晉王孝悌恭儉有類至尊以揣后意后曰公言是也素因盛言太子不才后遂使素贊上詔廢勇爲庶人上召東宮官屬切責之皆惶懼無敢對者李綱獨曰廢立大事今文武大臣皆知其不可而莫敢發言臣何敢畏死不一爲陛下別白言之太子性本中人可與爲善可與爲惡向使陛下擇正人輔之足以嗣守洪基乃以唐令則爲左庶子鄒文騰爲家令二人唯知以絃歌鷹犬娛悅太子安得不至於是陛下但斬令則文騰更選賢才以輔太子安知臣之終見疎棄也上不悅立晉王廣爲皇太子

臣按隋文以術數取天下其操制羣下亦以術數宜非臣子所能欺而太子勇任情率直則疑之晉王廣矯情飾詐則信之夫勇之天資中人耳使帝能博選名儒責以輔導切磋琢磨未必不爲令德而廣則大賊也平時自媚於帝后欲爲奪嫡之計一聞后意有所不平於是緣飾者彌工傾擠者彌巧觀廣所以取謀於宇文述述之輸貨於楊約以通於楊素者其安排布置一如戰國縱橫之徒帝徒知勇之當廢而不知所謂罪戾者成於諸人織組之手也徒知廣之可立而不知所謂善美者出於諸人開闔之口也帝至是不能自辨一廢一立祇

爲楊素等鬻賣之地。平時所謂術數者。果焉在耶。
唐元宗時。武惠妃譖太子瑛於上曰。太子陰結黨。與將害妾母子。惠妃子壽王瑁亦指斥至尊。上怒。以語宰相。欲皆廢之。張九齡諫曰。太子天下本。不可輕搖。晉獻公信驪姬之讒。殺申生。三世大亂。漢武帝信江充之誣。罪戾太子。京城流血。晉惠帝用賈后之譖。廢愍懷太子。中原塗炭。隋文帝納獨孤后之言。黜太子勇。立煬帝。遂失天下。由此觀之。不可不慎。陛下必欲爲此。臣不敢奉詔。九齡旣貶。又有譖太子瑛鄂王瑤光王琚異謀者。上召宰相問之。李林甫對曰。此陛下家事。非臣等所宜預。上意乃决。太子死。林甫勸立壽王

瑁。上以忠王璵長。且仁孝恭謹。又好學。乃立璵爲太子。

范祖禹曰。明皇三子之廢。繫於李林甫之一言。其得未廢。繫於張九齡之未罷。相賢則父子得以相保。相佞則天性滅於仇讐。置相可不慎哉。

德宗即位。立宣王誦爲皇太子。郜國大長公主。適駙馬都尉蕭升。公主不謹。詹事李昇等出入主第。主女爲太子妃。或告主淫亂。且爲厭禱。上大怒。幽主於禁中。切責太子。太子不知所對。請與蕭妃離昏。上召李泌告之。且曰。舒王近以長立。孝友溫仁。泌曰。陛下惟有一子。奈何疑之。廢而立姪。得無失計乎。上曰。卿不愛家族乎。對曰。臣惟愛家族。故不敢不盡言。若畏陛下盛怒而曲從。陛下明日悔之。必尤臣爲相不力。諫。將殺臣子。臣老矣。餘年不足惜。若冤殺臣子。使臣以姪爲嗣。臣未知得歆其祀乎。上泣曰。事已如此。使朕如何而可。對曰。此大事。願審圖之。自古父子相疑。未有不亡國覆家者。上曰。貞觀開元。皆易太子。何故不亡。對曰。昔承乾屢嘗監國。託附者衆。東宮甲士甚多。與宰相侯君集謀反。事覺。太宗使其舅長孫無忌。與朝臣數十人鞫之。事狀顯白。然後集百官議之。當時言者猶云。願陛下不失爲慈父。使太子得終天年。太宗從之。并廢魏王泰。願陛下從容究其端緒而思之。必釋然知太子之無他矣。若果有其迹。當召大臣知義理者二十人。與臣鞫其左右。必有

實狀。願陛下如貞觀之法行之。廢舒王而立皇孫。自代之後。有天下者。猶陛下子孫也。至于開元時。武惠妃譖太子瑛兄弟殺之。海內冤憤。此百代所當戒。豈可法乎。且陛下昔令太子見臣於蓬萊池。觀其容表。非有蠭目豺聲商臣之相。正恐失於柔仁耳。又太子自貞元以來。嘗居少陽院在寢殿之側。未嘗接外人。預外事。安得有異謀乎。彼譖人者巧詐百端。雖有手書如晉愍懷。衷甲如太子瑛。猶未可信。況但以妻母有罪爲累乎。幸賴陛下語臣。臣敢以宗族保太子必不知謀。向使楊素許敬宗李林甫之徒承此旨。已就舒王圖定策之功矣。上曰。此朕家事。何預於卿。而力

爭如此。對曰。天子以四海爲家。臣任宰相之重。四海之內。一物失所。責歸於臣。況坐視太子冤橫而不言。臣罪大矣。上曰。爲卿遷延至明日思之。泌抽笏叩頭泣曰。如此。臣知陛下父子慈孝如初矣。然陛下還宮。當自審思。勿露此意於左右。露之則彼皆欲樹功於舒王。太子危矣。上曰。具曉卿意。太子遣人謝泌曰。吾必不可救。欲先自仰藥何如。泌曰。必無此慮。願太子起敬起孝。苟泌身不存。則事不可知耳。間日。上開延英殿。獨召泌。流涕闌干。撫其背曰。非卿切言。朕今日悔無及矣。皆如卿言。太子仁孝。實無他也。

臣按自古輕廢儲貳。未有不由宰相之非人者。故里克成謀申生縊。楊素懷姦子勇囚。林甫趨利瑛琚戮。而子瑛之得未廢者。以九齡。舒王之不得奪嫡者。以李泌。然則爲國者。其可無忠賢之相哉。

齊家之要　教戚屬

外家謙謹之福

漢文帝竇后兄長君。弟廣國。字少君。后言帝。召見問之。具言其故。於是竇后持之而泣。厚賜之。家於長安。絳侯周勃灌將軍嬰等曰。吾屬不死。命乃且縣此兩人。恐其後擅權。則將相大臣當被害。此兩人微。所出微。不可不爲擇師傅。又復放呂氏大事也。於是選長者之有節行者與居。長君少君由此爲退讓君子。不敢以富貴驕人。

臣按竇長君少君。故貧賤也。一旦以椒房故。驟居富貴。鮮有不驕且侈者。大臣絳灌者。乃爲擇師傅。使長者之有節行者與居。二人卒爲退遜君子。豈非教之力哉。史稱景帝立。封廣國等爲侯。則在文帝時。蓋未嘗封也。文帝之不私后戚如此。豈不足爲後世法哉。

元帝即位。史丹爲駙馬都尉侍中。出常參乘。有寵。上以丹舊臣。皇考外屬。親信之。詔丹護太子家。是時傅昭儀子定陶共王。有材藝。子母俱愛幸。而太子頗有失。母王皇后無寵。建昭之後。帝疾不親政事。好音樂。或置鼙鼓殿下。天子自臨軒檻上。隤銅丸以擿鼓。聲中嚴鼓之節。後宮及左右知音者莫能爲。而定陶王能之。上數稱其材。丹進曰。凡所謂材者。敏而好學。溫故知新。皇太子是也。若乃器人於絲竹鼓鼙之間。是陳惠李微皆知音者高於匡衡。元帝相可相國也。上嘿然而笑。上寢疾。傅昭儀及定陶王常在左右。皇太子希得進見。上意忽忽不平。數問尚書以景帝時立膠東王故事。景帝廢太子榮爲臨江王。立膠東王爲太子。丹以親密臣。得侍疾。候上間獨寢時。丹直入臥內。頓首伏青蒲上以青規地曰青蒲。非皇后不得至此涕泣言曰。皇太子以嫡長立。積十餘年。名號繫於百姓。天下莫不歸心。臣子見定陶王雅素愛幸。今者道路流言。以爲太

子有動揺之議審若此公卿以下必以死爭不奉詔臣願先賜死以示羣臣上意大感謂丹曰吾病寖加恐不能自還善輔道太子毋違我意太子由是遂爲嗣矣

傅喜哀帝祖母定陶傅太后從父弟少好學問有志行哀帝即位以喜爲衛尉遷右將軍傅太后始與政事喜數諫之由是傅太后不欲令喜輔政賜黄金百斤上將軍印綬以光祿大夫養病大司空何武尚書令唐林皆上書言喜行義修潔忠誠愛國一旦遣歸衆庶失望乃拜喜爲大司馬封高武侯丁傅驕奢皆嫉喜之恭儉又傅太后欲求稱尊號（帝以定陶王子入繼成帝後傅太后者定陶王母也故事稱定陶太后不得稱帝太后今傅太后稱之幷

禮也）喜與丞相孔光大司空師丹共執正議（言不當稱帝太后也）傅太后大怒先免師丹以動喜喜終不順太后欲免喜侯上不聽平帝即位王莽用事免傅氏官爵歸故郡下詔曰高武侯喜姿性端慤議論忠直雖與故定陶太后有屬終不順指從邪介然守節以故斥逐就國傳不云乎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彫也其還喜長安位特進奉朝請後遣就國以壽終

（班固贊曰史丹父子相繼高以重厚位至三公丹之輔道副主掩惡揚善傅會善意雖宿儒達士無以加焉及其匪躬闇入卧內推至誠犯顏色動寤萬乘輔移大謀卒成太子安母后之位無言不讐終獲忠貞之報傅喜守節不傾亦蒙後彫之賞）

臣按二人皆賢戚也而傅喜所立尤難蓋喜於太后爲近屬常人之情孰不私其親者而太后欲與政事則爭之欲稱尊號則又爭之寧獲怒太后被斥逐之譴不肯違公議取阿附之譏其後王氏得權追治前事丁傅之家皆罹患害惟喜獨全且受褒賞豈非守正之福哉

樊宏世祖（光武）之舅世祖即位拜光祿大夫封壽張侯宏爲人謙柔畏慎不求苟進常戒其子曰富貴盈溢未有能終者吾非不喜榮勢者天道惡盈好謙前世貴戚皆明戒也保身全己豈不樂哉所上便宜及言得失輒手自書寫毀削草本宗族染其化未嘗犯法以病困車駕臨視問所欲

言宏頓首自陳無功享食大國誠恐子孫不能保全厚恩令臣魂神慙負黄泉願還壽張食小鄉亭帝傷其言不許及卒遺令薄葬帝善其令以示百官曰今不順壽張侯意無以彰其德且吾萬歲後欲以爲式賜錢千萬布萬匹謚爲恭侯帝悼宏不已復封少子茂爲平望侯

陰興光武光烈皇后母弟也遷侍中賜爵關内侯帝後召興欲封之興固讓曰臣未有先登陷陣之功而一家數人並蒙爵土令天下觖望誠爲盈溢帝嘉之不奪其志貴人（時未爲后）問其故興曰貴人不讀書記耶亢龍有悔夫外戚家苦不知謙退嫁女欲配侯王取婦眄睨公主愚心實不安

也。富貴有極。人當知足。貴人感其言。深自降挹。卒不為宗親求位。帝欲以興代吳漢為大司馬。興叩頭流涕固讓曰。臣不敢惜身。誠虧損聖德。不可苟冒。至誠發中。帝遂聽之。及卒。顯宗即位。詔曰。故侍中衛尉關內侯興。典領禁兵。從平天下。當以軍功顯受封爵。又諸舅比例應蒙恩澤。興皆固讓。安乎里巷。輔導朕躬。有周昌之直。在家仁孝。有曾閔之行。不幸早卒。朕甚傷之。賢者子孫。宜加優異。其以汝南之鮦陽封興子慶為鮦陽侯。慶弟博為強隱侯。博弟員丹並為郎。慶推田宅財物。悉與員丹。帝以慶讓。擢黃門侍郎。

唐穆宗疾。命太子監國。宦官請郭太后（憲宗正后。汾陽王之孫）臨朝稱制。太后曰。昔武氏稱制。幾覆社稷。我家世守忠義。非武氏比。太子雖少。但得賢宰相輔之。卿等勿預朝政。何患國家不安。自古豈有女子為天下主。而能致唐虞之理乎。取制書手裂之。太后兄太常卿釗密上牋曰。若果徇其請。臣請先率諸子納官爵歸田里。太后曰。祖考之慶。終於吾兄。

外家驕恣之禍

漢宣帝太子所幸司馬良娣死。皇后擇元城王政君送太子宮。政君故繡衣御史賀之孫女也。生子名曰驁。字大孫。元帝立為皇太子。帝崩。太子即皇帝位（是為成帝）以元舅侍中衛尉陽平侯王鳳為大司馬大將軍領尚書事。（今宰相職）

臣按此王氏用事之始也。

建始中。成帝封諸舅為侯。夏四月。黃霧四塞。詔博問公卿大夫。無有所諱。諫大夫楊興博士駟勝等對。皆以為陰盛侵陽之氣也。高祖之約。非功臣不侯。今太后諸弟。皆以無功為侯。外戚未嘗有也。故天為見異。於是大將軍鳳懼。上書乞骸骨辭職。上優詔不許。

臣按是時王氏寖盛。而權未專。故楊興等猶能言之。

上委政王鳳。又同日封諸舅譚商立根逢時等五人為侯。世謂之五侯。劉向以王氏權位太盛。而上方嚮詩書古文。乃因尚書洪範。集合上古以來歷春秋六國至秦漢符瑞災異之記。推迹行事。連傳禍福。著其占驗。比類相從。各有條目。凡十一篇。號曰洪範五行傳論。奏之。天子心知向忠精。故為鳳兄弟起此論也。然終不能奪王氏權。

臣按王氏權位至此益盛。雖劉向言之。天子亦知之。而終不能剪其權。易曰。履霜堅冰。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陰之始凝。猶可為也。至于堅冰。則不可為矣。

大將軍鳳用事。左右嘗薦光祿大夫劉向少子歆通達有異材。上召見歆。甚說之。欲以為中常侍。召取衣冠。臨當拜。左右皆曰。未曉大將軍。上曰。此小事。何須關大將軍。左右叩頭爭之。上於是語鳳。鳳以為不可。乃止。

臣按一中常侍之拜天子不得專於是祿去王室矣杜欽見鳳專政戒之曰願將軍由周公之謙懼損穰侯魏冉之威放武安田蚡之欲毋使范雎之徒得間其說鳳不聽時上無繼嗣體常不平定陶共王來朝太后與上遇共王甚厚留之京師鳳心不便會日食鳳因言日食陰盛之象宜遣王之國上不得已許之王章素剛直敢言雖爲鳳所舉非鳳專權不親附鳳乃封事言日食之咎皆鳳專權蔽主之過上召問事章對曰陛下以未有繼嗣引近定陶王所以承宗廟重社稷上順天心下安百姓此正議善事當有祥瑞何故致災異災異之發爲大臣顓政者也今大將

軍歸日食之咎於定陶王遣之國使天子孤立於上顓擅朝事以便其私非忠臣也且日食陰侵陽臣顓君之咎今政事大小皆自鳳出天子曾不一舉手鳳不內省責反歸咎善人推遠定陶王且鳳誣罔不忠非一事也前丞相樂昌侯商以先帝外屬內行篤有威重位歷將相國家柱石臣也其人守正不肯隨鳳委曲爲鳳所罷又鳳知其小婦弟張美人已嘗適人託以爲宜子內之後宮且羌胡尚殺首子以盪腸正世況於天子而近已出之女也此三者皆大事陛下所自見足以知其餘鳳不可令久典事宜退使就第選忠賢以代之天子感寤納章曰微京兆尹直言吾不聞社稷計且唯賢知賢君試爲朕求可以自輔者於是章薦信都王舅琅琊太守馮野王忠信質直智謀有餘上自爲太子時數聞野王名方倚欲以代鳳鳳聞之憂懼杜欽令鳳稱病出就第上疏乞骸骨太后聞之爲垂涕不食上乃優詔報鳳彊起之上使尚書劾奏章私薦野王意欲阿附又知張美人體御至尊而妄引羌胡殺子盪腸非所宜言下章吏廷尉致其大逆罪以爲比上夷狄欲絕繼嗣之端背畔天子私爲定陶王章竟死獄中

臣按成帝本導章使言乃使尚書劾章是誘而陷之於罪也何其不忍於弄權之臣而忍於忠言之士耶

王氏愈盛劉向謂陳湯曰災異如此而外家日盛其漸必危劉氏吾而不言孰當言者遂上封事極諫曰王氏一姓乘朱輪華轂者二十三人青紫貂蟬充盈幄內魚鱗左右大將軍秉事用權五侯驕奢僭盛並作威福擊斷自恣行汙而寄治身私而託公依東宮之尊假甥舅之親以爲威重尚書九卿州牧郡守皆出其門筦執樞機朋黨比周稱譽者登進忤恨者誅傷遊談者助之說執政者爲之言排擯宗室孤弱公族其有智能者尤非毀而不進遠絕宗室之任不令得給事朝省恐其與已分權數稱燕王蓋主以疑上心避諱呂霍而弗肯稱內有管蔡之萌外假周公之

論兄弟據重宗族盤互歷上古至秦漢外戚僭貴未有如王氏者也事勢不兩大王氏與劉氏亦且不並立陛下為人子孫守持宗廟而令國祚移於外親降為皂隸縱不為身奈宗廟何婦人內夫家而外父母家此亦非皇太后之福也宣皇帝不假舅平昌侯權所以全安之也宜發明詔援近宗室親而納信黜遠外戚毋授以政王氏永存保其爵祿劉氏長安不失社稷所以褒睦外內之姓子子孫孫無疆之計也如不行此策田氏復見於今六卿必起於漢為後嗣憂書奏天子召見向歎息悲傷謂曰君且休矣吾將思之然不能用其言王鳳疾天子臨問曰將軍病如有

不可言平阿侯譚次將軍矣鳳泣曰譚等雖與臣至親行皆奢僭無以率導百姓不如御史大夫音謹敕天子然之初譚倨不肯事鳳而音敬鳳卑恭如子故鳳薦之鳳薨以王音為大司馬車騎將軍

臣按劉向有言成帝未能退鳳猶有可誘幸而自幾矣收還威柄考論輔相此一機也乃復用其所薦者付以政事是國家大柄無時可收漢業終移於王氏也

初太后兄八人獨弟曼早死不侯子莽幼孤不及等比其群兄弟皆將軍五侯子乘時侈靡以輿馬聲色佚遊相高莽因折節為恭儉勤身博學被服如儒生事母及寡嫂養孤兄子行甚勅備又外交英俊內事諸父曲有禮意大將軍鳳病莽侍疾親嘗藥亂首垢面不解衣帶鳳且死以莽託太后及帝長樂少府戴崇侍中金涉中郎陳湯等皆當世名士咸為莽言上由是賢莽封莽為新都侯遷騎都尉光祿大夫侍中宿衛謹敕爵位益尊節操愈謙振施賓客家無所餘收贍名士交結將相卿大夫甚眾故在位更相推薦虛譽隆洽傾其諸父矣

臣按此新莽飾詐盜名之始也

故南昌尉九江梅福上書曰方今君命犯而主威奪外戚之權日以益隆陛下不見其形願察其景建始以來日食

地震三倍春秋水災亡與比數陰盛陽微金鐵為飛此何景也漢興以來社稷三危呂霍上官皆母后之家也親親之道全之為右當與之賢師良傅教以忠孝之道今乃尊寵其位授以魁柄使之驕逆至于夷滅此失親之大者也自霍光之賢不能為子孫慮故權臣易世則危上不納

臣按王章坐言王氏以死之後前惟劉向以宗室遺老盡言後惟梅福以一尉盡言而成帝皆不能用也

安昌侯張禹雖家居以特進天子師國家大政必與定議時吏民多上書言災異之誡譏切王氏專政所致上至禹第闢禹以天變因用吏民所言王氏事示禹禹自見年老

子孫弱。又與曲陽侯不平。恐爲所怨。謂上曰。災變之意深遠難見。陛下宜修政事以善應之。與下同其福喜。新學小生。亂道誤人。宜無信用。以經術斷之。上由此不疑王氏。故槐里令朱雲上書求見。公卿在前。雲曰。今朝廷大臣。上不能匡主。下無以益民。皆尸位素餐。孔子所謂鄙夫不可以事君。苟患失之。亡所不至者也。臣願賜尚方斬馬劍。斷佞臣一人頭。以厲其餘。上問誰也。對曰。安昌侯張禹。上怒曰。小臣居下訕上。廷辱師傅。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殿攀殿檻。折。雲呼曰。臣得下從龍逢比干遊於地下足矣。未知聖朝何如耳。御史遂將雲出。左將軍辛慶忌免冠解印綬。叩

頭殿下曰。此臣素著狂直於世。使其言是。不可誅。其言非固當容之。臣敢以死爭。上意解。然後得已。及後當治檻。上曰。勿易。因葺之以旌直臣。

蜀郡岷山崩。壅江三日。江水竭。劉向惡之。曰。昔周岐山崩三川竭。而幽王亡。岐山周所興也。漢家本起於蜀漢。今山崩川竭。星孛又乃攝提。大角從參至辰。殆必亡矣。

大司馬王根病免。根薦莽自代。莽時年三十八。旣拔出同列。繼四父而輔政。欲令名譽過前人。遂克己不倦。聘諸賢良以爲掾史。賞賜邑錢。悉以享士。愈爲儉約。母病。公卿列侯遣夫人問疾。莽妻迎之。衣不曳地。布蔽膝。見之者以爲僮使。問知其夫人。皆驚。其飾名如此。

成帝崩。哀帝卽位。莽罷就第。哀帝建平二年。莽就國。哀帝崩。太皇太后卽日駕之未央宮。收取璽綬。詔公卿舉可大司馬者。莽故大司馬。辭位。又太皇太后近親。自大司徒孔光以下。舉朝皆舉莽。獨前將軍何武左將軍公孫祿二人相與謀。以爲惠昭之世。外戚呂霍上官持權。幾危社稷。今帝無嗣。選立近親幼主。不宜令外戚大臣持權。親疏相錯。爲國計便。於是武舉公孫祿可大司馬。而祿亦舉武。太皇太后自用莽爲大司馬。領尚書事。迎中山王卽位。年九歲。

臣按何武公孫祿之言。忠言也。使太后聽而用之。選外

臣以當大司馬之任。而迎宗室之賢且長者。以繼哀帝之後。則一舉而劉氏安矣。后乃私其所親。付莽以政。迎立幼君。莽於是顓秉國柄。百官總已以聽之。越一年。封安漢公。二年以女配帝。四年加號宰衡。五年策命以九錫。明年而居攝。又爲假皇帝。又明年而卽眞矣。及是劉向梅福之言。亡一弗驗者。漢四百年之統緒。於是中絕。原其始。由成帝假諸舅以權。而元后私外家以政。長其羽翼。成簒盜之謀。然居位幾何。天怨人畔。義兵四起。僇死漸臺。肢體殊分。宗族剪滅。後之人主觀此。當以漢成爲戒。而居戚里者。亦以莽爲戒。則臣主俱全之道也。

漢章帝納竇勳女爲貴人。有寵。立爲皇后。后兄憲爲侍中虎賁中郎將。弟篤爲黃門侍郎。並侍宮省。賞賜累積。喜交通賓客。司空第五倫上疏曰。伏見竇憲椒房之親。典司禁兵。出入省闥。年盛志美。卑讓樂善。然諸出入貴戚者。類多瑕釁禁錮之人。尤少守約安貧之節。士大夫無志之徒。更相販賣。雲集其門。蓋驕佚所從生也。三輔論議者。至云以貴戚廢錮。當復以貴戚浣濯之。猶解酲當以酒也。詖險趨勢之徒。誠不可親近。臣願陛下嚴敕憲等。閉門自守。無妄交通士大夫。防其未萌。慮於無形。令憲永保福祿。君臣交歡。無纖介之隙。此臣之所至願也

臣按是時竇氏之勢未大盛也。而第五倫已爲章帝言之。忠臣之心。防微杜漸。每每如此

憲恃宮掖聲勢。自王主及陰馬諸家。莫不畏憚。憲以賤直請奪沁水公主園田。主畏不敢計。後發覺。帝大怒。召憲曰。深思前過奪主田園時。何異趙高指鹿爲馬。久念使人驚怖。昔永平中常令陰博鄧疊三人更相糾察。故諸豪戚莫敢犯法者。今貴主尚見枉奪。何況小民哉。國家棄憲。如孤雛腐鼠耳。憲懼。皇后爲毀服深謝。乃得解。使以田還主

司馬光曰。罪莫大於欺罔。是以明君疾之。孝章謂竇憲何異指鹿爲馬。善矣。然卒不能罪憲。則姦臣安所懲哉

太尉鄭弘數陳侍中竇憲權勢太盛。言甚苦切。憲疾之。會弘奏憲黨尚書張林。雒陽令楊光在官貪殘。吏與光故舊。因以告之。光報憲。憲奏弘大臣漏泄密事。帝讓弘。收弘印綬。弘乞骸骨歸。未許。病篤。上書謝曰。竇憲姦惡。貫天達地。海內疑惑。賢愚疾惡。謂憲何術以迷主上。近日王氏之禍。昞然可見。陛下處天子之尊。保萬世之祚。而信讒佞之臣。不計存亡之機。臣雖命在晷刻。死不忘忠。願陛下誅四凶之罪。以厭人鬼憤結之望。帝省章。遣醫視弘病。比至。已薨。

帝崩。太子即位。年十歲。尊皇后曰皇太后。臨朝。竇憲以侍中內幹機密。出宣誥命。兄弟皆在親要之地。崔駰以書戒憲曰。傳曰。生而富者驕。生而貴者傲。今寵祿初隆。百

僚觀行。豈可不庶幾夙夜。以永終譽乎。昔馮野王以外戚居位。稱爲賢臣。近陰衛尉克己復禮。終受多福。外戚所以獲譏於時。垂愆於後者。蓋在滿而不挹。位有餘而仁不足也。漢興以後。迄於哀平。外家二十。保族全身。四人而已。書曰。鑒于有殷。可不慎哉。

臣按崔駰所謂四人者。景帝王皇后也。王后生武帝宣帝許皇后。王皇后也。哀帝母丁姬也。然嘗考之。田蚡之驕橫。蚡者王后之異母兄而獲免。而丁氏之禍。亦見于身後。王莽時掘丁姬塚其獲全而無患者。平恩許后父廣漢也邛成王后父封邛成侯二家而已。然則居戚里。蒙上恩者。可不兢兢以自保乎。

南單于請出兵共討北匈奴太后議欲從之會齊殤王子都鄉侯暢來弔國憂太后數召見之竇憲懼暢分宮省之權遣客刺殺暢於屯衛中而歸罪於暢弟利侯剛使侍御史與青州刺史雜考剛等尚書韓稜以爲賊在京師不宜捨近問遠恐爲姦臣所笑太后怒責稜稜固執其議何敞說宋由請獨奏案之敞推舉具得事實太后怒閉憲於內宮憲懼誅求擊匈奴以自贖三公九卿詣朝堂諫以爲匈奴不犯邊塞而無故勞師遠涉損費國用徼功萬里非社稷之計書連上輒寢宋由懼不敢復署議諸卿稍自引止唯袁安任隗固爭前後十上曰羣僚百姓皆言不可陛下

奈何以一人之計棄萬人之命不恤其言乎太后不聽

臣按竇太后以私一弟之故橫興師旅以挑遠夷徒欲憲之有功以贖罪而不知適以重其罪也

竇憲分遣副校尉閻盤等破北單于於稽落山以竇憲爲大將軍竇氏兄弟驕縱而執金吾景尤甚奴客緹騎彊奪人財貨纂略婦女商賈閉塞如避寇讎又擅發緣邊諸郡突騎有才力者有司莫敢舉奏袁安劾之寢不報尚書何敞上封事曰昔鄭武姜之幸叔段衛莊公之寵州吁愛而不教終至凶戾大將軍憲始遭大憂公卿奏令典幹國事憲謙退固辭天下聞之莫不悅喜今踰年無幾卒然中改兄弟專朝耆侈僭偪誅戮無罪肆心自快議者咸謂叔段州吁復生於漢臣觀公卿懷持兩端不肯極言者以爲憲等若有匪懈之志則已受吉甫褒申伯之功如憲等陷于罪辜則自取陳平周勃順呂后之權終不以憲等吉凶爲憂也臣欲計策兩安絕其綿綿塞其涓涓上不令太后損文母之號陛下有誓泉之譏下使憲等得長保其福祐也時濟南王康尊貴驕甚憲乃白出敞爲濟南太傅

臣按何敞之言非獨忠于漢室是亦忠于竇氏也憲乃祖公孫宏去汲黯之故智出之以相諸王之貴驕者是欲陷而殺之也不仁之人可與言哉

竇憲左校尉耿夔等破北單于於金微山竇憲既立功威名益盛以耿夔任尚等爲爪牙鄧疊郭璜爲心腹班固傅毅之徒典文章刺史守令多出其門競賦斂賂遺司徒袁安司空任隗舉奏諸二千石所連及貶秩免官者四十餘人竇氏大恨但安隗素行高亦未有以害之尚書僕射邊恢刺舉無所迴避恢上疏曰諸舅不宜幹正王室以示天下之私方今之宜上以義自割下以謙自引四舅可長保爵土之榮皇太后永無慙負宗廟之憂策之上也書奏不省恢稱疾乞骸骨歸長陵憲風厲州郡迫脅恢飲藥死袁安以天子孤弱外戚擅權每朝會進見及與公卿言國家

事未嘗不喑嗚流涕自天子及大臣皆恃賴之。

臣按竇氏之勢至此益橫使無袁安任隗少折其姦萌則憲之包藏未可知也然安隗能折之而不能去之則於三公之權素輕故耳光武貽謀之失可勝歎哉

竇氏父子兄弟並爲卿校充滿朝廷鄧疊鄧磊郭舉郭璜共相交結出入禁中遂共圖爲殺害帝陰知其謀而內外朝臣莫不附憲獨中常侍鉤盾令鄭衆謹敏有心機不事豪黨遂與定議誅憲庚申帝幸北宮詔執金吾五校尉勒兵屯衛南北宮閉城門收捕郭璜等皆下獄死遣謁者僕射收憲大將軍印綬更封爲冠軍侯與篤景瓌皆就國帝

以太后故不欲名誅憲爲選嚴能相督察之憲篤景到國皆迫令自殺張酺言瓌每存忠善未嘗犯法乃得獨全

臣按養竇氏之惡不制於其微者章帝也不治其擅殺人之罪而使立功自贖功成而益驕橫者竇后也及其逆節既萌不獲已而誅之勒兵屯衛如防大敵僅而克之豈不危哉況不謀之公卿近臣而謀之閹寺憲雖就僇而閹寺之權遂由此起其禍有甚於外戚者故臣以爲此章帝與竇后之罪也

順帝皇后梁氏后父梁商加位特進拜執金吾商子冀爲襄邑侯尚書令左雄諫曰梁冀之封事非機急宜過災厄之運然後平議可否於是商讓還冀封書十餘上從之

帝引公卿所舉敦樸之士問以當世之敝爲政所宜李固對曰夫妃后之家所以少完全者豈天性當然但以爵位尊顯顓總權柄天道惡盈不知自損故至顛仆今梁氏戚爲椒房禮所不臣尊以高爵尚可然也而子弟羣從榮顯兼加永平建初故事殆不如此宜令步兵校尉冀及諸侍中還居黃門之官使權去外戚政歸國家豈不休乎

臣按梁氏貴盛未及期年不過榮顯兼加而左雄諫止其封李固又乞止其寵忠臣之心慮於未形大抵如此

梁冀爲河南尹冀性嗜酒逸遊自恣居職多縱暴非法梁

商薨以冀爲大將軍冀弟不疑爲河南尹

司馬光曰成帝不能選任賢俊委政舅家可謂闇矣猶知王立之不材棄而不用順帝援大柄授之后族梁冀頑嚚凶暴著於平昔而使之繼父之位終於悖逆蕩覆漢室校於成帝闇又甚焉

帝遣侍中杜喬周舉守光祿大夫周栩馮羨欒巴張綱郭遵劉班等分行州郡表賢良顯忠勤其貪汚有罪者刺史二千石驛馬上之墨綬以下便輒收舉喬等受命之部張綱獨埋其車輪於雒陽都亭曰豺狼當道安問狐狸遂劾奏大將軍冀河南尹不疑條其無君之心十五事書奏京師震悚時后寵方盛諸梁姻族滿朝帝雖知綱言直不能用也冀恨張綱思中傷之時廣陵賊張嬰寇亂揚徐間

千石不能制冀以綱爲廣陵太守以書喻嬰面縛歸降

順帝崩太子卽皇帝位（是爲沖帝年二歲）尊皇后曰皇太后太后臨朝地震詔舉賢良方正之士策問之皇甫規對曰伏惟孝順皇帝初勤王政遠近翕然望見太平而災異不息寇賊縱橫殆以姦臣權重之所致也其常侍尤無狀者宜亟黜遣披埽凶黨以塞痛怨以答天誡大將軍冀河南尹不疑亦宜增修謙節輔以儒術省去遊娛不急之務割減廬第無益之飾夫君者舟也民者水也羣臣乘舟者也將軍兄弟操檝者也若能平志畢力以度元元所謂福也如其怠弛將淪波濤可不愼乎凡諸宿猾酒徒戲客皆宜貶

斥以懲不軌梁冀忿之以規爲下第拜郎中託疾免歸州郡承冀旨幾陷死者再三遂沈廢於家積十餘年

臣按皇甫規舟檝之喻可謂忠矣使冀能維新令圖以濟國家於險同舟之人安操檝之人其有不與者乎顧忿其忠言欲寘之死所謂安危利菑而樂其所以亡也

沖帝崩徵清河王蒜及渤海孝王鴻之子纘皆至京師清河王爲人嚴重動止有法度公卿皆歸心李固謂大將軍冀曰今立帝宜擇長年高明有德任親政事願將軍詳審大計察周霍之立文宣戒鄧閻之利幼弱冀不從與太后定策禁中迎纘入南宮卽皇帝位（是爲質帝年八歲）

帝少而聰慧嘗因朝會目梁冀曰此跋扈將軍也冀聞深惡之使左右置毒於煮餅以進之帝苦煩甚召李固曰食煮餅今腹中悶得水尚可活時冀亦在側曰恐吐不可飲水語未絕而崩固伏尸號哭推舉侍醫冀慮其事泄大惡之將議立嗣固與司徒胡廣司空趙戒及大鴻臚杜喬皆以爲清河王蒜明德著聞又屬最尊親宜立爲嗣朝臣莫不歸心而中常侍曹騰嘗謁蒜蒜不爲禮宦官由此疾之初平原王翼卒子蠡吾侯志嗣梁太后欲以女弟妻志徵到夏門亭會帝崩梁冀欲立志衆論不從曹騰夜往說冀曰將軍累世有椒房之親秉攝萬機賓客縱橫多有過差

清河王嚴明若果立則將軍受禍不久矣不如立蠡吾侯富貴可長保也冀然其言明日重會公卿冀意氣凶凶言辭激切自胡廣趙戒而下莫不懾憚皆曰惟大將軍令獨李固杜喬堅守本議冀激怒太后先策免固迎蠡吾侯志入南宮卽皇帝位（是爲桓帝年十五）太后猶臨朝政

臣按梁冀利沖帝之幼弱而立之既又惡其聰慧而弒之及其立主則舍清河而取蠡吾人君廢置一出其手雖有一李固其如之何哉

桓帝既定策功益封梁冀萬三千戶封冀弟不疑爲潁陽侯杜喬諫曰古之明君皆以用賢賞罰爲務陛下自藩臣

即位。天人屬心。不急忠賢之禮。而先左右之封。梁氏一門。
宦官微孽。並帶無功之紱。裂勞臣之土。其為乖濫。胡可勝
言。帝不省。
八月。立皇后梁氏。梁冀欲以厚禮迎之。杜喬據執舊典。不
聽。喬以災異策免。
宦者唐衡左悺等。共譖杜喬於帝曰。陛下前當即位。喬與
李固抗議。以為不堪奉宗社。帝怨之。會清河劉文與南郡
妖賊劉鮪謀立清河王蒜。事覺伏誅。冀因誣李固杜喬云
與文鮪交通。收固喬。皆死獄中。

太后梁氏崩。增封冀萬戶。封冀妻孫壽為襄城君。壽善為
妖態。冀甚寵憚之。冀用壽言。多斥奪諸梁在位者。外以示
謙讓。而實崇孫氏。孫氏宗親冒名為侍中卿校郡守長吏
十餘人。皆貪饕凶淫。橫略婦女。毆繫吏卒。所在怨毒。侍御
史朱穆。自以冀故吏。奏記諫曰。夫將相大臣。均體元首。共
輿而馳。同舟而濟。輿傾舟覆。患實共之。豈可以去明即昧。
履危自安。主孤時困。而莫之恤乎。冀不納。穆又極諫。冀報
書云。如此。僕亦無一可邪。然素重穆。亦不甚罪也。
臣按。冀有如是故吏。苟能聽言改過。縱未得為善人。或
可免於喪元覆族。而迷不自悟。可謂下愚不移也。
帝欲褒崇梁冀。使中朝會議其禮。特進胡廣等。咸稱冀勳
德宜比周公。錫之山川土田附庸。黃瓊獨曰。冀可比鄧禹。
合食四縣。朝廷從之。於是有司奏冀入朝不趨。劍履上殿。
謁讚不名。禮儀比蕭何。賞賜比霍光。每朝會與三公絕席。
宜布天下。為萬世法。冀猶以所奏禮薄。意不悅。
臣按。自昔權臣用事。必有佞諛之士。張大其功德。以惑
人主。欺天下。故在王莽時。則有如孔光者。以周公比莽。
莽緣此以居攝而篡勢成。梁冀之凶愎。是亦一莽也。則
有如胡廣者。以周公比冀。是將復導以居攝篡奪之事
也。賴黃瓊獨持正議。少殺其禮。然合鄧侯高密博陸三
功臣之寵以加之。亦可謂過矣。冀曾不自揆而猶以為
薄。是必欲如周公而後已。何其愚也。

延熹中。日有食之。太史令陳授因小黃門徐璜陳日食之
變。咎在大將軍冀。冀諷雒陽收考。授死於獄。帝由是怒冀。
臣按。冀嘗弒君矣。而帝不怒。又嘗殺大臣矣。帝亦不怒。
迨陳授死。而怒者。授因黃門而陳日食之變。是必與中
常侍素善者也。授之死。中常侍必有為之言者與。然則
帝非為陳授而怒。直為黃門而怒耳。臣嘗謂桓靈非天
下之君。黃門之君也。此亦其一端云。
冀暴虐日甚。京兆尹陳龜上疏言其罪狀。請誅之。帝不省。
龜自知必為冀所害。不食而死。梁皇后恃姊兄蔭勢。恣極

奢靡兼倍前世專寵妬忌六宮莫得進見及太后崩恩寵
淩衰后既無子每宮人孕育鮮得全者梁冀一門前後七
侯三皇后六貴人二大將軍夫人女食邑稱君者七人尚
公主者三人其餘卿將尹校五十七人冀專擅威柄凶恣
日積宮衛近侍並樹所親禁省起居纖微必知其四方調
發歲時貢獻皆先輸上第於冀乘輿乃其次焉吏民齎貨
求官請罪者道路相望百官遷召皆先到冀門牋檄謝恩
然後敢詣尚書下邳吳樹爲宛令之官辭冀冀賓客布縣
界以請託樹樹曰小人姦蠹比屋可誅明將軍處上將之
位宜崇賢善以補朝闕自侍坐以來未聞稱一長者而多

託非人誠非敢聞冀嘿然不悅樹到縣遂誅殺冀客爲人
害者數十人樹後爲荆州刺史辭冀冀鴆之出死車上
郎中汝南袁著年十九詣闕上書曰夫四時之運功成則
退高爵厚寵鮮不致災今大將軍位極功成可爲至戒宜
遵縣車之禮高枕頤神傳曰木實繁者披枝害心若不抑
損盛權將無以全其身矣冀密遣掩捕得著笞殺之
涿郡崔琦以文章爲冀所善琦作外戚箴白鵠賦以風冀
怒琦曰昔管仲相齊樂聞譏諫之言蕭何佐漢乃設書過
之吏今將軍累世台輔任齊伊周而德政未聞黎元塗炭
不能結納貞良以救禍敗反欲鉗塞士口杜蔽主聽將使
元黃改色馬鹿異形乎冀無以對因遣琦歸琦懼而亡匿
冀捕得殺之

臣按人臣之罪莫大於弒君冀既嘗犯之矣則其擅殺
士大夫特細故末節耳而臣於邊恢之死陳龜之死吳
樹之死袁著崔琦之死不之略者於以見光武明章崇
奬節誼成一代之風俗雖權臣殺生在手士大夫未嘗
畏懾昌言勁論直指其惡死者相屬於前來者復奮于
後漢祚雖微姦臣猶有所顧忌而不敢動其此之故與

冀秉政幾二十年威行內外天子拱手不得有所親與帝
既不平之因獨呼小黃門史唐衡中常侍單超小黃門史

左悺中常侍徐璜黃門令具瑗等以上皆與梁不合者入室謂曰梁
將軍兄弟專朝迫脅內外公卿以下從其風旨今欲誅之
於常侍意如何超等對曰誠國姦賊當誅日久但恐陛下
狐疑帝曰姦臣脅國當伏其罪何疑乎於是更召璜瑗等
五人共定其議帝齧超出血爲盟超等曰陛下今計已決
勿復更言恐爲人所疑冀心疑超等使中黃門張惲入省
宿以防其變具瑗敕吏收惲帝詔諸尚書入發其事使具
瑗將虎賁羽林軍千餘人與司隸校尉張彪共圍冀第使
光祿勳袁盱持節收冀大將軍印綬徙冀及妻壽即日皆
自殺悉收梁氏孫氏中外宗親送詔獄無長少皆棄市

尉劉廣司徒韓縯司空孫朗皆坐阿附梁冀免爲庶人百姓莫不稱慶收冀財貨縣官斥賣合三十餘萬萬以充王府用減天下稅租之半散其苑囿以業窮民封單超徐璜具瑗左悺唐衡皆爲縣侯世謂之五侯

臣按桓帝昏庸之主也而能不以梁冀之援立爲私恩而勇於除天下之大賊惜其不謀之公卿近臣而謀之閹寺冀雖誅而五侯復橫卒以趣漢於亡惜哉

晉武帝立皇后楊氏(原皇后叔父駿之女名芷)楊后叔父珧(音姚)上表曰自古一門二后未有能全其宗者乞藏此表於宗廟異日如臣之言得以免禍帝以后父駿爲車騎將軍封臨晉侯尚書褚䂮(音略)郭奕皆表駿小器不可任社稷之重帝不從帝既平吳頗事遊宴怠於政事后父楊駿及弟珧濟始事交通請謁勢傾內外時人謂之三楊

臣按楊珧知一門二后之未有能全其宗盍亦戒懼省以求自免而乃預權用事交通請謁致有三楊之目他日之禍是自取之也尚何尤焉

楊駿忌汝南王亮排出之

武帝疾篤未有顧命侍中車騎將軍楊駿獨侍疾禁中駿輒以私意改易要近樹其心腹武帝崩太子即皇帝位(是爲惠帝)尊皇后楊氏曰皇太后立妃賈氏爲皇后(賈充女)

臣按楊駿獨受顧命而以私意改易要近植其所私楊氏之禍始乎此矣

楊駿入居太極殿梓宮將殯六宮出辭而駿不下殿以虎賁百人自衛

臣按太極天子之路寢非人臣所得居虎賁天子爪牙非人臣所自衛駿至是不容誅矣

汝南王亮畏懼不敢臨喪哭於大司馬門外出營城外表求過葬而行駿弟濟勸駿留亮不從濟謂尚書左丞傅咸曰家兄若徵大司馬(謂亮也)退身避之門戶可全咸曰宗室外戚相恃而安但召大司馬還共崇至公以輔政無爲避也濟又使侍中石崇見駿言之駿不從

臣按宗室外戚共輔朝政雖非先王令典然以外戚獨專其任又曷若與宗室共之爲公耶

詔以太尉駿爲太傅大都督假黃鉞錄朝政百官總己以聽傅咸謂駿曰諒闇不行久矣今主上謙沖委政於公而天下不以爲善懼明公未易當也周公大聖猶致流言況聖上春秋非成王之年乎山陵既畢明公當悉思進退之宜駿不從

駿辟王彰爲司馬彰逃避不受其友怪而問之彰曰自古一姓二后未有不敗況楊太傅昵近小人疏遠君子專權

大學衍義輯要 卷六 外家驕恣之禍 全

自恣敗無日矣吾踰海出塞以避之猶恐及禍奈何應其辟乎且武帝不惟社稷大計嗣子既不克負荷受遺者復非其人天下之亂可立待也

臣按晉室之亂王彰數言足以蔽之矣

初賈后之爲太子妃也嘗以妬手殺數人又以戟擲孕妾子隨刄墮武帝大怒將廢之荀勗馮紞楊珧共營救之楊后曰賈公閭字充有大勳於社稷謂充弑魏高貴鄉公而成晉之篡也妃其親女正復妬忌豈可遽忘其先德耶妃由是得不廢后數戒厲妃妃不知后之助己反恨之及帝即位賈后不肯以婦道事太后又欲干預政事而爲太傅楊駿所抑遂謀誅駿

廢太后殺駿於馬廐收駿弟珧濟皆夷三族送太后於永寧宮廢爲庶人董養遊大學升堂嘆曰朝廷建斯堂將以何爲乎天人之理既滅大亂將至矣

賈后族兄車騎司馬模從舅右衛將軍彰女弟之子賈謐並預朝政賓客盈門謐雖驕奢而好客喜延士大夫石崇陸機機弟雲潘岳等皆附於謐號二十四友崇與岳尤諂事謐每候謐出皆降車望塵而拜

太宰汝南王亮太傅衛瓘皆錄尚書事輔政賈后患二公執政使帝作手詔賜楚王瑋使誅之二公死又以專殺罪瑋誅之於是賈后專朝委任親黨以賈模爲散騎常侍加侍中以張華爲侍中中書監裴頠爲侍中並管機要

賈后淫虐日甚賈模恐禍及己甚憂之裴頠旦夕說從母廣城君后之母郭槐令戒諭賈后以親厚太子賈模亦數爲后言禍福后不能用反以模爲毀己而疎之模憂憤而卒

帝爲人戇騃常在華林園聞蝦蟆謂左右曰此鳴者爲官乎爲私乎時天下荒饉百姓餓死帝聞之曰何不食肉糜由是權在羣下政出多門勢位之家更相薦託有如互市賈郭恣橫貨賂公行南陽魯褒作錢神論以譏之

初廣城君郭槐以賈后無子常勸后使慈愛太子賈謐驕縱數無禮於太子廣城君常切責之及廣城病臨終執后

手令盡忠於太子言甚切至又曰趙粲賈午必亂汝家事我死後勿復聽入深記吾言后不從更與粲午謀害太子太子幼有令名及長不好學惟與左右嬉戲賈后復使黃門輩誘之爲奢靡威虐由是名譽浸減驕慢益彰太子性剛知賈謐雖驕貴不能假借謐譖太子於后曰太子多畜私財以結小人爲賈氏也若宮車晏駕彼居大位依楊氏故事誅臣等廢后於金墉城如反手耳不如早圖之更立慈順者可以自安后納其言宣揚太子之短布於遠近又詐爲有娠取妹夫韓壽子養之欲以代太子中護軍趙俊請太子廢后太子不聽賈后詐稱帝不豫召太子既至后

不見置于別室使黃門郎潘岳作書草強太子醉稱詔使
書之其字半不成后補成之帝幸式乾殿召公卿入示之
廢爲庶人幽於金墉城殺其母謝淑妃
太子既廢衆情憤怒右衛督司馬雅常從督許超皆嘗給
事東宮與殿中郎士猗等謀廢賈后復太子以右軍將軍
趙王倫執兵柄可假以濟事使孫秀言于倫倫納焉事起
秀言于倫曰太子聰明剛猛若還東宮必不受制於人不
若遷延緩期賈后必害太子然後廢賈后爲太子復讐豈
徒免禍更可得志倫然之秀因使人行反間言殿中人欲
廢皇后迎太子賈后聞之甚懼倫秀因遣謐等早除太子

以絕民望后使太醫令稱據和毒藥矯詔使黃門孫慮至
許昌毒太子太子不肯服慮以藥杵推殺之
趙王倫矯詔將兵入斬賈謐於西鍾下廢賈后爲庶人幽
之於建始殿詔捕賈氏親黨斬之未幾相國倫矯詔遣尚
書劉弘齎金屑酒賜賈后死於金墉城謐故太子曰愍懷
臣按晉氏以不仁得天下立國之基未固也而外戚相
繼用事皆凶殘不道趨國于亡曁愍懷廢而賈后死賈
后死而趙王篡由是諸王舉兵迭相攻討劉淵石勒乘
時而起遂據中原然則兆斯亂者非楊賈而誰哉
唐外戚傳序凡外戚成敗視主德何如主賢則共其榮主

否則先受其禍故太宗檢貴倖裁賞賜貞觀時戚里無敗
家高中二宗柄移豔私產亂朝廷武韋諸族耄嬰頸血一
日同汙鐵刃元宗初年法行近親裏表修敕天寶尊明委
政妃宗階召反虜遂喪天下楊氏之誅噍類不遺數十年
之寵不償一日之慘甲第厚貲無救同坎之悲寧不哀哉
代德而降閹尹參嬖後宮雖多無赫赫顯門亦無刀鋸大
戮故用福甚者得禍酷取名少者蒙責輕理所固然云
武后既稱帝改唐爲周立承嗣爲魏王三思爲梁王餘爲
郡王者數人承嗣三思以親王爲宰相又求爲太子賴狄
人傑言而止諸武各任事恣橫後張柬之尊奉太子誅后

所幸張易之昌宗迎太子復位改周爲唐洛州長史薛季
昶謂張柬之敬暉曰二凶雖除產祿猶在（謂三思等）去草不去
根終當復生二人曰大事已定彼猶几上肉耳夫何能爲
季昶歎曰吾不知死所矣朝邑尉劉幽求亦謂桓彥範曰
三思尚存公輩終無葬地若不早圖噬臍無及不從有上
官婉兒者武后時爲婕妤用事於中三思通焉故黨於武
氏薦三思於韋后引入禁中上遂與三思圖議政事張柬
之等皆受制於三思上使韋后與三思雙陸（傅戲）而自居旁
爲之點籌三思與后通由是武氏之勢復振張柬之等數
勸上誅諸武不聽柬之曰革命之際宗室諸李誅夷略盡

今賴天地之靈陛下返正而武氏濫官僭爵按堵如故豈遠近所望耶願頗抑損其祿位以慰天下不聽柬之等或撫牀歎憤或彈指出血曰主上昔爲英王時稱勇烈吾所以不誅諸武者欲上自誅之以張天子威耳今反如此事勢已去知復奈何上數幸三思第監察御史崔皎密諫曰國命初復則天在西宮人心猶有附會周之舊臣列居朝廷陛下奈何輕有外遊不監豫且之禍上洩之三思之黨切齒以三思爲司空同中書門下三品敬暉等帥百官上表以爲天授(武后年號)革命之際宗室誅竄殆盡豈得與諸武並封今天命維新而諸武封建如舊並居京師開闢以來

未有斯理願陛下爲社稷計降其王爵以安內外不許武三思與韋后日夜譖敬暉等不已皆坐貶處士韋月將上書告武三思潛通宮掖必爲逆亂上大怒命斬之黃門侍郎宋璟奏請推案上益怒不及整巾屣履出側門謂璟曰朕謂已斬乃未耶璟曰人言中宮私於三思陛下不問而誅之臣恐天下必有竊議固請按之上不許璟曰必欲斬月將請先斬臣不然臣終不敢奉詔上怒少解乃命與杖流嶺南過秋分斬之

皇后以太子重俊非其所生惡之安樂公主與駙馬武崇訓常陵侮太子或呼爲奴崇訓又教公主言于上請廢太子立己爲皇太女太子積不能平與左羽林大將軍李多祚等矯制發羽林千騎兵殺武三思崇訓于其第并親黨十餘人重俊又欲誅婕妤不克爲衛兵所殺

定州人郎岌上言韋后將爲逆亂后白上杖殺之許州司兵參軍燕欽融復言皇后淫亂干預國政宗族強盛安樂公主武延秀宗楚客圖危宗社上召欽融面詰之欽融頓首抗言神色不撓上默然宗楚客矯制令飛騎撲殺之

安樂公主欲皇后臨朝自爲皇太女乃合謀於餅餤進毒中宗崩韋后秘不發喪自總庶政徵諸府兵伍萬使韋捷韋璿韋錡韋播等分領之皇后臨朝攝政相王子臨淄王

隆基陰聚才勇之士謀復社稷勒兵入斬韋璿等以徇又斬韋后安樂公主武延秀上官婕妤等捕索諸韋在宮中并諸韋親黨及素爲韋后所親信者皆誅之尸韋后於市武氏宗屬誅死流竄殆盡睿宗即位以臨淄王隆基爲太子(元宗)追削三思崇訓爵謚斵棺暴尸平其墳墓追復故太子重俊位號雪敬暉桓彥範崔元暐張柬之袁恕己等罪復其官爵追廢韋后爲庶人安樂公主爲悖逆庶人

臣按武曌(武后名)反易天常僭穢宸極方其時諸武疏王爵綰相印布列中外肆騁凶悖而承嗣三思其最焉至求爲太子規取神器賴忠賢反復開諭中宗得復儲位未

迄五王奮忠。入誅二孺。迎帝返正。當斯時也。列武曌移社稷滅宗枝之罪。告于九廟。廢處別宮。而丹其族。宜也。諸賢失機。顧以中宗爲英主。留三思輩弗誅。使之藉手。未幾因嬪御以進。自媚於賊后。因復用事。屠剪忠勳。濁亂宮掖。以成韋庶人弒逆之禍。蓋自武曌革命以來。三辰翳掩者凡二十餘年。賴明皇奮自諸王。討除內難。於是武韋二氏殄僇殆盡。人神之憤。乃始稍快。垂之千古。永爲后黨之戒焉。○考西漢戚屬。其以權寵致敗者十有六家。而臣所著者唯呂氏王氏。後漢至唐。戚里之不克終者甚衆。而臣於東都獨著梁竇氏。於晉獨著楊賈氏。於唐則著武韋氏。蓋其尤章章焉者也。人主能監觀于斯。必思所以全外族。外族能戒懼于斯。必思所以自全。不待盡述往事。而後足以垂永鑑也。

大學衍義輯要卷六 終

大學衍義補原序

臣惟大學一書。儒者全體大用之學也。原於一人之心。該夫萬事之理。而關係乎億兆人民之生。其本在乎身也。其則在乎家也。其功用極於天下之大也。聖人立之以爲教。人君本之以爲治。士子業之以爲學。而用以輔君。是蓋六經之總要。萬世之大典。二帝三王以來。傳心經世之遺法也。孔子承帝王之傳。以開百世儒教之宗。其所以立教垂世之道。爲文二百有五言。凡夫上下古今百千萬年。所以爲學爲教爲治之道。皆不外乎是。曾子親受其教。既總述其言。又分釋其義。以爲大學一篇。

漢儒雜之禮記中。至宋河南程顥兄弟。始表章之。新安朱熹爲之章句或問。建安眞德秀又摭取經傳子史之言以塡實之。各因其言以推廣其義。名曰大學衍義。獻之時君。以端出治之本。以立爲治之則。將以垂之後世以爲君天下者之律令格式也。然其所衍者止於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脩身齊家。蓋卽人君所切近者而言。欲其舉此而措之於國天下耳。臣竊以爲儒者之學。有體有用。體雖本乎一理。用則散於萬事。要必析之極其精而不亂。然後合之盡其大而無餘。是以大學之教。既舉其綱領之大。復列其條目之詳。而其條目之中。又各有

條理節目者焉其序不可亂其功不可闕闕其一功則少其一事欠其一節而不足以成其用之大而體之爲體亦有所不全矣然用之所以爲大者非合衆小文豈能以成之哉是知大也者小之積也譬則網焉網固不止乎一目然一目或解則網有不張譬則室焉室固不止乎一椽然一椽或虧則室有不具此臣所以不揆愚陋竊倣眞氏所衍之義而於齊家之下又補以治國平天下之要也其爲目凡十有二曰正朝廷曰正百官曰固邦本曰制國用曰明禮樂曰秩祭祀曰崇敎化曰備規制曰愼刑憲曰嚴武備曰馭夷狄曰成功化先其本

而後末繇乎內以及外而終歸於聖神功化之極所以兼本末合內外以成夫全體大用之極功也眞氏全書本之身家以達之天下臣爲此編則又將以致夫治平之效以收夫格致誠正脩齊之功因其所餘而推廣之補其略以成其全故題其書曰大學衍義補云非敢並駕先賢以犯不韙之罪也臣嘗讀眞氏之序有曰爲人君者不可以不知大學爲人臣者不可以不知大學而繼之以爲人君而不知大學無以淸出治之原而繼之以爲人臣而不知大學無以盡正君之法是蓋就其本體而言爾若卽其功用而究竟之君臣所當知者則固

有在也粤自古昔聖賢爲學之道帝王爲治之序皆必先知而後行知之必明其義行之必舉其要是以欲行其要者必先知其義苟不知其義之所在安能得其要而行之哉故臣之此編始而學之則爲格物致知之方終而行之則爲治國平天下之要宮闕高深不出殿廷而得以知夫邑里邊鄙之情狀草澤幽遐不履城闉而得以知夫朝廷官府之政務非獨舉其要責出治者以御世撫民之具亦所以明其義廣正君者以輔世澤民之術譬之毉（同醫）書其前編則黃帝之素問戉（古文越字）人之難經後編則張仲景金匱之論孫思邈千金之方一方

可以療一證隨其方以已其疾惟所用之何如也前書主於理而此則主乎事眞氏所述者雖皆前言往行而實事主於啟發當代之君亦猶孔孟告魯衛齊梁之君而因以垂後世之訓臣之此篇較之前書文雖不類意則貫通第文兼雅俗事雜儒吏其意蓋主乎衆人易曉而今日可行所引之事類多重複所脩之辭不能雅馴弗暇計也臣遠方下士叨官禁近當先皇帝在御之日開經筵卽綴班行之末親睹儒臣以眞氏之書進講陛下毓德靑宮又見宮臣之執經者日以是書進焉臣於是時蓋已有志於是旣而出教太學暇日因採六經諸

史百氏之闕也。繕寫適完。而陛下嗣登大寶。蓋若有待
言者。臣學不足以適用。文不足以達意。偶因所見。而妄
有所陳。區區一得之愚。固無足取。而惓惓一念之忠。儻
爲聖明所不棄焉。未必無少補於初政之萬一。臣濬謹
序。

進大學衍義補表

國子監掌監事禮部右侍郎臣邱濬誠惶誠懼稽首頓
首上言。伏以持世立敎在六經。而撮其要於大學。明德
新民有八目。而收其功於治平。舉德義而措之於事爲。
酌古道而施之於今政。衍先儒之餘義。補聖治之極功。
惟知磬獻芹之誠。罔暇顧續貂之誚。原夫一經十傳乃
聖人全體大用之書。分爲三綱八條實學者脩己治人
之要。章句既有以大明聖蘊。衍義又所以上格君心。書
雖成於前朝。道則行於今代。惟太祖之建極嘗大書於
殿壁之間。曁列聖之紹基屢聽講於經筵之上。既已致

夫雍熙泰和之治。一皆本乎躬行心得之餘。善推所爲
者固無俟乎盡言。欲全其功者亦須補其闕略。觀衍義
之四要。尚遺治平之二條。雖曰舉而措之爲無難。不若
成而全之爲盡善。况有其體則有其用。既成乎己當成
乎人。理固無一之可遺。功豈有一之可闕。善法不能以
徒舉。本末則貴乎兼該。每當䌷閱之時。輒起編劘之念。
顧一人之見聞有限。而天下之事體多端。居一室而料
度乎四方。據己私而折衷乎衆務。亦固知其不可。猶强
爲其所難。是蓋一念區區報國之忠。抑亦平生孜孜爲
學之志。是以頓忘下賤。僭效前脩。豈不知妄儗非倫。竊

亦欲薄陳所見。念惟天下之大。其本在於一身。人心之微。其用散於萬事。一物有一物之用。一方有一方之宜。所以化之者固本於身。所以處之者各有其道。事皆有理。必事事皆得其宜。人各有心。須人人不拂所欲。伊欲處之適當其可。必先講之務盡其詳。攷古以證今。隨時而應用。積小以成其大。補偏以足其全。鉅細精粗。而曲折周詳。前後左右。而均齊方正。於以衍治國平均天下之義。用以收格致誠正脩齊之功。舉本末而有始有終。合內外而無餘無欠。期必底於聖神功化之極。庶以見夫大學體用之全。體例悉準於前書。楷範用垂於後學。

稽聖經。訂賢傳。剟取無遺。紀善行。述嘉言。蒐求罔棄。附以管中之所見。覬於日下之可行。俯竭涓塵之微。仰裨海嶽之大。兹蓋伏遇皇帝陛下。睿知有臨。剛明不惑。學古訓而獲大道。愼儉德以懷永圖。蚤毓德於靑宮。服膺大訓。時潛心於黃卷。玩味聖經。開導盡忠荩之言。體驗極擴充之力。每躬行而實踐。恒日就以月將。仁孝之德孚於宮闈。元良之聲播於函夏。一旦承天而踐阼。萬邦仰德以歸心。大志夙成。適符漢宣登極之歲。小毖求助。肇啓周成訪落之心。首深究於大猷。亟恢宏於至治。凡新政之大有建置。皆舊學之素所講明。廣充格致誠正之功。用臻脩齊治平之效。太平之治。端可計日而待也。臣濬下愚陋質。荒陬孤生。生世無寸長。頗留心於扶世。讀書有一得。輒妄意以著書。固非虞卿之窮愁。亦匪眞氏之去位。猥以官居三品。慚厚祿以何裨。年近七旬。惜餘齡之無幾。一年仕宦不出國門。六轉官階皆司文墨。莫試涖政臨民之技。徒懷愛君憂國之心。竭平生之精力。始克成編。恐無用之陳言。終將覆瓿。幸際朝廷更化。中外肅清。總攬權綱。一新政務。儻得徹九重之聽。取以備乙夜之觀。采於十百之中。用其二三之策。未必無補於當世。亦或有取於後人。民物於是乎一新。世道兹焉

乎復古。好所好。惡所惡。一人永子育乎兆民。賢其賢。親其親。四海咸尊戴於萬世。臣干冒天威。無任激切屏營之至。臣所撰到大學衍義補一百六十卷。補前書一卷。并目錄三卷。共成四十帙。謹奉表隨進以聞。

大學衍義補輯要總目

卷首

誠意正心之要　審幾微

謹理欲之初分　察事幾之萌動

防姦萌之漸長　炳治亂之幾先

卷一

治國平天下之要　正朝廷

總論朝廷之政　正綱紀之常

定名分之等　公賞罰之施

謹號令之頒　廣陳言之路

卷二

治國平天下之要　正百官

總論任官之道　定職官之品

頒爵祿之制　敬大臣之禮

簡侍從之臣　重臺諫之任

清入仕之路　公銓選之法

嚴考課之法　崇推薦之道

戒濫用之失

卷三

治國平天下之要　固邦本

總論固本之道　蕃民之生

制民之產　重民之事

寬民之力　愍民之窮

䘏民之患　除民之害

擇民之長　分民之牧

詢民之瘼

卷四

治國平天下之要　制國用

總論理財之道　貢賦之常

經制之義　市糴之令

銅楮之幣　山澤之利

征榷之課　傅算之籍

鬻算之失　漕輓之宜

屯營之田

卷五

治國平天下之要　明禮樂

總論禮樂之道　禮儀之節

樂律之制　王朝之禮

郡國之禮　家鄉之禮

卷六

大學衍義補輯要卷首

明瓊山邱　濬撰　粤西陳宏謀纂輯

誠意正心之要　審幾微補

臣按宋儒眞德秀大學衍義於誠意正心之要立爲二目曰崇敬畏曰戒逸欲其於誠意正心之事蓋云備矣然臣讀朱熹誠意章解竊有見於審幾之一言蓋天下之理二善與惡而已矣善者天理之本然惡者人欲之邪穢所謂崇敬畏者存天理之謂也戒逸欲者遏人欲之謂也然用功於事爲之著不若審察於幾微之初尤易爲力焉臣不揆愚陋竊原朱氏之意補審幾微一節於二目之後極知僭踰無所逃罪然一得之愚或有可取謹援諸書之言有及於幾微者者於左

○謹理欲之初分

大學曰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謙讀爲慊故君子必愼其獨也

臣按誠意一章乃大學一書自脩之首而愼獨一言又誠意一章用功之始章句謂謹之於此此者指獨而言也獨乃人心念慮初萌動之端善惡誠

偽所由分之始甚細微而幽隱也學者必審察於此以實為善而去惡譬如人之行路於其分歧之處舉足不差自此而行必由乎正道否則差毫釐而謬千里矣

中庸曰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

臣按大學中庸二書皆以慎獨為言朱子章句於大學慎獨曰審其幾中庸慎獨曰幾則已動先儒謂一幾字是喫緊為人處也夫所謂獨者豈出於隱微之外哉隱微是人所不睹不聞而我所獨睹獨聞之處也我所獨睹獨聞者豈非其幾乎幾已

動矣人未知而我已知之則甚見而甚顯矣此正善惡之幾也於其幾動之處而致其謹焉戒慎乎其所初睹恐懼乎其所初聞方其欲動不動之間已萌始萌之際審而別之去其惡而存其善慎而守之必使吾方寸之間念慮之際絕無一毫人欲之萌而純乎義理之發則道不須臾離於我矣

易曰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漢書吉字下有凶字）

臣按此萬世訓幾字之始蓋事理之在人心有動有靜靜則未形也動則已形也幾則動而未離乎靜微而未至於著者也先儒所謂萬事根源日用

第一親切工夫者此也大舜精以察之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皆於此著力焉方其一念初萌之始即豫知其善惡之幾知其為善也斷乎可為則為之必果知其為惡也斷乎不可為則去之不疑則有善無惡推之天下國家罔有所失矣

通書曰幾善惡又曰動而未形有無之間者幾也

又曰不思則不能通微不睿則不能無不通是則無不通生於通微通微生於思故思者聖功之本而吉凶之幾也

朱熹曰周子極力說箇幾字儘有警發人處近則公

私邪正遠則廢興存亡只於此處看破便斡轉了此是日用第一親切工夫精粗隱顯一時穿透堯舜所謂惟精惟一孔子所謂克己復禮便是此事又曰幾微之間善者便是天理惡者便是人欲纔覺如此存其善去其惡可也又曰天理人欲之分只爭這些子故周子只管說幾字然辨之不可不早故橫渠每說豫字

○察事幾之萌動

易曰夫易聖人之所以極深而研幾也惟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惟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

知幾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其知幾乎。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易曰。介于石。不終日。貞吉。介如石焉。寧用終日。斷可識矣。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

臣按天下之事。莫不有幾。惟其知之豫也。然後能戒之於早。不至於暴著。而不可遏。是以君子貴乎明哲而定靜。明哲則中心無所惑。而灼有所見。於善惡未分之初。定靜則外物不能動。而確有所守於是非初分之際。見微而知其彰。不待其昭著也。見柔而知其剛。不待其堅凝也。所以然者。亦惟在

乎格物以致其知。知止而至於能得。如此則無不知之幾。不俟終日而判斷矣。非特為萬夫之望。雖如神之聖。殆亦可幾也乎。

象曰。天與水違行。訟。君子以作事謀始。（作事謀始訟端絕矣）

項安世曰。天下之事。不可以細微而不謹也。不可以親暱而不敬也。禍亂之端。夫豈在大。曹劉共飯。地分於匕箸之間。蘇史滅宗。忿起於笑談之頃。謀始之誨。豈不深切著明乎。

臣按先儒謂天左旋而水東注。違行也。又曰。天上水下。相違而行。訟之由也。君子體此。凡所云為。舉錯皆合於天理。順於人心。安有紛紛之口語。狺狺之訟言乎。或曰。興訟構獄。官府之事也。朝廷於民直驅之而已。將誰訟乎。吁。上之於下。勢不同而理同。下之於上。不敢言而敢怒。民訟於心。甚於訟於口也。民訟於天。甚於訟於官也。人君誠畏天譴畏民怒。凡有興作。烏可不謀於始乎。

虞書。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一二日之間事幾之來且至萬焉可一日而縱欲乎）

禹曰。都。帝。慎乃在位。帝曰。俞。禹曰。安（順適乎道心之正而不陷於人欲之危）汝止。（心之所止）惟幾（所以審其事之發）惟康。（所以省其事之安）

帝庸作歌曰。勑（戒勑）天之命。惟時（無時而不戒勑）惟幾。（事之微也無事而不戒勑）

周書。嗣若功。王乃初服。嗚呼。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今天其命哲。命吉凶。命歷年。知今我初服。宅新邑。肆惟王其疾敬德。

朱熹曰。王之初服。不可不謹。其習猶子之初生。不可不慎其初所教。故今天命正在初服之時。敬德則哲則吉則歷年。不敬則愚則凶則短折也。

詩。鶴鳴于九皐。聲聞于野。又曰。鶴鳴于九皐。聲聞于天。

臣按天下萬事萬物之理。不出一誠。誠者何。實理

也。實有是理則實有是形。實有是器則實有是聲。如詩言鶴之鳴在乎九折之澤至深至遠之處而其聲乃聞於郊野虛空至高至大之間。有是實事於中卽有是實聲於外誠之不可揜如此也。人主在深宮之中有所施爲亦自知其理之非。乃不勝其私欲之蔽冒昧爲之遮藏引避惟恐事情之彰聞戒左右之漏泄忌言官之諷諫卒不能使之不昭灼者此蓋實理之自然如鶴鳴而聲自聞也。嗟乎。天下事可爲者必可言。可爲而不可言則非可爲者矣。人君於此凡一念之興幾微方動則必反

思於心曰吾爲此事可以對人言否乎。可以與人言則爲之不可與人言則不爲則所爲者無非可言之事若然則吾所爲者惟恐人傳播之不遠矣。尚何事箝人之口。畏人議已哉。

禮記曰。禮之敎化也微。其止邪也於未形。使人日徙善遠罪而不自知也。是以先王隆之也。

臣按微者幾之初動未大者也。君子於其幾微方動未形而愼之。愼之如何亦隆禮而已矣。是故知男女之有欲也則制昏禮以止其淫僻之行於情實未開之先。知飲食之易爭也則制鄉飲以止其爭鬬之獄於朶頤未動之始。制喪祭之禮以止其倍死忘生之念於哭臨奠獻之際制聘覲之禮以止其倍畔侵陵之患於玉帛俎豆之閒。是皆不待欲動情勝而自有潛消速化之妙。

宋司馬光曰。書曰萬幾幾之爲言微也。治之於幾則用力寡而功多。治之於盛則用力多而功寡。是故聖帝明王皆銷患於未萌弭禍於未形天下陰被其德而莫知其所以然也。又曰。未然之言常見棄忽。及其已然又無所及。夫晏安怠惰肇荒淫之基。奇巧珍玩發奢泰之端。甘言卑詞啟僥倖之塗。附耳屛語開讒賊之門。不惜名

器導僭逼之源。假借威福授陵奪之柄。凡此六者。其初甚微。朝夕狎玩未覩其害日滋月益。遂至深固。比知而革之則用力百倍矣。

○防姦萌之漸長

易坤初六。履霜堅冰至。象曰。履霜堅冰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文言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臣弒其君子弒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辨之不早辨也。

程頤曰。陰之始凝而爲霜。履霜則當知陰漸盛而至堅冰矣。猶小人始雖甚微不可使長長則至於盛也。

大畜。六四。童牛之牿。元吉。童者未角之稱牿施橫木於牛角以防其觸也
六五。豶豕之牙。吉。攻其特而去之曰豶所以去其勢也
程頤曰。初居最下。陰之微者。微而畜之則易制。猶童牛而加牿也。蓋人之惡。止於初則易。既盛而後禁則扞格而難勝。又曰。豕。剛躁之物。而牙爲猛利。強制其牙則用力勞而不能止其剛躁。若豶去其勢則牙雖存而剛躁自止。君子知天下之惡不可以力制也。則察其機。持其要。塞絕其本原。故不假刑罰嚴峻。而惡自止也。
臣按大畜二爻。誠人君制惡之要術也。察之於微

知其不可用。制之於早使其不敢肆。操之有要使彼自戢止。又安得有莽懿之禍覽節之患哉。
姤。初六。繫于金柅。止車之物 貞吉。靜正則吉 有攸往。見凶。往進則凶 羸豕孚蹢躅。豕方羸時中心之誠在於跳躑
程頤曰。陰長則陽消。制之當於其微。君子小人異道。小人雖微弱時。未嘗無害君子之心。防於微則無能爲矣。
臣按豕羸力未能動。然至誠在於蹢躅。得伸則伸矣。如唐武宗時李德裕爲相。君臣契合。莫能間之。近倖怗息畏伏。誠若無能爲者。而不知其志在求逞也。其後繼嗣重事。卒定於其手。而德裕逐矣。幾微之閒所當深察。
詩。小弁。莫高匪山。莫浚匪泉。君子無易由言。耳屬于垣。
朱熹曰。山極高矣。而或陟其巔。泉極深矣。而或入其底。故君子不可易於其言。恐耳屬于垣者有所觀望左右而生讒譖也。
呂祖謙曰。唐德宗將廢太子而立舒王。李泌諫之。且曰願陛下還宮勿露此意。左右聞之。將樹功於舒王。太子危矣。此正君子無易由言耳屬于垣之謂也。
通鑑。初命晉大夫魏斯趙籍韓虔爲諸侯。

臣按三晉欲分宗國非一日矣。至是斯籍虔始自裂土而南面焉。周雖不命。其能禁其自侯哉。原其所起。先儒謂始自悼公委盟會於大夫。平公受貨賂於崔杼。荀躒出會三臣內叛。陰凝冰堅。垂及百年矣。是以作事貴於謀始。勿謂無害。其禍將大。勿謂無傷。其禍將長。
○炳治亂之幾先
書。五子之歌曰。怨豈在明。不見是圖。
臣按蔡沈謂民心怨背豈待其彰著而後知之當於事幾未形之時而圖之也後世人君耳目蔽於左右。心志隔於上下。見者尚不能圖。

況不見乎明者尚不能知況未明乎圖之之道奈何曰民所好者逸樂也吾役而勞之民雖未懟吾則思曰力窮則懟民之情也預於興役之初度其緩急而張弛焉民所急者衣食也吾徵而取之民雖未怨吾則思曰財窮則怨民之心也預於斂民之始量其有無而取舍焉凡有興作莫不皆然祭民怨也於冥冥之中弭民怨也於涓涓之始帝王之得民心而保天下者如此

書周官王若曰若昔大猷（大道之世）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

易象曰水在火上既濟君子以思患（思之於後）而豫防之（爲之於前）

唐書元宗天寶末安祿山反入關帝獨與貴妃姊妹皇子妃主皇孫及親近宦官宮人出延秋門妃主皇孫之在外者皆委之而去至咸陽望賢宮日向中帝猶未食民獻糲飯雜以麥豆皇孫輩爭以手掬食之須臾而盡有老父郭從謹進言曰在廷之臣以言爲諱闕門之外陛下皆不得知草野之臣必知有今日久矣但九重嚴邃區區之心無路上達事不至此臣何由得睹陛下之面而訴之乎帝曰朕之不明悔無所及慰諭而遣之命軍士散詣村落求食夜將半乃至金城縣縣民皆走驛中無燈火人相枕藉而寢貴賤無以復辨宋儒范祖禹曰上下之等以勢相役而已矣天子以一身而寄天下之上合而從之則爲君離而去之則爲匹夫明皇享國幾五十年一旦失國出奔不四十里而已無食天子之貴四海之富其可恃乎

德宗建中四年涇原兵過京師作亂帝召禁兵禦賊無一人至者乃與太子諸王公主自苑北門出宦官左右從者僅百人後宮諸王公主不及從者什七八

遂幸奉天賊登含元殿爭入府庫運金帛時朱泚閑居賊迎入宮僭號稱大秦皇帝帝時在奉天經月城中資糧俱盡嘗遣健步出城覘賊其人懇以苦寒乞一襦袴帝爲求之不獲竟憫默而遣之時供御纔有糲米二斛每伺賊間夜縋人於城外采蕪菁根而進之

宋史徽宗末年金人分道南侵將逼京師乃傳位欽宗靖康元年金酋自真定趨汴屯於城下京師遂陷金人欲邀徽宗出郊欽宗乃代其往遂如青城金人索金一千萬錠銀二千萬錠帛一千萬匹於是大括

金銀。金人逼欽宗易服。既而又欲徽宗至青城面議。且以內侍所具諸王皇孫妃主名盡取之。徽宗卽與其后同如青城。鄆王楷及諸妃公主駙馬及六宮有位號者皆從。凡法駕鹵簿。皇后以下車輅冠服禮器法物。八寶九鼎等物及官吏內人。內侍技藝工匠倡優府庫蓄積爲之一空。

臣按先儒有言成湯之危懼。成王之小毖。皆思患豫防之謂也。若唐元宗德宗宋徽宗皆當既濟之時恃其富盛不能防微謹始遂馴致於禍亂而不可支持之地。謹掇於篇以垂世戒。

大學衍義補輯要卷一

明瓊山邱 濬撰　粵西陳宏謀纂輯

治國平天下之要　正朝廷

○總論朝廷之政

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爲非。(禁其侵奪於財。禁亂於辭曰)義。

郭雍曰。天地以生物爲德。故人以大德歸之。聖人得崇高之位。然後成位於中。而贊化育。故以位爲大寶也。大寶者。非聖人自以爲寶也。天下有生幸聖人之得位以掌其澤。故天下以爲寶也。

蘇軾曰。人所同好者生也。所同貴者位也。所同欲者財也。天下之大情盡於此矣。三者常相爲用。生者人之本也。無財則無以生。無位則無以養生而理財。作易者蓋知此矣。既言三者。而參之以仁義。其旨蓋有在矣。

臣按先儒謂易之事業盡於此三言。臣謹載此於總論朝廷之政之首。以爲大寶之獻。

書。舜典。詢于四岳。(官名。總四方諸侯之事者)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

朱熹曰。舜既告廟卽位。乃謀治於四岳之官。開四方

之門。以來天下之賢俊。廣四方之視聽。以決天下之壅蔽。

臣按朝廷弊端莫大乎壅蔽。所謂壅蔽者。賢才無路以自達。下情不能以上通也。唐元宗用李林甫爲相。天下舉人至京師者。林甫恐攻己短。請試之。一無所取。乃以野無遺賢爲賀。楊國忠爲相。南詔用兵。敗死者數萬人。更以捷聞。此皆用非其人。不能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遂致天寶之亂。唐室自此不振。諺云。一指在前。泰山不見。姦臣在天子左右。其蒙蔽豈但一指哉。噫。舜帝此四言。眞萬世治天下之藥石也。

大禹謨。嘉言罔攸（所也）伏。野無遺賢。萬邦咸寧。

德惟善政。政在養民。（德非徒善。惟當有以善其政。政非徒善。在乎有以養其民）

洪範。次三（洪範九疇之次三疇）曰農用八政。（所以厚生）一曰食。（務農重穀）二曰貨。（阜通貨財）三曰祀。（報本返始）四曰司空。（度地居民）五曰司徒。（敬敷五教）六曰司寇。（立法懲奸）七曰賓。（懷柔賓客）八曰師。（除殘禁暴）

臣按農用八政之目。如食貨謂之農可也。至祀賓師及三官所掌。皆謂之農何哉。蓋天之立君。原以爲民。凡朝廷之上。建官以涖事。行禮以報本。懷柔以通遠人。興師以禁暴亂。無非使民安其居。盡其力。足其食。而厚其所以生也。後世官闈之事。國都之事。官府之事。邊鄙之事。俱亦有之。而顓顓及於農民之事則鮮。間雖有之。而不知其本意之出於爲農。反因之以戕民生。廢農業。是皆昧於洪範農用八政之本旨也。

周禮。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管國家如身有體）經野。（畫郊野如織有緯）設官分職。以爲民極。

葉時曰。武王訪洪範于箕子。以敘彝倫。而五以皇極居中。古今未有舍皇極而能立國者。以周禮考之。土圭測景以求地中。建國也。面朝後市。左祖右社。辨方也。朝分內外位。列東西。正位也。公五百里。至男百里。體國也。九夫爲井。至四縣爲都。經野也。一曰天官。至六曰冬官。設官也。一曰治職。至六曰事職。分職也。而周公總之以爲民極焉。極也者。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如堯之立民是也。是彝是訓。于帝其訓。如周之敷言是也。蓋王畿立而後根本定。方位設而後等級明。國野分而後疆理正。官職舉而後綱目張。民極之立。孰大於此。

太宰之職。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國。（分之有六。合之則歸於治）乃立天官冢宰。使帥其屬而掌邦治。以佐王均邦國。

乃立地官司徒。使帥其屬而掌邦教。以佐王擾邦國。
乃立春官宗伯。使帥其屬而掌邦禮。以佐王和邦國。
乃立夏官司馬。使帥其屬而掌邦政。以佐王平邦國。
乃立秋官司寇。使帥其屬而掌邦禁。以佐王刑邦國。
乃立冬官司空。使帥其屬而掌邦事。以佐王富邦國。

鄭元曰。官皆云司。太宰不言司者。以其統御衆官。不主一官之事。宗伯亦不言司。以祭祀鬼神非人所主故也。

臣按唐虞有九官。至周始分爲六卿。周公作周禮以此爲建邦六典。至成王訓迪百官。又復申明焉。

昔太祖革前代中書省而設六部。罷丞相而設尚書侍郎。蓋得周公遺意。惟於其未用也。愼於選擇。不勝任也。亟罷之。其旣任也。專於委任。能舉職也。久任之。則古治不難復矣。

禮記。是故先王愼所以感之者。故禮以道其志。樂以和其聲。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姦。禮樂刑政。其極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

宋朱子曰。四海之利病。係斯民之休戚。斯民之休戚。係守令之賢否。然而監司者。守令之綱也。朝廷者。監司之本也。欲斯民之皆得其所。本原之地。在朝廷而已。人君欲監司之皆得其人。事之利病所以爲民之休戚者。皆得上聞。惟以正朝廷爲先務。而正朝廷之具。豈有大於用賢才也。然其才之所長者不同。則任之所宜者亦異。於其大者。使之贊元經體以亮天工。於其細者。使之居官任職以熙庶績。能外事者。使任典戎幹方之責。明治體者。使備拾遺補過之官。又使之各舉所知。布之列位。以共圖天下之事。使疎而賢者雖遠不遺。親而否者雖邇必棄。毋主先入以致偏聽獨任之譏。毋篤私恩以犯示人不廣之戒。進退取舍。惟公論之所在是稽。則朝廷正。而內外遠近莫敢不一於正矣。監司得其人。而後列

郡之得失。可得而知。郡守得其人。而後屬縣之治否。可得而察。重其任以責其成。舉其善而懲其惡。如是則事之所謂利。民之所謂休。將無所不舉。事之所謂病。民之所謂戚。將無所不除。

臣按朱熹又言。天子至尊無上。其居處則內有六寢六宮。外有三朝五門。其嬪御侍衛飲食衣服貨賄之官。皆領於冢宰。其冕弁車旗宗祝巫史卜筮瞽侑之官。皆領於宗伯。有師以道之教訓。有傅以傅之德義。有保以保其身體。有師氏以詔其媺。有保氏以諫其惡。前有疑。後有丞。左有輔。右有弼。其

侍御僕從罔非正人。以旦夕承弼厥辟。出入起居。罔有不欽。發號施令。罔有不臧。在輿有旅賁（勇士掌執戈盾夾車而趨）之規。位宁有官師之典。倚几有訓誦之諫。居寢有暬御之規。臨事有瞽史之道。宴居有工師之誦。史爲書。瞽爲詩。工誦箴諫。大夫規誨。士傳言。庶人謗。商旅（陳也）於市。百工獻藝。（以喻政事）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御瞽幾（察也）聲（樂聲）之上下。不幸而至於有過。則又有爭臣七人。面折廷爭以正救之。蓋所以養之之備如此。是以恭已南面。中心無爲。以守至正。而貌之恭足以作肅。言之從足以作乂。

視之明足以作哲。聽之聰足以作謀。思之睿足以作聖。然後能以八柄（一曰爵二曰祿三曰予四曰置五曰生六曰奪七曰廢八曰誅）馭羣臣。以八統（一曰親親二曰敬故三曰進賢四曰使能五曰保庸六曰尊貴七曰達吏八曰禮賓）馭萬民。而賞無不慶。刑無不威。遠無不至。邇無不服。傅說所謂奉若天道。建邦設都。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不惟逸豫。惟以亂民。武王所謂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箕子所謂皇建其有極。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董子所謂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者。此也。朱子所論人君爲治之道。無餘蘊矣。

○正綱紀之常

禮記。聖人作爲父子君臣。以爲紀綱。紀綱既正。天下大定。

白虎通曰。三綱。父子君臣夫婦也。六紀。諸父兄弟族人諸舅師長朋友也。綱張也。紀理也。大綱小紀。所以張理上下。整齊人道也。

臣按綱紀二字。以網罟爲喻。綱爲網之大繩。紀爲網中絲縷之目。張其大者。是謂之綱。理其小者。是謂之紀。譬之朝廷行事。舉其大者。則小者自隨。貴乎能振肅之而已。然所謂綱紀。蓋亦多端。而人倫尤重。人君爲治。欲正天下之紀綱。先正一家之紀綱。家之紀綱。倫理是也。倫理既正。則天下之事。井然各得其理矣。臣於正朝廷下。舉家之倫理以爲紀綱之首者。原其本也。

詩。棫樸之篇曰。勉勉我王。綱紀四方。（此周人咏歌文王振作人材之意）

臣按商之末世。士氣卑弱。文王以壽考作人之年。鼓舞振動。使之奮發踴躍。於是四方之人。彬彬濟濟。咸在文王變化鼓舞之中。有如舉網之綱。衆目隨之而振動。所謂勉勉不已之我王。有以爲四方

人才之綱紀也。

假樂之詩曰。威儀抑抑。(密也)德音秩秩。(有常也)無怨無惡。率由羣匹。(謂盡用衆賢)受福無疆。四方之綱。之綱之紀。燕(安也)及朋友。(合言百辟卿士)百辟卿士。媚于天子。不解于位。民之攸塈。(塈息也)

朱子曰。言有威儀聲譽之美。又能無私怨惡以任衆賢。是以能受無疆之福。爲四方之綱。又言人君能綱紀四方。而臣下賴之以安。則百辟卿士。媚而愛之。雖欲不解於位。以爲民所安息也。

唐韓愈曰。善醫者不視人之肥瘠。察其脈之病否而已。善計天下者。不視天下之安危。察其綱紀之理亂而已。

天下者人也。安危者肥瘠也。紀綱者脈也。脈不病。雖瘠不害。脈病而肥者死矣。通於此說者。其知所以爲天下乎。夏殷周之衰也。諸侯作而戰伐日行。傳數十王而天下不傾者。紀綱存焉耳。秦之王天下也。無分勢於諸侯。聚兵而焚之。傳二世而天下傾者。紀綱亡焉耳。是故四支雖無故。不足恃也。脈而已矣。四海雖無事。不足矜也。紀綱而已矣。

宋朱子曰。四海之廣。兆民之衆。人各有意欲。行其私。善爲治者。乃能總攝而整齊之。使之各循其理。而莫敢不如吾志之所欲者。則以有綱紀以持之於上也。何謂綱紀。辨賢否以定上下之分。核功罪以公賞罰之施也。然綱紀之所以振。則以宰執秉持而不敢失。臺諫補察而無所私。人主又以其大公至正之心。恭已於上而照臨之。是以賢者必上。不肖者必下。有功者必賞。有罪者必刑。而萬事之統。無所闕也。紀綱既正。則天下之人。各自矜奮。更相勸勉。以去惡而從善。蓋不待黜陟賞罰。一一加於其身。而禮義之風。廉恥之俗。已丕變矣。惟至公之道。不行於上。是以宰執臺諫。有不得人。黜陟賞罰。多出私意。天下之俗。遂至靡然不知名節行檢之可貴。而惟

阿諛軟熟。奔競交結之爲務。一有端言正色。則羣譏衆排。必使無所容而後已。苟非斷自聖志。洗濯其心。有以大警敕之。使小大之臣。各舉其職。以明黜陟。以信刑賞。何以振已頹之綱紀哉。

又曰。人君爲治之本。在正心術以立紀綱。故一家有一家之紀綱。一國有一國之紀綱。若乃鄉總於縣。縣總於州。州總於諸路。諸路總於臺省。臺省總於宰相。而宰相兼統衆職。以與天子相可否。出政令。則天下之紀綱也。然紀綱不能以自立。必人主之心術。公平正大。無偏黨反側之私。然後紀綱有所繫而立。君心不能以自正。必

親賢臣遠小人講明義理之歸閉塞私邪之路然後可得而正也

又曰一二近習之臣上則蠱惑陛下之心志使其不信先王之大道而悅於功利之卑說不樂莊士之讜言而安於私暬之鄙態下則招集士大夫之嗜利無恥者文武彙分各入其門所喜則陰爲引援擢置清顯所惡則密行訾毀公肆擠排交通貨賂所盜者皆陛下之財命卿置將所竊者皆陛下之柄宰相師保賓友諫諍之臣或反出入其門牆承望其風旨勢成威立中外靡然嚮之使陛下之號令黜陟不出於朝廷而出於一二人之門名爲陛下之獨斷而實此一二人者陰執其柄蓋非獨壞陛下之紀綱而已乃并與陛下所以立紀綱者而壞之焉

〇定名分之等

易履大象曰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

禮記大傳曰名著而男女有別又曰名者人治之大者也可無愼乎

左傳桓公十年虢叔譖其大夫詹父於王詹父有辭（有直之辭自訴於王）以王師伐虢

呂祖謙曰屈理以信分非善持名分者也虢叔譖其

大夫詹父於桓王詹父有辭王爲之伐虢而出虢公數傳而至襄王晉文公以元咺執衛侯而請殺之襄王曰君臣無獄元咺雖直不可聽也襄王之意豈非矯桓王之失乎所謂君臣無獄者固可爲萬世訓至元咺雖直一語是元咺之理未嘗不直所以不可聽者恐亂君臣之分耳是有所謂理又有所謂分也君子言分必及理言理必及分得則俱得失則俱失臣之訴君者先有訴君之心不必問其所訴之詞也當詹父元咺未訴君之時其理固直旣敢訴君之口則已昭於滔天之惡矣君臣之際本非較曲直之地後之爲治者非合分與理爲一亦安能洗犯上之習而還於古哉

莊公十八年虢公晉侯朝王（周惠王卽位虢公與晉獻公來朝）王饗醴命之宥（以幣物宥之）皆賜玉五瑴（雙玉爲瑴）馬三匹非禮也王命諸侯名位不同禮亦異數不以禮假人（晉侯與虢公同賜是以禮假人）也

呂祖謙曰爲天守名分者君也周惠王視爲己物輕以假人當虢公晉侯之來朝等其玉馬之數不爲之隆殺殊不知天秩有禮多寡不可亂也人心無厭侯而可假公之禮則公亦思假王之禮矣後晉文有請

隧之舉。果欲假王之禮。非惠王啟其僭心耶。聖人欲上全天子之尊。必先下謹士庶人之分。守其下。所以衛其上也。

成公二年。衛新築人仲叔于奚（新築地名仲叔守其地）救孫桓子。桓子是以免。既衛人賞之以邑。辭。請曲縣（諸侯之樂）繁纓（諸侯馬飾）以朝。許之。仲尼聞之曰。惜也不如多與之邑。惟器與名不可以假人（輕假借於人）君之所司也。名以出信。信以守器。器以藏禮。禮以行義。義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節也。若以假人。與人政也。（是以國政與人也）政亡。則國家從之。弗可止也已。

唐肅宗時。平盧節度使王元志卒。上遣中使往慰撫將士。就察軍中所欲立者。授以旌節。李懷玉殺元志之子。推侯希逸為軍使。朝廷因以希逸為節度副使。節度使由軍士廢立。自此始。

司馬光曰。肅宗遭唐中衰。幸而復國。宜正上下之禮以綱紀四方。而偷取一時之安。不思永久之患。委一介之使。徇行伍之情。毋問賢愚。惟其所欲。積習為常。謂之姑息。乃至偏裨殺逐主帥。亦不治罪。因而授之。生殺予奪。不出於上而出於下。亂之生也。庸有極乎。夫士卒得以陵偏裨。偏裨得以陵將帥。則將帥陵天子。自然之勢也。

○公賞罰之施

書。皋陶謨。天命有德。五服（五等之服）五章（顯也）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等之刑）五用哉。政事。懋（勉也）哉懋哉。（爵賞刑罰君主之臣用之勉勉而不可怠忽也）

詩。商頌殷武篇。曰。天命降監。（視也）下民有嚴。不僭不濫。不敢怠遑。命于下國。封（大也）建厥福。

朱子曰。天命降監。不在乎他。皆在民之視聽。則下民亦有嚴矣。惟賞不僭。刑不濫。而不敢怠遑。則天命之以天下。而大建其福。此高宗所以受命而中興也。

周禮。天官太宰。以八則（法也）治都鄙。其七曰。刑賞以馭其威。

以八柄詔王馭（馭者驅而納之於善）羣臣。一曰爵。以馭其貴。二曰祿。以馭其富。三曰予（予之以財）以馭其幸。（出於恩賜）四曰置（置之於位）以馭其行。（有賢行）五曰生（養也）以馭其福。（福及子孫）六曰奪。以馭其貧。（奪其所有）七曰廢（放之於遠）以馭其罪。八曰誅（以言責讓）以馭其過。

林椅曰。必言詔王者。賞罰誅廢。非臣下所得專也。蓋八柄之重。所以定羣臣之邪正。一予奪之間。又將以服天下之心。而定夫君子小人消長之勢也。此非人

君曉然自見於中。則馭臣之柄。吾未見其可也。

歲終。則令百官府各正其治。受其會。（受一歲功德之事）聽其政事。而詔王廢置。（告於王而廢置之）三歲則大計羣吏之治而誅賞之。

禮記。王制。爵人於朝。與衆共之。刑人於市。與衆棄之。

臣按人君刑賞非一人喜怒之私。乃衆人好惡之公也。後世人主。賜人爵位自內降而出。不欲其公庭顯謝。人臣有罪或加以鴆毒惟恐外聞。皆非天命天討之公也。

春秋左傳。蔡聲子曰。善爲國者。賞不僭而刑不濫。賞僭則懼及淫人。刑濫則懼及善人。若不幸而過。寧僭無濫。與其失善。寧其利淫。無善人。則國從之。

通鑑。齊威王召卽墨大夫語之曰。自子之居卽墨也。毀言日至。然吾使人視卽墨。田野闢。人民給。官無留事。東方以寧。是子不事吾左右以求助也。封之萬家。召阿大夫語之曰。自子之守阿。譽言日至。吾使人視阿。田野不闢。人民貧餒。趙攻鄄。子不救。衛取薛陵。子不知。是子厚幣事吾左右以求譽也。是日。烹阿大夫及左右嘗譽者。于是羣臣莫敢飾詐。務盡其情。齊國大治。

臣按威王之於阿大夫也。非惟烹之。而又及於左右之嘗譽者。於卽墨大夫也。非惟封之。而又及於左右之嘗毀者。可謂能操賞罰之權。而不爲左右所惑者矣。

漢高祖以項籍將季布數窘辱之。籍滅。購求布急。滕公言於上。以爲郎中。布母弟丁公。亦爲項羽將。逐窘帝彭城西。短兵接。帝急顧曰。兩賢豈相厄哉。丁公乃還。至來謁。帝以徇軍中曰。丁公爲臣不忠。使項王失天下者也。遂斬之。曰。使後爲人臣。無倣丁公也。

司馬光曰。高祖網羅豪傑。招亡納叛。亦已多矣。而丁公獨以不忠受戮。何哉。當羣雄角逐之時。民無定主。

來者受之。固其宜也。及貴爲天子。海內爲臣。苟不明禮義以示人。使爲臣者人懷二心以徼大利。則國家其能久安乎。是故斷以大義。使天下曉然皆知爲臣不忠者無所自容。而懷私結恩者。雖至於活己。猶不與也。戮一人而千萬人懼。其慮事豈不深且遠哉。

臣按高帝斬丁公。赦季布。封雍齒。皆有公天下之意。

宣帝厲精爲治。信賞必罰。其詔曰。有功不賞。有罪不罰。雖唐虞猶不能以化天下。

臣按唐虞舉十六相。去四凶。誠如詔所云不能外

刑賞以爲治。然是詔乃爲膠東相王成流民自占八百餘口。賜之以關內侯爵。孰知其所賞者乃僞增戶口者耳。不特此也趙蓋韓楊之不得其死。弘恭石顯之委任非人所謂厲精爲治信賞必罰。亦虛言耳。

唐太宗謂房元齡曰有功則賞有罪則刑。誰敢不竭心盡力以脩職業。

臣按太宗此言可謂得馭臣之道矣。觀其斥封德彝以明天下之義用魏徵而忘平日之讎裴寂貨賄公行雖故舊亦行斥貶蕭瑀劾李靖之過乃錄

其功而賞之刑賞如是孰敢不竭心盡力以脩職業哉然以讖言而誅李君羨以譖言而殺劉洎以外戚而封長孫無忌以受賄而賜長孫順德則又不能盡出於公也惜哉。

宋朱熹曰喜而賞者陽也聖人之所欲也怒而刑者陰也聖人之所惡也聖人之心至虛至平。無所偏倚而於此二者之間其所以處之亦不能無少不同者故又曰罪疑惟輕功疑惟重此則聖人之微意。然其行之也雖曰好賞而不能賞無功之士雖曰惡刑而不敢縱有罪之人功罪之實苟已曉然無疑則雖欲輕之重之而不可得。是又未嘗不虛不平。而大本之立。達道之行。固自若也

○謹號令之頒

易。姤大象曰天下有風。姤后以施命誥四方。

程子曰風行天下。無所不周。爲君后者觀其周徧之象。以施其命令周誥四方也

巽之象曰重巽以申命。象曰。隨風巽。君子以申命行事。（兩風相隨上下皆順重巽之義也君子體此而申命令行政事則合民心而民順從矣）

臣按申命者詳審於行事之先不可行者則不言也行事者踐行於申命之後既言之矣不可不行

也後世之詔惟其失於詳審。輕爲條款故往往杌桯齟齬有所牽制妨礙而不可行焉詔令不信於臣民凡所頒布率以虛言視之國家猝有急切因之而失機敗事者多矣。

渙九五渙汗其大號。（號令治於民心如人身之汗浹於四體則信服而從可以濟天下之渙）

書多方。周公曰。王若曰。（傳王命告四方）猷告爾四國多方（代傳王言始此）

呂祖謙曰。殷奄屢叛驅扇者廣今雖平殄譬諸餘邪遺疾猶在肺腑間恐有時而發也故渙發大號歷敘

天命之公前代之事征誅安集之本末俾四方聞之大破羣疑深絶亂根兵寢刑措者四十餘年其訓誥之助歟

書周官王曰嗚呼凡我有官君子欽乃攸司（敬所主之職）愼乃出令（謹所出之令）令出惟行弗惟反以公滅私民其允懷（以公理滅私情則民信服）

詩大雅抑之篇曰訏謨定命遠猷辰告

朱熹曰訏謨大謀也謂不爲一身之謀而有天下之慮定審定不改易也遠猷謂不爲一時之計而爲長久之規辰告謂以時播告也

穀梁傳曰爲天下主者天也繼天者君也君之所存者命也爲人臣而侵其君之命而用之是不臣也爲人君而失其命是不君也君不君臣不臣此天下所以傾也

禮記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王言如綸其出如綍

臣按人君一言一話雖若甚微施之於外天下仰之如日星畏之如雷霆去之愈遠而見之愈大號令之頒可不謹哉

漢賈山言於文帝曰臣聞山東吏布詔令民雖老羸癃疾扶杖而往聽之願少須臾毋死思見德化之成

臣按司馬遷作史記於文帝紀凡詔皆稱上曰而他紀則不然蓋以見文帝之詔皆出於帝之實意也後世詔書之下幸出於詞臣之視草有司之議擬皆按故事而舉之未必皆出自上心也是以有其言無其事有其事無其效許人以直言不加罪而罪之愈甚許民以欠負不復徵而徵之如故上之言不信於民民之心不孚於上此德化之成所以有歉於文帝歟

光武時天下已定務用安靜以手迹賜萬國者一劄十行細書成文勤約之風行於天下

唐陸贄從德宗幸奉天奏曰今乘輿播遷宜痛自引過

以感人心德宗從之故行在詔書始下雖驕將悍卒莫不揮涕激發及還京師李抱眞來朝奏曰陛下在山南時山東士卒聞書詔之辭無不感泣思奮臣節臣知賊不足平也

唐太宗謂侍臣曰詔令格式若不常定則人心多惑姦詐盡生易稱渙汗其大號施令若汗出於體一出而不復也書曰愼乃出令令出惟行弗惟反且漢祖日不暇給蕭何起於小吏制法之後猶稱畫一今宜詳思此義不可輕出詔令必須審定以爲永式（一事之施一令之布皆不可輕出必委曲審定以爲久遠之規況詔令乎）

宋劉安世言於哲宗曰。臣考載籍以推先王之道。禮樂刑政號爲治具。而所以行之者命令而已。善觀人國者。不視世之盛衰。先察其令之弛張。未論政之醇疵。先審其令之繁簡。慮之既臧。發之不妄。而持以必行。則堅如金石。信如四時。敷天之下。莫不傾耳承聽。聳動厭服。此聖人所恃以鼓舞萬民之術也。傳曰。令重則君尊。又曰。國之安危在出令。凡此皆謹重之意也。今朝廷命令變易頻數。吏不知所守。民不知所從。求其弊原。蓋由講議未精。思慮未審。人情有所未盡。事理有所未通。或牽於好惡之私。或溺於迎合之說。是非無所辨。取舍無所宗。

故一人言之。而遽爲紛更也。平安無事。而輕慢多變。如此緩急有事之際。何以取信於人。伏望深鑒前古之戒。謹爲今日之慮。至於法度之廢置。政事之因革。必使大臣公心協謀。博詢利病。廣攬詳擇。務當義理。更其所可更。不嫌於違俗。守其所可守。無憚於襲故。庶幾政令清簡。吏民信服。事可久行。不至反汗。

○廣陳言之路

書。益稷。帝曰。來禹。汝亦昌言。（盛德之言）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予違汝弼言我違戾於道爾當匡正其失）

胤征曰。每歲孟春。遒人（宣令之官）以木鐸徇於路。官師（以職言）相規。工（百工）執藝事以諫。其或不恭。（不能規諫）邦有常刑。

臣按工執藝諫。如伶州鳩諫周景王之匱財罷民。匠師慶諫魯莊公之丹楹刻桷是已。

說命。（高宗命說之辭）爰立作相。王置諸其左右。命之曰。朝夕納誨。以輔台（我也）德。若金。用汝作礪。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啟乃心。（開其心而無隱）沃朕心。（溉我心而厭飫）

左傳。師曠曰。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有君而爲之貳。使師保之。勿使過度。是故天子有公。諸侯有卿。卿置側室。大夫有貳宗。士有朋友。庶人工商皁隸牧圉皆有親暱。以相輔佐也。善則賞之。過則匡之。患則

救之。失則革之。自王以下。各有父兄子弟。以補察其政。史爲書。瞽爲詩。工誦箴諫。大夫規誨。士傳言。庶人謗。商旅於市。百工獻藝。故夏書曰。遒人以木鐸徇于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正月孟春。於是乎有之。諫失常也。天之愛民甚矣。豈其使一人肆于民上。以從其淫。而棄天地之性。必不然矣。

國語。厲王虐。國人謗王。王怒。得衛巫。使監謗者。以告則殺之。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王喜。告召公曰。吾能弭謗矣。乃不敢言。召公曰。是障之也。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川壅而潰。傷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爲川者決之使導。爲民

者宜之使言

漢文帝詔曰朕聞之天生民爲之置君以養治之人主不德布政不均則天示之災以戒不治迺十一月晦日有食之適見於天災孰大焉朕獲保宗廟以微眇之身託士民君王之上天下治亂在予一人惟二三執政猶吾股肱也朕下不能治育羣生上以累三光之明其不德大矣令至其悉思朕之過失及知見之所不及匄以啟告朕及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以匡朕之不逮 災異求言始此

文帝每朝郎從官上書疏未嘗不止輦受其言言不可

用置之可用採之未嘗不稱善又詔曰古之治天下朝有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所以通治道而來諫者也今法有誹謗訞言之罪是使衆臣不敢盡情而上無由聞過失也將何以來遠方之賢良其除之

胡寅曰訞言之令謂其搖民惑衆有奸宄賊亂之意及其失也暴君權臣假此以塞言路夫忠臣謀國言必剴切君身探未然之事陳危亡之戒自小人觀之皆誹謗訞言耳夫既以忠諫爲誹謗深計爲訞言則指鹿爲馬指野鳥爲鸞蝗生則曰不食嘉穀歲饑則曰路無餓莩一切反理詭道倒言而逆說之欺惑世主淪於危亡其罪豈特誹謗之比其爲妖也不亦大乎此令始於亡秦而文帝除之其享國長久宜哉

又詔曰昔者大禹勤求賢士施及方外四極之內舟車所至人迹所及靡不聞命以輔其不逮近者獻其明遠者通厥聰比善戮力以翼天子是以大禹能亡失德夏以長楙高皇帝親除大害去亂從並建豪英以爲官師爲諫諍輔天子之闕而翼戴漢宗也今朕獲執天下之正以承宗廟之祀朕既不德又不敏明弗能燭而智不能治此大夫之所著聞也故詔有司諸侯王三公九卿及主郡吏各帥其志以選賢良明於國家之大體通於

人事之終始及能直言極諫者各有人數以匡朕之不逮二三大夫之行當此三道朕甚嘉之故登大夫於朝親諭朕志大夫其上三道之要及永惟朕之不德吏之不平政之不宣民之不寧四者之闕悉陳其志毋有所隱上以薦先帝之宗廟下以興萬民之休利著之於篇朕親覽焉 臨軒策士始此

臣按後世策士求言虛應故事甚且因其切直而黜退之如唐文宗之於劉蕡者焉惟宋仁宗時考官以蘇轍對策切直欲黜之仁宗曰朕以直言取人而以直言棄之人其謂我何斯言也可爲人主

策士求言之法。

唐高祖時。孫伏伽詣闕以三事上諫。帝大悅。謂裴寂曰。隋末無道。上下相蒙。主則驕矜。臣惟諂佞。上不聞過。下不盡忠。至是社稷傾危。身死匹夫之手。朕撥亂反正。念在安人。比每虛心接待。冀聞讜言。然惟李綱差盡忠欵。伏伽可謂誠直。餘人猶踵弊風。俛首而已。豈朕所望哉。

太宗謂侍臣曰。人臣之對帝王。多順旨而不逆。甘言以取容。朕今發問。欲聞己過。卿等須言朕愆失。長孫無忌等咸曰。陛下聖化致太平。臣等不見其失。劉洎曰。陛下化高萬古。誠如無忌等言。然頃上書有不稱旨者。或面

加窮詰。無不慙退。非奬進言者之路。帝曰。卿言是也。當為卿改之。

臣按。太宗此問。可為百世帝王之法。厥後高宗亦謂其臣曰。往日奉侍膝下。見五品以上論事。或有仗下面奏。或有進狀論者。終日不絕。豈今時無事。公等何不言也。自今以後。宜數論事。若不能面奏。任各進狀。憲宗亦謂其臣曰。朕讀貞觀政要。以太宗神武。每有一事。少涉過差。羣臣進諫者往復數四。況朕寡昧。自今每有事不得中者。卿須十論。不特一二而已。二帝之言若此。豈非太宗貽謀之善。故其子若孫得於觀感而興起效法也哉。

太宗問魏徵曰。人主何為而明。何為而暗。對曰。兼聽則明。偏信則暗。昔堯清問下民。故有苗之惡得以上聞。共鯀驩兜不能蔽也。秦二世偏信趙高。以成望夷之禍。梁武帝偏信朱异。以取臺城之辱。隋煬帝偏信虞世基。以致彭城閣之變。是故人君兼聽廣納。則貴臣不得壅蔽。而下情得以上通也。帝曰善。

太宗神采英毅。羣臣進見。皆失舉措。太宗知之。每見人奏事。必假以辭色。冀聞規諫。嘗謂公卿曰。人欲自見其形。必資明鏡。君欲自知其過。必待忠臣。苟其君愎諫自

賢。其臣阿諛順旨。君既失國。臣豈能自全。如虞世基等諂事煬帝以保富貴。煬帝既弒。世基亦誅。公等宜用為戒。無惜盡言。

臣按。賈山告漢文帝曰。雷霆之所擊。無不摧折者。萬鈞之所壓。無不糜滅者。今人主之威。非特雷霆也。勢重非特萬鈞也。開道而求諫。和顏色而受之。用其言而顯其身。士猶恐懼而不敢自盡。又況於縱欲恣暴。惡聞其過乎。今觀太宗每於臣下奏事而假以辭色。使其盡言而無懼。蓋有合於賈山之說。

陸贄言於德宗曰古語有之順旨者愛所由來逆意者惡所從至故人臣皆爭順旨而避逆意非忘家爲國捐身成君者誰能犯顏色觸忌諱建一言開一說哉是以哲后興王求諫如不及納善如轉圜諒直者嘉之訐犯者義之愚淺者恕之狂誕者容之仍慮驕汰之易滋而忠實之不聞也於是置敢諫之鼓植告善之旌垂戒愼之鞀立司過之士猶懼其未也由是有史爲書瞽爲詩工誦箴諫大夫規誨士傳言庶人謗尚恐其怠也每歲孟春遒人以木鐸徇于路而振警之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其或不恭邦有常刑然非明智不能招直言非

聖德不能求過行招直則其智彌大求過則其德彌光晉文聽輿人之誦而霸業興虞帝設誹謗之木而帝德廣斯實聖人之高躅陛下何疾焉又曰臣每讀史見亂多治少因懷感歎嘗試思之爲下者莫不願忠爲上者莫不求治然而下恒苦上之難達上恒苦下之難知者九弊不去故也所謂九弊者上有其六而下有其三好勝人恥聞過騁辨給衒聰明厲威嚴恣彊愎此六者君上之弊也諂諛顧望畏愞此三者臣下之弊也夫以區域之廣大生靈之衆多宮闕之重深高卑之限隔自黎獻而上獲睹至尊之光景者踰億兆而無一焉就獲睹

之中得接言議者千萬無一幸而得接者猶有九弊居其閒則上下之情所通鮮矣又曰伏願廣接下之道待之以禮煦之以和虛心以盡其言端意以詳其理不禦人以給不自衒以明不以先覺爲能不以臆度爲智不形好惡以招諂不大聲色以示威又曰其納諫也以補過爲心以求過爲急以能改其過爲善以得聞其過爲明故諫者多表我之能好諫者直示我之能容諫者之狂誣明我之能恕諫者之漏泄彰我之能從有一於斯皆爲盛德

臣按自古人臣善諫者無如贄此疏論人君聽言

納諫之道無餘蘊矣

宋太祖詔令每月內殿起居百官以次轉對並指陳時政得失事有急切許非時入閤上章不候次對

高宗詔自今後行在百官日輪一員面對朕當虛宁以聽

臣按唐人有轉對之制宋太祖因之遂爲一代之法

司馬光告哲宗曰周易天地交則爲泰不交則爲否君父天也臣民地也是故君降心以訪問臣竭誠以獻替則庶政脩治邦家乂安近年士大夫以偷合苟容爲智

危言正論爲狂僭閭閻愁苦痛心疾首而上不得知明主憂勤宵衣旰食而下無所訴公私兩困盜賊已繁猶賴上帝垂休歲不大饑祖宗貽謀人無異志不然則天下之勢可不爲之寒心乎臣愚以爲今日所宜先者莫若明下詔書廣開言路不以有官無官之人應有知朝廷闕失及民閒疾苦者並許進實封狀盡情極言在京則於鼓院投下晝時進入在外則於州軍投下附遞奏聞皆不得取責副本彊有抑退陛下於聽政之暇略賜省察其義理精當者卽施行其言而顯擢其人其次取其所長舍其所短其狂愚鄙陋無可采取者報聞罷去亦

不加罪如此則嘉言日進羣情無隱雖深居九重四海之事如指諸掌羣臣如有沮難者其人必有姦惡畏人指陳專欲壅蔽聰明不可不察

臣按哲宗初政召司馬光於洛問光所當先者光首上是疏且以謂治安之原太平之基在此臣因論之自古帝王之求言也或爲之科目如所謂直言極諫者或爲之設官如所謂拾遺補闕者或因災眚而下詔以求或因患難而責己以訪或爲輪對之制使人人得以自達或設登聞之鼓使事事得以上聞陳言而善者則立賞以勸之傳曰興王賞諫臣是也當言不言者則制刑以威之書曰臣下不匡其刑墨是也言雖過於訐直有所不堪忍者亦容以受之不加以罪史曰殺諫臣者其國必亡是也夫如是則嘉言罔攸伏君德之脩否朝廷之闕失臣下之賢佞民生之休戚皆因言以達之於上有以爲思患豫防之計而不至於噬臍無及之悔矣昔晉平公問於叔向曰國家之患孰爲大對曰大臣持祿而不極諫小臣畏罪而不敢言此患之大者豈非言路不通其患必至於危亡也哉

明瓊山邱　濬撰　　粵西陳宏謀纂輯

治國平天下之要　正百官

○總論任官之道

虞書。皋陶謨曰。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

臣按曠官者非無其人之爲曠。非其人之爲曠也。天子所事皆天之事。天不自爲。人代爲之。一官曠一事闕矣。

商書。伊尹曰。任官惟賢才。左右惟其人。臣爲上爲德。（陳善閉邪以成君德）爲下爲民。（發政施仁以爲民生）其難其慎。（以防小人以任君子）惟和惟一。

說命曰。惟治亂在庶官。官不及私昵。惟其能。爵罔及惡德。惟其賢。

周書。武成。建官惟賢。（不肖者不得進）位事惟能。（不才者不得任）

立政。王左右。常伯。常任。準人。綴衣。（即今尚衣等監）虎賁。（即今錦衣衛以上皆左右之臣任用所當謹者）周公曰。嗚呼。休茲。知恤鮮哉。（美矣此官然知憂恤者鮮矣）

臣按牧民之長曰常伯。其虞廷四岳之任乎。任事之公卿曰常任。其虞廷典禮典樂百揆之官乎。守法之有司曰準人。其虞廷士師之職乎。綴衣者掌王之服器。居則張設者焉。虎賁者執王之器械。行則防護者焉。是常伯常任準人。三者國之大臣。綴衣虎賁。二者王之親臣。呂祖謙謂職重者有安危之寄。職親者有習染之移。其繫天下之本一也。知其美而加之憂。庶不以非人處之矣。林之奇謂三宅固不可不得人。然進見有時。虎賁綴衣之類。則朝夕與王處。最親且密。苟非其人。則主德內蔽。大臣雖賢。何所施其力哉。吁。有大臣理國之政。有親臣在君之側。二者皆得其人。則所聞所見者無非正理。所施所行者無非仁政矣。

禮記。王制。凡官民材。（民之有材者加以官）必先論之。（考評其行誼）論辨。

然後使之。任事。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後世資格用人稽考簿書歲月無復論辨之意）

緇衣。子曰。大臣不親。百姓不寧。則忠敬不足。而富貴已過也。大臣不治。而邇臣比矣。故大臣不可不敬也。是民之表也。邇臣不可不慎也。是民之道也。君毋以小謀大。毋以遠言近。毋以內圖外。則大臣不怨。邇臣不疾。而遠臣不蔽矣。

○定職官之品

書。舜典。帝曰。咨汝二十有二人。（四岳九官十二牧也）欽哉。惟時亮天工。

臣按唐虞之世已設官二十有二人以分理天下內焉有九官而總之於百揆外焉有十二牧而總之於四岳舜之咨命於九官則人各爲之詞隨其職而戒勉之於十二牧則共爲一詞其分牧雖不同而命之爲民之意則無不同也蓋天生蒸民不能以自治而付之君君承天命不能以獨理而寄之臣故帝舜於受終告攝之後首詢四岳次咨十二牧然後及於九官百揆既分命之又總告之而要其終於欽哉惟時亮天工之一語以見臣之事卽君之事君之事卽民之事民之事卽天之事也

本朝內設六部卽虞廷之九官外建十三布政使卽虞世之十二牧名雖不同而所理之事則一也

周官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庶政惟和萬國咸寧夏商官倍亦克用乂（治也）明王立政不惟其官惟其人

臣按此唐虞夏商四代之官卽上文所謂制治保邦之事明王所以立政者也蓋官不在多惟在得人得其人則一人可以兼數人之事不得其人雖兼數人不如得一人故唐虞之官惟百而治夏商倍之爲二百亦克用治（以上總論設官）

堯典克明俊德以親九族（高祖至元孫曰九族）

周禮少宗伯掌三族（父子孫也）之別以辨其親疏（三族舉其本九族極其末）

臣按堯典於被格之後卽繼之以明德親族蓋出治之本在此也當時雖未設官而立言之序輕重可見自成周以三族之別掌於少宗伯後世因之列宗正於九寺之中殊失帝堯睦親之道太祖立宗人府於六部之上其秩一等事以皇親掌之眞得帝堯之深意矣

漢高祖初置宗正官以敘九族

臣按班固漢書表宗正秦官掌親屬蓋漢因秦制而設也（以上宗人）

書周官立太師（道之教訓）太傅（傅之德義）太保（保其身體）茲惟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官不必備惟其人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特也）貳公弘化寅亮天地弼予一人

胡安國曰古者三公無其人以六卿之有道者上兼師保之任冢宰或闕亦以三公下行端揆之職禹自司空進宅百揆又曰作朕股肱耳目以宰臣兼師保之任也周公爲師又曰位冢宰正百官以三公行端揆之職也呂祖謙曰三公無職而六卿有職者也三

公論道而六卿行道者也以三公兼六卿合本末精粗於一原也

臣按公孤之職夏商以前未有也其名始見於此昔舜命禹總百揆高宗爰立傅說作相成周亦未聞是名意者立公孤而以六卿兼之是即揆相之任歟本朝稽古定制革去前代中書省倣六典立六部而公孤之職間以六卿兼之亦成周意也（以上公孤）

冢宰（今吏部尚書之職）掌邦治統百官均四海

司徒（今戶部尚書之職）掌邦教敷五典擾兆民

臣按司徒掌教化後世則專理財賦戶口之事焉唐虞三代其民淳朴於天理民彝無甚相悖猶且設官敷教以馴擾兆民後世風氣日漓民心不古顧無大臣以專掌教事所以禁之者僅見於刑官弼教之設此可以觀世變矣

宗伯（今禮部尚書之職）掌邦禮治神人和上下（成周合樂於禮官謂之和者以樂言也）

司馬（今兵部尚書之職）掌邦政統六師平邦國

臣按國之大事在戎宋樞密院與中書省並謂之兩府今制設兵部以掌兵政而統軍旅事征伐則歸之五軍都督府焉兵部有出兵之令無征伐之權五軍有統兵之權無出兵之令彼此相維內外相制法之善者也

司寇（今刑部尚書之職）掌邦禁詰姦慝刑暴亂（掌刑不曰刑而曰禁禁於未然也）

司空（今工部尚書之職）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

臣按司空所掌者度地居民量地制邑之事後世則專理營造工作之事焉

六卿分職各率其屬以倡九牧阜成兆民

呂祖謙曰六卿萬事之綱也爲天下者始於立綱紀

故一曰邦治綱紀既立首教以人道之大故二曰邦教人道立則必有節文之者故三曰邦禮教立禮行而猶有干紀亂常者焉則將帥之事也故四曰邦政大罪陳之原野降此則有司之法在故五曰邦禁民遷善遠罪然後可以永奠其居故六曰邦土終焉上下相統內外交應天下雖廣會頭都在六卿上冢宰相天子而總百官則司徒以下皆其所統乃均列一職而併數之爲六卿何也綱固在綱之中而首領亦豈處身之外哉乾坤與六子並列八方冢宰與五卿並居六職一也

臣按周禮每卿六十屬六部所分之屬在唐分爲二十四司今制吏禮兵工各部四司戶部刑部十三司深得周官六典遺意臣伏睹祖訓有曰自古三公論道六卿分職不設丞相自秦始置丞相不旋踵而亡漢唐宋因之雖有賢相然其間多專權亂政我朝罷丞相設五府六部都通大等衙門分理天下庶務彼此頡頏不敢相壓事皆朝廷總之所以穩當以後子孫不許立丞相太宗卽位選文學之臣七人俾居內閣專掌制誥凡國家大典禮大政令大事幾皆得以預聞謨謀既定然後付所司行之則下無作威作福之具上賴詢謀咨訪之益其處置之善防慮之深漢唐以來所未有也以上六部

舜典帝曰龍朕堲疾也讒說殄行傷絕善人之事震驚朕師衆也其言不正駭衆聽也命汝作納言官名卽今通政司也夙夜出納朕命惟允

臣按昔太祖命曾秉正爲通政使諭之曰壅蔽於言者禍亂之萌專恣於事者權姦之漸故必有喉舌之司以通上下之情以達天下之政虞之納言唐之門下省皆其職也官以通政爲名政猶水也欲其常通無壅遏之患其審命令以正百官達幽

隱以通庶務當執奏者毋避忌當駁正者毋阿隨當敷陳者毋隱蔽當引見者毋留難毋巧言以取容毋苛察以邀功毋讒間以欺罔公清直亮以處厥心庶不負委任之意嗚呼後世居此職者服膺此訓則職任脩舉於國家實有賴焉以上通政司

堯典乃命羲和主歷之官欽若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

周禮馮相氏掌十有二歲十有二月十有二辰十日二十有八星之位辨其敘事以會天位馮乘也相視也言登臺以視天文也保章氏保守也章文也掌天星以志星辰日月之變動以觀天下之遷災祥禍福之遷動者辨其吉凶以星土星所主之土辨九州之地所封封域皆有分星分野以觀妖祥

臣按唐之羲和周之馮相保章卽今欽天監之職夫陶唐以前占步之術未詳非有神聖之德不足以知之故帝堯命官以羲和爲第一義自是以後紀數以書有一定之歷觀天以器有一定之制故成周馮相保章皆世其官以專其業不過春官宗伯一屬吏其所以命之亦不復如堯之欽敬也雖然堯之所以欽順天道卽所以敬授民時也近代歷象之官往往以司天爲名噫巍巍乎唯天爲大

在人君且當敬而順之。豈臣下可司乎。太祖改前代司天臺爲欽天監。得帝堯欽若之意。以上欽天監

周禮。天官。膳夫。掌王之食飲膳羞。以養王及后世子。

臣按膳夫。卽今光祿寺官之職。膳夫。食官之長。自膳夫以下。庖人。內饔。外饔。亨同烹人等官。皆以士爲之。屬於冢宰。秦爲大官令。漢始有光祿勳。然乃持戟宿衛之官。以之司膳羞。始於南北朝。唐宋因之。今制光祿寺有四署。曰大官。卽周官庖饔之任。曰珍羞。卽周官籩人之職。曰良醞。周官酒正是也。曰掌醢。周官醢人是也。膳夫所掌食飲膳羞之類。雖以養君之體。而君之德亦於是乎繫焉。晉平公之宰夫責司聰司明之罪。其以此歟。以上光祿寺

醫師。卽今太醫院掌醫之政令。聚毒五毒藥五藥以供醫事。凡邦之有疾輕者病重者者疕頭瘡瘍身瘡者。則使醫分而治之。歲終。則稽其醫事以制其食。

疾醫。卽今內科掌萬民之疾病。四時皆有癘疾。以五味五穀五藥草木蟲石穀養其病。以五氣五聲五色眡視也其死生。

瘍醫。卽今外科凡療瘍以五毒攻之。以五氣養之。以五藥療之。

臣按業醫者挾技診療。鮮有從師以講習者也。我祖宗內設太醫院。外設府州縣醫學。蓋欲聚其人以敎學也。臣請精擇使判以上官。聚天下習醫者。俾其敎之養之。讀軒岐之書。研張孫之技。試而授之以職。稽其事以制其祿。則人無夭閼之患。亦仁政之一端也。以上太醫院

○頒爵祿之制

周書。武成曰。列爵惟五。公侯伯子男分土惟三。百里七十里五十里

周禮。夏官。司士。以德詔爵。以功詔祿。以能詔事。以久奠食。

洪範。凡厥正人。既富祿之也方穀。善也有祿可仰方可責其善也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廩祿不繼不能和好于家時人斯其辜。是人將陷于罪戾也

臣按漢張敞蕭望之言於其君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今小吏俸率不足。常有憂父母妻子之心。雖欲潔身爲廉。其勢不能。宋夏竦亦曰。爲國者皆患吏之貪。欲吏之清。臣以爲其道在乎厚其祿。均其俸而已。夫衣食闕於家。雖嚴父慈母。不能制其子。況君長能檢其臣乎。凍餒切於身。雖巢由夷齊。不能固其節。況凡人能守淸白乎。二臣之言。庶幾洪範之意歟。

漢宣帝詔曰。吏不廉平。則治道衰。今小吏皆勤事。而俸

祿薄欲其毋侵漁百姓難矣其盜吏百石以上俸十五

宋太祖詔曰吏員宂多難以求其治俸祿鮮薄未可責以廉與其宂員而重費不若省官而益俸州縣宜以口數爲率差減其員舊俸外增給五千

○敬大臣之禮

周易晉康侯（安國之侯）用錫馬蕃庶（多受大賜）晝日三接（顯被親禮）

虞書帝曰吁臣哉鄰（近也）哉鄰哉臣哉禹曰俞（臣以分言鄰以情言）帝庸作歌曰勑天之命惟時惟幾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皋陶拜手稽首颺言曰念哉率作興事愼乃憲欽哉屢省乃成欽哉乃賡載歌曰元首明哉

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歌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帝拜曰俞往欽哉（舜作歌而責難於臣皋陶賡歌而責難於君）

臣按元首股肱正見君臣一體一堂之間君臣之際臣敬君則拜稽以颺其言君敬臣則致拜以俞其語君臣一心上下忘勢此虞廷所以爲萬世法也

周書召誥今沖子（幼子）嗣則無遺壽耇曰其稽（考也）我古人之德矧曰其有能稽謀自天

臣按無遺壽耇君天下者之要務蓋壽耇之人閱世久而涉歷深於凡前王之政祖宗之典古今興衰治亂之迹當世沿革廢舉之由莫不有以知其所當然及其所以然如此則是如此則非如此則成如此則敗如此則治如此則亂灼然於心胸之間瞭然於見聞之際燦然於指畫之頃於事皆有所證非徒爲空言也人君誠不遺斯人惟其言之咨用則其治效之臻視用彼新進少年不經事者其相去奚翅十百哉

畢命惟公（畢公）懋德克勤小物弼亮四世正色率下罔不祇師言嘉績多于先王予小子（康王）垂拱仰成

蔡沈曰畢公既有盛德又能勤於細行輔導四世丰

采凝峻表儀朝著若大若小罔不祇服師訓休嘉之績蓋多於先王之時矣今我小子復何爲哉垂衣拱手以仰其成而已

漢賈誼上文帝疏曰廉恥節禮以治君子故有賜死而亡戮辱是以黥劓之辠不及大夫臣聞之履雖鮮不加於枕冠雖敝不以苴履（苴者履中之藉）夫已嘗在貴寵之位天子改容而禮貌之矣吏民嘗俯伏以敬畏之矣今而有過令廢之可也退之可也賜之死可也若夫束縛之繫緤之輸之司寇編之徒官小吏詈罵而榜笞之殆非所以令衆庶見也夫卑賤者習知尊貴者之一旦吾亦乃

可以加此也。非所以尊尊貴貴之化也。

臣按賈誼此言蓋爲當時大臣多以罪下獄而發。文帝果納其言養臣下有節。是後大臣有罪皆自殺不受刑。非特救當時之弊蓋人君待臣之禮所當然也。

〇簡侍從之臣

書。冏命。王若曰。昔在文武聰明齊聖。小大之臣咸懷忠良。其侍御僕從罔非正人。以旦夕承弼厥辟。出入起居罔有不欽發號施令罔有不臧。下民祗若。萬邦咸休。惟予一人無良。實頼左右前後有位之士。匡其不及繩愆

糾謬格其非心俾克紹先烈。左右近習非人朝夕漸染入於邪僻大臣雖賢君心已蠹故必羣僕皆正人也

臣按穆王命伯冏爲太僕正。作此誥命之。非但求助於伯冏。實欲求助於一時前後左右侍從之臣也。

國語。近臣進規。侍從近臣雖各有職司而皆以進規諫爲要

宋司馬光言於英宗曰。陛下雖聖資英睿得於天縱。然與士大夫未甚相接。民間情僞未甚盡知。宜詔侍從近臣每日輪一員直資善堂。夜則宿於崇文院。以備非時宣召。伏望聖慈少解嚴重。細加訪問。以廣聰明裨益大政。又曰。臣言已蒙開納。將謂卽時施行。自後遷延日久。竊意內外之臣。必有欺惑天聽而沮難之者。其意蓋欲陛下常居禁中。不與羣下相接。以壅蔽聰明。而固其權寵。此豈忠臣之所爲而陛下之福耶。

范純仁言於神宗曰。侍從之官。恩禮既異。位望亦崇。是宜朝夕論思。同共休戚。今乃忘本徇末。擇易舍難。只將主判司局。便爲己之職事。人情既務因循。朝廷不加考核。乃有優游緘默。養望待遷。無愛君憂國之言。乏盡忠補過之義。或有時政得失。惟能退有後言。處之不慚。僅同吳越。未必人人苟祿。蓋因習以成風。伏望明降詔旨。

督責近侍。凡朝廷闕失。論列奏陳。其盡心論奏者。稍加褒進。其持祿不言者。量行黜責。如此。則庶職脩舉。朝廷獲多士之助。近臣免尸素之譏。

臣按侍從之臣。凡在代言講讀之屬與夫給事左右皆是也。供職之外。當蓄見聞以備顧問。進言說以盡規益。不可但緘默已也。以上總論侍從之臣

周禮。內史。今之內制翰林之職掌王之八枋同柄之法。以詔王治。凡命諸侯及孤卿大夫。則策命之。

臣按八柄詔於冢宰。內史復掌以詔王。蓋史官公論所出。爵祿生殺有所不公。史氏直筆以書之有

所命則策命之。猶今學士院之草制詔也。太祖初年。已置翰林院。以陶安爲翰林學士。繼始定翰林官制。而革承旨直學士待制應奉之名。設學士二員。講讀學士各一員。其屬則有侍講侍讀五經博士典籍侍書待詔外。又設脩撰編脩檢討以爲史官。皆屬之翰林院焉。夫學士代言之官。講讀經筵之職。五經博士典籍則前代秘書之屬。侍書待詔則前代供奉之名。而所謂史官者則前代著作起居之任也。今併屬於翰林。是今代翰林一司。實兼前代諸職。其職任尤非他司比也。太宗又簡七八

者入內閣。專知制誥。備顧問。參預機務。然其秩猶五品也。仁宗又於本官上。加以卿佐師保。任用尤重。歷任既久。又易本官以文淵閣等大學士云。

唐書。學士之職。本以文學言語備顧問。出入侍從。因得參謀議。納諫諍。其禮尤寵。而翰林院者待詔之所也。唐制乘輿所在。必有文詞經學之士。自太宗時名儒學士。時時召以草制。猶未有名號。乾封以後。始召文士草制。常於北門候進止。時人謂之北門學士。明皇時選文學之士。號翰林供奉。與集賢院學士分掌制誥書勅。後又改供奉爲學士。專掌內命。凡拜免將相號令征伐皆用白麻。其後選用益重。而禮遇益親。至號爲內相天子私人。內宴則居宰相之下。一品之上。此設立翰林院之始

臣按翰林之設。三代以前無有也。然湯誥微子之命之類。其體製言辭。類非人君所自言。安知當時無代言之臣。但其名制經典無考。漢制尚書郎主作文書起草。雖無代言之名。其端已見於此。唐以後始設官以掌王言。居禁林深嚴之地。爲天子親信之臣。人主欲有所言。皆出諸其手矣。

宋翰林學士掌內制。制誥赦勅國書及宮禁所用之文辭。凡后妃親王公主宰相除拜則草詞。赦降德音則先

進草。乘輿行幸則侍從以備顧問。有所獻納則請對。或奏對。學士職備顧問賚獻納非道貫天人學通古今才適世用不足以膺此選

太祖謂宰相曰。北門深嚴。當擇謹重士處之。范質曰。竇儀清介謹厚。然遷兵部尚書。難於復召。上曰。禁中非此人不可。卿當諭朕意。勉再赴職。

太宗時。張洎欲遷翰林。上曰。學士之職。清切貴重。非他官可比。以上翰林學士

唐元宗始召馬懷素褚無量更日侍讀。又置侍講。

元宗謂宰相曰。朕每讀書有所疑滯。無從質問。可選儒學之士。使入內侍讀。以上講讀學士

漢武帝建元中。初置五經博士。（此五經博士之始）

臣按五經在漢有專門之學。故各設博士以掌之。不徒用以訓詁名義。凡朝政之有更張。事體之有疑義。博士皆得與議。輒問以經義何當。漢之政尚經術。猶為近古也。後世雖設此官。姑備其名焉爾。

周禮。太史掌建邦之六典。又有外史掌四方之志。三皇五帝之書。

漢氏圖籍所在。有石渠石室延閣廣內。貯於外府。又有御史居殿中。掌蘭臺秘書及麒麟天祿二閣。藏於內禁。

後漢圖書在東觀。桓帝時置秘書監一人。掌典圖書考

合同異。

唐制。秘書省掌經籍圖書之事。秘書郎掌四部圖籍。校書郎掌讎典籍刊正文章。

宋有秘書監。掌古今經籍圖書國史實錄天文歷數之事。官有少監丞。屬有著作郎秘書郎校書正字。各以其職隸於長貳。

宋太宗因唐制建昭文史館集賢院於禁中。昭文集賢置大學士。直學士。史館置監脩國史脩撰直館。昭文亦置直館。集賢又有脩撰校理之職。名數雖異。而職務略同。

唐制史館脩撰。掌脩國史。（脩撰之名始此）

宋置會要所以脩纂國史。置脩國史同脩國史。脩撰同脩撰編脩官。檢討官。（編脩檢討專以脩史始此）

臣按百官所任者。一時之事。史官所任者。萬世之事。周禮宰夫入職有史。以贊治。漢法太史公位丞相上。天下計書。先上太史公。副上丞相。唐及宋宰相皆兼史官。其重有如此者。自成周有左右史。漢有起居注。唐宋之起居舍人著作郎之屬。皆史官也。本朝初猶設起居注。其後革之。惟以脩撰編脩檢討掌國史焉。遇有纂脩。則以大臣為之監脩。學

士為之總裁。其法制可謂簡而要矣。然是職也。是非之權衡。公議之所繫也。禹不能褒鯀。管蔡不能貶周公。趙盾不能改董狐之書。崔杼不能奪南史之簡。公是公非。紀善惡以志鑒戒。自非得人。如劉知幾所謂兼才學識三者之長。曾鞏所謂明足以周萬事之理。道足以適天下之用。智足以知難知之意。文足以發難顯之情。不足以稱是任也。然此猶非其本也。若推其本。必得如元揭傒斯所謂有學問文章。知史事而心術正者。然後用之。則文質相稱。本末兼該。足為一代之良史矣。（以上史官）

謝絳曰太宗肇造三館立秘閣眞宗景德中圖書寖廣延天下英俊數臨幸親加勞問遞宿廣內有不時之召人人力道術究藝文知天子尊禮甚勤而名臣高位繇此其選也

歐陽脩曰用人非止一端故取士不以一路夫知錢穀曉刑獄熟民事精吏幹以辦集爲功者謂之材能之士明仁義禮樂通古今治亂文章議論可以決疑定策論道經邦者謂之儒學之臣善用人者必以材能之士布列中外分治百職使各辦其事以儒學之臣置之左右與之日夕謀議講求其要而行之又於

中擇其尤者置之廊廟付以大政由是言之儒學之臣豈在材臣之後哉前世英主明君崇儒嚮學名臣賢輔出於儒學者十常八九蓋館閣之職號爲儲材之地兩府闕人則取於兩制兩制闕人則取於館閣材既難得而又難知故嘗博採廣求而多蓄之時冀得一於其間則傑然而出爲名臣矣其餘中人優游養育以成之亦不失爲佳士也

臣按今代圖籍皆藏內閣所設之官止一典籍其所儲書非獨存前代之舊蓋以資儒臣之考究也太祖慮人才非儲養作興不能有成命編脩張唯

等十人入禁中文華堂肄業詔宋濂爲之師聽政之暇輒幸堂中取其文親評優劣太宗命學士解縉選新進士中才質英敏者得脩撰曾棨等俾就文淵閣進其學按爲故事前後得人比諸進士爲多文皇帝諭棨等曰汝等當立志遠大不可安於小成爲學必造道德之微必具體用之全爲文必驅班馬韓歐之間一時諸賢皆有成就臣請著爲定制命新進士各錄平日所作文字封送翰林考訂有辭采文理其學可進者別出題試之與所投卷相稱卽取以預選苟有器識才思者卽如故事

命官教育以俟其成若其辭鉤棘而意詭異者不在所取三年之後隨才任使每科所選不過二十每選所留不過三五輩則待用者無非通經學古明體達用之士儒皆眞儒吏非俗吏內外咸有可稱矣以上館閣

唐武德二年改內史舍人爲中書舍人中書舍人設官之始

臣按前代中書與翰林學士分掌內外制誥以爲兩制蓋屬文之官也我朝專以書寫爲職蓋以王言所繫之重前代乃屬筆於吏胥殊無愼重之意

以上中書舍人

○重臺諫之任

周禮御史掌邦國都鄙及萬民之治令以贊冢宰。御史之名始此

通典御史之名周官有之蓋掌贊書而授法令非今任也戰國時亦有御史則皆記事之職也至秦漢爲糺察之任所居之署漢謂之御史府亦謂之御史大夫寺亦謂之憲臺後漢謂之御史臺亦謂之蘭臺寺隋及唐皆曰御史臺故御史爲風霜之任彈糾不法百僚震恐官之雄峻莫與比焉

唐制御史大夫一人今左右都御史中丞二人今左右副僉都御史其屬

有三院今併其二於察院一曰臺院侍御史隸焉二曰殿院殿中侍御史隸焉三曰察院監察御史隸焉大事奏裁小事專達凡有彈劾御史以白大夫

臣按今設都御史提督各道其屬有十三道分掌各布政司事其京衛并直隸府衛則分隸焉職在糾劾百司照刷文卷問擬刑名巡按郡縣此朝廷耳目之任所以振肅紀綱防邪革弊者也六部各有攸司而都察院惟所見聞不繫職司皆得以糾察焉

御史大夫李承嘉召諸御史責曰近日御史言事不咨大夫禮乎御史蕭至忠曰御史人君耳目比肩事主得自彈事不相關白若先白大夫而彈事如彈大夫不知白誰也

臣按今六部官屬皆書其部惟御史則書其道而不繫於都察院是亦唐人之意也

武后以法制羣下許諫官御史得以風聞言事臺諫風聞言事始此

胡寅曰武后使諫官御史以風聞言事其興姦慝來讒譖害忠良傷公道之符契乎

臣按自武氏之後宋遂按爲故事夫泛論事情風

聞可也若乃訐人陰私苟不察其有無虛實一聞人言卽形奏牘寘於憲典嗚呼莫須有何以服天下哉我祖宗著爲憲綱許御史劾奏百司不公不法事須要明著年月指陳實跡蓋恐言事者假此以報復私讎中傷善類汙蔑正人深合聖人至誠治天下之旨

睿宗時侍御史楊孚彈糾不避權貴權貴毀之上曰鷹搏狡兎須急救之不爾必反爲所噬御史懲姦慝亦然苟非人主保衞之則亦爲姦慝所噬矣

肅宗時武臣崛興無法度大將管崇嗣背闕坐笑語喧

縱御史李勉劾其不恭帝歎曰吾得李勉朝廷始尊
穆宗時李祐拜大金吾違詔進馬御史溫造劾之祐曰
吾入蔡州擒吳元濟未嘗心動今日膽落於溫御史矣
臣按御史之設所以爲朝廷既授是職必假是權
唐人有言御史爲天子之耳目宸居之堂陛未有
耳目聰明堂陛峻正而天子不尊者也天子尊未
有姦臣賊子不滅者也
宋制御史入臺滿十旬無章疏者有辱臺之罰
石介曰君有佚豫失德悖亂亡道荒政咈諫廢忠慢賢
御史府得以諫責之相有依違順旨蔽上罔下貪寵忘

諫專福作威御史府得以糾繩之將有凶悍不順恃武
肆害玩兵棄戰暴刑毒民御史府得以彈劾之君至尊
也相與將至貴也且得諫責糾劾之餘可知也
曾肇曰御史責人者也將相大臣非其人百官有司失
其職天下之有敗法亂紀服讒蒐慝者御史皆得以責
之然則御史獨無責乎居其位有所不知知之有所不
言言之有所不行行之而君子病焉小人幸焉御史之
責也以上臺官
周禮保氏掌諫王惡地官
臣按官以保爲名以諫惡爲事欲其陳王過失以
保佑王躬也自周有是官漢因以設諫諍之員名
雖異而制則同也
秦始置諫議大夫掌論議無常員漢武帝更置諫大夫
光武又以爲諫議大夫唐置左右補闕左右拾遺宋改
爲左右司諫左右正言
秦始置給事中漢因之唐定爲四員宋制凡制勅有所
不便準故事封駮
臣按給事中自秦以來爲加官至宋始有定職專
主封駮本朝分爲六科科設都給事中左右給事
中凡朝政得失百官賢佞皆許聯署以聞蓋兼前

代諫議補闕拾遺之職祖宗設官不以諫諍爲名
欲人人皆得盡言又專寓其責於科道其設官之
意深矣求言之意切矣
唐太宗詔曰自今中書門下及三品以上入閣議事皆
命諫官隨之有失輒奏
憲宗謂李絳曰比諫官多朋黨論奏不實皆陷謗訕欲
出其尤者若何絳曰此非陛下意必憸人以此熒惑上
心夫人臣晝度夜思欲陳十事俄而去五六及將以聞
則又憚而削其半上達者纔十二耳何哉干不測之禍
顧身不利耳雖開納奬勵尚恐不至今乃欲譴訶之使

直士杜口非社稷利也帝曰非卿言我不知諫之益

宋司馬光曰古者諫無官自公卿大夫至於工商無不得諫者漢興以來始置官以天下之政四海之衆得失利病萃於一官使言之其爲任亦重矣（以上諫官）

蔡襄言於仁宗曰任諫非難聽諫爲難聽諫非難用諫爲難陛下深憂政教未孚賞罰未明羣臣之邪正未分四方之利害未究故增耳目之官以廣言路羣邪惡之必有禦之之說不過曰某人也好名也好進也彰君惡也此邪人欲蔽天聽不可不察焉

蘇軾言於神宗曰宋自建隆以來未嘗罪一言者縱有

薄責旋即超升許以風聞而無官長言及乘輿則天子改容事關廊廟則宰相待罪故仁宗之世議者譏宰相但奉行臺諫風旨而已臺諫固未必皆賢所言亦未必皆是然須養其銳氣而借之重權者將以折姦臣之萌而救內重之弊也夫姦臣之始以臺諫折之而有餘及其既成以干戈取之而不足今法令嚴密朝廷清明所謂姦臣萬無此理然而養貓以去鼠不以無鼠而養不捕之貓蓄狗以防盜不以無盜而蓄不吠之狗陛下上念祖宗設此官之意下爲子孫萬世之防朝廷紀綱孰大於此臣始讀孔子鄙夫事君之書疑其太過以爲鄙夫之患失不過備位以苟容及觀李斯憂蒙恬之奪其權則立二世以亡秦盧杞憂懷光之數其惡則誤德宗以再亂其心本生於患失其禍乃至於喪邦孔子之言良不爲過

呂祖謙曰天子處法宮之邃百僚邪正吾躬得失奚自而察之於是設爲耳目之官以司風憲之任故一人不必用其聰明天下之事無不聞而見之漢宣帝時蕭望之遷諫議出補郡守則亦民之師帥也望之上疏且謂憂其末而忘其本蓋朝無諍臣則不知過臺諫之選不容少緩（以上臺諫）

○清入仕之路

周禮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一曰六德智仁聖義中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婣任恤三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

鄉大夫三年則大比考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鄉老及鄉大夫帥其吏與其衆寡（無論多少）以禮（鄉飲酒禮）禮賓之厥明（明日）鄉老及鄉大夫羣吏獻賢能之書於王王拜受之登於天府內史貳之（書其副本）

王制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曰俊士升於司徒者不征（徭役）於鄉升於學

者不征於司徒曰造士。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於王而升諸司馬曰進士。司馬辨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於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

臣按三代盛時。仕進有二道。有由鄉學者。有由國學者。鄉學掌於鄉大夫而用之在大司徒。國學掌於大樂正而用之在大司馬。由選士而爲造士。是鄉學所進者則用之爲鄉遂吏。由俊士而爲造士。是國學所進者則進之於大樂正。所謂進士者蓋以其成材將進用於朝耳。後世取士不復此制。而

亦以進士名。其原蓋出於此。

漢高祖詔舉賢者。遣詣相國府。署行義年。行狀年紀 有而弗言。覺免。發覺免其官

文帝詔舉賢良能直言極諫者。賢良極諫科始此

孝武初。董仲舒對策曰。臣愚以爲使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擇其吏民之賢者。歲貢各二人。且以觀大臣之能。所貢賢者有賞。所貢不肖者有罰。夫如是。諸侯吏二千石皆盡心於求賢。天下之士可得而官使也。後遂令州郡舉茂才孝廉。皆自仲舒發之。

臣按鄉舉里選。後世所以不可行者。蓋人情日僞以私相欺。以黨相蔽。而賢否不復可辨也。仲舒所謂歲貢。貢其吏民之賢者。今所貢則學校之士也。今貢者試不中。有罰俸之比。而無賞。然亦虛應故事而已。誠加嚴於學校之教。提調之罰。考試之方。亦足以得人致用也。

元光中。令郡國舉孝廉各一人。此孝廉科之始 又徵吏民有明當世之務。卽今終場策以時務 習先聖之術者。卽今初場試以四書五經 縣次續食。卽今舉人赴禮部給脚力廩給 令與計偕。計謂上計簿也。偕謂每歲郡國有上計之吏。命與俱來也

元朔中。詔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三人並行。厥有我師。

今或至闔郡而不薦一人。是化不下究。而積行之君子壅於上聞也。二千石官長紀綱人倫。將何以佐朕燭幽隱勸元元。勵烝庶。崇鄉黨之訓哉。且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古之道也。其與中二千石禮官博士議不舉孝廉者罪。有司奏議曰。古者諸侯貢士。壹適 適謂得其人 謂之好德。再適謂之賢賢。三適謂之有功。乃加九錫。不貢士一則黜爵。再則黜地。三則黜爵地畢矣。今將昭先帝聖緒。令二千石舉孝廉。所以化元元。移風易俗也。不舉孝不奉詔。當以不敬論。不察廉不勝任也。當免。奏可。

臣按漢去古未遠。雖無賓興拜受之禮。猶存好賢

敬士之心後世嚴繆舉之罰而限其途轍者則有之矣未聞有不舉之罰而責其薦揚者也

又詔補博士弟子郡國縣官有好文學敬長上肅政教順鄉里出入不悖所聞令相長丞上屬二千石二千石謹察可者令與計偕詣太常得受業如弟子

臣按漢制舉士有三曰賢良方正也孝廉也博士弟子也賢良孝廉舉以任用似今之科目博士弟子入補國學似今之歲貢其察舉考試不同其取士大略相類

孝武立五經博士舉弟子員設科射策（爲難問疑義有射者取而釋之）

臣按何武蕭望之翟方進等皆以射策甲科爲郎

宣帝本始中地震詔舉郡國文學高第各一人（此因災異舉士之始）

元康中詔遣大中大夫循行天下舉茂材異倫之士（此遣使行天下舉士之始）

漢召信臣以明經甲科爲郎（明經之科始此）

後漢順帝時尚書令左雄議改察舉之法限年四十以上儒者試經學文吏試章奏（限年之法始此）

魏陳羣立九品官人之法州郡皆置中正以定其選

臣按魏始置中正州郡縣皆有之而以本處人充俾區別所管人物定爲九等吏部憑之授受及其弊也惟據閥閱不辨賢愚劉毅云下品無高門上品無寒士歷晉南北朝及隋選舉之法皆用之至開皇中方罷

晉武帝詔州郡舉秀異之才

隋始置進士科（專以文詞試士士皆投牒自進州里無復察舉之例此進士科之始）

唐制取士之科大要有三由學館者曰生徒由州縣者曰鄉貢皆升於有司而進退之其科之目有秀才有明經有俊士有進士有明法有明字有明筭有一史有三史有開元禮有道舉有童子此歲舉之常選也其天子

自詔者曰制舉所以待非常之才焉

臣按唐科目雖多其行之最久者進士明經而已然進士以聲韻爲學不本經術明經以帖誦爲能不窮義理所謂德行者不復問矣

武后天授中策問貢士於洛陽殿（此後世臨軒策士之始）

宋之科目有進士有明經諸科常選之外又有制科而進士得人爲盛神宗始罷諸科而分經義詩賦以取士

宋太祖謂侍臣曰朕欲博求俊彥於科場中非敢望拔十得五止得一二亦可爲致治之具

太平興國中進士始分三甲錫宴瓊林苑上曰朕親選

多士。殆忘饑渴。召見臨問。觀其才拔而用之。庶使野無遺賢。朝多君子耳。

仁宗時張方平知貢舉。言文章之變與政通。士惟道義積中。英華發外。以文取士。所以叩諸外而質其中之藴也。言而不度。則何觀焉。邇來文格日失其舊。各出新意相勝爲奇。朝廷屢下詔書戒飭。學者樂於放逸。罕能自還。

嘉祐中進士習爲奇僻。鉤章棘句。寖失渾厚。歐陽脩知貢舉。痛裁抑之。不預選者多毀脩。然自是文體亦少變。

臣按文章關氣運盛衰。而科場之文爲甚。昔朱子

嘗與門人言及科舉文字之弊。歎曰。最可憂者。不是說文字不好。這事大關世變。東晉之末。爲文一切含胡。是非都沒理會。夫東晉未以文取士。所謂文者。衆人之私作。未必人人同也。其禍且至於不可支持。況科舉之文。乃國之所以取士。士之所以爲業者。其所係不益大哉。苟非屢頒戒飭之詔。愼擇主試之人。示之以趨向之方。付之以斡旋之柄。則文詞日流於卑弱。而國勢隨之矣。

英宗詔禮部三歲一貢舉。此即成周三年一大比之制。自是遂爲常制。

王安石言於神宗曰。一道德。則脩學校。脩學校。則貢舉法不可不變。人少壯時。正當講求天下正理。乃閉門學作詩賦。及其入官。世事皆所不習。敗壞人才。致不如古。今欲復古制。宜除去聲律對偶之文。使學者專意經術。於是改法。罷詩賦帖經墨義。士各占易詩書周禮禮記兼論語孟子。中書撰大義式頒行。試義者須通經有文采。乃爲中格。

臣按此後世經義之始。前此所謂明經者。但取記誦。未嘗考其義理。求其文采也。王安石爲人。固無足取。其自作三經。專用己說。欲天下士子遵己。固無是理。然所製經義之式。至今用以取士。今世舉

子所習者。雖是五經濂洛之言。然多不本義理。發以文采。徒綴緝敷衍。以應主司之試耳。欲革其弊。必得師儒之官如胡瑗者。以教國學。必得主司如歐陽脩者。以主文柄。則士皆務實用。以爲學本義理。以爲文。而不爲無益之空言矣。

熙寧中。親試進士。始專以策。定著限以千字。

臣按廷試始於唐。迄於宋。然皆以詩賦。至是始試以策。是時蘇軾爲編排官。見所試策多阿諛順旨。乃擬一道以進。大略謂科場之文。所收者天下莫不以爲法。所棄者天下莫不以爲戒。今士之在甲

科者多以詔諛得之天下觀望誰敢不然風俗一變不可復返觀軾斯言則知朝廷以言取士人心風俗實關於此不可不加之意

朱熹作貢舉私議曰古者學校選舉之法始於鄉黨達於國都教之以德行道藝而興其賢者能者蓋其所以居之者無異處所以官之者無異術所以取之者無異路是以士有定志而無他慕早夜孜孜惟懼德業之不脩不憂爵祿之未至又曰古者大學之教以格物致知爲先其考校之法以九年知類通達強立不返爲大成蓋天下之事皆學者所當知而其理之載於經者則各

有所主也今治經者類皆舍其所難就其所易窮其一而不及其餘若諸子之學同出於聖人諸史則該古今興亡治亂得失之變皆不可闕者學者豈能一日盡通若合所當讀之書而分之以年試義各二道諸經皆兼大學論語中庸孟子各一義論則分諸子爲四科而分年以附焉諸史及時務以次分年如經子之法試策各二道使治經者必守家法答義者必通貫經文條舉衆說斷以己意有司命題必依章句如是則士無不通之經無不習之史而皆可用於世矣

臣按此議雖未上聞而後世貢舉之法未有過焉

太祖開國之初詔設科舉以起懷才抱德之士務在經明行脩博古通今文質得中名實相稱使中外文臣皆由科舉而選非科舉者不得爲官洪武十七年命禮部頒行科舉程式凡三年秋鄉試春會試士各專一經皆兼四書四書義主朱氏集註易主程朱傳義書主蔡氏傳及古註疏詩主朱氏集傳春秋主三傳及胡氏張洽傳禮記主古註疏太宗脩五經四書大全易詩書如舊惟春秋則宗胡氏禮記則又加以陳澔集說焉試士之制雖不盡用朱氏分年之議然士各專一經經必兼四書

一主濂洛關閩之說又使之兼明子史百家之言以古今政務之要而以論策試之實得朱氏之意以上

科舉

漢武帝時太常孔臧等議請太常博士置弟子復其身擇年十八以上儀狀端正者補博士弟子員一歲輒試通一藝以上補文學掌故缺其高弟可以爲郎中者太常籍奏即有秀才異等輒以名聞此太學生入仕之始

臣按漢試博士弟子通一藝者補以官其後唐有學館生徒之設宋有三舍之制今世歲貢生員試中送國子監肄業循資送吏部選用科目之外惟

此得人（以上學校歲貢）

周禮宰夫掌百官府之徵令五日府（蓄文書器物者）六日史（理文辭述事者）七日胥（治文書之次敘才智爲什長者）八日徒（趨走以應呼召者）

臣按周官府史胥徒即今吏員所謂庶人在官與下士同祿是已是時未有進試之階至秦棄儒崇吏漢因之始有試吏入仕之途考之史若路溫舒爲縣獄吏丙吉爲魯獄吏龔勝爲郡吏趙禹爲佐史之類則是吏員入官其來久矣本朝入仕之途於科目監生之外有吏員凡外藩憲衙府州縣任自辟舉以六年三年爲滿至部分撥諸司三年爲考依資格敘用（以上吏員）

○公銓選之法

虞書禹曰敷納以言明庶以功車服以庸（旌能命德以厚其報）

皐陶曰翕受敷施九德咸事俊乂在官百僚師師百工惟時（德有多寡人君合而受之布而用之九德之人咸事其事在官者無非俊乂百官更相師法及時趨事）

周禮天官太宰以八灋治官府二日官職以辨邦治入日官計以弊（斷也）邦治以八則治都鄙三日廢置以馭其吏四日祿位以馭其士以八統詔王馭萬民三日進賢四日使能七日達吏（達之於上）

漢制郡縣守相之高第者然後爲二千石二千石之有治行者然後爲九卿九卿之稱職者然後爲御史大夫然張釋之十年不得調揚雄三世不徙官蓋未有資格之拘也至成帝建始中始置常侍曹尚書一人主公卿二千石曹尚書一人掌郡國而選曹之制遂始於此東漢之制選舉於郡國屬功曹於公府屬東西曹於天臺屬吏曹尚書亦曰選部

臣按兩漢銓選之法大要如此是時猶未有資格也

北魏崔亮爲吏部侍郎乃奏爲格制不問賢愚專以停

解日月爲斷薛淑上言黎民之命繫於長吏若取年勞不簡賢否執簿呼名一吏足矣何謂銓衡書奏不報魏之失人自亮始

胡寅曰抱關擊柝委吏乘田猶不可任非其才若夫環百里而爲縣縣有令環數百里而爲州州有守所統凡幾民所治凡幾事乃不選擇勝其任者畀之而付諸年格是賢能庸謬姦凶之人相爲升降以幸會之賢能不能什一其九皆民之蠹也自崔亮制年格後世襲以爲常更明君碩輔終莫之改其意以爲任人則易以私任法則易以公人不常得不若 付之

法猶爲善也審如是而善則吏部一司不必置尚書小宰及諸郎吏第如薛淑之言委之胥吏按籍呼名魚貫而進何不可之有故善爲天下者建官惟賢位事惟能則太平可坐而致也

唐文選則吏部主之武選則兵部主之皆爲三銓之法在尚書則典其一爲尚書銓在侍郎則分其二爲中銓東銓其擇人之法有四身取其體貌豐偉言取其言辭辨正書取其楷法遒美判取其文理優長四者皆可取則先德行德均以才才均以勞五品以上不試六品以下始集而試觀其書判已試而銓察其身言

臣按唐銓選以身言書判擇人四者之中惟判爲切用蓋非通曉事情諳練法律明辨是非發擿隱伏不能爲也但其用駢儷語爲拘耳若其於身必取其豐偉於言必取其辨正則晏嬰之貌不揚裴度之形短小周昌之期期鄧艾之口吃皆在所棄矣雖孔子猶謂以言取人失之宰予以貌取人失之子羽況掌銓衡者皆中才哉

唐制庶官五品以上制敕命之六品以下則並旨授

臣按制敕所命者蓋宰相商議奏可而除拜之也旨授者吏部銓材授職詔旨但奏聞以從之而不可否者也

張九齡言於元宗曰古者刺史入爲三公郎官出宰百里今朝廷士入而不出其於私計甚自得也臣謂欲治之本莫若重守令宜逐科定其資凡不歷都督刺史不得任侍郎列卿不歷縣令不得任臺郎給舍都督守令雖遠者使無十年任外

元宗疑吏部銓試不公宇文融密請分吏部爲十銓以禮部尚書崔頲等十人掌之試判將畢召入禁中決定吏部不得預吳兢表以爲陛下曲受讒言不信有司非居上臨人推誠感物之道昔陳平丙吉漢之宰相尚不對錢穀之數不問鬭死之人況大唐萬乘之君豈可下行銓選事乎

臣按君之職在乎任人臣之職在乎任事君不任人而自任則是君行臣職矣君行臣職以一身代百工之事力有所不及慮有所不周日有所不給防一人之姦適足以長百姦虞一事之廢適足以致百廢是故人君爲治有一事則設一官用一官則司一事分曹而異局委任以責成任之專則志不紛於他務責之切則心不敢以苟且人君淸心於上以照之而又持之以公守之以信是以事無

不治而功無不成夫求賢審官爲出治之要務烏可信人言任己私而不責成於有司哉唐元宗以銓法散任於十人事任乎一己而不信用有司吳兢謂非推誠感物之道臣亦謂非爲君任人之法也

裴光庭爲吏部尚書始作循資格賢愚一概必與格合乃行銓授於是久淹不收者皆便之謂之聖書宋璟爭之不能得光庭卒蕭嵩奏罷之詔曰入年三十出身四十乃從事更造格以方正爲差若循新格則六十未離一尉自今有異材高行聽擢不次然有其制而無其事循資例如故

臣按漢董仲舒對策已言古所謂功者以任官稱職爲差非謂積日累久也則年勞之說漢已有之而未以爲用人之法至後魏崔亮唐裴光庭始專以此立法所謂銓量人物空名而已宋人有言賢才伏於下者資格礙之也職業廢於上者資格牽之也士之寡廉鮮恥者爭於資格也民之困於暴令虐政者資格之人衆也

沈既濟言於德宗曰近世爵祿其失有四入仕之門太多世冑之家太優祿利之資太厚督責之令太薄古今選用之法有三曰德也才也勞也今吏部甲令雖曰度德居任量才受職計勞升敍然考校之法皆在書判簿冊言詞俯仰之閒侍郞非通神不可得而知則安行徐言非德也空文善書非才也累資積考非勞也苟執不失猶乖得人況衆流茫茫耳目有不足者乎前代選用皆州府察舉至於齊隋署置多由請託議者以爲與其外濫不若內收是以罷州府之權歸於吏部此矯時懲弊非經國不刊之常典臣請五品以上及郡司長官宰臣進敍吏部兵部得參議焉六品以下或僚佐之屬聽州府辟用則銓擇之任委於四方結奏之成歸於二部必先擇牧守然後授其權高者先署而後聞卑者聽版而不命其牧守將帥選用非公吏部兵部得察而舉之聖主明目達聰逖聽遐視罪其私冒不愼舉者小加譴黜大正典刑責成授任誰敢不勉

胡寅曰銓選年格之弊莫不以爲當革而莫有行之者蓋以自不能無私而度人之不能公也自以不能知人而度人之亦不能知人也故寧付之成法猶意乎拔十得五而已縱未可盡革如沈既濟之論亦可救其甚弊大則委宰臣敘進下則聽州府辟舉其徇私不稱則吏部覺察御史按劾豈有不得人之患哉

雖然世無不可革之弊。周漢良法。崔亮裴光庭一朝而廢之。則崔亮裴光庭所建。何難改之有。為政在人。人存則政舉矣。

陸贄言於德宗曰。前代有鄉里舉選之法。長吏辟舉之制。所以明歷試。廣旁求。證行能。息馳騖也。昔周以伯冏為太僕。命之曰。慎簡乃僚。罔以巧言令色便僻側媚。其惟吉士。是則古之王朝命其大官。而大官得自簡僚屬之明驗也。後世舍僉議而重己權。周行庶品。苟不出時宰之意。則莫致焉。居常則求精太過。有急則備位不充。臣待罪宰相。即以上陳。求賢審官。粗立綱制。凡是百司

之長兼副貳等官及兩省供奉之職。并因察舉勞效順加獎任者。宰臣敘擬以聞。其餘臺省屬僚。請委長官選擇。指陳才實。以狀上聞。一經薦揚。終身保任。得賢則進考增秩。失實則奪俸贖金。亟得則褒升。亟失則黜免。非止搜揚下位。亦可閱試大官。前志所謂達則觀其所舉。即此義也。是宜委任長官。謹簡僚屬。所簡既少。所求亦精。況今之宰輔。則往日臺省長官也。今之臺省長官。乃將來之宰輔也。豈有為長官之時。不能舉一二屬吏。居宰臣之位。則可擇千百具僚。聖人制事。必度物宜。無求備於一人。無責人於不逮。尊者領其要。卑者任其詳。是以人主擇輔臣。輔臣擇庶長。庶長擇佐僚。將務得人。無易於此。

宋制。凡入試有貢舉奏薦攝署流外從軍五等。吏部銓惟注擬州縣官幕職。文臣少卿監以上中書主之。京朝官則審官院主之。武臣刺史副率以上內職樞密院主之。使臣則三班院主之。其後典選之職分為四。文選曰審官東院。曰流內銓。武選曰審官西院。曰三班院。元豐定制。而後銓注之法。悉歸選部。以審官東院為尚書左選。流內銓為侍郎左選。審官西院為尚書右選。三班院為侍郎右選。

臣按宋銓選之法。大略如此。然散主不一。更革不常。今朝文選主於吏部。武選主於兵部。可謂一代定法。

太祖慮銓衡止憑資歷。英才沈於下僚。詔吏部南曹以人才可付升擢者。送中書門下引驗以聞。於常選之中不時拔擢得操縱之法

自真宗朝試身言書判者第推恩。廼詔曰。國家覈吏治以四事程其能。爰命從臣精加詳考。以成資闕為差擬。率以為常。後議者以身言書判為無益。乃罷。熙寧中遂定銓試之制。凡守選者。歲以二月八日試斷案二。或律

令大義五。或議三道。後增試經義。第爲三等。上等免選注官。優等升資。如判超格。無出身者賜之出身。自是不復試判。仍去免選恩格。若歷任有舉者五人。自與免試注官。

臣按我朝銓試之法。大略似宋。往者專考文移。設爲假如以試之。以觀其判斷處置。其後或試策或試論。文以觀其學問才識也。濬請兼三者並試之。三者俱通爲上。通二者爲中。通一者爲次中。俱不通者爲下。既試矣。其人品才識。未必皆稱。所缺之員。宜於每歲季首。豫集應選之人而試之。不待臨選始試。恐取其一日之長。其中有僥倖假代者也。所試之題。或論。或策。或文移。將試卷批號等第附卷。凡入選監生。必須五試。然後入選。臨選之日。又必並試三題。通以前累試者較之。上等爲京朝府貳州守之職。中等爲縣正府倅之職。次中善於策論者爲閑散之職。善於行移者爲煩劇之職。下者爲流外冗雜之職。如此則用不枉其才。而庶官皆得人矣。

蘇軾曰。近歲以來。吏多闕少。一官而二人共之。居者一人。去者一人。而伺之者又一人。是一官而有二人者。無

事而食也。且涖官之日淺。閒居之日長。於其涖官所得。而爲閒居仰給之資。是以貪吏嘗多而不可禁。此用人之大弊也。

胡寅曰。自古取才。必有數路。猶患其狹。今徒以進士任子而欲盡天下之才。多見其有遺矣。當舉古人取士之制。或以鄉舉。或以進士。或以恩任。或設科目。或許辟召。或聽自薦。或令引類。合四海之內。三年之中。以五百人爲率。而均其數於衆流。爲宰相者因任原省是非賞罰。各不失當焉。何停年格之足用乎。

臣按今日選法。文選主於吏部。武選主於兵部。兵部之選武臣。其始也以功次。其後純用任子之法。父死子繼。無子兄及弟繼之。有定格也。若夫都指揮以至都督。則以才能擢用焉。文不專於資格矣。文臣入仕之途非一。其大者有三。進士也。監生也。吏員也。吏員資格。其崇者止於七品。用之爲佐貳幕職。監當筦庫之職。非有保薦者不得爲州郡正員。監生則出自學校之貢選。及舉人試進士不第者。其肄業太學也。循資以出。先歷事於府部諸司。然後次其名於選曹。考其高下。授以職焉。監生吏員二者。雖各有資格。進士初任。亦循其甲第。及其

不次擢用往往越常調焉是又不專於資格也然用之旣久不能無弊武臣之弊則天下衞所有定數設官有定員世襲之官恒滿其位繼繼繩繩銷減無幾新立功次之人日增月益不知其後將何以處之也文臣之弊吏員人多缺少計其資次有老死不能得一官者監生尤甚可不求其故而講究所以澄澈疏通之耶嘗攷自古用人貴於人法兼用非不用資格亦不純用資格不用資格所以待非常之才任要重之職釐煩劇之務用資格所以待才器之小者任資歷之淺者釐職務之宂雜

者立法一定而又得公明之人以掌銓衡隨材授任因時制宜人以漸而用而出類之才則不以漸官以次而升而切要之職則不以次非有大功德大才能及國家猝有非常之變決不拔卒爲將徒步而至卿相也今制文職四品及在京堂上官在外方面五品以上有缺員皆具名以聞五品以下吏部始得銓注此用資格而有不用者也自尚書侍郎以下惟才是用雖若不分流品然翰林院國子監非通經能文者不授之其於流品未嘗不分臣寮在任則得推舉不次用之旣滿秩到部則必考其功積按常調以用焉良法美意有如此者

○嚴考課之法

書舜典三載考績三考(九載)黜陟幽明(陟明黜幽)庶績咸熙(此考課之祖)

周官六年五服(侯甸男采衛)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考制度于四岳諸侯各朝于方岳大明黜陟

臣按今制三年方面及府州縣官一朝覲即此六年五服一朝也但周巡狩之制諸侯朝以六年今則朝以三年耳來朝之臣各以其所治須知之事造冊以獻於朝是考制度之餘意也政績舉者有

賞擢之典否則廢黜是亦大明黜陟也一見於虞書後千載餘復見於周官至今日僅再見焉

周禮太宰歲終則令百官府各正其治受其會(大計)聽其致事(功狀)而詔王(奏白於王)廢置三歲則大計羣吏之治而誅賞之

漢法以六條察二千石歲終奏事舉殿最

漢郡守辟除令長得自課第刺史得課郡國守相而丞相御史得雜考郡國之計書天子則受丞相之要

臣按漢考課之法史所不載惟歲竟丞相課其殿最奏行賞罰見於丙吉傳尹翁歸爲扶風盜賊課

常爲三輔最韓延壽爲東郡太守斷獄大減爲天下最陳萬年鄭昌皆以守相高第入爲右扶風義縱朱博皆以縣令高第入爲長安令由是以觀一代考課必有成法可知矣

董仲舒對策曰古所謂功者以任官稱職爲差非謂積日累久也故小材雖累日不離於小官賢材雖未久不害爲輔佐是以有司竭力盡知務治其業以赴功今則不然累日以取貴積久以致官是以廉恥貿亂賢不肖混淆未得其眞

胡寅曰取士莫善於鄉舉里選莫不善於程其詞章也用人莫善於因人任職莫不善於用非所長也在官莫善於久居不徙莫不善於轉易無方也莫善焉者古皆行之莫不善焉者後世皆蹈之自漢魏以來所謂是者蔑不復舉所謂不是者附益增損以爲典常廉恥道喪愚不肖居人上爲斯民病豈有量哉

臣按積日累久以爲功卽周官司士以久奠食也然司士詔王先以德詔爵以功詔祿以能詔事而後以久奠食後世累日取貴積久致官則不復考其德功與能惟以日月先後爲斷矣今立爲考校之法就積日累久之中而分德功與能之目常才

則循一定之資異才則有不次之擢則人知所興起而政事無不脩舉矣

漢宣帝始親政事自丞相以下各奉職奏事考試功能侍中尚書功勞當遷及有異善厚加賞賜二千石有治理效輒以璽書勉勵公卿闕則選諸所表以次用之又詔曰上計簿具文而已務爲欺謾以避其課三公不以爲意朕將何任御史察計簿疑非實者按之使眞僞毋相亂

臣按宣帝綜核名實如此而當時王成猶以僞增戶口受賞人僞之難防如此況漫不加意者乎今制在京官考滿吏部考之都察院又覈其實在外則州若府及藩司既考而又考之於憲司是亦漢代命御史察其非實毋使眞僞相亂之意

東漢之制太尉掌四方兵事功課歲盡則奏其殿最而行賞罰司徒掌人民事功課歲盡則奏其殿最而行賞罰司空掌水土事功課歲盡則奏其殿最而行賞罰（此東漢考課之制）

臣按太尉司徒司空漢世之三公也各於歲盡課殿最以行賞罰失於太驟非復有虞三載一考之制矣

漢制州牧奏二千石長吏不任位者事皆下三公遣掾吏按驗然後黜退

晉武帝時杜預承詔爲黜陟之課其略曰古者設官分職以頒爵祿弘宣六典以詳考察然猶倚明哲之輔疇咨博訪敷奏以言及至末代疑心而信耳目疑耳目而信簡書簡書愈煩官方愈僞法令滋彰巧飾彌多莫若委任達官各考所統在官一年以後每歲言優者一人爲上第劣者一人爲下第因計偕以名聞如此六載主者總集採按其六歲處優舉者超用之六歲處劣舉者奏免之優多劣少者敘用之劣多優少者左遷之

臣按此亦以六年爲考滿非復有虞之制然明著奏牘以上聞視後世暗訪而無案牘風聞而無實蹟者固爲優也

唐制考功郎中員外郎各一人掌文武百官功過善惡之考法凡百司之長歲較其屬功過差以九等大合衆而讀之流內之官敘以四善一曰德義有聞二曰清慎明著三曰公平可稱四曰恪勤匪懈自近侍至於鎮防有二十七最差以九等一最四善爲上上一最三善爲上中一最二善爲上下無最而有二善爲中上無最而有一善爲中中職事粗理善最不聞爲中下愛憎任情處斷乖理爲下上背公向私職務廢闕爲下中居官諂詐貪濁有狀爲下下此所謂九等也凡定考皆集尚書省唱第然後奏（此唐考課之法）

臣按此法每歲考之亦非有虞之制然善與最相爲乘除分爲九等詳於善而略於最亦古人黜陟之微意

宋置審官院考課中外職事受代京朝官引對磨勘非有勞績不許進秩其後立法文臣五年武臣七年無贓私罪始得遷秩其七階選人則考第資序無過犯或有勞績者遞遷謂之循資其後又立審官院考課院凡常

調選人流內銓主之奏舉及歷任有私累者考課院主之（此宋考課之法）

司馬光言於仁宗曰唐虞之盛稷降播種益主山林垂爲共工龍作納言契敷五教皋陶明刑伯夷典禮后夔典樂皆各守一官終身不易今羣臣非八人之比乃使之遍居八人之官遠者三年近者數月輒以易去如此而望職事之脩功業之成不可得也其失在於國家采名不采實誅文不誅意夫以名行賞則天下飾名以求功以文行罰則天下巧文以逃罪矣又曰知人聖人所難求之毀譽則愛憎競進而善惡混淆考之功狀則巧

詐橫生而眞僞相冒要其本在至公至明而已人主詢諸人而決諸己使各長官自考其屬而宰相總之天子定其賞罰則何勞煩之有又曰唐虞之官居位久而受任專立法寬而責成遠故鯀之治水九載弗成然後治其罪禹之治水九州攸同然後賞其功非但效米鹽之課責旦夕之效也

臣按本朝百官考課之法屬之吏部內外官皆以三年爲一考六年再考九年通考始行黜陟之典是則有虞之制也官滿則造冊備書在任事蹟屬官則先考於其長書其最目轉送御史考核亦書

其最目至是考功稽其功狀書其殿最引奏取旨命復職六年再考如之九年通考乃通計以定升降之等其以御史考核卽漢宣命御史考殿最也書以考語卽唐人第其善最也稽其牌冊引以奏對卽宋人之引對磨勘也夫兼各代所長而又本於有虞黜陟幽明之意豈非萬世良法歟

○崇推薦之道

易泰初九拔茅茹以其彙征吉君子以類相從如茅之根拔其一則牽連而起

書周官曰推賢讓能庶官乃和不和政龐雜亂擧能其官惟爾之能稱匪其人惟爾不任擧非其人是亦爾不勝任大臣以人事君其責如此

臣按有虞之朝命禹爲百揆禹則遜之稷契皐陶命垂爲共工垂則遜之殳斨伯與益之遜於朱虎熊羆伯夷之遜於夔龍噫君以其人爲賢能而用之其人不自賢能而推之賢讓之能其相與和穆如此此百官和於朝而庶績咸熙也

春秋穀梁傳曰學問無方心志不通身之罪也心志既通而名譽不聞友之罪也名譽既聞有司不擧有司之罪也有司擧之王者不用王者之過也

左傳襄公三年祁奚請老晉侯問嗣焉稱解狐其讎也

將立之而卒又問焉對曰午也可祁奚子於是羊舌職死矣晉侯曰孰可以代之對曰赤也可職子伯華於是使祁午爲中軍尉羊舌赤佐之君子謂祁奚於是能擧善矣稱其讎不爲諂立其子不爲比擧其偏不爲黨解狐得擧祁午得位伯華得官建一官而三物成能擧善也夫惟善故能擧其類詩云惟其有之是以似之祁奚有焉

解狐與荊伯抑爲怨簡子問於狐曰孰可以爲上黨守對曰荊伯抑可簡子曰非子之讎乎對曰臣聞忠臣擧賢不避仇讎其廢也不阿親近簡子曰善遂以荊伯抑爲守

臣按先儒有言凡人避嫌者皆內不足也又曰恩仇分明非有德者之言況人臣事君莫大於薦賢為國豈得以親仇之故而有所避就也

荀卿曰下臣事君以貨中臣事君以身上臣事君以人

魏明帝時士人多務進趨廉遜道缺劉寔著崇讓論以矯之其略曰古者聖王之化天下所以貴讓者欲其出賢才息爭競也在朝之士相讓於上下皆化之推賢讓能之風從此生矣

臣按唐宋舉官自代之制蓋本寔之此論非獨可見其人材用之實亦足以崇推讓之風焉

唐狄仁傑薦張柬之姚元崇等數十人率為名臣或謂仁傑曰天下桃李悉在公門仁傑曰薦賢為國非為私也

崔祐甫為相薦舉惟其人不自疑畏推至公以行德宗嘗謂之曰人言卿所用多涉親故對曰臣為陛下擇百官不敢不詳慎苟平生未之識何以諳其才行而用之

文宗時中書門下奏請京兆河南尹及天下刺史各於本府本道常選人中擇堪為縣令司錄錄事參軍人具課績才能聞薦如刺史所舉併兩人得上下考者就加爵秩在任年考已深者優與進改如犯贓至一百貫已下者舉主量削階秩一百貫已上者移守僻遠小郡

五代周世宗令翰林學士兩省舉令錄除官之日仍署舉者姓名若貪穢敗官並當連坐

胡寅曰保任天下之至難也中人以上未萬一焉中人亦不易得然迫禍難處困窮臨勢利怵交黨又未免一出一入焉忍與不忍敢與不敢相權於中能忍而不敢之心勝不能忍而敢之心決此人情之大常物理之必至也誠知其人今不為是安知其他日渝與不渝也而況其下者乎故連坐之法似美而實弊若曰吾姑嚴為之防爾姦人窺之其弊益甚然則奈

何曰人君惟典學明道識拔眞賢以為輔相則有成材之具得人之方（此推本反己之論）如儲木於山育魚於淵惟君所取此非一日之力也立法保任苟給目前策之下也

宋太宗令內外官所保舉人有變節踰濫者舉主自首原其罪

臣按舉主自首原罪蓋以所舉之人事未彰露節許首原既已彰露必坐以連坐之罪此法苟行則所舉及受舉之人咸知懼矣

眞宗復舉官自代之制常參官及七品以上清望官授

訖三日內上表讓一人以自代。其表付中書門下。每官闕則以見舉多者量而授之。

司馬光言於哲宗曰。人之才性。各有所能。知人之難。聖賢所重。若專引知識則嫌於挾私。難服衆心。若止循資序。則官非其人。何以致治。莫若使在位達官人舉所知。然後克協至公。野無遺賢矣。欲乞以十科取士。一曰行義純固可為師表科。如韓嵩之薦韓休 二曰節操方正可備獻納科。如李嶠之薦李邕 三曰智勇過人可備將帥科。如謝安之薦謝元 四曰公正聰明可備監司科。如匡衡之薦孔光 五曰經術精通可備講讀科。如蕭望之之薦薛廣德 六曰學問該博可備顧問科。

如張說之薦張九齡 七曰文章典麗可備著作科。如魏元忠之薦吳兢 八曰善聽訟獄盡公得實科。如袁盎之薦張釋之 九曰善治財賦公私俱便科。如李佑之薦李巽 十曰練習法令能斷請讞科。如丙吉之薦于定國 自尚書以下。每歲於十科中舉三人。中書省抄錄舉主及所舉官名。歲終不舉及人數不足按劾施行。或遇有事。執政各隨其所舉之科選差。

臣按天下人材不拘拘於此十科。各科之中。所當用者亦有多寡不同。臣愚以為舉人者當明著其迹。曰某人廉吏也。有某事知其廉。某人能吏也。有某事知其能。雖不必有非常之功。而皆有可舉之狀。其特曰廉能而已者不聽。當道者量才器用。庶乎得人矣。

○戒濫用之失

易解。六三。負且乘。致寇至。貞吝。大傳曰。負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思奪之矣。

鼎。九四。鼎折足。覆公餗。鼎實 其形渥。赧汗 凶。

子曰。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謀大。力小而任重。鮮不及矣。

朱震曰。位欲當德。謀欲量知。任欲稱力。三者各得其實則利用安身。小人志在於得徼幸萬一。鮮不及禍者。

書。說命曰。官不及私昵。惟其能。爵罔及惡德。惟其賢。

詩。曹風。候人篇曰。彼候人道路迎送賓客之官 兮。何揭也 戈與祋。殳也 彼其之子。三百赤芾。芾冕服之韠三命赤芾 維鵜在梁。不濡其翼。彼其之子。不稱其服。此刺其君遠君子而近小人之詞

陳澔曰。鵜鶘常入水食魚。今乃在魚梁之上。竊人之魚。未嘗濡濕其翼。如小人居高位以竊祿。而不稱其服也。

漢文帝問上林尉諸禽獸簿。尉不能對。虎圈嗇夫從旁代尉對。甚悉。詔拜嗇夫為上林令。釋之諫曰。陛下以周

勃張相如何如人也上曰長者釋之曰此兩人言事曾不能出口豈效此嗇夫喋喋利口捷給哉且秦以任刀筆之吏爭急疾苛察相高其敝徒文具而無實不聞其過陵遲至於土崩今陛下以嗇夫口辯而超遷之恐天下隨風而靡爭爲口辯而無其實夫下之化上疾如影響舉錯不可不審也帝曰善召使驂乘徐行問秦之敝拜公車令

靈帝時市民有相聚爲宣陵孝子者數十人詔皆除太子舍人帝好文學引諸生能爲文賦者並待制鴻都門下後諸爲尺牘及工書鳥篆者皆加引召樂松等多引

無行趨埶之徒置其閒喜陳閭里小事帝說之待以不次之位

蔡邕上封事曰古者取士必使諸侯歲貢孝武之世郡舉孝廉又有賢良文學之選名臣輩出文武並興漢之得人數路而已夫書畫詞賦才之小者匡國治政未有其能陛下游意篇章聊代博奕非以爲教化取士之本而諸生競利作者鼎沸連偶俗語有類俳優或竊成文虛冒名氏皆見拜擢難復收改但不可復使治民及在州郡昔孝宣會諸儒於石渠章帝集學士於白虎通經釋義文武之道所宜從之宣陵孝子虛僞小人本非骨肉羣聚山陵假名稱孝義無所依至有姦軌之人通容其中太子官屬宜搜選令德豈有但取邱墓凶醜之人其爲不祥莫大焉宜遣歸田里以明詐僞

靈帝初開西邸賣官又私令左右賣公卿

晉惠帝時論誅楊駿功侯者千餘人傅咸曰無功而受賞莫不樂國有禍禍起當復有大功也人而樂禍其有極乎

臣按國家不幸有事臣之有功而當受爵賞者必須考驗當否而爲之等第況無功而可一例陞賞

乎夫有功而必陞賞則人幸國家有事而生覬覦之念無功而得陞賞則人得以夤緣作弊而懷僥倖之心後世有欲按功行賞者不可不思傅咸之言也

唐高祖以舞胡安叱奴爲散騎侍郎李綱諫曰古者樂工不與士齒雖賢如子野師襄終身繼世不易其業今天下新定建義功臣行賞未遍高才碩學猶滯草萊而先擢舞胡爲五品使鳴玉曳組趨鏘廊廟非所以規模後世也

中宗時宦官超遷七品以上員外官者將千人又用斜

封墨勅除官。安樂長寧公主、上官婕妤、皆依勢用事。請謁受賕、降墨勅除官。斜封付中書。時人謂之斜封官。又除方術人葉靜能爲國子祭酒。

代宗時。以宦官魚朝恩判國子監。

臣按國子所以敎天子之元子衆子。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與凡民之俊秀。非有道德有學術者未可輕授。唐之二帝乃用術士爲祭酒。閹宦判國子監。豈非顚倒錯亂乎。人君敬天法祖。烏可以天命有德之爵。祖宗輔世之官。而授所私昵之人乎。善爲治者。人必稱其官。官必稱其事。凡夫三百六十

官皆不可用非其人。矧夫師儒之職。所以承帝王之道統。傳孔孟之正學。敎國家之賢才者乎。

睿宗用姚元之宋璟言。罷斜封官凡數千人。崔湜曰。斜封官皆先帝所除。元之等建議奪之。彰先帝之過。爲陛下招怨。衆口沸騰。恐生非常之變。太平公主亦以爲言。上然之。乃復敘用。柳澤上疏曰。斜封官皆因僕妾汲引豈出先帝之意。陛下黜之。天下稱明。一旦收敘。何政令之不一也。議者皆稱太平公主詿誤陛下。積小成大。爲禍不細。

肅宗時。府庫無蓄積。朝廷專以官爵賞功。諸將出征。給空名告身。大將軍告身一通。纔易一醉。名器之濫。至是極焉。

劉子元言於其君曰。君不虛授。臣不虛受。妄受不爲忠。妄施不爲惠。今羣臣無功。遭遇輒遷。至都下有車載斗量杷椎盌脫之諺。

宋太祖時。敎坊使衛德仁求外官。上曰。用伶人爲刺史此莊宗失政。豈可效之耶。宰相擬上州司馬。上曰。上佐乃士人所處。資望甚優。亦不可輕授此輩。但當於樂部遷轉耳。

臣按太祖謂伶人此輩。但當於樂部遷轉。不但伶

人。凡諸色雜流皆然。

仁宗時。待詔王元度纂勒眞宗御書。得紫服佩魚。上曰。先朝伎術官無得佩魚。所以別士類也。又詔嘗爲中書樞密諸司吏人及伎術官出身者。毋得任提刑及知州軍。

臣按宋朝流品之別如此。此人才所以激厲軒昂而以名節自居。以自別於庸流賤胥也。

高宗時。王繼先醫療有效。欲增創員缺以授其壻。用酬其勞。給事中王居正封還。上曰。臣庶之家用醫有效。亦酬謝之否。居正對曰。臣庶之家量功隨力。各致陳謝之

禮。朝廷則不然。繼先以伎術庸流。享官受祿。應用有效。僅能塞責。金帛之賜。固自不少。至於無故增創員缺。臣不願輒起此門。上曰。卿言是也。

臣按勞勣固不可不酬。而流品亦不可不別。後世人主其毋以公卿大夫之名爵而加諸異端雜流伎藝工作之徒。有勞效者。隨本任而加陞賞可也。

大學衍義補輯要卷三

明瓊山邱　濬撰　粵西陳宏謀纂輯

治國平天下之要　固邦本

○總論固本之道

易泰之象曰。天地交泰。(通也)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財成以制其過輔相以補其不及)

剝之象曰。山附於地。剝。上(人君)以厚下安宅。

朱熹曰。惟其地厚。所以山安其居而不搖。人君厚下以得民。則其位亦安而不搖。猶所謂本固邦寧也。

益之象曰。益損上益下。民說无疆。(謂無窮極)

臣按損上而乃謂之益。何哉。有若對哀公之問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蓋深得益卦之義。

書大禹謨。可愛非君。可畏非民。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罔與守邦。欽哉。愼乃有位。敬脩其可願。四海困窮。天祿永終。

朱熹曰。可愛非君乎。可畏非民乎。衆非君則何所奉戴。君非民則誰與守邦。可願猶孟子所謂可欲。凡可願欲。皆善也。人君當謹其所居之位。敬脩其所可願欲者。苟有一毫之不善。生於心。害於政。則民不得其

所者多矣。

左傳。襄公十四年。師曠侍於晉侯。論衛人出其君。曰。良君將賞善而刑淫。養民如子。蓋之如天。容之如地。民奉其君。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其可出乎。夫君。神之主而民之望也。若困民之主。匱神之祀。百姓絕望。社稷無主。將安用之。

哀公元年。陳逢滑對懷公曰。臣聞國之興也。視民如傷是其福也。其亡也。以民為土芥。是其禍也。

漢鼂錯言於文帝曰。人情一日不再食則飢。終歲不製衣則寒。夫腹飢不得食。膚寒不得衣。雖慈母不能保其

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明主知其然也。故務民於農桑薄賦斂。廣儲蓄。以實倉廩。備水旱。故民可得而有也。

魯恭言於和帝曰。萬民者。天之所生。天愛其所生。猶父母愛其子。一物不得其所。則天氣為之舛錯。故愛民者必有天報。

唐太宗時。馬周上疏曰。三代及漢。歷年多者八百。少者不減四百。良以恩結人心。人不能忘故也。自是以降。多者六十年。少纔二十餘年。皆無恩於人。本根不固故也。觀自古百姓愁怨。國未有不亡者。人主當脩之於可脩之時。不可悔之於既失之後。

臣按。太宗貞觀極盛之時。馬周猶欲其脩於可脩而無悔於既失。況君非太宗。時不及貞觀。乃坐視百姓怨愁而不一動心可乎。

陳子昂曰。天下有危機。禍福因之而生。百姓是也。百姓安則樂其生。不安則輕其死。輕死則天下亂矣。

臣按。圓顱方趾之民。莫不愛其身體氣力也。莫不愛其父母妻子也。莫不愛其田廬貲產也。上之人不以興作疲其筋力。不以刑法殘其體膚。不以征役散其父母妻子。不以誅求耗其田廬貲產。凡民所愛。皆為民有。民不幸而死。猶不忍舍去。況肯輕

其死哉。

○蕃民之生

周禮。大司徒之職。掌建邦之土地之圖。與其人民之數。以佐王安擾邦國。以天下土地之圖。周知九州之地域廣輪之數。（東西曰廣。南北曰輪。）辨其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之名物。

又曰。以土宜之法。辨十有二土之名物。以相民宅。而知其利害。以阜人民。以蕃鳥獸。以毓草木。以任土事。辨十有二壤之物。而知其種。以教稼穡樹藝。（任土事。謂就地所生。因民所能。）

大司徒以保息（保之使息。）六養萬民。一曰慈幼。二曰養老。三

曰振窮四曰恤貧五曰寬疾（略其事任保其正命）六曰安富（平其繇役保其常產）

李覯曰民之能致富者心有所知力有所勤夙興夜寐攻苦食淡以趣天時聽上令也如此之民反疾惡之何哉疾惡之則任之重求之多勞必於是費必於是富者幾何其不轉而貧也使天下皆貧則為之君者利不利乎故先王平其繇役不專取以安之世俗不辨是非不別淑慝區區以擊彊為事噫富者乃彊耶彼推理而誅者果何人也

臣按富家巨室小民所依賴國家所以藏富於民

也小人無知或以之為怨府故先王於五者皆不言安獨言安富其意可見

小司寇及大比（三年比較民之衆寡）登民數自生齒以上登於天府內史司會冢宰貳之以制國用

漢惠帝令民女子年十五以上至三十不嫁五筭（漢律人出一筭令人出五筭罪之也）

章帝詔諸懷妊者賜胎養穀人三斛復其夫勿筭一歲

又詔嬰兒無親屬者及有子不能養者廩給之

臣按漢時去古未遠所以著之詔令惠養元元以蕃其生者猶有古意此漢祚所以獨長既失而復得也歟

景帝詔曰間者歲比不登民多乏食夭絕天年朕甚痛之郡國或磽陿無所農桑繫畜或地饒廣薦草莽水泉利而不得徙其議民欲徙寬大地者聽之

北齊天保中議徙冀定瀛無田之人遷於幽州寬鄉以處之始立九等之法富者稅其錢貧者役其力

臣按以今日言之荊湖之地田多人少江右之地田少人多江右之人大半僑寓荊湖既不供江右公家之役荊湖之官府亦不得以役之是併失之也請立為通融之法凡江右之民久寓荊湖置成

產業者則名以稅戶之目為人耕佃者則曰承佃戶專於販易傭作者則曰營生戶拘之於官詢其所由彼情願不歸其故鄉也（不願者勿強）則俾其供詞具其邑里定為版冊見有某人主戶（本貫無人見者不許）當某處軍匠（遇闕依次勾解）明白詳悉然後遣官齎冊親詣所居供報既同即與開豁所在郡邑收為見戶俾與主戶錯居共役有產者出財無產者出力如此通融兩得其用江右無怨女荊湖無曠夫而戶口日增矣江右有羸田荊湖無曠野而田野日闢矣是亦蕃民生寬力役之道也

唐杜佑曰。古之爲理也在於周知人數乃均其事役。則庶功以興。國富家足。教從化被。風齊俗一。故災沴不生。悖亂不起。所以周官有比閭族黨州鄉縣鄙之制。維持其政。綱紀其人。獻民數於王。王拜受之。其敬之守之。如此其重也。

胡寅曰。方隋之盛也。郡縣民戶。上版圖者八百九十餘萬。自亂離之後。十存不能一二。皆獨孤后無關睢之法。廢長立幼而其禍至此也。又曰。唐明皇享國雖久。戶口雖多。不待易世。身自毀之。比禍亂稍平。幾去其半。徒以內有一楊太眞。外有一李林甫而致之。又曰。天寶初戶幾一千萬。元和戶僅二百四十七萬。是十失其八也。憲宗急於用兵。則養民之政不得厚重。以用异鏄聚斂受諸道貢獻。百姓難乎其阜蕃矣。

臣按天下盛衰在庶民。而所以使民不得蕃阜者。必有其根。故胡寅論隋氏之耗。不咎楊元感李密也。而咎獨孤后。唐天寶之耗。不罪安祿山史思明。而罪楊太眞李林甫。元和之耗。則歸其獄於程异皇甫鏄之聚斂。嗚呼。私意行於宮禁。而災禍延於閭閻。小人用於廟堂。而毒害及於黎庶。人君欲蕃民生。尚其去讒遠色。賤貨而一於貴德哉。

○制民之產

通典曰。黃帝時八家爲井。井開四道而分八宅。鑿井於中。則井田之原其來遠矣。此井田之始

堯遭洪水。天下分絶。使禹平水土。別九州。辨其土宜以興地利

舜典帝曰。棄。黎民阻飢。汝后稷。播時百穀。

周禮。太宰以九職任萬民。一曰三農生九穀。二曰園圃毓草木。三曰虞衡作山澤之材。四曰藪牧養蕃鳥獸。五曰百工飭化八材。六曰商賈阜通貨賄。七曰嬪婦化治絲枲。八曰臣妾聚斂蓄積疏材。九曰閒民無常職。轉移傭爲工作執事。

大司徒頒執事於邦國都鄙。使以登萬民。一曰稼穡。二曰樹藝。小司徒之職。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可耕爲井可畜爲牧

遂人。辨其野之土。上地中地下地。以頒田里。上地夫一廛。人各受二畝半爲宅田百畝。各受田百畝以爲世業萊五十畝。謂田之休不耕者餘夫亦如之。正夫之外別給餘夫中地夫一廛。田百畝。萊百畝。餘夫亦如之。下地夫一廛。田百畝。萊二百畝。餘夫亦如之。

臣按民之所以爲生者。稼穡樹藝牧畜二者而已。三代盛時。皆設官以頒其職事。後世聽民自爲。而官未一問及焉。有志於三代者。不必泥古以求復

井田。但能留意斯民而爲之制。凡有徵求營造。不至妨害於三者。雖不復古制。而已得古人之意矣。

秦用商鞅。廢井田。開阡陌。東西爲阡南北爲陌此井田舊制開者破壞刬削之也

漢董仲舒言於武帝曰。秦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買賣。富者田連阡陌。貧者亡立錐之地。漢興。循而未改。古井田法。雖難猝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占田也各爲立限不使富者過制以贍不足。塞兼并之路。然後可善治也。

孝哀時。師丹請建限田。孔光何武議請吏民名田。無過三十頃。

北魏孝文帝用李安世議。詔均天下人田。男夫十五以上受露田不栽樹曰露田四十畝。婦人二十畝。奴婢受田三十畝。

唐授田之制。成丁者人一頃。其田十畝爲口分。二十畝爲永業。二百四十步爲畝。田多可以足其人者爲寬鄉。少者爲狹鄉。狹鄉授田。減寬鄉之半。凡徙鄉及貧無以葬者。得賣世業。自狹鄉徙寬鄉者。得賣口分。已賣者不復授。

臣按自井田難復。乃有限田之議。均田之制。口分世業之法。然不免拂乎人情。不宜土俗。莫若因已然之俗。爲未然之限。自今年爲始。民田雖多至百頃。官亦不問。以後一丁。惟許占田一頃。餘數不許過五十畝以丁配田。定爲差役之法。丁多田少者。許買足其數。丁田相當。不許再買。丁少田多者。如在限前。不復追咎。以後惟許其鬻賣。有增買者。并削所有。民家生子將成丁者即許豫買以俟其成以田一頃。配人一丁。當一夫差役。田多丁少之家。以田配丁。足數之外。以田二頃。視人一丁。當一夫差役。量出雇役之錢。富者出財田少丁多之家。以丁配田。足數之外。以人二丁。視田一頃。當一夫差役。量應力役之征。貧者出力若田多人少之處。每丁或餘三五十畝。或至一二頃。人多田少之處。每丁或餘四五十畝七八十畝。隨其多寡。盡其數以分配之。此外又因而爲仕宦優免之法。因官品崇卑。量爲優免。惟不配丁。納糧如故。其人已死。優及子孫。以寓世祿之意。如京官三品以上免四頃五品以上三頃七品以上二頃九品以上一頃外官則遞減之無田者准田免丁惟不配丁納糧如故立爲一定之限。以爲一代之制。名曰配丁田法。既不奪民之所有。則有田者惟恐子孫不多。不至匿丁不報。民有常產。無甚貧甚富之不均。而官之差役。亦有驗丁驗糧之可據。雖井田之制。不可猝復。而兼并之患。日以漸銷矣。

漢宣帝詔池籞未御幸者假與貧民郡國公館勿復脩治流民還歸者假公田貸種食

元帝初元時以公田及苑振業貧民江海陂湖園池屬少府者以假貧民勿租賦

宋太宗詔江南兩浙荆湖嶺南福建諸州長吏勸民益種諸穀民乏粟麥黍豆種者於淮北州郡給之江北諸州亦令就水廣種秔稻并免其租

眞宗遣使就福建取占城稻三萬斛分給三路爲種擇田高仰者蒔之蓋旱稻也内出種法命轉運使揭榜示民

臣按今世江南雜蒔諸穀江北兼種秔稻昔之秔稻惟秋一收今又有旱禾焉二帝之功遠矣宜倣此意通行南北俾民兼種諸穀有司考課其地昔無而今有有成效者加以官賞

林勲上政本書曰宜同古井田之制使民一夫占田五十畝其有羨田之家毋得市田其無田與游惰末作者皆驅之使隷農以耕田之羨者而雜紐錢穀以爲十一之稅

臣按勲此書朱熹呂祖謙皆稱許之今考其書百里之縣歲丰米五萬餘斛錢二千緡絹四千餘疋綿二千餘斤取民過重恐非後世所宜（以上田產）

虞書曰予決九川距四海（決之使通於海）濬畎澮距川（濬之使通於川）

周禮遂人掌邦之野凡治野夫間有遂十夫有溝百夫有洫千夫有澮萬夫有川（川所以受遂溝洫澮之水）

稻人掌稼下地（水澤之地）以豬畜水（積爲陂塘）以防止水（增之以隄防）以溝蕩水（引水播蕩）以遂均水（均布溝水）以列舍水（勝其町畦可以止舍）以澮瀉水（水有餘則瀉之於澮）

匠人爲溝洫凡天下之地勢兩山之間必有川焉大川之上必有涂焉凡溝必因水勢防必因地勢

孔子曰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

臣按溝洫之制不必泥古陳迹京畿地勢平衍率多汙下數日之雨卽便淹沒十年之中潦者恒什之六七莫若倣遂人之制每郡以境中河水爲主（如保定之白溝眞定之滹沱之類）又隨地勢各爲大溝廣一丈以上者以達於大河又各隨地勢開小溝廣四五尺以上者以達於大溝（大溝地官用錢償其直小溝地所近田主償其直）又各隨地勢開細溝廣二三尺以上者委曲以達於小溝其大溝官府爲之小溝則令有田者共爲之細溝則人各自爲於其田每歲二月官府督其開挑時常巡視不使淤塞朝廷又遣官疏通大河又

於夾河兩岸築長隄高一二丈許（如河身二丈兩旁各留二丈許空地以容水）則衆溝之水皆有所歸田不無淹沒之苦矣

魏史起爲鄴令引漳水溉鄴民歌之曰鄴有賢令兮爲史決漳水兮灌鄴旁終古舄鹵兮生稻粱

秦鄭國開涇水自中山抵瓠口爲渠用溉注塡閼之水溉舄鹵之地四萬餘頃收皆畝一鍾於是關中爲沃野無凶年名曰鄭國渠

李冰爲蜀守壅河水作堋穿二江以通舟船因以灌溉諸郡於是蜀沃野千里號爲陸海

漢召信臣爲南陽太守於穰縣南造鉗盧陂用廣灌溉歲歲增多至二萬頃人得其利及後漢杜詩爲守復脩其業時歌之曰前有召父後有杜母

宋神宗遣使察農田水利中書又言諸州縣古蹟陂塘近多湮廢詔諸路監司訪尋州縣可興復水利

蘇軾曰今欲鑿空尋訪水利所謂即鹿無虞豈惟徒勞必大煩擾且古陂廢堰多爲側近冒耕歲月既深已同永業苟欲興復必盡追收又有好訟之黨多怨之人妄言某處可作陂渠規壞所怨田產或指人舊物以爲官陂冒佃之訟必倍今日矣

臣按水性就下利害亦略相等因其勢順其宜使旱得所灌潦得所泄斯之爲利苟利少而害多或兩無所利害甚而委鄰爲壑利己損人決不可鑿空生事以煩擾乎民興訟端以召不靖之怨也（以上水利）

○重民之事

書舜典咨十有二牧（養民之官）曰食哉惟時（王政以食爲首農事以時爲先）

周公作無逸曰君子所其無逸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小人所依在乎稼穡）

文王卑服（惡衣服）即康功（安民之功）田功（養民之功）

詩周頌曰嗟嗟臣工敬爾在公王釐爾成（成法）來咨來茹嗟嗟保介（農官之副）維莫之春亦又何求如何新畬於皇來牟將受厥明明昭上帝迄用康年命我衆人庤乃錢鎛奄觀銍艾

嚴氏曰既嗟嗟而告臣工又嗟嗟而戒保介皆以重農之事告之也

噫嘻春夏祈穀于上帝也其詩曰噫嘻成王既昭假爾率時（是也）農夫播厥百穀駿發爾私終三十里亦服爾耕十千維耦

臣按成王既置田官而戒命之後王復遵其法而

重戒之。幸時農夫農官之職也。播厥百穀農夫之事也。終三十里欲其地無遺力也。古帝王致力於農事如此。後世之君。聽民自耕自穫。所命官以治之者。徵租賦督力役耳。能勿擾之。使得盡力南畝已爲幸矣。况求其戒敕農官勸相農官勤勤懇懇如是耶。

周禮。遂師。巡其稼穡春種夏種而移用其民。此遂之民移於彼遂以救其時事。水潦暴至合力救之

遂大夫。正歲簡稼器。脩稼政。三歲大比。則帥其吏而興甿。舉民之賢者能者明其有功者。明農功之脩者屬聚也其地治者。地事之治者

司稼。掌巡邦野之稼。而辨穜先種後熟稑後種先熟之種。周知其民與其所宜地。所宜種之地以爲法。而縣於邑閭。

臣按。周公作周官。設官分職。或巡稼穡。或簡稼器。趨其耕耨。辨其種類。合耦相助。移用相救。行其秩敘。懸其法式。又以三歲大比。以興其治田之甿。如大比之興賢能焉。誅賞興廢。無非以農事爲急。周公其知本乎。

月令。孟春之月。天子乃以元日祈穀于上帝。乃擇元辰。天子親載耒耜。措之于參保介之御間。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躬耕帝籍。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諸侯九推。

祭義。古者天子諸侯。必有公桑蠶室。君皮弁素積。幘卜三公之夫人世婦之吉者。使入蠶於蠶室。歲既單盡也矣。世婦卒蠶。奉繭以示於君。遂獻繭於夫人。夫人繅以爲黼黻文章。

祭統。天子親耕於南郊。以共齊盛。王后蠶於北郊。以共純緇服。天子諸侯非莫耕也。王后夫人非莫蠶也。

張栻曰。周家建國。自后稷以農事爲務。歷世相傳。其君子則重稼穡之事。其室家則躬織紝之勤。相與咨嗟嘆息。服習乎艱難。咏歌其勞苦。此實王業之根本

也。如周公之告成王。其見於詩有若七月。皆言農桑之候也。其見於書有若無逸。則欲其知稼穡之艱難。知小人之依也。帝王所傳心法之要端在乎此。其後幽王惑褒姒而廢正后。以召犬戎之禍。而詩人刺之曰。婦無公事。休其蠶織。推其禍端。良由稼穡織紝之事。不聞於耳。不動於心。以至於此。故誦葛覃服之無斁之章。則知周之所以興。誦休其蠶織之章。則知周之所以衰。

漢文帝詔曰。夫農天下之本也。其開籍田。朕親率耕。以給宗廟粢盛。又詔曰。農天下之大本也。民所恃以生也。

而民或不務本而事末故生不遂朕憂其然故今玆親率羣臣農以勸之賜天下民今年田租之半又詔皇后親桑以奉祭服爲天下先

景帝詔曰雕文刻鏤傷農事者也錦繡纂組害女紅工也者也農事傷則飢之本也女紅害則寒之原也夫飢寒並至而能亡爲非者寡矣朕親耕后親桑以供宗廟粢盛祭服爲天下先不受獻減大官省繇賦欲天下務農蠶素有畜積以備灾害

臣按成周以後最重農者莫如漢而文景二帝尤惓惓焉減租之詔歲下雖以武帝之窮奢好武至

舟車皆有算而於田租則未嘗有加焉自是以後皆尚虛文全無實惠是故農不必勸也能無擾之足矣柳子厚之言曰長人者好煩其令旦暮吏來而呼曰官命促爾耕勗爾植督爾穫蚤繅而緒蚤織而縷字而幼孩遂而雞豚鳴鼓而聚之擊木而召之小人輟飧饔以勞吏者且不得暇又何以蕃其生而安其性耶臣願在上者思王業之所本念小人之所依省繇役則不奪其時減租賦則不罄所有是雖不下憫農之詔不設勸農之官而人皆受其勸相之惠矣

鼂錯言於文帝曰聖王在上而民不凍飢者非能耕而食之織而衣之也爲開其資財之道也民貧則姦邪生貧生於不足不足生於不農不農則不地著不地著則離鄉輕家民如鳥獸雖有高城深池嚴法重刑不能禁也民者在上所以牧之趨利如水走下四方亡擇也夫珠玉金銀飢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衆貴之者以上用之故也粟米布帛生於地長於時聚於力非可一日成也一日弗得則飢寒至是故明君貴五穀而賤金玉方今之務莫若使民務農而已欲民務農在於貴粟

景帝詔曰農天下之本也黃金珠玉飢不可食寒不可

衣以爲幣用不識其終始閒歲或不登意爲末者衆農民寡也其令郡國勸農桑益種樹可得衣食物吏發民若取庸（取其資以雇庸）采黃金珠玉者坐贓爲盜二千石聽者與同罪

臣按農天下之本此一言者文帝之詔也凡三見而景帝武帝亦皆以是言冠於詔之先漢人去古未遠猶知所重也後世重珠玉而輕穀粟何耶

○寬民之力

易兌之彖曰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說之大民勸矣哉

周禮小司徒之職乃均土地以稽其人民而周知其數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三人任役）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以其餘爲羨惟田與追胥竭作（惟田獵與捕盜則正羨皆作）

旅師凡新甿（新徒來者）之治皆聽之使無征役

均人（均力役之政者）以歲上下豐年則公旬用三日焉中年則公旬用二日焉無年則公旬用一日焉凶（饑荒札疾疫）則無力政

左傳哀公十一年季孫欲以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仲

尼不對而私於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於禮施取其厚事舉其中斂從其薄如是則以丘（丘十六井賦之常法）亦足矣

王制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又曰凡使民任老者之事（雖少壯止責以老者功程）食壯者之食（雖老者亦食以少者飲食）又曰八十者一子不從政（給公家之力役）九十者其家不從政廢疾非人不養者一人不從政父母之喪三年不從政齊衰大功之喪三月不從政將徙於諸侯三月不從政自諸侯來徙家期不從政

家語魯定公問於顔回曰子亦聞東野畢之善御乎對曰善則善矣然其馬將必佚公曰何以知之對曰以政知之昔者帝舜巧於使民造父巧於使馬舜不窮其民力造父不窮其馬力是以舜無佚民造父無佚馬今東野畢之御也升馬執轡銜體正矣步驟馳騁朝禮畢矣歷險致遠馬力盡矣然而猶乃求馬不已臣以此知之公曰吾子之言其義大矣願少進乎回曰鳥窮則啄獸窮則攫人窮則詐馬窮則佚自古及今未有窮其下而無危者也

漢高祖時民產子復勿事二歲（保胎息也）宣帝時諸有大父母父母喪者勿繇事使得收斂送終盡其子道（憫死喪也）

○恤民之窮

書大禹謨不虐無告不廢困窮惟帝時克（皆自克艱一念爲之）

周禮大司徒以保息六養萬民三曰振窮

禮運大道之行天下爲公矜（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

月令孟春之月掩骼埋胔

漢文帝詔曰方春時和草木羣生之物皆有以自樂而吾百姓鰥寡孤獨困窮之人或阽於死亡而莫之省憂爲民父母將何如其議所以振貸之

宋崇寧中詔諸路置安濟坊又詔諸州縣擇高曠不毛之地置漏澤園凡寺觀寄留櫬櫝之無主及暴露遺骸

悉瘞其中。各置圖籍。立記識。仍置屋爲祭奠之所。聽親屬祭享。著爲令。

紹興中。詔臨安府置養濟院。又詔錢塘仁和二縣。踏逐近城寺院充安濟坊。籍定老幼貧乏不能自存及乞食之人。日支米一升。錢十文。小兒半之。

淳祐中。創慈幼局。應遺棄小兒民間有願收養者。官爲倩貧婦就局乳視。官給錢米如令。

臣按前此惠及無告者往往因事而行。其置院場始見於此。我太祖詔郡縣立孤老院。收養孤獨殘疾不能自生者。又慮貧民多以水火葬。下禮部議民間死葬不許焚化。擇近城空地。設爲義塚。是亦仁政之大者。

○卹民之患

書說命。惟事事。事乎農事 乃其有備。有備無患。

周禮大司徒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一曰散利。發巳積者 二曰薄征。減未輸者 三曰緩刑。四曰弛役。五曰舍禁。山林不禁 六曰去幾。關市不察 七曰眚禮。減省節文 八曰殺哀。凡行喪禮皆從降殺 九曰蕃樂。閉藏樂器 十曰多昏。不備禮而昏娶 十一曰索鬼神。脩舉廢祀 十二曰除盜賊。除以嚴刑

呂祖謙曰。前說緩刑。後又說除盜賊。是經權皆舉處。不幸民有過。固可哀矜。至於姦民亦有伺變竊發者。凶荒之歲。民心易動。一夫叫呼。萬夫皆集。故以除盜賊終之。大抵周禮六官雖分職。其關節脈理。皆相應耳。如散利須考大府天府內府。凡掌財賦之官。如薄征須考九職九賦九貢。如緩刑須考司寇士師所掌之刑。他莫不然。

遺人掌邦之委積。少曰委多曰積 以待施惠。鄉里之委積。以恤民之艱阨。門關之委積。以養老孤。郊里之委積。以待賓客。野鄙之委積。以待羈旅。縣都之委積。以待凶荒。

廩人掌九穀之數。以待國之匪頒。委積 賙賜。賙予 稍食。祿廩 以

歲之上下數邦用。以知足否。以詔穀用。以治預防 年之凶豐。凡萬民之食食者人四鬴。上也。人三鬴。中也。人二鬴下也。若食不能人二鬴。則令邦移民就穀。詔王殺邦用。

臣按周禮十二荒政。是凶荒時救濟之法。遺人所掌。是常時收諸委積以待凶荒施惠之法。廩人所掌。是每歲計其凶豐。以爲賙歲移就之法。慮災防患。先王之意深矣。

司救。凡歲時有天患民病。則以節旌節 巡國中及郊野。而以王命施惠。

穀梁赤曰。五穀不升爲大饑。一穀不升謂之嗛。二穀不

升謂之饑三穀不升謂之饉四穀不升謂之康（康虛）五穀不升謂之大侵（侵傷）大侵之禮君食不兼味臺榭不塗弛（弛廢也）侯（射侯）廷道不除百官布而不制鬼神禱而不祀此大侵之禮也

王制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

荀卿曰田野縣鄙者財之本也垣（垣墻也）窌（窌窖也）倉廩者財之末也百姓時和（天時和順）事業得敘（耕稼得敘）者貨之源也等賦（等賦差等制賦）府庫者貨之流也故明主必謹養其和節其流開其源而時斟酌焉潢然使天下必有餘而上不憂不足

則上下俱富交無所藏之是知國計之極也故禹十年水湯七年旱而天下無菜色者知本末源流之謂也

魏李悝平糴法中饑則發中熟之所斂大饑則發大熟之所斂而糶之漢耿壽昌請令邊郡築倉以穀賤時則增價而糴以利農穀貴時則減價而糶以利民名曰常平倉

臣按常平之法固善然或連歲皆歉或此種熟而彼種不熟散斂之際非斟酌而上下之難得其平惟江北宜倣此法於要害處立常平司專官往涖其事隨熟而收不必專其地因時予價不必定於官視年豐歉以時糶糴立倉用壽昌之名斂散行李悝之法庶乎其可也

鼂錯言於漢文帝曰今海內爲一土地人民之衆不減湯禹加以亡天災水旱而畜積未及者何也地有遺利民有餘力生穀之土未盡墾山澤之利未盡出遊食之民未盡歸農也

隋開皇中長孫平奏令民間每秋家出粟麥一石以下貧富無差輸之當社委社司檢校以備凶年名曰義倉

胡寅曰後世義倉之名固在而置倉於州郡一有凶饑有司以聞文移往復給散艱難胥吏侵沒其受惠

者城郭之近力能自達之人耳居之遠者安能扶老攜幼數百里以就倉合之廩哉有備無患當以隋氏爲法

唐貞觀中遣使賑卹飢民鬻子者出金帛贖還之

臣按太宗贖飢民所賣之子固仁者之心然待其賣而後贖彼不售而死者多矣莫若官爲買之每一男一女費以五緡以土爲率量與所買之人以爲養贍之計所餘之貲以爲調養之費因其舊姓賜以新名傳送邊郡編爲隊伍給以糧賞配之軍士之家俾其養育（死者不許勾丁）既得全其性命又得濟

其父母內郡不耗邊城充實是於救荒之中而有實邊之效若謂國家府庫有限費無所出惟今江南有謫戍西北二邊者勾丁補伍有如棄市及至戍所多不得用今後遇有荒歲預借官錢買之俾江南民戶有隸戎伍於極邊者願出五百緡以上除其尺籍出二百緡以上者改隸近衞如此則除一軍得百軍移一軍得四十軍隨以所得抵數還官邊境之軍日增而南方之伍亦不缺矣或曰因饑募兵古有其事歟曰富弼在青州因濟飢民募軍萬計史可考也

五代周顯德六年淮南饑世宗令以米貸之或曰民貧恐不能償帝曰民猶子也安有子倒懸而父不爲解者安責其必償也

胡寅曰稱貸所以惠民亦以病民惠者紓其目前之急病者責其他日之償其責償也或嚴其期或徵其耗或取其息或予之米而使之歸錢或貧無可償而督之不置或胥吏以詭貸而徵諸編民此皆民之所甚病也有司以豐取約予爲術聚斂之臣以頭會箕斂爲事大旱而稅不蠲水潦而稅不蠲蝗蝻螟賊而稅不蠲長官督稅不登數則不書課民戶納欠不破產則不落籍出於民者尚如此而況貸於公者其責償固不遺餘力矣世宗視民猶子匡救其乏而不責其必償仁人之心王者之政也

宋真宗大中祥符中歲歉民流命侍御史乘傳安撫發倉廩出粟及賑貸

神宗熙寧中富弼言襄鄧汝地曠不耕河北流民至者日衆臣遣官察其無業可復者盡給以田羸疾老弱不任農事者始以粟給之

臣按國家連年水旱量其勢必至於荒莫若豫計郡縣有無蓄積計其遠近多寡或移民就粟或轉

粟就民或高時估以招商或發官錢以市糴不幸公私乏絕計無所出知不免於流離則亟達朝廷豫申會府多遣官屬分送流甿縱其所如隨處安插所至之處請給官庾不責其償或借富民餘積官爲立券估以時值此處不足又聽之他苟足自存然後校其老壯強弱老弱者留於所止之處壯強者量給口糧俾歸故鄉官給牛種趂時耕作待歲時可望然後搬挈以歸如此則流移者不至於潰散失所亦不至於刼奪生亂所以恤民災亦所以弭國亂也臣嘗論之周宣王所以中興者以萬

民離散不安其居而能勞來還定安集之也。晉惠帝所以分崩離析者以六郡薦饑流民入漢川者數萬家不能撫恤之而有李特之首亂也。流民關係。豈不大哉。今天下大勢。南北異域。大江南北。地多山澤。所生之物。無間冬夏。且多通舟楫。縱有荒歉。可食者衆。易爲販易。惟山西陝右之地皆是平原。古時運道。今皆湮塞。地氣高寒。物生不多。一遇荒歉。所資者草葉木皮而已。爲今之計。莫若設常平倉。豐收之年。以官價糴收諸穀。各貯一倉。歲出其易爛者。以給官軍月糧。估以時價折與之。詳見市糴之令留其儲米之耐久者。以爲蓄積。又特遣臣僚尋商旅入關之舊路。按河船入渭之故道。若歲運常數有餘。分江南漕運之餘以助之。偶有荒歉。舟漕陸輦以往。是皆先事之備。有備則無患矣。

仁宗遇災變。則避正殿。變服損膳。徹樂恐懼。脩省見於顏色。惻怛哀矜。形於詔命。災所被之處。必發倉廩賑貸。或平價以糶。不足則轉漕以給。又不足則誘富人入粟秩以官爵。災甚則出內帑金帛。或鬻僧牒。或留歲漕。或蠲租稅。寬逋負。休力役。罷科率。薄關市之征。弛山澤之禁。不能自存者。官爲收養。不得其死者。官爲瘞埋。

慶歷中。河朔大水。流民就食京東。知青州富弼勸所部民出粟。益以官廩。擇公私廬舍十萬餘區。散處其人。以便薪水。官吏自前資待缺寄居者。皆賦以祿。使即民所聚。選老弱病瘠者廩之。仍書其勞。約他日奏請受賞。率五日。輒遣人持酒肉飯糗慰藉。出於至誠。人人爲盡力。山林陂澤之利。可資生者。聽流民擅取。死者爲大冢葬之。明年麥大熟。民各以遠近受糧歸。凡活五十餘萬人。募爲兵者萬計。

臣按古人言救荒無善政。非盡蓄積不具。勸借無方也。蓋以地有遠近。人有老幼强弱。聚之則蒸爲

疾疫。散之各所。則難爲管理。不置簿書。則無所稽考。不依次序。則無以徧及。置之則動經旬月。序之則緩不及救。此所以無善政也。富弼以一青州宰而活河朔五十萬人。又因之得軍。由其立法之簡便周盡也。所以簡便周盡者。官吏自前資待缺寄居者皆賦以祿。使即民所聚。選老弱病瘠者廩之也。臣請折衷此法。頒布天下。凡遇凶荒。或散粟或給粥。於所部中。有致仕閑住及待選依親等項官吏監生與夫僧道耆老醫卜人等素爲鄉人信服者。官司以名起之。待以士大夫之禮。喻以朝廷仁

民之意。給以印信文憑。俾其量領官粟。各就所在。因人散給。官不遙制。事完具數來上。得宜者量爲奬勉。作弊者加以官法。如此。則吏胥不得乘機侵尅。飢民得沾實惠矣。

熈寧中。吳越大旱。趙抃知越州。前民之未飢。爲書問屬縣災所被者幾鄉。民能自食者有幾。當廩於官者幾人。溝防搆築可僦民使治之者幾所。庫錢倉粟可發者幾何。富人可募出粟者幾家。僧道士食之羨粟書於籍者其幾。具存。使各書以對。而謹其備。

臣按。趙抃在越州。備荒之政。爲世所稱。觀其爲書

以訪問於其屬者甚詳且悉。誠能以之爲法。按其條件。先事訪問。務得其實。當其宜。則災沴之來。有備無患矣。

曾鞏救災議曰。有司請發倉廩與之粟。壯者人日二升。幼者人日一升。今百姓暴露乏食。已廢其業矣。使之日待二升之廩於上。勢必不暇他爲。是直以餓殍之養養之而已。非爲百姓長計也。以中戶計之。戶爲十人。壯者六人。月當受粟三石六斗。幼者四人。月當受粟一石二斗。率一戶月當受粟五石。自今至麥熟。凡十月。一戶當受粟五十石。今被災州郡民戶不下二十萬。內除不被災及不仰食於官者。去其半。猶有十萬戶。計十萬戶十閱月之食。當用粟五百萬石。何以辦此。况給受之際。有淹速。有均否。有眞僞。有會集之擾。有辨察之煩。凡此。又不過使之得旦暮之食。其於屋廬搆築之費。將安取哉。莫若下詔。賜以錢五十萬貫。貸以粟一百萬石。以十萬戶計。一戶得粟十石。得錢五千。下戶常產之貲。平日未有及此者也。彼得錢以完其居。得粟以給其食。則農得脩其畎畝。商得治其貨賄。與專意待二升之廩於上者豈不遠哉。由有司之說。則用十月之費。爲粟五百萬石。由今之說。則用兩月之費。爲粟一百萬石。况貸之於今。

收之於後。足以振其艱乏。終無損於儲蓄。所實費者。錢五十萬貫而已。

臣按。曾鞏所議賜錢貸粟。比有司日逐給粟之說。其爲利病。相去甚遠。所謂爲百姓長計者。誠有之。但一戶貸米十石。難以如數盡償。不若因時量力。稍有力者償其半。無力者併與之。或立爲次第之限可也。

孝宗時。朱熹於崇安縣開耀鄉建社倉一所。請於府得常平米六百石賑貸。夏受粟於倉。冬則加息以償。自後隨年斂散。小歉則蠲其息之半。大饑則盡蠲之。十有四

年。得息米。造倉三間。及以原數六百石還府。以見儲米三千一百石以爲社倉。不復收息。每石只收耗米三升。以是一鄉之間。雖遇凶年。人不缺食。帝下其法於諸路。

臣按朱熹社倉之法固善。然里社不能皆得人如熹者以主之。又不能皆得如劉如愚父子者以爲之助。熹固自言其數年之間。左提右挈。上說下教。爲鄉閭立此無窮之計。然則其成此倉也蓋不易矣。

熹又曰。臣嘗摹得蘇軾與林希書說熙寧中荒政之弊。費多而無益。以救之遲故也。其言深切。可爲後來之鑒。

臣按救災之遲。由官吏以簿書爲急。不以生靈爲念。遇水旱災傷。非甚不得已。不肯申達。縣上之郡。郡上之藩府。動經旬月。始達朝廷。及至行下。遣官檢勘。動拘文法。又慮後患。因一之詐。疑衆皆然。惟己之便。不入之䘏。民多不卽沾惠。臣請定奏災限期則例。頒行天下。災及八分以上者。馳傳。五分以上者差人。二三分以上入遞。隨其遠近以爲期限。緩期誤事者。定其罪名。秩滿降等敘用。庶無遲緩之失乎。

隆興中。中書門下省言湖南江西旱傷。立賞格以勸積粟之家。凡出米賑濟。係崇尚義風。不與進納同。

臣按鬻爵非國家美事。然用之於救荒。則是國家爲民無所利之也。宋人所謂崇尚義風。不與進納同是也。臣請遇歲凶荒。民有輸粟賑濟者。定爲等第。授以官秩。自遠而來者。幷計其路費。授官之後給與璽書。有司加禮。與見任同。雖有過犯。亦不追奪。如此則平時人爭積粟。荒歲民爭輸粟。是亦救荒之一策也。

辛棄疾帥湖南。賑濟榜文。祇八字。曰。劫禾者斬。閉糴者配。

臣按朱熹謂棄疾做兩榜便亂道。蓋荒歉閉糴固是不仁。然當此米價翔涌。正小人射利之時。而必閉之者。蓋亦自量家口衆多。恐餇歲不繼耳。彼有何罪而配之耶。若夫劫禾之擧。此盜賊禍亂之萌。周人荒政除盜賊。正以此耳。小人乏食計出無聊。謂與其飢而死。不若殺而死。況未必殺耶。聞粟所在。羣趨而赴。哀告求貸。苟有不從。卽肆刼奪。且曰。我非盜也。迫於飢寒。不得已耳。嗚呼。白晝攫人所有。謂之非盜可乎。漸不可長。彼知其負罪於官。因之鳥駭鼠竄。竊弄鋤梃。以扞遊徼之吏。不幸而傷

一人勢不容已遂至變亂矣臣請明敕有司遇有旱災必先榜示禁其刼奪不從則痛懲首惡以警餘衆決不可行姑息之政此乃弭禍亂之先務也至於富民閉糴必先諭之以惠鄰次開之以積福許其隨時取直禁人侵其所有民之無力者官予之券許其取息熟時官爲追償苟丁口衆多爲之計筭贏餘以濟匱乏僅僅自足亦不可強嚴爲之限凡有所積不肯發者非至豐穰不許出糶彼見得利恐其後時自計有餘亦不能不發矣

呂祖謙曰大抵荒政統而論之先王有預備之政上也

脩李悝之政次也所在蓄積有可均處使之流通移民移粟又次也咸無焉設糜粥最下也

○除民之害

禹貢濟河惟兖州九河既道（禹疏九河以分其勢不與水爭利也）

史記禹抑鴻水十三年過家不入門然河菑衍溢害中國也尤甚故導河自積石歷龍門南到華陰東下砥柱及孟津雒汭至于大邳於是禹以爲河所從來者高水湍悍難以行平地數爲敗迺釃（分也）二渠以引其河北載高地過洚水至于大陸播爲九河同爲逆（迎也）河入于勃海九川既疏九澤既陂諸夏乂安功施于三代

漢孝文時河決酸棗東潰金隄興卒塞之

孝武時河決瓠子東南注鉅野通於淮泗天子使汲黯鄭當時發卒塞之輒復壞自後歲數不登天子既封禪明年發卒數萬塞之築宮其上名曰宣防道河北二渠復禹舊迹

孝成時河決東郡金隄灌四郡三十二縣以王延世爲河隄使者以竹落長四丈大九圍盛以小石兩船夾載而下之三十六日隄成

鴻嘉中勃海淸河信都河水溢灌縣邑李尋等奏言議者恒欲索九河故迹今因其自決可且勿塞以觀水勢

稍自成川挑出沙土然後順天心而圖之必有成功而用財力寡

漢哀帝卽位博求能浚川疏河者待詔賈讓奏言治河有上中下三策古者立國居民疆理土地必遺（留也）川澤之分夫土之有川猶人之有口也治土而防其川猶止兒啼而塞其口豈不遽止然死可立待也蓋隄防之作近起戰國壅防百川各以自利今行上策徙冀州之民當水衝者決黎陽遮害亭放河使北入海河西薄太山東薄金堤勢不能遠泛濫期月自定今瀕河十郡治隄歲費且萬萬及其大決所殘無數如出數年治河之費

以業所徙之民遵古聖之法定山川之位使神人各處其所且大漢方制萬里豈其與水爭咫尺之地哉此功一立河定民安千載無患謂之上策若乃多穿漕渠於冀州地使民得以溉田分殺水怒可從淇口以東為石隄多張水門旱則開東方下水門溉冀州水則開西方高門分河流通渠有三利塡淤加肥（一利）禾麥更為秔稻（二利）轉漕舟船之便（三利）民田適治河隄亦成此誠富國安民興利除害支數百歲謂之中策若乃繕完故隄增卑培薄勞費無已數逢其害此最下策

平帝時關並（人名）言河決率常於平原（今德州）東郡（今東昌）左右其地形下而土疏惡聞禹治河時本空此地泰漢以來河決南北不過百八十里可空此地勿以為官亭民室韓牧以為可略於禹貢九河處穿為四五宜有益王橫言河入勃海地高於韓牧所欲穿處往者海溢西南出浸數百里九河之地已為海所漸矣禹之行河水本從西山下東北去周譜（世統譜諜）云定王五年河徙則今所行非禹之所穿也又秦攻魏決河灌之決處遂大不可復補宜更開空使緣西山足乘高地而東北入海乃無水災

臣按西漢治河之策盡見於此或築堤以塞之（河決酸棗瓠子塞之）或開渠以疏之（道河北二渠）或作竹落而下以石（王延世築堤）或聽其自決以殺其勢（李尋所言）或欲徙民居放河入海（賈讓上策）或欲穿水門以殺水勢（賈讓中策）或欲空河流所注之地（關並所言）或欲尋九河故道（韓牧所言）桓譚謂數說必有一是詳加考驗豫見計定然後舉事以今觀之皆莫出賈讓三策其所以治之又莫出元賈魯疏濬塞之三法焉

宋史河入中國行太行西曲折山間不能為患既出大伾平地二千餘里百川所會不免決溢命諸州長吏兼河隄使防塞甚備而決溢時有說者謂河隨時漲落自立春後凍解候人量水初至凡一寸則夏秋當至一尺頗為信驗謂之信水非時暴漲謂之客水隨決隨塞瀕河之民苦之

仁宗時河決大名館陶李仲昌請自澶州商胡河穿六塔渠入橫隴故道以披其勢後六塔河不能容明年復決

熙寧中河決澶州曹村北流斷絕河道南徙東滙於梁山張澤濼分為二派一合南清河入於淮一合北清河入於海（黃河入淮始此）

元至正中河溢決堤水勢北侵安山沿入會通運河都

漕運使賈魯議欲疏塞並舉挽河使東行以復故道

歐陽元曰治河一也有疏濬塞三者釃河之流因而導之謂之疏去河之淤因而深之謂之濬抑河之暴因而扼之謂之塞又曰賈魯有言水工之功視土工爲難中流之功視河濵爲難決河口視中流又難北岸之功視南岸爲難用物之效艸雖至柔柔能狎水水漬之生泥泥與艸并力重如碇然維持夾輔纜索之功實多

余闕曰中原之地平曠夷衍無洞庭彭蠡以爲之瀦故河嘗橫潰爲患非多爲之委以殺其流未可以力

勝也禹之治河自大伾而下則析爲三渠大陸而下則播爲九河然後其委多河之大有所瀉力有所分而患可平也此禹治河之道也自周定王時河始南徙訖於漢而禹之故道失矣故西京時受害特甚以武帝之才乘文景富庶之業一瓠子之微終不能塞自瓠子再決其流爲屯氏諸河其後河入千乘而德棣之河又播爲八漢人指以爲太史馬頰者是其委之多河之大有所瀉力有所分大抵偶合於禹所治河者由是訖東都至唐河不爲害者千數百年至宋河又南決南渡時又東南入淮以河之大且力惟一淮以爲之委無以瀉而分之故今之河患與武帝時無異自南渡至今謂元殆二百年而河旋北乃其勢然也建議首以爲當築隄起曹南訖嘉祥東西三百里以障河之北流則漸可導之使南廟堂從之非以南爲壑也其慮以爲河之北則會通之漕廢予則以爲河北而會通之漕不廢何也漕以汶不以河也河北則汶水必微微則吾有制而相之亦可以漕書所謂浮于汶達于河是也蓋欲防鉅野而使河不妄行俟河復千乘然後相水之宜而脩治之

臣按中國之水黃河爲大其源遠而高其流大而

疾其質渾而濁其爲患也視諸水爲甚臣採厥本原自張騫使西域後說者咸謂河出崑崙元世祖命其臣篤實者西窮河源得其源於吐蕃朵思甘之南曰星宿海四山之間有泉近百泓滙而爲澤登高望之若星宿然胡言所謂火敦腦兒也其地在中國西南直四川馬湖府之正西三千餘里雲南麗江府之西北一千五百里較崑崙爲近自西而東合諸河水其流寖大東北流分爲九渡行二十日至大雪山名騰乞里塔卽崑崙也繞崑崙之南折而東而北而西復繞崑崙之北又轉而東北

行約二十餘日始入中國自貴德西寧之境至積石經河州東北流至蘭州北繞朔方上郡又東出境外經三受降城東勝等州又折東南出龍門過河中抵潼關東出三門析津爲孟津過虎牢而後奔放平壤吞納小水以百數勢益雄放無崇山巨磯以防閑之旁激奔潰不遵禹跡故虎牢迤東距海口二三千里恒被其害方禹之導河其河蓋自西而東又轉而北之東以入海焉周定王五年河徙已非禹之故道漢元光三年河徙東郡更注渤海繼決於瓠子又決館陶遂分爲屯氏河二河相

並而行元帝永光中河水始分流於博州屯氏河始塞後二年又決於平原則東入齊入青以達於海下流與漯川爲一宋熙寧十年河又分爲二派一合南清河入淮一合北清河入海是時淮僅受河之少半耳金之亡也河始自開封北衛州決入渦河以合於淮本朝洪武二十四年河決原武之黑陽山東經開封城北五里又南行至項城經潁州潁上東至壽州正陽鎮全入於淮而故道遂淤永樂九年復疏入故道正統十三年又決滎陽東過開封城之西南自是汴城在河之北又東南經

陳留自亳入渦口又經蒙城至懷遠東北入於淮焉抑通論之周以前河勢自西而東而北漢以後河勢自西而北而東自宋迄今則自西而東而又之南矣河之所至害亦隨之禮曰四瀆視諸侯瀆者獨也以其獨入於海故江河淮濟皆名瀆今以一淮受黃河之全蓋合二瀆爲一也宋以前河自入海尚能爲瀕河州郡之害況今河淮合一而清口又合沁泗沂三水以同歸於淮也哉曩時河水猶有所瀦如鉅野梁山等處猶有所分如屯氏赤河之類雖元人排河入淮而東北入海之道猶有

存者今則以一淮受衆水之歸而無涓滴之漏矣且我朝建國幽燕漕東南之粟以實京師必由濟博之境則河不可使之東行一決而東則漕渠乾涸歲運不繼其害非獨在民生爲今之計奈何孟子曰禹之治水水之道也又曰禹之治水行其所無事也禹既分一爲九以分殺其洶湧之勢復合九爲一以迎合其奔放之衝萬世治水此其準則也後之言治河者莫備於賈讓三策然歷代所用不出下策往往違水性逆水勢而與水爭利其欲行也强塞之其欲止也强通之惜微抄之費而忘

所捐之大。護已成之業。而興難就之功。苟顧目前。遑恤其後。非徒無利。而反有害。甚且以召禍亂。則又不如聽其自然。不治之爲愈也。臣以爲今日河勢與前代不同。前代只是治河。今則兼治淮矣。前代只是除害。今則兼資其用矣。況今河流所經。皆根本之地。財賦所出。所謂中國之脊。非比偏方僻邑。可以置之度外者也。宋朱熹曰。禹之治水。只是從低處下手。下面之水盡殺。則上面之水漸淺。臣因此求大禹之故。深信賈讓上中二策。以爲可行。蓋今日河流所以爲河南淮右之害者。良以兩瀆

之水既合爲一。衆山之水。又併以歸。加以連年霖潦。歲歲增益。疏之則無所於歸。塞之則未易防遏。遂使平原滙爲巨浸也。今欲得上流之消洩。必先使下流之疏通。國家誠能不惜棄地。不惜動民。於下流迤東之地。擇其便利。條爲數河。又於所條支河之旁地堪種稻者。依江南法。創爲圩田。多作水門。引水灌溉。河既分疏。水勢消減。然後從下流而上。於河身之中。去其淤沙。使河身益深。足以容水。則中有所受。不至於溢出。而河之波不及於陸。下有所納。不至於東隘。而河之委易達於海。河南淮右之民。庶其有瘳乎。或曰。若行此策。是捐數百里膏腴之地。其閒破民廬舍。壞民田圃。發人墳墓。不止一處。如人怨何。嗚呼。天子天下爲家。一視同仁。在此猶在彼也。賈讓有言。瀕河十郡。治隄歲費萬萬。及其大決。所殘無數。如出數年治河之費。足以業其所徙之民。大漢方制萬里。豈與河爭咫尺之利哉。臣亦謂開封以南。至於鳳陽。每歲河水渰沒腴田。何止數十萬頃。今於迤東開爲數河。所費近海斥鹵之地。不過數萬頃。孰多孰少。所開之河。偶值民居。則官給以地。償其室廬。偶損民業。則官倍

其償。免其租稅。或與之價值。或助之工作。或徙之寬閑之鄉。或撥與新墾之田。民知上之所以勞動者。非爲私也。而又何怨哉。

大德中。河決杞縣蒲口。肅政廉訪使尚文言長河萬里西來。其勢湍猛。孟津而下。地平土疏。移徙不常。失禹故道。爲中國患幾千百年。揆今之計。河西郡縣。順水之性。遠築長垣。以禦泛溢。歸德徐邳。民避衝潰。聽從安便。被患之家。於河南退灘地內。給付頃畝。以爲永業。異時河決他所。如之。蒲口不塞便。朝廷從之。會河朔郡縣山東憲部爭言不塞則河北桑田盡爲魚鱉之區。塞之便。復

從之。明年。蒲口復決。塞河之役。無歲無之。是後水北入。復河故道。竟如文言。

臣按漢唐以來。賈讓諸人所言。當時雖或可行。今日未必皆便。元時去今未遠。地勢物力。大段相似。尚文所建。誠一時救弊良方。宜令河南郡縣。如文所言。相宜行之。被患居民。亦可暫時蘇息矣。

○擇民之長

周禮。大司徒施教法於邦國(外而邦國)都鄙(內而都鄙)。使之各以教其所治民。令五家爲比。使之相保。五比爲閭。使之相受。四閭爲族。使之相葬。五族爲黨。使之相救。五黨爲州。

使之相賙。五州爲鄉。使之相賓。(此成周六鄉之制也)

遂人。掌邦之野。以土地之圖經田野。造縣鄙形體之法。五家爲鄰。五鄰爲里。四里爲酇。五酇爲鄙。五鄙爲縣。五縣爲遂。皆有地域溝(通水爲限)樹(植木爲固)之。(此成周六遂之制也)

鄭元曰。百里內爲六鄉。其外爲六遂。鄉猶今畿內之地。遂猶今外郡也。王畿之內。立爲六鄉。而統之大司徒。亦猶今畿內郡縣直隸六部云。

臣按周制。內有六鄉。外有六遂。鄉之所置。比長。里胥。族師。黨正。遂之所置。鄰長。里宰。酇長。鄙師。是卽漢之亭長。三老。嗇夫。唐之里正。坊正。宋之保長。耆老之任也。本朝稽古定制。在城謂之坊長。廂長。在外謂之里長。社長。保長。十年一役。周而更造其籍。又於每里推一年老有德者爲老人。一切小事付之聽決。又製爲木鐸。使貧而老者振之以警衆。其詞曰。孝順父母。尊敬長上。和睦鄉里。教訓子孫。各安生理。毋作非爲。其制視古爲詳。又製爲教民榜文。昭示天下。一編之中。良法美意。與周官所載。殆相符合。唐柳宗元有言。有里胥而後有縣大夫。有縣大夫而後有諸侯。有諸侯而後有方伯連帥。有方伯連帥而後有天子。然則天子之與里胥。貴賤

懸絕。而其任長人之責則一也。漢於鄉亭之任。三老之設。俾其勸導鄉里。助成風俗。得與縣令丞尉以事相教。復無繇戍。歲十月。賜以酒肉。或賜爵級及帛。任之既專。優之又厚。是以當世士夫。皆樂爲之。如張敞。朱博。鮑宣。仇香之徒。皆嘗爲鄉之亭長嗇夫者也。臣請明敕有司。愼重其選。申明祖宗榜示之意。屬民而讀法。必其如周之族師。索鬼而祭祀。必其如周之黨正。如閭胥之辨其施舍。如里宰之行其秩敘。如酇長之趨其耕耨。稽其女工。如閭師之任農耕事。任圃樹事。又如鄰長之相糾。(使有所警)

而不爲惡相受。使有所勸而必爲善將見禮教興行。恩澤下究。風移俗易。比屋可封矣。以土里胥

秦滅諸侯。以其地爲郡。置守丞尉各一人。此郡置守之始

漢宣帝拜刺史守相。輒親見問。退而考察所行。以質其言。嘗曰。庶民所以安其田里。亡歎息愁恨之心者。政平訟理也。與我共此者。其惟良二千石乎。以爲太守吏民之本。數變易則下不安。民知其將久。不可欺罔。迺服從其教化。故二千石有治理效。輒以璽書勉厲。增秩賜金。或爵至關內侯。公卿闕則選諸所表以次用之。漢世良吏。於是爲盛。

又詔曰。潁川太守黃霸宣布詔令。百姓鄉化。孝子弟弟。貞婦順孫。日以衆多。田者讓畔。道不拾遺。養視鰥寡。贍助貧窮。獄或八年無重罪囚。吏民鄉於教化。興於行誼。可謂賢人君子矣。其賜爵關內侯。黃金百斤。

卓茂爲密令。視民如子。教化大行。道不拾遺。後以病免。光武即位。先訪求茂。以爲太傅。封褒德侯。

司馬光曰。光武即位之初。羣雄競逐。四海鼎沸。摧堅陷敵之人。權略詭辯之士。方見重於世。而獨能旌循良之吏。置諸羣公之首。宜光復舊物。享祚久長也。

明帝謂羣臣曰。郎官上應列宿。出宰百里。苟非其人。則民受其殃。是以難之。故吏稱其官。民安其業。

章帝詔曰。俗吏矯飾外貌。似是而非。朕甚厭之。甚苦之。安靜之吏。悃愊無華。日計不足。月計有餘。如襄城令劉方。吏民同聲謂之不煩。雖未有他異。斯亦殆近之矣。夫以苛爲察。以刻爲明。以輕爲德。以重爲威。四者或興。則下有怨心。吾詔書數下。冠蓋接道。而吏不加理。人或失職。其咎安在。勉思舊令。稱朕意焉。

臣按章帝所謂安靜之吏。即宣帝詔所謂淑人君子者歟。是人非獨不易得。且不易識。世有斯人。安知不以罷軟不勝任目之。老子曰。其政悶悶。其民醇醇。又曰。治國如烹小鮮。擾則亂。章帝有見於此矣。

順帝時。左雄上疏曰。吏數變則下不安業。久於其事則民服教化。臣愚所謂守相長吏有顯效者。可就增秩。勿移徙。非父母喪不得去官。吏職滿歲。乃得辟舉。在位數徙。上不能習知民事。下不肯服馴其教。賢者不及有爲。不肖者罪不至著。至於所部者遠。所任者重。尤宜久於其官。而後可以有爲

臣按九載黜陟。始於唐虞。後世任人。惟西漢最久。黃霸在潁川。至於八年。然未有定制。我朝復有虞之典。內外官三年一考。六年再考。九年通考。然後

課其功過以相乘除而黜陟焉。是以官安其職。民安其生。仕者無奔走道路之勞。居者無送舊迎新之費。近自選法淹滯乃行一切苟且之政。數有變更。大非立法任人之初意。况繼任之人。與所退者無大相遠乎。

北齊制郡爲上中下三等。每等又有上中下之差。自上上郡至下下郡。凡九等。縣之制亦如之。

隋如北齊之制。楊尚希疏言。今或地無百里而數縣並置。或戶不滿千而二郡分領。僚衆費多。租調歲減。宜存要去閑。併小爲大。則國家不虧粟帛。選舉亦得賢良矣。

從之。

臣按北齊制郡爲九等。唐宋制縣爲七等。所以別疆域而均科差也。國初郡縣。多循勝國之舊。方是時。干戈甫定。流徙未復。今則承平日久。版籍既定。有一府統數十州縣者。其最小者僅二三縣。有一縣隸七八百里者。其最小者乃至不滿一里。臣請斟酌唐宋之制。分府爲上中下三等。州縣之等亦如之。上縣以編民百里爲率。中縣五十里以上。下縣四十里以下。過百里者。或陞以爲州。或析以爲一二縣。縣之人民少者。割附近里分益之。州之人民少者。或降而爲縣。或益之以近民。而府亦然。如此則官吏之所治者有繁簡。以此次其殿最。土地之所出者有厚薄。以此科其財賦。人民之所聚者有衆寡。以此定其徭役。疆域整齊。太平之基在此矣。或謂祖宗成憲。一旦改革。孰任其咎。曰。浙之嘉興府止三縣。宣德間則析爲七。景泰初元。浙寇作而分温處。閩寇作而分建劍。廣寇作而分南海。與其析之於殘破之餘。孰若置之於全盛之日。矧今遠方縣道有地方四五百里跨三四縣。人民去縣治既遠。往往負固武斷。遇有勾攝。公行旅拒。官恐生變。因循姑息。前日之閩浙。近日之荆襄。可鑒也已。

唐太宗曰。爲朕養民者。惟在都督刺史。唐改太守爲刺史 朕嘗疏其名於屏風。坐卧觀之。得其善惡之跡。皆注於名下。以備黜陟。縣令尤爲親民。不可不擇。

元宗自選諸司長官有聲望者十一人。爲諸州刺史。命宰相百官餞於洛濱。供張甚盛。自爲詩親書贈之。

元宗制京官有才識者。除都督刺史。都督刺史有政迹者除京官。使出入常均。永爲定式。

宋神宗謂文彥博等。選任知州未得善法。曰。朕每思祖

宗百戰得天下。今以一州生靈付庸人。常痛心疾首。(以上守令)

周書。王啟監。厥亂爲民。曰。無胥戕。無胥虐。至于敬寡。至于屬婦。合由以容。王其效邦君越御事。厥命曷以。引養引恬。自古王若茲。監罔攸辟。

蔡沈曰。王者所以開置監國者。其治本爲民也。其命監之詞。蓋曰。無相與戕殺其民。無相與虐害其民。人之寡弱者則哀敬之。婦之窮獨者則聯屬之。保合其民。率由是而容蓄之也。且王所以責效邦君御事者。其命何以哉。惟欲其引掖斯民於生養安全之地而

已。自古王者之命監若此。汝今爲監。其無用刑辟以戕虐人也。

漢初遣御史監三輔郡。察詞訟。其後復置監察御史。

唐分天下爲十道。置巡察使。尋改按察使。後又改採訪處置使。其有戎旅之地。即置節度使。

宋初置轉運使。後又置提點刑獄。凡有四司。曰帥。曰漕。(即轉運使)曰憲。(即提刑)曰倉。各自建臺。每司各有長官掾佐。

臣按黃帝四監。唐虞四岳十二牧。三代方伯連帥。皆後世監司之任。是時封建猶存。所監者諸侯之國。秦漢以來。立郡縣。置守令。地分官衆。所以監之者官無常制。治無定署。其弊乃至任分而不一。權重而不專。有監察之名。無剌舉之實。國初循勝國之制。設行中書省。既而罷之。分天下爲十三布政司。司設布政參政參議各二員。皆分左右。以總一方承流宣化之任。又設都指揮使司。以掌軍政。按察司以司憲度。謂之三司。德刑兼舉。文武並用。體制相維。關絡相通。又每年遣御史一員。巡按其地。臨邊則專命大臣以鎮壓。有事則分遣大臣以巡撫。是以官無曠職。民無宿冤。而禍亂不作也。

宋神宗謂文彥博曰。諸道帥臣轉運使職任至重。一道慘舒係焉。宜謹擇其人。久於其任。漢宣循名責實。須由此道。彥博曰。爲治之要。無以易此。(以上監司)

〇分民之牧

書。舜典。肇(始也)十有二州。

咨十有二牧曰。食哉惟時。柔遠(寬而撫之)能邇。(擾而習之)惇(厚也)德(有德之人)允(信也)元。(仁厚之人)而難(拒絕)任人。(包藏凶惡之人)蠻夷率服。(五者得宜蠻夷從服)

禹貢。禹敷土。(分別土地以爲九州)隨山刊木。奠(定也)高山大川。

鄭樵曰。州縣之設。有時而更。山川之形。千古不易。禹貢分州。以山川定疆界。爲萬世不易之書。

周官。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

春秋。公羊傳。自陝而東者周公主之。自陝而西者召公主之。

周禮。職方氏。掌天下之圖。乃辨九州之國。使同貫利。（同亨其利）

漢武帝開地斥境。南置交趾。北置朔方之州。兼徐梁幽幷夏周之制。改雍曰涼。改梁曰益。凡十三部。曰豫州冀州兗州徐州青州荊州揚州益州涼州幽州交州幷州。（分部牧民之始）

唐太宗以民少吏多。悉併省之。因山川形便。分爲十道。

曰關內。河南。河東。河北。山南。隴右。淮南。江南。劍南。嶺南。（後世因山川形便分道始此）

宋太宗分天下爲十五路。仁宗析爲十八路。神宗又析爲二十三路。曰京東東西。曰京西南北。曰河北東西。曰河東。曰陝西二路。曰兩浙二路。曰淮南東西。曰江南東西。曰荊湖南北。曰成都等四路。曰福建。曰廣南東西。曰燕山府。

臣按漢分天下爲十三部。設部刺史。後改爲州牧。唐分爲十五道。宋始分爲十五路。繼爲十八路。又析爲二十三路。皆因山川形便。設爲藩服。以分統天下郡縣。本朝內有兩京。畿外有十三布政司。畿內郡縣。領於六部。故曰直隸。而有南北之分。惟兩京府。南曰應天。北曰順天。在天子輦轂下。與內諸司相頡頏。不以直隸稱。其十三布政司。因山川分疆域。比前代尤爲得中焉。夫人君居尊臨卑。以理言。可以一人統。以勢言。不能以一人周。必隨地形因民俗。衆設郡邑以分理之。又建州牧方伯之職以提綱而挈領。承流而宣化。此唐虞三代之制。皆有九州十二州之設。漢唐宋因之而分部設道也歟。

○詢民之瘼

詩。皇皇者華。于彼原隰。駪駪征夫。每懷靡及。我馬維駒。六轡如濡。載馳載驅。周爰咨諏。（遣使四方觀省風俗采察善惡訪問疾苦宣道化於天下）

臣按三代盛時。旣列爵分土以分牧於天下。而又特遣使臣循行四方。諏謀詢度。以求民隱。察民瘼。此下民所以無隱情。而王政罔有闕遺也歟。

周禮。撢人。（主撢序王意以語天下）掌誦王志。道國之政事以巡天下之邦國而語之。使萬民和悅而正王面。（面猶向也使民心曉而正向王）

禮記。天子使其大夫爲三監。監於方伯之國。國三人。故名三監。

臣按先儒謂方伯。天子所任以總乎外者。又有監以臨之。蓋方伯權重則易專。大夫位卑則不敢肆。此小大相維。內外相統之意。今制分天下爲十三布政司。每歲遣監察御史往巡其地。蓋得古人此意。

秦以御史監諸郡。謂之監察御史。御史設於周而加以監察則始於秦

漢武帝遣謁者巡行天下。存問致賜三老孝弟帛。縣鄉即賜無贅聚。又遣博士大夫等六人。循行天下。存問鰥

寡廢疾。無以自振業者貸與之。諭三老孝弟以爲民師。舉獨行君子。凡無位及冤失職。姦猾爲害。野荒治苛者舉奏。

臣按漢去古未遠。往往留意於孝弟力田鰥寡孤獨及失職冤枉者。所云縣鄉即賜無贅聚。尤中有司之弊。故使者所至。如旱暵而得時雨。其所遣乃通今博古之士。非理政司法之官。猶見以教化仁政爲言。不專於法令徵賦。此三代以後之治。惟漢爲獨優歟。

元封中。置刺史。掌詔六條察州。凡十三部焉。漢制。刺史以六條問事。非條所問。即不省。一條。强宗豪右田宅踰制。以强陵弱。以衆暴寡。二條。二千石不奉詔書。遵承典制。倍公向私。旁詔守利。侵漁百姓。聚斂爲姦。三條。二千石不卹疑獄。風厲殺人。怒則任刑。喜則任賞。煩擾苛暴。剝戮黎元。爲百姓所疾。山崩石裂。妖祥訛言。四條。二千石選署不平。苟阿所愛。蔽賢寵頑。五條。二千石子弟怙恃榮勢。請託所監。六條。二千石違公下比。阿附豪强。通行貨賂。割損政令。

臣按漢之一郡。可當今之布政司。刺史以六條問事。官吏人民犯者。舉問之。猶今御史監察藩臬也。

但今制御史出巡一方。凡事在所省察。非若漢人非條所問不省也。一歲一易。非若漢人居郡九歲也。較之漢制。尤爲得中耳。

宣帝詔諸年八十以上。非誣告殺傷人。它皆勿坐。遣太中大夫彊等十二人。循行天下。存問鰥寡。覽觀風俗。察吏治得失。舉茂材異倫之士。

臣按宣帝勵精嚴察。而所行皆仁厚之政。此漢之家法也。

元帝初元中。地震。詔遣光祿大夫褒等十二人。循行天下。存問耆老鰥寡孤獨困乏失職之民。延登賢俊。招顯

側陋因覽風俗之化建昭中因歲饑詔遣諫大夫博士當等二十一人循行天下存問耆老鰥寡孤獨困乏失職之人舉茂材特立之士

臣按此因災異遣使也其後成帝建始中遣諫大夫林鴻嘉中遣諫大夫理永始中遣太中大夫嘉綏和中遣光祿大夫亦因災異遣使問孤老錄寃獄蠲逋貸閔疾苦舉幽隱除貪暴免被災者租給死者棺錢皆仁政也

唐太宗遣杜淹巡關內諸州出御府金贖貧民男女自賣者還其父母又遣褚遂良等以六條巡察四方黜陟

官吏

臣按所遣杜淹褚遂良皆一時之選貞觀所以盛也

德宗遣黜陟使庾何等十一人行天下陸贄說使者請以五術省風俗八計聽吏治三科登俊乂四賦經財實六德保罷瘵五要簡官事五術曰聽謠誦審其哀樂納市價觀其好惡訊簿書考其爭訟覽車服等其奢儉省作業察其趣舍八計曰視戶口豐耗以稽撫字視墾田贏縮以稽本末視賦役厚薄以稽廉冒視案籍煩簡以稽聽斷視囚繫盈虛以稽決滯視姦盜有無以稽禁禦視選舉衆寡以稽風化視學校興廢以稽教道三科曰茂異賢良幹蠱四賦曰閱稼以奠稅度產以差征料丁壯以計庸占商賈以均利六德曰敬老慈幼救疾恤孤賑貧窮任失業五要曰廢兵之冗食蠲法之撓人省官之不急去物之無用罷事之非要

臣按五術八計三科四賦六德五要巡撫之條目詳矣然恐非一人所敢專一時所能成盍聞諸朝俾述於詔令頒之天下臨當遣使按文考驗以爲刺舉勸懲之實乎

宋仁宗時蔡襄言人主宅中國居法宮而使幽遐異域

風謠習尙寃隱沈抑無一不陳於前者託聰明於臣下故也人主知所託之難明賞罰以馭之賞罰明則臣下不敢蔽欺而聰明無所壅也今天下之俗至有巨室富家兼并貨財作爲奢靡超踰法制交通大吏欺轢愚弱而貧者闕養生送死之具孤獨廢疾不得終其天年州縣吏視而不能掩遏豪猾矜哀窮厄而又侵牟漁奪不識休已或愚謬昏耄無所是非或依倚權勢壞裂公法監刺之官大率以寬紓含隱爲良須其自敗乃始糾擿或有所私慮垂敗之人亦加意覆藏使得脫去其蔽蒙如此監司之設僅與無同頃年遣使安撫諸郡比其還

奏薦舉雖多而蠹暴不察惡吏不除窮民不恤有使之出誠不如無伏願於遣使之際嚴賜告諭令其推揚德音究悉利害庶有補於政治勿徒使郡縣供具吏民遮列道途迎候往來重爲此紛擾也

襄又曰請令使者所至存問鄉里其孝行著聞及年八十九十以上鰥寡篤疾依漢故事量予布帛即貧無所養而有男女傭傭於人償其餘直而追還之若爲僧尼僧年四十尼年三十以下並除其籍而歸養更無此等子孫官給餼糧責任親黨鄰里養之以沒其齒孤獨者戒敕所養之家務全其生冤結無告者擇吏而治其曲直力行篤學衰老淪滯表之以勸風俗郡縣治績可稱條列其狀顯褒其尤者貪墨腥聞即令責詢材不任職於其職之相倫者易之或雖潔廉而違法慘刻及年七十以上昏老而不知退者咸以名聞一切罷之其官吏貪墨因使摘發監司之官素所不糾隨而坐之使者不糾異日傾敗并使者坐之

慶歷中歐陽脩言天下積弊已多如治亂絲未知頭緒欲事事更改則力未能周煩擾難行欲漸漸整緝則困弊已極未能速效如欲用功少爲利博及民速於事切莫若選强幹朝臣十許人分行天下籍官吏能否而升

黜之

脩又奏乞特立按察之法於內外朝官自三丞以上至郎官中選强幹廉明者爲諸路按察使令進奏院各錄一州官吏姓名爲空行簿授之使至州縣徧見官吏凡公廉勤幹明著實狀及老病不才顯有不治之迹皆以朱書之有中材之人别無奇效亦不至曠敗者以墨書之又有雖是常材能專長一事亦以朱書别之使還具奏則朝廷可以坐見官吏賢愚善惡不遺一人脩上此議朝廷重於特遣惟詔諸路轉運使兼按察脩又言臣之議本欲使者四出使天下悚然知朝廷賞善罰惡之意按文責實救民急病如漢之刺舉唐之黜陟使之類蓋人君治天下如農夫治田不可一槩也久荒之地必先芟闢然後以時耘耨特遣之使如久荒而芟闢也轉運兼按察乃以時而耘耨者爾

臣按今制天下分爲十三布政司皆設按察司而又歲遣御史一人巡按或三年五年又遣廷臣一員巡撫誠舉蔡襄歐陽脩所言者以行於今亦固邦本之大助也

大學衍義補輯要卷四

明瓊山邱　濬撰　　粵西陳宏謀纂輯

治國平天下之要　制國用

○總論理財之道

書。禹曰予決九州距四海濬畎澮距川。曁稷播奏庶艱食鮮食懋遷有無化居（變化其所居積之貨）烝（衆也）民乃粒萬邦作乂（治也）

臣按懋遷有無化居萬世理財之法。皆出於此。然皆爲烝民粒食之故所理者民之財耳。豈若斂民之食用者以貯於官而爲君用度哉

禹貢。六府（水火金木土穀）孔（大也）脩。庶土交正。底（致也）愼財賦。咸則（品節之）三壤（上中下三等）成賦中邦（中國也）

臣按土者財之所自生。然必脩金木水火四者以相制相助。然後土順其性而穀生焉。然土非一等有所謂山林川澤邱陵墳衍原隰五者之不同。其質有肥瘠其形有高下。其色又有黃白青赤黑。庶土所生之物。各各不同。以此交相質正。因其土所出之財而致謹其財賦之入。然土雖有五而壤則有三三者上中下也。壤之上者出上賦壤之中者出中賦壤之下者出下賦。咸有一定之準則。用是之法以成賦於九州之內。若荒服外則不例之以此也。有夏盛時。取民之制。有所品節準則如此。後世征斂無藝惟循簿書之舊無復考核之實田之等則無別。賦之多寡不倫既無底愼之心復無咸則之法。此民財所以恒不足而國用亦因以恒不充歟。

王制。冢宰（周時無宰相冢宰即宰相）制國用必於歲之杪。（天時既周來歲之事方始）五穀皆入。（穀熟有先後皆入則豐歉盡見）然後制國用。用地大小。視年之豐耗。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量入以爲出。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

周禮。春官天府。祭天之司民司祿而獻民數穀數則受而藏之。

臣按民有生死。穀有豐凶。苟非有司歲歲具數以聞上曷由知之周時獻民數俾知登耗也獻穀數俾知多寡也料其民數計其穀數就一邑計之倉廩幾何支發幾何存餘幾何因其一歲之所入通其累年之所積三年而有一年之積否耶。三十年而有十年之積否耶。彼此通融以羨補不足多而有餘也則蠲逋除賦少而不足也則省常費除冗

食。如是則民穀兩足矣。

趙簡子使尹鐸爲晉陽。請曰。以爲繭絲（如繭抽絲。盡而後止。）乎。抑爲保障（指藩籬言）乎。簡子曰。保障哉。尹鐸損其戶數。（留有餘於民所以爲保障）

胡寅曰。尹鐸雖少而心智。簡子雖貴而慮長。其後無卹爲智氏所攻。托身晉陽而得免焉。後世謀國者。以愛民敦本爲迂談。以聚斂積實爲急務。凡江海山林藪澤魚鹽金石茗荈之利。設法著令。無不權取。昔也民富可以多取。既而國富則民貧。而無可取矣。昔也國富可以橫費。既而民盡則國貧。而無可費矣。四海

之大。九貢之入。文景守之。則三十稅一。又且盡蠲。不聞空匱。明皇德宗則爲大盜所迫。倉皇奔竄。食糲麥飯。啖蕪菁根。而不能飽。何慮不及趙簡子尹鐸哉。

唐陸贄曰。地之生物有數。人之成物有限。取之有度。用之有節。則常足。取之無度。用之無節。則常不足。生物之豐歉由天。用物之多少由人。是以先王立程。量入爲出。雖遇菑難。下無困窮。理化既衰。則乃反是。桀用天下而不足。湯用七十里而有餘。是用之盈虛在於節與不節耳。

臣按節之一言。誠萬世人君制用豐財之要道。贄既以此告其君。復即衛文公漢文帝唐太宗。始由艱窘而終獲豐福。以著其能節之效。秦皇漢武隋煬三君。始由豐厚而終以蹙喪。以著其不能節之效。又曰。秦隋不悟而遂滅。漢武中悔而獲存。得失相遠。安可不懼。是又開其君以遷善改過之機也。

宋蘇軾曰。爲國有萬世之計。有一時之計。有不終月之計。古者三年耕。必有一年之蓄。以三十年之通計。則可九年無飢。卒有水旱之變。盜賊之憂。官可以自辦。而民不知。如此者。天不能使之菑。地不能使之貧。盜賊不能使之困。此萬世之計也。其不能者。一歲之入。纔足以爲

一歲之出。天下之產。僅足以供天下之用。平居雖不至於虐取其民。而有急則不免於厚賦。故其國可靜而不可動。可逸而不可勞。此一時之計也。其最下而無謀者量出以爲入。用之不給。則取之益多。天下晏然無大患難。而盡用衰世苟且之法。不知有急將何以加之。此不終月之計也。

蘇轍曰。方今之計。莫如豐財。然非求財而益之也。去所以害財者而已。事之害財者三。一曰冗吏。二曰冗兵。三曰冗費。三冗既去。天下之財。得以日生。百姓充足。府庫盈溢矣。

臣按冗吏冗兵猶有常數惟冗費則途轍孔多窠日不一。凡横恩濫賜脩飾締造以及禱祈遊玩其害尤大權其緩急輕重而去之則不至於害吾財矣。

曾鞏曰漢唐之始天下之用常屈矣文帝太宗能用財有節故公私有餘而致天下之富漢唐盛時天下之用常裕矣武帝明皇不能節以制度故公私耗竭而致天下之貧郎以宋景德皇祐治平較之天下歲入皇祐治平皆一億萬以上歲費亦一億萬以上景德官一萬餘員皇祐二萬餘員治平二萬四千員皇祐官數一倍於

景德治平則三倍之矣其餘用財之端皆倍可知也誠詔有司按尋載籍講求其故其可罷者罷之使所費皆如景德之數則所省者蓋半矣又以類而推之天下之費有約於舊而浮於今者有約於今而浮於舊者其浮者必求所以浮之自而杜之其約者必求所以約之由而從之以歲入一億萬以上計之所省者十之三歲可餘三萬萬以三十年之通計之可以爲十五年之蓄又曰前世於彫弊之時猶能易貧爲富今以全盛之勢用財有節其所省者一則吾之一也所省者二則吾之二也前世之所難吾之所易不論可知也

臣按子固所謂求所以浮之自而杜之求所以約之由而從之與夫東坡所謂去之甚易而無損存之甚難而無益誠去冗費足國用之要法。

○貢賦之常

禹貢。冀州。厥賦惟上上錯。（第一等雜出第二等）兗州。厥賦貞。（正也賦以最薄爲正）厥貢漆絲。厥篚織文。青州。厥賦中上。（第四等）厥貢鹽絺。海物惟錯。（非一種也）徐州。厥賦中中。（第五等）厥貢惟土五色。（五方之土以爲土封）夏翟。（染雉羽爲五色）孤桐。（以爲琴瑟）浮磬。（石露水濱可爲磬者）蠙珠。（珠爲服飾）暨魚。厥篚元纖縞。揚州。厥賦下上上錯。（第七等雜出第六等）厥貢惟金三品。（金銀銅）瑤琨（玉石）篠簜。（竹可爲矢及管者）齒革羽毛。

惟木。（可備棟宇）島夷卉服。（今木綿）厥篚織貝。（木棉之精好者）厥包橘柚。（小曰橘大曰柚）錫貢。（待錫命而後貢）荆州。厥賦上下。（第三等）厥貢羽毛齒革。惟金三品。杶幹栝柏。（三木名）礪砥（皆磨石）砮（石砮）丹。（砂也）惟箘簵（竹也）楛。（木可爲矢）包匭（匣）菁茅。（供縮酒者）厥篚元纁璣（珠不圓者）組。豫州。厥賦錯上中。（第二等雜出第一等）厥貢漆枲絺紵。厥篚纖纊。（細綿）梁州。厥賦下中三錯。（第八等雜出七等九等）厥貢璆（玉磬）鐵（柔鐵）銀鏤（剛鐵）砮（石砮）磬。（石磬）熊羆狐狸織皮。（四獸之皮及毛可織爲罽者）雍州。厥賦中下。（第六等）厥貢球琳（美玉）琅玕。（石似珠者）

蔡沈曰。上所取爲賦。下所供爲貢。不兼言貢賦。而獨以貢名篇者。貢爲夏后氏田賦之總名也。

臣按大禹成功之後。條陳九州所有以爲取民常制。後世如進奉。和買。勸借名目。皆非中正經常之道。

五百里甸服。百里賦納總。（禾本全）二百里納銍。（禾半藁）三百里納秸。（半藁去皮）服。（總秸上皆有服役之事）四百里粟。五百里米。（近粗而遠精也）

朱熹曰。甸。治田也。畿內之田。民爲天子治。謂之甸服。專言田賦者。畿內不封諸侯。故田賦入於天子。

蔡沈曰。內百里爲最近。故并禾本總賦之。外百里次之。只刈禾半藁納也。外百里爲遠。去其穗而納穀。外

百里爲尤遠。去其穀而納米。蓋量其地之遠近而爲納賦之輕重精麤也。

魯宣公十五年。初稅畝。（譏其履畝加稅之始）

孔子告哀公曰。薄賦斂則人富。公曰。若是則寡人貧矣。對曰。豈弟君子。民之父母。未見子富而父貧也。

魏文侯時。租賦增倍于常。或有賀者。文侯曰。今戶口不加而租賦歲倍。此由課多也。夫貪其賦稅而不愛人。是虞人反裘而負薪也。徒惜其毛。不知皮盡而毛無所傅。

臣按魏文侯乃一國之君。疆域有限。而用度孔多。尚知課多之害於民。而設爲皮毛之喻。況萬乘之尊。而富有四海之大者乎。

秦舍地而稅人。收大半之賦。竭天下貲財。猶未足以贍其欲也。二世承之不變。海內潰叛。

臣按三代以來。皆按地取稅。十分取一。秦始舍地而稅人。十分取五。貧民無以爲生。是趨民於潰叛也。

漢興。天下既定。高祖約法省禁。輕田租。什五而稅一。量吏祿。度官用。以賦于民。

文帝詔賜天下民租之半。又詔曰。農。天下之本。今廑（古勤字）身從事。而有租稅之賦。是謂本末者無以異也。其于

勸農之道未備。其除田之租稅。

胡寅曰。漢至文帝。封國漸衆。諸侯王自食其地。王府所入已寡。又匈奴和親。歲致金繒。數有邊患河決之費。財用宜不充矣。而十二年。卽賜民半租。次年遂除之。何以足用乎。蓋文帝恭儉。百金之費亦不苟用。宮闈國都無奢侈之習。如之何不富。然後知導君於荒淫者。取盡錙銖。用如泥沙。至於財竭。下畔上亡。其罪可勝誅哉。

昭帝元鳳中。令三輔太常郡得以菽粟當賦。（以菽粟當錢物。備凶歉也）

唐初始定租庸調之法。以人丁爲本。一曰租。丁男一人授田百畝。但歲納租粟二石。二曰調。每丁隨鄉土所出。歲輸絹或綾絁共二丈。綿三兩。輸布者麻三斤。三曰庸。每丁定役二十日。不役則日爲絹三尺。

臣按禹貢島夷卉服。註以爲吉貝。即木棉也。有虞時島夷或以充貢。中國未有也。宋元之間。始傳其種入中國。關陝閩廣首得其利。然是時猶未以爲征賦。故宋元食貨志皆不載。本朝乃徧布其種於天下。地無南北皆宜之。人無貧富皆賴之。卉服之利。視絲枲蓋百倍焉。

德宗時。楊炎爲相。遂作兩稅法。夏輸無過六月。秋輸無過十一月。以大歷十四年墾田之數爲定。而均收之。

陸贄曰。租庸調法。宗前哲之規模。參歷代之利害。有田則有租。有家則有調。有身則有庸。法制均一。下不困而上用足。兩稅之法。取一年科率錢穀多者定額。惟以資産爲宗。不以丁身爲本。資産少者稅輕。多者稅重。

馬端臨曰。賦稅視田畝。乃古今不易之法。三代之貢助徹皆然。未嘗別有戶口之賦。至於不授田而輕其戶賦者。兩漢也。因授田之名而重其戶賦。田之授不常。而賦之重者不可復輕。重爲民病。則自魏至唐是也。自兩稅之法行。而此弊革矣。豈可以其出於楊炎而少之乎。

臣按兩稅之法。實得古意。蓋土地萬世不變。丁口時有盛衰。定稅不以丁而以畝。易檢覈也。兩稅以資産爲宗。本謂兩稅之外。不許分毫科率。兵興費廣。始於稅外徵求。此時之弊。非法之弊也。本朝稽古定制。以天下之田。定天下之賦。徵於夏者謂之稅。徵於秋者謂之糧。歲有定額。家有常數。非若唐人過有百役之費。先度其數而賦於人也。田有寬

狹。稅有多寡。非若唐人以一年之科率多者爲額也。其額數總於戶部。徵期責之藩服州縣。非若唐人別設兩稅使以總之也。若丁口之稅。毫無取焉。惟編戶爲里甲。十年一度輪差。所謂絹布之調無有也。不役之絹無有也。其制一定。其額不虧。吏不能爲奸。民不至重困。彼租庸調法。烏可同日語哉。

憲宗時。李渤上言。臣過渭南。聞州縣皆以逃戶稅攤於比隣。致驅迫俱逃。此皆聚斂之徒。剝下媚上。惟思竭澤。不慮無魚。乞降詔書。絕攤逃之弊。盡逃戶之產。稅不足者乞免之。計不數年。人皆復於農矣。

臣按取稅於民。如取魚於澤。必常有所養。斯常有所生。苟竭其所養。役將何繼。攤稅之害將竭之至再至三。不至水枯魚絕不止。夫中人一家之產僅足供一戶之稅。遇有水旱疾癘。不免舉貸逋欠。況代他人倍出乎。李渤謂盡逃戶之產稅不足者。免之是也。然民去產存。宜酌為常法。每歲十月以後。詔布政司委官一員親臨州縣。俾官吏里胥各具本里民數之逃去若干。移來若干。其民雖逃。其產安在。明白開報。除其逃去之籍。稅其新收之民。若人果散亡。產無蹤跡。具以上聞。覈實除免。則絕攤逃之弊。民生安而國用足矣。（以上賦稅）

書。明王慎德。四夷咸賓。無有遠邇。畢獻方物。惟服食器用。

周禮。太宰以九貢致（致者自至而非有所求也）邦國之用。（用者適用而非異物也）一曰祀貢。（犧牲包茅之屬）二曰嬪貢。（絲枲之屬）三曰器貢。（錢鐵石砮）四曰幣貢。（玉馬皮帛之屬）五曰材貢。（栝柏篠簜之屬）六曰貨貢。（金玉龜貝）七曰服貢。（絺紵之屬）八曰斿貢。（羽毛可以爲旌旄者）九曰物貢。（所產雜物）

葉時曰。九貢致國用。亦禹貢之任土作貢也。任者任其所有而不强其所無。致者聽其自至而不强其不來也。

春秋。桓公十五年。天王使家父來求車。（車服上之所以賜下。非諸侯所貢也）

穀梁赤曰。古者諸侯時獻于天子。以其國之所有。故有辭讓而無徵求。求車非禮也。

漢文帝時有獻千里馬者。帝詔曰。鸞旗在前。屬車在後。吉行日五十里。師行三十里。朕乘千里馬獨先安之。朕不受獻也。其令四方無來獻。

光武詔往年已敕郡國異味不得有所獻御。今猶未止。非徒有豫養導擇之勞。至乃煩擾道上。疲費過所。其令大官勿復受。惟遠方口實所以薦宗廟者自如舊制。

和帝時南海獻荔枝龍眼。奔騰險阻。死者繼路。臨武長

唐羌上書陳狀。帝詔曰。遠國珍羞本以薦奉宗廟。苟有傷害。豈愛民之本。其敕大官勿復受獻。

臣按漢家此三詔皆不適己之便而有愛民之實。謹表出之以示萬世。

安帝詔曰。凡供薦新味。多非其節。或鬱養彊孰。或穿掘萌芽。味無所至而大折生長。豈所以順時育物乎。傳曰。非其時不食。自今當奉祠陵廟及給御者。皆須時乃上。

臣按安帝此詔非徒有愛物之仁。亦且得養生之義。

隋煬帝幸江都。謁見者專問禮餉豐薄。豐則超遷。薄則

停解。江都郡丞王世充獻銅鏡屏風。遷守歷陽。郡丞趙元楷獻異味。遷江都郡丞。由是郡縣競務刻剝。以充貢獻。民外爲盜賊所掠。內爲郡縣所賦。生計無遺。

臣按人君爲天之子。代天以理民。不能自理。分命其臣以理之。其所食之祿天祿也。所治之職天職也。所治之民天民也。天子不過承天意以予之耳。今因其所貢以私奉己者而酬之以官。豈天意哉。人君爲此。拂天甚矣。煬帝之爲煬也宜哉。

唐制。州府歲市土所出以爲貢。其價視絹之上下。無過五十匹。異物滋味名馬鷹犬非有詔不獻。有加配則以

代租賦。

臣按唐制如此。而子孫如代宗生日貢獻至數千萬。加以恩澤。又德宗之臣。日進月進。因得遷官。嗚呼。祖宗立制之善。而子孫猶繼之以不善。況貽謀不善者哉。

憲宗禁無名貢獻。而至者不甚却。學士錢徽懇諫罷之。帝密戒後有獻者毋入右銀臺門以避學士。

臣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凡土所生之物。何者非天子之物乎。有不足誇。無不爲歉。爲萬乘之主。而欲人之貢獻。既知其非而禁之。而又不甚却。復因人言而罷之。而又戒勿使之知。吁。學士雖不知吾所戒之人。則知之矣。非但所戒之人知之。而當世史臣且筆之於冊焉。歷今數百年。猶如昨日事。人主舉措可不慎哉。

五代周太祖詔罷四方貢獻珍美食物。其畧曰。所奉止於朕躬。所害被於甿庶。又曰。積於有司之中。甚爲無用之物。

臣按周太祖此詔。可謂切要。讀之使人悚然。白樂天詩云。割我心頭肉。市汝眼前恩。進入瓊林庫。歲久化爲塵。可與此詔並傳。

宋太祖詔自今長春節及他慶賀。不得輒有貢獻。

孝宗詔諸路或假貢奉爲名。漁奪民利。果實則封閉園林。海錯則彊奪商販。至於禽獸昆蟲珍味之屬。則抑配人戶。致使所在居民以土產之物爲苦。仰州軍條具土產合貢之物。聞於朝。當議參酌天地宗廟陵寢合用薦獻及德壽宮甘旨之奉。止許長吏備貢。外其餘一切並罷。

臣按有土則有貢。地之所有獻之以爲祭祀宴享之需。義固當然。然不可耗人衣食之資。甚者一人用纔一二。而耗費不啻億萬。是以愛民之君。寧吾

一人之欲有所不稱。不忍使千萬人失其所欲也。

我太祖定諸州貢額。如太常寺之牲幣。欽天監之歷紙。太醫院之藥材。光祿寺之廚料。寶鈔司之桑穰。凡資國用者。爲定額。俾其歲辦。外此珍奇玩好。皆不取焉。遇有急闕。則折租以市。其取民也可謂薄矣。故爲治者必立經常之法。以足國養民。如禹貢所載是已。若漢之告緡算舟車。唐之借商稅閒架。宋之經總制錢。皆罔民取利之具。不可行也。

元世祖遣使往馬八國求奇寶。

臣按元君中惟世祖最賢。而猶如此。他又何責。以土

貢獻

○經制之義

周禮。大宰以九賦斂財賄。（帛布）一曰邦中之賦。（在城郭者）二曰四郊之賦。（去國百里）三曰邦甸之賦。（去國二百里）四曰家削之賦。（去國三百里大夫家也）五曰邦縣之賦。（去國四百里）六曰邦都之賦。（去國五百里）七曰關（征貨出入）市（征貨所在）之賦。八曰山澤之賦。九曰幣餘之賦。（職幣所掌餘財）

葉時曰。九賦之目與九貢九職並行。而其貨賄之入。則太府受而頒之。內府藏而待之。司會則令而會之。其賦斂之目。則掌於道揆之大臣。名色寧至於巧立。輕重寧至於過差。出入寧至於相悖。費用寧至於無藝乎。

以九式均節財用。一曰祭祀之式。二曰賓客之式。三曰喪荒（喪禮賵賻荒年散利）之式。四曰羞服之式。五曰工事（百工之事）之式。六曰幣帛（所以贈勞者）之式。七曰芻秣（養牛馬者）之式。八曰匪（分也）頒（賜也）之式。九曰好用（燕好所用）之式。

楊時曰。以九職任民。而後以九賦斂之。又以九式節之。雖人主不得踰。世儒謂至尊不可以法制。豈正論哉。

臣按財供於有司。其式掌於太宰。太宰。天子大臣。

以道佐君。下以制有司。使不敢擅供。上以約王后世子。使不得過用。非但惜民財。裕國用。正所以養人主恭儉之德。昔人謂九式均節財用。太宰格心之業。大臣之事也。

大府（治藏之長）掌九貢九賦九功（九職之貢）之貳（貢賦太宰所掌此其副貳）以受其貨（金玉）賄（布帛）之入。頒其貨于受藏之府。（內府）頒其賄于受用之府。（外府）凡官府都鄙之吏及執事者受財用焉。凡頒財。以式法授之。關市之賦。以待王之膳服。邦中之賦。以待賓客。四郊之賦。以待稍秣。家削之賦。以待匪頒。邦甸之賦。以待工事。邦縣之賦。以待幣帛。邦都之賦。以待祭

祀。山澤之賦以待喪紀。幣餘之賦以待賜予。凡邦國之貢（九貢之財）以待弔用（凶喪之禮）。凡萬民之貢（九職之財）以充府庫。凡式（九式）貢（九貢）餘財以供玩好之用。凡邦之賦（當入之數）用（當出之數）取具焉。歲終則以貨賄之入出會之。（太府兼總內外二府凡貨賄入太府而其物仍分置於內外府歲終則計一歲出入而總會之）

玉府。掌王之金玉玩好兵器。凡良貨賄之藏。凡王之獻金玉兵器文織良貨賄之物受而藏之。凡王之好賜共其貨賄。

內府。掌受九貢九賦九功之貨賄良兵良器以待邦之大用。凡四方之幣獻之金玉齒革兵器凡良貨賄入焉。

外府。掌邦布（泉也）之入出以共百物而待邦之用。凡有濫者（無濫不可用）共王及后世子之衣服之用。

李覯曰。玉府內府掌天子器用財賄燕私之物及受貢獻以備賞賜此帑藏之在宮中者而亦爲冢宰之屬列大府之下者蓋王者無外物在海內如在橐中。況貢賦之入何分彼我哉漢湯沐邑爲私奉養不領於經費。靈帝西園萬金聚爲私藏。皆衰世之俗。非先王之灋。惟周公皆入于大府則司書之要貳司會之鉤考而廢置誅賞之政行焉。用安得不節。財安得不聚。若以御府禁錢掌之親倖省闥之中。灋制所不行

校比所不及傷財害民非細事也。

司會。掌邦之六典（即大宰所掌治典以下六者）八灋（官屬以下八者）八則（祭祀以下八者）之貳以逆邦國都鄙官府之治。以九貢之灋致邦國之財用。以九賦之灋令田野之財用。以九功之灋令民職之財用。以九式之灋均節邦之財用。掌國之官府郊野縣都之百物財用凡在書（紀載）契（合驗）版（具人民之數）圖（畫土地之形）者之貳以逆羣吏之治而聽其會計。以參互攷日成。以月要考月成。以歲會攷歲成。以周知四國之治以詔王及冢宰廢置。

劉彝曰。司會職財計者也。而必先掌六典八灋八則之貳以逆邦國都鄙官府之治。蓋會計進身者不顧國政民情。惟利是積則或傷於仁。惟節是求則或害於義。非所以存國體也。故必知六典八灋八則之本。然後施九貢九賦九功九式之灋。冢宰施其灋於上。司會察其灋於下。則有傷於國有蠹於民皆得以卷舒裁成王道焉。然後參互以攷之以防吏之姦欺。不明乎是而務刻削於民國利雖贏下增弊疚非所以建大中也。

司書。掌邦之六典八灋八則九職九正（即九貢九賦也）九事（即九式也）邦中之版土地之圖以周知入出百物以敘其財受

其幣使入于職幣。

臣按司會掌鉤考。司書掌書記。二者之職交相稽考。多寡虛實昭然矣。所以防有司之姦欺也。

職內。掌邦之賦(即九賦九貢總名)入。辨其財用之物而執其總以貳官府都鄙之財入之數以逆邦國之賦用。

職歲。掌邦之賦出。以貳官府都鄙之財出賜之數以待會計而攷之。

職幣。掌式灋以斂官府都鄙與凡用邦財者之幣。振掌事者之餘財。皆辨其物(知其色類善惡)而奠(定也)其錄。以書揭之以詔上之小用(小可用度)賜予。歲終則會其出。(餘財易於乾沒故振舉之以爲他用也)

廩人。掌九穀(黍稷稻粱秫瓜麻麥豆也)之數。以待國之匪頒賙賜稍食。(祿廩)以歲之上下數邦用。以知足否。以詔穀用。以治年之凶豐。凡萬民之食。食者人四鬴上也。人三鬴中也。人二鬴下也。若食不能人二鬴。(六斗四升曰鬴人日食穀二鬴)則令邦移民就穀詔王(告于王也)殺邦用。凡邦有會同師役之事。則治其糧與其食。

倉人。掌粟入之藏。辨九穀之物以待邦用。若穀不足則止(殺也)餘灋用。(灋式所當者殺之)用有餘則藏之以待凶而頒之。(廩主藏倉主散)

臣按周禮一書。理財爲多。有太宰以制其出。司徒以制其入。屬之太宰者有職內以會其入。職歲以會其出。職幣以會其餘。總之以司會。掌之以司書。日有日要。月有月成。歲有歲會。其司徒之屬則有泉府廩人。舍人。倉人。或以分財守。或以取財用。固經國之要務也。其大要有三。生財有道。取財有義。用財有禮而已。先儒謂繫之九兩以定其業。任之九職以厚其生。此生財也。財足矣。然後制九賦之灋以取之。制九式之灋以用之。則諸侯莫敢不來享。而邦國之用可制。故九貢又次之。由是觀之。萬世安民生裕國用誠不出乎是書。若王莽假之以禍天下。王安石竊之以促國脈。皆周禮之罪人也。

漢賈誼曰。管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民不足而可治者。自古及今。未之嘗聞。古之人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饑。一女不織或受之寒。生之有時而用之無度。則物力必屈。古之治天下。至纖至悉。故其蓄積足恃。今悖本而趨末。食者甚衆。生之者甚少。而靡之者甚多。天下財產何得不蹷。又曰。積貯者天下之大命也。苟粟多而財有餘。何爲而不成。今毆民而歸之農。皆著於本。使天下各食其力。末技游食之民。轉而緣南畝。則蓄積足而人樂其所

矣。

漢制。大司農卿一人。掌諸錢穀金帛貨幣。郡國四時上月旦見錢穀簿。其逋未畢。各具別之。邊郡諸官請調度者。皆爲報給。損多益寡。取相給足。丞一人。主帑藏。少府卿一人。掌中服御諸物衣服寶貨珍膳之屬。凡山澤陂池之稅。名曰禁錢。皆屬焉。後漢始以屬司農。水衡都尉主上林苑。後省之。併其職於少府。

臣按。毋將隆言於哀帝曰。國家武備繕治造作。皆度大司農錢。自乘輿不以給共養。共養勞賜。一出少府。蓋不以本藏給末用。不以民力供浮費也。應

劭註漢書。謂縣官公作。當仰司農。今出水衡錢。以爲異政。由是觀之。在大司農者。國家之公用也。在少府水衡者。人主之私蓄也。公用所儲。乃田賦常數。非軍國之需則不用。私蓄所具。乃山澤餘利。雖燕好之私。亦可用焉。其制雖異於周。然出入之際。有所分別。不至混用而濫費矣。

唐制。戶部掌天下土地人民錢穀之政。貢賦之差。其屬有四。一曰戶。掌戶口土田賦役貢獻蠲免優復之事。以租庸調斂其物。以九等定天下之戶。二曰度支。掌天下租賦物產豐約之宜。水陸道塗之利。歲計所出而支調之。三曰金。掌天下庫藏出納權衡度量之數。四曰倉。掌天下軍儲出納租稅祿糧倉廩之事。以義倉常平倉備凶年平穀價。

歐陽脩曰。善治國者。必立爲經常簡易之法。唐之始時。授人以口分世業田。取之以租庸調之法。其用之也有節。蓄兵以府衛之制。故兵雖多而無所損。設官有常員之數。故官不濫而易祿。及其弊也。兵冗官濫。爲之大蠹。

李翺作平賦書。謂人皆知重斂之可以得財。而不知輕斂之得財愈多也。蓋輕斂則人樂其生。居者不流而流

者日來。地有餘利。人日益富。雖欲驅而去之。其可得耶。

唐故事。天下財賦歸左藏。尚書比部覆其出入。第五琦請歸大盈庫。主以中官。爲人君私藏。楊炎言於德宗曰。財賦。邦國大本。先朝權制。以中人領其職。五尺宦豎操邦之柄。豐儉盈虛。雖大臣不得知。無以計天下利害。臣請出之以歸有司。帝從之。詔歲中裁取以入大盈庫。度支具數先聞。

臣按。周禮以太宰司徒掌財用。蓋大臣以道佐君。人君非義非禮之用。不便擅取。有因此中止者。若中人則委曲奉承。何所不至。德宗爲君。楊炎爲相。

無可取者。惟此一事差強人意。范祖禹謂炎知爲相之體。德宗知爲國之務者此也。

德宗患宮中用度不足。李泌請歲供宮中錢百萬緡。願勿受貢獻及罷宣索。從之。然上猶數有宣索。仍敕諸道勿使宰相知。泌聞之。惆悵不敢言。

司馬光曰。李泌欲弭德宗之欲而豐其私財。財豐則欲滋矣。財不稱欲。能無求乎。是猶啟其門而禁其出也。

臣按德宗宣索。勿使宰相知。是猶知所畏也。泌因此而盡言。安知其不見聽。而惆悵不言。非納約自

牖之意。

憲宗元和中。李吉甫撰元和國計簿上之。

臣按自唐李吉甫爲元和國計簿。丁謂因之爲景德會計錄。其後林特作於祥符。田況作於皇祐。蔡襄作於治平。韓絳作於熙寧。蘇轍作於元祐。元祐所會計者。其別有五。一曰收支。二曰民賦。三曰課入。四曰儲運。五曰經費。所以總括天下賦出入之數。而周知其有無多寡。以爲豐殺增減者也。以歲計定國用。實賴於斯。

唐莊宗以倉儲不足。敕河南尹豫借夏秋稅。民不聊生。

臣按孫[illegible]以國儲之虛歲計之竭。天下譁然。謂不復可爲。而生其離散之心。未必不自此也。

宋沿五代之制。置三司使以總國計。號曰計省。位亞執政。目爲計相。恩數與參樞同。

臣按前代稱輔弼之臣曰宰相。會計之臣曰計相。一以用人。一以理財。皆相君以平天下者也。

宋太祖以軍旅饑饉當預爲之備。不可臨事厚斂於人。始於講武殿置封樁庫。

太宗置景福殿庫。隸內藏庫。揀納諸州上供物。謂左右

曰。此蓋慮司計之臣不能約節。異時用度有闕。復賦率於民耳。朕終不以此自供嗜好也。

史臣曰。宋自中世以後。內牽於繁文。外撓於強敵。供億既多。調度不繼。不得不徵求於民。又多伐異黨同。輕變古法。殊不知國家之制用如鉅商之理財。不求近效而貴遠利。宋臣一事之行。初議不審。行之未幾。尋議廢格。使君莫適從。民無信守。因革紛紜。是非貿亂。而弊益以甚矣。世謂儒者議論多於事功。若宋人之言食貨。大率然也。

蘇轍曰。國之財賦。非天不生。非地不養。非民不長。取之

有法收之有時止於是矣而宗室官吏之衆可以禮法節也祖宗之世世之始事掌秩者簇闕則補否則循資而已不妄授也仁宗末年任子之法自宰相以下無不減損英宗之初三載考績增以四歲神宗之始宗室袒免之外不復推恩袒免之內以試出仕此四事者使今世欲為之將以為逆人心違舊法不可言也而況於行之乎雖然祖宗行之不疑當世亦莫之非何者事勢既極不變則敗衆人之所共知也今朝廷履至極之勢獨持之而不敢議臣實疑之誠因其勢循其理微為之節使見在者無損繼來者有限今雖未見其利要之十年

之後事有間矣賈誼言諸侯之變失今不治必為痼疾今臣亦云

臣按蘇轍雖為宋朝而言然揆之於今事勢相類蓋今日為國家大費者親藩宗室世襲武臣額外文職是也使用轍之言因其勢循其理以其漸微為之節使見在者無損而將來者有限則賈誼所謂失今不治之痼疾他日必無也

以上經制之義臣按國家經制之義在乎征斂有其藝儲蓄有其具費用有其經而已然古今之制度不同而歷代之取予用舍不一判之或始末相穿約之又彼此參錯故論理財之道於前又列貢賦之常於後於此特總此三者為一而謂之曰經制之義以示天下後世使知為國者取之民而藏之官出之官而散之天下必合乎天道之公人為之義而後取之用之收之苟或出於人欲之私揆之於義而不合則是利而非義矣

○市糴之令

易日中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蓋取諸噬嗑（卦名噬齧也嗑合也物有間者齧而合之也此後世為市之始）

周禮司市（市官之長）掌市之治（治以理之）教（教以化之）政（政以正之）刑（刑以制之）量（量多寡）度（度長短）禁（使勿為）令（使之為）以次敘分地而經市（所以居之次為敘分地以掌之）以陳肆辨物而平市（陳物於市肆使各以類相從）大市（交易衆多）日昃而市朝市朝時而市夕市夕時而市凡治市之貨賄六畜珍異亡者使有（物之無者常使之有）利者使阜（利益者使阜盛）害者使亡（害財者使至於亡）靡者使微（侈靡者使微少）

葉時曰先王授民以井田足食也制商以市廛通貨也大宰阜財之職與農穀並任司徒通財之事與稼穡同頒誠以食足貨通而後教化可成是以匠人營國則前朝後市內宰建國則佐后立市所以通商賈

而阜財也。

胥師（市中羣胥之長）各掌其次之政令。而平其貨賄。（平其價不得擅爲高下）憲刑禁焉。

賈師。（知物價者）各掌其次之貨賄之治。辨其物而均平之。展（視也）其成（物之成者）而奠（定也）其賈。然後令市。

泉府。（泉布委積之府）掌以市之征布。（廛人所斂五布）斂市之不售貨之滯於民用者。（市貨積滯不售則以征布買收之）以其賈買之。（使民不喪其本）物楬而書之。（逐物表楬而書其價）以待不時而買者。買者各從其抵。（本也）都鄙從其主。國人郊人從其有司。（主與有司卽所謂抵也）然後予之。凡賒者祭祀無過旬日。喪紀無過三月。凡民之貸

（借用）者與其有司辨而授之。以國服爲之息。（民貸物不取其息俾出力以服國事代出息也）

馬端臨曰。泉府一官。最爲便民。滯則官買之。缺則官賣之。無力者則賒貸與之。蓋先王洞察民隱多方以濟其缺乏非專謀利取息也。王安石不原其立官之本意。勦鄭註國服爲息一語。行青苗以誤天下可乎。

臣按府以泉名。蓋主泉布（泉古錢字）官也。古者以泉布流通百物。專爲便民。所謂國服爲息者。則又不以錢而以力焉。償本之後。以服役公家爲息。上無分毫取利。豈若王莽王安石之所爲哉。

王制。用器不中度。不粥於市。兵車不中度。不粥於市。布帛精粗不中數。幅廣狹不中量。不粥於市。姦色亂正色。不粥於市。五穀不時。果實未熟。不粥於市。木不中伐。不粥於市。禽獸魚鼈不中殺。不粥於市。（惡其妨日廢業以作無用之物也）

漢武帝元封中。用桑弘羊言。置均輸官於郡國。盡籠天下之貨。貴則賣之。賤則買之。使富商大賈亡所牟利。而物價不得騰躍。故抑天下之物名曰平準。

臣按弘羊作均輸法。名雖平準。然義則公。利則私。以萬乘之尊。尚牟商賈之利。而曰欲商賈無所牟利可乎。

漢王莽於長安及五都立五均官。（凡山澤畜牧紡織醫巫技藝民各占所爲計息入官）

馬端臨曰。古人立五均以均市價。立泉府以收滯貨而時其買賣。皆以便民也。所謂國服爲息。乃以官物賒貸與民。取其息耳。今莽借五均泉府之說。計息十一分之中。以其一爲貢。直攫取之耳。周公何嘗有此法乎。

漢章帝時。張林言縣官自交阯益州上計吏來市珍寶收採其利。武帝所謂均輸也。尚書僕射朱暉議曰。王制天子不言有無。諸侯不言多少。食祿之家。不與百姓爭

利。均輸之法。與商販無異。非明王所宜行。帝不從。其後用度益奢。

臣按均輸之法。謂郡國租賦並雇運之直。官總取之。而爲之轉輸於京。此非但商賈之事。蓋貧民無產。爲人傭雇之事也。章帝爲漢七制主之一。而亦爲此。則武帝貽謀之不善也。

唐德宗以宦者爲宮市使。抑買人物。以紅紫染故衣敗繒。尺寸裂而給之。仍索進奉門戶及脚價錢。名爲宮市。其實奪之。張建封入奏。上問判度支蘇弁。弁對曰。京師游手萬家無生業。仰宮市取給。上信之。故凡言宮市者

皆不聽。

胡寅曰。百姓豪奪。縣令得而治之。縣令强取。郡守得而治之。郡守倚法以削。按察使得而治之。宰相用乂讎斂。天子得而逐之。天子而兼是數者。不恤咨怨。不畏非議。不納諫說。則無如何矣。

宋太宗詔宮中買物。有原不出產處。毋得抑配擾民。

宋初。京師有雜買務。雜買場。主禁中貿易。仁宗謂擾人實甚。乃申舊令。皆給實直。其市民間物。久不償錢。令宜以見錢售之。眞宗時。河北轉運使李士衡請令官司預給帛錢。俾及時輸送。則民獲利而官亦足用。從之。仍令優與其直。

臣按宋朝預買紬絹。謂之和買絹。和者兩無虧損無抑配也。其後至與夏稅並輸。民家營運生生之具。悉從折計。爲害無窮。今所謂和買。非止於絹。凡官府之取於州郡。州郡取之於民。然後計其直詣官庫給價。名雖曰買。實非民間所有。皆是州郡於民常賦之外。斂錢收買。以應官司之求。及領價時。文移展轉。伺候經旬。所得不償所費。九重何由而知耶。

神宗熙寧中。制置三司條例司。始制均輸之法。以通天

下之貨。制爲輕重斂散之法。使富商大賈不得乘公私之急。以擅其權。假發運使以錢貨資其用度。俾周知財賦有無而移用之。得以徙貴就賤。用近易遠。預知所當供辦者。從便變易蓄買。以待上令。時議多以爲非。後迄不能成。

蘇軾曰。均輸立法之初。但言徙貴就賤。用近易遠。然廣置官屬。多出緡錢。豪商大賈皆疑而不敢動。以爲變易之制。將與商賈爭利也。夫商賈買物。先期與錢其賣也。後期取直。多方相濟。委曲相通。乃得倍稱之息。今官買是物。必先設官吏。簿書廩祿。爲費已厚。非

貝不售。非賄不行。是以官買之價。比民必貴。及其賣也。弊復如前。商賈之利。何緣而得。朝廷不知慮此。乃捐五百萬緡以予之。此錢一出。恐不可復。即薄有所獲。而征商之額。所損必多矣。

徽宗時。尚書省言。預買錢多人戶願請。比歲例增給。詔諸路提舉司。假本司剩利錢。同漕司來歲市紬絹。計綱赴京。

陳瓘曰。預買之息。重於常平數倍。人皆以爲苦。何謂願請。今復增創。雖名濟乏。實聚斂之術。

臣按上之賦下有常。凡於常賦之外。有所建請。必

日不益賦而國用饒。又日民所願請。又日上下便益。永遠無弊。及其施行。與言相左。以至損國課戕民生。促國脈。可不察哉。

孝宗時。臣僚言。熙寧初立市（交易）舶（海舟）以通貨物。抽解有定數。而取之不苛。納稅寬其期。而使之待價。懷遠之意寓焉。

臣按互市之法。漢以後皆行之。而置司以市舶爲名。則始於宋。蓋前此互市兼通西北。至此始專航海也。元因宋制。招集舶商貨物。次年迴帆。驗貨抽解。聽其貨賣。其抽分之數。細色於二十五分中取一。粗色於三十分中取一。漏稅者斷沒。仍禁金銀銅鐵男女。不許溢出。本朝市舶司。雖沿其舊。而無抽分之法。惟於浙閩廣三處置司。以待海外諸蕃之進貢者。用以懷柔遠人。無所利其入也。夫中國富有物皆足用。無待於外夷。而外夷則不可無中國物也。私通溢出。律禁雖嚴。利之所在。多有犯者。又因以罪其應禁之官吏。是非徒無利。而又有其害矣。臣考大明律。有船商匿貨之條。則本朝固許人泛海爲商。不知何時始禁。竊以爲當如前代互市法。庶與置司之名相稱。若謂恐其招惹邊患。臣

觀前史。海上諸蕃。從無邊寇。暹羅爪哇諸蕃。隔越漲海。地勢不接。惟日本國號爲倭奴。人巧國貧。屢爲沿海之寇。當遵祖訓。不與之通。乞制下濱海去處。有欲經販者。先期赴舶司。告知行所司。審勘果無違碍。許其自造船舟若干。陳明收販貨物。經行某國。於何年月回還。不敢私帶違禁物件。回帆時。差官封檢。抽分之餘。方許變賣。既不擾中國之民。又得外邦之助。是亦足國用之一端也。（以上市）

齊管仲相桓公。通輕重之權。曰。歲有凶穰。故穀有貴賤。令有緩急。故物有輕重。人君不理。則蓄賈游於市。（謂賈人多）

蓄積乘民之不給百倍其本矣。民有餘則輕之故人君斂之以輕。民不足則重之故人君散之以重。凡輕重斂散之以時。卽準平守準平使萬室之邑必有萬鍾之藏藏繦千萬。（六斛四斗爲鍾）千室之邑必有千鍾之藏藏繦百萬。春以奉耕。夏以奉耘。耒耜器械種饟糧食必取贍焉。故大賈畜家不得豪（謂輕侮之）奪吾民矣。又曰。國之廣狹。壤之肥磽有數終歲食餘有數。彼守國者守穀而已矣。曰。某縣之壤廣若干。某縣之壤狹若干。則必積委幣。（各於州縣里蓄積錢幣卽上文萬室千室所藏者）於是縣州里受公錢。君下令謂郡縣屬大夫里邑皆籍穀入若干。

臣按管仲伯者之相。猶知守穀急務。歲穰穀輕官爲斂糴則輕者重。歲凶穀重官爲散糶則重者輕。制其輕重之權因時斂散使米價常平。是亦王道所取也。

魏文侯相李悝曰。糶甚貴傷人（謂士工商）甚賤傷農。善爲國者使人無傷而農益勸。是故善平糴者必謹觀歲有上中下三熟。大熟則上糴三而舍一。中熟則糴二。下熟糴一。使人適足。價平則止。

馬端臨曰。古今言糶糴斂散之法始於齊管仲魏李悝。管仲之意兼主富國。李悝之意專主濟民。夫山海

天地之藏。關市物貨之聚。而豪強擅之則取以富國可也。至於農人服田力穡之贏餘。上爲制其輕重。時其斂散。使不以甚貴甚賤爲患乃仁者之用心。若曰國家不取必爲兼并者所取遂斂而不復散而資以富國誤矣。

漢宣帝時。大司農中丞耿壽昌奏言。故事歲漕關東穀四百萬斛以給京師。宜糴三輔弘農河東上黨太原等郡穀足供京師可以省關中漕卒過半。又令邊郡皆築倉以穀賤時增價而糴貴時減價而糶名曰常平倉。

司馬光曰。常平倉乃三代聖王遺法。穀賤不傷農穀貴不傷民。民賴其食而官取其利法之善者無過於此。

臣按常平之法內地行之不能無弊。惟用之邊郡可以爲豐荒斂散之法。請於遼東宣府大同極邊處各立一常平司。歲遣一二部員往涖其事於收成之候發官錢收糴貯之於倉不必一種。賤則收之。官不定價隨時予之。可久者儲之以實邊城。不可久者臨時以給廩食。然後計邊倉所有預行應運邊儲州縣俾其依價收錢以輸於邊。不獨可以足邊郡之食。亦可以寛內郡之民矣。

唐都關中。土地所入。不足供軍國之用。歲偶不登天子常幸東都就食。元宗時。有彭果者獻策請行和糴於關中。自是京師糧廩溢羨。元宗不復幸東都。

德宗時。宰相陸贄以關中穀賤請和糴可至百餘萬斛。一年和糴之數當轉運之二年。一斗轉運之資當和糴之五斗。減轉運以實邊存轉運以備時。

貞元中。詔京兆府於時價外加估和糴。差清强官先給價值然後收納。續令所司自般運載至太原。先是京畿和糴多被抑配或物估踰於時價或先斂而後給直追集停擁百姓苦之。及聞是詔皆忻便樂輸。憲宗卽位之

初。有司以歲豐熟請畿內和糴。當時府縣配戶督限有稽違則迫蹙鞭撻甚於稅賦號爲和糴其實害民

白居易曰。凡曰和糴則官出錢人出穀兩和商量然後交易。配戶督限蹙迫鞭撻。何名和糴。今若令有司出錢開場自糴比時價稍有優饒利之誘人人必情願。

臣按和糴之法始於唐。今遇豐年遣官開場自糴比時價稍優。如白居易之言是亦足國之一助也。

宋太宗時。京畿大穰物價甚賤。分遣使臣於京城四門置場增價以糴。俟歲饑卽減價糶與貧民。

眞宗時。內出銀三十萬付河北經度貿易軍糧。自兵罷後凡邊州積穀可給三歲卽止市糴。其後連歲登稔。乃令河北河東陝西增糴。

馬端臨曰。古之國用食租衣稅而已。毋俟於糴也。平糴法始於魏李悝。然豐則取之於民歉則捐以濟民。凡以爲民而已。軍國之用。未嘗仰此。歷代因之。自唐始以和糴充他用。至於宋而糴遂爲軍餉邊儲一大事。熙寧中。劉佐體量川茶因便結糴。元豐中。王子淵因綱舟利害設寄糴以權輕重。熙寧八年又設俵糴之法。政和中。童貫奏行以人戶家業田土均敷而制

均糴。熙寧七年。以歲用餘糧聽民博買秋成博糴。熙寧九年。詔淮南常平司及時兌糴。元符中。章楶括索蓄家量存其一。爲括糴等名。何其多也。推原其故。蓋自眞宗仁宗以來西北用兵糧儲闕乏。以茶鹽貨物召商人入中。而奸商黠賈遂至低價估貨高價入粟。國家急仰軍儲致有此弊。後懲其弊。只取之民而不復墮商人之計。然至於計其家產而均敷之。量其蓄積而括索之。甚至或不償其直。或强敷其數。其爲民病。又有不可勝言者。蓋始也官爲商所虧。終也民又爲官所虧。其失一也。

臣按馬氏此言。唐以前所謂糴者。聚米以賑民。宋以後所謂糴者聚米以養兵。所以爲民者。今宜行之內郡。臣向謂置常平司於淮以北是也。所以爲兵者。今宜行之邊郡。臣向謂置常平司於遼東大同等處是也。

神宗時。王安石行青苗法。以錢貸民。春散秋斂。取二分息。

臣按青苗法謂苗青在田。則貸民錢一百文。使出息二十文。夏料於正月俵散。秋料於五月俵散。蓋假周禮國服爲息之說。雖曰不使富民取民倍息。

實欲專其利也。昔人謂其害民者三。曰徵錢也。取息也。抑配也。條例司初請之時。曰隨租納斗斛。如願納錢者聽。則是未嘗徵錢。曰凡以爲民。公家無利其入。則是未嘗取息。曰願給者聽。則是未嘗抑配。及其施行。則又不然。蓋建請之初。姑以美言惑上聽而厭衆論耳。又曰。市之說昉於周官泉府。糴之說昉於李悝平糴。然立法之初。物滯則官糴之。物缺則官糴之。懋遷有無。曲爲貧民之地。未嘗征利而富國也。後世爭商利而吸民膏。豈古人立法之意哉。臣就二者觀之。糴之事。猶以米粟民食所需。雖收於官。乃是爲民。若夫市賈乘時貴賤以爲斂散。是以人君而爲商賈之爲矣。雖曰摧抑商賈居貨待價。然貧吾民也。富亦吾民也。彼之所有。孰非吾之所有。況物貨居之既多。則雖甚乏。其價自不至甚貴也哉。以上糴

○銅楮之幣

管子曰。湯七年旱。禹五年水。人之無糧。糜也有賣子者。湯以莊山之金鑄幣。而贖之。禹以歷山之金鑄幣。以救人之困。

臣按此後世鑄金爲幣之始。然皆因水旱以救濟

饑困。非專爲阜通財貨也。

又曰。以珠玉爲上幣。以黃金爲中幣。以刀布爲下幣。三幣。握之則非有補于煖也。食之則非有補于飽也。先王以守財物。以御人事。而平天下也。是以命之曰衡。衡者使物一高一下。不得有調也。

太公立九府周官有太府玉府內府外府泉府天府職內職幣職金圜法。均而通也黃金方寸而重一斤。錢圜函方。外圓而內孔方輕重以銖。金以斤爲名錢以銖爲重布帛廣二尺二寸爲幅。長四丈爲疋。故貨寶於金。利於刀。流於泉。布於布。束於帛。聚也

王昭禹曰。古者寶龜而貨貝。所以交易者。惟貝而已。

太公立九府圜法。始用錢代貝。或曰泉。或曰布。布取宣布之意。泉取流行之意。其實則一而已。

司市。以商（通物曰商）賈（賣物曰賈）阜（盛也）貨而行布。（布泉也）國凶荒（五穀不熟）札（疫病）喪。（死喪）則市無征而作布。

臣按凶荒札喪時。商賈畢聚。食貨阜盛。亦得濟其困乏。然慮其貿易無具。故鑄金作錢。使博食以濟饑也。周官此法。其湯禹因水旱鑄金幣之遺意歟。

外府。（主泉貨藏在外者）掌邦布（泉也）之入出。以共百物而待邦之用。

泉府。（司泉布）掌以市之征布。斂市之不售。貨之滯於民用者。

臣按周禮掌財之官非一。而專掌錢布者外府泉府二官。外府掌齎載之出入。泉府掌買賣之出入。蓋百貨皆資於錢以流通。貨重而錢輕也。

周景王時患錢輕。將更鑄大錢。單穆公曰。古者天降災戾。於是乎量資幣。權輕重以賑救民。民患輕則爲之作重幣以行之。（幣輕物貴）於是乎有母權子而行。民皆得焉。若不堪重則多作輕而行之。亦不廢重。於是乎有子權母而行。小大利之。今王廢輕而作重。民失其資。能無匱乎。若匱王用將有所乏。乏則將厚取於民。民不給將有遠志。是離民也。王弗聽。卒鑄大錢。文曰寶貨。（錢有文始此）肉好皆有周郭。（內郭爲好外郭爲肉）以勸農贍不足。百姓蒙利焉。（此後世論錢貨子母相權之說所自出也）

臣按重者母也。輕者子也。重者行其貴。輕者行其賤。蓋民之所患有輕重。上則持操縱之權而行之。要之患輕則作重。患重雖作輕亦不廢重。子可廢而母不可廢也。

秦兼天下。幣爲二等。黃金爲上幣。銅錢質如周錢。文曰半兩。重如其文。爲下幣。而珠玉龜貝銀錫之屬爲器飾寶藏。不爲幣。

漢文帝除盜鑄錢令。使得自鑄。

賈誼曰。法使人鑄銅錫爲錢。敢雜以鉛鐵他巧者。其罪黥。然非殽雜爲巧。則不得贏。雖黥罪日報。其勢不止。

是時吳王濞卽山鑄錢。富埒天下。後卒叛逆。

賈山曰。錢者亡用器也。而可以易富貴。富貴者人主之操柄。令民爲之。是與人主共操柄。不可長也。

臣按古人山海之利不以封。良有以夫。

武帝時有司言三銖錢輕。輕錢易作姦詐。乃更請郡國鑄五銖錢。周郭其質。令不得磨錢取鋊。

臣按秦世八銖失之太重。漢初榆莢失之太輕。武帝罷三銖錢鑄五銖錢最得輕重之宜

元帝時貢禹請罷采珠玉金銀鑄錢之官。毋以爲幣。租稅祿賜皆以布帛及穀。使百姓一意農桑。議者以爲交易待錢。布帛不可以寸尺分裂

桓帝時上書者言人以貨輕財薄故致貧困宜改鑄大錢。

吳孫權始鑄當千錢。既太貴。但有空名。人間患之。鑄大錢始此

南齊高帝時孔覬上言鑄錢之弊。重則難用。輕則盜鑄。

而盜鑄之禍尤深。雖嚴法不能禁。由上鑄錢惜銅愛工。視爲無用之器。止通交易。不詳慮其患也。自漢鑄五銖錢。至宋四百餘年不變。其輕重可得貨之宜也。今開置錢府。大興鎔鑄。錢重五銖。一依漢法。則府庫以實。國用有儲。

臣按自古論錢法者多矣。惟孔覬不惜銅不愛工二語。萬世不易之良法也。銅出於天。吾無所惜。工成於人。吾無所愛。則其錢體質厚而肉好適均。製作工而輪郭周正。造一錢費一錢。雖驅之使鑄。亦不爲矣。然自太府圜法以來。以銅爲泉。或爲半兩。或爲榆莢。或爲八銖。或爲四銖。不知幾變。惟漢之五銖爲得其中。五銖之後。或爲赤仄。或爲當千。或爲鵞眼綖鐶。或爲荇葉。又不知幾變。惟唐之開元爲得其中。二者之外。或以一當三。或以一當十。或以一當百。皆行之不久而遽變。惟其質製如開元者。則至今通行焉。

唐高祖武德中。廢五銖錢。鑄開通元寶錢。每十錢重一兩。計一千重六斤四兩。得輕重大小之中。

開元中。欲倣漢文不禁私鑄。劉秩議曰。鑄錢不雜以鉛鐵則無利。雜以鉛鐵則惡。不重禁不足以懲惡。塞其私

鑄之路。人猶冒死以犯之。況啟其源乎。是設陷穽而誘之入也。

憲宗元和中。敕禁私貯見錢。不許過五千貫。

臣按昔人有言。買田者志於吞併。故須立法以限其頃畝。蓄錢者志於流通。初不煩立法以教其懋遷也。憲宗徒以錢重物輕之故。立蓄錢之限。不亦甚乎。

五代周世宗以久不鑄錢。民多銷錢爲器皿及佛像。乃立監鑄錢。凡民間銅器佛像皆毀以鑄錢。

世宗謂侍臣曰。佛以善道化人。苟志於善。斯奉佛矣。

彼銅像者豈所謂佛乎。且吾聞佛志在利人。雖頭目猶捨以布施。若朕身可以濟民。亦非所惜也。

宋初錢文曰宋元通寶。太平興國後。文鑄太平通寶。自後改元。必更鑄。以年號爲文。

王安石爲政。始罷銅禁。姦民日銷錢爲器。邊關海舶。不復譏錢之出。國用日耗。

胡寅曰。銷錢爲器。其利十倍。錢所以權百貨平低昂。其鑄之也。不計費不謀息。今而銷之。可不禁乎。雖然。銷而爲器。錢雖毀而器存。若散入他國。歸於蠻夷。關防不嚴。法製隳壞。眞錢日少。僞錢日多。以不貲之價。

靡有限之財。雖萬物爲銅。陰陽爲炭。亦且不給矣。以上言錢

周禮。以官府之八成經邦治。四曰八成中此其四也聽稱以物貨之責責其所償以傅別。券書也此後世契券文約之始

漢武帝時。有司言縣官用度大空。富商大賈財或衆萬金。不佐國家之急。請更錢造幣以贍用。而摧浮淫并兼之徒。乃以白鹿皮方尺。緣以藻繢爲皮幣。直四十萬。王侯宗室朝覲聘享。必以皮幣薦璧。然後得行。後世楮幣肇端於此

唐憲宗時。令商賈至京師。委錢諸路進奏院及諸軍諸使。富家以輕裝趨四方。合券乃取之。號飛錢。

臣按此楮法所繇起也。然委錢而合券以取。而錢與券猶是二物。非若今之鈔。卽以鈔爲錢而用之也。

宋太祖時。許商人入錢左藏庫。以諸州錢給之。商旅先投牒三司。乃輸於庫。所繇司計一緡私刻錢二十。尋制便錢務。

臣按此卽唐人飛錢之法。今世亦可行之。但恐奉行者於民之給受有停滯之弊。於錢之出入。有減換之弊耳。

眞宗時。張詠鎭蜀。患蜀人鐵錢重。不便貿易。設質劑之

法。一交一緡。以三年爲一界而換之。六十五年爲二十二界。謂之交子。富民十六戶主之。其後富民貲稍衰。不能償所負。爭訟數起。寇瑊守蜀。乞禁交子。轉運使薛田張若谷議廢交子。則貿易不便。請官爲置務。禁民私造。詔從其請。置益州交子務。

呂祖謙曰。益州置交子。乃一時補偏救弊之政。在蜀則可。於他利害大段不同。蓋蜀用鐵錢。行旅齎持不便。交子之法。出於民所自爲。託之於官。所以可行。今則銅錢稍輕。行旅可以挾持。銅錢卻便。楮券不便。

臣按自古之幣非金則銅不用他物以楮爲幣則始於此以無用之物易有用之錢作俑者寇瑊成之者薛田張若谷也

高宗紹興中戶部侍郎錢端禮被旨造會子內外流轉其合發官錢並許兌會子輸左藏庫

臣按宋朝交子至是更名會子又謂之錢引又謂之關子又謂之關會其實一也考唐之飛錢合券特以通商賈之厚齎貿易者蓋執券以取錢而非以券爲錢也宋自真宗始有交子高宗又有會子是直以紙爲錢矣

高宗論交子之弊曰如沈該稱提（猶平準也）之說但官中常有百萬緡遇交子減價自買之卽無弊矣

藏垣曰錢與楮猶權衡也有輕重則有低昂蓋錢楮皆無用可以貿有用之物則人用之使如古所謂粟易械器械器易粟有無相易則何賫於錢如古所謂治田百畝歲用千五百之類小大粗足則何賫於楮自物貨難於阜通於是假圜法以流轉故言錢則曰平準所以見有是錢必有是物而後可平準錢多易得則物價貴踊此漢唐以後議論也自商賈憚於搬挈於是利交子之兌換故言楮則曰稱提所以見有是楮必有是錢以稱提之楮多易得則金錢貴重此宋紹興以後議論也平準稱提皆以權衡取義而低昂在於重輕明矣陸贄謂錢多則輕作法以斂之趙開謂楮多則輕用錢以收之今日病在楮多不在錢少如欲錢與楮俱多則物益重矣且未有楮之時諸物皆賤楮愈多則物愈貴計以實錢猶增一倍蓋古貿通有無止錢耳錢難得則以物售錢而錢重錢易得則以錢售物而錢輕復添楮以佐錢則爲貿通之用者愈多而物愈貴古人惟重本政穀粟桑麻及諸食用物本也錢末也楮又末之末柳宗元言平衡曰

增之銖兩則俯反是則仰此稱提大術也

臣按平準以幣權貨之低昂稱提以錢權楮之通塞今遇鈔法不行準稱提之法出內帑錢以收之則流行矣

紹興末年會子行未有兩淮湖廣之分乾道初戶部侍郎林安宅乞別給會子印付淮南州軍行使不得越至他路

馬端臨曰置會子之初意非卽以會爲錢蓋以茶鹽鈔引之屬視之而暫以權錢耳然鈔引則所直者重而會子則止於一貫下至三百二百鈔引只令商人

憑以取茶鹽必須分路會子則公私買賣支給無往而不用且自一貫造至二百則是明以代見錢矣又況以尺楮而代數斤之銅齎輕用重千里之遠數萬之𦏁一夫之力尅日可到則何必川自川淮自淮湖自湖而使後來或廢或用號令反覆民聽疑惑哉

金循宋四川交子法置交鈔自一貫至十貫五等謂之大鈔自一百至七百五等謂之小鈔以七年爲限納舊易新其後罷七年釐革之限字有昏者方換之

臣按楮幣唐謂之券宋謂之交會而鈔之名則始於此考宋之交會南渡後取紙於徽池猶是別用

紙爲之而印文書字於其上金元之鈔則以桑皮就造爲鈔而印以字紋也

元世祖始造交鈔以絲爲本每銀五十兩易絲鈔一千兩諸物之直並從絲例其後又造中統元寶鈔以十計者四等以百計者三等以貫計者二等每一貫同交鈔一兩兩貫同白銀一兩元寶交鈔行之既久物重鈔輕

臣按宋人爲交會金元承之以爲鈔鈔所費不過三五錢而售人千錢之物民初受其欺繼畏其威勉强行之既而終莫之行非徒不得千錢之息併所費三五錢之本而失之以致亂亡如元人者可鑒也上古之世以珠玉爲上幣黃金爲中幣刀布爲下幣中古之世周立圜法亦兼以黃金布帛雖王莽亦作金銀龜貝錢布之品後世專用銅楮二者爲幣而不準以金銀是以用之無權久而生弊本朝銅錢寶鈔兼行行之既久錢之弊在於僞鈔之弊在於多臣請稽古三幣之法以銀爲上幣鈔爲中幣錢爲下幣以中下二幣爲公私通用之具而一準上幣以權之錢多則出鈔以收錢鈔多則出錢以收鈔通行上下而一權之以銀足國便民蓋庶幾焉

山澤之利

禹貢海岱惟青州厥貢鹽絺

臣按鹽之名著於經始此然此時貢上以資食用未以爲利也

洪範初一曰五行一曰水水曰潤下作鹹（此鹽之根源）

呂祖謙曰五行之氣無所不在水周流於天地閒潤下之性凝結爲鹽亦無所不在種類甚多如出於海出於井出於池三種之外又有出於地出於山出於木石者大抵鹽爲日用所不可缺所以天地之閒無處不有也

周禮鹽人掌鹽之政令以共百事之鹽祭祀共其苦鹽(刮地之鹽取其成於自然)散鹽(熬波之鹽取其能致遠物)賓客共其形鹽(形象如虎)散鹽王之膳羞共飴鹽(風其水而成者產於土中其味甘今戎鹽也)后及世子亦如之

臣按周時設官掌鹽惟以共祭祀賓客及王后世子膳羞之用未嘗立官以禁之設法以斂之也

齊桓公問管仲何以爲國管仲曰海王(負海之利而王其業)之國謹正(音征)鹽筴(筴策也)十口之家十人食鹽百口之家百人食鹽計其鍾釜而給之於是說桓公伐菹(枯草)薪煮海水爲鹽令北海之衆無得聚庸(功也)而煮鹽(禁鹽利國之始)

馬端臨曰周禮山澤之官雖多止掌其政令厲禁不在征榷取財也至管夷吾爲相始有鹽鐵之征觀其論鹽雖少男少女所食皆欲計之苛碎甚矣其意不過巧爲之法陰奪民利而盡取之桑孔之爲有自來矣

漢董仲舒曰漢承秦法鹽鐵之利二十倍於古

武帝時孔僅東郭咸陽言願募民因官器作鬻鹽官予牢(廩食)盆(煮鹽之器)敢私鬻鹽者鈦(足鉗)左趾(置鹽官始此)

昭帝時詔問賢良文學之士民所疾苦皆對願罷鹽鐵官無與天下爭利桑弘羊難(詰也)曰此國家大業所以制四夷安邊足用之本佐百姓之急奉軍旅之費不可廢也

孝元時嘗罷鹽鐵官三年而復之

呂祖謙曰漢興除山澤之禁武帝時孔僅桑弘羊祖管仲之法鹽始禁榷昭帝時賢良文學請罷鹽鐵桑弘羊難之卒不能廢元帝雖暫罷之卒以用度不足復建此後雖鹽法有寬有急然禁榷與古今相爲終始以此知天下利源不可開一開不可復塞其作俑於管仲矣

明帝時尚書張林言鹽食之急雖貴人不得不須官可

自鬻朱暉等言鹽利歸官則人貧怨非明主所宜行

韓愈曰百姓貧多富少糴鹽多用雜物鹽商無物不取或從賒貸約以時熟塡還用此取濟兩得利便若令吏坐鋪自糶利不關已罪則加身不得見錢必不敢糶百姓貧者無從得鹽求利未得斂怨已多反失鹽利常數

臣按官不可與民爲市非但賣鹽也立法以便民爲本苟民自便何必官爲韓愈之言主國計者所宜戒也

北魏時於河東鹽池立官司以收稅利孝明即位罷其

禁與百姓共之

甄琛曰一家之長必惠養子孫天下之君必惠養兆民未有爲民父母而吝其醯鹽富有羣生而權其一物者也立官鄣護鹽池而收利是專奉口腹而不及四體也宜弛禁與民共之

元勰曰聖人斂山澤之貨以寬田疇之賦收關市之稅以助什一之儲取此與彼皆非爲身所謂資天地之產惠天地之民鹽池之禁積而散之以濟國用非專爲供大官之用

臣按宋儒胡寅折衷琛勰之言而斷之曰鹽爲天

地自然之利所以養人盡捐之民則縱末作資游惰盡屬之官則奪民日用而公室有近寶之害琛勰之言皆未得中官爲厲禁俾民取之而裁入其稅則政平而害息矣

唐劉晏爲鹽鐵使謂因民所急而稅之則國用足上鹽法輕重之宜其始至也鹽利歲四十萬緡其後至六百餘萬緡天下之賦鹽居其半宮闈服御軍饟官俸皆仰給焉

宋雍熙中兵乏饋餉令商人輸芻粟塞下增其直江淮荊湖給以顆末鹽端拱中置折中倉聽商人輸粟京師優其直給江淮鹽此後世召商中鹽之始

臣按我朝於產鹽之地設轉運司者六提舉司者七課有定額行鹽各有地方鹽司收課存積在官客商執引照支各有次第謂之常股鹽近因邊儲急用增直召商中納不依資次人到即與支給謂之存積鹽自此支者日多積者日少商賈日久難支其利微矣臣惟鹽利最多者莫如兩淮居兩京之間地方寬廣民物繁庶劉晏掌國計天下之鹽賦居其半全資此也書生過慮以爲鹽利固太害亦不小利之所在禁過不止則爲嚴刑刑愈嚴而

害愈甚唐之黃巢王仙芝元之張士誠輩皆販鹽之徒也臣謂弭害救弊而足國用莫若行漢人官給牢盆之法任民自煮不征其入竈戶煎湅先告官司官給以券然後舉火所煮之盆定爲尺寸每盆煮鹽一引或二三引皆有定數其盆官爲之鑄款識以監造官吏工作姓名非官給者不許用給券時每引先取舉火錢量薪之貴賤市價之多寡以定其數聽其自煮自賣煮而不聞官者有罪商賈赴場買鹽具數告官官給鈔引付之執照俾於各該行鹽地方發賣過界者沒入之給鈔之際每引

取工墨錢百文（或三十五十）以爲公費所得鹽錢貯於
運司以待分派各邊轉運常平司收糴米粟以實
邊儲不必追徵於竈戶不必中納於商賈不必官
自賣不必官自煮國家得自然之利亦可以銷未
然之害矣若夫河東之池鹽川滇之井鹽福建之
曬鹽或仍其舊或別爲處置又在臨時斟酌云
宋初鹽鈔未行於建安軍置鹽倉（在眞州）令眞州發運是
時李沆爲發運使運米轉入其倉空船回皆載鹽散於
江浙湖廣諸路各得鹽資船運而民力寬（此宋朝轉般之法）
臣按今日運道所經凡三運司淮鹽在南滄鹽在

北山東之鹽居其中往時會通之河未開水陸分
隔各自通商給民今則一水可通惟三處鹽價各
有低昂中納各有等則淮鹽價高幾倍山東之鹽
抵河頗遠滄鹽近河而價最廉臣請行宋人轉般
之法遇糧船空回道經滄州每船給與官鹽量給
脚價運至揚州河下建倉收貯官得倍稱之息軍
得順回之利積鹽既多乃通算累年客商所中常
股存積等鹽若干依次給與見鹽不出一二年閒
支給完足然後行臣向所陳官給牢盆民自煎煮
之策又乞於河閒沿海出鹽去處不分民丁竈戶

許其私煎赴官告賣量爲定價給與見錢陰雨之
時或加或倍私賣及買者抵以私鹽之罪其錢於
內帑預借待成效後算還年年存積遇有急用出
榜定直召商於所用之地或土糧芻或輸金帛付
以執照定以倉分給以見鹽於行鹽地方發賣如
此則比舊法當得倍利非惟足今日之用亦可以
銷他日之患
陝西河東顆鹽舊法官自般運置務拘賣兵部員外郎
范祥始爲鈔法令商人就邊郡入錢售鈔請鹽任其私
賣得錢以實塞下省數十郡般運之費（鹽鈔之名始此）

臣按今日最貲國用者惟末鹽與顆鹽末鹽出於
海顆鹽出於池池惟解州有之竊聞近
年以來商賈中納解鹽之數已踰十年歲額守支
待次至十數年一遇兵荒官府有所措置召商中
納患其折閱多不肯應莫若於海鹽（或井鹽）存積多
處估以時價以見鹽償之如解鹽一引三錢海鹽
一引六錢郎以一引當二引他皆倣此不出數年
解鹽有餘商賈通利矣（以上言鹽）
唐德宗時趙贊議稅茶以爲常平本錢然軍用廣所稅
隨盡莫能充本儲及出奉天迺悔詔亟罷之（茶稅始此）

貞元中從張滂請初稅茶每十稅一以所得稅錢別貯若諸州水旱以此錢代其賦稅然稅無虛歲遺水旱處亦未嘗以稅茶錢拯贍

胡寅曰茶者生人所日用也王鉷劉晏之輩皆置不征猶爲忠厚張滂稅之始則假託美名及至立額後莫肯蠲非惟不蠲從而增廣其數嚴峻其法者有之矣

穆宗時王播爲鹽鐵使增天下茶稅率百錢增五十及播爲相置榷使自領之

臣按茶稅始於趙贊尋即亟罷張滂所得其利尚

微至王播增稅而又置使以榷茶遂爲生民無窮之害

宋太祖時有司以湖南新茶異於常歲請高價鬻之太祖曰茶則善矣無迺重困吾民乎詔復舊制勿增價

陳恕爲三司使將立茶法召茶商數十人俾條利害第爲三等副使宋太初曰吾視上等之說取利太深此可行於商賈不可行於朝廷下等固滅裂無取惟中等之說公私皆濟吾裁損之可以經久行之數年公用足而民富實

臣按宋太初所謂可行之商賈不可行之朝廷可爲人臣司國計者之法非但爲茶法也推之漢之平準宋之市易其是非不待辯而明矣

仁宗初建茶務歲造大小龍鳳茶始於丁謂而成於蔡襄

歐陽脩曰君謨士人也何至作此事

臣按蘇軾曰武夷溪邊粟粒芽今年鬭品充官茶吾君所乏豈此物致養口體何陋邪讀之令人深省

神宗時幹當公事李杞入蜀經畫買茶於秦鳳熙河博馬王韶又言西人頗以善馬至邊所嗜惟茶（後世以茶易馬始此）

臣按自唐世回紇入貢以馬易茶則西北嗜茶有自來矣宋始置茶馬司本朝捐茶利予民不利其入惟於四川陝西各置茶馬司於關津要害置批驗茶引所每年榜示行茶地方俾民知禁又西番入貢每人許其順帶有定數所以然者非爲私奉蓋欲資外國之馬以備邊境耳

侍御史劉摯言蜀地榷茶之害園戶有逃以免者有投死以免者而其害猶及鄰伍欲伐茶則有禁欲增植則加市故其俗謂地非生茶也實生禍也

知彭州呂陶言川陝西路所出茶貨北方東南諸處十

不及一。諸路既許通商。兩川却爲禁地。且如解州有鹽池。民間煎者適是私鹽。晉州有礬山。民間煉者適是私礬。今蜀州茶園適百姓己物。顯與解鹽晉礬事體不同。

臣按江南産茶最多。皆無榷法。獨嚴於川陜。爲市馬也。夫以茶易馬。以爲衞民。視山東河南養馬之役。固已輕矣。然天下皆無而彼獨有。民愚不知易生怨讟。況其地素貧而易變。司國計者宜調停而優待之。俾兩得其便。

元世祖至元中。置榷茶都轉運司於江州。總江淮荆南福廣之稅。以上言茶

周禮。丱同礦人。掌金玉錫石之地。而爲之厲禁以守之。若以時取之。則物其地。視其土色圖而授之。使知所取巡其禁令。防人竊取

漢武帝從孔僅東郭咸陽言。置鐵官凡四十郡。郡不出鐵者。置小鐵官。所在縣。敢有私鑄鐵器者。鈦右趾。沒入其器物。

馬廷鸞曰。孔僅咸陽所言。前之屬少府者。其利微。今改屬大農。則其利盡。此聚斂之臣飾說以蓋其私也。管仲於鹽鐵稅之而已。鹽雖官嘗自煑。以權取時利。亦非久行。鐵則官未嘗冶鑄也。與桑孔之法異矣。以上言鐵

漢武帝鑄黃金爲麟趾褭蹏。

臣按武帝偏置鐵官。未聞有犯金之禁。則國家征利。無資於金也。貨殖傳載蜀卓氏山東程鄭輩之富。皆言擅鐵冶之利。未聞有藏金之事。猶有不貴難得貨之遺意。

元魏宣武帝時。有司奏驪山有銀礦。又恒州言白登山有銀礦。詔並置銀官。常令採鑄。置官採銀始此

唐太宗時。權萬紀言宣饒二州銀大發。採之歲可得數百萬緡。帝曰。朕所乏者非財也。恨無嘉言可以利民耳。

卿未嘗進一賢退一不肖。專言稅銀之利。欲以桓靈待我耶。遂黜萬紀。

宋太祖詔。古者不貴難得之貨。後代賦及山澤。上加侵削。下益刓敝。每念茲事。深疚於懷。未能捐金於山。豈忍奪人之利。自今桂陽每歲輸銀課宜減三分。

太宗時。有司言鳳州山出銅。定州諸山出銀礦。請置官署掌其事。上曰。地不愛寶。當與衆共之。不許。

太宗問秘閣校理杜鎬曰。西漢賜與悉用黃金。而近代爲難得之貨。何也。鎬對曰。當是時。佛事未興。故金價甚賤。

眞宗語大臣曰。京師士庶衣服器玩多鎔金爲飾。詔中明舊制。自今乘輿服御塗金繡金之類亦不須用。

富弼曰。去奢當自上始。眞宗禁銷金服。犯者不絕。今詔內而宮中外自大臣家不得金飾衣服。自此更無犯者。

臣按金有五而黃金最爲貴重。世之人。非但用之器皿首飾。適或縷或嵌上而冠幘下而靴履與夫食用戲具無不用焉。甚至一佛寺之興。一佛像之設。靡費至千百兩。杜鎬謂漢時佛事未興。故金多。誠非虛語。眞宗禁銷金雖乘輿服御亦不須用。所

謂立法自上始者歟。

宋朝金銀銅鐵鉛錫之冶總二百七十一。皆置吏主之。大率山澤之利有限。或暴發輒竭。或採取歲久。所得不償所費。而歲課不足。有司必責主者取盈。

臣按物有生生不已者。穀粟桑麻之類。與地土俱生者。金銀銅鐵之類。聖王定賦有米粟之征。布縷之征。無金銀銅鐵之征。豈不以與土地俱生。取之有窮。生常不繼乎。我朝坑冶之利。比前代不及什之一二。曩於浙之温處閩之建福開場。令內臣守之。憲臣督之。所得不償所費。如宋人所云者。今則革罷而均其課於民賦矣。以上坑冶

唐於晉州置平陽院以收礬利。繼罷之。以礬山歸州縣。

宋太祖命晉州制置礬務。許商人輸金帛絲綿茶及緡錢官以礬償。

陳傅良曰。宋太祖礬禁。爲契丹北漢設也。其後并鹽酒榷之。非本意也。以上言礬

○征榷之課

周禮太宰九賦。其七曰關征其貨之出入市征其貨之所在之賦。

太府。掌九賦之貳。以受其貨賄之入。關市之賦。以待王之膳服。

司市國凶荒札喪則市無征。

廛人凡珍異之有滯者。斂而入于膳府。

陳傅良曰。王之膳服。僅取具於關市。古者關譏而不征。市廛而不征。其稅入至薄。不常獲也。而司市又嚴爲國君夫人世子命夫婦過市之法。苟有過用於上。則大臣盡規。過取於下。則有司守法。而後人主常立於無過之地。此又先王之深意。

司關。境上之門掌國貨之節。以聯門市。自外入者通之門與市自內出者通之門與關司貨賄之出入者。掌其治禁與其征稅而正之廛舍而禁之。凡貨不出於關者。舉其貨。罰其人。沒入凡所達貨賄者。則以

節以驗其物傳以書其數出之。國凶札則無關門之征猶幾。察也關
市征稅始此

臣按我朝每府立稅課司。州縣立局。設官征稅。凡商賈齎貨賄於四方。先赴所司起關券。卽周禮節傳之遺制。

孟子。古之爲市者。 一節。

臣按匹夫罔利。尚且賤之。彼讀聖賢書。儒其衣冠而爲賤丈夫之事。如王安石之徒。其貽譏於天下後世宜矣。

漢高祖時。凡市肆租稅之入。自天子至於封君。皆各自

爲私奉養。不領於天下經費。又令賈人不得衣絲乘車。重租稅以困辱之。又禁毋得爲吏。予民田。凡民一等。商賈獨倍。其賤之至矣。

臣按漢初去古未遠。其行抑商之政。猶有古意。夫市肆所入。不以爲經費。商賈服用。不許過侈。可也。若捐市稅以予封君。重商稅以致困辱。則過矣。

武帝元光中。初算商賈。稅商賈車船出算始此

宋太祖詔所在不得苛留行旅齎裝。非有貨幣當算者。毋得發篋搜索。又詔榜商稅則例於務門。毋得擅改更增及創收。

太宗詔除商旅貨幣外。其販夫販婦細碎交易。不收其算。

哲宗元祐中。商人載米入京糶者。有力勝稅。權蠲之。

蘇軾曰。穀大賤則傷農。大貴則傷末。是以法不稅五穀。使豐熟之鄉。商賈爭糴。以起大貴之價。災傷之地。舟車輻輳。以壓大貴之直。自先王以來。未之有改。近歲始有五穀力勝稅錢。使商賈不行。農末皆廢。切爲聖世病之。

臣按五穀已納租賦。關市又征其稅。非王政。亦非天理。我朝不稅五穀及書籍紙札。其事雖微。所關

甚大。以土征商

酒誥。王曰。明大命于妹邦。商受酗酒妹土商之都邑武王以封康叔故作酒誥戒之乃穆敬也考文王。肇國在西土。厥誥毖戒謹庶邦庶士。越少正官之副貳御事。朝夕曰。祀茲酒。祭乃用酒惟天降命。肇我民。惟元祀。文王誥教小子。有正有官守者有事。有職業者無彝常也酒。越庶國飲惟祀。德將無醉。

矧汝剛制于酒。厥或誥曰。羣飲。汝勿佚。失也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未定之辭殺。

周禮。酒正。掌酒之政令。以式法授酒材。材食麴糵之類凡爲公酒者亦如之。

酒人。掌爲五齊（一曰泛二曰醴三曰盎四曰緹五曰沈）三酒（一曰事二曰昔三曰清）

萍氏。（刑官之屬萍浮於水上也）掌國之水禁。幾酒。（察非時飲者）謹酒。（使民節酒）

司虣。（音暴市官之屬）掌憲市之禁令。禁其以屬遊飲於市者。若不可禁則搏而戮之。（既設刑官以察之然飲酒人多在市肆故又立市官以禁之）

梁惠王觴諸侯於范臺。酒酣。請魯君舉觴。魯君興避席擇言曰。昔者帝女令儀狄作酒而美。進之禹。禹飲而甘之。遂疏儀狄絕旨酒。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其國者。

漢興。有酒酤禁。其律。三人以上無故羣飲酒。罰金四兩。

文帝卽位。賜民酺（布也王者德布天下合聚飲食以爲酺）五日。後詔戒爲酒醪以靡穀。（賜之酺仁也禁其釀義也後世縱民之飲非仁因而取利非義）

景帝時。夏旱。禁酤酒。（若遇凶荒米穀不繼酤酒之禁亦救荒之策）

武帝天漢中。初榷酒酤。

呂祖謙曰。周公酒誥。恐人傷德敗性。以迪民彝閑私欲也。周官之禁。大禹之惡。皆是此意。及其再變。漢文爲酺。景帝禁酤。恐耗穀米。猶有重本抑末之心。及至三變。桑弘羊榷酒。不過私家不得擅利。公家却自專其利耳。

臣按。古有酒禁。恐民沈酗以喪德。靡費以乏食。上本無所利也。漢武帝始爲榷酤。禁民醞釀。官自開之。獨專其利。如渡水之榷焉。是古之禁酒。惟恐民飲。後之禁酒。惟恐民之不飲也。武帝其作俑者歟。

昭帝詔問所舉賢良文學民所疾苦。乃罷榷酤官。令民得以律自占（隱度其實）租。（卽賣酒之稅）賣酒升四錢。（限民不得厚利後世稅酒始此）

劉攽曰。罷酤占租賣酒錢。共是一事。以律占租者。謂令民賣酒。以所得利。占而輸其租矣。占不以實。則論如律。

臣按。前此榷酒。官自釀賣。至是罷榷酤官。聽民自賣。官定其價。隱度所賣多寡。以定其稅。卽胡氏所謂使民自爲之。量取其利也。我朝於酒課。不設務

不定額。開肆者報官納課。罷肆卽已。未嘗藉此以爲經費。如唐宋然也。

唐德宗建中元年。罷酒稅。三年。禁人酤酒。官自置店酤收利以助軍費。

胡寅曰。善政。建於古聖王者也。後世鮮克遵之。不善之政。興於聚斂之臣。後世多不肯改。德宗盡罷酒稅。善矣。已而牟利更急。故知盡罷之。未若勿榷而以予民之爲善也。

眞宗詔榷酤之法。素有定規。宜令計司立爲定式。自今中外不得復議增課。以圖恩奬。（以上榷酤）

唐揚州等八道州府置榷麴務

宋承五代之後置諸州麴務至道中再下酒麴之禁凡私造差定其罪

宋諸郡有醋坊元祐初臣僚請罷榷醋紹聖中翟思請諸郡醋坊日息調度之餘悉歸常平

元太宗立酒醋務坊場官榷酤辦課

臣按穀麥既已納稅用穀爲酒又稅之造麥爲麴以醞酒又稅之用米與醩以爲醋又稅之是一物而三四出稅也此皆盛時所無也今天下造麴之處惟淮安一府靡麥爲多計其一年毋慮百萬石

費民生日用之資以爲釀酤荒亡之具前代以國計不得已而取其利繼之可矣今無所利而莫之禁臣不知其何故也（以上麴醋）

周禮委人掌斂野之賦斂薪芻凡疏材（菜蔬之類）木材（可爲宮室者）凡畜聚之物

唐德宗用趙贊言稅天下竹木十取其一以爲常平本

臣按後世竹木之稅始此然唐時稅以爲常平本今則用以爲宮宇什器耳我朝於關津設抽分竹木局取其價銀解京以供工部繕造之費免科於民是誠良策然必務驗前數以邀能名致商賈折閱興販不至官與民兩失其利乞量爲中制因地定額多者不以爲優不及數者不以爲劣庶幾可以久行（此言竹木）

漢宣帝五鳳中耿壽昌白增海租（魚課始此）蕭望之言縣官嘗自漁海魚不出後復與民魚乃出（此言魚課）

元史額外（不在歲額之中）之課凡三十有二

臣按課目如此之多元民之苦可知我朝十存一二不聞國用之不足意元時亦徒有此名爲姦人之資國家未必賴其用也史書之以戒後世而國脈之促有因矣

〇傅算之籍（傅著也著名籍以給公家繇役也）

小司徒之職稽國中及四郊都鄙之夫家九比之數（冢宰職出九賦者之人數）以辨其貴賤老幼廢疾凡征役之施（讀弛）舍乃均土地以稽其人民而周知其數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以其餘爲羨（饒也）

鄉大夫以歲時登其夫家之衆寡辨其可任者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給公上也）其舍者國中貴者賢者能者服公事者老者疾者皆舍

以歲時入其書。（作文書入於司徒）

遂大夫。以歲時稽其夫家之衆寡。六畜田野。辨其可任者。與其可施舍者。

章氏曰。三代役法。莫詳於周。周禮伍兩軍師之法。此兵役也。師田追胥之法。此徒役也。府史胥徒之有其人。此胥役也。比閭族黨之相保。此鄉役也。司徒則因地之美惡而均役。族師則校民之衆寡以起役。鄉大夫則辨民之老少以從役。均人則論歲之豐凶以行復役之法。

載師。凡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謂一家力役之征）

閭師。凡無職者出夫布。

均人。掌均人民牛馬車輦之力政。（讀征）凡均力政。以歲上下。豐年則公旬用三日焉。中年則公旬用二日焉。無年則公旬用一日焉。

司民。掌登萬民之數。自生齒以上。皆書於版。辨其國中與其都鄙及其郊野。異其男女。歲登（上也）下（落也）其死生。及三年大比。以萬民之數詔司寇。司寇及孟冬祀司民之日。獻其數於王。

臣按所謂版者。卽前代黃籍。今之黃冊也。周時惟書男女姓名年齒。我朝兼著戶籍丁口田地房屋牛隻。十年更造。民以此定其籍貫。官按此以爲科差。版籍既定。戶口之多寡。物力之有無。一目可盡。遇有科差。按籍註之。無不均矣。然非攢造之初。立法詳盡。委任得人。則不能革其脫漏詭寄飛走那移之弊。

秦用商鞅之法。月爲更卒。已復爲正。一歲屯戍。一歲力役。

臣按更卒。謂給郡縣一月而更者。正卒。謂給中都官者也。

漢高祖四年。初爲算賦。（賦錢人百二十爲一算○後世戶口之賦始此）

馬端臨曰。古之治民。有田則稅之。有身則役之。未有稅其身者也。漢法。民年十五而算。出口賦。至五十六歲而除。二十而傅。給繇役。亦五十六而除。是稅之且役之也。

景帝二年。男子年二十始傅。

臣按傅。著也。言著名籍。以給公家繇役也。漢制。民年二十三始傅。五十六乃免。至景帝更令男二十始傅。則是民之一生。供繇役。出口賦。凡三十有六年也。

唐令。以百戶爲里。五里爲鄉。每里設正一人。掌案比戶

口課植農桑檢察非違催驅賦役在邑居者爲坊別置坊正在田野居者爲村別置村正

臣按周禮六鄉有比長閭胥之屬六遂有里宰鄰長之名唐人里正坊正村正之設蓋本諸此

凡天下戶口其貧產升降定爲九等三年一造戶籍凡三本一留縣一留州一送戶部

代宗廣德中敕天下戶口委刺史縣令據見在實戶量貧富等第科差不得依舊帳

宣宗時詔州縣每縣據人貧富及役輕重作科差簿送刺史檢署訖鏁於令廳每有役事委令據簿科差

宋以衙前主官物即今庫子斗級納戶解戶以里正戶長鄉書手課督賦稅即今里長甲首老人以耆長弓手壯丁逐捕盜賊即今弓兵民壯以承符人力手力散從官給使令即今皂隸禁子縣曹司至押錄州曹司至孔目官下至雜職虞侯揀掐等人即今稱子舖戶各以鄉戶等第定差此宋初役法

凡當役人戶以等第出錢名免役錢其坊郭等第戶及未成丁單丁女戶寺觀品官之家舊無色役而出錢者名助役錢凡敷錢先視州若縣應用雇直多少隨戶等均取雇直既已用足又率其數增取二分以備水旱欠閣雖增毋得過二分謂之免役寬剩錢此宋熙寧免役法其議始於寧成於王安石

元祐中司馬光言免役法其害有五爲今之計莫若降敕應免役錢並罷其諸色役人並依熙寧以前舊法章惇駁光所更役法其略曰役法熙寧之初遽改免役後遂有弊今復爲差役當議論盡善然後行之不宜遽改以貽後悔

邵伯溫曰吳蜀之民以雇役爲便秦晉之民以差役爲便

呂中曰司馬光主差役王安石主雇役二役輕重相等利害相半

臣按役法必兼是二者非特利害相半實相資爲用也自古力役之征貧者出力富者出財彼有力者則俾之出力財不足者人助之有財者則俾之出財力不能者人代之事集而物重費多而道遠則集衆力裒衆財使運用不至於頓躓資給不至於困乏農夫遂耕養之願官府得使令之給亦可以收市井游手之徒一舉而三得也

○鬻算之失

秦始皇四年令百姓納粟一千石拜爵一級納粟拜爵之始

漢孝文時鼂錯上疏曰欲人務農在於貴粟貴粟之道

在於使人以粟爲賞罰。今募天下入粟縣官得以拜爵除罪。一曰主用足。二曰民賦少。三曰勸農功。使天下入粟于邊。以受爵免罪。不過三年。塞下之粟必多矣。

臣按錯之意在貴粟以勸農。夫農人勤生務本。無俟於爵自不犯刑。其貪爵犯罪者皆民之逐末者耳。此輩得官免罪則恃有爵以凌暴。倚無罪以爲姦。塞下之粟雖多。國中之姦愈肆。趨利背義。利未必得而害已隨之。富有四海者稀用足邊豈無他道而必用此哉。

後漢靈帝開西邸賣官。於西園立庫貯之。又令私賣公卿。

唐肅宗時。御史鄭叔清奏請敕納錢百千。與明經出身。不識文字者加三十千。

宋孝宗詔曰。鬻爵非古制也。理財有道。均節財用。足矣。妄輕官爵以益貨財。朕甚不取。自今除歉歲民願入粟賑饑有裕於衆。聽取旨補官。其餘一切住罷。見在綾紙告身繳赴尚書省毀抹。以上鬻官

唐元宗天寶末。安祿山反。楊國忠遣御史崔衆至太原納錢度僧尼道士。旬日得百萬緡。鬻僧道之始

穆宗時。李德裕言。初徐德輿爲壇泗州。募人爲僧以資上福。人輸錢三千。淮右小民規影傜賦失丁男六十萬。

臣按民之爲僧何預於君。而小人乃以度僧爲資上福。殊不思天以好生爲德。度民爲僧。是剮絕天地生生之仁。致一人於死地。尚足以傷天和召災異。剮絕六十萬人之生意哉。以是爲求福。臣不信也。

宋神宗時。錢公輔言。祠部遇歲飢河決。鬻度牒以佐一時之急。前雖鬻僧未有牒也。賣度牒始此

神宗問王安石曰。程顥言不可賣度牒爲常平本。如何。安石曰。今度牒所得。可置粟四十五萬石。若凶年人貸

三石。則可全十五萬人性命。所剩者三千人頭耳。

熙寧中。賜五百道度牒付陝西宣撫司。易見錢糴穀。又給五百道付河東運司脩城。

高宗曰。一度牒所得不過三百千。一人爲僧則一夫不耕。其所失豈止一度牒之利。若住數年。其徒當自少矣。

臣按佛法入中國千有餘年。若有可去之幾。禁而絕之上也。若度不能禁。孰若取其身傭而後度之。請今後有欲爲僧道者。許與所在官司具告行勘別無違礙。量地方遠近。俾出關給度牒路費錢奏聞給牒。遇祝聖之日。府州正佐親臨寺觀。依其教

法。當衆欝剃。其給牒也。府不過四十八。州不過三十八。縣不過二十八。非闕不補。國家雖不得其身力。而得其傭錢以代役。其錢以爲賑濟飢荒惠養孤老脩造橋梁之用。如此則僧道少而人知自重。雖非聖人中正之道。然與其任彼所爲。不若有所節制。猶爲彼善於此也。（以上鬻僧）

漢武帝初算緡錢。居貨者各隱度其財物。商賈末作。率計有緡錢二千者出一千。手力所作。率計有緡錢四千者出一算。匿不自占。占不悉者。戍邊。沒入緡錢。有告者以其半畀之。（此征榷居貨之始）

元光中。始算商車。至是又算民車船。（輕車皆出一算船五丈以上出一算）

臣按緡錢初爲商賈設。其後乃算至舟車。而告緡者遍天下。民有蓄積。皆爲有司所隱度。民何以爲生哉。（以上告緡）

唐肅宗時。兩京陷沒。民物耗弊。乃籍江淮富商右族貲蓄。十收其二。謂之率貸。

德宗時。國用不給。借富商錢。約罷兵乃償之。搜督甚峻。民有自經死者。（以上借貸）

德宗時。稅閒架（兩架爲閒計閒稅錢）筭除陌錢。（公私買賣每錢一緡官除五十）

宋太祖令撲買坊務者收抵當。（通計坊務該得稅錢商先出錢買之聽其取稅）爲償

臣按撲買之名始此。元初亦有此法。有以銀五十萬兩撲買天下差發者。有以銀五萬兩撲買燕京酒課者。有以銀一百萬兩撲買天下河泊橋梁渡口者。耶律楚材曰。此皆姦人欺上罔下。爲害甚大。咸奏罷之。（此撲買）

宋神宗時。王安石行新法。既鬻坊場河渡。又并祠廟鬻之。募人承買。

哲宗時。劉摯言。坊場舊法。買戶相承。皆有定額。請罷實封之法。酌取其中。定爲永額。召人承買。（此承買）

元祐中。傅堯俞上言。監司以今歲蠶麥並熟。催督積年逋負。百姓必不能用一熟之力。了積年之欠。且令帶納一料。候秋成更令帶納。

臣按堯俞帶納之說。誠有司追徵逋負之良法。

蘇軾言。今民荷寬政。無他疾苦。但爲積欠所壓。如負千鈞而行。免於僵仆幸矣。何暇舉首奮臂。營求於一飽之外哉。自祖宗以來。每有赦令。必曰。凡欠官物。無侵欺盜用。及雖有侵用。而本家及伍保人無家業者。並與除放。祖宗非不知官物失陷。姦民幸免之弊。特以民既乏竭。無以爲生。雖加鞭撻。終無所得。緩之則爲姦吏之所蠶

食急之則爲盜賊之所憑藉故舉而放之則天下悅服雖有水旱盜賊民不思亂此爲損虛名而收實利也

孝宗時朱熹言祖宗舊法凡州縣催理官物已及九分以上謂之破分諸司卽行住催版曹亦置不問由是州縣得其贏餘以相補助貧民亦得遷延以待蠲放恩自朝廷惠及閭里此誠不刊之令典也

臣按宋朝催理破分之法後世亦可遵行（以上追理）

徽宗宣和末陳亨伯以發運兼經制使移用諸司財計而以經制爲名紹興初孟庾提領措置財用又因經制之額增析而爲經總制錢

臣按經制錢者其說以爲征商雖重未嘗强之使販賣酒雖貴未嘗强之使飲若頭子之類特取於州縣之餘而可供猝迫之用所謂强敵壓境歲有荐食吞噬之謀翠華南巡未知稅駕息肩之所屯兵郤敵無暇惜費寬征但惜和好之後相因不除永爲生民之害耳

光宗時趙汝愚言諸縣措置月樁錢其間名色類多違法害民其大者則曰麴引錢曰納醋錢賣紙錢戶長甲帖錢保正牌限錢折納牛皮筋角錢兩訟不勝則有罰錢旣勝則令納歡喜錢殊名異目在處非一

臣按月樁者於常賦之外巧生別計然特一時權宜後皆革罷惟所謂罰訟錢今世猶藉爲攫取之計夫宋人之爲此爲公也今世之爲此假公以營私也乞著爲常憲分文以上皆准以枉法之贓庶幾革官吏貪墨之風勵士夫廉隅之節（此經總制月樁錢）

○漕輓之宜

書禹貢冀州夾右碣石入於河（自北海達河）兗州浮于濟漯達于河青州浮于汶達于濟徐州浮于淮泗達于河揚州沿（順流而下曰沿）于江海達于淮泗荊州浮于江沱潛漢逾于洛至于南河豫州浮于洛達于河梁州浮于潛逾于沔入于渭亂（絕河而渡曰亂）于河雍州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會于渭汭

朱熹曰冀州三面距河其建都實取轉漕之利朝會之便故九州之終皆言達河以紀其入帝都之道

臣按禹貢於各州之下列貢賦之後而敘其各州達河之路卽達京師也亦後世漕運法但未明言其爲漕耳

管子曰粟行三百里則國無一年之積粟行四百里則國無二年之積粟行五百里則衆有饑色

春秋左傳僖公十三年晉薦饑乞糴于秦秦輸粟于晉

自雍及絳相繼。命之曰汎舟之役。

哀公九年。吳城邗溝通江淮。於邗溝築城開溝通糧道也即今廣陵韓江

臣按汎舟以輸粟。開渠以通糧道。已見於春秋之世。

秦欲攻匈奴運糧。使天下飛芻輓粟引車船也起於黃腄。黃腄東萊二縣琅邪負海之郡。轉輸北河。在朔方率三十鍾而致一石。

臣按飛輓始於秦。由海道入河也。海運在秦時已有之。

漢高祖時。漕運山東之粟。以給中都官。歲不過數十萬石。

張良曰。關中阻三面而守。以一面東制諸侯。諸侯安定。河渭漕輓天下。西給京師。諸侯有變。順流而下。足以委輸。

臣按秦致負海之粟。猶是資以行師。至漢張良所論。始是漕輓以爲國都之給。

文帝時。賈誼疏曰。天子都長安。而以淮南東道爲奉地。古者天子地方千里。中之而爲都。輸將繇使。遠者不在五百里而至。公侯地百里。中之而爲都。輸將繇使。遠者不在五十里而至。輸者不苦其繇。繇者不傷其費。故遠方人安。及秦不能分人寸地。欲自有之。輸將越海上而來。一錢之賦。費數十錢而致。上之所得甚少。人之所苦甚多。

臣按賈誼此言。則漢都關中。已資淮南以爲奉地。不特唐宋以來然也。所謂賦一錢而費數十錢。凡遠地輸將。無不然者。豈特秦人海運哉。

武帝時。通西南夷。作者數萬人。負擔饋糧。率十餘鍾致一石。其後東滅朝鮮。擊匈奴。取河南地。築衛朔方。轉漕甚遠。山東咸被其勞。

光武中。鄭當時言關東運粟。漕水從渭中上。渭水道九

百餘里。時有難處。引渭穿渠。起長安。並傍也南山下。至河三百餘里。渠下民田萬餘頃。又得以溉。損漕省卒。上以爲然。發卒穿渠以漕運。大便利。

呂祖謙曰。漢初用省。歲計不過數十萬石。至武帝官多役衆。關中之粟四百萬。猶不足給。故鄭當時議開漕渠。

元封中。桑弘羊請令民入粟補吏贖罪。他郡各輸急處。而諸農各致粟山東。漕歲益六百萬石。

臣按昔人言漢初致山東之粟。歲數十萬石耳。至孝武歲至六百萬石。則幾十倍矣。雖征斂苛煩。取

之無藝亦由河渠疏利。致之有道也。雖然與其致之有道而積粟於國。孰若用之有節而藏粟於民之爲愈哉。蓋粟資民力以種。種成而民不得食。而輸於官以爲之食。官食之而又資民力以輸將之焉。造作舟車之費。疏通溝渠之勞。跋涉河流之苦。鞭撻賠償之慘。百千萬狀。乃達京師。使其所養者皆有功於國有益於民之人。亦不爲徒費。不然。何苦勞吾有用之民而養此無用之人。爲此無益之事哉。嗚呼。人主授一官與一役費一物。必以此爲念而痛爲之撙節焉。非決不可已則必已也。國用

其有不給。民生其有不安者哉。

昭帝元鳳二年。詔曰。前歲減漕三百萬石。三年。又詔曰。民被水災。頗匱于食。其止四年勿漕。

臣按武帝末年。海內虛耗。歲漕六百萬石。昭帝卽位。從賢良文學言。罷征榷之課。霍光輔政。輕徭薄賦。而又免漕。可見國用贏縮在用度之侈儉。不在漕運多少也。

宣帝時。耿壽昌奏。故事歲漕關東穀四百萬斛。以給京師。用卒六萬人。宜糴三輔弘農河東上黨太原諸郡穀。足供京師。可省關東漕卒過半。

臣按壽昌此議。遇京輔豐穰之歲。亦可行之。

趙充國條留屯十二便。其五曰。至春省甲士卒。循河湟漕穀至臨羌。以威羌虜。揚武折衝之具也。

臣按充國此議。邊方無事。遇歲豐稔。亦可行之。

光武北征。命寇恂守河內。收四百萬斛以給軍。以輦車驪駕轉輸不絕。

臣按漢唐宋之漕。輓皆轉相遞送。長運之法。始於本朝。

諸葛亮在蜀。勸農講武。作木牛流馬。運米集斜谷口。治斜谷邸閣。倉廩異名 息民休士。三十年而後用之。牛馬之制無考

魏正始中。鄧艾行陳項以東至壽春。開廣漕渠。東南有事。興衆泛舟而下。達於江淮。資用有儲而無水害。

臣按凡漕運者皆自南而運於北。此則自北而運於南。

後魏。自徐揚州內附之後。經略江淮。轉運中州以實邊鎮。有司請於水運之次。隨便置倉。每軍國有須。應機漕引。

隋文帝以京師倉廩尚虛。議爲水旱之備。詔於蒲陝虢熊伊洛鄭懷邢衛汴許汝等水次十三州。置募運米丁。又各置倉轉相灌注。漕關東及汾晉之粟以給京師。

臣按凡經過之處。以丁夫遞運。要害之處置倉場收貯。次第運之。運丁得以番休。漕船得以回轉。所漕之粟亦得隨宜措注。或發或留也。

又詔宇文愷率水工鑿渠引渭水。自大興城東至潼關三百餘里。名曰廣通渠。轉運通利。關內便之。

煬帝大業中。發河南諸郡開通濟渠。自西苑引穀洛水達於河。又引河通於淮海。自是天下利於轉輸。又發河北諸郡開永濟渠。引沁水南達於河。北通涿郡。

臣按隋雖無道。然開此三渠以通天下漕。雖一時役重民苦。然百世之後賴以通濟。

煬帝又置洛口回洛倉。穿三千三百窖。窖容八千。

胡寅曰。隋煬積米多至二千六百餘萬石。何凶旱水溢之足虞。然極奢於內。窮武於外。耕桑失業。民不聊生。所謂江河之水。不能實漏甕也。

臣按國家以得民心為治本。倉廩之積雖多。不足恃也。其多適足以為盜賊之資耳。

唐高祖太宗用物有節而易贍。水陸漕運。不過二十萬石。元宗開元中。裴耀卿請於河口等處置倉。使江南之舟不入黃河。黃河之舟不入洛口。而河陽柏崖等諸倉節級轉運。水通則舟行。水淺則寓於倉以待。不滯遠船。不憂欠耗。比於曠年長運。利便一倍有餘。此議當時未行

裴耀卿又請罷陸運。而置倉河口。乃於河陰等處置倉。鑿山十八里以陸運。自江淮漕者。皆輸河陰倉。自河陰西至太原倉。謂之北運。自太原倉浮渭以實京師。益漕魏濮等郡租輸諸倉。轉而入渭。凡三歲漕七百萬石。自漢至今漕運無踰此數

代宗時。劉晏領漕事。故時轉運船繇潤州陸運至揚子。斗米費錢十九。晏命囊米而載以舟。減錢十五。繇揚州距河陰斗米費錢百二十。晏造歇艎支江船二千艘。每船受千斛。十船為綱。每綱三百人。篙工五十。自揚州遣

將部送至河陰。上三門。斗米減錢九十。江船不入汴。汴船不入河。河船不入渭。江南之運積揚州。汴河之運積河陰。河船之運積渭口。渭船之運入太倉。歲轉粟百十萬石。無升斗溺。

臣按晏所造歇艎支江船是三百五十八篙十船運米萬石。較之今日。十八篙一船。載米三百石。通三十船運米九千石。不甚相遠。惟囊米之說。今尚未行。所以綱米耗損。運卒困斃。史謂晏歲運粟百十萬無升斗溺。當時未聞有加兌也。所行乃大江大河。隨處轉運。非若今長運於窄淺漕渠者。何能

無溺哉。況今加兌浮於所運之半。而歲有損溺。官軍陪償者。政坐剝淺費廣。挨次日多。不幸而沉溺。則又顆粒無餘也。爲今之計。宜如劉晏之法。米皆囊盛。遇淺暫舁岸上。過淺復舁歸舟。或分載小舟以過淺。既無散失。不幸沉溺。撈而出之。縱有浥爛。亦可他用。若恐舟淺不能受。則既滿艎中。宜加之艎板之上。護以竹簟葦席。以蔽雨水。其後船毀再造。量加大之可也。若謂米皆用囊。如費多何。夫囊以布爲之。可用數年。有山處可用竹簍。近江處可用蒲葦。其所費比所散失。亦爲省矣。

周世宗謂侍臣曰。轉輸之物。向來皆給斗耗。自漢（謂北漢）以來。不與支。破倉廩所納新物。尚破省耗。況路所般。豈無損失。今後每石宜給耗一斗。

胡寅曰。觀世宗此言。則知晉漢開取耗。未嘗爲耗用。直多取以實倉廩耳。世宗予之。善矣。

臣按。立法防奸。不可不嚴。體情寬下。不可不盡。是以積糧者。自唐明宗始。則鼠耗雀耗。運糧者。亦給斗耗也。既名爲耗。官又取之。甚者計算俾其償焉。是何理也。

宋定都於汴。漕運之法。分爲四路。東南之粟。自淮入汴至京師。陝西之粟。自黃河入汴。至京師。陳蔡之粟。自閔河（即惠民河）蔡河入汴。至京師。京東之粟。歷曹濟及鄆。入五丈渠。至京師。四河惟汴最重。

臣按。漢唐建都關中。漢漕仰於山東。唐漕仰於江淮。其運道止河渭一路。宋都汴梁。四衝八達。其運道凡四路。

宋朝歲漕東南米麥六百萬斛。漕運以儲積爲本。故置三轉般倉於真（今儀真縣）楚（今淮安府）泗（今泗州）三州。以發運官董之。江南之船。輸米至三倉卸納。即載官鹽以歸。舟還其郡。卒還其家。汴船詣轉般倉漕米輸京師。往來摺運。無

復留滯。三倉常有數年之儲。

臣按。昔人謂宋以東南六路之粟。載於真泗楚轉般倉。江船之入。至此而止。無留滯也。汴船之出。至此而發。無覆溺也。豈非良法歟。臣以爲宋人都汴。漕運比漢唐爲便。前代運夫皆民丁。今則兵運。前代運粟皆轉遞。今則長運。唐宋之船。江不入汴。汴不入河。河不入渭。今則江河之船。遠自嶺北湖南。直達京師。唐宋漕卒猶有番休。今則歲歲不易矣。夫宋人漕法。甚便。而同船又有載鹽之利。今漕卒一歲之間。大半在途。無室家之樂。有風波之險。洪

牐之停留舳艫之衝激陰雨則慮浥漏淺澁則費
推移沿途爲將領之科率上倉爲官攢之阻滯及
同家席未及煖又催兌糧矣士卒艱苦有如此者
宋人轉船載鹽之法或可推行於今日乎
眞宗雍熙中轉運使劉璠議開沙河以避淮水之險喬
維岳繼之開河自楚州至淮陰凡六十里舟行便之
臣按沙河即今淮安府板牐至新莊一帶是也本
朝永樂中平江伯陳瑄因運舟泝淮險惡尋喬維
岳所開故道開清江浦五十餘里置四牐以通漕
又於沿河一帶增堰以防走泄蓄水以資灌注引

泉以備乾涸至今利之
徽宗時柳庭俊言眞揚楚使高郵運河隄岸舊有斗門
水牐七十九座限節水勢常得其平比多損壞詔檢計
復脩
臣按今日運道自儀眞抵潞河最險者二所高郵
河隄及徐呂二洪是也然二洪之險地也湖隄之
險則天也高郵之湖南起杭家嘴北至張家溝三
十餘里唐李吉甫爲淮南節度使於湖之東直南
北築平津堰（即今縴路）宋時又有斗門水牐我朝洪武
中知州趙原始甃以甎永樂中加以甎之大者景
泰中護以木樁實以甎土舟楫往來皆沿隄行方
其風恬浪靜如行鏡中一遇西風波濤洶湧檣楫
傾沉議者欲於舊隄之外河泊之旁別爲長隄一
帶約去舊隄二十丈許下覆鐵釜以定其基旁樹
木樁以固其勢浚其中之土以實之用甎包砌一
如舊隄其中舊有減水牐三座改作通水橋洞引
湖水於內以行舟楫仍於外隄造減水牐以節水
勢如此則人力足以勝天省官物之失陷免人命
之死亡其利非小
元史食貨志元都於燕無不仰給於江南自伯顏獻海

運之言江南之糧分春夏二運至京師者歲多至三百
萬餘石民無輓輸之勞國有儲蓄之富
虞集曰元既平宋運江南糧以河運弗便用伯顏言
初通海運抵直沽以達京城立運糧萬戶府三以南
人朱清張瑄羅壁爲之初歲運四萬餘石後增及三
百餘萬石春夏分二運舟行風信有時自浙西不旬
日而抵京
臣按海運自秦已有之唐人亦轉東吳粳稻以給
幽燕然止以給邊方之用元始用以足國我朝洪
武中海運糧七十萬石給遼東軍餉永樂初海運

七十萬石至北京後會通河通利始罷海運竊謂
自古運道有三曰陸曰河曰海河漕視陸運費省
什三四海運視陸運費省什七八今漕河通利固
無貧於海運然會通一河譬則人之咽喉也一日
不下咽則近死亡請於無事時尋元人海運故道
別通海運一路與河漕並行江西湖廣江東之粟
照舊河運浙西東瀕海一帶則由海運使人習知
海道一旦漕渠少有滯塞此不來而彼來是亦思
患豫防之先計也臣家海隅頗知海舟之便舟不
畏深而畏淺不慮風而慮礁故製海舟者必為尖

底首尾俱置柁卒遇暴風轉帆為難並以尾為首
縱其所入且暴風多在盛夏必以正月後開船置
長篙以料角定盤針以取向一如番舶之制夫海
運之利以其放洋而其險亦以放洋宜豫遣習知
海道者起自蘇州劉家港訪問傍海居民漁戶竈
丁踏視海涯有無行舟潢道泊舟港汊沙石多寡
洲渚遠近親行試驗畫圖具本以為通運之法是
亦良便元史載順帝末年山東河南之路不通國
用不繼至正中遣戶部尚書貢師泰往福建以閩
鹽易糧給京師得數十萬石京師賴焉其後陳友

定亦自閩中海運進奉不絕此道若通閩廣綱運
亦可以來不但兩浙也況京師所用貨物多賫南
方此策既行則南貨日集於北空船南回必須物
實北貨亦流於南矣果利多而害少又量將江淮
荊河之漕折半海運除減軍卒以還隊伍兵食兩
足而國家亦有水戰之備可以制伏朝鮮安南邊
海之夷此誠萬世之利也

至元中韓仲暉等言自安民山開河北至臨清凡二百
五十里引汶絕濟直屬漳御建牐三十有一度高低分
遠近以節蓄洩賜名會通河會通河之名始見於此

臣按國初會通河故道猶在洪武中河決原武漫
過安山湖而會通河遂淤往來悉由陸至德州下
河永樂初糧道由江淮入黃河運陽武由陸運至
衞輝下御河水運至北京厥後濟寧州同知潘叔
正因州夫遞運之難請開會通舊河命發丁夫十
餘萬疏鑿以復故道又命自汴城北金龍口開黃
河故道分水下達魚臺縣塌場口以益漕河乃從
會通河通運而罷海運陳瑄又請浚淮安安莊牐
一帶沙河沿河立淺鋪築縴路樹柳木穿井泉自
是漕法通便近者秋後春初運道阻淺九月以後

宜於清口入淮處築小壩高二三尺許截水以過舟又於直沽河流轉下海處橫作木柵以遏水其有淺處兩際宜各去七八里橫立木柵以限舟柵中開門浚深河漕可容兩舟許分道上下行舟差官於此分籌授舟次第放行俟有水各罷之如此則舳艫不至擠塞運道四時通利矣

郭守敬言疏鑿通州至大都河道長一百六十四里塞清水口十二處置壩牐二十座節水通漕爲便賜名通惠

臣按通州陸輓至都城僅五十里耳而元人所開

之河總長一百六十四里其間置牐壩凡二十處所費不貲而河流淤淺通運頗難嘗觀歷代建都西北皆仰給東南之漕都長安者阻關陝之險漕運極難所資者江淮河渭都洛陽汴梁者兼資汴洛汝蔡惟我朝建都幽燕東至於海西暨於河南盡於江北至大漠其用大其功鉅運河由江而入邗溝由邗溝渡淮上清口經徐呂二洪泝沁泗水至濟寧濟寧居運道之中諸水畢會分流南北通論諸牐天井居其中臨清總其會居中者如人身之有腰脊總會者如人身之有咽喉國家都北而仰給於南恃此運河以爲命脈濟寧居腹裏之地州縣櫛比居民鱗次而又多旁出之途惟臨清乃會通河之極處諸牐於此乎盡衆流於此乎會且居高臨下水勢易泄乃三千七百里漕路之要害也請跨河築城爲水門以通舟楫設官啟閉屯兵防守亦思患豫防之一事也

○屯營之田

漢文帝從鼂錯言募民徙塞下錯復言募民相徙以實塞下使屯戍之事益省輸將之費益寡甚大惠也屯耕邊塞之始

昭帝始元中發習戰射士調故吏將屯田張掖郡

宣帝神爵中後將軍趙充國將兵擊先零羌充國言擊虜以殄滅爲期願罷騎兵屯田度羌虜故田及公田未墾者可二千頃人二十畝爲田者遊兵以充入金城郡益積蓄省大費且條上留田便宜十二事

臣按議守邊者固當盡屯田之利亦不可不知擾田之害宣帝問充國曰倘虜聞兵罷丁壯相聚攻擾田者及道上屯兵復殺掠人民將何以止之充國復奏北邊自敦煌至遼東乘塞列隧有吏卒數千人虜數攻之不能害今留步士萬人屯田地多

高山便遠望部曲相保塹壘木樵（同譙樓也）校聯不絕（用木相聯貫）烽火星通勢及并力以逸待勞兵之利者也臣以爲必先無擾田之害然後收耕田之利今邊塞可耕之地近城堡者固易爲力若夫地遠勢孤必如充國所謂乘塞列隧虜大攻不能害而又有山阜可以望遠有清塹可以限隔有營壘可以休息架木以爲譙望聯木以爲排柵時出遊兵以防冠抄如是則屯卒得盡力於畎畝之中而享收穫之利矣

漢末天下亂離民棄農業民多相食州里蕭條曹操從

棗祇請建置屯田募民屯田許下得穀百萬斛於是例置岳官所在積穀倉廩皆滿故操征伐四方無運糧之勞

諸葛亮從斜谷伐魏分兵屯田爲久駐之計耕者雜於渭濱居民之間百姓按堵軍無私焉

魏正始中司馬懿督軍伐吳自鍾離西南橫石以西盡沘（音脂）水四百餘里置一營六十人且佃且守於潁南北穿渠三百餘里溉田二萬頃淮南淮北皆相連接農官兵田阡陌相屬每東南有事大軍興泛舟而下資食有儲而無水害

臣按水田惟揚州最賤陸田惟潁壽爲輕請於淮南一帶沮洳之地盡爲屯田召江南無田之民先度地勢之便開大河以通於海又各開中河以達於大河又隨處各開小河以達於中河使水有所洩然後於其低窪處浚深以爲湖蕩及於原近舊湖之處疏通其水使有所潴或爲隄以限水或爲堰以蓄水或爲斗門以放水俱如江南之制民之無力者給以食民之有力者計其庸田成之後各依官田以起科依民田以出稅六七年閒所得恐不減於魏人也又於潁壽之閒召民開墾陸田亦

隨地勢以分田因民力而定稅其功又易於水田考唐史上元中於楚州（今淮安）古射陽湖置洪澤屯於壽州置芍陂屯厥田沃壤大獲其利此地俱在遺跡可考也

晉羊祜鎭襄陽墾田八百餘頃祜始至軍無百日之儲及其季年有十年之積平吳之後杜預脩召信臣遺跡用滍淯諸水以浸原田萬餘頃分疆刊石公私同利衆庶賴之

臣按羊杜所墾之田其遺跡在今湖廣之荊襄河南之唐鄧臣請於兩藩交界立一官司遴廷臣知

稼穡者循行其地。水地則引水立堰募南人耕之。陸地則分疆定界募北人種之。成熟之後按畝分租隨地儲積遇有急用由漢入江由江而達金陵。稍省歲漕之數多留郡縣之儲。或遇河洛關陝荒歉亦可用以救濟。又於暇日講求武關入秦之路。商於陸輓之故。萬一三邊有缺亦賴以濟焉。

唐開軍府以扞要衝因隙地置營田。天下屯總九百九十二。司農寺每屯三頃。州鎮諸軍每屯五十頃。水陸腴瘠播植地宜與其功庸煩省收率之多少皆決於尚書省。

臣按我朝於衛所閒曠之土分軍立屯。七分守城。三分屯耕。遇有警急朝發夕至。其法視古爲良。近又於各道設風憲官以提督之。牛具農器總於屯曹。細糧子粒司於戶部。有衛所則有屯營之田。非若唐人專設農寺以領之也。每軍受田二十畝。納租六石。餘丁則比正軍。又降殺焉。臣以爲民田率多膏腴頃收三石。軍所屯種多民所棄而不耕之田。租乃十倍焉。請如唐人較其水陸腴瘠播植地宜與其功庸煩省收率多少。因其地利土宜定爲徵收則例。使軍樂於趨赴。公私兩便。上下俱足矣。

元和中。振武軍饑。宰相李絳請開營田。可省度支漕運。乃命韓重華爲營田使。起代北墾田三百頃。出贓罪吏九百餘人。給以耒耜耕牛假種糧。使償所負米。一歲大熟。因募人爲十五屯。每屯百三十人。人耕百畝。凡墾田三千八百餘里。歲收粟二十萬石。省度支錢二千餘萬緡。

宋太宗端拱中。以陳恕爲河北東路招置營田使。大興河北營田。議者謂宜度地形高下因水陸之便建阡陌浚溝洫蓋樹五穀。所以實邊廩而限戎馬。故遣恕等經營之。恕密奏戍卒皆惰游仰食縣官。一旦使冬被甲兵

春執耒耜。則恐變生不測。乃止。

臣按自漢趙充國於邊地建屯田之議。魏晉至唐皆行之。未嘗不用兵也。未聞慮其有不測之變而不爲。陳恕不顧事體可否。惟徇人情從違。何以立國哉。臣請於凡邊塞置立屯田。分軍耕種。不必征其租入。但使人人奮耕。家家有積。於是令內地該運邊糧州郡。齎價來糴。不獨邊軍皆贍。而內郡之民亦省矣。

宋淳化中。以何承矩爲屯田使。黃懋充判官。於河北諸州水所積處墾田。發諸州兵萬八千人。給其役於雄莫

霸等州興堰六百里置斗門引定水灌溉初年種稻值霜早不成次年方熟初承矩建議沮之者衆至是議者乃息莞蒲蜃蛤之饒民賴其利

馬端臨曰兵與農共此民也故無事則驅之爲農有事則調之爲兵唐府兵之法猶然至於屯田則驅游民闢曠土且耕且戍以省饋饟尤爲良法自府兵之法既壞兵農判而爲二不獨農疲於養兵而兵且耻於爲農觀陳恕所奏及沮何承矩屯田之議者可見
神宗詔以坊監牧馬餘地立田官專稼政以資牧養之用

孝宗時張闡言荊襄屯田之害非田不可耕無耕田之民也官司慮其功不就課之游民游民不足抑勒百姓舍已熟田耕官生田私田既荒賦稅猶在占百姓之田以爲官田奪民種之穀以爲官穀一方騷然有司言於朝罷之臣以爲與其棄之孰若使兩淮歸正之民就耕非惟可免流離與日墾闢既廣田疇既成取其餘者輸之官實爲兩便

元虞集曰京師之東瀕海數千里北極遼海南濱青齊萑葦之場也海潮日至淤爲沃壤用浙人之法築堤捍水爲田聽富民欲得官者合其衆分受以地官定其畔能以萬夫耕者授以萬夫之田爲萬夫長千夫百夫亦如之察其惰者易之三年後視其成以地之高下定額以次漸征之五年有積蓄命以官就所儲給以祿十年不廢得以世襲如軍官之法

臣按虞集此策當時未行及其末世海運不至國用不給謀國者思集言於是有海口萬戶之設歲得數十萬石以助國用臣嘗聞瀕海地多鹹鹵必得河水以蕩滌之乃可成田故必築隄岸以攔鹹水之入疏溝渠以導淡水之來然後田可耕也臣觀京東入海之水最大者無如直沽然直瀉入海

灌溉不多請於將盡之地依禹貢逆河法截斷河流橫開長河收其流而分其水然後於沮洳盡處築爲長隄隄爲水門以司啓閉外以截鹹水俾不得入內以洩淡水俾不至漫如此則田可成矣

至正時丞相脫脫言京畿近水地募人耕種歲可收粟麥百萬餘石不煩海運京師足食從之命大司農卿於江南召募能種水田及脩築圍堰之人各一千名爲農師募農民一百名授正九品二百名正八品三百名從七品就令管領所募之人所募農夫每名給鈔十錠由是歲乃大稔

臣按善計國者恒取足於有餘之地力而不敢傷易失之民心此屯田所由起也今天下無田不稅而吾求無稅之地而耕之無農不耕而吾借不耕之人而役之無兵不戰而吾乘不戰之時而用之內以實京師外以實邊儲臣故於治國平天下之要制國用之下首舉貢賦之常而以屯營之田終焉以見國用所出田爲之本用人之力盡地之利因天之時治國平天下之道不出此矣或問於朱熹曰大學論治國平天下而言財利何也熹曰天下所以不平者皆因此伏惟九重清燕留心於天下之大本義以制天下之利則天下不足平矣

大學衍義補輯要卷五

明瓊山邱　濬撰　　粵西陳宏謀纂輯

治國平天下之要　明禮樂

〇總論禮樂之道

書舜典同律度量衡脩五禮

周禮大司徒以五禮（吉凶軍賓嘉）防萬民之僞而教之中以六樂（雲門咸池大韶大夏大濩大武）防萬民之情而教之和

禮記禮也者反其所自生（禮本於報本）樂也者樂其所自成（功成樂作）是故先王之制禮也以節事（爲人事之儀則）脩樂以導志（宣其湮鬱）故觀其禮樂而治亂可知也

樂記曰先王之制禮樂也非以極口腹耳目之欲也將以教民平好惡而反人道之正也

是故先王之制禮樂人爲之節衰麻哭泣所以節喪紀也鐘鼓干戚所以和安樂也婚姻冠笄所以別男女也射鄉食饗所以正交接也禮節民心樂和民聲

樂者爲同禮者爲異同則相親異則相敬樂勝則流禮勝則離合情飾貌者禮樂之事也禮義立則貴賤等矣樂文同則上下和矣

樂由中出禮自外作樂由中出（和在中也）故靜禮自外作（敬在貌也）故文大樂必易大禮必簡樂至則無怨禮至則不爭

揖讓而治天下者。禮樂之謂也。

大樂與天地同和。大禮與天地同節。和故百物不失。節故祀天祭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如此則四海之內合敬同愛矣。

故知禮樂之情者能作。識禮樂之文者能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明聖者述作之謂也。

樂者天地之和也。禮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羣物皆別。樂由天作。禮以地制。過制則亂。過作則暴。明於天地。然後能興禮樂也。

王者功成作樂。治定制禮。其功大者其樂備。其治辯（同徧）

者其禮具。

樂也者。情之不可變者也。禮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樂統同。禮辨異。禮樂之說。管乎人情矣。

大人舉禮樂。則天地將為昭焉。（天子以禮樂而昭宣天地之化育也）

故樂也者。動於內者也。禮也者。動於外者也。樂極和。禮極順。內和而外順。則民瞻其顏色而弗與爭也。望其容貌而民不生易慢焉。故德煇動於內。而民莫不承聽。理發諸外。而民莫不承順。故曰致禮樂之道。舉而措之天下無難矣。

仲尼燕居。子張問政。子曰。君子明於禮樂。舉而錯之而已。子張復問。子曰。師。爾以為必鋪几筵。升降酌獻酬酢。然後謂之禮乎。爾以為必行綴（舞之行位相連綴）兆（位外營兆）興羽籥作鐘鼓。然後謂之樂乎。言而履之禮也。行而樂之樂也。君子立此二者以南面而立。夫是以天下太平也。諸侯朝。萬物服體。而百官莫敢不承事矣。

孝經。子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安上治民。莫善於禮。

中庸。子思曰。雖有其位。苟無其德。　全節。

臣按。為治之道。其大者在禮樂。故必有德有位之聖人。始克當制作之任。雖然。此言創始者耳。若夫承天踐祚之君。膺天命之重。必須因前人故典。開

一代新規。選用賢能。發揮盛製。不可如漢文之謙讓未遑。安陋就簡。以貽後時之悔。

漢書。禮樂志曰。六經之道同歸。禮樂之用為急。

臣按。所謂六經者。易書詩春秋禮樂也。今世樂經不全。惟見於戴記中之樂記。說者因班固此言。謂易以道禮樂之原。書以道禮樂之實。詩以道禮樂之志。春秋以道禮樂之分。是六經為治道本原。而禮樂又為六經要道。

宋歐陽脩曰。三代而上治出於一。而禮樂達於天下。三代而下治出於二。而禮樂為虛名。

周敦頤曰禮理也樂和也陰陽理而後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萬物各得其理然後和故禮先而樂後（程子論敬自然和樂學者不知持敬而務爲和樂鮮不流於慢者）

胡寅曰仁者所行皆理故可以爲禮所安皆樂故可以爲樂此禮樂之本也

臣按宋儒朱熹疏曰遭秦滅學禮樂先壞漢晉以來諸儒補緝竟無全書其頗存者三禮而已周官一書固爲禮之綱領至其儀法度數則儀禮乃其本經而禮記郊特牲冠義等篇乃其義疏耳前此有三禮等科禮雖不行士猶得以誦習而知其說

自王安石棄罷儀禮獨存禮記之科棄經任傳不過習爲虛文以供應舉樂之爲教則絕無師授律尺短長聲音清濁學士大夫莫有知其說者而不知其爲闕也欲以儀禮爲經而取禮記及諸經史雜書所載有及於禮者皆以附本經之下具列註疏諸儒之說但私家無書檢閱無人鈔寫迄不能就鍾律之制則士友間亦有得其遺意者欲更加衆考別爲一書以補六藝之闕而亦未能具也朱氏此疏所謂以儀禮爲經以禮記諸書爲傳者其徒黃幹楊復已私輯之以爲儀禮經傳通解所謂士友間有得鍾律遺意者指蔡元定律呂新書也今儀禮經傳通解雖已有刻本行世律呂新書永樂中已載之性理大全書中朱氏之言雖不行於當時而實得表章於聖世矣

○禮儀之節

易象曰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履禮也人之所履也此六經言禮之始）雷在天上大壯君子以非禮弗履（雷震於天大而壯也克己復禮非大壯不能）

臣按君子爲治莫先於定天下之志欲定其志莫先於辨上下之分辨上下之分而不見於踐履之間徒有其言不可也是以定爲品級制爲節文截

然有威而不可犯秩然有儀而不可紊此履所以爲禮歟

書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祀天神享人鬼祭地祇也）僉曰伯夷帝曰俞咨伯汝作秩宗（序祖廟也）夙夜惟寅（敬畏也）直（心無私曲）哉惟清（潔也）

臣按舜命九官惟百揆秩宗咨於四岳蓋百揆後世宰相之職秩宗後世禮部尚書太常寺卿之職也禮官所以交神明不可輕授舜於他官皆直命之獨於秩宗必咨訪於四岳而後任焉其重之亞

於百揆意可見矣

皐陶曰天敘（倫序）有典勑（正也）我五典五惇（厚也）哉天秩（品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常也）哉同寅協恭和衷哉（典禮天所秩序而正之出之在我）

周官宗（尊也）伯（長也）掌邦禮治神人和上下

周禮太宰之職掌建邦之六典三曰禮典以和邦國以統百官以諧萬民（禮典以和邦國爲言成周合禮樂爲一之義）

大宗伯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示之禮以佐王建保邦國（禮莫重於祭也）

以吉禮事邦國之鬼神示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實柴

祀日月星辰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飌伯雨師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嶽以貍沈祭山林川澤以疈辜祭四方百物以肆獻祼享先王以饋食享先王以祠春享先王以禴夏享先王以嘗秋享先王以烝冬享先王（詳見秩祭祀）

以凶禮哀（救患分災）邦國之憂以喪禮（親者爲之服疏者有含襚）哀死亡

以荒禮哀凶（歲歉）札（民病）以弔禮哀禍烖以禬（會財貨以補其亡失）禮哀圍（被圍）敗（敗績）以恤禮哀寇亂（外曰寇內曰亂）

以賓禮親邦國春見曰朝夏見曰宗秋見曰覲冬見曰遇時見曰會殷（衆也）見曰同時聘曰問殷覜曰視

吳澂曰親謂使之親附也朝如日出於寅之朝而朝於天宗如萬物相見於南方而其類皆有所宗覲謂物成之時各勤其實以報乎上遇謂閉藏之時其相見若邂逅之遇會謂非時會集以謀征伐之時同謂王不巡狩而衆見諸侯以命政問謂諸侯遣卿非時致問於天子視謂諸侯遣卿以大禮而衆見於天子

臣按賓禮凡八條朝覲遇宗之名以別一時耳其禮一也書曰六年五服一朝以二者參之諸侯六年之內惟一朝耳來以春則曰朝以夏則曰宗秋冬亦然初無四方之別猶漢春曰朝秋曰請也

以軍禮同（威其不協及僭差者）邦國大師（天子六軍）之禮用衆也大均

（因地定賦因家起役）之禮恤衆也大田（四時之田）之禮簡衆也大役（徒役若築作之類）之禮任衆（任用衆力）也大封（正封疆溝塗）之禮合衆（合聚其民）也

以嘉禮親萬民以飲食之禮親宗族兄弟以昏冠之禮親成男女以賓射之禮親故舊朋友以饗燕之禮親四方之賓客以脤膰之禮親兄弟之國以慶賀之禮親異姓之國

吳澂曰嘉善也因人之心善而爲之制也飲食謂族食族宴也昏兼姻言冠兼笄言賓射謂主與賓友射也饗以訓共儉燕以示慈惠凡朝聘之賓客皆一饗

而燕則無數。脤膰謂祭祀之肉。兄弟之國。同姓諸侯也。賀喜曰慶。加物曰賀。異姓之國。王之昏姻甥舅也。

臣按先儒有言。觀乎大雅小雅正變之所存。則周之所以興亡。莫不由於五禮也。邦國之根本。安危之所係。其有大於此乎。臣觀周人設官。大宗伯所以佐王建保邦國者。首以五禮爲事。非徒有其典。凡其所以詠於詩。與夫散見於傳記者。莫不備見其事。吁。此成周所以爲有道之長。而異於後世也歟。

小宗伯掌五禮之禁令。禁其不得用 令其所得用 與其用等。辨廟祧

之昭穆。吉凶之五服。車旗宮室之禁。掌三族 父子孫也 之別。以辨親疎。其正室皆謂之門子。將代父當門者 掌其政令。治昭穆明嫡庶也

臣按禮之大者有五。其所用者各有等。則大宗伯既總其綱。小宗伯又掌其禁令與其用等。所謂等者。尊卑貴賤親疎。三者而已。辨昭穆與其章服。則尊卑之等嚴。禁車旗與其宮室。則貴賤之等別。別三族與其衰服。則親疎之等明。然又於等則之間。特申明宗子之制。而總結之曰掌其政令。以見凡行禮者。皆以是爲重焉。由是觀之。古人重宗之意可見矣。

禮記。曲禮曰。毋不敬。

臣按治國平天下之本。在乎脩身。而脩身必以禮。禮者敬而已矣。

道德仁義。非禮不成。教訓正俗。非禮不定。宦學事師。非禮不親。班朝治軍。涖官行法。非禮威嚴不行。禱祠祭祀。供給鬼神。非禮不誠不莊。是以君子恭敬撙節退讓以明禮。

太上 極至之稱猶言全德 貴德。其次務施報。禮尚往來。往而不來非禮也。來而不往亦非禮也。

人有禮則安。無禮則危。故曰禮者不可不學也。

臣按人道之立。莫先乎禮。苟無禮。則强將恃力以陵弱。衆將恃勢以暴寡。富將恃財以呑貧。智將恃能以欺愚。天下之人。惟勢力財能之相尚。而不復知有尊卑上下之分矣。人何由而安哉。聖人制爲秩然之禮。以立爲當然之法。頒之學宮之中。設爲師儒之教。講明其理。推行其道。使有所畏而不敢犯。有所敬而不敢忽。此君位所以高而不危。而民用亦以之平康也。

貧者不以貨財爲禮。老者不以筋力爲禮。

故禮義(禮必有義)也者。人之大端也。所以講信脩睦而固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也。所以養生送死事鬼神之大端也。所以達天道順人情之大竇也。(孔穴也) 故惟聖人為知禮之不可以已也。故壞國喪家亡人。必先去其禮。

是故先王之制禮也。不可多也。不可寡也。惟其稱也。是故君子太牢而祭謂之禮。匹士太牢而祭謂之攘。管仲鏤簋(簋有雕鏤之飾)朱紘(冕繫)山節藻梲。君子以為濫矣。晏平仲祀其先人。豚肩不掩豆。澣衣濯冠以朝。君子以為隘矣。

郊特牲曰。禮之所尊。尊其義也。失其義。陳其數。祝史之事也。故其數可陳也。其義難知也。知其義而敬守之。天

子之所以治天下也。

朱熹曰。此蓋秦火之前典籍備具之時之語。固為至論。然非得其數。則其義亦不可得而知矣。况今亡逸之餘。數之存者不能什一。則尤不可以為祝史之事而忽之也。

經解曰。禮之於正國也。猶衡之於輕重也。繩墨之於曲直也。規矩之於方圜也。故衡誠縣不可欺以輕重。繩墨誠陳不可欺以曲直。規矩誠設不可欺以方圜。君子審禮不可誣以姦詐。

夫禮禁亂之所由生。猶坊止水之所自來也。故以舊坊為無所用而壞之者必有水敗。以舊禮為無所用而去之者必有亂患。

春秋傳。周內史過曰。禮國之幹也。敬禮之輿也。不敬則禮不行。禮不行則上下昏。何以長世。

君子曰。世之治也。君子尚能而讓其下。小人農(以耕農為勤力)力以事其上。是以上下有禮。而讒慝黜遠。由不爭也。謂之懿德。(襄公十三年)

晉女叔齊曰。禮所以守其國。行其政令。無失其民者也。(昭公五年)

臣按魯昭公如晉。自郊勞至於贈賄。無失禮。晉侯

曰。魯侯不亦善於禮乎。女叔齊(即司馬侯)對以魯侯焉知禮。且曰。是儀也。不可謂禮。蓋謂禮以能保守其國家為本。以能推行其政令為節。用以固結民心。今魯君政在臣下。有賢而不能用。禍難將及。不知憂恤。惟屑屑於儀文。豈所謂禮乎。由是觀之。禮不在儀文之末可見矣。

晏子曰。禮之可以為國也久矣。與天地並。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婦聽。禮也。君令而不違。臣共而不貳。父慈而教。子孝而箴。兄愛而友。弟敬而順。夫和而義。妻柔而正。姑慈而從。婦聽而婉。禮之善物

也。

臣按此章平仲與齊景公言惟禮可以已亂之故。且言在禮家施不及國。民不遷農不移。工商不變。士不濫官不滔。慢也大夫不收公利蓋是時陳氏厚施於國將有簒國之漸故又推其本如此惜乎景公善其言而不能行。其後齊之國祚。卒移之陳氏也。

荀子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則不能無求求而無度量分界則不能不爭。爭則亂。亂則窮。先王惡其亂也故制禮義以分之。以養人之欲。給人之求。使欲必不窮於

物。物必不屈於欲。兩者相待而長也。又曰。禮者人道之極也。

眞德秀曰。荀子書有禮論。其論禮之本末甚備。至其論性則以禮爲聖人之僞。豈不謬哉。

臣按荀況禮論。其最純者止此數言。其餘亦有可取。但既以禮爲僞。則莊周謂所言之蹝而亦不免於非、荀卿之論禮是也。臣恐世主或有取於其言而小人之無忌憚者或以之進說。故掇其可取者以獻。使知所謂僞者乃人之僞。非禮之僞也。禮者敬而已矣。敬豈可僞爲哉。

宋程頤曰。學禮者考文必求先王之意。得意乃可以沿革。禮之本出於民之情。聖人因而道之耳。禮之器出於民之俗。聖人因而節文之耳。又曰。行禮不可全泥古。須當視時之風氣自不同。故所處不得不與古異。

張載曰。禮者理也。知理則能制禮。禮文殘闕。須是先求得禮之意。然後觀禮。合此理者。卽是聖人之制。不合者。卽是諸儒添入。可以去取。又曰。禮但去其不可者。其他取力能爲之者。大凡禮不可大段駭俗。不知者以爲怪且難之。甚者至於怒之疾之。故禮亦當有漸。

朱熹曰。禮時爲大。古禮如此零碎繁冗。今豈可行。亦且

得隨時裁損耳。孔子從先進。恐亦有此意。或以禮之所以亡。且以其太繁而難行耳。曰然。聖人有作。古禮未必盡用。須別有箇措置。視許多瑣細制度。皆若具文。且是要理會大本大原。

臣按成周以禮持世。凡所以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爲民極者皆謂之禮。不徒以祭祀燕享冠昏賓射爲禮也。太宰掌建邦之六典以治。典爲先。而禮典僅居其一。其書不謂之治而謂之禮。其意可見矣。秦漢以來。凡所以治。皆謂之政。特其施於郊廟朝廷學校而有節文儀則者則謂之禮焉。蓋三代

以前以禮爲治天下之大綱。三代以後以禮爲治天下之一事。治效所以有汙隆也。

○樂律之制

易象曰。雷出地奮。（陽氣奮發陰陽相薄成聲）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盛也）薦之上帝。以配祖考。（此六經論樂之始）

帝曰。夔。命汝典樂。教冑子。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

臣按樂之作出於人心。發於人聲。必諧於金石絲竹匏土革木之八音。然後幽足以感神。明足以感人。而通暢協合焉。周禮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教國子弟。而孔子亦曰興於詩成於樂。蓋所以盪滌邪穢。斟酌飽滿。動盪血脉。流通精神。養其中和之德。而救其氣質之偏者也。有虞盛時。旣以此爲治本。又專官以之爲教。使他日繼世出治者。皆習熟於樂。養之於心志之初。陶之於節奏之際。和之於聲音之間。誠以樂也者出治之本。而人也者用樂之具。而冑子者又所以世世相承。用而不絕之人也。

禹曰。九功（水火金木土穀及正德利用厚生也）惟敘。九敘（九者各順其理不汨陳以亂其常也）惟歌。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俾勿壞。

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察也）治忽。以出納五言。汝聽。

臣按聲音之道與政相通。所謂六律五聲八音者。察政治之具也。律呂調。知政之得。律呂不調。知政之失。人君欲因律呂聲音以察夫政治之得失也。必於詩言出納之際求之。是故言之成詩者有五。或協於宮。或協於商。或協於角徵羽。是言也有作於外者焉。有作於內者焉。作於外者則采而納之於上。作於內者則颺而出之於下。在下之言或安以樂。或怨以怒。聽之者因其言而觀其風俗之所尚。由是而達之於上焉。在上之言或樂而淫。或哀而傷。聽之者因其言而知其嗜好之所在。由是而達之於下焉。因人言之邪正。知樂音之乖和。察樂音之乖和。知政治之得失。得則從而維持之。失則從而改革之。可見聖世君臣。切切圖治。君於聲律則曰予聞。契之以其心也。臣於詩言則曰汝聽。審之以其耳也。君欲聞於上。而俾臣聽於下。臣聽而有得焉。又以聞於君。君以臣爲耳。臣以君爲心。此泰和之治。所以獨在虞廷也歟。

夔曰。戛擊（考擊）鳴球（玉磬）搏（至）拊（循也）琴瑟以詠。祖考來格。虞賓（丹朱）在位。羣后德讓。下（堂下之樂）管鼗鼓。合止柷敔。（柷以合樂敔以

竹樂笙鏞大鍾以閒鳥獸蹌蹌簫韶九成鳳凰來儀

周禮大司樂樂官之長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之子弟焉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敎焉以樂德敎國子中和祗敬也庸常也孝友以樂語敎國子興託物興詞道直言其事諷微言誦以聲節之言發端曰言語答述曰語以樂舞敎國子舞雲門大卷二者皆黃帝樂大咸堯樂大磬同韶大夏禹樂大濩湯樂大武武王樂以六律黃鍾太蔟姑洗蕤賓夷則無射六同大呂夾鍾中呂林鍾南呂應鍾五聲宮商角徵羽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六舞六代樂舞大合樂以致鬼神祇奏之郊廟以和邦國頒之諸侯以諧萬民用之鄉射以安賓客用之燕享以說遠人四夷之君以作動物感萬物而享之

太師樂工之賢者掌六律六同以合陰六呂陽六律之聲皆文之以五聲皆播之以八音敎六詩曰風諸侯國風曰賦直陳其事曰比即物爲比曰興託物興詞曰雅大小雅曰頌祭祀歌頌以六德爲之本以六律爲之音大祭祀帥瞽登歌令奏擊拊下管播樂器令奏鼓朄音侑小鼓大饗亦如之饗諸侯亦如祭祀也大射帥瞽而歌射節用之大射大師大起軍旅執同律以聽軍聲而詔吉凶

典同即六同言同以見律掌六律六同之和以辨天地四方陰陽之聲陽聲屬天陰聲屬地以爲樂器以十有二律爲之數度一二三四爲數分寸丈尺爲度以十有二聲爲之齊量大小之劑廣狹之量凡和樂亦如之

樂記曰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感於物而動故形於聲聲相應故生變變成方謂之音比音而樂之及干戚羽旄謂之樂此推言作樂之本由於人心之感也

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動於中故形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是故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聲音之道與政通矣是故清明象天廣大象地終始象四時周還象風雨五色成文而不亂八風從律而不姦百度得數而有常小大相成終始相生倡和清濁迭相爲經故樂行而倫清耳目聰明血氣和平移風易俗天下皆寧

臣按自古聖人以樂爲內外交脩之要始也由脩身而後作樂以致夫交感天人之效終也因樂行而養德以致夫風俗移易之美樂之功效大矣哉

魏文侯問於子夏曰吾端冕而聽古樂則惟恐臥聽鄭衞之音則不知倦敢問古樂之如彼何也新樂之如此何也對曰今夫古樂進旅退旅進退齊一和正以廣弦匏笙簧會守拊鼓衆樂待鼓而作始奏以文謂鼓復亂卒章以武鐃也治亂以相拊也訊治也疾急也以雅樂器君子於是語於是道古脩身及家平均天下此古樂之發也今夫新樂進俯退俯行列雜亂姦聲以濫不正溺而不止及優俳優侏儒短小之人獶獼猴雜子

文。不知父子。樂終不可以語。不可以道古。此新樂之發也。

臣按子夏既別古樂新樂之異。而下又告之以其所問者乃樂而所好者則音。音有德音溺音之不同。而總結之曰。爲人君者謹其所好惡而已矣。文侯好所當惡惡所當好。聽古樂則思睡。聽新聲則不知倦。好惡不謹故也。謹之一言。人君爲治之本。豈但樂之一事乎。

孔子曰。夫樂者象成者也。總干而山立。舞人總持干盾如山之立武王之事也。發揚蹈厲。太公之志也。武亂皆坐。周召之治也。象周公召公文德之治以文而止武也

春秋傳。隱公問羽數於衆仲。對曰。天子用八。六十四人諸侯用六。大夫四。士二。夫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故自八以下。

臣按舞佾惟天子得以盡物數。故以八爲列。范祖禹所謂自上而下。降殺以兩。兩之間不可以毫髮僭差也。

晏子曰。先王之濟五味。和五聲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聲亦如味。一氣。樂以氣動故居第一二體。舞有文武三類。風雅頌四物。四方之物以成器五聲。六律。七音。宮商角徵羽變宮變徵八風。八方之風條風明庶風清

明風景風涼風閶闔風不周風廣莫風九歌。九功之事皆可歌也以相成也。合此九者然後爲樂清濁。小大。短長。疾徐。哀樂。剛柔。遲速。高下。出入。周密疏稀以相濟也。合此十者相濟後和君子聽之。以平其心。心平德和。

臣按前九者盡樂之大綱。後十者備樂之要用。

國語。周景王將鑄無射。問律於伶樂官州鳩。人名對曰。律所以立均出度也。古之神瞽考中聲而量之。以制度律度其長短均鍾。平也百官軌道也儀。法也紀之以三。天地人平之以六。六律成於十二。十二律呂天之道也。夫六中之色也。故名之曰黃中也鍾。聚也陽氣所聚所以宣養六氣陰陽風雨晦明九德六府三事也。由是第之。二曰太蔟。陽氣太蔟達於上所以金奏太蔟正聲爲商故爲金奏贊陽出滯贊佐陽氣發出滯伏也。三曰姑洗。姑潔洗濯所以脩潔百物。考神納賓合致神人享燕納賓也。四曰蕤賓。陰氣委蕤於上陽氣盛長於下有似賓主所以安靖神人。獻酬交酢也。五曰夷則。夷平則法所以詠歌九則。九功之法則平民無貳貳疑也。六曰無射。陽氣收藏萬物無射所以宣布哲人之令德。示民軌儀也。爲之六間。卽六呂在陽律之間以揚沉伏發揚滯伏之氣而黜散越揚也也。元間陰繫於陽以黃鍾爲主故曰元間大呂天氣成於黃鍾受於大呂助宣物也。二間夾鍾助陽鍾聚出四隙之細四時間隙之氣細微者也。三間中呂宣中氣也。四間林鍾氣盛和展審也百事。俾莫不任任職肅速也純大也恪敬也也。五間南呂贊陽秀也。

六閒應鍾均利器用俾應復也律呂不易無姦物也細(謂角徵羽)鈞(調也)有鍾(大爲鍾)無鎛(小爲鎛)昭其大也大(謂宮商)鈞有鎛無鍾甚大無鎛鳴其細(絲竹革木)也(細則用大以大平細大則用小以小平大至則甚大則獨鳴其細)大昭小鳴和之道也和平則久久固則純明則終終復則樂所以成政也故先王貴之

家語孔子曰先王之制音也奏中聲以爲節流入于南不歸于北夫南者生育之鄉北者殺伐之域故君子之音溫柔居中以養生育之氣憂愁之感不加于心也暴厲之動不在于體也夫然者乃所謂治安之風也小人之音則不然亢麗微末以象殺伐之氣中和之感不載

于心溫和之動不存于體夫然者乃所以爲亂之風也昔者舜彈五絃之琴造南風之詩其詩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慍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惟脩此化故其興也勃然德如泉流至于今王公大人述而弗忘殷紂好爲北鄙之聲其廢也忽然至于今王公大人舉以爲誡(此因仲由鼓瑟而發)

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臣按樂居六經之一孔子刪述六經五者皆有成書而所以爲樂者其書不復可見幸有此數言載於魯論之中然不徒曰樂而且謂樂正者蓋以樂在當時其錯雜無倫淫邪不正實有賴於聖人之正定也

漢書志曰黃帝使伶倫自大夏(西戎之國)之西昆侖之陰取竹之解谷(一作嶰溪之谷)生(治也)其竅(孔也)厚(一有薄字)均(孔與肉等)者斷兩節閒而吹之以爲黃鍾之宮制十二筩以聽鳳之鳴其雄鳴爲六雌鳴亦六比(合也)黃鍾之宮而皆可以生之是爲律本至治之世天地之氣合以生風天地之風氣正十二律定

臣按律呂皆以銅爲管轉而相生黃鍾爲首其長九寸各因而三分之上生者益一分下生者損一

分於是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而大樂和矣以之候氣則埋之密室上與地平實以葭灰覆以緹素以候十有二月之中氣冬至氣至則黃鍾之管飛灰衝素大寒以下各以其月隨而應焉而時序正矣以之審度則以子穀秬黍中者九十度黃鍾之長而以一黍之廣爲一分十分爲寸十寸爲尺十尺爲丈十丈爲引而五度審矣以之嘉量則以子穀秬黍中者千有二百實其龠以井水準其槩合龠爲合十合爲升十升爲斗十斗爲斛而五量嘉矣以之謹權衡則以黃鍾一龠一千二百黍之

重爲十二銖兩之得二十四銖而爲兩。十六兩爲斤。三十斤爲鈞。四鈞爲石。而五權謹矣。此黃鍾爲律呂之本而萬事萬物皆由是而出也

後漢書志曰。宓羲作易。紀陽氣之初以爲律法。建日冬至之聲以黃鍾爲宮。太蔟爲商。姑洗爲角。林鍾爲徵。南呂爲羽。應鍾爲變宮。蕤賓爲變徵。此聲氣之元五音之正也。又曰截管爲律。吹以攷聲。列以候氣。道之本也

臣按聲氣之元一語。萬世作樂者之大根本。作樂者不求之氣與聲。未有能成者。朱熹曰。律歷家最重元聲。元聲一定向下都定。元聲一差向下都差

者以此

淮南子曰。規始於一。一不生。故分而爲陰陽。陰陽合和而萬物生。故曰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三參物。三三如九。故黃鍾之九寸而宮音調。因而九之九九八十一。故黃鍾之數立

通典註曰。按應鍾爲變宮。蕤賓爲變徵。自殷以前。但有五音。自周以來。加文武二聲。謂之七聲。五聲爲正。二聲爲變。變者和也

宋周敦頤曰。古聖王制禮法。脩教化。三綱正。九疇敘。百姓太和。萬物咸若。乃作樂以宣八風之氣。以平天下之情。故樂聲淡而不傷。和而不淫。入其耳。感其聲。莫不淡且和焉。淡則欲心平。和則躁心釋。德盛治至。道配天地。古之極也

程頤曰。律者自然之數。先王之樂。必須律以攷其聲。尺度權衡之正。皆起於律。以律管定尺。以天地之氣爲準。非秬黍之比也。律取黃鍾。黃鍾之聲亦不難定。世自有知音者。參上下聲攷之。自得其正。既得其正。將黍以實其管。看管實得幾粒。然後推而定法可也

張載曰。聲音之道。與天地通。蠶吐絲而商絃絕。木氣成則金氣衰。乃此理自相應。今人求古樂太深。始以古樂

爲不可知。律呂有可求之理。惟德性淳厚者能知之。

臣按周氏以復古理爲先。程氏以攷聲音爲正。張氏以人之德性爲本。可謂窮本知變。達樂之要矣。當有宋時。天子銳意古樂。胡瑗范鎮司馬光輩方講求鍾律。徧訪四方草澤以應詔。而三大儒者乃見遺焉。使當時在講求之列。其所次敘必有可觀古樂或可復也。惜哉

朱熹曰。宮之一聲。在五行爲土。在五常爲信。在五事爲思。蓋以其正當衆聲和與未和。用與未用。陰陽際會之中。所以爲盛。若角則雖當五聲之中。而非衆聲之會。又

有宮當配仁之說者。蓋以仁當四德之元而有包四德之義。是則宮之統五聲。仁之包五常。蓋有並行而不悖者矣。何奪彼與此哉。以宮配仁 五峯胡氏說

蔡元定曰。律呂散亡。其器不可復見。然古人制作之意。猶可攷也。太史公曰。細若氣。微若聲。聖人因神而存之。雖妙必效。言黃鍾始於聲氣之元也。班固謂黃帝使伶倫取竹斷兩節間吹之。以為黃鍾之宮。又曰。天地之風氣正而十二律定。劉昭所謂伏羲紀陽氣之初以為律法。又曰。吹以攷聲列以候氣。皆以聲之清濁氣之先後求黃鍾者也。是古聖人制作之意也。夫律長則聲濁而

氣先至。極長則不成聲而氣不應。律短則聲清而氣後至。極短則不成聲而氣不應。此其大凡也。今欲求聲氣之中。莫若多截竹以擬黃鍾之管。或極其短。或極其長。長短之內。每差一分以為一管。帥以其長權為九寸。度其圍徑如黃鍾之法焉。如是而更迭以吹。則中聲可得。淺深以列。則中氣可驗。聲和氣應。則黃鍾之為黃鍾者信矣。黃鍾者信。則十二律與度量權衡者得矣。後世不知出此。而惟尺之求。晉氏而下。則多求之金石。梁隋以來。又參之秬黍。下至王朴剛果自用。遂專恃累黍。而金石亦不復考矣。夫金石真偽固難盡信。若秬黍則歲有凶豐。地有肥瘠。種有長短小大圓妥不同。尤不可恃。况古人謂子穀秬黍中者。實其龠。是先得黃鍾而後度之以黍。不足則易之以大。有餘則易之以小。約九十黍之長。中容千二百黍之實。以見周徑之廣。以生度量權衡之數而已。非律生於黍也。百世之下。欲求律者。其亦求之聲氣之元。而毋必之於秬黍。則得之矣。

又曰。律者致中和之用。止於至善者也。以聲言之。大而至於雷霆。細而至於蠛蠓。無非聲也。律則寫其黃鍾一聲而已矣。雖有十二律六十調。然實一黃鍾也。是理也在聲為中聲。在氣為中氣。在人則喜怒哀樂未發與發

而中節也。此聖人所以一天人贊化育之道也。

臣按。禮樂之制甚微。而樂為甚。非情義之難明。所謂制度者失其傳耳。在漢之世。樂家有制氏。世在樂官。但能紀其鏗鏘鼓舞。而不能言其義。論者惜之。然唐宋以來。其存於古典者。通經學古之士。尚能因文以求義。或得其情於編簡之中。若夫所謂鏗鏘鼓舞。則知之者已鮮。蓋樂不徒文而又有其容。不徒器而又有其聲。習學者既失其傳。造作者又失其製。蓋非一日矣。孔子自衞反魯。所正僅云雅頌。而不及於制度。是時魯之樂工。擊磬鼓鼗者

踰河蹈海孔門弟子皆詳記於所錄師說之中其
意以爲自是之後非獨無明樂義之聖賢併其習
樂器之賤工亦無之後有作者其何所持循而復
古制哉漢初古樂猶存文帝資雖近道而謙讓未
遑武帝慨然有志於樂然所好者世俗之樂非先
王之制魏用杜夔隋用鄭譯何妥宋用和峴胡瑗
阮逸范鎮輩非不留心鍾律然率無所得焉蓋用
心於渺茫而無從入之端故耳記曰作者之謂聖
述者之謂明今世古制無復存者雖是述之其與
作者之功何異既不敢作又無可因以爲述之之

地不得已就其近而易者以求之先從吾身始晉
人有言絲不如竹竹不如肉言漸近自然耳黃帝
取嶰谷之竹吹之以爲黃鍾之宮者有由然也六
經論樂莫先於虞書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
聲之四言此萬世論聲樂之祖也史亦稱大禹聲
爲律身爲度孔子正樂亦以雅頌得所爲先古之
樂器無存而存者亦多非古制惟孔子所刪三百
篇之詩乃商周祭祀燕享及房中所歌者其篇章
宛然三代之舊無所欠闕大戴禮云凡雅二十六
篇其八篇可歌晉志亦云漢末杜夔傳舊雅樂四

曲一曰鹿鳴二曰騶虞三曰伐檀四曰文王皆古
聲辭戴記頗有闕誤篇數不可攷漢末止存三篇
而加以文王不知其何自來也其後改爲新辭舊
曲遂廢唐開元鄉飲酒禮其所奏樂乃有鹿鳴四
牡皇皇者華魚麗南有嘉魚南山有臺關雎葛覃
卷耳鵲巢采蘩采蘋十二篇之目而其聲亦不聞
矣宋時有趙彥肅者傳此十二詩之譜每句之中
字皆叶以律呂即開元遺聲也朱子既載之儀禮
經傳中以爲詩樂且謂古聲亡滅已久不知當時
工師何所攷而爲此疑古樂有唱有嘆唱者發歌

句也和者繼其聲也詩詞之外應更有疊字散聲
以歎發其趣故漢晉之閒舊曲失傳其辭雖有而
世莫能補爲此故也若但如此譜直以一聲叶一
字則古詩篇篇可歌無復樂崩之歎矣夫豈然哉
又其以清聲爲調似非古法然古聲既不可攷姑
存之以見聲歌之彷彿以俟後之知樂者噫朱子
非知樂者哉而姑爲是謙退之詞大賢若朱子而
不任其責則此樂永無可復之期矣雖然與其不
能盡復天地之純全而略得見古人之彷彿猶賢
乎已漢唐以來郊廟燕享未嘗不用樂而或至於

用鄭或至於用夷今稍存古人之意以倣古人之樂豈不愈於用鄭用夷也哉程子曰古人之詩如今之歌曲古詩音調不復可知今之歌曲亦有所沿襲如向所謂十二詩於鹿鳴等六詩云黃鍾清宮註云俗呼正宮關雎等六詩云無射清商註云俗呼越調所謂黃鍾清宮無射清商世俗固不知所以爲聲而正宮越調之類宋世所謂詩餘金元以來所傳南北曲者猶有此名目也誠因今而求之古循俗而入於雅以求古人之所彷彿萬一天生妙解音樂之人如師曠州鳩信都芳萬寶常王

令言張文收之輩因聲以攷律正律以定器三代之樂亦可復矣昔宋李照胡瑗阮逸改鑄鍾磬徐復笑之曰聖人寓器以聲不先求其聲而更其器可乎其後卒無所成房庶亦言古樂與今樂本末不遠其大略以謂上古世質器與聲樸後世稍變焉金石鍾磬也後世易之以方響絲竹琴簫也後世易之以箏笛笙匏也攢之以斗塤土也變而爲甌柷敔木也貫之以板凡此者八音之變也亦猶大輅起於推輪龍艘生於落葉其變則然耳孔子曰鄭聲淫豈其器不古若哉亦疾其聲之變耳試使知樂者由今之器寄古之聲去怗懘靡曼而歸之中和雅正則感人心導和氣不日治世之音乎庶之此言雖非窮本之論亦可謂知變矣樂記曰窮本知變樂之情也樂之本同而其變則異同者其精者也異者其粗者也推其異而合之同舉其粗而歸之精則其體凝一矣臣請明詔天下凡知音律者自朝著州郡及草澤之士技藝之流許其自陳及臣僚薦舉聚於一處俾其各就所能各聲所知用今世所奏之樂所歌之辭度其腔調按其節拍先求所謂正宮越調之類以究古人清宮清

商之調依俗法之所移換尋古調之所抑揚然後被之於絲吹之以竹宣之以金收之以石必俗器之調而後古器之節合作於一堂之間而有和應之美不徒協奏者之心而且諧聽者之耳無問賢愚貴賤一是同和然後按古人鍾律之法卽蔡元定之律呂新書朱文公之通解鍾律而講究其當然之則與其所以然之故築室布灰如其候氣之法截竹爲管以求黃鍾之聲如所謂或極其短或極其長長短之內每差一分以爲一管皆卽以其長權爲九寸而度其圍徑如黃鍾之法焉此與蔡

氏截管候氣之法也。若夫所謂度其圍徑者。則未有定準焉。夫所列之管既已應氣。可豫尋秬黍中者分為三等。先以一等實於是管之中。必須千二百粒適滿其中。無欠無餘。然後用之。有餘欠者則用次等。次等不合。又別用之。必同而後已。所實既同。然後因之以定尺。審度量。謹權衡焉。由是以制律呂。均聲音。製樂器。先試以歌聲。齊簫聲。以簫聲定十六聲。又以十六聲而齊八器。聲高者抑而下之。聲下者引而上之。過於厲者平之。過於濃者淡之。逐器而調之。使一器之中聲律均調無有參錯。合器而協之。使衆器翕合無相奪倫。如此雖不能盡善盡美。如古人之純全。然通其變以窮其本。亦可以得古人之彷彿矣。

○王朝之禮

通典。周制天子有四朝。一曰外朝。秋官朝士掌之。二曰中門。夏官司士正其位。朝夕視政。三曰內朝。亦謂路寢之朝。正朝視事畢。退適路寢聽政。四曰詢事之朝。小司寇掌其政。以致萬人而詢焉

周禮天官宰夫之職。掌治朝（在路門外）之法。以正王及三公六卿大夫羣吏之位。掌其禁（止其非法）令（使之有為）敘羣吏之治（序所治事）以待賓客之令（賓客未至先為之具）諸侯之復（謂奏事者）萬民之逆（謂上言者）

夏官司士。正朝儀之位。辨其貴賤之等（此所謂治朝也）

大僕（侍御之官大僕其長也）掌正王之服位。出（宜之於外）入（納之於內）王之大命。掌諸侯之復逆。王眡朝則前正位而退。入亦如之。建路鼓於大寢之門外。而掌其政。以待達窮者與遽令。聞鼓聲則速逆御僕與御庶子。王眡朝則正位（王與族人燕處則正其位）掌擯相（擯以助賓相以助主）王不眡朝（有故不朝）則辟於三公及孤卿（告於大臣）

臣按大僕在周所掌者眡朝之事。後世則專典牧馬之政。失古意矣。眡朝之政。後世付之鴻臚而屬禮部。今屬司馬何耶。昔秦章邯使長史欣請事咸陽。留司馬門三日不得見。邯遂降楚。趙充國戊申上奏。甲寅璽書報下。往還纔七日。果以成功。兵事貴速而忌壅蔽。蓋司馬掌兵政。而以其屬司傳奏。則無壅遏。周人之意或出此歟。

小司寇之職。掌外朝之政。以致（聚也）萬民之詢（謀也）焉。一曰詢國危（有兵寇之難謀所以安也）二曰詢國遷（徙郡改邑）三曰詢立君（君無適子謀所以嗣）其位（君臣與民所立之位）王南鄉。三公及州長百姓北面。羣臣西面。羣吏東面。小司寇擯（擯之使前）以敘進而問焉（以次）

序而進之）以衆輔志而弊謀。（弊斷也以衆之謀輔王之志又斷之於王也）
朝士。掌建邦外朝（在庫門外）之法。左九棘。（其左樹棘取其赤心外刺）孤卿大夫位焉。羣士在其後。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羣吏在其後。面三槐。（前有三槐取其黃中）三公位焉。州長衆庶在其後。左嘉石。平罷（疲急）民焉。右肺石。達窮民焉。帥其屬而以鞭呼趨且辟。（用鞭呼朝者使趨又爲之辟）禁慢朝（不敬）錯立（不齊）族談（聚語）者。

禮記。玉藻曰。朝辨色始入。君日出而視之。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

臣按周有三朝。曰外朝。曰治朝。曰內朝。亦謂之燕朝。即路寢也。外朝不常御。每日出視治朝見羣臣。

以通上下之情。退適路寢以聽政治。漢唐以來。或五日一視朝。或三日。或旬日始朝。吾祖宗以勤爲治。無日不朝。而每日之間。有早午晚三朝。或再朝。故太祖御製大誥首篇。以君臣同遊爲開卷第一義。臣請參酌祖宗之制。每日早朝之後。遇有急切重務成憲所不載。或行之久而弊者。許先期入奏。請御便殿。具本末源委。會集大臣而究利害。然後施行。事畢之後。或顧問天下之事。災異水旱之由。田里休戚之故。如此則上下之情通而爲泰矣。

漢有天子大會殿爲周之外朝。蕭何造未央宮。言前殿宜有後殿。大會殿爲外朝。宮中有後殿爲治朝。

唐以宣政殿爲前殿。謂之正衙。即古治朝也。以紫宸殿爲便殿。謂之入閤。即古燕朝也。外別有含元殿。含元非正至大朝會不御。正衙則日見羣臣。百官皆在。謂之常參。

唐制。在京文武官職事。九品以上。朔望日朝。其文官五品以上及監察御史員外郎太常博士。每日常參。武官五品以上仍每月五日十一日二十一日二十五日參。三品以上直諸司及長上者各准職事參。若雨霑失容及泥潦並停。周喪未練。大功未葬。非供奉及宿衛官皆

聽不趨。

臣按此唐朝參儀制也。漢朝參儀史不載。惟宣帝中興中。五日一視事。觀此則唐之朝比漢爲勤。然勤之中又有節焉。若雨霑泥潦停朝。周喪未練大功未葬皆聽不趨是也。臣乞准此制。雨潦之免。臨時取旨。常朝之臣有期功以下喪。許其告假。定爲限期。若事未訖。亦許展限。庶使羣臣註門籍者不致虛飾。本遭喪者不託以疾。上以見人君體臣之仁。下以表臣下事君之誠。

唐室升平日。常參官每日朝退。賜食。謂之廊餐。自乾符

亂離之後祇遇月旦入閤日賜食

唐故事天子日御殿見羣臣曰常參朔望薦食諸陵寢有思慕之心不能臨前殿則御便殿見羣臣曰入閤宣政前殿也謂之衙衙有仗紫宸便殿也謂之閤其不御前殿而御紫宸也乃自正衙喚仗由閤門而入故謂之入閤

臣按一月之間朔望爲重故孔子吉月朝服而朝唐制常日則隆朔望反殺失所輕重矣雖曰是日薦食陵寢有思慕之心盍於鷄鳴先行薦食禮昧爽乃御殿受朝乎

宋因唐與五代之制文武官每日赴文明殿正衙常參宰相一人押班五日起居卽崇德長春二殿中書門下爲班首其長春殿常朝則內侍省都知押班至神宗官制始行詔侍從官而上日朝垂拱謂之常參官百司朝官以上每五日一朝紫宸爲六參官在京朝官以上朔望一朝紫宸爲朔望參官遂爲定制

臣按前代朝儀無一定之制惟我朝一日三朝自古帝王所無也每日晨興上便服御奉天門文東武西侍鳴鞭畢鴻臚卿唱入班百官行禮分班侍立五府六部以次奏事次通政司引人於御前面奏請旨該司官出班承旨大理寺以下有事出奏無則已次禮科引差使考滿官員次六科各奏旨意題本守衛揭帖賞賜鈔錠次鴻臚宣奏藩府邊鎭所遣使臣上命以酒飯賞賜旣而兩京堂上官新陞者及在外三司來朝赴任者面見畢羣臣側身向上立鳴鞭畢上乘輦御武英殿或文華閱章疏至午復出朝晚亦如之此每日常朝之制也每月朔望上具皮弁服御正殿百官公服分班侍鴻臚卿宣奏謝恩見辭員數畢上出奉天門視朝如常儀竊觀前代朝會班次儀注皆著成圖式載在

文獻通考諸書者可攷也乞將禮儀定式等書幷稽洪武永樂以來事例詳加講究㮣括節潤畫爲圖式懸於兩長安門用以表正百官觀示列辟俾人知遵守永爲定制云（以上朝儀）

漢書高祖七年長樂宮成諸侯羣臣朝十月（歲首朝賀之始）

臣按漢承秦制以十月爲歲首故也武帝行夏正歲首正月而朝賀則仍用十月後漢始行朝賀禮於正月此禮三代以前未有其制然歲序更端萬物維新凡爲臣子畢來朝會以致履端之慶亦義之當然也

晉書禮志云魏晉冬至日受方國及百僚稱賀因小會其儀亞於獻歲之旦（冬至朝賀之始）

唐書元宗以帝生日爲千秋節（人君生日爲節表賀之始）

臣按前代每一君爲一節如宋太祖爲長春節太宗爲乾明節之類我朝一以萬壽聖節爲名今日承前代故事爲三大節元旦冬至聖誕是也（以上朝賀）

虞書羣后四朝（四方諸侯遞年一朝）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

臣按本朝三年朝覲三考黜陟蓋得有虞之意

周禮大行人（主賓客之官）掌大賓之禮及大客之儀以親諸

侯春朝諸侯而圖天下之事（圖其可否）秋覲以比邦國之功（比其高下）夏宗以陳天下之謨（謀有是非）冬遇以協諸侯之慮（慮有異同）時會以發四方之禁（無常時相見也）殷同以施天下之政（衆見曰同）時聘以結諸侯之好（時聘曰問結其恩好）殷頫以除邦國之慝（殷頫曰視除其惡慝）閒問以諭諸侯之志（閒歲一問）歸脤以交諸侯之福（分祭祀之胙同其福報）賀慶以贊諸侯之喜致禬（祈禳）以補諸侯之裁（有裁則補助之）

臣按古者天子制爲是禮以親諸侯其禮雖不能行之於今然即所以親諸侯之心爲今日所以親監司守令之禮千古如一日也大行人所掌者朝覲宗遇會同六者諸侯致敬於王也閒問歸脤賀慶致禬四者天子致愛於諸侯也諸侯以禮致其敬天子以仁致其愛尊卑之意通上下之情達矣

禮記天子當依（上聲）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覲天子當宁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依狀如屏風綉爲斧文亦曰斧扆宁門屏之間）

臣按太祖封親藩以大國斟酌漢唐之制制爲禮儀凡親王來朝在外廷則行君臣禮於便殿則行家人禮既有以尚親親之恩又有以存君臣之義也（以上諸侯來朝）

周禮大宗伯以飲食之禮親宗族兄弟（致其愛也）以燕（以示慈惠）饗（以訓恭儉）之禮親四方之賓客（致其敬也）

大行人以九儀辨諸侯之命等諸侯之爵以同邦國之禮而待其賓客上公之禮饗禮九獻食禮九舉諸侯之禮饗禮七獻食禮七舉諸伯如諸侯之禮子男饗禮五獻食禮五舉（九儀謂命者五公侯伯子男也爵者四孤卿大夫士也）

詩序曰鹿鳴燕羣臣嘉賓也既飲食之又實幣帛筐篚以將其厚意然後忠臣嘉賓得盡其心矣

四牡勞使臣之來也

皇皇者華君遣使臣也

棠棣燕兄弟也

伐木燕朋友故舊也自天子至於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親親以睦友賢不棄不遺故舊則民德歸厚矣

天保下報上也（鹿鳴至伐木皆君所以下其臣臣亦歸美於君以答其歌也）

臣按古者人君以嘉禮賓之有四宗族兄弟也朋友故舊也孤卿大夫士也公侯伯子男也其禮有饗焉有食焉有燕焉其燕也有因祭而餕有因勞而勞有因閑暇而會饗者烹太牢以飲賓凡設而不倚爵盈而不飲以訓恭儉也食者於饗禮之中舉樂以薦牲體燕則異於饗食之禮示以慈惠其

樂無筭取其驩而已其爵無算取其醉而已三代時上下之情相親相愛有如此者

蓼蕭諸侯朝于天子天子與之燕以示慈惠故歌此詩

湛露天子燕諸侯也

漢高祖長樂宮成諸侯羣臣皆朝賀禮畢置法酒（猶言禮酌不飲至醉）諸侍坐殿上皆伏抑（屈也）首以尊卑次起上壽觴九行謁者言罷酒御史執法舉不如儀者（後世朝賀宴會之禮始此）

臣按漢行歲首慶賀魏晉以後又有賀冬至禮唐中葉又有賀生日禮皆於行禮畢設大宴以享百官我朝每歲三大朝賀及郊祀禮成行慶成禮凡四舉焉

宋制常以春秋之季仲月及誕聖節郊祀耤田禮畢巡幸還京凡國有大慶皆大宴羣臣於集英殿次宴紫宸殿小宴垂拱殿上元觀燈及苑囿池籞觀稼較獵遊幸所至亦常以暮春召近臣賞花釣魚於苑中其或兩府使相赴鎮還朝咸賜宴

眞宗咸平中學士梁顥請以春秋大宴小宴賞花行幸爲四圖頒下閤門遵守從之（以上燕饗）

虞書五載一巡守

大行人十有二歲王巡守殷國

臣按呂氏謂舜五載巡守周十二年巡守爲成王知權變識會通臣竊以謂在虞時則可五載在周時則可十二年在後世罷封建立州郡守令不世官政令守成憲雖屢世可也誠能擇任大臣每五年一次分遣巡行天下如漢唐故事雖非古典亦古意也

秦始皇巡隴西北地出雞頭山過回中

臣按時巡所以省方觀民非爲遊樂未有頻年遊蕩如始皇者也漢武隋煬亦效尤焉漢武幸而不敗然海內虛耗所損已多煬帝南遊竟死江都說

者謂隋所以召亡者固非一端。然儻非遊蕩無度則河決魚爛之勢亦未應如是其促也。

文中子。叔恬曰。舜一歲而巡五岳。國不廢而民不勞。何也。曰。無他道也。兵衛少而徵求寡也。

臣按上古之時。風氣淳樸。人用未滋。人君奉身用度未至華靡。故其巡行兵衛可以不備而徵求不至過多。後世則不然。雖時君有仁愛之心恭儉之德。然兵衛少則不足以防奸。徵求寡則不足以備用。不若深居九重求賢審官內委任大臣以帥其屬外分命大臣以治其方則垂拱仰成不出國門而天下治矣。（以上巡守）

射義曰。古者天子以射選諸侯卿大夫士。射者男子之事也。因而飾之以禮樂也。故事之盡禮樂而可數爲以立德行者莫若射。故聖王務焉。（或先燕禮或先鄉飲飾以禮也騶虞貍首爲節飾以樂也）

古者天子之制。諸侯歲獻貢士於天子。天子試之於射宮。其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而中多者得與於祭。其容體不比於禮。其節不比於樂。而中少者不得與於祭。

周禮射人掌國之三公孤卿大夫之位。三公北面。孤東面。卿大夫西面。諸侯在朝則皆北面。詔相其法。若有國事則掌其戒令。（告以齋期）詔相其事。掌其治達。（凡有所治受而達之此賓射也故士不預）以射法治射儀。王以六耦（兩人爲耦）射三侯（熊虎豹）三獲（執旌而告獲者）三容（三人容設之以蔽待獲者）樂以騶虞（以歌爲節）九節（以九爲數）五正。（五以采爲正鵠）諸侯以四耦射二侯。二獲二容。樂以貍首（今詩亡）七節三正。（朱白蒼三色）孤卿大夫以三耦射一侯（麋侯也）一獲一容。樂以采蘋五節二正。（朱綠色）士以三耦射豻侯（胡犬）一獲一容。樂以采蘩五節二正。（與孤卿同）

臣按天子無事則用射於禮義。故有大射賓射之禮。所以習容習藝觀德而選士也。天子有事則用射於戰勝。故主皮主力所以禦侮克敵也。（以上大射）

周禮甸祝掌四時之田（春蒐夏苗秋獮冬狩）表貉（立表而祭也師祭與禡同）之祝號。舍奠於祖廟（告祖廟而后田也）禰廟（父廟）亦如之。師甸（用師以田）致禽於虞中（所表之處）乃屬禽（別其種類）及郊饁（饋也）獸舍奠於祖禰。乃斂禽（頒也）禂牲禂馬（禱也）皆掌其祝號。

田僕掌馭田路（即巾車之木路）以田（田獵）以鄙（巡行縣鄙）掌佐車（田車副貳）之政。設驅（驅禽使前）逆之車。令獲者植旌及獻比禽。（比次其大小之類）凡田王提馬而走（使人抑而舉其馬）諸侯晉（使人抑而仰其馬）大夫馳。（放而不抑）

臣按古者田獵蓋以脩武事備牲豆非恣其殺戮

以爲馳騁之娛也。昔漢武帝好田獵。司馬相如借楚爲諭。作賦諷之曰。終日馳騁。勞神苦形。罷車馬之用。抗士卒之情。費府庫之財。而無德厚之恩。務在獨樂。不顧衆庶。忘國家之政。貪雉兎之獲。仁者不爲也。其後又上疏諫。有曰。卒然遇逸材之獸。犯屬車之塵。輿不及還轅。人不暇施巧。枯木朽株。盡爲難矣。言尤切直。

詩序。車攻。宣王復古也。宣王能內脩政事。外攘夷狄。復文武之境土。脩車馬。備器械。復會諸侯于東都。因田獵而選車徒焉。

春秋。魯桓公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非其地而必書。譏也）

胡安國曰。戎祀。國之大事。狩所以講大事也。用民以訓軍旅。所以示之武而威天下。取物以祭宗廟。所以示之孝而順天下。然不時則傷農。不地則害物。如鄭有原圃。秦有具囿。皆常所也。違其常所。犯害民物。而百姓苦之。則將聞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疾首蹙額而相告。可不謹乎。

左傳。魯臧僖伯曰。春蒐（蒐索禽獸之不孕者）夏苗（爲苗除害）秋獮（順秋氣殺也）冬狩（圍也）皆於農隙以講事也。鳥獸之肉。不登於俎。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不登於器。則公不射。古之制也。若夫山林川澤之實。器用之資。皁隸之事。官司之守。非君所及也。

禮記。王制。天子諸侯無事則歲三田。一爲乾豆。（以奉神）二爲賓客。（以奉人）三爲充君之庖。（以奉己）無事不田。曰不敬。田不以禮。曰暴天物。天子不合圍。（四面圍之）諸侯不掩羣。（掩襲舉之）天子殺則下大綏。（旌旗之屬）諸侯殺則下小綏。大夫殺則止佐車。佐車止則百姓田獵。獺祭魚（孟春）然後虞人入澤梁。豺祭獸（季秋）然後田獵。鳩化爲鷹（仲秋）然後設罻羅。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昆蟲未蟄。不以火田。不麛（獸子通稱）不卵。不殺胎。不殀夭。不覆巢。

漢賈誼新書曰。蒐苗獮狩之禮。簡其戎事也。故蒐者搜索之。苗者毛取之。狩者守留之。夏不田。何也。天地陰陽盛長之時。猛獸不攫。鷙鳥不搏。蝮蠆不螫。鳥獸蟲蛇且知應天。而況人乎哉。是以古者必有豢牢。其謂之畋何。聖人舉事必反本。五穀者以奉宗廟養萬民也。去禽獸害稼穡者。故以田言之。聖人作名號而事義可知也。

臣按。古者人君。一歲四田。而於夏則謂之苗。謂去禽獸之害苗者也。習兵事以捕禽獸。示不忘武備。又因以除田害。取鮮禽以備秋嘗焉。後世乃有因田獵而踐民稼穡者。豈知古人作名號事義哉。以

田獵

春秋左傳。天子有日官。諸侯有日御。日官居卿以底日。平也 禮也。日御不失日。以授百官于朝。

文公六年。閏月不告朔。非禮也。閏以正時。時以作事。事以厚生。生民之道。於是乎在。不告閏朔。棄時政也。何以爲民。

禮記。玉藻。天子元端聽朔於南門之外。諸侯皮弁聽朔於太廟。

春秋傳疏曰。天子頒朔於諸侯。諸侯受之。藏於祖廟。每月朔以特牲告廟。受而施行之。遂聽治此月之政。以上進曆

夏書。惟仲康肇位四海。羲和廢厥職。胤后承王命徂征。告于衆曰。惟時羲和。顚覆厥德。沈亂于酒。畔官離次。俶擾天紀。遐棄厥司。乃季秋月朔。辰日月會次之名弗集于房。所次之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羲和尸厥官。罔聞知。昏迷于天象。以干先王之誅。政典曰。先時者殺無赦。不及時者殺無赦。

臣按日月之盈虧有常度。何關人事。而先王必爲之恐懼脩省。而至日又爲救護乎。謹天戒而已。

周禮。鼓人。救日月則詔王鼓。

太僕所掌。凡軍旅田役贊王鼓。救日月亦如之。以上救護

禮記。月令。孟春之月。是月也。以立春。先立春三日。太史謁之天子曰。某日立春。盛德在木。天子乃齋。立春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以迎春於東郊。還反賞公卿大夫於朝。命相布德和令。行慶施惠。下及兆民。慶賜遂行。毋有不當。季冬之月。命有司出土牛。以送寒氣。

○郡國之禮

周禮。州長各掌其州之教治政令之法。則也正月建子之月之吉。各屬合也其州之民而讀法。以攷其德行道藝而勸之。以糾其過惡而戒之。若以歲時祭祀州社。則屬其民而讀法亦如之。歲終則會其州之政令。正歲建寅之月則讀教

法如初。

黨正各掌其黨之政令教治。及四時之孟月吉日。則屬民而讀邦法。以糾戒之。春秋祭禜亦如之。謂祭水旱之類

族師。各掌其族之戒令政事。月吉則屬民而讀邦法。

臣按成周盛時教治政令之法。既行於朝廷國都。而又推之州黨族閭。是以當時之民所聞見者。莫非先王之教典。朝廷之政治。官府之禁令。出作入息。皆在禮法之中。出口入耳。無非勸戒之語。欲爲善而知所勸。欲爲惡而有所懲也。聖祖作教民榜文。頒布天下閭里。御製大誥三篇。頒布天下學校。

蓋即周官敎治政令之法也

鄉師之職正歲稽其鄉器比共吉凶二服閭共祭器族共喪器黨共射器州共賓器鄉共吉凶禮樂之器（以上讀法）

禮記鄉飲酒之義主人拜迎賓於庠門之外入三揖而后至階三讓而後升所以致尊讓也盥洗揚觶所以致絜也拜至拜洗拜受拜送拜既所以致敬也尊讓絜敬也者君子之所以相接也君子尊讓則不爭絜敬則不慢不慢不爭則遠於鬬辨矣不鬬辨則無暴亂之禍矣

臣按先儒謂鄉飲有四一則三年賓興賢能二則鄉大夫飲國中賢者三則州長習射四則黨正蜡

祭後世所行惟鄉大夫飲國中賢者爾其三者俱不復講而三年賓興賢能其宴雖謂爲鹿鳴而亦不以鄉飲名焉夫鄉飲之名始於成周漢唐間行之然無定制我太祖詔天下府州縣每歲再行永爲定制御製大誥有云鄉飲酒禮不過申明古先哲王敎令而已所以鄉飲酒禮敘長幼論賢良別姦頑異罪人其坐席間年高有德者居上高年淳篤者並之以次序齒而列其有曾違條犯法之人列於外坐同類者成席不許與良善之席主者若不分別察知或坐中人發覺主者坐以違制姦頑不由其主紊亂正席全家移出化外其垂世警俗之意深矣

周禮鄉大夫之職三年則大比攷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鄉老及鄉大夫帥其吏與其衆寡以禮禮（鄉飲之禮）賓之

臣按此古人行鄉飲酒禮之二也本朝三年大比撤棘之日有司設席以待考試官及中式舉子謂之鹿鳴宴

黨正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於序以正齒位

臣按此古人行鄉飲酒禮之三也今制一歲凡再行鄉飲酒禮既行之於正月望日又以十月朔旦行焉

射義曰卿大夫士之射也必先行鄉飲酒之禮

孔子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以上鄉飲酒禮）

周禮鄉大夫退而以鄉射之禮五物（事也）詢衆庶一曰和（發而中節）二曰容（動皆合禮）三曰主皮（不失正鵠）四曰和容（容比於和）五曰興舞（節比於樂）

臣按此鄉大夫賓興賢能既退而行鄉射之禮以詢衆庶也本朝開科第三場面試四事其一日射

卽此制也。

州長。春秋以禮會民而射於州序。

臣按三代以後。射禮不行。惟晉庾亮會依周制以行。我朝令天下府州縣學訓誨生員每日講讀經書。於學後設以射圃教學生習射。朔望要試過有司官閑暇與學官一體習射。朔望有司躬詣先師及聽諸生講讀後。詣圃行射禮。是卽州長會民射於州序之遺意。(以上鄉射禮)

周禮。大行人主之所以撫邦國諸侯者。歲徧存。(問其安否)三歲徧眺。(眡其治效)五歲徧省。(察其風俗)

國語。周之秩官(周常官篇名)曰。敵國賓至。關尹(官名)以告。行李(吏也)以節(以節爲信)逆(迎也)之。候人爲導。卿出郊勞。門尹除門。(掃除)宗祝執祀。司里授館。司徒具徒。(役者)司空視塗。司寇詰姦。(禁詰奸盜)虞人入材。甸人積薪。火師監燎。水師監濯。(滌濯)膳宰致饔。(熟食)廩人獻餼。(生食)司馬陳芻。(養馬)工人展車。百官各以物至。賓入如歸。是故小大莫不懷愛。其貴國之賓至。則以班加一等。益虔。至于王使。則皆官正(長也)涖事。上卿監之。(以上出使及迎詔禮)

月令。季冬之月。命有司大難。(儺同)旁磔。(披磔牲體攘除陰氣)出土牛以送寒氣。

後漢祭祀志。立春之日。迎春於東郊。車旗服飾皆青。歌青陽。舞雲翹之舞。

宋志。立春前五日。並造土牛耕夫犁具於大門之外。是日黎明。有司爲壇以祭先農。官吏各具綵杖。環擊牛者三。所以示勸耕之意。

臣按宋景祐所頒土牛經。以歲之幹色爲首。支色爲身。納音色爲腹。以立春日幹色爲角耳尾。支色爲脛。納音色爲蹄。元至元所頒經式。牛色則以立春日爲法。日幹爲頭角耳色。支爲身色。納音爲蹄尾肚色。國初襲用元制。正統中製土牛色。復用歲

之支幹納音。如宋法。今制。每歲立春日。內而京兆外而藩府州縣。先期造土牛芒人。前一日出東郊。具鼓樂迎入所司。至日行鞭春禮。衆官各執綵鞭環牛者三。衆共擊碎之。(以上迎春禮)

元馬端臨曰。秦漢之後。禮之因革不同。有古有而今無者。如大射聘禮士相見之類是也。有古無而今有者。如
聖節上壽上尊號拜表之類是也。

臣按所謂聖節上壽及漢以來賀歲首。魏晉以來賀冬至。此雖三代以前所未有者。然古者列國之於王朝朝覲會同殷頫之類。歲無虛月。今世所行

惟此三者。今日朝儀以爲大禮非獨寓臣子忠愛之誠亦以昭示華夷使人心之趨嚮者益以恭萬方之尊戴者益以固雖古無而今有禮所謂以義起者政此類也（以上進賀之禮）

宋朱熹曰。禮之施於朝廷者州縣士民無以與知爲也而盡頒之則傳者若其多習者患其博而莫能窮也故莫若取自州縣官民所應用者參以近制別加纂次號曰臣民禮略鋟板模印而頒行之州縣各爲三通一通於守令廳事一通於學一通於名山寺觀皆櫝藏之守視司察體如詔書而民庶所用則又使州縣自鋟之板

正歲則模而揭之市井村落使通知之則可以永久矣

又曰。禮書既頒則又當使州縣擇士人之篤厚好禮者講誦其說習其頒禮州縣各爲若干人度之於學名曰治禮每將舉事則使敎焉又詔監司如提學司者察其奉行不如法者舉懲治之

臣按朱氏此言可以施行於今請令禮官將洪武年間頒降孝慈錄諸司職掌洪武禮制禮儀定式永樂中頒降文公家禮等書逐一參考凡繫天下郡縣家鄉臣民所當行之禮敕儒臣簡節刪潤著爲一書印行天下使之遵守又於學校村社選人習學演行。命州縣正官學校教職專一管領提督學臣敕書中以此載入俾其按部提督察其勤惰以爲勸懲是誠化民成俗之要務也

周禮。小行人若國札（疾病爲札）喪（札而死曰喪）則令賻（以禮傳之謂之賻）補（助其不足）之。若國凶（穀不熟）荒（凶甚爲荒）則令賙（以利周之）委（以聚與之）之。若國師（軍旅）役（工役）則令槁（犒也）禬（會衆財與之）之。若國有福事則令慶賀之。若國有禍烖則令哀弔之。凡此五物者治其事故。

臣按前此皆郡國奉行於上之禮。此則朝廷所以施行於下之禮也成周盛王所以周卹保愛其臣民者不以勢而以理不以分而以禮如此

○家鄉之禮

禮記。王制六禮冠昏喪祭鄉相見

文中子曰。冠禮廢天下無成人矣昏禮廢天下無家道矣喪禮廢天下遺其親矣祭禮廢天下忘其祖矣

朱熹曰。禮有本有文自其施於家者言之則名分之守愛敬之實其本也冠昏喪祭儀章度數其文也其本者有家日用之常體固不可一日不脩其文又皆所以紀綱人道之始終雖其行之有時施之有所然非講習之素熟則臨事亦無以合宜應節是不可一日而不講且

習爲者也。

又曰。三代之際。禮經備矣。然其存於今者宮廬器服之制。出入起居之節。皆已不宜於世。世之君子。雖或酌以古今之變。更爲一時之法。然亦或詳或略。無所折衷。至或遺其本而務其末。緩於實而急其用。好禮之士。猶不能舉其要。而困於貧窶者。尤患其終不能有以及於禮也。是以嘗獨究觀古今之籍。因其大體之不可變者。少加損益。以爲一家之書。大抵謹名分。崇愛敬。以爲之本。至其施行之際。則又略浮文。趨本實。以竊自附於孔子從先進之遺意。

臣按朱熹本儀禮及程張司馬氏。諸家禮書作爲家禮一書。酌古準今。實爲簡易可行。太宗命儒臣脩性理大全書。已備載其書。臣嘗將家禮檃括以爲儀節。頗簡易可行。今士大夫亦有依而行者。

內則曰。后王命冢宰。降德于衆兆民。

呂祖謙曰。內則一篇。首言后王命冢宰。降德于衆兆民。蓋三代所以教天下者皆以是。自秦漢以來。外風俗而論政事。不復以人家事爲問矣。

易家人初九。閑有家。悔亡。象曰。閑有家。志未變也。

內則曰。男不言內。女不言外。非祭非喪。不相授器。其相授。則女受以篚。其無篚。則皆坐。跪也奠之而後取之。

春秋左傳。君子曰。婦人送迎不出門。見兄弟不踰閾。

臣按禮始於謹夫婦。夫婦之謹。在於正男女之位而分別之。人君正身脩德。以閑其有家。又必命官惇典庸禮。以敷德敎於天下。使天下之人。男盡男之禮。女盡女之禮。各夫其夫。各婦其婦。以是成孝敬。厚人倫。美敎化。移風俗。三代之盛。率循是道。漢唐以來。治雜於伯。宋世雖稱尚文。然藩服郡邑皆置營妓。士大夫亦蓄歌妓。時或出以娛賓。而人家所謂養娘者。又皆立契典雇。至於元代。五倫斁盡。

而男女一倫尤甚。我朝承其後。痛加禁革。立爲官吏宿娼之律。士夫一有犯焉。終身不齒。宋朝視我有愧多矣。昔漢承秦苛刻之後。一切反其所爲。然路溫舒猶謂秦有十失。其一尚存。今元之弊政汙習。猶不免有一之尚存者。男女之無別也。夫燕趙齊晉之域。古所謂中州也。此自古聖帝明王大賢君子。過化存神之地。禮義廉恥所自出也。而閭閻貧下之家。內外尚無限隔。乃至男女同炕而寢。夫婦以名相呼。翁婦嫂叔之不相迴避。繼父繼母之子女。相爲昏配。諸如此類。尚或有之。乞敕有司痛

加禁約以昭盛代之文明。(以上男女有別之禮)

斯干之詩曰。乃生男子。載寢之牀。(尊之也)載衣之裳。(服之盛也)載弄之璋。(尚其德也)其泣喤喤。(大聲也)又曰。乃生女子。載寢之地。(卑之也)載衣之裼。(褓也卽其用而無加)載弄之瓦。(紡磚也習其所有)無非無儀。(以順爲正)唯酒食是議。無父母詒罹。(憂也)

內則曰。凡接子擇日。庶人特豚。士特豕。大夫少牢。其非冢子。則皆降一等。(接子雖三日之內尊卑必選其吉庶人生庶子亦用特豚無可降也)

臣按今世人家生子三日而會親姻。亦古人接子之意。

凡名子。不以日月。不以國。(國號)不以隱疾。大夫士之子。不

敢與世子同名。

臣按禮謂大夫士之子。不敢與世子同名。則祖宗廟諱。尤當謹避。爲臣子者。不可以二名不偏諱而故犯之也。

春秋左傳。桓公六年。申繻曰。名有五。有信。有義。有象。有假。有類。以名生爲信。(若唐叔虞魯公子友)以德命爲義。(若文王名昌武王名發)以類命爲象。(若孔子首象尼丘)取於物爲假。(若伯魚生有饋之魚名曰鯉)取於父爲類。(若子同生有與父同者)不以國。不以官。不以山川。不以隱疾。不以畜牲。不以器幣。

臣按禮所禁名字。止於不以國。不以隱疾。而申繻於國隱疾之外。加以不以官。不以山川。不以畜牲。不以器幣。而終之曰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蓋恐名有犯於官則官職爲之廢。有犯於山川則主祀爲之廢。犯於畜牲器幣則行禮讀祝時難於避諱也。(以上人家生子之禮)

穀梁傳曰。子既生。不免乎水火。母之罪也。羈貫(交午剪髮爲飾)成童。不就師傅。父之罪也。

宋張載曰。教小兒先要安詳恭敬。今世學不講男女從幼便驕惰壞了。到長益凶狠。只爲未嘗爲子弟之事。則於其親已有物我。不肯屈下。病根常在。又隨所居而長。

至死只依舊。爲人子則不能安灑掃應對。接朋友則不能下朋友。有官長則不能下官長。爲宰相則不能下天下之賢。甚至於狥私意。義理都喪也。只爲病根不去。隨所居所接而長。

臣按書曰。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禮曰。禁於未發之謂豫。朱熹亦謂子之初生。不可不慎其初所教。臣故輯古人教童子之言。以示天下後世。使有家者。知至要莫如教子。必豫教於童稚之初。有國者知大本在於齊家。必致謹於家鄉之禮如此。非獨可以除去士庶之病根。而人君治平之善根亦於

是乎萌蘖矣。（以上教童子之禮）

禮記。冠義曰。冠者禮之始也。嘉事之重者也。是故古者重冠。重冠故行之於廟。

家語。孟懿子曰。始冠必加緇布之冠。何也。孔子曰。示不忘古也。

臣按程氏言制古服而冠。冠了又不常服。是僞也。必須用今時之服。夫古禮加緇布冠。冠畢則敝之。亦常時不用之服。豈僞哉。今家禮始加深衣幅巾。亦不忘古之意。

司馬光曰。古者二十而冠。所以責成人之禮。蓋將責爲

人子爲人弟爲人臣爲人少者之行於其人。故其禮不可以不重也。近世以來。人情輕薄。過十歲而總角者少矣。彼責以四者之行。豈知之哉。往往自幼至長。愚騃若一。由不知成人之道故也。今自十五以上。俟其能通孝經論語。粗知禮義。然後冠之。其亦可也。（此男子加冠之禮）

詩序曰。摽有梅。男女及時也。召南之國。被文王之化。男女得以及時也。

昏義曰。昏禮者。將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廟。而下以繼後世也。是以昏禮納采。（納鴈以爲采擇之禮）問名。（問女生之母名氏也）納吉。（得吉卜而納之）納徵。（又謂納幣以爲昏姻之證）請期。（昏姻日期）皆主人筵几於廟。

而拜迎於門外。入揖讓而升。聽命於廟。所以敬愼重正昏禮也。

周禮。媒氏掌萬民之判。（因其別而合之）凡男女自成名以上。皆書年月日名焉。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凡嫁子娶妻入幣。純帛（昏姻欲致一也）無過五兩。（十端也富者無過貧亦可以及禮之中制）

臣按近世民情浮薄。昏娶之際。往往論財。羔酒之外。索取銀錢。謂之財禮。乃至民間聘定。動踰數年而不能備數。以致昏姻失時者。宜令有司申明定制。使男女昏嫁各得其時。是亦蕃民生厚風俗之一端也。

漢王吉上疏曰。夫婦人倫大綱。夭壽之萌也。世俗昏娶太蚤。未知爲人父母之道而有子。是以教化不明而多夭。

司馬光曰。世俗好於襁褓童幼之時。輕許爲昏。亦有指腹爲昏者。及其既長。或不肖無賴。或身有惡疾。或家貧凍餒。或喪服相仍。或從宦遠方。遂至棄信負約。速獄致訟者多矣。

臣按司馬光此言。非但昏娶不可太早。聘定亦不可太早。是宜定爲中制。以爲禁令。亦可以厚風俗息爭訟。

匡衡曰。妃匹之際。生民之始。萬福之原。昏姻之禮正。然後品物遂而天命全。

臣按宋令男子十三以上。並聽昏嫁。未免太早。宜定制男女十歲以上方許聘定。男必十六女必十四方許嫁娶。年齒亦必相當。男可長於女。女不可過長於男。自昔浙東有溺女之風。男子有三四十歲而無妻。甚有終身不識女色者。遇有孳居聚徒爭奪告訐成風。川蜀男僅數齡。即娶倍長之女。此皆風俗不雅。悉宜禁革。非獨止爭訟。亦所以美風化也。以上昏娶之禮

春秋左傳。桓公十八年。公與姜氏如齊。申繻曰。女有家。男有室。無相瀆也。謂之有禮。易此必敗。

莊公二十七年。冬。杞伯姬來。歸寧。歸寧問父母之寧也。凡諸侯之女。歸寧曰來。出曰來歸。為夫所出以上歸寧之禮

禮記喪大記曰。疾病。外內皆埽。廢床。徹褻衣。加新衣。男女改服。屬纊以俟絶氣。男子不死於婦人之手。婦人不死於男子之手。欲始終之不褻又曰。小斂於戶內。大斂於阼。小斂布絞。縮者一。橫者三。君錦衾。大夫縞衾。士緇衾。皆一衾。大斂布絞。縮者三。橫者五。布紟二衾。

臣按大小斂所以束其屍而使之堅實。後世不知此禮。有謂不忍將死者束縛而不肯斂。此愚下之見也。

檀弓曰。子游問喪具。夫子曰。稱家之有無。子游曰。有無惡乎齊。夫子曰。有。毋過禮。苟亡矣。斂手足形。還與旋同葬縣平聲棺而封。窆作人豈有非之者哉。

周禮肆師。凡卿大夫之喪。相其禮。

家語。孔子在衞。司徒敬子之卒。蘧伯玉曰。衞鄙俗不習喪禮。煩吾子相焉。孔子許之。

臣按禮廢之後。人家用佛道二教。鄉里中求其知禮者蓋鮮。必欲古禮之行。必須朝廷行下有司。令

每鄉選子弟之謹敏者一人。遣赴學校。依禮演習。散歸鄉社。俾其自擇社學子弟以為禮生。凡遇人家有喪祭事。使掌其禮。如此則禮教行於天下。而異端自息矣。

禮記王制曰。大夫士庶人三日而殯。三月而葬。

春秋左傳曰。大夫三月。同位至。士踰月。外姻至。

臣按王制通以三月。左傳謂士踰月。蓋士踰月即可葬。不得已而至三月。亦不為過。庶人事具即葬。然有故亦許至三月。踰三月則不可也。所謂不得已有故者。蓋其間有貧窘或遠行未回及適有疾

病耳。近世泥於風水之說及欲備禮以狥俗尚。親喪多有留至三五七年。甚至前喪未已後喪又繼使死者不得歸土生者不得樂生積陰氣於城郭之中。留伏屍於室家之內十年之中。其家豈無昏姻吉慶之事。親死未葬忘哀作樂流俗之弊莫此爲甚乞明爲禁限過三月不葬者責以暴露之罪若有遠行商宦及期不至者明白告官方許逾限仍行禮官申明舊制凡殯葬之具皆爲品節禮不可爲（如散帛設席之類）分不得爲（如幢幡綵亭之類）者一切禁之違者以違制治罪

宋司馬光曰。世俗信浮屠誑誘於始死及七七百日期年再期除喪飯僧設道場或作水陸大會寫經造像脩建塔廟云爲死者滅彌天罪惡必生天堂受種種快樂不爲者必入地獄剉燒舂磨受無邊波吒之苦。殊不知人生含血氣知痛癢或剪爪剃髮從而燒斫之已不知苦。况於死者形則入於黃壤朽腐消滅與木石等。神則飄若風火。不知何之。借使剉燒舂磨豈復知之。且浮屠所謂天堂地獄者亦以勸善懲惡也。苟不以至公行之雖鬼可得而治乎。

臣按追薦之說惟浮屠有之而近世黃冠亦有所謂煉度者彼見浮屠得財而效之也。在宋時猶未盛。故温公書儀止言浮屠而家禮亦止云不作佛事。非謂道教可用也。雖然世俗爲此。蓋以禮教不明喪事無所根據因襲而爲之耳。若夫士大夫及仕宦之家。亦有知其非者。然念其祖父以來以及親族鄉隣之家無不如此而我一旦不爲既恐人議己之不孝。又恐譏己之吝費也。中有特見之士毅然欲爲然當親死時五內分裂其禮散見於經傳無有定說卒時失於講究。又無稽古知禮者可資苟直情徑行反不如二教之有據依是以不得

已而用之也。彼佛止言天堂地獄可以免苦而即樂無所謂科儀也。科儀之作蓋中國之人竊我儒之土苴乘其隙而用之以攫民財吾儒不之覺方且攻擊其非而不知吾禮之柄爲彼竊弄是以攻之非不力而卒莫如之何也。昔朱熹所著家禮會萃諸家禮以成書而於喪禮尤備。太祖命儒臣載入性理大全書頒行天下。臣嘗節其要以爲儀注在臣家鄉多有行者遂以成俗蓋行古禮比浮屠省費數倍伏望聖明爲禮教主復行古禮非獨可以正民俗闢異端而亦可以省民財厚民生也

又曰。世俗信葬師之說。既擇年月日時。又擇山水形勢。以爲子孫貧富貴賤賢愚壽夭。盡係於此。其爲術又多不同。爭論紛紜。無時可決。至有終身不葬。累世不葬。或子孫衰替。忘失處所。棄捐不葬者。正使殯葬實能致禍福。爲子孫者。豈忍使其親臭腐暴露。而自求利耶。悖禮傷義。莫甚於此。然孝子之心。慮患深遠。恐淺則爲人所掘。深則濕潤速朽。故必求土厚水深之地而葬之。所以不可不擇也。

臣按古者舉大事。必決卜筮。後世卜筮無傳。其於時月塋兆。有選擇之法。以代卜筮。但所謂希福祿

富貴者。不足信。爾宜行有司。明爲之禁。非有故不許踰三月之限。爲各房利病之說。以惑俗者。禁不許行。（以上死葬之禮）

禮記。檀弓。孔子之喪。門人疑所服。子貢曰。昔者夫子之喪顏淵。若喪子而無服。喪子路亦然。請喪夫子。若喪父而無服。

程頤曰。師不立服。不可立也。當以情之厚薄。事之大小處之。如顏閔之於孔子。其成己之功。與君父並。雖衰三年可也。其次各有淺深。稱其情而已。

張載曰。古不制師服。師無定體也。見彼之善而已傚之。亦師也。故有得其一言一義而如朋友者。有親炙如兄弟者。有成就己身而恩如天地父母者。此豈可以一概服之。故聖人不制其服。心喪之可也。

臣按孔門於喪祭吉凶之禮。極加詳考。獨喪師之服。不一言及。意者恐豫凶事之嫌歟。孔子沒後。子貢乃舉夫子喪淵路者以起義。曰若喪父而無服。是所謂心喪也。孔門之徒。當夢奠之初。固必人人奔赴。三年後。入別子貢。相嚮而哭者。蓋必有數焉。獨子貢築室。又居三年。受恩尤深故也。然則弔奠之時。從葬之際。服何服歟。儀禮曰。朋友麻。註云。弔

服加麻。其師與朋友同。既葬除之。禮記曰。孔子之喪。二三子皆絰而出。羣居則絰。出則否。張載解曰。羣居則絰。出則否。喪常師之禮也。絰而出。特厚於孔子也。宋儒黃幹喪其師朱熹。服加麻。制如深衣。用冠絰。王柏喪其師何基。服深衣加帶絰。冠加絲。王柏卒。其弟子金履祥喪之。則加絰於白巾。絰如緦服而小。帶用細苧。三子皆朱門之嫡傳。其所製之師服。非無稽也。後世欲報其師者。宜準以爲法云。五服之制。載於禮圖。於律。世所通知。茲不載。而特舉師友之服者。補所略也。（以上服制之義）

或問俗節之祭如何。朱熹曰。韓魏公處得好。謂之節祠。殺於正祭。（俗節獻以時食如清明寒食端午中元重陽之類）

朱熹曰。祭儀以墓祭節祠爲不可。然先正皆言墓祭不害義理。又節物所尚古人未有故止於時祭。今人將節隨俗燕飮各以其物祖考生存之日蓋嘗用之。今子孫不廢此。而能恝然於祖宗乎。

臣按禮經無墓祭之文。自漢明帝有上陵禮。厥後遂以成俗。柳宗元謂近世禮重拜掃每過寒食田野道路。士女徧滿。皂隸庸丐皆上父母丘墓。馬醫夏畦之鬼。皆受子孫追養。唐人亦有詩。墳上無新

土。此中白骨應無主之句。是寒食墓祭吾祖宗父母生時固已行之於其祖宗父母。而爲之後者乃舍其丘隴而歲不一展省。棄其遺骨而時不一奠薦。而曰墓祭非古也可乎。文公家禮附墓祭於時祭忌日之後。可謂順人情得禮意矣。

朱熹曰。籩豆簠簋之器乃古人所用。故當時祭享皆用之。今以燕器代祭器常饌代俎肉楮錢代幣帛是亦以平生所用。是謂從宜也。

月令。春月其祀戶。夏月其祀竈。秋月其祀門。冬月其祀行。（行謂道路往來之處）季夏之月其祀中霤。（室中土神也）

臣按古者大夫祀五祀士立二祀庶人立一祀或立霤竈或立戶。夫竈者人家飮食所需而中霤之祭卽土神也。本朝禁淫祀惟許祭竈。然土地之神朱子文集中有祭土地文則人家亦可通祀。若夫士庶征行遠方出入之際亦可準古人祖祭以祀門或戶。（以上人家祭祀之禮）

宋張載曰。宗子無法則朝廷無世臣。且如公卿崛起貧賤以至公相。宗法不立。既死遂族散其家不傳。宗法若立。人人各知來處。朝廷大有所益。蓋公卿各保其家。忠義豈有不立。忠義既立朝廷之本豈有不固。今驟得富

貴者止能爲三四十年之計。造宅一區及其所有既死則衆子分裂未幾蕩盡則家不存。如此則家且不能保安能保國家。

陳埴曰。宗法爲諸侯之庶子設。恐其後流派寖多。姓氏紛錯易至殽亂。故於源頭有大宗以統之則人同知尊祖。分派處有小宗以統之則人各知敬禰。

臣按欲行宗子之法必自世胄始。今世勳戚及武臣世世相承以有爵祿固然可行。至於見任文臣及仕宦人家子孫與夫鄉里稱爲大族鉅姓者朝廷宜立定制。俾其家各爲譜系孰爲始遷於此者

孰爲始有封爵者推其正適一人以爲大宗又就其中分別某與某同高祖推其一人最長者爲繼高祖小宗某與某同曾祖推其一人爲繼曾祖小宗某與某同祖某與某同禰各推最長者一人以爲小宗其疎遠者雖不能合然聚會於一處緫列於譜牒者則甚明也若夫軍官襲替故事明具宗支圖亦俾其明白開具如五宗之法若其正支絶嗣而以旁支入繼者既襲之後即將其名繫於所後正支之下以承大宗而以其次弟承所生父母以爲小宗如此雖不能盡如三代之制亦禮廢羊存之意

陳淳曰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古人繼嗣大宗無子則以族人之子續之取其一氣脈相爲感通可以嗣續無間此亦至正大公之舉聖人所不諱也後世禮義不明人家以無嗣爲諱不肯顯立同宗之子潛養異姓之兒陽若有繼陰已絶矣蓋自春秋鄫子取莒公子爲後故聖人書曰莒人滅鄫非莒人滅之也以異姓主祭祀滅亡之道也

黄潤玉曰古者諸侯之別子之子孫嫡派爲大宗庶子爲小宗小宗絶不爲立後惟大宗絶則以支子立後蓋大宗是尊者之統不可絶也今制猶仍古惟庶民不知朝廷之制凡庶子絶皆令過繼只是爭取財產耳

臣按黄潤玉謂大宗絶立後小宗絶不立後爲今制然觀宋儒陳淳謂古人繼嗣大宗無子則以族人之子續之而不及小宗是我朝親藩初封未有繼別之子而國絶則不爲立繼蓋古禮也親藩且然況庶民乎然則今庶民無子者往往援律令以爭承繼非歟謹按國初著大明令與天下約法有云凡無子許令同宗昭穆相當之姪承繼先儘同

父周親次及大功小功緦麻如無方許擇立遠房及同姓爲嗣若立嗣之後却生親子其家產並許與元立均分並不許乞養異姓爲嗣以亂宗族立同姓者亦不得尊卑失序以亂宗族其後又命官定律有立嫡子違法條云若養同宗之人爲子所養父母無子而捨去者杖一百發付所養父母收管若有親生子及本生父母無子欲還者聽若立嗣雖係同宗而尊卑失序者其子歸宗改立應繼之人其遺棄小兒年三歲以下雖異姓仍聽收養即從其姓竊詳律令之文所謂立嗣之後却生親

子幷所養父母無子而捨去及若有親生子等爵皆謂其人生前立嗣也無有死後追立之文蓋以興滅繼絶必前代帝王功臣賢人之後不可絶其嗣使不血食也先王制禮不下庶人庶人之家若其生前自立繼嗣及將昭穆相應之人自幼鞠養從其自便然又恐前既立繼後又有子或所養之人中道背棄及有尊卑失序者故立爲律令以禁戒之也若其人既死之後有來告爭承繼者非是欲承其宗無非利其財產而已若其人係軍匠籍官府雖脅之使繼彼肯從哉請自今以後其人若

係前代名人之後或在今朝曾有大名顯宦者以宗法爲主先求繼禰小宗次繼祖之宗次繼曾祖之宗又次繼高祖之宗此四宗者俱無人然後及疎房遠族及同姓之人若其人生前或養同宗之子雖其世系比近派稍遠然昭穆若不失序亦不必更求之他以其於所養之人有鞠育之恩氣雖不純而心已相孚故也凡爲人後者除大宗外其餘必有父在承父之命方許出繼已孤之子不許所以然者爲人後者爲之子爲人之子則視其人行第稱其所生或爲伯或爲叔不承父命而輒稱己父母伯叔是貪利而忘親也如此則傳序既明而爭訟亦息矣以上宗法及無子立後

周禮小史掌邦國之志記也奠繫世辨昭穆

臣按父謂之昭子謂之穆父子相代謂之世世之所出謂之繫奠繫世以知其所出辨昭穆以知其世序

程頤曰管攝天下人心收宗族厚風俗使人不忘本須是明譜系收世族立宗子法宗子法壞則人不知來處以至流轉四方往往親未絶不相識又曰人無宗子故朝廷無世臣若立宗子法則人知尊祖重本人既重本

則朝廷之勢自尊

臣按古者設官以奠繫世唐以前皆屬於官宋以後則家自爲之當時有廬陵歐陽氏眉山蘇氏二家譜今世士夫家亦倣而爲之然朝廷無一定之制人家興廢不常或有作者於前而無繼者於後請爲之制除貧下之家外凡仕宦及世稱爲士大夫者不分同居異籍但原是同宗皆俾其推族屬最尊者一人爲宗子明立譜牒付之掌管不許攀援名宗遺落貧賤違者治罪以上宗譜

爾雅曰父爲考母爲妣生曰父母死曰考妣父之考爲王父父之

妣爲王母。今稱祖父祖母王父之考爲曾祖王父。王父之妣爲
曾祖王母。曾猶重也今稱曾祖父曾祖母曾祖王父之考爲高祖王父。
曾祖王父之妣爲高祖王母。高者言最在上今稱高祖父高祖母父之世
父叔父爲從祖祖父。父之世母叔母爲從祖祖母。與祖同行
輩者今稱祖伯父祖伯母父之晜與昆同弟。先生爲世父。後生爲叔父。
與父同輩行者
黃榦曰。叔伯云者。猶今人謂三月爲孟仲季也。呼春
者必須曰孟春仲春季春。未有舍春字而但言孟仲
季也。古人以爲父之兄弟。皆吾父也。而有少長之分。
故呼父之兄則曰伯父。呼父之弟則曰叔父。猶曰大

父小父也。今人呼叔伯而去父字。則全無義理矣。
臣按世俗稱伯父與叔父爲伯叔。非是。蓋伯叔同
輩行之稱也。合如爾雅加以父稱。然爾雅謂伯父
爲世父。蓋以爲嫡者嗣世統也。宗子居長者稱世。
若非嫡通以伯稱。
男子。先生爲兄。後生爲弟。男子謂女子。先生爲姊。後生
爲妹。四者皆與己同一父生也父之姊妹爲姑。女子與父同輩行者稱姑與祖同輩行者
稱祖姑與曾祖同輩行者稱曾祖姑兄之子弟之子。相謂爲從父晜弟。今稱
從兄從弟俗云堂兄堂弟蓋從父而別也從祖父父之從晜弟爲從祖父之子。相謂爲
從祖晜弟。今稱再從兄再從弟蓋從祖而別也族父父之從祖晜弟爲族父之子。相

謂爲族晜弟。今稱爲三從兄弟從曾祖而別者族晜弟之子。相謂爲親
同姓。謂從高祖而別者五世之外雖無服比諸同姓猶親子之子爲孫。孫之子爲
曾孫。今稱重孫曾孫之子爲玄孫。親屬微昧也玄孫之子爲來孫。
有往來之親來孫之子爲晜孫。晜後也晜孫之子爲仍孫。仍亦重也
仍孫之子爲雲孫。言輕遠如雲
臣按以上人家宗族之親屬相稱呼者。
母之考爲外王父。今稱外祖父母之妣爲外王母。今稱外祖母母
之晜弟爲舅。其妻爲舅母俗稱妗妗其伯叔兄弟爲從舅母之姊妹爲從母。
今稱爲姨母從母之男子女子。爲從母晜弟姊妹。
臣按以上母黨之相稱呼者。然止有從母之子之

稱呼而無舅子之稱呼。何也。又世俗謂母之姊妹
爲姨。姨殊不知姨者妻之姊妹同出也。降尊以就卑。
非禮也。
妻之父爲外舅。妻之母爲外姑。今稱外父外母妻之姊妹同出
爲姨。今稱同女子謂姊妹之夫爲私。今稱姨夫男子謂姊妹之
子爲出。俗謂之甥女子謂晜弟之子爲姪。女子子之子爲外
孫。今人通謂外甥非是女子謂兄之妻爲嫂。弟之妻爲婦。長婦謂
稚婦爲娣婦。娣婦謂長婦爲姒婦。世謂之妯娌
臣按以上妻黨之相稱呼者。又有所謂姑之子。舅
之子。妻之晜弟。姊妹之夫。皆謂之甥者。註謂四人

皆敵體故更相爲甥。在當時習俗已成則可。後世所謂甥者止以稱姊妹之子。而臨文者或以呼人之壻。而謂姑舅之子爲中表兄弟。朱子語類云舅子謂之內兄弟。姑子謂之外兄弟。爾雅雖古書。然且當從俗。不然。駭人之見聞也。

婦稱夫之父曰舅。稱夫之母曰姑。謂夫之庶母爲少姑。夫之兄爲兄公。（俗謂之大伯）夫之弟爲叔。（俗加以小）夫之姊爲女公。（俗謂之大姑）夫之女弟爲女妹。（自唐以來稱爲小姑故詩有先遣小姑嘗之句）子之妻爲婦。女子子之夫爲壻。壻之父爲姻。婦之父爲婚。父之黨爲宗族。母與妻之黨爲兄弟。婦之父母壻之父母相謂爲婚姻。（俗謂之親家唐以來則然又以婚姻之婚姻爲四門親家宋人戲作賓于四門賦亦有此語）兩壻相謂爲亞。（前代謂之僚壻俗謂之連襟）

臣按以上婚姻之相稱呼者。

子夏傳曰謂吾姑者吾謂之姪。

黃幹曰。按此則姪者姑呼其兄弟之女子子名也。古人謂兄弟之子猶子也故以子呼之。今乃謂之姪則失之矣。自兄弟之子不呼叔伯爲父則不知敬其叔伯矣。自叔伯父不呼兄弟之子爲子。則不知愛兄弟之子矣。

臣按古人姊妹於兄弟之子。且有稱呼。顧兄弟於

兄弟之子。獨無稱焉而一槩以姪稱則是男女無別矣。然則曷以爲稱。曰古謂同祖兄弟爲從兄弟。謂母之姊妹爲從母。則當稱從子爲是。蓋嘗因是而通論之。考爾雅有釋親一篇。專敘親族稱呼之別。然古之稱呼與後世亦有不同者。故錄於此以爲人家相稱呼之則。臣於是竊有疑焉。夫自黃帝正名百物以來。有一物必有一名。凡物皆然。而況人爲萬物之靈者乎。竊怪古之人。造字立名之始何獨詳於物而略於人哉。如舅之一名。或以呼夫之父。或以呼妻之父。甥之一名。或以呼姑舅之子。妻之昆弟。姊妹之夫。女子之壻。乃至昆弟之子。惟女子稱姪而無男子之稱。其中類多假借混同者。顧乃於草木蟲魚之品。條分而類別之。釋名者於一馬之賤。因其毛色而有數十種之稱。造字者於一玉之微。隨其形色而有數百品之別。人家親屬稱呼乃人倫之大綱。名正然後言順。言順然後上下相安而可以致肅雝之化。非細故也。臣謹因時俗之稱而質以古人之制。略爲之分別。庶幾通古今之宜。合禮俗之變。其於風化亦或有補。（以上親屬稱呼之禮）

祭義曰。壹命齒于鄉里。再命齒于族。三命不齒。異席而已非敢居其上也族有七十者弗敢先。老老之仁不可廢也

臣按一命若今八九品官。再命若今六七品官。三命若今京官五品以上者。鄉里之會有官秩者。一命猶與鄉里論齒。再命惟與宗族論齒。三命雖宗族亦不論齒。所謂不齒者李氏所謂異席是已。蓋有官者與鄉里宗族序會之時。亦隨其齒以序列。但別設席以異之。非謂越席而居於其上也。以上鄉人飲酒會列之禮

呂氏鄉約曰。凡同約者。德業相勸。過失相規。禮俗相交。

患難相恤。有善則書於籍。有過若違約者亦書之。三犯而行罰。不悛者絕之。

周禮。大司徒。以本俗猶言舊俗六安萬民。一曰媺宮室。二曰族墳墓。三曰聯兄弟。四曰聯師儒。五曰聯朋友。六曰同衣服。

吳澂曰。媺宮室者。野廬邑室各得其所。使之安居而不忍棄。族墳墓者。祖先考妣相聚以葬。使之依慕而不忍舍。聯兄弟則受田同井。手足相助。其情意有所不能忘。聯師儒則黨庠遂序同其模範。其道藝有所不可閒。聯朋友則同門合志。交相琢磨。其信義有所不可去。又同衣服以一其習。而使其德之歸一焉。

臣按本俗者。人生本然之道。淳古所行者。今則變而澆漓矣。於是申而明之。復而還之。使萬民各循其本。仍其舊。以遂其安焉。張紞曰。周禮本俗之道。族墳墓。聯兄弟。無所不用其極。然經言百世而沒其共爨之文。聖人非不欲之。蓋亦難為之制爾。何則。古者一夫受田百畝。一夫上父母下妻子。所謂八口數口之家是也。民年六十。以所受田傳其長子。其次子是為餘夫。年十六別受田二十五畝。俟其壯有室。然後更受百畝之田。百畝之外。又受田

廬之地五畝。二畝半在田。二畝半在邑。由是觀之。三代以前。已無累世同居共爨之制。而漢唐以來。往往於累世同居者。旌其門。復其役。何歟。蓋以世道日降。民俗日偷。有一家焉。於道隱民散之餘。而為合族立宗之舉。操長民之柄者。安得不為之幸。德勵行。使民知所勸而強於為善哉。此特人君之微權。非生民久遠之常道也。考史。自唐以來。民之同居者。久不過十世。雖勢之不得不然。而亦理之窮而變也。張紞論欲倣古諸侯廟制。五世一宅。各有祠。而總為牆宇。以郭其外。庶幾事親奉祭各得

其所臣竊以爲一姓之家一族之產十世之後非併諸其隣安得地以容之然則爲之計也奈何曰其已然者朝廷當爲之維持輔其所不及助其所不足獨其所不能子孫之茂異者擢用之其不率教者懲治之如此則其家範久行而族居不散矣若夫人家之所以自爲計者非不思合族以居其爨而食之爲美事然恒產有數而子姓無窮創立之初三四世間固若易爲至於六七世之後食指日多費用日廣何所居以安其身何所出以給其用哉且三代聖王經世之典所以貽厥孫謀者數

世之後尚不能無變更況人家乎蓋人人須有所居止日日須有所食用勢至不能容力至不能給必思所以變通之道宜一準周官本俗而不失其意是故居固欲媺宮室若地不能容不得已而別遷必合衆力爲之營搆而不失舊媺之規葬固欲族墳墓若地有所礙不得已而別厝必隨支派爲之布列而不失族葬之舊兄弟之聯稱呼必合其輩行命名則同其偏旁師友之聯肄業則一其道德交游則同其臭味以至衣服必爲寬博之製不尚詭異之飾使人望而知爲一家之羣從子姓也家必同一俗人各習一業少者爲之生計壯者爲之身計衰者爲之老計老者爲之死計無子者爲之後計而又時脩譜牒詳明世系祭有祭田墓有墓田供力役有田延師教有田不惟有合族之公田而又有各室之私田而私田之中又各有公田焉大宗則行時祭小宗則行節祠使之既共協力以事其大宗而奉其祖廟又各竭力以事其私親而祭其祖禰親未盡不得別居異財服雖盡不許析戶別籍私家既爲之則範而率族屬以必遵其祖訓官府又爲之禁令而限民人以各守其家法

如此雖不必同居共爨而本然之道常存淳古之俗可復矣臣輯爲家鄉之禮凡人家所當行者既已類敘如前而又引周官本俗安民之法以總結之者期天下之人家行古禮鄉復本俗必如周禮大司徒以致萬民之安者以立治平之基也（以上累世同居之禮）

明瓊山邱　濬撰　粤西陳宏謀纂輯

治國平天下之要　秩祭祀

○總論祭祀之禮

易萃王假有廟（王者萃合人心總攝衆志至大者莫過於宗廟有廟則萃道之至也）

渙之象曰風行水上渙先王以享于帝立廟

胡炳文曰享帝而與天神接立廟而與祖禰交皆聚己之精神以合其渙者也

臣按郊祀以奉上帝所以收天下渙散之心而萃於一使其知萬物之生一天也廟享以祀祖宗所以收一家渙散之心而萃於一使其知百世之傳一祖也一家之心不散則彝倫攸敘九族既睦倫理以明恩義以篤由中而達外莫不興其水木本源之念江漢朝宗之心天下之大億兆之衆其心畢萃於此矣

虞書肆（遂也）類于上帝禋（精意以享之）于六宗望（望而祭之）于山川徧（周也）于羣神（邱陵墳衍古昔聖賢之類）

商書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

傳說進於王曰黷于祭祀時謂弗欽禮煩則亂祀神則難

祖己曰嗚呼王司（主也）敬民罔非天胤（嗣也）典祀無豐于昵（近也）

臣按蔡氏謂商俗尚鬼高宗或未脫於流俗事神之禮必有過焉祖己戒其祀無豐昵傳說戒其黷于祭祀蓋因其失而正之也古大臣事君以道其君祀神少有過豐卽相與諫言不肯放過過於厚者猶如此況其過於刻薄放肆者哉後世人君往往昵嬖倖奉邪術一時大臣不敢一言以形於奏牘甚者從而開導慫恿之爲之營規制作讚頌其傳說祖己之罪人歟

周書周公曰王肇稱殷（盛也）禮祀于新邑咸秩（序也）無文（祀典不載）

蔡沈曰言王始舉盛禮祀于洛邑皆序其所當祭者雖祀典不載而義當祀者亦序而祭之也

多士王若曰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修身）恤祀（敬神）

呂刑王曰乃命重（卽羲也）黎（卽和也）絕地天通罔有降格羣后之逮在下明明（顯明之理）棐常（彝常之性）鰥寡無蓋（無有蔽蓋）

臣按國將興聽於人國將亡聽於神神怪之興皆於衰亂之世如漢末之五斗米賊宋之喫菜事魔元之彌勒佛出世皆假神以作亂也明主知其然

制爲祭祀之禮秩乎有序非此族也不在祀典絕在地之民使人不得以妖術格在天之神絕在天之神使人不得假其名字以降在地之民所謂絕地天通罔有降格者也

周禮太宰以八則治都鄙一曰祭祀以馭其神

大宗伯之職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示之禮以佐王建保邦國以吉禮祀邦國之鬼神示

臣按五禮以吉爲首謂之吉者祭祀有受福之禮也

小宗伯之職掌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兆五帝於

四郊四望四類亦如之兆山川邱陵墳衍各因其方

吳澂曰右社稷右陰也地道尊右左宗廟左陽也人道尚左此云左右在庫門之內雉門之外兆爲壇之營域也五帝五方之帝也五帝而兆止於四者土與火相生相繼蓋同兆於南郊也四望謂五嶽四鎭四瀆蓋望山川而祭也四類者兆日於東郊兆月與風師於西郊兆司中司命於南郊兆雨師於北郊蓋以氣類爲之位也山川邱陵墳衍於四望名山大川之外又有當祭者各因其方而祭之

大祝掌六祝之辭以事鬼神示祈福祥求永(長也)貞(正也)一曰順祝(天人和同納於大順)二曰年祝(五氣時若常大有年)三曰吉祝(吉無不利)四曰化祝(化被六極)五曰瑞祝(天不愛寶形爲上瑞)六曰筴祝(龜筴不違於人)掌六祈以同鬼神示一曰類二曰造三曰禬四曰禜五曰攻六曰說

辨六號(易其常名以爲美稱)一曰神號(天曰上帝)二曰鬼號(祖曰皇祖)三曰示號(地曰后土)四曰牲號(牛曰一元大武之類)五曰齍號(黍曰薌合之類)六曰幣號

禮記曲禮天子祭天地祭四方祭山川祭五祀歲徧諸侯方祀(非境內不祭)祭山川祭五祀歲徧大夫祭五祀歲徧士祭其先

臣按先儒言天子祭天地則天下之事諸侯方祀則一國之事大夫祭五祀則一家之事士祭先則一身之事蓋德有隆殺故所祭有大小業有廣狹故所祭有遠近

凡祭有其廢之(已毀之宗廟變置之社稷)莫敢舉也有其舉之(已脩之壇墠已正之昭穆)莫敢廢也非其所祭而祭之名曰淫祀淫祀無福

臣按魯立武宮立煬宮舉其廢也躋僖公廢其舉也魯之郊禘與祀文王祀爰居祭所不當祭也若楚昭王不祀河甯武子不祀相皆變舊俗而趨之

正於禮爲得。

王制。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諸侯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天子諸侯祭因國之在其地而無主後者。

朱熹曰。一家之主則一家鬼神屬焉。諸侯守一國則一國鬼神屬焉。天子有天下則天下鬼神屬焉。看來爲天下者這一箇神明是甚麽大。如何有些子差忒得。若縱欲無度天上許多星辰地下許多山川如何不變怪。

臣按祭祀之禮。在上可以兼下。在下不可以僭上。荀卿曰郊止乎天子。社止乎諸侯道及乎大夫是也。天子繼天出治所治之人民土地皆爲所有凡在天成象若日月星辰之類。在地成形若山川邱陵之類。人生其閒若先代聖君賢相名臣烈士之類。其精神氣魄皆與爲流通貫徹。吾一念之誠既立於此則彼雖久遠莫不翕聚於肹蠁之閒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也。苟縱欲敗度弗事上帝神祇遺厥先宗廟弗祀吾之精神既不孚於冥冥之閒神之氣類亦不形於昭昭之際朱子所謂天上許多星辰地下許多山川如何不變怪有必然者矣。彼昏狂之君謂祀無益謂神無能爲而荒誕者又馳心冥漠蠹財勞民以從事乎鬼教。二者均失焉。惟禮所得爲者爲之斯爲中道矣。

喪。三年不祭。唯祭天地社稷。爲越紼而行事。輴車索也 未葬之前屬紼於輴祭天地社稷須越紼而往祭所故云越紼不以卑廢尊也

臣按宋英宗初即位有人以此問程頤頤謂古人居喪百事皆如禮雖廢祭祀可也。今人百事皆如常特於祭祀廢之則不若無廢爲愈也張載正之曰。父在子爲母喪則不敢見其父不敢以非禮見

也今天子爲父之喪以此見上帝是以非禮見也故不如無祭臣竊以爲後世人君於柩前即位喪服以月易日事事皆從吉矣何獨於祭祀必拘古制乎。果終三年之制則郊社宗廟之禮特遣禮官攝行如周禮大宗伯所謂有故則攝行祭事之文。不然則用程頤之說可也。

禮運。先王患禮之不達於下也故祭帝於郊所以定天位也。天下知尊君之禮故君位定 祀社於國所以列地利也。表列地利 祖廟所以本仁也山川所以儐鬼神也五祀所以本事也禮行於郊而百神受職焉。風雨節寒暑時 禮行於社而百貨可

極焉。地不愛寶物無遺利禮行於祖廟而孝慈服焉。天下皆知服孝慈之道禮行於五祀而正法則焉。貴賤之禮各有制度

祭法。燔柴於泰壇祭天也。瘞埋於泰折祭地也。用騂犢。埋少牢於泰昭祭時也。相近於坎壇祭寒暑也。王宮祭日也。夜明祭月也。幽宗祭星也。雩宗祭水旱也。四坎壇祭四方也。山林川澤邱陵能出雲爲風雨見怪物皆曰神。有天下者祭百神。諸侯在其地則祭之。亡其地則不祭。

祭統。及時將祭。君子乃齊。齊之爲言齊也。齊不齊以致齊者也。是故君子非有大事也。非有恭敬也。則不齊。不

齊則於物無防也。耆嗜同欲無止也。及其將齊也。防其邪物。訖其耆欲。耳不聽樂。故記曰齊者不樂。言不敢散其志也。心不苟慮必依於道。手足不苟動必依於禮。是故君子之齊也。專致其精明之德也。故散齊七日以定之。致齊三日以齊之。定之之謂齊。齊者精明之至也。然後可以交於神明也。

臣按自古論齊戒莫詳於此。散齊七日以定之。卽祭義所謂散齊於外也。致齊三日以齊之。卽祭義所謂致齊於內也。防其邪物。訖其嗜欲。耳不聽樂。是制其外以養其中。心不苟慮必依於道。手足不苟動必依乎禮。是謹乎中以應乎外。古人致齊其嚴如此。後世齊戒唯禁飲酒茹葷御內。而於聲樂則未有禁焉。當大宰告戒之時。殿廷尚爲奏樂。而人臣受誓戒者有鼓琴博奕。以爲毋犯於齊。殊非古人齊者不樂不敢散其志之意。請行禁戒。

春秋。左傳。季梁對隨侯曰。夫民神之主也。是以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故務其三時。春夏秋脩其五敎。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親其九族。以致其禋祀。於是乎民和而神降之福。故動則有成。今民各有心。而鬼神乏主。君雖獨豐其何福之有。

宮之奇告虞公曰。鬼神非人實親。惟德是依。故周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又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又曰。民不易物。惟德緊物。如是則非德民不和。神不享矣。神所馮依。將在德矣。

史嚚曰。吾聞之。國將興。聽於民。將亡。聽於神。神聰明正直而壹者也。依人而行。惟德是與

衛遷於帝邱。衛成公夢康叔曰。相奪予享。公命祀相。甯武子不可。曰。鬼神非其族類。不歆其祀。杞鄫何事。言杞鄫乃夏之後自當祀相相之不享於此久矣。非衛之罪也。不可以閒成王周公之命祀。

初楚昭王有疾卜曰河爲祟王弗祭大夫請祭諸郊王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江漢雎漳（四水在楚界）楚之望也禍福之至不是過也不穀雖不德河非所獲罪也遂弗祭孔子曰楚昭王知大道矣其不失國也宜哉

穀梁傳曰宮室（謂齊宮）不設不可以祭衣服不脩不可以祭車馬器械不備不可以祭有司一人不備其職不可以祭祭者薦其時也薦其敬也薦其美也非享味也

論語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

臣按內祭當用親屬外祭當用禮官後世用官爵之尊崇者非是竊考禮制國初各布政司府州縣

社稷山川等壇以守禦武臣爲初獻文臣爲亞獻洪武間凡祭祀以文職長官通行三獻禮武官不與祭部臣言官有職掌禮貴誠一古之刑官不使與祭况兵又刑之大者乎不令武官與祭所以嚴事神之道達幽明之交也

朱熹曰天有顯道厥類惟彰作善者降之百祥作不善者降之百殃人之禍福皆是自取未有不爲善而以諂禱得福者也未有不爲惡而以守正得禍者也况帝王實受天命爲郊廟社稷神人之主苟能脩德行政康濟兆民則災害之去何待於禳福祿之來何待於禱如其反此則獲罪於天人怨神怒雖欲辟惡鬼以來眞人亦無所益又况先王制禮自天子以至庶人報本享親皆有常典牲器時日皆有常度明有禮樂幽有鬼神一理貫通初無閒隔禮所不載卽神所不享是以祭非其鬼卽爲淫祀淫祀無福禮有明文非固設此以禁之乃其理之自然不可易也其或恍惚之閒如有影響乃是心無所主妄有憂疑遂爲巫覡奸人乘閒投隙以逞其姦欺誑惑之術其術旣行則其爲禍無所不至古今以此坐致亂亡者何可勝數其監非遠苟非致精學問以明性命之理使此心洞然無所疑惑當有卽有當無卽無

則亦何据以秉禮執法而絕妖妄之源乎先王之政執左道以亂政假鬼神以疑衆者皆誅不聽其慮深矣傳有之明於天地之性者不可惑以神怪明於萬物之理者不可罔以非類則其爲妄蓋亦不甚難察

臣按朱熹所上封事所謂明義理以絕神姦者也

○郊祀天地之禮

虞書肆類于上帝（祀上帝而謂之類本乎天者咸在其中也）

臣按祀典之載於禮莫先於舜典上帝之祭不言后土者言天則地在其中猶中庸郊社之禮所以祀上帝而不及后土註謂其省文耳分祀天地之

說始於周禮雖曰順陰陽分高下各從其類以求之庶得其神之來享然天與地對皇天與后土對六經言天必與地俱孔子言郊多與社並天與地並祭猶父與母同牢也豈得爲瀆乎況一年之間夏在冬前並祭天地以爲瀆亂龎雜地先天祭豈非越次先食乎虞夏祀帝之禮與其時俱不經見惟周禮祭天則用冬至日蓋周以建子月爲正歲也歲正之首未遑他事首舉上天之祭至於建午之月乃祀地耳是蓋一代之制後世因之可也別以義起可也夫類于上帝經有明言舍周從虞又何不可烏可以合祭之禮起於王莽而以爲不經矧周之前明有虞書之文所謂類者安知其非當時所稱之祭名哉國初築壇爲南北郊冬至祀天於圜邱夏至祀地於方澤一如周禮之制行之數年風雨不時天多變異乃斷自宸衷復爲合祭之禮以正月行禮凡六宗山川羣神皆各爲壇以從祀蓋復有虞之典於四千餘載之後矣

周禮大宗伯以禋（精意以享曰禋）祀祀昊天上帝（天與帝一天言其體帝言其主）

胡宏曰祭天以柴燎牲使氣上達語其精神則謂之禋語其感格則謂之類指其方兆則謂之郊其實一也

禮記郊特牲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大報天而主日也兆於南郊就陽位也掃地而祭於其質也於郊故謂之郊牲用騂尚赤也用犢貴誠也

陳澔曰冬至日短極而漸舒故云迎長日之至郊祭者報天之大事天之尊無爲可祀之以其道不可主之以其事故以日爲之主焉天秉陽日者衆陽之宗故就陽位而立郊兆

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此所以配上帝也郊之祭也大報本反始也（祭祀所以報本反始郊祀上帝而以祖配又報本反始之大者）

月令孟春之月天子乃以元日祈穀于上帝

春秋左傳孟獻子曰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是故啟蟄而郊郊而後耕

公羊傳曰郊則曷爲必祭稷王者以其祖配

臣按古者郊祀凡再行正月之郊爲祈穀月令及孟獻子所言是也十一月之郊爲報本郊特牲所言是也我朝合爲一祀歲首行之禮不煩而可以常行（以上通論郊祀之禮）

周禮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牲幣各放其器之色（此言

郊祀幣玉

王制。祭天地之牛角繭栗。如繭如栗犢也

郊特牲。帝牛不吉。以爲猶用也稷牛。帝牛必在滌三月。稷牛惟具。以上祀天之牲

周禮。鬯人。掌共秬鬯而飾之。飾謂設巾

酒正。凡祭祀以法共五齊三酒以實八尊。五齊三酒共八尊也大祭三貳。用酒一尊又副以兩尊

臣按五齊。一曰泛齊。成而滓浮泛泛然也二曰醴齊。醴體也成而上下一體滓汁相將也三曰盎齊。盎翁也成而翁翁然葱白色也四曰緹齊。成而紅赤色也五曰沈齊。成而滓沈也是五齊用之祭祀不致其

味致其祭而已三酒。一曰事酒。酌有事之酒也。二曰昔酒。久釀而熟也。三曰清酒。酒之生者也。三酒以飲非若齊之致其義也。

表記。天子親耕粢盛秬鬯以事上帝。以上祀天醴齊粢盛

易曰。鼎象也。以木巽火。亨飪也。聖人亨以享上帝。

詩。大雅曰。卬我也盛于豆。木器以薦菹醢于豆于登。瓦器以薦大羹其香始升。上帝居歆。上帝已安而享之言應之疾也

臣按謝枋得謂天地閒惟理與氣。鬼神無形與聲。惟有理與氣在冥漠之閒耳。凡祭皆以心感神。以氣合神者也。黍稷必馨香。酒殽必芬芳。用椒用桂。用蕭用鬱金草。皆以香氣求神。神以歆饗此氣耳。

郊特牲。器用匏陶。瓦器物之質者質乃物性之本然也以象天地之性也。以上祀天之器

筦簟之安。而蒲越稾鞂之尚。皆藉神席明之也。神明之也

詩序。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昊天有成命。二后文武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於緝熙。單厥心。肆其靖之。安也

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粒食莫匪爾極。莫非其德之至

臣按此郊祀以后稷配天所奏之樂歌也。配祭者既有樂歌。正祭者豈獨無之。臣不揆愚陋。取詩序

舊說載昊天有成命詩以補之。二詩乃成周祀天之樂歌。以上祀天樂章

周禮。司服。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

楊復曰。天帝一也。以一字言。則祀天享帝之類。以二字言。則格于皇天。殷薦上帝之類。以四字言。則惟皇上帝。昊天上帝。昊天上帝之類。以氣之所主言。則隨時隨方而立名。如青帝赤帝黃帝白帝黑帝之類。其實則一天也。鄭元分爲六天。皆以星象名之。又附以緯書。繆妄不經。莫此爲甚。王肅引經傳以排元。失併

圜邱於郊似矣然又謂五帝非天而用家語之文謂太皡炎帝黃帝五人帝之屬爲五帝則亦非也夫祀天祀五帝皆聖人制禮之條目非如鄭氏分天以爲六也天猶性也帝猶心也五帝猶仁義禮智信之心隨感而應者也

馬端臨曰舜初攝位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羣神湯伐夏用元牡告于上帝神后武王伐殷告于皇天后土所祀者天與六宗地與山川而已初無祀五帝之文周頌三十有一篇曰郊曰明堂曰柴望曰祈穀曰報祭曰類禡所以告神明之事備矣亦

無祀五帝之樂章祀五帝之說始於周禮先儒各以其意爲之訓詁以爲五天帝者曰靈威仰赤熛怒白招拒叶光紀含樞紐也以爲五人帝者曰太皡炎帝黃帝少皡顓頊也姑以五天帝言之則此五帝者皆天神之貴主五方之事者意其在祀典當與日月六宗並而亞於祀天者也

臣按先儒謂以形體言謂之天以主宰言謂之帝漢儒不明此義乃爲六天之說既有昊天上帝又有天皇大帝又有太一感生帝之類皆非正禮本朝惟於大祀殿祀昊天上帝凡天皇太一五天帝之類一切革去三代以下祀典之正所僅見也惟道家者流承襲前代之舊因仍未革其所奉祀者乃列昊天上帝於其所謂三清之下又塑上帝像與天皇紫微並列至其上帝稱號又於昊天之下加以金闕於上帝之上加以玉皇夫金玉之爲物滯於形乃世俗之所貴非大道之所寓也以此爲上帝尊稱褻瀆甚矣且老聃生於周末死有墓及子孫乃人鬼也躋之天神之上且不可況上帝乎唐元宗宋徽宗本欲尊天而不知其褻天也其後流離困阨禍及生民安知非天所譴耶明聖之主

尚其正之不可誘爲異敎之徒自相崇奉非祀典之所繫也（以上論六天五帝）

孝經子曰孝莫大於嚴父（尊敬其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以父祀天之禮始於周公）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

或問朱熹帝卽天天卽帝分祭何也曰爲壇而祭故謂之天祭於屋下故謂之帝

臣按古者聖人之於天尊而遠之故祀於郊而配以祖親而近之故祀於明堂而配以父蓋歲有二祭旣於歲首一陽之月祭天於泰壇而以祖之有

功者配祀又於季秋萬寶告成之後祀帝於明堂而以宗之有德者配食郊而曰天尊之也故壇而不屋以其形體稱之曰天配天以祖亦所以尊祖也明堂而曰帝親之也故屋而不壇以其主宰稱之曰帝配帝以父亦所以親父也朱熹引陳氏說謂郊者古禮而明堂者周制也周公以義起之也我聖祖初分祀天地各爲之壇其後乃合祀共爲壇於南郊其上則屋之蓋泰壇明堂爲一也列聖相承皆以太祖太宗並配其於孝經之義並用同行脗合無間是蓋以義起者歟以上論明堂

漢武帝元光中行幸雍郊見五畤後常三歲一郊

程頤曰古者一年之間祭天甚多春則因民播種而祈穀夏則恐旱暵而大雩以至秋則明堂冬則圜邱皆人君爲民之心也凡人子不可一日不見父母人君不可一歲不祭天豈有三年一親郊之理

臣按三代郊天配祖之禮至於秦無復存者秦襄公始作西畤祠白帝其子孫遂幷青黃赤而祀之漢高帝又立黑帝祠然未嘗親享也文帝賢君也賈生通儒也承文帝宣室鬼神之問而不能引經援古以復三代之制文帝始幸雍郊見五畤又用

新垣平言立渭陽五帝廟而親祠之雖已親祠未有定時武帝始定三年一郊名雖本於周而所行之禮所祀之神乃用方士之說所謂昊天上帝曾不得如其所謂太一五帝而一代創制之高帝曾不得配享於天可慨也夫成帝雖定南北郊然亦不能盡復郊祀明堂嚴父配天之禮哀平之間怵於禍福之說南北郊與甘泉五畤互爲罷復卒無定制

光武建武中初制郊兆於雒陽采元始故事爲圓壇八陛中爲重壇天地位其上其外壇上爲五帝位其外爲

壝重營皆紫有四通道以爲門日月在中營內南道日在東月在西北斗在北道之西皆別位不在羣神列中中營四門外營四門中營神五星及中宮宿五官神五嶽之屬其外營神二十八宿外官星雷公先農風伯雨師四海四瀆名山大川之屬

臣按西漢郊祀天地乃祀雍五畤及甘泉太一汾陰之類高惠不親祠文帝一再行武宣以求仙成帝以求嗣三君者親郊頗多其他則領之祠官脩歲事而已古人所謂郊天配祖之意蓋漠如也光武置郊邱於雒陽以高帝配祀始復古制雖其采

元始故事合祭天地與周禮司樂不合然此禮一行凡所謂六宗山川羣神徧在焉蓋亦有取於有虞之類周人之旅祭也歟（以上漢朝郊祀）

唐元宗天寶中敕凡所祠享必在躬親其皇地祇宜就南郊合祭是月十八日親享元元皇帝於太清宮十九日親享太廟二十日合祭天地於南郊謂之三大禮

楊復曰禮魯人將有事於上帝必先有事於頖宮告后稷也蓋郊事尊祖以配天故先告后稷以將配天之故

臣按唐人有事上帝必先親享元元皇帝於太清

宮親享太廟然後郊祀宋人因之先郊三日奉謚冊寶於太廟次日薦享玉清昭應宮景靈宮宿太廟既享赴青城夫郊祀之禮見於虞書詳於周禮禮記此唐虞三代報本反始之大事先告祖廟致齋行事此正禮也唐宋乃用青祠設素饌享太清宮玉清昭應宮然後詣郊行事此何謂哉以瀆亂不經之邪說雜於聖人報本反始之禮而欲上帝居歆靈覬饗答難矣

宋皆合祭天地惟元豐六年一郊不合祭元祐詔議北郊蘇軾主合祭從之者五人劉安世主分祭從之者四十人

蘇軾曰舜之受禪自上帝六宗山川羣神莫不畢告而獨不告地武王克商柴上帝望山川而獨略地祇昊天有成命之詩郊祀上帝終篇言天而不及地以是知祀上帝則地祇在焉

宋承五代之後屢因郊而肆赦優賞諸軍自后妃以下至文武官皆得廕補親屬而又賚賜故人主常以為難行而止於三歲一郊或過期不行

蘇軾曰古者天子出入儀物不繁用財有節惟以齋祭禮樂為政事歲歲行禮率以為常秦漢以來儀物

滋多非復古之簡易所行皆非周禮三年一郊非周禮也郊而肆赦非周禮也優賞諸軍非周禮也文武官廕補親屬非周禮也百官賜賚非周禮也

臣按我朝郊祀無歲不行凡肆赦廕補賜賚一切革去惟務牲幣潔虔齋戒嚴肅實萬世不易之典（以上唐宋郊祀）

○宗廟饗食之禮

虞書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文祖堯始祖廟堯終帝位而舜受之也）

臣按此萬世人祭廟之始經典所載莫有先於此者

商書七世之廟可以觀德（七廟親盡則遷有德則不祧毀故可以觀德）盤庚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

臣按享廟以功臣配享三代已有之

詩雝頌有來雝雝（和也）至止肅肅（敬也）相維辟公天子穆穆於薦廣牡（大牲）相予肆祀（陳也）假哉皇考（文王）綏予孝子（武王自稱）

臣按此諸侯助祭之詩今天下藩憲都邑即古五等諸侯請凡遇朝覲歲皆與助祭亦古者以職助祭之遺意

周禮大宗伯以肆獻祼（古灌字）享先王以饋食享先王以

祠春享先王以禴夏享先王以嘗秋享先王以烝冬享先王

吳澂曰肆獻祼五年之禘也饋食三年之祫也祠禴烝嘗四時祭名春物初生未有以享以祠為主故曰祠夏物未成用薄物以祭故曰禴秋物漸成以薦新為主故曰嘗冬物畢成可進者衆故曰烝

小宗伯辨廟祧之昭穆（祧者遠廟之主遷而藏之）

臣按昭穆之名始見於此前乎此者商有七廟之文見於書然未明言其為昭穆也周有穆考昭考之頌見於詩然未並舉以為言也夫宗廟有迭毀而昭穆則一成而不可易此小宗伯所以為之辨別也歟

司勳凡有功者銘書於王之太常祭於大烝司勳詔之

臣按周書洛誥曰記功宗以功作元祀君牙曰厥有成績紀于太常與商書盤庚所謂大享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皆祀先王而以功臣配享也歷代相承率循是典本朝廟祀以中山武寧王徐達開平忠武王常遇春岐陽武靖王李文忠寧河武順王鄧愈東甌襄武王湯和黔寧昭靖王沐英虢國忠烈公俞通海蔡國忠毅公張德勝越國武莊公

胡大海梁國武桓公趙德勝泗國武莊公耿再成永義侯桑世傑十二人配享太祖以河間忠武王張玉東平武烈王朱能寧國公王真榮國恭靖公姚廣孝四人配享太宗中山王以下十二人皆武臣也河間王以下四人者其一人姚廣孝文臣也

禮記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

臣按漢儒七廟之制有兩說所謂周之所以七廟者以后稷始封文王武王受命而三廟不毀與親廟四而七韋元成等之說也七者其正數可常數者宗不在此數中苟有功德則宗之不可預為設

數劉歆之說也朱熹以劉歆之說爲是若從諸儒之說則王者不過立親廟四與太祖爲五其與諸侯五廟又何別乎況商書已云七世之廟可以觀德則自昔已有七廟矣

月令仲春之月天子乃鮮（當作獻）羔開冰先薦寢廟季春之月薦鮪于寢廟孟夏之月農乃登麥乃以彘嘗麥先薦寢廟仲夏之月農乃登黍乃以雛嘗黍羞以含桃先薦寢廟孟秋之月農乃登穀天子嘗新先薦寢廟季冬之月命漁師始漁天子親往乃嘗魚先薦寢廟

臣按自古帝王於時祭之外又有薦新之禮蓋四

時各有新物必先獻而後食者事死如事生不敢以人之餘奉神也本朝於太廟之外設奉先殿於大內每月太常寺進薦新品物送光祿寺供薦卽此制也

禮器廟堂之上罍尊在阼犧尊在西廟堂之下縣鼓在西應鼓在東君在阼夫人在房君西酌犧象夫人東酌罍尊禮交動乎上樂交應乎下和之至也

祭義祭不欲數數則煩煩則不敬祭不欲疏疏則怠怠則忘故君子合諸天道春禘秋嘗（天道三月一變故準此爲時祭舉春見夏舉秋見冬）霜露既降君子履之必有悽愴之心非其寒之謂也春雨露既濡君子履之必有怵惕之心如將見之樂以迎來哀以送往

致齊於內散齊於外齊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齊三日乃見其所爲齊者祭之日入室僾然必有見乎其位周還出戶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戶而聽愾然必有聞乎其歎息之聲（五其字皆指親言）

君子有終身之喪忌日之謂也忌日不用非不祥也言夫日志有所至而不敢盡其私也

文王之祭也事死如事生思死者如不欲生忌日必哀

稱諱如見親（聞名心瞿）祀之忠也如見親之所愛如欲色然

臣按本朝每遇列聖忌日先期太常寺官奏知遣官於各陵行禮至日上服淺淡服視朝蓋得古意也

祭統夫祭有餕餕者祭之末也不可不知也是故古之人有言曰善終者如始餕其是已

臣按昔朱熹嘗欲以二禮及註疏所言折衷爲天子祭禮其書未成屬其門人黃幹楊復次序分類今其成書具在也臣謂古禮今世雖不能盡行然三代聖王制作之深意不可使其泯滅不存況禮

為六經之一乞詔儒臣假以秘閣之書俾其參考
編類別為一書以補六藝之闕遇國家有稽古禮
文之事於此得以考據焉
大傳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
陳道祥曰君子以義處禮則祭不至於數煩以仁處禮
則祭不至於疏怠使愴發於霜露之既降怵惕生於雨
露之既濡此所以有四時之享也
朱熹曰漢承秦弊不能深考古制諸帝之廟各在一處
不容合為都宮以序昭穆貢禹韋元成匡衡之徒雖欲
正之而終不能盡合古制旋亦廢罷後漢明帝又欲遵

儉自抑遺詔無起寢廟但藏其主於光武廟中更衣別
室章帝復如之後世遂不敢加而公私廟皆為同堂異
室之制自是以來更歷魏晉隋唐其間非無奉先思孝
之君據經守禮之臣而皆不能有所裁正至使太祖之
位下同孫子而更僻處於一隅既無以見其為七廟之
尊羣廟之神則又上厭祖考而不得自為一廟之主以
人情論之則生居九重窮極壯麗而沒祭一室不過尋
丈之間甚或無地以容鼎俎而陰損其數孝子順孫之
心宜亦有所不安矣
臣按古者天子七廟各自為室漢明帝始為同堂
異室之制行之既久一旦革之以復古制蓋亦難
矣臣謂宜如周人宗廟都宮之制七廟各為一室
太祖之廟居中分為三昭三穆其中有功德者別
出之以為世室如劉歆之說兄弟相繼者名為一
世各自為室每歲四祭如周禮所謂祠禴嘗烝者
春祠則犆祭夏秋冬則祫祭如王制之說春祠每
歲孟春自初一日齊戒為始四日祭太祖廟間一
日祭一廟前一日省視祭畢即繹歷十有四日徧
七室每室各祭則羣廟之主各得自伸其尊而不
厭於太祖矣至於夏禴秋嘗冬烝則先期各於其

廟告以時祫之意至日各迎其主合食於太祖之
廟而已祧者不與焉則主祭者不勞而行之不難
矣至於大祫大禘說者謂五年一禘三年一祫非
古制程頤有言立春祭先祖冬至祭始祖朱熹謂
先祖之祭似祫始祖之祭似禘二儒之言雖為人
家而發然揆之義而合推而上之似亦可行請於
每歲立春之日行大祫禮凡毀廟未毀廟之主皆
合食於太祖之廟大禘之禮則冬至日行之於始
祖之廟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而以始祖配之焉
後世人主多是崛起未必皆如三代世系有所據

依功業有所積累所謂始祖者創業之君也始祖所自出之帝據其所可知者也請以宋朝爲比而卽光宗之世論之所謂始祖者太祖也宋創業之君也太宗仁宗二帝有功德不祧以爲兩世室以神宗哲宗徽宗欽宗高宗孝宗六室爲親廟前此順翼宣三祖眞英二宗皆在三昭三穆之外親盡而祧所謂僖祖者太祖之高祖開國之初卽追封以爲親廟其所知者止此自此以上更不可考是爲太祖所自出之帝宜別爲一廟以藏其主而以順翼宣三祖祔其中遇行禘禮則請僖主出就太

祖廟祀之而以太祖配焉（順翼宣三祖配食其左）大祫則太祖正東向之位凡毀廟未毀廟之主皆合食於太祖如常儀如此則太祖名號旣與廟相稱而亦不失追王崇祀僖祖之心矣（宋人以僖祖正東向之位以爲太祖然宋之太祖乃是建隆帝與廟號不相稱祧去僖祖不祭則又失太祖事亡如事存之意）若夫祭天饗帝則惟以太祖配焉庶尊尊親親各得其宜而古禮可行之今乎

漢明帝永平中率公卿以下朝于原陵如朝會儀（帝王上陵始此）

臣按明帝此舉亦不爲過但感時追慕率臣下以行禮可也乃如元會儀奏樂郡國奏計言民疾苦何居明帝之意豈非不忍死其親而以生事事之乎然聖人事死如事生蓋謂宗廟享祀之禮豈謂朝廷之上凡生時所事之事耶

宋志古者無墓祭秦漢以降始有其儀至唐有清明設祭朔望時節之祀進食薦衣之式宋初春秋命宗正卿朝拜安陵以太牢奉祠乾德四年始令宮人詣陵上冬服其後定制春秋仲月遣太常宗正卿先齊三日牲用少牢一獻

臣按上陵之禮三代以前雖不經見然自漢以後

歷代相承率不敢廢非不敢也蓋不忍也漢初天子雖不躬行然奉常屬官有寢園令長丞又有園郎寢郎園中各有寢便殿日祭於寢時祭於便殿丞相以四時行園光武自建武六年至二十二年三幸長安皆有事於十一陵則固躬詣陵行禮也但未定制爾唐開元禮有天子上陵儀注又歲有清明設祭朔望時節之祀宋行於春秋歲以爲常我朝歲凡三舉清明也中元也冬至也每遇行禮文武諸司各遣官一員而以親王或駙馬都尉主祀事天下無事天子於清明日亦時或一行其忌

日則惟遣駙馬百官不與藩王有來朝者亦許拜謁孝陵在南京內外臣僚有經過者必先拜謁否則有罪臣以爲但爲之制不可盡備宜視歲享而殺一事之以神道而兼用吉凶之禮庶得古人起禮之義云

〇國家常祀之禮

周書召誥戊午乃社于新邑言社則稷在中六經言社始此

詩大雅緜之詩曰迺立冢土大社戎醜大衆攸行動大衆必事乎社而後出

臣按國家大事在祀與戎故人君建國必先立社欲有兵戎之舉必有事乎社而後啟行爾雅所謂兵凶戰危慮有負敗祭之以求福宜故謂之宜者也

詩序載芟春籍田而祈社稷也良耜秋報社稷也社稷並言始此

陳道祥曰社所以祭五土之祇稷所以祭五穀之神社而命之稷以其首種先成而長百穀故也稷非土無以生土非稷無以見生生之效故祭社必及稷以其同功均利而養人故也

周禮地官大司徒設其社稷之壝謂壇與堳埒也而樹之田主

山神后土田正之所依各以其野之所宜木遂以名其社與其野

臣按或問朱熹以木造主還是以樹爲主熹曰以木爲社主使神依焉是三代以前之社皆以木爲主後世乃易之以石焉

小司徒凡建邦國立其社稷

州長若以歲時祭祀州社春祭祈雨秋祭報功此一州之祭也後世命郡縣祭社本此

小宗伯之職掌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右者地道所尊故右社稷

禮記月令仲春之月擇元日命民社此一里之祭後世命民立里社始此

郊特牲天子大社必受霜露風雨以達天地之氣也是故喪國之社屋之不受天陽也薄社北牖使陰明也

方慤曰大社卽祭法所謂王社也以王社爲大則自侯社而下皆爲小矣達者上下達之謂也上則達天之氣以濟乎下下則達地之氣以濟乎上故以達言之喪國之社卽媒氏所謂勝國之社也勝言我所勝喪言彼之喪其實一也於大社言必受霜露風雨於喪國之社言不受天陽亦互言之爾

陳澔曰薄作亳於周爲亡國之社必存之者白虎通曰王者諸侯必有誡社示有存亡也屋其上則天陽不入牖於北則陰氣可通陰明則物死也

社所以神地之道也地載萬物天垂象取財於地取法於天是以尊天而親地也故教民美報焉家主中霤而國主社示本也（卿大夫祭土神於中霤天子諸侯祭土神於社皆以示其爲載物生財之本）

祭法王爲羣姓立社曰大社（在庫門右）王自爲立社曰王社（在耤田）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大社祭天下地祇王社祭京師地祇）

白虎通曰王者所以有社稷者爲天下求福報功人非土不立非穀不食土地廣博不可偏敬也五穀衆多不可一一而祭也故封土立社示有土尊稷五穀之長故封稷而祭之也稷得陰陽中和之氣而用尤多故爲長也王者立親祭社稷何社者土地之神也土生萬物天

下之所主也尊重之故自祭也

臣按先儒胡宏謂古者祭地於社猶祭天於郊也周禮別無祭地示及祭社之說後世既立社又立北郊失之矣楊復謂禮經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祭莫重於天地而社稷其次也社者五土之神是亦祭地也而有廣狹之不同曰里社所祭者一里之地曰州社所祭者一州之地諸侯有一國其社曰侯社則所祭者一國之地一國之外不及也天子有天下其社曰王社則所祭者天下之地極其地之所至無界限也故以祭社爲祭地惟天子可以言之胡氏所引皆天子社也但云後世既立社又立北郊失之矣此則未然大抵社所以祭五帝之祇天子大社則土五色而冒以黃諸侯國社則受其方之土於天子而苴以茅其位則中門之右其壝則北面其飾則不屋其表則樹其土之所宜木遂以名其社其壇方五丈諸侯半之唐以來始用石主其祭天子用太牢諸侯用少牢其日古用甲今用上戊（以上社稷之祭）

周禮大宗伯以實柴（實牛柴上）祀日月星辰

禮記月令孟冬天子乃祈來年於天宗（謂祭日月星辰）

祭法王宮祭日也夜明祭月也幽宗祭星也

祭日於壇祭月於坎以別幽明以制上下祭日於東祭月於西以別外內以端其位

春秋左傳曰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禜之

臣按古者日月星辰各爲壇坎而祭遇雪霜風雨之不時則又禜之前代則於春分朝日秋分夕月爲大祀天子躬行焉本朝郊祀天地設爲四壇而遣官分獻於大祀殿之前（以上祭日月星辰）

大宗伯以槱（積也）燎（積柴實牲體）祀司中司命飌師雨師

天府若祭天之司民司祿而獻民數穀數則受而藏之。

小司寇孟冬祀司民獻民數於王。司民制民之生死 司祿制穀之凶豐

臣按司中司命司民司祿註疏謂四者皆星也而飌師雨師亦以為星蓋以洪範星有好風好雨好風箕宿好雨畢宿也臣謂人間有此物則必有司之者大而天天則有帝次而五行有此質則有此氣有此氣則有此神陰陽不測之謂神必指為某星則泥矣風為箕雨為畢可矣後世所祀之雲雷又指何星以主之本朝郊祀設星辰二壇又有風雲雷雨之壇則亦不以風雨為星也

祭法埋少牢於泰昭祭時也相近於坎壇祭寒暑也

陳澔曰泰昭壇名也祭時祭四時也祭寒暑者寒暑一來一往周禮仲春晝迎暑仲秋夜送寒。

臣按本朝春秋祭太歲及四時月將蓋以四時之首合於太歲四時之令分於月將亦祭時與寒暑之遺意。

唐天寶中詔曰。發生振蟄雷為其始畫卦陳象成物效靈氣實本於陰陽功未施於動植今雨師風伯久列於常祠惟此震雷未祭於羣望以後每祀雨師宜以雷師同壇。後世祀雷始此

臣按周禮有風師雨師漢以丙戌日祀風師於戌地以己丑日祀雨師於丑地宋人兆風師於西郊祀以立春後丑日兆雨師於北郊祀以立夏後申日兆司中司命司祿於南郊祀以立秋後亥日以雷師從雨師之位以司民從司中司命司祿之位皆各壇為祭本朝於風雨雷之外又加以雲合為一壇從獻於郊天大祀又為壇於郊壇之西每歲仲秋天子又躬祀焉其與並祀者太歲及五嶽五鎮四海四瀆之神而以京畿山川四季月將京都城隍從享所謂太歲月將城隍與雲皆前代所未

嘗祀者也夫雲興雨需既祀雨而獨遺雲可乎峙形於兩間者既已享祀而流行於四時以司民興作耕作之候者無其祭可乎名山大川邈絕於千萬里之外者皆入於望祀而宸居所位之地六宮百司三軍百姓之所居止者反遺之可乎以上祭風雲雷雨之神

周禮大宗伯以血祭祭五嶽以貍沈祭山林川澤

小宗伯之職兆五帝於四郊四望亦如之兆山川邱陵墳衍各從其方

司服王祀四望山川則毳冕毳冕五章乃王祀四望山川之服

臣按四望以五嶽四鎭四瀆乃天下山川之大者天子不能親臨其地故遙望而祭若夫山川則各隨其地而祭焉本朝既各爲壇以分祭五嶽四鎭四瀆四海又於郊壇之右專祀之初春大祀則從享於天地仲秋報祀天子躬獻於其壇所謂四望之祭也又列南京鍾山之神北京天壽山之神同壇而祭所謂山川之祭也又於天下藩府郡縣立山川壇總祭其一方之山川又表其山林川澤之有名者以專祀之使有司涖所在祀焉

禮記王制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諸侯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

月令仲冬之月天子命有司祈祀四海大川名源淵澤井泉季冬之月乃畢山川之祀

學記三王之祭川也皆先河而後海

臣按鄭司農解周禮四望以爲日月星海鄭元謂禮無祭海之文考周頌般序及觀學記謂三王祭川先河後海是海之祭三代已有矣中國之地在三代不出九州之外惟揚徐青冀四州濱海四海惟東北濱中國南海北海越在荒服之外自漢以後南越始入中國而有南海然西海竟不知所在故今祀東海於登州祀南海於廣州皆臨海而祭西海則望祀於蒲州北海則望祀於懷慶夫宋都汴梁懷慶在其北是時失幽燕而以白溝河爲界無緣至遼薊之域出國門以祭之可也國初都金陵因之以祭亦不爲過今日建都於燕往南而祭北海豈天子宅中以臨四海之義哉且古謂青州爲北海郡青去登不遠猶以是名今京師東北乃古碣石淪海之處於此立祠就海而祭於勢爲順於理爲宜況今北鎭醫無閭山在於遼海山既可以爲北鎭川獨不可以爲北海乎若夫中國之正西在於秦隴西南則滇也滇之極西百夷之外聞

有大海通西南島夷此地在前代未入中國今既爲羈縻之地則王化之所及也宜於雲南望祀之如此則四海之祀皆在吾域中矣

春秋僖公三十有一年夏四月猶三望

公羊傳曰天子祭天諸侯祭土天子有方望之事無所不通諸侯山川有不在其封內者則不祭也三望者何望祭也然則曷祭祭泰山河海曷爲祭泰山河海山川有能潤千百里者天子秩而祭之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徧雨乎天下者惟泰山耳河海潤於千里

漢劉向曰五嶽者何謂也泰山東嶽也霍山南嶽也（武帝以衡山遠以霍山代之）華山西嶽也常山北嶽也嵩高山中嶽也五嶽何以視三公能大布雲雨焉能大斂雲雨焉施德博大故視三公四瀆者何謂也江河淮濟也四瀆何以視諸侯能蕩滌垢濁焉能通百川於海焉能出雲雨千里焉爲施甚大故視諸侯也山川何以視子男也能出物焉能潤澤物焉能生雲雨爲恩多然品類以百數故視子男也

漢宣帝詔曰江海百川之大者也今闕焉無祠其令祠官以禮爲歲事以四時祠江海雒水祈爲天下豐年焉（祀海始此）

隋制祀四鎭東鎭沂山西鎭吳山南鎭會稽山北鎭醫無閭山冀州鎭霍山

臣按鄭元註周禮四望有五嶽四鎭四瀆後世止五嶽四瀆而無四鎭至隋始祀以冀州霍山爲中鎭是爲五鎭

唐武后時封華嶽爲金天王元宗開元中封東嶽爲天齊王天寶中封中嶽爲中天王南嶽司天王北嶽安天王又封四瀆俱爲公又封四海俱爲王五鎭俱爲公

張栻曰古者祭山川山川所以爲靈者以其氣之所蒸能出雲雨潤澤萬物故爲之壇壝立之祝史設之牲幣所以致禱祀之實而交乎隱顯之際誠之不可揜如此後世亦有山川之祀而人其形宇其地則其失也久矣

宋眞宗加五嶽帝號東嶽曰齊天仁聖帝南嶽曰司天昭聖西嶽曰金天順聖北嶽曰安天元聖中嶽曰中天崇聖

陳淳曰泰山在唐封爲天齊王宋以東方主生加仁聖二字封帝帝一而已安有山而謂之帝今立廟儼然人形貌垂旒端冕衣裳而坐又立后殿於其後不知又是何山可以當其配而爲夫婦耶泰山曾封內惟魯可以祀今隔一江一淮與南方地脈不相干涉而在在皆立東嶽行祠亦失於講明之故

本朝洪武中太祖詔曰永惟爲治之道必本於禮考諸祀典如五嶽五鎭四海四瀆之封起自唐世崇名美號歷代有加朕思之則有不然夫嶽鎭海瀆皆高山廣水自天地開闢以至於今英靈之會皆受命上帝幽微莫測豈國家封號所可加瀆禮不經莫此爲甚大盤所以明神人正名分不可以僭差今命依古定制凡嶽鎭海瀆並去前代所封之號止以山水本名稱其神（以主山川之祀）

太祖敕封鑒察司民城隍制詞曰。帝王受天明命。行政教於天下。必有生聖之瑞。受命之符。此天示不言之妙。而人見聞所及者也。神司淑慝。爲天降祥。亦必受天之命。所謂明有禮樂。幽有鬼神。天理人心。其致一也。朕君四方。雖明智弗類。代天理物之道。實罄於衷。思應天命。此神所鑒而簡在帝心者。君道之大。惟典神天。有其舉之。承事惟謹。某州城隍。聰明正直。聖不可知。固有超於高城深池之表者。世之崇於神者則然。神受於天者則不知也。茲於臨御之初。與天下更始。凡城隍之神。皆新其命。

臣按城隍之名不經見。史亦不書。惟唐李陽冰有當塗縣城隍廟記。則在唐已有矣。顧名思義。是神乃城隍之主者。聚一方之民。而爲高城深池以衞之。必有所以主之者。此城隍所以神歟。國初加以封爵。府曰公。州曰侯。縣曰伯。後又革去封號。止稱某府某州某縣城隍之神。又設爲廟宇。命京尹主其祭。府州縣者守令主之。按周禮有司民之祭。今封其神爲鑒察司民。意或取此。以上城隍

春秋。莊公八年。春王正月。甲午。祠兵。經傳言祠兵始此

公羊赤曰。祠兵者何。出曰祠兵。入曰振旅。其禮一也。皆習戰也。

臣按先儒謂何氏解祠兵有二義。一則祠其兵器。後世祭旗節始此。一則殺牲享士卒。後世犒賞士始此。

禮記。王制。天子將出征。禡爲兵祭禱於所征之地。

唐百官志。節度使辭日。賜雙旌雙節。行則建節。立六纛。入境築節樓。迎以鼓角。宋朝有六纛旌節門旗。受賜藏之公宇私室。號節堂。朔望次日祭之。號衙日。蓋有旌節則有神祀。六纛之名與祀始此

臣按我朝於山川壇側。設爲旗纛神祠。每歲春秋遣旗手衞官致祭。又命天下軍衞皆爲立祠。遇有征行。則取旗以祭。班師則仍以歸藏焉。夫行軍以旗幟爲主。而六纛者旗之大。故以是名祭云。此言旗纛之祭

曲禮。天子諸侯大夫祭五祀。歲徧。

月令。春其祀戶。在內而奇祭先脾。夏其祀竈。火用事祭先肺。中央土。季夏土用事其祀中霤。祭先心。秋其祀門。在外而偶祭先肝。冬其祀行。祭先腎。孟冬。臘五祀。周官天子亦止五祀儀禮士亦五祀則五祀無尊卑隆殺者也

臣按周禮儀禮有五祀之名而無其目。月令謂門

行。戶。竈。中霤。白虎通則無行而有井。漢魏晉皆祭井不祭行。自鄭元有祭五祀於廟之文。隋唐以來皆以時享祖宗時並祭之。本朝於四孟享太廟。各祭其一。春祭戶。夏祭竈。秋祭門。冬祭井。夏季土旺日祭中霤。又於歲暮享廟。命官兼祭五祀。蓋本月令臘享五祀也。又親王來朝之國。設祭於承天門外。雖曰門祭。卽古人軷行之祀也。是本朝五祀。蓋兼用月令白虎通之文歟。(以上五祀之祭)

祭法。王爲羣姓立七祀。五曰泰厲。諸侯爲國立五祀。五曰公厲。大夫立三祀。一曰族厲。

鄭元曰。泰厲者。謂古帝王無後者也。此鬼無所依歸好爲民作禍。故祀之也。公厲者。謂古諸侯無後者。諸侯稱公。故曰公厲。族厲者。謂古大夫無後者鬼也。族衆也。大夫衆多。其鬼無後者衆。故曰族厲。

春秋左氏曰。鬼有所歸。乃不爲厲。

臣按。厲祭自三代以來有之。本朝洪武中。命天下京都王國府州縣立壇於北郊。頒祭厲及告城隍文與壇式於天下。每歲三祭。春清明。秋七月望。冬十月朔也。(以上厲祭)

禮記郊特牲。天子大蜡八。伊耆氏始爲蜡。蜡也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也。蜡之祭也。主先嗇而祭司嗇也。祭百種(司百穀種之神)以報嗇也。(報其教民稼穡之功)饗農(古之田畯有功於民者)及郵(郵亭)表畷(標表田畔相連畷處造爲郵舍田畯居以督耕)禽獸。仁之至義之盡也。古之君子使之必報之。迎貓爲其食田鼠也。迎虎爲其食田豕也。迎而祭之(爲貓虎尸而迎之)也。祭坊與水庸(坊隄也蓄水亦以障水庸溝也受水亦以洩水)事(爲農事之備)也。曰(祝辭)土反其宅。(土安則無崩圮)水歸其壑。(水歸則無汎濫)昆蟲毋作。(螟蝗之屬起也)草木歸其澤。(不得生耕稼之土也)

臣按。八蜡之名。鄭元謂先嗇一。司嗇二。農三。郵表畷四。貓虎五。坊六。水庸七。昆蟲八。張載謂昆蟲不

當祀。而以百種足之。陳祥道則以貓虎爲禽獸。觀下文主先嗇。祭司嗇。祭百種。祭坊與水庸。饗農及郵表畷禽獸。曰主曰祭曰饗。文各不同。蓋主者以之爲主。司嗇與司穀種及坊與水庸之神。則所致祭者焉。主其祭者則先嗇也。若夫古者田畯之官及郵表畷督耕之處。與夫食鼠食豕之禽獸。則有功於稼穡者。故從而索饗之也。迎貓爲其食田鼠。迎虎爲其食田豕。所以釋其饗禽獸之故。則陳氏以迎貓虎爲禽獸者。良是。然禽獸不止貓虎。凡食害稼穡者皆在其中矣。昆蟲特祝辭中語。祝其毋

作恐其起而害稼也其不當祭明矣八蜡之名當以陳氏爲正

雜記子貢觀於蜡孔子曰賜也樂乎對曰一國之人皆若狂賜未知其樂也子曰百日之蜡一日之澤非爾所知也

陳澔曰黨正屬民飲酒始雖用禮及其飲食醉飽則亦縱其酣暢孔子言百日之勞苦而有此蜡農民終歲勤動今僅使之爲一日飲酒之歡是乃人君之恩澤非爾所知言其義大也

臣按大蜡之祭三代已有之夏曰嘉平殷曰清祀

周曰大蜡秦始謂之臘尋更曰嘉平漢復曰臘臘者接也新故相接畋獵禽獸以享百神報終成之功也魏晉以後皆有其禮本朝惟於蜡祭闕焉蓋此祭也與耤田相爲始終當夫春作方興之始既舉耤田之禮祀先農而帥先農民以興其務本之心則夫百穀告成之後載舉大蜡之禮報先嗇於冬而又勞來農民以報其勤動之苦是舉先王莫大之禮亦廣聖君莫大之恩也 以上蜡祭

○內外羣祀之禮

書舜典徧 周也 于羣神 邱陵墳衍古之聖賢皆祭之

周禮大宗伯以貍沈祭山林川澤以疈辜祭四方百物

吳澂曰貍沈者山林之祭其牲玉埋之川澤之祭其牲玉沈之疈辜者披牲胸中疈磔之曰辜

禮記聖王之制祭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菑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

臣按祭法言聖王制禮其常典所當祀者有五下文復歷敘自古君臣有道功庸者以實之後世廟祀前代帝王以其功臣從享蓋出於此本朝建帝王廟於南京雞鳴山之陽以祀三皇五帝三王漢

高祖光武唐太宗宋太祖元世祖所祀者止及一統之世創業之君其與前代泛及無統者異矣又詔以歷代名臣從祀帝王廟以風后力牧皐陶夔龍伯夷伯益伊尹傅說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方叔召虎張良蕭何曹參陳平周勃鄧禹馮異諸葛亮房元齡杜如晦李靖郭子儀李晟曹彬潘美韓世忠岳飛張浚木華黎博爾忽博爾朮赤老溫伯顏凡三十有七人是皆前代君臣同德始終一心者其中或有不祀其君而祀其臣者蓋惟取純德鉅功非若前代隨其君而各以其臣配其食也

及夫日月星辰民所瞻仰也山林川谷邱陵民所取財用也非此族也不在祀典

漢高祖時或言周興而邑立后稷之祠至今血食天下於是制詔天下立靈星祠常以歲時祀以牛

臣按后稷祠而謂之靈星者以稷配靈星也

隋制祀先代王公帝堯於平陽以契配帝舜於河東咎繇配夏禹於安邑伯益配商湯於汾陰伊尹配文王武王於澧渭之郊周公召公配漢高祖於長陵蕭何配

唐天寶中敕三皇五帝創物垂範宜有欽崇三皇伏羲以勾芒配神農以祝融配黃帝以風后力牧配五帝少

皥以蓐收配顓頊以元冥配高辛以稷契配唐堯以羲仲羲叔配虞舜以夔龍配樂用宮懸牲用少牢以春秋致享又詔置廟祀三皇以前帝王天皇氏地皇氏人皇氏有巢氏燧人氏祀三皇及三皇以前帝王始此

代宗時詔道州舜廟宜蠲近廟佃戶充掃除從刺史元結之請也

宋太祖詔太昊女媧炎帝黃帝顓頊高辛唐堯虞舜夏禹成湯周文武漢高祖世祖唐高祖太宗十有六帝各給守陵五戶長史春秋奉祀商太戊武丁周成康漢文宣魏太祖晉武帝後周太祖隋高祖十帝各給三戶歲一享秦始皇漢景武明章魏文帝後魏孝文唐元肅憲宣梁太祖後唐莊宗明宗晉高祖十五帝各給二戶三年一祭周桓王靈王景王威烈王漢元成哀平和殤安順沖質獻魏明高貴鄉公陳留王晉惠懷愍西魏文帝東魏孝靜唐高宗中宗睿宗德宗順宗穆宗敬宗文宗武宗懿宗僖宗昭宗梁少帝後唐末帝三十八帝止禁樵採

臣按宋祖於歷代帝王給守陵戶命有司致享可謂忠厚之至但其品第有未盡善第一等十六帝皆創業之君無可議者第二等之曹操以篡得國未即帝位而列於成康漢文之間朱溫篡弑無復

人理而預於景武元憲之列則無別矣至北朝五代之陵墓皆禁樵採獨遺南朝者是時吳蜀未平也此舉雖爲崇奉帝王而設然品第之間寓抑揚之意後之人主可以鑒矣我朝於帝王陵廟既命有司歲時脩葺又於三年一次出祝文香帛遣太常寺樂舞生齋往所在命有司致祭其所祀者伏羲媧皇神農軒轅少昊顓頊高辛堯帝舜帝夏禹商湯中宗高宗周文王武王成王康王漢高祖文帝景帝武帝宣帝光武魏文帝唐高祖太宗憲宗宣宗周世宗宋太祖太宗眞宗仁宗孝宗理宗元

世祖凡三十六帝是皆盛德之主有功於民者也
以上歷代帝王之祀

唐元宗詔歷代忠臣義士孝婦烈女史籍所載德行彌高者所在宜置祀宇量事致祭。祭忠臣義士孝婦烈女始此

臣按所謂忠臣十有六人商傅說箕子微子比干齊管夷吾晏嬰晉羊舌叔向魯季孫行父鄭東里子產燕樂毅趙藺相如楚屈原漢霍光蕭望之丙吉諸葛亮也義士八人殷伯夷叔齊周泰伯吳季札魏段干木齊魯仲連楚申包胥漢紀信也孝婦七人周太姜太妊太姒魯大夫妻敬姜鄒孟軻母

漢陳宣孝婦曹世叔妻大家也烈女十有四人周宣王齊姜衛太子共姜楚莊王樊姬楚昭王女宋共伯姬梁宣高行齊杞梁妻趙趙括母漢班婕妤馮昭儀王陵母張湯母嚴延年母淳于緹縈也

宋太祖詔曰前代功臣烈士宜令有司詳其勲業優劣以聞有司言齊孫臏晏嬰晉公孫杵臼燕樂毅漢曹參陳平韓信周亞夫衛青霍去病霍光蜀主劉備關羽張飛諸葛亮唐房元齡長孫無忌魏徵李靖李勣尉遲敬德渾瑊段秀實等皆勲德高邁爲當時之冠晉趙簡子齊孟嘗君趙趙奢漢丙吉唐高士廉唐儉岑文本馬周為之次南燕慕容德唐裴寂元稹文其次詔孫臏等各置守塚三戶趙簡子等各兩戶悉蠲其役慕容德等禁樵採

臣按宋有司所品第功臣烈士皆據其有冢墓存者爾歷代勲德之名固不止此其所品第亦非萬世公論

眞宗詔曰周文公旦制禮作樂垂之千載祠宇未設闕孰甚焉可追封文憲王於曲阜縣建廟春秋致祭

臣按唐以前並祀周公以孔子配自後專祀孔子而周公無廟誠闕典也宜爲建廟於魯地一視孔

子有司歲祀用釋奠儀庶於報祀之典為稱

神宗詔曰前代百辟卿士載於祀典者皆不名太常寺言請自今諸神祠加封無爵號者賜廟額已賜額者加封爵初封侯再封公次封王先有爵位者從其本號婦人之神封夫人再封妃其封號者初二字再加四字如此則錫命馭神恩禮有序從之以上忠臣烈士之祭

臣按前代鬼神皆有封號贈謚本朝始詔革之其詔略曰忠臣烈士雖可加以封號亦惟當時爲宜夫禮所以明神人正名分不可以僭差今命依古定制凡歷代忠臣烈士亦皆當時初封以爲實號

後世溢美之稱皆與革去庶幾神人之際名正言
順於理爲當用稱朕以禮祀神之意
漢成帝時匡衡奏罷五畤及陳寶祠復條奏請罷不應
禮者四百七十五所天子以問劉向對曰家人（庶人之家）尚
不欲絶種祠（繼嗣所傳祭者）況於國乎
胡寅曰劉向貧氣精忠漢賢大夫豈谷永所敢望然
學少不純頗信異端鴻寶秘書其所舊習種祠之論
謂皆有感應而後營之何考之未詳歟是皆山呼巨
跡之類以欺武帝豈當據以爲實也谷永有言曰明
天地之性而知萬物之情則不可惑以神怪罔以非

類以永詔邪而能及此向反不及焉尺有所短寸有
所長其果然矣
魏文帝詔曰先王制禮所以昭孝事祖大則郊社其次
宗廟三辰五行名山大川非此族也不在祀典叔世衰
亂崇使巫史至乃宮殿之內戶牖之間無不沃酹甚矣
其惑也自今其敢設非禮之祭巫祝之言皆以執左道
論著於令
宋哲宗時禮部侍郎黃裳請詔天下州軍籍所在祀廟
略敘本末如圖經命曰某州祀典從之
臣按天下神祠多矣有一方專祀者有天下通祀
者專祀者俾有司考其有何功烈有何靈驗始於
何代詳著其姓氏爵位及歷代有無封號其通祀
者惟於所生及遊宦之地詳其始末其他處則著
其建置祠宇歲月及在此靈應之跡命祠部輯爲
一書以備稽攷
徽宗詔開封府一應神祠不在祀典者毀之乃毀一千
三十八區仍禁軍民擅立神祠
臣按徽宗之世崇尚神怪顧乃加毀神祠其時雖
非而所行則是也朱熹謂後世有箇生的神道人
心邪向他他便盛如狄仁傑只留泰伯伍子胥廟

壞了許多廟其鬼亦不能爲害這是他見得無這
物事了上蔡云可者欲人致生之故其鬼神不可
者欲人致死之故其鬼不神可見鬼神不能自神
神不神由人心之向背也
○祭告祈禱之禮
書舜典正月上日（朔日）受終（堯終帝位之事）于文祖（堯文德之祖也）
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三昭三穆）望于山川徧于羣神
月正元日（朔日）舜格于文祖（舜服堯喪三年畢將即位故復至文祖廟告焉）
大禹謨正月朔旦受命于神宗率百官若帝之初
武成厥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丁未祀于周廟邦甸侯

衛。駿速也奔走執豆籩。越三日庚戌。柴望。大告武成。

漢文帝卽皇帝位。入未央宮。十月辛亥。見於高廟。

光武卽位。爲壇營於鄗之陽。祭告天地六宗羣神俱從。

唐高祖卽皇帝位。命兼太尉蕭造告於南郊。

宋太祖卽皇帝位。差官告天地社稷羣神。

臣按國家之事。莫大於受終繼天命以出治。承祖宗而踐阼。必行告祭之禮。堯舜禹湯周武皆然。秦漢以來。乃有行不行者。崛起之君。出於草創。繼世之君。拘於諒闇。遂無一定之制。宜以唐虞爲則。攝位之初。旣告文祖。徧祀羣神矣。堯喪旣畢。復於文

祖之廟而告焉。竊意告祭之禮。宜於嗣統之初。遣禮官告於郊廟社稷羣望。分遣近臣徧祭天下羣神。迨夫喪畢。特於常祀之外。如舜格文祖。擇日躬詣郊廟。庶合舜典之義。以上告卽位儀

舜典。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柴燔柴 望秩望秩牲幣祝號次第于山川。五月南巡守。至於南岳。如岱禮。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岳。如初。十有一月朔巡守。至于北岳。如西禮。歸格于藝祖。用特。

禮記王制。天子將出。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禰。諸侯將出。宜乎社。造乎禰。類宜造皆祭名也

召誥。越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豐。惟太保先周公相宅。至于洛。卜宅。厥旣得卜。則經營。位成。周公朝至于洛。則達觀于新邑營。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成王從鎬京至於豐以遷都之事告文王廟

臣按成周初營洛邑。非惟告郊社以遷都之故。且以告上帝及社稷之神。俾安其位也。然無告廟之祭。意是時宗廟猶在於豐。廟宇雖成而未遷主乎。以上營都邑儀

祭統。古者明君爵有德而祿有功。必賜爵祿於太廟。示不敢專也。故祭之日。一獻。君降立於阼階之南。南鄉。所命北面。史掌書者由君右執策命之。再拜稽首。受書以歸

而舍釋也奠於其廟。示歸美也以上廟封之儀

周禮大祝。大師宜於社。造於祖。設軍社。類上帝。國將有事於四望。及軍歸獻於社。則前祝。先以祝辭告之

王制。天子將出征。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禰。禡行師之祭於所征之地。受命於祖。卜於廟也受成於學。決其謀也

曾子問曰。古者師行。必以遷廟主行乎。孔子曰。天子巡守。以遷廟主所遷昭穆以上之廟一主也行。載於齊車。言必有尊也。

曾子問曰。古者師行。無遷主。未有當毀之廟可遷之主則何主。孔子曰。主命。問曰。何謂也。孔子曰。天子諸侯將出。必以幣帛

皮圭告于祖禰。遂奉以出。載于齊車以行。每舍奠焉。而後就舍。反必告。設奠卒。斂幣玉藏諸兩階之間。乃出。蓋貴命也。

臣按先儒謂廟無虛主。有廟者不可以其主行。主命謂雖無木主。但所受於神之命。即主也。（以上師行之儀）

春秋左傳曰。龍見（建巳之月）而雩。（萬物始盛待雨而長此時而雩爲民心切也）

禮記月令。仲夏命有司爲民祈祀山川百源。大雩帝。用盛樂。乃命百縣雩祀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以祈穀實。

季秋之月。大饗帝。（雩所以祝饗所以報）

祭法。雩宗。（雩而曰宗尊也）祭水旱也。（雩以祭旱兼言水者雨以時至則亦無水患也）

臣按大雩之祭。備盛樂。集羣巫。八音迭奏。歌呼不絕。或舞而擗踊。或噓而嘆息。蓋以斯民窮苦之狀。烖傷之情。上達天聽。庶其有聞。垂憫念而降雨澤耳。後世此禮不傳。遇有旱暵。假異端之術。令方士用符呪。指斥怒罵。甚至殺害物命。耗蠹民財。貪天之功以希爵賞。嗚呼。上帝之靈。不以誠感而以法術劫制之可乎。臣請於郊兆之旁。擇地爲雩壇。命禮官參酌古今雩祭之禮。每歲孟夏以後。及遇有水旱舉行之。革異端之邪術。復古人之盛禮。庶幾上感天心。以致雨暘之時若。（以上大雩之祭）

禮記月令。仲春之月。元鳥（燕也）至。至之日。以太牢祠于高禖。（先禖之神）天子親往。后妃帥九嬪御。乃禮天子所御。帶以弓韣。（弓衣）授以弓矢于高禖之前。（燕以施生時巢人堂宇而生乳故以其至爲祠禖祈嗣之候）

臣按聖王制郊禖之祀。以爲祈嗣之禮。必順天時感物類。精意以禋之。備禮以祀之。庶幾高高在上。或有所聞。而有感格之祥。後世信方士之惑。設素饌投青詞。固不知聖人自有當行之禮也。古者祀高禖於郊壇。使后妃嬪御涉於祭天之所。亦覺褻瀆。臣請擇宮中潔靜之地。立爲禖壇。中設帝位。以高禖配。庶於禮爲宜。（以上高禖之祀）

周禮。大宗伯。國有大故。則旅上帝及四望。（旅合衆神而祭）

小宗伯。大烖。（謂國遭水火及年穀不熟）及執事禱祠於上下神示。凡天地之大烖。（天烖謂日月食星辰奔殞地烖謂震裂）類社稷宗廟。則爲位。

大祝。掌六祈。三曰禬。（國之凶荒民之札喪之類）四曰禜。（春秋祭禜之類）

春秋左傳。齊有彗星。齊侯（景公）使禳之。晏子曰。無益也。祇取誣焉。天道不諂。（一作慆疑也）不貳其命。若之何禳之。且天之有彗也。以除穢也。君無穢德。又何禳焉。若德之穢。禳之何損。

宋朱熹言於君曰。今州郡封域。不減古之諸侯。而封內

名山大川。未有望祭之禮。其有祠廟。亦是民間所立。淫誣鄙野。非復古制。乃舍其崇高深廣。能出雲雨之實。而傴僂拜伏於土木偶人之前。以求其滋養潤澤。於義既無所當。又其牲牢服器。一切循用流俗褻味燕器。於禮又無所稽。至於有山川而無祠廟者。歲時祈禱。遂不復禜於山川。而反求諸淫祀之鬼。則尤無義理。習俗相承。莫知其繆。以上禜祭

周書。金滕曰。王有疾。弗豫。公爲三壇同墠。除地也爲壇於南方北面。周公立焉。植璧秉珪。珪璧所以禮神乃告太王王季文王。史太史乃冊祝曰。惟爾元孫某。武王遘遇也厲惡也虐暴也疾。若爾三王。是有丕元子也子之責于天。以旦代某之身。錄其文敘其事藏於金滕之匱

臣按或問程頤。周公欲代武王死。其知命乎。頤曰。只是要代兄。豈更問命。或又問朱熹。亦有此理否。熹曰。聖人爲之。亦須有此理。楊時謂聖人固知天理然。只爲情切。猶於此僥倖萬一也。故至誠爲之。吁。誠之一言。其感格上天之本乎。不然。則流於王莽之僞矣。

周禮。女祝。掌王后之內祭祀。凡內禱祈福祠報福之事。掌以時招招取善祥梗禦捍惡之未至禬除去見在之災禳推却見在變異之事。以除疾殃。

男巫。春招招吉祥弭去禍祟以除疾病。

臣按商書有巫風之說。則巫在商已有之。而周公於巽卦爻辭。亦有史巫之占。周禮以之設官。司巫掌羣巫之政令。有男巫女巫。天有旱暵則舞雩。國有大烖則待命。人有疾病則招弭。是巫之設。凡國之祭望喪事。禬禜祈禳。無不與焉。其要在通鬼神而已。故孔子論人不可無恒。以巫醫並言。孟子論術不可不慎。以巫匠並言。蓋以禱于上下神示。其責尤重也。後世巫不設官。而禬禜禱祀則未嘗廢。

巫之事。遂流於淫誣妖誕。而學老氏者。遂陰竊巫覡之柄。以爲禳星告斗之法。其後佛氏又倣老氏而爲之。世儒遂謂巫不誅。醫不行。殊不知五代之世。醫與巫並行也。苟如周人設官而禁其爲幻誕矯誣僭越之事。是亦絕地天通之一事也。以上禱疾

方相氏。掌蒙熊皮。黃金四目。元衣朱裳。執戈揚盾。帥百隸而時難儺也以索搜也室毆疫。

禮記。月令。季春之月。命國難。九門磔裂牲攘除禍以畢春氣。仲秋之月。天子乃難。以達秋氣。季冬之月。命有司大難。旁磔。漢志。先臘一日大難。以逐惡鬼於禁中。

臣按儺法始於周禮漢唐以來其法猶存漢以中黃門爲之以其出入禁掖爲便今世此法不傳然宮中邃密陰氣偏盛不能無影響之疑於是假外道以驅除之元人遣西番僧入宮持呪每歲元正命所謂佛子者張白傘蓋偏遊都城此何理也請酌漢唐之制俾內臣爲索室逐疫之法是亦闢異端嚴宮禁之一事也（以上大儺）

隋文中子曰封禪非古也其秦漢之侈心乎

馬端臨曰太史公作封禪書以爲古受命帝王未嘗不封禪且引管仲答齊桓公語以爲古封禪七十二

家自無懷氏至三代皆有之蓋出於齊魯陋儒之說詩書所不載非事實也當以文中子之言爲正

梁天監中有請封禪者著作佐郎許懋建議曰舜封於泰山禪於梁父刻石記號此緯書之曲說七十二君燧人之前世質民淳安得泥金檢玉結繩而治安得鐫文告成妄亦甚矣若聖主不須封禪若凡主不應封禪

胡寅曰封禪之事漢唐之君往往行之曾無一人建議明白如許懋者賢哉懋乎其學可謂正矣漢唐以來緯書行而經學弛重以鄭元博聞寡要不知折衷於聖人而惟緯書之信世無稽古大儒稽古言以袪羣惑遂使有天下者於無事時肆其侈心千乘萬騎巡守侈費登山琢石夸大功德或有祕祝以祈不死取笑當代貽譏後來（以上封禪）

○釋奠先師之禮

周禮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之子弟焉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爲樂祖祭於瞽宗

禮記王制天子出征反釋奠于學以訊馘告（學者文德之地故以告也）

月令仲春之月上丁命樂正（樂官之長）習舞釋菜仲丁又命

樂正入學習樂（釋菜用丁文明之象）

文王世子（禮記篇名）凡學春官釋奠于其先師秋冬亦如之凡始立學者必釋奠于先聖先師及行事必以幣

學記大學始教皮弁祭菜示敬道也

漢高帝過魯以太牢祀孔子（此漢以來祀孔子之始）

平帝元年初追謚孔子曰褒成宣尼公（尊崇孔子始此）

臣按平帝時政出王莽假崇儒之名以收譽望文姦謀聖人在天之靈其不之受也必矣有若謂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夫子豈一言一行之善可以節惠立謚哉然則不加謚號將何以稱曰萬世之

下。惟曰先師孔子。以見聖人所以爲萬世尊崇者在道。不在爵位名稱也。

安帝延光中。祀孔子及七十二弟子於闕里。（祀孔子弟子始此）

魏正始中。令太常釋奠以太牢祀孔子於辟雍以顏淵配。（漢以來釋奠之禮始見於此前此祀孔子皆於闕里至是始行於太學）

晉武帝詔皇太子親釋奠於太學。（太子釋奠始此）

南宋文帝元嘉中。太子釋奠採晉故事裴松之議應舞六佾宜設軒懸之樂。（釋奠用六佾軒懸之樂始此迨明成化中加八佾）

元魏文成帝詔宣尼廟別敕有司行薦享之禮。（有司薦享始此）

北齊。每月朔。制祭酒領博士以下。及國子諸學生以上

太學四門博士升堂。助教以下太學諸生階下拜。（朔日行禮始此）

唐高祖武德中。詔國子學立周公孔子廟各一所四時致祭。（自魏釋奠孔子於辟雍至魏始有廟然不知其何時立也至是始詔國子立廟）

太宗貞觀中。房元齡議武德中詔釋奠太學以周公爲先聖。孔子配享。臣以爲周公尼父。俱稱聖人。庠序置奠。本緣孔子。故晉宋梁陳隋皆以孔子爲先聖顏回爲先師。請停周公升孔子爲先聖以顏回配。從之。（孔子爲先聖顏子爲先師始此）

又詔皇太子釋奠於先聖先師。皇太子爲初獻。國子祭酒爲亞獻。司業爲終獻。諸州刺史爲初獻。上佐爲亞獻。博士爲終獻。縣學令爲初獻。丞爲亞獻。無博士。以主簿爲終獻。

臣按此後世國學遣官釋奠之始。前此蓋學官自祭也。而州縣以守令主祭。亦始於此。

又詔以左邱明卜子夏公羊高穀梁赤伏勝高堂生戴聖毛萇孔安國劉向鄭衆杜子春馬融盧植鄭康成服子愼何休王肅王輔嗣杜元凱范甯賈逵。二十二人代用其書垂於國胄。自今有事於太學。並令配享尼父廟堂。（先儒配享始此）

高宗乾封元年。追贈孔子爲太師。後又贈顏回太子少師。曾參太子少保。並配享孔子廟。（追贈孔門弟子始此以曾參配享亦始此）

元宗時。司業李元瓘言。孔子廟顏子配。其像立侍。準禮授坐不立。授立不跪。請據禮文合從坐侍。又四科弟子閔子騫等雖列像廟堂。不參享祀。謹按祠令何休等二十二賢猶霑從祀。豈有升堂入室弟子。獨不霑配享。請列享在二十二賢之上。曾參孝道可崇。準二十二賢從享。詔顏子等十哲宜爲坐像。悉令從祀。曾參特爲坐像坐十哲之次。

馬端臨曰。禮記釋奠于先聖先師之說。鄭康成釋先

師以爲如禮有高堂生樂有制氏詩有毛公書有伏生之類自是言釋奠者本禮記言先師者本鄭氏唐貞觀時遂以左邱明以下二十二人爲先師配食孔聖夫聖作之者也師述之者也述夫子之道者親炙莫如十哲七十二賢傳授莫如子思孟子必如是而後可以言先師可以繼先聖舍是不錄而皆取於說經諸儒姑以二十二子言之獨子夏無以議焉左邱明公羊高穀梁赤猶曰受經於聖人而得其大義至於高堂以下謂之經師可矣非人師也如毛鄭之釋經於名物固爲賅洽而義理間有差舛至王輔嗣之

宗旨老莊賈景伯之附會讖緯已非聖人之學矣又況戴聖馬融之貪鄙其素履當見擯於洙泗今俱在侑食之列而高弟子除顏淵外反不得與李元瓘懇懇言之僅得升十哲曾子儕於二十二子之列而七十二賢俱不霑享祀蓋拘於康成之注而以專門訓詁爲盡得聖人之傳也

臣按塑像之設因佛教入中國始有也觀李元瓘言顏子立侍則在唐前已有矣姚燧有言北史敢有造泥人銅人者誅之則泥人固非中土爲主以祀聖人法也國初首建太學聖祖灼見千古之非

自夫子以下像不土繪祀以神主夫國學廟貌非但爲師生瞻仰之所天子視學實於是乎致禮焉聖人百世之師坐而不起猶之可也若從祀諸儒皆前代縉紳或當代臣子君拜於下而臣坐於上可乎或謂既已摶土爲之事之爲聖賢一旦毀爲泥滓似乎不恭竊觀聖祖詔毀郡邑城隍塑像用其土泥壁以繪雲山載在令甲可考也程頤論人家祖宗影有一毛不類則非其人彼親見其人而貌若有毫髮之不肖似尚非其人況工人隨意信手而爲之者哉

開元中追謚孔子爲文宣王贈顏子爲兗國公閔損等九人爲侯曾參等爲伯孔子封王弟子封公侯始此

臣按自漢平帝追謚孔子爲宣尼公後世因謂孔子爲宣父又謂爲宣尼至是又加文與宣爲謚然文之爲言謚法所謂經緯天地者也孔子亦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以是謚之固亦幾矣若宣之爲宣謚法之美不過聖善周聞而已豈足盡吾聖人哉況唐之前北齊高洋李元忠南齊蕭子良隋長孫覽之數人者固先有此謚矣天生聖人爲萬世道德之宗主稱天以誅之猶未足以稱其德彼

區區荒誕之稱何足為聖人輕重哉

宋真宗咸平中追謚孔子為元聖文宣王費侯閔損以下皆為公郕伯曾參以下為侯魯史左邱明以下為伯尋以犯聖祖諱改元聖為至聖

臣按真宗詔有司討漢唐褒崇先聖故事初欲追謚為帝或言宣父周之陪臣周止稱王不當加帝號故第增美名曰元聖蓋以春秋演孔圖曰孔子母感黑帝而生故曰元莊子曰恬澹元聖素王之道遂取以為稱嗚呼孔子之道非一言一義所可盡謚之有無不足輕重况加之非聖之言既加之

矣又以犯其祖諱而改之哉

仁宗時孫奭言舊禮以祭酒司業博士為三獻新禮以三公行事近年只差獻官二員通攝未副崇祀嚮學之意

臣按太祖國子祭酒誥略曰大學之設所以教君之嗣貴臣之子名曰大學既立之矣則爵官以司之以專文學乃曰師師乃泛稱官稱曰何曰祭酒斯官之首者不獨教生徒而已其職亦首在祀事也且仲尼歷代崇其德王者親祭必寡故設官以代祭之名曰祭酒所以祭酒之職潔牲牢精籩豆祭不失時則禮焉或云為飲之長而先奠之曰祭酒斯說未然今特授為國子祭酒尚竭乃恭而臨祭靜乃神以對神庶不負委令之意臣請如舊制主祭遣內閣大臣其亞獻終獻如唐宋遣祭酒司業或春秋二祭迭遣焉庶合太祖誥詞盛意

神宗元豐中以孟子同顏子配食宣聖荀况楊雄韓愈並從祀（孟子配享始此自唐以左邱明二十二人從祀至是始以荀况三人從之）

徽宗崇寧中從司業蔣靜請文宣王用冕十二旒服九章（宣聖用天子冕旒始此）

大觀中詔躋子思從祀

理宗淳祐中加周敦頤張載程顥程頤封爵與朱熹並從祀孔子廟庭又加張栻呂祖謙伯爵從祀孔子（周程張朱從祀始此）

度宗咸淳中以顏回曾參孔汲孟軻並配孔子升顓孫師於十哲列邵雍司馬光於從祀（顏曾思孟配享始此）

元成宗大德中制加孔子號曰大成

仁宗皇慶中以許衡從祀孔子

文宗至順中加封顏回為兗國復聖公曾參郕國宗聖公孔伋沂國述聖公孟軻鄒國亞聖公又加孔子父母封爵始以董仲舒從祀孔子

洪邁曰自唐以來以顏淵至子夏爲十哲坐祀堂上其後升顏子配享則進曾子於堂居子夏之次以補其闕然顏子之父路曾子之父點乃在廡下子處父上神靈有知何以自安所謂子雖齊聖不先父食正謂是也

姚燧曰江之左進曾子子思並顏孟別躋子張於曾子之舊由孟子而視子思師也由子思而視曾子又師也子思孔子孫也弟子於師孫於祖坐而語道者有之非可並南面燧知四子必避讓於冥冥之中不自安於堂上況又祀無繇點鯉於庭其失在於崇子

而抑父夫學宮將以明人倫而倒施錯置於數筵之地奚以爲訓

臣按熊禾謂宜別設一室以齊國公叔梁紇居中南面顏路曾皙孔鯉孟孫氏侑食西嚮春秋二祀以齒德之尊者爲分獻官行禮於齊國之前其配位如之則亦可以示有尊而教民孝矣然臣以爲今天下州縣皆有祭處處皆設恐至煩瀆說者謂泗水侯孔林自有廟曲阜侯宜祀於其子顏子之廟而以顏子配萊蕪侯無後今嘉祥有曾子墓當有祠宜於此祀萊蕪侯以曾子配否則立一廟於曲阜特祀三子而以顏子曾子子思配熊禾謂有王者作禮當損益祀不可瀆也姑誌於此

洪武中敕每月朔望祭酒以下行釋菜禮郡縣長以下詣學行香

臣按朱熹曰謁宣聖焚香不是古禮捻香不當叩頭只直上捻香了却出笏叩首而降拜由是言之則在宋已有矣其行禮當以朱氏言爲則

正統中以宋胡安國蔡沈眞德秀元吳澂從祀

臣按國家以先儒從祀孔廟非但崇德蓋以報功也是以宋時屢以歐陽脩蘇軾孫復胡瑗爲請近

日亦以楊時羅從彥李侗爲言而議者皆不之從以其無功於經也其已列從祀者若荀况戴聖馬融王弼杜預之輩屢有請革其祀而至今猶列祀典豈不以弼等雖德行有虧然弼有功於易預有功於春秋聖有功於禮有其舉之莫敢廢也臣考禮止釋奠于先聖先師無從祀之說從祀之說始於唐太宗以左邱明等二十二人配食先師自是之後益以荀况揚雄韓愈宋南渡後加以周程張朱邵馬及張栻呂祖謙元人加以董仲舒許衡本朝又加以此四人者蓋安國傳春秋沈註書德秀

著大學衍義澂著諸經纂言皆有功於聖門者也已祀而黜者惟楊雄一人若孔孟以後之儒有功於聖經者無不祀矣楊時從學於二程載道而南使無時焉則無朱熹矣何也宋金分裂時程學行於南蘇學行於北雖伊洛間不復知有程氏之學時載二程之道而南使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道大明於世其功不可泯也乃不得如言性惡之荀況宗旨老莊之王弼附會讖緯之賈逵並祀孔廟以從於二程之後朱呂之前豈非闕典歟

熊禾曰先王建學必祀先聖先師自古至今未有以異

獨五學之說不同禮家謂詩書禮樂各有其師所以為祀亦異則疑出於漢儒專門之附會三代以上大道未分必不至此夫京師首善之地莫先於天子之太學太學祀典宜自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其道德功言載之六經傳在萬世若以伏羲為道之祖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各以其次而列焉皐陶伊尹太公望皆見而知者周公不惟為法於天下而易詩書所載與夫周禮儀禮之書皆可傳於後世至若稷之立極陳常契之明倫敷教夷之降典益之贊德傅說之論學箕子之陳範皆可以與享於先王者以此秩祀天子之學禮亦宜之若夫孔子兼祖述憲章之任其為天下萬世通祀則自天子下達矣

宋濂曰周立四代之學所謂先聖者虞庠則以舜夏學則以禹殷學則以湯東膠則以文王復各取左右四聖成其德業者為先師以配享此天子立學之法也如禾言則道統益尊三王不汨於醫師太公不辱於武夫矣

臣按本朝京師歷代帝王廟以當時功臣配享與禾議合但不領於學官耳請於帝王廟設宮懸備佾舞一如文廟春秋遣官致祭如祀孔子而太學

則祀宣聖如故

禾又曰禮有祀先賢於東序祭鄉先生於社之文以一國一鄉論之各有先賢鄉先生其節行足以師表後進軌範薄俗者固鄉國所當祀矣孔明之在南陽辛幼安之在東海張九齡之在曲江陽城之在晉鄙三代而下論天下人物亦當首稱正使列侍聖門夫亦何嫌又如蜀之文翁閩之常袞首開一方文治雖千載猶思慕之凡若此類宜詔郡國按其舊志採其尤著者列之羣祀成秩無文

臣按今世州郡縣學往往有鄉賢祠然多出私祭

非朝廷祀典所秩者。乞如禾議行之。

唐元宗開元中。置太公廟。令兩京諸州各置太公廟。以張良配享。選古名將以備十哲。二八月上戊致祭。如孔子禮。

司馬光曰。經緯天地之謂文。戡定禍亂之謂武。自古不兼斯二者而稱聖人。未之有也。豈孔子專文而太公專武哉。自生民以來。未有如孔子者。豈太公得與抗衡哉。自古有發命大司徒教以車甲。羸股肱決射御。受成獻馘。莫不在學。欲其先禮義而後勇力也。孫吳以降。以勇力相勝。狙詐相高。豈足數於聖賢之門

而謂之武哉。使太公有神。必羞與之同食矣。

臣按。觀光之言。則武成不當有廟明矣。太公之神。則當祀於歷代帝王廟。以配文武。其餘名將有功於一時者。各祀於所生之地及立功之處可也。

大學衍義補輯要卷七

明瓊山邱　濬撰　粵西陳宏謀纂輯

治國平天下之要　崇教化

總論教化之道

易臨大象曰。澤上有地。臨。君子以教思无窮。容保民无疆。

臣按。保民以何為先。曰教之。教之之道。驅迫之不可也。操切之不可也。徒事乎法不可也。必刻以期不可也。必也匡之直之。輔之翼之。優而游之。使自休之。厭而飫之。使自趨之。如江河之潤。如湖海之

浸。是之謂教思焉。舉一世而甄陶之。合萬邦而協和之。由无息而至於悠遠。由動變而至於能化。无一人而不化。无一地而不到。无一日而或間。豈有窮盡也哉。如是則凡形氣有生之類。皆在吾度量包容之中。有相生相長之樂。无此疆彼界之殊矣。彼徒臨之以威。齊之以政者。其意思淺且促矣。既淺且促。則窒不能容之矣。豈能保民而至於无疆哉。

觀之彖曰。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下觀而化也。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

臣按聖人觀天之神道以設教謂如天之春而夏而秋而冬當暖而暖當寒而寒無一時之差忒不見其有所作爲自然而然所謂神也聖人體之設爲政教故下民觀感化服所謂以神道設教者如此俗儒不知此義乃以河圖洛書爲神道設教謂聖人畫卦演疇皆假托神明以爲幻化之術遂啟時君矯誣妄誕之端吁經旨一言之差流禍至於如此可不戒哉

象曰風行地上周及萬物爲由歷周覽之象觀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

臣按劉彝謂觀民設教如齊之末業而教以農桑衛之淫風而教以禮別奢如曹則示之以儉儉如魏則示之以禮之類是也蓋四方之俗各有偏尚因其偏而歸之於正則四方之俗皆得其中此聖王所以必省方而觀民觀民而設教也後世巡守之禮不行采詩之官不設朝廷施政不復因民一聽民俗之所爲而已矣

賁之彖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臣按天有日月星辰四時六氣其形象之昭然氣運之錯然皆有文而可觀也日月有朔望星辰有次舍四時有運行六氣有流布吾於是審察之體其不息者以自強因其失次者以自儆隨其時而授以耕作之候順其氣而教以豫備之方此察於天而省於己也人有三綱六紀禮節法度其彝倫之秩然典則之粲然皆有文而可觀也三綱在所當正六紀在所當脩禮節不可失法度不可斁吾於是化導之因其自然加之品節順其當然爲之導達引其性而納之道義之中矯其偏而歸之中正之域此化其人而成其俗也噫大易人文化成天下一語誠自古帝王繼天立極之大經大本也

書舜典帝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遜順也汝作司徒掌教之官敬敷五教在寬此萬世帝王爲教之始

臣按敬以持乎己則整齊嚴肅不失於怠荒寬以施於人則從容漸次不失於迫切敬寬二字乃萬世掌教者所不能易也後世人君惟急於財賦兵刑其於教也特慕其名而應故事耳所謂寬者往往流於縱弛况能敬乎

武成曰重民五教五典之教惟食喪祭五教三事所以立人紀而厚風俗也

臣按舜命契曰敬敷五教武王功成治定亦惟重民五教可見帝王之治必本於教而所以爲教不

外五倫也

洛誥曰。聽朕教汝於棐民彝。汝乃是不蘉。乃時惟不永哉。篤（篤厚先後不忘）敘（不紊）乃正父。罔不若予。不敢廢乃命。汝往敬哉

蔡沈曰。此教養萬民之道也。聽我教汝所以輔民常性之道。汝於是而不勉焉。則民彝泯亂。非所以長久之道矣。正父。武王也。猶今稱先正云者。言篤敘武王之道。無不如我。則人不敢廢命矣

臣按。武成曰。重民五教。則武王輔民常性之道也。武王以是自勉。使彝倫攸敘。而益厚所以為子孫

祈天永命之本。成王誠能聽周公之教。勉乎乃考重民五教之道。以輔翼乎民。篤之而不忘。敘之而不紊。亦如公之所以篤敘武王者。則人不敢廢乃命矣。大抵教道之興廢。係天命之去留。教道興則天理明。而民彝敘。民知尊君親上。而不生背畔之心。不然則智者欲欺愚。強者欲陵弱。令之而不從。治之而不服。至於用刑罰動干戈。而國祚不能以久長矣。故創業之君。拳拳以教化為先。繼體者誠能篤敘前人之道。而敬行之。非獨厚民彝。將以永天命也。大哉。敬乎帝舜以勉契。君勉臣也。周公以勉成王。臣勉君也。其萬世君臣立教之本乎。

周官曰。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擾兆民。（擾馴而習之。拊而入之。畜而養之也）

君牙曰。弘敷（大而布之）五典。式和（敬而和之）民則。（民彝）爾身克正。罔敢弗正。民心罔中。惟爾之中。（正以身言。無邪行也。中以心言。無邪思也）

周禮。大司徒。因此五物者民之常。而施十有二教焉。一曰以祀禮教敬。則民不苟。二曰以陽禮教讓。則民不爭。三曰以陰禮教親。則民不怨。四曰以樂禮教和。則民不乖。五曰以儀辨等。則民不越。六曰以俗教安。則民不偷。七曰以刑教中。則民不虣。（暴）八曰以誓教恤。則民不怠。九曰以度教節。則民知足。十曰以世事教能。則民不失

職。十一曰以賢制爵。則民慎德。十二曰以庸制祿。則民興功。（五教綱也。十二教詳其目）

臣按。聖人之所謂教。不但敷五典而已。凡禮樂刑政之施。儀則等威之制。爵祿誓戒之事。世業士俗之常。莫不有教存焉。一事之行。而有一教之寓。此三代盛時。邦國都鄙。比閭族黨之間。禁令之所施。行耳目之所漸染。日用之所見聞。何者非軌民之法則。囿民之教條哉。後世有教之名。無教之實。況又有非所教而教者哉。

正月之吉。始和布教於邦國都鄙。乃縣（平聲）教象之灋於

象魏（雉門兩觀）使萬民觀教象挾日（一句爲挾）而斂之乃施教灋於邦國都鄙使之各以教其所治民

禮記王制曰司徒脩六禮以節民性明七教以興民德齊八政以防淫一道德以同俗養耆老以致孝恤孤獨以逮不足上賢以崇德簡（差擇）不肖以絀惡（此言司徒之教即舜之命契者也）六禮冠婚喪祭鄉相見七教父子兄弟夫婦君臣長幼朋友賓客八政飲食衣服事爲異別度量數制

臣按五教在書則謂之敷七教在禮則謂之明而皆司徒所掌敷者頒之於天下明者講之於學校也

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者異俗剛柔輕重遲速異齊（去聲）五味異和器械異制衣服異宜脩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

吳澂曰教即七教是也脩謂其教皆明無所廢闕政即八政是也齊謂其政並舉無所參差以廣谷大川而言則地產有異而其習尚之所安各異其俗故雖導之以教然亦不改易其所安之俗使之各得以安其所安也以剛柔輕重遲速而言則天稟有異而其身口之所便各異其宜故雖正之以政然亦不改易其所便之宜使之各得以宜其所宜也

子曰庶矣哉　全章

胡寅曰漢之文明唐之太宗亦云庶且富矣西京之教無聞焉明帝尊師重傅臨雍拜老宗戚子弟莫不受學唐太宗大召名儒增廣生員教亦至矣然而未知所以教也三代之教天子公卿躬行於上言行政事皆可師法彼二君者其能然乎

董仲舒曰夫萬民之從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隄防之不能止也是故教化立而姦邪皆止者其隄防完也教化廢而姦邪並出刑罰不能勝者其隄防壞也古

之王者明於此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爲大務立太學以教於國設庠序以化於邑漸民以仁摩民以誼節民以禮故其刑罰甚輕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習俗美也聖王之繼亂世也掃除其迹而悉去之復脩教化而崇起之教化已明習俗已成子孫循之行五六百歲尚未敗也

○設學校以立教

易頤（義主於養）之彖曰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養正則吉）

臣按頤養之義以貞正爲道苟不以正御[illegible]國之

田文養士至三千餘人東都之延熹太學生至三萬餘人適足以起亂果何益哉

書舜典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胄子（天子至卿大夫之適子也）直而溫寬而栗（莊敬）剛而無虐簡而無傲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胄子將有天下國家之責其教之專在於學）

詩大雅棫樸詩曰倬彼雲漢（大也天河）為章于天（文章）周王壽考遐（與何同）不作人（文王九十七乃終故言壽考作人謂變化鼓舞之也）

思齊詩曰肆成人（冠以上為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古之人無斁譽（名也）髦（俊也）斯士（文王德純而不已故令此士皆有聞譽而成其俊乂之美）

呂祖謙曰聖人流澤萬世莫大於作人所以續天地生生之大德也文王之無斁夫子之誨人不倦其心一也

臣按學校之設所以明人倫也蓋倫理之在人人人有之而不能人人盡其道聖人於是選其少俊者聚之學宮而教之俾講明其道而眞知其所以然與其所當然而決然不疑焉則與日用之以理天下之務治天下之人為臣則忠為子則孝臨事則不苟避見義則必勇為平時則犯顏敢諫臨難則仗義死節而思以其身當天下之重任世道之責未有不本乎學者也然理固貴乎講明而氣尤在乎振作要必上之人久於其道凱以強教之而張之當其機弟以說安之而弛之適其會鼓而舞之振而作之使之有感發興起之心歡欣交通之志則其得之於天浩然剛大者塞乎天地之間而不餒矣詩稱文王之世濟濟多士而國家以寧者蓋有以獲乎作人之效也

文王有聲曰鎬京辟廱（大射行禮之處）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皇王烝哉（君也此言武王徙居鎬京講學行禮而天下自服）

臣按辟廱自文王已有之至武王始專以為天子之學

魯頌泮水頌僖公能脩泮宮也

項安世曰古之為泮宮者其條理不見於經而有詩在焉首三章則言其君相之相與樂此而已自四章以下乃其學法自敬其德而至於明其德明其德而至於廣其心廣其心而至於固其謀此則學之本也自威儀孝弟之自脩而達於師旅獄訟之講習自師旅獄訟之講習而極於車馬器械之精能此則學之事也自烈祖之鑒其誠而至於多士之化其德自多士之化其德而至於遠夷之服其道此則學之功也

臣按此詩可以考學校之條理雖曰頌禱之辭亦見三代盛時學校關係有如項氏所云者後世設學專爲教讀學生之所於讀書作文外一無所事則名存而實亡矣

詩序子衿刺學校廢也亂世則學校不脩焉菁菁者莪樂育材也君子能長育人材則天下喜樂之矣

臣按詩序謂亂世則學校廢治世則樂育賢才可見世道之治亂係乎人材之有無人材之有無由乎學校之興廢然則脩學宮育賢才使青青子衿有喜樂之心無挑達之失豈非王政之大務歟

周禮太宰以九兩（耦也民有耦則不散）繫（聯綴也）邦國之民三曰師以賢得民四曰儒以道得民八曰友以任（相任以事）得民

大司徒以本俗六安萬民四曰聯師儒五曰聯朋友

葉時曰太宰繫邦國之九兩參之以司徒安萬民之六俗而皆以師儒行乎其中誠以九兩無師儒之繫則無以淑人心六俗無師儒之聯則無以厚民俗師者所以宗主名教者也儒者所以扶持名教者也師道不立則天下無善人儒道不立則天下無正學雖有土地富貴治利族任何所恃以相繫雖有宮室墳墓兄弟朋友何所恃以相聯甚矣天下一日不可無師儒之功也

師氏以三德教國子一曰至德以爲道本二曰敏德以爲行本三曰孝德以知逆惡教三行一曰孝行以親父母二曰友行以尊賢良三曰順行以事師長居虎門之左以教國子弟凡國之貴遊子弟學焉（貴謂有職守在學者遊謂無職守不在學者）

保氏養國子以道乃教之六藝一曰五禮二曰六樂三曰五射四曰五馭（同御）五曰六書六曰九數乃教之六儀一曰祭祀之容二曰賓客之容三曰朝廷之容四曰喪紀之容五曰軍旅之容六曰車馬之容

大司樂掌成均（五帝學也周人立此學之宮）之法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之子弟焉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祗庸孝友以樂語教國子興道諷誦言語以樂舞教國子舞雲門大卷（皆黃帝樂）大咸（堯樂）大磬（舜樂）大夏（禹樂）大濩（湯樂）大武（武王樂）

禮記王制曰天子命之教然後爲學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天子曰辟雍諸侯曰頖宮

陳澔曰辟明也雍和也君則尊明雍和於此學中習道藝使天下之人皆明達諧和也頖之言班所以班政教也舊說辟雍水環如璧泮宮半之蓋東西門以南通水北則無水也

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雖曰四時各有所習其實未嘗截然棄彼習此亦互言也王大子王子羣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國之俊選皆造焉凡入學以齒學以明倫凡者無貴賤皆以齒也文王世子凡學世子及學士必時四時各有所教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皆於東序小樂正學干大胥贊相助之籥師學戈籥師丞贊之胥鼓南春誦夏弦大師詔之瞽宗秋學如字禮執禮者詔之冬讀書典書者詔之禮在瞽宗書在上庠明堂位曰米廩藏此米於學宮亦教孝之意有虞氏之庠也序夏后

氏之序也瞽宗殷學也頖宮周學也此明魯得立四代之學學記曰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學乎又曰古之王者建國君長也民教立教學立學為先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當為遂萬二千五百家為遂有序國有學

臣按真德秀言古法其近民者教彌數故二十五家為閭閭有塾民朝夕處焉四閭為族則歲之讀法十有四士生斯時不待去桑梓而有學有師敬敏任恤則閭胥書之孝弟睦婣則族師書之其所以教又皆因性牖民納諸至善之域禮鎔樂冶以成其德達其材今世里民無學士嘗去土著而事遠遊行之脩竊無所於考至其設教以琢辭鎪句為巧詭聖僻說為能非惟無以淑其人抑且重斵喪之也真氏此言切中秦漢以來教學之弊矣竊觀三代以後之君以武功定天下往往緩於文事漢歷高惠文景至武帝始立太學宋歷太祖太宗真宗至仁宗州郡始有學我聖祖立國子學於未登極之前立郡縣學於登極之後又立社學與古人家塾黨庠術序名雖不同其以土著教人則一也

比年入學中年考校一年視離經離絕經書句讀辨志別其趨向邪正三年視敬業所習無怠樂羣朋徒無睽五年視博習不以程度為限制親師於訓誨知嗜好七年視論學取友謂之小成九年知類知其類聚通達明通義理強立而不反謂之大成夫然後足以化民易俗近者說服而遠者懷之此大學之道也此古者學校遂年比校之法

大學始教入學之初皮弁祭菜有司衣皮弁之服祭蘋藻之菜示敬道也宵雅小雅肄習也三釋菜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官其始也三詩取居官受任之美誘其初志入學鼓篋入學時擊鼓發篋出其書孫其業也以孫順之心進其德業夏楚二物收其威也收斂威儀未卜禘五年大祭不視學游其志也不五

時觀而弗語春秋視學無有言說存其心也幼者聽而弗問聽受師說無有問難學不躐等也此七者教之大倫也此古者學校示教之法

大學之教也時春夏秋冬教四時之教必有正業退息必有居學不學操縵操弄琴瑟之絃不能安絃不學博依廣求物理之所依附不能安詩不學雜服冕弁衣裳之類不能安禮不興其藝即三者之學不能樂學好也故君子之於學也藏焉脩焉息焉游焉夫然故安其學而親其師樂其友而信其道是以雖離師輔而不反也今之教者呻吟諷之聲其佔視也畢簡也多其訊問也言及于數所言不止一端進而不顧其安使人不由其誠教人不盡其材其施之也悖其求責也之也佛弗夫然故隱其學而疾其師苦其難而不知其益也雖終其業其去之必速教之不刑其此之由乎

吳澂曰今之師誦其所視之簡多其所告之辭學者未可以進而又進之不顧其所學已安否也實知此一理而後使之別窮一理是謂由其誠能行此一事而後教之別爲一事是謂盡其材否則使之不由其實教之不盡其能也不觀其己知己能而進之以未知未能是其施教於人也先後失宜故曰悖不俟其自知自能而强之以必知必能是其求責於人也淺

深莫辨故曰佛

臣按祖宗設學立師儒以教導之命有司以提調之正統中以學政廢弛乃各道添風憲官一員專督學政蓋欲振作其頹惰耳非使其人各爲一法以敎一方之學者夫孔門弟子猶分四科顧以中人以下之私見而欲盡律一方之人才使之如己非獨不能成其不成之才幷可成者亦分其志墮其業矣臣以爲兩京十三藩所用者須十有四人其人未易得也莫若復祖宗之舊敕內閣儒臣將洪武初議定格式及憲綱等書參以聖賢教學之法以中人以下爲準立爲學校教養法式頒行天下俾師儒之教生徒之學守令之提調悉依此式憲臣所至以此考驗其所以教學提調者不合此式則有罰大抵學校之教德行爲先然德行難於考驗必先考其藝業藝業者讀書作文寫字也隨其學力所至以爲數本經四書史鑑經義策論其正業也有志及於子集及作詩辭者聽其出題不許裁截破碎課藝不許奇怪尖新每月學校將所出題目申提學憲臣憲臣申禮部轉行翰林院國子監看詳是亦一道德之大端也

大學之法禁於未發之謂豫當其可之謂時不陵節而施之謂孫順也相觀而善之謂摩此四者教之所由興也發然後禁則扞格而不勝不能承當其教時過然後學則勤苦而難成雜施而不孫則壞亂而不脩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燕朋逆其師燕辟廢其學此六者教之所由廢也

學者有四失教者必知之人之學也或失則多才有餘者或失則寡才不足者或失則易俊快或失則止滯澁此四者心之莫同也知其心然後能救其失也教也者長善而救其失者也

尚書大傳曰公卿之太子大夫元士之適子十有三年始入小學見小節焉踐小義焉二十入大學見大節焉踐大義焉故入小學知父子之道長幼之節入大學知君臣之義上下之位故爲君則君爲臣則臣爲父則父爲子則子

漢董仲舒對策曰王者治天下莫不以教化爲務立太學以教於國設庠序以化於邑又曰養士莫大乎太學太學者賢才之所關教化之本原也今以一郡一國對亡應書者無應舉賢良文學之詔書是王道往往而絕也願陛下興太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數考問以盡其材則英俊宜可得矣

臣按漢興高祖未遑庠序之事至武帝始立學校之官皆自仲舒發之

元朔中公孫弘請爲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復其身太常擇民年十八已上儀狀端正者補博士弟子漢以後太學始此

唐太宗增創學舍一千二百間國學太學四門學名亦增生員其書筭各置博士凡三百六十員其屯營飛騎亦給博士授以經業高麗百濟高昌吐蕃諸國酋長亦遣子弟請入國學國學之盛近古未有

陽城爲國子司業引諸生告之曰凡學者所以學爲忠與孝也諸生有久不省親者乎明日辭城還養者二十輩有三年不歸侍者斥之

宋仁宗慶歷中范仲淹等建議請興學校本行實乃詔州縣立學時胡瑗教學於蘇湖是時方尚詞賦獨湖學以經義時務有經義齋治事齋經義齋擇通經有器局者居之治事齋人各治一事又兼一事如邊防水利之類故天下謂湖學多秀彥其出而筮仕往往取高第及爲政多適於世用由講習有素也至是詔州縣皆立學於是建太學於京師有司請下湖州取瑗法以爲太學

法著爲令。

臣按聖祖初設學。擢許存仁爲博士。以專學事。繼陞學爲四品。始設祭酒。卽拜存仁爲之。存仁元儒許謙之孫。謙承考亭正學。故存仁爲教。一宗朱氏。非六經四書不讀。非濂洛關閩之學不講。乃全體大用之學。所謂治事已在經義之中。一時學校之士。無不明經者。凡水利邊防等事。皆自此而推也。

神宗熙寧中。詔諸州學官先赴學士院試大義五道。取優通者選差。元豐中。詔諸路州學官共五十三員。

臣按禮曰。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祖

宗以來。最重教官之選。往往取之耆儒宿學。其後科目興。乃取之乙榜舉人。其有優異者。不次擢居顯要。故居是官者。人人自奮。以道自重。一時公卿大臣藩臬守令。亦皆重之。故莫不謹身飭行。以教諸生。善人多而風俗美。皆由師道之立也。近世師儒之職日輕。公卿藩臬。略不加禮。乙科舉人多不屑就。乃取歲貢士爲之。徒取充位。所謂教法蕩然矣。臣以爲代君以施教養者。師儒之職也。其任若輕而實重。宜如宋人愼重其選。一郡所選教官。苟足分攝各學。不必備員。朝廷不肯輕授。人得之以爲難。自然貴重。官旣不多。所以供億者稍足。彼亦不厭其祿薄矣。仍敕有司申明憲綱。以禮待之。坐以聽講。不行跪禮。則教官得人。國家有得人之效矣。

元豐中。頒學令。太學置八十齋。齋容三十人。外舍生二千人。內舍生三百人。上舍生百人。總二千四百。月一私試。歲一公試。補內舍生。閒歲一舍試。補上舍生。彌封謄錄如貢舉法。而上舍試學官不與考較。公試外舍生入第一第二等。參以所書行藝與籍者。升內舍。內舍試入優平二等。參以行義升上舍。上舍分三等。俱優爲上。一

優一平爲中。俱平若一優一否爲下。上等命以官。中等免禮部試。下等免解。

臣按本朝洪武中。定生員三等。凡通四書未通經者。居正義崇志廣業堂。一年半之上。文理條暢者。升脩道誠心堂。一年半之上。經史兼通。文理俱優者。升率性堂。方許積分。積分之法。孟月試本經義一。仲月試論及內科詔誥章表一。季月試史策及判語二。每試文理俱優與一分。理優文劣者與半分。文理紕繆者無分。歲內積至八分者爲及格。與出身。不及分者仍坐堂肄業。一如科舉之制。其後此

制不用監生惟計年月先後撥出六部諸司歷事三閱月所司考其勤謹奏送吏部挨次選用外此又有寫本寫誥者就中選能書者充此太學出身之資格也方其在學校時每月會講背書皆有定日每季一試惟第高下以爲激勸而於出身無所關預又輪差於內外諸司俾其習爲政事半年回學晝則趨事各司夕則歸宿齋舍優游之以歲月琢磨之以義理約束之以規法廩食學校俾其習經史歷事各司俾其習政法遇大比許其就試其爲教法可謂本末兼舉矣

高宗紹興中葉林上言今中興國祚駐蹕東南百司庶府經營略備若起太學計官吏生徒之費不過一觀察使之月俸願詔之大臣咨之宿學亟復盛典以昌文治

臣按太學教養生徒爲國家用所關至重張載言人才出國將昌子孫才族將大國家之有賢才猶人家之有子孫所以培養之者可不加意哉祖宗養賢之制視前代爲盛宣課司所收商稅盡以供給士子設典簿以掌錢糧設掌饌以司飲食其廩養多士者如此其周密也

程顥言於朝曰治天下以正風俗得賢才爲本宜先禮命近侍賢儒及百執事悉心推訪有明先王之道德業充備足爲師表者其次有篤志好學材良行脩者延聘敦遣萃於京師朝夕相與講明正學其道必本於人倫明乎物理其教自小學灑掃應對以往脩其孝弟忠信周旋禮樂其所以誘掖激勵漸摩成就之道皆有節序其要在於擇善脩身至於化成天下自鄉人而可至於聖人之道其學行皆中於是者爲成德取材識明達可進於善者使日受其業擇其學明德尊者爲太學之師次以分教天下之學擇士入學縣升之州州賓興於大學聚而教之歲論其賢者能者於朝凡選士之法皆以

性行端潔居家孝弟有廉恥禮讓通明學業曉達治道者

程頤看詳學制大槩以爲學校禮義相先之地而月使之爭殊非教養之道請改試爲課有所未至則學官召而教之更不考定高下鐫解額以去利誘省繁文以專委任勵行檢以厚風俗

臣按試課兩不相妨逐日作課以爲常程每季合試以爲激勸恐不爲過但須如頤所謂召學生當面點抹教其未至有違背經旨立意索隱爲鉤棘之語者則面論之使其改正如此非但正其習尚

亦可端其志趣矣

程頤曰古者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擇其才可教者聚之不肖者復之農畝蓋士農不易業既入學則不治農然後士農判古之仕者自十五入大學至四十方仕其閒自有二十五年學又無利可趨則所志可知須去趨善便自此成德後之人自童穉閒已有汲汲趨利之心何由得向善故古人必使四十而仕然後志定

朱熹曰小學教之以事大學教之以理

朱熹學校議曰學校必選實有道德之人使爲學官以來實學之士裁減解額舍選濫謬之恩以塞利誘之塗

蓋古之太學主於教人而因以取士故士來者爲義而不爲利又曰古者設爲學校以教其民由家及國大小有序使民無不入其中而受學焉其所以教之之具則皆因其天賦之秉彝爲之品節以開導而勸勉之使其明諸心脩諸身行於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閒而推之以達乎君臣上下人民事物之際必無不盡其分焉及其學之既成則又興其賢且能者寘之列位是以當時理義休明風俗醇厚公卿大夫列士之選無不得其人焉此先王學校之官所以爲政事之本道德之歸而不可以一日廢焉者也至於後世學校之設雖或不異乎先王之時然其師之所以教弟子之所以學則皆忘本逐末懷利去義而無復先王之意以故學校之名雖存而其實不舉至於風俗日敝人材日衰雖以漢唐之盛隆而無以彷彿乎三代之叔季

呂祖謙曰學校之設非爲士之貧而養之也又非欲羣其類而習爲文辭也不農不商若何而可以爲士非老非釋若何而可以爲儒事親從兄當以何者爲法希聖慕賢當自何門而入道德性命之旨當如何而明治亂興衰之故當何由而達考之古以爲得失之鑒驗之今以爲因革之宜此士之所當用心也自孔門高弟猶勤

勤於問仁問孝問知問政所以爲士請之於師辨之於友後世之士不逮遠矣儻離羣索居而蔽其所習則固陋乖僻無自進於道聖人憂之著爲成書以詔萬世敎養漸摩俾之講習立師儒之官以董正之此開設學校之本意也

○明道學以成教

易乾九二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

蒙之彖曰蒙以養正聖功也

臣按學記云禁于未發之謂豫發然後禁則扞格

而難勝。是以聖人施教必於童蒙之時。商之三風十愆先具訓於蒙士。周之正事彝酒豫誥教於小子。穆王以聽言格命告於幼子童孫。蓋與此養蒙同一意也

大畜之象曰。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天至大而在山中所畜至大之象君子觀象以大其蘊畜人之蘊畜由學而大）

商書說命曰。學于古訓乃有獲。又曰。惟學遜志（如有所不能）務（專力）時敏（無時不敏如有所不及）厥脩乃來。又曰。惟斆學半念終始典于學。（始之自學學也終之教人亦學也）厥德脩罔覺。（千古言學字始此）

臣按自傅說以學告高宗。而萬世之下學者所以

為學與其所以為教上下可通用也。眞氏既以全章載之帝王為學之條。今摘此數語以示後世之斆學者云。

子曰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

朱熹曰聖賢論學者用心之得失。未有如此言之切要者。大抵學者視天下事以為己事之所當然而為之。則雖甲兵錢穀籩豆有司之事皆為己也。以其可以求知於世而為之。則雖割股廬墓敝車羸馬亦為人耳。

學古箴曰。相古先民學以為己。今也不然為人而已。為己之學先成其身。君臣之義。父子之仁。聚辨居行。無怠無忽。至足之餘澤及萬物。為人之學。曄然春華。誦數是力。纂組是夸。結駟懷金。煌煌煒煒。世俗之榮。君子之鄙。惟是二者。其端則微。眇綿弗察。胡越其歸。

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

臣按今之士子。羣然居學校中。博奕飲酒。議論州縣長短官政得失。其稍循理者亦惟飽食安閒以度歲月。所成何事。惟積日待時以需次出身而已。其有向學者。亦多不務正學而為異端小術。有一人焉學正學矣。又多一暴十寒。半塗而廢。而功虧

一簣者亦有之。學不以道而不能致其極。此最今日士子之病。宜痛禁之。

周荀子曰。學惡乎始。惡乎終。曰其數則始乎誦經。終乎讀禮。其義則始乎為士。終乎為聖人。眞積力久則入乎學。至乎沒而後止也。君子之學也。入乎耳。著乎心。布乎四體。形乎動靜。小人之學也。入乎耳。出乎口。口耳之閒財四寸耳。

宋周惇頤曰。或問曰。曷為天下善。曰師。曰何謂也。曰性者剛柔善惡中而已矣。不達。曰剛善為義。為直。為斷。為嚴毅。為幹固。惡為猛。為隘。為彊梁。柔善為慈。為順。為巽。

惡爲懦弱爲無斷爲邪佞惟中也者和也中節也天下之達道也聖人之事也故聖人立教俾人自易其惡自至其中而止矣故先覺覺後覺闇者求於明而師道立矣師道立則善人多則朝廷正而天下治矣

程頤曰古之學者一今之學者三異端不與焉一曰詞章之學二曰訓詁之學三曰儒者之學欲趨道舍儒者之學不可言學使以道爲志言人使以聖爲志

或問古之道如是之明後世之道如是不明其故何也程頤曰此無他知道者多卽道明知道者少卽道不明也知者多少亦由乎教也

眞德秀曰以魯國言之止及今之一大州然一時閒所出大賢十餘人豈不是有教以致然也蓋是聖人既出故有許多賢者以後世天下之大經二千年閒求如一顏閔者不可得也

楊時曰志學之士當知天下無不可爲之理無不可見之道思之宜深毋使心支而易昏守之宜篤毋使力淺而易奪要當以身體之以心驗之則天地之心自陳露於目前古人之大體已在我矣不然未免口耳之學古之學者以聖人爲師猶學射而立的的立於此然後射者可視之而求中若其中不中則在人而已不立之的以何爲準

朱熹白鹿學規曰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右五教之目堯舜使契爲司徒敬敷五教卽此是也學者學此而已而其所以學之之序亦有五焉其別如左博學之審問之愼思之明辨之篤行之右爲學之序學問思辨四者所以窮理也若夫篤行之事則自脩身以至於處事接物亦各有要其別如左言忠信行篤敬懲忿窒欲遷善改過右脩身之要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右處事之要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行有不得反求諸己右接物之要

張栻曰天下之物紛紜膠轕日更於前可喜可怒可慕可愕所以盪耳目而動心志者何可勝計吾以藐然之身當之知誘於外失其所止則遷於物夫人者統役萬物者也而顧爲物役可乎是以貴於講學也講學而明理則執物而不固應變而不膠吾於天下之物無所惡而物無以累我皆爲吾役者也吾於天下之事無所厭而事無以汨我皆吾心之妙用也然所謂講學者致知而已知者吾所固有也本之六經以發其蘊泛觀千載以極其變卽事卽物身親格之超然會夫大宗則德進業廣有其地矣

黄幹曰有太極而陰陽分有陰陽而五行具太極二五妙合而人物生賦於人者秀而靈精氣凝而爲形魂魄交而爲神五常具而爲性感於物而爲情措諸用而爲事物之生也雖偏且塞而亦莫非太極二五之所爲此道原之出於天者然也聖人又得其秀之秀而最靈者於是繼天立極得道統之傳故能參天地贊化育統理人倫使人各遂其生各全其性其所以發明道統以俟天下後世者皆可考也堯之命舜曰允執厥中中者無所偏倚無過不及之名也存諸心而無偏倚措之事而無過不及則合乎太極矣此堯之得於天者舜之得統

於堯也舜之命禹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舜因堯之命而推其所以執中之由以爲人心形氣之私也道心性命之正也精以察之一以守之則道心爲主而人心聽命存之心措之事信能執其中曰精曰一此又舜之得統於堯禹之得統於舜者也其在成湯則曰以義制事以禮制心此又因堯之中舜之精一而推其制之之法制心以禮制事以義則道心常存而中可執矣曰禮曰義此又湯之得統於禹者也其在文王則曰不顯亦臨無射亦保此湯之以禮制心也不聞亦式不見亦入此湯之以義制事也此文王之得統

於湯者也其在武王受丹書之戒則曰敬勝怠者吉義勝欲者從周公繫易爻之辭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曰敬者文王之所以制心也曰義者文王之所以制事也此武王周公之得統於文王者也至於夫子則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又曰文行忠信又曰克己復禮其著之大學曰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亦無非數聖人制心制事之意焉此又孔子得統於周公者也顏子得於博文約禮克己復禮之言曾子得於大學之義其親受道統之傳者如此至於子思則先之以戒懼謹獨次之以知仁勇而終之以誠至於孟子則先

之以求放心而次之以集義終之以擴充此又孟子得統於子思者也及至周子則以誠爲本以欲爲戒此又周子繼孔孟不傳之緒者也至二程子則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又曰非明則動無所之非動則明無所用而爲四箴以著克己之義焉此二程得於周子者也先師文公之學見之四書而其要則尤以大學爲入道之序蓋持敬也誠意正心脩身而見於齊家治國平天下外有以極其規模之大內有以盡其節目之詳此又先師之得其統於二程者也聖賢相傳垂世立教粲然明白若天之垂象昭昭然不可易也雖其詳略之不

同者愈講而愈明也。學者之所當遵承而同守也。違乎是則差也。故嘗撮其要指而明之。居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克己以滅其私。存誠以致其實。以是四者而存諸心。則千聖萬賢所以傳道而教人者。不越此矣。

臣按道學之傳。起自堯舜。而備於孔子。至孟子沒。中絕者千有餘年。有宋周子復開其端。闡而明之者二程。緒而成之者朱子也。朱門弟子親得其傳者。勉齋黃氏一人。亦猶孔門之曾子。其得之口傳心授者。最爲親切。故其敘聖賢道統所以傳授者。眞而的。詳而明。有非諸儒所及者。篇末又撮其要

所謂居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克己以滅其私。存誠以致其實。所以發明聖賢傳道之要。指示學者入道之方。無餘蘊矣。

○本經術以爲教

周易。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

是故天生神物（謂蓍龜）聖人則之。天地變化。聖人效之。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

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當有天字）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

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錯。

朱熹曰。邵子曰。此伏羲八卦之位。乾南坤北。離東坎西。兌居東南。震居東北。巽居西南。艮居西北。於是八卦相交而成六十四卦。所謂先天之學也。

帝（天之主宰）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言乎兌。戰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

朱熹曰。邵子曰。此卦位乃文王所定。所謂後天之學也。

宋周敦頤曰。大哉易也。性命之源乎。又曰。聖人之精（畫前之易至約之理也）畫卦以示聖人之蘊。（如吉凶消長進退存亡之道至廣之業也有卦

則形矣）因卦以發。卦不畫。聖人之精不可得而見。微卦。聖人之蘊殆不可悉得而聞。易何止五經之源。其天地鬼神之奧乎。

臣按朱熹又謂易有精有蘊。如師貞丈人吉。此聖人之精。畫前之易。不可易之妙理。至於容民畜衆處。因卦以發。蓋其蘊也。非獨此一段。凡六十四卦皆當以此推之。

程顥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體則謂之易。其理則謂之道。其用則謂之神。

又曰。易起於數。非也。有理而後有象。有象而後有數。易

因象以明理由象而得數得其義則象數在其中矣
程頤曰易變易也隨時變易以從道也其爲書也廣大悉備將以順性命之理通幽明之故盡事物之情而示開物成務之道也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體用一源顯微無間觀會通以行典禮則辭無所不備故善學者求言必自近易於近者非知言者也予所傳者辭也由辭以得其意則在乎人焉

臣按易有理有數言理者宗程頤言數者宗邵雍至朱熹作本義啟蒙始兼二家說先儒謂程學言理理者人心之所同今讀其傳犁然即與心合邵

學言數數者康節之所獨今得其圖若何而可推驗明理者雖不知數自能避凶而從吉學數者儻不明理必至舍人而言天窮理而精則可脩己治人言數不精且將流於技術易雖告以卜筮而未聞以推步漢世納田飛伏卦氣凡推步之術無不以易爲說而易實無之今邵學無傳不若以理言易則日用常行無往非易矣

又曰看易且要知時凡六爻人人有用聖人自有聖人用賢人自有賢人用衆人自有衆人用學者自有學者用君有君用臣有臣用無所不通聖人用意深處全在繫辭

張載曰易爲君子謀不爲小人謀

邵雍曰君子於易玩象玩數玩辭玩意夫易者聖人長君子消小人之具也及其長也闢之於未然及其消也闔之於未然一消一長一闔一闢渾然無迹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

朱熹曰易之爲書文字之祖義理之宗又曰易有兩義一是變易是流行者一是交易是對待者

易中之辭大抵陽吉而陰凶亦有陽凶而陰吉者蓋有當爲有不當爲若當爲而不爲不當爲而爲之雖陽亦凶

易中多言利貞貞吉利永貞之類皆是要人守正又曰易大概欲人恐懼脩省

伏羲畫八卦只此數畫該盡天下萬物之理學者於言上會得者淺於象上會得者深又曰凡讀一卦一爻便如占筮所得虛心以求其辭義之所指以爲吉凶可否之決然後考其象之所以然者求其理之所以然者推之於事使上自王公下至民庶所以脩身治國皆有可用

看易者須識理象數辭四者又曰讀易之法先讀正經不曉則將彖象繫來解

臣按程氏論易曰辭曰變曰象曰占邵氏論易曰象曰數曰辭曰意朱氏之論則曰理曰數曰象曰辭說雖不同然辭與象皆未有遺豈不以易有理數變占而其意寓乎其中所謂象與辭者平居無事時所當觀而玩者尤爲切要乎程氏之說卽孔子之說所謂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者也我朝趙謙謂如乾之初九變也潛龍象也勿用者占也初九潛龍勿用辭也有言象而不言占者占在象中有言占而不言象者象在占中以此推之盡矣要其歸則三百八十四爻只是一時字臣竊謂程氏本孔子說易之本指著動靜觀玩之用邵朱二說教人讀易之法學易必兼三說以求之思過半矣以上論易

漢孔安國曰孔子討論墳典斷自唐虞以下迄於周芟夷煩亂剪截浮辭舉其宏綱撮其機要足以垂世立教典謨訓誥誓命之文凡百篇所以恢弘至道示人主以軌範也帝王之制坦然明白可舉而行三千之徒並受其義

唐孔穎達曰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尚書此文繼伏生之下則知尚字乃伏生所加也

宋程頤曰看書須要見二帝三王之道如二典卽求堯所以治民舜所以事君

朱熹曰二典三謨等篇義理明白句句是實理堯之所以爲君舜之所以爲臣皐陶稷契伊傅輩所言所行最好紬繹玩味體貼向自家身上來其味自別

又曰尚書初讀若於己不相關熟而誦之乃知堯禹湯文之事無非切己者

又曰欽之一字書中開卷第一義也讀者深味而有得焉則一經之全體不外是矣

又曰書有古文今文古文乃壁中之書今文乃伏生口

傳

眞德秀曰五十八篇之書無一語不及天無一語不主敬

董鼎曰帝王之書歷代所寶天下家傳人誦之人生八歲入小學教之以詩書六藝之文卽此書也孔子斷自唐虞訖於周者蓋以前乎五帝爲三皇世尚洪荒後乎三王爲五伯習尚權譎故自唐訖周以定百篇之書自是誦習者簡要而不繁舉行者中正而無弊一書之中其於明德新民之綱脩齊治家之目卽堯典已盡其要而危微精一四言所以開知行之端主善協一四言所

以示博約之義務學則說命其入道之門爲治則洪範其經世之要也他如齊天運則有羲和之歷定地理則有禹貢之篇正官僚則有周官之制度脩己任人則有無逸立政等書煨燼壞爛之餘百篇僅存其半而宏綱實用尚如此又曰六經莫古於書易雖始於伏羲然有卦未有辭辭始於文王耳六經莫備於書五經各主一事而作耳易主卜筮洪範之稽疑也禮主節文虞書之五禮也詩主咏歌后夔之樂教也周禮設官周官六卿率屬之事也春秋褒貶皋陶命德討罪之權也五經各主帝王政事之一端書則備紀帝王政事之全體脩齊

治平之規模事業盡在此書。

臣按易者義理之宗書者政治之要是以六經之書此爲大焉易者其體書者其用也　以上論書

書曰。詩言志。　萬世言詩之始

臣按先儒謂自有天地萬物而詩之理已寓嬰兒之嬉笑童子之謳吟皆有詩之情而未動也桴以蕢鼓以土籥以葦皆有詩之用而未文也康衢順則之謠元首股肱之歌皆詩也故曰詩言志至於五子述大禹之戒相與歌詠傷今而思古則變風變雅已備矣

詩大序曰。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詩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故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至於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是以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政有大小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是謂四始詩

之至也

朱熹曰關雎之亂以爲風始鹿鳴爲小雅始文王爲大雅始淸廟爲頌始所謂四始也

禮記王制曰天子五年一巡守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

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　一節

臣按孔子既刪詩爲經又雅言以教學者有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又嘗教其子曰不學詩無以言可見詩可以達政事備問對資言談也今觀三百五篇律

以諸儒章旨訓解其間言及政事之施事對之用政不多有不知聖人何故云云也及考之大學中庸孟子所引詩言觀之曾子述孔子之意作大學凡十引詩子思得曾子之傳作中庸凡十二引詩孟子學於子思作書七篇凡十二三引詩究其旨義多與諸儒所訓解之詩意不全合由是以觀聖門教人讀詩必有所授受而出於義例訓詁之外者而左氏之所賦漢儒之所說蓋亦非無所因者矣後之學詩者必也本孔曾思孟之所傳據論學庸孟之所引以為誦詩三百之法章句以綱之訓

詁以紀之諷詠以昌之涵濡以體之察之性情隱微之間審之言行樞機之始本朱子此言以為讀詩之常法詩因於事不遷事以就詩事寓於詩不遷詩以就事不銖銖而析之不寸寸而較之取呂氏此言以為用詩之活法則於孔門學詩之法其庶矣乎雖然未也子貢因論學而知詩子夏因論詩而知學鳶飛戾天魚躍于淵子思以明上下一理之察旱麓之章旨果若是乎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朱子以敬止為無不敬而安所止他日之訓解又何不若是乎是知讀詩之法在隨文以尋意

用詩之妙又在斷章而取義也

宋程頤曰古之人幼而聞歌頌之聲長而識美刺之意故人之學由詩而興後世老師宿儒尚不知詩之義後學豈能興起乎又曰周南召南如乾坤二南之詩蓋聖人取之以為天下國家之法使邦國鄉人皆得歌詠之也有天下國家者未有不自齊家始故先言后妃次言夫人又次言大夫妻古人有能修之身以化在位者文王是也故繼之以文王之詩又曰學者不可不看詩看詩便使人長一格

張載曰置心平易然後可以言詩涵泳從容則忽不自

知而自解頤矣又曰求詩者貴平易不要崎嶇蓋詩人之情性溫厚平易老成其志平易故無艱嶮之言大率所言皆目前事而義理存乎其中以平易求之則思遠以廣愈艱嶮則愈淺近矣

謝良佐曰詩須諷咏以得之古詩卽今之歌曲今之歌曲往往能使人感動至學詩却不然只為泥章句故也

游酢曰學詩者可以感發人之善心如觀天保之詩則君臣之義脩矣觀棠棣之詩則兄弟之愛篤矣觀伐木之詩則朋友之交親矣觀關雎鵲巢之風則夫婦之經正矣昔王裒有至性而子弟廢講蓼莪詩之興發善心

於此可見

朱熹曰本之二南以求其端參之列國以盡其變正之於雅以大其規和之於頌以要其止此學詩之大旨也於是乎章句以綱之訓詁以紀之諷詠以昌之涵濡以體之察之情性隱微之間審之言行樞機之始則脩身及家平均天下之道其亦不待他求而得之於此矣又曰讀詩之法只是熟讀涵泳自然和氣從胸中流出其妙處不可得而言不待安排布置務自立說也

臣按古人教胄子以樂今古樂不存而所謂詩者固三代之遺音也雖其節奏無傳然卽今鄉飲所

歌鹿鳴之音調稍諧協之亦可以彷彿萬一其於興起感發懲創之道不爲無助（以上論詩）

孔子曰吾志在春秋（聖人志在尊王然有德無位故假魯史作春秋以伸其志）

左氏傳君子曰春秋之稱微而顯志而晦（事敘而文微）婉而成章盡而不汙（盡其事實無所汙曲）懲惡而勸善非聖人誰能脩之

穀梁傳曰成天下之事業定天下之邪正莫善於春秋

漢司馬遷曰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爲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爲人君父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爲人臣子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陷簒逆誅死之罪故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

隋王通曰春秋之於王道是輕重之權衡曲直之繩墨也舍則無所折衷矣又曰春秋其以天道終乎故止於獲麟

宋程頤曰五經載道之文春秋聖人之用五經之有春秋猶法律之有斷制也律令惟言其法斷例始見法之用又曰五經如藥方春秋如用藥治病聖人之用全在此書春秋一句卽一事是非便見於此乃窮理之要又曰春秋傳爲案經爲斷又曰以傳考經之事迹以經別

傳之眞僞春秋傳序曰夫子作春秋爲百王不易之大法後世以史視春秋謂褒善貶惡而已至於經世之大法則不知也春秋大義數十炳如日星乃易見也惟微辭奧義時措從宜者爲難知耳或抑或縱或予或奪或進或退或微或顯得乎義理之安文質之中寬猛之宜是非之公乃制事之權衡揆道之模範也夫觀百物而後識化工之神聚衆材而後知作室之用於一事一義而欲窺聖人之用非上智不能故學春秋者必優游涵泳默識心通然後能造其微也

張載曰春秋之書在古無有乃仲尼所作惟孟子能知

之非理明義精殆未可學先儒未及此而治之故其說多鑿

臣按公羊穀梁左邱明雖及見孔子不能盡知孔子作經之大義惟孟子從學孔子之孫得其家傳知其大旨觀其所謂春秋天子之事一言皆非諸儒所及

邵雍曰春秋皆因事而襃貶非有意於其間故曰春秋盡性之書也又曰春秋爲君弱臣强而作故謂之名分之書又曰聖人之經渾然無迹如天道焉春秋錄其事而善惡形於其中矣又曰春秋孔子之刑書也功過不

相掩

楊時曰春秋正是聖人處置事處他經言其理此經言其用理既明則其用不難知也

胡安國曰春秋爲誅亂臣賊子而作其法尤嚴於亂賊之黨又曰通於春秋然後能權天下之事

又曰春秋之文有事同則詞同者後人因謂之例然有事同而詞異則其例變矣是故正例非聖人莫能立變例非聖人莫能裁正例天地之常經變例古今之通誼惟窮理精義於例中見法法外通例者斯得之矣

安國春秋傳序曰古者列國各有史官掌記時事春秋魯史爾仲尼就加筆削乃史外傳心之要典也而孟氏發明宗旨目爲天子之事者周道衰微乾綱解紐亂臣賊子接迹當世人欲肆而天理滅矣仲尼天理之所在不以爲己任而誰可五典弗惇己所當敘五禮弗庸己所當秩五服弗章己所當命五刑弗用己所當討故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是故假魯史以寓王法撥亂世反之正又曰春秋見諸行事非空言比也公好惡則發乎詩之情酌古今則貫乎書之事興常典則體乎禮之經本忠恕則導乎樂之和著權制則盡乎易之變百王之法度萬世之準繩皆在此書

朱熹曰周衰王者賞罰不行於天下諸侯强凌弱衆暴寡是非善惡由是不明人欲肆而天理滅矣夫子因魯史而脩春秋是是非非善善惡惡誅姦諛於既死發潛德之幽光是故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又曰春秋大指其可見者誅亂臣討賊子內中國外夷狄貴王賤伯而已又曰聖人作春秋不過直書其事善惡自見又曰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春秋之大指也又曰春秋本明道正誼之書今人止較齊晉伯業優劣反成謀利大義晦矣

又曰左氏曾見國史考事頗精只是不知大義專去小

處理會往往不曾講學。公穀考事甚疎然義理却精二人乃經生傳得許多說話往往都不曾見國史

張栻曰春秋即事而明天理窮理之要也觀其書取其大義數十斷爲定論而詳味其抑揚予奪輕重之宜則有以權萬變矣

臣按孔子刪述六經其五者皆述前代帝王之作因其已成之典籍刪而脩之者也惟春秋一經乃聖人親手筆削心術志意皆聚一書之中學者於此經尤當加意是故天不可測因其運行而測其妙地不可窺因其生物而窺其大聖心不可求因

其迹而求其心因其用而求其體春秋之經聖人之迹而所以權衡二百四十二年之事者其用也循是以求聖人而聖人全體大用俱在矣 以上春秋

禮記曰經禮三百曲禮三千其致一也

臣按經禮謂經常之禮如冠昏喪祭朝覲會同之類曲禮委曲之禮如行禮有進退升降俯仰揖遜之類

漢志曰帝王質文世有損益至周曲爲之防事爲之制故曰經禮三百威儀三千及周之衰諸侯將踰越法度惡其害己皆滅去其籍自孔子時而不具至秦大壞漢興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

宋朱熹曰儀禮禮之根本而禮記乃其枝葉又曰儀禮經也禮記傳也又曰儀禮是經禮記是解儀禮又曰儀禮雖難讀然倫類若通則其先後彼此展轉參照足以互相發明久之自通貫也

臣按朱熹子在跋其書曰儀禮之書於奇辭奧旨中有精義妙道於纖悉曲折中有明辨等級不惟欲人之善其生且欲人之善其死不惟嚴於冠昏朝聘鄉射而尤嚴於喪祭後世以其推士禮而達之天子以爲殘闕不可考之書徐而觀之一士也

天子之士與諸侯之士不同上大夫與下大夫不同等而上之固可得而推矣

楊復曰朱子既脩家鄉邦國王朝禮以喪祭二禮屬門人黃氏成章十有二卷大哉書乎秦漢而下未有也近世以來儒生習誦知有禮記而不知有儀禮今因其篇目之僅存者爲之分章句附傳記使條理明白而易考後之言禮者有所據依不至於棄經而任傳遺本而逐末

臣按古禮之傳於世有三儀禮禮記周禮也欲復古禮自儀禮始然儀禮止有士大夫禮而無天子

禮必合彼二禮與他書有及於禮者然後成全體焉朱子自輯家鄉邦國王朝禮其餘以付門人黃幹楊復僅以成書名曰經傳通解世有復古禮者尚有考於斯書（以上儀禮）

隋王通曰先師（孔子）以王道在是也如有用我者則執此以往又曰吾視千載以上聖人在上者未有若周公焉其道則一而經制大備後之為政有持循

臣按周禮一書經制大備自有此書未有能用之者假而用之者王莽也輕而用之者蘇綽也誤而用之者王安石也通謂執此以往專欲用之竊恐

時異勢殊民情土俗不能皆如古惟擇其切要者以為持循之則則可矣必執其書而按其制其流弊安知不與三子同歸乎

唐太宗曰周禮真聖作也首篇云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為民極誠哉言乎不井田不封建不肉刑而欲行周公之道不可得也

唐書曰周禮者周公致太平之書先聖極由衷之典法天地而行教化辨方位而敘人倫其義可以幽贊神明其文可以經緯邦國備物致用其可忽乎

臣按王通人臣也執此以往固可見之空言若夫太宗人君也當開國創業之初正可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為民極乃亦發為空言所謂說而不繹者歟

宋張載曰周禮是的當之書然其間必有末世增入者如盟詛之類必非周公之書

臣按朱熹言周公當時立下此法卻不曾行得盡方是箇草本孫處亦言周禮猶唐之顯慶開元禮唐人預為之以待他日之用其實未嘗行也惟其未行故僅述大略俟臨事而損益之噫臨事損益一言非但周公作書本意乃後人用周禮之活法

以周官制度為持循之本而又因時隨事以損益之孰謂周官不可行於後世哉

朱熹曰周禮乃周家盛時聖賢制作之書又曰周禮一書周公立下許多條貫皆是從廣大心中流出又曰周官編布精密乃周公運用天理爛熟之書又曰比閭族黨之法正周公建太平之基本　如棋盤相似枰布定後棋子方有放處此書大綱是要人主正心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使天下之民無不被其澤推而至於鳥獸草木無一不得其所不如是不足以謂之裁成輔相參贊天地

熹又言於其君曰周禮天官冢宰一篇乃周公輔導成王垂法後世用意最深切處欲知三代人主正心誠意之學於此考之可見其實

臣按朱熹又謂五峰胡氏以周禮非周公致太平之書謂如天官冢宰却管甚宮闈之事其意只是見後世宰相請託宮闈交結近習殊不知此正人君治國平天下之本蓋宮中府中宜爲一體人君之供奉用度一一關自外朝大臣則人君有所憚而不爲非禮左右嬖倖之臣亦不敢以非禮導其上所以格人君非心之萌莫切於此謂此爲三代

人君正心誠意之學豈不信然

范祖禹曰天地有四時百官有六職天下萬事備盡於此如網之在綱裘之挈領雖百世不可易也人君如欲稽古以正名苟舍周官未見其可

呂祖謙曰先王之教天下未始有本末精粗之間也夫朝不混市野不踰國人不侵官后不敢以褻王之權諸侯不敢以僭天子之制公卿大夫不牟商賈之利六卿九牧相屬而聽命於三公彼皆民上也而尺寸法度不敢踰一毫分守不敢易所以習民於尊卑等差階級之中消其偪上無等之心而寓其道德之意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無覬覦賤不亢貴卑不踰尊舉一世之人皆安於法度分守之內志慮不易視聽純一易直敦庬而從上之令父詔其子兄授其弟長率其屬何往而非五禮六樂三物十二教哉方位國野設官分職何往而非以爲民極哉嘗讀晉之國語每歎絳之富商韋藩木楗過朝之事以爲富商之饒於財使之澤其車而華其服非不足也而必易車服於過朝之際不敢與士大夫混然無別焉民志之定而中道之存成王周公之遺化固隱然在此也

臣按周禮一書或以爲周公作或以爲非或謂文

王治岐之制或謂成周理財之書或謂戰國陰謀之書或謂漢儒傅會之說或謂末世瀆亂不經之書或作七論七難以排之朱熹曰後人皆以周禮非聖人書其細碎處雖可疑其大體直是非聖人做不得又曰謂是周公親筆做成固不可然大綱却是周公意思夫自三皇五帝以來一代有一代之制至周公集百聖之大成立一代之定制密察而詳悉曲而當盡而不迂有以通天下之理成天下之務周天下之變此周公作書之旨也然其制度多與他書不盡合者何也古人有言周禮一書

有闕文軍司馬之類有省文遂人匠人之類有互見九等品舉之類有
兼官公孤不備數敎官無府史胥徒有豫設凡千里封公四封侯八伯十一之類有
不常置夏采方相氏之類有舉其大綱者四兩為卒之類有副相
副貳者自卿至下士各隨才高下同治此事有常行者垂法象魏之類有不
常行者合民詢國遷之類今觀諸經其措置規模不徙於
弼亮天地和洽神人而盟詛譏伐凡所以待衰世
者無不備也不徒以檢柅君身防絕禍患而米鹽
絲枲凡所以任賤役者無不及也使之維持一世
則一世之人安維持百世則百世之人安貽謀燕
翼後世豈無辟王皆賴前哲以免則周公之用心

也所謂兼三王監二代盡在於是是書作於周公
與他經不類禮記就於漢儒則王制所說朝聘為
文襄時事月令所說官名為戰國閒事未若周禮
之純乎周典也若夫後世用之而往往取敗則不
善用者之過也觀夫成周享國八百年其末也周
之地不大於邾莒二介弁髦蕞然擁虛氣而立於
强諸侯之上莫敢萌非分之心皆周公之制有以
維持之也此用周禮之明效也彼新莽荊舒假此
以濟其私烏可因噎而廢食

元吳澂曰按周公相成王建六官分六職禮樂政事粲
然大備即其設位言之則曰周官即其制作言之則曰
周禮周衰諸侯惡其害已滅去其籍秦孝公用商鞅政
與周官背馳始皇又惡而焚之漢河閒獻王好古學購
得周官五篇武帝求遺書得之藏於秘府哀帝時劉歆
校理秘書始著於錄略然冬官久亡以考工記補之考
工記乃前世能識古制者所作先儒皆以為非惟歆獨
識之而五官亦復錯雜傳至於今莫敢是正今本尚書
以考之周官一篇成王董正治官之全書也執此以考
周禮之六官則不全者可坐而判也夫冢宰掌邦治統
百官均四海執此以考天官之文則其所載非統百官

均四海之事可知其非冢宰之職也司徒掌邦教敷五
典擾兆民執此以考地官之文則其所載非敷五典擾
兆民之事可知其非司徒之事也宗伯掌邦禮治神人
和上下司馬掌邦政統六師平邦國執此以考春夏二
官則凡掌邦禮邦政者皆其職也舍此則非其職司寇
掌邦禁詰姦慝刑暴亂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執
此以考秋冬二官則凡掌邦禁邦土者皆其職也舍此
則非其職是故天官之文有雜在他官者如內史司士
之類亦有他官之文雜在天官者如甸師世婦之類地
官之文有雜在他官者如大司樂諸子之類亦有他官

之文雜在地官者。如閭師柞氏之類。春官之文有雜在他官者。如封人大小行人之類。亦有他官之類雜在春官者。如御史大小胥之類。夏官之文有雜在他官者。如銜枚氏司隸之類。亦有他官之文雜在夏官者。如職方氏弁師之類。至如掌祭之類。吾知其非秋官之文。縣師廛人之類。吾知其爲冬官之文。緣文尋意。參諸經籍。何疑之有

臣按自周禮出於漢。六官而亡其一。世儒以考工記補之。未有異議者。宋俞庭椿始著復古編。謂司空之篇雜出於五官之屬。且因司空之復。而六官

之譌誤。可以類考。嘉熙間王次點復作周官補遺。元泰定中。邱葵又參訂二家之說。以爲成書。吳澂作三禮考註。首以是言。且謂冬官未嘗亡。而地官之文實亡也。由是以觀。則冬官本未嘗亡。所亡者冬官首章惟王建國至以爲民極二十字。及乃立冬官司空至邦國二十字。及大司空之職。小司空之職二條。亦如虞書之舜典。實未嘗亡。特失其曰若稽古以下二十八字耳。雖然。自隋唐以來。立爲六部。率以學校屬禮部。財賦屬戶部。行之亦便。後世有志復古。以至太平者。師周公之意。而不泥其

迹可也。以上周禮

宋程頤曰。禮記雜出於漢儒。然其間傳聖門緒餘。及格言甚多。如樂記學記之類。無可議者。檀弓表記坊記之類。亦甚有至理。惟知言者擇之。如王制禮運禮器。其書亦多傳古意。又曰。禮記除大學中庸。惟樂記爲最近道。學者深思而自得之。表記其亦近道矣乎。其言正

朱熹曰。禮記要兼儀禮讀。如冠禮喪禮鄉飮酒禮之類。皆載其事。禮記只發明其理。讀禮記而不讀儀禮。則許多理俱無安著處。

又曰。或謂禮記乃漢儒說。恐不然。漢儒最純者莫如董

仲舒。董之文最純者莫如三策。何嘗有禮記中說話。如樂記云。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仲舒安能到此。必是古來流傳得此文字如此。

臣按易言陰陽。書言政事。詩言性情。春秋言名分。然皆主於一事。惟禮書無所不載。大而三才五典。細而庶類萬事。與夫治道之常。禮節之變。無不曲備。而旁通焉。臣於治國平天下之要。採輯諸書。而於是書所取爲多。

又曰。若欲觀禮須將禮記節出切於日用常行者看。

周行已曰聖人制禮其形而下者見於飲食器服之用其形而上者極於無聲無臭之微衆人勉之賢人行之聖人由之

臣按儒者之事無一而非禮學而非禮則爲異端治而非禮則爲伯道人有禮則安無禮則危國有禮則治無禮則亂事有禮則事爲有紀否則散物有禮則物爲成器否則廢人而無禮則非仁矣仁也者人也人而無仁則非人矣孔子曰克己復禮爲仁張子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一而非仁也由是觀之則知人之所以爲人者以其有仁也爲

仁由禮爲禮由敬此則聖人傳心之要治國平天下之基所由建立者也

元吳澂曰漢興得先儒所記禮書三百餘篇大戴氏刪爲八十五小戴氏又損益爲四十三曲禮檀弓雜記分爲上下馬氏增以月令明堂位樂記鄭氏從而爲註總四十九篇精粗雜記靡所不有秦火之餘區區掇拾存什一於千百雖不能皆醇然先王之遺制聖賢之格言賴之而存

臣按禮記四十九篇宋儒表章大學中庸與論語孟子並爲四書今其所存者四十七篇吳氏以其類相從以爲纂言然非古經之舊也夫經文繁雜雖不一而以吾純一之心精擇夫不一之言權衡於聖道而得所謂大中至正者焉由是以之正心脩身以之循常應變以之齊家治國平天下六經之道同歸矣以上禮記

禮記經解孔子曰入其國其敎可知也其爲人也溫柔敦厚詩敎也疏通知遠書敎也廣博易良樂敎也絜靜精微易敎也恭儉莊敬禮敎也屬辭比事春秋敎也故詩之失愚書之失誣樂之失奢易之失賊禮之失煩春秋之失亂

眞德秀曰古者君臣上下共由六經之道上以此爲敎下以此爲學故學一經必得一經之用視後世徒習章句訓義無益於性情心術者何如哉然人各有所偏醇厚者於智或不足故其失愚疏達者於言或易發故其失誣博大者易以奢廣峻潔者易以深刻恭敬者或煩勞而不安樂屬辭比事而不至者善惡或至謬亂故必矯其失而後有以全其得亦如古者敎胄子之意也曰詩之失書之失者蓋學經者之失非經之有失也

周莊子曰詩以道志書以道事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

春秋以道名分

臣按莊周言六經而不及禮則學老莊者以禮爲忠信之薄而放蕩於禮法之外故儒學所以異於老莊者其辨在禮而已矣

宋程頤曰凡看書各有門庭詩易春秋不可逐句看尚書論語可以逐句看聖人用意深處全在繫辭詩書乃格言

朱熹曰上古之書莫尊乎易中古後書莫大乎春秋然此兩書皆未易看又曰子所雅言詩書執禮未始及易夫子嘗以教人只是如此今人便先爲元妙之說

臣按古有六經易詩書春秋禮樂也易詩書春秋四者孔子所刪定禮與樂無全書後世所謂禮經者儀禮周禮禮記也三書皆出於漢儀禮周禮有成書禮記雜出於漢儒所記樂書無傳而樂記一篇雜於禮記中其文雅馴又多格言非漢儒所及蓋亦古經之遺也自宋王安石棄儀禮不以取士世遂因之今所謂五經者易書詩春秋禮記也學者各專一經能於本經之外旁及他經方見天地之純全古人之大體茍拘拘於章句訓義之末以取一第博一官所用者非所學固非聖賢教學之道亦豈祖宗所以造士之意哉　以上六經

唐柳宗元曰諸儒皆以論語孔子弟子所記不然也孔子弟子曾參最少又老乃死而是書記其將死之言則去孔子之時甚遠當時弟子略無存者矣吾意孔子弟子嘗雜記其言而卒成其書者曾子弟子樂正子春子思之徒也故是書之記諸弟子必以字而曾子不然蓋其弟子號之云耳而有子亦稱子者孔子之歿諸弟子嘗以似夫子者而師之乃叱避而退則固嘗有師之號矣

朱熹曰柳氏之言其論曾子者得之而有子叱避之

說則史氏之鄙陋無稽而柳氏惑焉以孟子攷之當以曾子不可而寢其議有子曷嘗據孔子之位而有其號哉

宋程頤曰論語之書成於有子曾子之門人故其書獨二子以子稱

朱熹曰程子因柳氏之說斷而裁之以爲此說楊氏又謂此書首記孔子之言而以二子之言次之蓋其尊之亞於夫子尤爲明驗至於閔損冉求亦或稱子則因其門人所記而失之不革也歟

又曰論語傳道立言深得聖人之學或問論語以何爲

要曰要在知仁孔子說仁處最宜玩味曰說仁處甚多尤的當是何語曰皆的當但門人所至有不同故答之亦異

李侗曰人之持身當以孔子爲法孔子相去千餘載旣不可得而親之所可見者獨論語耳論語蓋當時門人所記孔子言行也每讀而味之玩而繹之推而行之雖未升堂入室亦不失爲士君子也

朱熹曰孔門答問曾子聞的話顏子未必與聞顏子聞的語子貢未必與聞今却合在論語一書後世學者豈不是幸事但患自家不去用心又曰夫子教人零零星

星說來說去合來合去合成一箇大事物

臣按朱熹嘗言初入學卽讀論語其後讀盡天下書不見有一書勝如論語者孔子之言明白正大皆就人倫日用上說所謂大中至正之理中庸之道也孔子之說譬如人在平地上行從容自在後人之說如人厭行平地却上高山泛大海雖是高深然多崎嶇險阻不若平地之可以常行無礙也讀書者以論語爲主以權衡天下之書折衷諸儒之說隨其資質之近因其一言之明處以達聖人之全體然後推之以用於天下大學經之一章全體大用之學也雖不記之論語書中然眞孔子之言也學者所當世守之以爲家傳之心法以上論語

宋朱熹曰大學在禮記中河南程氏兩夫子出始尊信而表章之旣又爲之次其簡編發其歸趣然後古者大學教人之法聖經賢傳之指復明於世熹不敏亦幸私淑而與聞焉顧其書頗放失是以忘其固陋采而輯之閒亦竊附己意補闕略以俟後之君子極知僭踰無所逃罪然於國家化民成俗之意學者脩己治人之方未必無小補云

又曰大學是爲學綱領先讀大學立定綱領他書皆雜

說在裏許通得大學了去看他經方見得此是格物致知事此是誠意正心事此是脩身事此是齊家治國平天下事又曰今且熟讀大學作間架却以他書填補去又曰大學是箇腔子要塡敎他實又曰大學有正經有章句有或問看來看去不用或問只看章句便了久之亦只看正經便了又久之自有一部大學在我胸中又曰大學之書譬如人起屋是畫一箇大地盤在這裏會得這箇了他日若有材料却依此起將去

臣按朱子有功聖門其最大者在大學一[illegible]自程子始表章之然猶未大明於世也朱子[illegible]

或問一出天下傳誦皆知聖門有全體大用之學洽而外此則為伯道學而外此則為異端朱子謂平生精力盡在此書擇焉而精其在章句語焉而詳其在或問乎。以上大學

宋朱熹曰中庸一篇某以己意分其章句是書豈可以章句求哉然學者之於經未有不得於辭而能通其意者

黃榦曰論語是一章說一事大學亦然中庸則大片段須是滾讀方知首尾然後逐段解釋則理通矣今莫若且以中庸滾讀以章句仔細一一玩味然後首尾貫通

真德秀曰中庸始言天命之性終言無聲無臭宜若高妙矣然曰戒慎曰恐懼曰謹獨曰篤恭則皆示人以用力之方蓋必戒慎謹獨而後能全天性之善必篤恭而後造無聲無臭之境未嘗使人馳心窈冥而不踐其實也

臣按中字始於虞書庸字昉於周易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湯文武周公孔子集羣聖之大成刪述六經既載其授受之言於書門人又記其所嘗言者於魯論之終篇中之道至是大著又於易之乾卦文言著一庸字曰庸言之信庸行之謹又嘗語其門人曰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子思孔子之孫受業於曾子乃作此書而以中庸為名載其聖祖所嘗言者於第二三章所以立萬世聖學之標準也其意若曰聖門之學必中而中又必庸乃人倫日用之常非詭異難行之事也。以上中庸

漢司馬遷曰孟軻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

朱熹曰熟讀七篇觀其筆勢如鎔鑄而成非綴緝可就也論語便是記錄綴緝所為非一筆文字矣

唐韓愈曰孔子之道大而能博門弟子不能徧觀而盡

識也故學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其後離散分處諸侯之國又各以其能授弟子源遠而末益分惟孟軻師子思子思之學出於曾子自孔子沒獨孟軻氏之傳得其宗故求觀聖人之道者必自孟子始

又曰楊子雲曰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夫楊墨行正道廢孟子雖賢聖不得位空言無施雖切何補然賴其言而今之學者尚知宗孔氏崇仁義貴王賤霸而已其大經大法皆亡滅而不救壞爛而不收所謂存十一於千百安在其能廓如也然向無孟氏則皆服左衽而言侏離矣故愈嘗推尊孟氏以為功不在禹下

下者爲此也

宋程頤曰。孟子有大功於世。以其言性善也。又曰。孟子性善養氣之論。皆前聖所未發。

臣按先儒論儒道之書。必以論孟並言。蓋此一書六經之骨髓。儒道之根本也。爲學之要。出治之法。皆不外乎此。六經譬則海也。山也。論語譬則泛海之航。上山之階也。孟子其入海之潢。登山之徑乎。以上孟子

宋程頤曰。學者當以論語孟子爲本。論語孟子既治則六經可不治而明矣。又曰。學者須將論語中諸弟子問

處便作自己問。聖人答處便作今日耳聞。自然有得。雖孔孟復生。不過以此教人。若能於語孟中深求玩味。將來涵養成甚生氣質。又曰。凡看語孟。且須熟讀玩味。須將聖人言語切己。不可只作一場話說。人只看此二書切己。終身儘多也。又曰。孔子言語句句是自然。孟子言語句句是實事。

臣按孔孟時。已有六經之說。而四書之名始於宋。讀四書者。又必自大學始。程子謂其爲初學入德之門。朱子謂其爲古者大學教人之法。眞氏謂其爲聖學之淵源。爲治之根柢。君天下之律令格例。

聖人之道。帝王之治。皆不出乎是焉。是則易也。書也。詩也。春秋與禮也。論孟與中庸也。皆所以塡實乎大學一書也。以上兼言四書

○一道德以同俗

易象曰。天與火。其性同也同人。君子以類族辨物。所以審異而致同也

臣按天下之事理。有同有異。同則一。異則二。惟有以一其二。然後有以合其異而同焉。是故理出於天而具於人者爲道。爲德。爲事。事在天下者有族。有物。族以類而聚。物以羣而分。其聚也。各以其類而合。其分也。各以其形而殊。苟非在上者一之以

道德。安能使其合者不苟於同。而殊者不終於異哉。合者不苟於同。殊者不終於異。則咸爲道德之歸。此人所以無異心。家所以無殊俗。國所以無異政也。天無不覆。而火上於天。故明之所及者廣。於凡天之所覆者。無不照燭。蕩蕩乎四海九州同一文明之化也。

詩序曰。王道衰。禮義廢。政敎失。國異政。家殊俗。

禮王制。天子無事與諸侯相見曰朝。考禮杜其僭僻正刑防其淫暴一德。同其趨向以尊于天子。

司徒。一道德以同俗。

臣按風俗所以同卽所謂脩六禮（冠昏喪祭鄉相見）以節民性明七教（父子兄弟夫婦君臣長幼朋友賓客）以興民德齊八政（飲食衣服事爲異別度量數制）以防民淫也脩禮則自幼至老死皆有所據依彼禱禳追薦髡首絶類者自不爲矣明教則親疎內外皆有所聯比彼假合私昵反倫悖道者自不行矣禮脩教明則道德一矣然道德不能保其久而不變故又有八政以齊之是故異服異言者有禁奇技淫巧者有誅百工技藝皆有常業日用器械皆有定制尺度權量長短大小必同物數布幅多寡廣狹必定如是則皆不敢立異改常咸惟道德之歸天下風俗所以同也

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

臣按戰國時異端之大者在楊墨秦漢以來異端之大者在佛老然孟子闢楊墨韓歐程朱闢佛老而終莫如之何者非獨不能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也亦非謂去矣而復大集攻之暫破而愈堅撲之未滅而愈熾也蓋彼之所以盛行竊吾之所有者而盜之故羣居聚食竊吾學校養士之禮誦經說法竊吾絃誦教士之禮祈禳者竊吾祭祀之禮追薦者竊吾殯虞之禮吾用其真者則彼贋者自不售矣昔晏子之於權臣僭竊曰惟禮可以已之臣於異端亦云蓋道德其理也禮則其理之有節文而見於事可行者也是故吾有學校以養士非學校不得以聚徒吾有經術以教人非經術不得以駕說有禮以祭神非其鬼則不許祭有具以送終非得爲則不許用則彼之教人自不敢爲且不暇爲亦不屑爲矣道德其有不一風俗其有不同也哉

漢董仲舒言於武帝曰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

以上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爲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絶其道勿使並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丞相衞綰因奏所舉賢良或治申韓蘇張之言亂國政者請皆罷

臣按爲治之道不外政教政有紀綱教有樞要治道張矣是以聖人有一道德之說然道德之體本一而申韓楊墨蘇張佛老之徒紛紛籍籍各以其道德爲道德與孔孟之道德若無以異非上之人示之以真是而明其爲非彼安肯非己之所是哉

武帝卽位首舉賢良方正得眞儒董仲舒仲舒首以是爲言丞相衞綰又以爲奏於是罷黜百家而學者知尊孔氏自後建太學立博士明經術一洗秦人之陋至今儒道行而經術明皆武帝振作之功仲舒衞綰發揚之力也

宣帝詔諸儒論五經異同於石渠閣蕭望之等平無所可否奏上親稱制臨決立梁邱易夏侯尚書穀梁春秋博士

唐太宗貞觀中命國子祭酒孔穎達等譔五經正義雖包貫百家爲詳博其閒不能無繆冗博士馬嘉運駁正其失有詔更令裁定

呂祖謙曰傳註之學漢儒專門名家以至魏晉梁隋全經固失然鄭元王肅之徒其說猶存各有可見之美自孔穎達集衆說爲正義後之觀經者但知有正義而諸儒之說無復存矣

臣按宣帝會諸儒講論五經同異然止於講議未有成書唐太宗始命孔穎達譔五經正義亦一道德之一端也穎達之學雖有可疵而太宗之見則超出乎後世人君之表矣我太祖開國首建學校詔行科舉一以五經四書教人取士士各專一經兼治四書太宗命諸儒輯五經四書性理大全書易主程朱書主蔡氏詩主朱氏春秋主胡氏禮記則用陳澔集說四書則一本朱子集註章句焉夫五經自漢以來各開戸牖或泥於訓詁或流於讖緯至宋濂洛關閩諸儒出然後經旨大明我列聖又表章之遂爲千古不刊之大典不易之定論

東晉范甯好儒學性質直嘗謂王弼何晏之罪深於桀紂或以爲貶之太過甯曰王何滅棄典文幽沉仁義游辭浮說波蕩後生使縉紳之徒翻然改轍以至禮壞樂崩中原傾覆遺風餘俗至今爲患桀紂縱暴一時適足以喪身覆國豈能回百姓之視聽哉故吾以爲一世之

禍輕歷代之患重自喪之罪小迷衆之罪大也

臣按老莊疾世俗之學利祿故肆爲論說欲矯而正之不自知其言之過也後人祖其說得其言而不得其所以言故申韓用之以爲慘刻王何用之以爲浮蕩申韓用而嬴秦亡王何盛而魏晉滅此無他道德不明於天下爾向使明君在位輔政有人師表立於上義理明於下豈有是哉宋時道學大明其末流之弊乃有假之說以濟其私一切不事事上之人從而信之遂至於議論多而成功少虛文勝而實效微雖邪正與晉人不同而同歸

一於亂嗚呼人主好尚可不慎擇而精察之哉

唐韓愈曰周道衰孔子沒火於秦黃老於漢佛於晉魏梁隋之閒其言道德仁義者不入於楊則入於墨不入於老則入於佛入於彼必出於此又曰古之爲民者四今之爲民者六古之教者處其一今之教者處其三農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商之家一而資焉之家六奈之何民不窮且盜也

宋歐陽脩曰堯舜三代之際王政脩明禮義之教充於天下雖有佛無由而入及三代衰王政闕禮義廢後二百餘年而佛至乎中國由是言之佛所以爲吾患者乘

其闕廢之時而來此其受患之本也補其闕脩其廢使王政明而禮義充雖有佛無所施於吾民矣此自然之勢也

臣按佛去中國數萬里其所以導之入中國者中國之人也今其法行乎中國千餘年其言入人心已深其像設屋宇在人耳目者已熟一旦欲去之勢誠不易歐陽氏脩謂欲補政教闕廢誠反本之論然吾政教之闕且廢非一日矣臣以爲莫若定爲家鄉之禮頒布天下使家家行古禮積數十年人皆知吾禮之簡易而覺彼法之勞擾有損於財無益於事自然廢置而不振矣

脩又言於其君曰士之所本在乎六經自暴秦焚書聖道中絕漢興收拾亡逸所存無幾去聖既遠莫可考證偏學異說因自名家然而授受相傳尚有師法晉宋而下師道漸亡至唐爲九經正義所載既博所擇不精多引讖緯之書以相雜亂乞詔儒臣刪去讖緯之文使學者不爲所惑然後經義純一無所駁雜臣謂欲使士子學古勵行而不本六經學六經而不去其詭異欲望功化之成不可得也

臣按秦漢以來六經至於今日者實賴孔穎達之

正義其刻板尚存福州府學學經者因得以考見古人之訓詁義例而知其名物度數之詳雖其閒多駁雜詭異如歐陽氏所言然朱子謂漢魏諸儒正音讀通訓詁考制度辨名物苟不先涉其流何以用功於此則其書亦世之不可無也第欲中心有主知所擇耳朱子又謂今之學子眞如鸚鵡盡鸚鵡之言效人聲耳其心未必有所解也宋元之閒草澤之儒紛然雜出於五經四書各加訓解大意主於立說而不盡以解經其可取者不過數家餘皆炫奇鬬勝其視漢人之專門名家又益卑矣

宜俾學經者專究心於聖經文及於宋儒之傳。一以是爲主。然後博考漢魏諸儒之訓詁制度名物。有餘力則旁及於近世諸人之訓說。是乃一道德之門徑也。

曾鞏曰。古之治天下者。一道德。同風俗。其教已明。其習已成。所守者一道。所傳者一說。故詩書之文。歷世數十作者非一。而言未嘗不相爲終始。化之如此其至也。異行者有誅。異言者有禁。防之如此其備也。故二帝三王之後。嘗更衰亂。而餘澤未熄。百家衆說。未能出於其間。及周末世。先王之教化法度既廢。餘澤既熄。世之治方

術者各得其一偏。故人奮其私智。家尚其私學。者蠭起於中國。皆明其所長而昧其所短。矜其所得而諱其所失。天下之士。各自爲言。不能相通。世之人不復知學之有統。道之有歸也。

臣按。我朝建學立師。一以五經四書爲教。今布列中外者。自多明道之士。盍加推訪有德行文學。爲內外所推重者。僉舉以聞。命以師儒首秩。俾之自擇其屬。必得如程子所謂篤志好學。材良行脩者。以充其選。而又於大臣中特命一人典領其事。俾其率領羣儒。詳立規條。一本程子所上劄子。以爲準則。根據參諸古典。酌以時制。節目次第。門分條具。以爲一代教養之法。既行之太學。又頒之天下。則施教者有成法。受教者有成德。就其所教。多士之中。差其果於行事者。用以釐百司之務。深於道義者。留以爲太學之師。明於經訓者。分以掌州縣之教。而州縣受教之士。又以其所受之教。卒業於太學。分任於有司。推教於他人。彼此承傳。先後授受。朝廷之政教此道此德也。官府之禁令此道此德也。百官之職業此道此德也。學校之功課此道此德也。立德者不索隱以行怪。行事者不謀利而

計功。爲學者不騖虛而翼僞。脩辭者不厭常而喜新。居官者不黨同而伐異。世道至此。雖唐虞三代不是過也。

朱熹曰。異端害正。故君子所當闢。然須是吾學既明。洞見大本達道之全。然後據天理以開有我之私。因彼非以察吾心之正。議論之間。彼此交盡。內外之道。一以貫之。如孟子論養氣而及告子義外之非。因夷子而發天理一本之大。豈徒攻彼之失。所以推明吾道之極致。本原無餘蘊矣。

臣按。朱子之言反本之論。所謂上策莫如自治也。

明吾道德之是，自見彼道德之非，不必與之較勝負也。

○躬孝弟以敦化

商書。伊訓曰。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於家邦。終於四海。

禮記。祭義。子曰。立愛自親始。教民睦也。立敬自長始。教民順也。教以慈睦。而民貴有親。教以敬長。而民貴用命。孝以事親。順以聽命。錯諸天下。無所不行。

孝經曰。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民用和睦。上下無怨。

禮者敬而已矣。故敬其父則子悅。敬其兄則弟悅。敬一人而千萬人悅。所敬者寡而悅者衆。此之謂要道。君子之教以孝也。非家至而日見之也。教以孝。所以敬天下之爲人父者。教以悌。所以敬天下之爲人兄者。

君子之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事兄悌。故順可移於長。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故雖天子必有尊也。言有父也。必有先也。言有兄也。孝悌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無所不通。

禮記。王制。凡養老。有虞氏以燕禮。以恩勝禮 夏后氏以饗禮。以禮勝恩 殷人以食禮。超恩禮之中 周人脩而兼用之。周則文備故兼用之

孔穎達曰。人君養老有四。一是養三老五更。二是子孫爲國難而死。養其父祖。三是養致仕之老。四是引戶校年。養庶人之老。

有虞氏養國老有爵有德之老於上庠。養庶老庶人及死事者之父母於下庠。夏后氏養國老於東序。養庶老於西序。殷人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學。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庠。

陳澔曰。行養老之禮。必於學。以其爲講明禮義之所也。國老尊。故於太學。庶老卑。故於小學。

祭義。虞夏殷周。天下之盛王也。未有遺年齒也者。年之貴乎天下久矣。次乎事親也。尚齒之弟次乎事親之孝

孝弟發諸朝廷。行乎道路。至乎州巷。放乎獀狩。用衆於內 脩乎軍旅。用衆於外 衆以義死之。而弗敢犯也。

祀乎明堂。所以教諸侯之孝也。食三老五更。此互言耳皆老人更知三德五事者 於太學。所以教諸侯之弟也。又曰。食三老五更於太學。天子祖。祖衣 而割牲。割牲體爲俎實 執醬而饋。進食 執爵而酳。食畢潔口 冕而總干。總持干盾立於舞位 所以教諸侯之弟也。是故鄉里有齒。而老窮不遺。强不犯弱。衆不暴寡。此由太學來者也。

周禮。地官。大司徒。以保息六養萬民。二曰養老。庶老

夏官。羅氏。中春羅春鳥。蟄而始出者 獻鳩以養國老。

漢明帝永平中帥羣臣養三老五更於辟雍用其德行年耆高者一人爲老次一人爲更服都紵大袍單衣皁緣領袖中衣冠進賢杖玉杖五更亦如之不杖皆齊於太學講堂其日乘輿先到辟雍禮殿御坐東廂遣使者安車迎三老五更天子迎於門屏交禮道自阼階三老升自賓階至階天子揖如禮三老升東面三公設几九卿正履天子親袒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酳祝鯁在前祝饐在後五更南面公進供禮亦如之明日皆詣闕謝恩中元元年又行此禮

馬端臨曰古人養老之禮有養於鄉者所謂五十養

於鄉王命公侯伯子男及羣吏曰反養老於東序是也有養於國者天子視學設三老五更羣老之席位執醬親饋執爵親酳是也漢初每鄉及縣皆有三老歲首則使人存問賜以束帛酒肉或賜以爵乃古人養於鄉之意而國學養老天子親講之禮則至東漢始行之

臣按養老始自有虞至周而禮始備其養老也天子視學合樂而行之春秋戰國此禮不行漢明帝始行之歷魏晉至北朝往往舉行唐開元禮雖有其儀考之史未見其行也蓋帝王以孝弟爲治老者近於父長者近於兄設爲視學養老之禮所以教天下之人孝弟也

○崇師儒以重道

周禮曰太宰以九兩繫邦國之民三曰師以賢得民四曰儒以道得民（師道不立則天下無善人　儒道不立則天下無正學）

大司徒以本族六安萬民四曰聯師儒

禮記學記曰凡學之道嚴師爲難（嚴如孝經嚴父之義　謂尊禮嚴重之也）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是故君之所不臣於其臣者二當其爲尸則弗臣也當其爲師則弗臣也大學之禮雖詔於天子無北面所以尊師也（爲尸則弗臣以神言之故

爲師則弗臣以道言之故）

禮記檀弓魯哀公誄孔丘曰天不遺耆老莫相予位焉嗚呼哀哉尼父（因其字以爲謚也此後世追謚孔子之始）

臣按自哀公誄孔子後後世帝王屢加褒崇尊其人所以尊其道也哀死者所以示生者也

漢高祖行自淮南還過魯以太牢祀孔子

臣按高祖不事詩書得天下之初獨祀孔子以太牢之禮蓋孔子萬世帝王之師人心之具有天理者自然起敬蓋秉彝好德之良心也漢祚四百年治幾三代或由此歟

元帝時。孔霸以帝師賜爵。號褒成君。奉孔子後。封子孫奉其祀始此

平帝元始初。追諡孔子曰褒成宣尼公。追封孔均爲褒成侯。諡宣之始

光武建武中。幸魯。使大司空祀孔子。

章帝元和中。東巡過魯。幸闕里。以太牢祠孔子。及七十二人。作六代之樂。大會孔氏男子二十以上者六十三人。命儒者講論語。帝謂孔僖曰。今日之會。於卿宗有光榮乎。對曰。臣聞明王聖主。莫不尊師貴道。陛下親屈萬乘。辱臨敝里。崇禮先師。增輝聖德。至於光榮。非所敢承。帝笑曰。非聖者子孫。焉有斯言。拜僖郎中。賜褒成侯。及孔氏男女錢帛。

臣按。古人建立學校。皆以祀禮爲先。高帝雖在倥偬。猶脩其祀於過魯之日。武帝興學校。獨未聞釋奠之禮。明帝行鄉飲於學校。祀聖師周公孔子。似未知獨崇宣聖之意。至永平中。幸孔子宅。祀仲尼。章帝安帝皆幸闕里。祠孔子。作六代之樂。則所以崇文重道者至矣。使當日儒臣能以古人釋奠之禮而推廣之。又何以加焉。

魏文帝黃初中。以議郎孔羨爲宗聖侯。邑百戶。奉孔子祀。令魯郡脩廟。置百戶吏卒守衛之。又廣爲室屋以居學者。

唐元宗開元中。追諡孔子爲文宣王。文宣王之諡始此

五代周太祖幸曲阜。謁孔子祠。既奠。將致敬。左右曰。仲尼人臣也。無致敬之禮。上曰。文宣百代帝王師。得無拜之。卽拜奠於祠前。

胡寅曰。孔子大聖。如以位則異代之陪臣也。如以道則配乎天地。如以功則賢於堯舜。斯臣也。當周太祖時。以拜孔子爲不可。則當石高祖時。必以拜契丹爲可者。是故國家所患。莫甚於在位者不知學。則其君不得聞大道。淺俗之論易入。義理之言難進。人主功德高下。一係於此。然則學乎學乎。豈非君臣之急務哉。

宋眞宗咸平中。幸曲阜。謁文宣王廟。帝特再拜。又至墓奠拜。追諡曰元聖文宣王。初欲追諡爲帝。或言宣父周之陪臣。周止稱王。不當加帝號。故第增美名。乃按春秋演孔圖及莊子之言。加以元聖。後又以避聖祖諱。改至聖。

元武宗大德中。詔加孔子大成至聖文宣王。以上褒崇先聖

魏齊王正始中。以顏回配享孔子。顏回配享孔子始此

唐太宗貞觀中詔以左邱明等二十二人從祀孔子廟堂。

臣按唐太宗從祀諸儒皆有功於聖人之經者也。卜子夏毛萇有功於詩左邱明穀梁赤公羊高有功於春秋伏勝孔安國有功於尚書高堂生戴聖有功於禮王輔嗣有功於易劉向鄭衆杜子春馬融盧植鄭康成服子慎王肅賈逵則有功於諸經何休杜元凱范甯則有功於三傳然子夏在十哲之列而此又列之者是時七十二子雖列像廟堂未得享祀惟子夏以有功於詩得與從祀至開元中從李元瓘之請七十二子始得從祀。

元宗開元中追謚孔子爲王乃贈顏子爲公閔子等九人爲侯曾參等七十六人爲伯（追贈孔門弟子公侯伯始此）

宋眞宗咸平中追封兗公顏回爲兗國公費侯閔損等九人爲公郕伯曾參等七十六人爲侯又詔封左邱明等三十一人俱爲伯（從祀諸儒封爵始此）

神宗元豐中以孟子同顏子配食宣聖荀況楊雄韓愈從祀（孟子配享孔子始此）

徽宗大觀中詔躋子思從祀。

政和中封王安石爲舒王配享臨川伯王雱從祀。

臣按宣聖廟堂乃大公至正之所豈容私意於其間姦黨之徒乃敢欺天罔聖以崇其惡黨徽宗燭理不明爲姦黨所蔽雖曰褒崇安石不知適所以彰其惡而增其罪也

理宗淳祐中詔曰朕惟孔子之道自孟子後不得其傳。至我朝周惇頤張載程顥程頤眞見力踐深探聖域千載絶學始有指歸中興以來又得朱熹精思明辨表裏混融使中庸大學語孟之書本末洞徹孔子之道益以大明於世令學宮列諸從祀以示崇奬之意又以王安石謂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爲世罪人豈宜從祀

景定中皇太子言文公朱熹與宣公張栻成公呂祖謙切思講磨擇精語詳開牖後學有功聖門三臣俱嘗被詔追褒兼準御筆秩熹於從祀如栻如祖謙宜升從祀詔從之

度宗咸淳中始以顏回曾參孔伋孟軻並配孔子。

元文宗加顏回爲兗國復聖公曾參郕國宗聖公孔伋沂國述聖公孟軻鄒國亞聖公是歲始以董仲舒從祀。

臣按自禮經有釋奠于先聖先師之說唐貞觀中始以左邱明等二十二人有功聖經從祀聖廟宋

神宗進荀况揚雄韓愈於從祀此三人者其功又不專於一經徽宗以王安石配享及祀王雱雖是羣姦私意然亦以其有作三經義之功理宗崇尚理學列周惇頤等七大儒於從祀後又兼秩司馬光邵雍蓋以此九儒者重明聖道於世也夫唐人列祀諸儒如荀况之性惡揚雄之諂身王弼之虛無賈逵之讖緯戴聖之貪殘馬融之荒鄙杜預之短喪多得罪聖門者純正如董仲舒顧不得侑食至元天歷中始秩祀焉我朝國初首去揚雄之祀正統改元用言者從祀吳澂後又以胡安國蔡沈

真德秀從祀以此數儒皆於經有發明之功也（以上褒祀先儒）

禮記文王世子天子視學大昕（日初明也）鼓徵所以警衆也衆至然後天子至乃命有司行事興秩節祭先（興舉也秩常也節禮也）師先聖焉

臣按天子之尊不輕舉動惟於學宮時常臨視雖以舉賢斂才實以崇儒重道也

漢明帝初建三雍親行其禮天子冠通天衣日月備法物之駕盛清道之儀祀制辟雍之上尊養老更饗射禮

唐高祖武德中幸國子學親臨釋奠

太宗召天下純儒耆德以為學官數臨幸觀釋菜命祭酒博士講論經義賜以帛廣學舍千二百區

宋太宗端拱中幸國子監將出顧見講堂博士李覺聚徒講書詔覺講易卦淳化中幸國子監召孫奭講堯典說命哲宗元祐中幸國子監詣文宣王殿行釋奠禮御端化堂命祭酒豐稷講尚書無逸

臣按哲宗視學或謂呂大防曰祖宗視學非爵命之賞則金帛之賜今皆無之何也大防曰古者天子視學德意在焉小惠何足道哉吾固欲天子時一幸金帛之賞後難為繼恐惜費而止耳此言

可謂至論蓋天子視學所以崇儒重道敬師育才何沾沾於利祿也（以上視學）

○謹好尚以率民

書君陳王若曰爾惟風下民惟草（成王命君陳代周公尹東郊策命之詞）惟民生厚因物有遷違上所命從厥攸好爾克敬典（敬五倫之常道）在德（得其常道著之於身）時乃罔不變允升于大猷（進於大道之中）

君牙王若曰爾身克正罔敢弗正民心罔中惟爾之中（正以身言欲其所處無邪行中以心言欲其所存無邪思）

詩序曰羔羊鵲巢之功致也召南之國化文王之政在位皆節儉正直德如羔羊也羔羊之皮（所以為裘也）素（白也）絲五

紽。以絲飾裘之名退食退朝而食於家自公。從公門而召委蛇委蛇自得之貌

朱熹曰南國化文王之政在位皆節儉正直故詩人美其衣服有常而從容自得如此也。

騶虞鵲巢之應也鵲巢化行人倫既正朝廷既治天下純被文王之化庶類蕃殖蒐田以時仁如騶虞則王道成也

陳鵬飛曰。始於鵲巢夫婦而人倫正。中於羔羊君臣而朝廷治。使天下皆被文王化有騶虞之仁心則王道成矣。

禮記坊記。子曰。善則稱親過則稱己則民作孝。

又云長民者朝廷敬老。則民作孝。

緇衣子曰。為上易事也。為下易知也。則刑不煩矣。

呂大臨曰。易事。上好信也。易知民用情也。若上以機心待民民亦以機心待上姦生詐起欲刑不煩不可得矣。

子曰。好賢如緇衣。惡惡如巷伯。則爵不瀆而民作愿。刑不試而民咸服。大雅曰。儀刑文王萬國作孚。詩作邦作孚。

子曰。下之事上也。不從其所令。從其所行。上好是物。下必有甚者矣。故上之所好惡。不可不慎也。是民之表也。

子曰。上好仁。則下之為仁爭先人。故長民者章志明吾好惡之所在貞教身率以正尊仁以子愛百姓民致行己以說其上矣。

子曰。民以君為心。君以民為體。心莊則體舒。心肅則容敬。心好之身必安之君好之民必欲之心以體全亦以體傷。君以民存亦以民亡。

臣按緇衣此篇即心體相須以喻君民相資之意。所謂君以民存亦以民亡此二言者為人上者宜書座右以為朝夕之儆以比丹書之戒焉。

春秋左傳。穆子曰。吾聞叔向曰。好惡不愆。民知所適。事無不濟

臧武仲曰。夫上之所為民之歸也。上所不為而民或為之是以加刑罰焉而莫敢不懲。若上之所為而民亦為之乃其所也又何禁乎。

論語。孔子對季康子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

臣按非其有而取之者盜也。所謂欲者凡吾所嗜好用度苟理不可為義不當為分不得為而悖吾之勢以強取之恣吾之材以妄為之皆盜也吾為大盜而禁民之不為小盜豈理也哉

漢章帝時馬廖上疏曰。昔元帝罷服官成帝御浣衣哀帝去樂府然而侈費不息至於衰亂者百姓從行不從

言也夫改政移風必有其本傳曰吳王好劍客百姓多創瘢楚王好細腰宮中多餓死長安語曰城中好高結髻與同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廣眉四方且半額城中好大袖四方全匹帛斯言如戲有切事實

臣按百姓從行不從言是誠識致治之體風化之原者成王命君陳曰違上所命從厥攸好大學謂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禮記謂不從其所令從其所行皆此意也

第五倫言於章帝曰諸王公貴戚驕奢踰制京師尚然何以示遠故曰以身教者從以言教者訟夫陰陽和歲

乃豐君臣同心化乃成也

臣按以身教者從以言教者訟即大學所謂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者也茍徒責人而不責己限踈而不限親禁遠而不禁近耳目所及者則若罔聞知而於郡縣之遠乃詳為之制嚴為之法則亦虛費文移徒掛牆壁而已安能杜其噭噭之議革其靡靡之俗哉

〇廣教化以變俗

周書君陳篇王曰君陳爾惟弘周公丕訓無依勢作威無倚法以削寬而有制從容以和成王命君陳代周公此其策命之詞

臣按周公遷殷頑民於下都親自監之民習之頑獷者至是稍馴擾矣故成王戒其無以法制行刻削尚存寬典以布和厚庶幾從吾之化以變舊俗也

又曰爾無忿疾于頑此有忍者無求備于一夫此有容者必有忍其乃有濟有容德乃大即無忿疾于頑意簡厥脩謂職業亦簡其或不脩進厥良謂善行以率其或不良即無求備之意

臣按頑不率教者不可忿疾率教者亦當獎拔然不可以求備雖為治殷民而言實萬世命官化民之要道

畢命王若曰嗚呼父師惟文王武王敷大德於天下用克受殷命言得之之難也惟周公左右先王綏定厥家毖殷頑民遷于洛邑密邇王室式化厥訓既歷三紀十二年曰紀世父子曰世變風移四方無虞予一人以寧言化之之難也

又曰政貴有恒辭尚體要不惟好異商俗靡靡利口惟賢餘風未殄公其念哉我聞曰世祿之家鮮克由禮以蕩陵德實悖天道敝化奢麗萬世同流茲殷庶士席寵惟舊怙侈滅義服美于人驕淫矜侉將由惡終雖收放心閑之維艱又曰資資財富能訓惟以永年惟德惟義時乃大訓不由古訓于何其訓王曰嗚呼父師邦之安危

惟茲殷士不剛不柔厥德允脩（言殷士不可不訓也）

呂祖謙曰始皇以安危係於匈奴而急之以剛德宗以安危係於藩鎭而緩之以柔皆以致亂

臣按化民之道莫先古訓古人訓戒之辭具載經籍故善爲治者設小學以古訓而啟其蒙開大學以古訓而明其倫頒布經書俾其讀誦設立師儒爲之講解責任守令爲之提督無一處而不立古人之學無一人而不讀古人之書無一家而不行古人之禮普天之下皆知德義可尊禮教可尚習俗美治道隆矣

鄭子產爲政於鄭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人之忠儉者從而與之泰侈者因而斃之一年孺子不戲狎斑白不提挈童子不犂畔二年市不豫價三年門不夜閉道不拾遺四年田器不歸五年士無尺籍喪期不令而治輿人誦之曰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子產而死誰其嗣之

漢文帝時賈誼上疏曰夫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鄉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爲也俗吏之所務在於刀筆筐篋而不知大體陛下又不自憂竊爲陛下惜之豈如今定經制令君君臣臣上下有差父子六親各得其宜此業一定世世常安而後有所持循矣若夫經制不定是猶度江河亡維楫（維以繫船楫以制船）中流而遇風波船必覆矣

武帝時嚴安上書曰今天下人民用財侈靡車馬衣裘宮室皆競脩飾調五聲使有節族雜五色使有文章重五味方丈於前以觀欲天下（觀示之使其慕欲也）彼民之情見美則願之是教民以侈也臣願爲民制度以防其淫使貧富不相耀以和其心心既和平則盜賊消刑罰少陰陽和風雨時五穀蕃熟民不夭厲也

臣按人民之侈靡多見於車馬衣裘宮室飲食四者誠能立爲制度皆有階級上得兼下下不得僭上則有餘者不敢恣爲不及者不敢慕欲衆心安定教化行矣

文翁爲蜀郡守見蜀郡僻陋有蠻夷風文翁欲誘進之乃選郡縣小吏開敏有才者親自飭厲遣詣京師受業博士數歲皆成就還歸文翁以爲右職又脩起學官於成都市中招下縣子弟爲學官弟子爲除更繇高者以補郡縣吏次爲孝弟力田吏民榮之數年爭欲爲學官弟子由是大化蜀郡學者比齊魯焉

韓延壽爲潁川太守潁川多豪彊難治延壽欲教以禮讓恐百姓不從乃歷召郡中長老爲鄉里所信者數十

人設酒具食親與相對接以禮意人人問以謠俗民所
疾苦爲陳和睦親愛銷除怨咎之路長老皆以爲便因
與議定嫁娶喪祭儀品略依古禮不得過法百姓遵用
其教後入守左馮翊恩信周遍二十四縣莫敢以詞訟
自言者

臣按民之流於邪淫者由昏嫁喪祭之無制富者
傾貲以爲觀美貧者質貸以相企效遂至破產荒
淫因而起爭訟致禍亂者有之幸有朱氏家禮一
書簡易可行乞敕有司凡民閒冠昏喪祭一依此
禮有不行者以違制論其守令上計課以教民行

古禮爲最此無可書雖有他最不在陞擧之例如
此則禮教行而風俗美矣

黃霸爲潁川太守爲條教置父老師帥伍長班行於民
閒勸以爲善防姦之意力行教化而後誅罰務在成就
安全凡治道去其太甚以外寬內明得吏民心治爲天
下第一

臣按漢宣數下詔書吏不奉宣霸爲選擇良吏分
部宣布詔令然後爲條教班行民知太守條教皆
承天子之意故易於信從漢去三代未遠其君臣
求治有古遺意後世惟以簿書財賦爲急未聞有
教化者矣

卓茂爲密令人有言亭長受其米肉遺者茂問之知其
自以恩意遺之非從其求請之曰人之貴於禽獸者以
有仁愛知相敬事也今鄰里長老尚致饋遺此乃人道
所以相親況吏與民乎吏顧不當乘威力強請求耳人
曰苟如此律何故禁之茂曰律設大法禮順人情今我
以禮教汝汝必無怨惡以律治汝汝何所措其手足乎
一門之內小者可論大者可殺也於是人納其訓吏懷
其恩教化大行

許荆爲桂陽太守郡濱南州風俗脆薄不識學義荆爲

設喪紀昏姻制度使知禮禁嘗行春到耒陽縣民有蔣
均者兄弟爭財互訟荆歎曰吾荷國重任而教化不行
咎在太守乃使吏上書陳狀乞詣廷尉均兄弟感悟各
求受罪

臣按許荆上書言狀非平昔設爲喪紀昏姻制度
使民知禮禁而遽然爲此擧動是矯激好名非眞
實也君子所不貴

仇覽爲遂亭長勸人生業躬助喪事賑卹窮寡期年稱
大化覽初到亭人有陳元者獨與母居母詣覽告元不
孝覽驚曰吾近日過元舍廬落整頓耕耘以時此非惡

人當是教化未至耳母守寡養孤苦身投老柰何肆忿於一朝致子於不義乎母聞感悔涕泣而去覽乃親到元家與其母子飲因爲陳人倫孝行譬以禍福之言元卒成孝子

臣按仇覽一亭長耳尚以教化爲事況受千百里之寄者乎

任延爲九眞太守駱越之民無嫁娶禮法延乃移書屬縣各使以年齒相配其貧無禮聘令長吏以下各省俸祿以賑助之同時娶者二千餘人是歲風雨順節穀稼豐衍吏民爲立祠後拜武威太守首除暴害造立學官

自掾吏子孫皆令詣學受業郡遂有儒雅之士

齊蘇瓊爲清河太守有百姓乙普明兄弟爭田積年不斷瓊諭之曰天下難得者兄弟易求者田地假令得田地失兄弟心如何普明兄弟叩頭感泣乞外更思分異十年遂同住

後魏清河王勵爲楚州刺史城北有伍子胥廟其俗敬鬼祈禱者必以牛酒至破產業勵歎曰子胥賢者豈宜損百姓告諭所部自此遂止

隋梁彥光爲相州刺史時人情險詖妄起風謠彥光招致山東大儒每鄉立學非聖哲之業不得教授季月召集親臨策試有勤學異等聰明有聞者升堂設饌其餘並坐廊下有好爭訟惰業無成者坐之庭中設以草具及大比行賓貢禮祖送郊外資以財物人皆勸勵風俗大改

唐高士廉爲益州長史蜀土俗薄畏鬼而惡疾父母病危殆不躬扶持杖頭掛食遙以哺之兄弟異財罕通假借士廉隨方勸誘有不悛者親幸官吏詣門勸諭由是一里翕然多爲孝弟兼命儒生講論墳典勉勵後進教化復興

韓愈爲潮州刺史下牒請置鄉校趙德秀才沈雅專靜

通經有文章能知先王之道排異端宗孔氏可以爲師請攝海陽縣尉爲衙推官專勾當州學以督生徒刺史出己俸百千以爲舉本收其贏餘給學生廚饌自此潮人日趨文學

宋韓琦知幷州河東俗雜羌夷用火葬琦爲買田封表刻石著令使得葬於其中人遂以焚屍爲恥

臣按自古無焚屍之俗至佛氏入中國始有之爲人子者忍將親體魄付之烈焰罪莫大焉今此風猶存民習成俗非嚴刑禁之不能止請著爲令有犯禁以毀傷父母律問罪幷坐舉火之人是亦崇

孝道美風俗之一端。

陳襄為仙居令。民不知教。正歲耆老來賀。襄作文曰。為吾民者。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夫婦有恩。男女有別。子弟有學。鄉閭有禮。貧窮患難親戚相救。昏姻死喪鄰保相助。無墮農業。無作盜賊。無學賭博。無好爭訟。無以惡陵善。無以富吞貧。行者讓路。耕者讓畔。班白者不負戴於道路。則為禮義之俗矣。使門人誦於庭。且諭之曰。吾秩滿即去。爾有子弟亟遣就學。於是感德嗟歎。翕然從之。學者興起。

程顥為晉城令。民以事至者。必告之以孝弟忠信。度鄉村遠近為保伍。使之力役相助。患難相恤。孤煢殘廢者責之親黨。使無失所。行旅出其塗者。疾病皆有所養。諸鄉皆有校。暇時親召父老與之語。兒童所讀書為正其句讀。教者不善則為易置。俗始甚野。不知學。乃擇子弟之秀者聚而教之。鄉民為社會。為立科條。旌別善惡。使有勸有恥。

朱熹知漳州。以習俗未知禮。采古喪葬嫁娶之儀。揭以示之。命父老解說。以教子弟。土俗崇信釋氏。男女聚僧廬為傳經會。女不嫁者為菴舍以居。熹悉禁之。

余仲寬宰順昌時。閩俗生子女多者。往往溺之。寬作戒

殺子文。召鄉父老為人信服者。親酌飲之。出其文使歸勸其鄉人。無得殺子。活者以千計。後再任。復立法推行一路。

臣按。溺子之俗。浙東為甚。請自今為浙東守令者考滿上課。必書云自到任民無溺子者。有不實。坐降一級。如此則民間舉子必多。是亦仁政之大端也。

○嚴旌別以示勸

周書畢命曰。旌別淑慝。表厥宅里（如旌表門閭之類）。彰善癉（病也）惡。樹之風聲。弗率訓典。殊厥井疆（使不得與善者雜處）。俾克畏慕。

（此康王命畢公以保釐東郊也。旌別淑慝者。釐也。義之盡也。本欲其畏慕而同歸於善者。以保為釐也。仁之至也。）

禮記王制曰。上賢以崇德。簡不肖以絀惡。命鄉簡不帥教者以告。耆老皆朝於庠。元日習射上功。習鄉上齒。大司徒帥國之俊士與執事焉。不變。命國之右鄉簡不帥教者移之左。命國之左鄉簡不帥教者移之右。如初禮。不變。移之郊。如初禮。不變。移之遂。如初禮。不變。屏之遠方。終身不齒。

漢明帝時。荆州刺史郭賀有殊政。明帝賜以三公之服。黼黻冕旒。敕行部去幨帷。使百姓見其容服。以章有德。

沛劉長卿妻桓氏夫卒子又夭歿桓氏慮不免剺耳自誓沛相王吉上奏顯其門閭號曰行義桓釐旌表節婦見於史傳者始此

隋文帝以田德懋有孝行降璽書褒之并賜縑二百疋米百石詔表其門閭前代表孝子門閭不一特紀德懋者以有璽書褒之也

唐張公藝九世同居北齊隋唐皆旌表其門高宗封泰山車駕幸其家

宋萊州徐承珪幼失父母與兄弟三人及其族三十口同甘藜藿衣服相讓歷四十年不改其操所居鄉木連理瓜異蔓同實有司以聞太祖詔改鄉名義感里名和順

江州民陳兢其先世仕唐有爲江州長史者益置田園爲家法敎子孫擇羣從掌其事建書堂敎誨之僖宗嘗詔旌其門南唐爲立義門宋初免其傜役太宗時以其家食不足每歲貸與之粟眞宗時官其主家者爲州助敎

○舉贈謚以勸忠

禮記表記子曰先王謚以尊名謚則諱其名故曰尊名也節以壹惠專其一善也善行雖多節取一大善以爲謚也恥名之浮於行也

臣按周人卒哭而諱將諱而謚是三代已有謚生有名死有謚謚乃死者之辨節其一德以爲稱而諱其名也

曲禮已孤暴貴不爲父作謚父無爵不當謚以己爵加其父非敬也

檀弓公叔文子卒其子戍請謚於君曰日月有時將葬矣請所以易其名者君曰昔者衞國凶饑夫子爲粥與國之餓者不亦惠乎昔者衞國有難夫子以其死衞寡人不亦貞乎夫子聽衞國之政脩其班制以與四鄰交衞國之社稷不辱不亦文乎故謂夫子貞惠文子貞惠文皆謚惟稱文子文足兼之也

臣按自古謚皆請於君春秋之世猶然後世始屬有司我朝復古制凡大臣有功德於世者其謚皆自上賜云

論語子貢問曰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　一節

蘇軾曰孔文子使太叔疾出其妻而妻之疾通於初妻之娣文子怒將攻之訪於仲尼仲尼不對命駕而行疾奔宋文子使疾弟遺室孔姞其爲人如此而謚曰文此子貢所以疑而問也孔子不沒其善言能如此亦足以爲文矣非經天緯地之文也

孟子曰名之曰幽指位亂常之謚厲殺戮無辜之謚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

臣按二君周之天子繼其世者臣子也乃以惡謚加於君父豈春秋爲尊親者諱之謂哉蓋君之謚則稱天以誄之臣之謚則請君以賜之臣子雖欲私其君父如天理何子孫雖欲私其父祖如君法何先王謚法最公秦人以爲臣議君子議父而除去之鄭樵謂以謚易名名尚不敢稱況可加之以惡皆失古意

宋程頤曰古之致天下於大治者善惡明而勸懲之道至焉爾勸得其道天下樂爲善懲得其道天下懼爲惡二者爲政之大權也然行之必始於朝廷而至要莫先於謚法何則刑罰雖嚴可警於一時爵賞雖重不及於後世惟美惡之謚一定則榮辱之名不朽歷代君相莫不持此勸世焉

史記謚法解周公旦太公望開嗣王業建功牧野終將葬乃制謚遂敘謚法謚者行之迹號者功之表車服者位之章也是以大行受大名細行受細名行出於己名生於人

臣按謚法不見於五經其書見於世者有周公謚法有春秋謚法有廣謚有今文尚書有大戴記有世本有獨斷有劉熙之書有來奧之書有沈約之書有賀琛之書有王彥威之書有蘇冕之書有扈蒙之書有蘇洵之書皆漢魏以來儒者取古謚法釋以己說而各爲之法也

晉賈充病自憂謚傳從子謨曰是非久自見不可掩也充卒以外孫爲嗣秦秀議曰充悖禮溺情以亂大倫昔鄫養外孫莒公子爲後春秋書莒人滅鄫絕父祖之血食開朝廷之亂原案謚法昏亂紀度曰荒請謚荒帝更謚曰武

臣按充姦回弑逆謚之以荒固爲幸矣武帝曲加以美謚然後世不因謚武遂以充爲善人賈謨謂是非久自見不可掩信哉斯言

唐許敬宗卒袁思古議敬宗棄長子於荒徼嫁少女於夷貊按謚法名與實爽曰繆請謚爲繆敬宗孫彥伯訟思古與許氏有怨請改謚王福畤議以爲謚者得失一朝榮辱千載若嫌隙有實當據法推繩如其不然義不可奪

臣按敬宗奏流其子昂於嶺南又以女嫁蠻酋馮盎之子多納其貨故思古議之然此猶非其罪之大者若論其贊高宗立變后殺忠良之罪謚之以繆猶爲幸矣戴至德謂王福畤曰高陽公任遇

是何以謚之爲繆對曰昔何曾既忠且孝徒以日
食萬錢秦秀謚之曰繆敬宗忠孝不逮於曾而飲
食男女之累過之謚之曰繆不負許氏矣咸亨中
昏主臨朝而臣下猶執法持論如此
楊綰卒太常謚文貞或謂其與元載交游嘗爲載薦太
常謚不當梁肅議曰謹按謚法貞之例有三清白守節
曰貞大憲克就曰貞憂國忘死曰貞文之義有六經緯
天地曰文道德博聞曰文慜民接禮曰文不恥下問曰
文慈惠愛人曰文脩德來遠曰文名既不備事亦殊貫
安可併責於一名哉若具美果在一名則士文伯孔文

子且無經天緯地之文孟武伯甯武子又非克定禍亂
之武若以廢禮不稱其名則臧孫辰縱逆祀不得謚文
管夷吾臺門反坫不得謚敬是知議名之道收其所長
則舍其所短志其大行則遺其小節使善惡決於一字
褒貶垂於將來蓋先王制謚之方也且人無全才能不
必備魏徵立言正色其節大矣而昧於知人蘇瓌封詔
沮邪其志明矣終不能守故春秋爲賢者諱過傳稱不
以一眚掩大德語曰無求備於一人此魏蘇二公所以
爲文貞也楊公之名請如前議
故在呂諲卒獨孤及議謚曰肅嚴郢駁益加以忠肅及

重議曰周道衰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謚法春秋
之嚴旨也在懲惡勸善不在哀榮在議美惡不在字多
周公殺三監誅淮夷晉重耳一戰而霸諸侯武功盛矣
而皆謚曰文以冀缺之恪德臨事甯俞之忠於其國其
文德豈不優乎而並謚曰武固知書法者必稱其大而
略其細故言文不言武言武不言文三代以下樸散禮
壞乃有二字之謚非古也其源生於衰周施及戰國之
君漢興蕭何張良霍去病霍光俱以文武大略佐漢致
太平謂一名不足以紀其善於是有文忠文成景桓宣
成之謚瀆禮甚矣然猶褒不失人唐興參用周漢之制

謂魏徵以王道佐時近文直言極諫愛君忘身近貞二
德並優廢一莫可故曰文貞謂蕭瑀端直鯁亮近貞性
多猜貳近褊言褊則失其謇正稱貞則遺其恡狹非一
言所能名故曰貞褊其餘推類大抵準此皆有爲疊爲
之也若迹無殊途事歸一貫則直以一字目之故杜如
晦謚成王珪謚懿陳叔達謚忠溫彥博謚恭此並當時
赫赫以功名居宰相位者謚不過一字不聞其子孫佐
吏有以字少稱屈者由此言之二字不必爲褒一字不
必爲貶
故將郭知運卒已五十年其子英乂請謚太常謚曰威

員外郎崔厦駁以知運卒時賵贈已加今已踰時不宜謚獨孤及重議曰贈謚一也贈者一時之寵謚者不刊之令以歲久而廢易名是王澤浹於天下而獨隔於一人也當開元時吐蕃以舉國之師入五原塞知運討平之以張王室今朝廷方將命將帥以征不服討不庭宜褒之以勸握兵者安可以葬久而廢大典况謚法者考其言行事業之邪正以一字褒貶之使生者聞美謚而慕瞻惡謚而懼不待賞罰而賢不肖皆勸是一字之謚賢於三千之刑本非為沒者之子孫以為哀榮寵贈之具

宋仁宗時夏竦卒特賜謚文正（因曾為東宮舊臣）司馬光言謹按令文諸謚王公及職事官三品以上皆錄行狀申省議定奏聞所以重名實示至公也今不委之有司槩以公議定謚於中而後宣示於外臣謂宜擇中流之謚使與行實粗相應者賜之亦非羣臣所敢議今乃謚以至美無以復加之謚如竦者豈易克當所謂名與實爽謚與行違傳之永久何以為法光又言竦得此謚不知復以何謚待天下之正人良士况天下之人皆知竦為大邪與謚之以正不足以掩竦之惡適足以傷國家之至公耳曰謚法所以信於後世者為其善善惡惡無私也今以一臣之故而敗之使忠良雋傑之士蒙美謚者後世皆疑之則謚法將安用哉

臣按宋以前無謚文正者文正即唐之文貞宋避諱易貞為正盖謚之最美者也光以為竦不足當此因改謚文莊詩云好是正直光盖有之仁宗可謂從諫弗咈矣

又陳執中卒韓維議謚曰皇祐之末天子以後宮之喪問所以葬祭之禮執中位為上相不能總率羣司考正儀典以承天問而治喪皇儀非嬪御之禮追冊位號於宮闈有嫌建廟用樂踰祖宗舊制遂使聖朝大典著非

禮之舉此不忠之大者宰相所當秉道率禮以弼天子正身率家以儀百官執中不務出此而杜門深居謝絕賓客曰我無私也我不黨也豈不陋哉謹按謚法寵祿光大曰榮不勤成名曰靈執中出入將相以一品就第可謂寵祿光大矣死之日賢士大夫無述焉可謂不勤成名矣請謚榮靈

神宗時歐陽脩卒李清臣議謚曰公惟聖宋賢臣學者所師法明於道德見於文章究覽六經述作數十百萬言以傳先王之遺意方天下溺於末習為章句聲律之時聞公之風一變為古文咸知趨向根本太師之功於

教化洽道爲多謹按謚法唐韓愈李翺權德輿孫逖本朝楊億皆謚文太師宜以文謚然公常參天下政事進言仁宗乞早下詔立皇子使有明名定分以安人心及兩預定策謀有安社稷功謚法道德博聞曰文廉方公正曰忠請謚文忠

寧宗時京鏜卒賜謚文穆既而其子請避家諱改文忠言者以爲楊億巨儒既謚曰文議欲加一忠字竟不之與夫欲加一字猶且不可况二字俱欲極美乎望敕攸司自今謚議務當其實其或不然當推以法以選舉不實論若定謚已下其子孫請再更易者以違制論從之

臣按三代以前君之謚請命於天臣之謚請命於君唐宋議謚掌於太常博士於應得謚者考其行狀撰定謚文移文吏部考功郎覆定之本朝博士不掌謚議洪武初惟武臣有謚永樂中文臣始得謚蓋自姚廣孝胡廣始也自後文臣亦多有之然皆出恩賜臣謂九重之上於臣下賢否未易盡知請自今先下有司考訂以聞然後從中賜下不當得者不狥親故囑託當得者不爲朋黨掩蔽此國家激勸之大端其爲世教之助夫豈細哉

大學衍義補輯要卷八

明瓊山邱　濬撰　粵西陳宏謀纂輯

治國平天下之要　備規制

○都邑之建

書禹貢曰冀州

臣按朱熹語錄冀都風水山脈從雲中發來雲中之水西流入於龍門西河東流入於海前則黃河環繞右則華山自華山至中爲嵩山是前案泰山聳於左淮南諸山爲第二重案江南諸山爲第三重案是則古今建都莫過於冀州矣虞夏時天下

分爲九州冀州在中國之北其地最廣舜分冀爲幽幷營幽與幷營皆冀境也冀州三面距河是謂平陽蒲坂乃堯舜建都之地勢如鸞鳳峙而蛟龍走堪輿家所謂藏風聚氣者茲地實有之易曰艮者東北之卦也艮爲山水爲地之津液天下萬山皆成於北天下萬水皆宗於東於此建都蓋天下王氣所在也天道在北而面南今京師居艮位介乎震坎之間體北極嚮離明萬方億兆無不在照臨之中其人沈鷙多材力重許可能（音耐）辛苦復產健馬其地瀕大海秦始皇時已通海運唐又通東

吳之粟於此。元漕東南粟至燕歲幾四百萬石。南方之貨。亦隨以至。是蓋天生鉅海以爲國家餫道。不假通渠轉漕自然而成者也。則其食貨之豐有非他方可及者。雖然居安者思危。金人之禍如土崩。元人之禍如瓦解。鑒金人之失。則必選將固邊。强兵豐食。使國勢壯而外敵不敢窺。鑒元人之失。則必謹度用賢。省刑薄斂。使朝綱正而生靈不敢畔。如此則國家如泰山之安矣。

洛誥。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師。(京師)我卜河朔黎水。(河北黎水交流之內)我乃卜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食其墨也)我又卜瀍水東。亦惟洛食。伻來。(使也)以圖(洛之地圖)及獻卜。(卜之兆辭也此周公授使者告卜之辭)

陳大猷曰。成王實都鎬京。特往來朝諸侯祀清廟於洛。故鎬京謂之宗周。以其爲天下所宗也。洛邑謂之東都。又謂之成周。以周道成於此也。洛邑天下之至中。豐鎬天下之至險。成王定鼎洛邑以朝諸侯。所以承天地中和之氣。宅中以涖四海。其示天下也公。建都於鎬京。處上游以制六合。其慮天下也遠。漢唐並建兩京。蓋亦識形勢之所在。而有得於成王周公之遺意歟。

臣按此古人都洛之始。並建兩京。亦始於是。漢唐皆以長安爲西京。洛陽爲東京。宋以汴爲東京。洛爲西京。其地皆接壤相去不甚遠也。我朝跨江南北各爲一大都會。財賦出於東南。而金陵爲其會。戎馬盛於西北。而金臺爲其樞。並建兩京。所以宅中圖治。足食足兵。據形勢之要。而爲四方之極者也。

詩。文王有聲。其二章曰。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徙都)于豐。(即崇國地在今鄠縣)文王烝哉。(君也)其七章曰。考卜維王。宅是鎬京。維龜正(決也)之。武王成之。武王烝哉。(此言文王遷豐武王遷鎬之事)

臣按周家自后稷居邰。公劉居豳。太王邑岐。而文王始營鎬作豐。武王又於豐旁近地。剏爲鎬京。蓋其所以遷者。以勢大人衆。不足以容。非若後世衰微而遷也。是故自邰而豳。而岐。而豐。而鎬。而又宅洛。此周家所以日盛也。平王東遷。則淪於衰微矣。竊嘗論遷都之舉。惟可於方盛之時。至衰微而遷。未有能興者也。觀東周東晉南宋可見矣。惟光武遷洛。則是中興非衰微也。

周禮。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爲民

極。

葉時曰。王畿立而後根本定。方位設而後等級明。國野分而後疆理正。官職舉而後綱目張。民極所以立也。

大司徒。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所和也。然後百物阜安。乃建王國焉。制其畿方千里而封樹之。

臣按三代以前洛爲中國之中。以今天下觀之則南北袤而東西廣。所謂中者蓋在荆襄之間也。朱

子以閩浙爲天地之中。閩浙在東南海盡處。難以爲中。朱子蓋以聲明文物通論天下。非論地勢也。

匠人建國。水地以縣。置槷以縣。眡以景。爲規識日出之景與日入之景。晝參諸日中之景。夜攷之極星。以正朝夕。

匠人營國。方九里。旁三門。國中九經（南北之道爲經）九緯（東西之道爲緯）經涂九軌。左祖右社。前朝後市。市朝一夫。

鄭元曰。國中城內也。經緯謂涂也。經緯之涂皆九軌。積七十二尺。

王昭禹曰。先王建國必先於辨方正位。是以匠人置槷眡景必正地中。以天地之所合。四時之所交。風雨之所會。陰陽之所和。於是乎建王國也。然其置槷必先水地以懸。使所直之臬必平而直。然後可以正日景也。水莫動則平。可因之以望高下之勢。繩垂之而墜。可引之而正曲直之形。以繩取其直。又以水取其平。然後於所平之地置臬也。爾雅曰。在地者謂之臬。所謂槷則臬也。於所平地之中央立八尺之表以縣正之。以眡日景。將以正四方也。於晝漏半又參諸日中之景。夜又攷之極星。以北辰所居者天之中故也。

又曰。左人道之所向。右地道之所尊。言祖則宗可知。

言社則稷可知。朝者義之所在。於朝言面則知市之在所背。於市言後則知朝之在所先。朝者官吏之所會。市者商賈之所聚。一夫百畝之地。然後足以容之。

臣按匠人既曰建國。又曰營國。蓋作而立之謂建。言其始也。周圍而治之以丈尺其小大謂之營。言其終也。所謂置槷者。疏家謂以水平地於四角立四柱。於四柱畔懸繩以正柱。以水望其高下。即知地之高下。然後平高就下而地乃平。殆今世所謂水平也歟。

史記貨殖傳曰。昔唐人都河東。殷人都河內。周人都河

南夫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居也

臣按秦分天下為三十六郡有三川河東漢分三川為河南河內與河東號為三河是三郡者皆濱河之地故帝堯都平陽商都亳成王營洛邑皆以河為運道達於河卽達於京師也後世都汴洛者皆由汴水入河都長安者雖不濱河然亦由河入渭是古今建都無有不資於河道者也我朝都燕咫尺瀛海所以通食貨足國用者莫便於海蓋天造地設為萬世無窮之利者也

秦始皇徙天下豪傑十二萬戶於咸陽 後世起富民塡實京師之始

漢初齊人婁敬見高祖曰陛下都洛陽豈欲與周室比隆哉上曰然敬曰秦地被山帶河四塞以為固卒然有急百萬之衆可立具也夫與人鬭不搤其亢拊其背未能制其勝也今陛下案秦之故地此亦搤天下之亢而拊其背也帝問羣臣羣臣皆山東人爭言洛陽東有成皐西有殽澠背河鄉伊洛其固亦足恃也上問張良良曰洛陽雖固地小土薄四面受敵非用武之國也關中左殽函右隴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饒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守獨以一面東制諸侯諸侯有變順流而下足以委輸此所謂金城千里天府之國敬說是也上卽日西都關中

臣按此秦以後都長安之始張良謂關中為用武之地阻三面而守獨以一面東制諸侯臣竊謂今世都燕眞用武之地其所阻者亦有三面以一面制天下之大是今日京師之勢大非漢唐都關中比也然漢之邊在北咸陽去朔方餘千里唐邊在西長安去吐蕃界亦幾千里今京師北抵居庸東北抵古北口西南抵紫荊關近者百里遠者不過三百里所謂居庸則吾之背也紫荊則吾之亢也據關中者將以搤中國之亢而拊其背都幽燕者則又將恐其反搤我之亢而拊吾之背焉所以防蔽之者尤當深加之意

光武元年車駕入洛陽幸南宮遂定都 後世建都洛陽始此

臣按周人營洛邑以為朝會之所非建都也至平王避犬戎始遷焉漢高祖始亦欲都洛後以婁敬張良之言都於長安光武中興始於此定都焉

諸葛亮至京口因睹秣陵山阜歎曰鍾山龍盤石城虎踞此帝王之宅

宋仁宗時范仲淹言天有九閽帝居九重是以王公法天設險以安萬國也臣請脩東京高城深池軍民百萬

足以爲九重之備乘輿不出則聖人坐鎭四海而無煩動之勞鑾輿或出則大臣居守九重而無囘顧之憂

臣按秦漢以來都邑之地有四而偏安一隅及立國未百年者不與焉一曰長安漢唐盛時所都也曰洛陽漢中興巳後所都也曰汴梁宋盛時所都也曰幽燕皇朝所都也隋唐非不都長安晉非不都洛陽後梁晉周非不都汴梁金元非不都幽燕然皆偏安不久鄴臺金陵錢唐諸處古亦有都之者然皆非此四都比也夫華夏自唐虞之世爲九州或爲十二州長安在雍州域中洛汴皆在豫州域中惟今日之神京在虞世則幽州域在禹貢則冀州域也黃帝都幽州之涿鹿堯舜都冀州之平陽蒲坂涿鹿去此僅餘百里而平陽蒲坂去此僅千里蓋近境也是秦漢以來得國之正緜祚之遠皆莫有如我朝而其建都之地自南而北卒復堯舜之故都於七八千年之後猗歟盛哉

○城池之守

易坎之彖曰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邱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因有形之險爲無形之險以守其國是謂人險）險之時用大矣哉

臣按天險者本天之理地險者因地之勢人險者用人之力王公因天道順地勢有險則隨其險而補其所不足疏其所不通無險則於平地脩爲險固之備內焉爲之垣墉外焉爲之城池遠焉爲之藩籬有門以謹其出入有關以譏其往來是謂人險皆所以守其國也

周禮掌固（在國曰固）掌脩城郭溝池樹渠之固

司險（在野曰險）掌九州之圖以周知其山林川澤之阻

禮記禮運曰今大道既隱天下爲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貨力爲己大人世及（傳子傳弟）以爲禮城郭溝池（塹也）以爲固

春秋隱公七年夏城中邱九年夏城郎

胡安國曰凡土功龍見而戒事火見而致用水昏正而栽日至而畢時也隱公城皆以夏則妨農務而非時矣

莊公九年冬浚洙（書浚洙見勞民於守國之末務而不知本爲後戒也）

二十八年冬築郿（書築者創作邑也不視歲之豐凶而輕用民力於所不必爲非人君之心矣）

成公九年城中城（城非春秋所貴書城中城其爲徼守益深矣）

襄公二年城虎牢（虎牢鄭地巖險聞於天下不可棄也有是險而不能守故不繫於鄭）

臣按分疆畫境必有天然界限其不足者人力因

而城之國家分天下爲兩畿十三藩於交界處設衞以城守焉如潼關乃河南陝西交界則設潼關衞以守然衞城介華陝之閒去京畿且遠顧不以屬河陝二都司而直隸京師其意深矣

七年城費。費季氏邑也書城費乃履霜堅冰之戒强私弱公之萌

臣按城大事也非奉天子命而私營之王法所不宥也

漢高祖令天下縣邑城。始皇并諸侯壞城郭至是令縣邑城也

臣按始皇以天下吏民爲敵國惟恐其有所捍蔽得以拒我高祖以天下吏民爲一家惟恐其無所

捍蔽或以喪生此其心公私之異而存亡所以分也

孝惠元年始作長安城西北方三年發諸侯王列侯徒隸二萬人城長安五年復發里中民城長安三十日而罷

呂祖謙曰蕭何建都長安兵革未息未及城也至是叛亂既平始版築焉始於西北方先所急也閒一歲乃興役三調發而始成休民力也地近則齎送弗勞人衆則大事易集罷速則農事不違雖曹參爲相實何之規模

臣按凡有大役皆如此法用近地之民不勞以久役不急於近效則事成而民不知勞矣非但築城一事也

五代周世宗詔展外城先立標幟俟今冬農隙興版築東作動則罷之更俟次年以漸成之且令自今葬埋皆出所標七里之外其標內俟縣官分畫街衢倉場營廨之外聽民隨便築室。爲之以漸使民不疲於用力立之以準使預知所避就凡有營繕皆可以此爲法

宋仁宗慶歷中建大名府爲北京景祐中范仲淹建議城洛陽以備急難及契丹渝盟言事者請從仲淹之議

呂夷簡謂宜建都大名示將親征以伐其謀詔既下仲淹又言此可張虛聲爾未足恃也城洛陽既弗及請速脩京城議者多附仲淹議夷簡曰此囊瓦城郢計也使虜得渡河而固守京師天下殆矣故設備宜在河北卒建北京

臣按仲淹脩京城恐虜之長驅也夷簡城大名爲虜之鎭遏也二議皆是當虜勢方張而脩京城似若示怯然脩外城而不足以扼其衝則亦虛聲而已當於無事時以漸爲之隨時增補譬則人家完其垣墉非但備寇盜亦以爲障蔽則既得以爲固

亦不示人以怯矣。

○宮闕之居

易。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蓋取諸大壯。壯固之意人生有宮室始此

詩序曰。定之方中。美衞文公也。文公徙居楚邱。始建城市而營宮室。得其時制。百姓悅之。國家殷富焉。其首章曰。定之方中。作于楚宮。楚邱之宮 揆之以日。作于楚室。其二章曰。升彼虛矣。故城 以望楚矣。楚邱 望楚與堂。旁邑 景山與京。測景高邱 降觀于桑。木名 卜云其吉。終焉允臧

臣按宮室之建。勞民傷財。不得已而爲之。必升高以望其面勢。降下以察其土宜。考日景而驗其方向。稽卜筮而考其龜兆。無一不善而後可興工也。或曰。後世測景占卜。鮮有精者。選日相地之法。亦可用歟。曰。擇其可者用之。而不泥於拘忌可也。周公指南之法。彷彿猶存。用之以代測景。何不可之有。惟定之爲星。乃上天示人以營室之時。非其方中。農事未隙。不可爲居室而廢農也。

大雅。緜之篇曰。迺立皐門。郭門也 皐門有伉。高門 迺立應門。正門 應門將將。嚴正也

臣按周制。天子有五門。曰皐。曰庫。曰雉。曰應。曰路。

皐者遠也。門最遠在外。故曰皐。庫門則有藏於此。雉門者取其文明也。應門者居此以應治也。路門者取其大也。雉庫路三門。乃周既爲天子所立。後世因之不改。故諸侯亦得立。惟皐應二門。大王時已有之。乃始祖肇基之迹。非周之正嫡嗣天子位者則不得立焉。

春秋。僖公二十年春。新作南門。言新者有故也作者創始也譏用民力於所不當爲也

定公二年。新作雉門及兩觀。書新作者譏僭王制而不能革也

史記。堯之有天下也。堂高三尺。采椽不斲。茅茨不翦。

秦始皇作前殿阿房。東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萬人。下可以建五丈旗。周馳爲閣道。自殿下直抵南山。表山巔以爲闕。複道渡渭。屬之咸陽。隱宮徒刑者七十餘萬人。分作阿房驪山。關中計宮三百。關外四百餘。因徙三萬家驪邑。五萬家雲陽。

臣按始皇勞七十餘萬人之力。費千百萬億之財。作阿房宮。越二年東巡。崩於沙邱。一身之歲月幾何。而勞人費財。徒作無益。不知己之愚。而欲愚黔首。噫。果孰愚哉。

漢高祖治長樂宮於長安。即咸陽別名營宮室於此謀遷都也漢建長樂宮始此

高祖至長安蕭何治未央宮帝見其壯麗怒曰天下匈匈數歲成敗未可知是何治宮室過度也何曰天下方未定故可因以就宮室且天子以四海爲家非壯麗無以重威且無令後世有以加也

司馬光曰王者以仁義爲麗道德爲威未聞以宮室鎭服天下也天下未定當克己節用以趨民之急而顧以宮室爲先豈可謂知務哉昔禹卑宮室而桀爲瓊宮創業之君躬行節儉以示子孫其末流猶入於淫靡況示以侈乎孝武卒以宮室罷敝天下未必不由鄼侯啟之也

臣按蕭何此對所謂禦人以口給也說者乃謂何欲以此堅帝都長安未必然也當以司馬氏之言爲正

文帝在位宮室苑囿車騎服御無所增益有不便輒弛以利民嘗欲作露臺召匠計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人十家之產也吾奉先帝宮室常恐羞之何以臺爲

臣按中人之產僅直十金則下者不及十金甚至無一錢之儲隔宿之食立錐之地者矣九重之上左右之人有一飯而費十金一宴而費百金一器用服飾之微而費千金尚不滿意而他求及營造游玩佞佛媚神傾府庫之財竭生民之力略不顧惜胡不思之甚耶觀於此可見文帝爲三代以後絕無僅有之令主矣

武帝起柏梁臺作承露盤以銅爲之上有仙人掌承露和玉屑飲之云可長生公孫卿言仙人好樓居於是上令長安甘泉作諸臺觀使卿持節設具而候神人益廣諸宮室

臣按武帝富貴已極而求長生左右因進方士言不死之藥爲樓居之說大興工役勞民傷財海內虛耗盜賊蠭起一人之長生不可得而使千萬人速死悲夫

太初中柏梁臺災越人勇之曰越俗有火災復起屋必以大用勝服之於是作建章宮度爲千門萬戶東鳳闕西虎圈北太液池中有漸臺蓬萊方丈瀛洲壺梁南玉堂璧門立神明臺井幹樓輦道相屬

臣按帝爲此臺以求神仙神仙不爲訶禁而蕩然於烈焰之中其仙不神亦可見矣帝尚不覺悟而大爲宮室以厭勝之非獨不燭理蓋亦不畏天也

太始中趙倢伃居鉤弋宮任（妊同）身十四月而生子弗陵武帝曰聞昔堯十四月而生乃命門曰堯母門

司馬光曰是時皇后太子皆無恙而命其門曰堯母是以姦臣逆知奇愛少子欲以爲嗣卒成巫蠱之禍悲夫

明帝時夏旱大起北宮鍾離意詣闕疏請罷止以應天心帝敕大匠止作諸官滅省不急庶消災譴因謝公卿百僚遂應時澍雨後德陽殿成百官大會帝思意言謂公卿曰鍾離尚書若在此殿不立

臣按鍾離意諫君以天心爲言眞知本者明帝一聞其言不徒謝意並因謝公卿百僚不徒生前納其言逮其死也又思其言而對衆稱揚之明帝好

賢之誠思賢之切後世所宜法也

靈帝時宦者張讓趙忠說帝斂天下田畝十錢以脩宮室鑄銅人樂安太守陸康疏諫免歸田里又詔發州郡林木文石又令西園騶分道督趣恐動州郡多受賕賂牧守茂材孝廉遷除皆責脩宮錢當之官者皆先至西園諧價然後得去鉅鹿太守司馬直以有清名減直三百萬直悵然曰爲民父母而反割剝百姓以稱時求吾不忍也辭疾不聽行至孟津上書極言吞藥自殺書奏爲暫絕脩宮錢

臣按靈帝斂脩宮錢旣取之於田畝復取之於選調取之田畝而免樂安太守陸康取之選調而殺鉅鹿太守司馬直二太守者皆上書以聞靈帝旣知之矣不知痛革僅暫免焉司馬直曰爲民父母而割剝百姓以稱時求吾不忍也嗚呼太守爲民父母不忍割剝其子以稱時求靈帝非民之大父母乎而忍剝割其孫會以稱己欲何其忍哉且稱時求繇乎人稱己欲繇乎我繇乎我者進止一反掌間耳

魏明帝營脩宮室王朗疏諫曰建始之前足用列朝會崇華之後足用序內官華林天淵足用展游宴若且先

成象魏脩城池其餘一切須豐年專以勤耕農爲務習戎備爲事則民充兵强而寇戎賓服矣

臣按國家脩營宮室若無預於戎備也而王朗乃謂脩營必須豐年而兼以勤耕農習戎備爲言何哉夫郵遠者略近事外者簡內當無事之時而殫其力於無益之營造勞其筋骨耗其財力廢其家計而起其怨讟之心迫有事用之而又欲其效死力禦强暴豈不難哉

明帝旣作許昌宮又治洛陽宮起昭陽太極殿築總章觀力役不已農桑失業司空陳羣廷尉高柔少府楊阜

各上疏諫止明帝感其忠言手筆詔答

宋高祖興於晉代宮室無所增改武帝大脩宮室土木被綈繡袁顗盛稱高祖儉素帝曰田舍翁得此已為過矣

蔡沈曰昔劉裕奮農畝而取江左一再傳後子孫見其服用反歎曰田舍翁得此已過矣此正無逸所謂昔之人無聞知也使成王非周公之訓安知不以公劉后稷為田舍翁乎

北朝魏太武性儉幸為御飲膳取給而已羣臣請增峻京城及脩宮室曰易云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又蕭何云天子以四海為家不壯不麗無以重威世祖曰古人有言在德不在險屈丐蒸土築城而朕滅之豈在城也今天下未平方須民力土功之事朕所不為蕭何之對非雅言也

北朝文成帝還平城起太華殿中書侍郎高允諫曰太祖始建都邑其所營立必因農隙況建國已久永安前殿足以朝會西堂溫室足以晏息紫樓足以臨望縱有脩廣亦宜馴致今計所當役凡二萬人老弱供餉又當倍之一夫不耕或受之饑況四萬人之勞費陛下所宜留心帝納之

隋築仁壽宮時天暑役夫死者相次於道楊素悉焚除之文帝至見制度壯麗大怒曰楊素殫民力為離宮為吾結怨天下素聞之皇恐慮獲譴以告封德彝德彝曰公勿憂俟皇后至必有恩詔明日果召素入對獨孤后勞之曰公知吾夫婦老無以自娛盛飾此宮豈非忠孝乃賜錢絹

臣按文帝之怒是也德彝逆獨孤后之意豈后預以告德彝哉蓋德彝事文帝日久知其心非誠於愛民也

唐太宗發卒脩洛陽宮以備巡幸張元素諫曰洛陽未有巡幸之期而預脩宮室非今日之急務陛下初平洛陽凡隋氏宮室之宏侈者皆令毀之曾未十年復加營繕何前日惡之今日效之也且以今日財力何如隋世陛下役瘡痍之民襲亡隋之弊恐又甚於煬帝矣太宗曰朕以洛陽土中朝貢道均意欲便民故使營之今元素所言誠有理即為罷役後日或以事至洛陽雖露居亦無傷也仍賜元素綵二百匹

太宗又作飛仙宮魏徵疏言煬帝恃其富強窮奢極欲使百姓困窮社稷為墟陛下撥亂反正宜思隋之所以失我之所以得徹其峻宇安於卑宮若因基而增廣此

以亂易亂殃咎必至難得易失可不念哉

房元齡高士廉遇少府少監竇德素於路問北門近何營繕德素奏之太宗怒讓元齡等曰君但知南牙政事北門小營繕何預君事元齡等拜謝魏徵曰元齡等爲陛下股肱耳目於中外豈有不應知者使所營爲是當助陛下成之爲非當請陛下罷之問於有司理則宜然不知何罪而責亦何罪而謝也太宗甚愧之

穆宗時波斯獻沈香亭子材左拾遺李漢上言此何異瑤臺瓊室帝雖怒亦優容之

宋太祖詔自今節度觀察防禦團練使刺史知州通判

等罷任其治所廨舍有無隳壞及所增脩著以爲籍迭相符授幕職州縣官受代則對書於考課之簿損壞不全者殿一選脩葺建置而不煩民者加一選

蘇軾曰宮室蓋有所從受而傳之無窮非獨以自養也今日不治後日之費必倍比年以來所在務爲偸陋尤諱土木營造之功欹側腐壞轉以相付不敢擅易一椽此何義也

○囿游之設

周禮囿人掌囿游（苑囿游觀之處即今海子也）之獸禁牧百獸祭祀喪紀賓客共其生獸死獸之物（牧養百獸以爲祭祀喪紀賓客之用而已）

春秋左傳襄公十七年宋皇國父爲太宰爲平公築臺妨於農收子罕請俟農功之畢公弗許築者謳曰澤門之晳（國父白晳而居澤門）實興我役邑中之黔（子罕黑色而居邑中）實慰我心子罕聞之親執扑以行築者而抶其不勉者曰吾儕小人皆有闔廬以辟燥濕寒暑今君爲一臺而不速成何以爲役謳者乃止或問其故子罕曰宋國區區而有詛有祝禍之本也

昭公九年冬築郎囿書時也季平子欲其速成叔孫昭子曰詩曰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焉用速成其以勦（勞也）民也無囿猶可無民其可乎

臣按無囿無民二語尤爲緊切有民者將欲舉事以其所作與民相比並則知所輕重緩急而不輕用民力矣

國語楚靈王爲章華之臺與伍舉升焉曰臺美夫對曰臣聞國君服寵（以賢受寵服）以爲美安民以爲樂聽德以爲聰致遠以爲明不聞其以土木之崇高彤鏤（丹楹刻桷）爲美而以金石匏竹之昌（盛也）大囂（華也）庶（衆也）爲樂不聞其以觀大視侈淫色以爲明而以察淸濁爲聰也先君莊王爲匏居之臺高不過望國氛大不過容宴豆木不妨守備（不妨城郭守備之材）用不煩官府（財用不出府藏）民不廢時務官不易朝

常是以除亂克敵而無惡於諸侯今君爲此臺也國民罷（疲同）焉財用盡焉年穀敗焉百官煩焉舉國留（治也）之數年乃成臣不知其美也

漢武帝建元中使吾邱壽王舉籍阿城以南盩厔以東宜春以西提封頃畝及其賈直欲除以爲上林苑屬之南山東方朔諫曰夫南山天下之阻也秦之所以虜西戎兼山東者也其山出玉石金銀銅鐵良材百工所取給萬民所仰足也又有秔稻梨栗桑麻竹箭之饒土宜薑芋水多鼃（即蛙字）魚貧者得以人給家足無饑寒之憂故酆鎬之間號爲土膏其賈畝一金今規以爲苑絕陂

池水澤之利而取民膏腴之地上乏國家之用下奪農桑之業是其不可一也且盛荆棘之林廣狐兎之苑大虎狼之墟壞人塚墓發人室廬令幼弱懷土而思耆老涕泣而悲是其不可二也斥而營之垣而囿之騎馳東西車騖南北有深溝大渠夫一日之樂不足以危無隄之輿是其不可三也夫殷作九市之宮而諸侯畔靈王起章華之臺而楚民散秦興阿房之殿而天下亂糞土愚臣逆盛意罪當萬死武帝乃拜朔爲給事中賜黃金百斤然遂起上林苑如壽王所奏

臣按帝不受朔言徒與之爵與金是買之使不言也朔受之不辭亦不復言譬則狗焉嘷於主人之側投以一臠俯首帖耳逝矣

靈帝作畢圭靈琨苑司徒楊賜諫曰先王造囿裁足以脩三驅之禮薪采芻牧皆悉往焉先帝左開鴻池右作上林不奢不約今廢田園驅居人畜禽獸非若保赤子之義帝欲止侍中任芝樂松曰昔文王之囿百里人以爲小齊宣王四十里人以爲大今與百姓共之無害於政帝說遂爲之

胡寅曰天下之理至五經語孟可謂正矣而寂言橫議亦傍緣而作非人君明哲心與正會則不能照其

誣罔堯舜爲天下得人而奪國者用以爲名湯武順天革命而伐君者取以藉口胤侯征義和而討不附己者賓焉伊尹放太甲而欲奪其主者託焉五就湯五就桀非爲利也而求富貴利達者以爲大人欲速其功也致辟管叔囚蔡降霍非爲己也而手刃同氣者以爲聖人與我同志也曰公劉好貨則掊克聚斂不知紀極曰召公闢國則窮兵遠討無有休息曰省耕斂助不足則出錢貸民而取其利曰藏不售與滯用則置官畜貨而自爲市依倚外患脅制人主以饕富貴而自比於惠連之降志辱身廢法任情肆行無

道以專寵利而自比於仲尼之無可無不可。遂使誣罔儒術者曰。五經語孟亦姦宄之囊橐耳。彼樂松任芝所以欺靈帝者。特弁髦土梗未足多誚也。然則何以正之曰。姦人之假托經義以文其說者。非能欺天下。直欺人主耳。人主能格物致知。不惑於疑邪。正心誠意。不昏於利欲。就道親賢。問之辨之以明所未明。篤志勵行。精之一之以守所難守。則鄭自鄭。雅自雅。杲日中天。萬象畢照。辯言安能亂政。利口安能覆邦。此二帝三王中心無爲。以宅至正之要道也。

隋煬帝築西苑。周一百里。內十六院。皆以四品夫人主之。月夜從宮女數千騎遊西苑。作清夜遊曲。於馬上奏之。

臣按煬帝初年卽爲西苑。七年兵起。十四年弑於江都。一時游樂之地。今則蕩爲荒煙野草。莫知所在。人生幾何。名教中自有樂地。何苦勞民傷財。貽後世之笑哉。

○冕服之章

易。黃帝堯舜垂衣裳（始於黃帝備於堯舜）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

書。帝曰。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

臣按舜觀古人之象。是舜之前已有章服矣。古者自天子至於士。皆有服章。多少以次而殺。上得兼下。下不得僭上。今世冕服惟天子親王有之。公侯以下皆無有也。

周禮。司服。掌王之吉凶衣服。辨其名物。（名以命之物以色之）與其用事。（祭祀視朝甸凶弔之事）王之吉服。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享先王則衮冕。享先公饗（享食賓客）射則驚冕。祀四望山川則毳冕。祭社稷五祀則希（一本作絺）冕。祭羣小祀則元冕。凡兵事韋（革之熟者）弁（冠也）服。眂朝則皮弁服。凡甸（甸獵冠服）冠弁服。凡凶事服弁（喪冠）服。凡弔事弁絰服。大札大荒大栽素服。

司裘掌爲大裘（黑羊裘服）以共王祀天之服。（以示質也）中秋獻良裘。（王之善服）王乃行羽物。季秋獻功裘。（人功治之）以待頒賜。

臣按用裘以爲祭天之服。反古始也。天地生人之初。未有織紝。惟衣鳥獸之皮而已。其後乃有絲枲之事。

屨人掌王之服屨。（單履曰屨）爲赤舄。（複履曰舄）黑舄。赤繶。（縫中紃也）黃繶。青句。（當作絇）素屨。葛屨。凡四時之祭祀。以宜服之。

禮記。天子玉藻十有二旒。前後邃（深也）延（冕上覆也）龍卷（同衮）以祭。

漢官儀曰天子冠通天冠
隋志平冕俗所謂平天冠也
隋文帝聽朝之服以赭黃文綾袍（天子服黃始此）烏紗帽折上巾六合鞾與貴臣通服惟天子之帶十有三鐶至唐高祖以赭黃袍巾帶爲常服
齊志太宗嘗以幞頭起於後周便武事者也方天下偃兵採古制爲翼善冠自服之
南齊輿服志衮衣漢世出陳留襄邑所織宋末用繡及織成齊建武中乃綵畫爲之加飾金銀薄時亦謂爲天衣

宋志天子之服一曰大裘冕二曰衮冕三曰通天冠絳紗袍四曰履袍五曰衫袍六曰窄袍天子祀享朝會親耕及視事燕居之服也七曰御閱服天子之戎服也中興之後則有之（此宋一代冕服之制）
英宗時李育上言冕以周官爲本凡十二旒間以采玉加以紘綖笄瑱之飾衮以虞書爲始凡十二章首以辰象別以衣裳繪繡之采東漢至唐史官名儒記述前制皆無珠翠犀寶之飾蓋明水太羹不可以衆味和雲門咸池不可以新聲間衮冕之服不宜以珍怪累也詔禮官參定奏曰國朝冕服雖倣古制然增以珍異巧縟前世所未嘗有國家大事莫大於祀而祭服違經非所以肅祀容尊神明也宜如育言參酌通禮一切改造之
臣按冕服之制雖曰華不及靡費不及奢然必有中制焉若魏之用珊瑚六朝之用翡翠宋之繡龍錦七星紫雲白鶴皆非禮之禮不可以見師長況祀天地祖宗哉

○璽節之制

周禮地官司市凡通貨賄以璽節出入之
掌節掌邦節貨賄用璽節（璽之名始此然專以出入貨賄上下通用也）
春秋左傳襄公二十九年公自楚還及方城季武子取卞使公冶問璽書追而與之（用璽於文書謂之璽書○璽書之名始此）
臣按此乃季武子書而用璽記之是時上下印章皆名璽也自秦以來惟天子印得稱璽故制詔謂之璽書

漢高祖元年至霸上秦王子嬰封皇帝璽符節降
臣按傳國璽圖說謂其方四寸秦始皇并六國命李斯篆其文孫壽刻之子嬰奉其璽降漢高祖即位服之世因謂之傳國璽平帝崩孺子未立藏於長樂宮王莽篡位使王舜迫太后求之出璽投地刓螭角微玷其後璽歸光武獻帝時董卓亂掌璽

者投於井中。孫堅於井中得之。後徐璆得以送獻帝。壽以禪魏。魏以禪晉。五胡亂華。爲劉石所得。後歸東晉。是後宋齊梁陳以至於隋。隋滅陳。蕭后攜之入突厥。唐太宗求之不得。乃自刻玉曰皇帝景命有德者昌。貞觀中。蕭后自突厥奉璽歸於唐。朱溫篡唐。璽入於梁。梁亡。入後唐。廢帝自焚。自是璽不知所在。臣嘗考璽之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自秦以後。相傳爲受命璽。得璽則以爲有受命之符。無璽乃目之爲白板天子。不亦惑哉。且天命有德。受命者不於其德。而區區於一物之用。命果在

是乎。三代有道。享國皆至數百年。未聞有此璽也。秦自作璽。僅七八年。遺臭聞於沙邱。內袒負於軹道。烏在其爲壽且昌哉。

[illegible]曰。璽皆白玉螭虎紐。文曰皇帝行璽。皇帝之璽。皇帝信璽。天子行璽。天子之璽。天子信璽。凡六璽。皇帝行璽封賜諸侯王書。信璽發兵徵大臣。天子行璽策拜外國事天地鬼神。此漢朝六璽之制後世遵用之

唐制。天子有傳國璽及八璽。皆玉爲之。神璽以鎮中國。藏而不用。受命璽以封禪禮神。皇帝行璽以報王公書。皇帝之璽以勞王公。皇帝信璽以召王公。天子行璽以報四夷書。天子之璽以勞四夷。天子信璽以召兵四夷。此唐朝璽制

唐制有符寶郎四人。掌天子八寶及國之符節。有事則請於內。既事則奉而藏之。大朝會則奉寶進於御座。行幸則奉以從焉。大事出符則藏其左而班其右。以合中外之契。兼以敕書。小事則降符函封。使合而行之。凡命將遣使。皆請旌節。旌以顓賞。節以顓殺。

臣按此唐人設官掌寶及符節之制。今制爲尚寶司。專司寶璽及金牌之屬。

五代周始造二寶。其一曰皇帝承天受命寶。一曰皇帝

神寶。宋太祖受禪。傳二寶。宋又制大宋受命之寶。至太宗又別制承天受命之寶。是後諸帝嗣服。皆自爲一寶。以皇帝恭膺天命之寶爲文。凡上尊號。則以所上尊號爲文。寶用玉。填以金。盤龍紐。別有三印。一曰天下合同之印。中書奏覆狀流內銓歷任三代狀用之。二曰御前之印。樞密院宣命及諸司奏狀內用之。三曰書詔之印。翰林詔敕用之。皆鑄以金。後並改印爲寶。

高宗中興。御府藏玉寶十有一。一曰鎮國神寶。文曰承天福延萬億永無極二曰受命寶。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二寶封禪用之。三曰天子之寶。答外夷書用之。四曰天子信寶。舉大兵用之。

五日天子行寶，封冊用之。六日皇帝之寶，答隣國書用之。七日皇帝信寶，賜隣國書及物用之。八日皇帝行寶，降御劄用之。所謂八寶也。九日大宋受命之寶。（太祖作）十日定命寶。（徽宗作）十一日大宋受命中興之寶。（高宗作）又作金寶三。一日皇帝欽崇國祀之寶。二日天下合同之寶。三日書詔之寶。（此宋寶璽之制）哲宗時咸陽縣民段義脩舍得古玉印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上之。詔蔡京等辨驗以爲秦璽，遂命曰天授傳國受命寶，改元元符。元至元中，御史中丞崔彧得拾得妻所售玉印，監察御史楊桓辨之，以爲秦璽進之。

臣按秦璽者始皇所作也，秦漢魏皆用之。永嘉之亂沒於劉石，永和之世復歸江左。其文曰受命于天皇帝壽昌者，晉所自刻者也，非秦璽也。大元之末得自西燕，更六朝至隋，謂之神璽，乃燕慕容氏所刻者也，非秦璽也。劉裕北伐得之關中，歷晉暨陳復爲隋有，其文雖與秦同，乃姚秦所刻者也，非秦璽也。開運之末沒於耶律，後爲女真所獲者，則以受天明命惟德允昌爲文，乃石晉所刻者也，非秦璽也。當時皆誤以爲秦璽而不知秦璽之亡已久矣。若夫元人所得之璽，楊桓考証以爲秦璽。考璽爲漢元后所擲，螭角有玷，魏文帝刻其旁曰魏受漢傳國之璽。今螭角無玷，其旁無魏所刻字，非秦所製明甚。豈元人所得於拾得妻者，即宋元符所得於咸陽民家之故物乎。臣故詳具其始末如此。萬一有以秦璽在虜爲言者，請以臣斯言折之。（以上寶璽）

漢制，諸侯王金璽。璽之言信也。諸侯王黃金璽，槖駝紐，文曰璽，刻曰某王之璽。列侯黃金龜紐，文曰某侯之章。丞相、太尉與三公、前後左右將軍黃金龜紐，文曰章。中二千石銀印龜紐，文曰章。千石、六百石、四百石至二百石以上皆銅印鼻紐，文曰印。

印制，兩漢以後人臣有金印、銀印、銅印。唐制，諸司皆用銅印，宋因之。

臣按此漢唐宋羣臣印章之制。今制惟親王用金，二品以上用銀，三品以上皆銅，惟京尹以三品獨得用銀。（以上印章）

周禮小行人達天下之六節。山國用虎節，土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皆以金爲之。道路用旌節，門關用符節，都鄙用管節，皆以竹爲之。

禮記玉藻凡君召以三節，二節以走，一節以趨。在官不

侯屨在外不侯車。君召臣有二節時有一節時故合三三節隨時緩急急則二節故走緩則一節故趨

漢書南粵王傳漢十一年立尉佗為南越王剖符通使。

臣按唐人給蕃國符十二雄者進內雌者付其國。其國朝貢使各齎至不合者劾奏其制蓋始於漢也。今世蕃國朝貢者皆給以勘合本此

文帝初與郡守為銅虎符竹使符各分其半右留京師左以與之

應劭曰銅虎符國家當發兵遣使者至郡合符符合乃聽受之。竹使符皆以竹箭五枚長五寸鐫刻篆書。

武帝征和中更節加黃旄。以竹為之柄長八尺以旄牛尾為其眊三重

臣按人臣出使必杖節自守不可失若袁盎解節而懷其旄蘇武杖節而旄盡落皆所謂不失節也

昭帝元始中遣王平等五人持節行郡國

臣按自後宣帝遣使持節詔郡國二千石謹牧養民而風德化是不但發兵出使雖巡行郡國亦持節矣。

唐高祖入長安罷竹使符班銀菟符其後改為銅魚符以起軍旅易守長宮殿門城門給交魚符巡魚符左右廂給開門符閉門符。此唐朝符節之制○以上符節

漢高祖始剖符封功臣。又與功臣剖符作誓。丹書鐵券。金匱石室藏之宗廟

唐代宗廣德中給功臣鐵券藏名於太廟。

臣按自古封功臣必有鐵券以紀其功我聖祖得國之初。依前代作券用金塡其字功臣初封者錫之。以上鐵券

○輿衞之儀

周禮巾車。車官之長掌公車之政令。辨其用與其旗物而等敘之。治其出入。王之五輅一曰玉路。玉飾其末鍚馬面當盧刻金為之樊馬大帶纓馬鞅也左傳作繁纓十有再就以五采罽飾之十有二匝建太常旗上畫日月十有二斿旗上綴十二斿以祀。用祀天地金輅金飾鉤當馬胸金為之樊纓九就建大旂畫交龍以賓同姓以封。象輅象齒為飾朱樊纓七就建大赤通帛之旗以朝用以覲朝異姓以封革路輓之以革而漆龍勒以龍文飾馬勒條纓五就建大白以卽戎以封四衞。木路前讀為翦淺黑色樊鵠纓建大麾以田。以封蕃國。就者路馬之飾有一就再就九就七就五就之別左傳斿纓昭其數者此也

朱熹曰輅者身之所乘足之所履其為用也賤。運用震動任重致遠其為物也勞。且一器而工聚焉其為費也廣。賤物而貴飾之則易壞費廣而又增費之則傷財。此周輅之所以為過歟。

臣按周人尚輿。既於冬官設輿人等官掌作車之

事又設巾車之官屬於春官者蓋春官掌邦禮禮必乘輅輅必有飾巾者設飾之物也

王之喪車有喪所乘之車五乘木車不漆者始遭喪乘之素車堊以白土卒哭乘之藻車堊以蒼土既練乘之駹車邊側有漆大祥乘之漆車黑漆車既禫乘之

司常掌九旗期也言與衆期於下之物名各有屬以待國事日月爲常交龍爲旂通帛爲旜雜帛爲物熊虎爲旗期也言與衆期於下鳥隼爲旟龜蛇爲旐全羽爲旞析羽爲旌九旗之帛皆用絳

禮記明堂位曰鸞車有虞氏之路也鉤車有曲輿者夏后氏之路也大路殷路也乘路周路也路大也君之所在以大爲號門曰路門寢曰路寢故車爲路車

秦金根車用金爲飾謂爲帝軫又以輦爲人君之乘人君乘輦始此

漢制三輔黃圖天子出車駕次第謂之鹵簿有大駕有法駕有小駕大駕則公侯奉引大將軍驂乘太僕御屬車八十一乘作三行尚書御史乘之最後一乘垂豹尾豹尾以前皆爲省中備千乘萬騎出長安祀天於甘泉備之鹵簿之名始此

唐制天子居曰衙行曰駕皆有衞有嚴羽葆華蓋旌旗罕畢車馬之衆盛矣皆安居而不譁人君舉動必以扇出入則撞鐘庭設樂宮道路有鹵簿鼓吹禮官百司必備物而後動蓋所以爲慎重也

臣按漢制朝會必陳乘輿法物於庭謂之充庭車唐凡羽葆華蓋旌旗罕畢車馬之類皆備不止以車充庭也

宋志宋初因唐五代之舊其殿廷之儀則有黃麾大仗黃麾半仗黃麾角仗黃麾細仗凡正旦冬至五月一日大朝會大慶冊受賀受朝則設大仗月朔視朝則設半仗外國使來則設角仗發冊受寶則設細仗其鹵簿之等有四一曰大駕郊祀大饗用之二曰法駕方澤明堂宗廟籍田用之三曰小駕朝陵封祀奏謝用之四曰黃麾仗親征省方還用之此宋朝儀仗之制

臣按天下之貴一人而已是故環拱而居備物而動文謂之儀武謂之衞一以明制度示等威一以慎出入遠危疑也所以表一人之尊大聳萬姓之瞻仰端在此矣

○歷象之法

易賁之彖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其運行以察四時之遷改

革之象曰澤中有火革君子以治歷明時水火相息爲革革變也

歐陽脩曰天下之事可革者多而聖人必以歷言者蓋最易差者莫如歷而不可不脩者亦莫如歷也

書乃命羲和羲氏和氏欽若順也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人

時。

臣按爲治之道歲周於上而天道明。統正於下而人紀立所以帝世命官先羲和以掌厯象有厯以紀其數有象以觀其運則日月運行星辰次舍運於天者有常行驗於人者有常法官政民庸無不循其序而得其理矣

帝曰。咨汝羲暨和期。(周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

朱熹曰歲有十二月月有三十日三百六十者一歲之常數也故日與天會而多五日有奇爲氣盈月與

日會而少五日有奇爲朔虛合氣盈朔虛而閏生焉故三歲一閏五歲再閏十有九歲七閏則氣朔分齊是爲一章

臣按期者一歲之足日也歲有省日閏以補之而三歲之日足蓋無閏則時不定而歲不成三年不閏則差一月而以正月爲二月九年不閏則差三月而以春時爲夏時寒暑反易歲序不成矣此治厯以定閏爲先也

在(察也)璿(美珠)璣(機也)玉衡(横也謂横簫也)以齊(遲速順逆無舛錯也)七政(日月五星)

朱熹曰以璿飾璣所以象天體之轉運也以玉爲管横而設之所以窺璣而齊七政之運行猶今之渾天儀也

洪範。四曰協用五紀(五者天之經紀協所以合天也)

四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厯數

唐仲友曰協用五紀所以欽天道而治人事有三義焉步其數以授時觀其文以察變法其序以分職堯典之厯象授時之事也周官之馮相實掌之舜典之璣衡察變之事也周官之保章實掌之洪範之庶徵分職之事也周官之司會實掌之故曰聖人作則以天地爲本以陰陽爲端以四時爲柄以日星爲紀蓋

五紀之謂也

詩。小雅。十月之交其首章曰。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彼月而微此日而微今此下民亦孔之哀。

朱熹曰。十月以夏正言之建亥之月也交日月交會謂晦朔之間也厯法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故日一歲而一周天月二十九日有奇而一周天又逐及於日而與之會一歲凡十二會晦朔而日月合東西同度南北同道則月揜日而日爲之食望而日月對同度同道則日亢月而月爲之食然王者脩

德行政用賢去姦能使陽盛足以勝陰陰衰不能侵陽雖日月當食而月常避日遲速高下必有參差而不正合正對所以當食不食也若國無政不用善使臣子背君父妾婦乘其夫則陰盛陽微當食必食雖曰行有常度實為非常之變

周禮大司徒以土圭之灋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南則景短多暑日北則景長多寒日東則景夕多風日西則景朝多陰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

臣按自周立表於陽城漢人造歷必先定東西立晷儀唐詔太史測天下之晷凡十三處宋測景則

於浚儀之岳臺元人測景之所二十有七舊說表八尺長夏至之景尺有五寸千里而差一寸唐一行已嘗駁議八尺之表表痺景促古今用之元郭守敬所謂表五倍其舊懸施橫梁每至日中以符竅夾測橫梁之景折取中數又隨所至之處立表測景考北極出地高下夏至晷景長短晝夜刻數多寡然後用以推驗其法可謂精密矣

馮（乘也）相（視也登高臺以觀天文次序也）氏掌十有二歲十有二月十有二辰十日二十有八星之位辨其敘事以會天位冬夏致日春秋致月以辨四時之敘

吳澂曰歲謂歲星自寅至丑歷十二舍為一紀月謂斗建自正月至十二月歷十二朔為一歲辰謂地支日謂天干二十八星即角亢等二十八宿也敘事謂東作南訛西成朔易辨此則歲月日辰星之位皆得其會合之故矣致日夏至冬至也致月春分秋分也天度一月易一位一時易一方推之日月所經正在分至為天度之中分至之氣正則四時之序亦正矣

保（守也世守天文之變）章氏掌天星以志日月星辰之變動以觀天下之遷（變動）辨其吉凶（日月星辰之變動順則吉逆則凶故觀變動可辨吉凶）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封域皆有分星以觀妖祥以十

有二歲之相觀天下之妖祥以五雲之物（色也）辨吉凶水旱降豐荒之祲象以十有二風察天地之和命乖別之妖祥凡此五物（事也）者以詔救政訪序事

禮記月令孟春之月乃命太史守典奉法司天日月星辰之行宿離不貸（讀忒）毋失經紀（天文進退度數）以初為常

春秋左傳文公元年曰於是閏三月非禮也先王之正時也履端於始舉正於中歸餘於終履端於始序則不愆舉正於中民則不惑歸餘於終事則不悖

杜預曰閏當在僖公末年誤於今年三月故曰非禮步歷之始以為術之端首期三百六十有六日而必

分爲十二月者舉中氣以正月有餘日則歸之於終積而爲閏故言歸餘於終斗建不失其次寒暑不失其常故無疑惑四時得所則事無悖理

六年閏月不告朔非禮也閏以正時時以作事事以厚生生民之道於是乎在矣不告閏朔棄時政也何以爲民

漢揚子或問渾天曰洛下閎營之鮮於妄人度之（俱武帝時人）耿中丞象之（宣帝時人卽壽昌也）幾幾（近其理也）乎莫之能違也（談天者無能違）請問蓋天曰蓋哉蓋哉應難未幾也（再言蓋哉者應難以事未有近其理也）

臣按自洛下閎造渾天之後魏晉以來率因之以爲儀至宋朝熙寧沈括之儀宣和璣衡之制始詳密精緻有出於淳風令瓚之表者靖康之亂儀象之器盡歸於金元人襲用金舊而規環不協難復施用於是郭守敬乃創爲簡儀仰儀及諸儀表其說以爲昔人以管窺天宿度餘分約爲太半少未得其的乃用二線推測於餘分纖微皆有可考而又當時四海測景之所凡二十有七東極高麗西極滇池南踰朱崖北盡鐵勒皆古人所未及爲者其法具載元史而其儀表至今遵用之

史記太史公曰神農以前尚矣黃帝考定星歷建立五行起消息正閏餘於是有天地神祇物類之官是謂五官各司其序不相亂也神降嘉生（五穀）民以物享災禍不生所求不匱少皞氏之衰也九黎亂德民神雜擾顓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火正黎司地以屬民使復舊常無相侵瀆其後三苗服九黎之德故二官廢職閏餘乖次堯立羲和之官明時正度則陰陽調風雨節民無夭疫伊耆禪舜戒云天之歷數在爾躬舜亦以命禹是固王者所重也夏正以正月殷正以十二月周正以十一月蓋三王之正若循環窮則反本天下有道則

不失紀序無道則正朔不行於諸侯幽厲之後周室微陪臣執政史不記時君不告朔故疇人（世世相傳爲疇）子弟分散禨祥廢而不統周襄王二十六年閏三月而春秋非之先王之正時也履端於始舉正於中歸餘於終其後戰國並爭不遑念及獨鄒衍明於五德之傳散消息之分以顯諸侯而亦因秦滅六國亦頗推五勝自以爲獲水德之瑞正以十月色尚黑然歷度閏餘未能睹其眞也漢興高祖亦以爲獲水德之瑞張蒼等咸以爲然孝文時魯人公孫臣言宜更元改正朔易服色當有瑞黃龍見張蒼以爲非是罷之今上（武帝）卽位招致方士唐都

人名分其天部而已。地名洛下閎運算轉歷然後日辰之度。
與夏正同乃改元更官號以七年為太初元年。

臣按先儒謂深於律歷作為律歷書志自漢而下。
太史公一人而已蓋司馬氏世為太史故於歷法。
非徒能言之蓋有所授受也說者謂司馬氏律歷
書即太初歷法也司馬氏嘗言六律為萬事根本。
故太初歷法皆本於律先儒謂洛下閎算法其法
以律起歷曰律容一龠積八十一寸則一日之分
也是知黃鍾之律容一龠長九寸九九八十一。則
為八十一分漢歷統母日法則本諸此也唐志亦

曰漢造歷始以八十一分為統母其數起於黃鍾
之龠其法亦本於律蓋謂以律之數起歷司馬氏
分律歷為二書劉歆合而為一班固因之以為志
豈無意哉今觀班固述司馬氏之言以為志其間
有曰史官喪紀疇人子弟分散解者謂家業世世
相傳為疇則知星歷之學必須世業明矣又曰是
時御史大夫倪寬明經術上詔寬與博士共議則
知治歷明時必須儒者不宜專任技術明矣又曰
姓漢時大典星官姓射名姓等奏不能為算願募治歷者更造
密度則知明歷之官必須通算術者又明矣此三
事者可為後世治歷者之節度

蔡邕天文志曰言天體者三家一曰周髀二曰宣夜三
曰渾天宣夜學無師說周髀數術具在考驗天象多所
違失故史官不用惟渾天近得其情今史官所用候臺
銅儀則其法也立八尺圓體之度而具天地之形以正
黃道以察發斂以行日月以步五緯精微深妙萬世不
易之道也

虞喜曰宣明也夜幽也幽明之數其術兼之故曰宣
夜但絕無師說不知其狀如何周髀之術以為天似
覆盆蓋以斗極為中中高而四邊下日月旁行繞之

日近而見之為晝日遠而不見為夜渾天者以為地
在其中天周其外日月初登於天後入於地晝則日
在地上夜則日入地下

王蕃曰天之形狀似鳥卵天包地外地猶卵之裏黃
圓如彈丸故曰渾天言其形體渾渾然也

臣按璣衡之象或謂起於宓羲或謂作於帝嚳或
又云羲和舊器非舜創為馬融謂上天之體不可
測知天事者惟有璣衡即今渾天儀也王蕃亦謂
渾儀之制置天梁地平以定天體為四游以緘赤
道者此謂璣也置望筩橫簫於儀中以窺七曜之

行而知其躔離之次者此謂衡也若六合儀三辰儀四游儀並列爲三重者李淳風所作而黃道儀者一行所增也始張衡祖洛下閎耿壽昌之法别爲渾象寘輪密室以漏水轉之以合璿璣所加星度則渾象本别爲一器唐李淳風梁令瓚祖之始與渾儀並用宋沈括所上渾天之儀載在宋史其論精密有志於衍古儀象者可考也

唐志曰歷法尚矣自堯命羲和歷象日月星辰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其事略見於書夏商周以三統改正朔歷已不同而其法不傳至漢造歷始以八十一分爲統母

其數起於黃鍾之龠而其法一本於律劉歆以春秋易象推合其數蓋傳會之說也至唐一行始專用太衍之策則歷述又本於易矣蓋歷起於數數者自然之用其用無窮而無所不通於律於易皆可以合其要在於候天地之氣以知四時寒暑而仰察天日月星之行運以相參合而已然四時寒暑無形而運於下天日月星有象而見於上二者動而不息一有一無出入升降或遲或疾不相爲謀其久而不能無差忒者勢也故爲歷者其始未嘗不精密其後多疏而不合亦理之然也不合則屢變其法以求之自堯舜三代以來歷未嘗同也唐自太初至麟德歷二十三家與天雖近而未密也至一行密矣其倚數立法固無以易也

五代史司天掌日月星辰之象周天一歲四時二十四氣七十二候行十日十二辰以爲歷而謹察其變者以爲占占者非常之兆也以驗吉凶以求天意以覺人事其術藏於有司歷者有常之數也以推寒暑以先天道以勉人事其法信於天下術有時而用法不可一日而差差之毫釐則亂天下之序乖百事之時蓋有國之所重也後世之學一出於陰陽之家其事則重其學則末必得布算積分甲子朔旦夜半冬至日月五星皆會於

子謂之上元以爲歷始蓋自漢而後其說始詳見於世其源流所自止於如此自是以來歷家之術世多不同未始不本於此

宋志宋興百餘年司天數改歷其說曰歷者歲之積歲者月之積月者日之積日者分之積又其餘分置閏以定四時非博學妙思弗能考也夫天體之運星辰之動未始有窮而度以一法是以久則差差則敝而不可用歷之所以數改造也物銖銖而較之至石必差況於無形之數哉

臣按自古帝王先正歷象所以前民用授人時也

夫聖人於天地之理考驗推測無有不盡傳之稍久其應輒差何哉蓋天地之數其妙不可測常在於秒忽毫釐之際而其象與氣推移盈縮有時不齊故雖聖智不能盡窮嘗因其差而正之先儒程氏有言歷象之法大抵主於日日一事正則其他可推洛下閎之作歷言數百年後當差一日何承天遂立歲差法後亦不定獨邵堯夫立差法於日月交感之際以陰陽虧盈求之遂不差朱子亦曰歷不能無差今之學歷者但知歷法不知歷理能布算者洛下閎也能推步者甘公石公也洛下閎

等但知歷法揚雄知歷法又知歷理國家承用勝國之歷乃許衡郭守敬等所訂定者踰年二百不能不差請於歷官疇人之外別加詢訪必有能明歷理之揚雄善立差法之邵堯夫者出焉以為聖朝了此一大事

元志至元中詔許衡王恂郭守敬改治新歷名曰授時歷

臣按歷法至元郭守敬可謂度越千古矣古稱善治歷者若宋何承天隋劉焯唐傅仁均僧一行之流最為傑出今以其歷與至元庚辰冬至氣應相較率多舛戾而以新歷上推往古無不脗合則推之千載以下其必不惑可知矣雖然天時不齊則不能皆同必更元立法以同之隨時考驗以合於天杜預曰治歷者當順天以求合非為合以驗天蔡邕曰以籌算為本以天文為驗算之既積驗之既合則在人之天審而在天之天定矣

○圖籍之儲

易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文字）契（合約也言不能記以書識之事不能信以契約之）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蓋取諸夬（此字書之祖也）

臣按聖人作書契原為百官萬民後世乃用以逞

虛誕浮夸之辭載怪僻淫蕩之事豈聖人始制文字之意

周禮大司徒之職掌建邦之土地之圖與其人民之數以佐王安擾邦國（此後世地志圖經之始）

臣按國朝洪武中命儒士魏俊民等編類天下郡縣地理形勢降附始末為大明志永樂中又遣官分行天下採摭事實然未成書英宗命儒臣因其舊脩成大明一統志載古今事跡紀形勝備風俗考沿革廣見聞比大司徒所掌之圖則已倍之然所謂建邦之土地人民之數則未備焉請依周禮

別爲一籍兩識十三藩及府州縣各爲一圖縣合於州州合於郡郡合於藩總爲天下圖掌於戶部凡疆域道里山川物產里數戶口錢穀皆具其中一有取舍斂散按圖而考粲如指掌矣此成周盛時大司徒佐王安擾邦國之首務

小史掌邦國之志（記也）奠（定也）繫世辨昭（父謂之昭）穆（子謂之穆）

王昭禹曰父子相代曰世世之所出曰繫奠繫世以知其所出辨昭穆以知其世序此皆有書小史定而辨之

臣按古者封建分土列爵在其邦國者各有其國之私書所謂志也魏晉以來官有簿狀家有譜系官之選舉必稽於簿狀家之婚姻必稽於譜系歷代並有圖譜局置郎令史以掌之仍用博通古今之儒知撰譜事凡百官有家狀者則上之官爲考定詳實藏於秘閣副在左戶若私書有濫則糾之以官籍官籍不及則稽之以私書所以人尚譜牒之學家藏譜系之書自五代以來其書散佚不傳非獨無官秘閣左戶之藏士大夫亦鮮能通譜牒之學今制惟勳臣武冑有世官者襲替之際具其宗圖藏在所司文臣之初應舉入官者亦具家狀旣仕之後不復究矣此亦一缺典也

外史掌書外令（王令下畿外也）掌四方之志（以知風俗所尚如晉乘楚檮杌魯春秋也）掌三皇五帝之書（以考古昔所行）掌達書名於四方（使天下皆知有此書）

臣按今郡縣皆有圖經地志藏其副於學校而總收於禮部藏於內閣朝廷又須五經四書於天下學校使教官掌之亦周官外史之遺意也

職方氏掌天下之圖以掌天下之地

臣按先儒謂掌天下之地圖而隸於司馬謹之也戰國策士每言窺周室則可以按圖籍爭天下太史公言地形阨塞不宜在諸侯王然則古人圖志雖司徒營之卽藏之司馬秘不得見所以弭盜而防患也蕭何入秦獨收圖籍自漢掌之司空浸以湮露當時如淮南諸王皆按輿地圖謀反以此知古人之慮遠矣

春秋左傳昭公十二年楚子狩于州來左史倚相趨過王曰是良史也是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八卦之說謂之八索求其義也九州之志謂之九丘丘聚也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風氣所宜皆聚此書也）

臣按三墳五典之說始見於此孔安國謂此卽上

世帝王遺書則是書其來久矣周禮外史所掌掌於朝廷職官者也左史倚相所讀傳於學士大夫者也今三皇五帝之書傳於世者惟堯舜二典其他如九頭萬龍攝提等十紀其說荒誕不經宋毛漸所得之三墳則又僞妄顯然斷非古昔舊典孔子刪書始於堯舜其所以爲萬世法者皆日用常行之理帝王大經大法無出此矣

史記孔子之時周室微而禮樂廢詩書缺追迹三代之禮序書傳上紀唐虞之際下至秦繆古者詩三千餘篇孔子去其重取其可施於禮義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

之盛至幽厲之缺三百五篇孔子皆絃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禮樂自此可得而述以備王道成六藝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繫象說卦文言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子弟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魯哀公十四年春狩大野叔孫氏車子鉏商獲獸以爲不祥仲尼視之曰麟也取之曰河不出圖雒不出書吾已矣夫乃因史記作春秋上至隱公下訖哀公十四年

朱熹曰孔子刪詩書定禮樂脩春秋贊周易皆傳先王之舊

臣按萬世儒道宗於孔子天下書籍本於六經六經者萬世經典之祖也爲學而不本於六經非正學立言而不祖於六經非雅言施治而不本於六經非善治是以自古帝王欲繼天而建極闡道以爲治莫不崇尚孔子焉所謂崇尚之者非謂加其封號優其祀典復其子孫也明六經之文使其義之不外正六經之義使其道之不悖行六經之道使其言之不虛夫然斯謂崇尚孔子也已

秦始皇三十四年燒詩書百家語

臣按秦無道之罪十數如壞井田刑三族坑儒生罪妖言之類然皆一時事也若夫詩書百家語自

古帝王精神心術之所寓天地古今生人物類義理政治之所存今世賴之以知古後世賴之以知今者也乃以一時之私意付之烈焰蕩爲寒灰貽千萬世無窮之恨嗚呼秦之罪上通於天矣始皇李斯所以爲萬世罪人歟

漢書藝文志序曰昔仲尼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戰國縱橫眞僞分爭諸子之言紛然殽亂至秦患之乃燔滅文章以愚黔首漢興改秦之敗大收篇籍廣開獻書之路迄孝武世書缺簡脫禮壞樂崩於是建藏書之策置寫書之官下及諸子傳說皆充秘府至成帝

時以書頗散亡使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詔光祿大夫劉向校經傳諸子詩賦步兵校尉任宏校兵書太史令尹咸校數術侍醫李柱國校方技每一書已畢也向輒條其篇目撮其指意錄而奏之會向卒哀帝復使向子歆卒父業歆於是總羣書而奏其七略故有輯略諸書總要有六藝略六經有諸子略有詩賦略有兵書略有術數略有方技略此前漢藏書始末

光武中興篤好文雅明章繼軌尤重經術四方鴻生鉅儒負帙自遠至者不可勝算石室蘭臺彌以充積又於東觀及仁壽閣集新書校書郎班固傅毅等典掌焉並

依七略而為書部明帝幸三雍禮畢帝正坐自講諸儒執經問難於前建初中大會諸儒於白虎觀考詳同異連月乃罷肅宗親臨稱制監決如石渠故事初光武遷還洛陽其經牒秘書載之二千餘兩自此以後參倍於前及董卓移都之際吏民擾亂競共剖散其縑帛圖書大則連為帷蓋小乃制為縢囊及王允所收而西者裁七十餘乘道路艱遠復棄其半矣後長安之亂一時焚蕩莫不泯盡焉此後漢藏書始末

臣按書籍之在世猶天之有日月也天無日月天之道廢矣世無書籍人之事泯矣自經秦火書籍

散亡漢興多方求之哀帝時劉歆總羣書著七略凡三萬三千九十卷而古書漸漸出矣不幸遭王莽之亂焚燒無遺迨夫光武好文雅重經術古書次第復出藏之辟雍東觀蘭臺石室宣明鴻都非一所也不幸又有董卓之亂焚蕩泯盡魏氏代漢採掇遺亡分為甲乙丙丁四部合二萬九千九百四十五卷晉惠之世靡有孑遺東晉鳩聚其見存者但為三千一十四卷而已歷宋齊梁隋以漸而積至三萬七千餘卷

隋開皇中秘書監牛弘表請分遣使人搜討異本每書

一卷賞絹一疋校寫既定本即歸主於是民間異書往往閒出

臣按牛弘上表謂經籍自周衰孔子刪述後凡有五厄秦人吞六國墳籍掃地一厄也王莽之末並從焚燼二厄也獻帝移都西京燔蕩三厄也晉世劉石憑陵從而失墜四厄也侯景破梁悉送荊州周師入郢焚之外城五厄也臣竊謂自隋以後唐有祿山黃巢之亂宋有女眞蒙古之禍而至於至正之末其為厄又不止五矣

唐分書為四類曰經史子集而藏書之盛莫盛於開元

貞觀中。魏徵虞世南顏師古繼爲秘書監。請購天下書選五品以上子孫工書者爲書手繕寫藏於內庫。元宗命馬懷素爲脩圖書使與褚無量整比尋置脩書院其後兩都各聚書四部以甲乙丙丁爲次列經史子集四庫其本有正有副。安祿山之亂尺簡不藏。元載爲相奏以千錢購書一卷又命拾遺苗發等使江淮括訪。至文宗時鄭覃侍講進言經籍未備因詔秘閣搜採於是四庫之書復完分藏於十二庫。黃巢之亂存者蓋尠。（此唐一代藏書始末）

歐陽脩曰。六經焚於秦復出於漢其師傳之道中絕

簡編脫亂訛缺學者莫得本真於是章句之學興焉。其後傳註箋解義疏之流轉相講述聖道粗明然其說已不勝繁矣。至於三皇五帝以來世次國家興滅終始僭竊僞亂史官備之而傳記小說外暨方言地理職官氏族皆出於史官之流也。自孔子方脩明聖經以絀繆異而老子著書論道德接乎周衰戰國游談放蕩之士田駢慎到列莊之徒各極其辯而孟軻荀卿始專脩孔氏以折異端。然諸子之論各成一家自前世皆存而不絕也。夫王迹熄而詩亡離騷作而文詞之士興。歷代盛衰文章與時高下。其變態百出。

不可窮極。何其多也。六經之道簡嚴易直而天人備故愈久而益明。其餘作者衆矣質之聖人或離或合。然精深宏博各盡其術而怪奇偉麗往往震發於其間此所以使好奇愛博者不能忘也。然彫零磨滅亦不可勝數。豈其文華少實不足以行遠歟。而俚言俗說猥有存者。亦其有幸不幸歟。

五代後唐莊宗募民獻書及三百卷授以試銜其選調之官每百卷減一選。

明宗長興中。初定國子監校定九經雕印賣之。（雕印書籍始此）

葉夢得曰。唐以前書籍皆寫本。人以藏書爲貴。精於

讎對故往往皆有善本。學者以傳錄之艱故其誦讀亦精詳。五代時馮道始奏請官鏤板印行。宋淳化中。復以史記前後漢付有司摹印自是書籍刊鏤益多。士大夫不復以藏書爲意。學者易於得書其誦讀亦因之滅裂矣。

臣按自有板本以來學者易於得書不必假借鈔錄誠莫大之利。然刻本多承訛襲舛有誤學者。乞命儒臣將九經十九史及諸儒所著述有補於正道名教者嚴加校正字畫行欵必須正當歸一。命工鋟梓藏於國子監付典籍掌之。遇天下板本有

缺文疑義咸來取正是亦一道德以同文之一端也。

周世宗以史館書籍尚少銳意求訪凡獻書者悉加優賜以誘致之。而民間之書傳寫舛誤乃選常參官三十人校讎刊正令於卷末署其名銜。

宋初有書萬餘卷其後削平諸國收其圖籍及下詔遣使購求散亡三館之書稍復增益。太宗建崇文院徙三館書以實之。又分三館書萬餘卷別爲書庫名曰秘閣。眞宗命三館寫四部書二本置龍圖閣及太清樓而玉宸殿四門殿亦各有書萬餘卷已而王宮火延及崇文

秘閣書多煨燼其僅存者遷於右掖門外謂之崇文外院命重寫書籍選官詳覆校勘掌以參知政事一人領之。仁宗既新作崇文院命學士張觀等編四庫書倣開元四部錄爲崇文總目書。神宗改崇文院爲秘書省。徽宗更崇文總目爲秘書總目。詔求士民藏書其有秘而未見之書足備觀采者仍命以官募工繕寫。自熙寧以來搜訪補葺至是爲盛矣。迨夫靖康之難宣和館閣之儲蕩然無遺。高宗移蹕臨安乃建秘書省於國史院之右搜訪遺闕屢優獻書之賞於是四方之藏稍稍復出。館閣編輯日益富矣。此宋一代藏書始末

史臣曰宋朝前後三百餘年其治化風氣雖不足擬倫三代。然其君汲汲於道藝其臣以學術爲先務學士搢紳談道德性命之學不絶於口。豈不彬彬乎周之文哉。宋之不競或以爲文盛之弊遂歸咎焉。此以功利爲言非知道之論也。自南渡迄於終祚國步艱難軍旅之事日不暇給而君臣上下猶務文學。有非前代之所及也。

○權量之謹

書。舜典同律候氣之管度量衡。度有丈尺量有斛斗衡有斤兩皆取法於律

臣按律以作樂帝世巡守所至同律必及度量衡。

誠以三者分寸龠合銖兩皆起於黃鍾而與候氣之律同出於一。按律可以制度量衡而考度量衡亦可以制律。此聖人制律而及度量衡之本意也。度量衡各有常制不同則操執者有增減交易者有欺詐監守出納者有侵尅陪備所關蓋亦不小。唐虞之世民淳俗厚尚不之遺。況後世民僞日滋之時乎。乞申明舊制校正在官之尺量斗斛權衡。又於市塲交易處懸掛以爲民式有不如式者坐其所司及所造所用之人。是亦王政之一端也

五子之歌曰。明明我祖。禹也萬邦之君。有典有則。貽厥子

孫關（通也）石和（平也）鈞王府則有（百二十斤爲石三十斤爲鈞五權之最重者也）

臣按聖王本律作器以一天下非止鈞石而五子舉大禹典則止言鈞石何哉先儒謂法度之制始於權權與物鈞而生衡衡運生規規圓生矩矩方生繩繩直生準是權衡者又法度之所出也夫萬物輕重取信於權衡五權輕重歸極於鈞石是雖一器而與太宰所掌之六典八則同爲祖宗所遺承主器而出治者烏可忽也

周禮合方氏掌達天下之道路同其數器壹其度量大行人王之所以撫邦國諸侯者十有一歲同度量同數器

臣按聖王制度量以取信於天下天子時巡則自用以一侯國之制非時巡之歲則設官以一市井道路之制一器之設一物之用莫不合於王度而無有異同否則非但不可行且有罪焉此天下所以一統也歟

㮚（同栗）氏爲量改煎（煉也）金錫則不耗（不復減耗）不耗然後權之權之然後準（水平）之準之然後量（量以黍）之量之以爲鬴（容六斗四升）深尺內方尺而圜其外其實一鬴其臀一寸其實一豆（四寸爲豆）其耳三寸其實一升（兩龠爲合四合爲升）重一鈞（三十斤）其聲中黃鍾之宮槩（所以爲平）而不稅（不征其稅）其銘曰時（是也）文（文德之君）思索（思索以求其理）允臻其極嘉量既成以觀四國永啓厥後茲器維則

臣按栗有堅栗難渝之義所以名工謂之㮚氏夫三代之量以金錫爲之外圓而內方以象天地後世改用木內外皆方失古意矣古先王於器物之制各有成法又恐其歲久易壞也必鎔煉金錫而鑄之權其輕重準其高下既精既堅無餘無欠刻爲銘文以爲世則使其遵用不敢渝焉以此爲防末代乃有公量收私量貸以收人心移國祚如齊

陳氏者然後知先王於巡守之時必同度量衡於行政之初必審權量者其爲慮深矣

禮記王制古者以周尺八尺爲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爲步古者百畝當今東田（即詩言南東其畝也）百四十六畝三十步古者百里當今百二十一里六十步四尺二寸二分

臣按孟子言仁政必自經界始所謂經界者治地分田經畫其溝塗封植之界也後世田不井授界限盡廢所以經界者不過步其遠近廣狹以計頃畝之數耳然大江以北平原廣野步算固亦無難惟江南之地山林險隘溪澗阻隔欲一一經畫之

豈非難事。古人丈量之法書史不載。王制此文亦止言古今尺步畝田之數。而不具其丈量之法。今世量田所用步弓。不知果古法否。然傳用已久。未必無所自也。但地勢傾側紆曲尖邪之處。其折量紐算爲難。小民亦不盡曉。是以任事之人。易於作弊。宋南渡初李椿年言經界不正十害。首行於平江。然後推及於諸郡。當時亦以爲便。惟閩之汀漳泉三郡未及行。朱子知漳州。言於朝。力主行之。然竟沮於言者。或曰。宋人經界之法可行否歟。曰。何不可之有。使天下藩服郡縣皆得人如李椿年朱

熹鄭昭叔斯行矣。然非大臣有定見得君之專。以主之於上。豈能不搖於羣議。而終於必行哉。

月令。仲春之月。日夜分。則同度量。鈞〔平也〕衡〔稱上曰衡〕石〔百二十斤〕。角〔校也〕斗甬。正權〔稱錘〕概〔執以平量者〕。仲秋之月。日夜分。則同度量。平權衡。正鈞石。角斗甬。

臣按古盛王凡有施爲。必順天道。是以春秋二仲之月。晝夜平等。各五十刻。故於此二時審察度量權衡。以驗其同異。或長或短。或多或少。或重或輕。皆有以正而均之。使皆適於平焉。後世事不師古。無復順時之政。雖有度量權衡之制。一頒之後。聽民自爲。無復審察校量之令。有累數十年而不經意者。况一歲再舉乎。此民僞所以日滋。國政所以不平也。

前漢律志。度者分寸尺丈引也。所以度長短也。本起黃鍾之長。以子穀秬黍〔黑色者〕中〔不大不小者〕。一黍之廣。度之九十分。黃鍾之長一爲一分。十分爲寸。十寸爲尺。十尺爲丈。十丈爲引。而五度審矣。職在內官。廷尉掌之。

臣按以上言度。五度之義。分者可分列也。寸者忖也。尺者蒦也。丈者張也。引者信也。

量者龠合升斗斛也。所以量多少也。本起於黃鍾之龠。

用度數審其容。〔因度以生量審其中所容多少〕以子穀秬黍中者千有二百實其龠。以井水準其概。合龠爲合。十合爲升。十升爲斗。十斗爲斛。而五量嘉〔善也〕矣。職在太倉。大司農掌之。

臣按以上言量。五量之義。龠者躍也。躍微動氣而生物也。合者合龠之量也。升者登也。斗者聚也。斛者角斗平多少之量也

權者銖兩斤鈞石也。所以稱物平施知輕重也。本起於黃鍾之重。一龠容千二百黍。重十二銖。兩之爲兩。二十四銖爲兩。十六兩爲斤。三十斤爲鈞。四鈞爲石。而五權謹矣。

臣按以上言權五權之義銖者殊也物絲忽微始至於成著可殊異也兩者兩黃鍾律之重也斤者明也鈞者鈞也石者大也

秦始皇時一衡石丈尺石指斗筒非鈞石之石也後世以斛爲石始此

宋太祖詔有司精考古式作爲嘉量以頒天下凡四方斗斛不中度不中式者皆去之又詔有司按前代舊式作新權衡以頒天下禁私造者

太宗詔令詳定稱法著爲通規

臣按太祖太宗皆起自民間熟知官府出納之弊故在位首以謹權量爲務史謂比用大稱如百斤

者皆懸鈞於架植鐶於衡或偃手或抑按則輕重懸絶於是更鑄新式悉繇黍絫而齊其斤石不可得而增損也又令每用大稱必懸以絲繩既置其物則却立以視不可得而抑按由是觀之可見人君愛民凡害民者無不預爲禁革雖一毫之物不使過取於民彼具文移著律例約束非不備刑罰非不嚴然利之所在人惟見利而不見害往往法外以巧取依法以爲姦孰若每事立爲一法如宋之權衡齊其斤石不得增損又俾操執者不得按抑耶

程頤曰爲政須要有綱紀文章謹權審量讀法平價皆不可闕

○寶玉之器

書舜典輯斂也五瑞信也既月乃日覲四岳羣牧班瑞于羣后

朱熹曰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穀璧男執蒲璧五等諸侯執之以合符於天子而驗其信否也

禹貢揚州厥貢瑤琨梁州厥貢璆雍州厥貢惟球琳琅玕

臣按玉之爲物自古有之堯舜之世已爲圭璧禹之時貢有玉石戰國時卞和所獻出於荆山漢時關中之藍田幽州之玉田皆有玉焉是時西域未通中國也今中國未聞有出玉之處所用之玉皆自于闐國來于闐之玉有元白綠三種皆出於河與古所謂石韞玉而山輝者有異是則中國之玉出於石而必用斲外夷之玉生於水而必用撈也古人以玉比德無故不去其身用爲器用雜佩之類不一而足今閭閻小民有不識者何古多而今少耶由是推之漢之金以斤計每以萬爲言唐以

兩討已少於漢宋又少於唐今又少於宋無乃數千年之後中國之金殆將與玉同耶是不可不爲之限節也

詩大雅之棫樸曰濟濟辟王左右奉璋奉璋峩峩又曰追琢其章金玉其相

周禮天官玉府掌王之金玉玩好共王之服玉佩玉珠玉

春官大宗伯以玉作六瑞以等（猶齊等也）邦國王執鎮（安鎮四方）圭公執桓（柱也）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穀璧男執蒲璧

臣按此卽舜典所謂輯五瑞者蓋自帝世已有之矣六瑞之制其形有圭之銳璧之圓以象天之體用其名有鎮桓信躬穀蒲以別君德之隆殺信躬之名則取諸身而象之也鎮桓穀蒲之名則取諸物而象之也

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以青圭禮東方以赤璋禮南方以白琥禮西方以元璜禮北方皆有牲幣各放其器之色（玉者純陽之精氣所結故寶之）

禮記曲禮玉曰嘉玉（無瑕之玉也）

玉藻天子搢（插也）珽（亦笏也珽無所詘之義）方正於天下也諸侯荼（舒遲之義）前詘後直讓於天子也大夫前詘後詘無所不讓也

古之君子必佩玉右徵角左宮羽（徵角宮羽玉聲所中不言商者西方肅殺也）

臣按古者玉人造玉必有其度然後能使其聲協於角徵宮羽之音其大小厚薄必有等差惜後世無傳也

聘義夫昔者君子比德於玉焉溫潤而澤仁也縝（緻密也）以栗（堅貌）知也廉而不劌（傷也）義也垂之如隊禮也叩之其聲清越（猶揚也）以長其終詘（絕止貌）然樂也瑕（玉病）不揜瑜（玉中

美者）瑜不揜瑕忠也孚尹旁達信也氣如白虹天也精神見於山川地也圭璋特達德也天下莫不貴者道也

春秋定公八年盜竊寶玉大弓九年得寶玉大弓

胡安國曰魯失其政陪臣擅權雖先公分器猶不能守而盜得竊諸公宮其能國乎故書失書得所以譏公與執政之臣見不恭之大也

唐肅宗寶應中楚州言尼眞如恍惚登天見上帝賜以寶玉十三枚云中國有災以此鎮之羣臣表賀

范祖禹曰堯命重黎絕地天通蓋惡巫覡矯妄而誣天罔民也後世主昏於上民迷於下黷亂天地無所

不有肅宗父子不相信妖由人興故姦僞得以惑之
獲寶不一月而二帝崩吉凶之驗亦可睹矣
○工作之用
易曰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爲天下利莫大乎聖人
作結繩而爲網罟以佃以漁蓋取諸離斵木爲耜揉木
爲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蓋取諸益斷木爲杵掘地爲
臼臼杵之利萬民以濟蓋取諸小過（此聖人制器尚象之事）
工
書帝曰疇若（順其理而治之）予工僉曰垂哉帝曰俞咨垂汝共
周禮太宰以九職任萬民五曰百工飭（脩治爲器）化（變轉爲用）八

材
鄭元曰八材珠曰切象曰磋玉曰琢石曰磨木曰刻
金曰鏤革曰剝羽曰析
周禮考工記國有六職百工與居一焉或坐而論道或
作而行之或審曲面勢以飭五材以辨民器或通四方
之珍異以資之或飭力以長地材或治絲麻以成之坐
而論道謂之王公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審曲面勢以
飭五材以辨民器謂之百工通四方之珍異以資之謂
之商旅飭力以長地材謂之農夫治絲麻以成之謂之
婦功

智者創物巧者述之守之世謂之工百工之事皆聖人
之作也爍金以爲刃凝土以爲器作車以行陸作舟以
行水此皆聖人所作也天有時地有氣材有美工有巧
合此四者然後可以爲良材美工巧然而不良則不時
不得地氣也
凡攻木之工七攻金之工六攻皮之工五刮摩之工五
摶埴之工二
禮記曲禮天子之六工曰土工金工石工木工獸工草
工典制六材
臣按禮記六工與考工記稱名雖異所治之事則

同
月令孟冬之月命工師效功陳祭器按度程毋或作爲
淫巧以蕩上心必功致（緻同）爲上物勒工名以考其誠（信也）
功有不當（精美而不堅固）必行其罪以窮其情
臣按虞廷九官共工居其一所掌之事雖若輕而
小而其所以關係者君心之收斂放蕩存焉嗚呼
國家之患孰有大於君心之蕩者哉人君一心萬
化之本天下安危生靈休戚皆由乎此耿耿方寸
間耳使其常囿於禮法之中則必不肯輕費民財
輕勞民力財不費則斂於民也薄力不勞則役於

民也輕而天下安矣。苟其心蕩焉出於禮法之外。宮室之奉。必欲其壯麗。服飾之奉。必欲其華美。器用之奉。必欲其精緻。則必費財而勞民。而人有不堪者矣。然是心也。斂之則難。蕩之則易。其始未嘗不起於細微。其終乃至於滔天而不可救止。此箕子於紂之用象箸。知其必爲玉杯。玉杯尚可。其後乃至於瓊宮瑤臺而無已焉。由是以觀。古人防未然之欲。而謹於其微。其意深矣。其慮遠矣。

漢宣帝時。王褒上言。宜減樂府。省尚方。明示天下以儉。古者工不造琱瑑（雕琢同）商不通侈靡。非工商之獨賢。政

教使之然也。民見儉則歸本。本立而末成。

臣按。書云。不作無益害有益。蓋先王尚象制器。無非有益於人生日用者也。專以一官司百工之事。後世乃立尚方之官。聚奇巧。製珍異。一器而費百器之材。一工而費百工之力。何苦奪生民衣食勞生民筋力。爲此無益之事哉。張蘊古云。瓊其宮而瑤其臺。所居不過容膝。糟其邱而酒其池。所食不過適口。臣謂器用亦然。

南宋明帝時。淮泗用兵。府藏空竭。內外百官並斷俸祿。而明帝奢費過度。每所造器用。必爲正御副御次副各三十枚。嬖倖用事。貨賂公行。

唐置少府監。掌百工技巧之政。中尚署令掌供郊祀圭璧天子器玩后妃服飾雕文錯綵之制。（此唐掌工作之官）

臣按。中尚令掌供郊祀圭璧。以祀天享帝者也。而又兼掌天子翫器后妃服飾雕文錯綵之制。毋乃近於褻乎。

宋太祖收僞蜀圖書法物。皆不中度。悉命焚毀。孟昶服用奢僭。至於溺器亦裝七寶。遂命碎之。曰。自奉如此。欲無亡得乎。上躬履儉約。乘輿服用皆尚質素。

太宗淳化中。令左藏庫籍所掌金銀器皿之屬。悉毀之。

有司言中有制作精巧者。欲留以備進御。上曰。將焉用此。汝以奇巧爲貴。我以慈儉爲寶。卒皆毀之。

臣按。太宗於金銀器之精巧者且毀之。況肯聚工以爲寶石奇玩也哉。所謂汝以奇巧爲貴。我以慈儉爲寶。大哉王言。可爲百世師法。

又有司言。油衣帟幕損者數萬段。欲毀棄之。上令煮浣染以雜色。刺爲旗幟數千。

臣按。太宗於油衣帟幕之損者。尚不忍棄遺。則其於物之成用者。其肯棄遺之乎。仁明之君。其愛惜微物如此。

○章服之辨

書舜典曰明試以功車服以庸（民功曰庸）

臯陶謨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尊卑采章之各異天所以命有德者也）

周禮大司徒以本俗安萬民六曰同衣服（同猶齊也民雖富者衣服不得獨異）

隋文帝始服黃百官常服同於庶人皆著黃袍

胡寅曰章服所以辨上下也隋文儉約施之宮闈燕私可也與庶人同而坐乎廟朝儉不中禮不足以法

唐太宗詔三品以上服紫四品五品服緋六品七品以綠八品九品以青高宗上元中敕文武三品以上服紫

金玉帶四品五品服緋金帶六品七品綠銀帶八品九品青鍮石帶庶人黃銅鐵帶永徽中五品以上隨身魚銀袋以防召命之詐出內必合之三品以上金飾袋咸亨中五品以上改賜新魚袋並飾以銀三品以上各賜金裝刀子礪石一具武后時都督刺史亦準京官帶魚袋又改佩魚皆爲龜壽復舊開元以後百官賞緋紫必兼魚袋謂之章服

臣按此有唐一代章服之制所謂金紫者金謂魚袋之飾紫謂衣也與漢所謂金紫名同而實異

宣宗重惜章服有司具緋紫衣數襲從行以備頒賜或半歲不用當時以緋紫爲榮

臣按唐自中葉以後品服大濫每朝會朱紫滿庭視如韋布宣宗稍加重惜人遂以爲榮朝廷章服名器所寓人人可得則不足貴矣

宋志朝服一曰進賢冠二曰貂蟬冠三曰獬豸冠皆朱衣朱裳又因唐制爲公服三品以上服紫五品以上服朱七品以上服綠九品以上服青（此宋初朝服公服之制）

馬端臨曰用紫綠青爲命服昉於隋而制定於唐然漢夏侯勝謂士明經取青紫如拾芥揚子雲亦言紆青拖紫西漢服章無所考史言祭服用袀（紺色）元東漢則百官之服皆袀元意青紫乃貴臣燕居之服非微

賤所可服歟

臣按孔子曰紅紫不以爲褻服朱子謂紅紫閒色不正褻服私居服也言此則不爲朝祭之服可知自隋以來以紫爲大臣之服我朝始復古制朝服一以赤而所謂公服者始革去紫不復用一洗唐宋以來之陋習

太宗雍熙中出魚袋以賜近臣由是內外升朝文武官佩魚服紫者飾以金服緋者飾以銀後俱以入銜

黃履翁曰嘗觀唐初之所辭受宋朝之所予奪其意

猶古也。溫璋爲大理丞賜以緋衣以審獄得情也牛叢爲睦州刺史力辭金紫以越等不宜也陽城以處士而賜緋衣所以旌逸德也李泌以山人而賜金紫所以表異能也夫受之者不以爲褻辭之者不以爲矯正唐人別功過之美意也以三品服賜楊安國以五品服賜趙師民重儒臣也以三品服賜王素以五品服賜余靖歐陽脩蔡襄寵諫臣也曾致堯之浮躁不可賜以章紱則奪之王文度之伎術不可加以佩魚則抑之夫予之者不以爲徇情奪之者不以爲少恩勸懲之微權也

臣按魚袋之制始於唐蓋用以爲符契也其始曰魚符左一右一左者進內右者隨身刻官銜姓名出入合之因盛以袋故以魚袋名宋以金銀飾爲魚形繫於帶而垂於後以明貴賤蓋無復如唐之符契者我朝魚袋不復設凡朝參官則製牙爲牌刻其官銜於上懸於帶上以出入禁門無者不得闌入雖與唐之魚符不同其爲出入之防則一豈若宋人用爲美飾榮觀者歟

宋初因五代舊制每歲諸臣竹賜時服然止賜將相學士禁軍大校建隆中太祖謂百官不賜甚無謂也乃偏賜之歲遇端午十月一日文武羣臣將校皆給焉（此宋朝歲時賜服之制）

臣按宋賜錦袍錦凡數樣皆爲鳥獸形我朝定制公侯駙馬伯繡麒麟白澤不在文武之數文武官一品至九品皆有應服花樣文官用飛鳥象其文彩也武官用走獸象其猛鷙也定制頒行隨品自造非若宋朝官爲製之歲時因其大小以給也上可兼下下不得僭上非特賜不敢僭差惟武臣多不遵舊制請更申明違者治如律蓋本朝無金紫之賜所以辨章服者實在於斯

○胥隸之役

周禮宰夫掌百官之徵（上所令下所詔稟）辨其八職五曰府（卽今掌庫藏之吏）掌官契以治藏六曰史（卽今吏典掌文案者）掌官書以贊治（若今文書起草）七曰胥（卽今都吏所謂一胥則十徒才智爲什長者也）掌官敘以治敘八曰徒（卽今隸卒之屬）掌官令以徵令（四者皆庶人在官）

禮記王制制農田百畝百畝之分（分或作糞）上農夫食九人其次食八人其次食七人其次食六人下農夫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祿以是爲差也

臣按先儒謂自太宰至旅下士凡六十三人而府史胥徒止百五十八人五官亦然夫官若是其衆而

下吏止若此吏省則其祿易給吏有祿則人知自愛故當時庶人在官凡有秩祿無非賢德之人漢倣此意佐史有斗石之秩長安游徼吏有百石之秩左馮翊有二百石卒史張敞爲膠東相吏追捕有功者得一切比三輔尤異自是以後百石吏皆知自重賢人君子往往多出其間有得於先王遺意後世不然每一職一司官長不過數人而胥吏不勝其衆夫官之不勝吏姦也明矣天下何從而治則夫太宰之所以省吏者欲夫祿之易給也吏之所以必給其祿者欲人人知自愛也然亦足以

省事蓋爲治當委任責成而歲終考其殿最必使案不重校文不煩悉然後易以考校苟一事而數人主之則甲可乙否此是彼非一人之聰明有限衆人之錯雜難防是豈御簡之道哉古人有云省官不如省事欲事之省莫若少置吏吏省則事體歸一上之人得所據而不煩矣以上吏胥

周禮司隸掌五隸曰罪隸有罪而役之曰蠻隸閩隸夷隸貉隸皆俘虜而用之之法辨其物衣服兵器之屬而掌其政令正之有政使之有令帥其民五隸之民而搏盜賊役國中之辱事盜賊之未獲者司隸帥而搏之國中汚辱之事司隸帥而役之

臣按今制各衙門設立直廳皁隸職官皆給皁隸以供使令多寡各隨品級卽帥其民而用之也若民有犯該徒者法司又計其歲月給役諸司卽周人罪隸之餘意

條除也狼道上之狼扈也氏掌執鞭以趨辟王出入則八人夾道公則六人侯伯則四人子男則二人卽令隸人引道以傳呼者

春秋左傳昭公七年芋尹無宇曰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皁皁臣輿輿臣隸隸臣僚僚臣僕僕臣臺馬有圉牛有牧

臣按人有十等自王公而下數而至於臺極矣諺

所謂一階服事一階卽此意也以上徒隸

○郵傳之置

周禮鄉大夫之職國有大故則令民各守其閭以待政令以旌節輔令則達之有旌節以輔此徵令文書乃得通達也給符驗以傳文書始此

遺人掌郊里之委積以待賓客野鄙之委積以待羇旅凡賓客會同師役掌其道路之委積凡國野之道十里有廬廬有飲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館候館有積委積者廩人倉人計九穀之數足國用以其餘供之少曰委多曰積

臣按委積以待賓客卽後世驛傳給廩之意候館

候可以望遠即所謂驛傳之郵亭也。

委人。掌斂野之賦。遠郊以外之賦斂薪芻。凡疏材木材。凡畜聚瓜瓠葵芋禦冬之具之物。以稍聚五百里稍地之聚待賓客。以甸聚二百里甸之聚待羈旅。遺人所掌者餼廩之資委人所斂者薪芻果菜之屬

野廬氏。掌達道路至於四畿。比校也國郊及野之道路宿賓客所宿之廬息所止之舍井樹。井以供飲食樹以爲蕃蔽

臣按周定王使單襄公假道於陳以聘楚。道茀不可行。司里不授館。國無寄寓。而知陳之不能守其國。蓋是時周禮盡廢而野廬氏之職不脩矣。

行夫。掌邦國傳遽之小事。凡其使也必以旌節。後世乘傳馳驛之始

環人。周圍保護之義掌送逆邦國之通賓客。以路節達諸四方。舍則授館令聚欜。析同有任器則令環之。凡門關無幾送逆送及疆。

春秋左傳。子產曰。僑聞文公之爲盟主也。宮室卑庳。無觀臺土高曰臺榭。有木曰榭以崇大諸侯之館。館如公寢。庫廐繕脩。司空以時平易道路。圬人以時塓塗也館宮室。諸侯賓至。甸設庭燎。僕人巡宮。車馬有所。賓從有代。代客役巾車主車之官脂轄。隸人牧圉各瞻視也其事。百官之屬各展陳也其物。公不留賓而亦無廢事。憂樂同之。事則巡之。教其不知而恤其不足。賓至如歸。無寧菑患。不畏寇盜而亦不患燥濕。古人設館待賓之禮備預完具如此

漢高祖時田橫乘傳詣洛陽。漢人所謂傳即今符驗文引之類

唐有銀牌。發驛遣使則門下省給之。面隸五字。曰敕走馬銀牌。

宋仁宗嘉祐中。三司使張方平編驛劵則例。凡七十四條。賜名嘉祐驛令。此宋朝驛劵之制

臣按今制設沿途馬驢船車人夫。其衝要所需甚多。先儘驛所近民。如不及數。取於隣郡民戶。糧不及數。衆戶輳數。當之常役之外。又加此役。民力罷

弊。乞如宋制。當給驛者定其等第。編爲一書頒行天下。非此不許起發。亦不許應付。

○道涂之備

易。刳木爲舟。剡木爲楫。舟楫之利。以濟不通。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渙。渙之成卦上巽下坎。彖曰利涉大川。乘木有功也

周禮。合方氏。合同四方之事掌達天下之道路。

野廬客行道所舍氏。掌國道路。至於四畿。比國郊及野之道路。凡道路之舟車擊音激互者。謂迫隘處敘而行之。使次敘過之

匠人營國。經涂國中九軌。軌廣八尺環涂繞城七軌。野涂郊外五軌。

禮記。季春之月。命司空曰。時雨將降。下水上騰。循行國

邑周視原野脩利隄防道達溝瀆開通道路毋有障塞備水患也

爾雅天子造舟比船爲橋諸侯維舟維連四船大夫方舟併兩船也以上三者皆今浮橋士特舟單舟即今渡船庶人乘泭併木以渡即今簿筏

國語周定王使單襄公聘於宋遂假道於陳以聘於楚火心星朝覿謂晨見也矣道路也茀穢塞不可行也侯不在疆司空不視塗澤不陂川不梁單子曰夫辰角見而雨畢天根亢氐之閒見而水涸故先王之教曰雨畢而除道水涸而成梁故夏令夏后氏之令曰九月除道十月成梁

漢薛宣子惠爲彭城令宣至其縣橋梁郵亭不脩宣心知惠不能

臣按鄭子產以乘輿濟人孟子譏其不知爲政陳國道茀不可行而川不梁單襄公知其必亡蓋王道至大一事不當其理一物不得其濟亦足爲全體之虧也薛宣見其子橋梁不脩而知其無所能由是推之覘國者因涂不治川不梁則知其國之不振也豈不然哉

晉杜預以孟津渡險有覆没之患請建河橋於富平津議者謂殷周所都歷聖賢而不作者必不可立故也預曰造舟爲梁則河橋之謂也及橋成武帝從百寮臨會舉觴屬預曰非君此橋不立也

唐開元中新作蒲津橋鎔鐵爲牛初係連船千艘脩笮維之至此以鐵代竹

臣按凡於水必用鐵非徒取其堅亦以能厭水物也

大學衍義補輯要卷九

明瓊山邱　濬撰　粵西陳宏謀纂輯

治國平天下之要　愼刑憲

○總論制刑之義

易。噬（齧也）嗑（合也）。亨。利用獄。（口有物而不得合猶事有彊梗讒閒也當用刑法以除之也）

象曰。電雷噬嗑。先王以明罰敕法。（法定於平昔罰用於臨時明罰所以敕法也）

子曰。小人不恥不仁。不畏不義。不見利不勸。不威不懲。小懲而大誡。此小人之福也。易曰。屨校滅趾。（械加於足）无咎。此之謂也。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小

人以小善爲無益而弗爲也。以小惡爲無傷而弗去也。故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易曰。何（上聲）校滅耳。（械加於首）凶。

賁之象曰。山下有火。賁。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獄。（不輕用明）

旅之象曰。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愼用刑而不留獄。

豐之象曰。雷電皆至。（明震並行）豐。君子以折獄（必照其情）致刑。（必威於姦）

朱熹曰。噬嗑明在上。是明得事理。先立這法在此。未有犯的人。留待異時之用。故云明罰敕法。豐威在上。明在下。是用這法時。須是明見下情曲折。方得。不然威動於上。必有過錯也。故云折獄致刑。此程子之意。其說極好。

中孚之象曰。澤上有風。中孚。君子以議獄（盡其忠也）緩死。（寬其犯也）

楊萬里曰。風無形而能震川澤鼓幽潛。誠無象而能動天地感人物。此澤上有風所以爲中孚。故君子以之議獄緩死。蓋好生治民。舜之中孚也。不犯有司。天下之中孚也。天下中孚則萬心一心矣。議獄者求其入中之出。緩死者求其死中之生。若元惡大姦。不在是典。故四凶無議法。少正卯無緩理。

臣按。卦象言刑獄者五。噬嗑。賁。豐。旅。中孚也。噬嗑。賁。豐。旅。皆有離象。而噬嗑豐則兼取震。賁旅則兼取艮。蓋獄以明照爲主。必先得其情實。則刑不濫。然非震以動之。則無有威斷。非艮以止之。則輕於用刑。惟中孚一卦。則有取於巽兌。先儒謂中孚體全似離。互體有震艮。蓋用獄必明以照之。使人無隱情。震以威之。使人無拒意。而又當行而行。當止而止。不過於用其明而恣其威也。夫然後兌以議之。巽以緩之。原情定罪。至再至三。詳之以十議。原之以三宥。王聽之。司寇聽之。三公聽之。旬而職聽。

三旬而職聽三月而士之求其出而不可得然後入之求其生而不可得然後死之在我有誠心則在人無遺憾矣聖人作經垂世立教惓惓於刑獄之事如此

書舜典象以典刑（垂象以示人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贖刑眚災肆赦怙終賊刑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

臣按此萬世論刑之祖象以典刑七句聖人制刑之常典欽哉欽哉二句聖人恤刑之常心

帝曰皐陶蠻夷猾（亂也）夏寇（刼人曰寇）賊（殺人曰賊）姦（在外曰姦）宄（在內曰宄）

汝作士（理官）五刑有服（服其罪）五服三就（大罪於原野大夫於朝士於市）五流（五等象刑之當宥者）有宅五宅三居（大罪居四裔次九州之外次千里之外）惟明克允

大禹謨帝曰汝作士明于五刑以弼（輔也）五教期于予治刑期于無刑民協于中時乃功懋哉

朱熹曰法家者流常患其過於慘刻今之士大夫耻爲法官更相循襲以寛大爲事於法之當死者反求以生之殊不知明於五刑以弼五教雖舜亦不免教之不從刑以督之懲一人而天下知所勸戒所謂辟以止辟雖曰殺之而仁愛之實已行乎中今非法以求其生則人無所懲懼陷於法者愈衆雖曰仁之適以害之制人亦不曾徒用政刑到德禮既行天下既治亦不曾不用政刑故書說刑期於無刑只是存心期於無而刑初非可廢

皐陶曰宥過無大刑故無小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好生之德洽于民心茲用不犯于有司

立政曰和我庶獄（獄訟）庶愼（國之禁戒儲備）時則無有閒之又曰繼自今文子文孫（成王）其勿誤于庶獄庶愼惟正（正人）是乂之又曰今文子文孫孺子王矣其勿誤于庶獄惟有司之牧夫

臣按先儒謂立政周公說不可誤于庶獄庶愼到此又說獄者蓋獄者天下之命收聚人心感召和氣皆是獄離散人心感召乖氣亦是獄故三代之得天下只在不嗜殺人秦之所以亡亦只是獄不謹用獄之際養得一好生之德自此發將去方能盡得君德夫獄愼之事擇人以用不間以小人委心以用不誤以己私在內之獄專任司刑之職在外之獄分命牧守之任用命者則申敕之使益虔違命者則戒約之使不肆非惟不敢誤且不敢兼

之也。

呂刑。伯夷降典。折民惟刑。伯夷典禮皐陶掌刑舍皐陶而言伯夷探本之論

蔡沈曰。典禮也。伯夷降天地人之三禮以折民之邪妄。

吳澂曰。自上教下曰降。伯夷教民以禮。民入於禮而不入於刑。折絕斯民入刑之路也。

士制百姓于刑之中。以教祗德。制百姓以刑辟所以檢其心而教以祗德也

吳棫曰。皐陶不與三后之列。遂使後世以刑官爲輕。然觀舜之稱皐陶曰刑期于無刑民協于中時乃功。又曰俾予從欲以治四方風動惟乃之休。其所繫乃如此。是可輕哉。

臣按呂刑周穆王所作。然必有所傳授。非虛言也。夫伯夷禮官所降者典。而折民惟刑。皐陶刑官所制者刑。而教民祗德。可見有虞爲治禮教刑辟交相爲用如此。

王曰。吁。來有邦有土。告爾祥刑。在今爾安百姓。何擇非人。何敬非刑。何度非及。逮也曰何曰非問答以發其意明三者不可不盡心也

臣按刑乃不祥之器。而古人謂之祥刑者。蓋除去不善以安夫善。其器若不祥而意則大祥也。但用人而不擇。用刑而不敬。逮人而妄及非辜。乃成不祥之器耳。蘇軾謂罪非己造爲人所累曰及。秦漢間謂之逮。獄吏以不遺支黨爲忠。以多逮廣繫爲利。漢大獄有逮萬人者。國之安危運祚長短。咸寄於此。噫。漢獄之逮最多者皆在末造之世。使當高文光武明章之世。得張釋之于定國輩爲廷尉。無此也。穆王設爲三問而三答之。其要尤在於擇人。得其人必能敬刑。能敬刑則不妄逮矣。

輕重諸罰有權。刑罰世輕世重。惟齊非齊。有倫有要。輕重諸罰有權者進退推移權在一人刑罰世輕世重者隨世通變權在一世惟齊非齊者法之權也有倫有要者法之經也

周禮。乃立秋官司寇。使帥其屬而掌邦禁。以佐王刑邦國。

大司寇之職。掌建邦之三典。以佐王刑邦國。詰四方。一曰刑新國用輕典。二曰刑平國用中典。三曰刑亂國用重典。

林之奇曰。刑新國用輕典者。以其舊染汙習不可遽正。姑以教之宜以柔克之義也。刑平國用中典者。以其已安已治。既富既庶。陶冶被服。莫不平治。則教化已明。習俗已成。宜以正直之義也。刑亂國用重典者。以其頑昏暴悖不可訓化。則殲渠魁。滅強梗。宜以剛

克之義也。書曰。惟敬五刑。以成三德。其此之謂乎。

以五刑糾察也萬民。一曰野刑上功農功糾力。勤力二曰軍刑上命將命糾守。不失部伍三曰鄉刑上德六德糾孝。善事父母四曰官刑上能能其事糾職。脩其職五曰國刑上愿愨愼也糾暴。不恭者當糾

劉彝曰。刑者不得已而用之。豈聖人所樂哉。故力不懋則財不生。而野荒民散矣。是野刑不可已也。亂不除則民不安。而民散國離矣。是軍刑不可已也。孝不盡則忠不純。而家破國微矣。是鄉刑不可已也。職不舉則治不成。而政衰俗薄矣。是官刑不可已也。禮不

行則中不建。而君弱臣强矣。是國刑不可已也。天地四時者。六官之序。聖人體其序而化成天下之道也。野軍鄉官國者。五刑之序。聖人不得已而卽其序以措萬民於中和之道也。

大戴禮。刑罰者御人之銜勒也。吏者轡也。刑者筴也。天子御者。內史太史左右手也。古者以法爲銜勒。以刑爲筴。以人爲手。而御天下。公家不蓄刑人。大夫不養士。遇之塗不與之言。屏諸四方。唯其所之。不及以政。不欲生之故也。

禮記。凡制斷也五刑。必卽天論。倫同郵尤同責也罰麗於事。罰與事相附麗

凡聽五刑之訟。必原父子之親。立君臣之義。以權之。意論輕重之序。愼測淺深之量。以別之。悉其聰明。致其忠愛。以盡之。

凡作刑罰。輕無赦。雖輕不赦刑者侀也。猶人之有侀一辭不具不足以爲刑一體不備不足以爲成人侀者成也。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

臣按先儒謂無赦則民不至於犯罪。盡心則吏不至於濫刑。此民所以畏法而親上也。

子曰。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要君者無上。非聖人者無法。非孝者無親。此大亂之道也。

漢刑法志曰。古人有言曰。滿堂而飮酒。有一人鄉隅而悲泣。則一堂皆爲之不樂。王者之於天下。譬猶一堂之上也。故一人不得其平。爲之悽愴於心。今郡國被刑而死者歲以萬數。天下獄二千餘所。其寃死者不少。相覆獄不減一人。此和氣所以未洽者也。原獄刑所以蕃者。禮教不立。刑法不明。民多貧窮。豪傑務私。姦不輒得。獄犴不平之所致也。孔子曰。古之知法者能省刑。本也。今之知法者不失有罪。末矣。又曰。今之聽獄者求所以殺之。古之聽獄者求所以生之。與其殺不辜。寧失有罪。今之獄吏上下相驅。以刻爲明。深者獲公名。平者多患害。

諺曰。鬻棺者欲歲之疫。非欲殺人。利在人死也。今治獄吏欲陷害人。亦猶此矣。

臣按今者求所以殺之。古者求所以生之。請合而言之曰。聽獄者當於殺之中求其生。求其生而不得。然後殺之。有可生之路則請讞焉。罪疑從輕。則無寃死之鬼矣。

光武時。羣臣上言古者肉刑嚴重則人畏法令。今憲律輕薄。故姦軌不勝。宜增科禁以防其源。杜林奏曰。古之明王深識遠慮動居其厚。不防侈辟。周之五刑不過三千。大漢初興。詳覽失得。破矩爲圜。斵雕爲樸。蠲除苛政。

更立疏綱。海內歡欣。人懷寬德。及至其後。漸以滋章。吹毛索疵。詆欺無限。果桃菜茹之類。集以成贓。小事無妨於義。以爲大戮。故國無廉士。家無全行。至於法不能禁。令不能止。上下相遁。爲敝彌深。臣愚以爲宜如舊制。帝從之。

臣按卓茂有云。律設大法。禮順人情。若歲時交饋皆以爲贓。尋常舉動。皆坐以罪。禮義何自而興哉。杜林之議所謂微物成贓。小事大戮。自漢以後皆有此弊。

○定律令之制

夏作禹刑。

湯制官刑。（官府之刑）儆于有位。

周禮。正月之吉。始和布刑于邦國都鄙。乃縣刑象之法於象魏。（闕也）使萬民觀刑象。（知所避也）挾日（凡十日）而斂之

士師之職。掌國之五禁之法。以左右（助也）刑罰。一曰宮（王宮）禁。二曰官（官府）禁。三曰國（城中）禁。四曰野（郊野）禁。五曰軍（軍旅）禁。皆以木鐸徇之於朝。書而縣於門閭。（巷門曰閭）

臣按三代未有律之名。而所謂禁者。制於未然。已具律之意矣。然非徇以木鐸書於門閭則蚩蚩之民何以知其爲禁而不犯哉。

以五戒先後（猶左右也）刑罰。毋使罪麗於民。一曰誓。（以言折之）用之於軍旅。二曰誥。（以言告之）用之於會同。三曰禁。用之田役。四曰糾。（禁其有犯）用諸國中。五曰憲。（表而懸之）用諸都鄙。

臣按以五戒先後刑罰。卽唐宋之律而有名例職制敕令格式之意也。

掌士之八成。一曰邦汋。二曰邦賊。三曰邦諜。四曰犯邦令。五曰橋邦令。六曰爲邦盜。七四爲邦朋。八曰爲邦誣。

吳澂曰。汋讀如斟酌之酌。謂刺探邦之機密而泄於外者。賊謂潛謀陰結將爲逆亂者。諜謂敵國行閒覘伺虛實者。令謂故恃傲狠以干號令者。橋讀如矯詐

之矯謂詐爲符璽以行號令者。盜謂竊取國之寶藏
者。朋謂私黨相阿以亂政者。誣謂誣罔造妖以惑衆
者。○八成者行事有八篇若今時決事比。

臣按先儒謂官府之八成則其經治之成法也。士
師之八成則其正亂之成法也。

司刑。掌五刑之法。以麗（附也）萬民之罪。墨（刻額而涅之）罪五百。
劓（割鼻）罪五百。宮（丈夫割勢女子幽閉）罪五百。刖（截足）罪五百。殺罪五
百。若司寇斷獄弊訟則以五刑之灋詔刑罰而以辨罪
之輕重。

臣按五刑之名。始於虞書。而著其目則始於此。

司約。掌邦國及萬民之約（券書）劑。治神之約爲上。治民之
約次之。治地之約次之。治功之約次之。治器之約次之。
治摯之約次之。（此六約諸侯以下至於民皆有焉）

吳澂曰。約約束也。治者理其相抵冒上下之差。神約
謂命祀郊社羣望及祖宗也。民約謂征稅遷移及仇
讎既和之類。功約謂王功國功之屬爵賞所及也。器
約謂禮樂吉凶車服所得用也。摯約謂玉帛禽鳥相
與往來也。

臣按約以結其信。劑以固其約。司約掌之。使人知
所守。不如約者。考券書以治之。猶後世之格式也。

呂刑曰。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千。剕（刖足也）罰之屬五百。
宮罰之屬三百。大辟（死刑）之罰其屬二百。五刑之屬三千。
上下比罪。無僭亂辭。勿用不行。惟察惟法。其審克之。

陳大猷曰。三千者法之正條載於刑書者也。刑如律。
比如例。法有限情無窮。故法不可獨任也。有正律則
有定辭。然又有例在於昔而今不可行者則勿强爲
比例。如漢長安賈人。與渾邪王市者罪當死。凡五百
餘人。汲黯曰。愚民安所知。市買長安中。而文吏以爲
闌出財物如邊關乎。此類乃以不可行者比附也。

春秋左傳昭公六年。鄭人鑄刑書。（鑄刑書於鼎以爲國之常法）叔向

使詒（遺也）子產書曰。昔先王議事以制。不爲刑辟。懼民之
有爭心也。民知有辟則不忌於上。並有爭心。以徵於書
而徼幸以成之。弗可爲矣。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
政而作湯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三辟之興。皆叔世也。
今吾子相鄭國。制參辟。鑄刑書。將以靖民。不亦難乎。民
知爭端矣。將棄禮而徵於書。錐刀之末。將盡爭之。亂獄
滋豐。賄賂並行。終子之世。鄭其敗乎。肸聞之。國將亡。必
多制。其此之謂乎。

昭公二十九年。晉鑄刑鼎。著范宣子所爲刑書焉。仲尼
曰。晉其亡乎。失其度矣。夫晉國將守唐叔之所受法度

以經緯其民。卿大夫以序守之。民是以能尊其貴。貴是以能守其業。貴賤不愆。所謂度也。今棄是度也。而爲刑鼎。民在鼎矣。

孔頴達曰。范宣子作刑書於晉。使朝廷承用。未嘗宣示下民。今荀寅謂宣子之書可爲國法。鑄鼎銘之。以示百姓。猶如鄭鑄刑書。孔子譏之。意與叔向譏子產同。又曰。子產鑄刑書。叔向責之。趙鞅鑄刑鼎。仲尼譏之。則刑之輕重不可使民知也。而李悝作法。蕭何造律。頒於天下。懸示兆民。秦漢以來。不可一日無也。蓋古者分地建國。作邑命家。諸侯奕世相承。大夫亦子

孫不絕。皆知國爲吾土。衆實吾民。自有愛吝之心。不生殘賊之意。故得臨事議罪。不須預以告民。此仲尼叔向所以譏其鑄刑書也。秦漢以來。天下爲一。長吏以時遷代。其民非復已有。懦弱則爲殿負。强猛則爲稱職。且疆域濶遠。戸口滋多。大郡境餘千里。上縣數以萬計。豪横者陵蹈邦邑。桀健者雄張閭里。酷吏專任刑誅。或乃肆情好殺。至有積骸滿穽。流血丹野。若復信其殺伐。任其縱舍。必將喜怒變常。愛憎改度。不得不作法以齊之。宣衆以令之。所犯當條。則斷之以律。疑不能決。則讞之上府。故能萬民以察。天下以治。聖人制法。非不善也。古不可施於今。今人所作。非能聖也。足以周於用。所謂觀民設教。遭時制宜也。

臣按先儒謂詳左氏所載夫子之說。第令守晉國舊法。非謂聖王制法不可使人知也。或曰。鄭晉二國刑書。皆先世所有臨時處置者。固已載於方策。至是子產范鞅始鑄於器。則爲一定之制。無復古人酌量之宜。故仲尼叔向譏之。非謂刑書不可有。特不可鑄耳。

魏文侯時。李悝著法經六篇。一盜法。二賊法。三囚法。四捕法。五雜法。六具法。（刑法著爲書始此）

漢高祖初入咸陽。與民約法三章。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餘悉除去秦苛法。後以三章之法不足以禦姦。遂令蕭何攈摭秦法。定律令。除參夷連坐之法。增部主見知之條。於李悝所造六篇。益事律擅興廐庫三篇。合爲九篇。叔孫通益律所不及傍章十八篇。（律之言昉於唐虞。而刑以律名。始見於此）

文帝元年詔曰。法者治之正。所以禁暴而衛善人也。今犯法者已論。而使無罪之父母妻子同產坐之。及爲收孥。（子也）朕甚弗取。其議除收孥諸相坐律令。

臣按虞廷罰不及嗣。周室罪人不孥。秦法一人有

罪幷坐其室家仁暴既殊國祚所以分長短也文

帝卽位之初卽除秦苛法漢祚之延幾於三代未必不基於此

十三年下令曰蓋聞有虞氏之時畫衣冠異章服以爲戮而民弗犯何治之至也今法有肉刑三而姦不止其咎安在非乃朕德薄而教不明歟吾甚自愧故夫訓道不純而愚民陷焉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今人有過教未施而刑已加焉或欲改行爲善而道亡繇至朕甚憐之夫刑至斷支體刻肌膚終身不息生也何其刑之痛而不德也是豈稱爲民父母之意其除肉刑有以易之

及令罪人各以輕重不亡逃有年而免其不亡逃者滿其年數免爲庶人具爲令以笞箠爲刑始此

馬端臨曰古者五刑皆肉刑也孝文詔謂今有肉刑三而姦不止遂以髡鉗代黥笞三百代劓笞五百代斬趾獨不及宮刑至景帝詔言文皇帝除宮刑出美人重絕人之世也則知文帝幷宮刑除之景帝時死罪欲腐者許之武帝時李延年司馬遷張安世兄賀皆坐腐刑是因景帝後宮刑復用而施之死罪之情輕者不常用也

臣按三代以前肉刑者墨劓剕宮大辟也漢初僅有黥劓斬趾三者文帝感緹縈之言始除肉刑以髡鉗笞代之自是犯法者始免斷支體刻肌膚文

帝之德大矣

景帝詔曰加笞者或至死而笞未畢朕甚憐之其減笞三百曰二百笞二百曰一百又笞者所以教之也其定箠令

孝武卽位徵發煩數百姓貧耗窮民犯法酷吏擊斷姦軌不勝於是進張湯趙禹之屬條定法令作見知故縱監臨部主之法見知人犯法不舉爲故縱所監臨部主有罪幷連坐其後姦猾巧法轉相比況禁網寖密律令凡三百五十九章大辟四

百九條千八百八十二事決事比以例相比況也萬三千四百七十二事

臣按漢祖入關約法三章後蕭何廣爲九篇叔孫通又增爲十八篇自高帝至武帝時而所增大辟決事比例乃至如此之多禁網抑何密哉觀呂步舒治一淮南獄死者數萬人由是推之則當時死者不知幾千百萬也

宣帝時鄭昌言聖王立法明刑者非以爲治救衰亂之起也今明王躬垂明聽雖不置廷平獄將自正不若刪定律令則愚民知所避姦吏無所弄矣今不正其本而

置廷平以理其末也。政衰聽怠。則廷平將招權而爲亂首矣。

臣按有虞之刑必以皐陶爲士。有周之刑必以蘇公敬獄。蓋爲政在人。人與法必兼用也。鄭昌乃一偏之見耳。

元帝詔曰。夫律令者所以抑暴扶弱。欲其難犯而易避也。今律煩多而不約。自典文者不能分明。而欲羅元元之不逮。斯豈刑中意哉。其議律令可蠲除輕減者條奏。惟是使安百姓而已。

臣按後世律文深晦。故比擬之際彼此可通。舞智

之吏得以輕重其罪。誠有如詔所謂者。制律者當何如。亦曰淺易其語。顯明其義。使人易曉避而不犯可也。

成帝詔曰。甫刑云。五刑之屬三千。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今大辟之刑。千有餘條。律令煩多。百餘萬言。奇請它比。日以益滋。其令中二千石二千石博士及明習律令者議減死刑及可蠲除務約省令較然易知條奏。書不云乎。惟刑之恤哉。其審核之。務準古法。朕將盡心覽焉。

臣按奇請謂常文之外別有說以定罪也。它比謂引它類以比附之。亦不主正律也。破律生端。意爲輕重。上不知其姦。下莫測其故。此民所以手足無措。刑繁而犯愈多也。我朝律文比前代爲省約。特所謂例者出於一時之建請。權宜以救時弊。積累日多。未暇折衷去取。乞將洪武至成化年間事例。取其可通行者節繁文載要語。分類條列。與律並行。其成化以後有建請者。別爲一書。以俟他日之裁擇。如此則民知所遵守。吏不能爲姦矣。

光武時。桓譚上疏曰。今法令決事。輕重不齊。或一事殊法。同罪異論。姦吏得因緣爲市。所欲活則出生議。所欲陷則予死比。是爲刑開二門也。今可令通義理明習法

律者校定科比。一其法度。班下郡國。蠲除故條。

臣按成帝詔令博士及明律令者議。桓譚亦請令通義理明法律者校定。蓋博士明經者也。後世謂儒生通經術。不知法令刑獄之事彼無與焉。嗚呼。不知經而言律。其所謂律亦非先王之意矣。惟漢世猶爲近古焉。

和帝時。廷尉陳寵鉤校律令條法溢於甫刑（即呂刑）者除之。曰。臣聞禮經三百。威儀三千。故甫刑大辟二百。五刑之屬三千。禮之所去。刑之所取。失禮則入刑。相爲表裏者也。宜令三公廷尉平定律令應經合義者。可使大辟

二百而耐罪（髮膚之罪）贖罪二千八百并爲三千餘悉刪除與禮相應未及施行寵免其子忠略依寵意奏上二十三條爲決事比以省請讞之弊又上除蠶室刑解贓吏三世禁錮狂易殺人得減死論毋子兄弟相代聽赦所代者事皆施行

臣按漢去古未遠論事主經義而言刑必與禮並蓋原於呂刑伯夷降典折民惟刑也陳寵論刑必欲大辟耐罪以下并爲三千以合於禮固似乎泥然其所平定惟取應經合義者則百世定律之至言要道也至其子所奏請尤有補於世教可謂克

肖其父矣

晉武帝時有邵廣者坐盜官物當棄市其二幼子宗雲撾登聞鼓乞自沒爲奚官奴以贖父命議者欲特聽減廣死罪爲五歲刑宗等付奚官爲奴而不爲永制尚書右丞范堅駁之曰人之愛父誰不如宗今既許之將來訴者何獨匪人特聽之意未見其益不以爲例交興怨讟此爲施一恩於今而開萬怨於後也從之

元康中朝臣以苛察相高每有疑議各立私意刑法不一獄訟繁滋裴頠言先王刑賞相稱輕重無二先因風落廟闕屋瓦數枚免太常荀寓事輕責重有違常典恐姦吏因緣得爲深淺劉頌疏言法欲必奉故令主者守文理有窮塞故使大臣釋滯事有時宜故人主權斷主者守文若釋之執犯蹕之平也大臣釋滯若公孫弘斷郭解之獄也人主權斷若漢祖戮丁公之爲也事非此類不得出意妄議皆以律令從事然後法信於下吏不容姦可以言政矣

臣按裴頠劉頌之言可以爲後世議處刑獄之法

隋定律令置十惡之條多採齊之制而頗有損益一曰謀反二曰謀大逆三曰謀叛四曰惡逆五曰不道六曰大不敬七曰不孝八曰不睦九曰不義十曰內亂十惡及故殺人欲成者雖會赦猶除名（十惡之名起於齊著於隋唐因之）

自隋以前死刑有五曰罄絞斬梟裂而流徒之刑鞭笞兼用數皆踰百至隋始定爲笞刑五自十至於五十杖刑五自六十至於百徒刑五自一年至於三年流刑三自千里至於三千里死刑二絞斬除其鞭刑及梟首轘裂之酷

臣按笞杖徒流死此後世之五刑也始於隋而用於唐以至於今日萬世之下不可易也

唐之刑書有四曰律令格式令者尊卑貴賤之等國家之制度也格者百官有司所常行之事式者其所常守

之法也凡邦國之政必從事於此三者其有所違及爲惡而入於罪者一斷以律律書因隋之舊爲十二篇一曰名例二曰衛禁三曰職制四曰戶昏五曰廄庫六曰擅興七曰盜賊八曰鬭訟九曰詐僞十曰雜律十一曰捕亡十二曰斷獄其用刑有五一曰笞笞之爲言恥也過之小者箠撻以恥之漢用竹後世更以楚書曰扑作教刑是也二曰杖杖者持也可持以擊也書曰鞭作官刑是也三曰徒徒者奴也蓋奴辱之周禮曰其奴男子入於罪隸任之以事寘之圜土而教之量其罪之輕重有年數而捨四曰流書曰流宥五刑謂不忍刑殺宥之於遠也五曰死乃古大辟之刑也唐因隋制高祖入京師約法十二條後詔裴寂等更撰律令凡五百太宗即位詔長孫無忌房元齡等復定舊令

臣按自魏李悝作法經六篇蕭何加以三篇爲九章後世作律者本以爲宗劉劭衍漢律爲魏賈充參魏律爲晉唐長孫無忌等聚漢魏晉三家擇可行者定爲十二篇自名例至斷獄是也洪武中命刑部尚書劉惟謙等重定諸律以協厥中近代比例之繁可以出入者咸痛革之每一篇成上奏揭於西廡之壁聖祖親御翰墨爲之裁定書成篇目

一準於唐自有法律以來所未有也惟今事久弊生律文中有不盡用者罪無定科民心疑惑請下明詔會官計議本之經典酌諸事情揆之時宜凡律文於今有窒礙者明白詳著於本文之下若本無窒礙而所司偶因一事有所規避遂爲故事者則改正之仍敕法司自後斷獄一遵成憲若有窒礙具奏集議不許輒引前比則法令畫一情罪相當而民志不惑矣

唐自房元齡等更定律令格式訖太宗世用之無所變改高宗時詔長孫無忌等增損格敕其曹司常務曰留司格頒之天下曰散分格其後武后時有垂拱格元宗時有開元格憲宗有開元格後敕文宗有太和格又有開成詳定格宣宗又以刑律分類爲門附以格敕爲大中刑律統類

歐陽脩曰書曰慎乃出令令在簡簡則明行之在久久則信而中材之主庸愚之吏常莫克守之而喜爲變革至其繁積雖有精明之士不能徧習而吏得上下以爲姦此刑書之弊也

高宗時趙冬曦言立法貴下人盡知則天下不敢犯何必飾其文義備其科條哉夫科條省則下人難知而暗

陷機穽。文義深則法吏得便而比附行私。臣請律令格式直書其事無假文飾其以准加減比附量情及舉輕以明重不應爲而爲之之類皆勿用之。使愚夫愚婦皆知則相率而遠之。故曰。法明則人信。法一則主尊。

臣按不簡科條不飾文義惟直書其事用世俗淺近之言顯委曲詳盡之義。所謂以准加減等文皆明著曰該得某罪該杖幾十所加何罪所減幾何。使天下共見共聞粗知文義者開卷即了則民知趨避不陷於機穽矣。

宋神宗以律不足以周事情律所不載。一斷以敕更其

目曰敕令格式。而律恒存乎敕之外。曰禁於未然之謂敕。禁於已然之謂令。設於此以待彼之謂格。使彼效之之謂式。

臣按唐有律律之外又有令格式。宋初因之。至神宗更其目曰敕令格式。所謂敕者兼唐之律也。我朝洪武初即爲大明令一百四十五條頒行天下。制曰。惟律令者治天下之法也。令以教之於先。律以齊之於後。古者律令至簡。後世漸以煩多。甚至有不能通其義者。何以使人知法意而不犯哉。民既難知是啟吏之姦而陷民於法朕甚閔之。今所定律令芟繁就簡使之歸一。直言其事。庶幾人人易知而難犯。書曰。刑期于無刑。天下果能遵令而不蹈於律。刑措之效不難。茲命頒行四方。惟爾臣庶體予至意。斯令也。蓋與漢高祖初入關約法三章。唐高祖入京師約十二條同一意也。

徽宗崇寧中。臣僚言三省六曹。所守者法。法所不載然後用例。今類引例而破法。此何理哉。請取前後所用例以類編脩與法妨者去之。

臣按法者百世之典。例者一時之宜。有時異勢殊不得盡如法者則引法與例取裁於上可也。宋臣

請取前後所用例以類編脩與法有妨者去之。在今日亦宜然。

○制刑獄之具

易蒙初六。發蒙利用刑人。用說（同脫）桎梏。以往吝。（經言刑具始此）

書舜典曰。鞭作官刑。扑作教刑。

益稷曰。撻（扑也）以記之。（後世笞刑始此）

周禮大司寇以圜土聚教罷民。凡害人者寘（置）之圜土而施職事焉。以明刑恥之。其能改者反於中國。不齒三年。其不能改而出圜土者殺。（圜土獄城也牢獄見於經典始此）

臣按古之置獄所以聚罷惫之人而教之夜則禁之以困苦其心晝則役之以困苦其身使之思往咎而生善念也豈若後世置獄恐人之逸而禁錮之哉圜土掌於大司寇則亦今世刑部自置獄耳

漢高后四年絳侯周勃有罪逮詣廷尉詔獄（詔獄之名始此）

臣按此獄猶屬廷尉典其獄者刑官也其後有上林詔獄是置獄於苑囿中鴻臚（少府獄名）詔獄是置獄於少府不復典於刑官矣人君奉天討以誅有罪有罪者與衆棄之國人皆曰可殺然後殺焉何至別爲詔獄哉

景帝定箠令丞相劉舍御史大夫衞綰請笞者箠長五尺其本大一寸竹也末薄半寸皆平其節當笞者笞臀毋得更人（行杖者不得更易人）畢一罪乃更人自是笞者得全（用竹爲刑具始此）

臣按景帝卽位雖減笞法其數猶多或笞未畢而人已死至是又下詔減數定箠令更笞背爲笞臀所全多矣

獻帝建安中議者欲復肉刑孔融議曰紂斮朝涉之脛天下謂爲無道夫九牧之地千八百君若各刖一人是天下常有千八百紂也彼忠如鬻拳信如卞和智如孫臏冤如巷伯才如史遷達如子政一罹刀鋸沒世不齒是太甲之思庸穆公之霸秦南睢之骨立衞武之初筵魏尚之守邊無所復施也漢開改惡之路凡爲此耳故明德之君遠度深惟棄短就長不苟革其政者也朝廷善其言

臣按自漢文帝廢肉刑後有欲復者仁人君子必痛止之夫於有罪者尚不忍戕其生絕其世乃有一種悖天無親之徒自宮其身以求進絕祖宗之脈爲富寵之圖亦斁倫敗化戕傷和氣之一端有國者所當嚴禁

宋之詔獄本以糾大姦慝故其事不常見初羣臣犯法大者下御史臺獄小則開封府大理寺鞫治焉神宗以來凡一時承詔置推者謂之制勘院事出中書則曰推勘院獄已乃罷熙寧中命沈衡鞫祖無擇於秀州內侍乘驛追逮自是詔獄屢興南渡後秦檜屢興大獄以中異己者名曰詔獄實非詔旨也

臣按宋於常獄外又有詔獄以糾大姦慝其後權臣遂假以中傷異己者嗚呼國家常制自有掌刑之官原設之獄何用別開旁門使權歸一人禍及百姓哉

元制。五刑之目。笞杖徒流斬而無絞。惡逆之極者。又有凌遲處死之法焉。

臣按自隋唐除去前代慘刻之刑。死罪惟斬絞二者。元人又加以凌遲處死。所謂凌遲處死。卽前代所謂咼也。前代雖於法外偶用之。然著於刑書。則自元始。

（）明流贖之意

書。舜典曰。流宥五刑。（流而宥之者五刑皆有也）帝曰。皐陶。汝作士。五流有宅。五宅三居。（後世流罪有遠近原出於此）

周禮。大司寇以嘉石平（成也成之使善）罷民。凡萬民之有罪過

而未麗於法而害於州里者。桎（木在足）梏（木在手）而坐諸嘉石。役諸司空。重罪旬有三日坐。朞役。其次九日坐。九月役。其次七日坐。七月役。其次五日坐。五月役。其下罪三日坐。三月役。使州里任（保也）之。則宥而舍之。（後世罪人傭工里正相保任原出於此）

司圜。（官名）掌收敎罷民。凡害人者。弗使冠飾。而加明刑焉。任之以事而收敎之。能改者。上罪三年而舍。中罪二年而舍。下罪一年而舍。其不能改而出圜土（獄城）者殺。雖出。三年不齒。凡圜土之刑人也不虧體。其罰人也不虧財。

臣按弗使冠飾。後世犯罪者去冠衣。其原始此。先王於惡人。不徒威之以刑。而又愧之以禮。去衣冠以耻之。加明刑以警之。任事役以勞之。欲其省已愆以興善念也。

掌戮。（官名）墨者使守門。劓者使守關。宮者使守內。刖者使守囿。髡者使守積。

臣按先儒謂先王於刑人。其輕者則流之。流之則有居。其重者則刑之。刑之則有使。以其有使也。故掌戮所掌者如此。蓋聖人耻一物之不遂其生。故雖刑餘之人。亦使之有所養。刑之者爲義。全之者爲仁。

漢文帝除肉刑。定律曰。諸當髡者完爲城旦（旦起行治城四歲刑也）舂。（婦人舂作米）當黥者髡鉗爲城旦舂。罪人獄已決。完爲城旦舂。滿三歲爲鬼薪（取薪以給宗廟）白粲。（擇米使正白二歲刑）鬼薪白粲一歲爲隸臣妾。一歲免爲庶人。

臣按虞廷五刑之下。有流而無徒。漢世除肉刑。完爲城旦舂。鬼薪白粲之類。皆徒刑也。而無流。所謂隸臣妾者。後世罰囚徒爲皁隸膳夫。亦此意。

光武詔罪囚各減本罪一等。其餘贖輸作有差。（後世有罪罰工始此）

明帝詔三公募郡國中都官死罪繫囚減罪一等。勿笞。

屯朔方五原之邊縣後又詔謫邊者妻子自隨後世囚徒戍邊始此

晉武帝時劉頌上疏曰今爲徒者類性元惡不軌之族也去家縣遠作役山谷饑寒切身志不聊生自顧反善無期而畜困逼身其志亡思盜勢不得息事使之然也

臣按後世之亂多出自盜賊盜賊多起自囚徒劉頌之言先事防患請自今凡罪四坐徒使各散處其爲患亦不甚矣

唐高祖更撰律令流罪三皆加千里居作三歲至二歲半者悉爲一歲

臣按舜典有流而無徒隋唐之制既流而又居作是兼徒矣

宋流刑四加役流並脊杖

臣按宋因唐制每流各加以杖而又配役是五刑中兼用徒流杖三者矣本朝流罪惟杖而不配役比宋爲輕

流配舊制止於遠徙晉天福中始創刺面之法遂爲戢姦重典宋因其法

臣按自漢除肉刑而晉復刺面是肉刑皆廢而黥刑復用衰世庸君固無足責宋太祖以仁厚立國

迺因之而不革其後至以刺無罪之士卒其爲仁政累大矣

太宗詔配役者分隸鹽亭役使後世發囚徒煎鹽本此

神宗時曾布言律令大辟之次處以流刑古者鄉田同井安土重遷流之遠方無所資給徒隸困辱以至終身近世輕去鄉土轉徙四方因而爲患而居作一年卽聽附籍比於古亦輕矣刑輕不能止惡故犯法日衆是欲輕反重也

孝宗時羅點言本朝刺配視前代用刑爲重欲戢盜賊不可不銷逃亡之卒欲銷逃亡之卒不可不減刺配之

法望詔有司將情輕者從寬減降別定居役或編管之令

臣按宋承五代爲刺配之法既杖其脊又配其人刺其面是一犯而兼三刑也宋以忠厚立國其後子孫受禍最慘意者由刑法太過杖脊刺面皆漢唐所無歟

又臣僚言刺配之法若止令居役不離鄉井則幾於惠姦不足以懲惡若盡用配法不恤黥刺則面目一壞誰復顧藉適長威力有過無由自新

洪邁曰秦之末造赭衣半道而姦不息宋制減死一

等。及胥吏兵卒配徒者涅其面而刺之本以示辱且使人望而識之耳久而益多。每郡牢城營其額常溢。殆至十餘萬兇盜處之恬然蓋習熟而無所耻也。老子曰民常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若使民常畏死則爲惡者吾得執而殺之孰敢可謂至言

臣按自廢肉刑惟宮刑尚存然多取反叛餘孽爲之亦或有生而隱宮及自宮以求進者官府不以爲刑也唐初斷右趾太宗以爲肉刑久除不忍復。而房元齡亦謂今肉刑既廢以笞杖徒流死爲五又刖人足是六刑也於是除之宋人於五刑之外。

又爲刺配之法豈非所謂六刑乎。聚罪廢無聊之人於牢城之中使之合羣以搆怨已憤憤不平兇心中雖欲自新而面上之文已不可去其亡去爲盜挺起爲亂又何怪哉宋江以三十六人横行河朔迄不能制皆刺配之徒爲之耳目也。以上徒流

書舜典曰金作贖刑。

或問朱熹曰贖刑非古法歟。曰古所謂贖刑者贖鞭扑耳夫既已殺人傷人矣又使之得以金贖則有財者皆可以殺人傷人而無辜被害者何其大不幸也。且殺人者安居鄉里則孝子順孫欲報其親豈肯安乎。所以屏之四裔流之遠方彼此兩全之也。

呂刑曰墨辟疑赦其罰百鍰。六兩曰鍰閱視也實其罪劓辟疑赦其罰惟倍。二百鍰也閱實其罪剕辟疑赦其罰倍差。倍而又差五百鍰也閱實其罪宮辟疑赦其罰六百鍰閱實其罪。大辟疑赦其罰千鍰閱實其罪

董鼎曰舜既以五流而宥五刑矣。鞭扑之輕者乃許金贖所以開其自新之路。曰眚災肆赦則直赦之而已。穆王則雖在疑赦皆不免於刑贖。五刑盡贖非鬻獄乎。自是有金者可以殺人所刑者特無金者耳中正安在哉

周禮職金掌受士之金罰貨罰。出貨以當金入於司兵。給治兵及工直

臣按後世以罰金歸之內藏或爲營造之費非古制也。

漢惠帝令民有罪得買爵三十級以免死罪。出買爵之錢以贖罪

臣按舜典金作贖刑非利之也今令民有罪買爵免死則是富者有罪非徒免死又得爵焉。是何等賞罰耶。

孝文時納鼂錯之說募民納粟塞下得以除罪

臣按錯之說使人重穀也穀則重矣。刑毋迺輕乎。

此偏見曲說識治體者所不取。

武帝時令死罪人入贖錢五十萬減死罪一等。

臣按辟以止辟此帝王立法之初意也若殺人者而可以利贖則犯法死者皆貧民而富者不復死矣且死者何辜而寡妻孤子又何以洩其憤哉死者抱千載不報之寃生者含沒齒不平之氣傷天地之和致災異之變或馴致禍亂者有之爲天下生民主者不可不以武帝爲戒

宣帝時西羌反張敞以兵食不足請令各諸有罪非盜受財殺人及犯法不得赦者皆得以差入穀以贖罪蕭望之等言令民量粟以贖罪如此則富者得生貧者獨死是貧富異刑而刑不一也恐開利路以傷既成之化

蔡沈曰敞之議初未嘗及夫殺人及盜之罪而望之等猶以爲恐開利路以傷既成之化曾謂唐虞之世而有是贖法哉

宋制凡用官蔭得減贖太祖乾德四年大理正高繼申言恐久恃先蔭不畏刑章今犯罪身無官者須祖父曾任本朝官據品級等乃得減贖如仕於前代須有功德及民爲時所推乃得請從之

仁宗詔前代帝王後嘗任本朝官不及七品者祖父母父母妻子罪流以下聽贖

太宗詔諸州犯罪或入金贖長吏得以任情而輕用之自今不得以贖論

臣按贖刑載在聖經用之學校以寬鞭扑養士大夫之廉耻也後世以爲常法邊防有警則納粟於邊帑藏匱乏則納金於官此猶不得已而爲之儆職金納金貨於司兵之意也若無事之時定以爲制是幸民之犯以利國可乎然此猶爲國也今之藩臬州邑或假繕造公宇脩理學校爲名隨意取之名雖爲公實則爲己乞敕法司申明舊制再有犯者坐以枉法庶幾姦弊少息（以上贖罪）

○詳聽斷之法

易訟卦九五（以中正居尊位治訟者也）訟元吉象曰訟元吉以中正也

楊萬里曰虞芮爭田必見文王而訟之理決鼠牙雀角必見召伯而訟之理明爲聽訟之大人不尚中正可乎

呂刑曰簡（核也）孚有衆（簡核情實可信者衆）惟貌有稽（稽其貌而知其情周禮所謂色聽也）無簡不聽具（俱也）嚴天威

夏僎曰簡孚有衆即前師聽五辭五辭簡孚之意而

此簡孚之法文當惟貌有稽辭或可僞而貌不可掩不正則眊有媿則泚於此稽之不得遁矣苟無可簡核則疑獄明矣此所以不必聽竟捨之可也

周禮小司徒凡民訟以地比正之（地之比鄰）地訟以圖正之

臣按民之訟爭是非也地之訟爭疆界也嚴証佐按圖本則訟平矣竊惟承平日久生齒日繁地力不足以給人食故地訟最多有累數十年不決者所費數倍於所爭廢業破產甚至聚徒刦奪拒捕構亂此非小故也此由疆界不明質約不真之故請遇大造之年敕戸部定爲版籍式樣縣冊須詳

府次之布政司又次之其進呈者略舉大綱可也縣冊必開具地名畝段四界價值租稅畫爲圖本備細塡註又請如國初戸部給散民間戸由之制每戸給與戸由一紙將戸口人丁田產開具無遺縣爲校勘申府府申布政司用印鈐蓋發下民間執照事雖煩瑣然十年一度各縣使民自爲亦不爲擾官府稽其圖冊民庶執其憑由地訟庶其息乎

大司寇以兩造禁民訟入束矢（取其直也）於朝然後聽之以兩劑（各齎券書）禁民獄入鈞金（三十斤取其堅）三日乃致於朝然後聽之

或問朱熹曰如此則不問曲直例出金矢則實有寃枉者亦懼而不敢訴矣曰此須是大切要事如平常事又別有所在如劑石之類

臣按爭訟之初彼此有辯以兩造聽之而無所偏受則不直者自反而民訟自禁矣及其成獄彼此各具券書而質於公以兩劑聽之而無所偏信則不直者自反而民獄自禁矣入束矢明其直也入鈞金明其不變也既受鈞金又延三日先王不輕受民訟致民於刑也

小司寇以五聲聽獄訟求民情一曰辭聽二曰色聽三曰氣聽四曰耳聽五曰目聽

鄭元曰辭聽謂觀其出言不直則支色聽謂觀其顏色不直則赧然氣聽謂觀其氣息不直則喘耳聽謂觀其聽聆不直則惑目聽謂觀其眸子不直則眊然（以上獄訟）

書康誥曰要囚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時丕蔽要囚（蔽斷也）

蔡沈曰要囚獄辭之要者也服念服膺而念之旬十日時三月爲囚求生道也

臣按唐太宗謂死者不可復生決囚須三覆奏頃

刻之閒何暇思慮自今宜五覆奏正得要囚至于旬時之意

呂刑王曰兩造具備師衆也聽五辭麗於五刑之辭五辭簡核其實也孚無可疑也正于五刑五刑不簡正質也于五罰贖也五罰不服正于五過誤也五過之疵病也惟官威勢惟反報德怨惟內女謁惟貨賄賂惟來干請其罪惟均有此五病出入人罪則各以所枉犯人之罪罪之故曰均其審克之察之盡心治之盡能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其審克之

臣按先儒謂古者因情而求法故有不可入之刑後世移情而合法故無不可加之罪因情求法者必備兩造之辭合衆人之聽核其實審其疑刑有疑則正於罰罰有疑則正於過必其有疑者無疑乃赦之其審克之者如此

罰懲非死人極于病非佞折獄惟良折獄罔非在中察辭于差非從惟從哀敬折獄明啟刑書胥占咸庶中正其刑其罰其審克之

臣按先儒謂哀矜勿喜卽此哀敬也哀則不忍敬則不忽人君存哀敬以折獄則典獄之官不敢不盡其心人臣存哀敬以典獄則受刑之人不敢不服其罪

周禮小司寇以五刑聽萬民之獄訟附於刑用情訊之至於旬乃弊之讀書則用法此聖人斷獄欽慎之意卽易所謂緩獄康誥所謂服念也

朝士凡士之治有期日限期國中一旬鄉士郊二旬遂士野三旬縣士都三月方士邦國期諸侯之國期內之治聽期外不聽

臣按治獄有定期以地之遠近爲差期內則聽期外不聽者民有急遽之患速達則受患不深證佐易見連逮不多苟遷延歲月則必有爲之委曲掩蔽累及多人矣

凡有責音債者有判書以治則聽凡民同貨財者財主出債生利還主曰同令以國法國服之法行之犯令者刑罰之凡屬責者以其地傳而聽其辭本主死亡其親屬代還者多寡之數或相抵冒必以地比證之否則不聽其辭

臣按借債取息三代前已有之但必有券書不多取息耳雖有死亡苟有證佐亦必追償先王體悉民情使通有無以相貧助也近世禁民私債以抑富强不知貧民無所假貸坐致死亡矣

司刑若司寇斷獄弊訟則以五刑之法詔刑罰而以辨罪之輕重

臣按後世刑部問擬罪囚而以大理寺平允亦此

意。

禮記王制。成獄辭。史(掌文書者)以獄成告于正。(士師之屬)正聽之。正以獄成告于大司寇。大司寇聽之棘木(外朝之卿位)之下。大司寇以獄之成告于王。王命三公參聽之。三公以獄成告于王。王三又。(當作宥)然後制刑。

臣按本朝刑獄皆掌於法司。而平允於理寺。理寺具成獄上諸朝。及將處決集文武大臣會審外廷卽此制也。

唐德宗時。李巽以私怨奏竇參交結藩鎭。上大怒。欲殺參。陸贄以爲參罪不至死。上言。參朝廷大臣誅之不可

無名。昔劉晏之死。罪不明白。至使衆議爲之憤惋。叛臣得以爲辭。參貪縱之罪。天下共知。至於潛懷異圖。事屬曖昧。若不推鞫。遽加重辟。駭動不細。

陸贄言於德宗曰。夫聽訟辨讒。貴於明恕。明者在辨之以跡。恕者在求之以情。跡可責而情可矜。聖王懼疑似之陷非辜。不之責也。情可責而跡可宥。聖王懼逆詐之濫無罪。不之責也。惟情見跡具。詞服理窮者。然後加刑罰焉。是以下無寃人。上無謬聽。苛慝不作。教化以興。

臣按人君聞讒謗人臣斷獄訟。皆常以是書於座右。

宋仁宗時。判刑部李綖言。一歲之中。死刑無慮三千餘。夫風俗之薄。無甚於骨肉相殘。衣食之窮。莫急於盜賊。今犯法者衆。豈刑罰不足以止姦。而教化未能導其所善歟。願詔刑部類天下所斷大辟。歲上朝廷。以助觀省。從之。

孝宗時。臣僚上言。比年中外之獄。鬧於狀外求罪。推尋愆咎。鞫勘平生。旁及他人。干連禁繫。乞申明法令。自今獄事。無得于狀外求罪。如有違戾。重寘於法。(以上斷獄)

○議當原之辟

周禮。小司寇以五刑聽萬民之獄訟。凡命夫命婦不躬

坐。(使其屬若子弟代之)獄訟。(貴貴之義)凡王之同族有罪不卽市。(親親之義)以八辟(法也)麗(附也)邦法。附刑罰。一曰議親之辟。二曰議故之辟。三曰議賢之辟。四曰議能之辟。五曰議功之辟。六曰議貴之辟。七曰議勤之辟。八曰議賓(謂所不臣者三恪二代之後)之辟。

臣按先儒謂八者天下之大敎。非天子私親故而撓其法也。人倫之美。莫斯爲大。

司厲。凡有爵者與七十者與未齔(毀齒)者。(男八歲女七歲)皆不爲奴。

掌囚。凡囚者。王之同族拲。(木共其手)有爵者桎。(木共其足)以待弊

罪及刑殺告刑於王（告以今日當行刑也）奉而適朝（爲王欲有所赦）士加明梏（書其姓名及罪於梏後世刑人書其罪狀揭之於其首本此）以適市而刑殺之凡有爵者與王之同族奉而適甸師氏（掌郊野之官不於市朝隱之也）以待刑殺

禮記曲禮曰刑不上大夫

　陳澔曰大夫或有罪以八議定之議所不赦則受刑此云不上大夫者言不制大夫之刑猶不制庶人之禮也

　胡寅曰庶人貧賤不能備禮故不責以行禮大夫尊貴不可加刑故不使之受刑賈誼引投鼠忌器之諭

以警文帝自是漢不加刑於大臣大臣有罪皆自殺

　而王安石反爲之說曰禮不可以庶人爲下而不用刑不可以大夫爲上而不施其意非爲化民成俗而興禮教也直欲殺戮故老以制異己耳豈非邪說害義之大者乎

大戴禮刑不上大夫者古之大夫有坐不廉汙穢者則曰簠簋不飾婬亂男女無別者則曰帷薄不脩罔上不忠者則曰臣節未著罷軟不勝任者則曰下官不職干國之紀則曰行事不請此五者大夫定罪名矣不忍斥然以正呼是故大夫罪在五刑之域者聞有譴發則白冠氂纓盤水加劍造乎闕而自請罪君不使有司執縛牽而加之也其有罪者聞命則北面跪而自裁君不使人捽引而刑殺之也曰子大夫自取之耳吾遇子有禮矣是曰刑不上大夫（此段與賈疏同蓋古有此制賈誼疏之以告文帝也戴德集禮記以爲此篇其弟聖又刪去之止存其首句耳）

春秋左傳曰夫謀而鮮過惠訓不倦叔向有焉猶將十世宥之以勸能者今一不免其身以棄社稷不亦惑歟

（即周禮八辟之議能也）

漢孝惠即位制爵五大夫吏六百石以上及宦皇帝而知名者（謂仕宦而皇帝知其名）有罪當盜（逃也）械者皆頌（音鬆）繫民年

七十以上若不滿十歲有罪當刑者皆免之

　馬廷鸞曰古者刑不上大夫漢之待公卿大夫與士庶無等級皆習秦氣象蕭曹秦吏習見不知改而何亦身自當之惠帝雖差立條式然特以爲恩惠不著法令文帝時絳侯下獄賈生極言以諫然終不能變也

文帝時賈誼上疏曰廉恥節禮以治君子故有賜死而亡戮辱是以黥劓之罪不及大夫以其離主上不遠也夫已在貴寵之位今而有過廢之可也退之可也賜之死可也滅之可也若夫束縛之係緤之輸之司寇編之

徒官司寇小吏詈罵而榜笞之殆非所以令衆庶見也。

臣按是時丞相周勃免就獄人有告謀反者逮繫。恐不知置詞吏稍辱侵之勃以千金與獄吏吏書牘背示勃曰以公主爲證蓋勃子尚公主也卒無事故誼以此諫文帝自是養臣下有節大臣有罪皆自殺不受刑至武帝時稍復入獄自甯成始。

宣帝詔曰父子之親夫婦之道天性也雖有禍亂蒙死而存之誠愛結於心仁厚之至也自今子匿父母妻匿夫孫匿大父母皆勿坐其父母匿子夫匿婦大父母匿孫罪殊死上以請廷尉以聞（律文親屬得相容隱始此）

又詔曰朕念夫耆老之人髮齒墮落血氣既衰亦無逆亂之心今或罹於文法執於囹圄朕甚憐之自今諸年八十非誣告殺傷人他皆勿坐。

臣按周禮八議皆國之勳戚貴任而老者不與焉夫年之貴於天下久矣虞夏商周未有遺年齒者禮以貴貴尊賢敬老三者並言周官有議貴議賢之辟而無議老所謂老耄之赦僅見於三刺而與幼弱蠢愚並稱蓋憐之耳非尊之也宣帝此詔可以補周官之闕。

武帝時二千石有罪先請宣帝時又詔六百石位大夫有罪先請（後世人臣有罪先請然後逮治始此）

成帝時梁王立相禹奏立怨望有司案驗因發其與姑姦事谷永上書曰臣聞禮天子外屏不欲見外也是以帝王之意不窺人閨門之私春秋爲親者諱今梁王年少病狂始以惡言案驗既無事實而發閨門之私非本章所指獨以偏辭成辠斷獄以內亂之惡宣揚於天下非所以爲公族隱諱昭聖德之風化也萌芽之時加恩勿治上也既已案驗舉憲宜及王辭不服詔廷尉選上德通理之吏吏審考淸問著不然之效定失誤之法而反命於下吏以廣公族附疏之德爲宗室刷汙亂之恥

甚得治親之誼天子由是寢不治。

臣按三代盛時其於公族教之有法養之有道不幸而有敗倫悖德之事於其萌芽豫遏絕之俾不至於彰布非眞得罪於宗廟社稷不輕致於理也。

哀帝時丞相王嘉下獄少府猛等十人上言聖王之於大臣在輿爲下御坐爲起疾病視之無數死則臨弔之廢宗廟之祭進之以禮退之以義誅之以行按嘉等罪惡雖著大臣括髮關械裸躬就笞非所以重國褒宗廟也

臣按王嘉之罪徙以薦廷尉梁祖及封還益董賢

戶事撓哀帝意故召詣尚書責問而猛等上此言所謂嘉罪名應法蓋巽與之言欲救之而姑爲是辭耳非謂嘉實有罪也其言聖王重大臣之禮可見古者之於大臣甚敬重之如此後世有愧於古多矣非獨上之人不之重而下之人亦不知所以自重也

唐制五品以上罪論死乘車就刑大理正涖之或賜死於家疾病職事散官三品以上婦女子孫入侍

太宗詔三品以上犯公罪流私罪徒皆不追身時引囚至岐州刺史鄭善果上曰善果雖有罪官品不卑豈可

與諸囚爲伍詔自今三品以上犯罪不須引過聽於朝堂俟進止

胡寅曰三品以上貴近之臣太宗不使與諸囚同引得待臣以耻之道然貴近之臣反不見引設有誣陷寃抑欲面訴於君無由自進其所失又多矣太宗不欲使三品以上與諸囚同引別引可也

太宗自臨治兵以部陳不整命大將軍張士貴杖中郎將等怒其杖輕下士貴吏魏徵諫曰將軍之職爲國爪牙使之執杖已非治法况以杖輕下吏乎上亟釋之

明皇時御史大夫宋璟坐監朝堂杖人輕貶睦州刺史盧懷慎表言璟明時重器所坐者小望垂矜錄上深納之

○順天時之令

禮記月令仲春之月命有司省囹（牢也）圄（止也）去桎（在足）梏（在手）毋肆（陳尸）掠（捶治）止獄訟（周曰圜土殷曰羑里夏曰鈞臺囹圄秦獄名）

孟夏之月斷薄刑（結斷不使久繫）決小罪（決遣不使收繫）出輕繫（縱出不使復繫）

仲夏之月挺（拔出）重囚益其食（恐炎蒸致殞故拔於清涼之地加以飲食待秋後處決）

孟秋之月命有司脩法制繕囹圄具桎梏禁止姦慎罪

邪務搏（戮也）執（拘也）命理（治獄之官）瞻傷（損皮膚）察創（同瘡）視折（損筋骨）審斷（骨肉皆絕）決獄訟必端平戮有罪嚴斷刑天地始肅不可以贏

吳澂曰命有司至務搏執順天之義也命理至端平愛人之仁也又總結之曰戮有罪嚴斷刑蓋雖命有司以搏執然所戮者有罪之人未嘗及無辜也則義之中有仁焉雖命理官以端平然苟或當刑斷之必嚴未嘗故失出也則仁之中有義焉天地之氣始嚴急故順天者亦不可寬緩也贏則有寬緩之意

仲秋之月乃命有司申嚴百刑斬殺必當毋或枉撓枉

撓不當反受其殃在上不直曰枉在下不伸曰撓

臣按月令雖作於呂不韋然皆述先王舊典也不韋當秦世慘刻述先王仁義之典雖不見用幸載呂覽而漢戴氏始編於禮記中與五經並行後世人主按時布之以爲常憲是亦施仁政之一助其無以人而廢書也

季秋之月乃趣促獄刑毋留有罪

孟冬之月是察是正而省察之阿黨則罪無有掩蔽

隋文帝乘怒欲六月殺人大理少卿趙綽固爭曰季夏之月天地成長庶類不可以此時誅殺帝曰六月豈無

雷霆我則天而行何不可之有

臣按文帝以陰謀得天下性尤猜忌欲殺人以立威殺御史以元日不劾武官衣劍之不齊者諫臣諫并殺之至長史考校不平將作寺丞以課麥麪遲晩武庫令以署庭荒蕪察而知之並親臨斬決嗚呼天子不能奉天道以養民反假天之威以害之天道有知其肯容耶

唐制京師之囚刑部月一奏御史巡行之每歲立春至秋分及大祭祀致齊朔望上下弦二十四氣雨及夜未明假日斷屠月皆停死刑諸獄之長官五日一慮囚夏置漿飲月一沐之疾病給醫藥重者釋械其家一人入侍刑部歲以正月遣使巡覆所至閲獄囚杻校糧餉治不如法者

宋太祖以五月暑氣方盛深念縲繫之苦下詔令長吏督掌獄椽五日一檢視灑掃獄戶洗滌杻械貧不能自存者給飲食病者給醫藥輕繫小罪卽時決遣歲以爲常

太宗令諸州十日一具囚帳及所犯罪名禁繫日數以聞刑部專意糾察

臣按宋太宗閲諸州所奏囚簿有禁繫至三百人

者乃下詔申嚴淹獄之戒令今後囚畱寄禁取保在外并邸店養疾人等並準禁囚例件析以聞其鞫獄違限及可斷不斷事小而禁繫者有司奏駁之噫太宗以萬乘之君處崇高富貴之位於凡諸州所奏囚簿亦閲及之不惟寓諸目且動於心既動於心卽形於言而有申嚴淹獄之戒且命所司件析其事目以聞人主盡心獄事均能如此當世之民豈有無罪而就死地者哉

○謹詳讞之議

書舜典眚災肆赦小則恕之大則宥之怙終賊刑怙恃姦詐以此自終小者刑之

大者殺之

大禹謨宥過無大刑故無小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

臣按舜典二言禹謨六言千古讞疑獄者之權度皐陶蓋探大舜之心而代爲之辭也夫子刪書存之萬世之下人賴以全其生者多矣誰謂皐陶無後哉

君陳王曰辟以止辟乃辟狃于姦宄敗常亂俗三細不宥

蔡沈曰狃于姦宄毀敗典常壞亂風俗三者雖小罪

亦不可宥以其所關者大

臣按聖人之制爲刑辟非故用此以張其威罔其民也使人知所避而不犯則無犯刑辟者矣此辟以止辟也詳讞之際人之眞有所犯者則必決然而不宥其罪雖小不可不懲不懲則必有倣而爲者於其後矣吁懲之於細則大者不作戒之於先則後者不繼懲一人以懼千萬人戒一事以過千萬事聖人之慮遠矣聖人之心仁矣彼以姑息爲仁者眞不仁者也

呂刑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

蔡沈曰事在上刑而情適輕則服下刑事在下刑而情適重則服上刑

臣按穆王訓刑此二句遠宗虞廷之典近法武王之誥非無徵之言也先儒以爲罪莫大乎殺人然所殺奴婢也非適輕乎罪莫輕於詬詈然所詈父祖也非適重乎

周禮司刺掌三刺三宥三赦之法以贊司寇聽獄訟一刺曰訊問也羣臣再刺曰訊羣吏三刺曰訊萬民一宥曰不識再宥曰過失三宥曰遺忘一赦曰幼弱再赦曰老旄同耄三赦曰惷愚以此三法者求民情斷民中而施上

服下服之罪然後刑殺

臣按三刺之訊羣臣羣吏萬民卽孟子左右諸大夫國人皆曰可殺然後殺之之意而猶原之以三宥三者皆無猶審之以三赦以此三法參酌民情而求其實斷制罪獄而折其中情重者服上刑情輕者服下刑則刑與不刑殺與不殺皆合乎中道矣

梁人有取後妻後妻殺夫其子又殺之孔季彥過梁梁相曰此子當以大逆論禮繼母如母是殺母也季彥曰昔文姜殺魯桓春秋去其姜氏傳曰絕不爲親禮也絕

不爲親卽凡人爾且夫手殺重於知情知情猶不得爲親則此下手之時母名絕矣方之古義是子宜以非司寇而擅殺當之不得以殺母而論爲逆也梁相從其言

臣按此與漢武帝爲太子時所論訪年殺繼母之獄同季彥謂非司寇而擅殺極是後世有獄如此宜以爲準

漢景帝詔諸獄疑若雖文致於法而於人心不厭者（服也）輒讞之又詔曰獄重事也人有智愚官有上下獄疑者讞有司有司所不能決移廷尉有今讞而後不當讞者不爲失欲令治獄者務先寬

武帝時兒寬爲廷尉史以古法義決疑獄張湯甚重之時上方向文學湯決大獄欲傅古義乃請博士弟子治尚書春秋補廷尉湯雖文深意忌不專平然得此聲譽而深刻吏爲爪牙用者依於文學之士

章帝時有兄弟共殺人者帝以兄不訓弟故報（論也）兄重而減弟死中常侍孫章宣詔言兩報重尚書奏章矯制罪當腰斬帝問郭躬躬曰法令有故誤章傳令之繆爲誤於文當罰金帝曰章與囚同縣疑其故也躬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不逆詐且王法天刑不可以委曲生意帝善之

魏夷毋邱儉族儉孫女適劉氏當死以孕繫廷尉司隸主簿程咸議曰女適人者若已產育則成他家之母男不遇罪於他族而女獨嬰戮於二門非所以哀矜女弱均法制之大分也臣以爲在室之女可從父母之刑既醮之婦則從夫家之戮朝廷從之著於律令

唐制天下疑獄讞大理寺不能決尚書省衆議之錄可爲法者送秘書奏報

貞觀中大理卿胡演進月囚帳太宗曰其間有可矜者豈宜以一律斷因詔凡大辟罪令尚書九卿讞之（重人命也）太宗嘗因錄囚見同州人房強以弟謀反當從坐謂侍

臣曰反逆有二興師動衆一也惡言犯法二也輕重固異而均謂之反連坐皆死豈定法耶

臣按後世斷反逆獄者宜以爲準

太宗欲止姦遣人以財物試賂之有司門令史受絹一疋上怒將殺之裴矩諫曰此人受賂誠合重誅但陛下以物試之卽行極法所謂陷人於死非道德齊禮之義上納之

臣按太宗餌人以物而坐以贓罪非人君以誠待人之道然裴矩諫之而卽納其言其亦異諸偏執不回者歟

太宗以爲古者斷獄必訊於三槐九棘之下今三公九卿卽其職也乃詔死罪中書門下五品以上及尙書平議之

臣按今制令文武大臣議死囚與此同

柳宗元爲柳州刺史州民莫誠救兄以竹刺其人右臂經十二日身死準律以他物毆傷在辜內死者依殺人論宗元上狀觀察府謂莫誠赴急而動事出一時解難爲心豈思他物救兄有急難之義中臂非必死之瘡不幸致殂揣非本意按文固當恭守撫事似可哀矜律宜無赦使司明至當之心情或未安守吏切惟輕之願

臣按部民犯法情有可矜爲守令者不爲之伸理則非所以爲父母矣宗元上狀帥府請輕莫誠之罪亦刺史職分之所當爲也

穆宗時羽林官騎康憲男買得年十四以其父被力人角觝有力張泣所拉氣將絕持木錘擊其首見血死有司當以死刑刑部員外郎孫革奏買得救父難非暴擊王制稱五刑之理必原父子之親春秋之義原心定罪今買得幼孝宜在哀矜敕旨買得童年能知子道雖殺人當死而爲父可哀若從沈命之科恐失原情之義宜減死罪一等處分論罪者必原情原情二字實古今讞獄之要道

敬宗時有姑鞭婦至死者奏請償死柳公綽議尊毆卑非鬭也且其子在以妻而戮其母非敎也遂減死論

臣按刑以弼敎論罪者必當以敎爲主

宋仁宗詔曰朕念生齒之蕃抵冒者衆法有高下情有輕重有司巧避微文一切致之重辟豈稱朕好生之志哉其令天下死罪情理可矜及刑名疑慮者具案以聞有司勿得舉駁其後雖法不應奏吏當坐罪者審刑院貼奏率以恩釋爲例名曰貼放吏始無所牽制讞者多得減死

臣按法官明知其人不應死而所犯者死刑遂加以死何也拘於文而恐爲有司舉駁故也此詔可爲後世法

神宗時登州有婦阿云母服中嫁韋氏惡其夫陋謀殺不死按問欲舉自首審刑院大理寺論死用違律爲婚奏裁敕貸其死知登州許遵奏引律因犯殺傷而自首得免所因之罪仍從故殺傷法以謀爲所因當用按問欲舉條減二等刑部定如審刑大理遵不服請下兩制議詔翰林學士司馬光王安石同議二人議不同遂各爲奏光議是刑部安石議是遵詔從安石所議而御史中丞滕甫請再議詔送翰林學士呂公著知制誥錢公

輔重定公著等議如安石詔曰可法官齊恢等皆以公著所議爲不當又詔安石與法官集議恢等益堅其說明年詔今後謀殺人自首并奏聽敕裁判刑部劉述奏詔書未盡封還中書王安石時爲參知政事又奏與唐介等數爭議帝前卒從安石議劉述等又請中書樞密院合議中丞呂誨御史劉琦皆請如述奏下之二府文彥博以爲殺傷者欲殺而傷也即已殺者不可首呂公弼以爲殺傷於律不可首請自今已殺傷依律其從而加功自首即奏裁

司馬光曰執條據例者有司之職也原情制獄者君

相之事也分爭辨訟非禮不決禮之所去刑之所取也阿云之事以禮觀之豈難決之獄哉彼謀殺爲一事爲二事謀爲所因不爲所因此苛察繳繞之論乃文法俗吏之事豈明君賢相所當留意耶今議論歲餘而後成法終爲棄百代之常典悖三綱之大義使良善無告姦兇得志豈徇其枝葉而忘其本根耶

臣按宋朝制刑有律有敕阿云之獄既經大理審刑刑部又經翰林中書樞密法官議論紛紜迄無定說推原所自皆是推律敕之文謀與殺爲一事爲二事有所因無所因而已國家刑書當有一定之制立文之初確不可移然後著於簡牘使用者如持衡量不可因人上下斯爲得矣然則阿云之獄何以處之曰司馬氏固云分爭辨訟非禮不決臣請決之以禮夫夫婦三綱之一天倫之大者阿云既嫁於韋則韋乃阿云之天也天可背乎使韋有惡逆之罪尚當容隱今以其貌之醜陋而欲謀殺之其得罪於天而悖於禮也甚矣諸人之論未有及此者司馬氏始是刑部其後有棄常典悖三綱之說然隱而未彰也臣故推衍其義以斷斯獄

元豐中宣州民葉元以同居兄亂其妻而殺之又殺兄

子而強其父與嫂約契不訟於官鄰里發其事州爲上請審刑院奏貸其死上曰罪人已死姦亂之事特出葉元之口不足定罪且以妻子之愛既殺其兄仍戕其姪又罔其父背逆天理傷害人倫宜以毆兄致死律論

哲宗時刑部言祖宗以來重失入之罪所以恤刑紹聖之法以失出三人比失入一人是一歲之中偶失出罪死三人即抵重譴夫失出臣子之小過好生聖人之大德請罷理官失出之責使有司讞議之間務令忠恕從之

臣按宋朝重失入之罪而不罪失出者即書與其

殺不辜寧失不經之意。後世失入者坐以公罪。而失出者往往問以爲贓。是以刑官寧失入而不敢失出。蓋一犯贓罪則終身除名。犯公罪者可以湔除而無後患也。

高宗時。右正言凌哲上言。漢高祖入關約法三章。殺人者居首。司馬光有言。殺人者不死。雖堯舜不能致治。竊見諸路州軍勘到大辟雖刑法相當者。類以爲可憫奏裁。無他。居官者無失入坐罪之虞。爲吏者有放意鬻獄之事。貸死愈衆。殺人愈多。非辟以止辟之道也。請今後大辟情犯委實疑慮。方得具奏。若將別無疑慮情非可

憫奏案。減貸以破正條。許臺官彈劾嚴寘憲典。上覽奏曰。但恐諸路滅裂。實有疑慮情理可憫之人。一例不奏。有失欽恤之意。(仁者之言)

孝宗時。臣僚言民命莫重於大辟。方鍛鍊時。何可盡察。獨至聚錄之際。官吏集於一堂。死生分於頃刻。而獄吏憚於平反。摘紙疾讀。離絕其文。嘈囋其語。造次而畢。呼囚書字。茫然引去。指日聽刑。人命所干。輕忽若此。臣請於聚錄時。委長吏點無干礙吏人。先附囚口占實狀。一通覆視獄案。果無差殊。依句宣讀。務要詳明。令囚通曉。庶幾冤枉者獲伸。

○伸寃抑之情

周禮。大司寇以肺石(赤石)達窮民。(窮而無告)凡遠近惸(無兄弟)獨(無子孫)老幼之欲有復(猶報也)於上而其長弗達者。立於肺石(使人人得而見也)三日。士聽其辭。以告於上。而罪其長。

朝士。掌外朝之法。左嘉石(文石)。平罷民焉。(平罷急之民使自強於善)右肺石。達窮民焉。(達窮困之民使之伸其情)

太僕。建路鼓於大寢之門外。而掌其政。以待達窮者與遽(傳也)令。聞鼓聲則速逆御僕與御庶子。(寃抑者擊鼓使人人得而聞也)

臣按。肺石設於外朝。大司寇掌之。而聽之者朝士也。朝士見有立肺石者。則以達司寇。司寇以復諸

王。路鼓在寢門之外。太僕主之。而守之者御僕也。御僕聞有擊鼓聲者。則以達太僕。太僕以聞諸王。

漢明帝時。窮治楚王英謀逆獄。繫獄者數千人。其人多引列侯。皆所未嘗相見者。侍御史寒朗上書曰。其人自知不道。故多有虛引冀以自明。又曰。在事者咸共言妖惡大故。臣子同疾。今出之不如入之。可無後責。是以考一連十。考十連百。公卿口雖不言。而仰屋竊嘆。皆知其寃。無敢爲陛下言者。帝意解。後二日。車駕自幸洛陽獄。錄囚徒。理出千餘人。

唐高宗時。唐臨爲大理卿。帝常錄繫囚。前卿所處者多

號呼稱寃臨所處者獨無言帝問其故曰唐鄭所處本自無寃高宗嘆息良久曰治獄者不當如是耶

武后時告密者誘人奴告主以求功賞竇德妃父孝諶妻龐有奴妄爲妖異恐之請夜祠禱解奴因發其事監察御史薛季昶誣奏以爲德妃同祝詛龐氏當斬其子希瑊詣侍御史徐有功訟寃有功上奏論之以爲無罪季昶奏有功阿黨惡逆付法司處有功罪當絞有功嘆曰豈我獨死諸人皆不死耶太后召有功曰卿比按獄失出何多對曰失出人臣之小過好生聖人之大德由是龐氏得減死

臣按有功謂失出人臣之小過好生聖人之大德可爲人主斷刑之鑑又曰豈我獨死諸人皆不死可爲人臣陷人之戒

○愼眚災之赦

易解大象曰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雷者天之威雨者天之澤威中有澤刑獄之有赦宥也）

書舜典曰眚災肆赦（此法外意也後世言赦始此）

臣按舜所謂赦者蓋罪或出於過誤或出於不幸雖流宥金贖亦不可也故直赦之蓋就一人一事而言非若後世一切罪人不問其過誤故犯悉除之也

呂刑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其審克之

周禮司刺一宥曰不識再宥曰過失三宥曰遺忘一赦曰幼弱再赦曰老旄三赦曰惷愚

臣按程子謂赦則釋之宥惟寛之而已蓋就所犯之人而原其情以赦之宥之也其與後世所頒之赦異矣

春秋莊公二十二年春王正月肆大眚（譏失刑也後世大赦天下始此）

胡安國曰肆眚者蕩滌瑕垢之稱也舜典曰眚災肆赦易於解卦曰君子以赦過宥罪呂刑曰五刑之疑

有赦五罰之疑有赦周官司刺掌赦宥之法未聞肆大眚也大眚皆肆則廢天討虧國典縱有罪虐無辜惡人幸以免矣後世有姑息爲政數行恩宥惠姦軌賊良民而其弊益滋故諸葛孔明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其爲政於蜀軍旅數興而赦不妄下斯得春秋之旨矣

管仲曰文有三情武無一赦赦者先易而後難久而不勝其禍法者先難而後易久而不勝其福故惠者人之仇讎也法者人之父母也盜賊不勝則良人危法禁不立則姦邪煩故赦者奔馬之委轡也

馬端臨曰。觀管仲所言及史記所載陶朱公救子之
事則知春秋戰國之時已有大赦之法矣。
秦二世初卽位大赦天下
漢元帝在位十五年凡十赦匡衡上疏曰臣竊見大赦
之後姦邪不爲衰止今日大赦明日犯法相隨入獄此
導之未得其務也蓋保民者陳之以德義示之以好惡
觀其失而利其宜故動之而和綏之而安今天下俗貪
財賤義好聲色上侈靡廉耻之節薄淫僻之意縱綱紀
失序疏者踰內親戚之恩薄昏姻之黨隆苟合徼倖以
身設利不改其原雖歲赦之。刑猶難使錯而不用也

臣按漢初承秦苛法赦之以與民更始也嗣後未
有過三年而不赦者數赦如此何其爲良民計也
恒不足而爲姦民地也恒有餘哉
光武時吳漢武將病篤車駕親臨問所欲言對曰臣愚無
所知識惟願陛下愼無赦而已
章帝時以祀明堂大赦天下而文不及亡命未發覺者
郭躬奏曰聖恩所以減死使戍邊者重人命也今死罪
亡命毋慮萬人赦後捕之詔令不及伏惟死罪以下並
蒙更生而亡命者獨不沾澤臣以爲赦前犯罪繫在赦
後者可皆勿笞詣金城以全人命有益於邊帝善之卽
下詔赦焉
臣按自古起亂多犯罪亡命之徒朝廷一持以法
彼固無辭苟施恩而彼獨不與能無觖望郭躬可
謂遠慮矣
王符曰賊良民者莫大於數赦贖赦贖數則惡人昌而
善人傷矣令惡人高會而誇咤老盜服臟而過門孝子
見讎而不得討失主覩物而不能追痛莫甚焉古者惟
始受命之君承大亂之極寇賊姦軌難爲法禁不得不
有一赦與之更新非以養姦活罪放縱大賊也夫民性
之惡如豺狼雖得放宥之澤終無改悔之心旦脫重梏
夕還囹圄矣

荀悅曰赦者權時之宜非常典也漢承暴秦之後比屋
可刑故設三章之法大赦之蕩滌穢流與民更始後世
承業襲而不革失時宜矣惠文之世無赦若孝景時七
國皆亂姦詐朋興武帝末年賦役繁興羣盜並起加以
巫蠱之禍天下紛然。及於光武撥亂之後如此之比宜
爲赦矣。
臣按當承平之世赦不可有有則奸宄得志而良
民不安當危疑之時赦不可無無則反側不安而
禍亂不解

漢丞相諸葛亮爲相十四年纔兩赦時有言公太惜赦者亮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故匡衡吳漢不願爲赦先帝亦言周旋陳元方鄭康成閒每見啓告治亂之道悉矣而曾不語赦也若劉景升父子歲歲赦宥何益於治

胡寅曰赦無益於治道前賢言之多矣而終不能革至按以常典而行之於其閒有吉慶克捷祥瑞祈禱之事則又頒焉不信二帝三王之法而循後世之制是何也始受命則赦改年號則赦獲珍禽奇獸則赦河水清則赦刻章璽則赦立皇后則赦建太子則赦

生皇孫則赦平叛亂則赦開境土則赦遇災異則赦有疾病郊祀天地則赦行大典禮則赦或三年一赦或比歲一赦或一歲再赦三赦赦令之下也有罪者除之有負者蠲之有滯者通之或得以蔭補子孫或得以封爵祖考如是而已耳明哲之君赦希而實昏亂之世赦數而文希者尚按故事而不盡去也數者意在邀福而歸諸己也實者有罪必除有負必蠲文者雖有是言而人不被其澤

唐太宗嘗謂侍臣曰古言赦者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一歲再赦善人喑啞昔文王作罰刑茲無赦小仁者大仁之賊故我有天下以來不甚放赦

五代晉天福中張允進駮赦論曰以水旱而宥過放囚冀感天心以救災非也假有二人訟遇赦則有罪者幸免無罪者銜冤冤氣升聞乃所以致災非弭災也天道福善禍淫若以赦惡而免災是天助惡人也

宋代三歲遇郊則赦景祐中言者以爲三王歲祀圜丘未嘗輒赦自唐兵興以後事天之禮不常行因有大赦以蕩亂獄且有罪而宥之未必自新被害而抑之未必無怨不能自新將復爲惡不能無怨將悔爲善政教之大患也願罷三歲一赦使良民懷惠凶人知禁或謂未

可盡廢即請命有司前郊三日理罪人有過誤者引而赦之

臣按曠蕩之恩如雷雨之施不時而作使人莫可測知可也宋爲常制而有定時則人可揣摩以需其期非獨刑法不足以致人懼而赦令亦不足以致人感也

仁宗時學士張方平言中外官多發人積年罪狀數按人赦前事及奏劾事輒請不以赦原減快一時之小忿失天下之大信御史呂誨亦以爲言乃下詔自今有上章告人罪及言赦前事者訊之

元西僧歲作佛事。或恣意縱囚以售其姦宄。俾善良者喑啞而飲恨。

○明復讎之義

周禮調人掌司萬民之難（相爲仇讎）而諧和之。凡過（無本意）而殺傷人者。以民成（平也猶老人處斷之類）之。鳥獸亦如之。凡和難。父之讎辟諸海外。兄弟之讎辟諸千里之外。從父兄弟之讎不同國。君之讎眡（同視）父。師長之讎眡兄弟。主友之讎眡從父兄弟。弗辟則與之瑞節而以執之。凡殺人有反殺者。使邦國交讎之。凡殺人而義者。不同國令勿讎。讎之則死。凡有鬬怒者成之。不可成者則書之。先動者誅之。

吳澂曰。爲親復讎者。人之私情。蔽囚致刑者。君之公法。使天下無公法則已。如有公法。則私情不可得而行矣。夫司徒掌教。教民以六德之和。又教之以六行之睦。如不從教則不睦之刑。從而加焉。在所不赦也。而其官屬乃掌萬民之難。使之相避。是使天下人得以肆其私情。而人君公法不可行於世。與大司徒之教相反。如必從人之私情。則父讎不與共戴天。辟諸海外亦未爲得。又曰。凡殺人有反殺者。使邦國交讎之。殺人而義者。不同國令勿讎。讎之則死。是殆使天下以力相陵。交相屠戮。往來報復。無有已時。聖王令典決不若此之謬。

臣按調人和難。蓋謂過而殺傷人者也。而孝子弟弟。忠臣義士。於其父兄師主之死。心有不忘。故立官以和之。

禮記曲禮曰。父之讎弗與共戴天。兄弟之讎不反兵。交遊之讎不同國。

呂大鈞曰。殺之而義則無罪。故令勿讎。調人之職是也。殺而不義則殺者當死。告於有司殺之。士師之職是也。二者皆無事乎復讎。然復讎之文見於經傳。考其所以。必其人勢盛緩則不能執。故遇則殺之。不暇告有司也。

馬晞孟曰。先王以恩論情。以情合義。是故父也。兄弟也。交游也。其爲讎則一。而所以報之者不同。聖人不能使世之無讎。亦不能使之釋讎而不報。惟稱其情義而已矣。若夫公羊論九世之讎。則失於太過。而所報非所敵矣。漢之時。孝子見讎而不敢復。則失於太嚴。而孝弟之情無所伸矣。

游桂曰。自秦以來。私讎不許報復。下之私相殘死而無告者。不知其幾何。子報父讎。有司常不知所處。至

唐而陳子昂韓愈柳宗元之議起陳議報父讎者誅之而旌其閭柳闢其說而究無定論韓之言曰子報仇以其獄上尚書省使百官集議聞奏此說粗爲得之然亦不能明先王復讎之義蓋三代時皇極立而公法行治不一出於法而私義得以參乎其間今欲依古許人復讎則爲有司者道法交有所不備不許復讎則傷孝子順弟賢人義士之心

顧元常曰治平盛世綱紀井然安有私相報讎之事然或父母出於道忽被寇盜刦殺其子在旁必鬬而與之俱死即不在旁而深痛追思亦必欲尋殺之以

雪恨故不與共戴天也但讎亦有輕重如父母因事被人擠陷爲子者亦當平心自反不可專以報復爲心或被人挾王命以矯殺雖人子之至恨然城狐社鼠不可動搖又當飲恨而不容以必報爲心也凡此之類皆宜隨事斟酌倘不顧事之曲直勢之可否各挾復讎之義以相搆害則是刑戮之民大亂之道也春秋公羊傳曰父不受誅(謂罪不當誅也)子復讎可也父受誅子復讎推刃之道也復讎不除害(讎其身而已不得疑其子將害己而并殺之)

臣按公羊因論伍子胥報讎而言蓋謂爭殺報復之事非王法也人君誅其臣民無報復之理若有司服法以致人於死則當赴愬於君以正其罪亦不當私自報之

唐武后時下邽人徐元慶父爽爲縣尉趙師韞所殺元慶手殺之自囚詣官后欲赦死陳子昂上疏曰枕戈讎敵人子義也誅罪禁亂王政綱也無義不可訓人亂綱不可明法元慶報父讎束身歸罪雖古烈士何以加然殺人者死畫一之制法不可貳元慶宜伏辜而旌其閭墓請編之令

柳宗元曰禮以防亂刑亦以防亂也旌與誅莫得而

並焉誅其可旌茲謂濫旌其可誅茲謂僭蓋聖人之制窮理以定賞罰本情以正褒貶統於一而已矣若元慶之父不陷於公罪師韞之誅獨以其私怨元慶能以戴天爲大恥枕戈爲得禮是守禮而行義也又何誅焉或元慶之父不免於罪師韞之誅不愆於法是非死於吏也死於法也法其可讎乎讎天子之法而戕奉法之吏是悖驁而凌上也執而誅之所以正邦典而又何旌焉

元宗時嶲州都督張審素人有告其罪者詔監察御史楊汪按之告者復告審素與總管董元禮謀反元禮以

兵圍汪脇使雪審素罪。既而吏共斬元禮。汪得出。遂當審素實反斬之。沒其家。審素子瑝琇俱幼坐流嶺表。尋逃歸手殺汪於都城。繫表於斧言父寃。張九齡等皆稱其孝烈宜貸死。裴耀卿李林甫等陳不可。帝亦謂然。乃下敕曰。國家設法。期於止殺。展轉相讐。何有限極。咎繇作士法在必行。曾參殺人。亦不可恕。宜付河南府杖殺。士民皆憐之。

胡寅曰。復讐因人之至情以立臣子之大義也。張審素未嘗反。爲人妄言。楊汪往按遂以反聞。審素坐斬。此汪之罪也。瑝與琇忿其父死之寃亡命報之。失在

不訟於司寇耳。其志亦可矜矣。九齡欲宥非爲此乎。設法之意。固欲止殺。然子志不伸。豈所以爲教。且曰曾參殺人。亦不可恕。是有見於殺人者死。而無見於復讐之義也。但以非司寇而擅殺。當之免死而流放之可耳。若再殺之。是楊氏以一人而當張氏三人之命。不亦頗乎。

臣按復讐之義。所以使人知殺人者必報而不敢相戕害。非但畏公法亦畏私義。非但念天理亦念人情也。然而王法雖公。刑官雖明。而無愬告者則其寃不能上達。此聖人制其法於禮。使凡有父母

兄弟之讐則必赴愬於官。官不爲之報。或其勢遠力弱。一時不能達諸公。奮其義而報之。則亦公義之所許也。禮所謂不共戴天。不反兵。不同國。蓋謂必殺之以報所仇。不但已也。解禮者乃專以爲私報所仇。狹矣。禮蓋兼公私言也。不能報以公。必報以私。斷斷乎其必然。此先王立禮之意也。自秦漢以來。此義不明。一切以法律持世。惟知上之有法。不知下之有義。所謂復讐之義。世不復講。至於有唐。陳子昂韓愈柳宗元因適有報復父讐者而各言所見。要之皆是也。而未盡焉。謹按周官。凡報讐

者書於士。殺之無罪。所謂報讐者。非謂爲人子若弟親手剸刃於所仇之人。凡其其不當死之故與所殺之由達於官者。皆是欲報其讐也。既書其情以告於官。其所仇者或隱蔽。或逋逃。或負固而報仇之人能殺之以抒其忿。乃無罪焉。蓋無罪者固不許枉殺。有罪者亦不容擅殺。所以明天討而安人生也。苟殺人者轉相報復。焉用國法爲哉。孟子曰。爲士師則可以殺之。明不爲士師則不可殺人也。朝廷當明爲之法曰。凡父兄親屬爲人所殺者除誤殺戲殺過失殺外。若故殺及非理致死者親

屬赴官告愬如無親屬其隣里交遊皆許之府縣有礙赴藩臬藩臬有礙赴闕庭不在越訴之限若官司徇私畏勢遷延歲月而後奮氣殺之所在上聞敕官鞫審若被殺者委有冤狀而所司不爲拘逮即根究經由官司坐以贓罪除名而報仇者不與焉若所司方行拘逮或有他故以致遷延即坐殺者以擅殺有罪者之罪亦不致死若不告官不出是日而報殺者官司鞫審殺當其罪者不坐若出是日之外不告官而擅殺者即坐親屬隣保以知情故縱之罪其報復之人所殺之讎果係可殺

則讞以情有可矜坐其罪而免其死若官吏假王法以制人於死律有常條不許私自報復必須明白赴愬屢愬不伸而殺之者則以上聞委大臣鞫審如果被殺者有冤而所司不爲伸理則免報仇者死而流放之如胡氏之所以處張瑝琇者而重坐經由官司之罪若被殺之人不能無罪但不致於死則又隨事情而權其輕重焉如此則於經於律兩無違悖人知讎之必報而不敢相殺知法之有禁而不敢專殺矣

憲宗時富平人梁悅父爲秦果所殺悅殺讎詣縣請罪詔曰在禮父讎不同天而法殺人必死禮法王教大端也二說異焉下尚書省議

韓愈曰子復父讎見於春秋禮記周官及諸子史未有非而罪之者也最宜詳於律而律無其條非闕文也其意將使法吏一斷於法而經術之士得引經而議也周官曰殺人而義者令勿讎讎之則死義宜也明殺人而不得其宜者子得復讎也此百姓之相讎者也公羊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不受誅者罪不當誅也誅者上施於下之辭非百姓之相殺者也又周官曰報讎者書於士殺之無罪必先言於官則

無罪也臣以爲復讎之名雖同其事各異或百姓相讎如周官所稱可議於今者或爲官所誅如公羊所稱不可行於今者又周官所稱復讎先告於士則無罪者若孤稚羸弱抱微志而伺敵人之便恐不能自言於官未可以爲斷於今也然則殺與赦不可一例宜定其制曰凡復讎者具其事申尚書省集議奏聞酌其宜而處之則經律無失其指也

宋高宗紹興末盜發王公哀母塚有司釋之公哀手殺盜事聞兄佐爲吏部員外郎乞納官以贖公哀之罪不許詔公哀降一官依舊供職當職官皆抵罪

臣按所殺者發塚應死之盜所報者不共戴天之仇朝廷坐有司之罪是也而降公哀一官豈所以爲訓乎

○簡典獄之官

書舜典帝曰皐陶蠻夷猾（亂也）夏寇賊姦（在外）宄（在內）汝作士（理官）

臣按此萬世命臣掌刑之始

立政周公若曰太史司寇蘇（國名）公式敬爾由獄以長我王國茲式有慎以列用中罰（周公以蘇公敬獄之事告太史使并書以爲後世司獄之式）

臣按蘇公一獄官也敬其獄而無冤可矣周公乃謂能長我王國令太史書之使後世司獄者能敬慎以治獄則所行無非仁能重民命則足以延國命矣

周官司寇掌邦禁詰姦慝刑暴亂（不曰刑而曰禁禁於未然也）

臣按司寇六卿之一在虞廷謂之士師在周謂之司寇在漢謂之廷尉唐宋以來刑部尚書侍郎是也

君陳王曰殷民在辟予曰辟爾惟勿辟予曰宥爾惟勿宥惟厥中（不徇君以生殺惟審其輕重之中也此成王告君陳即周公告成王罔兼庶獄及不謀于庶獄之意）

呂刑王曰典獄非訖（盡也）于威（不爲威屈）惟訖于富（不爲利誘）敬（不敢忽）忌（不敢肆）罔有擇言在身（無不可對人之言）惟克天德自作元命（大公至正天德在我則大命自我立矣）配享在下

非佞折獄惟良折獄

林之奇曰佞人禦人以口給如周亞夫詣廷尉責問曰君侯欲反何也答曰臣所買器乃葬器也何謂反乎吏曰君縱不反地上即反地下矣所謂佞折獄也

王曰嗚呼敬之哉官（典獄之官）伯（諸侯）族（同族）姓（異姓）朕言多懼（言且多懼況用之乎）朕敬于（畏之至也）刑有德惟刑（厚之至也）今天相民作配在下（天以刑相治斯民汝實任責作配在下可也）

臣按人君知獄官可以配天則於命是官也必不敢輕人臣知獄官可以配天則於居是官也必能自重穆王作此書雖曰耄荒然帝王欽恤心傳千載猶可想見此呂刑所以見取於孔子也歟

周禮小司寇（刑官虞曰士夏曰大理周曰大司寇）之職歲終則令羣士（士以下）計獄弊訟登中於天府（中者計弊獄訟所得之中士於天府藏之以爲法也）

鄉士掌國中（遂士掌四郊縣士掌野）各掌其鄉之民數（遂士掌其遂之民數縣士掌其縣之民數）而糾戒之（各糾其戒令）聽其獄訟察其辭辯其獄訟異其死刑之罪而要之旬而職聽於朝（遂士二旬縣士三旬司

寇聽之斷其獄弊其訟於朝羣士司刑皆在各麗(附也)其法以議獄訟獄訟成士師受中協日刑殺(可用刑殺之日)肆(陳尸)之三日若欲免之則王會其期

臣按刑官以士名自虞廷已然在朝者曰士師在外者六鄉曰鄉士六遂曰遂士各縣曰縣士各掌民數以糾戒令聽獄訟而爲其要辭以聽於朝而司寇聽之三士皆同也夫士者理官也列官分職不皆曰士而理官獨謂之士者蓋以此官民命所繫天討所寓國家所以得失民心皆在於此非通經學明義理備道德者不可居之自虞廷以皐陶爲士周人內外掌刑之官皆名爲士示刑官之重不可雜以他流也本朝風憲官不以吏員爲之深得虞周之意

漢文帝時張釋之爲廷尉有犯蹕奏當罰金上怒釋之曰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之也今重之是不信於民也且當時上誅之則已既下廷尉則廷尉天下之平也一傾天下用法皆爲之輕重民安所措其手足惟陛下察之上良久曰廷尉言是也其後人有盜高廟坐前玉環下廷尉治釋之奏當棄市上欲致之族釋之曰法如是足也假令愚民取長陵一抔土陛下且何以加其罪乎帝乃白太后許之

楊氏曰釋之論犯蹕其意善矣然曰當時上誅之則已是開人主妄殺之端也既曰法與天下共則犯法者天子必付之有司以法論之安得越法而擅誅乎

宣帝詔曰決獄不當使有罪興邪(當重而輕使有罪者起邪心)不辜蒙戮父子悲恨朕甚傷之其爲置廷平秩六百石員四人其務平之以稱朕意於是選于定國爲廷尉求明察寬恕黃霸等爲廷平季秋請讞時帝幸宣室齋居決事獄刑稱平

臣按漢既有廷尉又立廷平後世以大理寺平法司刑獄其原蓋出於此

魏明帝時衛覬奏曰刑法者國家之所貴重而私議之所輕賤獄吏者百姓之所懸命而選用之所卑下王政之弊未必不由此也請博士轉相教授事遂施行

胡寅曰懷天下者當以仁理天下者當以義律令者聊記刑名之數耳非所恃以爲治也惟明於經訓者乃能用法徒習法律而無保國化民之本是李斯所以亡秦也夫業儒之侮經者尚多有之況習法而不知仁義之道其侮法將十八而二五苟如是曷若付百官有司於胥吏哉衛覬之言非經邦之令猷也

唐太宗初即位。盛開選舉。或有詐爲資蔭者。上令自首。不首者死。俄有詐僞事洩。大理少卿戴胄斷流。上曰。卿自守法。而令我失信耶。胄曰。法者所以布大信於天下。言者。一時喜怒之所發耳。陛下欲殺之。既而不可。而置之於流。此乃忍小忿而存大信也。上曰。法有所失。公能正之。朕何憂也。

貞觀初。崔仁師覆按青州謀反獄。仁師止坐其魁首十餘人。餘者釋之。孫伏伽曰。足下平反者衆。人情誰不貪生。恐見徒侶得免。未肯甘心。仁師曰。凡治獄當以仁恕爲本。豈可自規免罪。而不爲伸耶。萬一闇短誤有所中。

以一身易十四之死。亦所願也。

臣按。崔仁師謂治獄以仁恕爲本。豈可自規免罪而不爲伸。後世治獄者。往往自規免己之罪。不復顧人之死生。皆仁師之罪人也。

太宗時。大理少卿胡演進每月囚帳。上覽問曰。其閒罪亦有情可矜容者。對曰。原情定罪。非臣下所敢。上謂侍臣曰。法司理獄。必求深劾。欲成其考。今作何法得使平允。王珪奏曰。但選良善平恕斷獄允當者。賞之。姦僞自息。上善之。

太宗與侍臣論獄。魏徵曰。煬帝時嘗有盜發。帝令涉疑似悉令斬之。凡二十餘人。大理丞張元濟怪其多。試尋其狀。内五人嘗爲盜。餘皆平民。不敢執奏。盡殺之。太宗曰。此豈惟煬帝無道。其臣亦不忠。君臣如此。何得不亡。公等戒之。

武后時。刺史李行褒爲酷吏所陷。徐有功固爭不能得。周興奏有功故出反囚。當斬。太后雖不許。亦免其官。然太后雅重有功。久之。復起爲侍御史。有功伏地流涕。固辭曰。臣聞鹿走山林。而命懸庖廚。勢使然也。陛下以臣爲法官。臣不敢枉陛下法。必死是官矣。太后固授之。遠近聞者相賀。

臣按。有功當告密羅織之秋。獨能以平恕爲心。可謂特立不倚者矣。武后女主。亦知雅重其人。可見天理之在人心者。未嘗泯。特人臣立志不堅。見理不明。過於徇人而切於爲己耳。

武后時。法官競爲深酷。惟司刑丞徐有功。杜景儉獨存平恕。被告者皆曰。遇來侯必死。遇徐杜必生。

宋太宗太平興國中。始用儒士爲司理判官。

臣按。州郡設官理刑。亦猶周官鄉士縣士之比。謂之士者。以刑獄人命所繫。不可專委之吏胥也。太宗始用士人爲司理判官。其有合成周之制歟。

淳化中。令刑部定置詳覆官六員專閱天下所上案牘。
勿復公遣鞫獄吏。置御史臺推勘官二十人。並以京朝
官充。若諸州有大獄。則乘傳就鞫獄。臨遣必諭曰。無滋
蔓。無留滯。還必召見問以所推事狀。著爲定令。
又置諸路提點刑獄司。命常參官主之。
臣按藩方設官司刑本此。在宋爲提點刑獄司。在
元爲肅政廉訪司。本朝爲提刑按察司。
又始制審刑院於禁中。兼置詳議官六員。
臣按宋制有刑部大理寺。又立審刑院於禁中。事
雖詳審。不無重複。本朝獄事先由刑部都察院鞫

問。送大理寺。有不允駁回再問。既允。然後奏聞。事
體歸一。可爲萬世彝典。
真宗景德中。復置諸路提點刑獄官。仍以使臣副之。引
對於長春殿遣之。
臣按宋太宗始置提點刑獄。既而罷之。至是復置。
本朝置按察司。其職雖糾察一道官吏。不專於刑。
然以提刑入銜。則固重在此也。
神宗熙寧中。置律學。設教授。公試習律令生員義三道。
其考試關防。如諸科法。
司馬光曰。禮之所去。刑之所取。士果知道。自與法律

冥合。若其不知。但日誦徒流絞斬之書。習鍛鍊文致
之事。爲士已成刻薄。從政豈有循良。非所以長育人
才。厚風俗也。
臣按自隋人作律。以八字爲義例。遂致文深義晦。
失古人使人易曉難犯之意。今後律文宜詳備其
事。淺易其文。使粗知文義者無不曉。然何用設官
教訓立法考試以取用哉。惟用士之通經術知道
誼者爲之可也。
○存欽恤之心
書。舜典。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

朱熹曰。多有人解恤字作寬恤之義。某之意不然。若
作寬恤。如被殺者不令償命。死者何辜。大率是說刑
者民之司命。不可不謹。如斷者不可續。乃矜恤之恤
耳。
漢孝文帝禁網疏闊。選釋之爲廷尉。罪疑者予民。是以
刑罰太省。至於斷獄四百。有刑錯（同措）之風焉。
宣帝詔曰。令甲。死者不可生。刑者不可息。此先帝之所
重。而吏未稱。今繫者或以掠辜若饑寒瘐死獄中。何用
心逆人道也。朕甚痛之。其令郡國歲上繫囚以掠笞若
瘐死者所坐名縣爵里。丞相御史課殿最以聞。

臣按漢君惟宣帝最苛急當是時趙蓋韓楊之不得其死人皆歸咎於帝之苛急及觀是詔及元康四年念耆老之詔則帝之心可知矣有君如此而于定國不能擴充其善心引之當道豈不惜哉

章帝詔曰父不慈子不孝兄不友弟不恭不相及也往者妖言大獄所及廣遠一人犯罪禁至三屬莫得垂纓仕宦王朝如有賢才而沒齒無用朕甚憐之非所謂與之更始也請以前妖惡禁錮者一皆蠲除之以明棄咎之路但不得在宿衞而已

臣按宋嶽宗時有黨人子孫不許內仕之禁其視

章帝此詔有愧矣

唐制凡囚已刑無親屬者將作給棺瘞於京城七里外壙有磚銘上揭以榜家人得取以葬

太宗親錄囚徒縱死罪三百九十人歸家期以明年秋卽刑如期皆來乃赦之

歐陽脩曰縱其來歸而赦之可偶一爲之耳若屢爲之則殺人皆不死可爲天下常法乎不可爲常者豈聖人之法乎是以堯舜三王之治必本於人情不立異以爲高不逆情以干譽

太宗覽明堂鍼灸圖見人五臟皆近背詔罪人毋得鞭背

臣按後世稱宋人以仁厚立國然唐既去鞭背刑矣而宋人猶有杖脊之法何也豈太祖太宗不聞唐太宗此言而當時輔弼諫諍之臣亦無以此言進者歟我朝定令凡笞杖人於臀腿受刑之處非此則爲酷刑可爲後世法

太宗以大理丞張蘊古奏罪不以實斬之既而大悔詔死罪雖令卽決皆三覆奏久之謂羣臣曰死者不可復生近有府史取賕不多朕殺之是思之不審也決囚雖三覆奏而頃刻之間何暇思慮自今宜二日五覆奏決

日尚食勿進酒肉務合禮撤樂減膳之意

臣按蘊古奏不以實其情有故誤設使其故猶當權其輕重而加以刑况蘊古嘗上大寶箴其言切至有益於君身治道斯人而能爲斯言猶將十世宥之乃以輕罪而坐重刑太宗雖悔之無益也

太宗時失入者不加罪上問大理卿劉德威曰近日刑網稍密何也對曰此在主上不在羣臣人主好寬則寬好急則急律文失入減三等失出減五等今失入無辜失出更獲大罪是以吏各自免競就深文非有教使之然畏罪故耳倘一斷以律此風立止太宗悅從之自是

斷獄平允。

開元時。刑部奏天下死罪止二十四人。大理少卿奏今歲天下斷死刑五十八人。大理獄院由來相傳殺氣太盛。鳥雀不棲。今有鵲巢其樹。百官以爲幾致刑措。上表稱賀。

馬端臨曰。是時李林甫用事。崇奬姦邪。屛斥忠直。御史周子諒以彈牛仙客杖死殿廷。太子瑛鄂王瑤光王琚無罪被讒。同日賜死。皆是年事也。其爲濫刑也大矣。而乃以理院鵲巢爲刑措之祥。何耶。

憲宗時。李吉甫李絳爲相。吉甫言治天下必任賞罰。絳

曰。自古欲治之君。必先德化。暴亂之國。乃專任刑法。吉甫之言過矣。帝以爲然。司空于頔亦諷帝用刑。帝謂宰相曰。頔懷姦謀。欲朕失人心也。

宋太祖嘗讀虞書。嘆曰。堯舜之時。四凶之罪止從投竄。何近代憲網之密耶。自開寶以來。犯大辟非情理深害者。多貸其死云。

臣按宋太祖讀虞書而知憲網之密。猶唐太宗讀明堂圖而除杖背之刑也。人主讀書。得之於心。而見於施行。則唐虞德化可以卒復矣。可爲帝王讀書之法。

太宗嘗親錄繫囚。至日旰。近臣或諫勞苦過甚。帝曰。倘惠及無告。使獄訟平允。不致枉撓朕意。深以爲適。何勞之有。因謂宰相曰。中外臣僚。若皆留心政務。天下安有不治者。古之宰一邑守一郡。使飛蝗避境。猛虎渡河。況能惠養黎庶。申理寃滯。豈不感召和氣乎。朕每自勤不怠。此志必無改易。或云有司細故。帝王不當親決。朕意則異乎是。

高宗詔特旨處死。情法不當者。許大理寺奏審。

臣按人君立法。司以斷庶獄。無自處死之理。王言一出。臣下明知其非。多不敢言。高宗此詔。可爲世

法。

○戒濫縱之失

周書呂刑曰。惟時苗民匪察于獄之麗。附也罔擇吉人。觀于五刑之中。惟時庶威以威亂政奪貨。以貨奪法斷制五刑。以亂無辜。上帝不蠲。貨也降咎于苗。苗民無辭于罰。乃絕厥世。

陳大猷曰。自古酷吏如郅都甯成嚴延年王溫舒周興來俊臣之流。未有不反中其身及其子孫者。上帝不蠲。而絕厥世。古今一律也。

春秋左傳。僖公二十三年。晉懷公執狐突。曰子來則免。突之子毛及偃從公子重耳在秦對曰。父教子貳。何以事君。刑之不濫。

君之明也臣之願也淫刑以逞誰則無罪

秦文公二十年初有三族罪孝公用衞鞅變法令令民爲什伍相收司連坐不告姦者腰斬始皇毀先王之法滅禮誼之官專任刑罰而姦邪並生赭衣塞路囹圄成市天下潰叛

漢高祖除秦苛法孝惠欲除三族罪妖言令議未決而崩高后除之孝文元年盡除收孥相坐律令

武帝即位公孫弘以春秋之義繩下張湯以峻文決理於是見知之法生窮治之獄用湯奏顏異見令不便不入言而腹誹論死是後又有腹誹之法而公卿大夫多

諂諛取容矣

武帝以法制御下好用酷吏盜賊滋起道路不通乃使范昆等衣繡衣持節發兵興擊所至得擅斬二千石以下誅殺甚衆數歲乃得其渠率散卒失亡復聚黨阻山川者往往而羣居無可奈何於是作沈命法（沈匿不發覺之法）曰盜起不發覺發覺而捕不滿品者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死其後官吏畏誅雖有盜不敢發盜賊寖多

臣按武帝以盜賊滋起作爲沈命法非獨不能止盜且致官吏相爲掩蔽盜賊益多是一舉而二失也

宣帝時廷尉史路溫舒上言秦人用刑之失其終有曰烏鳶之卵不毀而後鳳凰集誹謗之罪不誅而後良言進陛下除誹謗以招切言開天下之口廣箴諫之路掃亡秦之失尊文武之德省法制寬刑罰則太平之風可興於世

臣按溫舒之疏眞氏已載於前書其大意謂秦之所以亡由刑獄慘刻刑獄慘刻由言路不開言路所以不開者由以正言諫沮者爲誹謗妖言也宣帝善其言故下詔立廷平然當時楊惲之死正坐南山蕪穢縣官不足爲盡力之言于定國爲廷尉

乃奏以爲妖惡言大逆無道則是溫舒之言切中宣帝之失而借秦爲言耳噫人君酷刑皆足以失人心而亡國一旦革心猶足以善其後惟殺諫者則無不亡之理觀諸漢唐末世之君可見矣有國家者尚鑒之哉

桓帝時中常侍侯覽等令牢脩上書告李膺等養太學游士交結諸部生徒誹訕朝廷疑亂風俗帝怒下郡國捕黨人案經三府太尉陳蕃郤之曰今所按者皆海內人譽憂國忠公之臣此等猶將十世宥之豈有罪不彰而致收掠乎不肯平署上愈怒遂下膺等於黃門北寺

獄辭連杜密陳翔范滂等二百餘人陳蕃上書極諫帝怒策免之竇武霍諝復以爲言帝意稍解詔黨人皆歸田里書名三府禁錮終身及靈帝卽位陳竇用事復舉拔膺等陳竇誅膺等復廢侯覽怨張儉尤甚乃命朱並上書告儉等共爲部黨圖危社稷時上年十四問曰黨人何用爲惡而欲誅之對曰欲爲不軌上曰不軌者何對曰欲危社稷上乃可其奏凡黨人死者百餘人連引收考布徧天下宗戚殄滅郡縣爲之殘破

馬端臨曰黨錮之獄出於宦官之惡直醜正帝之問曹節曰黨人何用爲惡而誅之善哉問也惜帝方童

幼對以謀不軌危社稷則不復窮詰其所以謀危之狀而遽可其奏矣自昔昏暴之主但誅諫諍於朝而竊議於野者則未嘗加罪也至李斯始有偶語之禁張湯始有腹誹之律皆處以死罪今觀黨錮諸賢所坐卽偶語腹誹之罪而曹節王甫所爲蓋襲斯湯之故智也雖曰主昏政亂凶璫得以肆其威虐然亦有由來矣蓋漢家之法以殊死爲輕典而獄吏則以深刻爲能事夫子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傳曰作法於貪弊將若之何信哉

魏孝文以有罪徙邊者多逋亡乃制一人逋亡闔門充役光州刺史博陵崔挺諫曰天下善人少惡人多若一人有罪延及闔門則司馬牛受桓魋之罰柳下惠嬰盜跖之誅不亦哀哉孝文善之遂除其制

梁武帝踈簡刑法公卿大臣咸不以鞫獄爲意又專精佛戒每斷重罪則終日不懌謀反事覺亦泣而宥之由是王侯益橫或殺人於都街或暮夜公行剽掠有罪亡命者匿於主家有司不敢搜捕帝知其弊而溺於慈愛不能禁也

臣按大禹泣囚憐民之愚也梁武泣囚徼己之福也灑淚雖同處心則異

隋文帝明察臨下恒令左右覘內外小過失加以重罪又患令史贓汙使人以錢帛遺之得犯立斬每於殿廷捶人嘗怒問事揮楚不甚卽令斬之高熲等諫朝堂非殺人之處殿廷非決罰之地帝不納尋悔而怒羣臣之不諫者

文帝以盜賊繁多定盜一錢以上棄市法聞見不告者並坐自是四人共盜一榱桷三人共竊一瓜卽時行決有數人刼執事而謂之曰吾豈求財者耶爲枉人來耳而爲我奏至尊自古體國立法未有盜一錢而死者而不爲我以聞吾更來而屬無類矣帝聞之爲停此法

臣按盗一錢者死盗萬錢者何以加之以此立法是教天下爲盗者爲其大不爲其小豈所謂辟以止辟者耶

唐武后自以久專國事且內行不謹欲大誅殺以威之開告密之門擢胡人索元禮爲遊擊將軍令按制獄元禮推一人必令引數十百人周興來俊臣之徒效之多蓄無頼事以告密爲事俊臣與萬國俊共撰羅織經教其徒網羅無辜織成反狀后得告密輒令索元禮等推之競爲訊囚酷法作大枷有定百脈突地吼死豬愁求破家反是實及鳳凰曬翅驢駒拔橛僊人獻果等名或

倒懸石縋其首或以醋灌鼻每得囚先示以械具皆戰慄流汗望風自誣

來俊臣羅告同平章事狄仁傑等謀反先是俊臣奏請降敕一問即承反者得減死及仁傑下獄俊臣以此誘之仁傑即承反是實俊乃少寬之仁傑令其子上寃狀武后以問俊臣對曰仁傑等下獄未嘗褫其巾帶寢處安甚苟無事實安肯承反太后使通事舍人周綝往視之俊臣假仁傑等巾帶羅立於西使綝視之俊臣詐爲仁傑等謝死表使綝奏之有樂思晦亦被殺其男沒入司農上變得召見武后問狀對曰臣父已死臣家亦破但惜陛下法爲俊臣等所弄陛下不信臣言可擇朝臣之忠清陛下素所信任者爲反狀以付俊臣無不承反矣武后意稍悟召見仁傑曰卿承反何也對曰不承則已死於拷掠矣武后曰何謂作謝死表對曰無之出表示之乃知其詐

武后謂侍臣曰自周興來俊臣死不復聞有反者然則前死者不有寃耶姚元之對曰自垂拱以來坐謀反死者率皆興等羅織自以爲功陛下使近臣問之近臣亦不自保何敢動搖頼天啟聖心興等伏誅臣以百口爲陛下保自今內外之臣無復反者武后悅曰嚮時宰相

皆順其事陷朕爲淫刑之主聞卿所言深合朕心

武后時侍御史周矩上疏曰推劾之吏以深刻爲功鑿空爭能相矜以虐泥耳籠頭摺脅籤爪懸髮熏目刻害支體糜爛獄中號曰獄持或累日節食連宵緩問晝夜搖撼使不得眠號曰宿囚此等既非木石且捄目前苟求賒死臣竊聽輿議皆稱天下太平何苦須反豈被告者盡是英雄欲求帝王耶但不勝楚毒自誣耳願陛下察之

元宗時李林甫爲相起大獄以誣陷異己者寵任吉温羅希奭爲御史二人皆隨林甫所欲煅煉成獄無能自

脫者時人謂之羅鉗吉網

肅宗時將軍王去榮以私怨殺本縣令當死上以其善用礮免死以白衣於陜郡効力賈至上疏曰陛下若以礮石一能卽免誅死諸軍技藝絶倫者其徒實繁恃能犯上何以止之若止舍去榮而誅其餘者是法令不一誘人觸罪也其傷實多詔百官議韋見素等議以爲法者天地大典帝王猶不敢擅殺而小人擅之是權過人主也夫國以法理軍以法勝陛下厚養戰士而每戰少利豈非無法乎今陜郡雖要不急於法也願陛下守貞觀之法上竟舍之

臣按賈至韋見素言之諄切而肅宗不悟其後卒至法令廢弛士卒桀驁終唐室而不振其原未必不由此也

懿宗時同昌公主薨悼痛不已殺醫官韓宗邵等二十餘人收捕親族三百餘人繫京兆獄平章事劉瞻言脩短人之定分公主有疾宗邵等惟求疾愈備施方術而禍福難移竟成蹉跌原其情狀亦可哀矜今械繫老幼多人道路嗟嘆奈何以達理知命之君涉肆暴不明之謗願少回聖慮寬釋繫者上不悅

臣按古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善推其所爲而已矣懿宗以一女之故而殺戮收捕至三百餘人痛吾女之死而人之死獨不可痛乎况生死定數何罪於醫劉瞻之言痛切而懿宗不悟非獨不仁蓋不智也

宋至和中太常博士吳及言古人除肉刑重絶人之世也今宦官之家競求他子剸絶人理希求爵命童幼陷於刀鋸因而夭死者多矣漢永平之際中常侍四員小黃門十人唐太宗定制無得踰百員祖宗時宦官幾何今已過制矣夫胎卵傷而鳳凰不至宦官多而繼嗣未育伏望濬發德音詳爲條禁進獻宦官一切權罷擅宮童幼寘以重法則天心必應聖嗣必廣矣

臣按五刑之中宮刑罪重今世無宮刑亦無宦官家取他人子宮以爲嗣之例凡侍掖庭者多取軍中繫累之幼穉免其死而生之至仁之恩也近有軍民自宮以求進近甸尤多請嚴爲禁制有自宮其子弟者罪其父母隣保知情加罰其主使下手之人問以死罪被宮者分送藩府以給使令永不許進入掖庭如此則不禁自絶矣是亦聖朝體天心惜民命莫大之仁政也

高宗時殿中侍御史常同論私鹽刑禁太重夫峻刑章

而不恤民害。此姦臣之所爲也。今私鹽一斤。至杖脊配廣南。則孰不相率而爲百千斤之多哉。祖宗仁德在人。猶人之元氣。今天下病矣。奈何遂欲傷元氣乎。

臣按天生物以養人。非專爲君也。君專其利。已違天意。禁且不可。況又爲不稱其罪之重刑哉。後世大盜多起於鹽徒。正以鹽禁太嚴耳。

理宗朝。天下之獄不勝其酷。監司郡守。擅制獄具。非法殘民。有棹柴（斷薪爲杖）夾幫腦箍超棍（反縛跪地短竪堅木交辮兩股令獄卒跳躍於上也）之刑。至度宗時。雖累詔切責禁止。終莫能勝。而國亡矣。

臣按宋至理宗。地蹙民窮。殘喘待斃。多方以嫗乳之。猶恐不足。而復爲嚴刑苛法。以恣傷殘。宜其促國家之脈。而有裔夷之禍也。夫理宗方以崇尚道學爲事。其時監司守令。豈無講道學之流。要之皆務虛名。蔑實政。非眞有居敬窮理以濟人利物爲心者也。

大學衍義補輯要卷十

明瓊山邱　濬撰　粵西陳宏謀纂輯

治國平天下之要　嚴武備

○總論威武之道

易。師之象曰。地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保愛不傷）畜衆。（聚處不散）

朱熹曰。古者寓兵於農。伏至險於大順。藏不測於至靜之中。水不外於地。兵不外於民。故能養民則可以得衆。

序卦曰。師者衆也。衆必有所比。故受之以比。（衆心親輔於君）

雜卦曰。比樂師憂。

余芑舒曰。在上而得衆故樂。居下而任衆故憂。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比之樂也。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成敗利鈍。非所逆睹。師之憂也。

臣按師之爲卦。萬世行師之道。皆不出此。所論者王者之師。比後世權謀之書。奇正甚遠。爲天下者。制師以立武。衛國以安民。烏可舍此而他求哉。

謙。六五。不富以其鄰。（五爲衆所歸不富而能有其鄰）利用侵伐。无不利。

象曰。利用侵伐。征不服也。

楊萬里曰。征不服者。不服而征。不得已爾。舜征苗。不得已也。漢武征匈奴。豈不得已乎。

豫。利建侯行師。（衆心和悅然後從而順之此王者之師仁義之舉也）

夬之彖曰。夬揚於王庭。孚（言信之在中誠意也）號（命衆之辭）有厲。（危也）告自邑。（私邑也）不利卽（從也）戎。（尚武也）利有攸往。

朱熹曰。夬決也。陽決陰也。其決之也。必正名其罪而盡誠以呼號其衆相與合力。然亦尚有危厲。不可安肆。又當先治其私。而不可專尚威武。則利有所往也。皆戒之之辭。

九二。惕號。莫夜有戎。勿恤。（內懷兢惕外嚴戒號雖有倉卒莫夜之戎亦可勿憂矣）

臣按先儒謂不利卽戎。與莫夜有戎相應。莫夜有戎。言小人常伺隙興兵。以寇君子。不利卽戎。言君

子不當專尚威力以勝小人。蓋君子之威小人。固自有道也。

萃之象曰。澤上於地。萃。君子以除（脩而聚之）戎器。戒不虞。

程頤曰。衆聚則有爭。物聚則有奪。大率既聚則多故矣。故觀萃象而戒也。

邱富國曰。君子當萃聚之世。而除戎器非右武也。特戒不虞而已。如秦人之銷鋒鏑。唐末之議銷兵。則非謂之除戎器。漢武席文景富庶之極。至窮兵黷武以事四夷。又豈戒不虞之義乎。

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吉凶與民同患。神以知來。知以藏往。其孰能與於此哉。古之聰明睿知神武而不殺者夫。

臣按武而曰神。神武而曰不殺。函陰陽生殺之機。妙仁義生成之化。卽帝堯廣運之武。成湯天錫之勇也。

書。益曰。帝德廣（無外）運。（不息）乃聖乃神。乃武（有威可畏）乃文。（英華發外）

商書。伊尹曰。惟我商王。布昭聖武。代虐以寬。兆民允懷。

蔡沈曰。聖武。猶易所謂神武而不殺者。以湯之寬。代桀之虐。故民信而懷之。

詩。殷武之首章曰。撻（疾貌）彼殷武。奮發荊楚。罙（冒也）入其阻。

裒（聚也）荊之旅。有截其所。（盡平其地截然齊一）湯孫（高宗）之緒。

臣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事之至難者也。詩人頌之曰殷武。又曰湯緒。以見遠伐暴亂者。承先世之餘烈也。

詩序。酌告成大武也。曰。於（歎辭）鑠（盛也）王師。遵（循也）養時晦。（不先時而動）時純熙（光也）矣。是用大介。（甲也所謂一戎衣也）我龍（寵也）受之。蹻蹻（武貌）王之造。（不後時而靡）載（則也）用有嗣。實維爾公（事也）允（信也）師。

朱熹曰。此頌武王之詩。言其初有於鑠之師而不用。退自循養晦以待時。既純光矣。然後一戎衣而天下大定。後人於是寵而受此蹻蹻然王者之功。其所以

嗣之者亦惟武王之事是師爾。

魯頌。泮水。其五章曰。明明魯侯。克明其德。既作泮宮。淮夷攸服。矯矯虎臣。在泮獻馘。淑(善也)問(訊囚)如皋陶。在泮獻囚。

司馬光曰。受成獻馘。莫不在學。所以然者。欲其先禮義而後勇力也。

禮記。曲禮曰。班朝治軍。涖官行法。非禮威嚴不行。

臣按先儒謂威則人不敢犯。嚴則人不敢違。所以致其威嚴者。禮而已矣。是以朝廷之儀。官府之治。雖皆不可以無禮。而於軍伍之法。尤當以威嚴為

尚。然徒尚威嚴而不本於禮。則所謂威者矯亢之容。嚴者暴戾之氣也。

春秋隱公二年。十有二月。鄭人伐衞。

胡安國曰。鄭人伐衞。討滑之亂也。凡兵聲罪致討曰伐。潛師掠境曰侵。兩兵相接曰戰。環其城邑曰圍。造其國都曰入。徙其朝市曰遷。毀其宗廟社稷曰滅。詭道而勝之曰敗。悉虜而俘之曰取。輕行而掩之曰襲。已去而躡之曰追。聚兵而守之曰戍。以弱假強而能左右之曰以。皆誌其事實。以明輕重。征伐。天子之大權。今鄭無王命。雖有言可執。亦王法所禁。况於脩怨乎。

襄公十有一年。春王正月。作三軍。

胡安國曰。三軍。魯之舊也。文宣以來。政在私門。廢公室之三軍。而三家各有其一。季氏盡征焉。而舊法亡矣。是以謂之作。春秋書之。以見昭公失國。定公無政。而兵權不可去公室。有天下國家者之所宜鑒也。

昭公十有一年。夏四月。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楚公子棄疾帥師圍蔡。

胡安國曰。般弒其君。楚子若以大義致討。謀於蔡衆。置君而去。雖古之征暴亂者不越此矣。又何惡乎。今

虔本欲圖其國。不為討賊舉也。詐誘其君。執而殺之。肆行無道。貪得一時。流毒於後。棄疾以是殺戎蠻。商鞅以是紿魏將。秦人以是刼懷王。劉項之際。死者十九。聖人深惡楚虔而名之也。後世不以大義興師。至用詭謀詐力。徼倖勝之。若事之捷。反側皆懼。苟其不捷。適足長亂。如代宗之圖思明。憲宗之紿王弁。昧於春秋垂戒之旨矣。

臣按春秋書此。以見人君興師。仗義正言。以聲罪致討。而不用詭謀詐力。以徼倖取勝也。胡氏之言。可為鑑戒。

穀梁傳曰善爲國者不師善師者不陳(同陣)善陳者不戰善戰者不死善死者不亡

左傳隱公十一年公會齊侯鄭伯伐許君子謂鄭莊公於是乎有禮禮經國家定社稷序人民利後嗣者也許無刑(法也)而伐之服而舍之度德而處之量力而行之相時而動無累後人可謂知禮矣

息侯伐鄭鄭伯與戰于竟息師大敗而還君子是以知息之將亡也不度德不量力不親親(鄭息同姓之國)不徵辭不察有罪犯五不韙(是也)而以伐人其喪師也不亦宜乎

莊公十年齊師伐我公將戰曹劌請見其鄉人曰肉食

者謀之又何閒焉劌曰肉食者鄙未能遠謀乃入見問何以戰公曰衣食所安弗敢專也必以分人對曰小惠未徧民弗從也公曰犧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對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公曰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對曰忠之屬也可以一戰戰則請從公與之乘戰於長勺公將鼓之劌曰未可齊人三鼓劌曰可矣齊師敗績公將馳之劌曰未可下視其轍登軾而望之曰可矣遂逐齊師既克公問其故對曰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大國難測也懼有伏焉吾視其轍亂望其旗靡故逐之

晉侯將伐虢士蔿曰不可虢公驕若驟得勝于我必棄其民無衆而後伐之欲禦我誰與夫禮樂慈愛戰所畜也夫民讓事樂和愛親哀喪而後可用也虢弗畜也亟戰將饑

臣按春秋去古未遠故其論戰恒以民心爲本後世則論敵情而已矣

僖公二十有二年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人既成列楚人未既濟司馬請擊之公曰不可既濟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未可既陳而後擊之宋師敗績公傷股門官殲焉國人皆咎公公曰君子不重傷不禽二毛古之爲軍

也不以阻隘也寡人雖亡國之餘不鼓不成列

呂祖謙曰說者以宋襄之敗爲古道之累是猶瞶者之譏評宮角遂欲幷廢大樂豈不過甚矣哉或者又謂宋襄無帝王之德而欲效帝王之兵所以致敗亦非也使帝王之世人皆服其德則固不待於用兵矣德不能服是以有兵則兵者生於人之所不服也彼既不服矣豨縱豕突亦何所不至我迺欲從容揖遜以待之適遺之禽耳吾恐帝王之師不如是之拙也古之誓師曰殄殲乃讎曰取彼凶殘懍然未嘗有毫髮貸其所寬者惟弗迓克奔而已奔而歸我是以弗

擊。苟推鋒而與之爭一旦之命。胡爲而縱之哉。是縱降者帝王之兵。縱敵者宋襄之兵也。烏可置之一域耶。

臣按襄公之戰未必全非但泥古而不通變是以敗耳。

成公十六年。晉楚鄭鄢陵之戰。范文子曰。唯聖人能外內無患。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盍釋楚以爲外懼乎。

襄公二十七年。宋左師請賞。(自負其邀會弭兵之功)公與之邑。子罕曰。凡諸侯小國。晉楚所以兵威之。畏而後上下慈和。慈和而後能安靖其國家。以事大國。所以存也。無威則

驕。驕則亂生。亂生必滅。所以亡也。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國有六典不可無兵猶天有五材不可無金)兵之設久矣。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也。聖人以興。亂人以廢。廢興存亡昏明之術。皆兵之由也。而子求去之。不亦誣乎。

哀公元年。吳師在陳。楚大夫皆懼。曰。闔廬惟能用其民。以敗我於柏舉。今聞其嗣又甚焉。將若之何。子西曰。二三子恤不相睦。無患吳矣。昔闔廬食不二味。居不重席。室不崇壇。器不彤鏤。宮室不觀。(臺榭也)舟車不飾。衣服財用。擇不取費。(不尚細靡)在國。天有菑癘。親巡孤寡而共其乏困。在軍。熟食者分而後敢食。其所嘗者卒乘與焉。勤恤其民。而與之勞逸。是以民不罷勞。死知不曠。(棄也)吾先大夫子常易之。所以敗我也。今聞夫差次有臺榭陂池焉。宿有妃嬙嬪御焉。一日之行。所欲必成。玩好必從。珍異是聚。觀樂是務。視民如讎。而用之日新。夫先自敗也已。安能敗我。

臣按楚子西之料吳也。不料其土地之廣狹。車徒之多寡。士卒之強弱。甲兵之利鈍。惟以君之所脩所爲者以占其勝負焉。然則有國家者所以彊兵之要。孰有先於脩爲者哉。治兵者尤之。

國語。穆王將征犬戎。祭公謀父諫曰。不可。先王耀德(明也)不

觀兵。(示也)夫兵戢(聚也)而時動。動則威。觀則玩。玩則無震。(懼也)

王(襄王)至自鄭。以陽樊賜晉文公。陽人不服。晉侯圍之。倉葛曰。武不可覿。(見也)文不可匿。(隱也)覿武無烈。匿文不昭。

論語。衛靈公問陳於孔子。　一節。

黃幹曰。夫子對靈公以軍旅之事。未之學。答孔文子以甲兵之事。未之聞。及觀夾谷之會。則以兵加萊人。而齊侯懼。費人之亂。則命將士以伐之。而費人北。又嘗曰我戰則克。豈未學未聞者哉。特以軍旅之事非所以爲訓耳。

臣按文武非二道。盍贊堯曰乃武乃文。孔子道全德備而曰未學。蓋以戰國時尚武而不尚文。君臣知有軍旅不知有俎豆。其所謂武。不過權謀譎詐輕敵敗謀耗財毒民。故因問陳而答以未學。蓋不待學。亦不屑學也。

孟子。梁惠王曰。晉國天下莫強焉。　全章。

孔文子曰。惠王之志在於報怨。孟子之論在於救民。所謂惟天吏則可以伐之。蓋孟子之本意。

臣按孟子言無敵之策。不過深耕易耨孝弟忠信。而以秦楚之强乃欲制梃以撻之似太迂濶。然觀

戰國時。六國皆亡於秦。固以秦有堅甲利兵也。及秦之亡。乃起於折竿斬木之匹夫。是時天下一家萬國一軍。豈無堅甲利兵。而卒無救於亡。是堅甲利兵。可以張國威於一時。孝弟忠信可以結民心於久遠。孟子之言。非迂濶也。

齊宣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勇。　五節。

張栻曰。小勇者血氣之怒。大勇者義理之怒。血氣之怒不可有。義理之怒不可無。此可以見性情之正而識天理人欲之分矣。

臣按怒者七情之一。怒與喜對。聖人發皆中節。其喜也則爲慶賞。天下莫不仰其澤。其怒也則爲刑戮。天下莫不畏其威。密人侵阮徂共。商辛橫行天下。當時之民。惟恐武之不怒也。若漢武之出師塞北。隋煬之渡海征遼。元世祖之興師日本。民又不幸而遭君之怒也。文武之怒。上怒而下喜。三君之怒。上怒而下怨。可以鑒矣。

齊人伐燕。或問曰。勸齊伐燕有諸。　全節。

呂大臨曰。奉天行命謂之天吏。廢興存亡。惟天所命。不敢不從。若湯武是也。

臣按燕之君臣。以先世遺封。私相授受。周不能討。

齊爲隣國定亂。亦不爲過。然是時燕民無罪爲亂者子噲子之也。齊既勝燕。卽當如孟子所言謀於燕衆。立君而去。人民土地無所利之。如此則齊王雖非天吏。而存興滅繼絶之心。誅亂安人之意。亦庶乎湯武之師矣。孟子爲齊畫取燕之策。可爲後世用兵定亂之法。

老子曰。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其事好還。師之所處。荆棘生焉。農不得耕　大軍之後。必有凶年。傷天地之和　故善者果。果決其行　而已矣。不敢以取强焉。

又曰。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

又曰善爲士者不武善戰者不怒善勝敵者不與善用人者爲之下是謂不爭之德是謂用人之力

臨武君蓋楚將不知其姓名與荀卿議兵於趙成王前王曰請問兵要對曰上得天時下得地利觀敵之變動後之發先之至此用兵之要術也荀卿曰不然臣所聞古之道凡用兵攻戰之本在乎士民弓矢不調則羿不能以中鵠御馬不和則造父不能以致遠士民不親附則湯武不能以必勝也故善附民者乃善用兵也仁人之兵不可詐也故以桀詐桀猶巧拙有幸焉以桀詐堯譬之以卵投石以指撓攪也沸湯也耳故仁人上下一心三軍同力臣

之於君下之於上若子之事父弟之事兄手臂之捍頭目而覆胸腹也

荀卿曰仁者愛人愛人故惡人之害之也義者循理循理故惡人之亂之也彼兵者所以禁暴除害也非爭奪也故仁人之兵所存者神所過者化若時雨之降莫不說喜

三略曰務廣地者荒務廣德者強能有其有者安貪人之有者殘殘滅之政累世受患造作過制雖成必敗舍己而教人者逆正己而化人者順逆者亂之招順者治之要又曰兵者不祥之器天道惡之不得已而用之是天道也

臣按三略之書或謂爲太公之書然其中所引軍讖及所謂英雄侵盜縣官等語皆非三代以前之言然漢光武嘗引其言以爲詔則此書之傳亦已遠矣其中可取者鮮惟此數言庶幾不悖於聖賢之旨故錄之

司馬法曰殺人安人殺之可也攻其國愛其民攻之可也以戰止戰雖戰可也故仁見親義見說智見恃勇見方信見信內得愛焉所以守也外得威焉所以戰也戰道不違時不歷民病所以愛吾民也不加喪不因凶所

以愛夫其民也冬夏不興師所以兼愛民也故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安忘戰必危

先王之治正名治物立國辨職以爵分祿諸侯說懷海外來服獄弭而兵寢聖德之治也其次賢王制禮樂法度乃作五刑興甲兵以討不義禮與法表裏也文與武左右也

臣按宋人輯兵法擇其切要者爲七書而司馬法比諸家爲優其言多可取者而此數言其尤也

尉繚子曰凡兵不攻無過之城不殺無罪之人夫殺人之父兄利人之貨財臣妾人之子女此皆盜也故兵者

所以誅暴亂禁不義也。兵之所加者農不離其田業賈不離其肆宅士夫不離其官府兵不血刃而天下親焉。

臣按先儒謂尉繚子未能純王政亦可謂窺本紀矣。此數言庶幾古人仁義之師至他篇以殺垂教不用可也。

史記。兵者聖人所以討强暴平亂世夷險阻救危殆也。昔黃帝有涿鹿之戰以定火災。顓頊有共工之陳以平水害。成湯有南巢之伐以殄夏亂。遞興遞廢勝者用事。所受於天也。故教笞不可廢於家。刑罰不可捐於國。誅伐不可偃於天下。用之有巧拙。行之有逆順耳。夏桀殷

紂手搏豺狼足追駟馬勇非微也。百戰克勝諸侯懾伏。權非輕也。秦二世宿軍無用之地連兵邊陲力非弱也。結怨匈奴絓禍於越勢非寡也。及其威盡勢極閭巷之人爲敵國咎生窮武之不知足甘得之心不息也。

漢高祖時陸賈時時前說詩書。帝罵之曰。乃公居馬上而得之安事詩書。賈曰。居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之乎。文武並用長久之道也。

陸賈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將相和調則士豫附。天下雖有變權不分。

臣按陸賈此言雖一時爲陳平畫策以謀諸呂然自古國家有變未有將相乖異而能安定者也。

宣帝時魏相上書曰。臣聞之。救亂誅暴謂之義兵。兵義者王。敵加於己不得已而起者謂之應兵。兵應者勝。爭恨小故不忍憤怒者謂之忿兵。兵忿者敗。私人土地貨寶者謂之貪兵。兵貪者破。恃國家之大矜民人之衆欲見威於敵者謂之驕兵。兵驕者滅。此五者非但人事乃天道也。

宋歐陽脩言於仁宗曰。聖心所甚憂而當今所甚闕者。不過曰無兵也無將也無財用也無禦戎之策也無可任之臣也。此五者臣謂今皆有之。然陛下未得而用之

者朝廷有三大弊故也。何謂三大弊。一曰不謹號令。二曰不明賞罰。三曰不責功實。三弊因循於上。則萬事廢壞於下。

韓琦言於仁宗曰。安邊捍寇之務凡人之慮皆能及之。臣切以爲此特外憂而已。若乃綱紀不立。忠佞不分。賞罰不明。號令不信。浮費靡節。横賜無常。務宴安之逸游。縱宮庭之奢靡。受女謁之干請。容近昵之僥倖。此臣所謂內患也。且四夷內窺中國必觀釁而後動。故外憂之起必始內患。臣今爲陛下計莫若先治內患以去外憂。內患既平外憂自息。譬若木之有本末未有本固而枝

棄不盛者也。

臣按武以止戈爲義是以國家武備與文教並行所以遏禍亂於將萌衞治安於長久不然則無及矣臣故歷考經史所載威武之事而舉韓琦先治內患之說終焉。

○軍伍之制

周禮小司徒乃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五師爲軍以起軍旅以作田役（功力之事）以比追胥（逐寇伺盜捕賊）以令貢賦（施政令以貢賦之事此皆先王因農事而定軍令者也欲其恩足相恤義足相救服容相別聲音相識也）

臣按此卽五家爲比五比爲閭四閭爲族五族爲黨五黨爲州五州爲鄉之制。

乃均土地以稽其人民而周知其數上地家七人（有夫有婦爲家）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以其餘爲羨（饒也）惟田與追胥竭（盡也）作（行也）

吳澂曰以田賦出軍古法也今則難行何也古者田役追胥在一鄉之中近止數十里遠則數百里其行速而期近故丁夫無畏憚室家無怨思秦漢以來萬里長戍民之憚行如往棄市於斯之時乃假周官之說以抽民丁甚可悲也今兵農既分制雖非古然兵受廩給不耕而食雖勞而不怨民出賦稅免於征行雖貧而不勞若夫募兵之法懸以重賞使自應募而又使之二十備戎行五十免軍役斯盡善矣此斟酌之得宜。

大司馬凡制軍萬有二千五百人爲軍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軍將皆命卿二千有五百人爲師師帥皆中大夫五百人爲旅旅帥皆下大夫百人爲卒卒長皆上士二十五人爲兩兩司馬皆中士五人爲伍伍皆有長（無事爲農則萬二千五百家爲一鄉有事爲兵則萬二千五百人爲一軍軍將皆命卿卿卽鄉大夫之鄉也）

臣按成周之制兵籍於大司徒征行則屬之大司馬有事以起徒役則皆前日之農也士不待遷皆吾民將不改置卽吾吏居則聯其家而爲比閭族黨出則聯其人以爲伍兩卒旅有事驅之行陳事已歸之田里父死子繼無招收之繁而數不闕自耕自食無廩給之費而食自飽兵無屯戍之勞將無握兵之患先王之時所以守則固戰則克內足衞中國外足威四夷豈非制軍之得其道歟。

春秋成公元年作邱甲。

胡安國曰作邱甲益兵也爲齊難作邱甲益兵備敵重困農民非爲國之道其曰作者不宜作也

班固漢志曰殷周以兵定天下天下旣定戢藏干戈教以文德猶立司馬之官設六軍之衆因井田而制軍賦地方一里爲井井十爲通通十爲成成方十里成十爲終終十爲同同方百里同十爲封封十爲畿畿方千里有稅有賦（稅爲田租 賦謂發賦斂之財）稅以足食賦以足兵故四井爲邑四邑爲邱邱十六井也有戎馬一疋牛三頭四邱爲甸甸六十四井也有戎馬四疋兵車一乘牛十二頭甲士三人卒七十二人干戈備具是謂乘馬之法

臣按三代因井田而制兵賦故有乘馬之法後世騎戰不復用車始備其制於此說者謂王畿之兵凡七次征行而役一遍方成周盛時百年之中兵不三四舉是以其兵雖設而其人老死而不試者多矣

國語齊桓公任管仲作內政以寓軍令制國五家爲軌軌爲之長十軌爲里里有司四里爲連連爲之長十連爲鄉鄉有良人焉以爲軍令五家爲軌故五人爲伍軌長帥之十軌爲里故五十人爲小戎里有司帥之四里爲連故二百人爲卒連長帥之十連爲鄉故二千人爲旅鄉良人帥之五鄉一帥故萬人爲一軍五鄉之帥帥之三軍故有中軍之鼓有國子之鼓有高子之鼓春以獀（蒐同）振旅秋以獮治兵是故卒伍整於里軍旅整於郊內教旣成令勿使遷徙伍之人祭祀同福死喪同恤禍災共之人與人相疇（匹也）家與家相疇世同居少同游故夜戰聲相聞足以不乖晝戰目相視足以相識其歡欣足以相死居同樂行同和死同哀是故守則同固戰則同彊君有此士也三萬人以方（猶橫也）行於天下以誅無道以屏周室天下大國之君莫之能禦也

漢志天下旣定踵秦而制材官於郡國京師有南北軍

之屯武帝平百粵內增七校外有樓船皆歲時講肄脩武備元帝時以貢禹議始罷角抵而未正治兵振旅之事也

林駉曰漢制南軍衛宮衛尉主之北軍護京中尉主之南軍則有郎衛兵衛之別如三署諸郎羽林期門則皆郎衛也如衛士令丞諸屯衛候則皆兵衛也是衛也非南軍守宮之衛乎北軍則有調兵募兵之分如三輔兵卒則是調兵而衛如八校胡騎則是募兵而衛是衛也非北軍護京之衛乎此漢人南北軍之制也

臣按古制前朝後市王宮在南故漢衛宮之兵謂之南則京城之軍謂之北所以別也本朝設錦衣旗手等十二衛親軍指揮使司即漢南軍衛宮之意立中左右前後五軍都督府即漢北軍衛京之意

更有三品有卒更有踐更有過更古者正卒無常人皆迭為之一月一更為更卒也以上漢一代軍制

如淳曰卒更正身供正役也踐更以錢雇直代行者也過更亦以錢雇直不行者輸之縣官以給代者也

唐志唐有天下二百餘年而兵之大勢三變其始盛時有府兵府兵後廢而為彍騎彍騎又廢為方鎮之兵及其末也彊臣悍將兵布天下而天子亦自置兵於京師曰禁軍此唐一代軍制

府兵之制起自西魏後周而備於隋唐興因之武德初置軍府以驃騎車騎兩將軍領之析關中為十二道道皆置府後復以道為軍統於車騎府太宗貞觀中分天下為十道置府六百三十四關內二百六十有一皆以隸諸衛

杜牧曰為國者不能無兵也居外則叛韓彭七國祿山僕固是也居內則篡卓莽曹馬以下是也使外不

叛內不篡兵不離伍無自焚之患將保頸領無烹狗之喻古今已還法最良者其置府立衛乎

臣按史謂府兵之置無事則耕於野有事則命將以出事解輒罷兵散於府將歸於朝故士不失業將帥無握兵之重所以防微杜漸絕禍亂之源也

德宗與李泌議復府兵泌因歷敘府兵興廢之由且言府兵平日皆安田畝每府有折衝主將領之以農隙教習戰陳有事下符契於州府參驗發之至所期處將帥按閱有教習不精者罪其折衝甚者罪及刺史軍還賜勳加賞故行者近不踰時遠不經歲高宗用劉仁軌為洮河鎮守使以圖吐蕃始有久戍之役武后以來承平日久府兵漸墮為人所賤牛仙客以積財得宰相邊將效之誘戍卒以繒帛寄府庫晝則苦役夜繫地牢利其死而沒入其財戍卒還者十無一二其殘虐如此然未嘗有外叛內侮殺帥自擅者誠以顧戀田園恐累宗族故也自張說募長征兵謂之彍騎李林甫又奏募人為兵兵不土著又無宗族不自重惜忘身徇利禍亂自生至今為梗嚮使府兵之法常存不廢安有上陵下替之患哉陛下思復府兵乃社稷之福太平有日矣上曰俟平河中當與卿議之

臣按李泌此言可見府兵之善三代以後所僅見也自井田法廢兵農遂分惟唐府兵之制稍近古然不久遂廢李泌當上陵下替時欲復之而不能可慨也夫

穆宗初立段文昌以銷兵爲請軍士落籍者衆皆聚山澤爲盜及朱克融王庭湊作亂一呼而亡卒皆集詔諸道兵討之諸道兵既少皆臨時召募烏合之衆

宋之兵制大概有三天子之衞兵以守京師曰禁軍諸州之鎮兵以分給役使曰廂軍選於戶籍或應募訓練以爲防守則曰鄉兵又有蕃兵籍塞下團結以爲藩籬

之勢其分隊伍給旗幟繕營堡備器械一律以鄉兵之制

太祖起戎行有天下收四方勁兵列營京畿以備宿衞分班屯戍以捍邊圉於是將帥之臣入奉朝請獷暴之民收隸尺籍雖有桀驁而無所施於其閒咸平以後承平既久武備漸寬仁宗之世西兵招刺太多將驕士惰徒耗國用神宗更制聯比其民以爲保甲崇寧大觀閒增額日廣而乏精銳建炎南渡收兵卒招羣盜其初兵不滿萬光寧以後募兵雖衆而土宇日蹙（此宋一代軍制）

臣按漢唐宋軍制漢之材官踵秦而置唐之府兵沿隋而立宋人鑒五代之失萃兵京師然多因其舊本朝繼元而未嘗因元之舊以元起朔漠兵制簡略不可爲法也國初在內設錦衣等十二衞以衞宫禁爲指揮使司無所隸屬設留守等四十八衞以衞京城分屬五軍都督府遇有征行則調發之今天下都指揮使司凡十六處而爲行都司者四近又於湖廣添一行都司爲五焉其所設軍士大率以五千六百名爲一衞一千一百十二名爲一千戶所一百一十二名爲一百戶所衞分軍數或有多寡而千百戶所統則一每一百戶內總旗

二名小旗十名管領鈐束以成隊伍此則本朝軍伍之制也

蘇軾曰漢制有踐更之卒無營田之兵故郡縣無常屯之兵京師亦不過南北軍期門羽林邊境有事調發郡國之兵事已兵休各復其故是以兵雖不知農而天下不至於弊者未嘗聚也唐置十六衞府兵天下之府八百餘所屯於關中者至有五百然皆無事則力耕積穀以自贍養是以兵雖聚於京師而天下亦不至於弊者未嘗無事而食也今天下之兵不耕而聚於畿輔者以數十萬計仰給縣官有漢唐之患而無漢唐之利天下

之財聚於京師。三司之用。猶恐不給。其弊皆起於不耕之兵聚於內。而食四方之貢賦。非特如此而已。又有循環往來屯聚郡縣者。皆出自禁兵。是天下之地。一尺一寸。皆天子自爲守也。且費莫大於養兵。養兵之費莫大於征行。今出禁兵而戍郡縣。三歲一遷。雖不過數百。而要其歸。無以異於數十萬之兵。三歲而一出征也。農夫之力。安得不竭。餽運之卒。安得不疲。

臣按蘇軾此策。於漢唐宋軍制得失。瞭然明白。就三者論之。宋之禁軍不如漢之踐更。漢之踐更不如唐之府兵。請於京畿中。刱爲寓兵之法。順天保

定眞定河間永平五府。實居輦轂之下。若見丁盡以爲兵。可得四五十萬。因其原設里社。制爲隊伍。丁戶不足。移少就多。使有定數。每一里百戶。分爲二隊。隊五十名。十隊爲一都。甲（視軍衛千百戶）屬之州縣。州縣屬之府。其十年輪當之里甲。咸仍舊焉。凡民差役。如皂隸柴夫等科派。如歲辦和買等。皆蠲除之。歲惟養馬納糧二事。五郡之兵。分屬五軍。州縣各爲教場。月一點操。每府又一大教場。農隙時遣該府都督一員。集兵操練。分命御史監督之。而糾其不如法者。遇有征行。按籍起調。（見京輔之屯條）或曰。五

郡切近京師。百需所出。百役所萃。今一切罷免。從何措注。請查勘順天五府每歲夫役物料。通計該費若干。令戶部計算天下糧稅雜項之數。歲入幾何。舊積幾何。經費之外。苟有羨餘。刱爲收貯。以爲五郡雇役買物之用。其於國計。亦無大損。或曰。昔宋韓琦刺民兵於陝西。亦謂得唐府兵法。而司馬光力言不便。後果以運糧戍邊。大爲民害。既籍民爲兵。而科差如故。民愈不堪也。臣爲此議。惟仍州縣之舊。而不屬之軍衞。所謂點操。月惟一行。非若宋人保甲之頻數也。農隙教戰。則朝委將帥。兵不

番上。糧不調運。惟於農隙開溝築堤。以備旱澇。或脩築京城。以爲急切之備。或幹運京儲。以實近邊之闕。除此之外。不許他役。此法倘行。非但足兵。亦可省費。

〇宮禁之衞

周書立政。周公戒於王曰。王左右常伯。（牧民之長）常任。（任事公卿）準人。（守法有司）綴衣。（掌服器者）虎賁。（執射御者）周公曰。嗚呼。休茲。（美哉此官也）知恤鮮哉。（言五等官職之美。而知憂其得人者少也）

臣按綴衣虎賁。侍御僕從之臣也。周公以之與王左右常伯常任準人並稱。而憂其得人爲鮮。何也。

職重者有安危之寄。職親者有習染之移。其係天下之本一也。

周禮。天官。宮正。（宮中長也）掌王宮之戒令糾禁。以時比（校也）宮中之官府。次（以待直宿）舍（以待休沐）之衆寡。爲之版（籍也）以待。夕擊柝而比之。國有故。（喪祭兵戎之故）則令宿其比亦如之。辨外內而時禁。稽其功緒。糾其德行。幾（察也）其出入。均其稍食。去其淫怠與其奇衺之民。會其什伍（使之聯絡）而教之道藝。春秋以木鐸脩火禁。（警衆使脩火政）凡邦之事。（祭祀之事）蹕（入而清道）宮中廟中則執燭。

吳澂曰。宮庭內事。固非執政大臣所當與。而屬之天官。何耶。自古國家危亡之患。多生於房闥。否則生於閽寺。夏商之亡。漢唐之衰。其禍以此。夫婦人女子與夫刑餘之人。敢肆其姦以敗人之國者。以其無所制而逞其不軌之心。如漢之竇武。何進。唐之李訓。鄭注。元載之徒是也。果麗於冢宰。使小大受制於執政大臣。常有所忌憚而不敢肆。其惡識可消患於未萌也。

臣按澂又言周自文王以來。王政先內治。當時侍御僕從。罔匪正人。雖綴衣虎賁趣馬之微。亦惟吉士之求。惟太宰以大臣臨之。宮壼朝廷。均爲一體。非若後世之疎外廷而親內豎也。夫宮正則屬於冢宰所以兼制內廷之私人。而又以小宰宰夫之戒令糾禁。行乎其間。養成君德如此。王業豈有不盛也哉。

宮伯。（亦長也）掌王宮之士（衛士也）庶子（國子之倅）凡在版（名籍）者。掌其政令。行其秩（廩祿）敘。（才等）作其徒役之事。授八坎八舍之職事。若邦有大事。作宮衆則令之。

呂祖謙曰。古者執戈戟以宿衛王宮。皆士大夫之職。無事而奉燕私。則從容養德。有膏澤之潤。有事而司禦侮。則堅明守義。無腹心之虞。下至秦漢。陛楯執戟。尚餘一二。此制既廢。人主接士大夫者。僅有視朝數刻。而周廬陛楯。或環以椎俚囂悍之徒。有志於復古者。當深繹也。

臣按周制。官伯掌王宮之士庶子。凡在版者。則是王朝宿衛之人。皆公卿大夫士之子弟也。祖宗以來用功臣子弟以爲勳衛。蓋亦此意。

閽人。（主晨昏啟閉者）掌守王宮之中門（雉門）之禁。喪服凶器不入宮。潛服賊器不入宮。奇服怪民不入宮。凡內人（王內之臣）公器（公家之器）賓客（諸侯之臣爲賓客者）無帥（導出入者）則幾（察也）其出入。以時啟閉。

臣按周以宦者掌門禁。其嚴如此。我朝禁僧道非

朝見不許入皇城門及無牌而并凶服異服有持寸鐵者皆不許入禁門亦周人意也

夏官虎賁氏掌先後王而趨以卒伍軍旅會同亦如之舍（王出所止宿處）則守王閑（陛楯也）王在國則守王宮（爲周衞也）國有大故則守王門大喪亦如之

臣按今制錦衣以下十二衞親軍指揮使司專以扈從宿衞爲職即此也

旅賁氏掌執戈盾夾王車而趨左八人右八人車止則持輪凡祭祀會同賓客則服而趨喪紀則衰葛執戈盾軍旅則介（甲胄之屬）而趨（王吉服則亦吉服王凶服則亦凶服王戎服則亦戎服）

臣按旅賁者主膂力而言亦猶今制錦衣之卒既有校尉又有將軍力士也

春秋左傳僖公二十八年襄王賜晉文公虎賁三百人

臣按先儒謂虎賁天子親兵也六軍之外禁衞惟此非天子不得用及其弊也以之從軍旅賜諸侯受者固非賜者尤非也

漢京師有南北軍南軍衞尉主之

易祓曰郎衞兵衞均爲宿衞之職而郎中令衞尉所掌皆宮門內外之事武帝更秦郎中令爲光祿勳光祿勳掌宮門戶衞尉掌宮殿門又殿外門舍屬衞尉殿內門舍屬光祿勳其職實有相關者特有內外之別耳此正周官所謂宮正宮伯之職當時以二千石以上子弟及明經孝廉射策甲科博士弟子高第及尚書奏賦軍功良家子充之其後又以期門羽林皆屬焉是皆親近天子之官

臣按古者環衞有二等漢有衞郎衞兵是即周官宮正宮伯之職而宮伯則領貴游子弟宮正則領官徒役事者也

漢武帝時置期門羽林

臣按史言帝微行與侍中等期諸殿門故有期門

之號先儒謂漢期門千人秩比郎亦周人虎賁之遺意

後漢光祿勳掌宿衞宮殿門戶凡郎官皆主更直執戟宿衞諸殿門戶羽林中郎將羽林郎皆掌宿衞侍從常選漢陽隴西安定北地上郡西河凡六郡良家子弟補

林駧曰東漢以來舉五官郎將羽林虎賁以職屬大夫議郎謁者僕射以文屬分屬之後光祿大夫不在宿直議郎不與執戟則凡爲禁衞者皆非士人之流而郎官三省盡爲諸黃門之廬耳故宦官內典門戶外與政事及何進誅宦者太后不聽曰中官統領禁

省漢家故事我奈何禁之與士人共對事乎則知士人不爲郎中久矣後盡除宦者選三署郎入守宦官之廬即此可見推原其故皆光武不任三公多置黃門其禍流至是也

臣按漢初宿直皆用士人其後皆用宦官遂至內外大權悉歸之以爲一代之禍誠能如周人以內宰小臣閽人寺人女御女史之職皆屬太宰受其節制雖欲逞其不軌亦有所忌憚而不敢爲矣矧後世宿直執戟者實有兵權苟無以制之豈不貽國家之禍哉

唐有南北衙兵南衙諸衛兵是也北衙禁軍是也高祖初起兵有元從禁軍太宗置百騎武后改爲千騎睿宗增至萬騎肅宗時有供奉射生官代宗以後有左右神策軍

十六衛曰左右衛曰左右驍衛曰左右武衛曰左右威衛曰左右金吾曰左右領軍曰左右監門曰左右千牛每衛有上將軍有大將軍有將軍自左右至領軍並掌宮禁宿衛金吾掌宮中京城巡警監門掌諸門禁衛千牛掌侍衛

林駉曰唐之十六衛已備漢人南北軍之制漢以衛尉護南軍以金吾巡北軍今十六衛已有金吾將軍掌京城巡警是北軍已寓其間自六軍禁衛皆用市人其選益輕祿山吐蕃之變神策禁軍外入赴難國家遂以倚重悉命中人主之其勢益橫北衙既橫之後外庭諸臣莫之誰何蕭復言之而不見聽高元裕諫之而不及用推原其故皆外臣不預禁軍專歸宦者爲患至是也

太宗時詔右衛大將軍李大亮兼右衛率文兼工部尚書身兩職宿衛兩宮每番直常假寐帝勞曰公直宿我得酣卧

臣按本朝宿衛雖有武臣然皆爪牙之任耳而無有所謂腹心股肱之臣請如唐人以大臣番直如太宗之用李大亮者如此則既有虎賁鋭士宿衛王宮又有勳德世臣總司禁旅九重之上六宮之中得以安寢無虞矣

肅宗時李輔國請選羽林騎士五百人徼巡李揆曰漢以南北軍相制故周勃以北軍安劉氏朝廷置南北衙文武區別以相伺察今用羽林代金吾巡警忽有非常何以制之

臣按設護衛之兵本以制外兵也非但不用其他

將帥以巡徼。凡其人之子弟。亦不可用也。

德宗時。段秀實疏曰。天子萬乘諸侯千大夫百蓋以大制小古制也。今外有不庭之虜內有梗命之臣。而禁兵不精其數削少。後有猝故。何以待之。猛虎所以百獸畏之者以其有爪牙也爪牙廢則孤豚特犬悉能爲敵願少留意。

宋志。禁兵者天子之衛兵也。殿前侍衛二司總之其最親近扈從者號諸班直。其次總於御前忠佐軍頭司皇城司騏驥院皆以守京師備征伐也太祖鑒前代之失萃精銳於京師雖日增損舊制其規模宏遠矣

太祖令天下長吏擇本道驍勇者籍其名送都下以補禁旅之闕

林駉曰。宋朝有皇城司。殿前司。皇城始於梁之乾化殿前始於周之顯德宋各循其舊故皇城一司。於內庭宿衛無不預者。而獨宿直諸班禁衛無所統攝。至親從之官復命武臣同主其事又非專出於宦者之手殿前一司雖統攝諸班禁衛而皇城一司。亦判然不相關亦漢南北軍相統之意也。

臣按太祖懲唐末藩鎭兵强之患故聚精銳於京師時出之以守郡國其謀雖深勢則不順。史臣謂規模宏遠臣不敢以爲然。夫立國規模在篤近舉遠居重馭輕使天下之大四面環繞以爲吾屛蔽旣爲禁兵。豈可遠出而衛郡縣。制軍如此宜其武事之不振也

仁宗時。公主以夜入宮左正言王陶言。漢光武出獵夜還上東門候郅惲拒關不納光武從中東門入明日賞郅惲而貶中東門候。魏武之子臨淄侯植開司馬門晝出。魏武怒。公車令坐死。然則公主夜歸直徹禁中略無譏防其所歷皇城宮殿內外監門使臣請並送勘劾

同知諫院司馬光言自今宮殿門城門並須依時開閉

非急切大事勿復夜開。必不得已者必親降手敕加以御寶受敕之人仍寫出入人帳送驗眞的然後覆奏請鑰與監門官親自監開依帳點閱人數放令出入。卽時下鎖進納門鑰。

臣按宋王陶司馬光所言二事。可見古人嚴謹宮門之禁我聖祖於此一事。尤加嚴切。每夜將軍上宿遇有一瓦石之墜。一蟲鳥之落詰旦早朝。卽令給事中引赴御前奏知。纔可夜開城門以出入哉。伏望申明祖宗之法。嚴謹門禁。一切外人。不許闌入以敦聖朝之家教以立禮義之大防非但以備

姦宄杜禍亂而已也

徽宗時左正言任伯雨言風聞內苑作工匠盜所結眞珠事敗有旨更不得治監官醫官院人懷刃爲盜捕獲有旨不復推經由門戶切以監官之設本爲監臨主守司門之設本爲譏察出入今珠璣至貴之物失之數萬匹夫挾刃入數重門如涉無人之境皆非小事乃一切赦之後來更有犯者不赦之則罪同罰異人人皆怨又赦之則事事廢法紀綱遂壞雖有監官司閽將何用也

胡安國言於高宗曰自古盛王雖用文德必有親兵專掌宿衛勳德世臣總司禁旅虎賁銳士宿衛王宮其爲

國家慮深遠矣今謀國者不思復古親兵寡弱宿衛卑少豈尊君強本消患豫防之計也

臣按禁旅之帥必用勳舊之冑三代之制也

○京輔之屯

漢百官表中尉秦官掌徼巡京師武帝更名執金吾

易袚曰南軍以衛宮城而乃調之於郡國北軍以護京城而乃調之於三輔何輕重遠近之不倫與蓋郡國去京師爲甚遠民情無所適莫而緩急爲可恃故以之衛宮城三輔距京師爲甚邇民情有閭里墳墓族屬之愛而利害必不相棄故以之護京城其防微杜漸之意深矣

臣按衛京之兵取之近輔極是若夫衛宮而取郡國之兵恐未爲得策夫以疏外之兵無鄉土親屬之顧戀而使之番上執戟以衛王宮一有事焉安保其無外顧之心乎我朝宿衛之兵用世將以統士卒其慮深遠矣

左右京輔都尉尉丞兵卒皆屬中尉

臣按此云都尉乃京輔之都尉與主南軍都督者不同

唐初始置軍府以驃騎車騎兩將軍府領之析關中爲

十二道皆置府三年更以道爲軍軍置將副各一人以督耕戰以車騎府統之六年廢十二軍改驃騎曰統軍車騎曰別將歲餘十二軍復太宗更號統軍爲折衝都尉別將爲果毅都尉總曰折衝府凡發府兵皆下符契州刺史與折衝勘契乃發若全府發則折衝都尉以下皆行不盡則果毅行少則別將行當給馬者官予其直市之

林駉曰漢之畿兵始爲番上至其後也番上變爲長屯長屯變爲遠征而畿兵之制壞矣唐之畿兵始爲府衛至其後也府衛變爲長從長從變爲禁軍而畿

兵之制壞矣此漢唐內兵三變之由也

臣按三代以下兵制惟唐府兵最爲近古京畿之屯莫良於此

宋徽宗熙寧中於京畿四面置輔郡以潁昌爲南輔以襄邑縣建名輔州爲東輔鄭州爲西輔澶州爲北輔詔四輔屏翰京師兵力不可偏重可各以二萬人爲額

臣按自古建都皆於四近之地立爲輔郡所以爲京師屏翰也漢以京兆左馮翊右扶風爲三輔唐亦以華州同州鳳翔爲三輔宋初未遑建立至徽宗亦於畿郡立爲四輔我朝建國江南於鳳陽屯重兵凡京師軍皆散於江北滁和等處爲屯田雖不名輔儼然有藩屏之意太宗自北平入正大統建都於此猶未有輔郡蓋有待也臣按漢唐都長安宋都汴梁皆去邊地遼遠非若我朝都燕則自以都城爲北邊捍蔽北最近東次之西又次之而南爲最遠請如漢唐宋故事立爲輔郡以宣府爲北輔以永平爲東輔以易州爲西輔以臨清爲南輔每處屯重兵一二萬以爲京師屏蔽軍士遂室家之願而生息日繁國家省轉輸之勞而調發易集邊方足備禦之具而關隘有守都城鞏固宗社

奠安矣

○郡國之守

周制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

臣按封建以前之國卽秦漢以來之郡名制雖異而其實則同

一同百里提封萬井除山川沈斥(水田濕鹵也)城池邑居園圃街路三千六百井定出賦六千四百井戎馬四百匹兵車百乘此卿大夫采地之大者也是謂百乘之家一封三百一十六里提封十萬井定出賦六萬四千井戎馬四千匹兵車千乘此諸侯之大者也是謂千乘之國

五國爲屬屬有長十國爲連連有帥三十國爲卒卒有正三百一十國爲州州有牧

臣按此周人連帥州牧之設蓋以小大相維階級相承也本朝制兵府州縣要害之處皆立衛所而又於總會處立都指揮使司以統之蓋得周人連帥州牧之遺意

秦始皇既并天下爲三十六郡郡置材官

漢興踵秦置材官於郡國

易祓曰漢不特置材官而已漢官儀曰高祖命天下選能引關蹶張材力武猛者以爲輕車騎士材官樓

船常以秋後講肄課試各有員數平地用車騎山阻用材官水泉用樓船蓋三者之兵各隨其地之所宜也

列郡王國侯國三等其兵不殊其郡國之兵必有虎符而後可發

臣按我朝於親藩皆設護衛然惟給其使令不許其調遣國家有事亦起焉其防微杜漸以尊京師同符漢世

唐高宗永徽以後都督帶使持節者始謂之節度使而謂其兵為方鎮

臣按節度使之兵始於邊將之屯防唐天寶以後王室日卑武夫戰卒有功皆除節度使由是方鎮相望於內地大者連十餘州小者兼三四州唐之威令不復行矣假使唐之君臣恒存高祖太宗府兵之制而不變豈有是哉

宋開寶中發渭州平源潘源二縣民治城壕因立為保毅軍弓箭手分鎮戍寨能自置馬者免役逃死以親屬代

陳傅良曰此所謂義兵也藝祖有志於民兵矣咸平中始置營升為禁軍其後寖有點差之令韓琦為相刺陝西義勇司馬光六上疏爭之不聽已而新法行遂罷強壯弓箭手而行保甲海內騷然要之皆以刺配為軍失祖宗本意而非民兵不可復也

仁宗時張方平言民之所以憚籍為兵者不惟鋒刃矢石之難且重去其鄉親愛隔絕也今若番休遞戍終是不離本鄉冀望邊事漸寧即息肩安業昔太宗籍兩河之人以為鄉兵於時識者亦悼其失業蓋不若因兩河強壯使之捍邊壯者入籍衰者出役邊不缺戍民不去農何在乎蓄之營堡而後為官軍也

真宗時鎮戎軍曹瑋言有邊民願募為弓弩手者請給

以閒田蠲其徭役有儆參以為正兵而官無資糧戎械之費詔人給田一頃出甲士一人及三頃者出戰馬一匹

臣按今州縣軍戶多有丁盡戶絕者其人居宅田產除生前立契明賣之外盡挨究歸官有願代其役者即給以本軍絕戶之田若是邊軍即令以近就近又凡沒官田土在二十年以後者不分有無承埶盡數刷出照宋朝之例給民為軍是亦足兵之一策也

仁宗皇祐中京東安撫使富弼言臣頃因河北水災農

民流入京東者至十餘萬。臣既憫其瀕死。又防其爲盜。遂募其伉健者。以爲廂兵。既而選尤壯者。得九指揮。教以武技。已類禁軍。今止用廂軍俸廩。而得禁軍之用。可使效死戰鬬。而無驕橫難制之患。此當世大利也。

臣按此前代因饑荒募民爲兵之明效

哲宗時。知定州蘇軾言。河朔無事。軍政少弛。臣已戒飭本路將吏。申嚴賞罰。加意拊循。輒復用龐籍舊奏團結弓箭社法約束。乞朝廷少賜優異。明設賞罰。以示勸懲

陳傅良曰。條約弓箭社。如龐籍蘇軾。則人情不擾。而邊備脩矣。此今日所當講也。

臣按龐籍所奏條約之法。無可攷。前此知定州滕甫言。河北州縣近山谷處。民間各有弓箭社。習慣便利。與夷人無異。蓋因其俗而加以約束也。

胡安國言於欽宗曰。自古及今。內外之勢。適平則安。偏重則危。昔東漢季年。王室多故。劉焉建議。以爲四方兵寇。由刺史威輕。宜改置州牧。及焉求益郡。劉表出襄陽。袁紹得冀。曹操取燕。爭相割據。自此不復有王室矣。夫五大在邊。古人所戒。以身使臂。於理乃宜。欲乞於所置帥司。選擇重臣。付以都總管之權。專治軍旅之事。每歲終。按察其部內。或有警急。京城戒嚴。即各帥所屬守將逐急應援。如此則既有捍衛王室之勢。又無尾大不掉之虞。

〇本兵之柄

書舜典曰。皐陶。蠻夷猾夏。寇賊姦宄。汝作士。

董琮曰。或言帝者之世。詳於化而略於政。王者之世。詳於政而略於化。虞時兵刑之官合爲一。而禮樂分爲二。成周禮樂之官合爲一。而兵刑分爲二。故此蠻夷猾夏。亦以命皐陶。

臣按士。刑官也。而以蠻夷猾夏爲言。以兵乃刑罰之大者。班固作漢書志刑罰而不志兵。乃雜兵於

刑罰之中。言之所謂聖人因天秩而制五禮。因天討而作五刑。大刑用甲兵。中刑用刀鋸。其次用鑽鑿。薄刑用鞭朴。大者陳諸原野。小者致之市朝。其所由來者尚矣。自黃帝有涿鹿之戰。顓頊有共工之陳。唐虞至治。猶流共工。放驩兜。竄三苗。殛鯀。然後天下服。夏有甘扈之誓。殷周以兵定天下。天下既定。戢藏干戈。教以文德。猶立司馬之官。設六軍之衆。因井田而制軍賦。固有見於此也。由是觀之。有虞九官之命。言刑不言兵。而兵在其中矣。

夏書。胤征曰。惟仲康太康之弟肇位四海。胤侯胤國之侯命掌六

師。

蔡沈曰。命掌六師命爲大司馬也。仲康肇位之時。已能收其兵權。故義和之征。猶能自天子出也。

臣按有虞之世。兵政兼於刑官。至是仲康始命胤侯掌六師。然則兵司之設。其在有夏之世歟。

周書。周官曰。司馬掌邦政。統六師。平邦國。

臣按此條已載正百官下。然此復載之者。威武之道。必本於兵。兵政之大者。實掌於此官。竊惟唐虞之世。設爲九官。而獨無所謂兵官者。蓋是時風氣初開。人心純樸。雖有蠻夷猾夏盜賊姦宄。特小小

爲害而已。然猶未至如後世之冒熾毒害。故止命刑官掌之。遇有征討。隨時命官。故三苗逆命。則以命掌邦土之司空。未嘗特設官以掌兵政。專征伐也。及得三苗。不過分北之。而其首惡。亦止於竄逐之而已。非若後世犂庭掃穴而誅絶之也。夏之時。始有掌六師專政典之官。周分六典。而司馬居其一。爲治之事。無非政者。而獨以統六師平邦國爲政典。則時之所尚者在兵。而政之爲政。莫急於兵可見矣。噫於此可以觀世變矣。然在周之世。兵猶出於農。秦漢以來。兵農遂分。不可復合。世變愈趨而愈下。爲治者當隨時以制宜。則今日本兵柄之大臣。尤不可不得其人。自非兼資文武。通達古今。有思患豫防之心。有隨機應變之智。不足以當司馬之任。毋徒循資取以充位。以貽誤國之禍也。

周禮。惟王建國。乃立夏官司馬。使帥其屬而掌邦政。以佐王平邦國。

吕祖謙曰。統六師而謂之平邦國。則王者用師之本旨。特欲平邦國之不平者耳。非有他求也。非濟貪忿而夸武功也。所謂天討也。

大司馬以九伐之法正邦國。馮（乘陵也）弱犯寡則眚（削其四旁）

之。賊賢害民則伐（聲其罪以討之）之。暴內陵外（內暴其國外陵諸侯）則壇（置之空地）之。野荒民散則削（削其地）之。負固（恃其險阻）不服則侵（加兵）之。賊殺其親則正之。放（逐也）弒其君則殘之。犯令（違棄上命）陵政（陵蔑王政）則杜之。內外亂鳥獸行則滅之。

小司馬之職掌。（此下脫滅漢興求之不得）

軍司馬。　輿司馬。　行司馬。

王炎點曰。三代。國容不入軍。軍容不入國。儀禮吉凶軍賓嘉達於天下。而軍禮獨藏於司馬。號司馬法。軍司馬。輿司馬。行司馬。皆不備官。有事斯置。其不欲觀兵蓋如此。

臣按先儒謂周禮六官惟小司馬一官闕其職掌。夫軍旅。一事也。習戰謂之田。軍政謂之禮。大閱謂之教。設其財於九式。離其書於儀禮。特闕其兵馬之職。屢易其軍伍之名。變化出入。使民不知。蓋先王以爲明民以凶器危事。適以成其乖爭之習。所以藏吾用而不示民者。爲慮微也。我祖宗不使天下知兵馬之數。亦此意也。

詩。小雅。六月之三章曰。有嚴（威也）有翼。（敬也）共（供同）武之服。（事也）共武之服。以定王國。五章曰。文武吉甫。（尹吉甫大將也）萬邦爲憲。（法也。○先儒謂嚴敬二字乃用師之要。爲將必嚴。不嚴則軍心不齊。爲帥必敬。不敬則軍事不整）

朱熹曰。吉甫。尹吉甫。此時大將也。非文無以附衆。非武無以威敵。能文能武。則萬邦以之爲法矣。

春秋。昭公五年。春王正月。舍中軍。（三軍作舍皆自三家公室盡卑兵權歸季氏矣）

臣按三軍之制。國家兵權所繫。承之天子。傳之祖宗者也。今魯國之軍。其作其舍。皆由臣下。而爲其君者無與焉。國非其國矣。後之有天下國家者。其尚防微杜漸。毋使兵權爲人所持哉。

魏置五兵尚書。五兵。謂中兵。外兵。騎兵。別兵。都兵。（尚書掌兵始此）

唐制。兵部尚書一人。侍郎二人。掌武選地圖車馬甲械之政。其屬有四。一曰兵部。二曰職方。三曰駕部。四曰庫部。

宋志。樞密院佐天子執兵政。凡邊防軍旅之常務。與三省分班稟奏。事干國體。則宰相執政官合奏。

林駉曰。樞府之官自唐始。名肇於開元。官設於永泰。權重於五代。而其制至宋而始詳。以東府掌文事。西府掌武事。其官有使有副使。有僉書有同僉書。有知院有同知院事。

臣按程頤言樞密乃虛設一大事。我朝革去樞府而專以兵政歸兵部。官簡職專。事權歸一。而體統不紊。

仁宗時。知諫院范鎭言。中書主民。樞密主兵。三司主財。各不相知。故財已匱而樞密益兵不已。民已困而三司取財不已。中書視民之困。而不知使樞密減兵。三司寬財。以救民困。欲乞使中書樞密院通知兵民財利大計。與三司量其出入。制爲國用。

神宗時。蔡承禧言。近命趙卨爲安南招討使。李憲爲之副。外議皆云不自二府。又曰。憲所陳請。多不經由二府。徑批聖語。下招討使。夫王言之出。尤在謹微。況於邊庭

休戚至重且命大臣者所以同安危繫休戚也至煩莫如邊務至重莫若將臣而二府有不預焉則大臣之能知其任者必皆自疑莫敢安其處同心同德之義虧矣是與其能者爲自疑之端不才者爲容身之地積此以往豈國家之利耶臣欲事無鉅細非經二府者不得施行或二府論有異同陛下總攬其成斷其可否而後行庶盡帝王容下之美大臣無諉上之咎

范祖禹言於哲宗曰祖宗制兵之法天下之兵本於樞密有發兵之權而無握兵之重京師之兵總於將帥有握兵之重而無發兵之權上下相維不可專制所以無

兵變也

臣按我朝革去樞密院設五軍都督府分掌軍旅則兵權散而無自專之患凡宋元以來樞密之任一歸於兵部所謂上下相維文武相制行之萬世而無弊者也

○器械之利

易繫辭弦木爲弧剡木爲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蓋取諸睽睽乖然後威以服之

周禮天官王府掌王之兵器凡王之獻兵器受而藏之

內府掌受良兵良器以待邦之大用凡四方之幣諸侯所貢獻諸侯貢物之兵器入焉

司兵掌五兵五盾各辨其物與其等以待軍事

吳澂曰五兵者戈矛戟酋矛夷矛也五盾者干櫓之屬有五等辨其物則其用各有所宜辨其等則其制有長短大小也

司戈盾官名掌戈今之句子戟盾之物而頒之祭祀軍旅會同時頒之以給用

臣按古者甸出革車一乘凡甲戈盾弓矢與夫旗物鼓鐸之屬悉備焉鄉遂之官以時簡其兵器及有調發各具之而行官府不與知也秦人銷鋒鏑元人禁漢人持弓矢其與周人藏兵於農意大不

侔矣

司弓矢掌六弓四弩八矢之法辨其名物而掌其守藏與其出入中春獻弓弩中秋獻矢箙

朱申曰六弓謂王弓弧弓夾弓庾弓唐弓大弓也四弩謂夾庾唐大也八矢謂枉矢絜矢殺矢鍭矢矰矢茀矢恒矢庳矢也法謂曲直長短之數也名以命之物以色之守之有人藏之有府出則頒之入則授之箙盛矢器也以獸皮爲之弓弩成於陽氣方和之時故仲春獻之矢與箙成於陰氣將堅之時故仲秋獻之

秋官職金入其金錫於爲兵器之府。掌受士之金罰貨罰。入於司兵。

臣按兵器之作。當屬於兵工。而此屬於刑官者。蓋明犯法之人。所當罰之金貨。以爲製造兵器之用故也。

司厲掌盜賊之任器貨賄。盜賊所用傷人兵器及所盜財物 辨其物。皆有數量。賈而揭之。入於司兵。

臣按此可見古者造兵器不取於民。而取於盜賊之任器贓物。後世舉而行之。是亦寬民力足兵用之一助也。

考工記曰。函包容人爲甲。犀甲七屬。謂上旅下旅相屬之數 兕甲兕皮爲之 六屬。合甲五屬。犀犀皮爲之 甲壽百年。兕甲壽二百年。合剝革裏肉取其表合之 甲壽三百年。

臣按古人於一甲之製。詳悉周全。其愼重於戰陳可知。後世之甲。多用銅鐵。少用革札。蓋日趨簡便也。

弓人爲弓。取六材必以其時。六材既聚。巧者和之。幹也者以爲遠也。角也者以爲疾也。筋也者以爲深也。膠也者以爲和也。絲也者以爲固也。漆也者以爲受霜露也。得此六材之全。然後可以爲良。

矢人爲矢。相笴笴幹也 欲生謂無瑕蠹 而搏。謂圓也 同搏欲重。同搏欲其材之重 同重節欲疏。同重欲其節之疏 同疏欲㮚。同疏欲其㮚栗而堅

桃氏爲劍。臘謂兩刃 廣二寸有半寸。兩從半之。以其臘廣爲之莖圍。長倍之。

臣按劍者檢也。所以防檢非常。蓋防身之器也。司劍之官。而謂之桃氏。以桃能辟除不祥故也。

廬人爲廬器。攻國之兵欲短。守國之兵欲長。攻國之人衆。行地遠。食欲饑。且涉山林之阻。是故兵欲短。守國之人寡。食欲飽。行地不遠。且不涉山林之阻。是故兵欲長。

吳澂曰。兵莫短於戈殳。故攻國者用之。莫長於矛戟。

故守國者用之。大要欲便於人也。

荀子曰。魏氏武卒。衣三屬之甲。操十二石之弩。負矢五十箇。置戈其上。軸與冑同 帶劍。贏負擔 三日之糧。此長短兼用之兵也

司馬法曰。兵不雜則不利。長兵以衞。短兵以守。太長則難犯。太短則不及。太輕則銳。銳則易亂。太重則鈍。鈍則不濟。

六韜曰。陷堅陳。敗强敵。以大黃參連弩。飛鳧電景矢自副。

臣按參連云者。謂前放一矢。後放三矢。連續而去也。意者李廣以二千騎當胡騎四萬之圍。所謂大

黃卽六韜所謂大黃參連乎。

漢中尉屬官有武庫令。少府屬官有若盧考工室令丞。

臣按漢書註若盧以藏兵器。考工室主作器械。

哀帝時。毋將隆言武庫兵器。天下公用。國家武備。繕治造作。皆度大司農錢。邊吏職在禦寇。賜武庫兵。

林駉曰。周之兵器在民。漢之兵器在官。周之在民以兵農爲一之時。漢之在官以兵農已分之後。

臣按漢制財用有二。供天子雜用以少府之錢。若大司農錢非軍國之事不得用也。兵甲之作以爲軍國之備。故亦用大司農錢歟。

漢志有遠望連弩射法。

諸葛亮長於巧思。損益連弩。皆出其意。亮損益連弩謂之元戎

臣按史魏司馬懿征公孫淵。軍至遼東。爲發石連弩射城中。唐李元諒節度隴西。築連弩臺。盧鈞節度四川。爲大艙連弩。南詔憚之。則古人攻戰以連弩取勝者多矣。今連弩之製不可考。說者謂古時西蜀弩兵尤多。大者莫踰連弩。十矢謂之羣鴉。一矢謂之飛鎗。通呼爲摧山弩。卽孔明所謂元戎也。

虞詡爲武都守。令軍中彊弩勿發。而潛發小弩。羌并兵急攻。使二十彊弩共射一人。發無不勝。

臣按五兵之利莫利於弓弩。自漢以來弩之取勝者比弓爲多。虞詡守武都。遇有急攻。使二十彊弩共射一人。此非但可用弩。弓矢之利亦宜依此用焉。此卽俗所謂攢射也。宜申諭軍中習爲攢射法。臨戰之際。寇中有驍勇出掠陳者。攢矢射之。蔑不中矣。

陳球守零陵。弦大木爲弓。羽矛爲矢。引機發之。遠射千步。

臣按此大木弓後世無有。可依其法製之。以爲守城寨之具

明帝永平中。北匈奴攻金浦城。耿恭爲戊己校尉。以毒藥傅矢。語匈奴曰。漢家箭神。其中創者必有異。虜中矢者視創皆沸。大驚。匈奴相謂曰。漢兵神眞可畏也。遂解去。

臣按今唐鄧山居者以毒藥漬矢以射獸。應弦而倒。謂之毛胡盧。元末因用其人爲兵。立毛胡盧萬戶府。耿恭所用毒藥傅矢。蓋此類也。又聞廣西猺獞所用弩矢皆傅以藥。中人濡縷卽死。比唐鄧者尤毒。宜取其方付邊城以爲毒箭。是亦禦虜之一技也。

唐玄宗開元中。擇宿衞勇者爲番頭。習弩射。又有羽林軍飛騎。亦習弩。凡伏遠弩自能弛張。縱矢三百步。

馬燧爲河南節度使。造甲必爲長短三等。稱其所衣。便於進趨。

臣按馬燧所造之甲。可以爲後世法則。

宋太祖開寶中。馮義岳義方上火箭法。眞宗咸平中。馬軍都頭石歸宋進木羽弩箭。以木爲笴。笴爲翎長尺餘。入鎧甲則笴去而箭留牢不可拔。又石普言能發火毬火箭。

臣按古所謂火攻者。因風縱火。無今世所謂火藥者。太祖時始有火箭。眞宗時有火毬之名。然或假木箭以發。未知是今之火藥否也。近有神機火鎗。用鐵爲矢鏃。以火發之。可至百步之外。捷妙如神。聲聞而矢卽至矣。

歐陽脩言於仁宗曰。諸路州軍。分造器械。工作之際。已勞民力。監用般送。又苦道塗。然而鐵刃不剛。筋膠不固。長短大小。多不中度。造作之所。但務充數而速了。不計所用之不堪。經歷官司。又無檢責。此有器械之虛名。而無器械之實用也。以草草之法。敎老怯之兵。執鈍折不堪之器。百戰百敗。理在不疑。臨事而悔。何可及乎。

臣按脩此言。切中官府造作之弊。

大觀中。吳擇仁奏神臂弓。實乃天授。以甚利之器。徽宗御筆。謂射遠攻堅。所向無前。可謂利器。使敵人習而能之。非中國利。令民間不得習製。

臣按自古弓弩之製。其最善者。漢稱大黃。唐稱伏遠。宋之神臂克敵。其最也。

高宗詔有司造克敵弓。弓乃韓世忠所獻。命殿前司閱習。詔能貫甲踰三石弓。施二十矢者。進秩一等。後楊存中以爲克敵弓雖勁。而士病蹶張之難。乃增損舊製。造馬黃弩。製度精密。彼一矢未竟。而此發三矢矣。克敵雖以弓名其實弩也

元西域人亦思馬因善造礮。世祖時與阿老瓦丁同至京師。從攻襄陽未下。亦思馬因相地勢。置礮於城東南隅。重一百五十斤。機發聲震天地。所擊無不摧陷。入地七尺。宋呂文煥遂以城降。元人渡江。宋兵陳於南岸。擁舟師迎戰。元人於北岸陳礮以擊之。舟悉沈沒。後每戰用之。皆有功。

臣按元人始造此礮。以攻破襄陽。世因目曰襄陽礮。考唐史。李光弼作礮。飛巨石。一發輒斃二十餘人。疑卽此礮。蓋古原有此制。流入西番。亦思馬因。

做而爲之也

○牧馬之政

周書。司馬掌邦政。軍政莫急於馬故以司馬名官

周人因井田而制軍賦。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十六井也。有馬一匹。四丘爲甸。甸六十四井。有戎馬四匹。兵車一乘。一同百里。提封萬井。定出賦六千四百井。戎馬四百匹。一封三百一十六里。提封十萬井。定出賦六萬四千井。戎馬四千匹。天子畿方千里。提封百萬井。定出賦六十四萬井。戎馬四萬匹。

林駉曰。馬政之說。古今凡幾變。以官民通牧者。周也。

成周以民牧者。如丘甸歲取馬四匹之類。平時則官給芻牧。有警則民供調發。然而在天子之都。諸侯之國。士大夫之家。未嘗不自畜馬。此蓋在官養之耳。何以知之。如周禮以天子十有二閑。先儒論數。謂不過三千餘匹。衛文公承夷狄所滅。新造之後。末年亦至騋牝三千。若以制度論之。衛以諸侯之國。又當殘亂之餘。其他固不及論。安得遽如成周全盛乘馬之數。蓋所謂天子十有二閑。是養之於官者。衛之騋牝三千。舉官民通數而言之也。

詩。定之方中。美衛文公也。其卒章曰。靈雨既零。命彼倌人。星言夙駕。說于桑田。匪直也人。秉心塞淵。實也淵深也騋牝三千。

臣按古人問國之富。數馬以對。設官以掌邦政。以馬名其官。則富強尤在於茲。故有文公誠實淵深之心。乃能致牝馬三千之盛。王安石創保馬之法。國家未必得馬之用。而生民先受馬之害。無他。其心不誠而慮不遠也。

魯頌。駉。頌僖公也。其首章曰。駉駉腹幹肥張貌牡馬。在坰林外曰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驈黑驪白跨有皇。黃白曰皇有驪純黑有黃。黃而微赤以車彭彭。盛貌思無疆。深廣無窮思馬斯臧。善也

朱熹曰。此詩言僖公牧馬之盛。繇其立心之遠。故美之曰。思無疆則思馬斯臧矣。衛文公秉心塞淵而騋牝三千。亦此意也。

周禮。馬質。質平也主買馬平其價直掌質馬。馬量三物。量其材質之高下而知其價一曰戎馬。供武事二曰田馬。供田獵三曰駑馬。下材而供冗事者皆有物價。材有美惡價有高下綱惡馬。駑不馴者以索維之禁其奔踶凡受馬於有司者。謂校人之屬受馬謂國事當用馬者書其齒毛與其賈。馬死則旬之內更。受馬在十日之內死者償之更償也旬之外入馬耳。以其物更。十日外馬死者割其馬耳入官見其實死就以其皮肉筋骨來償不計價其外否。十日之外則不償雖皮肉不取馬及行則以任齊其行。若馬之行則以所任載之輕重道里之遠近別識之以齊

其勞逸而後行(若有馬訟則聽之)有爭馬之訟則聽其曲直禁原蠶者原再也一年不許兩次養蠶

鄭元曰天文辰爲馬蠶書蠶爲龍精月値大火則浴其種是蠶與馬同氣物莫能兩大禁再蠶者爲傷馬歟

臣按後世兵民既分馬養於民而收之於官然後散之於軍官府無復有質馬之政馬死者一切責軍之償軍民俱受其弊矣近時馬政亦有科錢買馬之令然所得未必良給之於軍遇有倒死陪償如故西北之邊尤苦之臣以爲待其死而責償不

若先爲之備凡受馬者請如周制書其年齒毛色及其原價又量其材質之高下肥瘠併書之冊其馬有死者誠瘠且老則不責其償若馬實壯肥漸致瘦損死者則責其償或馬因公事而死及其人本善調息而馬暴死者皆不在償數此外又立爲馬病醫治之法馬實病死醫證明白亦不償

牧師掌牧地皆有厲禁而頒之(授圉者以牧地)孟春焚牧(以除陳草生新草也)中春通淫(以陰陽交合時合馬之牝牡也)掌其政令凡田事贊焚萊

臣按古人養馬皆有牧田卽今草場也可耕者授之於農不可耕者畱以養馬蓋耕墾之地草萊不生畱其地以蓄草養馬而備武事所以安邊方壯王室非小故也昔人謂農事弗擾馬政自脩故詩人稱馬政必歸之農

廋人掌十有二閑之政教以阜馬佚特敎駣攻駒及祭馬祖祭閑之先牧及執駒散馬耳圉馬正校人員選馬八尺以上爲龍七尺以上爲騋六尺以上爲馬(九者馬之政教)

鄭元曰阜盛壯也佚特者用之不使甚勞安其血氣也三歲曰駣始教乘習之也二歲曰駒攻騋之也散馬耳以竹括押馬耳其頭動搖則括中物後遂串習

不復驚也正員選者選擇可備員者充之也

魏武侯問吳起曰凡畜卒騎豈有方乎對曰夫馬必安其處所適其水草節其饑飽冬則溫廐夏則涼廡刻剔毛鬣謹落四下戢其耳目無令驚駭習其馳逐閑其進止人馬相親然後可使車騎之具凡馬不傷於末必傷於始不傷於饑必傷於飽日暮道遠必數上下寧勞於人愼無勞馬常令有餘備敵覆我能明此者橫行天下

臣按古人調養戰馬之法無出此矣

秦之先有非子居大邱好馬及畜善養息之周孝王召使主馬於汧渭之閒馬大蕃息於是孝王曰昔栢翳爲

舜主畜之多息故有土賜姓嬴今其後世亦為朕息馬朕其分土為附庸邑之秦使復續嬴氏之祀

臣按人性各有所能因其能而用之鮮有不濟周穆王因非子善養馬使主馬於汧渭之閒馬大蕃息是知為政在人惟在乎人君之善任使也

漢制太僕掌輿馬屬官有太廄未央家馬三令又車府路軨騎馬駿馬四令丞又龍馬閑駒槖泉騊駼承華五監長丞

臣按太僕周官掌正服位出入大命及左右御僕而專命以司馬政則始於漢焉

武帝於口賦錢人增三錢以補車騎馬

建元中罷苑馬以賜貧民

宣帝五鳳中令郡國毋斂今年馬口錢

林駉曰漢初稍復古制勸民養馬有一匹者復卒三人蓋居閑則免三人之算有事則當三人之卒此內郡之制也至於邊塞則縱民畜牧而官不禁烏氏居塞則致馬數千羣橋桃居塞則致馬千匹於時內郡之盛則衆庶有馬阡陌成羣邊郡之盛則三十六苑分置西北武帝初年單于入塞見馬布野而無人牧者征伐四夷而馬往來食長安者數萬匹既數出師馬大耗乏乃行一切之令自封君以下至三百石吏以次出馬則內郡庶民之有馬者欲望復卒難矣又令民得畜邊者從官假馬母而歸其息什一則邊郡之欲畜牧者難矣又匿馬者有罪有以列侯匿馬而腰斬者有以民或匿馬馬不具而長安令幾坐死者故內郡不足則藉民馬以補車騎邊郡不足則發酒泉驢駝負出玉門關輪臺之悔始脩馬令此漢牧於民而用於官之制也

臣按林駉之言西漢馬政始末盛衰備於此矣

唐初得突厥馬二千匹又得隋馬三千於赤岸澤徙之

隴右其官領以太僕其屬有牧監副監歲課功進排馬（監牧之制始此）

開元初國馬益耗太常少卿姜晦乃請以空名告身市馬於六胡州率三十匹酬一遊擊將軍（後世以官爵易馬之始）元宗以王毛仲領內外閑廄馬稍稍復其後突厥款塞元宗厚撫之歲許朔方軍西受降城為互市以金帛市馬於河東朔方左右牧之既雜胡種馬乃益壯天寶後諸軍戰馬動以萬計議者謂秦漢以來唐馬最盛

林駉曰唐府兵之制當給馬者官與其直市之每匹錢二萬五千歲周不任戰者鬻之以其錢更市不足

則府供之此給錢以市也至府兵漸壞兵貧難致乃給以監牧之馬此給馬以用也大抵唐之馬政皆給於官民無與焉始唐接周隋亂離之後承天下征伐之餘鳩括殘騎僅得牝壯一千匹於赤岸澤徙之隴右始命太僕張萬歲葺其政華自貞觀訖於麟德四十年間至七十萬餘匹於時天下以一縑易一馬秦漢之盛未始聞也垂拱以後馬耗大半開元始命王毛仲爲內外閑廐使牧養有法雲錦成羣此唐牧馬於官而給於民之制也

宋之馬政太祖初置左右飛龍二院以二使領之後改

爲天廐坊又改爲騏驥院以天駟監隷焉眞宗置估馬司凡市馬掌辨其良駑平其直以分給諸監又置羣牧使景德中改諸州牧龍坊悉爲監在外之監十有四置羣牧制置使及羣牧使副都監判官廐牧之政皆出於羣牧司自騏驥院而下皆聽命焉諸州有牧監知州通判兼領之

林駉曰宋朝馬政蓄於監牧者曰官馬散於編戶者曰戶馬市於邊郡者曰戎馬

太宗淳化中通利軍上十牧草地圖上慮畜牧乏地多侵民田乃遣中使檢視畫其疆界又從趙守倫之請於諸州牧龍坊畜牝馬萬五千匹逐水草牧放不費芻秣生駒可資軍用自是諸牧馬頗蕃息

臣按馬以資軍用誠國家之急務然用軍本以衛民未有事乃先害民可乎宋太宗慮牧馬侵民田遣使檢視是也然不遣文吏而遣中使何哉夫天下土地何者非國家之有在民猶在官也而在官者則非民有矣其疆界誠不可不爲畫定疆界不定則官田日廣民田日削馬雖蕃而民日耗而用馬以誰衛哉

國子博士李覺言於太宗曰戎人畜牧轉徙馳逐水草

騰駒遊牝順其物性所以蕃滋其馬至於中國縶之維之飼以枯藁離析牝牡制其生性元黃虺隤因而減耗宜然矣古皆因田賦出馬馬皆生於中國不聞市之於戎今所市戎馬直之少者匹不下二十千往來資給賜予復在數外是貴市於外夷而賤棄於中國非理之得也今宜減市馬之半直賜畜駒之將卒增爲月給俟其後納馬則止焉是則貨不出國而馬有滋也大率牝馬二萬而駒收其半亦可歲獲萬匹況夫牝又生駒十數年間馬必倍矣昔猗頓窮士也陶朱公敎以畜五牸乃適西河大畜牛羊於猗氏之南十年間其息無算況以

天下之馬而生息乎。

臣按覺疏引猗頓畜牸之事。尤爲切於事情。蓋牧馬之政。以畜牝爲先。牝得其養則生育多。積以歲年牝又生牝駒又生駒。不出十年。馬大蕃息矣。覺又言中國之馬食枯芻處華廐。故多生息而無耗。今官散馬於編民。戶丁分日而飼。各家分次而牧。委之以老稚。食之以蕪雜。處之以汙穢。而欲其生育之蕃多。體力之壯健。性習之調伏。難矣。

宋祁言於仁宗曰。天下久平。馬益少。臣請多用步兵。夫闘然聚。忽然散。雲奔飇馳。鈔後掠前。此馬之長也。强弩

巨梃。長鎗利刃。什什相聯。伍伍相維。大呼薄戰。此步之長也。臣料朝廷與虜相攻。必不深入窮追。驅而去之。及境而止。然則不待馬而步可用矣。臣請損馬而益步。故馬少則騎精。步多則闘健。我惟用步所長。契丹馬多無所用之。

神宗熙寧中。王安石因曾孝寬言慶曆中嘗詔民戶以物力養馬備非時。官員乞參考申行之。而戶馬法始此。

文彥博言。漢唐之盛。苑監實繁。近時議者多不深究本末。孰詳利害。乃賦牧地與農民。斂其租課。散國馬於編戶。責其孳息。所賦之地肥瘠皆可耕乎。所斂租賦豐凶皆可得乎。戶配一馬。縶之維之。皆可蕃息乎。既不蕃息。役可繼乎。

臣按彥博茲言。雖言當時戶馬之弊。殆有若爲今日設也。但宋時戶馬是散官馬於民。今日乃令民自買馬養耳。宋時賦牧地於民。今日乃民自用其地所出以養耳。馬所以蕃息者。以其羣聚之相資騰游之有道。今小民一家各縶一馬。而欲其生息固難矣。况求其皆良乎。

中書省樞密院議保馬於上前。文彥博與吳充言國馬宜不可闕。今法馬死責償。恐非民願。王安石以爲令下而

京畿投牒者已千五百戶。並非驅迫。持論益堅。帝詔開封府界願牧馬者聽。於是保甲養馬行於諸路矣。

馬端臨曰。熙寧五年所行者戶馬也。元豐七年所行者保馬也。皆是以官馬責之於民。令其字養。戶馬則是蠲其科賦。保馬則是蠲其征役。

臣按此宋熙寧保馬之法。大類今日兩京畿、河南山東編戶養馬之法。但宋人保甲養馬自願者聽。且免其賦役。今則論丁養馬。丁及數者與之。不及數者足諸他戶。不問其願與否也。糧草戶役徵輸如故。民以一身當二役。其害比宋爲甚矣。夫養馬

之令。生必報。斃。死必責償。一馬之斃未償而一馬
又斃。前歲之生未俵而嗣歲又生。民何以爲計乎。
哲宗嗣位。議者爭言保馬不便。乃下詔以兩路保馬分
配諸軍。元祐初議興復廢監。於是詔陝西河東相視所
當置監。又下河北陝西按行河渭并晉之閒牧田以聞。
時已罷保甲教騎兵。而還戶馬於民。
臣按古今牧馬之政。在官在民二者而已。宋制牧
監以牧馬。是牧之於官。後改爲戶馬保甲馬。是牧
之於民。牧之於官。雖不能無害。而猶得馬之用。牧
之於民。非獨有害。而又不得馬之用焉。王安石行

新法爲戶馬之制。文彥博言於神宗。不聽。至元豐
時其弊一如彥博言。神宗歎曰。朕於是有愧於文
彥博矣。然神宗悔之而不能改。至哲宗乃罷之。而
復廢監。百姓如釋重負云。
神宗詔以雅州名山茶爲易馬用。至是蕃馬至者愈衆。
林駉曰。以摘山之利而易充廐之良。戎人得茶不能
爲我害。中國得馬足以爲我利。亦濟用之良策也。
臣按唐宋以茶易馬。多是交互市於境外之夷。我
朝於四川置茶馬司一。陝西置茶馬司四。以茶易
馬。設官掌之。非若前代出境外而與蕃戎交易也。

高宗時。廣西進出格馬。上曰。馬之良者不必西北。可知。
今必於產馬之地而求之。則馬政不脩故也。
臣按古今馬政。漢牧於民而用於官。唐牧於官而
給於民。至於宋朝。始則牧於官。後則蓄於民。又其
後則市於戎狄。我朝兼用前代之制。內地則散於
民。卽宋之戶馬也。邊地則牧於官。卽唐之監牧也。
而川陝有茶馬之設。則又宋人之市於夷也。請以
今日國馬之政言之。在內有御馬監。掌天子十二
閑之政。以供乘輿之用。其牧放之地則有鄭村等
草場。其飼秣之卒則有騰驤等四衞。國初設太僕

寺於滁州。其後定都於北。又設太僕寺於京師。凡
兩淮及江南馬政則屬於南。其順天等府暨山東
河南馬政則屬於北。其後又用言者。每府州若縣
添設佐貳官專管馬政。在外設行太僕寺於山西
陝西遼東凡三處。苑馬寺亦三處。陝西甘肅各轄
六監二十四苑。遼東僅一監二苑焉。內地則民牧
以給京師。外地則官牧以給邊方。又於四川陝西
立茶馬司。以茶易蕃戎之馬。亦用以爲邊也。本朝
國馬之制。大略如此。
○簡閱之教

周禮。大宗伯以軍禮同(威其不服僭差者)邦國。大田之禮簡衆也。

臣按軍禮有五。王安石謂以用其命爲主。以合其志爲終。臣以爲有大師之禮以用其衆。有大均之禮以恤其終。然無大田之禮。亦無以別其材力之强弱。技藝之能否。心志之離合。而致之用焉。故大田之禮尤爲切要。

大司馬。中春教振旅。(振整其衆)中夏教茇舍。(草止之也)中秋教治兵。中冬教大閱。(大閱兵而習戰)

臣按周禮四時教閱。名各不同。春日振旅。振之爲

言收也。以冬方大閱。春則農務方興。故收其衆也。夏氣炎燠。萬物告成。故以茇止爲名。而教之以夜戰之事。秋氣肅殺。故以治兵爲教。而教之以晝戰之法。冬則農事已隙。則通以三時之教而並舉焉。故謂之大閱也。

詩序。車攻。宣王復古也。宣王能內脩政事。外攘夷狄。復文武之竟土。脩車馬。備器械。復會諸侯於東都。因田獵而選車徒焉。

朱熹曰。宣王之田。因此見車馬之盛。紀律之嚴。所以爲中興之勢者在此。其所謂田者。異乎尋常之田矣。

吉日。美宣王田也。

呂祖謙曰。車攻吉日所以爲復古者何也。蓋蒐狩之禮。可以見王賦之復焉。可以見軍實之盛焉。可以見師律之嚴焉。可以見上下之情焉。可以見綜理之周焉。欲明文武之功業者。此亦足以觀矣。

春秋。桓公四年。春正月。狩于郎。

胡安國曰。狩所以講大事也。不時則傷農。不地則害物。田狩之地。如鄭有原圃。秦有具圃。皆常所也。違其常所。犯害民物。百姓苦之。可不謹乎。

臣按先王之田。因獵以講武事。不傷乎農。不害乎

物。所以習馳驅之節。試擊射之藝。蓋非所謂外作禽荒。從獸無厭者也。我朝都城西南有海子。卽古原圃具圃之類。每歲仲春以後。車駕親臨校獵。卽古人遺制也。

桓公六年。秋八月。大閱。

何休曰。比年簡徒曰蒐。三年簡車曰大閱。五年大簡車徒曰大蒐。

臣按大閱。天子之禮也。而魯行之。故春秋書以見其僭。然行之諸侯則爲僭。行之天子則保民守國之道也。

左傳。隱公五年。臧僖伯曰。春蒐（索擇取不孕者）夏苗（爲苗除害）秋獮（殺也）冬狩（圍守也）皆於農隙以講事也。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歸而飲至。以數軍實。昭文章。明貴賤。辨等列。順少長。習威儀也。

臣按蒐苗獮狩。雖曰田獵。實以習戰也。後世田獵之禮。惟以從禽縱欲爲樂。無復古人講武之制矣。

僖公二十七年。晉侯始入而敎其民。二年。欲用之。子犯曰。民未知義。未安其居。於是乎出定襄王（周王入務利民）民懷生矣。將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信。未宣（明也）其用。（未明見用）於是乎伐原以示之信。民易資（以貨物易資財）者不求豐焉。

明徵其辭（明定其辭不貳價也）。公曰。可矣乎。子犯曰。民未知禮。未生其共（恭敬之心）。於是乎大蒐以示之禮。作執秩（主爵秩之官）以正其官。民聽不惑而後用之。出穀戍（明年楚子使申叔去穀）。釋宋圍（明年楚子使子玉去宋）。一戰而霸（明年戰於城濮）。文之敎也（由晉侯以文德敎民）。

臣按晉文公欲用其民以戰。於是示義示信示禮。然後用之。故一戰而成伯功。與孔子所謂好禮好義好信略同。然聖人所謂好者出於中心自然有效。文公則欲用民而故爲是以示之。此王伯之所以分也。

昭公十四年。楚子使然丹簡上國之兵於宗邱（地名）。且撫其民。分貧（貧乏者分與之）。振窮（窮困者救振之）。長孤幼（孤而幼者長育之）。養老疾（老而貧者贍養之）。收介特（單身者收錄之）。救災患（恤天災人患也）。宥孤寡（寬也）。赦罪戾（重罪輕戾）。詰姦慝。舉淹滯（有才德而淹滯）。禮新（羈旅新者）。敘舊。（勳故）祿勳（有功）。合親（九族之親）。任艮物（事也）。官（量能授官）。使屈罷簡東國之兵於召陵。亦如之（如然丹）。好（結好）於邊疆。息民五年。而後用師。禮也。

臣按簡兵而且撫其民。蓋民者兵所自出也。爲民設兵。兵備而民失其所。孰與養其兵哉。本朝於邊地命大臣守備而兼巡撫之任。卽此意也。

禮記。王制。有發（有軍師以發卒）則命大司徒敎士以車甲。

孔穎達曰。軍旅司馬之事。命大司徒敎以乘兵車及衣甲之儀容者。以司徒主衆。又主敎。故與司馬相參也。

月令。季秋之月。天子乃敎於田獵。以習五戎（謂五兵弓矢殳矛戈戟也）。

漢制。以九月都試。太守都尉令長丞相會都試。課殿最。

東漢制。立秋之日。郊禮畢。始揚威武。斬牲於郊東門。以薦陵廟。武官肄兵。習戰陣之儀。斬牲之禮。名曰貙劉（貙劉殺也斬牲以爲禮）。兵官皆肄孫吳兵法六十四陳（卽八陣衍爲六十四）。名曰乘之。

唐制仲冬之月講武於都外大將以下各有統帥大將被甲乘馬教戰陳之法凡教爲陳少者在前長者在後其還則反之長者持弓矢短者持戈矛力者持旌旗勇者持鉦鼓刀楯在前行持矟者次之弓箭爲後行旗卧即跪旗舉即起聲鼓即進鳴金即止講武之日皇帝乘革輅至墠所兵部尚書介冑乘馬奉引入自都墠北和門騎士仗外四周然後講武凡軍先舉者爲客後舉者爲主從五行相勝之法爲陳以應之每變陳二軍各選刀楯士五十人挑戰第一第二挑戰迭爲勇怯之狀第三挑戰爲敵均之勢第四第五挑戰爲勝敗之形

臣按教閱之法備於周禮六禮之中軍居其一我國家禮制皆循古典獨軍禮所謂簡衆講武者缺焉請下禮官講周禮及漢唐宋遺制本開元禮儀注而增損之以爲一代講武之禮每歲冬月一行以備一代之制

宋太祖建隆二年十一月講武於近郊六軍之容甚盛帝每御講武殿親臨教閱自是師旅皆精鋭

太宗詔築講武堂於西郊九月大閲上與從官登臺觀焉是冬又觀飛山兵射連弩發機石於臺下後又召天武士卒教射於殿庭弓力有至石三斗以引强平射者爲上等艱於引滿者別爲一等其諸淺軟者又爲一等各量其材力而遷隸之至道元年閲禁旅有挽强至一石五斗連三十發而有餘力又令騎兵步兵各數百東西列陳挽彊彀弩視其進退發矢如一容止中節上曰此殿庭間數百人耳猶兵威可觀況堂堂之陳數萬成列者乎

太宗選軍中勇士教以劒舞皆能擲劒凌空繞身承接妙捷如神每契丹使至賜宴出以示之凡數百輩袒裼鼓譟挺刃而入各獻其技霜鋒雪鍔飛躍滿空及親征太原巡城耀武必令劒舞前導觀者神聳

臣按秦人以講武爲角觝之戲則太宗此舉不爲無所本也雖非三代之制然亦足慴伏外夷使彼知我中國之人亦有如此巧捷之技能不敢自恃其猛鷙而輕我中國也後世所謂角觝之戲曰巧一日其間有妙捷如神者非積以歲月之久演試之勤不能造其極習成之後止以套人笑樂顧於訓練軍武之法苟應故事有同兒戲是以眞爲假而以假爲眞也今操練軍士誠使馳馬擊刺者皆能如優人之角觝每遇外夷朝貢燕享之際出以示之使彼目眩而神聳是亦不戰而屈人之兵之

一計。

仁宗御便殿閱諸軍陣法。言者謂諸軍止教坐作進退雖整肅可觀然臨敵難用。請自今遣官閱陣畢令解鎧以弩弓射營置弓三等以次閱習是歲詔教士不衽金甲緩急不足以應敵自今諸軍各予鎧甲十馬甲五令迭披帶。又命諸軍班聽習雜武技勿輒禁止。

臣按議者謂諸軍止教坐作進退雖整肅可觀臨敵難用可謂切中教閱之弊。夫戰必用兵而五兵莫利於弓矢故操練以弓矢爲大用。凡軍士各執一器如鎗刀之類必兼以弓矢焉。是則長短之兵

皆具於一人矣每月三操而以一日專習長兵校其能否高下以爲賞罰必全軍皆善射之人則可以無敵於天下矣。又人情由難及易易由輕入重難今之操兵者往往不擐甲而輕衣而所執之兵又用輕物代之一旦遇敵驟加以厚甲重器必至於顛躓矣。此亦操兵者之所當知也

張方平言於仁宗曰。臣聞太祖訓齊諸軍法制甚嚴軍人不得衣皁豈有紅紫之服。蔥韭不得入營門豈知魚肉之味每請月糧時營在城西者於城東支營在城東者於城西給。須令自負以勞役之。今則異矣臣嘗入朝見諸軍帥從卒服飾鮮華計其所受廩給不足一身之費若有妻子得不饑寒此軍情所以易動也。

臣按宋太祖起自戎伍熟知軍情所以訓齊之者其嚴如此然不得衣紅紫可也而亦不許衣皁及蔥韭不得入營門則甚矣。無故不許羣飲可也

神宗詔樞密院曰。唐李靖兵法世無全書。又官號名物稱謂不同武人將佐多不能通其意令樞密院檢詳官校正分類解釋令今可行。

臣按八陣始於黃帝用之以破蚩尤於涿鹿。諸葛亮造八陣圖於魚腹平沙之上桓溫見之曰此常

山蛇勢也隋韓擒虎得其法以授李靖靖爲六花陣以變九軍之法大抵八陣即九軍九軍者六陣也宋蔡元定爲八陣圖說朱子謂其分開方圓陣法不相混雜亦有取焉。

哲宗時蘇轍言諸道禁軍日夜按習武藝將兵皆早晚兩教新募之士或終日不得休息無遺力以治生事衣食殫盡憔悴無聊緩急安得其死請使禁軍除新募未習之兵其餘止一教。

臣按軍士之所以善戰非但熟於技亦必養其力。非但養其力亦必得其心本朝之制每月三操而

於極寒極暑之候皆停焉其爲法也請得中矣
蘇軾教戰守之策曰昔者先王知兵之不可去也是故天下雖平不敢忘戰秋冬之隙致民田獵以講武教之以進退坐作之方使其耳目習於鐘鼓旌旗之間而不亂使其心志安於斬刈殺伐之際而不懾及至後世以去兵爲王者之盛節天下既定則卷甲而藏之數十年之後甲兵頓弊人民安於佚樂卒有盜賊之警則相與恐懼訛言不戰而走開元天寶之際天下豈不大治惟其民安於太平之樂豢於游戲酒食之間其剛心勇氣消耗鈍毦痿蹷而不復振是以區區祿山一出而乘之

四方之民獸奔鳥竄乞爲囚虜之不暇天下分裂而唐室因以微矣夫天下固不免於用兵所不可知者有遲速遠近耳臣欲使士大夫尊尚武勇講習兵法庶人之在官者教以行陣之節役民之司盜者授以擊刺之術每歲終則聚於郡府如古都試之法有勝負有賞罰行之既久則又以軍法從事夫無故而動民雖有小怨然孰與夫一旦之危哉
臣按軍以衛民民既出賦稅以衣食之又使執干戈以從事軍旅則民有辭矣然則民兵不可用歟曰有事之秋禍變不測彼此同之於此教而用之非但爲國亦以爲民也不得已什伍之以協助官軍事已即休可也
胡寅言於高宗曰減汰其疲老病弱升擇其壯健驍勇分屯所在置營房以安其家室聚粟帛以足其衣食選衆所畏信者以董其部伍申明階級之制以變其驕恣悍悖之習然後被之以精甲付之以利器進戰獲酋虜則厚賞死則恤其妻孥退潰則誅其身降敵則戮其族令在必行分毫不貸者乃治軍之實也無所別擇一切安養姑息之惟恐一夫變色不悅幸無事則曰大幸矣教習擊刺有如聚戲紀律蕩然雖其將帥不敢自保者

爲治軍之虛文也
孝宗時樞密同知趙雄奏昨日大閱器甲鮮明紀律嚴整十萬之衆一一少壯上曰前此虞允文行揀汰之法其初謗議紛然今諸軍皆無老弱乃見成效雄奏凡造事之初衆口難一惟聖明不惑乃能集事
臣按軍旅之事難於遙度往往有意外之變報復之禍人臣非眞有爲國之心不敢建議惟上之人見理之的臨事之斷庶不爲羣議所移趙雄所言豈但揀汰一事然哉

明瓊山邱　濬撰　粵西陳宏謀纂輯

治國平天下之要　嚴武備下

○將帥之任

易師之辭曰師貞丈人吉无咎

程頤曰貞正也師之道以正爲本興師動衆而不以正民弗從也其動雖正矣而帥之者必丈人乃吉而无咎也丈人者尊嚴之稱帥師總衆非衆所尊信畏服則安能得人心之從也

師九二在師中吉无咎王三錫命象曰在師中吉承天寵也王三錫命懷萬邦也

程頤曰師卦惟九二一陽爲衆陰所歸五居君位是其正應二乃師之主專制其事者也居下而專制其事惟在師則可然恃專則失爲下之道不專則無成功之理故得中爲吉凡師之道威和並至則吉也既盡其善則能成功而安天下故王錫寵命至於三也天謂王也人臣非君寵任之則安得專征之權而成其功乎

六三師或輿尸凶象曰師或輿尸大无功也

楊萬里曰河曲之師趙盾爲將而令出趙穿邲之師荀林父爲將而令出先縠世復有中人監軍者安得不敗

詩大明之八章曰牧野洋洋（廣大貌）檀車煌煌（檀木爲車鮮明貌）駟騵彭彭（駟馬白腹强盛貌）維師尚父時維鷹揚涼（作亮佐助貌）彼武王肆（縱兵也）伐大商會朝（會戰之旦）清明（經言將帥之勇始此）

朱熹曰此章言武王師衆之盛將帥之賢伐商以除穢濁不崇朝而天下清明

江漢詩曰江漢浮浮（水盛貌）武夫滔滔（順流貌）匪安匪遊淮夷來求既出我車既設我旟匪安匪舒淮夷來鋪（陳也）其二章曰江漢湯湯武夫洸洸（武貌）經營四方告成于王四方既平王國庶（幸也）定時靡有爭王心載寧

輔廣曰其志專其氣銳有不戰戰必勝矣

臣按先儒謂讀此詩見宣王能以天下之心爲心而召公受命出征又能以宣王之心爲心也宣王之心何心也心乎寧天下也何則天下之不寧以爭心之未息也爭心未息見利則奪見便則乘此王國所以靡定也王國靡定則强之攫而弱之食王之心曷由而寧乎宣王之用召穆公穆公能體其欲寧天下之心而爲之經營此王之心所以載寧也歟

常武之詩曰。赫赫明明。王命卿士。卽皇父之官南仲此時大將大祖。始祖大師皇父之兼官皇父。整我爲宣王之自我六師。以脩我戎。兵器既敬既戒。惠此南國。其二章曰。王謂尹氏。吉甫命程伯休父。周大夫左右陳行。戒我師旅。率彼淮浦。省此徐土。不留不處。三事三農之事就緒。

臣按古者六軍之制。軍將皆命卿。無事則將歸卿列。有事則諸卿皆將。入則典司政本。出則經營四方。宣王之時命召虎以平淮夷。而王心載寧。又命皇父及程伯休父以省徐土。徐方爲之震驚。然三臣者皆世臣。虎則康公之子。皇父則南仲之世。程

伯休父則重黎氏之後也。世臣之於國。非獨有世功。且有世業。詩書禮樂夙講於家庭。功勳閥閱。尤孚於內外耳目之見聞有素。技藝之傳習有常。一旦用之。必安詳閑雅。老成持重。不至於倉皇失律。輕易誤國矣。

春秋左傳。僖公二十有七年。楚子成公將圍宋。使子文治兵於睽。楚邑終朝而畢。不戮一人。子玉復治兵於蔿。楚邑終日而畢。鞭七人。貫三人耳。國老謂卿大夫之致仕者皆賀子文。子文飲之酒。蔿賈尚幼。後至不賀。子文問之。對曰。不知所賀。子之傳政於子玉。曰以靖國也。靖諸內而敗諸外。所獲幾何。子玉之敗。子之舉也。舉以敗國。將何賀焉。子玉剛而無禮。不可以治民。過三百乘。其不能以入矣。苟入而賀。何後之有。

臣按用兵之道。不可以無剛。剛而有禮。則剛得其中矣。剛而無禮。是強愎自用而已。豈所謂剛者乎。子玉爲人。以一少年之蔿賈知之。而子文不之知。楚子不之知。是則知人誠難也。而知將爲尤難。然則終無可知之理乎。曰。有。觀其持身以禮。治家以禮。而治兵又能以禮。以一禮爲三軍之約束。譬則束茅葦焉。數以億萬計。而束之以一繩。整然齊矣。

城濮之戰。晉作三軍。謀元帥。趙衰曰。郤縠可。臣亟聞其言矣。說禮樂而敦詩書。詩書義之府也。禮樂德之則也。德義利之本也。夏書曰。敷納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君其試之。乃使郤縠將中軍。

禮記月令。孟秋之月。天子乃命將帥。選士厲兵。簡練桀俊。專任有功。以征不義。詰誅暴殘下慢。慢上以明好惡。順彼遠方。

臣按兵凶戰危。人之性命繫焉。國之安危關焉。必須嘗經戰陳而屢著功勳者。然後用之。而用之又必專焉。專者。付之以閫外之寄。權必歸於一人。事

不從於中制也。

荀子孝成王、趙臨武君（楚將）請問為將。孫卿子（即荀子）曰。知莫大乎棄疑（不用疑）行莫大乎無過。事莫大乎無悔。至無悔而止矣。不可必也。故制號政令欲嚴以威（此一術）慶賞刑罰欲必以信（二術）處舍收藏欲周以固（三術）徙舉進退欲安以重。欲疾以速（四術）窺敵觀變欲潛以深。欲伍以參（伍參猶錯雜也五術）遇敵決戰必道（言也行也又）吾所明無道吾所疑。（六術）夫是之謂六術。無欲將而惡廢（此一權）無怠勝而亡敗（二權）無威內而輕外（三權）無見其利而不顧其害（四權）凡慮事欲孰而用財欲泰（謂不恡賞五權）夫是之謂五權。所以不受命於主有三。可殺而不可使處不完（一至）可殺而不可使擊不勝。（二至）可殺而不可使欺百姓。（三至）夫是之謂三至。凡受命於主而行三軍。三軍既定。百官得序。羣物皆正。則主不能喜。敵不能怒。夫是之謂至臣。（謂為臣之至當也）慮必先事而申之以敬。慎終如始。終始如一。夫是之謂大吉。（言無覆敗之禍）凡百事之成也必在敬之。其敗也必在慢之。故敬勝怠則吉。怠勝敬則滅。計勝欲則從。欲勝計則凶。戰如守。行如戰。有功如幸。敬謀無壙（壙與曠同）敬事無壙。敬吏無壙。敬衆無壙。敬敵無壙。夫是之謂五無壙。（無壙言無須臾不敬也）慎行此六術五權三至而處之以恭敬無壙。夫是之謂天下之

將則通於神明矣。

臣按荀卿論將所謂可殺不可欺。敬謀敬事敬吏。敬衆敬敵而總以一言曰。凡百事之成也必在敬之。其敗也必在慢之。蓋有得於洙泗之餘論。與孫吳專以權謀詐力者不同。

莊子曰。君子遠使之而觀其忠。近使之而觀其敬。煩使之而觀其能。卒然問焉而觀其知。急與之期而觀其信。委之以財而觀其仁。告之以危而觀其節。醉之以酒而觀其則。雜之以處而觀其色。九徵至不肖人得矣。

臣按此九徵者莊周以為孔子之言。而六韜論選將亦以八徵為太公之言。所謂八徵者。問之言以觀其詳。窮之辭以觀其變。與之閒諜以觀其誠。明白顯問以觀其德。使之財以觀其廉。試之色以觀其貞。告之難以觀其勇。醉之酒以觀其態。其言與周蓋相出入。人君選將參以二家之說其賢不肖可得而知矣。

尉繚子曰。凡將理官也。萬物之主也。不私於一人。夫能無私於一人。故萬物至而制之。萬物至而命之。

又曰。夫將者上不制於天。下不制於地。中不制於人。故兵者凶器也。爭者逆德也。將者死官也。故不得已而用

之無天於上無地於下無主於後無敵於前

又曰將受命之日忘其家張軍宿野忘其親援枹而鼓忘其身吳起臨戰左右進劒起曰將專主旗鼓爾臨難決疑揮兵指刃此將事也一劒之任非將事也

六韜曰將不仁則三軍不親將不勇則三軍不銳將不智則三軍大疑將不明則三軍大傾將不精微則三軍失其機將不常戒則三軍失其備將不強力則三軍失其職故將者人之司命三軍與之俱治與之俱亂得賢將者兵彊國昌不得賢將者兵弱國亡

漢高祖爲漢王時初得韓信欲以爲大將呼信拜之蕭

何曰王素嫚無禮今拜大將如呼小兒此乃信所以去也王必欲拜之擇日齋戒設壇場具禮乃可耳王許之諸將皆喜人人各自以爲得大將至拜乃韓信也一軍皆驚

鼂錯上言兵事曰兵法曰有必勝之將無必勝之民繇此觀之安邊境立功名在於良將不可不擇也

臣按欲得良將而用之必不以遠而遺不以賤而棄不以讎而疏不以罪而廢是故管仲射鉤齊桓任之以伯孟明三敗秦穆赦之以勝穰苴拔於寒微吳起用於羈旅樂毅之疎賤孫武之瓦合韓信之怯懦黥布之徒隸衛青人奴去病假子孔明不親戎服杜預不便鞍馬鄧艾以參軍平蜀李靖用於罪累李勣收於降附是豈以形貌閥閱計其閒哉

錯又曰器械不利以其卒予敵也卒不可用以其將予敵也將不知兵以其主予敵也君不擇將以其國予敵也四者兵之至要也君擇將尤要中之要

光武敕馮異曰三輔遭王莽更始之亂重以赤眉延岑之酷元元塗炭無所依訴今之征伐非必略地屠城要在平定安集之耳諸將非不健鬭然好虜掠卿本能御

吏士念自脩敕無爲郡縣所苦

諸葛亮曰有制紀律之兵無能之將不可敗也無制之兵有能之將不可勝也

臣按武侯之言甚言兵之不可無制耳非謂將之可以無能也將既無能又焉用彼哉故選將之道在乎用其能而已蓋人各有能因其能而用之彼能擴其所能以充其所不能使皆能焉而又盡合衆人之能以爲一己之能用此有能之將統有制之兵進退分合左右以之無敵於天下矣

宋文帝議伐魏沈慶之曰治國譬如治家耕當問奴織

當問奴。陛下今欲伐國。而與白面書生輩謀之。事何由濟。

臣按古語曾如禹湯。不如更嘗。又曰。百聞不如一見。老將更事既多。言有徵驗。故趙充國既罷。每有四夷大議。嘗與籌策。段會宗爲烏孫所圍。亦召陳湯問之。卽此意也。

元魏明帝時。路思令上疏。以爲師出有功。在於將帥得其人。近年將帥多寵貴子孫。銜杯躍馬。志逸氣浮。軒眉攘腕。以攻戰自許。及臨大敵。憂怖交懷。雄圖銳氣。一朝頓盡。乃令羸弱在前以當寇。彊壯居後以衛身。兼復器

械不精。進止無節。以當負險之衆。敵數戰之虜。欲其不敗。豈可得哉。夫德可以感義夫。恩可以勸死士。今若黜陟幽明。賞罰善惡。先遣辯士。曉以禍福。如其不悛。以順討逆。如此則何異厲蕭斧以伐朝菌。鼓洪爐而燎毛髮哉。

臣按思令此疏。雖言當世之弊。然後世世將之弊。惟取其官與世。不復問其人。果可以將否。僥倖無事。徒以備員。彼騃魯不自知。苟快目前。不顧後患。固不足責矣。而有國家者。承祖宗百戰之餘。所得之境土。而付之騃童庸豎。一旦有事。彼豈能支之哉。

唐太宗時。李世勣在幷州十六年。令行禁止。民夷懷服。太宗曰。隋煬帝勞百姓。築長城以備突厥。卒無所益。朕惟置李世勣於晉陽。而邊塵不驚。其爲長城。豈不壯哉。

李靖曰。不求大勝。亦不大敗者。節制之兵也。或大勝或大敗者。幸而成功者也。故孫武曰。善戰者立於不敗之地。而不失敵之敗也。節制在我云耳。

陸贄言於德宗曰。將貴專謀。兵以奇勝。軍機遙制則失變。戎帥禀命則不威。是以古之賢君。選將而任。分之於閫。誓莫干也。授之以鉞。俾專斷也。其或疑於委任。以制

斷由己爲大權。昧於責成。以指揮順旨爲良將。鋒鏑交於原野。而決策於九重之中。機會變於斯須。而定計於千里之外。違令則失順。從令則失宜。上有掣肘之譏。下無死綏之志。其於分晝之道。豈不兩傷。經綸之術。豈不都謬哉。自昔帝王之所以長亂繁刑。喪師蹙國者。由此道也。茲道得失。兵家大樞。當今事宜。所繫尤切。陛下宜俯徇斯意。因而委之。敦以付授之義。固以親信之恩。假以便宜之權。待以殊常之賞。其餘細故。悉勿開言。所賜詔書。務從簡要。慎其言以取重。深其託以示誠。言見重則君道尊。託以誠則人心感。尊則不嚴而衆服。感則不

令而事成。智者盡謀。勇者奮力。小大咸極其分。賢愚各
適其情。將自效忠。兵自樂戰。與夫迫於驅制。不得已而
從之者。志氣何啻百倍哉。

臣按。贄所謂敦以付授之義。固以親信之恩。假以
便宜之權。待以殊常之賞。其餘細故。悉勿開言。此
可以為人主委任將臣之法。至謂所賜詔書。務從
簡要。慎其言以取重。深其託以示誠。此可以為人
主賜詔將臣之法。凡代王言者。不可不知也。末言
君上之權。特異臣下。惟不自用。乃能用人。其要在
於順物情。其契在於通時變。此數語者。非但用以

制置成將。凡處天下事。皆所當然。

贄又言曰。自昔建奇功。拯危厄。未必皆絜矩之士。適亘
之徒。驅馭擾擾。惟在所馭。朝稱凶悖。夕謂忠純。始為寇
讎。終作卿相。知陳平無行而不棄。忿韓信自王而遂封。
蒯通以折理獲全。雍齒以積恨先賞。四者皆漢高祖所用。此漢祖
所以恢帝業也。置射鉤之賊而任其才。齊桓用管仲。釋斬袪
之怨以免於難。晉文用寺人披。此桓文所以弭霸功也。陛下必
欲精求素行。追抉宿疵。則是改過不足以補愆。自新不
足以贖罪。凡今將吏。豈得盡無瘢瑕。人皆省思。孰免疑
畏。又況阻命之衆。脅從之流。自知負恩。安敢歸化。孔子
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君陳曰。無忿疾于頑。

臣按。自古聖賢有改過之說。而用人者亦曰使功
不如使過。況乎用兵戎之士。而又當有事之秋。尤
不當責全而求疵也。

宋蘇洵曰。議者常曰將與相均。將特一大有司耳。非相
侔也。國有征伐。而後將權重。有征伐。無征伐。相皆不可
一日輕。相賢耶。則羣有司皆賢。而將亦賢矣。將賢耶。相
雖不賢。將不可易也。

臣按。洵謂有征伐而後將權重。此攻戰之將也。若
夫折衝精神之將。待環衞而姦盜自清。處朝廷而
邊鄙自靖。雖無攻戰之事。自有廓清之功。其功豈
下於相哉。

蘇軾曰。天下之實才。不可求之於言語。較之於武力也。
獨見之於戰耳。戰不可得而試也。見之於治兵。子玉治
兵於蔿。終日而畢。鞭七人。貫三人耳。蔿賈觀之。以為剛
而無禮。知其必敗。孫武始見試以婦人。而猶足以取信
於闔閭。使知其可用。故凡欲觀將帥之才否。莫如治兵
之不可欺也。新募之兵。驕而難令。勇悍而不知戰。以新
兵試之。觀其顏色和易。則足以見其氣。約束堅明。則足
以見其威。坐作進退。各得其所。則足以見其能。庶乎可

得而用也

蘇轍曰太祖用將備邊皆厚之以關市之征饒之以金帛之賜其家屬在京師者仰給於縣官貿易在道路者不問其商稅是以死力之士貪其金錢捐軀命冒患難深入敵國刺其陰計而效之至於飲食動靜無不畢見每有入寇輒先知之故其所備者寡而兵力不分今則不然一錢以上皆籍於三司有敢擅用謂之自盜所謂公使錢多者不過數千緡百須在焉監司又伺其出入而繩之以法至於用間則曰官給茶綵夫百餅之茶數束之綵其不足以易人之死也明矣是以今之爲間者

皆不足恃聽傳聞之言採疑似之事其行不過於出境而所聞不過於熟戶敵情既不可得故嘗多屯兵以備不虞之患以百萬之衆而嘗患於不足臣願陛下復修其成法擇任將帥而厚之以財使多養間諜之士以爲耳目雖有強敵不敢輒近

臣按轍此言曲盡爲將之道朝廷用將而能假之以權豐之以財而不繩之以文法小故則將得以盡其用矣宋太祖起於戎行躬自爲將知爲將之道故用將兵者以將將所以將盡其才而國賴其用也歟以上總論將帥

漢高祖嘗從容與韓信言諸將能將兵多少上問曰如我能將幾何信曰陛下不過能將十萬上曰於君何如曰臣多多而益善耳上笑曰多多益善何爲爲我禽信曰陛下不能將兵而能將將此乃信之所以爲陛下禽也

臣按杜甫詩曰君王自神武駕馭必英雄高祖之馭韓信可謂駕馭英雄矣然非高祖之寬仁大度性明達而好謀能聽知人善任使則亦不能以駕馭之也

光武征河北祭遵爲軍市令舍中兒犯法遵格殺之光

武怒命收遵主簿陳副諫曰遵奉法不避是教令所行也光武乃貰之以爲刺姦將軍謂諸將曰當備祭遵吾舍中兒犯法尚殺之必不私諸卿也

賈復與五校戰於真定大破之復創甚光武大驚曰我所以不命賈復別將者爲其輕敵也果然失吾名將聞其婦有孕生女邪我子娶之生男邪我女嫁之不令其憂妻子也復病尋愈相見甚懽

臣按昔人謂光武善將將關輔之役不取諸將之健鬬而獨遣馮異荊州之事以吳漢不習舟師而獨任岑彭皆明於授任而又能感之以恩假之以

權結之以心。觀賈復病傷而恤其妻子。祭遵殺舍中兒而戒飭諸將。及賈復之於寇恂有部將誅戮之恥。則又為之致禮極歡以消其怒曰。天下未定。兩虎安得私鬬。今日朕分之。遂戮力同心以濟天下之難。其御將亦多術矣

光武時。馮異專制關中。後有上章言其威權太重者。帝以章示異。異惶懼上書謝罪。詔報曰。將軍之於國家。義為君臣。恩猶父子。何嫌何疑而有懼意。可為萬世人君推誠待下之法

唐德宗時。以朱泚亂。幸奉天。李懷光以千里赴難。不得朝。頗恚恨。屯兵不出戰。帝遣李晟李建徽楊惠元三節

度與之聯屯。晟懼為所并。乃移屯。陸贄上狀言。太上消慝於未萌。其次救失於始兆。況乎事情已露。禍難垂成。委而不謀。何以寧亂。今因李晟願行。便遣合軍同往。託言晟兵素少。慮為賊泚所邀。藉此兩軍迭為犄角。仍先諭旨密使促裝。詔書至營。即日進路。懷光意雖不欲。然亦計無所施。是謂先人有奪人之心。疾雷不及掩耳者也。夫制軍御將。所貴見情。離合疾徐。各有宜適。當離者合之則召亂。當合者離之則寡功。當疾而徐則失機。當徐而疾則漏策。得其要。契其時。然後舉無敗謀。措無危六。

臣按。是時李晟既徙屯東渭橋。後數日懷光果并李建徽楊惠元兵。惠元死之。贄之料敵。可謂明矣。所言制軍御將離合疾徐。得其要契其時。百世之下。皆所當知也。

贄又言於德宗曰。克敵之要。在乎將得其人。馭將之方。在乎操得其柄。將非其人者。兵雖衆不足恃。操失其柄者。將雖才不為用。非止費財玩寇之弊。亦有不戢自焚之災

又曰。遇敵而所守不固。陳謀而其效靡成。將帥以資糧不足為詞。有司以供給無闕為解。朝廷每為含糊。未嘗

窮究曲直。措理者吞聲而靡訴。誣善者罔上而不慚。馭將若斯。可謂課責虧度矣。課責虧度。措置乖方。將不竭其才。卒不盡其力。屯集雖衆。戰陳莫前。虜每越境橫行。若涉無人之地。遞相推倚。無敢誰何。虛張賊勢。則曰兵少不敵。朝廷莫之省察。惟務徵發益師。無裨備禦之功。重增供億之弊。

臣按。朝廷舉事。當如青天白日。一事不可放過。而於制馭將帥。尤不可含糊隱忍。是故萬人之中。而一卒被虜。若無損也。千里之地。而一障被劫。若無傷也。然漸不可長。微所當防。功過不可不明。是非

不可不審。是非審而功過明。則萬里之遠如在几
席之前。萬夫之多悉在洞察之下。措理者得以伸
其蘊。誣罔者不能行其私。將見將無不竭其才。卒
無不盡其力矣

宋太祖命有司爲洺州防禦使郭進治第。凡廳堂悉用
甋瓦。有司言惟親王公主始得用此。上曰。郭進控扼西
山逾十年。使我無北顧憂。我視進豈減兒女邪。上寵異
將帥多類此。故能得其死力云

臣按宋祖視將帥不減兒女。大哉言乎。帝王無用
之仁也。夫君以子道待其臣。臣不以父道事其君

君以家屬蓄其臣。臣不以家事視其國。非人也

太祖時。內臣有述事後唐者。上問曰。莊宗以英武定中
原。享國不久何也。對曰。莊宗好畋獵。務姑息將士。每出
次近郊。禁兵衞卒必控馬首告曰。兒郎輩寒冷。望與救接。
莊宗卽隨其所欲給之。蓋威令不行。賞賚無節也。上撫
髀歎曰。二十年夾河爭戰。取得天下。不能用軍法約束
此輩。縱其無厭之求。以茲臨馭。誠爲兒戲。朕今撫養士
卒。固不吝惜爵賞。苟犯吾法。惟有劍耳

太祖以姚內斌爲慶州刺史。謂近臣曰。安邊御衆。須是
得人。若分邊寄者能稟朕意。則必優恤其家屬。厚其爵
祿。多與公錢。聽其召募驍勇。以爲爪牙。苟財用豐盈。必
能集事。朕雖減後宮之數。極於儉約。以備邊費。亦無所
惜也

臣按後世人主得用將之術者。首推宋祖。觀此語
眞知所緩急輕重。可以爲百世帝王用將之法

太祖時。郭進御軍嚴。部下整肅。上時遣戍卒。必諭之曰。
汝輩當謹奉法。我猶赦汝。郭進殺汝矣。嘗有軍校詣闕
訴進不法事。上謂近臣曰。所訴事多非實。蓋進御下嚴。
甚此人有過畏懼而誣罔之耳。卽命執以與進。令自誅
之。進方奏表謝。會北漢入寇。進謂其人曰。汝敢論我。信

有膽氣。今舍汝罪。汝能掩殺此寇。則薦汝於朝廷。軍校
果立功而還

臣按人主許將臣以軍法從事。及有訴其用法過
度者。却又責之。則爲將者不知所守。而爲其下者
無所畏矣。然則奈何。曰有來訴者。執以還之。他日
別敎以戒之可也

乾德中。王師征蜀。十二月。京師大雪。帝設氈帷於講武
殿。衣紫貂裘帽以視事。忽謂左右曰。我被服如此。體尚
覺寒。念西征將帥衝犯霜霰。何以堪處。卽解裘帽。遣中
使馳驛齎賜王全斌。且諭旨諸將。不能徧及。全斌拜賜

慼泣。

太祖命曹彬伐江南。始行。許彬以爲使相。及還。語彬曰。今方隅尚有未服者。汝爲使相。品位極矣。肯復力戰耶。且徐徐更爲我取太原。因賜錢五十萬。

呂中曰。人言漢高祖善將將者。以不吝爵賞故也。然當天下未定。而信越諸人。爵已王矣。一旦固陵之會不至。則不免裂數千里地而封之。此高祖有殺諸將之心矣。宋初平江南之功至大。然亭賜以數十萬錢而靳一使相。蓋品位已極。則他日有功。何以處之。此終太祖之世而無叛將也。

乾德中。王全斌等平蜀還。有罪。責降全斌爲崇義留後。開寶末。車駕幸洛陽郊祀。召全斌侍祠。以爲武寧軍節度。謂之曰。朕以江左未平。慮征南諸將不遵紀律。故抑卿數年。爲朕立法。今已克金陵。還卿節鉞。仍賜銀帛錢數萬。

富弼曰。王全斌有功。可掩其罪也。太祖以諸國未平。恐將帥恃功爲過。故抑全斌以立國法。及事定之後。追賞前功。此眞得駕馭英雄之術也。

蘇洵作論衡。其御將篇有曰。人君御臣。相易而將難。將有二。有賢將。有才將。御賢將之術以信。御才將之術以智。漢之衛霍趙充國。唐之李靖李勣。賢將也。漢之韓信黥布彭越。唐之薛萬徹侯君集盛彥師。才將也。賢將既不多有。得才者而任之。可也。苟又曰是難御。則是不肖者而後可也。結以重恩。示以赤心。美田宅。豐飲食。極其口腹耳目之欲。而折之以威。此先王所以御才將者也。

又曰。御將者天子之事也。御兵者將之職也。或以爲兵久驕不治。一旦繩以法。恐因以生亂。昔者郭子儀去河南。李光弼實代之。將至之日。張用濟斬於轅門。三軍股慄。夫以臨淮之悍。而代汾陽之長者。三軍之士竦然如赤子脫慈母之懷。而立嚴師之側。何亂之敢生。且夫天

子者。天下之父母也。將相者。天下之師也。師雖嚴。赤子不敢以怨其父母。將相雖厲。天下不敢以咎其君。其勢然也。天子推深仁以結其心。將帥厲威武以振其墮。彼其思天子之深仁。則畏而不至於怨。思將帥之威武。則愛而不至於驕。以上言駕馭

漢興。六郡良家子。給選羽林期門。以材力爲官。名將多出焉。軍功多用超等。大者封侯卿大夫。小者郎。

臣按。六郡者。隴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西河也。古人謂關西出將。卽此地。

北魏孝明時。袁翻議自今以後。南北諸藩及所統郡縣

府佐統軍主於戍主皆令朝臣王公已下各舉所知必
選其材不拘階級若稱職及敗官并所舉之人隨時賞
罰
臣按有功并賞舉主即漢高祖因陳平而賞魏無
知此可爲薦賢者勸若夫勝敗無常事出意外者
宜加核實不宜一槪連坐不然則過爲身謀不復
爲國舉賢矣
唐武舉起於武后之世長安二年始置武舉其制有長
朵馬射步射筒射又有馬鎗翹關負重身材之選亦以
鄉飲酒禮送兵部

馬端臨曰唐選舉志言武舉選用法不足道然郭子
儀大勳盛德自武舉異等中出是豈可槪言不足道
耶
唐武選兵部主之課士之法如舉人之制取其軀幹雄
偉應對詳明有驍勇材藝及可爲統帥者若文吏求爲
武選取身長六尺以上籍年四十以下強勇可以統人
者
臣按唐人選武將不但於武臣而亦於文吏中求
焉
宋太祖謂近臣曰今之武臣欲令盡讀書貴知爲治之
道
李沆曰昔光武中興不責功臣以吏事及天下已定
數引公卿郎將講論經義夜分乃罷蓋創業致治自
有次第今太祖欲令武臣讀書可謂有志於治矣
臣按太祖此言即吳大帝勸呂蒙讀書之意爲將
而不明義理不通古今雖能成功不過麤材而已
是故古之名將無不知書者但不循行數墨尋章
摘句如儒生之爲耳
仁宗時始親試武舉先閱其騎射而後試之慶歷六年
策武舉以策爲去留弓馬爲高下

范仲淹言於仁宗曰邊上將帥嘗患少人國家奄有四
海未必乏才豈天地生人厚於古而薄於今哉蓋選之
未精用之未至多被管軍臣僚遞互彈壓坐致衰老乞
督管軍臣僚於諸班中揀羅智勇之人各舉一名不分
將校長行試以武藝或觀其膽略出衆使可遷轉於邊
上任使
臣按就軍伍階級中求將可爲平世選將之法然
遇非常之變則又在乎變通焉
歐陽脩言於仁宗曰古語曰將相無種故或出於奴僕
或出於軍卒或出於盜賊惟能不次用之乃爲名將耳

國家求將之意雖勞選將之路太狹今詔近臣舉將而限以資品則英豪之士在下位者不可得矣試將材者限以弓馬一夫之勇則智略萬人之敵皆遺之矣山林奇傑之士召而至者以其貧賤而薄之不過與一主簿借職使怏怏而去則古之屠釣販牛之傑皆激怒而失之矣至於無人可用寧用龍鍾跛躄庸懦暗劣之徒皆委之要地授之兵柄天下皆爲朝廷危之臣願陛下革去舊弊奮然精求有賢勞之士不須限以下位有智略之人不必限以弓馬有山林之傑不可薄其貧賤惟陛下能以非常之禮待人人臣亦將以非常之效報國

又曰伏見唐及五代至於國朝征伐四方立功行陳其間名將多出軍卒只於軍中自可求將凡求將之法先取近下禁軍至廂軍中年少有力者不拘等級因其技同者每百人團爲一隊而教之較其技精而最勇者百人之中必有一人矣得之以爲隊將合十隊將而又教之較其技精而最勇者十人之中必有一人矣得之以爲裨將合十裨將而又教之又於其中擇有識見知變通者十人之中必有一人得之以爲大將此一人之技勇乃萬人之選又於其中擇有智謀者以輔之所謂軍中自可求將者此也

富弼言於仁宗曰應制科者必樂爲賢良方正恥爲將帥邊寄之名蓋令人重文雅而輕武節也又考試者欲使難其對必求艱奥瑣碎之事爲問故令所習不專爲有用之學武舉者騁張馳射僥於卒伍固不敢望得異士臣請近臣及藩鎮大臣於文武官中各舉明兵法有威果習練武略堪任將帥者一二人仍請不限品秩不責罪過召置闕下量與遷擢隨其品位任於邊塞重難之地使其磨礪且以觀其能否焉或有警急則取之有處遺之不疑與夫臨事而命命而不果負相遠也

又曰宜於太公廟建立武學許文武官與白身歲得入

補聚自古兵書置於學中縱其討習勿復禁止夫習武者讀太公孫吳穰苴之術亦猶儒者治五經亦令雜讀史傳博知古今勝敗之勢以輔佐兵術兵術既精史傳既博然後中年一考校三年大比當雜用兵術史傳之策才者出試之不才者尚許在學

蘇洵言於仁宗曰寛則寵名譽之人急則用介胄之士今者所用非所養所養非所用用兵之時購方略設武舉使天下屠沽健武皆能徒手攫取陛下之官兵休之日雖有超世之才而惜升斗之祿臣恐天下有以窺朝廷也今之任爲將帥卒有急難而可使者誰也陛下之

老將彙之所謂戰勝而善守者今亡矣臣愚以爲可復
武舉爲之新制革其舊弊且昔之所謂武舉者蓋疎矣
其以弓馬得者不過挽彊引重市井之麤材而以策試
中者亦皆記錄章句區區無用之學又其取人太多天
下知兵者不宜如此之衆而待之又甚輕其第下者不
免於隸役故其所得皆貪汙無行之徒豪傑之士恥不
忍就宜因貢士之歲使兩制各舉其所聞有司試其可
者陛下親策之權略之外便於弓馬可以出入險阻勇
而有謀者不過取一二人待以不次之位試以守邊之
任文有制科武有武舉陛下欲得將相於此乎取之十

人之中豈無一二斯亦足以濟矣

臣按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然安不常安
也一事有齟齬一人有杌棿安卽轉而危矣人君
當國家無事之時賢才彙進之際恒思於心曰今
日幸無事人才足給使令用之理政務治黎庶固
有人矣卒有急難今之將帥可以折衝千里固疆
圉息禍亂者誰歟汲汲以求之切切以思之孜孜
以訪之試以繁難寬其約束養其威望儲之以備
一旦倉卒之用此最今日之急務也

神宗熙寧中始建武學於武成王廟選文武官知兵者
爲教授纂次歷代用兵成敗前世忠義之節足以訓者
講釋之願試陳隊者量給兵伍在學三年具藝業考試
等第推恩未及格者逾年再試生員百人爲額（立武學始此）

臣按富弼於仁宗時已請立武學至是始立學也

朱熹言於孝宗曰諸將之求進也必先掊克士卒以殖
私財然後以此自結於陛下之私人而祈以姓名達於
陛下之貴將貴將得其姓名卽以付之軍中使自什伍
以上節次保明稱其材武堪任將帥然後具奏爲牘陛
下但見其等級推先案牘具備則誠以爲公薦而可以
得人矣而豈知其諧價輸錢已若晚唐之債帥哉夫將

者三軍之司命而其選置之方乖刺如此則彼智勇材
略之人孰肯抑心下氣於宦官宮妾之門而陛下所得
以爲將帥者皆庸夫走卒而猶望其修明軍政激勸士
卒以强國勢豈不誤哉

臣按債帥之說起於晚唐至宋南渡後亦有之方
國家隆盛人主公明之時無此等事也（以上言選用）

六韜曰凡國有難君避正殿召將而詔之曰社稷安危
其在將軍今某國不臣願將軍帥師應之將既受命乃
命太史卜齋三日之太廟鑽靈龜卜吉日以受斧鉞君
入廟門西面而立君親操鉞持首授將其柄曰從此上

至天者將軍制之。復操斧持柄授將其刃曰。從此下至淵者將軍制之。見其虛則進。見其實則止。勿以三軍爲衆而輕敵。勿以受命爲重而必死。勿以身貴而賤人。勿以獨謀而違衆。勿以辯說而必然。士未坐勿坐。士未食勿食。寒暑必同。如此士衆必盡死力。將已受命拜而報君曰。臣聞國不可從外治。軍不可從中御。二心不可以事君。疑志不可以應敵。臣既受命專鈇鉞之威。臣不敢生還。願君亦垂一言之命於臣。君不許臣。臣不敢將。君許之。乃辭而行。軍中之事。不聞君命。皆由將出。臨敵決戰無有二心。若此則無天於上。無地於下。無敵於前。無

君於後。

臣按六韜所謂避正殿乃秦漢以後事。非武王與太公之言。但所引遣將之儀。又非後人杜撰得出。蓋古有此禮也。後世此禮不行。唐太宗雖欲參定。李靖猶以爲告廟任將無以異於致齋推轂。不須參定。况其他乎。請命禮官斟酌古制參之時宜定爲一代出師遣將之禮

漢文帝謂馮唐曰。吾居代時。聞趙將李齊之賢。戰於鉅鹿下。今吾每飯意未嘗不在鉅鹿也。對曰。尚不如廉頗李牧之爲將也。上拊髀曰。嗟乎。吾獨不得頗牧爲將。吾豈憂匈奴哉。唐曰。陛下雖得之。不能用也。上曰。何以知之。對曰。古王者之遣將也。跪而推轂曰。閫以內者寡人制之。閫以外者將軍制之。軍功爵賞皆決於外。歸而奏之。此非虛言也。李牧爲趙將居邊。軍市之租皆自用饗士。賞賜決於外。不從中覆也。委任而責成功。故得盡其智能。今臣竊聞魏尚爲雲中守。其軍市租盡以饗士卒。出私養錢。五日一椎牛。自饗賓客軍吏舍人。是以匈奴遠避。不近雲中之塞。虜曾一入。尚擊之。所殺甚衆。夫士卒起田中從軍。安知尺籍伍符。終日力戰斬首捕虜。上功幕府。一言不相應。文吏以法繩之。其賞不行。吏奉法必用。且尚坐上功首虜差六級。陛下下之吏。削其爵。罰之。由此言之。陛下雖有頗牧。不能用也。上說。令唐持節

赦魏尚。復爲雲中守。拜唐車騎都尉。

唐陸贄言於德宗曰。凡欲選任將帥。必先考察行能。然後指以所授之方。語以所委之事。令其自揣可否。自陳規模。須某色甲兵。藉某人參佐。要若干士馬。用若干資糧。某處置營。某時成績。始終要領。悉俾經綸。於是觀其計謀。校其聲實。若謂材無足取。言不可行。則當退之於初。不宜貽慮於其後也。若謂志氣足任。方略可施。則當要之於終。不宜掣肘於其間也。如是則疑者不使。使者

不擬勞神於選材。端拱於委任。是以古之遣將帥者。君親推轂而命之曰。自閫以外。將軍裁之。又賜鈇鉞。示令專斷。故軍容不入國。國容不入軍。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誠謂機宜不可以遠決。號令不可以兩從。未有委任不專而望其克敵成功者也。

又曰。自頃邊軍去就。裁斷多出宸衷。選置戎臣。先求易制。多其部以分其力。輕其任以弱其心。雖有所懲。亦有所失。遂令分閫責成之義廢。死綏任咎之志衰。一則聽命。二亦聽命。爽於軍情亦聽命。乖於事宜亦聽命。縱使謀慮能周。其如權變無及。戎虜馳突。迅如風飆。驛書上

聞。旬月方報。守土者以兵寡不敢抗敵。分鎮者以無詔不敢出師。逗遛之間。寇已奔逼。托於救援未至。各且閉壘自全。雖詔諸鎮發兵。惟以虛聲應援。互相瞻顧。莫敢遮邀。賊既縱掠退歸。此乃陳功告捷。其喪敗則減百爲一。其捃獲則張百成千。將帥既幸於總統在朝。不憂罪累。陛下又以爲大權由己。不究事情。用師若斯。可謂機失於遙制矣。

憲宗以左神策中尉吐突承璀爲招討處置等使。翰林學士白居易上奏。以爲國家征伐。當責成將帥。近歲始以中使爲監軍。自古及今。未有徵天下之兵。專令中使統領者也。臣恐四方聞之。必輕朝廷。四夷聞之。必笑中國。陛下忍令後代相傳云。以中官爲制將都統。自陛下始乎。

唐末時諸節度既有監軍。其領偏師者亦置中使監陳。主將不得專號令。戰小勝則飛驛奏捷。自以爲功。不勝則迫脅諸將。以罪歸之。悉擇軍中驍勇以自衛。遣羸弱者就戰。故每戰多敗。

宋太祖欲伐江南。曹彬與諸將入辭。上謂彬曰。南方之事。一以委卿。切勿暴掠生民。務廣威信。使自歸順。不須急擊也。且以匣劍授彬曰。副將而下不用命者斬之。

臣按王者之師。代天以行道也。而代王者以行天之道者誰歟。將帥也。將帥不能肅其下。則有仁而不能施。有義而不能振。號令不行而事功不立矣。宋祖命曹彬之辭。及其授劍之意。可見其仁義之兼盡矣。

太祖垂意將帥。分命李漢超等控禦西北。其家族在京師者。撫之甚厚。所部州縣筦榷之利。悉與之。許召募驍勇以爲爪牙。凡軍中事悉聽便宜處置。每來朝必召對命坐。賜賚殊異。由是邊臣皆富於財。得以養士。用間洞見夷情。時有寇鈔。亦能先知。預爲設伏掩擊。多致克捷。

故終太祖之世無西北之憂。諸叛以次削平。武功蓋世。
太宗時。楊業爲雲州觀察使知代州事。契丹畏之。每望見業旌節引去。或上謗書斥言其短。上皆不問封其書付業。

富弼曰。昔魏將樂羊征中山。平之。及還見其君所收謗書三篋。方知將帥立功不難。但人君信任爲難爾。將被疑未有能立功者。

太宗與寇準言及將帥。上曰。將帥材略不求其備。但量其能而用之。上自節麾。下至二千石。第其功效而授之。微勞盡甄。下情必達。下情必達則無猜貳之嫌。微勞盡甄則無觖望之釁。所以各務忠孝而固祿位。悖亂不得而萌也。

臣按太宗謂微勞盡甄下情必達此用將之要道也。然二者之中。文以下情不能上達雖大功鉅庸亦或爲人所蔽。況微勞乎。

張方平言於仁宗曰。將帥之任。宜久於其職。祖宗任李漢超郭進賀惟忠等遠或二十年。近猶八九年。假之事權略其細故。不爲閒言輕有移易。又不與高官常令志有所未滿。不怠於爲善也。今則不然。武臣指邊郡謂之邊任。借之爲發身之地。歷邊任者曾無寸長薄效不數年徑至橫行。而又移換改易地形山川未及知。軍員士伍未及識。吏民土俗未及諳。已復去矣。願陛下鑒祖宗故事。重爵賞以待功勞。責久任以觀能效。

臣按方平言太祖久任將帥。可爲後世法。夫漢唐以來。人主稱善用將者首稱宋太祖。雖漢高祖有所不及。蓋漢高能御將而宋太祖則善任將也。

神宗時。內臣李憲奏置保障以爲駐兵討賊之地。朝廷用李舜舉言。罷深入攻取之策。執政王珪勞之曰。朝廷以邊事屬押班及李留後。無西顧之憂矣。舜舉曰。四郊多壘。此卿大夫之辱也。相公當國。而以邊事屬二內臣。可乎。內臣止宜供禁庭灑掃之職。豈可當將帥之任耶。

臣按李舜舉蓋有所激而云。未必其本心。然實天下名言也。內臣能爲此言。豈但賢於其類而已哉。

王巖叟言於哲宗曰。朝廷進退大帥。不可輕用一人之言而行之。或其言出於愛憎喜怒之私。豈不損主上之明。誤國家之事。果若可疑。自當令本路監司公共體量信如其言。行之未晚。今言者往往蔽其所長而摘其所不及。夫有顯效則不錄。而陰言則亟行。四方聞之。又誰爲陛下盡心者。既以人言易元帥。元帥將畏憚此曹。有不自保之憂。此曹將侵侮元帥。有驕橫之勢。此風寖長。

非朝廷美事。

臣按漢文帝時季布爲河東守召至京師留邸一月而罷布曰臣待罪河東陛下無故召臣此必有以臣欺陛下者今臣至無所受事而罷去此必有毁臣者矣陛下以一人譽召臣以一人毁罷臣恐天下聞之有以窺陛下淺深也夫文帝之於季布君臣情通有言猶可以達後世上下懸絶嚴陛之閒如在萬里況邊將眞在萬里者哉人君進退將臣當以嚴更此言爲鑒（以上言委任）

○出師之律

易師之彖曰師衆也貞正也能以衆正（能使衆人皆正）可以王矣剛中而應行險而順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吉又何咎矣

程頤曰能使衆人皆正可以王天下矣得衆心服從而歸正王道止於是也二以剛處中剛而得中道也六五之君爲正應信任之專也雖行險道而以順動所謂義兵王者之師也夫師旅之興無不傷財害人毒害天下然而民心從之者以其義動也

臣按兵凶戰危所謂險道也非正不興師非順不用衆然不免有殺戮之慘供需之費如用毒藥以攻病非具沉痾之疾癥瘕之癖不可輕用毒之一言垂戒深矣

初六師出以律否臧凶象曰師出以律失律凶也

臣按律有二義有出師之律有行師之律出師之律當以正以義行師之律當有號令有節制

書大禹謨帝曰咨禹惟時有苗弗率汝徂征（徂往也）禹乃會羣后誓于師曰濟濟有衆（濟濟和整衆盛之貌）咸聽朕命蠢（蠢動也無知之貌）茲有苗昏迷不恭侮慢自賢反道敗德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民棄不保天降之咎肆予以爾衆士奉辭伐罪爾尚一乃心力其克有勲（人君征伐誓衆之始）

甘誓（誓師于甘故以甘誓名）大戰于甘（甘地名）乃召六卿王曰嗟六事之人予誓告汝有扈氏威侮五行（威暴殄之也侮輕忽之也）怠棄三正（不用正朔子丑寅）天用勦絶其命今予惟恭行天之罰左不攻于左（車左治也）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車右）汝不恭命御非其馬之正（猶詭遇也）汝不恭命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戮殺也）予則孥戮汝

臣按先儒謂甘誓一篇僅八十字而其閒六軍之制車乘之法邦國賞刑之典誓師之辭靡不明備蓋古人之學精粗本末不廢啟雖承禹傳道之後而干戈行陳之事亦會從家學業講明來也

胤征。惟仲康肇位四海。胤侯命掌六師。羲和廢厥職。酒荒于厥邑。胤后承王命徂征。告于衆曰。嗟予有衆。惟時羲和顛覆厥德。沈亂于酒。畔官離次。俶(始也)擾(亂也)天紀。遐(遠也)棄厥司。(所司之事)今予以爾有衆。奉將(行也)天罰。爾衆士同力王室。尚弼予欽承天子威命。火炎崑(山名)岡。(山脊)玉石俱焚。天吏逸(過也)德。烈于猛火。殲厥渠(大也)魁。脅從罔治。舊染汙俗。咸與維新。嗚呼。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其爾衆士。懋戒哉。

臣按仲康之命胤侯。得天子討罪之權。胤侯之征羲和。得諸侯敵愾之義。臣竊謂火炎崑岡。玉石俱焚。可以爲萬世濫殺不分者之戒。殲厥渠魁。脅從罔治。可以爲萬世誅惡宥善者之法。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可以爲萬世行師姑息者之戒。

牧誓。今予發。惟恭行天之罰。今日之事。不愆(過也)于六步(進趨)七步。乃止齊(整齊)焉。(戒其輕進)夫子勗(勉也)哉。不愆于四伐(擊刺)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戒其貪殺)勗哉夫子。(戰法見於經始此)

臣按先儒謂六步七步。足法也。六伐七伐。手法也。止齊所以戒其輕進貪殺也。王者之師。理直氣壯。不慮不勇。惟慮過勇。武王誓師。不勸其進。而戒之止其所以止者。必要於整肅齊一焉。所以不急於成功。而亦不至於敗北。其與後世之師進則多殺。敗卽潰散者異矣。

春秋左傳。僖公二十八年。晉侯(文公)獻楚俘于王。(周襄王)駟介(馬被甲者)百乘。徒兵千。鄭伯傅(相也)王。用平禮也。己酉。王享醴。命晉侯宥。(助以玉帛)王命尹氏及王子虎內史叔興父策命晉侯爲侯伯。(九命作伯)賜之大輅之服。戎輅之服。彤(赤色)弓一。彤矢百。玈(黑色)弓矢千。秬(黑黍)鬯(香草)一卣。(中尊)虎賁三百人。曰。王謂叔父。敬服王命。以綏四國。糾逖(遠也)王慝。晉侯三辭。從命。曰。重耳敢再拜稽首。奉揚天子之丕顯休命。受策以出。出入三覲。

臣按此古人獻俘策命之禮。見於春秋者。

晉侯城濮之戰。振(整)旅。(振旅行列)愷(同凱樂歌)以入于晉。獻俘。(所獻俘獲)授(數也)馘。(所截耳)飲至。(飲酒告至于廟)大賞。(大行賞)徵會。(召諸侯爲會)討貳。(討有貳心者)殺舟之僑(濟河先歸者)以徇于國。民于是大服。

臣按此雖春秋時事。而亦可見三代振旅凱還之遺制。

漢武帝時。李廣與程不識俱以將兵有名當時。廣行無部伍行陣。就善水草舍止。人人自便。不擊刁斗自衛。幕府省約文書。然亦遠斥候。未嘗遇害。不識正部曲行伍

營陳擧刁斗士吏治軍簿至明軍不得休息然亦未嘗遇害不識曰李廣軍極簡易然虜卒犯之無以禁也我軍雖煩擾然虜亦不得犯我

司馬光曰易曰師出以律否臧凶言治衆而不用法無不凶也李廣之將使人人自便以廣之才如此焉可也然不可以爲法蓋安肆者昧於禍敗故爲將者亦嚴而已矣然則傚程不識雖無功猶不敗傚李廣鮮不覆亡哉

宋歐陽脩言於仁宗曰攻人以謀不以力用兵鬬智不鬬多王尋以百萬之兵遇光武九千人而敗苻堅以百萬之兵遇東晉二三萬人而敗曹操以三十萬青州兵大敗於呂布退而歸許復以二萬人破袁紹十二萬人李靖破突厥於定襄用三千人其後破頡利於陰山亦不過一萬今沿邊之兵不下七八十萬可謂多矣然訓練不精又有老弱虛數則十八不當一人是七八十萬之兵不當七八萬人之用加又軍無統制分散支離分多爲寡兵法所忌

臣按先儒謂爲將者咸欲多兵不知兵至三十萬難用矣前代以六十萬勝楚以四十萬勝秦惟王翦項籍二人而多多益辦者惟韓信能之若趙括

王尋苻堅之類其衆愈多其敗愈毒然猶可諉曰將不善也曹操可謂善將矣乃以水軍六十萬敗於烏林戰艦相接爲敵所燒死者幾半豈非兵多之累乎夫以漢祖之才不過將十萬衆則六十萬當得如高祖者六人乃能將之高祖豈易得哉况國家之粟帛有限生民之膏血有涯脩武備者惟在愼選將帥嚴立階級因其見有之人補其不足之數無事則簡閱之沙汰之使人人皆可用有事則約束之戒敕之使事事皆合法既不虛吾之糧賞又不閼吾之號令所御乃所識所戰皆所教情意易以流通恩威易以周徧少而愈精多而益辦無敵於天下矣

○戰陳之法

書序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三百人與受戰於牧野作牧誓

詩序六月宣王北伐也元戎（軍之前鋒）十乘以先啓行（開道也）

戎車既安如輊（車之覆而前也）如軒（車之却而後也）

春秋左傳隱公九年北戎侵鄭鄭伯禦之患戎師曰彼徒（步兵）我車懼其侵軼（突也）我也公子突曰使勇而無剛者嘗（試也）寇而速去之君爲三覆（伏兵也）以待之戎輕而不整

貪而無親。勝不相讓。敗不相救。先者見獲。必務進。進而遇覆。必速奔。後者不救。則無繼矣。乃可以逞。從之。戎人之前遇覆者奔。祝聃（鄭大夫）逐之。衷戎師。前後擊之。盡殪。戎師大奔。（死也）

宣公十二年。邲之戰。欒武子（晉大夫）曰。楚軍之戎。分為二廣。廣有一卒。卒偏之兩。右廣初駕。數及日中。左則受之。以至於昏。內官序當其夜。以待不虞。不可謂無備。楚子為乘廣三十乘。分為左右。右廣雞鳴而駕。日中而說。左則受之。日入而說。（舍也）許偃御右廣。養由基為右。彭名御左廣。屈蕩為右。

杜預曰。十五乘為一廣。司馬法。百人為卒。二十五人為兩。車十五乘為大偏。今廣十五乘。亦用舊偏法。復以二十五人為承副。

陳祥道曰。古者之用兵也。險野人為主。易野車為主。則險野非不用車。而主於人。易野非不用人。而主於車。車之於戰。動則足以衝突。止則足以營衛。將卒有所芘。兵械衣裝有所齎。則車之為利大也。

漢夏侯嬰破李由軍於雍邱。以兵車趣戰疾破之。

武帝時。衛青軍出塞擊匈奴。以武剛車自環為營。而縱五千騎往當匈奴。

李陵擊匈奴。與單于相值。圍陵軍。陵居兩山間。以大車為營。引士出營外為陳。連戰

晉馬隆擊鮮卑。樹機能以衆數萬據險拒之。隆以山隘。乃作偏箱車。地廣則為鹿角車營。路狹則為木屋施於車上。轉戰而前。行千餘里。殺傷甚衆。遂平涼州。

李靖曰。偏箱鹿角。兵之大要。一則治力。一則拒前。一則束部伍。三者迭相為用。斯馬隆得古法深矣。

臣按海北地所造小車。獨輪無箱。若因其制改為戰車。一可以戰。二可以前拒。三可以為營。四可以衝突。五可以載軍裝。六可以舁病卒。且其費不多。

中途有損。不用匠而可脩。逢險阻則舁以行。遇急難則棄而去。

宋真宗時。吳淑上疏。請復古車戰之法。謂夫人平居猶必謹藩籬固關鑰。况當戰陣。可無蔽護哉。人被甲鎧。所以蔽護其身也。戰之用車。亦一乘之甲鎧也。鱗介之蟲。肌肉在內。鱗介在外。所以自蔽。用車以戰。亦一乘之鱗介也。故可以行止為營陳。賊至則斂兵附車以拒之。賊退則乘勝出兵以擊之。故人心有所依據。不懼胡騎之陵突也。

臣按淑之車制。取常用車。接其衡。駕以牛。布為方

陳此但可用之平地。施於險阻恐未易行。其後至和中有郭固車戰法。嘉祐中有章詢陳腳兵車。治平中有黃懷信萬全車。後李綱又上車制圖。王大智造霆電擊車。然卒不見用。用亦未聞戰勝之效。有則史書之矣。宋失西北二邊之險。而以平原曠野爲邊。尚未聞以車戰取勝。況今日之邊皆崇山峻嶺浮沙積石。其車之大者決不可用也。毋輕信人言耗民財費工力以爲無益之事。

李綱言。步不足以勝騎。騎不足以勝車。請以車制頒於京東西路使製造而教習之。其法用統制官張行中所

創。兩竿雙輪。上載弓弩。又設皮籬以捍矢石。下設鐵裙以衛人足。長兵禦人。短兵禦馬。傍施鐵索。行則步以爲陳。止則聯以爲營。每車用卒二十五人。四人推竿以運車。一人登車以發矢。餘執軍器夾車兩傍。諸將皆以爲可用。

臣按李綱此議。蓋在金人侵汴時也。止可用於平原曠野。而邊塞之閒險阻之地。恐未必皆宜。以上車法

通典。黃帝制陳法。

臣按八陣未必是黃帝所作。然後世善用兵。如諸葛亮李靖之徒皆本之。或建爲圖。或筆於書。可攷也。

春秋左傳。桓公五年。王周桓王以諸侯伐鄭。鄭伯禦之。曼伯爲右拒。祭仲足爲左拒。原繁高渠彌以中軍奉公。爲魚麗之陣。先偏後伍。伍承彌縫。

杜預曰。司馬法。車戰二十五乘爲偏。以車居前。以伍次之。承偏之隙而彌縫闕漏也。五人爲伍。此蓋魚麗陳法

昭公二十一年。公子城以晉師至救宋。與華氏戰于赭邱。宋地 鄭翩華氏之黨願爲鸛。鸛鵝皆陣名

臣按鄭之陳名魚麗。宋之陳名鸛鵝。即物以爲名。

其布置之形狀。殆或類之歟。

通典。吳起教戰之令。短者持矛戟。長者持弓弩。強者持旌旗。勇者持金鼓。弱者給廝養。智者爲謀士。鄉里相比。什伍相保。一鼓整兵。二鼓習陳。三鼓趨食。四鼓嚴辦。五鼓就行。聞鼓聲合。然後舉旗。

蜀諸葛亮推演八陣圖。咸得其要。數起於五而終於八縱橫八行奇正皆生於此

臣按亮至南中。生致孟獲。使觀於營陳之閒。縱使更戰。七縱七擒。獲曰。公天威也。司馬懿按行營壘。歎曰天下奇材。由是觀之。武侯所置之陳非偶然

也。至今魚腹平沙上壘石爲八行。相去二丈。凡六十四蕝。晉桓元見之。謂爲常山蛇勢。說者謂元妄言耳。嗚呼。神兵非學到。自古不留訣。至人心已悟。後世徒妄說。蘇氏之言有自哉。

唐太宗問李靖曰。卿所製六花陳法出何術。靖曰。本諸葛亮八陳法。大陳包小陳。大營包小營。隅落鉤連。曲折相對。古制如此。臣爲圖因之。故外畫之方。內環之圓。是成六花。俗所號耳。帝曰。內圓外方何謂也。靖曰。方生於正。圓生於奇。方以矩其步。圓以綴其旋。是以步數定於地。行綴應於天。步定綴齊。則變化不亂。八陳爲六。武侯之舊法焉。

太宗曰。天。地。風雲龍虎鳥蛇。斯八陳何義也。靖曰。傳之者誤也。古人秘藏此法。故詭設八名爾。八陳本一也。分爲八焉。若天地者本乎旗號。風雲者本乎旛名。龍虎鳥蛇者本乎隊伍之別。後世誤傳詭設物象。何止八而已乎。

太宗曰。五行陳如何。靖曰。本因五方色立此名。方圓曲直銳實因地形使然。凡軍不素習此五者。安能臨敵乎。

朱熹曰。古來許多陳法。遇征戰亦未必用得。所以張巡用兵未嘗倣古兵法。不過使兵識將意。將識士情。

蓋未論臨機應變方略不同。只如地圓則須布圓陳。地方則須布方陳。亦豈容槪論也。

臣按史稱靖舅韓擒虎每與論兵。輒歎可與語孫吳。非斯人而誰。後仕唐爲大將。平蕭銑於江陵。獲輔公祏於丹陽。禽頡利。平吐谷渾。太宗謂古韓白衛霍無以加。則是靖自用其法有實效矣。或謂靖與太宗問對。乃宋阮逸假托而作。考宋仁宗命王震校正武經。已有其書。豈其然哉。

宋仁宗曰。黃帝始置八陳法。敗蚩尤於涿鹿。諸葛亮造八陳圖於魚腹平沙之上。壘石爲八行。卽此九軍陳法也。後至韓擒虎深明其法。以授其甥李靖。靖以時遭久亂。將帥通達其法者頗多。故造六花陳以變九軍之法。使世人不能曉之。大抵八陳卽九軍。九軍者方陳也。六花陳卽七軍。七軍者圓陳也。蓋陳以圓爲體。方陳者內圓而外方。圓陳則內外俱圓矣。故以圓物驗之。則方以八包一。圓以六包一。此九軍六花陳之大體也。六軍者左右虞候軍各一軍。爲二虞候軍。左右軍各二軍。爲四廂軍。與中軍共爲七軍。八陳者加前後二軍。共爲九軍。朕釆古之法。酌今之宜。曰營曰陳。本出乎一法而已。止則曰營。行則曰陳。奇正言之。則營爲正。陳爲奇也。

臣按自古出師必有營有陳。止而無營則無以自守。行而無陳則無以制敵。周禮大司馬四時之教。三時教以行陳之法也。夏時教以止營之法也

吳璘立疊陳法。每戰以長鎗居前。坐不得起。次最强弓。次强弩跪膝以俟。次神臂弓約賊相搏至百步內則神臂先發。七十步强弓併發。次陳如之。凡陳以拒馬為限。鐵鉤相連。俟其傷則更代之。遇更代則以鼓為節。騎兩翼以蔽於前。陳成而騎退。謂之疊陳。

朱熹曰。大要臨陳在番休遞上。分一軍為數替。將戰則食第一替。人既飽。遣之入陳。便食第二替。人第一

替人力將困。即調發第二替人更代。第三替亦如之。如此更番則士常飽健不至困乏。張柔直守南劍。退范汝為用此法。方汝為之來寇也。柔直起鄉兵與之戰。令城中殺牛羊豕作肉串。仍作飯。分鄉兵為數替以入陳之先後更迭食之。士卒力皆有餘。遂勝汝為。又劉信叔順昌之勝大概亦如此。時極暑。探報人至云。虜騎至矣。信叔令一卒擐甲立烈日中。少頃問甲熱乎。曰熱矣。可著手乎。曰熱甚不可著手。時城中軍亦不多。信叔嘗有宿戒。遇戰則分為數替。於是下令軍中依次就食。士卒更番而上。又多合暑藥。往者歸者皆飲之。故能大敗虜人。蓋方我之士甲熱不堪著手。則虜騎被甲來者其熱可知。又未免有困餓之患。趁此擊之。是以勝也。(以上陳法)

史記。武王即位九年。東伐以觀諸侯集否。師行。師尚父左杖黃鉞。右把白旄以誓。曰。蒼兕蒼兕。(主舟楫官)總爾衆庶與爾舟楫。後至者斬。遂至盟津。(古人用舟師之始)

臣按齊世家太公會舟楫於盟津。則舟師自武王時已有之。其後春秋時孟明濟河焚舟。皆暫爾。非若吳楚之人專用為戰也。吳人以舟楫為輿馬。以江海為平道。吳越舟戰於江。伍子胥對闔閭以船

軍之教比陸軍之法。公輸般自魯之楚。為舟戰之具。謂之鉤拒。退則鉤之。進則拒之。又攷歷代史。舟師可進戰處。東南之師趨三齊者。自淮入泗而北。劉裕伐南燕舟至下邳是也。趨河北者自汴入河而北。桓溫伐燕至枋頭是也。捨舟登陸。尚得卞以趨關中者自河而入。徑至長安。王鎮惡以蒙衝小艦至渭橋是也。水陸並進。可得全利。此皆以舟師進者也。若夫舟師可守之處。塞建平之口使自蜀出峽者不得下。此王濬伐吳。楊素伐陳之路也。拔武昌之要。使自漢水者不得進。此何尚之所謂津要

根本之地也。守采石之險使自合肥者不得渡。蓋韓擒虎嘗因以滅陳也。防瓜步之津使自盱眙者不得至。蓋魏太武欲道此以寇宋也。扼其要害。使不得進。此皆以舟師守者也。

武帝時。有樓船。有戈船。有下瀨。有橫海。江淮青齊皆有樓船軍。以擊南粵救東甌滅朝鮮。又開昆明池以習水戰。

臣按漢人造舟以爲戰具。凡邊江海之處。皆爲樓船。其質必大。所費不貲。有事而造。緩不及事。無事則貯之無用。歲久自敝。敝而又造。勞費更多。臣請

凡爲運舟。必備戰具。無事則用以漕。有事則用以戰。豈不一舉兩得哉。

晉武帝謀伐吳。詔王濬脩舟艦。乃作大船。連舫百二十步。受二千餘人。以木爲城。起樓櫓。開四出門。上得馳馬往來。又畫鷁首猛獸於船首。以懼江神。舟楫之盛。自古無有。吳爲鐵鎖橫截江險。又作鐵錐暗置江中。濬知狀。乃作大筏數十。亦方百餘步。縛草爲人。令善水者以筏先行。遇鐵錐。輒著筏而去。又作大炬長十餘丈。大數十圍。灌以麻油在船前。遇鎖然炬燒斷。於是順風鼓棹。逕造三山。

晉有指南舟。

臣按今番舶於舵樓之下。亦寘盤針。以定方向也。

宋池州人樊若水。漁釣采石江。夜乘小舟載絲繩維南岸抵北岸。以度江之廣狹。詣汴上書。言江南可取狀。請浮梁以濟師。宋主然之。遣內使往荊湖造黃黑龍船數千艘。以大艦載大竹絙。自荊渚而下。命丁匠習之。三日橋成。師南下。以若水爲嚮導。克池州。即用爲知州。若水請試舟於石牌口。移置采石。梁成不差尺寸。宋師因以濟江若履平地。

臣按自若水獻量江爲梁之策。江面遂不可守。大

抵據江爲國者。必得上流。否則若水此策亦無所施矣。

高宗時。金兀朮入寇。韓世忠與相持於黃天蕩。世忠以海艦進泊金山下。將戰。世忠預命工鍛鐵相連爲長綆。貫一大鉤。以授士之驍捷者。世忠分海舟爲兩道。出其背。每縋綆則曳一舟而入。虜竟不得濟。兀朮爲世忠所阨。或教其於舟中載土。以平板鋪之。大船板以擢槳。俟風息出江。有風則勿出。海舟無風。不可動也。以火箭射其篛篷。則不攻自破矣。一夜造火箭成。是日引舟出江。其疾如飛。天霽無風。海舟皆不能動。以火箭射海舟篛

蓬世忠軍亂焚溺死者不可勝數世忠與餘軍至瓜步棄舟而陸奔還鎮江

臣按或人之教兀朮禦宋人大舟之法今倣而用之亦可制倭人之巨舟

紹興中岳飛破楊太（一名么）於洞庭太方浮舟湖中以輪激水其行如飛旁置橦竿官舟迎之輒碎飛伐君山木為巨筏塞諸港汊又以腐木亂草浮上流而下擇水淺處遣善罵者挑之且行且罵賊怒來追則草木壅塞車輪礙不得行急擊之賊奔港中為筏所拒官軍乘筏張牛革以蔽矢石舉巨木撞其舟盡壞太計窮赴水死

臣按楊么之舟以輪激水雖無風不帆亦可行也

以上舟師

○察軍之情

詩王風君子于役首章曰君子（婦謂夫也）于役不知其期（不知其反還之期）曷至哉（何所至）雞棲于塒日之夕矣牛羊下來君子于役如之何弗思（畜產出入尚有旦暮之節而行役君子乃無休息之期使我如何不思也）

臣按謝枋得曰雨雪霏霏遣戍役而預言歸期也卉木萋萋勞還卒而詳言歸期也四牡之使寧幾何時勞之曰我心悲傷吉甫在鎬不過千里勞之曰我行永久此先王本推己及物之恕為序情憫勞之仁豈有無期度者哉唐末之禍起於龐勛桂林之戍不更尚其鑒哉

漢高祖下令吏卒從軍至平城及守城邑者皆復終身勿事（除其賦役）又令士卒從軍死者為槥歸其縣縣給衣衾棺葬具祠以少牢長吏視葬

唐陸贄言於德宗曰曠歲持久師老費財加算不止於舟車徵卒殆窮於閭濮杼軸已空興發已殫而將帥猶曰財不足兵不多又曰興師四方無遠不暨父子訣別夫婦分離一人征行十室資奉居者有餽送之苦行者有鋒刃之憂去留騷然而閭里不寧矣

又曰古之善選置者必量其性習辨其土宜察其技能知其欲惡用其力而不違其性齊其俗而不易其宜引其善而不責其所不能禁其非而不處其所不欲而又類其部伍安其室家然後使之樂其居定其志奮其氣勢結其恩情靡督課而人自為用弛禁防而衆自不攜故出則足兵居則足食守則固戰則強其術無他便於人情而已矣

又曰今者窮邊之地長鎮之兵皆百戰傷夷之餘終年勤苦之劇角其所能則練習度其所處則孤危考其服

役則勞。察其臨敵則勇。然衣糧所給惟止當身例爲妻子所分常有凍餒之色。而關東戍卒歳月踐更。不安危城。不習戎備。怯於應敵。懈於服勞。然衣糧所須厚踰數等。豐約相形。隔絶斯甚。

臣按陸贄之言於征行之勞據邊塞之苦。楚如身親履其地其所以爲之處置者則又如親見其人。親埋其事。後世聖君賢輔當寫一通置之座隅。使邊塞寒苦之狀士卒哀怨之情恒接乎目每動於心。

宋張方平言於仁宗曰。戰勝之後陛下可得而知者凱

旋捷奏拜表稱賀赫然耳目之觀。至於遠方之民。肝腦屠於白刃筋骨絶於餽餉流離破產鬻賣男女薰眼折臂自經之狀陛下必不得而見也。慈父孝子孤臣寡婦之哭聲陛下必不得而聞也。

臣按此蘇軾代方平所草之奏也。人君好兵。觀此可以惕然矣。

或言古人之兵。當如子弟之衛父兄。而孫吳之兵必曰與士卒同甘苦而後可。是子弟必待父兄施恩而後報也。朱熹曰。巡三軍。拊（撫也）而勉（慰也）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纊綿也言悅以忘寒）此意也少不得。

○遏盜之機

周禮。士師之職。掌鄉合州黨族閭比之聯。與其民人之什伍。使之相安相受。以比追（追寇賊）胥（搏盜）之事。以施刑罰慶賞。

臣按聯比其居什伍其人。鄉官之事也。而士師掌之。以比合比。以閭合閭。以聯其居。以伍合伍。以什合什。以聯其人。使搏盜賊。晝則追逐之。夜則俻伺之。廢事者士師施以刑罰。有功者士師施以慶賞。後世於里巷設爲火鋪更夫。使之互相覺察以防盜賊。其原蓋兆於此。

野廬氏。掌達國道路至於四畿。比（校也）國郊及野之道路宿息（廬之屬）井樹。若有賓客。則令守涂地之人聚欜（聚擊柝以衛之）之。有相翔（猶昌翔窺伺者也）姦人者誅之。

臣按古昔盛時所以防盜者無所不至。非但安行旅之往來。實以示國威之嚴肅也。昔單襄公假道於陳以聘楚。道茀不可行。而知陳之不能守其國。矧畿甸之間國門之外。盜賊公行。刼掠行旅。當道者以爲小事。故不以聞。蓋不知周官設野廬氏之意。單襄公譏陳人之語也。

司寤氏。掌夜時。以星分夜。以詔夜士（主行夜徼候者）夜禁。禦晨

行者。使須明而行禁宵行者。夜遊者。今制一更三點禁人行五更三點放人行即此意

脩閭氏。掌比國中宿互欜者。與其國粥養也謂羕卒而比其追胥者而賞罰之。禁徑踰者。與以兵革趨行者。與馳騁於國中者。三者皆爲其玆衆也邦有故。則令守其閭互。惟執節者不幾。察也

臣按成周所以防姦盜者。畿內則有野廬氏。域內則有脩閭氏。是以閭里以肅門巷。以寧雖有不逞之姦無由而起。猝過非常之變有以制服之。不至於猖肆也。互以斷行。節今鹿角之類。欜以傳更。節

今木柝之類。夜行有禁則入息者不趨於晦冥之時。更漏分明則向晦者皆知夫早晚之候。蓋寇盜之興。皆於夜靜人息之時。而官府特於閭巷之閒存此數輩。俾其不寐以爲姦盜之防。此古昔盛時非獨海宇之內無有大姦大寇。而於閭里門巷之中。雖胠篋穴墉之小盜亦無有也。嗚呼。天下之事。何者不起於微小哉。惟其絕之於微小所以不使其延蔓滋長而至於大且著也。

漢武帝天漢中。東方盜賊滋起。攻城邑。取庫兵。釋死罪。殺二千石。掠鹵鄉里。道路不通。上使御史中丞丞相長史督之。弗能禁。乃使光祿大夫范昆等衣繡衣持節虎符發兵與擊。所至得擅斬二千石以下。誅殺甚衆。一郡多至萬餘人。數歲乃頗得其渠率。散卒失亡。復聚山川。無可奈何。於是作沈命法。曰。盜起不發覺。發覺而捕弗滿品者。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死。其後小吏畏誅雖有盜不敢發。府亦使其不言。故盜賊寖多。上下相匿。以文辭避法焉。

宣帝時。渤海歲饑。盜賊並起。拜龔遂渤海太守。召見問何以治盜。遂曰。海瀕遐遠。不霑聖化。其民困於饑寒而吏不恤。故使陛下赤子盜弄陛下之兵於潢池中耳。今

欲使臣勝之耶。將安之也。上曰。選用良吏固將安之也。遂曰。臣聞治亂民猶治亂繩。不可急也。臣願丞相御史無拘臣以文法。得一切便宜從事。上許焉。乘傳至渤海界。郡發兵以迎。遂皆遣還。移書敕屬縣。悉罷逐捕吏。諸持田器者皆爲良民。吏毋得問。持兵者乃爲賊。遂單車至府。盜賊聞遂教令。即時解散。棄其兵弩而持鉤鎌也鉏。於是悉平。民安土樂業。遂乃開倉廩假貧民。選用良吏慰安牧養焉。齊俗奢侈。好末技。不田作。遂躬率以儉約勸民務農桑。各以口率種樹畜養。民有帶持刀劍者。使賣劍買牛。賣刀買犢。曰。何爲帶牛佩犢。勞來循行。郡中皆

有晝積獄訟止息

靈帝時鉅鹿張角事黃老以妖術教授號太平道咒符水以療病遣弟子遊四方轉相誑誘徒衆數十萬郡縣反言角以善道教化為民所歸楊賜上言宜敕州縣簡別流民護歸本郡以孤弱其黨然後誅其渠帥可不勞而定事留中司徒掾劉陶復上疏申賜前議帝殊不為意角遂收荊揚數萬人以中常侍內官封諝徐奉等為內應約以三月五日內外俱起至是角弟子唐周告之詔三公司隸案驗宮省直衛及百姓事角道者誅殺千餘人角等知事已露晨夜敕四方皆著黃巾為幟所在燔劫

長史逃亡旬月之間天下響應

靈帝以黃巾日盛召群臣會議北地太守皇甫嵩以為宜解黨禁益出中藏錢西園廄馬以班軍士中常侍呂彊曰黨錮久積人情怨憤若不赦宥與角合謀為變滋大請先誅左右貪濁大赦黨人料簡牧守能否則盜無不平矣帝懼而從之時宦官趙忠張讓等貴寵第宅擬宮禁及封諝徐奉等事發上詰責諸常侍曰汝曹常言黨人欲為不軌皆令禁錮今黨人更為國用汝曹反與角通

臣按張角之亂積十餘年而從之者幾徧天下雖內官在天子左右亦與通謀無一人敢言者何也蓋一時賢人君子中常侍皆以謀為不軌而禁錮之若非其黨自言則靈帝終不知也呂彊請不赦黨人將與角合謀此蓋以危言激帝爾黨人豈為亂者哉

黃巾餘黨賊帥韓忠復據宛拒朱儁儁鳴鼓攻其西南賊悉衆赴之儁自將精卒掩其東北乘城而入忠乃退保小城乞降諸將欲聽之儁曰兵固有形同而勢異者昔秦項之際民無定主故賞附以勸來耳今海內一統惟黃巾造逆納降無以勸善而更開逆意使賊利則進

戰鈍則乞降縱敵長寇非良策也

交阯多珍貨前後刺史多無清行故吏民怨叛執刺史賈琮為交州刺史訊其反狀咸言賦斂過重京師遙遠告冤無所民不聊生故聚為盜琮移書告示各使安其資業招撫荒散蠲復徭役誅斬渠帥為大害者簡選良吏百姓以安為之歌曰賈父來晚使我先反今見清平吏不敢飯

蘇洵曰天下之勢遠近如一以吾言之近之可憂未若遠之可憂之深也今廣南川峽例以為遠而朝廷稍有所優異者不復官之於此斜其地控制南夷氐

嘗最爲要害。土之所產，又極富饒。明珠大貝，紈錦布帛，皆極精好。水載出境，而其利百倍。故吏不能皆廉。方今賦取日重，科斂日煩。罷弊之民不任。官吏復有規求於其間。淳化中李順竊發於蜀州，郡數十里風奔潰。近者儂智高亂廣南，乘勝取九城如反掌。國家設城池，養士卒，畜器械，儲米粟，以爲戰守備。而凶豎一起，若涉無人之境者，吏不肖也。

臣按天下地勢雖有內外遠近，而聖人一視同仁，初無內外遠近之異焉。觀賈琮之治狀，蘇洵之議論，蓋然知遠方之民所以易動者，非民之性習然也。治之者不得其人也。蓋遠方州縣得一良令，如得勝兵三千人。得一良守，如得勝兵三萬人。得一良部使者，如得勝兵三十萬人。方其輯安無事之時，一方數千里之地，若藩若郡若縣得二三十輩之賢守長，則足以安之矣。不幸而民窮起而爲盜爲亂，非得數十萬人馬錢糧，未易以平之也。嗚呼。當道之大臣，銓選者何不爲國計，不爲地方計，而專爲仕者計，不權其輕重緩急，而拘拘於遠近內外之較哉。非獨不智，蓋不忠也。

魏李崇爲兗州刺史。兗多劫盜，崇命村置一樓，樓皆懸鼓。盜發之處，亂擊之。旁村始聞者，以一擊爲節，次二，次三。俄頃之間，聲布百里。人守險要，盜發無不禽獲。

臣按李崇之法，可於盜發時行之，平時不用亦可。

唐僖宗時，政在臣下。南衙（宰相）北司（宦官）互相矛盾，賦斂愈急。關東連年水旱，州縣不以實聞，上下相蒙。濮州人王仙芝聚衆數千起於長垣。宛朐人黃巢亦聚衆應仙芝。巢少與仙芝俱以販私鹽爲事。巢善騎射，喜任俠，粗涉書傳，屢舉進士不第，遂爲盜。民之困於重斂者爭歸之。

范祖禹曰，自古盜賊之起，國家之敗，未有不由暴賦重斂，而民之失職者衆也。唐之季世，政出閹尹，不惟賦斂割剝，復販鬻百物，盡奪民利，故有私鹽之盜。使民無衣食之資，欲不亡其可得乎。

周世宗時，竇儼上疏，請令盜賊自相糾告，以所告資產之半賞之。或親戚爲之首，則論其徒侶，而赦其所首者。如此則盜不能聚矣。又新鄭鄉村團爲義營，各立將佐。一戶爲盜，累其一村。一戶被盜，累其一將。每有盜發，鳴鼓舉火，丁壯雲集。盜少民多，無能脫者。一境獨清，請令他縣皆效之。

臣按竇儼所言新鄭義營之法，可與北魏時李崇村置鼓樓合而爲一，則鄉村之盜無所容矣。昔崔

安潛出庫錢千五百緡。分置三市。榜其上曰。有能告捕一盜。賞錢五百緡。同侶者告捕。釋其罪。賞同平人。未幾有捕盜而至者。盜不服。曰。汝與我同爲盜十七年。贓皆平分。汝安能捕我。我與汝同死耳。安潛曰。汝既知吾有榜。何不捕彼以來。則彼應死。汝受賞矣。立命給捕者錢。使盜視之。然後冎盜於市。幷滅其家。於是諸盜與其侶互相疑。散逃出境。

此法固善。然用官錢可暫而不可久。不若籍沒以所告貲產之半給之。爲可常也。

宋太祖時。李順爲亂。詔以張詠知益州。時寇掠之際。民多脅從。詠移文諭以恩信。使各歸田里。且曰。前日李順脅民爲賊。今日吾化賊爲民。不亦可乎。

呂中曰。李順之黨方息。而劉旴與。劉旴之徒方平。而王均起。何蜀人之好亂邪。蓋蜀民勇悍。又狃於僭僞之久。故易誘以亂耳。然安李順之黨者張詠也。平劉旴之亂者亦張詠也。代以牛冕。則李均反。敎守其可非其人乎。張詠使蜀者再。眞宗曰。得詠治蜀。無西顧憂。此爲蜀擇詠。非爲詠擇蜀也。

臣按。蘇洵嘗撰爲張方平之言。謂民無常性。惟上所待。人皆曰蜀人多變。以待盜賊之法。重繩之。民始忍以其身而棄於盜賊。故每每大亂。夫約之以禮。驅之以法。惟蜀人爲易。至於急之而生變。雖齊魯亦然。吾以齊魯待蜀人。而蜀人亦自以齊魯之人待其身。洵之言雖若假設。然亦實有此理也。

歐陽脩言禦盜四事。一曰州縣置兵爲備。二曰選捕盜之官。三曰明賞罰之法。四曰去冗官用良吏以撫疲民。使不起爲盜。

富弼言於仁宗曰。訪得有凶險之徒。始初讀書應舉。及所學不成。仕進無路。心常怏怏。頗讀史傳。粗知興亡。以至討尋兵書。習學武藝。往往晦名詭姓。潛迹遁形。乃與

其徒密相結扇。此輩散在民間。縱無成謀。亦能始禍。乞多方採訪。如有此等。作草澤遺逸薦於朝廷。隨其所能量加恩命。

蘇軾言於仁宗曰。夫惟忠孝禮義之士。雖不得志。不失爲君子。若德不足而才有餘者。困於無門。則無所不至矣。臣願採唐之舊。使五路監司郡守共選士人。其人才心力有足過人。而不能從事於科舉者。薦其材。使得出仕。朝廷察其尤異者擢用數人。則豪傑英偉之士。漸出於此塗。而姦猾之黨可得而籠取也。

軾又代李琮言於神宗曰。楊雄有言。御失其道。則天下

徂詐咸作敵班固亦論劇孟郭解之流皆有絕異之姿惜其不入於道德放縱於末流是知人無常性若御得其道則姦猾盡是忠良故許子將謂曹操曰子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姦雄使韓彭不遇漢高與盜賊何異臣謂窮其黨而去之不如因其材而用之其黨不可勝去而其材自有可用願陛下精選各路知州諭以此意使陰求部內豪猾之士或家富而多權謀或通知術數而曉兵法或家富而好施如此之類皆使以告捕自效所獲盜賊量輕重酬賞錄用但能拔擢數人則一路自然競勸貢舉之外別設此科則向之遺才皆爲我用縱有奸

雄嘯聚亦自無徒

秦觀曰自古盜賊之興間有豪俊昔周亞夫得劇孟喜曰吳楚舉大事而不求劇孟吾知其無能爲也唐縱朱克融北還盧龍未幾軍亂遂復失河朔夫孟克融皆匹夫耳而得失去就之間繫吳越之成敗爲河朔之存亡盜賊之間有豪俊豈不深可慮也哉臣以爲銷亡大盜之術莫大乎籠取天下之豪俊天下豪俊爲我籠取則彼卒材鼠輩雖千百爲羣不足以置齒牙之間矣

臣按祖宗用人於科目歲貢之外別有賢良方正才識兼茂經明行脩諸科下至富戸老人亦在所用之列臣願復舊制諸科以收拾天下遺才又敕有司凡有才能藝術皆許薦聞隨能試之量授一職其有知邊情諳武事及膂力過人者亦許以聞用爲都司衛所幕官或補任或添注或於武職中試職其才能出衆者果有顯效不次擢用以爲將帥以爲方面異日爲國立功未必不賴其用夫然則天下之有才者皆用而無出位之思黃巢必不販私鹽張榮必不爲阡能草書檄樊若水必不量江面張元吳昊必不爲夏人之用黃師宓必不主儂氏之謀徐伯祥必不引交人以入寇也

徽宗宣和中青溪民方臘左道惑衆朱勔領應奉局於蘇花石之擾比屋致怨臘因民不忍陰聚貧乏游手之徒以誅勔爲名起作亂帝以童貫爲宣撫使貫至吳見花石擾民賊不急平坐此耳卽承詔罷之吳民大悅

元順帝八年台州民方國珍爲亂十三年從帖里帖木兒請招國珍以徽州路治中不受命十六年國珍復降以爲海道漕運萬戸未幾以爲江浙行省參政

臣按先正有言元失天下招安之說誤之也何則人君所以立國者以其有紀綱也所以振紀綱者以其有刑賞也賞必加於善刑必施諸惡使天下

之人知所勸懲則治本立矣方國珍於天下無事
時敢爲亂首宜痛勦之以懲不逞乃聽招安之策
不加以罪反授以官是以賞善之具勸惡也宋人
有詩云仕途捷徑無過賊將相奇謀只是招其來
遠矣國家萬不得已但宜播告之曰除首惡某一
名不赦外其同黨有能自首及縛其人來者宥其
罪量加以賞使知朝廷嚴首亂之誅的然不輕恕
則禍亂之源塞矣

元末盜賊蜂起有司不能制及發丁夫開河民心益愁
怨思亂欒城人韓山童倡言天下大亂彌勒佛下生河

南及江淮愚民翕然信之其黨劉福通等同起兵以紅
巾爲號旣而山童就擒福通衆至十萬

臣按宋秦觀之言曰盜賊險阻是憑鈔奪是資亡
命是聚勝則烏合并有法制相縻敗則獸遯并有
恩信相結然揭竿持梃郡縣之卒或不能制者人
人有必死之心耳故方其羣起也速戰以折其氣
分追以攜其心而其弊莫大於招降莫深於窮治
凡盜賊之起必有梟桀難制者追討之官素無奇
略往往招其渠帥而降之姦惡之民見其負罪不
死則曰與其俛首下氣以甘饑寒之辱孰若剽攘
攻劫而不失爵位之榮由是言之乃誘民爲亂也
故曰患莫大於招降凡盜賊之首旣已伏其辜矣
而刀筆之吏不能長慮却顧俯節而疎目往往窮
支黨而治之迫脅之民知必不免則曰與其嬰銅
金木束手而就斃孰若逃遁山海脫身而求生由
是言之是驅民爲亂也故曰禍莫深於窮治且王
者所以感服天下者惠與威也夏書曰殲厥渠魁
脅從罔治舊染汙俗咸與維新蓋殺渠魁以奪姦
雄之氣寬脅從以安反側之心夫如是孰肯捨生
而投必死之地哉嗚呼自古建平盜已亂之策莫
有過於秦觀之論者矣

○賞功之格

易師上六大君有命開國封爲諸侯承家以爲卿大夫小人勿用優以金帛不使有爵土也象曰大君有命以正功也小人勿用必亂邦也

朱熹曰開國承家一句是公共所得底未分別君子
小人小人勿用則是勿更用他與之謀議經畫耳漢
光武能用此義自定天下之後一例論功行封其所
以用之在左右者則鄧禹耿弇賈復數人他不與焉

臣按小人雖奮發見同功之人皆有爵土而已獨

無安能使其無怏怏之心哉。但俾食邑而不臨民。給祿而不涖職。如此則得正功之典。而亦無亂邦之禍矣。

詩序。彤弓。天子錫有功諸侯也。其首章曰。彤弓弨兮。(弨弛貌)受言藏之。我有嘉賓。中心貺之。鐘鼓既設。一朝饗之。(大飲賓曰饗)

呂祖謙曰。受言藏之。言其重也。中心貺之。言其誠也。一朝饗之。言其速也。以王府寶藏之弓。一朝舉以畀人。未嘗有遲留顧惜之意也。後之視府藏為己私分。至有以武庫兵賜弄臣者。則與受言藏之者異矣。賞賜非出於利誘。則迫於事勢。至有朝賜鐵券而暮屠戮者。則與中心貺之者異矣。屯膏吝賞。忠臣解體。至有印刓而不忍予者。則與一朝饗之者異矣。

周禮。司勳(掌功賞之官)掌六鄉賞地(賞田也)之灋。以等(差也)其功。王功曰勳。(輔成王業)國功曰功。(保全國家)民功曰庸。(常也)事功曰勞。(勤勞)治功曰力。(強有力者)戰功曰多。(多筭)凡有功者。銘書於王之太常。(日月為常)祭於太烝。(冬祭曰烝)司勳詔之。大功。司勳藏其貳。(副本)掌賞地之政令。凡賞無常。(功之大小不可預知)輕重眡(同視)功。凡頒賞地。參之一食。(三分計稅王食其一功臣食其二)唯加田無國正。(既賞以田又加賜之免其征稅)

王昭禹曰。先王於有功之臣。銘書於王之太常。使與日月同其光也。祭於太烝。使與先王同其榮也。

臣按。司勳所掌之六功。不止於戰。乃以屬於司馬。何也。蓋軍賞不踰時。屬之他官。則司存散隔。文告回復。徒有壅蔽之害。增減之弊。不足以激昂人心也。

國語。晉文公與荊人戰于城濮。公問咎犯。咎犯對曰。服義之君。不足於信。服戰之君。不足於詐。詐之而已矣。又問雍季。雍季對曰。焚林而田。得獸雖多。而明年無復也。乾澤而漁。得魚雖多。而明年無復也。詐猶可以偷利。而

後無報。遂與荊軍戰。大敗之。及賞。先雍季而後咎犯。侍者曰。城濮之戰。咎犯之謀也。君曰。雍季之言。百世之謀也。咎犯之言。一時之權也。寡人既行之矣。

臣按。文公不徒賞功利之人。而必先賞道義之士。蓋去古未遠。聖人之澤猶存。至秦以後。則不復有此論矣。

戰國。司馬灋曰。凡戰。定爵位。著功罪。又曰。賞不踰時。欲民速得為善之利也。(司馬灋作於戰國然多成周遺制)

臣按。功小者賞之以財。功大者賞之以官。財可隨事而給。官則非人臣所得專。古有承制封拜之比。

出師命將許以便宜行事給以官券如古告身之類中空其名遇有功者隨其大小塡注以授之得奏聞命下而後實授焉。則立功者有所懷感。而未立功者亦知所興發矣。

三略曰。軍無財士不來。軍無賞士不往。又曰。香餌之下必有死魚。重賞之下必有勇夫。故禮者士之所歸。賞者士之所死。

秦衛鞅說孝公變法斬一首。賜爵一級。計首級以定軍功始此

臣按均是人也而殺人以爲功。豈人道當然哉。後世忍心者至誣平民截死屍以爲功。亦皆秦作俑之遺禍也。

漢高帝始剖符封諸功臣爲徹侯。蕭何封酇侯。所食邑獨多。功臣皆曰。蕭何未嘗有汗馬之勞。徒持文墨議論。顧反居臣等上。何也。高祖曰。諸君知獵乎。夫獵追殺獸兎者狗也。而發縱指示獸處者人也。今諸君徒能得走獸耳。功狗也。至如蕭何發縱指示。功人也。羣臣皆莫敢言。

列侯畢已受封。詔定武功十八人位次。皆曰。平陽侯曹參身被七十創。攻城略地。功宜第一。關內侯鄂千秋進曰。曹參野戰略地。此特一時之事耳。上與楚相距五歲失軍亡衆。跳身遁者數矣。然蕭何常從關中遣軍補其處。又軍無見糧。蕭何轉漕關中。給食不乏。陛下雖數亡山東。蕭何常全關中以待陛下。此萬世之功也。今雖無曹參等數百何缺於漢。蕭何第一。曹參次之。上曰。善。於是乃賜蕭何帶劍履上殿。入朝不趨。上曰。吾聞進賢受上賞。蕭何功雖多。得鄂君乃益明。於是因千秋所食邑。封爲安平侯。

元帝時。西域副校尉陳湯矯制發兵。與都護甘延壽襲擊匈奴郅支單于於康居斬之。傳首至京。懸於槀街。既至論功。石顯匡衡以爲湯擅興師矯制。幸得不誅。如復加爵。則後奉使者爭欲乘危徼倖生事蠻夷爲國招難。帝內嘉延壽湯功而重違衡顯之議。久不決。劉向疏辨其功。乃詔公卿議封焉。議者以爲宜如軍法捕斬單于令。衡顯以爲郅支本亡逃失國。竊號絶域。非眞單于。帝取鄭吉故事封千戶。衡顯復爭。封延壽爲義成侯。賜湯爵關內侯。於是杜欽上疏追訟馮奉世前破莎車功。帝以先帝時事不復錄。

荀悅曰。春秋之義。毀泉臺則惡之。舍中軍則善之。各錄其宜也。夫矯制之事。先王之所愼也。不得已而行之。若矯大而功小者罪之可也。矯小而功大者賞之

可也。功過相敵。如斯而已。可也。權其輕重。而爲之制宜焉。

胡寅曰。甘延壽陳湯矯制以成功。一也。蕭望之匡衡以爲不可封者。春秋譏遂事之法也。劉向以爲可封。是未免以功利言耳。如荀悅之論。功則有大小矣。矯有大小乎哉。如甘陳之才氣。則加任使而厚報之。未爲晚也。

張耒曰。所惡夫賞矯制而開後患者。謂其功可以相踵也。陰山之北。凡幾單于。自漢擊匈奴。獨一陳湯得單于耳。若裂地封湯而著之令曰。有能矯制斬單于如湯者。無罪而封湯侯。吾意漢雖欲再賞一人焉。雖數十年。未有繼也。何遽有邀功生事之憂哉。

陳瓘曰。莎車之事。望之據所見而言。若衡於郅支。則不能無阿石顯之嫌。

臣按春秋書遂事。公羊以爲生事之辭。胡氏以爲繼事之辭。又曰專事之辭。蓋人臣行事。無不稟命於君。出境而遇事之係國家安危者。專之可也。夷狄䖏化外。古帝王固禽獸畜之。不與之較。苟乘其敗亡而取之。雖奉天子命。亦非是也。陳湯郅支之事。說者不一。揆之天理。協之時事。彼誠於吾之國體有損。民生有害。湯等殺之。雖有矯制之罪。亦有安邊之功。則如胡氏所云。則加任使。不啟後來邊釁。亦得收其才智之用於他日焉。張耒之議。豈可聞於外夷。獨不慮彼亦將悖而入乎。陳瓘謂衡阿石顯。固中其病。然處事建議。顧理之是非何如耳。固不因匪人而易其正論。烏用避嫌爲哉。

成帝詔有司訪求漢初功臣之後。杜鄴曰。唐虞三代。封建諸侯。子繼弟及。歷載不墮。近漢功臣。亦皆剖符世爵。受山河之誓。而百餘年間。襲封者盡。非所以示後勸化也。雖難盡繼。宜從尤功。上納其言。封蕭何六世孫喜爲酇侯。

光武帝思念欲全功臣爵土。不令以吏職爲過。遂罷左右將軍官。耿弇等亦上大將軍印綬。皆以列侯就第。加特進奉朝請。帝雖制御功臣。而每能回容。宥其小失。遠方貢珍甘。必先徧賜諸侯。而大官無餘。故皆保其福祿。無誅譴者。

李靖曰。光武雖藉前構。易於成功。然莽勢不下於項羽。寇鄧未越於蕭張。獨能推赤心保功臣。賢於高祖遠矣。

張栻曰。光武天資雖不逮高祖。而自其少時從諸生

講儒學謹行義故天下既定則知兵之不可不戢閉
玉關以謝西域安定南北以爲單于久遠之計處置
功臣全其始終此皆思慮縝密要自儒學中來
建安中曹操西征河間民田銀蘇伯反扇動幽冀五官
將曹丕遣將軍賈信討之應時克滅故事破賊文書以
一爲十國淵上首級皆如其實數操問其故淵曰夫征
討外寇多其斬獲之數者欲以大武功聳民聽也河間
在封域之內銀等叛逆雖克捷有功淵竊恥之操大悅
臣按最難清者報軍功之數也史謂故事破賊文
書以一爲十蓋自漢已然矣但今日之弊下所爲

而上不知魏人之弊則假其虛數以威敵耳
晉武帝時刺史石鑒擊吳軍虛張首級詔曰鑒備大臣
我所取信而乃下同爲詐義得爾乎遣歸鄉里終身不
得復用
臣按虛張首級古今通弊有犯者痛加罪斥終身
除名雖有功能亦不復用則下人知所警矣
北魏孝文時定州刺史陸叡等謀反有司奏新興公丕
應從坐孝文以丕嘗受詔許以不死聽免死爲民初丕
及叡與僕射李沖領軍于烈俱受不死之詔叡既誅孝
文賜沖烈詔曰叡之反逆既與餘犯雖欲矜恕如何可

得然猶聽自死免其孥戮丕連坐應死特恕爲民朕本
期始終而彼自棄絕故此別示想無致怪謀反之外皎
如白日
司馬光曰先王之制雖有親故賢能功貴勤賓苟有
其罪不直赦也必議於槐棘之下輕重視情寬猛隨
時君得以施恩而不失其威臣得以免罪而不敢自
恃及魏不然勳貴之臣往往豫許以不死彼驕而觸
罪又從而殺之是以不信之令誘之使陷於死地刑
政之失無此爲大焉
唐太宗面定勳臣長孫無忌等爵邑命陳叔達於殿下

唱名示之諸將爭功淮安王神通曰臣舉兵關西首應
義旗今房元齡杜如晦等專弄刀筆功居臣上臣竊不
服上曰義旗初起叔父雖首唱舉兵蓋亦自營脫禍及
竇建德吞噬山東叔父全軍覆沒劉黑闥再合餘燼叔
父望風奔北元齡等運籌帷幄坐安社稷論功行賞固
宜居叔父之先叔父國之至親朕誠無所愛但不可以
私恩濫與功臣同賞耳諸將乃相謂曰陛下至公雖淮
安王尚無所私吾儕何敢不安其分遂皆悅服
太宗時房元齡嘗言秦府舊人未遷官者皆嗟怨上曰
王者至公無私朕與卿輩日夜衣食皆取諸民者也故

設官分職以爲民也當擇賢才而用之豈以新舊爲先後哉今不論其賢不肖而直言嗟怨豈爲政之體乎

肅宗謂李泌曰今郭子儀李光弼已爲宰相若克兩京平四海則無官以賞之奈何對曰以官賞功有二害非才則廢事權重則難制是以功臣居大官者皆不爲子孫之遠圖向使祿山有百里之國則亦惜之以傳子孫不反矣爲今之計莫若疏爵土以賞功臣則雖大國不過一二百里可比今之小郡豈難制哉上曰善

德宗幸梁州有百姓進瓜果者上欲與散試官陸贄上言曰爵位者天下之公器而國之大柄也惟功勳才德

所宜處之饋獻酬官恐非令典又曰今或捧瓜一器挈果一盛亦授試官以酬所獻則彼突銛鋒而竭筋力者必相謂曰吾以忘軀命而獲官彼以進瓜果而獲官是國家以吾之軀命同於瓜果矣瓜果草木也視人如草木誰復爲用哉

贄又曰謹按命秩之載於甲令者有職事官焉有散官焉有勳官焉有爵號焉雖以類而分其流有四然其掌務而授俸者唯繫於職事之一官以序才能以位賢德此所謂施實利而寓之虛名者也其勳散爵號三者所繫大抵止於服色資蔭而已以敘崇貴以甄功勞此所謂假虛名以佐其實利者也虛實交相養故人不瀆賞輕重互相制故國不廢權今之員外試官頗同勳散爵號雖則授無費祿受不占員然而突銛鋒排患難者以是賞之竭筋力展勤效者以是酬之其爲用也可謂重矣

臣按陸贄此疏可見有唐一代賞功之格所謂爵號者如今公侯伯之類所謂職事者如今都督都指揮千百戶鎭撫之類所謂勳者如今柱國騎都尉之類所謂散官者如今光祿大夫驃騎將軍之類我朝異姓無生而封王者列爵爲公侯伯而無

子男歲錫以祿而無唐宋食邑之虛名其職事之官皆以階級相承無不掌務而授俸者但就其中又分爲等第焉有世官有流官世官則以軍功得官而子孫承襲世世不絕流官則因其材能擢以任事終其本身而不得世襲贄謂輕重互相制而國不失權我祖宗蓋得此意矣

唐自天寶末安祿山反是時府庫無蓄積朝廷專以官爵賞功諸將出身但給空名告身臨時注名錄是官輕而貨重大將軍告身一通僅易一醉凡應募入軍者一切衣金紫至有朝士僮僕衣金紫稱大官而執賤役者

臣按陸贄謂天寶季年嬖倖傾國爵以情授賞以寵加財賦不足以供賜而職官之賞興焉職員不足以容功而散試之號行焉銀青雜沓於胥徒金紫普施於輿皁由是觀之則有唐一代賞功之格其得失可見矣。

宋真宗時。朋籍言。綱紀者其要在賞罰。伏見近年恩及僥倖而典憲稍縱。願陛下愛惜爵祿無及僥倖以待立功之臣。申嚴憲法無使縱弛以威不恪之臣。此最切務也。

高宗時。鄧肅言。金人不足畏。但其信賞必罰不假文字故人各用命。朝廷則不然。輕重上下只在吏手。賞既不明誰肯自勸。欲望專立功賞一司俾凡立功者得以自陳。若功狀已明而賞不行或功同而賞有輕重先後並寘之法。

臣按功賞之司但能考其功狀未必得其虛的也臣以爲凡出師必擇朝臣公明有風力者一人俾其專掌功賞隨軍紀功遇有功次即於軍中覈實詳定焉。

高宗論諸軍使臣猥多。歲增俸廩。因曰。大將奏功率以所愛偏裨多轉官資。而出戰士卒往往不及。不惟無以

勸有功兼亦奮國。朕嘗謂行賞當先自下。行罰當先自上。趙鼎曰。聖慮高遠豈諸將所及。

〇經武之要

易。師出以律。否臧凶。

書。仲虺之誥。佑賢輔德。顯忠遂良。兼弱弱者兼之攻昧。取亂侮傷也。亡推亡指兼攻取侮言固存。指佑輔顯遂言邦乃其昌。

泰誓。同力度德。同德度義。力同則有德者勝德同則有義者勝

民之所欲。天必從之。言天除惡樹善與民同也

春秋。公羊傳。出竟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則專之可也。

穀梁傳。知者慮。義者行。仁者守。

左傳。夫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也。

君子曰。不備不虞不可以師。

師克在和。不在衆。

史佚有言曰。無始禍。無怙亂。無重怒。重怒難任。陵人不祥。

國無小。不可易也。無備雖衆不可恃也。

無謂邾小。蠭蠆有毒。

軍志曰。允當則歸。又曰。知難而退。又曰。有德不可敵。

師直爲壯。曲爲老。

輕則寡謀。無謀則敗。（易也）入險而脫。又不能謀。能無敗乎。

敵不可縱。縱敵患生。又曰。一日縱敵。數世之患也。

禮以順天。天之道也。已則反天。而又以討人。難以免矣。

又曰。君子之不虐幼賤。畏乎天也。

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衆豐財者也。（此武之七德）

唯聖人能內外無患。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盍釋楚以爲外懼乎。

天生五材。（金木水火土也）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兵之設久矣。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也。聖人以興。亂人以廢。或多難以固其國。啟其疆土。或無難以喪其國。失其守

宇。

末大必折。尾大不掉。

彼出則歸。彼歸則出。亟肄（勞也）以罷（疲也）之。多方以誤之。

背大國不信。伐小國不仁。民保於城。城保於德。（以上左傳）

臣按左傳中論戰伐之語。多引其所聞及古志。往往切於用兵之實。前代名將若關羽岳飛輩。皆喜觀左傳。有繇然也。臣故剟其要語載之。以爲經武之要。使後世知三代以前兵法猶有存者。非若後世專用權謀變詐也。

國語。兵戢（聚也）而時動。動則威。觀則玩。（黷也）玩則無震。（懼也）

伐木不自其本。必復生。塞水不自其源。必復流。滅禍不自其基。必復亂。

擇福莫若重。擇禍莫若輕。

爲人臣者。君憂臣勞。君辱臣死。

荀子曰。知莫大乎棄疑。行莫大乎無過。事莫大乎無悔。至無悔而止矣。不可必也。（不必其成功）

戰如守。行如戰。有功如幸。

管子曰。攻堅則堅者瑕。攻瑕則瑕者堅。

揚子曰。御得其道。則天下狙詐咸作使。御失其道。則天下狙詐咸作敵。

淮南子曰。良將之用卒也。同其心。一其力。勇者不得獨進。怯者不得獨退。止如邱山。動如一體。五指之更彈。不若拳手之一挃。萬人之更進。不如一人之獨至。（以上經傳子史）

司馬法曰。古者逐奔不過百步。縱綏不過三舍。（此以明禮）不窮不能而哀憐傷病。（此以明仁）成列而鼓。（此以明信）爭義不爭利。（此以明義）又能舍服。（此以明勇）知終知始。（此以明智）

古者國容不入軍。軍容不入國。

賞不踰時。欲民速得爲善之利也。罰不遷列。欲民速睹爲不善之害也。

凡陳。行惟疏。戰惟密。兵惟雜。

物既章自乃明。慮既定。心乃強。
舍謹兵甲。行謹行列。戰謹進止。
凡戰。非陳之難。使人可陳難。非使可陳難。使人可用難。
非知之難。行之難。
凡民以仁救。以義戰。以智決。以勇鬬。以信專。以利勸。以
功勝。以上司馬法
臣按七書中惟此得古遺意。以其不專尚權謀也。
今其全書不可見。而三篇之中其要語僅此。故摘
而著之。
三略曰。與衆同好靡不成。與衆同惡靡不傾。

能柔能剛。其國彌光。能弱能強。其國彌彰。純柔純弱。純
剛純強。其國必亡。
將無還令。賞罰必信。如天如地。乃可使人。士卒用命。乃
可越境。
將能清能靜。能平能整。能受諫。能聽訟。能納人。能採言。
能知國俗。能圖山川。能表險難。能制軍權。
將拒諫則英雄散。策不從則謀士叛。善惡同則功臣倦。
專己則下歸咎。自伐則下少功。信讒則衆離心。貪財則
姦不禁。內顧則士卒淫。
將謀欲密。士衆欲一。攻敵欲疾。將謀密則姦心閉。士衆
一。則軍心結。攻敵疾則備不及設。
將無慮則謀士去。將無勇則吏士恐。將妄動則軍不重。
將遷怒則一軍懼。
興師之國務先隆恩。攻取之國務先養民。
千里饋糧士有饑色。樵蘇後爨師不宿飽。
羣吏朋黨。各舉所親。招舉姦枉。抑挫仁賢。背公立私。同
位相訕。是謂亂源。以上上略
使智。使勇。使貪。使愚。智者樂立其功。勇者好行其志。貪
者邀趨其利。愚者不顧其死。
無使士談說敵美。為其惑衆。無使仁者主財。為其多施

而附於下。以上中略
臣按此所謂仁。乃慈順而無執守。非孔孟之所謂
仁也。
夫能扶天下之危者。則據天下之安。能除天下之憂者
則享天下之樂。能救天下之禍者。則獲天下之福。有德
之君以樂樂人。無德之君以樂樂身。樂人者久而長。樂
身者不久而亡。釋近謀遠者勞而無功。釋遠謀近者佚
而有終。佚政多忠臣。勞政多怨民。
務廣地者荒。務廣德者彊。能有其有者安。貪人之有者
殘。

臣按此等言語皆非戰國以後人所能道。漢光武嘗引此語爲詔以報臧宮。

廢一善則衆善衰。賞一惡則衆惡歸。善者得其祐。惡者受其誅。則國安而衆善至。

一令逆則百令失。一惡施則百惡結。故善施於順民。惡加於凶民。（以上下略）

臣按三略後漢書註謂此卽張良於下邳所見老人出一編書者也。今雖不可知。然光武時已引其言以爲詔。卽以黃石公記爲言。其非魏晉以後人假托可知也。其言皆本道義。不用陰謀秘計。上略所引古語皆曰軍讖。中略皆曰軍勢。下略獨無所引。盡上中二略。惟演古人語意。下略則己自爲言也。其言三略爲衰世作。意謂盛世用德不用兵。兵者衰世之所用也。

六韜曰。凡用賞者貴信。用罰者貴必。賞信罰必於耳目之所聞見。則所不聞見者。莫不陰化矣。

鷙鳥將擊。卑飛斂翼。猛獸將搏。弭耳俯伏。

用兵之害。猶豫最大。三軍之災。莫過狐疑。

智者從之而不釋。巧者一決而不猶豫。是以疾雷不及掩耳。迅電不及瞑目。

臣按六韜者設爲武王太公問答。辭多鄙俚。中引避正殿乃戰國後事。決非太公語。昊說之謂爲兵家權謀之書。陳埴謂爲後世依托。得之矣。惟葉適謂龍韜以後四十三篇條畫變故。預設方禦。皆爲兵者所當講習。孫子之論深不可測。此四十三篇繁悉備舉。似爲孫子義疏也。

孫子曰。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故經之以五事。校之以計而索（探也）其情。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將。五曰法。道者令民與上同意。可與之死可與之生而不畏危也。天者陰陽寒暑時制也。（順天時制征討）地者遠近險易廣狹死生也。將者智信仁勇嚴也。法者曲（部曲隊伍曲折）制（金鼓旌旗節制）官（偏裨校列官司）道（經由道路）主（主管之人）用（合用之事）也。凡此五者。將莫不聞。知之者勝。不知者不勝。故校之以計而索其情。

岳飛曰。用兵之術。仁智信勇嚴。闕一不可。

戴溪曰。孫子十三篇。其操術有餘於權謀。不足於仁義。能克敵制勝。爲進取之圖。而不能利國便民。爲長久之計。可爲春秋諸侯之將。而不可爲三代王者之佐。然後世之人。苟達孫子權謀之用。而以仁義存心。庶其賢乎。

多算勝。少算不勝。而况於無算乎。

千里饋糧。日費千金。然後十萬之師舉。久則鈍兵挫銳。屈力殫貨。諸侯乘其弊而起。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故不盡知用兵之害者。則不能盡知用兵之利也。善用兵者。役不再籍。糧不三載。取用於國。因糧於敵。

百戰百勝。非善之善者也。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

故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攻城之法。爲不得已。

知勝有五。知可以與戰。不可以與戰者勝。識衆寡之用

者勝。上下同欲者勝。以虞待不虞者勝。將能而君不御者勝。

知彼知己者。百戰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勝一負。不知彼不知己。每戰必敗。

善戰者。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不可勝在己。可勝在敵。

凡戰者。以正合。以奇勝。故善出奇者。無窮如天地。不竭如江海。又曰。奇正相生。如循環之無端。孰能窮之。

蘇轍曰。古之善戰。必以兩擊一。既爲之正。又爲之奇。故我之受敵者一。而敵之受我者二。我一而敵二。則我佚而敵勞。以佚擊勞。故曰三軍之衆。可以使之必受敵而無敗。自唐季以來。古之戰法遺散而不講。今世用兵之將。置陳而不知奇正。夫置陳而不知奇正。猶作樂而不用五聲。飪食而不用五味。宫竭而商不繼。甘窮而酸不輔。一變而盡矣。不可復用也。

凡先處戰地而待敵者佚。後處戰地而趨戰者勞。

故善戰者。致人而不致於人。

策之而知得失之計。作之而知動靜之理。形之而知死生之地。角之而知有餘不足之處。

夫兵形象水。水之形。避高而趨下。兵之形。避實而擊虛。

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敵而制勝。故兵無常勢。水無常形。

不知山川險阻沮澤之形者。不能行軍。不用鄉導者。不能得地利。

言不相聞。故爲之金鼓。視不相見。故爲之旌旗。夫金鼓旌旗者。所以一人之耳目也。人既專一。則勇者不得獨進。怯者不得獨退。此用衆之法也。

故夜戰多火鼓。晝戰多旌旗。所以變人之耳目也。

朝氣銳。晝氣惰。暮氣歸。故善用兵者。避其銳氣。擊其惰歸。此治氣者也。以治待亂。以靜待譁。此治心者也。以近

待逺以逸待勞以飽待饑此治力者也無邀正正之旗勿擊堂堂之陳此治變者也。

用兵之法高陵勿向背邱勿逆佯北勿從鋭卒勿攻餌兵勿食歸師勿遏圍師必闕窮寇勿追。

故用兵之法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無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

視卒如嬰兒故可與之赴深谿視卒如愛子故可與之俱死愛而不能令厚而不能使亂而不能治譬如驕子不可用也。

故善用兵者譬如率然率然者常山之蛇也擊其首則尾至擊其尾則首至擊其中則首尾俱至。

投之亡地然後存陷之死地然後生。

始如處女敵人開戸後如脫兔敵不及拒。

非利不動非得不用非危不戰主不可以怒而興師將不可以慍而致戰合於利而動不合於利而止怒可以復喜慍可以復悅亡國不可以復存死者不可以復生。

故明君愼之良將警之此安國全軍之道也。

凡興師十萬出征千里百姓之費公家之奉日費千金內外騷動不得操事者七十萬家相守數年以爭一日之勝而愛爵祿百金不知敵之情者不仁之至也。

臣按武經以孫子爲首蓋以行兵之法惟孫子爲最精諸家皆莫及也西漢藝文志謂孫武子兵法八十一篇杜牧亦謂武書數十萬言魏武削其繁剩筆其精粹以成此書然考之史記司馬氏兩稱孫子十三篇其文辭完全貫穿非筆削者其爲孫武全書無疑。

吳子曰不和於國不可以出軍不和於軍不可以出陳不和於陳不可以進戰不和於戰不可以決勝。

用兵必須審敵虛實而趨其危敵人遠來新至行列未定可擊既食未設備可擊奔走可擊勤勞可擊未得地

利可擊失時不從可擊涉長道後行未息可擊涉水半渡可擊險道狹路可擊旌旗亂動可擊陳數移動可擊將離士卒可擊心怖可擊。

行軍之道無犯進止之節無失飮食之適無絶人馬之力。

用兵之法教戒爲先一人學戰教成十人十人學戰教成百人百人學戰教成千人千人學戰教成萬人必死則生幸生則死。

善將者如坐漏船之中伏燒屋之下使智者不及謀勇者不及怒。

將之所慎者五。一曰理。二曰備。三曰果。四曰戒。五曰約。理者治衆如治寡。備者出門如見敵。果者臨敵不懷生。戒者雖克如始戰。約者法令省而不煩。

發號施令而人樂聞。興師動衆而人樂戰。交兵接刃而人樂死。此三者人主之所恃也。

臣按論兵法者曰孫吳。高氏謂二子之說蓋截然不相侔也。起之書幾乎正。武之書一於奇。起之書尚禮義明教訓。或有得於司馬法者。武則一切戰國馳驟戰爭奪謀逞詐之術耳。雖然據其書言若有可取。及以史考其行。則猜忌暴刻寡恩鮮德何

人與言相戾如此哉。

尉繚子曰。將者上不制（有執守不可受制也）於天。下不制於地。中不制於人。寬不可激而怒。清不可事以財。

國必有禮信親愛之義。則可以饑易飽。國必有孝慈廉恥之俗。則可以死易生。

戰者必本乎率身以勵衆士。如心之使四肢也。志不勵則士不死節。士不死節。則衆不勸勵。

使什伍如親戚。卒伯如朋友。止如堵牆。動如風雨。車不結轍。士不旋踵。此本戰之道也。

地所以養民也。城所以守地也。戰所以守城也。故務耕者民不饑。務守者地不危。務戰者城不圍。

勤勞之師。將必先己。暑不張蓋。寒不重衣。險必下步。軍井成而後飲。軍食熟而後飯。軍壘成而後舍。勞佚必以身同之。如此師雖久而不老不弊。

將帥者心也。羣下者支節也。其心動以誠。則支節必力。其心動以疑。則支節必背。

夫民無兩畏也。畏我侮敵。畏敵侮我。見侮者敗。立威者勝。

戰不必勝。不可以言戰。攻不必拔。不可以言攻。不然雖刑賞不足信也。

臣按漢志尉繚子二十九篇。今逸五篇。擇其言之善者錄出於此。

李衛公問對。李靖曰。謝元之破苻堅。非謝元之善也。蓋苻堅之不善也。

凡將正而無奇。則守將也。奇而無正。則鬭將也。奇正皆得。則國之輔也。

敵實則我必以正。敵虛則我必爲奇。苟行不知奇正。則雖知敵虛實。安能致之。

千章萬句。不出乎致人而不致於人而已。

以誘待來。以靜待躁。以重待輕。以嚴待懈。以治待亂。以

守待攻反是則力有弗逮
兵散則以合爲奇合則以散爲奇
臣按唐太宗李衛公問對說者謂宋人阮逸假託
蘇軾朱熹皆以爲然馬氏通考則謂宋神宗熙寧
中詔樞密院與王震等校正分類解釋然神宗詔
止云李靖兵法雜見通典不言其爲問對或又別
有一書歟考宋元豐中行孫子吳子司馬法李衛
公問對尉繚子三略六韜頒之武學令習之號七
書至今用焉武臣世守之如儒家之於六經然臣
因是而通論之漢藝文志兵家者流蓋出古司馬

之職王官之武備也洪範八政八曰師孔子曰足
食足兵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明兵之重也湯武
受命以師克亂而濟百姓動之以仁義行之以禮
讓司馬法其遺事也自春秋至戰國出奇設伏變
詐之兵並作漢興張良韓信序次兵法凡百八十
二家刪定三十五家諸呂用事而盜取之武帝時
軍政楊僕捃摭遺逸紀奏兵錄猶未能備至於孝
成命任宏論次兵書爲四種曰權謀曰形勢曰陰
陽曰技巧是兵書在古已多今所傳者僅七書耳
說者謂其類多假托之書眞贋相半然以今觀之
其得失亦相半能取其長皆可用也
孫臏曰解雜亂紛糾者不控拳救鬭者不搏撠批亢擣
虛形格勢禁則自爲解耳
趙奢曰道遠險狹譬之兩鼠鬭於穴中將勇者勝
婁敬曰夫與人鬬不搤其吭拊其背不能全勝
王翦曰禍莫大於殺已降
趙充國曰百聞不如一見兵難隃(遙同)度
擊虜以殄滅爲期小利不足貪
光武曰常勝之家難以慮敵
光武詔徵鄧禹還曰毋與窮寇爭鋒

班超曰不入虎穴安得虎子
諸葛亮曰有制之兵無能之將不可勝也無制之兵有
能之將不可勝也
馬謖曰用兵之道攻心爲上攻城爲下心戰爲上兵戰
爲下
鄧艾曰國之所急惟農與戰國富則兵彊兵彊則戰勝
農者勝之本也
蔣濟曰虎狼當路不治狐狸先除大害小害自已
張巡曰使兵識將意將識士情投之而往如手之使指
兵將相識人自爲戰不亦可乎陳而後戰兵法之常運

用之妙在乎一心

臣按自古名將不用古兵法者漢霍去病唐張巡宋岳飛皆能立功當時垂名後世然則兵法果不可用耶曰譬則奕者之譜也譜設爲之法耳用之以應變制勝則在乎人兵法亦猶是焉

杜甫曰射人先射馬擒賊先擒王

陸贄曰兵貴拙速不尚巧遲速則乘機遲則生變

急者宜備之以嚴緩者宜圖之以計

當離者合之則召亂當合者離之則寡功當疾而徐則失機當徐而疾則漏策

將貴專謀兵以奇勝

寇小至則張聲勢以遏其入寇大至則謀其大以邀其歸據險以乘之多方以誤之

將欲安邊先宜積穀

范仲淹曰將不擇人以官爲先後取敗之道也

又曰將不知古今匹夫勇耳

宋祁曰馬少則騎精步多則圖健

蘇軾曰善兵者先服其心次屈其力

鄒浩曰兵家之事未戰則以決勝爲難既勝則以持勝爲難

岳飛曰勇不足恃用兵在先定謀欒枝曳柴以敗荊莫敖採樵以致絞皆謀定也

胡寅曰善覆者靡不勝遇覆者靡不敗

吳璘曰弱者出戰强者繼之

余端禮曰敵弱者先聲後實以讋其氣敵强者先實後聲以俟其機

程頤曰兵法遠交近攻須是審行此道

兵陳須先立定家計然後以游騎旋旋量力分外面與敵人合此便是合內外之道

韓信多多益辦只是分數明

兩軍相向必擇地可攻處攻之右實則攻左左實則攻右

朱熹曰廝殺別無法只是能使人捨死向前而已

廝殺無巧妙兩軍相拄一邊立得脚住不退者便贏立不住退者便輸須是死中求生方勝也

用兵之要敵勢急則自家當委曲以纏繞之敵勢緩則自家當勁直以衝突之

臣按程朱道學大儒其於兵事亦皆通曉而常言之可見儒道無所不貫文武無二道也

明瓊山邱　濬撰　粵西陳宏謀纂輯

治國平天下之要　馭夷狄

內夏外夷之限

書。禹貢。五百里綏服。三百里揆文教。（揆度也）二百里奮武衛。

臣按禹貢五服之制。甸侯綏要荒。內而甸侯爲華夏。外而要荒爲夷狄。綏服居乎其中。則介華夷之閒也。其地凡五百里。內三百里以揆文教。外二百里以奮武衛。先儒謂文以治內。武以治外也。聖人嚴華夷之辨者以此。

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蔡放也流放罪人於此）

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蠻。二百里流。（蔡流皆所以處罪人而罪有輕重故地有遠近）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

蔡沈曰。地有遠近。故言有淺深也。上言五服之制。此言聲教所及。蓋法制有限。而教化無窮也。

周禮。職方氏。乃辨九服之邦國。方千里曰王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衛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蠻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鎮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藩服。

臣按禹貢之五服。周人之九服。其制嚴矣。其慮遠矣。考賈公彥謂藩之義。以最外者爲藩籬。故以藩稱。後世通謂夷爲藩。蓋本諸此。

禮記王制。自恒山至於南河。千里而近。自南河至於江。千里而近。自江至於衡山。千里而遙。自東河至於東海。千里而遙。自東河至於西河。千里而近。自西河至於流沙。千里而遙。西不盡流沙。南不盡衡山。東不盡東海。北不盡恒山。

方慤曰。不足謂之近。有餘謂之遙。

臣按二帝三王之盛。地亦不甚遠。考成周故疆。及後世職方可見也。洛陽爲王城。而皐落氏。陸渾戎。密邇其境。其東之萊。牟。介。莒。皆夷地。淮南爲羣舒。秦爲西戎。河北眞定中山之境。乃鮮虞肥鼓國。河東有赤狄甲氏。此外荆楚吳越閩蜀。皆在荒服之外。是中國所有者。宋晉齊魯衛鄭。不過今數十郡地耳。周盛時猶然。則夏商以前可知已。今日地勢東南已極於海。惟西北尚未底海。然大荒絕漠地勢既殊。人性復獷。有無不足重輕焉。

漢班固曰。西域諸國與漢隔絕。道里又遠。得之不爲益

棄之不爲損盛德在我無取於彼故建武以來西域思漢咸樂內附聖人因時之宜羈縻不絕辭而未許雖大禹之敘西戎周公之讓白雉太宗之却走馬亦何以尚玆

范瞱曰先王疆理九土判別畿荒知夷貊殊性難以道御故斥遠諸華薄其貢職惟與辭要而已若二漢御戎之方失其本矣何則先零侵境趙充國遷之內地當煎作寇馬文淵徙之三輔貪其暫安之勢信其馴服之情計日用之權宜忘經世之遠略夫豈識微者之爲乎

李賢曰自單于入居西河美稷之後種類繁昌難以

驅逼魏武雖分其衆爲五部但大率皆居晉陽暨乎左賢王豹之子淵假稱天號縱盜中原愍懷二帝沉沒虜廷差之毫釐一至於此百代興滅殊可痛心也

唐自貞觀以來任蕃將者如阿史那社尒契苾何力皆以忠力奮然猶不爲上將皆大臣總制之

天寶中李林甫爲相欲杜邊帥入相之路奏言文臣怯當矢石不若用寒族胡人胡人則勇決習戰寒族則孤立無黨上用其言始用安祿山至是諸道節度使盡用胡人精兵咸戍北邊天下之勢偏重祿山奏請以蕃將二十二人代漢將韋見素謂楊國忠曰祿山久有異志今又有此請其反明矣奏言祿山反已有迹所請不可許上不悅竟從祿山請曰朕推心待之必無異志卿勿憂也

范祖禹曰明皇蔽於吞滅四夷欲求一切之功故林甫得行其計人君不能以義制欲迷而不復何所不至哉

臣按蕃將之中如漢之金日磾唐之阿史那忠等不可謂無人然爲治之道當循其常不可如天寶之末盡用胡而代漢耳此豈當無事之秋聚居托處其感恩思報之心忠君親上之念固未嘗無一

旦有風塵之警疆場之變我之氣勢方强根本方固彼猶不敢有異志不幸而我弱彼强我負彼勝則必將持兩端觀成敗以爲去留其甚者若漢之中行說宋之郭藥師豈非後世之永鑑哉

○愼德懷遠之道

書大禹謨益曰無怠無荒四夷來王（九州之外世一見曰王）

臣按自古鎭服遠人不在邊鄙而在朝廷內政脩則外患息大舜之聖伯益猶戒以怠荒人主無帝舜之德乃欲生事四夷其臣不能諫阻或反因而慫恿之臣固非忠君亦不智

三旬。苗民逆命。益贊佐也于禹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屆。至也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至誠感神。矧茲有苗。禹拜昌言盛德之言曰。俞。班還也師振整也旅。帝乃誕大也敷文德。文命德教舞干盾也羽于兩階。賓主之階七旬有苗格。至也

陳櫟曰。益之贊禹。謂天道之遠。而德可動。神明之幽。而誠可感。苗亦人耳。德之盛。誠之至。當不煩兵而自服也。

旅獒。明王慎德。四夷咸賓。無有遠邇。畢獻方物。方土所生之物

詩。魯頌曰。翩彼飛鴞。惡聲之鳥集于泮林。食我桑黮。桑實懷我好音。憬覺悟彼淮夷。來獻其琛。寶也元大也龜象齒。大賂遺也南金。

曹居貞曰。傳曰。桑黮甘甜。鴟鴞革響。是知鴞食桑黮。則其音變而美也。泮林有黮。鴞來食之。歸我好音。則淮夷被泮宮之化。其有不革面而柔服者哉。

史記。交阯之南。有越裳氏。周公居攝三年。制禮作樂。天下和平。越裳以三象重譯而獻白雉。曰。道路悠遠。山川阻深。一使不通。故重譯而朝。成王以歸周公。公曰。德不加焉。則君子不饗其質。政不施焉。則君子不臣其人。吾何以獲此賜也。其使請曰。吾受命吾國之黃耇曰。久矣天無烈風雷雨。意者中國有聖人乎。有則盍往朝之。周公乃歸之王。

臣按。越裳重譯來朝。可見周之德及乎人。而其所以朝者。則日久矣天無烈風雷雨。可見周德之格天。由是觀之。人君一身。天人之主。幽則有以通乎天也。遠則有以通乎夷也。吁。人君居穆清之上。夷狄處遐荒之外。穆穆之容。不可得而見。而能驗之於蒼蒼之象而已。然則膺天命而主宰華夷者。可不思慎德以格乎天。

國語。穆王將征犬戎。祭公謀父諫曰。先王之訓。有刑不祭。伐不祀。征不享。讓譴責不貢。告曉以文辭不王。布令陳辭而

又不至。則又增脩於德。無勤民於遠。是以近無不聽。遠無不服。今自大畢伯士犬戎之二君之終也。犬戎氏以其職來王。天子曰。予必以不享征之。且觀之兵。無乃廢先王之命。而王幾頓敗也乎。吾聞犬戎樹惇。能帥舊德。而守終純固。其有以禦我矣。王不聽。征之。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自是荒服者不至。

臣按。穆王興萬里之師。所費不知幾何。而所得者僅四狼四鹿。又使荒服之君。由是以輕中國。不復朝貢。則併其先世以來保世之具而失之矣。

漢光武詔曰。黃石公記曰。柔能制剛。弱能制強。柔者德

也剛者賊也弱者仁之助也強者怨之歸也故曰有德之君以所樂樂人無德之君以所樂樂身樂人者其樂長樂身者不久而亡舍近謀遠者勞而無功舍遠謀近者逸而有終逸政多忠臣勞政多亂人故曰務廣地者荒務廣德者疆有其有者安貪人有者殘殘滅之政雖成必敗今國無善政災變不息百姓驚惶人不自保而復欲遠事邊外乎孔子曰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且北狄尚強而屯田警備傳聞之事恒多失實誠能舉天下之半以滅大寇豈非至願苟非其時不如息人自是諸將莫敢言兵事者

戴溪曰光武中興拯民塗炭初遣馮異入關戒以征伐非必屠城要在還定安集之耳復遣岑彭擊蜀告以每一發兵髮動皓白常欲置隗囂公孫述於度外自隴蜀平後非警急未嘗復言軍旅務休息羣衆而鞏固漢業其肯違高祖顛沛之畏塗蹈武帝虛耗之覆轍乎

○譯言賓待之禮

周禮懷方氏掌來遠方之民致方貢致遠物而送逆之達之以節治其委積館舍飲食

臣按成周設官以待外夷之朝貢達之以節則無關津道路之阻即今給驛券也治其委積館舍飲食則無饑寒困乏之憂即今之館驛廩給及有司餽送是也凡此皆所以懷遠人也官名懷方氏意深哉

象胥（通夷狄之言即今通事官）掌蠻夷閩貉戎狄之國使（蕃國之使）掌傳王之言而諭說焉以和親之若以時入賓則協其禮與其辭言傳之凡其出入送逆之禮節幣帛辭令而擯相之

朱申曰八蠻四夷七閩九貉五戎六狄之國遣使朝貢不曉中國言語故象胥傳王言而開諭解說之如此則遠人之心和而不乖親而不疏也若蕃國之君世一見之其禮不同於中國象胥則敎之使協於禮其言不通於中國則傳其言辭出則送之入則逆之禮節以相接幣帛以致享辭令以相與接賓曰擯贊禮曰相

禮記中國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五方之民言語不通嗜欲不同達其志通其欲東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譯

臣按譯言官自古有之惟以譯其言語唐宋以來有潤文譯經使之銜亦惟以譯佛書非以通華夷

之情也我文皇帝始設爲八館以蕃言譯其所作經義稍通者給冠帶又三年授以官重其選也自此外夷土書來言其情者得盡知而應之豈至相矛盾而失虜情且啟邊釁哉

漢志典客秦官掌歸義蠻夷景帝更名大行令武帝更名大鴻臚屬官有行人譯官（此秦漢以來設官掌蠻夷之始）

臣按大行令即周禮行人之職譯官即王制寄譯之類漢蘇武爲典屬國亦掌夷狄之官而百官表不載臣以爲漢之大鴻臚即今鴻臚寺卿譯官即今通事之職典屬國其今御前通事之武臣歟

宣帝時匈奴呼韓邪單于欵五原塞願朝三年正月詔有司議其儀丞相御史曰聖王之制先京師而後諸夏先諸夏而後夷狄單于朝賀宜如諸侯王位次在下蕭望之以爲單于非正朔所加故稱敵國宜待以不臣之禮位在諸侯王上外夷稽首稱藩中國讓而不臣此則羈縻之誼謙亨之福也天子采之詔曰匈奴單于稱北藩朝正朔其以客禮待之令單于位在諸侯王上謁贊稱臣而不名

荀悅曰戎狄道里遼遠人迹介絕故正朔不及禮教不加非尊之也詩曰自彼氐羌莫敢不來王故要荒之君必奉王貢若不供職則有辭讓號令加焉非敵國之謂也望之之議僭度失序以亂天常非禮也

唐志主客郎中掌諸蕃朝見入貢者始至之州給牒覆其人數謂之邊牒蕃州都督刺史給以衣冠初至及辭設會參日設食

臣按外夷來朝給以衣冠宴食自古皆然唐志但謂之會不以宴名蓋不備燕享之禮也且惟主之以禮部之屬而不專命大臣後世或用武將竊以爲非宜蓋禮儀非武臣所宜預將乃吾國之爪牙止可使虜聞其名不可使虜識其面設或有貌不

揚如裴度者中雖有智彼惡知之武將且不可况內侍乎昔童貫初使遼遼以爲宋無人而啟輕蔑之心此前代之明鑒也

鴻臚寺領典客司儀二署凡四夷酋長朝見者給廩食病給醫藥喪給所須還蕃賜物則教以受領拜謝之節凡蕃使見辭同日者先夏國次高麗次交阯次海外蕃客次蠻夷

臣按朝廷於外夷不能無厚薄同時待之各異其禮非一視同仁之道亦恐啟其忿心請今有來朝者禮官擇日引見其辭也亦如之若夫錫宴給賞

尤宜隔絕使彼此不相知。夫物我相形。雖華人不能無爭。況外夷哉。

漢武帝時。匈奴渾邪休屠王帥衆來降。發車二萬乘迎之。縣官無錢。從民貰馬。民或匿馬。馬不具。上怒。欲斬長安令。右內史汲黯曰。長安令無罪。獨斬臣黯。民乃肯出馬。且匈奴畔其主而降漢。漢徐以縣次傳之。何至令天下騷動。罷敝中國而以事夷狄之人乎。上默然。及渾邪王至。賈人與市者坐當死五百餘人。黯請閒曰。夫匈奴攻當路塞。絕和親。中國興兵誅之。死傷者不可勝計。而費以巨萬百數。臣愚以陛下得胡人。皆以爲奴婢。賜從

軍死事者家。今反虛府庫賞賜。發良民侍養。譬若奉驕子。愚民安知市買長安中物。而文吏繩以爲闌出財物於邊關乎。陛下縱不得匈奴之資以謝天下。又以微文殺無知者五百餘人。是所謂庇其葉而傷其枝者。臣竊爲陛下不取也。

臣按後世外夷入貢。經過郡縣。擾害生民。亦多類此。不爲節制。是慕虛名而受實害也。

唐太宗時。高昌王麴文泰入朝。西域諸國皆因文泰請朝。上令文泰使人迎之。魏徵諫曰。文泰之來。緣道供億甚苦。若諸國皆來。將不勝其弊。姑聽其商賈往來。與邊民交市則可矣。儻以賓客遇之。非中國之利也。

臣按人君行事。不可徒徇虛名。蠻夷慕義而朝固是美事。然亦有貪中國貨物而假以朝貢爲名者。所以待之要在輕重得宜。既不爲所欺紿。而又不失其禮可也。

宋哲宗時。蘇軾言高麗入貢。朝廷及淮浙兩路賜予餽送燕勞之費約十餘萬。而修飾亭館。騷動行市。調發人船之費不在焉。所得貢獻不過玩好無用之物。而所費皆民膏血也。今來直牒國子監收買諸般文字。內有冊府元龜歷代史及敕式。昔漢東平王上疏求諸子及太

史公書。當時大臣謂子書或反經術非聖人。或明鬼神信物怪。太史公書有戰國縱橫權譎之謀。漢初謀臣奇策。天官災異。地形阨塞。皆不宜在諸侯王。不可與。詔從之。臣謂東平王骨肉至親。特以備位藩臣。猶不得賜。況海外裔夷乎。臣聞河北榷場禁出文書。其法甚嚴。徙以契丹故也。今高麗與契丹何異。

○征討綏和之義

易。既濟。九三。高宗商王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

朱熹曰。三年克之。言其久而後克。戒不可輕動之意。

虞書。帝曰。咨禹。惟時有苗弗率。汝徂征。禹乃會羣后誓

于師曰濟濟有衆咸聽朕命蠢茲有苗昏迷不恭侮慢自賢反道敗德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民棄不保天降之咎肆予以爾衆士奉辭伐罪爾尚一乃心力其克有勳

此征討蠻夷之始

詩序六月宣王北伐也（冬夏不興師六月出師以玁狁甚熾其事危急故王命出征）采芑宣王南征也（蠻荊背叛王命方叔南征軍行采芑而食故賦其事以起興）江漢尹吉甫美宣王也能興衰撥亂命召公平淮夷

漢宣帝時先零羌楊玉叛時趙充國年七十餘上老之使丙吉問誰可將者對曰亡踰老臣上問當度用幾人充國曰百聞不如一見兵難隃（遙也）度臣願馳至金城圖

上方略羌戎小夷逆天背畔滅亡不久願以屬老臣勿以爲憂充國至金城虜數十百騎來出入軍傍充國曰吾士馬新倦不可馳逐此皆驍騎又恐其爲誘兵也擊虜以殄滅爲期小利不足貪令軍勿擊遣騎候四望陿中無虜乃引兵進曰吾知羌虜不能爲兵矣使虜發數千人守杜（塞也）四望陿中兵豈得入哉充國常以遠斥堠爲務行必爲戰備止必堅營壁尤能持重愛士卒先計而後戰日饗軍士士皆欲爲用虜數挑戰充國堅守酒泉太守辛武賢奏請以七月分兵並出擊罕（卩堅反）幵（音其）奪其畜產虜其妻子冬復擊之虜必震壞天子下其書充國以爲先零首爲畔逆它種劫略故臣愚策欲捐罕幵闇昧之過先行先零之誅以震動之宜悔過反善因赦其罪選擇良吏知其俗者拊循和輯此全師保勝安邊之策

宣帝敕讓充國曰將軍不早及秋共水草之利至冬虜匿山中倚險阻軍士寒苦寧有利哉今詔武賢等以七月擊罕幵將軍其引兵並進充國上書曰臣聞兵法攻不足者守有餘又曰善戰者致人不致於人今罕羌欲爲寇宜飭兵馬練戰士待其至而以逸擊勞取勝之道也且先零欲畔故與罕幵解仇結約常欲先赴罕幵之

急以堅其約今虜馬肥食足擊之恐不能傷害適使先零得施德於罕幵堅其約合其黨迫脅諸小種虜兵漸盛誅之愈難恐爲國家憂累若先誅先零則罕幵之屬不煩兵而服涉正月擊之乃其時也以今進兵誠不見其利

宣帝詔武賢與充國合擊先零時羌降者萬餘人矣充國度其必壞欲罷騎兵屯田以待其敝會得進兵璽書其子卬使客諫之充國嘆曰是何言之不忠也本用吾言羌虜得至是邪今兵久不決四夷卒有動搖相因而起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羌獨足憂邪吾固以死守之

遂上屯田奏曰。羌虜易以計破。難用兵碎。今虜民所未墾田可二千頃以上。臣願罷騎兵。留步兵。分屯要害處。至四月草生。發郡騎及屬國胡騎各千。就草為田者遊兵。以充入金城郡。益積畜。省大費。上報曰。即如將軍計。虜當何時伏誅。充國上狀曰。臣聞帝王之兵。貴謀而賤戰。百戰百勝。非善之善者也。故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今虜亡其美地。寄託遠遯。骨肉離心。人有畔志。而明主班師罷兵。萬人留田。順天時。因地利。以待可勝之虜。雖未即伏辜。期月自當瓦解。臣謹條不出兵留田便宜十二事。惟明詔采擇。

張栻曰。漢將當以趙充國為最。凡將之病。患於用而不詳。充國更事多矣。及聞西羌之事。不敢以遽而曰兵難遙度。馳至金城。圖上方略。其不敢忽如此。孔子所謂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將之病。在於急近功。充國圖其萬全。陳屯田十二利。為不可動之計。其規模與孔明渭上之師何以異哉。將之病。在果於殺而不恤百姓。充國任閫外之寄。為國家根本之慮。要使百姓安。邊疆固。而西戎坐銷焉。此殆三代之將。非戰國以來摧鋒折敵所可班也。且不獨為賢將。殆可相焉。使其為相。必能制度周詳。安養百姓。以為邦本計。如魏相輩當在下風耳。

臣按孫吳兵法。貴神速而菲逗留。不知帝王之師與敵國爭戰不同。充國以深遠之識。用常勝之謀。眞得三代帝王用兵取勝之要道。萬世所當師法也。以上征討

春秋左傳。襄公四年。魏絳曰。和戎有五利焉。戎狄荐草也居。逐水草而居也貴貨易輕也土。土可賈焉。一也。邊鄙不聳。民狎習也其野。穡人成功。二也。戎狄事晉。四鄰震動。諸侯威懷。三也。以德綏戎。師徒不勤。甲兵不頓。四也。鑒于后羿。而用德度。遠至邇安。五也。君其圖之。公說。使魏絳盟諸戎。

此後世和戎之始

漢高祖時。匈奴數苦邊。帝患之。劉敬曰。天下初定。士卒罷敝。未可以武服也。冒頓弑父代立。妻群母。以力為威。未可以仁義說也。陛下以長公主妻之。彼必以為閼氏。生子必為太子。歲時問遺。諭以禮節。冒頓在。固為子壻。死則外孫為單于。可無戰而臣也。帝曰。善。欲遣長公主。呂后不可。乃取家人子名為長公主。以妻單于。使劉敬往結和親約。

司馬光曰。劉敬謂冒頓殘賊。不可以仁義說。而欲與為昏姻。何前後之相違也。帝王之御夷狄。服則懷之

以德。畔則震之以威。未聞與爲昏姻也。
文帝遣陸賈賜南越王佗書曰。朕高皇帝側室之子也。
奉北藩於代。高皇帝棄羣臣。孝惠皇帝即世。高后臨事。
不幸有疾。諸呂爲變。賴功臣之力誅之。朕以王侯吏不
釋之故。不得不立。聞王發兵於邊。爲寇不止。長沙苦之。
南郡尤甚。雖王之國。庸獨利乎。必多殺士卒。傷將吏。寡
人之妻。孤人之子。獨人父母。得一亡十。朕不忍爲也。得
王之地。不足以爲大。得王之財。不足以爲富。服領以南。
王自治之。雖然。王之號爲帝。兩帝並立。亡一乘之使以
通其道。是爭也。爭而不讓。仁者不爲也。佗頓首謝罪。願

奉明詔。長爲藩臣。奉貢職。

胡寅曰。賢哉文帝。實言不欺。於德無損。而聽者心悅
誠服矣。或者夸大其辭。假於符讖。托於怪神。欲以讋
厥羣衆。而不知虛誕之可愧也。易曰。謙尊而光。卑不
可踰。文帝有焉。

臣按我聖祖開國之初。所降詔書。一則曰朕本淮
右小民。二則曰朕本淮右布衣。與文帝略同。中庸
謂惟天下至誠。可以參天地贊化育。區區夷落。固
在化育中矣。

武帝時。匈奴請和親。王恢燕人。習胡事。曰。匈奴和親。不
過數歲。即復倍約。不如勿許。興兵擊之。韓安國曰。匈奴
遷徙鳥舉。難得而制。今行數千里與之爭利。人馬疲乏。
虜以全制其敝。此危道也。不如和親。羣臣多附安國。於
是許之。

臣按匈奴求和親。夷狄非我族類。割所愛而與之。
固不可。而又假以家人子與之。是待之不以誠。尤
不可。方其彼之有求也。則正辭以拒之。曰。中國女
子。不習外國水土。而又多病。況人生脩短不常。而
女子性質。不定。或反因之以成釁隙。不若各守疆
界。敦禮義之爲久長也。如此復之。非獨善爲之辭。

理亦當如是也。

宣帝時。議者多曰。匈奴爲害日久。可因其壞亂。舉兵滅
之。詔問御史大夫蕭望之。對曰。春秋晉士匄帥師侵齊。
聞齊侯卒。引師而還。君子大其不伐喪。以爲恩足以服
孝子。誼足以動諸侯。前單于慕化嚮善。遣使和親。海內
晏安。四夷咸慕。不幸爲賊臣所殺。今而伐之。是乘亂而
幸災也。彼必奔走遠遁。勞而無功。宜遣使者弔問。輔其
微弱。救其災患。四夷聞之。咸貴中國之仁義。如遂蒙恩
得復其位。必稱臣服從。此德之盛也。上從其議。

臣按天地間有華夷。猶天之有陰陽。有此必有彼。

決無滅絶其類之理况其族屬非一類此一類衰
矣而彼一類又起聖王知其然故其待夷狄也惟
存吾有常之心而不幸其無常之災此中國之仁
義所以爲可貴而異於夷狄也

成帝時匈奴遣右臯林王伊邪莫演奉獻罷自言欲降
不受我我自殺終不敢還使者以聞議者或言宜如故
事受其降谷永杜欽以爲漢興匈奴數爲邊害故設金
爵之賞以待降者今單于稱臣朝賀無有二心乃更受
其逋逃之臣是貪一夫之得而失一國之心擁有罪之
臣而絶慕義之君也或單于初立未知中國利害使詐

降以卜吉凶不受則沮其善或設爲反間欲因而生隙
受之適中其謀反使得歸曲而責直此誠邊境安危之
原師旅動靜之首也不如不受以明日月之信抑詐諼
之謀懷親附之心爲便

班固曰和親之論發於劉敬是時天下初定新遭平城
之難故從其請以安邊境孝惠高后遵而不違匈奴寇
盜不爲衰止而單于反加驕倨逮至孝文與通關市妻
以漢女增厚其賂歲以千金而匈奴數背約束邊境苦
之是以文帝中年赫然發憤躬著戎衣親御鞍馬聚天
下精兵軍於廣武顧問馮唐與論將帥喟然歎息思古
名臣此則和親無益已然之明效也

唐文宗時吐蕃維州副使悉怛謀請降盡帥其衆奔成
都李德裕遣兵據其城具奏其狀牛僧孺曰吐蕃之境
四面各萬里失一維州未能損其勢比來脩好罷兵以
守信爲上彼若責吾失信怒氣直辭不三日至咸陽此
時雖得百維州何用上以爲然詔德裕以其城及悉怛
謀等悉歸吐蕃吐蕃誅之至武宗朝德裕爲相言維州
據高山絶頂三面臨江爲戎虜之衝是漢地入兵之路
初河隴盡沒惟此獨存吐蕃號爲無憂城賴以併力西
邊憑陵近甸韋皐欲經略河湟須此城爲始急攻數年

卒不可克臣到西蜀山西八國皆願內屬可減八處鎭
兵坐收千餘里舊地且維州未降前一年吐蕃猶圍魯
州豈顧盟約當時不與臣者望風疾臣詔執悉怛謀等
送令自戮絶忠款之路快兇虐之情乞追獎忠魂各加
褒贈詔贈悉怛謀爲右衛將軍

臣按維州悉怛謀之事司馬氏是僧孺胡氏是德
裕臣謂德裕初聞通款時若密奏朝廷致書宰執
俟報可則行不可則姑止之以待機會既不失歸
附之心亦不啓邊圉之釁矣若其人既歸其地已
據不得所請則明言告諭之歸其地而不予其人

則虜感恩信而歸附之人亦不遺修毒矣由是觀之德裕之失在於急功名僧孺之失在於報私怨就二人而言急功名者猶爲彼善於此嗚呼假國家之事以行其私私計則得矣如公義何

宋范仲淹和守攻備四策其和策曰元昊未嘗挫衂而輒求通順實圖休息所獲者大利所屈者虛稱然干請多端姦謀未測國家以生靈爲念不可不納陛下隆禮謹信以盟好爲權宜選將厲兵以攻守爲實事彼不背盟我則撫納無倦彼將負德我則攻守皆宜結好之策未有失也

臣按所謂隆禮謹信以盟好爲權宜選將厲兵以攻守爲實事後世不得已而與和戎當以此言爲權度以上馭和

○脩攘制御之策

詩序曰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始於憂勤終於逸樂

又曰小雅盡廢則四夷交侵中國微矣

孫覺曰小雅王道之序凡其所言皆紀綱人倫惠養萬物君臣相遇以誠而知羣下之樂苦遣使勞還恩意愈篤反覆以自治爲先故能周道中興夷狄遠迹夫夷狄之患雖聖王不能免惟知自治者爲能勝耳

又曰宣王能內脩政事外攘夷狄復文武之境土脩車馬備器械復會諸侯於東都

臣按成康既沒周室漸微八世而厲王胡暴虐周人逐之出居於彘玁狁內侵逼近京邑宣王即位內脩政事外攘夷狄遂使文武成康之盛復其舊焉是知內脩者外攘之本也

漢宣帝時先零羌與諸羌解仇交質上以問充國對曰羌人所以易制者以其自相攻擊勢不一也

哀帝時匈奴單于上書願朝帝問公卿咸以爲虛費府

帑可且勿許揚雄諫曰匈奴本五帝所不能臣三王所不能制以秦始皇之彊蒙恬之威帶甲四十餘萬不敢窺西河乃築長城以界之漢高祖三十萬衆困於平城七日不食卒其所以脫者世莫得而言也高后時匈奴悖慢大臣權書遺之然後得解孝文時匈奴侵暴騎至甘泉京師大駭發三將軍屯細柳棘門霸上以備之數月乃罷孝武即位設馬邑之權欲誘匈奴徒費財勞師一虜不可得見况單于之面乎其後大興師數十萬使衛青霍去病操兵前後十餘年於是浮西河絕大幕破寘顏襲王庭窮極其地追奔逐北封狼居胥山禪於姑

衍以臨瀚海匈奴震怖益求和親然而未肯稱臣也夫前世豈樂傾無量之費役無罪之人快心於狼望匈奴地名之北哉以為不壹勞者不久佚不暫費者不永寧是以忍百萬之師以摧餓虎之喙運府庫之財填盧山匈奴中山之壑而不悔也太始初匈奴欲掠烏孫侵公主發十五萬騎以擊之鮮有所獲徒奮揚威武明漢兵若風雷耳雖空行空返尚誅兩將軍故北狄不服中國不得高枕安寢也至元康神爵之間匈奴內亂五單于爭立日逐呼韓邪攜國歸死扶伏匍匐稱臣然羈縻而不顓制自此之後欲朝者不拒不欲者不彊何者外國天性忿驁負力

怙氣難得其和故未服則傾費勞師伏尸流血如彼之難既服則撫循慰恤交接賂遺如此之備北狄為患前世重之未可輕也今單于歸義懷服款誠雖費資財不得已者也奈何距而疏之消往昔之恩開將來之隙百年勞之一日失之費十而愛一臣竊為國不安也

臣按揚雄此書前漢所以處匈奴者備於此矣

王莽時匈奴入雲中塞諸將在邊未敢出擊嚴尤諫曰匈奴為害所從來久矣上世征之者周得中策漢得下策秦無策焉周宣王時獫狁內侵命將征討盡境而還視猶蜂蠆驅之而已故天下稱明是為中策漢武選將練兵深入遠戍雖有克獲之功胡輒報之兵連禍結三十餘年中國罷耗匈奴亦創艾而天下稱武是為下策秦始皇不忍小恥而輕民力築長城延袤萬里負海轉輸疆境雖完中國怨叛以致喪亡是為無策

劉貺曰嚴尤辨而未詳班固詳而未盡推其至當周得上策秦得其中漢無策何以言之荒服之外聲教所不逮其叛不為之勞師其降不為之釋備嚴守禦險走集使為寇不能為臣不得惠此中夏以綏四方周之道也故曰周得上策易稱王公設險以守其國築長城守障塞所以設險也趙簡子起長城以備胡

燕秦亦築長城以限中外秦兼天下益理城塹城全國滅人歸咎焉後魏築長城議者以為人治一步方三千里役三十萬人不旬朔而獲久逸故曰秦得中策漢以宗女嫁匈奴而高祖亦審魯元不能止趙王之逆謀謂能息匈奴之叛非也且冒頓手殺其親而冀其不與外祖爭彊豈不惑哉然則知和親非久安計而為之者以天下初定紓歲月之禍耳武帝時中國乂安胡寇益希疏而絕之此其時也方更糜耗華夏連兵積年故嚴尤以為下策

臣按嚴尤謂周漢秦皆無上策意者必如虞之無

怠無荒西夷來王周之明王愼德西夷咸賓然後爲上策乎夫虞周之事化之也非征之也若夫征之之策如獫狁來侵驅之出境不復窮追周得上策矣秦築長城疲敝中國固爲無策然使其因近邊之人當農隙之時脩築邊牆以禦衝突是劉貺所謂中策也漢武窮兵黷武固爲下策然猶因其犯邊而征之也後世有虜不犯邊而出其不意以掩襲之者其無策實甚是又出漢人下矣

唐太宗時北頡利政亂薛延陀回紇等叛之頡利不能制會大雪羊馬多死民大饑羣臣多勸上乘閒擊之上曰背盟不信利災不仁乘危不武縱其種落盡叛六畜無餘朕終不擊必待有罪然後討之

貞觀中西突厥種落散在伊吾詔以李大亮爲安撫大使貯糧磧石以賑之大亮言欲懷遠者必先安近中國如本根四夷如枝葉疲中國以奉四夷猶拔本根以益枝葉也今招致西突厥但有勞費未見有益况河西州縣蕭條不堪供億不如罷之其或自立君長求內屬者羈縻受之使居塞外爲中國藩蔽此乃施虛惠而受實利也上從之

臣按大亮此言不但外夷得其安而中國亦永賴

矣

回紇諸部來朝請吏詔以爲六府七州以其酋長爲都督刺史各賜金帛遣之諸酋長奏請回紇以南突厥以北開一道謂之參天可汗道置六十八驛許之於是北荒悉平

范祖禹曰中國失政則四夷交侵舜曰而難任人蠻夷率服又曰無怠無荒四夷來王蓋柔遠能邇治內安外而殊俗之民嚮風慕義不用利誘威脅而自至矣後世之君或讎疾而欲殄滅之或愛悅而欲招徠之二者皆非也彼亦人類也王者於天地閒無所不養况人類而欲殘之乎殘之固不可况不能勝而自殘其民乎爲之者秦始皇是也山川之所限風氣之所移得其地不可居得其民不可使列爲州縣是崇虛名而受實弊也且得既以爲功失必以爲恥不在於己則在子孫故有征伐之勞餽餉之煩民不堪命繼之以亡隋煬帝是也

陸贄言於德宗曰將欲去危就安息費從省在愼守所易精用所長而已若乃擇將吏以撫寧庶脩紀律以訓師徒耀德以佐威能邇以柔遠禁侵抄之暴以彰吾信抑攻取之議以安戎心彼求和則善待而勿與結盟彼

爲寇則嚴備而不務報復此當今之所易也戮力而責智惡殺而好生輕利而重人忍小以全大安其居而後動俟其時而後行是以脩封疆守要害塹險隧壘軍營謹禁防明斥堠務農以足食練卒以蓄威非萬全不謀非百克不鬬寇小至則張聲勢以遏其入寇大至則謀其大以邀其歸據險以乘之多方以誤之使進有腹背受敵之虞退有首尾難救之患所謂乘其微不戰而屈人之兵此中國之所長也

贊又曰統帥專一則人心不分號令不貳進退可齊氣勢自壯斯乃以少爲衆以弱爲强變化翕闢在於反掌

之內是猶臂之使指心之制形若所任得人則何敵之有又曰夫兵以氣勢爲用者也氣聚則盛散則消勢合則威析則弱今之備邊勢弱氣消建軍若斯可謂力分於將多矣

宋太宗時張齊賢奏曰聖人舉事動在萬全百戰百勝不若不戰而勝自古疆場之難多邊吏擾而致之若緣邊諸寨撫御得人但使峻壘深溝蓄力養銳以逸自處寧我致人李牧所以稱良將於趙也擇卒不如擇將任力不及任人如是則邊鄙寧矣夫邊鄙寧則輦運減輦運減則河北人民獲休息田業時而蠶織廣務農積穀以實邊用且戎狄之心亦擇利避害安肯投死地而爲寇哉

田錫言於太宗曰北鄙繹騷以居邊任者規羊馬細利爲捷捕斬小勝爲功貿結怨仇召戎起釁請申飭將帥謹固封守勿尚小功許通互市索獲蕃口撫而還之如此則河北之民務三農之業亭障之地可積十年之儲錫又言曰禦戎在乎辨邊上奏報之虛實察左右蒙蔽之有無奏失利則未必盡言報大捷則不足深信陛下未當信而先信陛下本欲知而未知如此何以料安危策成敗乎

臣按錫謂禦戎在辨邊報虛實察左右蒙蔽有無蓋以有爲無以無爲有多爲少少爲多邊上奏報幸用此計以欺罔朝廷將以希功而免罪也然非左右之臣僚爲之蒙蔽則彼亦不敢肆其欺爲此人主於聽任之際尤不可不擇其人也任非其人則咫尺之間爲所蔽矣况萬里之邊城乎

王禹偁言於太宗曰漢文當單于强盛之時而外能任人內能脩德使不爲深患者由乎德也哀平當單于衰弱之際外無良將內無賢臣而使之來朝者繫乎時也

仁宗時范仲淹上和守攻備四策其備策有七一密爲

經畧二再議兵屯三專於選將四急於教戰五訓練義勇六脩京師外城七定討伐之謀○其一曰密爲經畧者請選有材識近臣親視邊壘精究利害凡邊計未備者皆條上更令中書樞密院細詢熟訪議經久之計○其二曰再議兵屯者自來北邊分爲三路所轄軍馬不甚整齊及有一州兵馬郤屬兩路之處又未曉本路將於何處控扼合行重兵若干又甚處只宜固守合屯兵若干及三路互相應援次第須預定法制臨時不至差失或事宜未動亦當相度兵馬合於何處駐泊使就芻糧以省邊費庶免先自匱乏○其六曰脩京師外城者

後唐無備契丹一舉直陷洛陽石晉無備契丹再舉直陷京師故契丹之心至今驕慢必謂邊地堅而難攻京師坦而無備一朝稱兵必謀深入若京城堅固則戎河朔重兵勿與之戰彼欲戰不能謀深入則前有堅城後有重兵必將沮而自退退而不整則邀之可也是則脩京城者非徒禦寇誠以伐深入之謀也漢惠帝起六百里內男女城長安二年而畢唐明皇時城長安九十日畢考法於古擇利於今京城之脩蓋無疑矣然須二年成之則民不勞苦人不驚駭

臣按宋都汴梁去幽燕千餘里仲淹猶以脩京城爲言當時余靖輩皆力攻之以爲非其後靖康之禍果如仲淹所議矧今國家都燕其去邊地尤近已巳之變虜騎直犯京師雖我金湯本固而城外居民百萬戶已受驚疑幸此無事之時請如漢惠帝唐明皇故事築爲外城包圍城外民居萬一有警人心有所倚賴不至驚潰

仲淹又曰元昊作僞詔誘邊人定關中其謀不細蓋漢多叛人陷於窮漠衣食嗜好皆不如意必日夜游說元昊使其侵取漢地而以漢人守之則富貴功名衣食嗜好得如其意非獨元昊志在侵漢實漢之叛人日夜爲

賊之謀也

臣按戎夷所以爲中國害者用中國之人也請立爲條格凡近邊之人有一材一藝者皆許自陳苟有可用隨授以官則此輩心有所繫迹有所拘而不爲彼用矣

田况言於仁宗曰古之良將以燕犒士卒爲先所以然者鋒刃之下死生俄頃固宜推盡恩義以慰其心李牧備匈奴市租皆入幕府爲士卒費趙充國禦羌戎亦日饗軍士太祖用姚全斌董遵誨抗西戎何繼筠李漢超當北虜人各得環慶齊棣一州征租農賦市牛酒犒軍

中不問其出入。故得戎寇屏息不敢窺邊。

臣按今日邊城爲將者別無儲備又無征租。請今後於常儲之外。稍以贏餘付之邊將撫犒將卒。是亦感人心作士氣之一事也。

○守邊固圉之畧

詩。小雅。出車之三章曰。王(周王)命南仲。(大將)往城于方。(朔方)出車彭彭。(衆盛貌)旂(交龍爲旂)旐央央。(鮮明也)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赫赫(光顯)南仲。(威名)玁狁于襄。(襄除也言勝之)

臣按朔方自三代時已爲邊地。漢人城之以遏虜之內侵。宋始廢其城而棄其地。程頤謂禦戎狄之道守備爲本不以攻戰爲先。乃帝王禦戎之要法。

禮記。月令孟冬之月。命有司坏(補其)城郭。(闕薄)戒門閭。脩鍵(鎖須)閉。(鎖筒)慎管籥。(鎖匙)固封疆。備邊竟。完要塞。謹關梁。塞蹊徑。

春秋。左傳。楚沈尹戌曰。正其疆場。脩其土田。險其走集。(邊境壘壁)親其民人。明其伍候。(部伍相爲候望)信其隣國。慎其官守。守其交禮。不僭不貪。不懦不耆。(耆彊也)完其守備。以待不虞。

臣按楚人畏吳之彊而城郢。郢者楚之國都也。不能遠撫邊境。惟欲近守城郭。故沈尹戌告之以此。

秦始皇時。蒙恬於西北斥逐匈奴單于不勝秦北徙。盡收河南地並河以東屬之陰山。因河爲塞。築長城因邊山險塹谿谷可繕者治之。起臨洮至遼東萬餘里。

臣按長城之築。起臨洮至遼東延袤萬餘里。其爲計也勞矣。然此非獨始皇也。昭王時已於隴西北地上郡築長城以拒胡矣。亦非獨秦也。趙自代至高闕爲塞。燕自造陽至襄平。亦皆築長城。秦之後若魏若北齊若隋亦皆築焉。雖曰勞民。亦以爲民使繼秦之後者因已成之勢。遞加脩葺。天下後世必將賴之。奈何懲秦人起閭左之失。慮蒙恬絕地脈之禍而廢已成之功哉。守邊者於邊塞之地。因阨塞之關。順形勢之便。築爲邊牆。亦不可少。但不宜速成以擾民耳。若用守禦之人。限以三十年之久。徐徐爲之。其成雖遲。猶勝於不爲也。

始皇又使蒙恬渡河。取高闕陶山北假。(地名)中築亭障以逐戎人。恬居上郡十餘年。威振匈奴。

臣按高闕在古朔方臨戎縣北。連山中斷。兩峰俱峻若城闕焉。故設險以守之。而嚴其出入。今日邊關最大而要者。居庸紫荊松亭鴈門是也。前代關隘皆爲守邊。惟今日邊關則咫尺神京之側。非但守邊也。蓋開關之初。天造地設此連亘之山。以爲

內外之限臣嘗觀元人之表曰勁卒擣居庸關北拊其背大軍出紫荆口南搤其吭此皆古今都燕者防患之明鑑也夫背乃人身之所倚負而吭則呼吸飲食所必經死生之係也今六軍億兆聚於京師北倚居庸卽爲重鎭而紫荆乃南出之路疾騎抵吾運道數日可至是尤不可不加意也議者往往急居庸而後紫荆此不知大勢者之言也

漢書賈誼傳曰斥堠望烽燧不得臥將吏被甲冑而睡

顏師古曰晝則燔燧夜舉烽

文帝時匈奴十四萬騎入蕭關殺北地都尉卬遂至彭

陽上欲勒兵親征羣臣諫不聽皇太后固要上乃止以張相如欒布爲將軍擊逐出塞而還

臣按帝聞邊報卽欲自征奮發則有矣然非帝王禦邊之常道也蓋備邊不在臨時而在平日不在自用而在用人故於無事時凡臨邊若干處某處爲總會某處爲要害某人可爲將帥某人可爲偏裨以及人力勇怯儲峙多寡具爲圖冊寘於座右邊城將卒常懸心目之閒一有警報按圖運謀隨能命將奚必駕六飛屈萬乘爲犬羊之敵哉然則寇準勸眞宗幸澶淵亦非歟曰聖人處事於其常不於其幸夫以漢高祖英雄之主而一時名將尚在且幾危於平城眞宗視高祖如何寇準視陳平如何高瓊視樊噲如何必有能辨之者

武帝時遣光祿勳徐自爲築五原塞外列城數百里遠者千里築城障列亭至盧朐（漢制每塞要處別築爲城置人鎭守謂之候城此卽障也）

元帝時單于上書願保塞上谷以西至敦煌傳之無窮請罷邊備吏卒以休天子人民議者皆以爲便郎中侯應習邊事以爲不可許上問狀應曰周秦以來匈奴桀暴寇邊漢興尤甚臣聞遼東外有陰山是其苑囿也武

帝出征斥奪此地建塞徼起亭隧（深開小道）築外城設屯戍以守然後邊境少安古者安不忘危中國有禮義之敎刑罰之誅愚民猶且犯禁况單于哉且中國建關設塞置屯非獨爲匈奴亦爲諸屬國降民本匈奴之人恐其思舊逃亡也近西羌保塞與漢人交通吏民貪利侵盜其畜產妻子因而怨恨背畔以至於此今罷乘塞（乘登而守之也）益生慢易往者漢軍征虜不還子孫貧困必亡出相從又邊人奴婢多愁苦欲亡候望一疎焉能禁止至於盜賊犯法窘而出亡尤不可制也起塞以來百有餘年卒徒築治功費久遠議者不深慮其終欲省一切繇戍

十年之外百歲之內卒有他變障塞破壞亭隧滅絕更發屯繕治累世之功不可卒復

臣按班史武帝紀所謂城障列亭甸奴傳所謂塞徼亭隧乃古人候望之所即今營堡墩臺之類也賈誼傳所謂斥候烽燧鼂錯傳所謂藺石渠荅虎落乃古人候望之具即今煙火信礮礌石之類也請遣大臣會同邊將躬行邊地相其形勢於聲聞可接目力可及處立爲一墩於衆墩要害處立爲一堡墩統於堡堡統於城每二三十里又各爲總臺數處以次通報於城中若夫烽燧之制古人晝則燔燧夜則舉烽偶遇風雨則煙不能示遠火不能大明宜於墩臺立長竿上懸紅燈以燈數多寡爲虜緩急衆寡之候則數百里之間舉目可見矣

後漢王霸將弛刑徒六千餘人與杜茂治飛狐道（在蔚州飛狐縣即古蜚狐口也）堆石布土築起亭障自代至平城三百餘里

北魏中書監高閭表以爲北狄歷代能爲邊患難以制之請依秦漢故事於六鎮之北築長城擇要害之地往往開門造小城於其側置兵扞守計六鎮東西不過千里一夫一月之功可城三步之地彊弱相兼不過用十萬人一月可就雖有暫勞可以永逸凡長城有五利罷遊防之苦一也北部放牧無抄掠之患二也登城觀敵以逸代勞三也息無時之備四也歲常遊運永得不匱五也

臣按我朝建都於燕切臨邊境設險扞蔽尤宜愼固太行西來逶迤而北歷居庸而東極於醫巫閭是爲第一層內藩籬也又東起舊大寧界越宣府大同代州之境西至於保德州之黃河又爲第二層外藩籬也內藩籬天造地設重岡叠嶂以爲國家北門之屏蔽易所謂地險者也若夫外之藩籬固有天然之險然其間多有間斷處因而補其缺

塞其罅以防外寇則又賴王公之設險焉臣聞雲代一帶其設墩臺以守候也有大邊有小邊大邊以謹斥堠小邊以嚴守備誠於大邊墩臺空缺處因其崖險隨其地勢築爲城牆以相連綴實爲守邊長久之計昔人謂一月可就臣請以三年爲期遇夫邊方無警米穀豐登量撥騎兵以爲防護借十萬人之力費十數萬之糧三年中僅勞一百八十日成此千百年莫大之功高閭所謂五利者今日實享其利矣

唐高祖時突厥歲盜邊帝會羣臣問所以備邊者將作

大匠于筠請於五原靈武置舟師於河扼其入。中書侍郎溫彥博曰。魏為長塹遏匈奴。今可用。帝使桑顯和塹邊大道。召江南船工大發卒治戰艦。

始朔方軍與突厥以河為境。時默啜悉兵西擊突騎施。張仁愿請乘虛取漠南地。於河北築三受降城。絕虜南寇路。中宗從之。又於牛頭朝那山置烽候千八百所。自是突厥不敢踰山牧馬。朔方益無寇。歲損費億計。減鎮兵數萬。

王禹偁曰。兵勢患在不合。將臣患在無權。請於沿邊要害之地為三城以備之。若唐受降城之類。有兵三十萬人。使互相救援。責其成功。

臣按朔方軍即今河套地。唐初與突厥以河為界則是固常守河矣。而張仁愿所築三受降城皆在黃河之北大漠之南。夫自古守封疆者必據險阻然不守其險而守於險之外。若即險而守。則敵與我共其險矣。是以古人之守江也必守淮。而河亦然。唐人禦突厥始以河為界。其後張仁愿乃建三城於河之外。是即守江之意。蓋擇要害之地。扼其吭而折其脇也。唐自有此城之後朔方無寇省費減兵。此其明驗也。

五代。晉高祖割幽（今順天地）薊（今薊州）瀛（今河間地）莫（今任邱縣）涿（今涿州）檀（今密雲縣）順（今順義縣）新（今保安州）媯（今隆慶州）儒（今永寧縣）武（在今朔州西境）雲（今大同地）應（今應州）寰（今馬邑縣）朔（今朔州）蔚（今蔚州）十六州與契丹。

胡三省曰。石晉以十六州與契丹。人以為北方自撤藩籬之始。予謂雁門以北諸州棄之猶有關隘可守。若燕順薊等州則失地險矣。後天福中契丹主乃集山後及盧龍兵合五萬人。使趙延壽將之經略中國。所謂山後即雲應諸州。而盧龍即幽州軍號也。天福初割與契丹。契丹即以此攻中國。所謂藉寇兵而齎盜糧矣。

臣按石晉以險隘與人。無以自守其國。宋承其後不能復中國之舊。遂以白溝河為界。故二國所受夷狄之禍略同。我太祖逐出元人。復為中國。於此建都。重城萬雉。屯百萬貔貅以鎮壓之。山前七州今為畿甸之地。太行西來。連岡疊嶂。環而繞之。東極於醫巫閭之境。為內藩籬。山後諸州自永寧以西歷雲代之境。重關列戍。為外藩籬。惟昌平以東遵化永平一帶在山之後。以為外障。其後移入內地。故京師東北藩籬單薄之甚。異時卒有外患。未必不出於此。請於永平或遵化或薊州立都司以

爲重鎮仍於山後量其地勢形便築爲墩臺就其空缺之地接連以爲邊牆又於其間擇一要地設爲關鎮屯軍守備以爲兀良哈入貢之道一以衛都城一以護陵寢此誠千萬年之遠謀也俟吾力有餘乘機復洪武中山後帥閫之舊俾與宣府大同列爲三鎮直達遼東則藩籬厚而無可乘之隙根本固而無意外之患矣

宋仁宗時范仲淹攻守二議其議攻曰切見延州之西慶州之東有賊界百餘里侵入漢地可以攻之軍行入界當先布號令生降者賞殺降者斬得精強者賞害老

幼婦女者斬拒者併力以殲之服者厚利以安之逃遁者勿追疑有質也居者勿遷俾安土也乃大爲城寨以據其地俟城寨堅牢留土兵以守之使便臣以安撫之必嚴其戒曰賊大至則明斥堠召援兵堅壁清野以困之小至則扼險設伏以待之居常高估入中及置營田則分彼賊勢振此兵威所用主兵官員勇夫敢死者居其前可用策應者居其次可當一隊者參以前隊有心力幹事者營立城寨臣觀後漢段紀明以騎五千步萬人車三千兩錢五十四億大破諸羌如此取下一處城寨平定更圖一處爲攘守之策其議守曰西戎居絕漠之外長河之北倚遠恃險未易可取建官置兵不用祿食每舉衆犯邊風集雲散未嘗聚養中國則不然遠戍之兵久而不代負星霜之苦懷鄉國之望又日給廩食月給庫錢春冬衣鞋饋輸不絕國用民力日以屈乏軍情愁怨須務姑息此中原積兵之憂異於夷狄也臣謂戎虜縱降塞垣鎮守當務經遠臣觀趙充國興屯田大獲地利遂破先零魏武征伐令甲士隨宜墾闢故不勞而成大功數年之中倉廩皆滿唐置屯田河西隴西收七十萬石孫武曰分建諸侯以其利利之使食其地之毛實役其人之力故賦稅無轉徙之勞徭役無怨曠之

嘆

臣按仲淹攻守二議終之曰用攻則取其近而兵勢不危用守則圖其久而民力不匱可謂得攻守之宜矣

仲淹上和守攻備四策其守策曰久守之計須用土兵各諳山川習戰鬬比之東兵戰守功倍然緣邊次邊土兵數少分守不足更當於要便城寨招置土兵若近裏土兵願改隸邊寨者卽遷其家團集之蓋土兵遠戍苦星霜傷骨肉征夫嫠婦不免怨嗟如得幷遷其家於緣邊住營既免出軍又樂團聚戰則相救守則相安又緣

邊寨稅之地所招弓箭手各使聚居險要共脩一堡以全其家與城寨相應彼戎小至則使弓箭手與諸寨土兵共力捍禦彼戎大舉則集大邊軍馬駐於堅城以待敵之進退緣邊山坂重複彼之重兵必循大川而行以求疾速川路中糧草無所給牛羊無所獲不數日而人馬困斃必不得已而散兵虜掠我於山谷村落中伏精銳以待之彼散掠之兵輕而寡弱可擊可逐使散無所掠聚不得戰欲長驅深入我則使諸將出奇以躡其後欲全師以歸我則使諸城出兵以乘其弊此守策之要也○其攻策曰臣嘗計陜西四路之兵數幾三十萬非

不多也然各分守城寨坐食芻糧不敢舉動歲歲設備常如寇至不知賊人之謀果犯何路賊則種落散居衣食自給忽集併攻動號十餘萬且彼客而我主反彼逸而我勞何以取勝請於鄜延環慶涇原路各選將佐使臣分統步騎各兵以為三軍用新定陣法訓練精勇然後觀賊之隙使三軍互掠於橫山降者厚賞各令安土拒者併兵急擊必破其族假若鄜延一軍先出賊兵大舉來應我則退守邊寨或據險要不與大戰彼困弊將潰則我環慶之師復出焉彼若再圖點集來拒王師則又有涇原之師乘閒而入彼則奔命不暇部落攜貳而我兵益振三五年間山界可以盡取此春秋時吳用三師破楚之策也

臣按仲淹所議攻守之策雖以防當世之西夏然通論後世邊事勢不同而理同擇而行之皆可用也

張亢言曰兵無節制一弊也無奇正二弊也無應援三弊也主將不一四弊也兵分勢弱五弊也有此五弊如驅市人而戰雖有百萬亦無益於事

歐陽脩言於英宗曰禦邊之備東起麟府西盡秦隴地長二千餘里分為路者五為州為軍者二十有四而軍

州分為寨為堡為城者又幾二百皆須列兵守之故吾兵雖眾所分既多不得不寡而賊之出也常舉其國眾合聚而來是吾兵雖多分之而寡彼眾雖寡聚之為多以多擊寡不得不敗也此城寨之法既不足自守矣而五路大將軍所謂戰兵者分在二十四州軍欲合兵而攻則後空無備欲各留分守則數少不支出不能攻退不能守所以用兵累年不能一勝者此也

臣按今日備邊之地東起遼東西極隴蜀非但若宋人之起麟府盡秦隴而已洪武永樂之盛所守不過數處然皆據大總會扼其要害人聚而力全

正統以後軍數不減而堡寨之設日益加多誠有
如脩所謂者乞敕邊臣臨邊審視凡要害而兵力
少者革其稍緩之處歸併以守則城堡不虛設將
卒皆有用矣

○列屯遣戍之制

詩序采薇遣戍役也文王之時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玁
狁之難以天子之命命將帥遣戍役以守衛中國故歌
采薇以遣之出車以勞役杕杜以勤歸也

秦始皇既併天下北築長城四十餘萬南戍五嶺五十
餘萬驪山阿房之役各七十餘萬兵不足用而後發謫

矣其後里門之左一切發之

臣按三代戍役不得已而遣之既憫私情復陳公
義蓋仁義之師也秦人以威刼之安能得其心力
哉鼂錯謂凡民守戰至死而不降北者戰勝守固
則有拜爵之賞攻城屠邑則得財以富家室故能
使其衆蒙矢石赴湯火視死如歸蓋人心不古好
義不如好利所以勉勵中人以下者不得不然

漢更有三品有卒更有踐更有過更古者正卒無常人
皆迭爲之一月一更爲更卒也貧者欲得雇更錢次直
者出錢雇之月二千是爲踐更也天下人皆直戍邊三
日亦名爲更律所謂繇戍也雖丞相子亦在戍邊之調
不可人人自行三日戍又行者當自戍三日不可往便
還因便住一歲一更諸不行者出錢三百入官以給戍
者是謂過更也

馬端臨曰卒更者正身供正役也踐更者以錢雇直
所直者內地其役一月不行者以錢雇代行者過更
者亦以錢雇直所直者邊疆其役三日不行者以錢
輸之縣官縣官以給代行者但所謂一歲而更者恐
是併往回行程言之遠戍且以兩月爲行程則每歲
當役者十月如是踐更則是一人替九人之役如是

過更則是一人替九十九人之役夫戍邊重事而百
人之中行者纔一人則兵之在戍者無幾矣竊意一
歲而更是秦以此待謫戍者本非正法及其窮兵黷
武則雖無罪者及原係復除者皆調發之而倂之謫
戍矣漢初亦遵其法後來乃著令有罪者乃戍邊一
歲凡民當戍者不過三日不願行者則聽其出錢縣
官以給戍者爲過更之法耳

臣按內地衛所官軍戍邊者每歲分兩班赴邊屯
戍往來勞苦衛所輪差不免作弊請準古過更法
每歲該戍邊方衛所官旗軍餘計口出錢貼助應

戍之人。其有壯健之士願受直代人出戍者。官爲驗其身力年齒相當。一體給與糧賞。惟在得人。不必正身。此法今亦可行。

武帝時。發天下七科謫出朔方。張晏曰。吏有罪一。亡命二。贅壻三。賈人四。故有市籍五。父母有市籍六。大父母有市籍七。

明帝詔郡國中都官死罪繫囚減罪一等。勿笞。屯朔方五原之邊縣。後又詔詣邊者妻子自隨。此秦漢以來謫有罪戍邊之始

臣按秦始皇謫治獄吏不直者築長城。漢武帝謫吏有罪者出朔方。其來遠矣。但有罪繫獄者如農工商賈。習勞苦事役作。可以戍邊。若士流宦籍。不經勞役。忽使執銳被堅。以禦强虜。雖云警衆。其如誤國何。況邊塞之地。餽餉爲難。運米一斛。費過三倍。乃以轉輸之苦。養無用之人。無乃非計歟。今欲重困罪人。使彼知警。豈無別策。而必用此乎。

東漢。自光武罷都試外兵不練。雖疆埸之間。廣屯增戍。列營置塢。而國有征伐。終藉京師之兵。蓋自建武迄漢衰。匈奴之寇。鮮卑之寇。歲歲有之。或遣將出擊。或移兵留屯。連年暴露。而禁旅無復鎭衞之職矣。

臣按內地有寇。可出京師兵以平之。邊圉之寇必用邊兵。蓋邊兵生長邊陲。慣於戰鬬。知虜情。識路徑。若京畿之兵。驕奢脆懦。耳目未經。況總兵者乃天子之勳貴。既不能戰。反役使邊兵爲給薪水供草料。虜退論功。則虛張攘奪。以爲己功。是以邊城聞京軍之來。無不解體。爲今之計。緣邊一帶專責邊將守禦。虜少入寇。則各邊自爲守戰。虜大入寇方請京軍。如虜寇大同。則京軍於應州駐劄。虜寇宣府。則京軍於懷來駐劄。第用爲邊城聲援。不得貪功冒進。如此。則各邊將卒畏京軍擾害。且奪其功。無不奮志效死矣。

宋制。蕃兵者塞下內屬諸部落團結以爲藩籬之兵也。西北邊羌戎種落不相統一。保寨者謂之熟戶。餘謂之生戶。其大首領爲都軍主。有帳以土爲軍主。其次爲副軍主。又有以功次補者。其官職給俸有差。

臣按天下邊防皆有夷人種類部落。或以爲捍蔽。或以爲爪牙。或以爲鄕道。或以爲閒諜。顧用之何如耳。揚雄謂御得其道。狙詐皆作使。但不可偏徇專任耳。

○四方夷落之情

周禮。職方氏掌天下之圖。以掌天下之地。辨其邦國都

四夷（東方曰夷）八蠻（南方曰蠻）十閩（東南曰閩）九貉（西北曰貉）五戎（西方曰戎）六狄（北方曰狄）之人民與其財用九穀六畜之數要周知其利害

書禹貢三危（卽竄三苗之地）既宅三苗丕敘

呂祖謙曰三苗有罪自當竄逐發政施仁自當及之故治水至三危亦既使安居大得其敘後世以爲投之四裔若棄之者非聖人之心也

臣按舜命皐陶爲士首舉蠻夷猾夏爲言所謂蠻者蓋三苗也極惡者竄徙之而所留者又分背其善惡善者奬之惡者懲之使知所慕而興於爲善知所惡而不敢爲惡是則聖人馭夷狄之微權也今自巴蜀以東歷湖南北桂嶺雲貴數千里溪洞山箐中有曰犵曰狑曰獠曰猺曰獞之類凡十數種皆所謂蠻也其間最輕捷者曰猫說者謂此卽三苗之後然今之猫依山以居無有倫紀禮義觀禹誓辭數苗之罪謂其君子在野小人在位則是時之苗蓋有國都官屬但其用舍顚倒耳非若今時之猫若猿猱然無定居無常業不相統屬也國初於湖北川東立宣慰司者五曰永順曰保靖曰貴州曰思州曰播州又有宣撫司安撫司及招討

司長官司之設外此所謂軍民府及軍民指揮使司者又兼設土官以轄其夷人隨地設官因俗而治善者授以職惡者分其勢是蓋得有虞分背之義禹貢丕敘之意也

秦昭王使白起伐楚略取蠻夷置黔中郡漢興改爲武陵郡（卽今常德澧辰沅等州郡）歲令大人輸布一疋小口二尺是謂賨布

始皇發諸嘗逋亡人贅壻賈人擊南越取其地置桂林南海象郡又閩越王無諸及越東海王搖其先皆越王勾踐之後姓騶氏秦幷天下皆廢爲君長以其地爲閩中郡

臣按秦漢以來爲中國害者北曰胡南曰越然北胡居中國邊塞之外不能越界而入內地惟越種類實多故曰百越如於越東越甌閩之類久入中國與齊魯宋衛無異惟所謂南越者其地西連湖湘直抵滇貴牂牁越巂之境山深地險不盡歸化時爲郡邑居民害蓋今日湖南北廣東西其郡邑皆錯列山嶺閒與蠻夷雜居時或竊發難於備禦非若西北邊塞之有限隔也

漢武帝時欲伐閩越淮南王安上書言越方外之地剪

髮文身不可以法度理。自三代之盛胡越不受正朔非彊弗能服威弗能制。以爲不居之地不牧之民不足以煩中國也。南方暑濕近夏癉熱暴露水居蝮蛇蠚（晴也 音螫）生疾癘多作兵未血刃而病死者什二三。雖舉越國而虜之不足以償所亡。今以兵入其地必逃入山林去之則復相羣聚守之則兵罷糧絕。民苦兵事盜賊必起。一方有急四面皆聳。變故之生由此始也。臣聞天子之兵有征無戰言莫敢校也。如使越人蒙徼幸以逆執事之顏行。（猶言鴈行 謂在前）厮輿之卒有一不備而歸者雖得越王之首臣猶竊爲大漢羞之。

元帝時珠厓儋耳郡數反輒發兵擊定之。至是諸縣叛連年不定。上欲大發軍待詔賈捐之以爲非冠帶之國且無以爲厭棄珠厓專恤關東。上以問大臣丞相于定國以爲前擊珠厓興兵連年卒士及轉輸死者萬人以上費用三萬萬餘尚未能盡降。今關東困乏民難搖動捐之之議是。詔珠厓民有慕義欲內屬便處之不欲勿彊

臣按境土非祖宗所有者可用捐之之策。若版圖之中膏腴要害之地所謂一寸山河一寸金者不可輕棄也。

順帝時武陵太守上書以蠻夷率服可比漢人增其租賦。虞詡曰先帝舊典貢稅多少所由來久矣。今猥增之必有怨畔。計其所得不償所費。

永和中侍御史賈昌與州郡討區憐等歲餘不克。帝召百官問方略皆議遣大將發荊揚兗豫四萬人赴之。李固駁曰荊揚盜賊盤結不散長沙桂陽數被徵發如復擾動必更生患。且兗豫之人卒來經遠涉萬里士卒疲勞比至嶺南不復堪鬭。又軍行三百餘日用米六十萬斛乃到日南。死亡可憫此制心腹以補四支也。夫九眞日南相去千里所發兵卒尚且不堪何乃苦四州之卒以赴萬里之艱哉。前中郎將尹就討益州叛羌益州

諺曰虜來尚可尹來殺我。後就徵還以兵付刺史張喬喬因其將吏旬月之閒破殄虜寇。此發將無益州郡可任之驗也。宜更選勇略仁惠者以爲刺史太守徙日南吏民北依交阯還募蠻夷使自相攻殺。有能反閒致頭首者許以封侯列土之賞。故幷州刺史祝良性多勇決張喬前有破虜之功皆可任用。四府悉從固議。卽拜良爲九眞太守喬爲交阯刺史。喬至開示慰誘並皆降散。良到九眞單車入賊中設方略招以威信降者數萬嶺外復平。

臣按李固此議切中事情所謂發將無益州郡可

任者皆已然之明效。後世藩服郡守。遷調不常。夷獠疑慮。故每服而輒叛也。請以今廣西左右兩江言之。兩江地方二三千里。所轄狼兵十數萬。分設府州官。皆用土人世襲。而佐貳幕職參用流官。故百餘年間未聞屯聚侵掠。所以爲州縣害者。皆不爲土官管束之人。其間雖亦有有司帶管及設土官巡檢者。然流官無權而又不久。故輕玩之。而所謂土巡檢者。官卑力薄。不足以制。今日制馭。則服之策。莫若用左右兩江例。設府州土官。而又多建以分其權勢。俾其子孫世享之。更集其酋豪論以

恩信。有能率其種類五百名以上內附者。卽授知州職。四百名以下。量授同知判官吏目等職。俾推其一人爲衆所信服者掌印。則彼受朝廷爵命。必知感慕。同類咸尊敬之。有不伏者。彼仗國威以除之。不難矣。積久成俗。皆慕華風。習禮敎。而知殺掠之爲非。况衆設其官。勢分力敵。自足相制。不能爲亂。其中有自相爭訟者。須至申上司。奏朝廷。則國家之勢益尊。不勞兵戈。而一方安靖矣。然所慮者地界不明。異時不能無爭耳。宜乘其初卽遣官會同土酋分立地界。或以溪澗。或以山阜。就界上立石爲識。其中民地有錯雜夷境者。卽以夷之外地與民易之。隨其廣狹。不復丈量。其土酋所領地。俾其認納稅糧。定爲額數。自後不得有所加增。庶幾永無患乎。

唐貞元中。廣西黃洞首領黃少卿攻邕管。及陷欽橫貴等州。屢服屢叛。經略使嚴公素復請討之。兵部侍郞韓愈建言。黃賊並是夷獠。素無城郭。依山傍險。急則屯聚相保。比緣邕管經略使多不得其人。德既不能綏懷。威又不能臨制。侵欺虜縛。以致怨恨。攻刼州縣。侵暴平人。或復私讎。或貪小利。或聚或散。終亦不能爲事。近者征

討本起於裴行立陽旻。此兩人者本無遠慮深謀。務見賊未屯聚。將謂單弱。立可摧破。自用兵以來。已經二年。前後所奏殺獲不下十二萬人。儻皆非虛。賊已尋盡。至今賊勢依舊。足明欺罔。又自南討以來。賊徒亦甚傷損。察其情理。厭苦必深。大抵嶺南人稀地廣。賊之所處。又更荒僻。假如盡殺其人。盡得其地。在於國計。不爲有益。容貸羈縻。比之禽獸。來則捍禦。去則不追。亦未虧損朝廷事勢。請爲選有材用威信諳嶺南事者。爲經略使。處理得宜。自然永無侵叛之害。

宋史。古者攤兵四裔。原欲安內捍外。非以求逞也。西南

諸蠻夷重山複嶺雜側荆楚巴黔巫中。四面皆王土。乃欲竭上腴之征。以取不毛之地。疲易使之衆。而得梗化之民。誠何益哉。樹其酋長。使自鎮撫。始終蠻夷遇之。斯計之得也。

仁宗時。狄青請擊儂智高。願得西邊蕃落兵自從。或謂南方非騎兵所宜。高若訥曰。蕃部善射耐艱苦。上下山如平地。當瘴未發時。疾驅破之。必勝之道。青卒用騎兵破賊。

張栻知靜江府。奏備邊之郡九。而邕管爲最重。邕之幅員數千里。而左右兩江爲最重。自邕西北有牂牁羅甸。

自杞而西。南有安南。諸國皆其所當備者。然邕之戍兵不滿千人。所恃以爲籬落者。惟左右兩江溪峒。共八千餘處民兵。不下十萬。首領世襲。人自爲戰。如古諸侯民兵之制。其去邕管近者三百里。遠者千里。所恃以維持撫治之者。惟提舉盜賊都巡檢四人。各以戍兵百餘爲溪峒綱領。職任匪輕。可不遴選其人。謹護其土。以爲遠方久遠之計哉。

臣按唐分嶺南地爲五管。而桂邕容三管地屬嶺南西道。本朝割容邕西之地屬廣東。而廣西全得桂邕二管及容管之少半。邕即今南寧府。其地控制左右兩江。實爲安南咽喉之地。國初因前代之舊。設太平田州思明鎮安四府。龍州等七州。正統初。陞思恩州爲府。用其土人爲守長。佐貳幕職則用流官。惟太平府全用流官。其屬州仍其舊俗。首領世襲。人自爲戰。遇有征發。亦頼其用。但今控制之戍。僅有南寧馴象二衛。太平一所。似乎單弱。請如張栻言。及今無事時。於此地屯兵。以爲重鎮。遴選守將。謹護其土。以銷變於未然。

安南古交阯也。秦并天下。於此置象郡。秦亡。南海尉趙佗擊并之。漢置九郡。九眞日南象三郡。是爲交阯地。後

女子徵側反。遣馬援平之。立銅柱爲漢界。唐始分嶺南爲東西二道。置節度。立五管。安南隸焉。五代劉隱并其地。以爲交阯節度使。其後管內大亂。有丁部領者定之。其子璉內附。宋封爲交阯郡王。交人封王自此始。傳子璿。爲黎桓所奪。淳化中。封桓爲王。桓卒。子龍鉞立。其弟龍廷殺鉞而代之。龍廷欲脩貢。安撫使邵曄以聞。眞宗曰。遐荒異俗。不曉事體。何可怪也。仍封爲王。賜名至忠。爲其下李公蘊所奪。即封公蘊爲王。李氏傳八世至昊旵。闍人陳日煚爲其壻。遂有其國。

臣按交阯本秦漢以來中國郡縣之地。五代時爲

劉隱所幷宋初封爲郡王然猶受中國官爵未始以國稱也其後封南平王奏章文移猶稱安南道孝宗時始封以王稱國天下因以高麗眞臘視之不復知爲中國郡縣矣李氏傳八世陳氏傳十二世至日焜爲黎季犛所簒季犛上表竄姓名爲胡一元子蒼易名査詐稱陳氏絕嗣査爲甥求權署國事我太宗皇帝從其請逾年陳氏孫名添平者逋至京愬其實季犛乃表請迎添平還國朝廷遣使送歸季犛伏兵殺之幷及使者事聞太宗聲罪致討生擒季犛及其子蒼澄獻俘京師詔求陳氏

遺裔立之國人咸稱爲季犛殺盡無可繼承請復古郡縣遂立交阯都布按三司及各府州縣衛所諸司一如內地其後有黎利者乃其夷中之夷也中官庇之遂致猖獗上表請立陳氏後宣宗皇帝謂是皇祖意遂聽之俾復爲國嗚呼自秦幷百郡交阯之地已與南海桂林同入中國漢武立嶺南九郡而九眞日南交阯與焉唐時愛州人姜公輔已仕中朝爲學士宰相與中州之士相頡頏矣奈何世歷五代爲土豪所據宋不能討遂使茲地淪於夷狄三百餘年不復與南海桂林等六郡共爲聲明文物之鄕何不幸哉

匈奴其先夏后氏之苗裔曰淳維唐虞以上有山戎獫狁獯鬻居於北邊隨草畜牧而轉移無城郭之居耕田之業然亦各有分地無文書以言語爲約束兒能騎羊引弓射鳥鼠少長則射狐兔肉食士能彎弓盡爲甲騎其俗寬則隨畜田獵禽獸爲生業急則習戰攻以侵伐其天性也

突厥阿史那氏蓋古匈奴北部也臣于蠕蠕種裔繁衍至吐門遂彊大更號可汗猶單于也妻曰可敦其地三垂瀚海南抵大漠隋末始畢可汗咄吉嗣位華人多往

依之戎狄熾彊古未有也唐高祖起太原遣使往聘與連和

回紇其先匈奴也元魏時號高車部凡十有五種皆散處磧北至隋曰韋紇其人驍彊初無酋長逐水草轉徙善騎射喜盜鈔臣於突厥突厥資其材力雄北荒後韋紇叛突厥自爲俟斤稱回紇姓藥羅葛氏有衆十萬勝兵半之突厥已亡惟回紇與薛延陀爲最雄彊其後攻薛延陀殘之幷有其地斥地愈廣易回紇曰回鶻言捷鷙猶鶻然也

契丹之制居有宮衛謂之斡魯朵出有行營謂之捺鉢

分鎭邊圉謂之部族有事則以攻戰爲務閑暇則以漁畋爲生秋冬則避寒春夏則避暑隨水草以就弋獵以土

北狄

漢武帝元朔中張騫自月氏還具言西域諸國風俗大宛在漢正西可萬里其東北則烏孫東則于闐去長安五千里匈奴右方居鹽澤以東至隴西長城南接羌鬲漢道焉烏孫康居奄蔡大月氏皆與匈奴同俗大夏在大宛西南與大宛同俗大夏東南爲身毒其俗與大夏同大夏去漢萬二千里誠能以義屬之則廣地萬里重譯來朝威德徧於四海帝以爲然乃令騫發閒使四道並出求身毒國終莫能通騫又曰臣居匈奴聞烏孫王號昆莫今單于新困於漢而昆莫最彊又貪漢物誠厚賂烏孫遣公主爲夫人結昆弟是斷匈奴右臂也旣連烏孫則其西大夏之屬皆可招爲外臣而西域始通於漢矣此秦漢以來通西域之始

光武建武中西域十八國俱遣子入侍請都護帝不許諸國侍子久留敦煌皆愁思亡歸莎車王賢知都護不出擊破鄯善鄯善王安上書願復遣子入侍請都護帝報曰今使者大兵未能得出如諸國力不從心東西南北自在也

班固曰孝武之世圖制匈奴患其兼從西國結黨南羌迺表河曲列四郡開玉門通西域以斷匈奴右臂隔絕南羌月支單于失援由是遠遁而幕南無王庭矣然通西域近有龍堆遠則葱嶺身熱頭痛懸度之阨淮南杜欽楊雄之論皆以爲此天地所以界別區域絕外內也西域諸國各有君長兵衆分弱無所統一雖屬匈奴不相親附匈奴能得其馬畜旃罽而不能統率與之進退與漢隔絕道里遼遠得之不爲益棄之不爲損盛德在我無取於彼故自建武以來西域思漢威德咸樂內屬數遣使置質於漢願請都護光武遠覽古今因時之宜羈縻不絕辭而未許雖大禹之序西戎周公之讓白雉太宗之却走馬義兼之矣

唐書吐蕃本西羌屬蓋百有五十種散處河湟今陝西西寧河州等處江岷今陝西岷洮州及四川松茂等處閒有發羌唐旄等然未始與中國通居析支水西祖曰鶻提勃悉野健武多智稍幷諸羌據其地蕃發聲近故其子孫曰吐蕃而姓勃窣野

本朝洪武六年詔吐蕃各族酋長舉故有官職者至京授職遂置五衛門建官賜印俾因俗爲治自是番僧有

封灌頂國師及贊善王闡化王正覺大乘法王如來大
寶法王者俱賜印章誥命比歲或間歲赴京朝貢

臣按吐蕃北起陝西之河湟洮南歷四川抵雲南西北境洪武中立都指揮使司者二又置宣慰司者三置招討司者六萬戶府者四千戶所者十有七皆在化外歲通朝貢而已自有西僧以來此屬不為邊患遇有寇盜遣僧諭之尋即解散若夫邊徼之內如陝西之岷洮四川之龍黎人雜氏羌皆吐蕃之種落久已內屬悉聽約束矣惟所謂松潘者其地險隘饋餉為難生蕃頑獷屢為邊害過絕

區處未得其宜然俗頗尚僧請依岷州例建一大剎擇蕃僧之有道行為衆所信服者授以誥印職名俾守其地每歲遣人賞賚仍於威州或茂州立一大營命將守禦扼其要害通其互市如此則可以少紓蜀人輸運之苦而息邊境劫掠之患矣以上西羌

漢武帝元狩中始通滇國元封中始置益州郡明帝永平中哀牢王柳貌率其民五萬戶內附以其地置哀牢博南二縣唐元宗開元中冊南詔為王蠻語謂王曰詔先有六詔莫能相統蒙舍詔最在南至皮羅閣浸強大乃求合為一朝廷許之徙居太和城宋熙寧中大理遣使貢方物政和中封其酋為大理國王元憲宗平大理立三十七郡世祖自西蕃入大理平雲南遣將招降其酋長遂分三十六路四十八甸皆設土官管轄以大理金齒都元帥府總之本朝立為麓川車里二宣慰使司又有孟養木邦緬甸老撾八百大甸宣慰司其與麓川車里皆百夷之種類也

臣按雲南地漢時已入中國謂為西南夷唐末為南詔所據後為蒙段二氏所有自為一國宋竟不能有之元世祖始平大理以其地內屬本朝立為

藩府命黔國公世守之國初止立麓川車里二宣慰司今則為宣慰司者七惟麓川最大且要正統中以思任發梗化降為隴川宣撫司大抵雲南之地其南以元江為關以車里為蔽而達於八百其西以永昌為關以麓川為蔽而達於木邦西南通緬甸底於南海東南統寧遠而境乎安南西北盡麗江而通乎吐蕃所以制馭之者與南蠻北狄不同蓋彼去中國遠甚其有叛亂不過梗化虧欠歲貢不足為中國輕重也為今之計宜擇一要害地或景東或騰衝命將一員統軍守備嚴禁中國客

商不許擅入其地則彼不知中國虛實不爲人所
煽惑引誘設爲互市有所交易許其移文通譯賫
載以來使彼知中國之貨難得則不敢輕自棄絕
矣（以上西南夷）

大明一統志女眞古肅愼地在混同江之東後漢謂之
挹婁元魏謂之勿吉隋唐曰黑水靺鞨唐初渠長阿固
郎始來朝開元中以其地爲燕州置黑水府其後靺鞨
强盛號渤海黑水皆屬之又其後黑水浸弱爲契丹所
攻黑水復擅其地卽金鼻祖之部落也初號女眞後避
遼興宗諱改曰女直臣屬於遼部族散居山谷至阿骨

打始大易部建國曰金滅遼都渤海上京金亡歸元以
其地廣闊設軍民萬戶府五鎭撫北邊迨入本朝悉境
歸附自開原迤北因其部族建置都司衞所官其酋長
俾仍舊俗各以時朝貢

朝鮮國周爲箕子所封之國秦屬遼東外徼漢初燕人
衞滿據其地武帝定朝鮮爲眞番臨屯樂浪元菟四郡
昭帝并爲樂浪元菟二郡漢末爲公孫度所據傳至孫
淵魏滅之晉永嘉末始爲高麗高麗本扶餘別種其王
高璉居平壤城卽樂浪郡地唐征高麗拔平壤置安東
都護府其國東徙在鴨綠水東南千餘里五代唐時王

建代高氏闢地益廣并古新羅百濟而爲一遷都松岳
以平壤爲西京其後子孫遣使朝貢於宋亦朝貢遼金
歷四百餘年未始易姓元至元中西京內屬置東寧路
總管府畫慈悲嶺爲界本朝太祖卽位王顓表賀賜以
金印誥命封高麗國王後門下侍郎李成桂主國事更
名旦徙居漢城遣使請改國號詔更國號曰朝鮮其國
分八道分統府州郡縣

臣按高麗自晉代建國至是八百餘年始易三姓
在唐以前所謂高麗者止是一國五代以後乃并
三韓百濟而一之在勝國時猶有耽羅今耽羅亦

爲所有其土壤比隋唐往征時已數倍矣然其國
頗尚禮誼安分守己自入國朝恭順朝貢不廢禮
節使幣往來會無虛月是固德化感召之使然而
亦壤域接近之故也

日本在東海之中古稱倭奴國或云惡其舊名故改名
曰日本以其近日所出也

吳萊曰海東之地爲國無慮百數莫非倭種度皆與
會稽臨海相望大者戶數萬小者僅一二百里無城
郭以自固無米粟以爲資居山林捕海錯以爲活漢
魏之際已通中國其人弱而易制慕容廆曾掠其男

女數千捕魚以給軍食其後種類繁殖稍知用兵唐攻百濟百濟借其兵敗於白江口乃逡巡歛甲而退

臣按皇明祖訓所列諸夷國名凡十有五而日本與焉註曰日本雖奉朝貢暗通姦臣謀爲不軌故絶之蓋其人粗知文字而狡詐不常往往爲海邊州郡害當開國之初四夷賓服西北之虜稽顙闕庭惟茲倭奴時犯海道故於山東淮浙閩廣緣海去處設爲備所居多大抵爲倭故也數十年來彼知有備不復犯邊或數年一來朝貢朝廷亦以其恭順之故而禮遇之非自相戾也前日詐而今日誠也聖人何容心於其閒哉

○圾誘窮黷之失

易師六五田有禽利執言（奉辭也明其罪而討之也）

程頤曰禽獸入於田中侵害稼穡於義宜獵取若秦皇漢武皆窮山林以索禽獸者也非田有禽也

臣按田有禽利執則禽之不在田者不利執可知也盜賊興於民閒戎狄侵於境內此田有禽也若夫化外之夷未侵吾地害吾民猶禽獸之飛翔奔走於山林耳乃恣吾之貪恃吾之勢以獮取之豈所利哉

復上六迷復凶有災眚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至於十年不克征象曰迷復之凶反君道也

張栻曰易之爻辭辭有如是之詳其凶辭有如是之極者而獨於復之上六言之蓋自古亡家覆國反道敗德無所不在其源起於一念之微不能制遏之爾夫以陰柔之才去本之遠所謂人欲肆而天理滅者故有大敗終凶之戒也

臣按迷而能復則其迷不終於迷而有遷善之機改過之勇而其蔽不終於蔽矣若昏迷而不復必有天災必有人禍凡事無不凶而於行師尤甚故

一敗至於塗地則禍延於國災及於民雖至十年之久天道雖變而國勢猶不能振也智伯好戰而家以之亡隋煬伐遼而國以之覆蓋智瑶好勝而楊廣貪功也念之迷而不知復反君道之常逆天地之德使其一敗之後迷而能復如漢武帝末年在輪臺之悔其終亦不至於亡矣

春秋昭公十有三年晉伐鮮虞

程頤曰晉道於鮮虞而遂伐之見利忘義夷狄之道也

胡安國曰人之所以爲人中國之所以爲中國信義

而已矣。一失則爲夷狄。再失則爲禽獸。禽獸逼人。人將相食。自春秋末世。至於六國之秦。變詐並興。傾危成俗。河決魚爛。不可壅而收之。皆失信棄義之明驗也。

臣按天地生物。其動者有三焉。曰人也。夷狄也。禽獸也。人生而幸居天地之中。稟天地之正氣。以爲中國之人。況又貴爲中國帝王。而立天地之正位也哉。是宜仁育萬民。兼夷狄禽獸而愛之可也。伐之固不可。況以詐道行之哉。

魏文侯問李克曰。吳之所以亡者何也。李克曰。數戰數勝。文侯曰。數戰數勝。國之福也。其所以亡何也。李克曰。數戰則民疲。數勝則主驕。以驕主御疲民。此其所以亡也。是故好戰窮兵。未有不亡者也。

臣按苻堅楊廣之亡。亦主驕民疲之故也。

漢文帝時。將軍陳武等議曰。南越朝鮮。自秦時內屬爲臣子。後且擁兵阻阨。選蠕(動也)觀望。宜及此時征討逆黨以一封疆。帝曰。朕能任衣冠。念不到此。會呂氏之亂。功臣宗室。共不羞恥。誤居正位。常戰戰慄慄。恐事不終。且兵凶器。雖克所願。動亦耗病。謂百姓遠方何。又先帝知勞民不可煩。故不以爲意。朕豈自謂能。今匈奴內侵。軍吏無功。邊民父子荷兵日久。朕每傷痛。無日忘之。願且堅邊設堠。結和通使。休寧北陲。爲功多矣。且無議軍。

臣按文帝此言。仁人之言也。故民得休息。力於田畝。天下殷富。史記載是語於律書之首。以見尚德化不務兵戎。有制禮作樂之具也。

武帝元朔中。匈奴入寇。遣衛青擊之。取河南地。立朔方郡。五年。遣青率六將軍擊匈奴。還以青爲大將軍。明年。又率六將軍擊之。元狩二年。以霍去病爲驃騎將軍。擊匈奴。敗之。過焉耆。至祁連山而還。四年。遣衛青霍去病擊匈奴。元封元年。帝出長城。登單于臺。勒兵而還。三年。遣趙破奴擊樓蘭。太初元年。遣李廣利擊匈奴。

胡寅曰。武帝意廣欲多。窮兵黷武。以一馬之故。戰師萬里。民力殫盡。海內嗟怨。盜賊羣起。富庶之俗。至於蕭然。釁自讒人。禍延孫子。接刃闕下。流血盈溝。其應慘矣。向使遵文景儉約之規。明春秋首惡之義。自家刑國。措世安寧。豈有蕭牆之震驚。望思之痛悔哉。

宣帝時。欲因匈奴衰弱。出兵擊之。使不得復擾西域。魏相上書諫曰。軍旅之後。必有凶年。言民以其愁苦之氣。傷陰陽之和也。出兵雖勝。猶有後憂。況今郡國守相多不實選。風俗尤薄。水旱不時。按今年子弟殺父兄妻殺

夫者凡二百二十二人。此非小變也。今不憂此。乃欲報纖介之忿於遼碣。殆孔子所謂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

胡寅曰。魏相之疏。眞經國之遠猷也。其不隱風俗薄惡子弟殺父兄妻殺夫之變。直以告君。此賢者尤以爲難。

靈帝時。護烏桓校尉夏育上言鮮卑寇邊。請發兵出塞擊之。蔡邕議曰。夫邊陲之患。手足之瘡疥。中國之困。胸背之瘭疽。方今郡縣盜賊。尚不能禁。況此醜虜乎。天設河山以別內外。苟無慼國內侮之患則可矣。豈與蟲螘

之虜校往來之數哉。今乃以齊民易醜虜。皇威辱外夷。就如其言。亦已危矣。況得失不可量邪。帝不從。遣夏育出高柳。田晏出雲中。大敗。喪其節傳輜重。各將數十騎奔還。死者十七八。

隋煬帝用裴矩言。征高麗。發河南北民夫以供軍須。舳艫千里。天下騷動。士卒死亡過半。耕稼失時。穀價踊貴。斗米値數百錢。重以官吏侵漁。百姓窮困。於是相聚爲盜。所在蜂起。不可勝數。攻陷城邑。楊元感等乘之而起。隋遂以亡。

胡寅曰。煬帝前此下林邑。克契丹。大破吐谷渾。朝赤土。服伊吾。致高昌。降突厥。來處羅。無不如志。此賢主所未必得者。而煬帝能之。所謂天助不善。非祐之也。厚其毒而將降之罰耳。若稍有摧敗衄齬。則遼東之行。未必若是勇也。以苻堅善於治國。兵威之敵。施之江南。遂至滅亡。又況煬帝乎。

葉適曰。高麗本微賤。不足論。然隋唐之所以興亡。闗係在此。自秦漢以來。中國所甚患者。不過匈奴。若高麗則東海一隅。未嘗爲中國之難。隋文帝新一天下。突厥已稽首承順。綠裴矩一言。遂成此禍。旣不能克。遂至再伐。而天下已亂。蓋陳勝吳廣所以亂秦者在

匈奴。而楊元感所以亂隋者在高麗。

臣按。胡氏責其君。葉氏責其臣。其言皆切要。後世人主欲興兵旅。宜以煬帝爲戒。爲臣宜以裴矩爲戒

唐太宗征高麗。房元齡疾篤。謂諸子曰。吾受主上厚恩。今天下無事。惟東征未已。羣臣莫敢諫。吾知而不言。死有餘責。乃上表曰。老子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陛下威名功德。亦可足矣。拓地開疆。亦可止矣。且陛下每決一重囚。必令三覆五奏。素膳止樂者。重人命也。今驅無罪之士卒。委之鋒刃之下。使之肝腦塗地。獨不愍乎。向使

高麗違失臣節誅之可也侵擾百姓滅之可也它日能爲中國患除之可也今無此三條而坐煩中國內爲前代雪耻外爲新羅報讎豈非所存者小所損者大乎願陛下許高麗自新焚凌波之船罷應募之衆自然華夷慶賴遠肅邇安

臣按元齡從太宗起兵閒熟知兵戈之害故其言懇款精切所引決四事以明人命至重可謂納約自牖矣

元宗使王忠嗣攻吐蕃石堡城忠嗣上言石堡險固吐蕃舉國守之非殺數萬人不能克臣恐所得不如所亡

不如厲兵秣馬俟其有釁然後取之帝意不快將軍董延光請行帝命忠嗣分兵助之忠嗣不得已奉詔而不盡如所欲李光弼曰大夫以多殺士卒之故不欲成延光之功雖迫於制書實奪其謀也何以知之今以數萬衆授之而不立重賞士卒安肯爲之盡力乎然此天子意也彼無功必歸罪於大夫大夫何愛數萬段帛不以杜其讒口乎忠嗣曰以數萬之衆爭一城得之未足制敵不得亦無害於國故忠嗣不欲爲之忠嗣今受責天子不過以一將軍歸宿衛其次不過黔中上佐忠嗣豈以數萬人之命易一官乎

天寶中李宓擊南詔閤羅鳳誘之深入至太和城閉壁不戰宓糧盡士卒瘴疫饑死什七八乃引還蠻追擊之全軍皆沒楊國忠隱其敗更以捷聞益發中國兵討之前後死者幾二十萬人無敢言者

胡寅曰楊國忠鮮于仲通開南詔之隙喪師二十萬高仙芝擊大食喪師三萬安祿山討奚契丹喪師六萬前此楊忠勗討反蠻所殺又十一萬夫爲天養人者天子之職將帥殺之如此而明皇不知失職久矣其能免乎

宋司馬光上英宗曰竊見國家所以禦戎夷之道似未

盡宜當其附順則好與之計較末節爭競細故及其橫暴則又從而姑息之不能深討是以戎狄益輕中國厭於柔服而樂爲背畔近者西戎之禍生於高宜北狄之釁起於趙滋而朝廷至今猶以二人所爲爲是是以邊鄙武功皆銳意生事或開展棄地十數里或殺略老弱三五人朝廷稱其才能驟加擢用既而虜心忿恨遂求報復屠剪熟戶鈔掠邊民所喪失者動以千計朝廷但知驚駭增兵聚糧其致寇之人既不追究守邊之臣亦無譴責如此而望戎狄賓服疆埸無虞是猶添薪扇火而求湯之不沸也

臣按戎狄越疆界而犯我內地奉天行討是爲王者之師若彼處域中而我出其不意以襲之欺其衰弱而殺之則曲在我矣請今後邊將有不稟朝命而擅襲外夷者雖功如陳湯亦必追究若因而生事起釁者痛加誅責其一時冢昧致有封爵雖經數世猶所不宥如此則好功希賞之徒咸知所懼而戎狄起向慕之心矣

司馬光上神宗曰羽翼未成不可以高飛近者未說不可以來遠今朝廷之政未盡脩封域之中未盡治內郡無一年之蓄左帑無累月之財民間貧困十室九空小

有水患即化爲流殍承平日久戎事不講將帥乏人士卒驕惰上下姑息有同兒戲教閱稍頻則慍懟怨戾賜予不時則揚言不遜被甲行數十里則喘汗不前遇鄉邑小盜則望塵奔潰此乃衆人所共知非臣敢爲欺罔兵法曰知彼知己百戰不殆知彼不知己一勝一負不知彼不知己每戰必殆陛下視今天下如此而欲謀境外之事起兵革之端挑陸梁之虜冀難立之功此臣所爲寒心者也爲今之計莫如收拔賢俊隨才受任以舉百職有功必賞有罪必罰以脩庶政謹擇監司澄清守令以安百姓屏絕浮費沙汰冗食以實倉庫詢訪智略察驗武勇以選將帥申明階級翦戮桀黠以立軍法料簡驍銳罷去羸老以練士卒脩整犀利變更苦窳以精器械然後服靈夏取瓜沙平幽薊收蔚朔無不可也彼進謀者皆非實爲國家斬將搴旗拓土開境建衛霍甘陳之功也但以虛辭大言誑惑聖聽欲盜陛下之官職耳他日國家有患不預其憂是豈可哉

元豐中廣南西路轉運使馬默言安化州民作禍上曰默意欲用兵耳兵大事極須謹重向者郭逵征安南興昨來西師兵夫死傷皆不下二十萬有司失入一死罪其責不輕今無罪置數十萬人於死地朝廷不得不任

其咎天下大事蓋常起於至細

楊時曰邊事之興多出於覬功幸利之人黷武玩寇不以朝廷大計爲念視生靈荼毒恬不爲戚夫蠻獠猖獗自古然也不務撫馴之使恩威兩行乃欲幸其有事草薙而獸獮之以求有功一有失律則敗衂不支上貽朝廷憂此邊吏之大弊也

臣按楊時之言切中邊吏之病昔人有言有邊事邊臣之福無邊事朝廷之福至哉論乎視時言尤爲簡要

徽宗時蔡京開邊知桂州王祖道欲乘時徼富貴誘王

江酋楊晟免等使納土夸大其辭言向慕者百三十峒五千九百家十餘萬口其傍通江洞之衆尚未論也王江在諸江合流之地山川形勢據諸峒要會幅員二千里宜開建城邑控制百蠻詔以爲懷遠軍祖道在桂州四年厚以官爵金帛挑諸夷建城邑調兵鎮戍輦輸內地錢布鹽粟無復剗限而瘴癘死亡什有五六蔡京既自以爲功至謂混中原風氣之殊當天下輿圖之半祖道用是超取顯美

臣按史臣謂諸蠻溪峒茅瘴非人域鴆虺與居況無敢闖吾圉蔡京使王祖道張莊之徒鑿空爲功

舉中國重貲棄諸不毛而文飾奸慝鋪張表賀徽宗亦偃然受其欺好大黷武之心一侈而燕朔之謀作矣

宣和中欲復燕雲蔡京童貫主之鄭居中力言不可時睦寇方臘也初平帝亦悔於用兵王黼獨言曰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今而不取燕雲女眞即疆中原故地將不復爲我有帝遂決意治兵括天下丁夫計口出算得錢二千二百萬緡以充用黼專領其事以童貫爲宣撫使蔡攸副之勒兵十五萬巡北邊以應金朝散郎宋昭上書極言遼不可攻金不可鄰金必敗盟爲中國患安堯臣上書曰陛下將起燕雲之役異日唇亡齒寒必乘隙而入自古國家之敗未嘗不因宦者專政此曹手執帝爵戶銜天憲則臣下之死生禍福在焉請以誤國之大者借童貫而論之貫起卑微陛下付以兵柄汲引羣小易置將吏以植私黨自兵權歸貫紛更殆盡賞罰不明兵氣委靡中外之人咸謂貫深結蔡京同納燕人李良嗣爲謀主共倡北伐之議國家困乏乃始方田以增常稅均糴以充軍儲茶鹽之法朝行暮改苟能速革其弊庶赤子膏血不爲此曹涸也奏入不省其後轉糧以給燕山民力疲困鹽額科歛加之連歲凶荒饑民並起爲

盜遂至失國

元世祖至元中擊日本兵十餘萬死於海島還者僅三人

臣按世祖擊緬甸擊爪哇擊占城擊日本殆無虛歲其窮兵黷武比之秦皇漢武何如哉夫秦漢長城之築出塞之師不過爲中國生靈計世祖擊此諸國則異於是緬甸接於諸夷占城隔乎交阯爪哇日本皆在炎天漲海之外而必征之蓋爲諸國多珠貝寶石之類欲得之耳嗚呼求無用之物害有用之人殺人以逞所欲至再至三豈復有君人

之道哉

治國平天下之要　成功化

○聖神功化之極

易乾元亨利貞。(元亨利貞天道之常 仁義禮智人性之綱)

程頤曰。上古聖人始畫八卦。三才之道備矣。因而重之以盡天下之變。故六畫而成卦。重乾爲乾。乾天也。天者天之形體。乾者天之性情。乾健也。健而无息之謂乾。夫天專言之則道也。天且弗違是也。分而言之。則以形體謂之天。以主宰謂之帝。以功用謂之鬼神。以妙用謂之神。以性情謂之乾。乾者萬物之始。故爲

天爲陽爲父爲君。元亨利貞謂之四德。元者萬物之始。亨者萬物之長。利者萬物之遂。貞者萬物之成。唯乾坤有此四德。在他卦則隨事而變焉。故元專爲善大。利主於正固。亨貞之體各稱其事。四德之義廣矣大矣。

臣按乾之三畫萬世文字之祖。元亨利貞四字萬世義理之宗。在天則爲春夏秋冬。在人則爲仁義禮智。流行於天地間則爲元運會世。

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利者義之和也。貞者事之幹也。(以上說天德之自然) 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以上說人事之當然) 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非至健無以行此 故曰乾元亨利貞)

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意之所爲 默與道契) 後天而奉天時。(知理如是 奉而行之) 天且弗違。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

繫辭傳曰。顯諸仁。藏諸用。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盛德大業至矣哉。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

程頤曰。運行之迹。生育之功。顯諸仁也。神妙无方。變化無迹。藏諸用也。天地不與聖人同憂。天地不宰。聖人有心也。天地無心而成化。聖人有心而无爲。天地

聖人之盛德大業。可謂至矣。富有溥博也。日新无窮也。

書堯典曰。若稽古帝堯。曰放勳。(放至 勳功也) 欽(欽恭敬也) 明(明通也) 文(文章也) 思(思意也) 安安。(無所勉強也) 允(允信也) 恭克(克能也) 讓。光(光顯也) 被四表。格(格至也) 于上下。克明(明之也) 峻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平均也) 章(章明也) 百姓。百姓昭明。(皆能自明其德也) 協和萬邦。黎民於(於歎美辭) 變(變惡爲善也) 時(時是也) 雍。(雍和也)

臣按堯之爲帝萬世帝王之宗。虞之爲書萬世經典之首。論君德而至於欽明文思安安。論治道而至於黎民於變時雍。所謂聖神功化之極。茲其標

準賦。

大禹謨。益曰。都。帝德廣大而無外運。行之不息乃聖乃神。乃武乃文。皇天眷顧也命。奄盡也有四海。爲天下君。

臣按古稱五帝而孔子删書特始堯典。蓋堯者五帝之盛帝也。其爲皇天眷命奄有四海以爲天下君者以其有廣運之德焉。推原其所自。蓋自欽明中來也。

商書伊訓曰。嗚呼。古有夏先后。方懋厥德。罔有天災。山川鬼神。亦莫不寧。暨鳥獸魚鼈咸若。此伊尹言烈祖之成德以訓於太甲也

陳雅言曰。人君者天地鬼神萬物之主也。古有夏先后。懋敬其德。謂之方者日新不已之意。所謂致中和也。於是天道順。山川寧而鬼神安。所謂天地位也。微而羽毛鱗甲之生。亦莫不各遂其性。所謂萬物育也。

春秋。隱公元年。公羊傳曰。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也。

臣按統者所以統天下之不一也。天下統於一王。奉其正朔。朝覲會同之畢赴。謳歌獄訟之皆歸。國不異政。家不異俗。車必同軌。書必同文。是則所爲大一統之治也。

禮記。禮運。大道之行也。天下爲公。選賢與能。講信脩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同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爲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

陳澔曰。天下爲公。言不以天下自私也。當時之人。所講習者誠信。所脩爲者和睦。親其親以及人之親。子其子以及人之子。使老者壯者幼者各得其所。困窮之民。無不有以養之。男則各有士農工商之職分。女則得歸於良奧之家。貨財民生所資以爲用者。

棄捐於地。不以時收貯。則廢壞無用。所以惡其棄於地也。今但得有能收貯以資世用。不必其擅利而私藏於己也。世間之事。未有不勞而能成者。但人情多詐。其事則欲逸己而勞人。不肯盡力。所以惡其不出於身也。今但得各竭其力。以共成天下之事。不必用其力而獨營己事也。風俗如此。是以姦邪之謀閉塞不興。盜竊亂賊之事。絕迹不起。暮夜無虞。外戶可以不閉。豈非公道大同之世乎。

四體既正。膚革充盈。人之肥也。父子篤。兄弟睦。夫婦和。家之肥也。大臣法。小臣廉。官職相序。君臣相正。國之肥

也。天子以德爲車以樂爲御諸侯以禮相與大夫以法相序士以信相考百姓以睦相守天下之肥也。是謂大順。

臣按先儒謂此乃是聖學之極功成已成物合內外之道。大學身脩家齊國治天下平之事也。故謂之大順。

論語。子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歟。　一節。

或問恭己爲聖人敬德之容。以書傳考之。舜之爲治朝覲巡狩封山濬川舉元愷誅四凶非無事也。此曰無爲而治何耶。朱熹曰。卽書而考之。舜所以爲治之

迹皆在攝政二十八載之閒。及踐天子位則所載不過命九官十二牧而已。其後無他事也。因其時之無事而又恭己以臨之。是以其治益久長而不替。後世之君當無事之時而不知恭己之道則必怠惰肆放宴安酖毒所謂無事者乃所以爲禍亂多事之媒矣。又如老氏有所謂無爲者亦是簡忽。聖人無爲却是付之當然之理。如恭己正南面這是甚麼樣本領。豈可與老氏同日語哉。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於至善。

臣按大學經之全章。眞德秀已備載前編。臣復節其辭載於崇教化條而此又載焉者。所以原始而要終也。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　二節。

臣按宋儒朱熹既著大學章句又設爲或問發明旨趣。書成。錄以進於其君。且曰。大學經文。前章略提綱領。後章細分條目。鉅細相涵。首尾相應。極爲詳備。必先讀經文使之熟習而綱領條目羅列胸中如指諸掌。然後增考傳文隨事體察而實致其力。使吾所以明德而新民者無不止於至善。而天下之人。皆有以見其意誠心正身脩家齊國治天

下平之效。則大學之道不在於書而在於我矣。臣今錄其言於此以期爲治者必推其效至於平天下乃爲聖神功化之極。

中庸。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臣按中庸此三言者。章句以爲學問之極功。聖人之能事。而又結之曰聖神功化之極。至於或問又曰萬化之本原。一心之妙用。聖人之能事。學問之極功。是則古今爲學爲治之道。皆莫有大於此者矣。心之體爲性。有自然之中。戒懼以致其中。所以守其未發之大本。而天命之性於是乎養矣。心之

用爲悖。有當然之和。愼獨以致其和。所以精其中節之達道。而率性之道。於是乎全矣。先儒謂前後只是性道兩句工夫。而敎在其中。其用功處只在戒愼恐懼愼獨六字而已。

詩曰。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　一節。

臣按四書言天下平者四。大學經文與中庸此章。乃孔子之言也。大學自物格知至意誠心正身脩家齊國治而後天下平。中庸惟篤恭則天下平。是何難易懸絶哉。蓋大學敎人爲學之道。中庸敎人守約之方。先儒謂敬之一字。聖學所以成始而成

終者也。誠能存一敬字之約。而用以盡夫八條目之詳。則所謂篤恭而天下平者。卽所謂意誠心正身脩家齊國治而天下平者矣。

孟子曰。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

張載曰。大可爲也。化不可爲也。在熟之而已矣。

宋周惇頤曰。天以陽生萬物。以陰成萬物。生仁也。成義也。故聖人在上。以仁育萬物。以義正萬民。天道行而萬物順。聖德脩而萬民化。大順大化。不見其迹。莫知其然之謂神。故天下之衆。本在一人。道豈遠乎哉。術豈多乎哉。

朱熹曰。聖人以仁育萬物。以義正萬民。所謂定之以中正仁義也。天地聖人。其道一也。天下之本在君。君之本在心。心之本在義。

張載曰。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往聖繼絶學。爲萬世開太平。

臣按天地有形無心。所以爲天地立心者聖人也。聖人明斯道以立天地之心。行斯道以立生民之命。自伏羲堯舜至於文武周公則然矣。不幸中絶孔子繼之。作爲大學經之一章。曾子又述其意以爲十傳。雖有德無位。不能致一時之太平。而實開

萬世之太平焉。不幸又絶。歷漢魏隋唐。不能振起至於有宋。二程兄弟。始表章於禮記之中。朱熹又爲章句或問。眞德秀又彙經傳子史以填實之。以爲衍義。所以推而廣之。使天下後世知大學之書無一理不該。無一事不備。而有以爲萬世開太平之具也。

大學衍義輯要六卷大學衍義補輯要十二卷（江蘇巡撫採進本）

國朝陳宏謀撰宏謀字汝咨號榕門臨桂人雍正癸卯進士官至大學士諡文恭是編乃宏謀官雲南布政使時所刊取眞德秀大學衍義四十三卷纂爲六卷邱濬大學衍義補一百六十卷纂爲十二卷蓋爲邊方之士艱購全書者設也